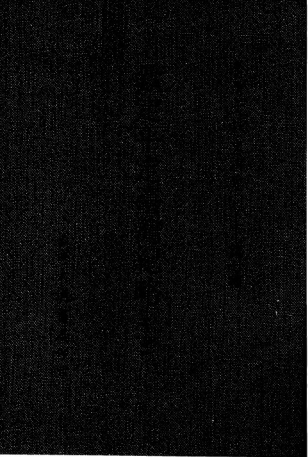


君  
也  
也



君  
也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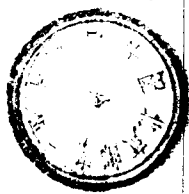
767487

贈送

1298  
124

Yuan

石景宜  
石景宜  
石景宜  
贈書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

(註册)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七輯



\*21113001124482\*

臺灣文獻史料叢刊

第七輯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

(下冊)

臺灣大通書局印行



\*21113001124512\*

臺灣文獻叢刊第一〇二種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

## 弁言

省立臺北圖書館藏有「欽定平定臺灣紀略」，計「卷首」五卷、「紀略」六十五卷，共七十卷，分裝三十六冊，是清乾隆皇帝欽定對當年林爽文革命鎮壓經過的詳細紀錄。經整理標點，並加列目錄，作為臺灣文獻叢刊第一〇二種。我們讀「卷首」的「御製詩」「平定臺灣聯句」，就可充份看出這位「十全老人」「躊躇滿志」的情景。關於本書的內容，我們不想有何介紹。但有一點，原來的「諸羅」，因在林爽文革命時「守城有功」，乾隆改爲「嘉義」；日本人沿用舊名，自有可說；臺灣光復已十餘年，未聞有人倡議易稱，豈真「事不關己」？我在這裏，僅僅提出這樣的一個小問題。其實，這一問題並不算小，要是當年柴大紀堅守諸羅足以「嘉義」，則林爽文自然屬於「匪類」了；這正是乾隆皇帝的看法。不過，我們如果也承襲這一意識，認林爽文的革命行動是「犯上作亂」，則對後來的辛亥革命又將有何辭說？這些地方，不弄清楚，我們的思想會永遠是混沌的。講到這裏，對於乾隆皇帝對付柴大紀的前後經過有點感想，附帶一提。先是，他看到柴大紀堅守諸羅，不惜一再嘉獎，賞東西，賜爵位，溫語存問，無所不至；而柴大紀也裝成一副忠臣孽子、願爲皇上捐軀的樣子。最可笑的，乾隆叫他在必要的時候，不妨放棄諸羅，他却表示要死守到底。而其實呢？他是龜縮在諸羅，不敢出來作戰。後

來，乾隆知道柴大紀在臺灣作惡多端，正是激變的禍首，他就「掉轉頭來」，置之死地，毫不留情；可愛之處，是他承認了自己的「任人債事」，而且「愧難怡」（他又說：「貪官劣將致債事，事著方知愧亦真」。他又說：「債轅方悉誠吾過，伏鑕奚辭信彼堪」。舊時的專制皇帝，在本質上，是最自私、最殘酷的，同時也是最容易受欺騙的；精明如乾隆，亦所不免。但他畢竟有為一般皇帝所不及的地方，他肯反省，他肯認錯。有清一代，乾隆的承平時，這恐怕也是一個造因。

省立臺北圖書館遠藏有「乾隆平定臺灣得勝圖」銅版十二張（原圖高五十四公分，寬八十九公分），頗為難得。我們特製版列於書首（圖的次序，據「彰化縣志」首卷「列聖諭旨詩文」所載乾隆御筆題詩為準），並將圖上題詩用鉛字排在旁邊，以利閱覽。這使本書生色不少。（周憲文）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目錄

卷首	御製詩、御製文、御製贊	(一)
卷一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至五十二年正月初三日	(一〇一)
卷二	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初七日至十四日	(一三)
卷三	正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	(二七)
卷四	正月二十七日至二月初五日	(四一)
卷五	二月初六日至十一日	(五五)
卷六	二月十三日至十六日	(六七)
卷七	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	(七九)
卷八	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	(九三)
卷九	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初八日	(一〇九)
卷十	三月十一日至十六日	(一二三)
卷十一	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一三五)
卷十二	四月初一日至初四日	(一三七)
卷十三	四月初五日至十二日	(一五二)



卷十四	四月十三日至二十四日	(二六三)
卷十五	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初一日	(二七五)
卷十六	五月初三日至初十日	(二八九)
卷十七	五月十一日至十六日	(三〇七)
卷十八	五月十七日至二十六日	(三七七)
卷十九	五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	(三九〇)
卷二十	六月初三日至十八日	(三九九)
卷二十一	六月十九日	(三五三)
卷二十二	六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	(三五五)
卷二十三	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初四日	(三七七)
卷二十四	七月初五日至七月十二日	(三九三)
卷二十五	七月十三日至十六日	(四〇七)
卷二十六	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	(四二一)
卷二十七	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	(四三五)
卷二十八	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初一日	(四四九)
卷二十九	八月初二日至初八日	(四六三)

卷三十	八月初九日至十二日	.....	(四九)
卷三十一	八月十五日至二十日	.....	(四九五)
卷三十二	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	.....	(五〇九)
卷三十三	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	.....	(五一)
卷三十四	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初四日	.....	(五五)
卷三十五	九月初五日至初七日	.....	(五一)
卷三十六	九月初七日至十二日	.....	(五九)
卷三十七	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	.....	(五七)
卷三十八	九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	.....	(六〇三)
卷三十九	十月初三日至初七日	.....	(六七)
卷四十	十月初八日至二十三日	.....	(六三)
卷四十一	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	.....	(六七)
卷四十二	十一月初一日至初二日	.....	(六一)
卷四十三	十一月初三日至初六日	.....	(六七)
卷四十四	十一月初八日至十一日	.....	(六九)
卷四十五	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二日	.....	(七三)

- 卷四十六 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七三)  
卷四十七 十二月初四日至十五日……………(七四)  
卷四十八 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七五)  
卷四十九 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七六)  
卷五十 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四日至十一日……………(七七)  
卷五十一 正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七八)  
卷五十二 正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七九)  
卷五十三 二月初一日至初四日……………(八〇)  
卷五十四 二月初五日至十一日……………(八一)  
卷五十五 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九日……………(八二)  
卷五十六 三月初一日至十七日……………(八三)  
卷五十七 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八四)  
卷五十八 三月二十三日至四月十四日……………(八五)  
卷五十九 四月十五日至五月初四日……………(八六)  
卷六十 五月十六日……………(八七)  
卷六十一 五月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八八)

卷六十二	六月初三日至初六日	(九七)
卷六十三	六月初六日	(一〇三)
卷六十四	六月初八日至九月二十六日	(一〇七)
卷六十五	十月十二日至十二月初八日	(一〇三)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首

## 御製詩（一）

命免臺灣府本歲正供，詩以誌事（本歲，蓋歲在丁未）

無端孽種聚符萑，規掠村莊害及官（福建臺灣逆匪林爽文等，創立天地會名目；煽誘匪徒，謀爲不軌，規掠村莊。及知府孫景燧、知縣俞峻等往捕，轉被戕害。當此光天化日之下，聚衆猖獗，不法已極；不可不大加懲創，以靖海疆）。不得已而用兵勦，莫非勤以俾民安。因思亂後閭閻困，合令當前賦稅寬（據總督常青、提臣黃仕簡、任承恩等先後奏報，連次用礮擊殺逆匪甚衆；並有義民、鄉勇數千隨同勦殺，甚屬可嘉！除俟事竣後，自當從優分別賞賚。因念臺灣良善百姓，當此逆匪肆擾之際，驚懼逃避，不免受其荼毒，深堪憫惻！因馳降諭旨，令將臺灣一府四屬今歲錢糧，概免征輸，以示軫念良民至意）。德化未臻寧斬澤，一爲南望一心寒！

## 廻蹕至圓明園作

夜半濃雲佈，晨凌細雨霏；無何妬風作，遂覺亂鹿飛。徒復成虛望，惟慚敢萬幾！

待郵兼待澤（臺灣逆匪等因黃仕簡、任承恩互相觀望，以致首犯林爽文至今未獲；已飭常青到彼督辦。佇盼馳奏，以慰懸念！又連日雨意頗濃而每爲風散，盼望成虛，亦爲之不愜），秋度往和歸。

福建巡撫徐嗣曾奏春雨田功情形，詩以誌慰

臺灣有事討奸民（臺灣逆匪林爽文等滋事不法，屢經官兵斬獲，而首惡尙未就擒。前因黃仕簡、任承恩觀望誤事，令常青到彼相機督辦。日來盼望馳報，以慰廛念），未免發兵近自閩。軍餉寧亂供內地，田功最要利三春。晴資麥壠卜登圃，雨足稻塍起墾畝（據徐嗣曾奏：閩省去冬雨水調勻，麥苗滋長。開歲以來，據通省各屬稟報，自正月初四、五、六及十八、九、二十暨二十七、八等日，屢得春雨，到處普霑，二麥倍加暢發，園蔬雜種無不茂盛。現值東作方興，更得及時翻犁播種，閩閩安堵，民情懽慶等語）。佇待飛章報擒逆，閩閩安堵樂熙淳！

三月二十九日遣悶雜言

九十春光減兩日（今春正月、三月，俱小建），侵尋速至三月盡。明當首夏從頭數，韶冶去付東流允！歲除前日雪優霑，華滋景物殊常婉。孟春猶稚仲春麗，御園花事爭

妍緊。我已略厪望兩心，肯以賞花間（去聲）民隱。季春上中下之澣，日甚一日旱象引。昨看弄田麥苗綠，及時嘉霽豐猶準。十日不雨恐無之，難言大田已播畛（御園內所種之麥田，青翠可愛。若十日內得有透雨，尚可冀豐收。至瀕河水田秧針已出，則由於引水灌注之力，不得謂大田已播、望雨未殷也）。近每生雲隨散風，嗟哉膏澤懼尙遠！況經捷信盼臺灣，庸臣失律增懣憤（臺灣逆匪林爽文等滋擾，已逾三月餘，尙未殲滅盡淨。黃仕簡、任承恩二人觀望誤事之罪，實無可道，已將伊二人革職治罪。惟望常青速抵臺灣，整頓兵力，旗鼓一新，刻日進勦蕝事耳）！雜言遣悶弗成章，莫勝其慚亂亦窘！

### 致遠齋題句

致遠題名久，駐園理事處；非關攬景曠，惟慎勅幾務。適接閩中章，勦匪悉真故；按兵而不舉，庸懦二人誤（臺灣賊匪林爽文等糾衆不法，黃仕簡、任承恩帶兵勦捕，日久未能殲滅蕝事。朕料伊二人必有遷延觀望、懦怯誤事之處，已將伊二人革職治罪；令常青過臺灣督辦。茲據常青奏到，黃仕簡安坐郡城，並未親率官兵進勦；又復調遣失宜。任承恩駐鹿港，當逆匪林爽文回巢之際，亦並不奮勇勦賊。種種貽誤之咎，果不出朕所料，殊爲憤懣）。先事遣重臣，甫到據謀慮；整頓作士氣，旗鼓新軍律（叶。黃仕簡、任承恩二人觀望逗遛，與賊以暇，其罪實無可道。幸而朕早已料及，先令常青前往

並授爲將軍，復以福州將軍恒瑞、提督藍元枚爲參贊；並諭揀派福州駐防兵一千名，帶領飛渡臺灣，協同勦捕。其失機之總兵郝壯猷，卽降旨於軍前正法，以激勸將士。茲節次據常青奏稱：整頓現有兵力，訓飭將弁；並請添調廣東、浙江兵七千名，俱由鹿耳門進口，不必再行分撥。且俟兵到三、四千之後，卽親自統領，先將南路賊匪撲滅後，再行自南而北；務期迅速擒獲賊首，平定海疆。所辦皆合機宜，佇盼捷音，以慰懸望。易將更調兵，埋根弗廻顧。獨是海外遙，風信難定遽。亦惟盡我心，籌畫動寐寤。聞捷尙需時，徬徨盼朝暮！

## 閱武

健銳營茲駐，今將四十年。雖安不忘耳，得力則誠然（戊辰歲，於香山置健銳營，訓練八旗兵丁，素稱精銳。從前年平定準夷、回部、大小金川，屢經徵調，實爲得力）。詎獨驍騰捷，所嘉心意堅（滿洲兵臨陣，以退縮爲恥；不似綠營儒怯惡習，往往有兵不顧將、脫逃之事。茲臺灣逆匪林爽文等糾衆不法，調兵進勦，乃因黃仕簡、任承恩二人觀望誤事，以致賊勢鴟張。總兵郝壯猷所帶兵丁，遇賊，潰散退回郡城；其畏葸失律，罪無可道。若綠營弁兵俱能如八旗勁旅，奮勇堅心，埋根前進，自當早獲渠魁，撲滅賊事矣）。聞因示戒詰，亦以寓恩宣（香山地遠京城，健銳營列伍萃處，無外誘習氣，



故能操練精熟。每駐蹕此地，必親臨閱視，分別頒賞；其中技勇超衆者，加倍恩賚，以示鼓勵。

### 實勝寺

實勝寺建山之陽，置健銳營早有記（乾隆戊辰夏，用兵金川，以彼恃礪之險，攻久未克。因憶敬觀列朝實錄，開國之初，我旗人躡雲梯肉薄而登城者，不可屈指數。以此攻礪弗克，因命於西山之陽設礪，而簡倏飛之士習之。未逾月，得精其技者二千人。命大學士公傅恒爲經略，統之以行。逮平定金川後，卽就礪傍舊寺，易其名曰「實勝」。昔我太宗破明兵十三萬於松山、杏山之間，歸而建「實勝寺」以紀勳。茲仿其例，合成功之旅，立爲健銳雲梯營；並於寺之左右建屋居之。詳見己巳歲御製「實勝寺碑記」。以遵家法宣國威，實賴八旗兵子弟。平定西域及金川，無不成功慶如志（自立健銳營後，所習雲梯、馬步、射鳥鎗諸技，訓練精熟，趨捷勇往。嗣平定西陲及大、小金川，得其力居多）。何意海外邪教輩，俾兩提臣誤軍事（上年十一月，臺灣逆匪林爽文等倡立邪教天地會，滋事不法。水陸兩路提督黃仕簡、任承恩帶兵前往勦捕，不意伊二人互相觀望，貽誤之罪，實無可道）。一南一北自株守，與賊以暇賊生計。綠營恆怯惡習成，遇敵猖狂卽退避。以致蔓延恣梟張，三月待久捷未至（黃仕簡頓兵郡城、任承恩株守鹿

港，一南一北，遷延不進，與賊以暇，致令蔓延竊發。甚至總兵郝壯猷恇怯無能，遇賊奔潰。已經三月有餘，尙未殲滅賊事。幸予慮早遣將臣，一新旗鼓申軍律（叶）。稍待調兵抵臺灣，殲賊安民整吏治（賊匪事起於去年冬至月，黃仕簡、任承恩既到臺灣爾月，未見奏至攻勦情形，卽慮彼二人必致誤事。幸早見及此，命李侍堯爲浙閩總督往辦軍需，而令常青飛渡臺灣，授爲將軍，督兵勦賊；並將失律之郝壯猷於軍前正法，以警將士。常青到彼後，查奏貽誤情形，果不出朕所料。其籌畫整頓兵力進勦諸務，頗合機宜；申明紀律，旗鼓一新。惟以現有之兵，因黃仕簡等調遣失宜，未免氣餒，奏請添調廣東、浙江兵七千名，俟到有三、四千名，卽先行帶領，自南而北，以期生致逆賊首犯；其餘么膺小醜，無難一鼓殲戮淨盡，綏靖海疆，俾被難群黎復安生業。現在尙須厚集兵力，不得不少遲時日。盼望捷音，殊深懸厪！此事總由用黃仕簡、任承恩二人不當所致；而誤用二人，則朕之過，實爲慚憤耳。用人之失我實當，略叙其詳不勝愧！

## 題含浮堂六韻

別墅梵宮近（堂，爲聖化寺別墅，康熙年間所建；堂額乃聖祖御書），林深佳蔭攢。經年未閱武（香山之健銳營與茲所閱西頂之火器營，率經年一閱。所以均賞賚、校武藝，遂爲常例云），便道憇傳餐。兩字奎章仰，千秋治法觀。持盈誠不易，返樸更云難！

庶政胥勤理，軍書更細看（今早於此傳臚、辦事，適接常青報到奏稱：三月二十二、二十三及二十六、二十七等日，逆匪竟敢率衆直逼郡城。常青令遊擊蔡攀龍等領兵，並率同義民奮勇擊殺，先後殲戮甚衆；並有賊目莊錫舍等悔罪投誠，殺賊等語。常青辦理，甚合機宜。此時消息已轉，不難計日蒞事。因加獎諭，並授其子爲三等侍衛，賚恩賜玉韉、佩囊等物，前赴軍營省視，以示優眷。並允所請，將蔡攀龍超陞副將，又特賞給花翎。其義民之陣亡者，亦諭令照兵丁之例，加倍賞恤。蓋行軍之道，非信賞必罰，不足以鼓勵戎行。而每當接到軍書之際，更不可不詳細閱看，以定其功過也）；亦惟明賞罰，敢不愼其端。

見 幾

嘗讀繫辭傳，見幾曰君子。設其俟終日，毫釐謬千里。馳驛易閩督，往臺灣經理（上年冬至月，臺灣逆匪林爽文等糾衆滋事，黃仕簡、任承恩帶兵前往勦捕。節次據奏，分兵堵禦，零星殺賊，並不知埋根首進、直搗賊巢。予卽慮伊二人，必有互相觀望、畏縮貽誤之事。於正月初十日，適李侍堯陛見來京，卽將伊調任閩浙總督，馳赴福建辦理一切軍儲事宜；而令常青飛渡臺灣，專畀以督率勦辦賊匪之任）。甫於到臺灣，前一日事否；鳳山得復失，三千軍敗北（叶。常青於三月初九日到臺灣，卽奏稱總兵郝壯猷帶

兵勦捕南路賊匪，遇賊攻圍衝截，官兵竟至潰散；鳳山縣城已經收復，旋又失守。郝壯猷退回郡城，所帶兵丁三千名，潰回者僅止七百餘名。郝壯猷及敗殘兵，於初八日陸續至郡城北。總由黃仕簡安坐群城，調遣失宜；郝壯猷不能督率奮勇，以致敗衄，其罪實無可道。並查參黃仕簡、任承恩二人，一南一北，株守遷延，漫無籌畫。種種誤事之處，果不出先幾所料。因降旨將郝壯猷於軍前卽行正法，以爲玩誤退縮者戒！其黃仕簡、任承恩，俱行拏問治罪。卽授常青爲將軍，令恒瑞、藍元枚二人爲參贊，俾事權歸一，得以迅奏膚功。賊勢益猖狂，欲攻郡城邇；設非常青至，事不可知矣（自鳳山復失後，賊勢益爲猖獗，乘勝竟犯府城，相距十里之外。設非常青卽時到彼，則黃仕簡尙在彼，以其老病昏懵，一籌莫展，必致爲賊人所覘；否則以身殉之，尙復成何事體。雖么膺小醜，終不難辦理賊事，但曠日持久，臺郡地方良民爲賊蹂躪，益不可問矣！幸藉老成巨，鼓勵士氣起。今日接飛章，戕賊新壁壘。賊黨悔罪投，用以殺賊匪（常青年逾七旬，而精力勇往，到臺灣後，節次所奏，經理調度，頗有方略。據稱南路賊匪攻擾郡城，官兵、義民等奮勇勦殺，斬獲二千餘名。經此番大加截殺，賊勢披靡，郡城安固無事。並有賊目莊錫舍帶領二千餘人，悔罪投降。常青恐其或有挾詐情事，因令殺賊自効，方准其降。所辦持重，甚合機宜。一俟續調粵兵到日，先卽統率將南路賊匪掃淨，合兵直洗大里杙賊巢，務將林爽文及賊目一併生擒，以正刑誅。覽奏頗爲欣慰！此時消息已

轉，機會甚佳，自可計日告蒞。廼思此事轉移之機，實賴上蒼默佑，俾予燭及，事前早爲調置，得以無誤。予惟信賞必罰，慎重嚴明，仰承助順。佇盼捷音，以靖海疆耳。郡城得以安，群賊散披靡。惟待調兵至，賈勇賊巢洗。廼思轉移間，實賴見幾耳。見幾豈易哉？吳旣蒙佑啓。貞吉天助愼，誠明傳令旨。

繫辭下傳曰：『知幾其神』。朱注以爲釋豫六二爻義。其爻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朱注又以爲其德安靜而堅確。蓋訓石之義，引而未發也。予則以爲石喻不動，乃訓誠也。中庸曰：『誠則明』。明始能見幾，不動而誠則介石，實爲見幾之本。若夫石之堅確不動，似與不俟終日：之速有迂。然而不迂也，幾者動之徵，吉凶之先見，苟見幾矣，無以應之，是謂失時，則又予「遲速論」所謂「兵事宜速」之義。然而，不基以誠而出於明，其失又可勝言哉？由是觀之，予思可謂知易矣，向釋上傳第五章亦以爲與中庸首章有相合者。茲因賦見幾之什，故復闡其義而申論之。

### 丞佑寺瞻禮，用辛丑詩韻

延薰、致爽復來居（「延薰山館」、「烟波致爽」，皆避暑山莊三十六景中皇祖賜題也），瞻拜穹樓例奉初。仁顯憲承昭自昔，德明威畏愧惟予！公膺煽值猖而歟（臺灣林爽文等，本以公膺邪教，煽衆跳梁。其始，由黃仕簡、任承恩互相觀望，貽誤於前；其繼，又由郝壯猷不能奮勇督率，官兵爲賊衝潰，而郝壯猷奔回郡城，遂致鳳山得而復失。

於是，賊勢益復猖獗。偵事之咎，二人實無可道，撻伐張籌速與徐（幸予燭於幾先，命李侍堯爲閩浙總督；令常青爲將軍，飛渡臺灣督勦。節次奏到，所辦俱合機宜。此卽予「遲速論」所謂「兵事宜速」之義）。辛丑、甲辰跡略似，那辭勞重（去聲）治軍書（辛丑甘肅撤拉爾番回肆逆及甲辰新教逆回田五等糾衆滋擾，俱在山莊駐蹕時，籌治軍書。茲臺灣逆匪首犯尙未就擒，連日馳諭方略，與向二年跡略相似。予惟敬承皇祖、皇考謨烈之昭垂，德威並用，以期迅葺膚功，豈敢復辭勞勦也）！

## 遣悶十韻

仕簡（黃）、承恩（任）兩提督，一南一北互盤旋（上年十一月，賊匪林爽文等肆逆，黃仕簡、任承恩過臺灣勦捕，意謂公摩小醜，不難立時擒獲。不意黃仕簡、任承恩二人，一南一北，互相觀望，遷延數月，殊深憤懣）。與之暇乃賊生計，乏出奇因軍久懸（黃仕簡、任承恩彼此觀望，不思激勵將士，出奇制勝，轉與賊以暇，俾得從容生計，抗拒官軍，曠日持久，未及葺功）。以致鳳山得而失（鳳山於二月二十一日已經收復，後賊匪復來侵擾，而總兵郝壯猷恒怯無能，敗回郡城，兵丁潰敗；黃仕簡安坐郡城。此南路之誤也），徒稱鹿港守之專（任承恩在北路，卽應整頓兵力，自北而南，合同黃仕簡設法擒捕賊首。乃株守鹿仔港，藉詞守禦。此北路之誤也）。社毆烏合路梗塞，港聚蜂

屯野蔓延（賊首未得即時就擒，遂致黨匪得以肆出侵掠，迫脅良民。於是大肚社、二林社、麻豆社、大武壠社、笨港、鹽水港、竹仔港、東港等處賊勢蔓延，南北通衢，俱爲梗塞）。偵事自應示明勅，耆功爰更易英賢（行軍之道，貴於賞罰嚴明。黃仕簡、任承恩遷延誤事，因令拏問，解京治罪。郝壯猷敗逃廻郡，亦卽於軍前正法。明罰勅法，不得不爾。又幸予燭於幾先，於新正卽調李侍堯爲閩浙總督，馳往辦理軍需；特授常青爲將軍，恒瑞、藍元枚爲參贊，飛渡臺灣督率增兵，相機進勦）。請兵莫不速簡往（常青於三月初九日抵臺灣，目擊賊匪猖獗，勢需厚集兵力，節次奏請添調官兵；隨令先後揀調廣東、浙江、福建駐防滿兵共四千名，綠旗兵共一萬四千名。不但如數調往，且於所請之外，復添調漳州兵二千名、廣東兵一千名，分往常青、藍元枚二處，以冀尅期奏凱，綏靖海疆。蓋責人以勦賊成功，而不與之兵，朕豈爲之？但遠隔重洋，恐調遣需緩，爲之焦急），底績惟期奏凱還。西禦東防非上策，掄精選銳在礮堅（常青至臺灣後，意欲廓清南路，拏獲賊目莊大田，再往北路會勦林爽文。乃賊計狡黠，見天兵俱在府城，諸羅軍弱，故作窺伺府城，以牽綴官兵，實欲攻逼諸羅。而常青等西禦東防，亦非善策；因屢次申諭常青，酌留將備兵丁，堅守郡城，竟當簡率精銳，直趨北路，沿途勦殺，打通斗六門一帶，與柴大紀會聚。其鹿仔港止令普吉保固守，藍元枚帶兵自北而南，與常青等合兵一處，則兵力既厚，軍聲益壯，直攻大里杙，爲擒渠搗穴之計。迨林爽

文一經拏獲，其餘賊黨無難立時殲滅矣。軍機曉夜重籌畫，驛牘海山遙望牽（予因臺灣之事已經半載，雖常青等屢得勝仗，殺獲賊匪，而大局尙未克定，爲之宵旰籌畫，盼得捷音。惟海道遙遠，軍報不能速達，未免時切縉念耳！要以安民蠲賦普（臺灣自逆匪滋事後，閩閩未免避賊遷徙，有誤農功。早於二月內，即降旨將臺灣府四屬本年應徵地丁、錢糧普行蠲免，用示軫恤矣），仍虞貴糴運糧連（臺灣素稱產米之區，漳、泉各府向資接濟；今年賊匪肆擾，轉藉內地運送軍糧。因念閩省必有貴糴之虞，節次降旨令江南、浙江、江西、四川運米九十餘萬石；並據舒常、姜晟籌辦湖北米十萬石，陸續運送至閩，俾民食益臻充裕，糧價不致增昂）。任人予誤將誰諉，紀實聊成遣悶篇。

### 出伊遜崖口至張三營行宮作

伊遜（平聲）由進復由還（「伊遜」河名，卽崖口是也。鹿柴蓋設於此），半月風光眨眼間。向暖面看迎綠樹，經霜背指別蒼山。恩頒獵騎都鳧藻（每歲獵罷，出哨第一程，東道則於此張三營、西道則於阿穆呼朗圖，賜從獵之蒙古王公、台吉等及所部兵丁等食，並頒賞緞疋銀兩有差，令其各歸所部），稔穫農村鮮鵠顏。日盼官軍殲逆寇，問郵午夜未心閒（常青等勦捕臺灣逆匪林爽文等尙未蒞事，來往木蘭半月餘，日盼捷音，爲之縉念不置）。



廻蹕至避暑山莊，卽事有詠

時蒐此復轉山莊，景物深秋又異常；潦盡溪波黃變綠，霜濃林葉綠爲黃。雖云心志如前壯，究覺馳驅遜昔強。斯去斯來增愧處，軍書籌畫旰宵忙。

### 諸羅圍解

大紀(柴)復諸羅，乃在春秋首(諸羅前被賊匪林爽文糾衆搶佔，經柴大紀帶兵攻擊，於正月二十二日由田洋進兵，賊人閉城堅拒；邱能成奮勇先登，攻開城門，我兵乘勢追趕入城，賊人由北門而逸。柴大紀入城安撫，賊勢少却)。侵尋未掃穴，翻被圍之久(維時黃仕簡、任承恩互相觀望，不能督兵奮勦，於是賊衆復合。繼而常青等渡海之後，奏請增調官兵，亦未能決策制勝，以致柴大紀被圍數月，皆數人因循貽誤之咎也)。督飭速解救，降旨頻煩有。大斌(魏)率兵往，半被賊所取(時莊大田於南路牽綴官兵，林爽文等專力環攻諸羅。頻經降旨催飭常青等統率大兵直趨北路救援，乃常青祇令魏大斌帶兵一千五百名往救，中途接戰不利，轉傷官兵一千餘名，不勝憤懣)。所嘉柴大紀，勇而謀更富(叶)。能聯軍民情，同心爲固守。壯士奮戰鬪，義民資糧糗。以此佈大恩，豫免明年賦(叶)。先是，據柴大紀奏稱：賊匪攻犯縣城，並扛擡枋車圍攻西、北兩門。柴大紀督同官兵、義民奮力勦殺，設法堵禦，用礮擊碎枋車數座，打死賊人數百，

賊始退散。迨後賊匪屢次圍攻，柴大紀悉力捍禦，得保無虞。其時魏大斌所帶火藥、銀糧，被賊攔截，不能前進，城內紳耆舖民挑送飯米、涼水，以給軍營；又有牌腹村義民亦運糧接濟。該義民等踴躍急公，均屬可嘉！春間業經降旨，將臺灣全郡本年錢糧蠲免，因再將五十三年分應徵錢糧豫行豁免，以示優獎。茲因蔡攀龍，勦進敗群醜；進而復出攻，梗路資通透（叶）。不似魏大斌，入城增食口（常青聞魏大斌失利之信，復遣總兵蔡攀龍帶兵一千六百名，由鹽水港往援。茲接李侍堯奏，據署臺灣府知府楊廷理稟報：八月十七日蔡攀龍等到鹽水港，於十九日領兵前進，副將貴林、遊擊楊起麟、邱能成爲頭隊，蔡攀龍、參將孫全謀爲二隊。柴大紀亦帶兵接應入城，軍威大振。而蔡攀龍等於二十二日復自諸羅打出，以通道路，實屬奮勇可嘉！較之魏大斌既損折官兵大半，所餘數百名兵入城，一無所爲；不惟無濟諸羅，而諸羅反增食口，其功過正自昭如黑白矣）。諸羅之圍解，焦愁釋心紐。賞罰示勸懲，惟公明以剖。重臣將至彼，百將掄雄赴（此次諸羅解圍，在事出力諸人，柴大紀捍禦有方，謀略素著；蔡攀龍帶兵援應，最爲奮勇。伊二人已擢用提督，賞戴花翎，特加賜玉韞、佩囊，用示恩眷。其副將貴林，即擢用總兵；參將孫全謀，即擢用副將；遊擊邱能成、楊起麟，俱擢用參將；並賞戴花翎，一體恩賚。至魏大斌畏怯無能，即立予罷斥，仍令在軍營效力贖罪。如此賞罰公明，將士等自必倍加感激奮勵。現在令將軍福康安、參贊海蘭察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百餘人

馳往蚶江，飛渡至鹿仔港，相機直搗賊巢。今諸羅之圍已解，先兆已佳；即日福康安到彼，統領大兵奮勦，自當勢如破竹，佇盼捷音馳到耳。先兆已報佳，大功成在後。佇待縛二兇，露布星飛走。

普吉保奏收復笨港，詩以誌慰

向稱諸羅圍之解，誰知隔海傳信訛。官軍入城雖及半，其餘仍被賊遮羅。更惜捐軀兩勇弁，爲之扼腕與咨嗟（柴大紀於正月克復諸羅後，旋復被賊屢次圍攻。常青等初次令魏大斌帶兵一千五百名前往救援，中途接戰不利；二次令總兵蔡攀龍、副將貴林、遊擊楊起麟等，帶兵一千六百名往援，乃官兵入城方僅及半，而賊衆又復遮羅，不得前進。其時李侍堯據署臺灣府知府楊廷理稟報，奏稱：蔡攀龍等於八月十九日分起前進，柴大紀接應入城，蔡攀龍復自諸羅打出，以通道路等語。方爲欣慰，詎意竟屬訛傳。茲據普吉保奏，收復笨港，並稱副將貴林、遊擊楊起麟已於彼時臨陣捐軀。二人屢著戰績，聞之更爲憤惜！因降旨貴林卽照總兵議卹，楊起麟加一等照副將議卹，以示垂軫！）加以海上八、九月，風帆不利無舟過。一月有餘望信至，肝宵焦急徒延眺（自接常青等奏後，已一月有餘，未得續奏，日夜爲之焦急盼望！相傳海上風帆，向來八、九月不利，卽商旅船隻亦不能駕駛；交十月後，小陽春節，便可往來迅速矣）。茲值十月亥當律，

小陽春令廻陽和。曉來驛章遞佳信，普吉保報殲賊多。焚燬賊莊獲賊械，收復笨港安民家。東諸羅西鹽水港，近五十里非遙遐。聲氣既通約期會，一路進取賊巢窠（普吉保奏：九月初六日帶領官兵，由大突溪前往笨港，援應諸羅。十日行抵麥仔寮，有賊數千在彼處苛派銀米，百姓正值驚惶無措；聞官兵踵至，歡聲動地，賊衆奔逸。普吉保分作三隊直前衝殺，連次殺死賊匪數百人，生擒三人，奪獲器械米糧無算，並焚燒板頭厝等賊莊七處；收復笨港，安集良民。現在又與恒瑞、柴大紀，訂期二路合攻。該處東距諸羅僅二十里，西距鹽水港僅三十里，聲息密邇。又常青聞恒瑞在鹽水港被賊攔阻，派總兵梁朝桂、副將謝廷選帶兵一千名，前往策應。恒瑞處原有兵三千，并力會剿，自當勢如破竹）。茲以重臣率勇將，久經勳績凌烟磨。待風縱覺遲數日，新兵齊到翻爲嘉（前命福康安、海蘭察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百餘人前往，據李侍堯奏，尙在大擔門候風渡洋。雖覺少遲數日，而新調之廣西兵三千已抵廈門；其四川屯練四千，貴州、湖南兵四千，亦接踵可到；又鄭國卿所帶閩兵三千，亦將次配渡。統計生力兵萬人。福康安帶此勁兵，飛渡鹿仔港相機會剿，直搗賊巢，掃穴擒渠，一舉蕝事。佇待捷音之至，以慰廑念）。聲勢既壯破賊膽，不難靖逆揮天戈。却以安民爲要務，叮嚀訓諭慎莫苛（臺灣民人附賊，本非甘心，多因迫脅所致。隨馳諭福康安到彼，尤應將安分良民，妥爲撫慰安戢；卽已經從賊者，亦應設法招徠，分別辦理，不可因其業已從賊，概予殲除，阻其自

新之路、堅其助逆之心也）。屈指兵至鹿仔港，重新旗鼓殲么膺。耆定武功奠海澨，七閩閉戶昇平歌！

水師提督柴大紀奏固守諸羅信至，即加恩封爲一等義勇伯，詩以誌勸

正月諸羅克復纔，結營牆築更溝開（柴大紀於正月克復諸羅之時，即相度形勢，分兵劄營於縣城四門外要害之處。迨六月杪賊勢猖獗，遂環營開溝，並堆築短牆，安設大礮二十八尊，以爲禦賊之計。營盤甚屬堅固，是以賊衆屢次攻犯，俱爲官兵所敗）。旋聞夏杪賊猖獗，竟敢城攻恣擊。以少勝多策其壯，聯孤爲衆志猶恢（節次據柴大紀奏稱：逆賊林爽文糾衆萬餘，不分晝夜，接連來犯營盤；並將八獎溪用土石壅塞，決水泛溢，以阻援兵來路；又用大板木車中藏鎗礮，挽以四牛，分路衝突。俱爲柴大紀設法抵禦，令人挖通填溪之土，放水順流；並用大礮擊碎木車，殺死賊匪無算。皆由柴大紀調度有方，聯絡義民之心，故能衆志成城，以少勝多，屹然不動。如此爲國宣勞，實爲難得。每於披閱來摺，嘉獎之意真不可名言也）！義民勇士感誠篤，禦壘輸糧弗懈頽（柴大紀激勵將士、義民，人皆感激激思奮。當諸羅被圍日久，軍糈漸乏，而魏大斌所帶火藥、銀糧復被賊攔截，不能前進，城內外紳耆、舖民，挑送飯米、涼水接濟，軍營歷久弗懈，甚爲嘉軫）。有旨相機計求別，直陳固守志毋廻（前因賊衆窺伺諸羅，百計攻

擾，而常青先後所派援之兵，總未能卽至。惟恐柴大紀激於忠憤，堅守與城俱亡之義，固守勿出，則反失一賢臣；是以降旨令其酌量情形，如力有難支，不妨率領官兵整隊而出。並慮義民受賊戕害，於心有所不忍，諭令設法捍衛出城，再圖進取。乃柴大紀接奉此旨，覆奏縣城一切守禦，久經佈置周密，且城內數萬生靈，不忍委賊毒手，立意堅守，以待救援。與予軫念義民，多方愛護之意，適相脗合。批覽之下，爲之墮淚！似此忍飢固守，心志益堅，惟知以國事民生爲重，雖古之名將，何以加之！析骸爲爨雖未至，望眼已穿待援（去聲）來。督飭進兵莫遲耳，優頒加爵實宜哉（據柴木紀奏諸羅情形，兵民皆以花生、地瓜、野菜充飢，尙能忍餓堵殺賊匪。柴大紀疊次移文將軍常青，轉催恒瑞、普吉保迅速救援，而二人以鹽水港、笨港地方緊要，且虞後路無繼，不可輕離爲辭；未念柴大紀待援甚急，不可少緩。因卽馳諭普吉保，令其速統大兵往救，接濟糧餉、鉛藥，以保諸羅。柴大紀力悍危城，忠肝義膽發於至性；其在臺灣剿殺賊匪，勞績最著。卽此守城一節，堅志不移，尤爲難得。應加恩封一等義勇伯，世襲罔替；並賞銀一萬兩，俟大功告竣後，再行優加封賞。所有諸羅義民、員弁、官兵，激發忠義，同心固守，實堪嘉獎！昨已降旨將縣名改爲「嘉義」，再將五十四年闔縣地丁、錢糧全行蠲免；並令查明出力員弁，咨部優叙；其隨營兵丁賞給兩月錢糧，以示獎勵。現在福康安迅抵鹿仔港，兵威壯盛，士氣百倍，自當卽日破賊解圍，擒剿首逆林爽文等，共奏膚功，

以靖海疆，而安黎庶耳）。

臣等謹按柴大紀奉有「率衆出城」之旨，仍奏稱情愿死守嘉義，以待大兵之至。上爲動容，封以伯爵，製詩嘉獎。迨福康安解嘉義圍，始聞固守事由義民，非出大紀意，密陳其所奏多不實。上猶心重大紀功，勿竟其事。及侍郎德成使浙還，始奏所聞大紀不法事，下李侍堯、琅玕察核，遂盡發其貪縱廢弛狀。命福康安審訊得實，九卿請論如律。奉旨速繫至京，蓋猶將緩其死也。廷訊時，復誣詆德成在臺灣時搜求其事無所得，冀以自解，而案無左驗。上怒其狡詐，加誅之。臣等共讀御製賜大紀詩，蓋在初披「死守嘉義」之奏，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君子可欺以其方」。而後以次敗露，終伏厥辜也；又所謂「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者乎」。臣等益仰見我皇上聖度如天，而人臣之罔上不忠，即邀倖欺飾於一時，非但衆論有所不容，鬼神亦將陰奪其魄也。

### 冬至南郊禮成述事

陽廻黍谷值生寅（是日寅正一刻十四分，冬至），亞歲天恩惠在人。五十二番欽陟降（南郊大祀典禮至重，自乾隆元年至今五十二年，每歲必躬親行禮，以昭誠敬），六旬初願矢躬親（予自即位之初，願天矢願，如得蒙佑至乾隆六十年，即當歸政。然自今數至乾隆六十年，雖祇餘八年，而予乃自七十八以至八十五也。心不敢懈，力之能與不

能，仍冀上蒼垂佑耳）。壁呈青篋循周典，律應黃鍾奏夏鈞。時值官軍平海寇（福康安、海蘭察率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統領各路大兵萬餘人，於前月二十八日渡海，計此時已早抵諸羅一帶，大加剿戮賊匪。益顛上蒼鴻禧眷祐，速覲大功，速聞捷音），冀垂鴻佑捷聞頻！

福康安奏大剿諸賊，開通諸羅，並進攻斗六門，賊勢潰散信至，詩以誌

慰（因改賜諸羅縣名爲「嘉義」，用旌士民守城之善）

笨港雖攻取，諸羅仍艱進（前據李侍堯奏：據臺灣府知府楊廷理稟報，蔡攀龍等於八月中旬將諸羅道路打通之信，不意竟屬傳訛。嗣據普吉保奏，九月十三日收復笨港，與恒瑞訂期前進；旋以後路無繼，不敢輕離爲辭。不知救兵如救火，豈可少緩須臾。乃柴大紀忍餓侍援，而普吉保等懦怯無能，仍未能直抵諸羅，殺賊解圍）；幸早續發兵，重臣威名震。勇將選以百，新兵強夙振；渡海雖遲日，以遲翻成迅（幸予燭於幾先，於八月卽命福康安、海蘭察等帶領巴圖魯等百餘人先往，又調四川屯練及貴州、廣西、湖南等省精銳之兵，趨行前進。福康安於十月十日自大擔門開船，被風打回；十四日，得風駛行半日，風色又轉，復在崇武澳停泊候風，似覺稽滯。然當此候風之際，四川屯練兵二千及廣西兵三千先後到彼；風色轉順，遂於二十八日申刻放洋，至二十九日申刻



所有兵船齊抵鹿仔港。千里洋面，一帆即達，爲從來渡海罕有之事；此實仰賴上天賜惠，海神靈佑。而福康安帶此新兵乘銳長驅，即舊在兵丁及義民等亦有所倚恃，踴躍爭先。是渡海雖遲，而事機轉爲迅速也。齊力遂剪瀛，一日風資順。進由鹿仔港，三朝倏臨陣。大克崙仔頂，一當百以奮。蔗田及草寮，蹂躪率稱盡（叶）。卽解諸羅圍，資賊糧胥運（茲據福康安奏：十一月初六日與海蘭察等帶兵赴援，凡遇賊莊，卽行剿洗。初八日黎明行抵崙仔頂，賊匪多人潛伏竹圍施放鎗砲，一齊擁出。官兵屹立不動，衝入賊中，所向披靡。及崙仔尾等各莊賊匪前來抗拒，福康安豫令扼其左右要路，並焚斫竹圍、蔗田及各處草寮。繼進至牛欄山地方，賊匪阻溪自固，屯劉山梁；待官兵將至，四面圍裹，不下萬餘。海蘭察等直越溪河，衝過賊陣，剿殺無算，官兵無不以一當百。於是賊匪紛紛逃竄，福康安等卽於酉刻入城。城中義民爭先出迎，歡聲動地。福康安入城慰諭，並將賊莊所存糧石，令民人盡數搬運，米價頓減數倍，民情無不歡慶；勞軍及義民，懽呼這饑饉。全活數萬命，旌功恩不吝。彰善樹風聲，嘉義名新晉（諸羅被圍日久，饑困情形，深堪惻惻！福康安、海蘭察等不俟貴州、湖、廣之兵到齊，卽先鼓勇突入，立解重圍，城中數萬生靈，藉以全活。因改賜諸羅縣名爲「嘉義」，以旌士民。此皆由調度有方，振作士氣，用能克敵致勝，自宜厚加寵錫。福康安、海蘭察俱卽晉封公爵，各賞紅寶石帽頂、四團龍補褂，以示優異。其鄂輝、舒亮、普爾普等及巴圖魯侍衛

章京與在事出力之將弁等，並令查明咨部，從優議叙。至此次大加痛剿，賊人膽落，已成破竹之勢。福康安等隨即籌攻斗六門一帶，擒獲首逆林爽文等，迅奏捷書，慰予盼望，不難指日以俟耳。籌攻斗六門，破竹應解刃；佇剿大里杙，賊首生擒訊。指日以俟之，速遞大捷信。

### 降旨豁免臺灣應徵兵穀，詩以誌事

臺灣經賊燹，正供免兩歲（春間屢念臺灣良民因逆匪之擾，未免有誤耕作；九月復據柴大紀奏，諸羅義民踴躍急公情形，先後命將臺灣全郡本年及明年應徵錢糧，概免徵輸。至諸羅百姓激勵忠義，同心固守，降旨將縣名改爲「嘉義」，並將五十四年闔縣錢糧亦行蠲免，用示獎勵）。兵穀繫軍糈，弗免乃恒例。督撫屢民艱，今朝奏章至；不敢竟乞免，帶徵四年計。嗟嗟無辜民，沙蟲苦受備！茲幸功近成，庶得耕耘遂（茲據李侍堯等奏，請將臺灣各屬本年應徵兵穀及耗羨租稅銀米，分作四年帶徵等語。日下福康安等帶領大兵已抵諸羅，沿路剿殺，賊衆潰散，旋往斗六門一帶搜捕逆首，大功不日告成。然地方被賊蹂躪之後，艱苦備至，來春方事南畝，安有蓋藏。因加恩將該郡四屬應徵兵穀十九萬九百餘石及耗羨稅銀六萬九千餘兩、粟一千八百餘石，全行寬免，俾小民漸獲蘇息，以副惠愛被難編氓有加無已至意）；忍令帶徵穀，其穀何由致？概令豁免之

，明歲資蘇息（叶）；冀漸元氣復，南望饒憐意。

### 福康安奏報克斗六門，詩以誌事

斗六門攻克，今朝至捷音。遲聞因海上（茲據福康安奏：十一月二十一日與海蘭察等分據大埔林、中林、大埔尾三莊，沿途殺賊六、七百名，鎗斃騎馬賊目十餘人，將器械、馬匹全行奪獲，直攻開斗六門，即日已進搗賊巢。惟其摺遲至月餘始到，是此時擒獲賊匪佳音，想亦在途，總以海上風信不常，不能速至也），別信遞山陰（又據李侍堯奏：探聞官兵已攻破大里杙，賊匪逃入內山；生番等稟稱，願將林爽文擒獲獻出等語）。百戰雄皆勝，諸臣嘉不禁（福康安、海蘭察、鄂輝、恒瑞、普吉保、袁國瓚等，此次奪據石卡，奮勇剿殺，百戰皆勝，甚屬可嘉，已先行交部議叙。至普爾普打通府城道路及分外出力之侍德章京並鎮將官弁等，除賞給巴圖魯名號及陞等賞翎各員外，凡在事出力之員弁，令一併查明咨部議叙。所有打仗出力之兵丁，亦令酌量分別賞給錢糧，以示嘉獎）。東南望翹企，實報首凶擒。

### 福康安奏報攻克大里杙賊巢，詩以誌事

斗六門既取，直前抵賊巢。躍溪飛馬渡，掃穴短兵交（福康安等奏：官兵於十一月

二十一日攻克斗六門之後，次日卽檄調埔心、二林舊存之兵，移駐水沙連山口；一面向大里杙進發。因大里杙東倚大山、南繞溪河，水勢甚深，福康安等馳馬先渡。賊匪乘官兵尙未到齊，自城內擁出萬餘人，三面圍裹，捨命前撲。巴圖魯等鎗箭如雨，四川屯練及廣東、廣西兵丁，亦卽爭先涉水，攪殺一處，斃賊甚多。天色昏暮，於溪邊整齊行隊以待；移時，果有賊匪潛來攻擾，官兵屹立不動，鎗砲大震，賊匪旋即敗走。逾刻，又沿溪來撲。如此，往返五、六次。至丑刻，攻擾愈力，隨用短兵相接，殺死賊目、賊匪數百。計自日暮至次日黎明，官兵力戰一夜，痛殲賊衆無算。實屬可嘉。背壘犯雄陣，乘宵揮遁鞘（二十五日卯刻，福康安派兵一面與賊接陣，一面率同巴圖魯侍衛等分路攻入賊巢，殺死賊目十餘名、賊衆二百餘名，生擒賊目劉懷清、林茂。嚴訊林爽文下落，據供林爽文見官兵軍威壯盛，不能抵敵，遂於夜間帶同眷屬遁入內山。隨卽分派官兵入山搜捕，並諭令番社一體堵截擒拏。是此時林爽文亦不過苟延殘喘，斷不致稽誅漏網。惟盼望擒獲逆首，日內信至，甚爲懸切耳）。渠魁猶待獲，盼切捷旌捎！

## 御製詩（二）

戊申元旦試筆

太和元會萬方趨，五十三年敬敬敷。戒在得乎老已至，思其艱也易爲圖。却非求治

成欲速，惟是慎終始弗渝。天子古稀敢稱倦？孜孜猶日最勤吾。

康熙三載逮今歲，一百還饒廿五年（康熙三年元旦甲子，至今歲元旦又值甲子，凡一百二十五年）；甲子重逢真是幸，青陽篤祐益增綿。功鄰耆定賴天祐，寇剪萑苻靖海壖（立春前一日，福康安奏：十一月二十五日已攻克大里杙賊巢，林爽文竄入內山；官兵入山搜捕，計時當可就擒）。始以七言終五字（每歲元旦及試筆詩，皆七言；除夕詩，皆五言。數十年來，遂成常例），遂成常例屬吟箋。

### 命蠲緩福建各府州縣錢糧，詩以誌事

妖寇猖狂煽海濱，師征經路自於閩；雖居近遠地殊格，合視重輕恩被均（閩省自辦理臺灣軍務以來，漳、泉等府，屬應付浙、粵滿漢官兵及四川、湖南、貴州各省之兵，兼之糧餉軍裝等項，絡繹過境雖輕重略殊，均資民力。茲大功將次告竣，自宜特沛殊恩。所有泉州府屬之晉江等四縣、漳州府屬之龍溪等八縣，應徵錢糧，蠲免十分之三；其浦城、崇安、建陽、建安、甌寧、南平、古田、閩縣、侯官、福清、莆田、仙遊等十二縣，蠲免十分之二。至福鼎、霞浦、福安、寧德、羅源、連江、光澤等七縣，應徵錢糧，緩至五十四年麥收後徵收，俾小民均沾渥澤，用普春祺）。固是軍儲發國帑，豈無里役累貧民？緩徵蠲賦命臺吏，屢沛澤猶厯苦辛（上年因臺灣轉藉內地運送軍糧，

漳、泉各郡恐致貴糴，節次諭令川、湖、江、浙等省運米百餘萬石至閩接濟。又將台州等九幫阻凍漕船應兌糧米截留，於海道運閩，俾積貯充盈，軍民口食益加寬裕。蓋念大兵經過之地，雖軍儲俱發國帑，而閩閩轉運不能不藉民力，實深厪念，沛恩不嫌過優耳）。

戊申上辛，祈穀禮成述事

三成躬陟屏（上聲）扶持，九奏欽承式禮儀。祈穀倣禋逢穀日，上辛殷薦洽辛時（初八祭日，時值辛卯）。重重嘉兆希豐錫，慄慄虔衷祝履綏。賊首竄山待生獲（前據福康安奏，已攻克賊巢，林爽文見軍威壯盛，夜間帶同眷屬竄入內山，現有番社等情願一體堵禦擒拏等語。逆首罪大惡極，自必生獲，以彰國憲；惟顛昊眚，速得捷音，慰予望耳），速聞捷報顛天釐。

新正重華宮二律

正值傳餐憇武成（殿名，在紫光閣後。是日錫宴外藩，先於此傳餐），置郵忽見達紅旌；衆欣賊首必生獲，細按軍書未報明（將陞座時，聞傳紅旗報至，云生獲逆首，一時與宸藩臣及執事人等，皆歡喜動色。及覽福康安奏，祇云拏獲林爽文父母家屬，逆首

尙未就獲；又稱，令投出賊目阮和、陳泮等入山踞探，俟得確信，帶兵前往；並云林爽文恃其地勢險僻，勾結生番，祇須嚴防隘口，一面招致生番協同堵截。並不言現在何處擒拏，所奏殊不明晰。至此糜糜小醜，亦不值遞紅旗，而紅旗又非自軍營發來者，不知驛站何處添設。馳遞軍務，容豈虛惑？現在嚴行飭查。雖此春韶行賚酒，那能歡樂聽歌笙？宴回卓午重華坐，七字聊摠不快情。

東壁聯吟例有詩，咄哉茲番（去聲）乃遲之。生擒賊首題方稱（去聲），謾頌功成我不爲。速進督程勸且訓，安居深戒慮而疑（林爽文逃入內山，雖據番社等俱稱協拏，但卽當趁此新勝之際，一鼓作氣，以重兵壓之；該番社等怖於軍威，自必上緊擒拏。若僅坐守遠處，傳諭擒獻，或番社貪其資財轉爲藏匿、或令竄入他處，而衆心因遲生懈，必致更稽時日。況據稱南路尙有賊匪竊出滋擾。福康安宜急將林爽文拏獲，卽馳赴南路殲除餘黨。倘疑慮不決，未免於事機遲緩；因馳諭訓戒，督其進程。朕心殊未愜也）。易云君子強不息，決策寧殊少壯時！

### 新正幸御園，卽事成什

紅旗未識發何方，飭命沿途查勘詳（昨日紫光閣宴前，軍營報到，不知何站添發紅旗，詭稱報捷；不可不嚴查懲治，以做虛飾）。將謂賊渠擒遞捷，徒因逆屬獲騰章（始聞

紅旗遞至，以爲賊首已得；及閱奏摺，僅云擊獲林爽文父母家屬。雖逆匪勢已窮蹙，不致漏網，而現尙未得生擒之信，覽之殊未愜意。順時行慶寧當簡，籌策應機滋更優（盼得捷音，日甚一日，乃福康安已克賊巢，未卽乘此兵威，震懾生番，擒渠戴事，辦理殊近遲緩。生番等平時當撫之以德，行軍之際，不可不惕之以威；事機少緩，彼將不復知懼，寧肯効命獻賊？因卽應機籌策，訓示再三。新正，順時行慶，加惠柔遠，必不可少；而盼捷焦思，實不知有賞節之樂）。午霽未成雪微惜（上年臘雪頻霑，輿中歷覽郊原土膏，甚覺融潤。今早雲陰濃布，冀復得雪；近午開霽，未免惜之），不知足固我之常。

福康安等奏攻剿小半天山賊匪並圍截賊首情形，詩以誌事

曉接軍營報，攻平小半天。前稱獲眷屬（前據福康安等奏稱：林爽文父母家屬，逃匿水裏番社，俱已按名擊獲），今復走兇奸（今日奏至，攻小半天山得勝。又據生番頭目等僉稱，林爽文逃往埔裏社、埔尾一帶，現在協力擒捕等語）。與暇近旬日，聚群至二千（福康安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攻克大里杙後，卽應乘官兵銳氣，迅卽追捕，使賊無駐足之暇，無難速擒逆首；乃遲至旬日，使賊匪得於集集埔聚衆固守。迨十二月初五日攻克集集埔後，又遲至旬餘，賊匪復得於小半天山聚集，據險固守，尙有二千餘人，何啻與賊以暇耶）。層層涉持重，屢屢戒遲延。將士眞宣力，領軍可謝愆（據奏：林爽文餘



匪在於小半天山頂，拏立木柵，柵內壘石作牆。又將道旁大樹斫倒，橫塞道路。官兵踴躍用命，蟻附而上，殺死賊匪百餘人。賊始竄回柵內，投石放鎗，抵死抗拒。普爾普率先領屯練兵丁，攀倒木柵，賊匪登時潰散。各兵盡力追殺，鎗斃賊目十餘人、生擒賊目五人、殺賊二百餘人。將土官兵屢次奮勇攻堅，實屬可嘉！使福康安前次即乘勝迅速追餘黨，豈能復聚爲列柵固壘之計？而逆首當早就擒，官兵又何用如此涉險力攻。是直領兵者自取勞苦，而其咎亦無可辭也。並行賞與飭，期速奏功全。

### 上元鐙詞（有序）

璇霄寶月，燭先天圓體圍三；綺席華鐙，映不夜元音隔八。每以撫時抒咏，例成排歲爲編。溯開什於攝提，逮昨年之協洽。積疊經三十七次（自丙寅始作鐙詞，至昨歲丁未，凡三十七篇），春色宜人；迤邐爲四六八章（丙寅初唱八章，後間有四章、六章者。自辛未以來，每歲例作八章），歲華紀麗。大抵申祝慶占豐之念，亦以通西瀛北漠之情；播爲幽篴之音，譜入象胥之譯。多雖益善，數恐不鮮。茲者，豐楙迎年，申堅肇吉。環周六甲，開首祚於歲朝（今歲元且甲子）；規滿一輪，候圓靈於元夜（十五日望）。雪封懷背，田間之嘉兆五行；浪帖鯤身，海表之軍聲三捷。人向光音天裏，詩宜鈞樂奏中。爰發在心之言，因爲屈指以計：歲紀尙三之二屆，虞書之倦勤；大衍得萬有千合，義經之積數。分章序卦，纔歲連吟；平廿一而鉢速響時，仄四三而珠嵌字裏（六十四卦中，平聲二十一，皆押爲韻；仄聲四十三，則於詩中見本字）。難因見巧，麗不

涉織。梁簡文之詠卦名，偏非全舉；宋嚴羽之臚詩體，古未前聞。奇畫今開，乾至比而成歲；戛生如兆，弦漸望以都圓。或能符義、文、周、孔之全經，惟仰賴天地祖宗之純佑。易生生而大備，律八八以相成。維五十三年之春，際三五，初攜鐙詠；羅六十四卦之目，裁四六，乃製弁言。屈指倦勤餘八年，鐙詞六十四應全（每歲八章，是恰應成六十四章也）。每章擬以卦名什，副望恩惟待昊乾。

上元每歲例西園，同樂新疆及舊藩。詎爲（去聲）怡情賞烟月，曰廛深意奠輿坤。及時膏澤可教屯，光武寧當學閉門。弗藉舌人通譯語（乾隆八年始習蒙古語；二十年平回部，遂習回語；四十一年平兩金川，略習番語；四十五年因班禪來謁，兼習唐古忒語。是以每歲年班，蒙古、回部、番部等到京，接見卽以其語慰問，無藉通譯。元夕，命新舊諸番入同樂園，隨觀燈火，並燕笑聯情，用示柔遠之意），華鐙聯席共歡論。

元宵恰值望宵中（上元，本以正月十五得名，而置望亦有在十六、七者。今歲元宵恰值月望，更副嘉名），賞集東瀛西大蒙（近年上元節，錫宴觀燈，朝鮮使臣亦令與宴。去歲，以該國有世子之事，命該使臣於元旦朝賀後，起程回國。今年，仍令隨同新疆外藩入班與宴）。際此遠來及近悅，敢誇化洽與功崇。

飛空星點達斯須，火樹銀花燦萬株。占得羲經卦之五，雲天宴樂曰惟需。

千尋貫斗蛾輝麗，入照流虹鶴欲丹。恐涉於張深自訟，勝分敬怠慎其端。

臺灣耆定逮班師，休養群黎命妥爲（臺灣自逆匪滋事以來，良民逃避失業，深堪憫惻！去歲，已節次降旨，將五十二、三年臺灣全郡並嘉義縣五十四年地丁錢糧，概予豁免。今逆犯林爽文父母家屬俱已拏獲，該犯亦窮蹙竄入埔裏社、埔尾一帶，番社等協同圍截擒拏，不難尅期蕝事。而被難群黎，正當加意體養，一面命地方大吏妥爲安輯，以副軫念）。今夕春臺賞烟火，那能南望免遐思！

流雲點綴幻晴晦，時有飛花落碧空。建國親侯比（去聲）之吉，順時行慶月惟中。

### 上元後一日，疊去歲小宴廷臣詩韻

保障由來勝繭絲，任人債事愧難怡（臺灣地土豐饒，福建漳、泉、廣東惠、潮等郡民人錯處其間，各分黨與，往往以私怨小忿，聚衆械鬪。官斯土者，祇顧肥其私橐，不以職守爲念。封疆大吏，遇有陸調缺出，更或用其私人，每致貪婪無藝，釀成事端。甚至起立會名，潛相煽誘，而地方官又復習爲欺飾，顛預了事，以致有林爽文戕官肆逆之事。此皆地方官平日不能爲保障，而爲繭絲所致。任用不得其人，竊用自愧！捷音切盼達軍報，翼節那能快賦詩？咨爾簪纓委佩者，體予焦旰憤宵時。今朝小宴權教罷，意弗紓兼慚執規。

洗巢執屬連稱勝（自福康安、海蘭察率領巴圖魯等渡海以後，旬日之間，諸羅圍解；旋即攻克賊巢，擊獲林爽文父母家屬，所向克捷，頗快人意），惟是內山遁首囚（福康安於剿洗大里杙以後，未即乘勝追捕，以致逆匪潰而復聚，連次於集集埔、小半天山列柵抗拒。雖官兵亦即奮勇攻克，而逆首遁入埔裏社、埔尾一帶，日內尙未得生擒捷音，爲之焦急）。未可網三施博愛，竟當芥一淨遺憂。安民和衆詳畫策，德道禮齊多惡差。七字兩章詎容闕，拈毫聊付壁間留。

## 節後萬壽山

名山遊節後，佳景攬春初；雖未芳菲若，已看閭藹加。蕪茵依綠染，柳線向黃舒。憂樂無定處，仍斯盼捷書（自上元前一日，福康安奏於上年十二月十八日攻克小半天山後，逆首林爽文逃往埔裏社、埔尾一帶，生番頭目等現在協力擒拏，諒無漏網之理。但距今旬餘，尙未遞到捷書，爲之盼切耳）！

## 福康安摺奏生擒逆首林爽文信至，詩以誌事

大里灰摧破巢穴，頻繁馳諭戒逍遙（福康安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攻破大里杙賊巢後，止云番社等協力緝拏，未曾奏及速即帶兵乘勝追捕。誠恐事機少緩，生番等不知畏

備，未必肯上緊協擊，是以頻降諭旨，深以遲緩爲戒。撫降緝衆日無暇，執訊招番井有條（茲得生擒林爽文捷音奏至。據另摺奏稱，該處民人投出者絡繹不絕，皆妥爲撫輯。又於所執賊目，追究逆首去路；及招出各社生番，嚴切曉諭，令其協同堵截擒獻。又令巴圖魯二十員、屯練兵丁數百名，改裝易服，扮作民人，同淡水義民及社丁通事等，分投搜緝。遂於正月初四日，在老衢崎地方，將林爽文並賊目何有志等一同擒獲。現在搜查餘孽不遺。所辦俱井井有條，可謂弗孤簡用者矣）。究得生擒盡美善，不教餘孽伏根苗。移師南指如破竹（又據奏：俟將北路搜查淨盡，令各兵少爲休息，卽統率大兵肅清南路，擒擊賊目莊大田等語。賊首就擒，先聲奪氣，自當勢如破竹；想續奏捷音，亦祇在早晚間耳），待捷音惟暮與朝。

仲春朔日，重華宮茶宴廷臣及內廷翰林等以平定臺灣聯句，並成四律

將謂東廂聯句拋（福康安等於上年十一月初一日抵鹿仔港，旬日內收復諸羅；旋即攻破賊巢，林爽文逃入內山。意謂不日卽可生擒，爰擬於新正九日，重華宮茶宴廷臣，卽以平定臺灣聯句。乃遲至十六、十九等日，未得捷音，適以社祭、經筵諸典，還宮。今日未刻，恰於重華宮得軍營奏捷，仍卽於東廂命諸臣入宴，依例賞賚），捷聞獲孽淨三苞。正逢歲以二月朔，符合師之六五爻。仍此接茵試清茗，無須列几置豐肴。泰中恒

凜不驕意，損滿、益謙兩語包。

臺郡彈丸稱要地，外通海國內閩疆。康熙始用廟謨定，雍正繼稽吏治詳。然以流民多雜處，遂致奸匪叛無常（臺灣流寓，本多福建漳、泉、廣東惠、潮無業之民，各分黨翼，械鬪成風，以致糾衆不法；如往時朱一貴、吳福生及近年黃教、林耀、楊光勳之徒，不時竊發。然朱一貴而外，未若此番林爽文就擒，直待經年之久也）；即予五十年中屢，未若斯番賊燄狂。

天地改云添弟會，外官可恨善爲欺。渡洋涉險不知懼，牟利忘公總計私（向例，臺灣道、府、廳、縣缺出，本應督撫慎揀才守兼優之人調往；然遠涉重洋，人情多懼。近乃廉知不肖之員，貪其地土豐饒，不以涉險爲虞，轉以得調爲幸。而督撫亦不問其才具若何，率多用其私人。此輩莅任後，利慾熏心，遂置地方公事於不問；更或聽斷徇私，侵婪任意。小民無可告訴，每致私相溝怨，聚衆忿爭；地方官又復化大爲小，將就了事。甚至奸民唱立會名，釀成巨案，滋事戕官，實有由來。富勒渾雅德之抵罪以此）。及至事難掩飾，徒稱兵少竊嗟咨（地方遇有奸匪嘯聚，文武各員果能乘其勢焰未張，急爲擒拏，不難立時撲滅；乃始則心存諱飾，及事不可掩，又復諉於兵少，不能剿除，以致賊勢蔓延，良民遭其荼毒。斧柯之尋，深爲可恨！然自古以來，致乘除易姓者，率出於此，而其君不知是可畏也）。致茲抑是誰之過，吾過吾惟自訟之。

界進生番本異倫，窮踪歷險備嘗辛（自林爽文竄入生番界內，福康安、海蘭察等分路窮追，所向克捷，賊匪所剩黨與，漸次殲戮殆盡。及聞林爽文逃竄打鐵寮一帶，於山溝樹林內藏匿，福康安令官兵由後壠至中港，又自竹塹至桃仔園，窮踪歷險，嚴密堵截，使賊匪等不致漏網稽誅，可謂備嘗辛苦矣）。埋根踴躍資群力，執首綢繆賴一人（此次所派巴圖魯侍衛等及屯練黔、楚官兵等，無不踴躍爭先，奮勇出力，實屬可嘉之至！至福康安慮逆首驚懼自戕，不能生致，因派巴圖魯侍衛二十人及屯練兵丁數百人改裝易服，同淡水義民及社丁通事等分投搜緝，遂於正月初四日在老衢崎地方，將林爽文並賊目何有志等先後擒獲；是其預事綢繆，辦理更爲周至）。淨北已知無後慮，剿南應易洗前塵（福康安等奏：俟將北路搜查淨盡，卽統大兵向南路擒擊莊大田等。想渠魁既已就擒，餘匪亦當喪膽；肅清南路，更當勢如破竹。統計福康安渡海以後，自鹿仔港官兵解諸羅圍、打通斗六門道路、破大里杙賊巢、攻克集集埔、擊獲林爽文父母家屬，又攻克小半天山，並此次生擒林爽文，未及三月，可謂神速矣）。七聞鴻捷叨天祐（自一十二年後，平準夷、定回部、收大小金川、焚王倫、殲蘇四十三、梟田五並此次俘林爽文，三十二年之中，凡七聞捷報；俱仰荷上蒼眷佑，屢感膚功。今予年近八旬，經事既多，遂成畏事；思與億兆同我大平，惟冀此後更無用兵之事，益當感激鴻慈，日深兢惕耳），感激惟深勵惕寅！

## 平定臺灣聯句（有序）

海不揚波，奏凱入東風之律；春宜涇露，銘勳聯左个之吟。匪籌三捷之軍書，撮紀一編之方略。則有瀛壖外郡、閩嶠南區，水帶澎湖、山環番社。濤雖甚壯，門穿鹿耳之雙；沙縱能飛，嶼剗鯤身之七。古未登於圖牒，境嘗限以要荒。自明季之多虞，初勝白羽；漸海邦之越禁，中據紅毛。逮鄭氏豺虎一方，傳克壞獮貍三世。天寬地小，始雖示以招徠；颯息颯消，終究歸於寧謐。欽惟仁祖，平以廟謨；開一千里郡縣之封，經五百年涵養之澤。蔗霜稻雨，地富畚耜；線路沙更，人私舶渡。莠稂或雜芽蘖其間；分漳、泉鬪蠻觸之軍，指天地刑犬雞之會。屬置吏有乖於撫馭，遂奸徒益嘯其譟張。初啓囊封，卽爲燭照。並班水陸，連雞早策其退飛；相望北南，驚馬果貽於中敗。先遜能事，往易制軍；命舊督以臨疆，俾益權而守土。王鈇以律，必嚴偵師之誅；晉版不沉，益鼓義民之氣。獨任同心之弼，兼參常勝之英。百將掄雄，萬人足敵。逆能轉順，義本取於惠安；速乃因遲，吉適符乎崇武（澳名，在惠安縣境）。一日一夜，而盡飛鷁首；十盪十決，而旋解蟻封。梟晝暗而竹焚，馬宵凌而溪渡。斗欽門壞，杙斷里殘。竭虎尾之上流，杵眞投臼；遮獅頭之窮境，網已周陸。涸鮒空游，水裏社逃埔裏社；竄猿無路，大半天連小半天。合父母妻一家之逆屬全俘，舉生熟野諸番而軍威知懾。越海喜傳露布，擒渠果致檻車。欣臻成事之全，益顯投機之順。維二月初吉，佳節適屆乎中和，先（去聲）三日之齋，旣式昭於右社。是役也，發粟米鏐泉以餉，徵川、湘、黔、越之師；民不知兵，價翻減市。蠲賦三年之外，酬勳五等之加。堅城創百雉之墉，大吏巡雙熊之軼。殊民宅里，察吏蠹良；始完洗甲之功，乃入歌鏡之曲。廻憶



天山二部、雪裏兩金，昔皆奢定以鴻成，今豈示誇於烏合？然而八旬紆策，五夜決幾。軒皇教戰，而霧不迷；光武發兵，而鬚爲白。信賞必罰，是爲馭將之方；衆志一心，彌驗入人者厚。禁中頗牧，八旗之子弟多材；澳外風潮，萬靈之神祇胥佑。兵糧所過，歲未失豐；縣里更名，事超聞喜。師行而已籌善後，警聞而預度幾先。米聚滄溟，箭週春臘。皆宜臚茲鈐策，被以官商。用授簡分第頌之茶，佇返旌勞飲至之酒。爾諸臣箴恬熙而奉上，毋嘗修韓愈淮蔡之文；予一人篤敬戒以惠南，豈徒效周宣江漢之雅也哉。

不意妖氛煽海壖，擒兇戴事速經年（臺灣逆匪林爽文滋事，據常青以前歲臘月二十八日奏到，茲福康安於今年正月初四日，已將林爽文擒獲。么臙小醜，自初剿以至戴事，蓋已經年矣）。漸仁摩義慚惟我（御製），發慮出謀幾在先（平定臺灣一事，皇上預料黃仕簡、任承恩必致誤事，適李待堯以湖廣總督於上年正月初十日入覲，即命其前往，總督閩浙，辦理軍儲。而命常青飛渡臺灣，專司勦捕。八月間，復命福康安爲將軍，調率勁旅，前往經理。軍聲大振，勢如破竹，賊衆潰散，林爽文旋即就擒。自始事以迄戴功，無不由睿謨默運，決策幾先，故能底定海氛，成功迅奏）。襟帶南溟迺閩省，依毗外郡曰臺員（臺灣在東南大海中，距福州府省城一千餘里，與漳、泉二府相直。明閩嬰東番記，訛稱臺灣爲「臺員」，蓋南音也）。肇開荆棘寇伏莽（臺灣自古不隸版圖，記載無考。明嘉靖間，流寇林道乾掠近海地，爲都督俞大猷所敗，追至澎湖；道乾遁入臺

灣。旋即棄去，至占城。是爲臺灣伏莽之始）（臣阿桂），旋據荷蘭水站鳶（臺灣爲海中番島，自林道乾遁後，海寇顏思齊於明神宗時，復據有其地；鄭芝龍附之。思齊剽掠海上，倚爲巢窟，乃有中國民人寄居之。其後，荷蘭夷人取其地，因築赤嵌城，卽今之安平鎮也）。讖應雞鳴雖島竊（王士禎池北偶談載：明崇禎庚辰歲，閩有僧貫一掘地得古甌，刻古隸四行，其文曰：『草雞夜鳴，長耳大尾』云云。未曰『庚小熙皞，太和千紀』。凡四十字。識者謂：雞酉字也；加草頭，長耳大尾，鄭字也。以爲應鄭芝龍及子成功竊據，及本朝提督施琅克取臺灣，鄭克塽乞降之讖。蓋自明季至我朝康熙二十二年，海氛一朝盪滌，此固國家清寧悠久之福，而天數已預定於古讖矣），武成犀射竟波平（本朝順治十八年，鄭成功內犯江寧，爲我師大敗而歸。又經王師破其廈門舊巢，遂退逐荷蘭，據有臺灣，設郡縣。康熙二十一年，總督姚啓聖謀取之。明年靖海將軍施琅攻克澎湖，鄭克塽降，臺灣蕩平）。百年有五天瞻斗（康熙癸亥初平臺灣，至上年丁未，歷百五年。沐盛朝生息教養之恩，共深愛戴）（臣嵇璜），一府隸三星列躔（臺灣克取之後，康熙二十三年廷議，開設府一，曰臺灣，領縣三，曰臺灣、鳳山、諸羅。至雍正元年，因諸羅距淡水廳道里遼濶，乃復分諸羅縣北半線社地方，增設彰化縣治）。土沃產豐饒粟蔗（臺灣以海土肥沃，生殖滋豐，種植稻穀，並栽番薯、甘蔗等物，不事耘耨，坐享大有。不但本地足食、並可資贍內地。壓蔗汁爲糖，歲產二、三十萬，商船購

售各省，兼旁資日本、呂宋諸國），人龐奸雜長蚺蜥（自鄭氏墾內地數萬人外徙，迨後閩之漳、泉、粵之潮、惠相攜寄居，無藉遊民，往往偷渡，私墾近番隙地。地方官又置之界外，不能設法稽察，以致習於械鬪，遂開弄兵之漸）。倡邪張魯訛添弟（邪教設會結盟，最爲地方之害。前年臺灣楊光勳等滋事，所立會名，即係現今查出之「天地會」；起於乾隆三十二年，以大指爲天、小指爲地，凡入其教者，用三指按心爲號。乃彼時地方官改作「添弟」二字，化大爲小，規避處分，以致養癰貽患。一經聖明指出，真洞燭隱微矣）（臣和坤），投溺盧循妄得仙。瑄動葭灰竿始揭（林爽文倡會聚衆，自外生成，於前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嘯聚起事），臘霑麥雪牘來傳。是何蠢爾竟敢爾（臣王杰），即以未然知必然（提督黃仕簡聞匪犯滋事，即帶兵渡海；任承恩亦自請帶兵進剿。朕閱其奏報情形，殊覺張皇，蓋由黃仕簡病後精神昏瞶、任承恩少不更事，早決其不能妥協辦理，刻期戴事）。仕簡（黃）病昏已（上聲）弗奏，承恩（任）觀望彼遲前（黃仕簡、任承恩渡海之後，節次據奏，分兵堵禦，並不埋根首進。及常青至彼，始知黃仕簡果以老病昏憤，一籌莫展，又不自行陳奏，候予調度；而任承恩株守鹿仔港。一南一北，互相觀望，遂致坐失事機）。府城遂梗南北路（鳳山於二月內收復之後，總兵郝壯猷尋又懼怯敗歸，黃仕簡在南路安坐不救；任承恩又不能整頓兵力，自北而南。於是賊匪肆出，南北道梗）（御製），賊勢翻堵左右甄（賊首林爽文等聞官軍頓兵不進，復團聚斗六

門，謀犯諸羅。而賊猷莊大田等復滋擾鳳山一帶，窺伺府城。五六十里間，蜂屯蟻聚，官兵反爲牽制。諸將懈心權忌貳（軍營將弁，因黃仕簡、任承恩互相觀望，無所稟承，亦遂懈弛，不能上緊追捕），多兵分背氣難聯（征剿臺灣兵丁一萬三、四千名，經黃仕簡等分統，零星派撥，不相會合，乃以兵單固守爲辭，坐失事機；諸臣債轅之咎，實無可道）。軍樞屢諭洞觀火（上深鑒諸將事權不一、恆怯推諉，屢頒誠諭，以觀後效；遠隔重洋之外，洞若觀火）（臣劉墉），師律一新甚改絃（黃仕簡、任承恩節次奉旨督飭，乃始終坐守遷延，不能奮勉；因命將二人革職鞫問，解京治罪，以伸軍律）。誠負重恩老且憊，猶矜先志世仍延（黃仕簡、任承恩獲罪重辟，實所應得。乃皇上猶念黃仕簡力疾渡洋，其按兵株守，皆由老病昏憤；至任承恩之父任與前在金川陣亡、伊兄任承緒亦因救火傷斃，父子皆歿於王事，承恩又尙無子嗣，是以俱從寬不予勾決）。能臣瀕厦旌麾駐（李侍堯既奉命督閩，卽馳赴厦門駐劄，籌辦兵餉）（臣綽克托），舊督臨疆節制專（常青旣交督篆，卽渡洋至臺灣郡城，督率將士，分路進剿）。錫舍賞因占面革（賊目莊錫舍帶領二千餘人，悔罪投誠，殺賊自効，因賞給守備職銜。嗣後屢次隨征受傷，晉擢都司職銜，以示獎勵），壯猷誅盍誓軀捐（官兵旣復鳳山，總兵郝壯猷領兵守衛，自當効命捐軀；乃以賊多兵潰，敗回郡城，怯懦已極，因卽命於軍前正法。並伸諭綠營將士，俾有勇知方，臨陣奮往）。保累匪目危城復（臣董誥），保障群心士氣全（常青

抵臺灣後，意欲先清南路，再往北路會剿。乃賊計狡黠，佯爲窺伺府城，實則併力攻逼諸羅；圍城至半載之久，兵民一心悉力守禦，城賴以全。立礮四門雷隱隱（克復諸羅時，卽相度形勢，分兵劄營於縣城四門外要害之處，安營設立礮位。賊衆疊次攻犯，俱爲官兵擊敗），決溪一道浪濺濺（時賊將八獎溪用土石塞壅，激水泛溢，以阻援兵來路。官兵挖通填溪之土，放水順流，殺賊無算）。攻嚴力擬憑蹄蹶（賊用大木車中裝鎗礮，挽以四牛，分路衝突，俱爲官兵設法抵禦（臣德保），戰銳民皆具粥饋（諸羅被圍日久，兵食漸乏，城內外紳耆舖民挑送飯米涼水，供給軍士；又牌腹村義民，亦運糧接濟。其急公踴躍，甚屬可嘉，屢經降旨褒賞）。拜井欲同耿恭矣，呼庚何異叔儀焉（諸羅久困數月，軍糈日形匱缺；而魏大斌等所運火藥、銀糧，又復被賊攔截，不能前進。城中軍民忍飢堵殺，矢死固守，較之昔人拜井呼庚，更爲迫切）！兩軍屢救爲速救（諸羅待援甚急，恒瑞、普吉保二人以鹽水港、笨港地方緊要，且虞後路無繼，不可輕離爲辭。因再四剴切馳諭，令其速統大兵往救，接濟糧餉鉛藥，以解圍城之急）（御製），一覽來章動軫憐（諸羅被圍久，上諭柴大紀酌量情形，難支不妨整隊而出，捍衛義民，毋致爲賊戕害；不必執「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之義。柴大紀覆奏，以城內數萬生靈，不忍委賊毒手，立志堅守，忍待救援。上披章爲之墮淚，卽降旨封爲義勇伯，前以示軫卹之恩，後以勵忠盡之氣。大聖人大公至正，因時因事，不俟權衡，而無不悉協）！魏大斌

援圍未解（先是，魏大斌帶兵援應諸羅，在鹿仔港被賊攔截。其後，雖沿路剿殺，得以前抵縣城，而一切糧餉、火藥未能同時運到，路途仍被梗阻。魏大斌庸懦無能，轉爲諸羅增添食口；因卽與罷斥，留於軍營効力贖罪），蔡攀龍捷信俄遲（魏大斌既不能攻克諸羅之賊，常青又令蔡攀龍帶兵往救。前據李侍堯奏稱，蔡攀龍等分隊進剿，直抵縣城，復自賊中殺出府城至諸羅，道路已通等語。孰意竟屬訛傳，蓋海上風聞未能得實也）。地瓜且啖飢腸奮（諸羅城中乏食，兵民皆以地瓜、花生、蕉根、野菜、油糶充飢，猶能忍餓殺賊，意氣彌奮）（臣福長安），薊竹終完望眼穿（臺灣郡縣，向無城垣，皆以密編薊竹爲之。而諸羅終能固守，御製詩有「望眼已穿待援來」之句）。大義夙明褒爾衆，深恩已久入人堅。獲嘉聞喜縣名誌（上以諸羅義民、員弁、官兵，激發忠義，同心固守，實堪嘉獎特旨改縣名「嘉義」，以示風勵）（臣彭元瑞），通德旌賢里額懸（上以廣東及泉州義民，隨同官兵殺賊，接濟軍糧，深知大義賜廣東義民額曰「褒忠」、泉州義民額曰「旌義」，各頒額懸其里門）。但解貪財售賊米（據李侍堯奏，諸羅雖尙梗阻，各莊民人貪利，乘夜運米入城糶賣。其賊營脅從之人，亦有私將糧食賣給百姓之事。可知賊匪多由迫脅，並非出於本願也），預加施惠免民錢（上念該處民人被賊擾累，不能及時耕種，生計維艱；節次加恩，不特本年應徵錢糧免其輸納，並將來年錢糧，亦特予蠲除。令將軍總督等徧貼贍黃，務使家喻戶曉）。濟師請使遙情燭（臣喀寧

阿），籌將知人睿慮淵（常青奏請添兵，並請派大員督辦軍需；上鑒知其自恐不勝任，欲另簡大員督師之意，因念福康安久爛軍旅，堪當此任，即降旨令其馳赴行在，親授方略，命爲將軍，前往督辦）。召募渙其群授策（上以粵東與福建境壤毗連，水土相宜，降旨令李侍堯、孫士毅於漳、泉、潮州等處廣爲召募，既可就近聽撥，而附近游手無藉之人，得以充伍食糧，不致被煽爲匪，最爲要策），脅從赦勿治騰箋（逆匪糾衆肆擾，本屬罪不容誅。第其中被脅民人原非本願，上念其踐土食毛，均爲國家赤子，不忍悉予駢誅；申諭脅從罔治，以安反側）。戎行起粵、黔、湖、蜀（先是，常青以賊勢猖獗，必須厚集兵力，節次奏請，福康安亦以爲言。因命先後揀調四川屯練二千、廣西兵三千、湖南兵二千、貴州兵二千，陸續分起前赴軍營協剿）（臣胡季堂），儲糴浮江漢海川（臺灣向來產米最多，內地資其接濟。近因賊匪滋事，轉藉內地運送軍糧。因念閩省米必昂貴，降旨令江南、浙江、四川、江西、湖北先後運米百餘萬石，俾民食充盈，市價平減）。熟計事難庸旅了，改圖功俾重臣肩。百巴圖魯馳驍將（朕旣命福康安、海蘭察迅赴軍營，仍帶同巴圖魯百餘人前往）（御製），萬林爽文空鵬拳（古稱勇士一以當百，今巴圖魯皆係選鋒勁旅，久經行陣，又得奮勇帶兵之人，是巴圖魯百人，即可敵林爽文萬人而有餘矣）。矧彼鴟張烏合伍，逞於蚓穴螳封邊。僞官護駕猴新沐（義民王守等擒獲賊黨寥東，搜出黃旗一面，上書「護駕大將軍」僞職字樣）（臣金簡），廢弁都司

楊善緣（賊黨彭喜曾任澎湖守備署都司，以軍政黜革；素與賊匪林小文相識，遂糾約入黨，於淡水之白湖抗拒官兵，爲副將徐鼎士所執）。坐卽索錢原贖盡（彰化縣臺役劉士賢因事革退，受僞職爲海防同知；遂坐據官署，橫索諸富戶錢物。尋爲義民等縛獻），跛惟運米亦憐蚘（匪夥王坑郎跛一足，賊目莊大田以其不能履陣，且曾爲鳳山縣徵糧胥役，乃令專司運米）。幻談測字口召禍（有連清水者，素以測字爲生。賊陷鳳山時，遂從賊，爲僞軍師。及俘獲解至，疊加訊鞫，祇自承爲賊測字云）（阿揚阿），詭託畫符女起祆（番婦金娘，向習畫符治病，林爽文糾之入黨，僞封爲女軍師一品夫人。詭稱能以符咒召役神鬼助戰，不受鎗礮；每於賊中鳴鼓持劍，口念咒語，以誑賊衆）。旗子虛分二百桿（據金娘供稱，莊大田黨夥共有萬餘人，分設旗二百餘桿），番銀箕斂一千圓（王坑郎嘗爲賊目莊大田斂番銀一千圓，以資其用）。蟲沙立化辜成伏（自僞將軍廖東以下各賊匪，先後俘送至京，咸置之法）（臣李綬），魁首陣羈法置駢（賊目賴樹，受僞職爲順天北路大將軍，拒官兵於淡水之新莊。擒獲於陣，與彭喜等俱檻送至京，伏誅）。巨旆啓行金氣肅（福康安召至行在，具授方略，卽由京師率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啓行，時在八月初），長纓破浪汐程便。祥符崇武鷁中臆（福康安配渡放洋後，復又在崇武澳守風。澳名「崇武」，適符破賊吉兆）（臣惠齡），賜予平安螺右旋（福康安遠涉重洋，爲國宣力，特將內府所藏右旋白螺，賜令攜帶前往；俾吉祥安穩，用資利涉）



。秋發冬臻曉並夜，舟發(?)風候海連天。視如遲乃欣成速(福康安於八月初旬自京起程，九月內由廈門登舟開駕，旋於大擔門守風。比至開行，又因風阻，未能徑渡，收泊崇武澳。至十月底，始由崇武澳放洋，一晝夜即抵鹿仔港；雖守候稍遲，而放洋後平安迅速。詢之船戶，僉云向來所未有)(御製)，止本齊還到匪偏(前經派調四川屯練及廣西、貴州、湖南等省兵，陸續前往。福康安在舟守風，旬日，四川、廣西之兵已先後齊抵廈門，即隨福康安同時渡海。其貴州、湖南之兵，亦接踵而至。是福康安候風待渡，正可俟官兵齊集，即此足爲成功預兆云)。表楔天妃靈舁(此次往臺灣官兵及糧餉、火藥，均由海道配渡，仰賴天妃助順。「靈貺聿昭」，特蒙御書聯額二，分於天妃本籍興化縣及廈門海口廟宇懸掛，以答神佑)，登壇大將壁新鮮(福康安於十一月初一日抵鹿仔港，即將舊駐營盤擇地遷劄，號令嚴肅，軍中壁壘頓爲改觀)。用材職吏與鄉舉(諸羅縣舉人郭廷機、彰化縣舉人曾大源、職員楊振文、監生林文會等，因避賊至廈門，素爲臺灣民人所信。其家中莊佃甚多，可以設法遣人離間賊黨。福康安於抵廈門時，即傳見郭廷機等，優加獎賞，帶往軍營，諭令妥密辦理，功成後許以請旨優加錄敘)(臣謝墉)，利器厚刀借火鉛(福康安於候風時，將應用一切軍器，妥爲製備；復多製火彈及厚背利刃斫刀，以資攻燬賊寮之用)。八卦山初及鋒試，廿人哨早已旗舉(八卦山在彰化縣城之西，地勢較高，距大里杙三十餘里，爲前往賊巢必經之地。福康安到彼，

預籌進兵道路，先令海蘭察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等二十餘人，至八卦山一帶詳悉跡探。徑至賊卡迎殺，賊匪四散奔逃。海蘭察率領巴圖魯等鎗箭齊發，斃賊數名，生擒賊一名，餘賊潰逸。又經預派土守備色穆里雍中等，帶領屯練降番在竹園埋伏；遇有賊匪執械下山，當經屯練等擒獲，割取首級。是日，賊匪見官兵甫到，即能以少擊衆，屢有斬獲，無不聞風震懼即北，已有摧枯拉朽之勢矣。化龍守壘遮防密（福康安自鹿仔港進兵，即派總兵李化龍在彼駐守，嚴防後路，俾無後顧之慮）（臣達椿），舒亮尋巢聲勢牽（先是，徐鼎士擬由北淡水大甲溪一路，夾攻大里杙。福康安至鹿仔港，即派舒亮帶兵往會徐鼎士，聲言直攻賊人巢穴，以牽綴賊勢。大兵乘銳直抵諸羅，所向克捷）。五隊埋根龍豹合（大兵援應諸羅，分爲五隊。福康安與海蘭察、鄂輝、普爾普、穆克登阿、普吉保、額爾登保及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分隊帶領，互相應援。將義民分爲兩翼，躡探道路村莊；遇有賊人抄出，即分投截殺。部署甚爲周密），兩莊犄角鶴鵝翩（十一月初六日黎明進兵，福康安、海蘭察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等衝入賊中，賊匪退入竹林。復於崙仔尾等莊，糾集數百人或千餘人，蜂擁前來抗拒，從中橫截官兵；福康安已預爲布置，令鄂輝、穆克登阿帶領屯練降番，扼住右首東莊溪橋，普爾普、春寧等帶兵堵截左首各莊，賊衆力戰良久，遂將道路立時開通）。雙溪（口）、三塊（厝）惟荒土（臣伊齡阿），游厝灰礮少剩椽（福康安一面商令海蘭察酌帶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及奮勇官兵，長驅先

進，直抵縣城；一面將沿途賊莊盡行攻剿，遂攻克雙溪、三塊等處數十賊莊，並將房屋、寮廡燒燬淨盡。危境頓安，歡以迓，褒言纔聽感而漣（海蘭察等沿途奮勇殺賊，所向披靡。進至牛欄山，賊匪阻溪自固。官兵直越溪河，衝過賊陣，搶上山梁，攻克竹柵，賊匪紛紛逃竄。即於十一月初八日酉刻，至諸羅縣城。福康安所帶官兵連夜前進，復連克賊莊，痛殺賊衆。城中義民踴躍出迎，歡聲震地。福康安帶兵入城撫慰，將守城義民等優加獎賞，撫輯良民，各安生業。數月之圍，一朝而解，官民等無不共慶更生。此時始得聞節次褒嘉諭旨，感激或至泣下）。西沿洋盡經收盪（諸羅賊匪人數衆多，從山麓以至海濱，大半佔據。諸羅圍解時，官兵奮勇截殺，自縣城迤西至瀕海村莊，全已收復，賊衆掃蕩無遺）（臣阿彌達），北入山應捷剿虔（諸羅圍解後，餘賊多在迤北近山一帶潛匿。經福康安、海蘭察等，分兵搜捕，跟蹤殲戮，斃賊無算；遂將興化店至員林等處賊莊，悉數攻克）。斫柴焚寮迅頃刻，駭虜伏雉看駢闐（諸羅至斗六門一帶，中有大排竹等莊，係賊匪常聚之地。賊人於各處要路，搭蓋草寮、安設柵柴，抵死抗拒。經大兵分路追剿，將賊人寮柴全行焚燬，賊衆四散奔逸，後路爲之廓清）。門開斗六逼大里（斗六門爲賊人久據之地，十二月二十日，福康安、海蘭察等帶兵分隊進剿，將中林、大埔林、大埔尾等莊同時攻破，追殺二十餘里，遂由巷古坑直至斗六門。賊匪聚集甚多，悉力抵禦，官兵四面進攻，斫倒竹圍，痛加殲殺，賊衆紛紛逃竄，當將斗六門收復。

卽日整兵，爲進搗大里杙賊巢之計（御製），街越螺雙崙水連（斗六門收復後，各處村莊番社震懾軍威，投出者甚衆，並願隨同剿賊。經福康安派員帶領前往，將西螺街、東螺街搜捕餘匪淨盡。賊首林爽文自諸羅敗竄，福康安等卽由水沙連至大里杙一帶，由路跟蹤追捕）。逆眷躡牛塵亂轍（官兵自水沙連過大溪，見沙上車轍縱橫，知係賊人搬眷入山之路，窮追。見賊數千護車行走，官兵痛加剿戮，車牛中斃驚逸，自相踐踏，死者不可勝計），叛徒躍馬落驚弦（賊目蔣挺在山梁上騎馬執旗，指揮放鎗，據險。海蘭察直前馳射，中其髀，獲之）。沿途倏淨平臺近（官兵向大里杙進發，沿途剿虎仔溪、萬丹莊、南投、北投等處。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平臺莊，距賊巢五里）（臣阿肅），徑渡何虞帶水滌（大里杙南溪河水勢甚深，將軍策馬直渡，兵弁等俱爭先涉水，奮勇攪殺）。竹柵土城猶紙耳（賊巢倚山繞河築土城，內設竹柵二重，其外溝礮層疊，爲守禦之計。官兵初到，賊於城上放礮，乘我兵尙未到齊，擁出萬餘，捨命前撲。巴圖魯等鎗箭交發，屢敗不退。往返五、六次短兵相接，剪戮賊匪甚衆），民廛且剗乃殲旃（自二十四日申刻，徹夜力戰，矢無虛發，殲賊無算；官兵傷者僅數人。至二十五日卯刻，官兵與賊一面接仗，將軍率巴圖魯侍衛章京於西、北兩門分路進攻，一擁而入，將大里杙全莊洗蕩。林爽文以夜拒官兵時，潛携逆孥宵遁。擒僞職劉懷清、何從龍、林茂等，獲礮百六十餘、鎗二百五十餘、糧六千石、牛八百頭）。溪橫濁水夷千壘（逆首

林爽文自大里杙竄後，由番社逃竄集集埔、大坪頂一帶，往來水沙連內之水裏社等處；而集集埔爲入山要路，林爽文預爲退守地步，臨溪設卡，據險死守。福康安於十二月初五日至，其地形勢斜狹，南北兩山，中橫大溪一道，卽虎尾、東螺兩溪上游，地名濁水溪。賊阻溪自固，在斗勸上壘石牆塞路；卽派普爾普等由山路進攻，福康安、海蘭察帶巴圖魯等分路至溪邊。賊萬餘，蔽牆發火器。官兵排鎗前進，兼用大礮轟擊。相持良久，海蘭察等乘馬浮過，官兵奮勇泅渡，鎗箭齊發，斃賊甚多。官兵屯練攀援而上，直摧賊壘，賊潰。追殺十餘里，將集集埔賊營剿淨，並燬浩淮角草寮千餘間，擒斬及滾溪之賊，不可勝計，進追至生番隘口（臣胡高望），天半高山碎一卷（據奏稱，竊探賊蹤之社丁、社敷及投出賊目阮和等稟：林爽文逃後，餘孽尙不下二千人，蟻聚小半天山頂，距險死守。福康安隨領巴圖魯等，於十八日分進，丁夜繞過大山至小半天山麓，時已黎明。該處樹密草深，路徑逼窄，攀藤方可登陟，賊於山頂立木柵、壘石牆，並伐大樹橫塞徑路。官兵攀援進至半山，賊衆壓下，勢甚獃突。將軍傳諭：以山路險惡，無可駐足地；至此仰攻，有進無退。弁兵等俱踴躍用命，不避鎗礮，蟻附而上，打死賊匪百餘名，餘賊抵死抗拒。攻至已刻，普爾普率官兵等拉毀木柵先登，賊衆卽時潰散。追殺賊目十餘人，生擒五人，殺賊二百餘人，奪獲器械、鎗礮、鉛藥、馬牛、米穀無算。產逆坐爲梟種累（林爽文賊巢既破，竄入埔裏社、埔尾一帶，其父母家屬，遁入水裏番社。

福康安令社丁、社數設法弋獻，果即按名擒獲解京。上先諭逆首之父林勸，雖律應緣坐，然究不忍因子而罪及其父，尙可法外施仁，貸其一死。續據奏，林勸亦會商同把守隘口，抗拒官兵。且林爽文曾將義民首黃殿邦祖父墳墓發掘，使其父林勸早故，亦應與其祖先墳墓一併發掘，挫骨揚灰。況現在同係謀逆之人，其罪自無可寬。經軍機大臣法司定擬具奏，林勸應依律凌遲處死；當即奉旨依議。仰見用法明允，權衡至當，替身空仗兎謀顛（先據福康安奏：林爽文每日易衣換馬，並預求面貌相似者數人，以爲替代脫身之計。及官兵分路窮追，擒獲假裝林爽文之賴達，訊出該犯本欲向北逃竄，見圍截嚴密，潛往打鐵寮一帶，山溝樹林內藏匿。是逆犯詭謀兎脫，轉露行踪；天理昭彰，洵爲不爽）。張羅直到番窮社（福康安既得賊踪，遂由打鐵寮追至炭窰地方。又詢知該處出山，即係海岸；慮其入海潛逃，派兵出後壠至中港、竹塹、桃子園沿山密布，幾於人踪罕到之地，可謂周密矣）（臣吉夢熊），易服真疑賈列塵（福康安令巴圖魯將弁等分路圍截，復恐逆首情急自戕，因揀巴圖魯二十員，屯練兵丁數百名，改裝易服作民人商賈，同義民差役社丁等分投搜緝）。喜報遂聞成檻繫（自逆首竄入內山，福康安等四路窮追，並派熟諳路徑之義民，入山廝緝；一面曉諭獅子頭社以北、三貂蛤仔欄社以南各生番協捕。該犯已成釜底游魂，逃竄無地，正月初四日於老衢崎地方將林爽文並賊目何有志擒獲；尋又獲林栗、陳傳、吳萬宗、賴其瓏等四名，均係有名頭目。固由其罪

惡貫盈，難逃顯戮；實乃聖主仰契天眷，機順事全。遂得生擒逆首，檻繫來京，按律伏法，以彰國憲，而快人心，孚人爭看用徽纆（恭讀丙申御製平定金川受俘詩「眞首函呈非或首，生人組繫是孚人」之句，並論「俘、馘」二字義，以「馘」字從或、從首，或者疑辭，函首以獻，眞僞在疑似之間；至「俘」字從孚、從人，孚者信也，執人以來，實爲可信。六書會意，具有深義，一經闡析，昭若發蒙。今林爽文生擒就俘，深慶幸）。堪嗔僭號同一貴（臺灣匪徒，屢見滋事，不過械鬪拒捕，旋即伏辜。惟林爽文與朱一貴二賊敢行僭號，眞神人共憤，天理所不容也）（臣葉觀國），最快生俘異道乾（海寇始於林道乾，與林爽文，逆賊同姓；而敗遁逋誅，由明軍政多疏，異於今日之國威而崇實績也）。撤振允資衆軍勇，勤勞實藉兩人賢（前此，臺灣進剿之兵不爲不多，特以領兵不得其人，皆致懦弱。自易將以來，轉怯爲勇，新調之兵更爲生力，一鼓作氣，聲勢倍增；巴圖魯等首先摧陷，克成大捷。是役正事兵將，均堪嘉獎；而調度有方，奮勇無敵，則福康安、海蘭察二人實爲首功）。愧無遑那築京觀（御製），役弗淹誰阻瀨船。並自侯封俾爵晉（福康安、海蘭察等，至鹿仔港，不俟貴州、湖、廣之兵到齊，即先鼓勇深入；諸羅圍困數月，一朝而解，城中數萬生靈慶獲更生，自應厚加封賞。二人本係侯爵，福康安晉封一等嘉勇公、海蘭察晉封三等超勇公，以示寵異），疊加勇號待功竣（軍營將弁中奮勇出力，如梁朝桂、袁國璜、穆克登阿、官福等二十餘人，已節

次賞給巴圖魯名號。其餘出力員弁，俟大功告竣，再令福康安查奏，交部優敘。四圍服采榮頒衰（福康安、海蘭察等攻克大里杙之信，先據李侍堯探聞馳報，當經奉旨將福康安、海蘭察二人優獎，並先賞給四團龍補褂、紅寶石帽頂。嗣福康安奏至，即加晉公爵（臣王懿修），再暈冠翎寵珥蟬（常青初至郡城，調度一切，甚爲妥協；柴大紀力捍圍城，不辭勞瘁；李侍堯、孫士毅料理調派官兵及運送糧餉等事，周妥迅速；梁朝桂前在金川帶兵奮勉，此次剿捕逆匪，復打仗出力。並先後蒙恩賞戴雙眼花翎，以示嘉獎）。職領武文巡節莅（現在逆匪蕩平，地方彈壓及吏治戎行，皆資整頓。特奉諭旨，令該省督撫及水陸兩提督，每年輪值一人，前往稽察，著爲定例），任需道府御屏銓（向來臺灣道府缺出，俱由督撫奏調。該督撫等因其地土豐饒，每有瞻徇私情，不問屬員才具能否，舉請調補，俾得侵漁肥蠹；所調之員不以涉險爲虞，轉以得調美缺爲喜，於吏治大有關係。現今奉旨：嗣後臺灣道府員缺，均由吏部臨時請旨簡放；仰見澄敝官方至意）。漳泉分籍田分宅（臺灣地方屢有奸民聚衆械鬪之案，皆由彼處多係漳、泉兩郡民人居住，兩郡之民素有嫌隙，其里居田土互相錯處，往往紛爭構釁，釀成事端。前經奉諭，預令福康安於辦理善後事宜時，除各處義民隨同官兵打仗殺賊者毋庸遷徙外，其賊匪莊田業經入官，應召募居民及與賊匪同住一莊民人，雖無從賊實蹟，而心持兩端者，或趁此兵威酌爲遷移，令籍隸漳、泉之人各爲一莊，俾免爭競）（臣茅元銘），郡縣



增城石或甌（臺灣郡縣城圍，向用竹木編插，不足以垂久遠。康熙年間，朱一貴滋事平定後，總督滿保首議及建城；維時以其地處海外，無城雖難以防守，然失之易、復之亦易，是以未經建立，以省煩費。此次林爽文糾衆猝起，攻劫彰化縣城，究由薊竹不能防禦所致。聖意以當日未及建城，與其失而復取，徒煩兵力，曷若設城固守，更爲有備無患。會諭令於事定後，將郡城、廳縣酌量建城，以資保障。或設立客座，用外磚內土之法，如式砌造；或就彼處開採石料以代磚工，尤爲便易）。繡使罷差臺制改（向例，每三年一次奏派滿、漢御史各一員，巡視臺郡。御史職任較小，且由京派往，未能備悉地方情形，易爲欺蔽，未免有名無實，特奉諭停止）冬卿銜命土功涓（上以工部侍郎德成諳練工程，現在臺灣府廳縣應改城垣，令其馳赴該處，會同巡撫徐嗣曾勘估辦理）。牛區外界詢前事（雍正時，總督滿保著有「經畫疆里」一書，內稱「臺灣地土廣饒，糖、穀利溥；再過四、五十年，內山山後皆將爲良田美宅。若劃定疆界，不許往來耕種，勢難禁止」等語。自近年楊景素議立界限之後，將界外良田美產轉畀生番；生番不事耕種，內地無業游民竊渡偷墾，地方官諉之界外，不復稽察。於是，奸匪尤易藏匿。因傳諭福康安、李侍堯等，取書內所論確中利弊之事，不妨參酌採擇，務使歸於盡善）（臣錢棨），蟬拂東征鑿舊編（上偶閱藍鼎元「東征集」，於康熙年間平定逆匪朱一貴時，謂諸羅地方遼濶，應添設官弁，以資防守；至雍正二年，始分設彰化縣。上以該

處迄今又閱六十年，土地、戶口日加增闢，酌量情形後，應須添設文武員弁控制撫馭之處，諭令福康安剿賊竣事後，相度形勢，會同李侍堯等籌酌。並查藍鼎元履歷。仰見皇上好察邇言，寸長必錄；而幾餘披覽，觸處貫穿，非尋章摘句所能仰窺萬一。知微微彰爻繫蘊（自臺灣用兵以來，凡命將、策兵、籌餉、蹙賊諸事，皆由皇上乙夜精勤，先事知幾，乃得大功者定。復念周易繫辭所云「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之義，平日用之，內以正心、外以救政，而更慎於用兵之際。蓋文王於豫之卦辭，是取於建侯行師；而周公於六二爻辭，則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孔子繫辭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三聖人義蘊無所不通，而行師之貴知幾，尤爲明切。避暑山莊正殿後室，聖祖題爲「依清曠」者，實上年籌機宣議之地。因於外簷額以「四知書屋」，更於寄情山水之中，有會於熙政詰戎之本。闡義作記，煌煌大文，羲畫軒輅，理通一貫矣），理徵遲速典謨篇（御製識事文，詳述自逆匪滋事以及大功速成，中間遲速之機，莫不炳照幾先，洞徹事後。所謂「遲在任事之外臣，而速在籌策之予心」二語，與御製「遲速論」相爲引伸。至維敬與明，秉公去私，爲用兵之本，弗啻典謨矣）。希聞自古機操券（臣嚴福），更願從今燧息烟（兵不易言用，至不得已而用之。惟信賞必罰，示以至公；授策量能，本於至明。而且午夜披章、辰朝盼捷，尤必輔之以勤，方能集事。蓋知其不易而慎之，而後可以言兵、可以息兵。予嘗有「從今更願無茲事」之句，近作識事語指歸此

意，蓋慎之也）。迨賦蠲租施後惠（上年春間，念臺灣地方遭賊匪滋擾，小民必誤耕作。九月後，據柴大紀奏，諸羅義民踴躍急公情形，先後命將臺灣全郡五十二年、五十二年應徵錢糧，概免徵輸。十二月，復據李侍堯奏，臺灣各屬，本年應徵兵穀十九萬九百餘石及耗羨租稅銀六萬九千餘兩、粟一千八百餘石，請分作四年帶徵，亦令全行寬免。近又念漳、泉等府屬應付官兵及糧餉、軍裝等項，雖俱動用官帑，不無有藉民力。並降旨將泉州府屬之晉江等四縣、漳州府屬應付官兵八縣，應徵錢糧，蠲免十分之三；其浦城、崇安、建陽、建安、甌寧、南平、古田、閩縣、侯官、福清、莆田、仙遊等十二縣，蠲免十分之二。至福鼎、霞浦、福安、寧德、羅源、連江、光澤等七縣應徵錢糧，緩至五十四年麥熟後徵收。俾閩閩間境已安全，而澤餘休養，以示有加無已至意），殃民縱吏悔前愆（臺灣遠隔重洋，地土沃饒，向來地方官既以牟利爲心，而督撫卽藉爲市惠之地，全不以地方公事爲念；甚至聽斷徇私，貪婪無藝。於是奸匪得以藉口滋事，劫縣戕官，釀成巨案。此固由歷任督撫任用匪人所致，而予亦不能不自引咎也）。聯吟誌過非誌喜，誌邇國威萬里宣（御製）！

### 御製詩（三）

#### 仲春社稷壇禮成述事

祈固重於謝，勤春每闕秋（每歲，以秋獮幸避暑山莊，是以仲秋吉戊，未得躬承祀典。然祈重於報，春祭，每親詣行禮）。春膏叨厚澤（上冬，各直省雪澤俱優；惟近畿得雪數次，未爲霑渥。上元節前，大雪盈尺，心實爲慰），秋穫籲豐收。晉玉攄心悃，繫縲俘首囚；不堪陳獻典（古者，振旅畢，大幣獻集以祭社。茲逆首林爽文雖已就執，檻送來京，然以么膺小醜，罪貫滿盈，自應伏辜，豈堪舉陳獻典？惟仰荷神庥，得以過速藏事，實深感惕），總是沐鴻庥！

仲春瀛臺卽景

右社躬禋藏禮成，遂臨西苑祭衣更。載陽仲月欣佳景，素尙雙文仰聖情（「素尙齊數典」，避暑山莊皇祖所題額。是日，傳膳視事於此）！隄柳梳風黃欲綠，盆梅培雪澤爲榮。驛章裁奪那知倦（今日接福康安奏，審訊林爽文及籌往南路擒拏莊大田情形，並各省奏摺頗繁，纖細俱經裁奪。雖批閱移時，而矢願孜孜，亦不以爲倦也），纖細胥存公與明。

李侍堯奏報臺灣情形，詩以誌慰

北路賊已靖，南路師方進。軍郵隔十日，復盼佳立信。茲接督臣章，吏民胥致聞（李侍堯奏：據同知楊紹裘正月二十七日稟稱：現在府城附近各鄉，已無賊匪；惟南路

水底寮、金京潭等處，尙有潛匿，官兵分投搜捕。所有附郡義民，俱令歸莊耕種等語。○剿賊連得勝，寇已遠城郡。民廻耕其田，夏收望以瞬（李侍堯又奏：二月初六、七等日，據船戶自鹿港回至蚶江者稱，自林爽文拏獲之後，鹿港各廟社演戲謝神，殆無虛日。附近田畝已種一半，其被難歸莊之民，現亦及時播種等語。轉瞬夏收，臺灣民氣可以少甦矣）。復接署撫奏，春膏獲稱順。麥苗已暢發，可卜收成物（又據護巡撫伍拉納奏，各屬稟報：自上年十二月初三、四以後，各得雨三、四次。又建安、甌寧、浦城、建陽等縣，十二月二十二、三日得雪積厚二、三寸不等。其福州、興化二府屬，於正月中旬亦得雨，甚爲霑足。當此二麥長發之際，有此渥澤滋培，是閩省內地收成亦可豫卜。大兵之後，豐登有望，感沐天庥，彌深兢惕）。兵後歲獲登，蒙天庥益慎。翹思擒兇，捷布至惟迅！

### 崇禛觀瞻禮

崇禛古觀枕津河，一紀春秋此重（去聲）過。愜意蒙庥錫海晏（月初，據福康安奏，已將逆首林爽文生擒，檻繫來京，固已仰荷天庥。尙冀南路並將莊大田亦即拏獲，以靖海疆，而安黎庶耳），肅躬瞻禮籲時和。藐予深感恩駢疊，上帝高居示鬱羅。萬物有心天普鑒（天在人人心中，隨方示象；固難議祠宇之各處多有也），難拘禮議時祠多。

## 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信至，詩以誌喜

正殷捷信盼連朝，忽接佳音至自遙。鹿耳、鯤身防海逸（莊大田在鳳山一帶，距海甚近。初慮該匪情急遁入海內，追捕更難得手；轉不如林爽文竄至內山者，尙覺人力可施也），柴城、瑯嶠獲山跳（此次福康安多方籌辦，令巴圖魯等各帶官兵，分隊自山梁挨次排下，而烏什哈達所帶水師兵丁，適值順風，連檣齊至沿海密佈；水陸並進，四面合圍。遂將莊大田及有名頭目四十餘名，全數擒獲，又殺賊二千餘名；其餘逃入生番者，被柴城、瑯嶠各番社縛獻三百餘名。未及兩月，南北二凶悉行俘獲，全郡俱已平定，實深嘉悅）。一之爲甚竟致再，鴟既成擒豈赦鴟。永靖瀛壖揚國武，益深兢業昊恩昭。

## 李侍堯奏截停各省運閩米石，詩以誌事

軍務昨年恐弗完，籌糧百計每從寬（上年因臺灣軍務未卽蕙事，節次諭令江南、浙江、江西、四川、湖廣等省撥米一百餘萬石；又有台州等九幫以守凍不及受兌之米，並令陸續運往閩省，俾軍儲民食悉臻寬裕）。藏功却至用不竭，截運誠教慰以觀（茲據李侍堯奏：現在軍務告竣，將各省撥運之米，除籌備應用外，尙多米四十餘萬石。所有台州等九幫及未抵閩境之湖南、四川二省米石，飛咨各省俱可毋庸續運，一體截留等語）。進剿（福康安）、坐謀（李侍堯）力各盡，宵衣旰食意差安。雖然敢卽云無事，惕息

爲君敬識難。

### 天津廻鑾之作

到來日報大田擒，又值訊俘協衆忱（天津駐蹕六日。初至，卽得生擒莊大田之報；將廻鑾，復值林爽文解到，親加鞠訊，衆情胥快。數日之內，諸事頗爲順意）。似此諸般皆順意，祇殷一雨獨縈心。廻思春雪虞孤負，深究盈虛凜酌斟（新年雪澤甚優，嗣後得雨總未霑足；豈因諸事順意，敢懈此新年望雨之意哉）。安福艫窗靜拈句，却欣漸遠管絃音。

### 上巳日賜御前大臣侍衛等食

海嶠首俘至，行宮一日停（巡幸津門，原定於上巳日廻鑾；因逆首林爽等文於初二日晚間解到，次日廷訊，復停蹕一日）。重三逢令節，上巳溯前型。左右嘉勤扈，笙歌合與聽。如云鞍馬射，豈彼足相形。

### 閱武

輕輿清曉過南山，閱武旌勞未可刪。所媿躬倡（平聲）未乘騎（昔年閱武，必乘馬至教場，或親御弧矢，示之身先之道，固應如是。近以年近八旬，雖精力尙健，亦宜節

勞，以從衆願；遂乘輿以往，究用自媿云），敢忘衆力近平蠻（自立香山健銳營以來，屢派出征，屢有成效。上年臺灣逆匪滋事，先派翼長等八人前往領兵打仗；後簡派巴圖魯百人，隨福康安等進剿，果能迅奏膚功，實爲奮勇出力。然予心益深兢惕，詰戎之念，未敢一日忘也）。益當克詰訓惟懋，並視等差賞以頒。莫謂例行託遊豫，無非事也政胥關。

### 實勝寺疊去歲韻

實勝寺每兆實勝，蒙天恩不可無記。匪予始乃自太宗，松、杏山攻率子弟。敬述此專用此名（崇德六年八月，太宗以偏師破明總督洪承疇兵十三萬於松山、杏山，歸而建實勝寺於盛京，以紀功績。予於己巳歲，以金川凱旋，亦就西山舊寺葺新之，名曰「實勝」。自是平定伊犁、回部、兩金川，無不名副其實；遠紹前光，卽以敬修武備也），西域金川早如志。以爲是後應偃武，與民休息可無事。不意丙午歲之冬，臺灣邪教萌逆計。兩提臣乃互觀望，不敢首進更退避（上年逆匪林爽文初滋事時，黃仕簡、任承恩以兩提督率兵渡海，若能奮勇剿殺，不難立時撲滅。不意黃仕簡安坐郡城、任承恩株守鹿仔港，以致賊勢蔓延，攻城擄社，日肆猖獗。迨予繼命常青爲將軍，過臺灣籌剿，而賊衆日增，已難措手。非二人養癰之咎，何以致此）。以此養癰賊蔓延，攻城擄社猖獗



至。更命重臣徵勁兵，百巴圖魯劄師律（叶。客夏，予燭照事幾，非遣重臣前往，不能迅速藏功。於是命福康安、海蘭察等於八月初率巴圖魯百餘人，帶領續調川、黔、楚、粵勁旅近萬人赴閩。此百餘人皆素嫻師旅，無不一以當百。賊衆聞之，已皆膽落）。屢戰屢勝擒二豎，三月功成亂反治（福康安等於十月底自崇武澳放洋，一晝夜間，揚帆達鹿仔港。軍威所至，勢如振槁；未及三月，而二豎就擒，妖氛悉靖。閩郡之民，咸安衽席。成功之速，無以踰此。茲予駐蹕香山，顧瞻寺額，幸而無辱前名。此皆仰賴上蒼眷佑，用是益深敬畏耳）。幸哉未致辱前名，不然何以掩斯愧？

### 勝亭口號

攬勝因之號勝亭，操符信有契山靈。成功勇將聯翩至（連日海蘭察、普爾普分領巴圖魯侍衛章京等，自臺灣回京。嘉其迅掃妖氛，復閱其遠涉重洋，自應亟加慰勞，以示寵眷），前席閱勞覲蹕停。

### 悉故

臺灣逆匪靖，海嶠期永固；因留福康安，諸政資展佈（臺灣自朱一貴肆逆之後，嗣如吳復生及近年黃教、林耀、楊光勳輩，不時糾衆滋事；雖即伏法蕩平，而一切善後事

宜，未能熟籌妥辦。是以奸民罔知畏懼，猶復乘間竊發；此番大加懲創，不可不熟籌良策，永固苞桑。因命福康安暫留彼處，商辦建城移縣、增設駐防、分募成兵及撫戢熟番、經畫疆土諸大政。善後俾久奠，勘前覈宿誤。茲乃具奏聞，一一悉其故。諸吏懈文治，各弁弛武務。加以事苞苴，胥弗勤民慮（近據福康安奏：臺灣奸民滋事之由，向日文員懈於化導、武職疏於操防，已不能整頓地方；加以利其地土肥饒，肆意侵隱。若知府孫景燧、同知劉亨基、董啓埏、知縣唐鎰、程峻等居官聲名狼籍，總兵柴大紀縱兵牟利；於是奸徒得以藉口，益無忌憚矣）。卽如緝邪教，無備行又遽。善惡未分明，燒屋如坳擄（叶）。「天地」飾「添弟」，化大猶巧訴（前年閩省辦理楊光勳械鬪奪犯一案，府郡文武各員，如果將倡會起釁緣由徹底究理，並令逸犯嚴緝，則根株自必早能淨絕。且此等邪教匪宄，祇應上緊緝拏，卽有拒捕情形，亦不妨當時格殺，徒非若剿捕逆賊，所當焚其巢穴者可比。乃署彰化將劉亨基於案犯善惡尙未分明，輒任胥役等燒其該屋。是地方官緝捕奸民之事，竟至形同坳擄，以致林泮等逼令林爽文謀逆滋事。又於天地會名目，改爲「添弟」二字，有意化大爲小巧詞掩飾。乃道員永福、臬司李永祺復存將就之見，率轉完案。迨林爽文等聚衆抗官，恣爲猖獗，該署令亦束手無策，被其戕害。此其貽誤釀變之由，歷歷如繪；不可不嚴加懲治，以爲貪吏殘民激變者戒）。以此奸賊煽，抗官乃弗懼。遂致恣披猖，賊首久失捕。重臣率精兵，三月成功速（叶）。鑿

前並飭後，官方大籌度（叶。福康安等率巴圖魯等百餘人及川、粵、黔、楚勁兵，未及三月，而二兇就擒，餘黨悉皆捕誅。然良民無慮數萬，遭賊荼毒，殊堪憫惻！茲既鑒於釀事之由，不得不爲弭變之計，是以令福康安籌度善後事宜。惟冀此後官方整飭，文武各員皆以綏靖地方爲念，則奸頑自化，而海疆庶可永靖耳）。庶幾靖瀛疆，萬民安寐寤。

#### 命晉增天后徽稱，詩以昭靈誌謝

尊封天后自先朝，輔昊晏瀛恩久饒。近以臺灣靖兵燹，益知海舶佑神昭（臺灣自用兵以來，官兵配渡及裝載糧餉、鉛藥船隻，率多安穩。至福康安於上年十月二十八日申刻，在崇武澳放洋，一晝夜間，駛行千里；所有兵船百餘隻，於二十九日申刻，齊抵鹿仔港，尤爲從來渡海所罕聞。今春大兵凱旋，海蘭察、普爾普等分領巴圖魯等並川、粵、黔、楚領兵大員，各帶本省官兵，由鹿耳門、鹿仔港兩處配渡，俱卽揚帆利涉。惟福州駐防一起官兵，內有領催蘇楞額等三十三名於三月初七日乘坐哨船已至港口，未上大船，陡起風暴，拋碇不住，吹折篷桅。前鋒德福等四名跳過別船，蘇楞額等二十九名未及過船，隨風飄至大洋兩日兩夜，幸不覆溺。初九日於黑水洋地方，適遇許長發船自澎湖駛至，於是兵丁等遇救過船，俱得無恙。天后昭靈顯佑，益深欽感）。飛來異鳥安無

事（據福康安奏：蘇楞額等船隻飄至大洋，正在危險之際，忽有異鳥一雙，赤喙、赤足，眉作金色，飛集船頭，頗甚馴熟。船戶等謂得神佑，必可無虞。既而，果得遇救全生。過後，詢之官兵船戶等，言之鑿鑿。並奏上年自崇武澳開船後，即聞船戶等傳說，有靈異之事等語。向聞海上船隻遭風，其蒙救者，每有飛鳥、紅燈來船，即知萬無一失之語。以今驗之，洵爲不爽云），渡後大魚忽有飄（又奏：領催兵丁等於遇救過船之後，將軍裝搬運甫竟，見原坐哨船下有數丈大魚浮出水面，船隻登時沉沒。是呼吸之頃，數十人之性命得以保全。神之佑助，更爲靈異）。四字徽稱晉伸悃（天后靈應垂庥，佑民福國。康熙十九年，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后」；乾隆二年，加封「福佑群生」四字；二十二年，加封「誠感咸孚」四字。此次用兵，仰荷神庥，屢昭助順，允宜增益徽稱、褒崇封號，因敬加「顯神贊順」四字，以隆妥侑，而抒悃忱），永資福錫萬民邀。

福康安奏臺灣地方寧謐情形，詩以誌慰

地經兵燹撫爲難，特敕良臣善後觀（臺灣賊匪滋事，福康安等於數旬之內生擒二逆，剿除餘黨，固稱迅奏膚功。然民間以兵燹之餘，耕種失時，田畝荒廢，撫卹爲亟；並一切善後事宜，轉須從容料理。是以特命福康安暫留彼處，次第詳籌，爲永靖海壖之

計)。府一縣三農事起，導和禁鬪戶民安（據福康安等奏，該處難民漸次歸莊，正東作方興之際，因卽酌借籽糧，令其各歸農業。民間修復水道、繕葺房屋，亦已漸復舊觀。現在通衢市集，負販流通，往來如織。府城內外，演劇酬愿者甚衆。地方日就寧貼，人心實已大定。並曉諭地方官嚴禁爭鬪之風，隨時化導，務在有犯必懲，當不致更滋事端）。銷兵鑄未知謀永（又稱：前後收繳刀矛及各項器械數千件，俱改鑄農器，給與貧民，以資耕種；仍嚴禁工匠，不得私置軍器，亦可遏絕械鬪刁風），縛匪獻逃莫匿奸（現在緝拏餘匪，不但地方官俱各上緊搜捕，卽村民亦皆實力查緝；嗣又搜獲賊目九名，並殺害同知王雋之逆犯張烈一名、匪衆陳意等二十八名，俱已審明正法。凡逃入村莊者無不卽時擒拏，且有該匪犯父母親屬自行獻出者。可見民知畏法，雖至親亦不敢隱匿。賊匪根株，無難搜查淨盡矣。福康安此次辦理一切，安詳周到，俱能得其要領；不特征剿之時，海嶠番民服其威勇已也）。海嶠威揚人服勇，豈知爲政更操端。

### 夏日齊居

昨曉爲霖隨快霽，晚風陣雨送雲行（自前月下旬霑渥之後，麥田將屆收穫，卽大口亦資長發，又宜晴曬。而數日內，間有駛雨，猶若陰晴未定。惟昨日曉雨旋霽，將晚，陣雨片刻。今早天氣晴朗，瀆雲淨斂，爲之欣慰）。碧天今日纖翳淨，廣廈細旃峭爽生

。農務莫教繁萬慮，人心那得有恒情。齊居政簡偏非簡，報閱臺灣費細評（齊居幾務常簡，今日接福康安奏報，臺灣招募戍防、安設屯政及嚴緝賭博瀆（？）兵諸善後事宜，詳酌指示至申酉，不以齊居懈勤政也）。

### 夏至日北郊禮成述事

土德欣逢四（戊年、戊月，是日己卯，五行又屬土），黃壇大祀呈。微躬蒙眷佑，厚貺錫安貞。去歲方鞠旅（上年此時，正調遣官兵進剿臺灣逆匪林爽文等。今歲春初，已生擒逆首，掃滅餘黨，海疆綏定。安貞之吉，非蒙眷佑，何以至此），今春早洗兵。付修何以遇，忱惕蚤虔誠。

### 至避暑山莊，卽事成句

曉蹕乘涼喜快晴，廣仁嶺過見巖城。青衿迎駕蔚文教（自丙申歲，陞熱河廳爲承德府，以所屬六廳爲州縣，乃創建文廟，增置學額府學六名、所屬各四名；並予鄉試中額一名。於是絃誦之士，日益衆多。茲正值學臣金士松試畢，率諸生道左迎鑾。文教蔚興，爲之快慰），赤子填街豫衆情。休養恒爲計衣食，詰戡率爾罷經營（去歲駐蹕山莊，以臺灣逆首尙未就擒，籌治軍書，時勤宵旰。今歲春間，大功幸已告成，卽福康安經理

善後事宜，亦將次完竣，無須訓示，駐此饒有清暇。惟盈滿之戒，不能不兢惕於懷耳。今年避暑饒清暇，惟益夔夔戒滿盈。

永佑寺瞻禮，疊辛丑詩韻

臺灣逆賊煽居居（惡也。見「爾雅」），駐此正籌鞠旅初（上年駐蹕山莊時，臺灣逆首尙未就獲，惟於瞻拜神御之下，虔祈默佑。於是日治軍書，指授方略，不敢少自疏懈也）。揚我國威默顛祖，靖其瀛嶠肯疏予。一心盼捷秋連夏，三月成功疾弗徐（去夏，予早慮及常青未能蔽事，即馳諭福康安入覲山莊；既而自夏徂秋，賊勢果益猖獗，隨命福康安等前往籌剿。未及三月，連擒首惡，殄滅妖氛，成功之速，無以踰此。詳見平定臺灣聯句詩注。自非皇祖、皇考在天之靈，啓牖予衷，曷克臻此；則予之感恩，當爲何如）。永佑信哉蒙福庇，紀恩七字壁間書。

署福建巡撫伍拉納奏雨水田禾情形，詩以誌慰

兵後多凶年，此語古所有。臺灣雖海外，省同應共受。以此恒關心，爲祝逢年阜。春雨早報霑，麥收七分富（叶。閩省天氣融和，麥收較早。前據護撫伍拉納奏報，三月抄，已屆二麥成熟之候。各屬除臺灣一府尙未據報到外，其內地六十州縣：收成八分有

餘者，連江、羅源、寧化、歸化、壽寧等五縣；八分者，長樂、福清、屏南、永福、仙遊、將樂、沙縣、尤溪、永安、建陽、崇安、松溪、政和、邵武、光澤、建寧、太寧、長汀、清流、連城、上杭、武平、永定、福鼎、直隸永春州並所屬德化、大田、直隸龍巖州並所屬漳平、寧洋等三十州縣；七分有餘者，安溪一縣；七分者，閩縣、侯官、古田、閩清、莆田、晉江、南安、惠安、同安、龍溪、漳浦、海澄、南靖、長泰、平和、詔安、南平、順昌、建安、甌寧、浦城、霞浦、福安、寧德等二十四州縣，合計通省麥收七分有餘。該省當臺灣用兵之後，收成益爲匱念；茲雖未稱上熟，猶屬中豐。仰沐昊慈，實深感謝。茲復馳奏章，時若利田畝。禾苗愈長發，蔬薯胥暢茂（茲又據奏，時屆首夏，高阜地畝因晴霽半月，又在望雨。隨於四月十五、十六等日，連獲優霑，禾苗愈見滋長，園蔬、番薯亦俱暢茂。覽奏，真堪慶幸）。南瞻慶同民，不禁頻額手。納稼其尙遙，慎戒滿招咎。

## 永恬居八韻

片雲收宇外，遠界露峯尖。曲棧輕輿進，翠微樸屋瞻。琴書伴憩息，林壑入吟拈。迴憶昨年況，正籌海寇殲。兩臣一忠効，百勇萬軍兼（上年駐此時，正值籌剿臺灣逆匪，慮常青不能戴事，因令福康安馳赴山莊，親授方略，命爲將軍，並命海蘭察爲參贊，



率巴圖魯侍衛章京百餘人，又調遣川、粵、黔、楚勁兵近萬人前往。二人果能同心共濟，未及三月，生擒林爽文、莊大田二首逆，餘匪亦殲戮殆盡。於是海疆底定，人慶更生；何莫非陟降之靈，默爲佑相，俾得成功如是之速耶。三月功成速，五爻利執占。祖恩賴阿護，民務叶寬嚴（臺灣近年以來，文武各員並不實心經理民事，是以奸頑屢有騷動。此次大加懲創之後，不得不令福康安在彼，熟籌善後良謨，爲一勞永逸之計。節次據奏，建城移縣、撫戢熟番、設立屯田以及定界址員弁諸事宜，無不寬嚴允當，經久可行。自此千里瀛壖，苞桑孔固。仰瞻皇祖御書「永恬」奎額，期與彼民副此至願云）。敬仰奎文意，瀛疆佑永恬。

福康安奏報抵廈門登岸並巴圖魯侍衛等皆平安渡海凱旋，詩以誌慰

往征進旅遲成速（福康安於上年十月，在惠安縣之崇武澳候風十餘日，似乎遲滯。乃當此停留之際，所調四川屯練二千及廣西兵三千先後到彼，而風亦旋利，遂於二十八日申刻放洋，至二十九日申刻，所有兵船，已齊抵鹿仔港。因即乘銳長驅，未及三月而全臺平定，因遲而轉以成速。神之佑助，已爲靈異），廻渡登舟危得安（茲又據福康安於回抵廈門後具奏渡海情形云：於五月初十日，獲有順風揚帆，行至日暮抵黑水洋，距澎湖內澳僅二十餘里，風息不能前進，碇索長至六、七十丈猶未至底，難以寄泊，即在

洋面往來飄蕩。十二日午後，風浪大作，竟夜不息，船隻雖覺欹側，幸而安穩無虞。十三日曉間，即抵大擔門。所有隨從巴圖魯侍衛等，俱於十四日登岸。此次用兵，往來配渡船隻，大概俱各安順；而福康安迴瀕危得安，尤昭神護。要亦忠信之忱，得邀天佑，爲之感慶。可識臣忠天必佑，益欽神護衆胥歡。除兇旋凱事全載，吁慮宵綈念始寬。自顧何修叨助順，持盈惟勵慎君難。

福康安、徐嗣曾奏清查臺灣積弊並酌籌善後事宜，詩以誌事

善後瀛疆命重臣（臺灣逆匪，此次大加懲創，不可不詳籌善後事宜，以期永臻寧謐。福康安不特勇略夙著，堪以掃蕩賊氛，而平日體國公忠，亦予所深信。是以大功告載之後，特命暫駐數月，詳查歷年積弊，際此一切改弦，庶可永絕弊竇），並教宜撫渡由閩（福康安酌籌善後，惟一切弊端究異地方專責；撫臣徐嗣曾在閩久任藩司，剔釐固其任內之事。是以豫令渡海，俟福康安剿捕事竣，會商妥辦）。付之海外弊叢舊（臺灣地土本屬膏腴，又經我朝百餘年休養生息，物產益饒，居民日庶。祇以遠隔重洋，文武各官僅以肥膏爲心，不以整飭在念；而督撫大吏又不一至其地。於是百弊叢生，蓋已匪朝伊夕爾），合以時宜政改新。十六條胥飭文武（茲據福康安、徐嗣曾奏：清查臺灣積弊，酌定善後事宜十六條。內如：稽查摻演、按期巡哨、嚴飭閱兵派累、禁止離營貿易

、裁革四項目兵、互驗換防戍兵、清查安設職位、嚴禁搶奪械鬪、搜查戶口逸犯、禁止私造器械、懲治賭博惡風、開八里坌海口便商、嚴禁大小港私渡、設立鋪遞船隻十四條，自屬整頓營伍，綏戢地方要務；又如：責成大員渡海巡查、准令道員奏事二條，則俱係豫先有旨之事。因令大學士九卿會議具奏。將來文武各員果皆激發天良，實力遵行，則僻遠之區，政令一新，風氣潛移，瀛壘自當永靖矣），萬千戶永晏民人。貪官劣將致債事（逆匪林爽文等無一倖逃法網，固皆孽由自作。然節據福康安、李侍堯參奏：總兵柴大紀縱兵牟利，廢弛戎行；知府孫景燧、同知劉亨基、董啓埏，知縣唐鑑、程峻等肆意貪婪，不恤民隱，以致奸頑既無畏懼，轉得藉口，日久釀成大案。原其債事之由，殊堪憤恨！然而事後方加整飭，殊愧以前之失於覺察矣），事著方知愧亦真！

#### 賜凱旋將軍福康安、參贊海蘭察等宴，卽席成什

去年此際未登程，歲績今朝凱宴迎。來往算仍先一月（福康安於上年八月初旬，由山莊奉命前往督剿；今以七月望後，凱旋來此復命。計期尙未及一年），驅馳真是賴群英。國威海嶠揚維烈，祖德山莊佑實明。迴憶旰宵斯擘畫，不徒勞耳慰猶誠。

慰中豈不自懷慙？何致愚民蹈法甘。論武邊防乃就弛，曰文諸吏率爲貪（臺灣設立總兵、道府大員，如果皆能實心整頓，奸匪何由匿跡？乃武職不以操防爲事、文職專以

肥橐居心，於是彼此牟利，遂致吏治兵防日以廢弛，而逆匪無所顧忌，竟至釀成大案。偵轅方悉誠吾過，伏鎖奚辭信彼堪（逆首林爽文等滋事之始，總兵柴大紀始則以回郡調兵爲辭，繼則遷延不即前往剿賊；方以困守諸羅，邀予憐憫。及福康安等至彼，方悉其債事之由；已令革職拏解治罪，彼實不能巧言置辯也）。善後雖云大端定，猶餘厪念望東南（福康安於平定臺灣後，命留彼詳酌善後事宜，大端已定。惟是有治人無治法，因思普吉保於臺灣總兵，名望未足以資彈壓；而奎林獲咎尙輕，其操守訓練乃所深信，即令往代普吉保爲總兵，庶可望其整勵戎行，俾東南海隅永臻寧謐）。

善後詳陳十六條，用斯兩月駐成遙（臺灣善後事宜，必得福康安之忠誠明練，方可籌畫。及詳陳事宜十六條，果皆悉中弊源，命廷臣集議准行。而福康安歸期，以此遂遲兩月）。紆猷山海安萬姓，錫宴君臣會一朝。念汝父當愜懷永，視如子合受恩饒。受恩饒處人知否？不嗜殺徼天惠昭（逆匪林爽文等固屬罪大惡極，然亦有良民被其迫脅者，悉予駢誅，亦屬可憫！瀕行時，因即諄誠「以脅從罔治」之義。而福康安果能體予之心，專意生擒渠魁；惟抗拒者，痛加剿洗，凡歸降者，概從寬貸。即此不嗜殺一念，乃其克膺恩眷者也）。

西域金川宴紫光，臺灣凱席值山莊。敢稱七德七功就（予自即位以來，弗敢輕言用兵。然前此平伊犁、定回部、收金川、誅王倫、剪蘇四十三、洗田五及茲俘林爽文而七

，要皆不得已而用之。故皆仰邀天鑒，俱獲成功。若唐太宗之修陳七德以爲己功，則實自惡耳），又報一歸一事償（往歲緬甸之役，亦由事非得已。彼時將計日戴事，予以水土惡劣，憐我將士多受病者，適緬甸亦籲求貸罪，遂令撤兵。乃二十年來，業已置之度外；近據雲南督臣富綱奏，新掌緬甸國事孟隕進貢稱臣。是此一事雖未就於當年，而此日之歸誠，亦可償予夙願矣）。戒滿持盈增惕永，安民和衆繫懷長。養年歸政應非遠，益此孜孜勵自強。

### 事定

事定間迴事始思，慎哉惟是在行師。要於不爽鑒人品（上年黃仕簡渡臺灣剿捕逆匪林爽文等，乃以病後昏憤，株守府城，毫無謀略。若非予於上年正月間命李侍堯代常青爲總督而以常青代黃仕簡，安知黃仕簡不且爲賊裹去；及常青至彼，亦未卽能尅期剿洗。因於八月間，復命福康安、海蘭察等率領巴圖魯百餘人及川、楚、黔、粵之兵前往，生擒逆首，迅速成功。然常青在彼數月，當賊勢猖獗之時，尙能保守府城，不至債事；是以此時來京，仍令爲都統。予於緒臣功過鑒別，悉本至公權衡，不肯以私），亦弗曾經受彼欺（總兵柴大紀在諸羅數月，屢奏被圍忍飢固守情形；初亦深加憐憫，恩賜伯爵，以示寵眷。乃無意之間，於德成自浙勸提回京復命之際，詢悉其居官聲名狼藉，

隨命福康安、李侍堯等查訪。廉得其平日種種貪婪，廢弛行伍，以致賊匪得以肆逆；及在北路閱兵，一聞林爽文滋事，不卽調兵殲賊，轉回郡城；嗣兵旣調齊，又復怯懦延挨不進情事。此亦天理昭彰，悉令敗露；因命拏解來熱河，廷訊後，卽行正法，究亦不致受其欺蔽也。此日已經成凱宴，昨年猶未啓程時（福康安於上年八月初間，在山莊始奉命前往；茲於七月十六日回山莊凱宴，計期尙未及一年）。海疆耆定誠神速，天眷躬承勵惕寅。

命於臺灣建福康安等功臣生祠，詩以誌事

三月成功速且奇，紀勳合與建生祠。垂斯琬琰忠名著，消彼萑苻志默移。臺地期恒樂民業，海灣不復動王師。曰爲曰毀似殊致（近年以各省建立生祠，最爲欺世盜名惡習；因令嚴行飭禁，並將現有者概令毀去。若今特命臺灣建立福康安等生祠，實因臺灣當逆匪肆逆以來，荼毒生靈，無慮數萬，福康安等於三月之內，掃蕩無遺，全郡之民，咸登衽席。此其勳績，固實有可紀；且令奸頑之徒觸目警心，亦可以潛消狼戾。是此舉似與前此之禁毀跡雖相殊，而崇實斥虛之意，則原相同，孰能橫議？且勵大小諸臣，果能實心爲國愛民，確有美政者，原不禁其立生祠也），崇實斥虛政在茲。

御製文

## 剿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

平伊犁、定回部、收金川，是三事皆關大政，各有專文勒太學；誅王倫、翦蘇四十三、洗田五，是三事雖屬武功，然以內地，懷慙弗薊其說。至於今之剿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則有不得不詳紀顛末，以示後人者。

向之三，予惟深感天恩，蒙厚貺。次之三，予實資衆臣之力，得有所成。若茲臺灣逆賊之煽亂，乃卒然而起，兵出於不得已，而又不料其成功若是之易也。

蓋自康熙二十二年平定臺灣之後，歷雍正、迨今乾隆戊申，百餘年之間，率鮮世歲寧靜無事。而其甚者，惟朱一貴及茲林爽文。朱一貴已據府城，僭年號；林爽文雖未據府城，然亦僭年號矣。朱一貴雖據府城，藍廷珍率兵七日復之；不一年，遂平定全郡。林爽文雖未據府城，亦將一年始獲首渠，平定全郡；則以領兵之人有賢否之殊，故曰事在人爲，不可不慎也。林爽文始事之際，一總兵率千餘兵滅之而有餘。及其蔓延猖獗，全郡騷動，不得不發勁兵、命重臣，則予「遲速論」所云未能速而失於遲，予之過也。然而果遲乎，則何以成功？蓋遲在任事之外臣，而速在籌策之予心。故始雖遲，而終能成以速。非誇言也，蓋紀其實而已。若黃仕簡、任承恩初遲矣，而予於去年正月，卽命李侍堯速往代常青爲總督，辦軍儲；常青往代黃仕簡、藍元枚往代任承恩，司剿賊之事。

。而郡城與仕簡弗致失於賊手，是幸也，是未遲也（黃仕簡、任承恩既至臺灣，南北互相觀望，兩月餘，遂至與賊以暇，日以滋蔓。幸予於正月初旬，值李侍堯入覲，卽命往代常青爲總督，而命常青代黃仕簡，又隨命藍元枚代任承恩。是以郝壯猷於三月初八日自鳳山棄城敗歸，立卽置之於法。常青適於初九日到郡，整頓兵威，屢挫賊鋒，郡城得以無失。使常青不卽到，則郡城必失守；士簡或被賊獲，皆未可知。是始雖遲而實未爲遲也）。旣而常青祇能守郡城，藍元枚忽以病亡，是又遲矣。而天啓予衷，於六月卽自甘省召福康安來熱河，授之方略。八月初，卽命福康安、海蘭察率百巴圖魯及各省精兵近萬，往救諸羅，是又未遲也（常青雖固守郡城，未能親統大兵往救諸羅。藍元枚正籌會剿，旋以病亡。又幸予於六月內，早令福康安來覲熱河，卽命於八月初二日同海蘭察率百巴圖魯侍衛章京百餘人馳赴閩省，並預調川、湖、黔、粵精兵近萬人，分路赴閩。惟時諸羅被圍日久，糧餉、火藥，道梗不能運送；若非天啓予衷，及早命重臣統勁旅前往，幾至緩不濟事。是常青等救諸羅雖遲，而予所辦亦未爲遲也）。福康安等至大擔門，開舟阻風，風略定而啓行，又風遮至崇武澳不能進，是又遲矣。然而候風之際，後調之兵畢至，風平浪靜，一日千里，齊至鹿仔港，是仍未遲也（福康安到廈門，於十月十一日自大擔門開船，被風打回。十四日得風駛行半日，又以風轉遮至崇武澳停泊，似覺遲滯。然當此候風之際，四川屯練二千、廣西兵三千俱至，而風亦適利，遂於二十八日申



時放洋，至二十九日申時兵船齊抵鹿仔港，千里洋面，一帆直達。其餘之兵，亦陸續配渡。福康安率此生力之兵，旬日內頓解諸羅之圍；繼克賊巢，生擒逆首。是未渡以前若遲，而計其成功，又未可謂遲也。夫遲之在人，而天地神明護佑，每以遲而成速，視若危而獲安，有如昔年「開感論」所云者。予何修而得此於天地神明之錫祉哉？如是不益深敬畏，勤政愛民，明慎用兵，則予爲無良心者矣。予何敢抑又何忍乎？夫用兵豈易言哉！必也凜天命、屏己私，見先幾、懷永圖。方寸之間，日日如在三軍前，而又戒掣肘，念衆勞。且予老矣，老而精神尙健，不肯圖逸以遺難於子孫，臣庶藉以屢成大勳。此非天地神明之佑乎，亦豈非弗失良心得蒙天鑒乎？

福康安等解圍殲賊以及生擒賊渠諸功績，已見聯句之詩、之序，茲不贅言。獨申予之不得不用武，又深懼用武之意如是，以戒後世占驗家以正月朔且值剝蝕，爲兵戈之象。遠者固莫考，自漢至明屢逢其事；然亦有驗有弗驗（元且日食，自漢迄明有四十七，其本係政治廢弛及僭竊僞朝無論已。如唐之太宗、宣宗，元且日食，其年俱寧靜無事。至宋仁宗四十餘年之中，元且日食者四，最後嘉祐四年亦無事；此其弗驗者也。惟寶元元年元昊及康定元年元昊寇延州，皇祐元年廣源州蠻儂智高寇邕州；又元代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元且日食，是年廣西上思州土官黃聖許結交趾爲援，寇陷忠州、江州及華陽諸州縣。此其有驗者也）。若昨丙午，可謂有驗矣。以予論之，千歲日至，可坐而致；剝蝕

亦可坐而定也。既定矣，其適逢與不逢，原在依稀惝怳之間；且亦乏計預使之必無也。若使之無，是爲詐也；不惟不能避災，或且召災。故史載宋仁宗朝第二次康定元年春正月朔當日食，司天楊惟德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夫日食必當在朔，可知古稱月晦日食者，見移閏曲避之說耳。至於不得已而用兵，惟在見幾而作，先事以圖；遲不失於應機，速不失於不達。惟敬與明，秉公無私，信賞必罰；用兵之道，其庶幾乎！夫行此數端，甚不易矣。知不易而慎用兵，又其本乎！

凡軍旅事，必當有方略之書。書成，卽以此語冠首篇，亦不更爲之序矣。

### 福康安奏報生擒莊大田紀事語

昨生擒林爽文，則剿滅逆賊事，可稱蕨大端；茲生擒莊大田，則肅清臺灣事，方稱臻盡善。二逆狼狽爲奸，得一而不得二，餘孽尙存，慮其萌芽；且彼既聞首禍被獲，則所以謀自全而倖逃生，入山固易追，赴海則難捕矣。是以先事周防，屢申飭諭（莊大田在南路，距海甚近，不慮其入山，而慮其入海，則追捕甚難。因屢次降旨，令福康安等慎防其入海之路，思慮所及，隨時預飭）。茲福康安盡心畫策，凡港口可以入海者，無不移舟設卡。因聞莊大田帶同匪衆俱在柴城，初二日欲往蚊率社，經番衆極力抵禦，復

行退回。初五日黎明，官軍由風港發兵，越箐穿林，遂有賊匪突出拒敵。我兵迎擊，海蘭察率領巴圖魯侍衛奮勇齊攻，殺賊三百餘、生擒一百餘；追至柴城，賊愈衆多。然恐攻撲過急，莊大田或臨陣被殺、或乘間竄逸，轉不能悉數成擒。福康安分兵數隊，以徐合攻，自山梁佈陣抵海岸。適烏什哈達所率水師，得順風連檣齊至，沿海進圍，水陸合剿，自辰直至午刻，殺賊二千餘。群賊奔潰投水，屍浮海如雁鶩，而獨莊大田伏匿山溝，以致生擒。是豈人力哉？天也。

二逆以公膺小民，敢興大亂，殺害生靈，無慮數萬。使獲一而逃一，未爲全美。斯皆生致闕下，正國法而快人心。反側潛消，循良樂業。福康安、海蘭察等畫謀奮勇，不負任使，固不待言。然非天祐我師，俾獲萬全，豈易致此耶？

更查康熙六十年四月，朱一貴於臺灣起事，提督施世驄、總兵藍廷珍於五月由澎湖進兵，至六月收復臺灣府城；計閱七日。於閏六月始擒獲朱一貴，計閱一月餘。至雍正元年四月，而餘黨悉剿盡。自朱一貴起事，至臺灣全郡平定，始末閱兩年。茲林爽文於五十一年十一月起事，其黃仕簡等前後誤事經一年。福康安等於上年十一月，由鹿仔港始進兵。其間解諸羅縣之圍、克斗六門、攻破大里杙賊巢，至本年正月獲林爽文，計閱四十二日。繼獲莊大田，計閱三十二日。自林爽文起事，至臺灣全郡平定，始末共閱一年三月。是較之藍廷珍等，成功更爲迅速矣。

夫逆賊入內山，生番非我臣僕，性情不同，語言不通，其遵我軍令與否，未可知也。福康安示之以兵威、使知畏，給之以賞項、使知懷。其經畫周密，賢於施世驃、藍廷珍遠甚。又得海蘭察率百巴圖魯攻堅陷銳，遂得前後生獲二囚。且李侍堯悉心董理軍儲，毋誤行陣。使不以李侍堯易常青之總督，則軍儲必誤；不以福康安易常青之將軍，則成功必遲。茲盡美盡善，以成功於三月之間，則上天之所以啓佑藐躬，俾以望八之年而獲三捷之速，則予所以深感昊慈，豈言語之所能形容也哉！

自斯以後，所願洗兵韜甲，與民休息，保泰持盈，日慎一日，以待歸政之年，庶不遠矣。雖然，仔肩未卸，必不敢以娛老自怠所爲；猶日孜孜，仍初志耳。

### 御製四知書屋記

楊震「四知」，千古以爲名言；而予以爲書屋之名者，非襲其跡也。彼其却王密之賄，廉則廉矣，然而小哉。爲人君者，亦無其事。予之所謂四知者，蓋引孔子繫辭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之義，內以正心、外以勅政，而更慎於用兵之際。朱子疏此，以爲釋豫六二爻義。且文王繫卦，卽曰「利建侯行師」；周公繫六二之爻，則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是三聖人之意，胥示以明慎用兵，「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義，可不審乎！予昔著「遲速」之論，雖約略言之，而未闡三聖人之訓。行師貴知幾，親切著明

若是也。蓋微、柔陰也，彰、剛陽也。陽動而陰靜，動無不由靜，彰無不由微。然而柔能制剛、微能揜彰、靜能勝動，此又聖人扶陽抑陰之本義。正心勅政以及用兵者，不可不探知。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之宜何如其凜凜哉！

因思避暑山莊正殿後室，皇祖題之爲「依清曠」於楣間者，實理事召見群臣之所。去歲籌畫臺灣諸務，日或三四覲軍機大臣於此。茲幸賴天祐，彰國威、定海盜，實因先事知幾，得以有成；不可不識其事。且御筆祇題屋內楣間，其外檐實無額名，因卽以「四知」書屋之名，額之檐間。更思「依清曠」，似寄情山水之意，無涉熙政詰戎之爲；而予則亦有說焉。夫水澄然而清，故明；山廓然而曠，故公。公與明非熙政詰戎之本乎？由知幾而推爲四知，又豈外清與明、曠與公乎？是則奎文三字，非示萬世以熙政詰戎之大法乎？則予題「四知」於書室之檐，不亦宜乎？

### 御製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

昨記平定臺灣生擒二兇之事，亦既舉平伊犁、定回部、收金川爲三大事，崑文勒太學；其次三爲誅王倫、剪蘇四十三、洗田五，以在內地，懷慚弗薊其事。而平定臺灣介其間，固弗稱勒太學；然較之內地之次三，則以孤懸海外，事經一年，命重臣、發勁兵，三月之間擒二兇、定全郡，斯事體大，訖不可以不紀。

因思熱河文廟，雖承德府學耶，而予每至山莊，必先展拜廟貌；秋仲丁祭，常遣大學士行禮，則亦天子之庠序矣。且予去歲籌臺灣之事，日於斯；天祐予衷，命福康安、海蘭察率百巴圖魯以行，及簡精兵近萬，亦發於斯。而諸臣涉重洋、冒艱險，屢戰屢勝，不數月而生擒二兇，且無一人受傷者。是非上蒼默佑、海神助順，曷克臻斯？則予感謝之誠，兢業之凜，亦實有不能已於言者。籌於斯、發於斯、臻於斯，文廟咫尺，我先師所以鑒而阿護者，亦必在於斯。記所謂受成、告成，正合於是地也。則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所以禮以義起，非創實因。且予更有深幸於衷而滋懼於懷者，予以古稀望八之歲，五十三年之間，舉武功者凡八、七胥善成。其一，惟征緬之事，以其地卑濕瘴癘，我軍染病者多，因其謝罪求罷兵，遂以振旅。是此事實未成也。近據雲南總督富綱奏報緬甸謝罪稱臣奉貢之事，命送其使至熱河，將以賜宴施惠。是則此事又以善成於斯矣。夫奉天治民，百王誰不爲天子？而予以涼薄，仰賴祖宗德施，受天地恩眷獨厚，近八旬之天子，戴八事之武功，於古誠希，示後有述。使一事尙留闕欠，予之懷慚，終不釋也。自今以後，益維虔鞫持盈，與民休息；敢更懷佳兵之念哉？夫天地，天子之父母也。子於父母之恩，不可言報。中心感激，弗知所云而已。繫之辭曰：

瀛壖外郡，閩嶠南區；厥名臺灣，古不入圖。神禹所略，章亥所無。本非扼要，棄之海隅。朱明之世，始聞中國；紅毛初據，鄭氏旋得。恃其險遠，難窮兵力；每爲閩

患，訖無寧息。皇祖一怒，遂荒南東；郡之縣之，闢我提封。一年三熟，蔗薯收豐。漸興學校，額晉生童。始之畏途，今之樂土。大吏忽之，恣其貪取（臺灣遠隔重洋，風濤冒涉。其始陞調之員，原以爲畏途；既以該郡物產豐饒，頗獲厚利，調任之員不以涉險爲慮，轉且視爲樂土。如近日福康安等參奏：文職自道員以至廳縣、武職自總兵以至守備千總，巡查口岸出入船隻，於定例收取辦工飯食之外，婪索陋規，每年竟至盈千累萬。而督撫大吏，輒委之耳目難周，不能詳查。於是，益無忌憚。茲據參奏，不可不分別嚴加懲治，以儆官邪，而申國憲）。既嬉其文，復恬其武。匪今伊昔，叛亂屢覩。向辛丑年、昨丙午載，一貴、爽文，其亂爲最（地方文武，既皆習於恬嬉，則文員知飽其慾壑，豈復以撫字爲心。武員甚至縱兵離營牟利，並自總兵以下，各衙門設立四項聽差名目，多者三百人、少者亦三十餘人。存營之兵無幾，又豈復以操練爲事。以致奸民既得藉口，更無畏心，煽誘愚民，屢形叛亂。其甚者，如康熙辛丑年之朱一貴及昨丙午歲之林爽文，糾衆戕官、據城僭號，更爲罪大惡極）。水陸提督，發兵於外；奈相觀望，賊勢張大（林爽文滋事之始，水師提督黃仕簡、陸路提督任承恩，一同帶兵渡海，謂可卽時撲滅；不意南北互相觀望，遂致賊勢日益披猖）。天啓予衷，更遣重臣；百巴圖魯，勇皆絕倫。川、湖、黔、粵，精兵萬人；水陸並進，至海之濱（上年正月，雖燭於幾先，命李侍堯代常青爲總督而以常青爲將軍，專司征剿；常青究未經行陣，祇能保

守府城，不能奮加剿殺。幸天牖予衷，六月內卽諭令福康安入覲熱河，繼而常青亦請旨，令簡臣來閩；隨於八月初，命福康安爲將軍、海蘭察爲參贊，帶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百人，並預調四川屯練二千、廣西兵三千、湖南兵二千、貴州兵二千，水陸並進，以待福康安至彼領剿。至海之濱，崇武略駐。後兵到齊，恬波徑渡。一日千里，以遲爲速（叶）。百舟齊至，神佑之故（福康安等至廈門，於十月十一日自大擔門開舟，連次遇風阻回，復在崇武澳守候。逾旬，適四川屯練與廣西之兵踵至，而風亦轉利，遂於二十八日申刻放洋，至二十九日申刻，兵船共百餘隻，齊抵鹿仔港。千里洋面，一日而達。其始似覺遲滯，而旣渡之後，所向無前，轉得迅戴大功。信非神靈佑助，何以至此！）！馳救諸羅，群賊蜂擁；列陣以待，不值賈勇。如虎搏兔，案角隴種；頃刻解圍，義民歡動（維時賊匪久圍諸羅，聞大兵旣至，亦蜂擁迎拒。福康安、海蘭察及巴圖魯等，卽日統兵前進，剿殺無算，立卽解圍。義民等無不歡忻踴躍，出城迎師）。斗六之門，爲賊鎖鑰；大里之杙，更其巢落。長驅掃蕩，如風捲籜；夜携眷屬，內山逃託（斗六門爲賊門戶，最爲險要，官兵乘銳立拔，隨卽搗其大里杙巢穴。林爽文膽落，連夜携其家屬，逃至埔裏社、埔尾一帶，遂成釜底遊魂矣）。生番化外，然亦人類；忱之以威，賚之以惠。彼知畏懷，賊竄無地；遂以成擒，爽文首繫（先聞林爽文計窮，卽欲逃入內山，而生番狙獷，未必能喻利害，或將逆首藏匿，則難速戴。預命福康安旣忱以威、復賚以



惠，生番等果即傾心効命，協同官兵社丁人等，竟於正月初四日在老衢崎地方，將林爽文生擒解京，俾元惡不致漏網。可知凡有血氣，無不各知自爲，顧所以經理者得當否耳。狼狽爲奸，留一弗可。自北而南，居上臨下（叶）。海口遮羅，山塗關鎖。遂縛大田，略無遺者（叶）。林爽文逃入內山，勢已成擒；莊大田在鳳山一路窺伺府城，慮其事急，遁海而逸。乃福康安悉心籌畫，預令烏什哈達帶水師兵丁絕其去路，而分巴圖魯等爲六隊，各自山梁挨次排下，四面合圍。適值順風，烏什哈達帶水師兵連檣而至，沿海密佈。莊大田逃竄無路，立卽就擒，並其頭目四十餘人，無一脫逃。又殺賊衆二千餘名。又有逃入柴城、瑯嶠各番社者三百餘人，被生番等立卽擒獻伏誅。於是賊匪一時殲戮殆盡，合郡頓稱平定。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曰福康安，智超謀深；曰海蘭察，勇敢獨任。三月成功，勳揚古今。旣靖妖孽，當安民庶。善後事宜，康安並付；定十六條，諸弊祛故。永奠海疆，光我王度（此次臺灣用兵，其始不能滅賊，非盡由士卒怯懦之故，亦由領兵者不得其人，遂致稽延時日。若福康安之智謀，算無遺策；海蘭察之勇敢，所向披靡，可謂一時無兩。而又同心共濟，以此士卒用命，勢如破竹。未及三月，而大功告成，洵能不負任使。至於平定之後，不可不亟籌善後之方，以爲永靖之計。茲據福康安奏，定祛除積弊十六條；俱能悉心籌酌，切中肯綮。已令大學士九卿議行。以後地方文武實力遵守，海疆庶可永慶安恬矣）。凡八武成，蒙佑自天。雖今耄耋，敢弛惕

乾。如曰七德，實無一焉。惟是敬謹，勵以永年。

### 御製贊

#### 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有序）

近著剿滅臺灣賊匪生擒林爽文紀事語，以爲伊犁、回部、金川三大事，各有耑文；王倫、蘇四十三、田五次三事，不足薙其功。若茲林爽文之剿滅，介於六者間，雖弗稱大事，而亦不爲小矣。故其次三，訖未紀勳圖像；而茲福康安、海蘭察等渡海搜山，竟成偉勳，靖海疆，吁！亦勞矣，不可湮其功而弗識。故於紫光閣紀勳圖像，一如向三事之爲。然究以一區海濱，數月底績，故減其百者爲五十。而朕親製贊，五十者爲二十；餘命文臣擬撰，一如上次之式。

夫用兵豈易事哉？昔漢光武有云：「每一發兵，頭髮爲白」。況予古稀望八之年，鬢髮早半白；而拓土開疆過光武遠甚，更有何冀而爲佳兵之舉？誠以海疆民命，不得不發師安靖，所爲乃應兵、非佳兵也。然亦因應兵、非佳兵，幸邀天助順而成功速。此予所以感謝鴻貺，不可以言語形容，而又不能已於言者也。昔人有言：「滿洲兵至萬，橫行天下無敵」。今朕所發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纔百人，已足以當數千人之勇。綠營兵雖多怯而無用，茲精選屯練及貴州、廣東、湖廣兵得近萬人，統而用之，遂以掃巢穴、縛逆首，是綠營果無用哉？亦在率而行之者，爲之埋根倡首，有以鼓勵之耳。若福康安未渡海以前，臺灣綠營已共有四萬餘兵，何以不能成功？則以無率而行之者，豈不然哉！且臺灣一歲三收，蔗薯更富。朕若微有量田加賦之意，以致民變，天必罪之。

，不能如是成功速也。後世子孫當知此意，毋信浮論「富國」之言，愛民薄斂、明慎用兵，庶其恒承天眷耳。

近日以官商三百，逐章鑿飶其義，竟如幼年書室學詩之時。然彼時但知讀其章句，而今則究其義味。因思采薇、出車諸章，乃上之勞下，其義正，斯爲正雅；祈父、北山諸什，乃下之怨上，其義變，斯爲變雅。夫上勞下可也，下怨上不可也。何則？下之怨上，固在下者不知忠義；然亦必在上者有以致之，斯則大不可也。我滿洲舊風，以不得捐軀國事、死於疆下爲恥。其抱忠知義，較祈父、北山之怨上爲何如？是則綠營之多怙怯思家，伊古有之，無足多怪矣。然爲上者不可不存采薇、出車之意，更不可不知祈父、北山之苦！如其一概不知，而但欲開疇曠土，是誠佳兵贖武之爲；望其有成，豈非北轅而適越乎？故因爲功臣圖贊，而申其說如此，以戒奕葉子孫，並戒萬世之用兵者。

### 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

勘外守中，未恒亮功。馳咨軍務，志每予同。歸朝襄贊，剪逆除兇。三登紫閣，福厚功崇（去歲在山莊籌辦臺灣軍務，其時阿桂留京辦事。七月，又命往河工會辦堵築事宜。是此次軍務，阿桂並未辦理。惟間有指示方略，諭令閱看，覆奏每多意見相同。及後報捷之時，阿桂甫得差竣回京，是以一體予以議叙。且以班次在前，故列爲功臣之首云）！

大學士三等忠襄伯和珅

承訓書諭，兼通清漢。旁午軍書，惟明且斷。平薩拉爾，亦曾督戰。賜爵勵忠，竟成國幹！

大學士王杰

典學七閩，肅正士風。臺灣民俗，頗悉心中。山海險夷，參畫具通。有佐樽俎，圖貌紀功。

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陝甘總督一等嘉勇公福康安

金州領兵，已著偉名。幾處封疆，吏肅政成。解圍擒逆，能人不能。崇封殊爵，嘉爾忠誠！

領侍衛內大臣三等超勇公海蘭察

勇弗知書，謀勝智士。匹馬彎弓，賊不敢視。欲致活口，射勿令死。進爵錫服，言難盡美！

工部尙書福長安

父兄及己，胥國勳親。英年習政，其心孔純。承旨參議，有見敬申。忠良之報，並得圖麟。

#### 戶部尙書董誥

舊例軍務，多用清文；茲或用漢，綠營海濱。治以馬上，亦頗效勤。堪同福將，闕表書勳。

#### 閩浙總督李侍堯

以恒入覲，命往閩疆。戰固老矣，謀猷允長。渡兵濟餉，井井有方。不誤軍儲，其績孔臧。

#### 兩廣總督一等輕車都尉孫士毅

粵閩接壤，唇齒相依。資鄰守己，均合時機。向任部員，曾隨出師。文武幹才，超錫允宜。

#### 福建巡撫徐嗣曾

宜撫之任，守土安民。一應軍務，責成督臣。佐之贊之，竭慮摠勤。渡海籌疆，亦

可稱勳。

成都將軍法什尙阿巴圖魯雲騎尉鄂輝

無前出力，屯練之兵。將軍鄂輝，實率以行。覆穴摧壘，到處功成。勇而有謀，軍國之英！

護軍統領穆騰額巴圖魯雲騎尉舒亮

金川之役，已爲領隊；事定功成，統軍歸內。搜捕逸賊，不遺醜輩；生致逆渠，其能弗昧。

護軍統領沙爾瑪海巴圖魯三等奮勇男雲騎尉普爾普

隨父入都，甫十餘歲；既長能勇，曉兵有制。同救諸羅，通路府際。先登拔柵，圖容兩逮。

福建水師提督健勇巴圖魯蔡攀龍

臺灣戰將，巨擘惟茲。向嘉大紀，乃被所欺（上年因柴大紀在諸羅被圍日久，曾諭令酌量，如實不能支，不妨保護義民全師而出，另圖進取。而柴大紀覆奏，不忍將數萬

生靈委之賊手，仍督率兵民忍飢固守，以待援應。覽奏，爲之墮淚。是以特沛殊恩，封伊伯爵，並賞銀一萬兩，以示優眷。嗣據福康安奏其爲人狡詐，予猶不忍以空言遽加之罪；其後德成自浙江差竣復命，細詢之，遂將伊居官聲名狼籍之處，逐一面陳。因命福康安、李侍堯、琅玕各據實查奏，則其貪劣釀成逆案，種種竟有確據。且當賊匪起事之初，柴大紀正值巡察彰化，不卽帶兵剿捕，轉託稱派兵回郡；及聞彰化失陷，仍復觀望不前，遲至數日始行，以致逆匪蔓延。其罪尤不可逭。因卽令革職拏問；其水師提督員缺，卽以蔡攀龍調補。蓋前此未有人摘發其私，予焉肯爲逆詐億不信之見。迨既經敗露，則不得不明其賞罰，以示勸懲。是柴大紀之前後功罪，予惟協於至公，更無所容心於其間也。賞罰各當，弗濫弗遺。惟明克允，奉三無私。

#### 福建陸路提督奮勇巴圖魯梁朝桂

金川剿逆，埋根進首。鹽水恒瑞，未免掣肘。及防麻豆，禦賊堅守。受創力戰，嘉哉鮮偶！

#### 浙江提督堅勇巴圖魯許世亨

黔省之兵，素稱勇敢；率以赴軍，半天衝險。嬰之者斷，當之者斬。不愧丈夫，一

身是膽！

四川松潘鎮總兵奮圖禮巴圖魯穆克登阿

斗六、里杙，排竹爲城；直斫而入，大敗賊兵。隴種鹿埕，內山遁形。搜擒首惡，林林衆英。

四川建昌鎮總兵札敦巴巴圖魯張芝元

金川隨征，超熊羆旅。茲領番兵，以通番語。賊屬生縛，賊路嚴禦。卒獲生俘，厥功允巨！

臺灣鎮總兵冲傑巴圖魯普吉保

攻克笨港，本有微功；未解諸羅，賊衆難通。賈勇贖過，奮不顧躬。扼科仔坑，逸賊路窮。

散秩大臣贊巴巴圖魯四川土守備穆塔爾

金川降番，功難屈指。茲領軍隊，有進無止。衆志成城，妖氛淨洗。晉秩中朝，同仁一視。



(附) 後三十功臣像贊

吉林副都統法福禮巴圖魯烏什哈達

金川領隊，不畏嶮岨。領水師兵，豈亦所習？連檣海口，合勢圍急。大田就擒，志堅功立。

署正白旗蒙古副都統布隴巴圖魯岱森保

初至著績，鹽水港營。移師南路，爰靖海鯨。率先鼓勇，有將提兵。牛莊深入，克壯軍聲。

江南狼山鎮總兵堅勇巴圖魯袁國瓚

夙習行陣，茲督部隊。志勇而堅，望風賊潰。偵蹤歷險，遂搜山內。分兵扼要，是用嘉賚。

南澳鎮總兵誠勇巴圖魯張朝龍

金川之役，錫翎褒績。載樹殊勳，截途飛鏑。抵菴古坑，乘勝鷹擊。獎勵有加，悃忱倍激。

原副都統銜總管舒克丹巴圖魯特爾登徹

索倫勁手，箭無虛發。躍馬突陣，縱橫倏忽。視力窮追，猛氣咆勃。再炳丹青，用旌偉代！

副都統銜頭等侍衛呼嵩額巴圖魯博宿

蝟集榛莽，路截崎嶇；經一晝夜，頓關通衢。突騎衝擊，賈勇長驅；全軍直達，摧朽折枯。

廣東肇慶協副將庫爾庫巴圖魯官福

隨征金川，秩以功超。茲率粵兵，鼓銳揚船。所向披靡，震雷馳颺。轉旆而南，克水底寮。

頭等侍衛和隆武巴圖魯額爾登保

中林效績，健捷過人。星馳飛鏃，操刺罕倫。直前披擊，衝壘奮身。龍驤備衛，是謂虎臣。

頭等侍衛費揚阿巴圖魯春寧

惟爾祖父，捐軀餐鎧。爾稍踰閑，抑之有待。鳳山禦賊，不致蹈海。功以蓋愆，曷嘉乃□。

頭等侍衛佐領能登額巴圖魯阿穆爾塔

努力行間，奮殲賊黨。轉戰益厲，英姿颯爽。氣之所至，已吞伏莽。寵命執戟，國章懋賞。

健銳營前鋒參領斐靈阿巴圖魯魯賽崇阿

闕如虓虎，薄彼林叢。賊燄既銷，隊整罷熊。守據險要，豨突計窮。痛加殲戮，亦藉爾功。

護軍參領錫林巴圖魯碩碩允保

進兵救援，弗避矢石。策馬前驅，千人辟易。軍中著勇，霜林逸翮。克護軍威，壯哉斯役！

護軍參領喀爾春巴圖魯萬廷

惟彼中林，衝陣孔棘。奮隘毀巢，追奔逐北。蹕厲無前，搜捕潛匿。協奏膚功，嘉

茲勇力！

蘭州城守參將果勇巴圖魯吳宗茂

重圍既解，剽大埔林；尾追賊衆，躬歷峴嶽。小半天山，聳躍雲岑；分軍繞後，勢已成擒。

副前鋒參領發拉薩台巴圖魯錫津泰

賊非勍敵，此怯彼張。似茲勇戰，果勁孰當。馳禦南北，迅復村莊。有勳必錄，附載旂常。

副前鋒參領哲布鏗額巴圖魯彥津保

蕃古坑前，跳梁竄逆。破其危巢，焚其柴柵。披堅斫陣，驚心奮魄。鶻入鴟群，罔不手搯。

吉林佐領噶爾薩巴圖魯五德

橋衝賊圍，激厲勁屬。鎗礮兼施，烏合蠅縮。踰越山梁，飛梯著足。表績宣勞，爲有功勛！

三等侍衛達春巴圖魯三音庫

整隊疾馳，殲茲草竊。林落蠱屯，連宵蕪滅。兵威震懾，賊膽碎裂。似茲猛士，允副嘉悅！

三等侍衛什勒敏巴圖魯屯保

箭斃鎗殪，兵氣遠揚。援師嘉義，自元長莊。鋪敦直入，武人洸洸。入險出險，績著戎行。

三等侍衛奇成額巴圖魯哲克

奮力宣威，破圍奪路。剪削群凶，罔有脫兔。雨集雲屯，勢難負固。矯矯虎臣，賊人驚怖！

三等侍衛額爾克巴圖魯薩寧阿

遇險出奇，騰躍前進。援壁扳林，折衝蜂陣。鯁目鯨身，悉膺鎗刃。敵愾効誠，威名亦震！

三等侍衛額騰伊巴圖魯克陞額

勤勦致果，率克籬蕃。星夜馳逐，至斗六門。潛踪盡發，殲戮無存。聿彰勇銳，共受殊恩。

三等侍衛伯奇圖巴圖魯薩克丹布

率衆攻堅，奮擒獍悍。毀柵載途，殺賊無算。火燄騰山，力窮鼠竄。潰彼蟻封，資爾勇幹！

三等侍衛能登巴圖魯博綽諾克

士皆用命，奮勇同心。路分南北，追險入深。虺除彗掃，併力殲擒。衝鋒陷陣，氣幹堪任！

三等侍衛珠勒星額巴圖魯特勒登額

戰酣易騎，罔分晝夜。電閃火攻，風馳逐射。窮寇捕誅，夔虺躡藉。披覽軍書，如聞叱咤。

三等侍衛揚桑阿巴圖魯巴彥泰

遇賊累萬，領隊爭先。至大里杙，力戰攻堅。追躡密箐，縱躍峯巔。壯心銳氣，突

將堪傳！

三等待衛瑚東阿巴圖魯定錫第

力宜驟營，威揚武略。入虎仔坑，士氣倍作。殲厥醜類，收復村落。獎勵維均，聯標紫閣！

三等待衛錫特洪阿巴圖魯阿哈保

賊首窮蹙，遁入內山。搜捕殫力，絕頂躋攀。爽文就縛，何有茅菅。錫巴圖魯，壯士增顏！

屯練二等待衛多布蘇巴圖魯丹拜錫拉布

才不擇地，矧介冒士。昔得勇名，茲賞及子。勸能酬庸，不忘薇杞。威事凱旋，均昭錫祉。

屯練守備扎克布巴圖魯阿忠

練習勇藝，無堅弗摧。遯矣西土，亦自呈材。海疆警服，衆武恢恢。數符大衍，邁彼雲臺。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一

臺灣古未隸中國版圖。隋開皇中，虎賁陳稜略澎湖三十六島；元末置澎湖巡司。明永樂時，太監鄭和舟下東西洋，至東番，其國人所居名鷄籠山，卽臺灣地。嘉靖末，遭倭寇焚掠，稍稍避居山後。神宗末，荷蘭國紅毛番遭颶風，泊舟於此；愛其地，築城居之；復築赤嵌樓與相望，設市城外。而漳、泉商賈往往前往漁利，屹然爲海外一陬區矣。天啓初，東洋甲螺顏思齊寇海上，福建南安人鄭芝龍附之，據臺灣。自是劇盜繼起，皆倚爲固。崇禎時，熊文燦招芝龍降，而海上諸寇猖獗如故，終明之世，迄未就平。

本朝順治三年，大軍駐汀州，芝龍赴軍門降。其子成功率衆入海，冒姓朱，自稱曰「國姓」，時時侵擾沿海諸郡縣。世祖章皇帝屢勅招撫，並令芝龍作書諭之。成功不應。議政王等奏請發兵討之，因械繫芝龍於寧古塔；旋以成功反覆，誅芝龍及其子孫數人。成功敗竄入海，令其子錦守金門、廈門。成功死，錦竊據海隅。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反，錦因襲漳、泉諸郡。王師平定福建，聖祖仁皇帝命將討錦，先取海壇諸要地，又拔金、廈二門。賊衆大敗，遁還臺灣。二十年七月特命施琅爲福建提督，集兵申討；時鄭錦已死，其子克塽猶恃險負固。大兵由銅山進發，直取澎湖，克塽等窮蹙請降；遂定臺灣，始設立郡縣。

六十年四月，奸民朱一貴作亂，總兵官歐陽凱率兵往捕，被害。臺郡全陷。總督覺羅滿保聞報，自福州赴廈門討之。提督施世驃以舟師先抵澎湖，同南澳總兵官藍廷珍率將佐等，攻克鹿耳門；乘勝收復安平，進攻臺灣府治。賊衆敗散，賊首朱一貴逃匿諸羅縣，爲鄉民擒獻。臺灣平。自大兵攻鹿耳門，迄事定，凡七日。遂以次安戢南路、北路，擒其餘黨杜君英、陳福壽、江國論等，咸伏法。

雍正十年閏五月，臺灣大甲西諸番不靖，奸民吳福生等因糾衆爲亂，戕害官兵。陸路提督王郡討平之。併其黨與數十人檻至京師，伏誅。臺郡以寧。

至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復有奸民林爽文糾衆滋亂之事。

十二月二十七日（丙寅），閩浙總督常青奏言：據署淡防廳程峻、竹塹營守備董得魁會稟：「十一月初間，聞有彰化縣匪徒林爽文結黨肆虐，騷擾地方。卽會帶兵役於交界處堵緝；並具文派撥番社飛遞道署。旋據該番帶回原文，並有彰邑大肚社番寄淡屬大甲社通事信，內稱：十一月二十七夜，彰化兪知縣在大墩地方拏匪，遇害。彰城失陷，路途梗塞，不能前進」等情。臣隨飛咨水師提臣黃仕簡率領本標兵一千名、金門鎮兵五百名、南澳銅山營兵五百名，由鹿耳門飛渡前進；派令副將丁朝雄、參將那穆素里帶領臣

標兵八百名、海壇鎮兵四百名、閩安烽火營兵三百名，聽海壇鎮總兵郝壯猷調遣，由閩安出口至淡水前進；兩路圍攻。又參將潘韜、都司馬元勳帶領陸路提標兵一千名，前赴鹿仔港堵禦。臣卽於泉州駐劄，會同陸路提臣任承恩居中調度。並委金門鎮總兵羅英笈前赴廈門彈壓。一面通飭沿海營縣嚴密防範，並咨廣東、浙江等省督撫各臣，於海口要隘一體嚴查，不使匪徒得以竄逸。

同日，福建巡撫徐嗣曾奏言：十四日接據臺灣鎮總兵柴大紀及該道永福稟內稱：「訪聞北大里杙等莊，有奸民林爽文、王芬等結黨搶劫。撥遊擊耿世文帶兵，會同北協副將赫昇額、同知長庚、彰化縣知縣俞峻，前往查拏，帶兵駐劄離縣城三十里之大墩汛地。二十七日夜，有數千人往劫大墩營盤，並於大肚溪邊聚匪截路，以致信息不通。南北一帶，亦有匪徒糾集；且聞要攻縣城。鎮道等會率遊擊李中揚、林光玉、楊起麟等，帶領弁兵，卽於初二日早，飛赴諸羅要處，分路剿捕。檄調澎湖右營遊擊蔡攀龍帶兵八百名，來營聽候調用。現在賊勢猖獗，臺灣府城兵丁不敷調用，應請多派強兵分路救援」等情。臣查提臣黃仕簡已帶兵由廈門出口，飛渡鹿耳門；督臣常青亦已駐劄蚶江，與陸路提臣任承恩會商，調發官兵由蚶江對渡鹿仔港進攻。至省城由閩安出口直達淡水，此路最爲便捷，亦經督臣調派副將丁朝雄，那穆素里帶領官兵，聽總兵郝壯猷統領進發。三路官兵夾攻，分頭搜捕。臣現亦飛飭營縣多備火藥、鉛彈，僱備船隻，聽候撥

用。但恐賊匪聞知官兵分路前進，勢必四散竄匿，或偷越內渡。臣現飭沿海地方文武員弁，嚴行截拏。至臺灣向有漳、泉民人在彼耕種、貿易，此次不法奸民，定多漳、泉民人在內。臣密飭該道府明白曉諭各地保族鄰人等，或有竄回原籍，立即捕拏首報，加以重賞。仍飭不動聲色，不得稍有張皇，轉致疑駭。

同日，福建水師提督黃仕簡奏言：訪得臺灣彰化縣屬有匪徒聚眾攻破彰化縣城等事。一面委令提標右營遊擊邱維揚先帶兵二百名，渡臺確查；一面飭令挑選提標五營員弁及備戰兵丁一千名，配足軍火器械，封備商哨船隻齊足，臣當卽力疾親赴該地剿捕。所有廈門地方，檄委金門鎮總兵羅英笈就近彈壓。查省城直對淡水，際此北風當令，渡往甚易。適飛咨陸路提臣及水師各鎮協營，立就近省營分續調官兵北路援剿。臣直由鹿耳門郡城南路進兵，會督夾攻。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黃仕簡、任承恩、徐嗣曾曰：臺灣地隔重洋，民刁俗悍，屢次滋事。今有彰化縣賊匪林爽文等糾眾騷擾，殺害官長，攻陷城池，尤爲罪大惡極，不可不痛加殲戮，以示懲創。彰化知縣拏匪被害，該縣不能嚴密防範，雖失之疏懈，但帶兵緝犯，事屬因公；並着該督撫查明，該縣如平日並無別項劣蹟及激變情事，卽據實奏聞，候朕降旨交部議卹。至黃仕簡甫經病愈，一聞匪犯滋事之信，卽帶兵渡臺，殊屬奮勉可嘉！着賞給荷包等件，以示優眷。並着於辦理搜捕諸務外，仍加意調攝，勿過勞

勦。至賊匪么騰烏合，黃仕簡到彼督率該鎮道，盡力堵剿，無難立就撲滅。但恐餘黨四散竄逸，或偷越內渡。常青、任承恩親駐蚶江一帶，着嚴飭沿海口岸、地方文武員弁，實力巡防，最爲緊要。常青、徐嗣曾等，總須不動聲色，妥協辦理。若因外洋遇有此等案件，該督撫紛紛調遣，跡涉張皇，轉致內地民心生疑駭，殊有關係，該督撫不可不處以鎮定也。

二十九日（戊辰），常青奏言：於惠安途次，接據泉州府知府王右弼、晉江縣知縣徐夢麟稟稱：『十二日，署淡水同知程峻之子程必大，懷取淡防同知關防，赴泉求救。詢據程必大稱：父程峻駐劄竹塹，因彰化賊匪滋事，會同守備董得魁帶兵赴中港地方堵禦；賊匪衆多，抵敵不住，現在存亡未知。賊匪於十二月初七日，已到竹塹，肆行搶擄。我恐印信被搶，又因彰化已被賊踞，不能前往府城，只得潛赴八里坌，內渡求救』等情。又，臣差往探信之守備林登雲，稟報情節相符。是現在北路一帶，悉被賊匪佔踞。臺灣郡城係根本要地，必先急爲保護；並派撥重兵協同進剿，方爲得力。隨與提臣任承恩悉心籌畫，即將提標挑出精兵一千二百名，先由該提臣統領，仍於鹿耳門前進。再派福協、與協、長福等營勁兵一千名，檄令參將福蘭泰統領都司馬元勳等帶往，聽候調遣。合計調發官兵已共六千名。一面再行預爲調備，以資策應。並檄調建寧鎮總兵鄭國卿來泉彈壓。其沿海各口岸，均各加兵駐守。臣於泉州蚶江、廈門等處，往來督察，相機

調度。所需糧餉事宜，派委道府大員經理，俾不致遲誤。

同日，任承恩奏言：現催督廳縣僱備船隻，已於十二月十一、十二兩日趕辦敷用。並已挑派備戰兵丁一千名，於十三日分配登舟，候風放洋。現聞督臣已自省星夜來泉，一俟到日，會籌妥協，臣立即登舟飛渡，協同黃仕簡戮力剿洗。又，一應剿撫善後事宜，關係重大，懇皇上特簡重臣，臨閩鎮安督辦，藏事方能迅速。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黃仕簡、任承恩、徐嗣曾曰：此等奸民糾衆滋事，不過公磨烏合。上年，臺灣卽有漳、泉兩處匪徒械鬪滋擾等案，一經黃仕簡帶兵前往督辦，立即撲滅。今林爽文等結黨橫行，情事相等。該提督到彼，匪黨自必望風潰散。即使該提督病後精神照料未能周到，亦止可添派能事總兵一員，多帶兵丁前往協剿。乃任承恩竟欲親往，豈有水陸兩提督俱遠渡重洋，辦一匪類，置內地於不顧之理？至所稱簡派欽差督辦，更不成話。督撫提鎮，俱有綏靖地方之責，設一遇匪徒滋事，輒請欽差大臣督辦，又安用伊等爲耶？從前，康熙年間臺匪朱一貴滋擾一案，全臺俱已被陷，維時止係水師提督施世驃帶兵渡臺進剿，總督滿保駐劄廈門調度；不及一月，卽已收復藏功，伊等豈竟未之聞乎？又據常青馳奏，詢悉淡水同知程峻之子程必大，彰化失陷、文報梗塞情形；已派兵二千二百名，令任承恩及參將福蘭泰等由鹿耳門前進，會同夾攻等語；與前奏大槩相同。任承恩本不應前往，今旣已渡臺，亦不須拘泥回任，務須實力勇往，

會同黃仕簡分路夾攻，速擒賊匪，以期尅日戴功。常青仍祇須駐劄蚶江、廈門一帶，調度策應，此時總以鎮靜內地爲要。

臣等謹按臺灣滋事之初，止係一二奸民乘機倡亂。水師提臣既督兵渡臺剿捕，若果調度得宜，設法擒其首惡，散其脅從，自可不勞而定，原毋庸陸路提臣同時並往。但任承恩業已起程，若飭令回任，未免又徒勞跋涉。我皇上旣明飭任承恩渡臺之非，因其旣經進發，仍准前往會兵剿辦。迨後，兩提臣遷延觀望，賊勢益張，特簡重臣督剿，並調集黔、粵屯土各兵，爲一舉撲滅之計。仰見睿謨廣運，初不預設成心，而遲速後先機宜，自然脗合，洵所謂無適無莫者歟！

〔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初二日（辛未），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兩江總督李世傑、提督藍元枚曰：現在臺灣彰化地方，有賊匪林爽文等糾衆滋擾、劫縣戕官一案，水師提督黃仕簡、陸路提督任承恩，俱已帶兵渡臺剿捕；漳、泉地方緊要，不可無大員彈壓。藍元枚係福建世家，衆所稔悉，於該處情形，自能熟諳，着傳諭藍元枚卽行馳驛，迅速前往泉州署理福建陸路提督，卽駐劄蚶江一帶，幫同常青調渡接應一切事宜，以期迅速戴事。所有江南提督印務，着李世傑於該省總兵內揀員暫行署理。

同日，常青奏言：十二月十六日，復接到鎮、道會稟：「有賊匪數千圍攻彰化縣城，於十一月二十八夜，將城攻陷。都司王宗武被害。卽要來搶鹿仔港、笨港，一路直犯府城。請撥兵救護。隨嚴飭本標遊擊李中揚、千總蘇明耀、魏大鵬等，飛馳諸羅剿捕；

分飭將弁堵截各隘口。職道等督同遊擊林光玉帶兵駐劄鐵線橋，以便應援。查賊匪係漳州人，諸、彰、彰二邑漳人甚多，到處附從，勢甚猖獗。府城爲全臺根本，並飭右營遊擊鄭嵩移駐彈壓等情。旋又據福興泉永道萬鍾傑稟稱：「臺灣典史易鳳翔執持臺灣道印照，同該道家人曹泰、諸榮來廈，當即傳詢，據鳳翔稱：十一月二十九日，賊匪攻陷彰化；十二月初六日，攻陷諸羅。柴大紀帶兵堵住離府城十里之二坎店，臺灣道召募鄉勇，緊守府城；令該典史同家人二名來廈請救。初七日夜，出城配船放洋。初十日至澎湖，見署協點兵赴援，約十四日可到臺灣。並聞得十一日柴大紀與賊打仗，大施火炮，賊勢稍退」等語。伏思臺灣匪徒，雖易聚集滋事，但地方文武平日豈無防範，何至一任蔓延，竟至莫可抵禦！今經兩提臣齊赴集剿，小醜跳梁，自可速期殄滅。第查逆首林爽文，係漳州人，其附從之徒，率皆籍隸漳屬，其中更難保無內外勾連情事。臺灣既屬緊要，而漳、泉兩郡尤爲內地根本，臣維有預設機宜，倍加嚴重。並於漳州連界之廣東潮州等境，移會兩廣督臣一體防範。一面督催渡臺官兵協力進剿，務期尅日蕩平，不使稍留餘孽。再水師提臣黃仕簡，於十五日自廈門放洋；陸路提臣任承恩，十四日登舟，十七日乘風開駕；並與臣面爲議定，或竟由鹿仔港進攻，或由鹿耳門入口，統聽該提臣察探賊情，隨機應變。又聞知府孫景燧，自十月初間前赴諸羅緝匪，今諸羅失陷，業已被害。查福州府海防同知楊紹裘，現在隨赴泉州，卽飭該丞前往署理臺灣府事務，並派



委正佐雜職等員到彼，以備隨時差委。其餘在臺被害文武，容俟查明，再行具奏。

同日，徐嗣曾奏言：十二月十八日，據興泉道萬鍾傑稟知，彰化、諸羅俱已失陷。賊勢方張，不可不厚集兵力，以速蕲事。現於巨標及督標水師撥兵一千五百名，並調上游之建寧、延平鎮營兵一千名來省，以備調遣。札商督臣就近酌調南澳鎮兵，赴泉聽用。又飛咨廣東、浙江撫提各臣，於附近水師營內酌撥備戰兵二、三千名，各於交界本境駐劄；如需策應，便於徵發，亦可藉爲聲援。至官兵裹帶口糧，已分飭妥協辦理。昨准督臣咨商，飭司撥銀十五萬兩，解赴泉州，貯備緊要動用。臣現飭司迅速解往；並另委護糧道李振文馳往蚶江，隨同督臣籌辦一切。其沿海要隘口岸，諄飭文武員弁嚴密截擊，以防竄逸。又，淡防新莊巡檢王增錚稟稱：「彰城已陷，賊人移踞後壠。現在招集鄉勇，前往剿捕。初八日已刻，敗兵逃回，俱稱塹城已失，程同知被賊圍住，不知着落。新莊止有直街一道，並無險要可據，因思艋舺距新莊五里，西北兩面有大河二道，兼有淡防倉廩一座，淡水都司全營兵丁，俱駐艋舺；隨商同都司易連派兵分守要隘，保護地方倉廩。但查淡營額設兵丁，止五百四十名，恐賊匪一至，兵力單薄，當即傳軍工匠首黃世恭、業戶董再興，召募泉民七千餘名，其器械口糧係各舖戶自行捐備；現有竹塹守備、千、把總三員，卽令其管領鄉勇，分守堵禦。維望迅速發兵，由淡水八里坌進口，大有濟益」等情。臣查淡水地方險阻，爲臺灣北路要區，現在既有艋舺地方經巡檢

王增鏞召募鄉勇，竭力保護，自應迅速發兵救援。即將現派備調之省兵一千五百名，飭令閩安協副將徐鼎士、撫標右營遊擊吳秀統領，多帶軍火器械，尅日由閩安出口，直抵淡水，協同守禦。並多帶賞犒，獎勵泉州鄉勇，相機剿捕，亦可爲南路遙結聲援。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恒瑞、黃仕簡、任承恩、徐嗣曾、柴大紀曰：常青此次所奏派兵剿捕各事宜，較從前稍有主見，略知鎮定。但常青摺內稱：『逆首林爽文，係漳州人。其附從之徒，率皆籍隸漳屬，其中難保無內外勾連情事』等語。此等匪徒糾衆滋事，無論何處民人，其從賊者，即係夥黨，自應按名駢戮。若漳、泉民人鄉勇，果能應募拒賊、出力堵禦防守，即係良民，自應加以獎賞；不應預存歧視，稍露形跡，轉致漳民心生恐懼，別滋事端。此時水陸兩提督，先後帶兵渡臺，已有六千餘名；徐嗣曾又經派撥兵丁一千五百名渡臺協剿，兵力不爲不厚。但閩人性本慍輕，若零星打仗，致有挫失，是輕爲嘗試，轉足以張賊勢、而餒官軍之氣，於事尤屬無益。着黃仕簡、任承恩務須俟各路兵丁到齊，約會日期，同時併力夾攻，自無難一舉蕺事。該督等總須鎮定持重。再，徐嗣曾奏：『飛咨廣東、浙江二省督撫、提督，於附近水師營內酌撥戰兵二、三千名，各於交界本境駐劄，如需策應，便於徵發，亦可藉爲聲援』等語。此時，似可無需鄰省接濟兵力；然備撥亦可，總宜不動聲色，密爲布置，不可稍涉矜張，驚動衆聽。

至臺地會匪，究係何會？興有幾年？聚衆數千？蔓延滋擾，劫縣戕官，該地方文武平日所司何事，豈竟漫無覺察？並着常青於事定後，查明嚴參示儆。但非目前急務，此時維當鎮輯內地，速剿賊匪爲要」。

正月初三日（壬申），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黃仕簡、任承恩、徐嗣曾曰：臺灣賊匪林爽文等，聚衆滋事、劫縣戕官一事，前據黃仕簡、任承恩各奏，俱帶兵先後渡臺進剿。朕初以此等匪徒，不過一時烏合，不值水陸兩提督前往同辦。嗣據常青奏：「黃仕簡於十二月十五日，自廈門放洋；任承恩於十七日登舟開行，會同進剿」等語。任承恩既已同往，務須與黃仕簡同心協力，鎮定持重，努力剿捕。若能尅期撲滅，迅速蕩事，是即有功而無過，朕必將該提督等加恩獎賞；其出力員弁兵丁等，亦必從優議敘。至昨據常青、徐嗣曾等奏到各摺內稱：「總兵柴大紀帶兵堵禦離府城十里之三坎店，招募鄉勇，緊守府城。十一日與賊打仗，大施火礮，賊勢稍退」。是現在府城業已嚴密防守，可保無虞。俟大兵到齊，同時並力夾攻，自可即日蕩平。所有首夥各犯，拏獲之日，卽在該處迅速正法，一面奏聞，毋庸再行分別請旨辦理，致滋耽延。

臣等謹按，兵貴一鼓作氣。方水陸兩提臣會同進剿，若俟各路官兵到齊，約會日期，同時并力夾攻，則賊衆膽落，自成破竹之勢。皇上於進兵之始，早慮及閩人秉性慍輕，勇於私鬪，怯於公戰。豫以不可零星打仗，輕爲嘗試，丁寧訓誡，至於再三。厥後，黃仕簡、任承恩等，惟事分

路堵禦，兵力見單，士氣不振，以致重煩徵調。益仰見聖明坐照如神，實爲洞燭幾先也。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二

正月初七日（丙子），常青奏言：彰化賊匪林爽文等，攻佔城池，先經臣派撥三路官兵赴剿。惟是調往官兵雖有六千，內水師提臣黃仕簡帶領本標及調取南澳、銅山等營守兵，共計二千數百名。其由閩安出口派赴淡北之官兵一千五百名，臣於十二月十三日，據淡水同知程峻之子程必大稟報，竹塹地方亦被賊人佔踞，因飭領兵之海壇鎮總兵郝壯猷，相度情形，非於新莊堵禦，即赴南路應援。而鹿耳爲臺地咽喉，尤須厚集兵力，庶可近護郡城，遠赴攻剿。茲臣復添派督撫二標兵一千名，檄令原任閩安協副將徐鼎士帶領，由省城南臺口配船；又調福寧鎮並銅山、羅源等營兵一千名，檄令福寧右營遊擊延山帶領，於福安縣白石口配船。俱從各該處出口，候風直渡過臺，經由鹿耳門進口，交與水師提臣黃仕簡，聽其調度；俾軍容益昭壯盛，賊匪尅期殄滅。臣一面仍再於各營兵丁內，預爲挑備，酌量機宜，隨時策應。

同日，浙江巡撫琅玕奏言：臺灣賊匪滋事，先經督臣常青咨會，臣即飛咨提鎮各臣，並飭沿海各營及地方官嚴密防範，毋致匪徒內竄。再於接壤之江山縣起至嘉興府屬出境止，酌添腰站馬匹、驛夫，以速郵報。茲又准福建撫臣徐嗣曾咨會：於附近水師營內酌撥備戰兵二、三千名配齊器械，在交界本境駐劄，以便徵發，亦可藉爲聲援等因。查

浙省溫州府地方，由海至閩省之廈門，最爲捷近，自應於附近之水師營內酌派。現在飛咨提鎮各臣，卽於提標同溫州、黃巖二鎮標所屬營內，共揀派練習兵三千名，配齊器械，携帶糧餉，在於本境交界之處駐劄，以待徵調。其應派將備帶領前往一切事宜，現咨提臣陳大用酌定具奏。臣仍檄飭溫處道陸瑗隨同鎮臣在彼彈壓。此等匪徒，均係一時烏合之衆，現當閩省官兵合剿，不日卽可殲盡。其匪黨自必四散避遁，各海口均關緊要，臣已分委道府等官，酌派兵丁，實力盤查截擊，俾無竄逸。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黃仕簡、任承恩、徐嗣曾、琅玕曰：從前剿捕朱一貴、黃教二案，調兵若干名，該督自有成案可查。今常青旣令任承恩帶兵由鹿耳門前進，又復加調官兵陸續渡臺，並咨會粵東、浙江酌備戰兵，以資策應。臺灣常有糾衆不法之事，此次常青等何以張皇畏懼至此？徐嗣曾亦有移咨鄰省一體預備之舉。而琅玕此奏，尙有主見，不至過於惶遽。着傳諭該督等，務宜鎮定妥辦，不可張大其事，使沿海民心生恐懼，於地方大有關係。至常青摺內稱：『探得澎湖兵於十二月十四日到臺郡安平，林遊擊亦帶兵赴援，現在賊勢稍退』等語。郡城防守嚴密，全臺根本尙不致有他虞。黃仕簡等，務須俟各路官兵到齊，約會日期，同時併力夾攻，自無難一舉蕩平，剿捕淨盡。常青、徐嗣曾、琅玕，尤宜嚴飭沿海文武員弁，截擊逸回匪犯，毋使一名倖脫。

初八日（丁丑），常青奏言：前派赴淡官兵，因聞竹塹已被賊踞；旋又據巡檢王增錚

稟報，於艋舺地方召募鄉勇人等設守，隨又密飭統兵之總兵官郝壯猷，相度情形，非於新莊抵禦，卽赴南路應援。今該撫臣又經派兵一千五百名前往，實爲緊要得力。惟是臣續調之督撫二標兵一千名，已派令副將徐鼎士帶領；而撫臣所謂之督撫二標兵一千五百名，據稱亦派該副將帶領，實緣省城距泉相隔數百里，同時調派，以致關會不及。至查督撫兩標除派撥防守外，統計備戰兵四千四百名，現在派出之數，已共三千三百名，會垣重地，尙須駐兵留守。據撫臣札稱，復調上游之建寧、延平鎮營兵一千名來省，以備調遣。應俟該二處兵丁到省，卽留於會城駐劄。其撫臣所調之督撫二標兵一千五百名，卽令副將徐鼎士帶領，前赴北淡。臣隨改派在省之延平副將林天洛帶領臣續派督撫二標兵一千名，仍遵前奏，由省城南臺配船飛渡，經由鹿耳門進口，隨同水師提臣黃仕簡協力進剿。

同日徐嗣曾奏言：臣以淡水地方緊要，卽將派備之省兵一千五百名，飭令閩安協副將徐鼎士、臣標遊擊吳秀等統領，尅日進發。連日接據蚶江通判陳惇、廈門同知劉嘉會稟報：「查訊鹿仔港回棹商船，鹿仔港亦有泉州、興化、廣東客民各用布書寫「義民」字樣，共相守護」等語。復准提臣黃仕簡，亦因王增錚稟報，咨會撥兵救援。臣現已僱備船隻，添派督標都司朱龍章、獲水師營參將羅禮璋，隨同副將徐鼎士等，迅速領兵前赴。正在候風遄發，接准督臣來咨，於未接臣咨之先，督標撥兵六百名，臣標二營撥兵

四百名，交副將徐鼎士統領，由閩安出口至鹿耳門協剿等因。查淡水、新莊等處，待援既急，而鹿耳門一路，誠如督臣籌酌，尤當厚集兵力。臣前摺奏明預調延建兵一千名，原以備督臣調遣之用，與督臣所調兵數，適相符合，應即飭令赴泉，聽候督臣派員統領，赴鹿耳門進剿。查廈門對渡鹿耳門，較之由閩安出口，更爲便捷。臣飛札廈門速備船隻，該兵到廈之日，即可飛渡。同日，浙江提督陳大用奏言：接准福建撫臣徐嗣曾咨會：『浙省水師兵內挑撥備戰兵二、三千名，前往交界處所，以備調遣。溫州、黃巖二鎮各撥兵一千名，尙少一千名，於提標及所屬水師兵內酌量選撥。並將一切戰船軍械妥協料理』等因。臣隨選派標下右營兵五百名，附近之鎮海營兵五百名，共足三千名之數；委派署右營遊擊俞世盛、左營遊擊裴起鰲、馮颺、鎮海營參將白國樑、右營守備江得勝、署守備張殿魁，並千把外委三十員，於十二月三十日帶領起程，赴閩浙交界之平陽縣屬北關洋面處所，以爲聲援。並即飛咨督臣常青，酌量調用。再查有溫州鎮總兵魏大斌、瑞安營副將詹殿擢，均由福建臺灣水師陞補來浙，彼處情形，素所熟悉，隨派委該鎮將作爲總領，統率前往。其溫州地方，界聯閩省，現飭樂清協副將李長庚前往彈壓稽查。至寧波沿海口隘，均關緊要，現在臣會同寧紹台道印憲會選派員弁，時刻留心稽察，分路查緝截擊。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徐嗣曾曰：總督統轄管制全省兵弁，凡有調遣，自當聽督



臣主政。巡撫雖亦有封疆之責，不得稍存膜視；但調發兵弁，應札商督臣公同檄調。況無迫不及待之情形也。此乃國家體制，不可紊越。今徐嗣會惟恐毫無調度、跡涉推諉，是以紛紛徵發，以見留心努力；並咨會廣東、浙江等處，挑備戰兵，預資策應，使本省兵弁號令兩歧，事權不一；且省垣重地，自應多兵駐守，今輒轉更調，亦非慎重根本之道。該撫於此案初起時，尙能鎮定，其後何以冒昧若此？但究屬爲地方起見，尙無大咎。亦不得因有此旨，過於畏葸，而置要務於不問。且督撫因此或致不睦，更於公事無益。徐嗣會惟當與常青彼此和衷，籌酌機宜，協同妥辦，以期迅速肅事。至該督等摺內所稱，鹿仔港等處有客民義民共相糾集，守護地方等語。該此商民等，激發公義，保護地方，甚屬可嘉！着該督撫俟事竣後，會同查明，分別獎勵。

初十日（己卯），上諭內閣曰：臺灣奸民林爽文等糾衆滋事一案，該督常青剿捕逆匪，一切調度堵禦機宜，辦理尙屬鎮靜妥協。現在，水陸兩提督業經渡臺，會剿逆匪，自無難立時撲滅。惟是海疆重地，將來善後事宜，均須妥協籌辦。常青係初任總督，恐未能料理裕如，李侍堯久任封疆，雖於軍旅未嫻，而辦理地方事務，於輕重緩急機宜，較爲熟練。李侍堯着調補閩浙總督，即馳驛前赴新任。湖廣係腹地省分，且地方寧謐無事，常青自能勝任，即着調補湖廣總督。俟李侍堯到閩接印後，常青即來京請訓，再行赴任。現在李侍堯自京啓程，常青到楚，往返尙需時日。李封年老，兼署督篆，恐精神未

能周到。所有湖廣總督印務，着舒常馳驛前往署理，俟常青抵任後，再行回京。

臣等謹案林爽文糾衆滋擾，府城經該鎮道等保護無虞，淡水、鹿仔港等處，又有義民幫同守禦，爾時兩提督渡臺，即可合兵痛剿；而督臣常青於一切調度機宜，尙無貽誤。我皇上先事預籌，以常青初任總督，恐未能料理裕如，特命李侍堯調任閩浙，委以內地諸務，令駐廈門，用資經畫。厥後，總兵郝壯猷失守鳳山，退回府城，而黃仕簡病中昏憤，人心未免驚慌。次日，常青即抵府城，郡治得以無慮，兵民咸獲安堵。若非聖主知人善任，算乘機先，則鳳山一失，郡城必至失守，迥非常情所能窺測萬一也。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徐嗣曾曰：常青甫經擢用總督，即遇地方有此等案件，亦其年運所致，會逢其適。但伊於辦理此案，尙無不合。惟是事定後，一切善後要務，均須妥協籌辦。常青究係新任，恐未能料理裕如，李侍堯久任封圻，能知事體之緩急輕重，是以降旨將伊與常青對調。所降諭旨，俟李侍堯將次到閩時，再行發抄。若不然，該省一聞李侍堯來閩之信，常青必心疑獲咎，恐欽差查辦、意存畏懼，轉致驚惶失措，於事尤屬無益。常青接奉此旨，固不可因調任在即，於調度剿捕一切事宜，稍存觀望；尤不可稍露端倪，致地方文武員弁聞總督業經更換，各存弛懈之見，以致呼應不靈。並傳諭徐嗣曾一體慎密，諸事幫同常青實力妥辦。若稍有洩漏，致文武員弁聞知，常青遇事掣肘，朕必重治其罪，恐徐嗣曾不能當此重戾也。

同日常青奏言：署淡水營都司守備易連稟稱；「因營兵稀少，先發示招募義民七千餘人，舖戶捐備口糧器械，實力防禦。十二月初十日，有八芝蘭賊首賴水、郭穩等，樹立大旗，招匪千餘人，遣夥吳異人（即貢生吳志趙同胞叔）、吳尊、伊弟吳淑、夜游異等，挺身到艋舺，聲稱「帶兵前往接應，借道經過，不必驚惶阻撓」等語。經防禦義民報知易連，將吳異人等四人拏解營中，訊確，隨押赴教場斬首梟示。同日，賊匪四處蜂起。新莊賊首林小文、劉長芳、林三奇、賴欲等，下鹿仔、中港厝賊黨黃祖成、葉山林、陳軒、李壬等，擺接莊賊黨賴樹、賴國等，戶尾、八里坌、長道坑等莊賊黨何馬、何記、吳三奇、莊漢等，各招匪千餘人，俱豎立大旗，佔踞各處地方民房、店房，男婦老幼俱被焚殺，拆毀新莊衙門。易連于十二日辰刻，帶領兵民先攻新莊，以扼其吭。守備董得魁、把總蘇陞等，帶領義民五百名，由艋舺渡河直攻下莊，至草店尾大街。千總席榮等帶兵三百名，由草店尾河坡先斷浮橋，進攻國王廟邊。李因、鄭追等督率義民五百名，由武勝灣進攻中港厝。監生黃朝陽、林講等督率義民六百名，由中港厝分路進攻海山頭。又廣省義民邱龍四、林貴陽等，埋伏彭厝莊，四面攻剿，殺死賊匪五十餘人。義民亦被害數十人。十三日派撥戶尾莊蔡才、陳許、林球等率領義民三百名，和尚洲莊鄭憲、楊景、黃天麟、趙暢等，率領義民六百名，大坪頂莊黃英、王倍、王步雲等率領義民等進攻戶尾、八里坌、長道坑等處，殺死賊匪五十餘人，救出同知程峻並前任

新莊巡檢李國楷兩家眷屬。守禦港口。十四日同千總張正耀等率兵三百名，和尙洲莊鄭享、蔡論、陳唇等率領義民五百名，由北投、琪里岸、孫立勳、黃采、黃辛元、黃光等，率領義民等由上埤頭抵內湖集，攻八芝蘭，殺賊五十餘名。義民血戰，餘賊逃散，奪回大旗四桿、馬一匹。是夜，賊匪蜂擁至擺接一帶，豎立大旗，紮備竹排，正欲渡河。時方同軍之際，立即嚴行堵禦。至十五日巳刻，仍同各處義民分頭攻打擺接。易連督同營兵三百名，又陳必強、徐固、黃世四等督率義民六百名，由溪州登岸，直攻芎蕉脚。千總張正耀、把總譚朝亮等率領義民八百名，由加臘仔過溪，攻打南勢角。林賀、翁滿、陳抱率領義民五百名，由大坪林攻打暗坑仔等處。四面會合，殺死賊匪百餘人。義民被殺五十餘人。賊散入籐寮坑、山頂等處；奪得大旗鐵銃等件。又派撥石頭街莊廣東義民徐勤佳、戴華元等督率義民七百名；三角勇莊龔東、陳海、陳誰、李恍等督率義民七百名，合攻柏仔林，分投殺賊，賊巢盡行燒燬。但賊匪雖皆奔散，現在復聚暗坑仔等處，不時出沒。猛舛一隅之地，兵民力竭，難以抵敵，望速發兵由五虎門赴八里坌口進剿。現獲賊匪劉長芳、賴吞、鄭昌盛、蔡洪、賴欲等五名，已經囚禁，嚴行訊供另稟』等情。竊思小醜竊發，竟至四路響應，是其蓄謀不軌，必非一日。其所稱天地會名目，尤屬不經，是否與諸羅匪犯楊光勳等所設之天地會，暗樹黨援，互相勾結？應一面蕩平惡孽，一面嚴切跟求，務期水落石出。至該署都司稟稱義勇殺賊事宜，如果屬實，

尙屬奮勉勤事。臣已飛檄曉諭務須共明大義，志切同仇，毋爲賊衆搖亂。至臺灣郡城，爲根本重地；雖經探聞澎湖副將等帶兵赴援，賊勢稍退，而水師提臣黃仕簡，計此日已可前抵鹿耳；陸路提臣任承恩於十四日自蚶江登舟，十七日開駕赴口，天氣陰雨，海道難辨，不能前進；二十日復起風暴，連日猛烈，難以放洋。一俟風定，立即飛渡。現在兵力雖已厚集，恐尙有隨宜應變之處，臣密爲挑備，以資策應。務期膚功速奏，以靖海氛。奏入。

上諭內閣曰：林爽文於光天化日之下，膽敢糾衆戕官，佔踞縣城，實屬罪大惡極，法不容誅。該署都司易連於賊夥吳異人等前往助賊時，卽擒拏斬梟，以安民心，所辦甚屬可嘉！易連俟事竣後，着該督給咨送部引見。至該處生監商民激發公義，糾衆攻殺賊匪，保護地方，實可嘉獎！着該督等查明分別旌賞，以示優獎。其義民內有被賊傷害者，並着該督等於事竣後，查明具奏，照陣亡兵丁之例，一體議卹。

十三日（壬午），兩廣總督孫士毅奏言：現在提臣黃仕簡帶兵渡臺督剿，粵東與閩省水陸緊接，查拏堵截，更應格外加嚴。現已密派妥幹弁員於各隘口商船漁艇往來處所，改裝易服，梭織遊巡，不露圭角，遇有形跡可疑之人，立即盤詰究辦，以絕奸匪鬼域伎倆。至南澳一鎮與廈蚶地方互爲犄角，提臣黃仕簡移咨南澳鎮臣預派左營戰兵三百名，以備調遣。臣恐兵數太少，不足以壯軍威。臣現於附近閩省各鎮協營內共挑選水師戰兵

一千名，配定戰艦，備足軍火器械，裹帶一月口糧，並派撥得力之統領暨備員弁，一料理停妥。設有徵調，便於立即起程，以資策應。此外，再於戰兵內挑選水師五百名，陸路一千五百名，共二千名，預備調遣。再查潮州府與閩省接壤，聲息相通；自潮州至廣州府省城，尚有一千二、三百里。臣恐在省得信較遲，除咨會署提臣彭承堯先赴潮州稽查彈壓，臣將督撫兩署事務，於數日內略爲料理，即親赴潮駐劄，以便遇有防範徵調事宜，即可就近辦理，以期迅速。省會現有將軍都統同城，臣令藩、臬兩司隨同督察，足資料理。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孫士毅曰：閩粵境壤毗連，臺灣賊匪糾衆滋事，孫士毅接准咨文，派兵前往預備策應，及嚴飭各隘口嚴密盤詰，此係當辦之事。至孫士毅係鄰省總督，止當鎮靜地方，堵拏逸犯，豈得輕離省城，以至粵東內地民心懷疑惑。外省各督撫遇有此等事件，每以親身前往，見其急公而不權事理之輕重緩急。孫士毅此時如尙未起程，即毋庸前往；若業已起程，亦即速回省。

同日，徐嗣曾奏言：前預調建寧、延平鎮營兵一千名來省，以備督臣調派。據准督臣咨會：『於督撫二標派兵一千名，令延平協副將林天洛帶領，由南臺配船至閩安出口，前抵鹿耳門會剿。建、延官兵即留於省城駐劄』等因。查延平兵五百名，業經到省；建寧離省較遠，所派官兵現尙未到。臣即照督臣札會，於督標內派兵六百名，臣標

內派兵四百名，備齊船隻，由南臺開行至閩安候風放洋。其延建兵到齊之時，即留省城駐劄。再查淡水、新莊等處，現已據都司易連稟：「率勵義民奮勇剿殺，賊匪雖暫奔散，現在復聚暗坑仔等處，請速發兵進剿」等情。查總兵郝壯猷所帶之兵，近准督臣札會，催令仍赴淡水救援；及臣所派調閩安協副將徐鼎士帶兵前後進發。是淡水一路兵勢已爲壯盛，一渡八里坌進口，便可得力。臣仍令遣熟諳路徑之小船，往來探報。奏入，報聞。

十四日（癸未），臺灣鎮總兵柴大紀奏言：本月初六日，賊匪佔據諸羅，分路來犯郡城。臣於初七日拏獲奸細林馬一名，嚴審供出：賊匪分二起，一自諸羅山下茄苳來犯府城北門；一在笨港將營盤燒燬，知鐵線橋一路有官兵駐劄，難以經過，隨往海邊拏小船由海道來犯府城西門等語。臣相度形勢，惟有鹽埕橋地方，可以截拏水陸兩路。一面將該犯林馬正法，一面飛飭在城文武員弁，嚴守城池，并飛飭臺協水師多撥哨船，沿海堵禦。臣即督率官兵飛馳鹽埕察看，海邊一帶已有小船數百隻，浮水而來，俱係賊匪。飭令弁兵施放鎗礮，被母子礮打沉小船數十隻，餘船遠逃。又見遍野賊匪萬餘，蜂擁而至，隨督率弁兵奮勇與戰。初九日，賊匪被鎗礮打死者，不過數十名；旋退旋來，全無畏懼。初十日復來，自己至亥，賊匪被大礮打死者，約四、五百名；被牌鎗打死者，約二、三百名；生擒賊匪二名，即行正法；賊匪稍退。因在黑夜，就地劄營。十一日卯刻，

復來攻犯大營。賊以綿被透濕遮牛車上，向前當我鎗礮；牌鎗鉛子不能入。施放大礮始能打透牛車，賊匪不能抵當，打死甚多；於未時稍退。旋散而復聚，又復蜂擁前來。臣鼓勵弁兵奮勇力戰，賊匪被鎗礮打死者亦多；生擒賊匪六名，立即正法。奪回母子礮二尊並器械火藥鉛子甚多，大紅旗一面，寫「順天」二字，餘賊前逃。追至木柵二十里外，天黑收兵。十二日早，賊衆數萬，復三面擁至。官兵施放鎗礮，打死賊匪約有一百餘名。自卯至未，賊尙不退，守備邱能成打死騎馬賊一名。又臺灣知縣王露帶義民七、八百名，亦來助戰，我兵益振，打死賊匪二百多名，賊衆畏懼，始退。但彼衆我寡，又值黑夜，海霧濃布，不敢前追。十三日五更，飭令守備邱能成、外委蔡開祥帶兵三百名，潛往離營盤十餘里之大穆降埋伏，候營盤礮響，卽轉攻其背。已刻，遠見賊果復來。當飭官兵不許先放鎗礮，俟賊漸近營盤，臣隨放號礮，督率官兵併臺灣義民，齊力向前，兵丁賴連陞首先過橋放鎗，打死一賊，各兵隨齊放鎗礮。邱能成帶兵亦經殺到，前後夾攻，打死賊匪百餘名，殺傷騎馬賊一名，皆四散奔逃。查賊匪林爽文等，係漳州人，諸、彰漳民，所到附從；且臺屬原有遊手棍徒，名爲羅漢脚，從賊搶掠，所以猝然數萬。雖連日打仗，被我兵打死千餘名，尙不及十分之一。臣鎮守海疆，失陷城池，罪無可追。惟有奮不顧身，力圖恢復，誓不與賊兩立。又接臺灣道永福札稱：「鳳邑參將瑚圖里於十二日聞知賊匪有攻打鳳城之信，卽帶兵三百名劄營城外。十三日天明，有賊匪二千



餘名直攻縣城，瑚圖里施放鎗礮，僅斃賊五、六人，賊勢稍退。瑚圖里放馬直追，賊匪乘虛由龜山北門撲入城內。斯時，官兵鎗礮莫施，旋即潰散。瑚圖里縱馬由南而去，不知下落。賊人進入縣署，該縣湯大奎自剔』等情。隨飭澎湖協水師遊擊蔡攀龍帶兵七百名，城守右營守備邱能成帶兵三百名，前往南路剿捕，以復鳳山。臣仍劄鹽埕橋，截擊北路賊匪。再相度形勢，自鹽埕橋以北平原百有餘里，大小村莊，星羅棋布，俱蓄荊竹爲圍，賊衆奔逃，諒必散匿各莊。若我兵乘勝直前，彼四處潛聚出而截我後路，來攻郡城，更屬可慮。臣督率官兵各處搜捕，務使各莊俱無賊匪潛藏，即便長驅以進，恢復諸、彰二邑。賊勢雖甚猖獗，不過烏合之衆，臣惟有竭盡駑駘，以圖殲滅醜類。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黃仕簡、任承恩、徐嗣曾、柴大紀曰：此次柴大紀與賊打仗，奮勇得勝，尙屬可嘉。北路賊勢蔓延，鹽埕橋係水陸扼要之區，該鎮自應仍在彼督率剿捕，未便遽回郡城，以致賊人踵後。且南路既經該鎮派撥澎湖協及城守兵丁共一千名前往，諒亦足資抵禦。至林爽文等輒敢豎旗結會，並用鎗礮攻犯城池，竟屬有心謀逆。此皆由從前辦理械鬪各案，該地方官等止期就案完結，將就了事，並未徹底嚴辦，以致刁民肆無忌憚，釀成巨案。此次，惟有痛加誅剿，以示懲創，斷不可使一名倖逃顯戮。但，此時不可稍露端倪，使賊匪自知必死，負隅固守，轉於攻捕無益。總之，助賊者卽係亂民，法無可貸；其不肯從賊及幫同官軍出力者，無分漳、泉俱係良民，自應一體

獎勵，使賊勢日孤，易於竣事。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三

正月十五日(甲申)，常青奏言：十二月二十七日，接到署守備陳邦光兩稟。一稱：「林爽文等於十一月二十七夜，搶劫大墩營盤，遊擊耿世文等全軍俱陷。二十九日，即攻入彰化縣城，知府孫景燧、理番同知長庚、前署彰化縣事俸滿同知劉亨基、署典史事鹿仔港巡檢馮啓宗、北協中營都司王宗武及弁兵數十人，俱被殺害。復來犯鹿仔港，並分擾淡水、諸邑，賊黨蔓延，難以抵禦，懇即興師救援」。一稱：「十八日有咳哈等莊賊匪，謀犯鹿仔港。陳邦光傳會泉、粵義民，預先埋伏，隨合義民百餘，誘賊至埋伏處所，兩頭夾攻，殺賊百餘名，焚燬咳哈、浦仔、內灣、二八水等處賊莊。又約牛馬頭等莊義民，於二十日辰刻，由沙轆進攻水裏、大肚、茄投等賊巢；並率義民襲後，追逐至貓霧揀。賊匪退踞烏日莊。緣該處有大溪阻隔，不能飛渡」各等情。又於十二日午刻，率同各義民從鹿仔港抵彰。賊匪聞知，隨出西門外，施放鎗礮。陳邦光合義民分爲兩隊攻殺，賊人退走。當即擒獲執旗之偽副元帥楊振國、偽協鎮高文麟、偽先鋒陳高、偽辦理水師軍務楊軒等四名，殺死賊夥百餘名，獲馬二匹、礮位刀械八十餘件，餘賊四散奔逃。陳邦光入城查看，有參革前任彰化縣知縣張貞生、丁憂典史李爾和、教諭王梁、訓導陳琮被羈未釋，並居民舖戶受困在內。因彰城逼近賊巢，民心驚惶，各義民又無糧食可

支，難以駐劄，隨護衛受困官親及居民男婦，一同回至鹿港保守。又將擒獲僞官楊振國等四名，押回鹿仔港，裝入檻車，交丁憂典史李爾和、受傷之北協外委許瑪，分撥兵丁，配船解送泉州，聽候勘訊。又續據陳邦光稟稱：「二十三日林爽文黨羽陳泮、吳領等，燒燬泉、粵民莊。隨率義民前往追捕，殺死賊夥三十餘名，拾獲紅旗器械四十餘件。查陳泮、吳領與林爽文同惡相濟，均應一併剿滅，以絕根株。但南北投虎仔坑等處，阻隔溪河，必得三面夾攻，方能克勝。今各義民俱肯奮力捕匪，惟因利器無多；且鹿仔港地方踞虎仔坑尚有七、八十里。現在鼓舞衆義民，同守鹿仔港、彰城。一面出巡查捕」等情。查該署備節次撲捕賊匪，及義民等同必協力，俱屬奮勇可嘉，俟分別查明，請旨優獎。據解逆犯四名，臣現委員飛赴迎提，即於泉州審明辦理。再查漳匪作孽，泉、粵之人素與爲仇，到處俱有義民共相抵禦，不獨現在足資保護，即將來收拏匪犯，亦可得力。臣於淡水、鹿港、鹿耳，俱已發有簡明告示，派員分赴各處遍貼曉諭，以勵衆志，而固人心。至水師提臣黃士簡自金門收泊料羅，續於二十八日，又自料羅放洋，計期兩、三日內，即可前抵鹿耳。陸路提臣任承恩係由蚶江出口，亦於二十八日放洋，旋因風雨驟作，寄泊臭塗澳外。該處與鹿仔港相對，一俟風定，即可揚帆直達。惟是賊情猖獗，到處蔓延，自澎湖至鹿耳門係屬臺郡咽喉，尤宜厚集兵力。臣前經續調督撫標兵一千名，原令由南臺出口，前往鹿耳，以備策應。第恐海道紆迴，風汛難定，適預備之延、

建兵一千名，亦已分起前來；因令督撫標兵仍駐省城防守，將延、建兵一千名，派延平協副將林天洛管帶，由陸路兼程赴廈；並派先經調來之汀州鎮總兵普吉保統率登舟。又於水師提標五營內預備兵丁六百名，派令興化協副將格綳額帶領，亦從廈門配船飛渡，均由鹿耳赴臺，隨同水師提臣協力進剿。至續派之福寧鎮及銅山、羅源等營，共兵一千名，亦催令陸續繼進。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黃仕簡、任承恩、徐嗣曾曰：賊匪等敢用鎗礮攻犯城池，罪大惡極，不特首惡之父、兄、妻子，應行緣坐，卽如現在拏獲之楊振國等四犯，俱曾受僞職，並與官兵抗拒者，亦應一例緣坐。該犯等，係漳州民人，其家屬想仍在內地，若此時遽行查辦，恐漳民聞而生駭，轉多未便。着常青俟楊振國等四犯解到時，訊明各要犯家屬下落，密爲存記。俟黃仕簡等在臺搜捕賊匪事竣，大兵撤回時，按名查拏辦理，自無虞其兔脫漏網。至畧守備陳邦光督率兵民，殺退賊衆，並擒獲賊目，解送內地審辦，尙屬奮勇可嘉！着常青於事竣後，查明給咨送部引見。其義民鄉勇等，亦着分別旌賞，以示獎勵。至賊匪滋擾鳳山時，參將瑚圖里乘馬追賊，轉被賊人乘虛撲入城內，兵丁衝散，瑚圖里由南而去，不知下落。是該參將之不能抵禦賊衆，由於兵散，與臨陣退縮者不同；此時，尙可不治以委城而去之罪。若該參將能收集兵民，再行出力殺賊，則其功罪足相抵。統俟常青於事竣後，查明具奏到日，再行核辦。其知縣湯大奎，雖未能

堵賊守城，但既經自刎，究屬可憫！亦應查明議卹。至黃士簡與任承恩，因海洋風色不順，難涉險輕進，朕亦不責以遲延。計此時各路大兵，俱已早到，黃仕簡等，務宜督率兵弁，分路會剿，奮勇剿賊，速奏蔽功。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曰：謀逆首犯與各要犯家屬，均當一律緣坐。但該犯等俱係漳州民人，其家屬想仍在內地。着將常青奏到之摺，並所降諭旨抄錄一分，寄與李侍堯閱看，以便該督到閩時遵辦。其署守備陳邦光如何出力，及參將瑚圖里作何下落之處？如李侍堯到彼，常青未及查辦，着該督查明分別具奏。

十八日（丁巳），孫士毅奏言：聞臺匪糾衆滋事，已將調撥弁兵等事，料理停妥，兼程赴潮。並密札該處鎮將等暗行訪查，凡在漳、泉等處游食民人，有回潮形跡可疑者，一面盤詰，一面拘管，無許輕易釋放。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孫士毅曰：現在臺灣剿捕賊匪，卽有粵東義民在彼幫同官兵出力殺賊者，此時，如有回潮民人，正係不肯從賊及避亂回籍之人，該督應令地方官收恤安慰，何得轉令拘管，不准釋放？是驅良民轉令從賊，更屬不成事體，着傳旨嚴行申飭。該督係軍機司員出身，曾經隨同出兵，非若未經軍務者可比，乃於事體輕重，毫無定見，適足爲朕所輕矣。孫士毅當於該處明白曉諭，以此事辦理錯誤，現奉諭旨訓飭。所有回潮民人，仍俱各安生業，毋須拘管；俾該處民人安居樂業，不致驚疑。設遇有漳州臺

匪餘黨竄匿粵省，自應訪拏究辦。

臣等謹案督臣孫士毅，因搜訪逸匪，並令遇有回潮民人，概行拘管。止知緝捕爲亟，而不覺失於太過。設臺灣被難之人，聞信不敢回籍，誠如聖諭，良民或轉致從賊，更復成何事體！蒙皇上傳旨嚴飭，並明示以回潮之民，正係不肯從賊，其避難回籍者，應令地方官收恤安撫。聖慈寬大，如覆載之無所不容。粵莊義民等，所由聞風感勵，協同官兵剿捕，始終不懈，益徵德化之入人者深也！

二十日(己丑)，常青奏言：據臺地文武將賊目高文麟等管解到京，親提研訊。緣高文麟、楊軒素與逆首林爽文往來，楊振國(卽楊咏)係彰化縣差役，陳高係與逆黨劉賢士認識。逆犯林爽文住居彰化大里杙莊，恃其山路險僻，丁族衆多，平日窩賊搶竊，擾害良民，並恐官府訪拏，樹黨結會，共相幫護。凡入會者，令其對天跪地立誓，並不寫帖立簿，只以舉指爲號。經彰化縣知縣俞峻訪聞，差役楊咏往拘。因林爽文先會犯竊被獲，卽係楊咏得錢賣放，該縣將楊咏責比收禁。並訪知楊光勳案內逸犯張烈等五名，亦逃避林爽文莊內。該縣以各犯恃衆負固，稟知鎮道帶兵搜拏。林爽文乘莊衆驚懼，遂起意拒官，糾合同會莊衆，殺害知縣、副將、遊擊、兵役多人。復思攻佔縣城，可與官兵抵禦。卽於沿路糾邀無賴匪徒三、四千人，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攻破彰化。林爽文既得縣城，自稱盟主大元帥，並搶奪店舖綢布豎立旗號，書寫「順天」字樣。其現獲之楊咏，林

爽文念其從前買放之情，許爲副元帥；高文麟許爲總爺；楊軒委辦軍務，各賊即分路往攻諸羅、淡水，留高文麟等帶同匪黨數百人，保守彰化。旋經鹿仔港守備陳邦光並泉州義民林湊、林文濬、黃奠邦、許伯達等，募集鄉勇，同往攻殺，賊衆紛散。將逆犯高文麟等四名擒獲，押解來泉。該犯等膽敢從賊肆擾，攻佔城池，領受僞職，實屬罪大惡極，不容一刻稽誅。但案關大逆，應請交刑部再行確審。因解送省城，交撫臣徐嗣曾遴委委員管解，並飭沿途倍加防護，以保無虞。其押犯來泉之典史李爾和、外委許瑪，情願仍回臺地，協力剿賊，將來視其功績，另予優敘。義民林文濬協同押犯，洵屬可嘉！臣當即給賞花紅銀兩，以示鼓勵。並令回臺傳示各義民，共加感奮。又向該犯等詰問天地會起於何時？在會共若干人？據楊咏、楊軒同供：「天地會，是五十年十二月內，有漳州平和縣人莊烟（即嚴烟）過臺，來興起的。聽得嚴烟說及起會的根源，是廣東有姓洪的和尙，叫洪二房，同一姓朱的人起的。洪二房和尙居住後溪鳳花亭，不知是何府縣地方；姓朱的年纔十五、六歲，不知叫什麼名字；也不知住在那裡」等語。臣因該犯等既經嚴烟告知起會根由，豈有未得詳細之理。再四詰其鳳花亭實在何處？朱姓實係何名？堅稱不知。查該犯等狡惡異常，情詞閃爍，四人本籍多在漳屬，其中自難保無勾連串結情事。但，現在該處民情，尙屬寧靜，若一涉張皇，轉恐驚疑四起，惟有密飭該鎮道等，悉心訪察，加意嚴防，俟臺匪蕩平，以次查辦。一面飛咨提臣，即於臺地追究嚴烟下



落，再加確究。至所稱廣東之和尙洪二房及朱姓等，尤關緊要，臣隨派心腹妥弁帶領咨文，飛投廣東督撫二臣，務期不動聲色，密查辦理。又水師提臣黃仕簡，於十二月二十九日已抵澎湖，風信順利，三十日即可由鹿耳門進口。陸路提臣任承恩暨所領官兵，俱於初四日在崇武澳得有順風，一齊放洋。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徐嗣曾曰：常青辦理此事，初時未免稍涉矜張，嗣據該督等節次奏到，調度進剿各事宜，辦理漸有主見。至所獲匪犯，朕意本欲令其解京，今該督於獲犯審明後，即請解京審辦，並鎮靜辦理各事宜，皆與朕意適合。不意常青竟能如此，甚屬可嘉！至嚴烟籍隸漳州，不難即時擒獲。並着常青於拏獲該犯後，一併妥速解京。前因該處善後事宜要緊，恐常青究係初任，因思李侍堯外任有年，較爲諳練，是以降旨調任，令其前往辦理。此時，該督惟應督率弁兵於應行辦理之事，悉心調度，以期迅速肅事。朕必加恩、加獎，更不必以調任榮心，稍存疑畏，轉於剿捕無益。現在，黃士簡、任承恩，自必已到臺灣，厚集兵勢，合力剿捕，賊匪自無難立就殲滅，一得捷音，迅速馳奏。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孫士毅曰：臺灣逆匪倡立會名，戕官佔城，實屬罪大惡極。至所供起會根由，係和尙洪二房，並姓朱的，俱是廣東人。朱姓年祇十五、六歲，何能糾衆匪徒？與起會名？輒敢有謀叛等事。恐即係洪二房依附朱姓名目，從中煽誘；又如從

前朱一貴謀逆情事，皆未可定，不可不嚴行根究。着孫士毅查明後溪鳳花亭，究在何府州縣？即將和尚洪二房並朱姓嚴密緝，迅速查拏。一經緝獲到案，訊得確情，卽一併派委妥幹員役迅速解京，歸案審辦。並着飭令沿途地方，一體小心押送，毋得稍有疏虞。

同日，汀州鎮總兵普吉保奏言：前接撫臣來咨酌調汀州、邵武官兵，前赴汀州府屬之永定、上杭二縣駐劄，聽候進剿。卽於汀標三營派撥兵丁五百名，自汀起行；一面飛調邵武都司定柱帶兵三百名，駐劄上杭。臣亦前抵永定彈壓。督臣調臣赴泉，密商機務，隨卽日起身。途次復接督臣來文，鳳山縣亦被賊匪攻陷，望救孔急，飛調臣統領建寧、延平二處兵丁一千名、水師提標兵六百名，由廈門配船飛渡鹿耳門進剿。臣於正月初三日到泉。查延、建官兵尙未到，隨與督臣面商，臺郡現在危急，不可稍待，臣卽於初四日由泉星馳赴廈，將水提標兵六百名，先行配船飛渡。其延、建官兵，飛催接續赴廈渡臺，統領合剿。奏入，報聞。

二十一日（庚寅），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曰：臺灣地方，自康熙年間始隸版圖，因遠隔海洋，該處府廳各縣，俱未建立城垣。後經朱一貴聚衆滋事，平定後，總督滿保會議建城。惟時以地處海外，無城雖難於防守，然失之易、復之亦易，是以未經建立，以節煩費。但該處久成郡縣，與內地無異，而城圍尙相沿用竹、木編插，不足以垂久遠。

。且此次林爽文糾衆猝起，縣城遂被攻破，究由薊竹不能防禦所致。朕意，與其失之復取，既煩我兵力，又駭衆聽聞，何如有城可守而勿失，更爲有備無虞乎！況方今國帑充盈，該處郡城廳縣不過五處，卽建立城垣，動用不過百萬，何惜而不爲？至建立城垣，該處可立窰座，或用外磚內土之法；如窰座不便，該處遍地皆山，卽開採石料以代磚工，更爲鞏固。着李侍堯於臺匪蕩平之後，詳細熟商歸入善後事宜案內，一併妥議；勘估繪圖具奏。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劉長麟、閔鶚元、琅玕、徐嗣曾曰：高文麟等，係臺匪案內領受僞職要犯，必須解京嚴行究訊，盡法懲治。着沿途各督撫於該犯等到境時，務須遴委委員，多派兵役，小心防範，迅速解京，毋致中途稍有疏虞，致干咎戾。

二十二日（辛卯），徐嗣曾奏言：准督臣咨商，將臣預調之延、建兵一千名，及督臣續調福寧各鎮營兵一千名，俱令由陸路赴廈，徑進鹿耳門，爲提臣黃仕簡一路接應。俱經陸續到廈。總兵郝壯猷於十二月二十二日放洋。副將徐鼎士等於十二月二十二日自南臺下船至閩安，屢次放洋，俱被風阻。臣於初八日親赴督催，該副將等已先於初七日放洋。臣親至五虎門瞭望一帶洋面，並無船隻停擱。閩安等處，地方緊要，臣卽順道將沿海各口岸逐一履看。其汛兵單少之處，先經臣於省標內派兵二百名，前赴增駐，以資截擊。現在巡防甚爲嚴密。昨據興泉道萬鍾傑稟報：『差探，賊分南北二路攻犯臺灣郡

城，適澎湖遊擊蔡攀龍領兵到臺，自十八、九至二十二，連日打仗得勝。二十五日夜，賊自北路來攻。柴大紀督同護安平協林光玉等，施放大礮，賊俱退避」等語。茲提臣黃仕簡、任承恩各路官兵，先後抵臺，烏合之衆，自必立就撲滅。特剿捕之時，若逃入臺地內山，官兵長圍攻逼，搜拏不患不淨。惟海洋瞬息千里，倘賊匪竄逸內渡，或恐漏網。現已飛咨水陸提臣及領兵鎮將，一面剿殺賊匪，一面卽於沿海沙港搜拏賊船，先行燒沉淨盡，預絕其遠颺之路。而漳州一屬，係賊匪原籍，誠慮有勾串連結情事。臣密札該道朱元會知府黃彬，不動聲色，妥爲防範。復會同督臣出示曉諭，以賊匪雖係漳人，其在臺滋事，與原籍親屬毫無干涉。惟藏頓隱匿，例應同罪；將來賊匪潛逃回籍，卽捕獲首報！並懸賞格，剴切曉諭。至渡臺官兵，配坐戰船之外，需用商船，皆係原價雇備。應給兵糧，亦皆動碾倉穀。惟漳、泉一帶民食，素資臺米，今商販不繼，恐致糧價稍昂，現在設法招商運赴下游糶濟。其過兵處所，俱飭令大員妥爲經理，並無絲毫擾累民間。體訪輿情，各俱安貼。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常青、徐嗣曾曰：地方偶有聚衆滋事之處，總督既經前往，巡撫自當在省鎮靜，不應輕離會城，以致人心疑駭。昨孫士毅奏，親赴潮州彈壓；今徐嗣曾復有前往閩安之奏。惟知出力急公，而不權事體之輕重緩急，朕並不嘉其不辭勞苦，轉爲朕所鄙矣。此時各路官兵，自早已分頭會剿，賊匪無難立就殲滅。惟竄匿賊

黨，恐有逃至內地者，當於各海口不動聲色，嚴行防範截擊。此則徐嗣會應辦之事，該撫務督飭所屬嚴行妥辦，不可張皇疏忽。如得有剿賊情形信息，仍着由驛迅速具奏。

二十三日（壬辰），南澳鎮總兵陸廷柱奏言：前准福建提臣黃仕簡札，酌派南澳左營兵丁，預備調用。隨卽就每營飭挑備戰兵丁各三百名，預備調遣應援。嗣又准兩廣總督札，將先派水師一千名帶領，竟由陸路直抵廈門，聽候閩浙總督調遣等因。隨卽檄調署澄海協就近抵澳，彈壓地方。並飛飭各官兵星夜兼程赴廈。臣卽於初六日戌時，登舟渡海，前往廈門聽候調遣。奏入，報聞。

二十四日（癸巳），孫士毅奏言：途次接准閩省咨會，令粵省派兵二、三千名，於本省交界處所駐劄，預備徵調。臣思水師一項，若待徵調始行就道，恐海洋風信靡常，守候稽延。是以，擬將派定附近潮州之水師兵一千名，先委將弁統領，徑由閩省詔安縣陸路，前抵廈門，聽候閩浙督臣常青調遣。此外，水師五百名、陸路一千五百名，照依閩省來咨，調集交界地方，俟有徵調，再行起程。至碣石鎮標水師五百名、南澳右營及澄海、海門水師五百名，分起接續前進。署提臣彭承堯、護惠潮道顧聲雷，已於正月初八日，先赴黃岡地方稽查彈壓。臣卽於正月初九日，親赴閩粵交界處，督率照料，點送出境。按照兵數，每名令其裹帶一月口糧，以備緩急應用。其水師一千名，應得出兵分例，臣於藩庫內支項酌給，統俟蕞事後，照例覈實報銷。此外，現在交界處等候之水陸

兵二千名，尙未赴閩，每日給以口糧；其應得出兵分例，暫緩給領。再，臣風聞有福建興化、泉州及廣東潮州之在臺貿易客民，聚衆數千人，隨同官兵奮力拒賊，彼此互有殺傷等因。臣既乘機出示剴切曉諭潮民，俾知感動。仍暗加密訪，如有潮屬民人在臺入夥從逆，究出姓名，卽與叛逆奸匪一律從嚴辦理。緣潮郡民人，在臺貿易者頗多，如此分別良歹，明示勸懲，庶幾將來知所趨向。並俟兵事略戢，臣卽咨會閩省督撫分晰查明，移知粵省辦理。再，臣派撥南澳各營水師兵一千名，先赴廈門，聽候調遣。署提臣彭承堯咨商，請以南澳鎮總兵陸廷柱統領前往；臣以南澳緊接臺灣，地方緊要，該鎮未便遠離，是以飛調左翼鎮李化龍領兵，仍令陸廷柱留營督率防範。茲接該鎮陸廷柱呈報，先已稟知閩浙督臣，自願赴臺剿賊；復准署提臣彭承堯咨調領兵之文，卽於正月初六日馳赴廈門聽調等語。是該鎮未接改委文行，一聞調派，星速起程，尙屬勇往。且該鎮曾任臺灣，彼處情形熟悉，軍營多一得力之人，更爲有益。南澳營務，現有署澄海協廖光宇前往代理。臣與署提臣往來潮州、黃岡、澄海等處，距南澳不遠，足資彈壓。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孫士毅、常青、李侍堯、李世傑、徐嗣曾、琅玕曰：閱孫士毅摺內，接准閩省咨會，原不過令其預備，何嘗有徵調之語。乃該督不揆事理輕重，率行派委將弁，紛紛帶兵卽赴廈門。實屬非是。辦一烏合匪犯，遽行令廣東、浙江、江南等省，紛紛徵調，成何事體！外省習氣，非失之懈弛，卽過於矜張。偶遇地方此等事件，率

奏請親往，以見其急公勉力，爲站脚地步。全不計事體之緩急輕重，及騷動地方，甚無謂也。試思粵省巡撫現未回任，該督又遠赴潮州，海疆重地，關係緊要，菱塘沙灣附近省垣，該督如此辦理張皇，萬一有一、二奸匪乘勢鼓動，又將何以應之乎！孫士毅接奉前旨，卽星速回駐省城。其所派水師一千名、旣已起身，聽閩省督提調遣；若事已定，卽令撤回。其續派之兵，俱着撤回本營。總以鎮靜地方，安戢人心爲要。

臣等謹按奸民倡亂之初，若地方大吏稍涉張皇，百姓易生疑懼，或恐別滋事端。皇上諄諄告誡，屢諭督撫提鎮等，不動聲色，處以鎮靜，俾良善自安。所由軍行之際，闔境安堵無驚，洵緩戢之至計也。

二十五日（甲午），常青奏言：官兵出口，屢被風阻收泊各澳。茲據報：黃仕簡於十二月二十八日放洋，由鹿耳門前進。任承恩於正月初四日放洋，由鹿仔港前進。其由閩安出口之總兵郝壯猷及副將徐鼎士等，亦因風汛不順，迄今並無抵淡水信息。現在福寧延建各兵，亦俱接踵繼進。臣並令調來之汀州鎮總兵普吉保，添帶水師兵六百名，由廈門出口。並准兩廣督臣孫士毅派撥粵兵一千名到廈，協同進剿，兵力已屬厚集。計此時，兩督臣亦自必到臺，分路攻剿。至臺郡情形，接據探差稟報，自十二月十八、十九至二十日等日，賊人往犯郡城，經柴大紀同澎湖遊擊蔡攀龍等，帶兵打仗，屢加殲戮。城內聚集義民鄉勇，協同抵敵；義民並不受值，鄉勇日給錢文，人心甚固，可保無虞。其

鹿仔港一路，已據署守備陳邦光率同泉、粵義民殺退賊人，協力固守。又淡水、新莊之艋舺一帶，亦經署都司易連召募義民，共相保護。官兵到日，義民響應，自必倍加奮勇，即可剪除淨盡。至內地各境，俱皆寧謐。其餘沿海口岸，嚴飭文武員弁實力巡查；已據漳浦縣羅澤坤稟報，盤獲匪犯陳樵一名，現在飭提確究。再查彰化縣俞峻，係上年十月甫經抵任，實因緝拏賊匪，致被戕害，並無別項劣蹟。奏入，報聞。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四

正月二十七日(丙申)，常青奏言：遵旨仍駐蚶江、廈門一帶調度策應，務期鎮靜，不敢少動聲色。時飭沿海文武員弁慎密巡查；並與撫臣曉諭居民，懸立重賞，遇有賊匪潛逃回籍，捕獲首報，總不使餘孽得以漏網。又南澳總兵陸廷柱自願赴臺剿賊，固屬急公勇往，但南澳地方緊接臺灣，關係緊要；今粵省之兵，既已派有李化龍帶領，陸廷柱自可毋庸再往，應飭令速回本任。

同日徐嗣曾奏言：林爽文本係積賊，因被拏情急，起意抗拒，而游手無賴之徒，乘機附和，烏合遂多。茲據報提臣任承恩於正月初四日放洋，副將徐鼎士等係正月初八日放洋；到臺卽有先後，要亦不過數日之間。提臣黃仕簡係十二月二十八日放洋，先由南路鹿耳門進發，直抵府城。計其統轄之兵，陸續已四千八百餘名，兵力已厚。又鹿仔港、北淡水兩路之兵，接續前進。雖閩人不免慄慄，而兵威愈壯，三路夾攻，必可蕩事。至賊匪林爽文，係漳州人，恐漳人因此自疑。今蒙聖明指示，無論何處民人，從賊者，卽係夥黨，自應按名駢戮；果能應募拒賊，卽係良民，自應加以獎賞，不應預存岐視。臣現已札飭該道府等，榜示城鄉，明白開導。現據漳浦縣羅澤坤稟報，拏獲匪犯陳樵，訊係賊匪遣回探聽官兵消息，業經督臣常青就近提審。臣以賊匪遣人探信，所遣必不止

一人，並亦不止一處，嚴飭各屬慎密查拏。此後竄逃偷渡回家，亦必不少，並飭加意防範，仍懸賞格諭令親屬鄰右捕拏首報。至一應軍行供支糧餉火藥等項，督同司道妥速辦理，不敢稍有忽誤。又聞黃仕簡抵臺後，剿捕賊匪，開砲打死二千餘人，賊俱星散奔逃內山，合并陳明。再，漳浦縣知縣羅澤坤、浦城縣知縣鈕珉，均經部議降調。查漳浦縣濱臨海洋，所轄舊鎮一澳與彰化縣之七鯤山相對，民俗刁悍，稽查不易；浦城縣爲上游入境首站，有稽察文報之事，該二縣均不便驟易生手。又莆田縣亦係濱海要區，候補知縣郭廷魁歷署繁缺，俱能辦理裕如，臣現在委令前往署理；但亦已緣事降調。懇准將羅澤坤、鈕珉暫留漳浦、浦城之任，郭廷魁暫署莆田縣事，候剿匪事竣，再行交卸。又，閩安協副將徐鼎士，亦緣事降調，臣現今其帶印領兵，由閩安出口，前赴淡水八里坌剿捕賊匪。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常青、徐嗣曾曰：現在該省兵差往來，正需熟手，所有降調人員，自應留本任，以資駕輕就熟。但該省似此等降調人員，自必尙有，李侍堯到閩後，應於剿捕事竣，會同徐嗣曾核其功過，分別辦理。此時，祇須彙總咨部存案，亦可毋庸逐員特奏也。又，徐嗣曾奏：拏獲匪犯陳樵，訊係賊匪遣回探聽官兵消息，恐所遣不止一人，亦不止一處，現經督臣提犯審訊等語。此應留心者，該督等務須嚴飭各屬慎密查拏，加意防範，毋任竄逸偷渡。

同日孫士毅奏言：現在接准閩浙督臣常青咨稱，天地會根源起於粵東，有和尚洪二房及朱姓人住居後溪鳳花亭，不知何府何縣地方？該犯楊咏等現已解京，令臣密查辦理等因。查天地會名目起於逆犯林爽文，而根源由於該二犯平日必係素爲衆匪信奉親近之人，實係何府何縣人氏，夥犯斷無不知之理。臣一面飭屬密速查拏，一面札覆常青，如再獲有他犯，將洪、朱二犯籍貫究訊明確，立即移知到臣，查拏更易。就臣臆見，總不離惠、潮二府民人。緣潮郡民人赴臺貿易者多，惠郡次之，煽惑入夥，事所應有。臣於上年臘底，卽嚴飭惠、潮二府州縣密查平日曾經赴臺貿易之人，此時會否回家？有無別項詭秘蹤跡？現據地方官拏獲數人，未經究有端倪。今思洪姓、朱姓，此時或現在臺灣抗拒官兵，或已潛回粵東，惟有卽於此項貿易人內，切實追求，自不難由影響而得實際。臣已就近嚴諭潮屬州縣上緊設法偵拏。此案逆犯將來竄逸必多，必須大員專司督辦。已飛札臬司姚棻星速赴潮，不動聲色，專辦緝拏匪犯一事。省城現無緊要案件，藩司許祖京可以料理；撫臣圖薩布二月中旬，卽可回任，爲期亦屬不遠。又派赴廈門聽候調遣之南澳右營及澄海、海門營之兵丁五百名，分作兩起先行。其碣石鎮標之五百名，現亦到齊，接續前進。計正月初十至十六日，所有水師一千名，俱全數入閩省境。

同日左翼鎮總兵李化龍奏言：抵閩粵交界之黃岡地方，經督臣孫士毅會同署提臣彭承堯將派撥水師戰兵一千名，配足軍火器械，裹帶一月口糧，分作四起，自初十日起，

間日行走；計十六日俱可入閩省詔安縣境。臣察看弁兵，俱各精壯踴躍。臣卽定於十六日自黃岡起程，統領前往，聽候閩浙督臣調遣。均奏入，報聞。

二十八日（丁酉），常青奏言：聞提臣黃仕簡、總兵郝壯猷、副將丁朝雄等所帶兵船，俱於初三日自澎湖開駕，初四日進鹿耳門登岸。提臣任承恩統領各營官兵船隻，於初六日齊抵鹿仔港。查臺灣郡城，前經差探，固守無虞。其鹿仔港一路，署守備陳邦光率同目兵義民四處搜捕，焚燬賊巢；復擒獲賊夥簡鳩，劉實、張文、林天球、林耽、朱開六名。並聞北淡水水署都司易連、新莊巡檢王增錚統領弁兵，招集義民，屢次殺賊。惟淡水同知程峻、竹塹巡檢張芝馨，均已被害。又廈門同知劉嘉會稟稱，賊人已知大兵將到，紛紛散去等語。伏思賊匪本屬么麼烏合，今兩提臣俱經到臺，南北兩路會合搜剿，定可尅期殲滅。臣惟嚴飭內地沿海各口岸，加緊巡查，以防竄逸。並飛提獲解匪犯到泉究審辦理。又浙、粵二省，前經撫臣徐嗣曾咨請酌撥戰兵，原係預爲準備，俾資策應。旋准兩廣督臣孫士毅以臺地遠隔重洋，風汛靡定，先撥官兵一千由陸來廈。現在尙未到齊。臣計兩提臣捷音亦不日可到，應否再令前往，俟得有確信，隨宜斟酌。其餘浙、粵備撥兵丁，仍咨明該督撫各於本境暫駐，毋庸遽行赴閩，致滋跋涉。至逆首林爽文籍屬漳人，臣因慮漳民或有勾串情事。但匪徒糾衆，豈必定爲何處之人，若漳、泉民人果能應募拒賊，卽係良民。臣惟有核其順逆，分別誅賞，斷不存岐視之見，少露形跡，以致漳

民疑懼。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常青曰：昨據徐嗣曾奏稱，黃仕簡到臺後，開礮打死賊匪二千餘人，賊俱星散奔逃內山等語。內山係生番巢穴，向聞遇有內地民人到彼，即行殺害。但現在賊匪被官兵追剿，窮蹙逃竄，明知一經官兵擒獲，萬無生理，或將所掠財物，賄結生番，容留藏匿；或恃其人衆脅制生番，而生番畏其兇惡，任聽竄處。並恐將來撤兵後，賊匪等轉勾結生番，潛出滋擾，更爲可慮。猶不可不預行籌辦，淨其萌孽。現在水陸兩提督帶領多兵，在臺會剿，自應乘此兵力，搜剿殲除，勿令賊匪得以逃匿負隅。但黃仕簡與任承恩均係提督，一同帶兵在彼辦理，體制不相上下；且水陸各有所轄，難以統攝。常青於辦理善後事宜，自不如李侍堯之諳練；而督率搜剿，則常青爲優。着李侍堯抵閩後，即駐劄蚶江，常青即親自渡臺，督同黃仕簡統領官弁，將竄入內山賊匪餘黨，盡數搜捕，務淨根株。仍不得因追捕賊匪，或致擾動生番，方爲妥善。其任承恩於常青抵臺後，即令先回本任，以資彈壓。如此，庶事權歸一，有所責成。現在湖廣有舒常署理督篆，常青無須急赴新任，惟當督同黃仕簡悉心妥辦，鎮戢海疆，以爲一勞永逸之計。再臺灣地方，前聞楊景素在道員任內，設立土牛分別內外境界，其是否辦理妥協？並着常青會同黃仕簡於剿捕事竣後，親往履勘，斟酌妥善，歸於善後事宜內，一併妥辦。

二十九日(戊戌)，常青奏言：官兵登舟之後，雖因風阻不能迅速直達，但節次探明臺灣郡城固守無虞。其鹿仔港及臺北之艋舺等境，均有官兵及義民人等互相保護，較之從前朱一貴滋事，全臺失陷一案，情形已屬不同。且兩提臣俱經率師前往，更易辦理。臣已傳知該提臣等務須併力合攻，以期一舉蕺事。一俟得有收復各縣及殲匪情形，即將拏獲首夥各犯，該處迅速正法。並將一切善後事宜，留交黃仕簡辦理。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常青曰：本日，常青由六百里加緊奏到一摺，以爲剿滅臺灣逆賊之信，及至拆看，祇係覆奏事件，又何必由驛馳遞，徒勞驛馬乎！常青何不知事體輕重若此。前曾有旨，令藍元枚赴閩署理陸路提督，並諭常青探聽臺地消息，一俟蕺功，即可傳知，藍元枚行抵何處，速回江南本任。今思任承恩在臺統兵會剿，於該處情形皆所目擊，而松江提督已有人署理，現無緊要應辦之事。着常青自抵臺後，卽令任承恩迅速馳驛來京，候朕面加詢問一切。其福建陸路提督着藍元枚仍行署理，毋須卽回江南本任。至林爽文、王芬二犯，係此案首惡渠魁，如經官兵生獲，着該督等派委妥幹員弁解京審辦；並飭該委員等沿途小心，加意防範，毋得稍有疏虞，致干咎戾。

二月初一日(己亥)，徐嗣曾奏言：閩淡水守備董得魁招集泉民，剿捕賊匪。十二月十八日，有原署淡水同知程峻之幕友壽同春，用計退賊，會同俸滿巡檢李生椿及塹城書院掌教之原任榆林縣知縣孫讓，率勵義勇，收復竹塹，追獲賊匪王作等三十餘人正法。

該守備馳往塹城，協同守禦。又署淡水都司易連、新莊巡檢王增錚於十二月二十三及二十六、七、八等日，分路剿殺大姑坑等處賊匪，官兵、義民各皆奮勇，殺賊百餘人，數十人不等；先後擒獲陳軒等十名正法；奪獲旗桿器械。義民間有受傷。賊匪雖屢經剿殺，旋散，旋聚。現聞提臣黃仕簡、總兵郝壯猷皆於初四日由鹿耳門登岸，賊匪知大兵已到，紛紛散去。黃仕簡定於十三日前往收復諸羅。陸路提臣承恩初六日抵鹿仔港登岸，亦定於十三日分兵進剿。查鹿仔港、鹿耳門相距頗遠，兩提臣先後進口，皆尅期於十三日剿賊，正與聖訓相符。而鹿仔港署守備陳邦光，於提臣承恩未到之先，又擒獲賊匪簡鳩等六名。鹿仔港與北淡水相去較近，徐鼎士等兵抵北淡水，又復適當其時，三路圍攻，自必一舉蕩事。此時沿海一帶，猶宜嚴密截擊，防其竄逸。但賊匪內竄，必不敢由正口逕入，自漳、泉、興化至福州、福寧濱海各縣，改港紛岐，在在皆可偷渡。臣先已嚴飭文武員弁選撥兵役，於凡可偷渡之處，羅織巡查。現復通飭，以賊匪洗蕩在即，加意堵防，毋使一名漏網。至郡城既保守無虞，而彰化、淡水等處，又有鄉勇、義民協同剿禦；大兵一到，賊即紛紛逃潰。不但無須鄰省策應，即本省官兵亦不值多爲調派。臣知識短淺，身親其事，不能辨晰，實深感愧！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常青、徐嗣曾曰：此等么麼賊匪，原不過一時烏合，現在黃仕簡、任承恩督兵會合搜剿，自無難立時撲滅。前因徐嗣曾經離省城，恐致人心疑

駭，會降旨飭諭。此時人情大定，非同前比；且大兵抵臺，三路圍攻，賊匪自必四散潰竄；恐有逃至原籍及內地者，猶應於各口岸嚴密截擊。徐嗣曾不妨視其地方緊要，間一親往各處搜查。前有旨令：李侍堯抵閩後，即駐劄蚶江，督辦一切；常青親自渡臺督同黃仕簡等搜剿賊匪。着傳諭該督等遵照妥協辦理。常青抵臺後，即令任承恩迅速馳驛來京。該提督輕於舉動，未免跡涉張皇，然究屬遇事勇往，尙無不是。今令其來京，不過欲面詢臺地事宜，常青可告知該提督，毋庸心生疑懼。

臣等謹案兵貴先聲制人，兩提臣於到臺之始，賊匪即已望風驚潰，小醜技倆，於茲可見。若能兩路定期會剿，直如摧枯拉朽；乃觀望遷延，遂使烏合之衆，得乘暇廣爲糾集，愈肆鴟張，實屬有負任使。賴我皇上神機遠燭，罰不旋踵，是以天威震疊，即當迅掃賊氛也。

初二日（庚子），徐嗣曾奏言：遣將調兵，本應督臣主政。乃臣於派兵赴淡水一節，因巡檢王增稔稟請救援迫切，急求集事，竟一面奏派，一面咨會督臣，未及札商辦理。事後，捫心自訟，實屬過涉張皇，近於越俎，咎無可辭。至督臣遇有公事，悉皆開誠剖示，總以協力同心，相爲期勉。卽如臣調兵赴淡水，未及待督臣咨覆，臣之錯謬，已難自解，而督臣並不因此稍存意見，惟以公事爲重，虛衷斟酌。將所調省兵留省彈壓，改用延、建之兵，由陸赴廈，悉皆往返札商，議歸畫一。至軍需口糧、鹽菜及裹帶戰糧、軍火、器械、船隻、人夫等項，先經與督臣酌定章程，一切水陸運送，均無遺誤。本日，



據廈防同知劉嘉會稟報，官兵到臺，賊匪紛紛散去。定於十三日會剿，收復諸羅等處。郡城內外，今已照舊生理，民情安堵等語。官兵尅期剿捕，自必立就撲滅。誠如聖諭，此時總以鎮靜內地、嚴拏逸匪爲要。臣復又嚴飭沿海文武員弁，實力堵拏，毋使竄逸。

同日，松江提督藍元枚奏言：正月初八日，自松江起身，晝夜兼程攢赴，已於十九日馳抵福州省城。隨訪探臺匪情形，自官兵陸續渡臺以後，賊衆卽紛紛潰散。現在郡城保守無虞，兩提臣尅期會剿，自可卽日藏事。但恐賊匪四出竄逸，逃入內山與生番勾結引藏，搜捕不免有需時日。若偷渡，各處海面山箐捷便之路，無不可通，猶屬稽捕不易。而臺灣語音與廣東之潮州相同，此時北風當令，海道赴粵極順，恐逆匪等猶易於竄往。臣現晤撫臣徐嗣曾，詢知閩省各處口岸，已經設法嚴密偵緝。臣抵泉後，再當與督臣常青實力查拏。一面飛咨兩廣督撫提臣等，並札飭文武員弁加意防緝，不致一名漏網。至臣自入閩境以後，察看一路民情，俱各寧謐；以鄉語諮詢，俱似不知有臺灣用兵之事。省城亦極寧帖。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常青、藍元枚、徐嗣曾曰：現在兩提督厚集兵力，尅期會剿，自必立時撲滅。惟前據徐嗣曾奏，黃仕簡到臺後，開礮打死賊匪一千餘人，賊俱奔逃內山。而本日藍元枚亦奏及賊匪竄入內山與生番勾結，將來搜捕需時等語。內山雖係生番巢穴，但賊匪窮蹙無歸，或以賄結、或以勢脅生番容留藏匿，將來大兵撤後，潛

出滋擾，猶屬不成事體。該督等務須乘此兵力，上緊搜捕，俾盡根株，以靖海疆。至賊首林爽文、王芬二犯，及此外有名頭目，如經官兵生獲，卽選派員弁解京審辦，以彰憲典。再前已降旨，令任承恩俟常青抵臺後，卽馳驛來京陛見，詢問該處情形；其陸路提督着藍元枚署理。現在江南提督署理有人，藍元枚俟任承恩回任後，再回江南本任。

初四日（壬寅），柴大紀奏言：彰屬賊匪林爽文、王芬攻陷諸、彰二邑，恃衆分路來攻郡城。自本月初九至十三，連日堵集，殺退賊匪。十四日子刻，接據臺灣道永福來札，知鳳山又被賊陷。隨飭遊擊蔡攀龍帶兵七百名，守備邱能成帶兵三百名，往南剿捕，以復鳳山。乃出城未遠，卽遇賊衆來犯郡城。當此盜賊蜂起，南北交迫，郡城爲全臺根本，倘有疏失，恢復更難。查郡城並無牆圍，惟以木柵荊竹環繞，實不能固守，必離城稍遠於各總口扼其要害，方克有濟。臣相形度勢，南則桶盤棧地方，距城十里餘，可截南路賊衆，兼可以應大、小東門，飭遊擊蔡攀龍帶兵七百名，併南路參將瑚圖里就此劄營；東則舊萬壽亭，離城五里，可禦中路之賊，亦可以援大、小南門，飭守備邱能成帶兵三百名，李步雲帶兵二百名，就此劄營。其沿海一帶，飭守備林球帶兵二百名，把守三鯤身；署守備張時泰駕船把守港口；併提標金門等標載班兵哨船六隻，俱飭駛在大港協守，則安平旣嚴，西門亦固。至北路賊匪雖多，臣仍劄鹽埕橋，獨當一面；倘東南門有急，俱可隨時應援。署遊擊王天植、參將宋鼎同道府廳縣等督率兵民，堅守四門；遊

擊鄭嵩在城彈壓巡查。前此，城內民人聞風恐懼，自鹽埕連日戰勝，莫不踴躍鼓舞，共奮義勇，出城助戰。似此四面嚴守，雖南北賊勢猖獗，郡城可保無虞。俟內地兵到，隨即長驅前往，力圖恢復。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常青、徐嗣曾曰：前賊匪滋擾鳳山時，瑚圖里縱馬由南而去，不知下落。朕以該參將之不能抵禦，由於兵散獨力難支，與臨陣退縮者不同，曾諭令常青俟事定後，核其功罪，分別辦理。今該參將業已回至郡城，率兵堵禦，如果奮勉殺賊，則功過尙足相抵。着常青俟事竣後，秉公核實具奏，並給咨送京，候詢問臺地一切情形。再，柴大紀摺內稱郡城並無牆圍，惟以木柵荊竹環繞，官兵難以固守等語。前曾諭令李侍堯於臺匪蕩平後，將是否可以建城之處，酌量辦理。今閱柴大紀所奏，體察情形，彰化等三縣一廳應否改建城垣，尙可俟籌辦善後事宜時，確實勘估繪圖妥議，請旨辦理。至郡城爲全臺根本，即應速建城垣，以資保障。着李侍堯、常青一俟事竣，即熟商妥議，一面奏聞，一面興工辦理。

初五日(癸卯)，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曰：從前辦理緬匪時，曾調福建水師兵二千名，隨同進剿。該兵丁等沿途滋事，鞭責夫役；甚至將民夫雙耳割去。當將首犯正法，以示懲儆。及隨京兵打仗時，又復怯懦，竟有聞鎗礮聲恐懼戰慄，欲泅水逃避者。可見該省兵丁勇於私鬪，怯於公戰之習，牢不可破，皆由該省將弁平日不能認真訓練，以

致軍無紀律。着李侍堯於剿捕臺匪事竣後，實心訓練，申明軍律，隨時懲創，俾各弁兵共凜法紀，有勇知方，痛改從前積習，以作士氣而勵戎行，方爲有備無患。該督不可惟知辦理地方事件爲重，而轉置軍旅專責於不問也。

同日，常青奏言：現在水陸兩提臣俱經到臺，內地加調官兵亦接續繼進，兵力已屬厚集。雖未接該提臣等報有進剿情形，已據廈門同知劉嘉會差了自臺回廈稱，上年十二月二十六至三十等日，官兵與賊打仗，殺死賊人甚多，收奪器械無數。正月初四日，黃仕簡官兵到臺，賊匪紛紛散去。聞大兵現定十二、三等日，長驅會剿。郡城內外照舊生理，民情安堵。又據蚶江船戶張淡等稟稱，陸路提督於正月初六日到鹿仔港上岸，十一日殺死賊人七名祭旗各等語。是該督臣等到臺之後，已自相度情形，會齊進剿，以期一舉蕩事。正與不用零星打仗，輕於嘗試之諭旨相符。再臣與撫臣徐嗣曾，共事日久，一切地方公務，無不和衷辦理。今臺灣遠隔重洋，匪徒竊發，恨不滅此朝食！臣與徐嗣曾俱有同心。祇因臣駐劄泉州，距省較遠，以致續調官兵稍有參差，並非各存意見。況軍務猶關緊要，臣不敢因此生嫌。至該此商民等保護地方，率先向義，洵屬可嘉！已咨水師提臣黃仕簡於事竣後，逐一查辦。又提訊盤獲匪犯陳樵，據供：籍隸漳浦，乾隆五十一年六月渡臺，在彰化縣大肚地方宰豬營生，與林爽文會黨許溪熟識，許溪邀入天地會，陳樵應允。十一月初二日該犯同郭盞、吳帶、陳榜、吳汴、李積、郭却、阮擇、薛指

、林倚、趙榮、林載生等共十二人，齊赴麻園莊王芬家內入會，嗣林爽文攻破大墩營盤，殺害官兵，該犯保帶竹篙鎗在場附和。林爽文等懼內地發兵往剿，經許溪付給該犯番銀十圓，囑令搭船內渡，探聽官兵。十二月初二日，陳樵赴大安港搭船，於二十八日飄至漳浦古利僻處上岸。聽聞各處查拏嚴緊，不敢回家，躲匿附近之陸鰲山內。於五十二年正月初三日，經漳浦縣兵役拏獲；至天地會名色，不知起自何時等語。審明後，即將該犯正法。其家屬財產及在臺匪夥，分飭嚴拏照例辦理。至漳浦縣羅澤坤，於陳樵上岸潛匿，即經會營拏獲，應請免議。其臺灣失察偷渡之文武各職名，仍俟查明另參。又彈壓臺灣府城參將宋鼎、遊擊鄭嵩等，因防守小北門把總高大捷逃赴鹿耳門，覓船內渡，隨差外委鄭廷棟前往鎖解到郡詰問。據供，懼賊勢猖獗，欲赴內地。隨將高大捷即行正法。辦理尙屬妥協。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常青、徐嗣曾曰：現在大兵已到，賊匪望風膽落，潰逃四散。黃仕簡、任承恩統領官兵，尅期分路進剿，捷音何以至今遲滯未到？林爽文等於光天化日之下，糾衆不法，攻佔城池，戕害文武官弁，實屬罪大惡極，神人共憤！所有逆惡渠魁及有名頭目，務須按名擒拏殲戮；如經官兵生獲，即選派員弁解京，盡法處治；不可任其逸入內山，搜捕需時。該督等更須窮究黨羽，按名從嚴辦理，務使淨盡，以靖海疆，方爲妥善。

上又諭內閣曰：綠營恆怯積習，最爲可惡！在兵丁臨陣脫逃，已屬大干軍紀；況高大捷身係把總，當臺匪滋事之時，帶兵防守，輒敢擅離郡城，首先逃避，情罪更重；自應立正典刑，以肅軍令。該參將宋鼎等，一聞高大捷逃赴鹿耳門之信，立即鎖解到郡，會同訊明正法，所辦甚是。武職中參遊等官，雖非專閫大員，於例不應專戮，但行軍之際，非尋常無事時可比，該參將等能知事體輕重，一經訊明脫逃屬實，即會同該道將高大捷先行正法，使在事兵弁咸知儆畏，甚屬能事，可嘉！宋鼎、鄭嵩、左淵、王天植，俱交部議敘；仍着事竣後，俱給咨送部引見。向來逃兵拏獲，尙且卽行正法；況高大捷以武弁委城脫逃，猶爲可惡！雖已正法，尙不足蔽辜，着該督查明伊子奏聞，發遣。並將辦理緣由，着各督撫通行曉諭綠營弁兵，使知避賊潛逃，希圖倖免，不但戮及其身，卽其子嗣亦難邀寬宥，庶懲一儆百，不敢復蹈恆怯惡習。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五

二月初六日（甲辰），孫士毅奏言：拏獲匪犯許阿協等四名，供：「上年七月十日在漳州地方，被賴阿邊等糾引入天地會。其會起於乾隆三十二年，以大指爲天，小指爲地。凡入其教者，用三指按住，以坎爲號，便可免於搶奪；被搶銀兩亦可要回」等語。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孫士毅、徐嗣曾曰：天地會名色起自三十二年，爲時已久；且該犯等輒敢轉相糾約，暗用記號，奪取財物，毫無忌憚。而許阿協等俱在漳州地方被誘入夥，並未渡臺，可見此等邪教閩省內地已有，尙不止臺灣一處。從來倡教立會，最易煽惑人心，爲地方之害。上年大名糾衆戕官一案，段文經亦借立八卦會爲名，互相勾引，遂成逆案。而閩省匪徒公然立天地會名色，肆行搶奪，較之大名邪教，其案更久。此總由地方官平時不肯實力查察，及遇有犯事者，又不能徹底根究，以致姑息養奸。卽如上年臺灣楊光勳一案，所立會名，卽係現經查出之天地會，乃地方官改作「添弟」二字，明屬化大爲小，希圖規避處分。此次，林爽文等滋事不法，卽由從前養癰貽患所致，不可不嚴切究辦，以淨根株。着該督等於事定後，密訪嚴拏，痛予懲創，勿再稍留餘孽。並將三十二年以後，失察邪教之督撫及文武大小員弁，徹底查明，據實參

奏。其辦理楊光勳一案，將「天地」二字改作「添弟」字樣之臺灣地方官，其罪更重，並着確查嚴參，以示懲儆。至許阿協供出勾引入教之賴阿邊等犯，俱籍隸漳州，該督等俟臺匪辦完後，即飭屬嚴緝，務獲訊明黨羽，按名究辦，毋任奸徒漏網。

初七日（乙巳），常青奏言：賊匪於十二月三十及正月初一等日，分路攻逼郡城，經鎮道督率文武員弁兵民義勇人等，協力剿殺，鎗礮打死賊人甚多，賊匪四散奔逃。又臺灣府知府印務，先經飭令福州府同知楊紹裘署理。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常青、黃仕簡、任承恩曰：此次與賊打仗，文武官弁及兵民義勇人等，協力剿殺，奮勇得勝，保護郡城，實屬可嘉！俟常青抵臺灣於剿捕完竣後，查明實在出力人員，分別奏請交部議敘。所有義民鄉勇激發公義，協力剿賊，尤堪嘉獎！僅令地方官分別獎賞，尙不足以鼓勵，着常青於抵臺灣後，查明各義民鄉勇內，如係務農經商生理者，即酌免交納賦稅；若係首先倡義紳衿本有頂帶者，即開列名單奏明，酌予職銜，以示優異。至黃仕簡、任承恩於正月初四、初六前後抵臺，迄今已一月有餘，何以尙未據奏報剿賊消息？該提督等係專閩大員，抵臺灣已久，即待厚集兵力，尅期進攻；亦應將賊匪情形，隨時奏報。乃至今總無消息，所辦何事？黃仕簡、任承恩，着傳旨嚴行申飭！看來，黃仕簡、任承恩全不諳事理輕重緩急；且彼此俱係提督，不相統攝，竟有互相觀望之意，於剿捕事宜，不能得力。近來，常青屢次奏報，甚有主



見，籌辦一切，頗合機宜。此時，李侍堯自己抵泉州，常青交印後，即速渡臺灣督同黃仕簡等剿捕賊匪，務將賊首林爽文、王芬及此外有名頭目擒拿解京，盡法懲治，不可任其逸入內山。原任山東按察使楊廷樞，曾任臺灣道，且在閩省年久，於該處情形自所熟悉，其獲咎因監犯越獄，究非私罪可比，前已有旨交與李侍堯帶往差遣委用。現值用人之際，即着楊廷樞補授臺灣府知府，仍帶革職留任；並傳諭常青俟李侍堯到閩，即令楊廷樞渡臺灣接印任事。

臣等謹案林爽文結黨肆虐，一時義民鄉勇或首先倡義、或應募急公，其義憤激發，足見小民具有天良。我皇上深爲嘉予，以僅由地方官獎賞，不足以示鼓勵，特諭令督臣查明，農商酌免賦稅，紳衿給予職銜。隆恩逾格，彰優異而務普霑，宜乎志切同仇，倍加感奮也。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常青曰：該匪等私行倡立天地會，已閱二十年之久。在其黨者，自必隨同搶奪；而被搶者，豈有甘心隱忍，不行呈控之理？乃從未見該督有查辦會匪搶奪之案。若被搶之人呈控到案，該地方官又何所廻護、竟置不辦，其故殊不可解？且事歷多年，其黨羽必多，着李侍堯、常青均俟剿捕完竣後，李侍堯在閩省內地各屬密訪嚴拿；常青在臺灣地方即速嚴行搜緝，毋得稍留餘孽；仍應不動身色，妥協辦理。並將此會究係起自何年？該省有無被搶控告，地方官沉擱不辦之案？確查參劾。

同日，常青奏言：水陸兩提臣到臺日久，迄今未得殲賊確信，必因南北兩路往復熟

商，以籌併力合攻，動出萬全，不無少需時日；但臣盼望愈切，夙夜靡寧。至臺灣郡城及鹿仔港、新莊一帶，俱能攻殺賊匪，保護各境，今當大兵四集，定可尅期掃滅淨盡。又逆匪林爽文等，糾衆蔓延，佔踞彰化、諸羅、鳳山等縣，守土文武各官，或臨敵捐軀、或奮身殉節，除臺灣知府印務，先經飭委福州府海防同知楊紹裘前赴署理；今經大兵進剿，被陷地方以次收復，所有知縣、同知各缺，均應遴員速往經理。臣隨飭令原任同安縣知縣黃嘉訓前往署理諸羅縣知縣事務；候補知縣宋學灝前往署理彰化縣知縣事務；其鳳山縣缺，即以現准調補之張升吉速赴任事。又理番同知一缺，委令原任俸滿理番同知王雋署理；淡水同知一缺，飭令現准陞署之徐夢麟前往任事。至各廳縣印信，除淡水同知關防已據摧送到泉，即發交徐夢麟攜帶備用；其餘，尙應查追下落；先飭將各經歷、縣丞印信、關防借給備用，俾得各昭信守。所遺彰化等屬縣丞、巡檢、典史各缺，亦俱隨時派委前往。至被害武職各官，咨令水師提臣黃仕簡，即於現在領兵到臺之副將、參將、都守內就近酌量委用，統於事竣之日，循例分別題咨辦理。再查臺灣府知府孫景燧，係在彰化拏賊被害，所有印信亦恐遺失，飭署府楊紹裘借用臺灣府經歷印信。其內地府經縣丞借用印信、關防，俱令布政使暫給木戳，以資應用。奏入，報聞。

初八日（丙午），藍元枚奏言：二十一日馳抵泉州。查鹿仔港及北路之艋舺等處，皆有官兵率同義民各相保護。提臣黃仕簡等俱於初四、初六等日進港，會合剿捕。臣受茲

重任，所有地方情形一切事宜，凡思慮所及，惟有勉竭心力統向督臣常青商籌辦。奏入報聞。

初九日(丁未)，徐嗣曾奏言：連日接據臺灣鎮道具報，鳳山滋事不法之賊首王啓郎、曾錦等，亦被拏獲。該鎮柴大紀等又偵知賊匪於三十日分路來攻，預爲準備，官兵用鎗礮斃賊百餘名。該道永福等分路捕剿，殺賊無數。蔡攀龍見賊匪由南蜂擁而至，復率兵民奮勇截殺，鎗礮打死賊匪甚多。鄭嵩奮力夾攻，追趕十餘里，賊俱散退等語。是，賊匪屢經剿殺，業已膽落，今聞提臣黃仕簡兵到，即已紛紛散去。加以陸路提臣隨後踵至，併力夾攻；臣竊計現在官兵會剿窮搜，賊匪必無稽誅之理。特恐其潰逃竄逸，復又嚴飭沿海地方注意巡防堵緝；其賊匪船隻之經臣與督臣先後檄飭嚴加搜燬，並飭臺地文武於商船出口時，盤詰稽查，毋致夾帶偷渡；既杜其逋逃之路，復絕其偷越之根，自可不致一名漏網。至於內地漳民，疊次廣爲曉諭；漳屬民人，現有紳士耆民教率子弟族黨於各海口地方密拏匪犯者，當即分別獎賞，以示風勸。臺灣屢有奸民械鬪之案，此次林爽文等竟敢攻犯城池，皆由地方官辦理各案，止期就案完結，並未徹底嚴辦，以致刁民肆無忌憚。臣查逆匪林爽文所住之大里杙莊，從前謝笑械鬪案內，即有該莊林姓多人；而諸羅縣楊光勳案內逸犯張烈等，現因逃入林爽文莊內，地方文武往拏遇害，可見奸民結會樹黨，氣類相通。仰惟聖明洞鑒，實於數千里海外情形，瞭如指掌，自當凜遵痛加

誅剿，以淨根株。又查辦要犯家屬，惟有處以鎮靜，出以縝密，不使稍露端倪，令該處民人坦然無疑，犯屬自不致兔脫漏網。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常青、徐嗣曾曰：王啓郎、曾錦係鳳山滋事賊首，與高文麟等四犯無異，既經拏獲，着該督撫等押解來京，聽候審辦。其遊擊蔡攀龍督率兵民，奮勇殺賊，尙屬可嘉！並着事竣後，給咨送部引見。此時，各路官兵早已齊抵臺灣，賊人望風膽落，勢必紛紛逃竄，各口岸巡防堵緝，尤爲最要。李侍堯于二月初二日經過杭州，計日內已可抵泉州。常青交印後，迅即前往臺灣，遵節次所降諭旨，妥協督辦，總期迅速藏事。

十一日（己酉），常青奏言：接准黃仕簡咨稱：「帶領官兵於正月初四日到臺，經將查辦情形，於初五日具奏」等因。查該提臣所稱初五日具奏一摺，並未到泉，似係被風阻滯。而任承恩由鹿仔港登岸之後，迄今尙無進兵確信，探聞，現駐劄彰化。此時南北兩路，自必聲息相通，軍威益壯。至查閩省先後派調官兵共計一萬。內兩提臣管帶四千四百名，總兵郝壯猷管帶一千五百名，普吉保續帶六百名，副將林天洛管帶一千名，俱已陸續到臺。又遊擊延山帶領福寧等兵一千名，亦經配渡前進。惟副將徐鼎士管帶督撫標兵一千五百名，由閩安出口，屢被風阻，據蚶江通判探報，十五日到東湧放洋，又復因風飄散，現止千總陳玉光兵船一隻，於十八日自滬尾港登岸，其餘各船尙未抵淡。

但核計到臺官兵，已共八千數百名，兵力不爲不厚。所有廣東兵一千名，即可令其轉回；其浙省派備兵三千名，亦應撤令歸伍，以省糜費。惟漳州一帶，地方緊要，應將粵省撥赴潮州兵二千名，暫行留駐，俟臺地剿匪事竣，再令歸營。臣等與署陸路提臣藍元枚商酌，意見相同，現已分咨廣東、浙江督撫各臣查照辦理。又接據臺灣鎮於十二月十八、二十一、二十七等日來稟，內稱：十二月十四日，遊擊楊起麟搜捕各莊，獲賊康里等五名。十五日遊擊林光玉搜捕竹籠等，獲賊之楊元等八名。十六日守備楊鬘、把總李春魁等搜捕大洲等莊。賊匪數千圍攻。該鎮督率弁兵飛往攻擊，鎗斃打死賊匪百餘人，生擒康合等五人。十八日守備楊鬘等搜捕溪塘各莊，獲賊王齊等五名；又獲奸細陳老二、林保保二名。訊供：係賊軍師陳天先差令探聽黃仕簡已未到臺，及鹽埕營盤有兵若干？並以諸、彰二縣俱乘大雨攻破，今亦俟天雨再來劫營攻府等語。又接到同知楊廷理札會，彰化義民張明義等解到賊匪楊牛、林活潑等，供稱：首犯林爽文在鹽埕被斃打傷，逃去醫治；伊叔林清招匪復圖攻擊。隨將陳老二、林保保正法。十九日午後，雷雨，賊衆果三面擁至。官兵力戰一夜，至二十日辰刻，臺灣縣義民亦來助戰，兵丁余海首先趕入賊陣，放鎗打死一賊；各弁兵繼進殺賊百餘名，生獲賊匪陳廷等八名，一併解交臺道究辦。二十六日賊人又攻鹽埕橋。自辰至申，鎗斃打死賊匪數百，並打死騎馬賊一名，賊衆始退。隊內兵丁陳成金、徐富二名，畏葸退後，即行梟首示衆。餘兵奮勇追趕，殺死

賊人數十名；生獲賊匪林大興等三名，就軍前正法等情。又將拏獲之匪犯簡鳩、張文、朱開、劉實（卽黃實）、林天球、林耽、鍾祥等七名提訊，鍾祥與逆首林爽文素相熟識；張文、朱開、劉實、林天球并林耽之子林萬，均係林爽文、王芬糾邀入會；簡鳩原係畫匠，並非會內之人，因與已獲賊目楊振國素識，令其畫旗，隨同入夥。匪等當逆首林爽文糾衆劫營攻城之時，鍾祥一犯持刀入城，遇理番同知長庚撲捕，遂加戕害；張文殺死兵丁一人，復在城縱放監犯；朱開殺傷官兵一人；劉實、林天球二犯，據供並未傷人，惟持木棍隨同附和；林耽先充彰化縣役，年老點退；其子林萬原屬會匪，該犯於攻城時主使其子在內接應。迨林爽文分攻諸羅、淡水，派令各該犯在彰化踞守。經署備陳邦光率同義民往收彰城，將該犯等先後擒獲。其天地會名目起自何時及入會人數多寡，反覆究詰，不能指實。卽將各該犯分別凌遲斬決，懸首梟示。各犯家屬財產，分飭各縣照例查辦。林耽之子林萬，雖據供稱已被義民殺死，是否屬實，仍飭確查。又陳邦光拏獲賊目楊振國等四犯，應坐家屬俱在彰化，已咨會提臣嚴行搜捕。嗣後，如有續獲要犯，其家屬住居原籍者，統俟剿匪事竣，會同提臣查拏究辦。

同日，黃仕簡奏言：郡城爲全臺根本，週垣廣濶僅係木柵環植，本非峻險城隍，臣抵臺後，加緊守禦，保固府城。初六、初九、初十、十二等日，計擒獲賊匪王鍛等二十三名，及賊目陳拱福、賊夥陳捷等；並奪獲刀械等項；審明正法梟示。十二日金門、南

澳、銅山等標營官兵續到，臣隨遣海壇鎮總兵郝壯猷率同副將丁朝雄、參將那穆素里、遊擊蔡攀龍、都司羅光照等，帶領兵丁二千三百五十餘名，前往南路剿匪，恢復鳳山。又遣臺灣鎮總兵柴大紀率同參將潘韜、遊擊李隆、楊起麟、林光玉、守備邱能成等，帶領兵丁二千二百三十餘名，前往北路進剿，恢復諸羅、彰化等處。臣帶本標官兵，會同臺灣道永福在北路衝要處所堵禦擒捕，往來策應，以壯聲援。仍分遣弁兵往沿海口岸扼守堵截，飭令在城文武官弁嚴守郡城，務期迅殲逆賊，恢復各縣城池。至府城民居稠密，去冬被賊迫擾，未免驚惶，臣到臺灣後，復出示曉諭安民。現在，市肆開張，商賈貿易如常，民情安堵。又上年十二月內，逆賊林爽文等疊攻府城，經臺灣道廳縣各僱募鄉勇數千守城，臺府居民舖戶亦募義民數千，幫助兵丁敵賊；臣到臺之後，各加獎賞，申明大義。人人感戴皇上恩威，愈形踴躍。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常青曰：黃仕簡雖係病後，但身爲專閫大員，既抵臺灣，理應親身帶兵剿賊，何得僅以派員前往了事？且彰化縣城久經守備陳邦光收復，而該提督摺內何以尙稱令柴大紀前往收復彰化等處？任承恩由鹿仔港登岸，係在北路，卽當知會黃仕簡分路夾攻辦理，方中窺要，乃迄今月餘尙無進兵確信。看來，伊二人竟各不相下，心存觀望，此卽朕於事起時，不欲令任承恩去之意，今竟不出所料；常青不可不迅渡臺灣督率辦理。並着常青於到臺灣後，卽行秉公嚴查。如該提督等實有觀望不前之

處，即當據實嚴參，不可因業已調任，意存迴護兩可完事。再任承恩，似此遲延不奏，則該提督及副將徐鼎士前後奏守風待渡之說，亦恐不足信。並着常青一併據實查奏，如該督稍有瞻徇，將來朕查出，即首領亦不能保，不可不慎也。至該督雖已調任湖廣，但此事究係伊在閩浙任內之事，尤宜督同妥速辦竣，方可將功補過。即李侍堯以現任閩浙總督駐劄泉州，凡臺灣剿捕等事，亦應聽常青就近調度，協同幫辦，和衷共濟。其各弁兵內，如有因常青係別省總督，呼應不靈，致誤機宜者，該督不妨竟按軍法從事，使士卒咸知儆惕。現在帶兵大員，有總兵柴大紀、郝壯猷、普吉保三人，足以分路剿捕。着常青於抵臺後，留心察看，若黃仕簡實係病體未愈，即留於彼處，亦屬無益，可令其回至廈門本任調養。又，常青審明賊夥正法摺內稱：劉實、林天球二犯，據供並未傷人，惟持木棍隨同附和等語。此等叛賊，豈可復以尋常附和而論；況該二犯業於審明後正法，摺內又何必爲聲說，致蹈辦常案故套。着該督嗣後於拏獲賊匪時，其首要各犯，仍遵前旨派員解京；其餘各犯審明後，即一面正法，一面具奏，以淨根株。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黃仕簡、任承恩曰：前據常青奏，鹿仔港署守備陳邦光帶領弁兵，率同泉州、粵省義民攻復彰化縣城，擒獲賊目高文麟等四犯。又據徐嗣會奏，鳳山滋事不法之賊首王啓郎、曾錦等，已被拏獲。賊人於十二月三十日來犯郡城，鎮道親督義民與遊擊等，分路剿殺賊匪無數各等語。是彰化縣城久經陳邦光等收復，其鳳山等處



亦經柴大紀等派兵分路剿捕，郡城已無事矣。何以黃仕簡摺內僅稱派委總兵等分赴南北二路進剿，恢復縣城？竟似該處軍情全未知悉者。看來，黃仕簡竟思安坐郡城，並不親赴各該處督率剿捕，大屬非是。提督爲專閫大員，領兵是其專責，黃仕簡深受朕恩，現帶兵剿賊，雖係病後，理宜奮勉出力，乃於剿捕事宜奏報遲延，全不得行軍要領，該提督所司何事？試思臺灣郡城，經賊人屢次攻犯，該鎮道等當大兵未剿之先，尙能保護無虞，焉有此刻又添提督所帶大兵，轉須協同守禦之理？豈黃仕簡竟欲以守護郡城爲名，遷延坐視耶？黃仕簡着傳旨嚴行申飭。至任承恩由鹿仔港登岸，即應將該處賊匪情形及辦理剿捕事宜，先行具奏，乃日久並未據有奏報。現據常青摺內稱該提督尙無進兵確信，探聞現在駐劄彰化等語。任承恩係自請前赴臺灣剿賊，既由鹿仔港一路進兵，即應督同陳邦光等上緊追捕殺賊，並知會黃仕簡分路會合夾攻；何以駐守彰化漫無籌畫？其心何居？任承恩亦着傳諭嚴行申飭。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六

二月十三日（辛亥），任承恩奏言：統領官兵於十二月十三日開行，因風雨阻滯，直至正月初四夜放洋，於初六日全抵鹿仔港。登岸後，正分派小船撥渡兵械，忽起風暴，小船不能擺渡，延至初十日始能全行上岸安營。連日審察地方形勢，偵探賊匪情形，林爽文等仍分屯諸羅縣城及鐵線橋地方，阻截南北道路。署鹿仔港守備陳邦光糾約鹿仔港義民林湊等，乘虛擒捉賊目，收復鹿仔港、彰化。而賊目陳泮、吳領等，仍復擁衆踞住彰屬東南山之虎仔坑、萬丹城一帶地方，勾結內山生番，日擾四處村莊。又彰屬大里杙等處，係林爽文等住居起事之地，其中匪夥時出滋擾。臣伏思鹿仔港爲臺北咽喉要口，居民稠密，現今各處避難人民群集雜處，奸匪亦遂混跡其間，人心時覺驚惶；又逼近虎仔坑、大里杙賊巢，必須先行掃蕩，俾要口得以寧輯。臣卽於十一日分派遊擊穆騰額、守備潘國材帶兵五百名，由員林進剿中路南投各莊；遊擊海亮帶兵三百名並鄉勇、熟番人等，進剿南路嵌頂各莊；守備常萬雄帶兵二百名、並鄉勇等，進剿北路北投各莊，以次會剿虎仔坑等處。並派都司馬元勳帶兵三百名，駐劄大加冬，防範濁水溪後路。茲遊擊穆騰額于十二日至許厝寮、上浦仔、下浦仔等莊，賊匪聞風逃遁，當將賊莊三處盡行焚燬。十三日帶兵登山，行至半嶺，遇賊。卽行佔住左山梁，用鎗橫擊，打死賊人甚

多。隨即飭令署守備沈勇雲帶兵分往林厝仔、施厝坪，搜燬賊莊。賊衆蜂擁迎拒，官兵用鎗礮進攻，賊人四散逃竄，計燒燬賊莊六處，殺賊首級八夥，奪獲藤牌、鎗礮等械。又遊擊海亮十三日進攻嵌頂，賊匪數百人踞住山梁，用石打下。即令藤牌前攔，鎗礮伏後，扒山仰攻，打死賊匪十餘名，賊始退走。官兵追趕上山，將及三條崙地方，賊匪又復拒敵。隨用鎗礮打斃賊人甚衆，餘賊奔竄，經官兵番奮勇追殺，割獻首級、耳、辮，奪獲鎗、刀等械，共燒燬內灣、竹脚寮、宮下仔、粗坑頭、三條崙、松柏坑、竹仔坑七處賊莊。又守備常萬雄十三日進攻北投莊，鎗礮打死十餘人，賊匪敗退。進至月眉莊，賊匪又來抵拒，當即督兵鎗斃四人，殺死二人，奪獲鎗、箭等械，焚燬上茄老、下茄老、月眉莊、北投、林仔頭、溪舟等處賊莊各等情。又連日，據各莊義民、兵役、社番人等，擒獻賊僞號將軍林里生，並賊夥高玉等十三名，並呈繳渠賊王芬首級一夥。訊據林里生供稱：林爽文封做掃北大將軍，曾經攻破竹塹城。又夥賊高玉等隨同林爽文，或攻彰化縣，或攻諸羅縣，俱各供認不諱。因林里生一犯，現患病沉重，當即凌遲處死。其餘各犯概行處斬。又王芬首級，訊之賊黨林里生等合認屬實。舖戶、居民無不稱快。臣將該犯首級並林里生首級，一同梟示。其呈繳擒獻之各莊貢生張明義、生員張植槐、民人錢凌碧、邱景廠、蔡運世、施烜光、大肚社熟番通事烏肉典、岸里社熟番通事潘明慈、貢生潘士興、兵丁方得章、陳論、林世忠等，均行分別獎賞。又據運糧官黃嘉

訓訪有彰化縣兵房書辦劉志賢，曾受林爽文偽封鹿仔港同知，公然到任，鞭扑平民，擅收鹽課，需索船規。卽親率跟役拏獲，訊供不諱，卽日解送督臣審辦。更訪得在港居民，有乘機搶奪之徒，未便姑容，致滋騷擾，當飭參將福蘭泰拏獲楊禮等十一犯，挑斷脚筋，以示懲創。臣仍嚴督將備將虎仔坑一帶賊莊，尅日剿平；陳泮、吳領二犯，務期拏獲。再將官兵調赴大里杙一帶，搜剿林爽文賊巢淨盡後，臣卽當親統官兵南下，會同水師提臣黃仕簡商酌機宜，同心并力迅擒首逆，盡殲匪黨。又到港後，據被害臺灣府知府孫景燧家人丁壽呈繳臺灣府印信一顆，又被害彰化縣知縣俞峻家人毛榮呈繳彰化縣印信一顆，又鹿仔港被害巡檢馮啓宗之子馮廷玉呈繳鹿仔港巡檢印信一顆，並僉稱：各故員未經被害之前，手將印信交付收藏，並言：『我死是該當，印係官物，未敢遺失，你速帶去逃避，等大兵到日呈繳』各等語。隨將印信三顆驗明封固，統候克復諸羅之後，委員實交臺灣道永福收貯。仍卽飛咨督撫二臣查辦。

同日，黃仕簡奏言：臺灣五方雜處，逆匪膽敢恣行不法，罪大惡極。其間或被迫脅隨行者，自必不少，是欲殲其渠魁，必亟散其黨羽。臣先經飛檄示知臺地民人，現在帶領官兵進剿，凡被賊匪迫脅隨行者，速須解散，無致悉被刑誅，嚴切曉示在案。先聞賊匪於正月初四、五等日，要來再攻郡城，迨臣統領官兵到臺，初四、五等日，逆賊不敢復來迫攻。緣郡城最關緊要，臣隨將到臺官兵，先卽一面四路堵禦，一面相度機宜，發

兵進剿。日內陸路提臣任承恩亦即續帶官兵及金門、南澳、銅山等標營兵丁到臺，自可調度分發，南北夾攻。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曰：本日據任承恩奏到，派撥官兵於鹿仔港一帶焚燬賊莊，擒殺匪夥一摺，所辦雖略有頭緒，但殺賊甚少。前經降旨諭令任承恩俟常青到臺灣後，即馳驛來京陛見。但此時任承恩正在帶兵剿捕，着常青於到日察看情形，如果任承恩奮勉得力，即令其在彼率領將弁追捕賊匪，以期迅速肅事；若伊在彼不甚得力，即據實具奏，仍遵照前旨飭令赴京陛見，候朕面訊一切。現在該處領兵大員，尚有總兵柴大紀、郝壯猷、普吉保三人，足資帶兵剿捕也。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常青曰：任承恩派兵分路進剿，共有千四百名，又有鄉勇等幫同剿捕，而所殺賊人首級、割取耳記，爲數甚少。前此，署守備陳邦光以微末員弁，尙能督率兵民多殺賊衆，並擒要犯高文麟等四名，出力可嘉，任承恩等轉不及該弁，寧不之愧乎？現在，賊衆既分屯諸羅縣城及鐵線橋地方，黃仕簡、任承恩二人，務宜親督弁兵，南北夾攻，以期一舉集事，勿再遲延。至摺內所稱各莊生監義民人等，擒獻賊目，並呈繳逆渠王芬首級一顆。此等擒獻賊匪之生監義民，如官兵未到之先，本未從賊，及見官兵到彼，即擒賊來獻，自應優加獎賞；若先被賊逼脅觀望附從，後見官兵勢盛，懼而擒獻，只可免其治罪，不得令其倖功。着常青於到臺灣後，查明分別核辦。

至林爽文、王芬，係此案首犯，今王芬雖已殲斃，若林爽文復臨陣被戮，或情急自戕，轉使逆首倖逃，憲典無以示懲；着常青於到臺灣時，務須設法將林爽文生擒解京，方爲妥善。其呈出之王芬首級，並着覆驗明確，查明係何人所殺；若此時不能詳加辨認，設將來又有王芬其人，尙復成何事體？該督不可不慎也！劉志賢身充書吏，竟敢受賊僞職，公然到任，實屬罪大惡極。凡應行緣坐者，一概不可寬宥，該督於訊供後，一併派員妥速解京。至拏獲乘機搶奪之楊禮等十一犯，雖已挑斷腳筋，但該犯等輒敢乘機搶奪，騷擾良善，卽與賊匪無異，僅以挑斷腳筋完結，不足示儆；並着常青查明搶奪屬實，卽將該犯正法示衆。再據黃仕簡奏，欲殲其渠魁，必先散其黨羽等語。所奏非是。此等辦法，或因起事之初，兵少賊多，爲一時權宜之計則可；今軍威壯盛，自應趁此兵力蕩洗賊巢，勿使轉留餘孽。若黨羽旣散，將來如何按名究辦；況大兵一撤，賊夥散而復聚，豈不更煩兵力？此皆伊等平日將就完案之見。此次，林爽文等糾聚滋事，卽由從前姑息養癰所致。今該犯等肆逆至此，豈可不殲戮淨盡，以絕根株。且現據任承恩奏，賊人勾結內山生番，日出滋擾，可見賊人自知罪在必死，負隅煽聚，非痛加剿洗，勢必仍行肆擾。現在兵力既盛，亦不難將所結之生番等，一併剿辦。上年戕害同知潘凱一案，卽係生番滋事，尙能趁此剪除，將來內山等處俱成熟番，不更一勞永逸乎。着傳諭常青卽遵照節次所降諭旨，相機妥辦，總以剿賊務盡，勿留後患爲要。

同日，海壇鎮總兵郝壯猷奏言：承准督臣常青照會，令挑派精壯兵丁四百名，配足軍裝、器械，齊集閩安，前赴進剿。隨即派兵起程，於十二月十五日到閩安。適副將丁朝雄、參將那穆素里管帶督標海壇、閩安烽火兵丁共一千五百名，陸續亦到；臣即令分配船隻，於十二月十九日由閩安開駕，到平海放洋。緣連日風暴，至五十二年正月初三夜，抵鹿耳門。水師提臣黃仕簡船隻亦到，初四日一同登岸進城。即將到臺官兵分派各要隘處所，嚴加堵截。一面會商水師提督臣黃仕簡，相機帶兵進剿。奏入。

上諭內閣曰：據郝壯猷奏，奉派帶兵起程到臺灣日期一摺，所奏甚不明晰。該總兵經總督派令前往進剿逆匪，既已率領官兵於初四日登岸，自應奮勉出力，迅速剿捕；並將賊匪現在情形，詳悉聲敘，方得窺要。乃摺內並未敘明，祇將起程及行抵臺灣日期，數行陳奏，於剿賊事宜，全無頭緒，郝壯猷着傳旨嚴行申飭。該總兵接奉此旨，務須奮勇殺賊，毋得稍有疏懈，致干咎戾。

上又諭內閣曰：臺灣逆匪林爽文糾衆滋事，現據任承恩奏，臺灣府知府孫景燧、彰化縣知縣俞峻、鹿仔港巡檢馮啓宗，同時被害，各將印信令家屬呈繳等語。孫景燧等守禦城池，猝被戕害，殊堪憐憫！着交部從優議卹。

十四日（壬子），上諭內閣曰：此次臺灣逆匪林爽文等糾衆謀逆，到處搶掠，義民鄉勇人等隨同官兵奮勇殺賊，守禦郡城，甚屬可嘉！業經降旨令該督等查明優賞。惟念逆



匪滋事之初，經過地方，百姓田廬牲畜被其蹂躪劫掠，及避賊遷徙流離者，殊爲可憫！亦宜一體加恩，普施惠澤。所有臺灣府全屬五十二年應徵地丁錢糧，悉行蠲免，以副朕優加軫卹之至意。並着該督撫接奉此旨，即日騰黃遍諭各處。該部遵諭速行。

臣等謹按臺灣一歲三熟，比戶盈寧，久享昇平之福。茲猝被林爽文肆虐，各處村莊受其蹂躪者不少。我皇上於該處鄉勇、義民，已捐稅錫銜，恩施廣被。復以賊匪所過地方，被其劫掠及兵燹流離者，情殊可憫，如傷在抱，異命載申，於臺灣府全屬五十二年錢糧，悉行蠲免。海外編氓，無一不在皇仁涵煦之中，眞與天同量矣。

同日，常青奏言：二月初一日申刻，准提臣任承恩咨稱：「統領各兵船於正月初十日全行上岸，及派撥官兵、鄉勇、熟番分路進剿。據遊擊穆騰額、海亮、守備常萬雄等稟報：「於十二、十三日進攻各莊，鎗礮打死賊人甚多，各有奪獲軍械並焚燬各處賊莊」。俟搜剿賊巢餘匪後，即統兵南下與水師提督會商剿捕」等因。查該提臣自抵鹿仔港即已分兵剿捕，焚燬賊巢，使匪徒無頓身之地。現在南北兩路，可互壯聲援，併力搜洗。且首逆林爽文，前據臺灣鎮稟報，訪聞被礮打傷，早陰禡其魄；而王芬係助惡大慝，又經義民人等割獻首級；其餘逆夥定可不日殲除。再臣前委署理臺灣府廳及各縣員缺，因印信尙無下落，飭將府經縣丞等印信、關防暫行給用。今據孫景燧家人呈繳臺灣府印信一顆、俞峻家人呈繳彰化縣印信一顆，又鹿仔港巡檢馮啓宗之子呈繳鹿仔港巡檢印

信一類，俱經驗明封固，賫交臺灣道收貯；隨飭知該道分給各署員備用，將借給內地印信、關防繳回。仍查追理番諸羅、鳳山各廳縣被失關防、印信及武職關防，務獲。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常青、黃仕簡、任承恩曰：本日常青奏，接據陸路提督咨報剿賊情形一摺，皆係任承恩業經奏聞之事，何用六百里加緊，徒勞驛站。林爽文係此案首犯，必須生擒解京，盡法懲治，方足以申國法，而快人心。據稱該鎮訪聞林爽文被毆打傷之語，畢竟有何確據？大里杙等處，即係賊人巢穴，林爽文又逃往何處？若因林爽文有被毆打傷之語，將弁等不能將首犯生擒，或又捏報因傷身死，希圖將就完結，致首逆重犯倖逃顯戮；設將來又有林爽文復出，非獨黃仕簡、任承恩罪無可寬，即常青亦恐不能當此重戾。至王芬一犯，據義民等將首級呈繳，亦恐不足深信，昨有旨着常青等確查覆奏。若此時未經驗明確據，將來他處又有王芬其人，一經發覺，惟常青等是問。

同日，孫士毅奏言：上年十二月接准閩省咨文，挑備戰兵，以資策應。臣才庸識淺，不知輕重緩急，惑於漳、潮接壤，民情疑恐，親赴彈壓，茲自知錯謬，不禁慚悚交集！現在，已於正月二十一日起，先將督標官兵陸續撤回歸伍；其先赴閩省之水師一千名，昨接閩、浙督臣知會，現在暫駐漳州，用資彈壓；其駐劄黃岡等處水陸兵丁，現與署提臣彭承堯商酌，俟再得閩省剿賊確信，亦即分起撤回。惟粵省惠、潮民人入天地會者

，諒復不少；此種匪會，非別項邪教止圖誑騙錢財者可比，必須徹底查辦，淨絕根株。臬司姚棻現已行調來潮，專司督緝。署提臣彭承堯仍暫駐潮州，督率料理。臣卽於正月二十六日起程回省。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孫士毅曰：前因孫士毅接准閩省咨文立即調發弁兵親赴潮州，不過見其遇事急公，而不權事理之輕重緩急；且恐粵東內地民心懷疑惑，是以降旨飭諭。現在黃仕簡、任承恩齊抵臺灣，分路進剿，賊匪四散逃竄，各莊生監義民擒獻賊目、賊夥，並割取賊渠王芬首級呈繳，大兵會剿，餘黨自可即日蕩平。此時大局已定，孫士毅又當親往稽查彈壓；況惠、潮民人入天會匪會者不少，其從外竄逃入境及內地勾引入會之人，均應逐一搜捕，不留餘孽。若孫士毅往來督緝，豈不較總兵彭承堯及道府等更爲有益。乃該督率行回省，全不知事體緩急，因時制宜，何以拘泥錯謬若此？着傳旨申飭。該督接奉此旨，卽仍前往潮州一帶督率辦理。

十六日（甲寅），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曰：前據常青奏，黃仕簡等帶兵登舟開駕以後，屢被風信阻回，朕當卽於次日清晨，齋心默禱，叩天虔告，以祈神佑。嗣據該提督等節次奏報，風水順利，所帶官兵船隻於二月初三、初六等日，先後俱抵臺灣，尅期進剿。可見誠敬感孚，聿昭靈應，朕欣慰之餘，益生寅凜。着李侍堯卽親詣天后宮，虔申報謝，以答神庥。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七

二月十七日(乙卯)，任承恩奏言：拏獲奸細僧人西葉、心向、新法三名，訊供：「林爽文因攻府城不開，聞得鹿仔港又有兵到，恐大里杙一帶失去，隨領夥衆由諸羅、斗六門繞回內山。於十三日到大里杙，就差我等前來探聽信息，並約會陳泮等招集黨夥，分抗官兵。不料就被盤獲」。當將該犯等正法。一面差人探知林爽文潛回屬實，因派遊擊海亮、穆騰額、署都司張奉廷領兵八百名，至馬鳴山一路，防禦大里杙賊匪；又派都司馬元勳、守備常萬雄帶兵七百名，留住埔心莊，防範虎仔坑一路；餘兵七百名留爲防守鹿仔港海口，及四路設卡應用。隨據哨報，賊匪擾及頭卡，鎗傷防卡外委兵丁數人。當飭該遊擊等速往堵禦。據稟：「二十二日率兵至柴坑仔，遇賊，施放鎗礮將賊打退，追至田中央，賊衆齊出抗敵。官兵用鎗礮打倒手執紅、黑大旂二賊，割獲首級一顆，殺賊數十名，燒燬賊莊，餘賊退走大肚溪東岸。因路徑窄狹，天色將晚，隨將官兵撤回。行至荊仔尾，有賊匪從竹圍裡突出，衝散把路鄉勇，乘勢擁前。千總葉榮、吳聯貴奮勇抵禦，被賊鎗傷陣亡。遊擊等見賊勢逼近，鎗礮難施，卽督藤牌兵丁奮力格殺，賊衆潰散；奪獲賊人大小銃鳥鎗等項。至陣亡帶傷兵丁及損失軍械，另容查實具報」等情。查賊匪雖連被官兵殺退，但首惡未擒，潛歸巢穴，暗通匪黨，恐致蔓延，必須合兵撲滅

。鹿仔港爲內渡要口，各處難民紛紛屯聚，尤須多兵防守。已咨報督臣移咨水師提臣會籌辦理。

同日，黃仕簡奏言：附郡沿山各處，有賊匪蜂擁甚多，隨命官兵先赴四路搜追堵禦，保固府城。緣匪黨聚散靡常，聞風各竄，臣隨復遣兩路官兵進剿。北路遊擊楊起麟等，十八日由鐵線橋行至下加冬地方，見有賊匪百餘人，隨即奮力追殺，生擒賊匪鄭發等六名；並奪獲刀械等項；審明正法。又拿獲賊夥王鑑等六名。南路總兵郝壯猷，於十九日過大湖一帶地方，有賊匪數千人前來禦敵，隨督率弁兵施放鎗礮，自己刻至申刻，打死賊匪三百餘人；官兵奮勇追趕，生擒賊夥二十五人，訊明正法。昏暮劉營，賊匪復來撲營，被官兵鎗礮打死百餘人，賊夥退遁。又據北路總兵柴大紀咨報：正月二十一日，在外山部竹地方，鎗礮打死賊匪甚多，生擒僞護駕大將軍廖東一名，賊徒陳模、黃啓、吳章等二十一名。二十二日巳時，抵田洋，生獲賊匪林老並番婦留娘等共八十二名，拿獲僞軍師侯辰一名，並奪獲鎗礮、火藥、鉛子、馬匹、刀械等項。守備邱能成攻開城門，賊匪由北門而逸，隨將城內賊匪搜拿淨盡。該總兵親往街市安民，俟搜捕近莊事畢，即統兵前往彰屬，剿洗大里杙。又郝壯猷咨報，正月二十一日，探得賊匪約有三、四千人窩聚在西園莊地方，隨派令遊擊蔡攀龍、參將瑚圖里、副將丁朝雄等，分三路夾攻，用連環鎗打死賊匪三百餘人，賊即奔逃。搶獲鎗礮、器械、旗單等項；隨將賊巢草寮數

百間焚燬。查南路鳳山一帶，山徑錯雜，該總兵帶領官兵由中路之大湖進剿，而東路之大岡山、小岡山尤爲賊匪屯聚之藪，必須添兵前進，方爲得力。二十三日，督臣調委汀州鎮總兵普吉保同興化協副將格縹額復帶水師提標兵丁六百名到臺。臣卽於二十四日遣發將弁帶領前赴大、小岡山，聽總兵郝壯猷調度，務將南路賊匪迅行剿除，並將首匪各要犯嚴速擒解，不使一名漏網。臣現在南北之要衝，隨時應援。

同日，常青奏言：准陸路提臣任承恩咨報：『拿獲奸細僧人西葉等三名，訊知林爽文已潛回大里杙莊，隨派令遊擊海亮等設卡防守。及二十二日該遊擊等堵禦殺賊，並首惡未擒，恐致蔓延，必須添兵進剿。伏思賊人退守巢穴，匪類自必衆多，若非合兵剿洗，計出萬全，則賊衆兵單不能得力』。臣正在揆度機宜，飛咨妥辦，旋准水師提臣黃仕簡來咨：『總兵柴大紀進剿北路，擒獲賊夥，收復諸羅縣城。總兵郝壯猷進兵南路，屢得勝仗，現至大湖進剿，尙須添兵前進』。查該提臣黃仕簡派撥官兵，分路收剿，未及旬日之間，旣已收復諸羅，卽可直達彰化，與陸路提臣聲勢相援。而南路之鳳山，又經總兵郝壯猷將賊匪攻散，恢復已在指日。至內地派出官兵，惟徐鼎士所帶之千五百名，屢因風阻，現在據報陸續前赴淡北。其續調之延、建、福寧等營官兵二千名，此時俱可先後抵臺，兵力已厚，定可迅速戡功。再粵省撥赴潮州兵二千名，臣因漳州一帶地方緊要，暫請留駐。今臺地已報有捷音，內境均極寧謐，潮州之兵，似可無庸再行留駐，已

咨會兩廣督臣，一併飭令歸伍。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黃仕簡、任承恩曰：任承恩既深知賊首林爽文潛回巢穴，自應多帶弁兵親往擒捕。乃分派遊擊都司等零星堵禦，殺賊甚少；而千總葉榮等轉被賊鎗傷陣亡，更屬不成事體。從來行軍制勝，合則勢強，分則勢弱。況閩人性本剽輕，若零星打仗，輕於嘗試、轉恐挫失氣餒。朕屢降諭旨甚明，任承恩豈不之知？而乃輕分兵力，以致損失威重乎。前此，署都司易連、署守備陳邦光以微末員弁，尙能督率兵民鄉勇等多殺賊衆，收復鹿仔港、彰化、竹塹等處。任承恩到彼後，惟就已得之處駐劄觀望，僅以派員堵禦了事，是誠何心？任承恩着嚴行申飭。至黃仕簡前以所奏南北二路殺獲賊匪情形，亦係接據總兵柴大紀、郝壯猷咨報，並未躬率士卒，迅速追剿。黃仕簡所辦何事？大非向日嘉予期望之意，亦着嚴行申飭。伊二人俱不免遲延觀望，而任承恩爲尤甚！恐於剿捕不能得力，常青速渡臺灣，遵照節次所降諭旨，實力督拿，以期一舉蕩事。朕於軍務，從來賞罰嚴明，其奮勇出力者，必優加甄錄；而畏葸退縮者，亦必重治示懲。黃仕簡、任承恩等，寧未聞知，豈可自蹈重愆，以致百身莫贖乎？並着常青詳悉諭知該提督等，俾各知儆惕，以期帶罪圖功，奮勉集事。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常青曰：賊匪廖東、侯辰，俱受林爽文僞封名號，看來賊首林爽文肆逆不法，或竟有自稱爲王及僭立年號之事。林爽文膽敢糾衆戕官，佔



奪縣城，已屬罪大惡極；若果有此等僞僭名號，該督卽應據實奏聞，正可明正其罪，無所用其諱飾也。所有現獲之廖東、侯辰二犯，着卽派委委員解京審辦。守備邱能成奮勇當先，攻開諸羅城門，並將城內餘匪殲盡，甚屬可嘉！着該督於事竣後，送部引見。此次柴大紀於官兵未到之先，能督率兵民極力守禦郡城；現在帶兵赴北路搜剿，又能多殲賊衆，收復縣城，並生獲要犯，甚屬出力；着常青抵臺灣後，先行嘉獎。惟是臺灣係該鎮專管地方，今有此賊匪聚衆不法之事，該鎮本有應得之咎。若能及此時勇往剿捕，豈止可以將功抵過，朕必將伊從優議敘。至任承恩正值年富力強，且自請前往剿賊，乃亦遂巡觀望，並着常青到彼察訪實際情形，如任承恩尙知出力，或有需該提督在彼協剿之處，卽令任承恩暫留臺灣，隨同搜捕；俟事竣後，再核其功過，據實具奏。倘於剿捕不能得力，卽遵照前旨，一面令其來京陛見；一面據實參奏。常青固不必因有此旨，過事吹求，亦不可稍存瞻徇迴護，致令倖免。其功過大概，朕已知悉，常青亦不能欺朕也。

同日，徐嗣曾奏言：臣前因官兵阻風未渡，輒親赴閩安查催，實屬知識短淺，不權事理輕重。現在兩提臣分投搜剿，賊匪自必立就殲滅。此時沿海各口岸，尤宜喫緊防範，實臣分內應辦最要之事，節經諄飭嚴緝。本日據署漳浦縣羅澤坤盤獲匪犯陳傍（卽陳榜），供認在臺從逆，因病潛回。現解赴督臣究辦。查該縣前曾獲犯陳樵，經督臣審明

正法；今又拿獲陳榜一名，可見賊匪竄回自必不少。現復嚴飭文武員弁，加意堵截查拿，不致稍有疏忽，自干重咎。至臣前准督臣札會，審辦逆匪高文麟等犯，究出起會根由，係平和人嚴烟（卽莊烟）過臺興起。屬臣一體留心密查；嚴烟籍隸漳州，恐其已回原籍。當卽密飭查拿，尙未報獲。現又嚴飭密速訪緝，仍令不動聲色，妥協辦理。再，現據漳浦縣訪獲天地會匪黃斷等十二犯，雖據訊稱係糾約資助葬費，並無爲匪不法情事，但有無不實不盡，現已提省嚴行究辦。茲又接准兩廣督臣咨會，拿獲匪犯許阿協等，究出該犯等先後到漳，經平和縣人賴阿邊、龍溪縣人梁阿步等，糾其入會。臣已密札汀漳道朱芾會留心訪緝，鎮靜妥辦，毋使兔脫。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徐嗣曾曰：前因臺灣賊匪滋事之初，督臣既經前往泉州駐劄，該撫自當在省靜鎮彈壓。乃徐嗣曾有前往閩安之奏，是以降旨申飭。今臺灣賊匪業經兩提臣會兵搜剿，縣城早經收復，賊匪紛紛潰散，大局已定；偷越內地餘匪，正復不少。則此時情形，又與前日不同，嚴拏逸匪最爲緊要。該撫又應往來沿海各口岸，親自督率擒拿，不使一名漏網，方合機要。況省城距廈門一帶不遠，就近往來，仍可回省辦理一切，兩不致誤。乃徐嗣曾拘泥前旨，將搜捕餘匪等事，僅委之文武員弁，該撫轉安坐省城，何總不知事體輕重緩急若此？徐嗣曾着再傳旨申飭。該撫接奉此旨，卽速赴海口一帶，親自往來查察，務將偷越餘匪嚴密截拿，勿稍留餘孽。

臣等謹按事有輕重緩急，貴於變通隨時。林爽文起事之初，內地民人自必聞風疑懼，我皇上於撫臣徐嗣曾前往閩安之奏，深責其非。蓋以過涉張皇，恐致民情惶惑也。及兩提督渡臺，賊匪紛紛逃散，此信播聞，即愚民皆知賊夥之易除，不復更有他慮。得撫臣親往海口督拿逸匪，自必更爲得力。聖天子揆幾度務，隨時變通，指授機宜，不設成心，惟期其是。益見聖謨廣運，悉協時中也。

十八日（丙辰），藍元枚奏言：二月初五日，督臣常青等咨稱，逆匪林爽文等，南北蔓延，派撥官兵分路剿捕。經柴大紀獲賊黃余等四名，審明正法；楊起麟在下加冬地方，生擒賊匪鄭發等六名；又郝壯猷在大湖一帶地方，殺賊匪四百餘人，生擒二十五人，訊明正法。理合奏明。

同日，徐嗣曾奏言：黃仕簡拿獲偽將軍廖東等，收復諸羅。林爽文現已潛回大里杙莊。柴大紀收復諸羅之後，即可前赴彰化一帶，與提臣任承恩併力夾攻。而南路鳳山一帶，現又經提臣黃仕簡添派總兵普吉保帶兵馳赴大、小岡山，聽總兵郝壯猷調度。不日亦可得有收復信息。臣嚴飭沿海地方，實力堵拿，不使一名竄逸漏網。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常青、徐嗣曾曰：本日藍元枚、徐嗣曾奏到各摺，皆係常青、黃仕簡等業經奏到之事，乃各用六百里馳奏，徒勞驛站，甚屬無謂。嗣後，該提督等拿獲逸犯等事，應行奏聞者，仍令專摺具奏外，若不過接准臺灣提領咨報搜剿情

形，業經督臣、提臣馳奏者，均毋庸重複聲敘由驛奏報，以省煩擾。至常青此時自己親渡臺灣督率鎮、將等，實力搜剿。但常青已經調任湖廣總督，今以欽差前往督辦，一切題陞調補，若專俟本省總督李侍堯辦理，則所統將弁等見常青不能專主，或心中以爲：即奮勉出力，亦不能即邀拔擢，未免稍生懈怠。着傳諭常青，現在臺灣將弁被賊戕害，多有懸缺未補者，常青到彼即應於剿賊弁兵內，核其實在出力者，官則酌予陞擢；兵則招補十把；一面具奏，一面知會李侍堯。俾常青得有事權，以便策勵將卒，呼應較靈，可期迅速集事。

臣等謹案將帥之整肅戎行，因事權之專一也。督臣常青以湖廣總督督師臺灣，使一切提陞調補，必咨明本省督臣辦理，將弁等見其不能專主，必致心生懈怠。皇上曲體人情，明無不矚，特降諭旨，令常青於軍營懸缺，皆得酌陞補，不使少有掣肘，真鼓勵人才之要道也。

十九日（丁巳），上諭內閣曰：福建臺灣逆匪林爽文等聚眾滋事一案，節經該提、鎮等奏報剿捕情形，摺內據稱賊匪蜂擁團聚，各有萬餘及數千不等，竟似現在賊眾已不下數萬。而所奏每次打仗殺賊之數，或稱數百，或稱無數，又似被殺之賊已不下數千。賊人倉猝起事，其糾約黨羽及沿途被脅入夥者，何能即至數萬之多？此必緣營將弁畏懼無能，捏詞多報，即可掩其恇怯，又藉以冒功。不知被殺之賊，俱有首級、耳紀、屍身可驗；而黨羽之多寡，將來生擒林爽文等亦無難跟究確數。着常青於剿捕事竣後，務將所

報賊數與所殺、所拿賊數，詳細核查，據實具奏，毋任朦混。至林爽文等攻犯城池，戕害官民，罪大惡極，不特首要各犯罪應寸磔，卽入其黨夥者，均屬法無可貸。但現在賊衆雖未必如該提、鎮等所報之多，而林爽文等到處煽惑糾結，爲日稍久，看此情形，人數亦當有萬餘。其中被賊逼脅附從者，想亦不少，若概予駢誅，朕心有所不忍。着常青於官兵剿捕時，臨陣痛加殲戮不計外，其續行搜獲暨賊黨畏懼縛獻乞降之犯，着該督逐加審明。此內如受賊僞職及曾戕害抗拒官兵者，仍當卽行正法；其止於被脅隨行並未與官兵打仗者，尙可免其一死，量予遠徙。該督其恪遵妥辦，以副朕仰體上天好生之德，法外施仁至意。

臣等謹案臺匪滋事，焚掠村莊，到處脅從，遂至蜂屯蟻聚。論以叛逆之條，皆屬法所難宥者。我皇上不忍概予駢誅，特命於搜獲乞降之犯，分別其未受僞職及未與官兵打仗者，免死發遣。皇仁浩蕩，於萬無可貸之中，尙求其一線可生之路，容保無疆，非所謂與天合德者歟？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曰：現在臺灣剿捕官兵，節據常青奏報，先後調派共計一萬二千餘名，軍威已極壯盛。任承恩等並不親臨行陣，僅派委將弁零星打仗，致首惡潛匿稽誅，轉以賊勢蔓延，必須添兵進剿爲詞。可見任承恩懦弱無能，不過藉此以掩飾其遷延觀望之咨，昨已降旨嚴行申飭。着再傳諭常青於到臺灣時，遵照前旨留心查察，據實嚴參，無得稍有瞻徇。計此時兵力已足，更無庸再議添兵。至現在大兵四路

會剿，賊人勢在危急，其有擒獲賊目、割取首級呈獻及臨陣乞降者，已令常青分別查辦。果係被賊脅從，尚可寬以一線，分別發遣新疆等處，給厄魯特兵丁爲奴。但此時賊黨尙多，此等匪徒目前冀緩誅戮，恐有挾詐僞降情事，尤應嚴密防範，並着常青察看確情，慎重辦理，毋得稍有疏忽。所謂「受降如受敵」，不可不知也。

上又諭內閣曰：臺灣賊匪林爽文滋事一案，署都司事守備易連、守備邱能成、署守備事千總陳邦光，於克復諸羅生擒要犯，及保護鹿仔港、新莊等處，俱能率領兵民奮勇出力，甚屬可嘉！所有現出臺灣鎮標中營遊擊耿世文員缺，卽着易連補授；左營遊擊李中揚員缺，卽着邱能成補授；北路協都司王宗武員缺，卽着陳邦光補授。伊等率衆爭先收復、擒拿，是以逾格超擢，用示優獎。其臺灣北路協副將赫生額及諸羅守備郝輝龍員缺，仍着常青於帶兵各員內，擇其功績最著者，酌量奏請陞補，以昭獎勸。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八

二月二十一日(己未)，黃仕簡奏言：逆首林爽文住居彰屬大里杙地方，其糾匪不法，多係烏合之衆。但此等海外跳梁，必足兵力長驅迅掃，乃可以破賊膽而壯軍威。若輕兵躁進，不特未合機宜，而小醜且轉滋抗拒。臣初到臺郡，因內地官兵尙未到齊，隨將現到兵丁派撥四郊要路添防，加緊堵截，保固府城，晝夜嚴督擒捕賊匪。嗣官兵續到，隨同日分遣前赴南、北二路，並力進剿。二十四日，據赴北路總兵柴大紀報到，克復諸羅縣城池，臣業經恭報在案。現在，惟有相機調度，務期速殲醜類，並嚴擒首逆各要犯解究重治，以靖海疆。

同日，任承恩奏言：林爽文本係彰屬窩匪，肆行不法。現在回踞大里杙一帶窠巢，暗通虎仔坑賊目陳泮、吳領等，時出滋擾，焚掠泉、粵村莊。臣連日分派官兵，督同鄉勇四路巡防截殺；一面謹守內渡各海口；密諭番社總通事潘明聽等，通知內山生番頭目懸立重賞，令其一體截拿，預防遁匿。茲聞水師提臣黃仕簡督令臺灣鎮臣柴大紀，克復諸羅縣城。惟斗六門一帶，尙爲賊踞，俟道路通達，南北官兵會合，臣協力進攻，無難撲滅。至臣至愚極昧，罔識事體輕重，惟有恪遵聖訓，鎮定持重，斷不敢稍涉張皇。再本月二十七日，接據都司馬元勳稟報：『帶領官兵七百名，率同鄉勇前駐埔心莊堵禦

賊匪。二十六日辰刻，賊衆千餘人由三路下山滋擾，都司隨督同官兵分路迎敵，鎗礮並施，打倒執旗賊目，傷斃賊黨甚多，餘賊逃散」等情。臣當委親隨妥弁前往確查屬實。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黃仕簡、任承恩曰：前因黃仕簡、任承恩奏報各摺，僅派委將弁等零星打仗，並未親臨行陣，業屢經降旨嚴行申飭；然尙以黃仕簡或因年老多病，猶存憐憫之念。今據伊所奏摺內，於現在軍務情形，置若罔聞，是黃仕簡竟與任承恩互相觀望，遷延時日；黃仕簡不宜如此，朕亦不能因其老病曲爲憐宥矣。至任承恩摺內有鎮定持重之語，伊現在如此退縮不前，竟屬怯懦無能，豈可藉詞持重乎？伊二人於剿捕賊匪，種種遲延，難辭貽誤之咎。又任承恩知斗六門一帶有賊踞守，即應督同將弁等親往追捕，將賊衆痛加殲戮，俾與黃仕簡一路聲息相通，庶賊人聞風膽落，首犯得以尅日就擒。今伊等如此遷延觀望，幸賊人亦如伊等畏葸無能，不致更肆鴟張；倘賊衆偵知官兵鬆懈，復轉相糾衆逞其狡猾，致大軍稍失威重，尙復成何事體耶？又任承恩奏稱，接據都司馬元勳稟報，埔心莊打仗殺斃賊目，餘黨逃散，當委親隨妥弁前往確查之處，尤屬不成事體。任承恩如果親往該處督剿，於該都司稟報虛實，何用更委員弁前往確查；豈任承恩竟思安坐彰化觀望不前乎。黃仕簡、任承恩着再傳旨嚴行申飭，並着該提督等親帶弁兵，會同剿捕，勿再仍前延緩，致干重戾。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曰：本日黃仕簡、任承恩六百里報到，竟係覆奏諭旨，並未帶兵進剿；且摺內有鎮定持重之語，已降旨將伊二人嚴行申飭矣。黃仕簡之摺，係正月二十七日拜發，距伊二十四日拜發之摺，又有三日。此三日，自應與賊打仗，何摺內竟無一字提及？若云府城緊要，從前柴大紀與永福二人尙能保護無虞，豈此時須添黃仕簡在彼防守之理？前因黃仕簡年老患病，朕尙爲之原諒，今玩誤至此，不惟不覺可原，轉覺可惡矣！至斗六門爲南北咽喉之地，任承恩即應帶兵前往奮勇剿殺，以通要道；乃任承恩尙駐劄彰化，而黃仕簡又駐劄郡城，一南一北，互相觀望，以致道路不通，此明係彼此退縮畏怯，安得藉詞持重乎？從來用兵之道，貴於神速，官兵一到，即訂期夾攻，使賊無暇抵拒，渠魁既得，其黨夥自易殲擒。幸而賊匪不過么鷹草寇，亦如黃仕簡等之怯懦無能；若使稍知謀略，乘隙鴟張，一路之兵稍有失利，其餘兵弁雖多，自必因而氣餒，撲滅爲難，尙復成何事體！看來，此事斷非黃仕簡、任承恩二人所能辦理，常青務卽速赴臺灣，遵照節次諭旨，相機妥辦，必須堅持定見，親督官兵，調度指揮，務使壁壘一新，以期一舉集事。至黃仕簡、任承恩彼此推諉，一味因循，其貽誤之咎，已無可辭，豈可復行寬貸。着常青於抵臺灣後，嚴切查明，如該提督實有逗遛觀望情事，卽一面據實嚴參，一面傳旨將伊二人解任，令回內地，交李侍堯請旨辦理。所有水師提督印務，交與柴大紀暫署；陸路提督印務，交與郝壯猷暫署，候朕另降諭旨。朕

於軍務紀律嚴明、信賞必罰，其有能著績成功者，必格外加恩。如阿桂在金川奏凱，賞給寶石帽頂、四圍龍補服，以昭寵異。其老師糜餉臨陣失機者，亦無不寘之重典，歷歷可數；豈黃仕簡、任承恩尙未之知。卽常青雖擢用總督，辦事未久，然歷任中外多年，自當知朕用人之道，旣經朕特交查辦，亦不能爲之瞻徇也。

同日，孫士毅奏言：閩省拏獲臺匪楊咏等供稱，天地會根源起於廣東和尚洪二房及朱姓人，前經閩浙總督臣常青咨會，臣卽一面飭拿，一面行調臬司姚芬督緝查辦在案。嗣將許阿協等四犯訊供，上年七月十日內，有漳州人賴阿恩、梁阿步勾引入會。且據供，歌訣內有「木立斗世」字樣，匪會係起於乾隆三十二年。及訊以洪、朱二犯，不能據實指出。臣現查後溪地名，粵東饒平、潮陽、揭陽等處皆有。凡屬後溪地方，臣已密飭各該州、縣並選派得力弁員逐處跟查洪、朱二犯下落，均稱洪姓土著之人，粵東亦到處皆有，而身爲和尚及稱爲洪二房者，各處後溪地方並無其人。臣以閩省來咨，後溪之名雖係籠統，而鳳花亭三字自屬確鑿。現復嚴飭各屬將鳳花亭住址密速躡訪，期於必得，以便徹底究辦。再，許阿協、賴阿恩、林阿俊、涂阿番四犯，節次訊供；涂阿番一犯堅供，並未入會，尙須詳加研鞫。此外，許阿協等三犯，俱係供認入會，並能口誦歌詞，毫無疑義。本應卽日委員解京歸案審辦，現因嚴查天地會夥犯，恐該犯等黨羽尙多，所供不實不盡；且現在惠來海口又盤獲閩省漳州人陳孟琴等七名，或與該犯等同屬一氣，

將來尙有應行質對之處，是以暫緩解京。奏入，報聞。

二十二日（庚申），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曰：總兵柴大紀督率官兵義勇保護郡城，最爲出力，可嘉；郝壯猷在南路一帶，督兵攻剿，殺賊多人，亦屬認真奮勉，自應酌量加恩，以示獎勵。着常青查明該鎮等，如未經賞過花翎，卽傳旨加恩賞戴，令其益加奮勵，各帶官兵分投剿捕，以期迅速肅事。至黃仕簡、任承恩，並不親臨行陣，貽誤事機，已降旨令常青查明，卽行參奏解任。將水師陸路提督印務，交與柴大紀、郝壯猷暫署。常青務須飛渡臺灣，遵照節次所降諭旨，督率柴大紀等分帶官兵，相幾妥辦。黃仕簡、任承恩並着先卽摘去花翎。

二十五日（癸亥），黃仕簡奏言：接到節次所奉上諭，又奉到恩賞，隨卽叩頭祇受。臣自病後，風症時愈時發。現雖心神不足、氣力不能如常，惟當勉竭駑駘，督率官兵奮勇剿滅賊匪，以期尅日綏靖海疆。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曰：連日盼望臺灣捷報，甚爲懸切。本日黃仕簡有六百里報到，朕以爲必係奏報剿賊情形，及加披閱，係接到恩賞及覆奏諭旨，於剿捕賊匪之處，竟無一字提及。而任承恩連日亦無奏報，是黃仕簡、任承恩互相觀望，皆屬一籌莫展。朕前因黃仕簡年老患病，一聞賊匪滋事，卽帶兵親赴臺灣，屢降溫旨獎勵，並令加意調攝，勿過勞勩；並賞給荷包等物。以朕高年如此體恤周至，黃仕簡宜何如感激

圖報，以慰朕懸切；亦應將受恩深重，雖年老病後，仍當身先士卒，剿滅賊匪，以圖報効之處，懇切聲敘；即非出於中誠，亦當敷衍謝恩。乃竟於此等處所，全無一言敘及，豈朕眷念老臣，而黃仕簡轉不知仰體高年之主，宵旰焦勞之意乎！着常青到彼，即將此旨詰問黃仕簡，嚴行申飭。況總兵普吉保一到臺灣，即率領弁兵親往諸羅一帶，會同柴大紀相機進剿。普吉保身係滿洲，遇事頗能奮勉；黃仕簡在御前行走，非外省提督不曉事者可比，乃安然坐視，並普吉保之不若乎。且臺灣原設兵丁不爲不多，乃黃仕簡等屢次派兵進剿，止令郝壯猷、徐鼎士等帶往之兵，分投剿捕；而於臺灣本地官兵，並未將作何派撥之處奏及。現在普吉保已帶延建及水師兵一千六百名，前赴諸羅，黃仕簡即應督同親往，何以僅委之該鎮！黃仕簡竟若置身事外者，豈竟因病氣餒觀望不前乎。至任承恩年富力強，尤非黃仕簡尙可以老病藉口，乃駐劄彰化，並不帶兵親往賊巢、奮勇剿殺；竟如溫福在木果木將弁兵各處分散，以致賊衆乘間竊發，遂至債事光景。此事初起時，朕尙不甚介意，以爲公藩竊發，黃仕簡一到，即可捕滅無餘。乃不意伊二人竟敢如此遷延觀望，殊出意料之外。現據黃仕簡奏到，拏獲賊匪蔡紹等訊據供稱，賊首林爽文等團聚斗六門，勢尙猖獗，猶思復攻諸羅。而任承恩、柴大紀俱有官兵單薄，需撥兵接應之語。雖業經普吉保率領原帶兵一千六百前往協剿，但恐賊夥爲數較多，黃仕簡、任承恩屢派弁兵，分投堵禦，零星打仗；或一路之兵稍有失利，其餘兵弁雖多，自必因而

氣餒。倘賊匪見黃仕簡等漫無籌畫，乘隙鴟張，或有挫失，更爲可慮！常青到臺灣後，務須察看情形，如果必須增添兵力，卽一面具奏，一面咨照李侍堯於附近各營再撥二、三千名，速渡臺灣，俾資策應。李侍堯接准來咨，卽行飛調配渡，無致遲誤。至常青經朕特派前往臺灣督辦剿捕諸務，固應親督官兵調度指揮，但伊係總督大臣，理宜特重，於臨陣打仗時，亦應相度事機，籌酌輕重。此事已專委常青一人辦理，當堅持定見，勇往前進，酌量事宜，運籌制勝。

臣等謹按賊匪林爽文等，團聚斗六門，阻絕南北道路。黃仕簡、任承恩果能會齊官兵，併力夾攻，痛加剿洗，烏合之衆，自不難尅日殲除。乃彼此遷延觀望，以致賊匪全無忌憚，愈肆鴟張。我皇上旣屢加申飭，明正其罪，復飭令添撥弁兵，渡臺策應。數千里外之情形，燎如指掌，斷自宸衷，預爲籌備，故能迅奏膚功也。

二十七日（乙丑），孫士毅奏言：接奉諭旨，將備調兵丁撤回歸伍。所有業已赴閩之水師兵一千名，因准閩省來札，內有交界處所官兵應暫留駐之語；是以仍令暫駐黃岡及樟林兩處，俟有剿除逆犯的信，卽行撤回。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孫士毅曰：前因林爽文等不過烏合匪犯，聚衆滋事，各省遽紛紛徵調，辦理過涉張皇，恐內地人民聞而生駭，是以諭令停止。今黃仕簡、任承恩二人，自到臺灣後，並不親帶兵弁迅速追捕，一味因循恇怯，互相觀望，以致賊匪尙未

撲滅。業令常青速往臺灣，實力督率會剿，自無難一鼓殲擒。但恐賊人自知罪在不赦，負嵎抗守，或又有須添兵力之處。是前此粵省已經派調之官兵，現今自未便全令撤回歸伍，仍應於交界處所酌量暫爲留駐。如常青到臺灣後，察看賊匪情形，尙須兵力接濟，卽一面據實具奏，一面知照孫士毅調取應用，更爲便速。此時，圖薩布諒已回任，孫士毅正當在潮州一帶，往來稽察，使臺灣匪犯知有總督在彼督拿，不敢潛行竄入。且潮州距閩較近，該督親督弁兵就近駐劄，更足以壯聲援，而資策應；卽於搜捕餘匪，亦爲有益。

同日，柴大紀奏言：正月初四日，水師提臣黃仕簡派調臣統領本標兵丁四百名、守備邱能成兵丁一百三十名、臺灣遊擊楊起麟、林光玉等兵丁九百名、南澳遊擊李隆兵丁三百名、參將潘翰兵三百名，又彰化敗回兵丁二百名，共二千二百三十名，前往北剿。正在起程之間，提臣黃仕簡飭臣於十六日赴大穆降、八甲等處，與郝壯猷會捕賊匪，留參將潘翰併兵丁三百名守郡城。臣統領官兵一千九百三十名，於十七日前往北剿，至灣裏溪拿獲賊夥黃余等三名，押解提臣黃仕簡審辦。二十一日至外三部竹地方，賊匪數千蜂擁而至，臣督率官兵齊放鎗礮，武舉陳宗器、諸羅縣知縣陳良翼、笨港縣丞徐英各帶義民助戰，鎗礮打死賊匪甚多，生擒僞護駕大將軍廖東一名、紅馬一匹、賊徒陳模、黃啓等二十一一名。二十二日抵田洋，賊匪總聚於此，約有萬餘人，冒死相拒。臣督率官兵

極力攻剿，自午至酉，鎗礮打死賊匪無數，殺死者亦多；生擒賊匪林老並番婦留娘等共八十二名，拿獲僞軍師侯辰一名、騾馬三匹；奪回礮十一門，鳥鎗三桿、火藥一擔、鉛子一桶、旗刀等械甚多，餘匪四散逃走。守備邱能成將城門攻開，我兵即時追趕入城，賊匪由北門而逸。飭將城內賊匪迅速搜拿，派撥官兵謹守四門。惟安平中營把總郭拔萃、兵丁林勇言陣亡，臣跟丁林道鄉被傷，餘俱無損。隨飭楊起麟等往查各文武衙署、軍裝庫局，俱被殘毀，倉庫搶劫一空，各官印信，尙無下落。臣親往街市安民，仍舊開店貿易，百姓莫不歡欣鼓舞。但擾亂之後，亟宜安撫，已飛移臺灣道永福速即委員暫署知縣、佐雜等缺，以資經理。查附近各莊，尙有餘孽，俟搜捕淨盡，即統兵前往彰屬，剿洗大里杙等處賊巢。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曰：本日柴大紀克復諸羅縣城一摺，尙係黃仕簡前日奏報情形，所奏已遲。至臺灣本設有重兵，黃仕簡現帶有本標兵丁，未經親臨行陣，復將剿賊之參將潘韜兵丁三百名留駐郡城，祇圖自爲護衛，不意黃仕簡恇怯無能，竟至於此。現在常青自己前抵臺灣，着將柴大紀摺發交常青閱看；並諭令常青致彼嚴查，黃仕簡所帶本標官兵及臺灣原有兵丁，現作何用？因何復將參將潘韜兵丁三百名留守郡城之處，一併查明據實參奏。並將何日已抵臺灣？作何籌辦剿捕情形，迅速具奏。

同日，郝壯猷奏言：准水師提臣黃仕簡移撥各營兵丁二千餘名，前赴南路進剿，一

路搜捕。十九日過大湖一帶地方，東南有賊匪數千人前來禦敵。臣督率將備弁兵施放鎗礮，自己至申，打死賊匪三百餘人；官兵奮勇追趕，生擒賊夥二十五人，訊明正法。時已黃昏，就地劊營。夜間，賊匪復來撲營，被官兵施放鎗礮，打死百餘人。賊夥退遁。隨即發兵搜捕，並差探賊匪現窩聚新園莊地方。二十三日，派令各營將備帶領弁兵義民，三路夾攻，鎗礮打死賊匪三百餘人，奪獲鎗礮器械，賊匪逃散。隨將賊窠草寮數百間，盡行燒燬。仍收回大湖營盤。二十四日午刻，聞東南有礮聲，賊匪猝至。隨即派撥官兵追殺，施放鎗礮，打死賊匪數十人，生擒一名，訊明正法。臣連日發兵，在各莊搜捕。二十九日，賊人分路前來攻營，當即分兵對敵，鎗礮齊發，賊即敗走。官兵追趕，殺賊匪數十人，奪獲礮位刀鎗等械。二月初二日，賊匪復糾集數千人，大礮六、七位，從東北、東南、正南三處，來攻營盤。臣分遣官兵對敵，自卯至午，施放大礮、連環鎗，打死賊匪二百餘人，賊始稍退。生擒一人，訊明正法。未刻，復來撲營，隨放鎗礮趕殺，直至戌刻，方遁。連日打仗，我兵被賊鎗礮受傷，亦有十餘人。現在賊匪尙屬猖獗，查南路一帶莊社，俱有賊匪，倚山傍海，聚散靡定。臣急欲前進，因連日對敵，俟剿洗淨盡，星即前赴鳳山，恢復城池。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曰：臺灣不過海外一隅，其戶口不及內地之繁庶，林爽文等倉猝起事，該處民人必不肯盡被脅從。且節據該提、鎮等奏，各路攻剿賊匪，俱有義民



、鄉勇幫同出力，是百姓中被賊脅誘入夥者，究屬無多。乃該提、鎮節次奏報摺內，動稱賊匪萬餘及數千不等；若如所云，豈非臺灣之人，全係賊黨？而每次打仗，又動殺賊數百，或稱殺賊無算，如果屬實，賊匪已幾於殲戮靡遺，何以尙稱其勢猖獗？看來，皆由綠營將弁飾詞誑報，既可掩其懼怯，又可藉以冒功。前已有旨，令常青秉公嚴查。該督到臺灣後，務遵前旨，確實查明，勿任朦混。至此事，總由黃仕簡、任承恩因循畏葸，以致遷延時日，賊人因得乘隙，復相糾結，蟻聚成群，未得速就撲滅。常青到臺灣後，務宜悉心調度，加之鼓舞，若能就現有官兵一鼓殲滅賊衆，固屬甚善；倘必須添兵接濟，卽遵昨降諭旨，一面具奏，一面飛調內地及粵省附近兵丁應用，以期妥速戡事。若賊匪本不甚多，竟係綠營官弁增數誑報，必當據實嚴參示儆，勿稍迴護。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畧卷九

二月二十九日(丁卯)，常青奏言：據蚶江通判陳惇等將拏獲逆匪劉志賢、陳傍(即陳榜)解送到泉。臣提犯研訊，緣劉志賢(即劉鼎鏞，又即前獲賊目高文麟等供出之劉賢士)籍隸惠安，於乾隆三十年往臺，充當彰化縣兵房書辦，與林爽文、王芬曾經認識。陳傍原籍漳浦，四十六年往臺，在彰化縣大肚地方，肩挑度日，與在臺居住之許溪同縣相熟。五十一年十一月初間，許溪邀陳傍至王芬家，同入天地會。迨該縣俞峻會營查拏林爽文，起意抗拒。王芬邀陳傍入夥，劫營攻城，陳傍俱係在場。至劉志賢，並非會內之人。當林爽文攻陷彰化，該犯躲避在家，被王芬拏住，因係泉民，在臺充役年久，可以招集泉衆，令其入夥。劉志賢亦即依從。林爽文許劉志賢爲偽海防同知，刻給木戳一個。時有前經拏獲解放之賊匪陳高往投隨行。十二月初四日，劉志賢赴鹿仔港住守，因傳戲班不到，將戲子杖責；又將存倉官鹽散賣，並勒派船戶每隻番銀二、三圓不等。嗣陳傍因見事情重大，欲圖逃走；十二月初六日詭稱避難回籍，附搭詔安縣商船，於正月初十日至漳浦小銅山地方登岸，至舊識之林篤家留住。當經漳浦縣兵役拏獲。至劉志賢，因陳高拏獲，正欲竄匿，即經知縣黃嘉訓訪獲，報明陸路提臣任承恩解回內地審辦。查劉志賢既受僞職，當彰城攻陷之時，恐有勾結內應。而陳傍既入會黨，則天地會起

自何年，共有若干人，應知確實；且有潛入內地探聽信息情事。反覆究詰，劉志賢堅供並未豫爲內應。陳傍亦供入會未久，止見林爽文等二十餘人，天地會名目起自何年，共有若干人，實不知確實；其私渡回漳，亦非探聽消息。屬實，即將劉志賢、陳傍二犯，正法梟示。劉志賢所供之陳高，容留陳傍之林篤，雖據陳傍供明，並不知情，但係從賊潛回之匪犯，並不查明，據行收留，飭縣另行究詰；犯屬家產查明照例辦理。詔安船戶，不知姓名，無從拘提。陳傍雖據漳浦縣兵役自行拏獲，但小銅山有無口岸，飭查到日，再行核辦。再閩縣商船戶陳永泰船隻，渡載海壇官兵一百六十三名赴臺剿匪，於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駛至澎湖洋面，陡遇狂風，船舵刮折，漂衝外礁擊碎，淹沒把總一員、兵丁七十九名、巡檢一員、跟役三名，船戶水手扳挾板片得生。弁兵八十四名內，因傷身故一名、受傷病重十七名。所載軍械藥鉛等項，俱經沉失。臣飛飭將得生弁兵給發銀米，另配船隻赴臺。一面確查淹沒各官兵姓名，並打撈屍身及沉失軍械，分晰具報。

同日，徐嗣曾奏言：連日接閱臺灣文報，賊匪林爽文等，或云在大里杙莊；或云在斗六門；或又言在三貂社等語。此時，賊首要犯多在諸、彰、北淡之間；而竹塹、艋舺附近之大姑陷、擺接等處，亦有匪黨時出肆擾。陸路提臣任承恩、總兵柴大紀，現在鹿仔港、諸羅分路進兵。並經提臣黃仕簡添派總兵普吉保等，前赴協剿，兵力厚集，撲滅

自易。而北淡之宛裏莊賊匪，據署守備董得魁稟報，督率官兵、義民，剿捕淨盡。擺接等處，亦據副將徐鼎士等具稟，會商進剿。是北淡一路，已有官兵率領義民協同剿禦，釜底遊魂，更易洗蕩。惟是大里杙等處，均係內山，倘賊匪潛入，生番勾結滋擾，搜捕未免費力。臣查署守備董得魁稟報剿捕宛裏莊賊匪之時，曾帶有通事瓚瑛及弓箭番一百名，甚得其力。此等熟番之中必有素悉生番山徑者，臣已密飭徐鼎士督同董得魁等，購遣妥幹通事，帶領熟番入山曉諭，許以重賞，令其遇匪竄入，即行縛獻。一面飛咨督臣常青及提臣黃仕簡相機搜捕，務盡根株。

同日，任承恩奏言：二月初五日，署都司張奉廷、署守備陳邦光，李漢升等，分巡彰城一帶，午刻至大肚山，見賊衆屯聚山梁，招旗放礮，迎拒官兵。當令兵丁、鄉勇埋伏田坎，誘至山脚下，三面攻殺，鎗礮並施，斃賊甚衆。並將騎馬一賊馬匹打倒，鄉勇陳喜隆乘勢斬獲首級。官兵、義民並力截殺，又擒獲手執紅旗賊目謝華一名、賊夥林芳一名，奪獲賊械多件。當將獲賊二名嚴訊，據供：『俱是林泮上年七月內邀入會的，曾歷次攻城打仗。那被殺的，即是林泮（林爽文堂兄），手下約有三、四百人，住在大肚街。今日夥同出來在大肚山瞭望，堵禦官兵。不料抵敵不過，就被拏獲』等供。當將林泮首級梟示，該二犯即行正法。鄉勇陳喜隆從優獎賞。又初六日，賊匪潛來放火燒燬海邊漁寮。在港望見火起，臣即親督官兵由沿海一帶防範，分撥遊擊穆騰額、守備潘國材、

署守備陳邦光等，同官兵、義勇由近海之崙仔頂、溪口厝等莊堵禦。賊匪擁衆前來，將備等卽施放鎗礮，打敗賊匪，兵民奮力追殺，斬首二十一顆，奪獲賊械、鳥鎗、竹串、刀、棍、賊旗多件。又都司馬元勳、守備常萬雄、沈勇雲本月初六日黎明，聞賊衆在瓦窰莊地方放火，隨帶官兵、鄉勇前往該處剿殺，連放大礮，打死賊匪數十人，餘賊潰散。擒獲匪犯陳鞭、何晏二名。次日寅刻，賊匪數千又來攻擊營盤。馬元勳等督同官兵迎敵，賊忽散忽聚，恃衆擁前。官兵用進步鎗礮傷斃賊人無算，賊衆大敗，奪獲鎗刀等械多件，隨將拏獲二犯正法。一面咨報督臣常青查核，仍督率各將備加意巡防堵禦，並會商水師提臣黃仕簡籌剿賊巢。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徐嗣曾曰：劉志賢一犯，前有旨令該督等派員解京審辦。今既據訊明，並無要緊情節，業已先行斬梟，自因未接前旨，如此辦理。但該犯身充縣書，受賊僞職，其子嗣未便寬宥，卽不至擬以重辟，亦當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爲奴，以示懲儆。着常青於抵臺灣後，卽查明遵照辦理。又據前奏海壇官兵赴臺灣剿賊，船至澎湖洋面，陡遇狂風，淹斃各員弁兵丁等，殊堪憫惻！着常青查明照例咨部，分別議卹。其受傷病重者，卽酌量加賞，用示軫恤。再，前因徐嗣曾等以覆奏事件，由六百里馳奏，徒勞驛遞，曾降旨飭諭。但現在賊匪尙未撲滅，着傳諭徐嗣曾，如目下得有剿賊捷音及緊要信息，仍當由六百里迅速馳奏。其尋常覆奏事件，卽遵前旨，不必紛紛馳

遞，以省郵傳。李侍堯由京赴閩後，僅於浙江途中拜摺一次；雖該督到泉州、廈門，尙須時日，然此時，自早入閩境，接見屬員及閱看稟報，於近日剿賊情形，亦必得有信息，即當於入境後，隨時具奏；何以未有隻字奏及？豈該督竟不知朕懸盼軍報，宵旰焦勞，無時或釋耶！

三月初一日（己巳），黃仕簡奏言：二月初三日，接任承恩咨稱：『現在鹿仔港分兵進攻賊巢，需添兵力。查副將徐鼎士帶兵一千五百名，已由北路八里岔進口，可否酌撥遣用』。臣隨飛飭徐鼎士，如北淡水現在寧貼，除酌留官兵防守外，其餘帶赴鹿仔港聽任承恩調度。合計北路官兵共有七千名，已可併力會剿。至赴南路剿匪之總兵郝壯猷等，節據咨報：『大湖一帶乃賊匪出沒之所，聚散靡常，勢甚猖獗，應先剿洗。正月二十四、二十九及二月初二、初三，連日打仗，賊匪被鎗斃打死，計數百人，並奪獲鑊刀鏢器等因。臣查南路賊夥，雖疊被官兵剿殺，但崗山一帶，賊勢尙屬囂張，亟應剿洗淨盡。現在，派撥官兵即日由崗山後路抄襲，與總兵郝壯猷等會合夾攻剿洗後，立赴鳳山攻復城池。又總兵柴大紀收復諸羅後，拏獲僞先鋒吳映、僞將軍侯辰，張請先及賊夥廖東、阮贊五名，檻解到郡，發縣審訊。嗣因吳映、侯辰、張請先三名，先後病危，即行處決示衆。惟是臺地辦理多人，實恐不便，嗣後拏獲之犯，陸續渡海解交督臣訊明正法。應行緣坐要犯家屬，或在臺灣、或在內地，查明下落，密爲存記，隨後會同督臣逐一

查拏妥辦。再，南路營參將瑚圖里因乘馬追賊，被賊乘虛入城，兵丁衝散之後，瑚圖里卽到郡城，協同堵禦。現隨總兵郝壯猷前赴南路進剿，將來功罪如足相抵，事竣後，聽督臣查明核辦。

同日，普吉保奏言：二月初四日行抵諸羅，隨詢柴大紀，近日賊匪並未復來侵擾。惟前路大埔林一帶，有賊匪匿踞，是以諸彰路道不通。臣面商柴大紀，諸羅既係無事，但提臣任承恩前報林爽文潛回大里杙，勢甚猖獗，應帶兵赴鹿仔港會同任承恩相機合力進剿，則南北聲勢可通。隨於二月初七日，自諸羅帶兵前進，至大埔尾地方，有賊匪千餘人迎拒官兵。臣卽率副將格綉額、署遊擊唐昌宗、督兵攻剿；一面令副將林天洛抄截賊人後路，鎗礮打死賊匪甚多，擒獲手執紅旗賊目張貴一名、賊夥莊光喜、林超二名，斬獲賊首一十四顆，小旗銅鑼刀矛等件。又署遊擊唐昌宗奪獲礮一門。隨訊拏獲賊人林超供：今日拒敵官兵，是林爽文令葉省帶領千餘人，在此莊內住了七、八日，此莊內男女不知何時搬去。隨飭官兵將莊燒燬。初八日，行至鹿場地方劉營。黃昏時，東面有賊前來，在竹林內吶喊、放鎗。官兵奮勇前攻，衆賊敗走，活擒賊匪一名。初十日，行抵鹿仔港，隨將沿途所獲賊匪張貴等四名，訊明正法。現在與提臣任承恩整合兵力，併剿賊巢，聽候調遣。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曰：此事初起時，柴大紀止能於郡城扼要處所防守



堵禦，自不能進搗賊巢，悉數擒捕。今大兵雲集，黃仕簡惟安坐郡城，留兵衛己；且稱臺灣拿獲之犯，本處不便辦理多人，更不成話。卽此，足見其畏葸。任承恩亦以巡防堵禦爲詞，分派弁兵零星打仗，俱不親身會合前往剿捕，似此辦理，何時事了耶？從來用兵之道，合則勢盛，分則力單。黃仕簡、任承恩帶兵前往，不特官兵不應零星分撥，卽鄉勇、義民等亦應加之鼓舞，俾與官兵團聚一處，庶伊等見軍威壯盛，益加奮勵，踴躍從事。乃該提督等如此漫無籌畫，致兵氣不能振作。尙義勇等稍有失利，其良善者，卽不致從賊亦難望其仍前出力；其狡黠之徒，甚或轉爲賊用，別滋事端，尙復成何事體？着將本日硃批普吉保各摺，發交常青閱看。該督一到臺灣後，卽將交查黃仕簡、任承恩遲誤之處，詳細確查；並本日批出情節，面加嚴審具奏，毋稍存迴護。再任承恩摺內所奏各路之賊，動稱數百至數千不等，而斬獲賊匪首級不過一、二十顆，生擒者亦不過一、二名。看來皆不實在，並着常青一體嚴查，毋任朦混。又，昨據徐嗣曾委員將受賊僞職之逆犯高文麟等三名解到，令軍機大臣研審究出，林爽文等與通事杜美有勾結生番，希圖將來竄匿內山情事。着將原審奏片發交常青閱看，令其嚴密搜查，勿致首要各犯遁入內山，致稽顯戮。事竣後，卽將內外界址重加勘定，以期周密，不致再滋事端。其平日防守疏虞之文武員弁，一併查參；並將杜美一犯嚴拏務獲，解京審辦。

初四日（壬申），常青奏言：新任督臣李侍堯於二月十七日抵泉。臣交卸督篆，將現

在辦理事宜，向李侍堯詳晰告知；並將到臺應辦事務面爲商酌後，隨於二月二十日自泉起程，前赴廈門登舟，候風飛渡。至臺地情形，現又據黃仕簡咨稱，賊匪林爽文等因大兵到臺，退守巢穴；於諸羅之斗六門及大里杙等處，群聚滋擾，匪黨衆多。任承恩所帶之兵，勢覺單薄，經黃仕簡又將續到之延、建等營官兵內分撥一千六百名，派令總兵普吉保、副將格綳額、林天洛等帶領，馳赴諸、彰會同總兵柴大紀並知會任承恩併力剿捕，計此日正在搜洗之時。臣惟有殫竭駑駘，督同黃仕簡悉心調度，將首惡林爽文及要緊賊目迅速擒拏，解京審辦。其餘醜類，務盡根株；並設法豫籌，不使得與生番勾結，以致日後再有滋擾之事。再臣辦理善後事宜，需員差遣，因酌派泉州府城守營參將特克什布、建寧府同知楊世綸、候補布政司經歷葉寶書、試用吏目楊兆榮、從九品王澤臨五員，帶同前往。抵臺之後，一切文移往來，均關緊要，並商知督臣李侍堯將福建藩司庫貯巡臺御史關防一顆，佩帶□用，以昭信守。

同日，李侍堯奏言：於入閩途次接督臣常青來札，並抄寄節次摺稿，知提督黃仕簡、任承恩抵臺後，連次攻剿，多有斬獲。至福州晤撫臣徐嗣會，至泉州晤常青，又詳細詢問現在兩提臣南北兩處信息。雖已從海邊彼此知會，而腹地道路尙未相通。蓋緣任承恩所駐鹿仔港，正近大里杙賊窩，匪徒最多，官兵屢剿，尙在抗拒；而黃仕簡在南路，又有大湖等處賊匪，正須剿殺，是以尙未聯絡。旬日以來，雖未續得信息，想必又加

剿殺數次。今常青於本月二十日起程，俟到彼密看情形，督率兩提臣視賊所聚處，用全力痛剿一、二次，彼必齟齬，非素有結約必死之心，自當畏死潰散。然後，分路搜捕，不日可以蕩事。今內地所宜接應者，口糧最爲緊要，臣詢常青、徐嗣曾，已飭各州縣碾米四萬五千石，分貯廈門、泉州等處。現在尙未解到，臣一面嚴催，以備陸續應用，不致有誤。至閩省現在情形，途次所見，極爲寧貼；秧苗已長數寸，蓄水翻犁，各勤農業；又細訪漳、泉一帶，人情亦皆安靜。臣但當靜以鎮之，而密以稽查口岸爲要務，不敢稍有疏失。再，臺匪猝起時，所有調兵各事宜，自不得不絡繹馳奏；今提臣已過臺灣，常青又往督辦，所有軍事業經常等專摺具奏，其知會到臣者，應請不復再奏。如臣另有聞見及常青等所知會臣另有商辦者，始行馳奏，似可稍省馬力。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曰：前以賊匪不過烏合之衆，無難立時撲滅，是以會諭常青到臺灣後，即令任承恩來京，常青在彼督同黃仕簡辦理搜捕事宜。今任承恩、黃仕簡並不帶兵前進，甚不如前，竟不可恃矣。即如常青摺內所稱，賊匪退守巢穴，於諸羅之斗六門、大里杙等處，群聚滋擾，任承恩所帶之兵，勢覺單薄。又李侍堯奏稱，現在兩提臣南北兩處信息，雖已從海邊彼此知會，而腹地道路，尙未相通等語。賊匪既團聚斗六門、大里杙等處，兩提督如果彼此知會，奮勇夾攻，軍威壯盛，自可迅搗賊巢。何至賊匪得負隅團聚，文報尙從海邊知會？伊二人觀望遲誤之咎，已無可解免，屢經

降旨交常青到彼嚴查參奏；該督此摺，自係未接諭旨時所發。計目下該督已可到彼，務宜遵照秉公嚴審，據實具奏，不可稍事姑息。至一切剿賊善後事宜，全在常青妥協經理，該督須於奮勇之中，加意持重，以期尅期蕙事，慰此塵懷。其兵丁接應口糧及稽查內地各口岸，亦係要務，李侍堯向能辦事，自能就近妥辦，不致貽誤。所奏臺灣軍務，既由常青專摺具奏，李侍堯卽不復由驛馳奏，所見甚是，自應如此，以省驛馬之勞。

初五日（癸酉），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曰：昨據李侍堯奏，兩提臣南北兩路信息，雖已從海邊彼此知會，而腹地道路，尙未相通等語。復查看總兵普吉保摺內，則稱由臺灣郡城帶兵先抵諸羅，於初十日到鹿仔港與任承恩併籌剿賊。雖該鎮於大埔尾等處，曾遇賊打仗，然既由郡城直達鹿仔港，並未爲賊所阻。看此情形，自係賊人蟻聚斗六門、大里杙等處；馳遞文報，隻身往來，或懼其潛出擾害，若帶兵前往，亦無虞中途梗阻。想李侍堯初入閩境，無由卽知彼處情形，係地方官稟報，卽據以入奏；其所稱道路未通之處，本屬未確。今普吉保既可帶兵由郡城前往鹿仔港，豈黃仕簡、任承恩獨不能行乎？且黃仕簡帶兵到彼，賊人並未見再來，可知賊知官兵勢盛，已畏避不敢復來。卽使賊人復至，郡城黃仕簡正可迎頭截殺，不應轉避賊衆；豈賊人一日不至，黃仕簡寸步不進乎？況據解到賊夥楊咏等，有林爽文與通事杜美勾結生番，希圖將來竄入內山之供，倘賊人竄入內山，日久不出，黃仕簡、任承恩亦終歲在郡城株守，竟不往內山搜

捕耶？昨據該督奏，於二十日由泉州起身前往，若風色順利，計此時早到臺灣，何以未見具奏？此事，全在常青妥協督辦，迅奏獻功，朕盼望甚切，不可如黃仕簡、任承恩之漫無籌畫，坐視貽誤也。

初八日（丙子），任承恩、普吉保同奏言：本月十三日寅刻，賊匪林爽文帶領賊衆繞道大肚山由番婆莊來攻鹿仔港。臣任承恩即督令遊擊穆騰額等帶領官兵、鄉勇前往堵禦；臣普吉保帶領副將林天洛等抄截賊後，行至番仔溝，見賊勢甚衆，正在放火燒莊。官兵奮力直前，鎗礮並施，打倒賊匪甚多，賊衆懼退。臣普吉保率兵從旁用鎗礮橫擊，賊匪大敗四竄。當即救熄莊房，查擒獲匪夥十六名，奪獲銅礮，大小鐵礮、烏鎗、藤牌、旂刀、矛箭、藥鉛多件，馬三匹。並於賊屍中搜獲書信三紙，一係結盟底稿，餘二紙俱係陳傳代林爽文約夥攻劫鹿仔港、浦心等處。臣等即將所獲賊犯鄭實等逐加嚴訊，據供：『都是去年林水邀入會的。二月初六日陳傳寄字與林水，齊集衆人，往大里杙會合。初九日，我們隨同林水到大里杙。十二日，林爽文約陳泮、周振興、陳道等，領了三千多人去攻埔心莊，我們共有五千多人，隨了林爽文來攻鹿仔港。林水係頭目，騎着紅馬打頭陣，林爽文騎白馬在後催人。行至番仔溝，正在燒莊，不料官兵趕到，抵敵不過。林水被礮打下馬，林爽文先自跑了。』當令認明林水首級梟示，一面將該犯等正法。鄉勇從優獎賞。又，署參將馬元勳等，遇賊匪來攻埔心，約有三、四千人。馬元勳等督同

官兵、鄉勇施放鎗礮，賊人敗退。奮力追殺，割獲首級九顆、耳記、辮子共六十二個；在賊屍搜出書信二封；奪獲賊旗、藤牌、鉛藥等項，並擒獲女犯一口。其書亦係陳傳代林爽文約夥之字。當將女犯發訊，據供係盧陳氏，今年正月裏被賊夥黃七擄去，服待伊妻陳金娘。因屢次被官兵鎗礮打死甚多，今日陳金娘叫伊露體出陣，要厭鎗礮，不想就被擊獲等供。隨將該犯婦正法，賊書五紙咨送督臣常青查核。再准提臣黃仕簡咨稱：「檄令副將徐鼎士酌留官兵駐守淡屬，餘兵亦令來彰協力會剿」等因。普吉保兵已全到，臣即會商先行分劄要地，進扼賊吭。一俟副將徐鼎士統兵到日，即當審察形勢，奮勇會剿。至擒獲賊夥鄭實等十七名，應解赴內地審辦，第彰屬地方現乏佐雜人員差委，弁兵又在剿賊之際，逐起押解，實屬乏人；久禁，恐有疏虞，因審明均係餘夥，即行正法，仍彙供移咨督撫二臣察核。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曰：林爽文既敢親至鹿仔港滋擾，即係自來就死。任承恩正當親帶弁兵，迎頭痛加剿殺，將首惡擒縛，則其餘附和，自必紛紛瓦解。何以任承恩並不親身擒捕，僅派令遊擊等與賊打仗？且任承恩與普吉保現在一處，普吉保既帶兵剿賊，而任承恩竟安坐鹿仔港，豈欲因人成事，抑待賊自斃乎？殊出情理之外。況賊人將所掠婦女，逼令露體出陣，冀厭鎗礮，可見賊勢已窮，行徑可笑，無難一鼓殲擒；乃任承恩一味畏葸，遲延不進。看此情形，現在賊匪尚未撲滅，竟係任承恩與黃仕簡

始終兩相觀望，貽誤緊要軍機。向來黃仕簡辦事尙知奮勉，此次因有任承恩同往，致生觀望。設任承恩不赴臺灣，黃仕簡專辦此事，無可推諉，轉未必恆怯至此。任承恩斷不可再留該處，致墮士氣，着常青一抵臺灣，卽傳旨將任承恩解任，飭令卽行赴京候旨。其陸路提督員缺，前有旨交郝壯猷暫行署理；但行軍之際，須將奮勉出力之員，加之鼓舞，以勵戎行。並着常青於普吉保、郝壯猷二人內，察看孰爲出力，一面奏聞，一面將陸路提督卽行交與署理，以示鼓勵。至黃仕簡，如查明貽誤屬實，亦不可留於該處，卽遵前旨將伊解任，送回內地，請旨辦理。其水師提督印務，卽交柴大紀暫署，候朕另降諭旨。

臣等謹按提臣黃仕簡到臺灣後，賊匪已不敢窺伺府城；卽凡遣兵堵禦之處，一經剿殺，無不奔竄。可知么膺之衆，蜂屯蟻聚，本屬無能。至使婦人裸體以厭鎗礮，其伎倆之窮益見矣。如以兩提督親臨行陣，官兵、義民更必奮勉用力，賊衆望風膽落，搗穴擒渠，自如摧枯拉朽。乃竟彼此觀望，坐失機宜，昧於圖功進取，抑亦自貽伊戚者歟。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畧卷十

三月十一日(己卯)，李侍堯奏言：旬日以來，尙未續得臺灣信息。惟於進口商船密爲探訪，據稱賊匪出沒無常，尙時來滋擾等語。今常青於二十二日已到廈門，一得順風，卽當開駕。至所取兵糧軍械，係臣之責，必須使軍前事事應手，方可尅期蕞事。查臺灣府城，固屬根本，而任承恩在鹿仔港，普吉保、徐鼎士又帶官兵前往會剿，所有軍糧、器械，若解至府城再行轉解，此數百里內旣費運脚，又慮疏虞。是以，臣委員分路進送。在廈門澎湖者，徑解府城；在泉州者，卽由蚶江解往鹿仔港；務期陸續接濟，不致缺誤。再接再任承恩來咨，知十三日將賊匪大加剿殺，搜出賊屍所帶結盟底稿及糾約攻劫等字，共五紙，移送前來；謹封呈覽。但任承恩摺移，稱有五紙，今查原包內只有四紙，合併申明。至楊廷樺補授臺灣府知府，現已隨同常青前往臺灣。又許阿協等在漳州被誘入夥，可見天地會邪教，閩省內地亦早有之。此等匪徒，私立會黨，爲時已久，勾引必多；目下若卽跟查，民間又增一番驚擾。臣當豫爲訪察存記，俟臺灣逆匪辦完後，與緣坐家屬之在內地者，一同辦理。並訊明此會實係何年創始，卽將失察官員逐一查參；並通查各屬有無控告搶奪而地方官沉擱不辦之案，另行參奏。至上年辦理楊光助等案内，所稱「添弟會」，明係換以同音之字，意欲化大爲小。臣細查此案原卷，有臺灣鎮

總兵柴大紀、臺灣道永福奏稿一件、臺灣府知府孫景燧稟一扣，俱係「添弟」字樣。但該守在上年閏七月十七日稟出，而該鎮、道已先一日具摺入奏，則該鎮、道斷不得諉爲不知。又卷內有照抄該犯記名號簿，雖已寫明「添弟」二字，然簿內不過數十人，明係就現獲人犯捏造成簿；是改換字樣，惟應於該鎮、道是問。今該鎮、道俱在臺灣辦理剿匪之事，應亦請俟事竣，確查何人主見，據實參奏。再上年十二月十二日，有臺灣竹塹營外委虞文光、兵丁王元浩搭船到泉州，向提臣任承恩求救，因無牌票，移咨前督臣常青查辦。茲據提鎮移咨及守備董得魁稟，內有外委虞文光查無下落之語，是該弁等實係臨陣逃回，捏詞掩飾。臣提訊據供：上年十二月初七日，該弁隨同守備董得魁到中港堵禦，被賊衝散，因與同鄉兵丁王元浩商同逃回內地。又恐日後事發，有干重罪，遂到提督衙門捏稱奉差求救等語。並訊據兵丁王元浩，亦供認不諱。隨將該二犯正法。又閩省調撥官兵進剿臺灣逆匪，所有副將、參遊多奉派出師，今內地各營僅存參將七員、遊擊七員、或一人兼署數缺；甚至汀州、金門二鎮，現以守備而代辦總兵之事；既與體制非宜，且彈壓地方，亦無以示嚴重。閩、浙兩省，俱係臣所統轄，今擬於浙省副將、參遊內酌派四、五員，飭速來閩，備供委署要缺。一面移咨提臣陳大用就近酌量調撥，造冊送部。俟臺灣剿匪事竣後，仍飭各回本任。緣係隔省調用武職人員，理合奏明。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孫士毅曰：黃仕簡自三月初一日奏報之後，又閱

十餘日未據續有奏報，該提督所辦何事？至任承恩竟安坐鹿仔港，意欲因人成事，殊出情理之外。卽如搜出賊屍結盟底稿及糾約書信，自應隨摺進呈；乃轉行咨送總督，其信稿五紙，又只有四紙，足見其誤事不小。再，柴大紀於賊匪起事時，保守郡城，尙能奮勇，近亦不能如前次之奮勇出力；又一向並無奏摺。自係因該提督等互相觀望，該鎮等亦心生懈怠；是黃仕簡、任承恩之咎，更無可諉。着常青一抵臺灣，卽遵照節次諭旨，嚴切查參，毋得稍存瞻徇。至閱賊匪所帶書信，內有由『休生等門會齊』之語。賊匪公靡烏合，尙知八門遁甲之法。然此亦不過鬼蜮伎倆，藉以煽惑人心。官兵以順討逆，以正祛邪，毋難撲滅淨盡。此事，惟在常青相機調度，以期迅奏膚功。又閱搜出賊匪書稿，內有廣東鳳花亭、高溪菴、馬溪廟、洪二房和尙及朱姓人犯，曾諭令孫士毅密速查拏。前據該督覆奏，加緊嚴緝，至今曾否拏獲，未據續行奏報。此係要犯，着孫士毅務須嚴飭所屬，設法躡緝，毋任遠颺漏網。

十二日（庚辰），任承恩、普吉保同奏言：八卦山一帶賊匪，不時出沒窺伺。臣等密商，必須出其不意，卽行痛剿，以挫其勢。隨卽分派官兵於二十一日卽到賊境，賊衆遍山漫野，抗拒官兵。臣等卽令施放鎗礮，傷斃賊匪數百名，賊衆奔潰。臣普吉保親督署遊擊唐榮昌，乘勢搶上八卦山，扼賊來路。臣任承恩親督副將林天洛、遊擊穆騰額，清查彰城內外窩藏賊匪。正在查拏間，附近山凹之賊，約有七、八千人，蟻聚四出。臣普

吉保卽在山梁督率官兵開放鎗礮，斃賊甚多，乘勝壓下。臣任承恩督兵分處夾攻，殺賊無數，擒獲賊犯二十七名；奪獲賊馬五匹、鳥鎗七桿、賊旗三十二桿、籐牌、挑刀、長鎗、竹串多件。時已傍晚，不便剴營，仍行撤回各營。所獲人犯，內有林家齊一犯，審係林爽文族長。且訪聞該犯前曾誑哄彰化文武官，願將林爽文帶來投到，以致猝不設備，釀成巨案。實爲此案要犯，應卽解送督臣審辦。餘犯，卽行正法。至陣亡帶傷各兵丁、鄉勇，分別記功獎賞，事竣之日，彙冊造報。臣等正待諸羅、淡水兩路兵到，籌辦會剿。二十二日據臺灣鎮臣柴大紀咨，以諸羅賊匪約有數千屯聚斗六門，應須攻剿，所帶各官兵，卽在諸羅嚴加防守搜捕。又副將徐鼎士等稟稱，淡水賊匪負險猖獗，現帶官兵分路進攻各等因。查賊匪尙在蔓延，南北官兵未能會合，一面咨報督臣常青核示，仍飛商水師提臣黃仕簡籌辦會剿。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曰：任承恩一味遷延觀望，直至此時始同普吉保親往帶兵進剿。但此次攻剿賊匪，亦因普吉保親督遊擊等進攻南關口、八卦山各賊莊柵；而任承恩不過於西門一路從後策應、彰化城內外搜查窩藏賊匪，並未親至賊巢。其所稱出其不意，派兵痛剿，蓋亦係普吉保之意。任承恩但因人成事，如許多日所辦何事。且該提督前此既心存恇怯，則此次所稱親督官兵，分路夾攻之處，恐亦未可盡信。況賊匪既屢經官兵剿殺，而此次任承恩所奏摺內，又稱官兵殺賊無數，是賊匪幾於殲戮靡遺，

何以摺內又稱賊勢尙在蔓延，南北官兵未能會合？看來，皆由綠營將弁飾詞誑報；既可掩其慳怯，又可藉以冒功，所言殊不可信。着常青卽將任承恩會否親自帶兵赴八卦山打仗，及所報殺賊數目是否確實，秉公嚴查。如有捏飾虛報情節，卽行據實參奏。

同日，孫士毅、圖薩布同奏言：查究天地會邪教，自拏獲許阿協等訊供後，卽密咨閩省訪查勾引入會之漳州人賴阿邊、梁阿步等。續饒平縣程煥又查獲該縣林功裕一犯，訊係閩省平和縣林邊鄉人林三長於五十年六月間勾引入會。又惠來縣地方盤獲陳琴等七名，潮陽縣地方盤獲林海瑞等二十九名，均係福建漳州府屬人氏。雖訊據堅供欲赴西洋噶喇吧地方謀生，因遭風駛船至粵，並不知有爲匪結會情事。但正值臺灣逆匪滋事之時，該犯等膽敢糾約多人偷越出口，形迹可疑。臣亦密咨閩省存記，統俟事定後，分別辦理。至前次閩省咨拏臺逆案內，供出夥匪有張隆生一犯，籍隸廣東大埔縣，當飭該縣查稱張隆生在臺生長，原籍並無的屬。並另行訪有張慶捷、張興生亦在臺灣，又與逆犯張隆生同籍、同姓，有無從逆，均未可定。且其族人張永玉、張丹成、張崇秀亦俱在臺，難分良歹。臣等現在不露圭角，密行存記。再閩省續獲從逆匪犯鍾祥等七名，內劉實及林天球二名，俱係廣東饒平縣人。恐原籍尙有應行緣坐之犯，現在慎密飭查，未據查明稟覆。至後溪鳳花亭洪、朱二犯，尙未查有實在下落。臣等督率惠、潮各州、縣密行訪拏，不敢稍涉張皇，致無實際。再查天地會根源，如果起於惠、潮二屬，案犯必多，

應須大員專司辦理。其時，新補惠潮道圖畢赫尙未到任，是以奏明行調臬司姚棻赴潮督緝。茲圖畢赫業已到任，察其才具頗覺靜細安詳，現值秋審將屆，臬司係主政之員，必須在省公同商酌，臣等已將緝匪之事，詳諭圖畢赫不動聲色，就近督率密查，札調臬司姚棻回省辦理秋審。奏入，報聞。

十三日（辛巳），李侍堯奏言：北路鹿仔港等處，兩月以來，雖據報連次打仗俱有斬獲，但於賊匪來擾時，盡力堵殺，尙未能直入賊巢，痛加剿洗。今南路已克復鳳山，軍聲益壯，北路賊匪，自必聞風震懾。如鳳山無須重兵彈壓，又可用全力專注北路，以期迅速掃除。常青已於二月十三日起旋放洋，卽日到彼，鼓勵振作，自必易於奏捷。又查出正月內守備董得魁稟送逆匪林爽文偽示三紙，閱之不勝髮指！該犯於光天化日之下，膽敢私立此等悖逆名號，真乃罪大惡極。謹封固呈覽。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曰：官兵已將鳳山縣城收復，是南路賊匪業經潰散竄逃，無難收剿淨盡。黃仕簡卽應督率將弁，迅赴北路會合任承恩，分路夾攻，以期一舉蕩事。乃竟仍安坐郡城，按兵不舉；而任承恩亦惟於賊匪來擾時，派撥弁兵零星堵殺，並未親身帶兵直抵賊巢。李侍堯心思周到，早已看出伊二人之誤事，但以黃仕簡承襲公爵，久任提督，素昔恩遇較優；而任承恩係任舉之子，朕軫念伊父前勞，特加錄用，擢至提督，不免爲稍留地步，是以不肯直奏。但該提督之因循貽誤，朕於數千里外，尙

早經洞燭。况李侍堯駐劄泉州，耳目較近，而所屬文武員弁，亦必有議論及此並探聽情形稟報者。現已節次降旨，令常青嚴行查辦。李侍堯如果有所見聞，卽據實具奏，不必稍爲瞻徇諱飾也。至逆匪林爽文竟敢自稱年號，其悖逆之處，罪大惡極，覆載不容；俟逆首生擒，必當嚴行盡法，以申國憲，以快人心。此時，常青惟當申明紀律，鼓舞士氣，俾壁壘一新，人人用命，以期擒拏首夥，迅速蔽功。

臣等謹案，兵貴神速。二月二十一日，任承恩有八卦山之捷，郝壯猷亦以此日收復鳳山，兩提臣正可乘此銳氣，親率將士打通南北道路，會剿賊巢。乃任承恩因柴大紀、徐鼎士兩路之兵不能會合，卽遷延前；而黃仕簡又以收復鳳山爲己功，不思乘機剿賊，以致逆匪復肆鴟張。我皇上不以得有勝仗、恢復城池爲有功，而益明著其觀望之罪。賞罰嚴明，皆出於先機獨斷，益仰睿慮之無所不周也。

同日，徐嗣曾奏言：二十八日，任承恩咨稱，本月十二日與普吉保分督官兵，殺賊甚衆。是該處兵力已足，從此開通道路，卽可與總兵柴大紀合兵會剿。內地堵拏逆匪，尤爲緊要。臣於二十八日前赴福州府屬之福清、長樂及興化一帶沿海口岸細查，兩月以來，各該處並無臺灣海船進口。臣恐漁戶小船或有貪圖微利，在海邊接渡逸匪；並恐荒嶼淺灘，賊匪附搭海船經過，偷越登岸。細加訪察，現在實無竄逸內渡之人。茲於三月初二日興化途次，聞官兵收復鳳山，賊匪四散奔竄。鳳山距澎湖甚近，廈門一帶尤爲緊

要。臣卽星馳前赴廈門等處，親督查拏；凡有逆匪偷渡，立即查拏務獲，使一名漏網。奏入，報聞。

十四日（壬午），黃仕簡奏言：總兵郝壯猷於二月初九、十二等日，帶兵剿捕各莊，鎗礮打死賊匪數百人，奪獲刀械等項。查岡山、崙仔頂、小新園、大湖各處，俱係賊藪，勢甚猖獗。臣於十三日添遣官兵，分擊夾攻；而臺灣道永福亦派撥義民隨赴大湖一帶，協同剿捕。自十三日未刻起，殺賊連宵達旦，鎗礮打死賊匪數百人。十五日官兵分路直搗賊巢，奮勇追殺，生擒賊夥，並將賊巢草寮燒燬。臣又遣福寧鎮標遊擊延山帶兵五百名併義民，隨郝壯猷進攻鳳山之北；遣臺灣水師遊擊鄭嵩帶兵五百名，由海路至打狗山繞攻鳳山之南。二十三日，據總兵郝壯猷等報稱，二十日行至橋仔頭，鎗礮打死賊匪甚衆。二十一日抵鳳山，竭力攻城；遊擊鄭嵩亦到，會合夾攻。賊匪由北門奔逃，並拾獲盜礮、硝磺、鉛子等項。臣隨飛檄該總兵等，飭令將弁加緊防守縣城，綏集民人，各歸安業。又聞下淡水之新園、水底寮、三角湖、姑婆寮、九脚桶等處，賊匪猖獗，連日出沒，攻戰不息。臣遂飛咨郝壯猷速卽派撥官兵，並令遊擊鄭嵩赴新園剿匪。該處道路一通，則署都司邵振綱卽可帶兵馳出，合攻水底寮、三角湖等處。臣察看各處賊勢，雖被官兵疊次剿戮，而餘匪東徙西奔，四處皆有賊踪竄匿；更訪聞中路之大武壠一帶，山路綿亘，現有賊夥遁聚。日內亦卽遣官兵馳往剿捕，務必除盡根株，不遺餘孽。再總兵



柴大紀咨報，訪聞林爽文等在大里杙、水沙連、斗六門一帶，糾匪衆並；併有賊夥在諸羅之附近打貓、大埔林等莊滋擾，須添兵前赴各莊剿匪。臣遂飛檄副將徐鼎士將帶到兵丁一千五百名，除酌留五百名在上淡水防守外，其餘一千名，該副將帶領晝夜兼程赴諸羅與柴大紀會兵北剿。二月二十一日，柴大紀咨報，十二日訪查大坪頂有賊匪復聚夥黨，遂帶領官兵前赴圍拏，施放鎗礮，打死賊匪三百餘人，殺死者亦多；擒獲賊匪蔡慶等七名；併奪獲刀械牌旗等項。又陸路提臣任承恩札稱，總兵普吉保帶領官兵，已齊到鹿仔港；一面分駐各要隘，一面會籌進剿各賊巢等因。臣緣南路鳳山甫經克復，官兵尙未撤回，現在存郡兵少，府城緊要，未可遽離，致有意外之虞。俟南路撤兵回郡之日，即馳赴北路一帶與任承恩會辦。業先密札任承恩，速應擒渠搗穴。但該處附近生番，勢必竄入內山，應令理番同知令通事土目傳諭內山生番及沿界熟番，一體堵截擒獻，示以重賞。仍於四路出沒要口，分佈官兵，嚴緊偵擒。如日內柴大紀剿捕附近諸羅餘匪淨盡，更可與普吉保會同該提臣圍擒逆首，並殲除匪夥，毋致兔脫。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曰：黃仕簡奏報剿洗南路賊匪，尅復鳳山縣城一摺，其所陳功案，俱係罪案；且一味飾詞推托。卽如該提督摺內，旣稱南路之岡山、崙仔頂等處，俱係賊藪，勢甚猖獗，亟應一舉撲滅；何不親率弁兵前往剿捕，乃惟添遣官兵，飛檄該鎮將等進攻？似此東堵西禦，疲於來往，適足爲賊所經。么膺草竊，自然毫無

顧忌，日聚日多。至遊擊鄭嵩等分路進攻鳳山，收復城池時，伊仍安然坐守，又不親往，是誠何心？又，摺內稱官兵疊次剿賊，餘匪東徙西奔，四處皆有賊踪等語。黃仕簡並不親赴賊巢，將首逆擒獲，致賊夥蔓延團結，乃尙稱除盡根株，不留餘孽。伊試自思，數月之久，所辦何事？賊勢尙如此鴟張，惟與任承恩互相推委，非伊二人貽誤而何？尙靦顏爲此語乎。且大兵雲集，各縣俱已次第收復，豈臺灣郡城轉慮其有意外疏虞之理？乃黃仕簡仍稱守城，明係藉詞掩飾，以文其遷延觀望之罪。着將黃仕簡原摺發交常青閱看，向黃仕簡逐一嚴審詰訊。至黃仕簡、任承恩始終貽誤緊要軍機，其咎甚重，必須擊問。常青到臺灣後，遵照前旨先將伊二人摘去花翎；任承恩令其由北路回至內地廈門，勿令伊二人同在一處，致有彼此關照，通同捏飾之事。並着李侍堯於任承恩到後，即行委員解京；黃仕簡留廈門候旨。常青、李侍堯，此時尙在愼密，不可稍露端倪，另候諭旨辦理。想亦不久待常青奏到，即有旨諭矣。至常青現在已抵臺灣，應照節次所降諭旨悉心籌畫，統率各路官兵，親赴賊巢，一鼓剿滅，以期迅奏膚功。

臣等謹按黃仕簡以收復鳳山空城，鋪張調度，攘爲己功。而於各處賊藪，惟遣兵進攻，又自藉口保固郡城，以掩其畏葸不前之咎。皇上以陳功之案，俱係罪案，嚴旨詰責，令其詳悉登答，竟無可置喙，而猶以老病貸其一死。聖天子法外施仁，何所不至歟！

十五日（癸未），孫士毅奏言：續獲天地會匪犯林功裕供出之朱洪德、洪李桃等，與

閩省從前究出之洪二和尚及朱姓形迹相同，或卽係洪、朱二犯，亦未可定。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孫士毅、徐嗣曾曰：此等倡會結盟，煽惑人心首犯，不可不嚴緝務獲，跟究黨羽，以盡根株。現據所供姓名、住址，俱在閩省；且有記號、歌訣，轉相糾約，搶奪財物。是該犯等在閩省結會滋事，竟係明目張膽，毫無忌憚。其黨羽必多，無難跟踪緝獲，徹底究辦。李侍堯現駐劄浙江籌辦軍糧，一切及善後事宜，自不能分身前往。徐嗣曾在漳、泉一帶海口督查，尙無緊要事件，着該撫卽親赴各該處，將朱洪德、洪李桃二犯嚴緝，務獲訊明夥黨，一面按名查拏，一面卽派委幹員將二犯迅速解京歸案審辦。該撫務須不動聲色，嚴密妥速辦理，毋任奸徒漏網。

十六日(甲申)，郝壯猷奏言：初九、十二等日，帶兵前往各莊剿捕，俱遇賊匪數千人。隨督率官兵向前追殺，鎗礮打死賊匪數百人。十三日賊匪復來攻營，臣自未刻對敵，連宵達旦，至十四日午刻，賊始敗走。官兵奮勇追殺，鎗礮打死賊匪數百餘人。十五日，派撥官兵分路直搗崙仔頂賊巢，將草寮數百間，盡行燒燬。十七日由阿公店一路剿捕，二十日行至橋仔頭又遇賊匪千餘人前來堵截，遂督率弁兵施放鎗礮，打死賊匪甚多。二十一日由橋仔頭進攻，至午刻直抵鳳山，鎗礮齊發；適水師提臣黃仕簡另派遊擊鄭嵩帶兵由海道前來夾攻，賊匪不能抵敵，由北門奔逃。追獲盜礮、硝磺、鉛子等項。遂派遊擊蔡攀龍入城安民，加緊防守；並令臺灣府經歷羅倫進城總理一切。臣卽就城外劄

營，督率官兵嚴加搜獲賊夥，跟緝賊首。並令弁兵不許擾害良民。所有官兵奮勇衝鋒殺賊，內有陣亡受傷者，查明員名，造冊呈送督提二臣辦理。奏入，報聞。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畧卷十一

三月二十一日(己丑)，李侍堯奏言：接副將丁朝雄等具報，郝壯猷收復鳳山之信；竊意南路自此廓清，可用全力向北路會剿巢穴。及接黃仕簡抄錄摺稿，稱尙需駐兵搜捕，未敢遽離府城。是黃仕簡既坐守郡城，而郝壯猷亦不能撤兵往北路會剿，可知。至北路之兵，雖據黃仕簡奏，任承恩、普吉保、柴大紀及徐鼎士所帶共有七千餘名，查柴大紀收復諸羅後，以四旁尙多賊匪，仍駐諸羅，近又請兵協助；而徐鼎士在淡水北，又以猛艍等處民人懇求留駐，尙在稟商兩提臣檄示；任承恩、普吉保在鹿仔港，雖據報屢有堵殺，而以賊尙鴟張，不敢輕進，又咨商黃仕簡撥兵會攻。是該提、鎮等各牽掣，不免坐費時日，殊無可恃。惟望常青到彼，大加振作，方可制勝。常青臨去時，其氣甚壯，到臺灣後，如遂能大勝一、二次，使賊黨潰散，即可不必增兵。如實係賊多兵少，則與其曠日持久，收功緩而費轉多，不如量爲增調，以期迅速蕺事。但閩兵除先後派調外，各營存留較少；且兵律久弛，增調亦不得用。卽如臺灣額設戍兵，本有一萬餘名，當林爽文猝起時，僅柴大紀帶一千數百名在鹽埕橋堵守；而保護府城尙係兵民兼用。臣於二月十九日卽咨詢黃仕簡、柴大紀等，令其查明缺額，以便撥補。又屢次札催，至今尙未覆到。是舊有之戍兵，已屬有名無實，現在所用，祇內地調往之一萬一千餘名；

而兩月以來，情形又如此。將怯卒惰，已可概見；是閩兵竟不必更調。臣前在兩廣時，知潮州、碣石二鎮兵，尙屬可用；且地近泉、廈，調遣亦便。臣於接印後，恐將來有需接濟之處，曾密札孫士毅預備兵數千，以待緩急。昨接孫士毅札，已密選四千；並稱南澳鎮陸廷柱情願帶領前往，可即派爲總統大員；其餘將弁亦已預行選派等語。臣現飛札常青察看，如果必須增兵，一面具奏，一面即飛咨孫士毅調遣起程，可不至稽緩。再，常青於二月三十日申刻已經放洋；嗣因風汛不順，屢出屢回。據廈防同知劉嘉會本月初五日具報，尙在料羅暫泊。臣心不勝焦急，惟有敬詣天后宮行禮，祈求順風，俾得速渡。再，廈門同知劉嘉會解到銅山營逃兵汪中鯉、王正榮二名。緣上年十二月初七日，隨同守備董得魁在中港抵禦，被賊衝散，私自逃回。赴水師參將衙門捏報董得魁差令往臺灣鎮求救，因陸路被賊阻隔，由大雞籠搭船遭風飄至銅山。隨經飭查實係逃回，即將該二犯正法。至許阿協所供邀入會者，係賴阿邊、賴阿立二人；賴阿恩林阿俊所供邀入會者，係梁阿步一人。而賴阿恩之子賴娘如、林阿俊之子林阿眞，俱在梁阿步戲班內唱戲。孫士毅行知閩省緝獲。臣到泉州，該府、縣已將各該犯拏獲，先後解到。臣以此案人犯，未經查拏，自當緩辦，既經獲解，又不便遲留，隨委司道、府等嚴訊。據各犯堅供，不過素相認識，並無糾約入會情事。臣以事關重案，該犯等或因許阿協等俱在粵省，無憑質對，是以串供狡賴。委員將賴阿邊、賴阿立、梁阿步、賴娘如、林阿眞五犯解

赴粵省。孫士毅現駐潮州，自可就近審理；一經質訊，卽當水落石出，以成信讞。本日，又准孫士毅咨稱，續拏林功裕一犯，又供出賴阿德、洪李桃、張阿和、李九陶、林三長、朱洪德、張攀桂七名，俱係閩省天地會內人犯。是閩省爲此教之淵藪無疑。惟是漳、泉一帶，民情輕慥，去冬已多訛言，近日漸覺寧貼，則正可以相安于無事；若四處查拏，恐又添一番惶惑，或別滋事端。臣謹將孫士毅所咨人犯，面諭地方官密爲存記，統俟臺灣剿匪事竣後辦理；並知會孫士毅將粵省獲犯暫行監禁緩辦。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孫士毅曰：李侍堯亦看出黃仕簡、任承恩二人貽誤情形，但所奏未免略遲。現在，惟望常青到彼大加振作，方可制勝。如該督到彼，卽將賊匪一鼓殲擒，自屬甚善；如賊匪負隅抗守，剿捕稍需時日，自應量爲增調兵丁，以期迅速藏事。但閩省之兵存營者已少，且該省兵力久弛，現在派往臺灣者，零星打仗，又復氣餒，更恐不能得力，不如就近於粵省挑選預備。李侍堯籌慮及此，已咨孫士毅密爲調備，尙爲周到。惟粵省所備之兵，既有四千名，恐陸廷柱一人不能照料；高廉鎮梁朝桂曾在軍營打仗，於軍務自爲熟悉，着孫士毅卽密劄該鎮，速赴閩、粵交界處所駐劄，聽候調遣。至臺灣額設兵共有一萬餘名，林爽文滋事時，作何調撥堵禦？何以柴大紀在鹽埕橋拒守，亦止帶兵一千數百名？此外兵丁又在何處？柴大紀此次保護郡城，雖爲出力，近日以來，漸覺觀望不前；常青到臺灣後，一併查明據實具奏。又據李侍堯

奏，漳、泉一帶，民情輕慄，近日漸覺寧貼；所有粵省咨拏天地會各犯，現密爲存記，俟事竣後辦理等語；所辦甚是。着孫士毅卽照李侍堯所奏，將現獲各犯暫行監禁，俟事竣後，再爲辦理。

上又諭內閣曰：臺灣逆匪林爽文等糾衆滋事，水陸兩提督帶兵分路進剿，並不親臨行陣，定期會攻，致賊匪日久未就撲滅。節經降旨嚴飭，並諭令常青據實嚴查參。茲據李侍堯奏到軍務情形摺內稱，南北兩路，該提、鎮等各有牽掣，不免坐費時日等語。果不出朕所料。黃仕簡承恩最久，向來辦事尙屬勤勉，乃於剿捕逆匪一事，漫無籌畫，因循玩誤。本卽應拏問治罪，姑念其年老，且係病後，着常青將黃仕簡卽遵前旨送回廈門內地候旨。水師提督着郝壯猷暫署。至任承恩，經朕屢加拔擢用至提督，且係自請前赴臺灣剿賊，伊年力正強，理應加倍奮勉，乃亦逡巡畏葸，與黃仕簡互相諉卸，實屬辜負朕恩。卽着傳旨革職拏問，交刑部治罪。其陸路提督員缺，前因柴大紀保守郡城，尙爲出力，本欲將伊擢用；但柴大紀於林爽文等滋事之先，不能預爲防範；且臺灣原設兵額一萬餘名，該鎮督率守城之兵，不過一千餘名，此外兵丁現作何用，並未據柴大紀奏及，實有應得之咎。所有福建陸路提督員缺，卽着藍元枚調補。

二十二日（庚寅），上命軍臣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曰：昨經降旨將任承恩革職拏問，黃仕簡撤回廈門。其水師提督員缺，卽令藍元枚調補；所有陸路提督員缺，除柴大



紀另看其如何奮勉、將功抵罪？其餘總兵郝壯猷、普吉保二人，現在臺灣帶兵打仗，尙屬勉勉；常泰雖未帶兵前往剿賊，然在漳州一帶，彈壓地方，亦爲鎮靜有方；該鎮係除簡調之人，着傳諭常青、李侍堯於郝壯猷、普吉保、常泰三人內，察看孰爲出力並才具堪勝提督者，保舉一人。一面將陸路提督印務令其署理；一面會同據實具奏，候除簡放。

二十三日（辛卯），李侍堯奏言：柴大紀在諸羅咨請兩提臣撥兵協助，任承恩在鹿仔港又檄徐鼎士帶兵會攻，徐鼎士復以艋舺民人懇求留駐尙在未行各情形；是任承恩、柴大紀等，非惟不能合剿大里枝，並諸羅、彰化間道路亦未疏通。又羅禮璋巡查至扈尾莊，被賊數千圍住，徐鼎士聞知，遣兵併力抵禦，賊始退去。是徐鼎士亦未能卽往任承恩處會合。看來，各提、鎮等彼此相待，坐廢時日，固不待言；而處處被賊牽掣，官兵不敷調用，加以相持日久，賊黨益多，兵氣漸餒，亦屬實情。而黃仕簡於二月二十七日續調澎湖兵二百赴臺灣，則南路又似有需添兵之處。常青至府城，卽欲向北路會剿，看來已無兵可帶，亦必不能不請增兵。該處遠隔重洋，風帆不常，動需時日；若俟常青咨會到臣，始行調集，往返又輒月餘。臣旣確見實在情形，不敢稍有遲緩，致誤事機。昨據孫士毅札稱，已選兵四千，並將弁等亦密行揀派，而總兵陸廷柱曾任臺灣，情願帶兵前往。臣一面知會常青，一面飛咨孫士毅迅將預派之將弁兵丁，尅日起程，一由廈門赴

鹿耳門，一由蚶江赴鹿仔港。由廈門者，令陸廷柱帶往；查南路郝壯猷尙在鳳山，常青無大員同行，陸廷柱到時，正可資臂指之助；由蚶江者，令將備帶往，聽任承恩、普吉保等驅策；似於兩路俱有裨益，而兵事可以迅速奏功。再常青、楊廷樞俱於初六日戊刻，在料羅放洋。又南澳鎮係閩、粵兩省兼轄，向例委署總兵，閩、粵兩省督臣輪流派委。此次，陸廷柱帶兵前往臺灣，所有總兵員缺，輪屆閩省委署；閩省將領出征者多，無員可委，臣一併咨明孫士毅聽其酌量委員署理。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孫士毅曰：臺灣初起事時，朕卽不願任承恩前往者，恐二人不相統屬，未免有推諉觀望之事。因將李侍堯調補閩浙總督，並令常青前往臺灣督辦，以防緩不濟急。幸而事事預爲布置，否則，該處止有常青一人，旣不能分身前往，而黃仕簡、任承恩今竟如此因循貽誤，賊匪日久蔓延，設乘間別生枝節，致蹈從前朱一貴滋擾故轍，或竟如木果木之失事，尙復成何事體耶！今李侍堯果看出該提鎮彼此觀望，坐廢時日，賊黨益多，兵氣漸餒，不俟常青知會，卽飛咨粵省令預派之將弁兵丁尅日起程。籌辦甚爲周到，動合機宜，頗慰朕懷。惟粵省預備之兵，旣有四千名，恐陸廷柱一人不能照料，昨已有旨令梁朝桂赴閩、粵交界處所，聽候調遣。着孫士毅卽飛劄梁朝桂速行前往，帶兵赴鹿仔港，勉力會剿。從前賊匪初起時，孫士毅調發弁兵前往策應，朕以本省兵力已厚，是以降旨諭令撤回。今復需徵調，雖似多一番往返之勞，

然竟實受撤回之益。設使彼時粵兵早抵臺灣，不過分屬任承恩、黃仕簡二人帶領，仍派零星打仗。該兵丁見閩兵不能得利，自必日漸氣餒，徒使有用之兵，亦歸無用。此番新調之兵，初抵臺灣，聽常青帶領，其銳氣方盛，正可資其生力，轉於軍務有裨。至黃仕簡、任承恩玩誤緊要軍務之罪，均應按律正法。但念黃仕簡年老又係病後，且伊從前辦事尙屬黽勉，姑貸其一死，令其退廢家居，自思咎戾；所有公爵仍加恩令伊長孫承襲。至任承恩之父任舉，前在金川陣亡，任承恩又現無子息，朕軫念前勞，不忍令捐軀殉忠者絕嗣，任承恩俟刑部照例定擬具奏時，尙可加恩貸其一死。但老師糜餉之罪，伊二人百身難贖。若使幸免餘生之人坐享豐厚，不足以示廢弛軍旅之戒。將來事竣後，所有多延時日糜費之軍需銀兩，均應於黃仕簡、任承恩名下追賠，以示懲儆。至常青於初六日放洋，現在早抵臺灣，務照節次所降諭旨，悉心籌畫，妥速督辦。

二十四日（壬辰），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曰：徐鼎士於上年十二月，即經常青、徐嗣會派令帶兵一千五百名，赴臺灣進剿；乃該副將所帶之兵，屢稱因風阻滯，直至二月初旬始據稟報陸續前赴淡水，已不免遲延。及到鹿仔港，總未報其剿殺一賊。現經任承恩檄令帶兵會攻，復以艋舺民人懇求留駐，並未前往會剿。看來，竟係有心逗留，畏葸不前，藉詞支飾，不可不嚴行查辦。行軍之道，全貴紀律嚴明，信賞必罰。若將弁臨陣出征，心懷怯懦，惟恐遇賊接仗；而畏葸退避者，即可幸免無事，使人人效

尤，則將弁兵丁，又孰肯奮勇直前致命效死耶！着常青即嚴查該副將，前赴臺灣會否稽遲，及現在任承恩檄調，何以不行前往？若徐鼎士果有畏縮逗留，托詞規避之處，即應立行拿問，據實參奏；當按軍法從重辦理，俾在事兵弁咸知儆畏。並着李侍堯一體嚴切訪查，據實參奏。至柴大紀自派往諸羅以後，於剿捕一切不能如從前之出力，並着常青一併查奏。

二十六日（甲午），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曰：黃仕簡、任承恩於本月十二、十四等日奏到之後，迄今將屆半月，何以並未將剿捕情形，隨時奏報？況朕因黃仕簡畏縮不前，是以特派常青前往督辦。尹二人一聞此信，苟稍有人心，即當自知愧懼，趁常青未到之前，親帶弁兵迅速進剿，以冀將功抵罪。乃竟閱多日，並未將如何剿捕情形，具摺馳奏。可見伊二人竟係自甘頹情，觀望玩延，其貽誤之罪，更無可逭。着該督即將黃仕簡、任承恩於前次拜發奏摺後，此十餘日內，在彼辦理何事，何以並無一字奏及之處，據實查明參奏。

二十七日（乙未），李侍堯奏言：接到海防同知楊廷理稟稱，較臣所訪更爲詳悉。所云現在兵數，合之則多，分之則少，尤覺切中窾要。並稱臺郡與鳳山連界之水底寮等處，尚有莊大田等賊出沒焚掠，則南路之兵，似不能盡撤，致府城有單薄之虞。查臺灣合各路現有之兵，僅一萬三千有餘。看來，常青欲往北路會剿，祇能於府城及南路兵內抽

調一千餘名；到諸羅後，再增柴大紀之兵千餘名，力量尙覺未厚。臣奏調粵兵內，檄令以二千五百名由鹿耳門進口，常青得此，庶覺軍勢壯盛。至任承恩處，旬日以來，久不得信。茲據該同知另稟，有鹿仔港船戶來郡，詢知二月十三賊匪來攻大營，任承恩、普吉保等大加剿殺，賊匪死傷無算等語。又有解餉之經歷鄒貽詩稟亦相同。但未見任承恩等奏報過境，想因風水不順，阻攔在途。臣謹抄錄原稟及所繪圖，一併進呈。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堯侍曰：本日李侍堯奏到臺灣情形一摺，並抄錄海防同知楊廷理原稟。據稱賊匪滋事以來，大兵僅屬固守，皆以兵單難於遠捕爲辭。如彰化早經恢復，而任承恩駐兵鹿仔港，普吉保駐兵埔心莊；諸羅收復月餘，而柴大紀駐兵城外；鳳山甫經收復，郝壯猷分駐四門靜守；黃仕簡駐守郡城，以致賊匪各路嘯聚。現在臺灣之兵，統計一萬三千有餘，合之則多，分之則寡等語。該同知所稟各情形，早在朕遙度之中。可見兵力以分而見單，伊等貽誤，實由於此。昨經降旨將任承恩革職拏問；尙以黃仕簡年老有病，僅令革職撤回內地。今伊等如此玩誤，則二人厥罪維均，黃仕簡亦難稍爲寬宥。着李侍堯一俟黃仕簡回廈門，卽傳旨一併革職，拏交刑部治罪。至該提督等株守玩延，致令將弁等效尤觀望，不能早擒賊首，俾賊匪得轉相嘯聚，逼脇平民。其中不肖之徒，勢必與賊烏合，日積日衆，滋擾蔓延。昨經李侍堯奏添調粵兵四千名，一由廈門赴鹿耳門；一由蚶江赴鹿仔港等語。看此情形，常青處所有之兵，尙未免單薄，

着傳諭李侍堯如粵兵尙未分路配渡，卽檄令全赴鹿耳門，直抵臺灣府城，俾常青處兵力壯盛，足資調遣。如業經分路配渡前進，着常青於粵兵將抵鹿仔港者，亦卽調來合爲一處。常青親帶勇往將弁，徑赴大里枝賊巢，鼓勵弁兵務將首惡林爽文一鼓擒獲，其餘賊衆，不難撲滅淨盡。又閱該同知原稟內，現在府城、諸羅、彰化之間，各處皆有賊人屯集。常青經過地方，中途遇有賊匪抗拒，正可痛加殲戮，俾賊匪聞風膽落，路途無阻，直指賊巢。此事，惟仗常青遵照節次指示，悉心籌辦，紓朕南顧，不致復蹈黃仕簡、任承恩故轍也。其柴大紀、郝壯猷、普吉保因二提臣觀望，不無效尤，今二提臣已拏問，其柴大紀三人效尤之罪，且赦不問，令其効力帶兵贖罪。如伊等亦有畏葸觀望情事，或不可令其効力，卽着常青據實參奏，毋得稍有徇隱。

同日，孫士毅奏言：赴惠、潮一帶海口，督拏竄犯、搜捕會匪途次，接准閩浙督臣李侍堯密札，臺灣賊匪尙多，南北兩路未能會剿，常青到彼或須酌量增兵，以期一舉蕪事。向知潮州、碣石二鎮兵尙可用，囑臣慎密預備。查來咨雖稱此次兵丁果否徵調，尙在未定；但既有酌量增兵之語，自應迅速預備，以便尅期就道。臣一面密飭潮州、碣石水陸二標及附近各營，共挑足四千之數，迅卽派定分起來潮。茲臣於三月初七日抵潮，提臣高瑛亦巡查到此，一切預備事宜，現在會商妥辦。再閩省尙須集兵搜捕，似內地查拏會匪一事，尙宜慎密。臣與閩省現已彼此關會存記，俟一舉蕪平，再行從嚴辦理。又

南澳鎮總兵陸廷柱統領官兵赴臺，遺缺請以澄海協副將鄭元好護理。其澄海協員缺，請以廣海寨遊擊張天宿護理。又，香山協謝廷選、羅定協貴林、肇慶協官福，現亦領兵，請以左翼鎮遊擊黃錫侯護理香山協印務，督標前營參將新泰署理羅定協印務，督標水師營參將劉天爵兼署肇慶協印務。至查察惠、潮一帶沿海口岸汛地，尙屬整肅。臣俱面諭該管文武，密爲偵伺，果有踪跡可疑者，方許立時盤詰解究，不得一味驚擾，以致商民裹足。據饒平縣續獲會匪陳阿塔、余阿緒二名，余阿緒供係徐阿番勾引入會，其所傳暗號、歌訣，均與前獲之許阿協等大略相同。其供出夥黨，俱密爲存記。至前此許阿協等供出閩省勾引入會之梁阿步、賴阿邊等，經李侍堯因該犯等堅不承認，解粵質審。臣俟該犯等解到，彼此畫一密辦。奏入，報聞。

二十八日（丙申），孫士毅奏言：此次密派官兵，俱已酌定起數，預爲妥備。今定於三月十六日，卽令頭起官兵自潮起程。每起二百五十名，間一日行走。自粵省黃岡入閩省詔安境，相去止數十里。自詔安至廈門、蚶江等處，亦止數日可到。照依李侍堯派定數目，以二千五百名赴廈門，一千五百名赴蚶江，配船渡海。臣與提臣高瑛往來彈壓稽察，沿途派令惠潮道圖畢赫、潮州府孫泳、惠州府顧聲雷督率，經過之各州縣妥協照料，催趨前進；並多備火藥及裹帶一月口糧，俾資接濟。其弁兵應得分例，量爲借給，俟將來閩省定有章程，再行畫一辦理。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孫士毅曰：據孫士毅奏，是該省官兵全數在潮起程，已在四月中旬加以配渡放洋。計四千名陸續全抵臺灣，極早亦須至四月下浣。常青於三月初六日起旋放洋，不過初十內外，業抵臺灣。若必俟粵兵到日，始行進剿，則戡事之期，竟需至五月，豈不曠日持久。着傳諭常青體察情形，若臺灣現有之兵，一經鼓勵，覺屬可恃，即擇其精壯者，親身帶至大里枝賊巢，痛加殲戮，將首逆林爽文擒獲；其餘附從，自紛紛瓦解，固屬甚善；如該處之兵，實不可恃，必須接濟，或俟粵省數起官兵到後，酌量足敷剿捕，即帶同前往，俾新舊間用；庶新到者勇氣方張，舊存者心有可恃，亦自必旌旆改觀。不可拘泥必待粵兵到齊，始行辦理，致再遲延。或臺灣現有之兵，其氣已餒，必須全仗粵兵到齊，方能前往剿捕之處，常青亦不可因有此旨，稍存輕率之見，務在相機妥辦，動出萬全，以副委任。至粵省未經起程官兵，着孫士毅即另行籌酌，令其併起行走，並先知會李侍堯預備渡船。其已入閩境官兵，着李侍堯飛飭沿途催趨前進。李侍堯即當親至廈門料理，隨到隨渡。至此事，總由黃仕簡、任承恩二人互相觀望，以致久稽戡事，其罪實無可逭。孫士毅駐劄潮州，相距不遠，其於黃仕簡、任承恩玩誤之處，自必有風聞。着該督即將所聞據實覆奏，勿稍迴護。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畧卷十二

四月初一日(戊戌)，徐嗣曾奏言：自興化、泉州馳抵廈門一帶，察看緊要口岸；卽漢港紛岐處所，亦皆派撥員弁帶領兵役梭織巡查。臣又隨處傳集濱海耆民及澳中漁戶，面加獎勵。該居民等，咸知踴躍。現復據漳浦縣羅澤坤稟報，盤獲臺灣逃回匪犯林壬(卽陳壬)一名，解赴督臣李侍堯審辦。臣於三月十四日回至省城，擬將一切事件速行趕辦，再赴緊要口岸，親往搜拏。又因調派廣東兵四千名，由廈門、蚶江分渡會剿，臣昨往來泉州，將應行事宜，面同督臣商酌。督臣擬赴廈門一帶巡查，卽料理粵兵東渡。臣巡閱口岸，亦以興化、泉州一帶爲最要。計粵兵之由蚶江前進者，正在其時，臣卽暫駐蚶江，督率照料，務俾妥速飛渡。俟粵兵開船後，趕回省城辦理秋審及一切事件，亦不至誤。至於應需糧餉等項，布政使伍拉納及鹽法道戚蓼生現在泉州隨同督臣辦理。已節次委員齎銀前往接濟。臺灣本係產米之區，一面委員就地採辦，一面運米前赴支放。仍令各屬動碾倉穀，運貯泉州，聽候撥用。藥鉛等項，亦已籌備充裕。奏入，報聞。

初二日(己亥)，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曰：康熙年間，奸民朱一貴聚衆滋擾，經提督施世驃統領大兵，悉由廈門進剿，不及一月，卽已收復戴功。蓋因大兵會合一路，由廈門進攻，聲威壯盛、賊匪望風膽落，故能一舉殲滅。此次，賊匪起事之初，

黃仕簡、任承恩領兵進剿，分路配渡，其餘將弁又各由別途陸續進發，已覺兵勢稍分。伊二人一抵臺灣，即應彼此會合厚集兵力，直搗賊巢，將首惡擒縛，餘黨自必瓦解。乃黃仕簡、任承恩僅派撥將備零星打仗，四處堵禦，以致賊匪從而生心，得由山徑繞道蔓延，各處嘯聚。官兵轉爲所牽掣，兵分而力見單。幸而賊匪不過么臠草竊，並無謀計；設遇狡黠奸徒，逞其鬼蜮伎倆，豈不又蹈木果木之覆轍耶？着常青抵臺灣後，即將各路官兵調集會合一處。其添調粵兵，遵照前旨全歸常青統率，以期兵威壯盛，士氣振奮，專力全赴賊巢搜剿。斷不可又蹈黃仕簡、任承恩故轍，輕分兵力，觀望遲延，俾賊匪得以四散牽掣蔽事，致稽時日也。

初三日（庚子），黃仕簡奏言：總兵郝壯猷、柴大紀等，馳赴南北二路剿匪，郡城爲全臺根本，不可無大員彈壓。且附郡之大穆降、本縣莊、岡山、羅漢門等處，介在南北之中，均離郡城不遠，各處有賊匪往來出沒。臣親督官兵居中堵禦搜捕，並爲兩路軍兵接應聲援。此在郡未敢遽離之情形；但臣前奏未能詳悉聲明，實屬糊塗之至。迨諸羅、鳳山先後克復，賊匪復於附近村莊潛聚滋擾，臣派撥官兵嚴密擒捕；而諸羅之大武壠、礁吧岬各莊，仍有匪黨聚集。該處山路最爲險峻，現在整兵進剿；日內督臣常青到臺灣，臣即親率官兵到處剿捕。掃除之後，隨赴諸羅督同總兵柴大紀進攻斗六門、水沙連等處；繼至彰化會同總兵普吉保等攻剿大里杙賊巢。務期生擒逆首林爽文解京究辦，並剿

盡匪夥、斷不敢稍有遷延觀望，自取罪戾。至臣染患風症，前在內地時發時愈，自到臺灣，因機務焦迫，心神倍加恍惚，氣力日見頹憊。惟念職任海疆，只得竭盡駑駘，是以未敢將症病據實奏明。茲節次欽奏上諭訓飭，臣感激涕零，悚惶無地！惟有躬率士卒，奮勉剿匪，淨盡根株，以期尅日戡事。

同日，李侍堯奏言：官兵前往臺灣剿捕逆匪，所有糧餉等項，固須接濟無誤，尤防冒濫多支，致將來按例報銷，或至追賠懸宕。臣於到任後，卽飭司查核。茲據伍拉納彙查，自上年十二月起至臣到任以前，共撥藩庫銀三十三萬餘兩。臣意，用兵未久，何至如許之多！及閱所開各款，有鹽菜等項，例應支給者；有餘支俸餉等項，數月內卽可扣還者；有過兵地方借領，以應差務，將來除核銷外應繳還者；亦有解往臺郡備用，正在途次，該道府具稟時，尙未接到者。緣倉猝調兵，務期迅速應付，以利進行。且臺郡遠隔重洋，往返動需時日，不得不多爲預備，是以動撥較多。但近據臺灣等縣開報僱用夫價等項，已有例不准銷者。臣以軍務緊急之時，固不便一一駁核，致地方官轉得藉口，或至貽誤。但一任濫付，將何所底止，隨卽嚴行檄飭將來着落賠補外，仍一面通飭各屬，嗣後一切款項，均須查照部頒軍需則例動支。其則例所未載而事在必需，如海運水脚等項，則酌量先行應付。其餘概不得濫給。庶軍務無遲誤之虞，而帑項亦不致有多糜之弊。至臺灣府、縣，本各有倉庫，其三縣雖已殘破，而府城保守無虞，尙應實貯。據藩

司查明，府庫應存銀二十五萬餘兩，倉穀應存十二萬餘石；乃接據臺灣道府稟稱，銀穀俱已用盡。並未將作何動用之處，詳悉開報，隨嚴飭該道府等逐一查明，到日核辦。現值軍務緊要，自當先以接濟糧餉爲急。臣惟有隨時酌量應付，以期無誤。昨據署臺灣府楊紹裘稟稱，逆匪林爽文與各賊黨，將大里杙一帶，掘濠放水，復築土牆，安設礮位。是現在賊黨方盤踞穴巢，併力拒守，未經大創，斷不肯自行潰散，則此時尙不慮逸匪竄入。其附船入口者，類多被難之人，窮無所歸，思回本籍。而各口岸兵役，藉有稽查之名，遇此等渡海來者，留難勒索，難保其必無。是以，臣嚴飭各員，務宜分別良歹，不得藉端擾累。現據各口岸委員盤獲數起。如逃兵汪中鯉等四名，臣已按律辦理。其餘被難之人，檄令各州縣訊明，如確有證據，立即釋回，庶奸匪不致倖逃，而難民亦不致受累。至將來攻破賊巢時，匪黨四散，逃入內地者必多，尤當上緊擒捕，毋使一名漏網；又不得以此中或有難民，稍存姑息。又提臣任承恩委弁押解賊目林家齊一犯前來，咨稱該犯係逆首林爽文族長，去冬曾誑哄彰化文武官，願將林爽文帶來投到，以致猝不設備，釀成巨案等因。臣查該犯既係林爽文同謀之逆黨，自應解京審訊，隨派委巡檢程鏜、把總姚世貴將該犯押解，於二十日起程。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曰：黃仕簡不過因遷延日久，連奉諭旨嚴飭，爲此飾詞以掩其退縮之罪。幸而朕先事預籌，派令常青前往督辦，黃仕簡得有所藉口。若使

朕不派常青前抵臺灣，黃仕簡又將何辭？豈竟思久坐郡城，以待賊之自斃乎？況林爽文既歸巢穴，其餘附近賊匪，不過么臍草竊，如易連、陳邦光等皆可堵截搜捕，又豈專賴提督大員坐擁重兵，以防其復來滋擾之理？即總兵柴大紀、郝壯猷等收復二縣城後，自應統領官兵直抵大里棧賊巢，奮勇剿除。乃該鎮等即以防守爲名，並不上緊追捕截擊，任其竄伏團聚，以致賊匪得以繞道蔓延，官兵轉爲所牽掣。是該鎮等效尤觀望，畏葸不前，即郝壯猷之罪，亦與柴大紀之失陷城池、漫無籌畫者，不相上下。現據李侍堯奏，逆匪林爽文與各賊黨，將大里棧一帶掘濠放水、復築土牆、安設礮位等語；賊黨盤踞穴巢，以圖併力拒守，看其光景，別無他圖竄匿之計，轉可聚而殲戮，其事尙屬易辦。恐大兵雲集，四路圍攻，賊匪計窮力蹙，或竄入內山，希圖苟延殘喘，搜捕轉稽時日，不可不預爲籌辦。着常青抵臺灣後，即將各路官兵調集會合一處，揀派精銳，親行帶領，直赴大里棧奮力圍剿，務將首惡林爽文一鼓擒獲，餘黨殲除淨盡。其堵截賊後路，不使竄入內山一事，專派柴大紀帶兵在內山路口，嚴密堵禦。並着常青詳悉曉諭柴大紀，伊係臺灣總兵，致賊滋事，失陷城池，已屬有罪之人；且收復諸羅後，效尤觀望，其咎亦與黃仕簡、任承恩無異。念其從前守禦郡城，尙屬出力，姑令帶罪圖功。現在大兵進剿，賊匪竄入內山之路，最關緊要，即責成該鎮專力堵截。若能將賊首拏獲，餘黨不使一名竄逸，不但宥其前罪，並當仍錄其功。倘再不能實力奮勉，立功自贖，以致賊首林

爽文從伊防守之地竄逸，及餘匪復有逃入內山等事，則惟柴大紀是問。恐伊不能當此重罪也。再據李侍堯奏，附船入口者，類多被難之人，而各口岸藉有稽查之名，不無留難勒索等語。綠營此等惡習，實爲可惡！俟事竣後，當嚴查處治，以示懲儆。又臺灣倉儲庫貯額數，不爲不多，府城又復保守無虞，何以未及數月，卽已用盡？地方遇有此等事件，該處官員卽使各出己貲，設法防護，亦所當然。況閭巷小民，尙有好義急公之舉。若地方官竟有藉辦軍需爲名，浮用冒銷，飽其私橐，則是天良昧盡，卽立置重典，亦所應得。但現在正值會兵進剿之時，若遽行查辦，恐伊等各懷畏懼，辦公更多觀望。着常青、李侍堯俟事竣後，徹底嚴查。如果有侵欺情弊，卽嚴參重治。想昧良之輩，天理難容，亦無所逃罪也。

初四日（辛丑），常青奏言：二十三日至廈門登舟，因春令北風甚少，在料羅寄碇。三月初六日風順開洋，初九日由澎湖進鹿耳門登岸。抵臺灣府城，面晤提臣黃仕簡，卽以欽奉上諭與看，令其廻奏。並詢以剿賊機宜，黃仕簡語言不甚明白，更兼步履艱難，是病懨屬實。及臣接見在城員弁，訪問臺灣近日情事，復悉心體察剿捕事宜，詎料與該提督等從前咨報，迥不相符。緣臺灣地廣人稠，游手者衆，自逆首林爽文攻縣戕官，各處奸徒皆效尤搶劫。然大兵初到，賊衆聞風逃散，此時兩提臣乘其銳氣，自有破竹之勢。因黃仕簡惟坐郡城，任承恩惟守鹿仔港，而分派鎮將亦皆觀望遷延，不思爭先賈勇。

臣在泉州時，以重洋阻隔，盼望情殷，聞收復彰化、攻克諸羅，而鳳山又尅日可復，臣一時忻幸，意謂大勢已定，即請將浙、閩兩省備調之兵撤回，以省糜費。今臣親至臺灣，得諸目擊，始知彰化、諸羅、鳳山等縣，被賊攻陷，焚劫已空。而又以栽竹爲牆，無險足據，故賊聞官兵將至，即捨城而爭險要之地。官兵既已入城，因即以克復城池咨報。如柴大紀一到諸羅，賊仍佔據斗六門，使我兵南北二路，至今不通。並聞普吉保帶兵前赴彰化，中途被劫車輛，則道路梗塞，較前更甚。任承恩帶兵由鹿仔港登岸後，既不駐劄彰化縣城以逼賊巢，又不與柴大紀夾攻斗六門，惟知退守鹿仔港。近聞賊人仍往來彰化城中，是何得謂之克復！至郝壯猷係正月間經黃仕簡派往南路，在大湖扎營月餘，於二月二十一日據報克復鳳山。乃臣於三月初九日到臺灣之時，已聞初八日郝壯猷所帶兵丁二千餘名，被賊冲散。該總兵及副將以下等員，先後奔回，止存敗殘兵四百餘名。又副將徐鼎士前到淡水，未見寸功。因距府路遠，尙無實信。兩月以來，折兵糜餉，應請將遲誤之提督黃仕簡、任承恩、總兵郝壯猷、柴大紀、普吉保分別治罪。臣在泉州不能覺察，並請將臣交部嚴加議處。但黃仕簡患病衰頹，在軍無益，應令其仍回廈門。任承恩雖未能向前，但北路避賊人民，俱在鹿仔港，若遽撤動，恐賊乘虛；柴大紀雖不能將斗六門一帶打通，然上年在府城外堵禦，尙屬奮力；普吉保係後到之員，調往北路未久，俱仰懇暫令伊等帶罪督兵，以觀後效。至郝壯猷等自鳳山敗回，是否賊多兵少，

致被衝散，抑係畏葸脫逃；並前此鎮將等咨報克復縣城，以及攻莊殺賊各情節，有無藉事鋪張，容臣一併嚴查明確，再行請旨。務令功罪分明，軍威復振。但臺灣賊匪，從前止有逆首林爽文、王棻等數人，從賊者亦止附近賊巢數千人。今則：南路險要各處，有賊首莊大田、莊錫舍、王坑郎、藍九榮、陳靈光、陳建平；北路險要各處，賊首林爽文之外，又有陳泮、吳領、蔡福、葉省等。或爲林爽文羽翼，或效林爽文所爲，自立旗號，肆出滋擾；凡稍可踞佔之民莊，盡爲賊人所有。惟府城、鹿仔港、笨港沿海三、五處，亦屢有賊來攻擾，尙能共相保護。故避難者偕來聚處；但將來亦恐有人滿乏食之虞。而逆首林爽文等，狡猾異常，復將所掠錢米廣爲散給，要結人心，以致無食游民盡皆從賊。查臺灣額駐兵丁，經三縣被陷傷亡已多，尙未據該鎮查報實數。然約略存剩之兵，似不堪用。其內地調到兵萬餘，各路打仗，又多損失。當此賊勢蔓延，必須添調重兵，方能痛加剿洗。現在鳳山復陷，賊更鴟張，已到府城十里之外。臣派遊擊蔡攀龍帶兵往桶盤棧堵禦，並督率道府永福、楊廷樞、同知楊廷理等，各帶義民同守，郡城可保無虞。再令普吉保速與柴大紀夾攻斗六門，以通南北之路。飭署守備陳邦光保守鹿仔港，擔任承恩前赴彰化，先將附近縣城賊夥殲除，卽相機攻搗林爽文大里棧賊巢。並飛檄徐鼎士會合署都司易連，將北路新莊、艋舺等處賊匪剿盡，漸次自北而南與任承恩會合，併力搜捕。此時，不必僅以收復空城爲得計，而必以爭據險隘、攻搗賊穴、殲擒賊目爲



先。除嚴飭提、鎮、副將等員，各思激發天良，出力報効外，一面飛咨督臣李侍堯，將原備南澳、金門、銅山、海壇各營兵一千名，再調同安營兵四百名、海壇鎮兵三百名、金門鎮兵三百名，又調原備廣東兵三百名、浙江兵二千名，再挑幹練勇往之遊擊守備等十員，配船渡海，俱由鹿耳門進口。會齊，臣卽親自統領，必不再行分撥，致減兵力。先儘南路鳳山縣境，以致諸羅、彰化、淡水席卷而前，務期將逆首林爽文並其餘賊目一併生擒，不使賊一名漏網。又查臺灣府城，雖係插竹爲牆，而各門城樓磚土砌就，亦頗高大。臣隨出城外細看地方形勢，防範尙未周密。謹將恩旨蠲免臺灣府全屬本年地丁錢糧，騰黃遍諭各處；復傳喚士紳商民當面曉諭。各紳士義勇人等，莫不感激踴躍。現在府城內外街市，貿易照常。再查該提、鎮等咨報克復三縣，其彰化並無官兵駐守，鳳山現已復陷，惟諸羅一縣，自柴大紀駐劄之後，賊人尙知畏避，居民亦漸次回歸。臣因柴大紀不能打通南北道路，是以一併參奏。但其能守諸羅，非若彰化、鳳山之既克而不能保守者可比。是柴大紀功過，原不相掩，臣仍遵旨先行嘉獎，再觀後效。又逆首林爽文，前據該鎮稟聞被礮打傷之語，原無確據。現聞大里枝莊一帶，豎立旗號及僞帖告示，寫有「順天」字樣，並自稱盟主大元帥。此等悖逆不法，寸磔不足蔽辜。至義民等獻出王芬首級，係何人所殺，是否真實；義民等左先曾否附賊；挑斷脚筋之楊禮等十一犯有無搶奪，容臣逐一查明核辦。

同日，黃仕簡奏言：二月初九日，有南路弁兵紛紛來至郡城，臣隨飭遊擊孫全謀詢問。據稱初八日賊匪從鳳山縣東南門放火擁入，官兵接戰，抵敵不住，以致衝散。初十日總兵郝壯猷到郡，據稱初四日參將瑚圖里稟報，自山猪毛被賊攔截，不能過溪。該總兵派令遊擊鄭嵩帶兵六百名前往，又派官兵三百名接應。午刻，鄭嵩回稱行至硫磺溪，遇賊圍截衝散，官兵未回甚多。未刻，賊匪來攻營盤，併攻縣城東門。初六日，該總兵將城外官兵，移駐城內。初七日，賊四面攻城。初八日，賊匪益見加增，攻城更急，午刻賊由南面進城，四處放火攻殺，以致官兵衝散等語。查南路自克復鳳山，總兵郝壯猷等原帶官兵，合計有三千餘名，在該處防守縣城，足資堵禦接應，何致賊匪衝散官兵。現在督臣常青於三月初九日到臺灣府城，臣差查南路官兵存亡確數另報，統聽督臣查核辦理。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恒瑞、李侍堯、徐嗣曾、琅玕曰：據常青奏，到臺灣後，查明官兵遲誤，據實指參，及添調兵丁情形，所辦俱合機宜。惟任承恩身爲提督，乃畏葸不前，既不駐劄彰化縣城，以逼賊巢，又不與柴大紀夾攻斗六門，其罪奚辭；豈可復留該處，再令帶兵，仍滋貽誤。着遵前旨，將任承恩一併拏問，解京治罪。柴大紀一到諸羅，不能將斗六門賊匪搜除盡淨，開通道路，實有應得之罪。但前此守禦郡城，尙能奮勉；且駐劄諸羅後，賊人頗知畏避，居民亦漸回歸。常青所稱該鎮功罪不相掩，自屬

公論。所有陸路提督一缺，着加恩暫令柴大紀署理。並着常青傳諭該鎮，令其載罪圖功，以觀後效；若伊玩誤不前，必當二罪俱發。至郝壯猷守衛鳳山，即賊多兵少，亦當効命捐軀，國家自有優恤。乃竟棄城逃回，怯懦已極，軍律斷難姑息，已明降諭旨，即於軍前正法，以肅戎行。其所遺海壇鎮總兵員缺，着常青於現在帶兵將備內，詳加體察實有奮勇出衆人員，則不拘階級之崇卑，即奏請破格超擢，以示獎勵。如此，賞罰嚴明，自必人人感奮，可期鼓勇集事。至常青現在飛咨添調本省及廣東、浙江兵共七千名，俱由鹿耳門進口，會集，即親自統領，必不再行分撥，致減兵力之處，所見甚是。粵東潮、碣二鎮兵丁，前據李侍堯等奏，業經檄調四千名；已較常青所調者多一千名，於三月十六日自粵省分起程，即可陸續到彼。至浙省兵向來柔懦，更遜閩省，且距閩稍遠，此時徵調亦緩不濟急，着傳諭琅玕竟可停止派撥。現於常青原調兵數止少一千名。朕思福建駐防滿兵，雖不能如京師健銳火器等營勁旅所向無前，究屬心力堅定，較之綠營恒怯，尙爲得力。況常青曾任福州將軍，駐防兵皆其舊屬，呼應自靈。着恒瑞於滿營內挑選一千名，並派得力之協領、佐領等官，分起管帶，恒瑞即親身統領，前赴臺灣，會合進剿。所有兵丁口糧、配渡各事宜，即着徐嗣曾妥爲料理。其福建續調之綠營兵二千名，即着藍元枚親身統領，前往臺灣會剿。內地亦不可無提督彈壓，所有水師提督事務，着漳州鎮總兵常泰暫行署理。現在粵省添調兵丁四千名，及本省續調之內地官兵，自

已陸續至廈門會齊。着李侍堯妥速料理，卽令其配渡。常青於新調官兵未到之前，固不宜冒昧輕進，然坐待稽延，恐賊匪又生別計，亦非良策。自應將現有官兵內，詳加挑選擇其壯健者，派令奮勇將備帶領，先至南路鳳山一帶，搜捕賊匪、逐一殲除淨盡，俾後路肅清，將來大兵往北攻剿，不致有反顧之慮，較爲妥善。至鳳山駐守兵丁三千餘名，何至遇賊卽行潰散；現據常青奏先後奔回之兵，止存四百餘名，餘兵皆向何往，豈有俱從賊之理？着常青俟事定後，嚴查爲首之人，從重辦理。其現在退回之兵，按照兵法俱應概予駢誅；但念人數衆多，究係領兵將弁不能首先奮勇，以致兵氣不振，姑暫貸其一死。着常青明白曉諭該兵丁等，令其激發天良，奮勉自效。

上又諭內閣曰：郝壯猷係派往南路剿捕大員，既經收復鳳山縣城，自應一面派兵設卡防守，一面親率將弁追剿賊匪，乃安坐營盤；既聞瑚圖里被賊攔截，不卽親往接應，以致賊匪乘勢攻圍，縣城復陷。況該總兵所帶之兵，計有三千餘名，當賊匪來犯時，兵丁等畏賊退避，該總兵卽應立時正法數人，使知儆懼，同心抵禦，何至紛紛潰散！卽或賊多兵少，勢不能支，亦應奮不顧身，殺賊而死；甚至無能自刎，庶不失城亡與亡之義。從前征戰緬甸時，如明瑞、觀音保、扎拉豐阿，皆因綠營兵丁恇怯，不能勝敵。今日適有松潘鎮總兵穆克登阿來京陛見，經朕詢問，據稱伊卽在彼跟隨明瑞等打仗，目擊彼時情事，將軍等非不可以退出，而明瑞等僉言受恩深重，兵散勢窮，寧死於賊，不死於

法。卽或退出後，倖邀寬典，亦何忍視顏視息。是以不肯生還等語。朕聞其言，猶欲爲之墮淚！明瑞等能知大義，咸以身殉，其身後既邀優卹世職，復予專祠，子孫至今受恩弗替，歿有餘榮。郝壯猷以專閫大員，寧不聞知？乃亦效綠營兵弁恇怯惡習，自罹重辟。且日前因郝壯猷收復鳳山縣城，尙爲出力，曾諭令常青查明，如果郝壯猷堪勝提督，卽行奏明候朕簡放。今似此畏怯倖生，若不明正典刑，其何以肅戎行而昭軍紀？常青接奉此旨，卽將郝壯猷在臺灣郡城傳集衆將弁，將伊正法。並將前旨本欲用爲提督，及現在又因其棄城潛回，是以按軍法從事各緣由，向其宣諭，俾知賞罰分明，禍福惟其自取；郝壯猷卽身伏刑誅，亦當死而無怨。至瑚圖里身係滿洲，前於賊匪滋擾鳳山時，乘馬馳歸郡城，已有應得之罪。第念其究因倉猝兵散所致，與自行脫逃者有間，是以仍令帶罪効力。今據黃仕簡奏，該參將又於山猪毛地方被賊攔截，不能過溪。若係賊人踞守溪河險隘，尙屬可原；倘竟係該參將畏懼賊勢，借詞躲避，亦如郝壯猷之逃回，則其罪更無可道。着常青卽查明，此次瑚圖里如果有畏葸逃回情事，亦卽一面奏聞，一面將該參將正法示衆。至柴大紀、普吉保，姑念其從前奮勉，現令帶罪自贖，暫着從寬交部嚴加議處，以觀後效。常青從前奉據黃仕簡等咨報，冒昧入告，咎亦難辭。但念其遠阻重洋，未能得知確信；且該督現在臺灣督辦，本日奏到各摺，悉合機宜。常青着加恩免其議處。此事現交常青督辦，常青卽着授爲將軍。恒瑞、藍元枚着授爲參贊。俾事權歸

一，軍威益振，以期迅奏蕩平、綏靖海疆。

上又命內閣曰：前因李侍堯奏南北兩路提督，各有牽掣，不免坐費時日，已降旨將任承恩革職交刑部治罪，黃仕簡撤回廈門候旨矣。伊二人抵臺灣後，並不親臨行陣，定期會攻，一南一北，互相觀望，果不出朕所料；以致賊匪日久蔓延，迄今未能撲滅。其玩延貽誤，厥罪維均。卽或黃仕簡因年老患病，不能親身帶兵，及任承恩到彼後，不能零星堵禦，抑或賊匪衆多，兵力實有不敷剿辦之處，伊二人早應隨時據實直陳，候朕指示籌辦。乃伊等並無一字奏及，是其種種貽誤，實無可置喙。而黃仕簡係水師提督，臺灣乃其專轄，現在剿捕事宜，又經朕特交督辦，乃如此畏葸因循，更無怪任承恩之意存推諉，其罪視任承恩爲尤重。任承恩既經革職，黃仕簡亦難予寬宥，昨已降旨將黃仕簡撤回內地，俟伊到廈門時，着李侍堯卽傳旨將伊一併革職交刑部治罪。所有福建水師提督員缺，着藍元枚調補。其陸路提督，自當擢用現在臺灣出力總兵。柴大紀於林爽文等滋事，不能預爲防範，到諸羅後，又不能進剿斗六門賊匪，本不當復邀陞擢；但念其防守郡城，尙能奮勉出力，功罪自不相掩，所有陸路提督員缺，着加恩令柴大紀暫行署理，以觀後效。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畧卷十三

四月初五日（壬寅），李侍堯奏言：接兩廣總督臣孫士毅咨稱，前調粵兵四千名，第一起於本月十六日起身，計二十三、四等日可到廈門。臣隨於二十自泉起程往廈門料理。辰刻抵南安縣，接黃仕簡咨會，知鳳山城又被賊佔。戌刻行至沙縣，又接常青來札備述臺地情形，並增調兵七千。查前據同知楊廷理稟，臺地現有之兵，只有一萬三千餘名。而該提、鎮等以之分派府城、鳳山、諸羅、鹿仔港、淡水五處，本屬備多而力分，毋怪左支右詘，不能奏功，轉致失事。今鳳山既陷，郝壯猷損折之兵，不下一千六、七百名，則兵力益覺單薄。看來，常青所請增調七千之數，實不可少。賊既乘鳳山之勢來攻府城，據常青奏已在離城十里之外，則目下第一以保守府城爲要務。倘稍有疏虞，益難辦理。幸總統大員一到，人心稍定；兼所解銀餉，據各委員稟報亦俱於初八、九等日運至府城，可藉以守禦。適粵兵將次到廈門，係二百五十名爲一起。臣擬每到兩起，卽令開駕一次，先往助守。算來，事機尙可相接，不致緩不及事。至常青請調南澳、金門、銅山、海壇各營兵二千名、粵兵三千名、浙兵二千名，想係尙未接到臣先調粵兵之信。今查金門、銅山等營調派出征者已多，本營存兵無幾，處處海疆，未便再撥。粵兵既調四千，已過常青所請之數，亦難再調。惟浙省與閩省毗連，從前常青會札知撫、提二

臣預備兵三千。臣今一面知會琅玕、陳大用，令將原派之三千名，星速由陸路來閩，以資接濟。但郝壯猷已折耗兵一千六、七百名，則即增調七千，亦僅多五千餘名。而府城、鹿仔港兩處，俱係極緊要，勢不得不分撥。一經分撥，則以之守禦雖有餘，以之進剿又不足。應請再增調浙兵一千名，於剿捕事宜，庶更得濟。惟常青所請七千名悉赴府城，現令普吉保會同柴大紀剿捕斗六門之處，似覺專顧府城而委鹿仔港於孤注。查鹿仔港距大里杙僅四十里，去冬陳邦光等之易於尅復，以林爽文正在南攻府城，是以得乘虛收復。匪徒時出肆擾，其勢更重於南路，是此時之鹿仔港比舊時之鹿仔港，迥然不同。任承恩、普吉保等，雖不能奮勇殺賊，而鹿仔港至今得以無恙，究亦賴此三千八百餘兵之勢，隱爲聲援。若將此內普吉保之一千六百兵，分往諸羅，林爽文探知任承恩兵單，來肆兇逆，任承恩必不能支，將鹿仔港亦不能守。鹿仔港不守，則蚶江遂無進兵之口，於臺地全局大有關係。臣初接黃仕簡咨會，恐府城兵少，原擬將粵兵四千盡改由廈門赴府城。今接常青調普吉保之兵攻斗六門之摺稿，只得仍照原奏以粵兵二千五百赴府城；一千五百赴鹿仔港。俟浙兵到日，或應兩路各派一半，抑或多寡酌配之處，俟探聽鹿仔港光景，再行酌辦。再查澎湖協爲臺郡咽喉，本有兵一千八百餘名，因黃仕簡兩次調取一千名赴臺灣應用，該協兵力殊覺單薄。蚶江與鹿仔港相對，順風一、二日可以直達，亦不可無兵備禦。查去冬臺匪滋事時，前督臣常青曾調汀州兵五百名、邵武兵三百名，



在汀漳交界之永定、上杭二縣駐劄，以待調用。今已另調兵前赴臺灣，而澎湖、蚶江二處均關緊要。是以臣將駐劄永定之汀州兵五百名，調往澎湖駐劄；上杭之邵武兵三百前往蚶江，庶要地均屬有備。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琅玕、陳大用曰：浙省兵丁素性懦弱。朕南巡時，閱看浙、閩兵丁技勇，浙兵與閩兵角藝，卽形畏怯。況現在臺灣賊匪皆係閩人之慍悍者，閩兵攻剿尙不能勝，何況浙省之兵更不如閩省，調往協剿豈能得力？是以昨據常青奏調，已傳諭琅玕停止。今據李侍堯奏爲海疆緊要，存兵無多，請於浙省派撥，所奏亦是。此項浙兵，止可分撥內地海口各營協防，若以之進剿，自不若本省兵丁爲得濟。自應遵照所降諭旨，在閩省各營先行抽撥，以資接濟。其浙兵到閩時，竟留於內地防守，亦足以資彈壓。至李侍堯請調浙省兵丁四千名，較之常青原調浙兵數目已多二千名；昨又經朕籌及閩省駐防滿兵，自較綠營爲優，則此一千滿兵抵浙兵二千。况係常青舊屬。已諭恒瑞揀選一千名，帶往會剿。此時，李侍堯止須調浙省三千名，自屬敷用。且浙省兵丁溫衢地方距閩較近，該處兵丁在浙省中稍爲強健，着琅玕、陳大用卽於該二鎮所屬各營，揀派兵丁三千名，速赴閩省，交李侍堯酌量派撥。至李侍堯奏：鹿仔港一路，現經常青調去普吉保兵一千六百名，分往諸羅；恐任承恩兵單力薄，不能支持等語。所慮亦是。但任承恩種種玩誤，漫無調度，卽留該處亦終不能得力。昨已降旨將藍元枚授爲

參贊，帶領閩兵二千前往常青處會剿。今思常青既有粵兵四千，並駐防滿兵一千，及存城各兵，足敷進剿。其藍元枚所帶兵二千名，竟着由蚶江配渡，前赴鹿仔港。藍元枚到彼接代後，將任承恩送回內地，即行拏問解京。再藍元枚係領兵大員，自應賞戴花翎，以示威重。伊於江南提鎮任內，如曾經賞過則已；若未賞過，着常青即傳旨賞戴，俾益加感奮，力圖自効。再常青奏，賊匪攻得鳳山，乘勢來犯府城，已到十里之外。是其自來送死。雖閩兵甫經失利，不足倚恃，而常青可以簡其精壯，鼓其勇氣，未始不可以逸待勞，設法堵截剿殺，亦足以破賊人之膽。該將軍接奉此旨，即將如何殺退賊匪之處，迅速奏聞。

初八日（乙巳），琅玕奏言：准常青咨會，臺灣賊勢鴟張，所有浙省原備兵二千名，仍調撥由鹿耳門進口，並令刻日起程。又准督臣李侍堯咨會，奏明調撥浙省原備兵三千名，再於距閩附近各營添派兵一千名，由陸路分起趨行，馳赴廈門配渡。查浙省前經酌撥備調兵三千名，雖已准咨撤令歸伍，而一切戰械、火藥、鉛彈等項，俱已備辦齊全，此時即可按名調齊起程。至現需添派兵一千名，查衢州鎮標距閩甚近，自應即於該鎮各營派調，以敷四千之數。當即飛咨提臣陳大用督同各鎮巨迅速調齊，派委勇練將弁督押統領，立即由陸路分起趨程前進。沿途照例支給兵糧，飭令各該道、府各在本境督押照料進行；並委藩司顧學潮、杭嘉湖道清泰，分往各路沿途督辦查催；並咨會閩省督撫臣

飭屬一體接護支應。奏入，報聞。

初九日（丙午），孫士毅奏言：前據常青究出廣東後溪鳳花亭洪二房和尚及朱姓人犯，知會密拏。惠潮等屬，並無其地。惟風聞嘉應州遂鄉堡地方，廟後有亭。其亭半被火燒燬，內有洪和尚及朱姓等。經姚棻密委惠州府知府顧聲雷等，馳赴確查，並無遂鄉堡地名；各堡內亦無曾經被燒廟宇。復查靈峯寺有洪朝、洪科二僧與俗家朱姓十七、八歲僧人立嵩同住，與閩省來咨恰合。委員隨往搜查，寺僧七人並無不法字跡，所供住址、族屬，俱在附近，歷歷可查。左右亦無溪、亭，寺後亦無曾經被燬之事。寺鄰耆老、保甲僉供平日並無爲匪，願具保結各等情。又訪有海陽縣南山寺和尚耀珠，俗家姓洪，有子秀節現在潮陽黃隴菴爲僧。並據潮陽縣知縣台霖布將秀節押解到郡。確訊，實係安靜焚修，並無爲匪情事。此外，惟潮陽一縣洪、朱二姓頗多，大半皆係晒丁，其餘悉屬種地農民，並無和尚，亦無洪二房名目。嗣又續獲會匪林功裕供出福建平和縣人林三長勾引入會，曾經告以朱洪德姓名。臣在省時，會同撫臣圖薩布提並先獲之許阿協等對質，又供有洪李桃係屬和尚，家住漳浦縣榕樹脚，向在龍溪縣東門外福連寺出家。又有頭人李九陶是平和縣小溪鄉人等語。其於洪、朱等犯名姓，亦似略有端倪。並咨會閩省，密爲存記。臣抵潮後，又據饒平、海陽等縣稟獲陳阿塔、余阿緒二犯，所供入會情事，與許阿協等大略相同。臣思此等匪犯，行踪詭秘，斷不肯將不法字跡及往來結交等事，輕

露於人。茲復欽奉諭旨，閩省搜出賊匪書稿，現有廣東鳳花亭、高溪菴、馬溪廟洪姓結盟之語。鳳花亭雖在查無下落，其高溪菴、馬溪廟自必實有其地，一經查得，即可從此跟求。臣已密懸重賞，分派妥員嚴切偵緝。凡有寺廟聲音相似，形跡可疑者，亦即徹底跟查，毋使倖脫。仍知會李侍堯、常青，此後拏獲匪犯活口，即就近跟究鳳花亭、高溪菴、馬溪廟三處，實係粵東何縣地方，星速咨臣查辦。則得有確實州縣，查拏更易爲力。又查閩省徵調粵兵四千名，自三月十六日起至二十二日，潮州鎮標兵俱已起程；計三月二十三日，此一千名，全數俱入閩省詔安縣境。臣在潮點驗起程，即於本日馳赴黃岡照料。其餘水陸各營官兵，接續前進，斷無遲誤。再，粵省兵丁此番渡臺剿捕，水陸共四千名，臣每起面加鼓勵，察看情形，頗知踴躍赴公；似應遇有粵省派兵營分千把、外委及馬戰兵丁缺出，請先儘軍營拔擢，以示激勸。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孫士毅曰：粵省訪出之洪姓和尚等，既訊明實非此案匪犯，自不必累及無辜。但洪姓和尚及朱姓乃倡會結盟要犯，前經閩省拏獲僞官楊軒供出；嗣搜出賊匪書稿內，其所開姓名、住址，又復與楊軒所供相同；是其人自必仍在粵省。外省地方官習氣，往往迴護前非，於緝捕事件，一經查無踪跡稟報之後，即或續行查出，慮及前此查辦疏漏，恐致獲咎，不肯據實稟出，一以烏有完事，最爲可惡。着孫士毅務宜詳悉開導，諭以該犯等現雖查無下落，如將來查有鳳花亭等地名，仍當據實稟報；其從前

疏漏之咎，俱可寬免。倘從此跟求，果能弋獲正犯，並可仰邀陞擢。若敢始終廻護，別經發覺，必當加倍治罪。如此反覆曉諭，庶各該員知查出後，無過有功，必能認真購緝，不至始終廻護，轉令要犯得以漏網。

十二日(己酉)，常青奏言：總兵郝壯猷帶領副將丁朝雄、參將那穆素里、遊擊蔡攀龍、都司羅光照等，帶領兵丁二千一百名，前赴南路進剿。在大湖劉營月餘，雖間得勝仗，究未能前進。嗣經黃仕簡添撥遊擊延山、鄭嵩各帶兵五百名助戰，於二月二十一日抵鳳山縣城；賊匪退走，僅存空城。黃仕簡因安平海口緊要，調副將丁朝雄回安平扼守。又因賊匪欲來攻臺灣府城，調游擊蔡攀龍帶澎湖兵八百名，回郡堵禦。郝壯猷尙帶官兵二千餘名，足資堵禦，乃三月初四日因參將瑚圖里，自山猪毛被賊攔截，郝壯猷派令遊擊鄭嵩帶兵接應，行至硫磺溪，遇賊圍截，官兵喪失甚多，賊匪遂蜂擁而至，郝壯猷退守縣城。初八日賊衆進城，官兵潰散。該總兵郝壯猷、參將那穆素里、都司羅光照等，陸續回到郡城，潰回兵丁計七百餘名。遊擊鄭嵩被鎗傷陣亡。是鳳山已經收復之後，旋即失守，實由黃仕簡調撤失宜；總兵郝壯猷不能抵禦，以致敗衄。該提督黃仕簡已摘去花翎，解任；總兵郝壯猷亦即飭令摘印並去花翎頂帶。相應請旨將黃仕簡、郝壯猷交部治罪。其參將那穆素里、都司羅光照、守備黃喬，一併革職，暫留軍前効力贖罪。再臺灣逆匪滋擾，上年十二月內疊次迫攻府城，經總兵柴大紀督同臺灣道同知等，率帶

義民鄉勇，奮力堵殺，保固郡城。迨柴大紀克復諸羅之後，據報屢次剿殺賊匪、生擒賊目，實屬奮勉出力。臣已傳旨加恩賞戴花翎，將水師提督印務交與署理。任承恩陸路提督印信，暫交普吉保護理。再臺灣本地戍守兵丁，共一萬二千餘名，經三縣被陷，傷亡已多。其內地調來臺灣剿匪兵丁，共一萬餘名，除分撥三路進兵，亦有傷亡逃散。府城駐防班兵，甚少。業已飛咨李侍堯續調本省內地及廣東、浙江共兵七千名，配船渡海。俟兵到三、四千之後，臣即親自統領，由南而北，務將賊匪首夥盡數殲擒。其各路擒獲賊匪，將要犯飭令解赴內地，交李侍堯審辦，其餘賊黨，臣即就地審明辦理。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曰：郝壯猷身爲總兵大員，於賊匪復犯鳳山時，既不能先事防禦，又不能督率弁兵奮勇殺賊，潛回郡城。似此恇怯倖生，若不明正典刑，何以肅戎行而昭軍紀！此豈徒交部治罪，可以完事者，早經降旨令常青將伊正法，以示懲儆；諒常青發摺時，尙未接到耳。至臺灣現有兵丁，經屢次挫損，不免氣餒，常青不可不大加振作。如兵丁臨陣時，有一、二畏縮退避者，即立時正法，懲一儆百。即將備內有恇怯不前者，亦卽一面正法，一面奏聞。而才能出衆奮勇殺賊之兵弁，即奏請破格超擢。今賞去翎子，以備鼓勵戎行之用。俾知生死呼吸之際，退則必死，進則可以殺賊立功，邀恩拔擢；卽不幸陣亡，國家自有優卹。如此，賞罰嚴明，自必人人知所感奮，可期鼓舞集事。常青雖未經行陣，而行陣之道，信賞必罰，朕屢加訓諭，該將軍尤宜遵

照妥辦也。至總兵柴大紀、普吉保功罪原不相掩，前已有旨令柴大紀署理陸路提督，普吉保仍留軍營，俱令帶罪督兵，以觀後效。果能奮勉出力，不但宥其前罪，並當旌錄其功。現在曾經行陣之侍衛章京內，派出八員，即日啓程，令其晝夜星馳前往。但臺灣距京較遠，到彼究須時日，着傳諭常青不必待伊等到彼，始行進剿，以致稽遲。俟所調粵兵四千名及駐防滿兵一千名到齊，酌量可用時，即行帶領直搗賊巢，生擒賊首，務須奮勇持重，計出萬全，以期迅速肅事。藍元枚前已降旨調補水師提督，授爲參贊，令其速赴鹿仔港會剿。該提督目擊黃仕簡、任承恩之觀望遷延，身罹重譴，自當益加奮勉。再前據常青奏，賊匪攻得鳳山，乘勢來犯府城，已到十里之外等語。此次摺內，何以未將如何剿殺之處奏及，朕心甚爲懸切。着該將軍即將如何籌畫擒殺賊匪情形，迅速奏聞。

臣等謹按行軍紀律嚴明，有功必錄，有罪必誅，則人人無倖生之心，方克集事。郝壯猷於賊匪來犯鳳山時，不能督率弁兵竭力抵禦，乃竟退回郡城，希冀倖免。我皇上立命於軍前正法，並將其棄城潛回、是以按軍法從事緣由，明白飭諭，俾三軍共知畏怯倖生、必至身罹重辟，群相警戒。並命於弁員內，如有才能出衆奮勇殺賊者，即行奏請破格超擢；鼓勵戎行之道，眞無所不至。宜將士等人人用命，踴躍爭先，所向無敵也歟！

同日，李侍堯奏言：臺灣保聚尙完者，惟府城及鹿仔港等四、五處。而府城爲全臺根本，鹿仔港亦進兵要口，且近大里枝，此兩處必須保固，方可措手。現在粵兵到廈，

已有四起，臣令隨到隨卽登舟，一候順風，卽行開駕。但得先到數百名，人心卽定，更知有大兵繼至，便當轉怯爲壯。其鹿仔港一路，臣現擬將粵兵內先撥一千五百名前往，俟浙兵到日，再派往二千名。兵力既厚，並可無俟常青南路之兵來會，卽直搗賊巢，庶南北兩路俱有重兵剿殺，賊衆自當潰散。昨以粵兵每起二百五十名，尙覺遲緩，復札商孫士毅併爲五百名一起。計四月初十日前，粵兵二千五百俱可到齊。其一千五百名之赴蚶江者，亦相繼入閩。適署提臣藍元枚查察海口來至廈門，因留伊在廈照料催趨，臣於日內卽至蚶江料理，兩路均可無誤。再此次粵省官兵，緣督臣孫士毅預行選派，皆年力強壯，看來，甚可得力。又於各兵內攜帶火藥三萬斤之外，另備五萬斤解閩接濟。查閩省雖不缺乏，然火藥要物多爲預備，益覺寬裕；將來用過若干，仍可按數歸還。再粵省第二起官兵，自海澄縣水路赴廈，兵丁曾得高等一船，到嶼仔尾地方，有盜二十餘人駕船來劫，兵丁受傷者六人，失去烏鎗腰刀等物。查廈門係水師提督駐劄之地，嶼仔尾離廈不過十餘里；又臣在廈門而賊盜已肆行無忌。若此，可見戎政廢弛，遂使瀕海之地，竟爲盜藪。此等匪徒，縱未必係臺匪黨羽，而縱橫洋面，爲商民之害，並有盜劫兵船之事，更屬目無法紀。似此怠玩之文武，若不嚴參示儆，無以肅吏治而飭營伍。請將海澄縣知縣侯謹度、水師提標中軍守備李光輝革職，留於地方協緝；勒限一年，如限滿不獲，再行交部治罪。其石瑪通判安靜、水師參將王祖烈均有督率之責，咎亦難辭。請將該



二員交部嚴加議處。至總兵羅英笈於所轄地方，全無整飭，應一併交部嚴加議處。又，現在押解臺灣逆匪林小文等四犯，林小文、蔡綱係糾衆爲逆之犯，廖攀龍係海口山汛把總，曾將火藥四、五十觔送與賊目，何朝英係已革外委，曾與官兵在扈尾打仗。奏入。上諭內閣曰：沿海地方，盜賊出沒，最爲商民之害。甚至駕船行劫渡海官兵，不法已極。該管地方文武員弁，並不能立時緝獲，非尋常疏縱可比。侯謹度、李光輝俱着卽革去頂帶，暫行留任，勒限半年在該處緝捕；總兵羅英笈亦着卽革去翎頂，暫行留任，在該處督緝；其通判安靜、參將王祖烈均着革去頂帶，暫行留任督緝。務於半年限內，將盜犯按名緝獲，速正刑誅；如限滿不獲，卽着該督據實參奏，分別從重治罪。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曰：李侍堯奏洋面盜案摺內，稱此等匪徒，未必係臺匪黨羽，所見實未周到。該犯等膽敢在洋面肆行劫掠，甚至執持烏鎗、藤牌等械，傷害商旅，已屬不法。且現在粵省調赴臺灣剿捕賊匪之兵，衆所共知；該犯等輒於嶼仔尾地方，駕船行劫，與兵丁互相格鬪，安知非林爽文等探知消息，令其黨羽在中途劫掠，以挫銳氣，而緩行程，何得僅以尋常海洋盜犯辦理？李侍堯自因現在籌辦一切，事緒繁多，心曲紛亂，未能見及於此。至閩省地方文武員弁，於緝捕盜犯，全不認真，使瀕海之地，竟成盜藪，廢弛已極。本卽應從重治罪，姑念該省現值多事，未便遽易生手；且該文武員弁，若此時卽行革職，轉可遽離本任，置身事外，是以降旨將該員等俱革去

頂帶，暫行留任，在該處勒限緝捕。但該縣侯謹度、守備李光輝於所屬地方，一任盜匪縱橫洋面，行劫兵船，已屬罪無可道。着李侍堯詳悉諭知該員等，現止革去頂帶，留任緝捕，實屬格外從寬，務須實力查拏，以圖自贖；若限內不能將各該犯按名拏獲，則是該員等始終怠玩，即應在該處正法，不能再邀寬宥。總兵羅英笈於所轄地方，毫無整飭，今暫加恩革去翎頂，留任緝捕；若再不能於限內督率弁兵，將盜犯全行緝獲，並着李侍堯於限滿時，據實嚴參，亦應寘以重典，決不寬貸。着李侍堯將此旨嚴切曉諭，俾該員等各知敬畏，迅速緝捕，毋致自罹重辟。蓋該省正當軍旅之際，不可不從嚴辦理也。至此等盜犯黨賊逞兇，罪在不赦，一經拏獲，着李侍堯即行審明，按名正法，一面辦理，一面奏聞；不必照海洋尋常盜犯之例，分別辦理。

臣等謹按緝盜安民守土之職，閩省當臺匪滋擾之時，海洋盜匪縱橫，且敢行劫兵船，不法已極，而怠玩之地方官，實罪無可道。皇上於督臣所擬勒緝一年之期，改爲半年，不獲即立置重典，俾人知敬畏，庶能實力緝捕，奸宄不致漏網。因時立法，猛以濟寬，而猶傳旨諄諄訓飭，所以大震啓其聾瞶，而禍福仍聽其人之自取者歟！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畧卷十四

四月十三日(庚戌)，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富勒渾、雅德曰：沿海盜賊，最爲商民之害。今閩省蚶江一帶，劫案甚多，並未將首夥即時拏獲；而嶼仔尾地方，僅距廈門十餘里，盜賊竟敢行劫兵船，可見該省政務廢弛，已非一日。地方官怠玩諱飾，遇有劫案，僅以尋常械鬪，將就完結，以致釀成巨案。且臺灣遠隔重洋，最關緊要，道、府、廳、縣，必須才守兼優之員，方能勝任。朕久聞該省督撫遇有臺灣缺出，不問屬員才具是否相宜，多以私人調補；而得缺之員，從不以冒險渡海爲慮，反視爲利藪，又安望其整頓地方，實心辦事？此等劣員，若到臺灣無所裨益，何視爲美缺？而其津益非取之商民，何從而得？則致民怨滋事，切縣戕官，實有由來矣。從前歷任督撫，已多身故，難以追究。至雅德由該省巡撫擢用總督，在閩最久，非若富勒渾之尙藉口在浙江辦理海塘者可比。今貽誤地方，至於此極，着令其自思罪狀，激發天良，自揣如何贖此重戾，一並明白回奏。若稍有不實不盡，無難將伊拏回，照黃仕簡、任承恩一律治罪；雅德不能似彼二人之尙可寬一線也。至富綱在閩撫任內，雖未及雅德之久，在任亦有二年，而於地方事務，緝盜安民，全未整頓，實難辭咎。其如何贖罪之處，一並據實明白回奏。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曰：兵丁奉派出征，不能奮勇効命，乃遇敵卽行

潰散，綠營恇怯惡習，最爲可恨。此而不嚴加懲治，其何以昭軍紀而肅戎行！從前金川潰逃兵丁，一經拏獲，卽行正法；此次逃亡之兵，亦應按照此例從嚴辦理。但此時軍務未竣，未便遽行查辦，致滋疑畏。着常青、李侍堯俟事定後嚴查，實在逃逸者，卽照金川逃兵之例辦理，以儆將來。其逃回軍營仍復打仗對敵者，不在此例。又，常青昨奏摺內稱遊擊鄭嵩被鎗傷陣亡，該遊擊如果臨陣捐軀，自應議卹。但據何人所報於何處禦賊陣亡，摺內亦未聲叙明晰，着常青再行詳查明確，據實覆奏。常青前次奏摺，係三月十三日拜發，而此次奏摺，則係二十一日拜發，相隔已有八日。此數日內，賊匪曾否攻犯那城，官兵作何堵禦截殺，斷無坐視之理，着卽將如何籌畫調度情形，由驛迅速奏聞。

十四日（辛亥），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閱鶚元、李世傑、琅玕曰：此次臺灣剿捕賊匪，未經簡派御前乾清門侍衛前往者，因常青素非內廷行走大臣，恐呼應不靈，轉不能得力，是以，於侍衛章京內檢選派往。常青現已授爲將軍，卽如領侍衛內大臣，加意管轄方妥。若該員等打仗出力，著有勞績，卽據實保奏。倘有不遵約束，率意妄行者，卽嚴行參辦，不可稍存瞻顧。該員等起程時，已令軍機大臣面行訓諭。俟伊等到彼，並着常青將此旨曉諭傳知，俾各敬凜。至此等侍衛章京，皆係武職，恐見小貪利，沿途或有需索，亦未可定；不可任其所求，過於優待。常青、李侍堯、琅玕均係滿洲大臣，又皆閩浙總督；常青、李侍堯或每人資助百金；琅玕或每人資助五十金，尙無不可，然

不可來往皆與之。其餘嗣會及藩臬以下並沿途督撫，則均可毋庸餽送。伊等果能剿賊立功，朕自優加恩賚。設該員等不知自愛，沿途經過稍有額外需索，該督等一經查出，卽行據實參奏，朕必將該員等加倍治罪，以示懲創。

十七日(甲寅)，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徐嗣會、琅玕曰：向來閩省內地民食，全賴臺灣稻田豐熟，得以源源接濟。現在賊匪林爽文等糾衆滋事，農民未能及時栽種，朕心深爲軫念！通省民食關係緊要，必須豫爲籌畫，俾糧食充裕，市價不致翔踴，方爲妥善。浙省溫、處一帶與閩省毗連，從前該省商販往往由海道運至閩省接濟。現距秋收之期尙遠，或彼時閩省竟無須鄰省接濟，固屬甚善；倘民食稍有未敷，尤應設法早爲調劑，俾得有備無患。李侍堯統轄閩、浙兩省，着會同徐嗣會悉心酌議，豫行知照浙省，屆期如有必須接濟之處，卽委員採買，務令哀多益寡，民食無虞缺乏。至閩省因有臺灣之事，內地糧價，自不免稍昂，倘有奸商乘機囤積，居奇射利，最爲可惡。着該督等飭屬密訪嚴查，一經拏獲，卽應從重懲辦一、二，以儆其餘，不可稍存姑息。

臣等謹案閩省糧食，向賴臺灣接濟。自林爽文滋擾各莊，本處不能耕種，運赴內地者必少。閩省市價，自漸致昂貴。我皇上於撫臣奏報春收之時，早慮及秋收期遠，不待奏請，先諭令於浙江通融採買，酌盈劑虛，俾得有備無患。益仰見念切民依周詳馳擊，且無時或釋也。

十八日(乙卯)，孫士毅奏言：高廉鎮總兵梁朝桂，現已星飛檄調，俟到潮，卽飭令

趕赴閩省帶兵會剿。至總兵陸廷柱，於三月二十八日帶兵到閩，計此時將配船渡臺。查閩省水陸兵丁四千名，現在入閩境者，已經過半。計四月初十日前，全數俱入閩省。又火藥爲行軍利器，此時臺逆既未蕩平，火藥亦應添備。臣於粵兵隨身攜帶三萬觔外，復另備五萬觔運送閩省，以資接濟。奏入，報聞。

二十日（丁巳），李侍堯奏言：臺灣遠隔重洋，運送兵丁、糧餉等項，俱係僱覓民船應用。查部頒軍需則例，但有內河運腳，而海運並無明文。上年黃仕簡、任承恩等帶兵前往臺灣，倉猝僱用，但以所載兵數約略給值，各船大小不同。自渡送官兵之後，凡差員前往及解銀、運糧等項，僱價已不能畫一。今剿匪尙未竣事，需船正多，若不酌定章程，則目下辦理既不免參差，將來並難於造報。查部頒水運條例內開「運糧水腳：順水每石每站三分六釐；逆水每石每站七分」等語。海運本無逆水、順水之分，但以風之順逆爲進止。凡遇開駕必趁順風，應卽以順風抵內河順水之價。自廈門至鹿耳門十二站，蚶江至鹿仔港九站，閩安口至北淡水八站，概以每石每站三分六釐給價。其未開洋以前之守候及運到之後回空，俱不另支口糧。如此酌定雇價，較之內河逆水僱價，可節省一半有餘；而各船戶亦不致有苦累。其內地各州縣碾米運至泉、廈兩倉者，除內河照部例支銷外，自內河出口後，亦有應由海運之處，並照此計程核給。至送兵、解銀及官員奉差往來，難以石數計者，則就船之大小可載若干石之數，照此計算，以歸畫一。又數日

內連接常青來札，稱鳳山再失之後，賊匪益肆滋擾臺灣府城，亟需添兵。因奏調之兵，尙需時日，先調澎湖兵四百及水師提標兵六百前來助守。又據臺灣道永福、知府楊廷樞稟稱，府城內外僅存兵三千餘名，現在添僱鄉勇萬餘人，以資守禦。三月二十二、三等日，賊漸逼府城，督臣常青親帶官兵、鄉勇，躬自臨陣，多有斬獲。又據臺防同知楊廷理稟稱，北路賊連日焚劫各莊；涵西港爲米糧通郡之路，被賊梗塞，府城米價益昂。南路賊又沿村迫脅，日積日多。督臣雖堵禦二次，而賊匪遍地滋擾，彌覺增多。是臺灣府城目下需兵甚急。而粵兵自前月二十二日起，陸續至廈門，臣令隨到隨即登舟。總兵陸廷柱亦於本月初二日到廈，緣連日東南風大，難以放洋。茲於初六日得有順風，陸廷柱即帶已到之粵兵一千七百餘名，揚帆飛渡。計兩三日可直抵臺灣。查常青札稱，目下但得千餘兵到，即可鎮定人心。今一千七、八百兵連踪而至，且知隨後尙有粵兵、浙兵續到，合郡士庶，不惟頓解驚惶，並當勇氣百倍。至鹿仔港一路，據都司陳邦光稟稱，林爽文現踞大里杙、烏日莊等處；又有陳泮、吳領踞虎仔坑、南北投等處。欲進攻林爽文，則陳泮等無人可禦；欲進攻陳泮等，又慮林爽文乘間而來。是鹿仔港亦需兵甚急。現在，常青已奏將任承恩解任，普吉保護理，正當新舊更替之際，人心尤易驚疑。臣前所調粵兵，原奏明以一千五百名赴鹿仔港。今亦將次入閩，是以臣由廈回至泉州，向蚶江料理配渡。昨奉旨以粵兵四千，陸廷柱一人難於統率，令梁朝桂前來分領。陸廷柱已在

廈門先渡，則梁朝桂應至蚶江領兵前往。但該鎮自高州起程，恐路遠不能卽至。如粵兵全數已至蚶江，而該鎮尙未趕到，未便令各兵守候，應卽令帶兵之副參等先行東渡；俟該鎮到時，再行續往。又先據署臺灣府知府楊紹裘等詳稱，運送兵糧等項，夫役繁多，府庫無項動撥，懇於藩庫撥銀十萬兩支應，事竣造銷。又據臺灣道永福、知府楊廷樺稱，鳳山、諸羅、彰化、淡水四廳縣，倉庫悉空；府城倉穀無多，懇解米十萬石，分路接濟。彰化縣屬，僅存鹿仔港一處尙在固守，各村莊男女老幼咸來避匿，不下十萬餘人，無處得食，似應倣照災賑之例，量爲賑卹。至鄉勇口糧，向係義民公捐，今爲日已久，義民告匱，難令再捐；鄉勇無食，必然解散。擬照出征兵丁每名日給米八合三勺、鹽菜錢十文；另加給三十文，挑選壯丁，以備攻剿。事竣報銷。其加給錢文，就臺灣文武官員勻捐補款各等因。臣查軍精緊要，固不可稍有遲誤，而一應動支，尤須核實。自上年十二月起，陸續解往銀已二十萬餘兩、米一萬九千餘石；又委員賈銀三萬兩前往買米，計可得一萬數千石。近又准常青咨取銀十萬兩，並淡水同知徐夢麟帶往銀一萬兩。以上銀、米二項，以現兵及續調之粵、浙兵計算，約可供十個月餉銀，五個月口糧。乃該道府等於官兵糧餉之外，又派出鄉勇、難民二項。查鄉勇本義民所僱，固屬急公向義，實亦自衛身家，義民力雖稍乏，亦應勸諭鼓勵，使匪勉終事；俟大兵一到，卽可息肩。若照該道府所稟，每名每日給支銀、米，且較官兵所支更多。現在府城鄉勇已不下萬



人，他處亦動須鄉勇，若非數萬石米、數十萬兩銀，不敷支應。至避難男婦，亦祇應於剿匪事竣後，量爲安插撫卹。此時軍務爲急，固無項可支，兼亦無官員爲之料理。是以臣諭令司道等，將常青咨取銀十萬兩，如數解往；而該道府等之另請銀十萬兩、米十萬石，概行議駁。如有例外必需之處，仍飭該道府稟請督臣常青，就近核示，庶帑項不致濫支，而軍務亦不致貽誤。又臣前以澎湖戍兵一千八百餘名，經黃仕簡兩次調派一千名赴臺灣應用，澎湖甚覺兵少。曾奏明將駐劄永定縣候調之汀州兵五百名，調往澎湖駐守。各兵已經起程，尙在途次。今常青又調澎湖兵四百前往臺灣，則澎湖僅存四百餘名，益覺單薄。適汀州兵亦於初六日晚間到廈，隨飭廈防廳照例發給糧餉，催令開駕。

同日琅玕奏言：接李侍堯咨，調撥浙省原備兵三千名，再於距閩附近各營添派兵一千名，由陸路赴閩，聽候調遣。當經臣飛行提臣及各鎮臣，將原備兵三千名迅速調齊，由陸路分起趨程前進；並於附近衢州鎮標添派兵一千名，派員統領尅期先行起程。茲欽奉諭旨，浙省止須調兵三千名，令臣等於溫、衢二鎮所屬各營檢派，速爲料理。查浙省原調三千名，係溫州、黃巖鎮各一千名、提標及鎮海營一千名。其添派之衢州鎮兵一千名，離閩省最近，現已據報於初九日全數出境。而溫州、黃巖鎮兵俱跟接行走，亦可尅日前抵閩境。若再爲撤回另派，恐有稽時日，是以即咨會提臣飛行統兵之溫州鎮臣魏大斌，迅速趨行。所有提標及鎮海營兵一千名，係由寧波起程，離閩省較遠，計算尙未出

境，已知會提臣行令撤回歸伍。至護送各兵，臣委藩司顧學潮、杭嘉湖道清泰，分往各路沿途督辦，均可不致遲誤。

同日，陳大用奏言：溫、衢二鎮原派兵二千名，均陸續出境；黃巖鎮兵一千名，亦距閩較近；現在飛咨領兵鎮將，立即躡行前進。其提標並鎮海營兵一千名，係在飭派三千之外，俟奉到硃批，應行應止，飛飭遵辦。再總兵魏大斌、副將詹殿擢，臣因伊等曾任臺灣，是以分派統領。應否留閩差遣之處，咨會督臣李侍堯，聽其酌量辦理。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琅玕、陳大用曰：現在賊匪勢尚猖獗，竟敢攻犯府城，常青親率官兵、鄉勇臨陣，多有斬獲。此時粵東兵丁陸續到彼，常青得此，自可鼓其精銳，迅速進攻。李侍堯在廈門一帶，籌辦照料，當以催兵速渡，接運軍儲糧餉濟用爲要，餘可徐論。乃李侍堯摺內，鯁鯁慮及多用錢糧，恐事竣後，難於報銷；止將常青咨取銀十萬兩解往，而該道府等之另請銀十萬兩、米十萬石，概行議駁；仍飭將用過款項，一一報查。所見甚屬錯謬。所有該道府請發銀十萬兩、米十萬石，即着李侍堯速行照數運往，以備接濟。並着常青就近先行酌量，如有多餘兵糈或米、或穀散給貧民，務使不致逃散，方爲妥協。不然，非去而從賊，即窮極攘奪，皆足債事。况鄉勇、義民既爲國家禦賊，兼可衛其資產，是以爲我出力。今致日久賠墊，既有陣傷亡故，又不

能保其所有，亦必逃散從賊。兵丁弁備，尙難望其枵腹從事，而況此衆民乎！封疆大吏遇此要務，惟應以速行剿賊，不誤軍行爲念，何必慮及賠累。此輩無知百姓，轉令其竭資自効，始終忠義自守，斷不能也。李侍堯平日心思尙爲周到，不應不識大體若此。前據常青奏稱，賊匪將所掠錢、米廣爲散給，要結人心，以致日積日衆，豈閱時未久，該督遽致忘懷耶？蓋慮將來難以開銷，恐致賠累，私見固結於中，是以爲此拘迂之奏。該督受恩深重，不應存此私心，見小幾乎貽誤大事！着傳旨嚴行申飭。前已降旨酌撥粵東鹽課、關稅銀三、四十萬兩，解赴閩省備用，李侍堯若恐不敷，不妨於廣東、浙江二處，不拘何項，一面飛咨撥解，一面隨報具奏。不可稍存惜費之見，致有貽誤；總宜寬裕籌備，接濟軍需，最爲緊要。卽有冒濫，亦不必豫行駁飭，轉使承辦之員，有所藉口；總俟事竣後，另行核實查辦。卽使報銷時，格於部例有不應准銷者，朕亦不肯令李侍堯事竣接任之員，稍有遺累；當於貽誤軍機之黃仕簡、任承恩及道府各員名下，分別酌賠。朕臨時自有斟酌，或酌量加恩，均未可定。此總係事竣後辦理之事，非此時之急務，該督何所用其瞻顧，而爲驅民資賊之舉耶。然此事更宜慎密，不可稍有洩漏，致滋隱寄。至賊匪於三月二十二、三等日，攻犯郡城，何以未據該將軍奏報？朕盼望捷音，甚爲懇切！再前經降旨因浙省兵力脆弱，停調兵一千名；又添調閩省駐防兵一千名，以足原調四千名之數。今兵丁如已撤回，卽令各歸營伍；尙已行入閩境，卽令其前赴廈門，交

與李侍堯酌量調撥，多多益善。卽留於內地巡防，亦無不可。惟在該督等相度事機辦理，總期不誤公事爲要。

臣等謹案臺灣自林爽文滋事，難民不得耕作，糧米自必短少。乃督臣於道府請給糧米之稟，豫爲奏銷賠累之慮，概行議駁，竟不慮及難民無以爲生，必將去而從賊，所關甚大。皇上嚴行申飭，立命照數發往；復委曲曉諭，以明其非。而該督臣旋亦訪聞，切實速籌調劑。所以該處難民不致流離失所，而鄉勇義民亦始終感奮不倦也。

二十三日（庚申），孫士毅奏言：挑備粵兵四千名，分起赴閩。嗣復經李侍堯札催，其隨後續到之兵，臣卽令並起前進。所有粵兵四千名，現於四月初十日，全數俱入閩境。昨據總兵陸廷柱自廈門申報，三月二十二日起至四月初二日止，粵兵到廈已有一千八百名。其配渡船隻，先經李侍堯親赴廈門備辦齊全，先後配船出港。若遇順風，四月初十日前，卽可到臺。此外，尙有七百名，亦可接續到廈，配船東渡。其派赴蚶江一路，由鹿仔港進剿，共兵一千五百名，並作三起，亦於本月初十全數抵閩。臣在黃岡點送各弁兵，俱剴切曉諭，察視將弁兵丁，頗皆踴躍奮興。再，臣聞賊匪每逢大雨前來劫掠，我兵平日習慣驕惰，不耐雨淋，往往喫虧。又聞有蔡遊擊帶兵打仗，頗爲賊匪所畏。臣得之風聞，謹據實陳明。再據潮州鎮標都司王雄稟稱，三月二十二日，有粵東赴閩第二起征兵，由海澄下船赴廈，夜間，有兵丁曾得高等八名共坐一船，忽遇賊船二隻，約

有二十餘人，乘夜搶奪。該兵丁內六人受傷，失去鳥鎗等物。查該兵等派令赴閩剿除臺逆，無論白日昏夜，均應整肅軍容，使人望而難犯。今遇內地賊匪一、二十人，雖事起倉猝，隨身俱有器械，儘可奮力格殺，若擒拏一、二匪犯，交閩省追出夥黨，即可從此徹底究辦。乃並不傷獲一犯，反將鎗刀失去數件，且被打落水，竟成狼狽情形。臣飛檄統領鎮將，查明該兵八名係何弁員帶領，嚴飭此次到臺，果能奮勇殺賊，尚可將功折罪，仍懼怯無能，立即斥革，從重懲治，俾軍營弁兵，共知儆惕。奏入，報聞。

二十四日（辛酉），李侍堯奏言：前接常青調普吉保帶兵往攻斗六門之信，恐任承恩兵力不支，鹿仔港或有疏失，是以，擬分粵兵一千五百名前往協助。今任承恩已經常青革，普吉保自必仍在鹿仔港，不復分兵，則鹿仔港可以放心。今將此兵全赴府城，以裕攻剿之用。甫入閩境，臣即檄粵省領兵各官，一直赴廈門配渡。仍檄不必俟全數到齊，但遇順風即行開駕。梁朝桂如不能趕到，則令隨後續往。至鹿仔港一路，現在究亦緊要，普吉保見任承恩以遷延獲咎，自必思刻期進剿。但恐兵力尙不敷用，所調浙兵四千人，本月二十內外，陸續可到泉州，擬將先到之二千，亟赴鹿仔港；後到之二千，仍赴府城。惟目下鹿仔港與府城南北相隔，常青雖係總統，而呼應尙不甚便捷。恐浙兵到彼，無所稟承，臣一面嚴飭普吉保，俟浙兵到時，務當視同一體，均勞共苦，勿得稍存岐視；速即親自督率閩、浙兩省弁兵，直攻大里棧等處，使北路之賊，不能赴援南路之賊，

則常青在南益易剷除，可迅速向北夾攻矣。再，現在增調官兵，糧餉尤當多備。閩省各營兵糧餉，係臺灣各縣解運穀石供支，今臺地無穀可解，又須內地倉穀動支。且漳、泉民食向恃臺米販來接濟，今臺米稀少，內地糧價漸增，將來恐不免平糶，則倉儲不敷應用。查前歲浙省歉收，奏撥閩省米石運往平糶，今閩省需用，亦可彼此通融。前已札商撫臣琅玕，據稱可撥十餘萬石，由乍浦海運，較省腳費。臣思與其臨時辦撥，或致遲誤，不如豫籌儲備，以資接濟；即米已到閩，而軍事已竣，仍可留作營兵口糧及地方平糶之用，將米價歸還浙省，均屬有益。謹一面具奏，一面知會浙撫臣委員陸續由乍浦海運前來。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琅玕曰：向來閩省內地民食，全賴臺灣稻田豐熟，商販流通，得以源源接濟。今賊匪林爽文等糾衆滋事，臺灣米石內渡者必少，內地糧價，自較增昂。朕正爲此縈念，早經降旨令該督豫爲籌畫，並諭琅玕一體籌備；想該督等此時尙未接奉前旨。茲據奏札商琅玕覆稱，可撥十餘萬石，由乍浦海運至閩，較省腳費，所辦與朕前旨恰合。着琅玕卽速派員如數陸續運往，俾兵糧民食充裕儲備，方爲妥善。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畧卷十五

四月二十七日(甲子)，常青奏言：近因鳳山復陷，約潰散兵二千名，遺失鳥鎗一千有零、礮五十門，賊益肆無忌憚，時有來犯府城之信。臣查府城西臨海口，出入自可嚴防；其小南門外之桶盤棧，大東門外之草店尾，大北門外之柴頭港，俱屬衝要，派有遊擊蔡攀龍、孫全謀、黃象新等，各帶兵七、八百名，分割營盤，相機堵剿。三月二十二、二十三等日，有賊三、四千人，分路來攻各門營盤。臣親率官兵出城堵殺，將弁用命、義民爭先，鎗礮打死賊三、四百人，生擒魏彩、王正二名，即在軍前斬梟。並奪獲旗鎗刀牌三十餘件。至二十六日賊衆五、六千人直撲府城東南二門，參將特克什布、遊擊蔡攀龍、孫全謀等，督兵勇戰，自辰至未，鎗礮打死五、六百人，割獻首級、髮辮，奪獲九節礮一位。是日晚，據臺灣道永福、知府楊廷樺稟，有賊目莊錫舍係泉州人，密遣親丁莊登來郡，悔罪投誠。訊據莊登供稱：「莊錫舍委係莊大田迫脅，欲將全家殺害，無奈曲從。二十七日，逆首莊大田等，帶賊匪萬餘人，四面來攻府城。其中能打仗者，不過一半。現派莊錫舍攻大南門，莊錫舍早已堅意投順，故叫我先來投信。現在莊錫舍帶有二千餘人，俱願投降。明日臨陣，不敢與官兵抗拒，莊錫舍親入投誠」等語。臣初到臺灣，即聞南路賊目有莊大田、莊錫舍等姓名。今據府道等所訊莊登供詞，恐忽來

投首誑騙入城，以作內應之詭計。諭令莊錫舍殺賊自効，方准投降。二十七日辰刻，賊果圍攻各門營盤，併小東門，約有八、九千人。參將特克什布、遊擊蔡攀龍、同知楊廷理等，出力截殺時，莊錫舍在大南門一路，盡令衆人棄械，安頓城外，單身入城來降。該道府諭以大義，莊錫舍拼頭涕零，情詞懇切。臣觀其降出至誠，諭令如果實心投首，即應帶手下人一同殺賊，方見誠心投順。是日，莊大田攻小南門桶盤棧營盤，莊錫舍隨同蔡攀龍、特克什布、楊廷理隊伍，果能奮力勇往，殺賊衆數十人。賊見莊錫舍反戈橫擊，即時鬩亂。官兵乘機施放鎗礮，直至申刻，賊衆敗逃。莊錫舍隨即稟明，帶領手下人等，飛往竹滬等處截殺莊大田等；併招集泉州義民。見功即行飛報。是日，鎗礮約計打死賊匪六、七百人，割獻首級三十一顆、耳記二十五個、髮辮四十二個，奪獲鎗刀牌箭一百餘件。二十八、二十九、四月初一等日，各門營盤尙有賊來攻犯，俱被官兵義勇協力剿殺。又經鎗礮打死賊二、三百人。生擒賊夥謝讓、陳榮、陳爾三名，亦即在軍前正法。賊衆盡皆敗逃。查連日打仗，其有功之官弁兵民，立即獎賞記功。惟遊擊孫全謀微受礮傷，已經醫治平復。遊擊邱維揚中礮子陣亡。又陣亡把總余壽、王澤高二員；陣亡兵丁一百餘名；受傷者一百餘名；以及傷亡義勇人等，均俟查明賞恤，照例辦理。再，臣前因臺灣急需添兵策應，恐內地各營之兵，未能速到，是以就近檄調澎湖兵四百名，廈門水師兵六百名。茲接督臣李侍堯札稱，已調廣東省兵四千名，由廈門配船飛渡。



俟一到臺灣，仍令澎湖、廈門兵各回本汛。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曰：賊目莊錫舍悔罪投誠，帶領所屬二千餘人，隨同官兵殺退賊匪，並飛往竹滬等處截殺莊大田等，招集泉州義民，立功贖罪，自係真心投順。着常青卽賞守備職銜；其屬下人等有奮勇出力者，並酌量分別給予千、把總、外委職銜，以示鼓勵，而廣招徠。匪徒甘心從逆，原不過希圖僞職，今見伊夥黨投順者，卽有頂帶之榮，自必聞風嚮慕，悔罪輸誠。卽籍隸漳州者，亦未必始終附賊，似亦臨事行權，解散賊黨之一法。並着常青明白曉諭莊錫舍等，果能奮勉出力，將賊首林爽文及有名頭目擒獻，必大加恩擢優賞較大職銜。如此愷切諭知，伊等自必鼓舞踴躍，或能擒獻首惡，亦未可定。再前據李侍堯奏，續調粵兵四千名，全由廈門配渡，齊赴府城，此時自己陸續到齊。昨據恒瑞奏，駐防滿兵，均已分起配渡起程，想必指日可到。常青卽可親自率領將南路賊匪掃除，親統率大兵往北路會剿，直搗賊巢，務將賊首林爽文生擒，解京審辦，餘黨殲除淨盡。至鳳山復陷後，遺失烏鎗礮位甚多，皆由郝壯猷失機債事；前已有旨將伊於臺灣正法，諒常青此時自己接到，遵旨辦理矣。至柴大紀駐劄諸羅，屢有勝仗，戰守得宜；前已有旨令伊署理陸路提督。如果始終奮勉，俟剿賊事竣，常青查明據實奏到，朕必加恩擢用。其餘有功出力人員，均着常青查明註冊，俟事定後，分別獎擢。再常青自三月二十一日發摺後，直至四月初三日始將堵殺賊匪情形具奏，固因

籌畫調度，督兵臨陣，刻無寧晷，但盼盼望信息，宵旰焦勞，無時或釋。嗣後，常青當仰體朕懷，於督兵攻剿時，務將該處情形，於十日之期，隨時奏報。

同日，常青又奏言：澎湖水師右營遊擊蔡攀龍，於上年冬間帶領澎湖兵丁渡海應援，適賊匪圍攻郡城，該員督率弁兵奮勇截殺，保護無虞。歷經打仗，無不身先士卒；且能審度機宜，弁兵用命，義民悅服，是以屢次均獲勝仗，殲賊甚多，洵屬功績最著之員，以之陞補北路協副將，實於地方營伍有益。仰懇逾格擢用，以示獎勵。再臺灣各路拿獲賊匪，應行解京之犯，業飭道府等派委員弁押解內地，聽督臣李侍堯審明起解。其餘各犯，經臣在臺灣府城，並柴大紀在諸羅縣，訊非賊首、賊目，亦無授有偽職等情事，俱於各該處正法梟示。又據義民等揭繳偽示二張，恭呈御覽。再臺灣府城義民、鄉勇，自上年十二月以來，原經臺灣道永福募僱三千名，近經知府楊廷樞新募千餘名，又有城內泉州五大街居民，自願挑選壯丁千餘名，裹糧協助。以上新舊義民約五、六千名，隨同官兵晝夜防範，賊來迎戰，實屬可嘉！連日殺賊見功者頗多；亦有臨陣傷亡者，均即分別記功、賞卹，並先註冊，俟事竣查辦。又查臺防同知楊廷理，協同保護郡城，並親帶義民勇往剿捕，實屬得力人員，亦先予記功註冊。現在南路賊匪，經此番截殺，勢漸消退。北路諸羅縣城，有柴大紀駐劄，屢有勝仗，戰守得宜。彰化、淡水一帶，臣已密札總兵普吉保、副將格綳額等，留心堵剿。惟因兵力稍單，是以尚未得有與柴大紀

夾攻捷報。臣一俟添調官兵到日，掃平南路，俾肘腋無患，卽統率大兵前往諸羅等處各賊巢，合兵會剿。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曰：莊錫舍悔罪投誠，常青恐其挾詐詭騙入城，或有內應情事，先令殺賊自効，方准投降，所辦持重，甚合機宜。已降旨賞給莊錫舍守備職銜；其餘賊目酌量賞給千、把總、外委職銜，令其隨營効用。並着常青曉諭賊衆，如能誠心投順，擒獻賊匪頭目者，卽照莊錫舍之例，分別擢用。倘更能擒獻首逆林爽文，自必另加優擢顯職。投出賊人，亦須先令打仗殺賊，驗其誠詐，方可受降。如此辦理，始足以堅投誠向化之心，而賊黨益可離散。但細思臺灣民情慍悍，反側不常，此時進剿之際，兵不厭詐，固宜示以優異，設法招徠。將來事定後，如莊錫舍等，究不可留於該處，又致故智復萌，別滋事端。着常青、李侍堯俟辦理善後事宜，酌量將莊錫舍等投誠賞職之人，酌調內地別省各營備弁。其所帶降人，亦令陸續渡回內地，分別他省安插爲是。但此時且勿稍露端倪，致賊等聞之，轉足堅其負固死守之心。該督等接奉此旨，密爲存記，遵照辦理。惟當慎之又慎也！

臣等謹案賊目莊錫舍悔罪投誠，此卽賊黨解散之機。我皇上不究其從賊之罪，卽賞以守備職銜；並其屬下人等，亦擇其出力者，酌給以千、把總、外委等銜。重賞出其意外，踴躍感奮自倍尋常，且足以廣招徠之路。而又密諭，將來調往內地別省，以杜後慮，而靖人心。時措咸宜之妙

用，豈淺見所能窺測乎？

上又諭內閣曰：此次賊匪有侵犯府城之信，常青預先設法防堵，於桶盤棧等衝要地方，預派令遊擊蔡攀龍等各帶兵分割營盤，相機堵剿，籌畫調度，俱合機宜。逮賊匪分路攻犯府門，常青率官兵、鄉勇迎捕截殺，斬獲甚多。常青年逾七旬，尙能如此勇往督戰，朕心深爲嘉獎！伊係年老之人，宜力海疆，無親子在旁侍奉，殊堪繫念！着將伊子刑部筆帖式希明，賞給三等侍衛，馳驛前往臺灣省視。並將賞給常青之御用玉搬指等件，卽着伊子帶往，以示優眷。常青感激朕恩，益思奮勇，迅能剿除賊匪，永靖海疆，朕必格外加恩也。至遊擊蔡攀龍，前據孫士毅奏稱，聞伊帶兵打仗，頗爲賊匪所畏。今據常青奏稱，該遊擊於防守郡城，歷經打仗，無不身先士卒；且能審度機宜，弁兵用命，義民悅服，是以屢次均獲勝仗，殲賊甚多，甚屬奮勇出力，宜加恩擢。蔡攀龍着照常青所請，卽超補臺灣北路協副將，仍加賞戴花翎。若再能感激奮勇打仗，俟續有總兵缺出，常青卽奏請陞補，以示獎勵。其陣亡遊擊邱維揚、把總余壽、王澤高及陣亡受傷各兵丁，均查明照陣亡例賞卹。至鄉勇、義民隨同官兵晝夜防範，爲國家禦賊，實屬可嘉！其殺賊立功者，應遵照前旨拔補千總實缺；其陣亡受傷者，均着照兵丁之例，加倍卹賞，以示鼓勵。此事總由黃仕簡、任承恩二人，互相觀望，以致各鎮將效尤玩誤，久稽歲事。幸而朕及早料及，預令常青前往臺灣督辦，得以及時整頓。並將失陷城池私自回至

郡城之總兵郝壯猷正法。如此賞罰嚴明，自必壁壘一新，士氣振奮。所有添調各處官兵，日內諒已陸續到齊，軍威壯盛。料此么膺草竊，無難一鼓殲擒，膚功迅奏。

二十九日（丙寅），李侍堯奏言：三月二十日接常青來札，知臺灣急需兵接濟。但查閩省營兵甚少，又將弁多已出征，惟有增調浙兵，以資接濟。即於三月二十二日，奏請增調浙兵四千，一面知會琅玕、陳大用迅速料理起程在案。茲接奉諭旨，應即令浙兵停止。但浙兵先起程者，已陸續入閩，若行文停止，再由本省延、建各營調撥，轉致緩不及事。至漳、泉一帶現在情形，不特洋面盜案頻聞，而臺灣到米日少，糧價驟貴，人情輕慄，已有結夥搶劫械鬪之案。臣正在查辦，並另籌平糶等事，不可不量留官兵，以備緩急。第現奉諭旨，增調本省駐防滿兵一千名、浙兵四千，殊覺過多。臣一面知會浙撫提臣，將在途之陸路兵一千名，及水師兵已起程者，亦約有二千名，令其催趨前來。尙有未起程者，即行截留一千名，不必前進。至滿兵一千，恒瑞自卽星速挑選。臣一面知會徐嗣曾就近料理起程，計月內俱可到泉州。惟常青所奏增調官兵齊赴府城之處，臣再四思維，現在粵兵到府城者，已有二千五百名，其續至之一千五百名，亦已登舟，不日可到，是府城兵已不少。現據柴大紀咨稱，前月二十九日，逆匪林爽文率領大隊賊夥來攻諸羅，柴大紀力戰竟日，始行退去。鹿仔港正近賊巢，不能必其不來滋擾，則普吉保兵力殊覺單薄可慮。臣擬於浙兵到泉州時，仍先撥二千由蚶江配渡前往，不惟足資堵禦

，兼可先行攻剿，以牽掣賊勢。其滿兵一千及後到之浙兵一千，仍由廈門前赴府城，則常青處已有新兵六千，加以舊有之兵幾及滿萬，已足敷用，可將南路賊匪迅速掃除。而北路先有重兵在彼攻剿，迨常青向北夾攻時，更易於搗破賊巢，擒捕逆首。再，臣自廈門回至泉州後，風聞漳浦、平和一帶，有奸匪滋事之信，隨密札提臣藍元枚以巡查口岸爲名，就近訪察。本月十四日接提臣札稱，三月中有吳姓、林姓械鬪，傷斃數命。本月初四、五等日，又有浮山社民許朴、許忽、許潛等，糾集匪黨多人，移尸各村，藉端搶奪等因。查此事，地方文武官俱未申報，提臣到彼，始行訪出，除嚴飭各該員弁上緊查拿，並取諱匿不報各職名參奏外，已札提臣在彼酌量情形，密拿妥辦。至常青處，現有恒瑞前往參贊，兼之陸廷柱、梁朝桂等大員亦多，似足供馳策。今內地尤屬緊要，臣謹札知提臣暫留漳浦。如此案可以不動聲色，即行竣事，則仍令其速赴臺灣。倘稍需時日，臣即一面前往督辦，並懇提臣留於該處商酌調度，較爲得力。再，先據臺灣道府等稟稱，鹿仔港一帶，難民咸來避匿，不下十萬餘人，請撥米十萬石、銀十萬兩，照災賑例賑卹等因。臣以臺灣遠隔重洋，碾運維艱，亦恐支用浮濫，如果事在必需，應就近稟請常青察核，咨覆到日辦理，是以駁飭。但賊匪肆擾，各路村莊俱遭焚搶，農民不能耕種，鹿仔港一帶，較爲寧謐，咸來避匿。臣於往來船戶，細加訪詢，其中竟有嗷嗷待哺，亟須撫卹者，若不速籌調劑，轉恐無以仰副愛民如傷之盛心。查閩地民人向食番薯，其

切片成乾者，一觔可抵數觔，加米煮粥，即可度口。隨飛飭司道先在泉州採買一萬觔，撥米二千石，委員運解鹿仔港，交與地方官。務查實在貧難男婦，照依災賑粥廠之例，設廠煮粥散食。仍在於上游延、建一帶，產有番薯地方，再採買數萬觔，酌配米石，陸續運往接濟。如此，量爲調劑，不日剿匪事竣，難民復業耕種，自可不致失所。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藍元枚、琅玕、何裕城曰：前於初四日接到常青添調浙兵之奏，朕因浙兵向來柔懦，不若福建駐防兵較爲得力，是以降旨將浙兵停止派撥，令恒瑞於駐防滿營內挑選一千名，親身統領。其福建續調之綠營兵二千名，即令藍元枚統領赴剿。次日復據李侍堯奏到，閩省各營存兵無幾，未便再撥，請於浙省兵協調四千名。隨經降旨令琅玕、陳大用於溫、衢等鎮，揀派兵三千多名赴閩；合之閩省駐防兵一千名，以足原調四千名之數。嗣又據琅玕奏，所調浙兵，業將提標及鎮海營兵停其調派，其溫、衢、黃岩鎮兵三千名，業已起身。又據陳大用奏，停派之提標、鎮海營兵，俱已在途，現令將備緩行、候旨各等語。朕以征剿賊匪及分防要隘，需用兵丁甚多，不妨多多益善，因降旨令琅玕等，所有此項兵一千名，倘已行入閩境，即令前赴廈門，交與李侍堯酌量派撥，不必拘泥廻護。是浙兵現已陸續赴閩，李侍堯發摺時，未經接奉續降諭旨，致有此奏耳。現在浙兵已到閩，李侍堯奏請先撥二千名前往鹿仔港，其閩省滿兵一千及後到之浙兵一千，仍由廈門前赴府城之處，俱屬妥協。至前據李侍堯奏，臺

臺灣道府稟請撥銀十萬兩、米十萬石，該督恐支用浮濫，駁飭不准之處，所見錯謬，已經降旨詳悉飭諭。今李侍堯以鹿仔港難民嗷嗷待哺，酌籌調劑事宜，是李侍堯知過能改，並不稍存迴護；惟不及朕先見之速耳。所奏採買番薯一萬觔，並撥米二千石，爲數無多，恐不敷用，着該督酌量情形，多爲預備，陸續採辦運往，以資口食。設有不敷，卽再酌撥銀、米速行，不可仍前惜費，致誤事機也。現在兵數陸續加增，鄉勇、義民人數亦衆，皆須按日支給口食；現又有投順者二千餘人，以及無食難民待哺情殷，均不可不量給養贍，自應寬裕接濟。前已有旨令該督將該道府等所請銀、米，如數解運，並令琅玕一體籌辦，撥米十餘萬石，由乍浦海運至閩。今思江西素稱產米之鄉，且與閩省接壤，着何裕城將該省倉穀，卽行碾米十餘萬石，派員迅速運往福建。應由何路運往及閩省由何處接收方爲妥便之處，並着何裕城札商李侍堯妥協酌量，一面辦理，一面奏聞。其動撥倉穀，於秋收後，再行買補還倉。至浙省現在撥運米十餘萬石，如尙可設法購辦，並着琅玕察看情形，妥爲籌畫，一面咨會李侍堯陸續運往，一面具奏，俾兵糧民食，均資寬裕。再，臺灣向來一歲三熟，是以產米甚饒，足敷內地民食。今林爽文等滋事不法，民皆失業，農未歸耕，以致米無所出。常青於所過地方，務須督令該道府等，妥爲安輯，詳悉曉諭該處百姓，於收復處所，卽令其先行儘力補種，仍可有收；卽不能接濟內地，於本處民食，亦屬有益。藍元枚前有旨授爲參贊，令其前赴鹿仔港督兵會剿。該



處現在只有普吉保一人在彼，且正近賊巢，最關緊要。其漳浦匪徒，現在如已辦妥，固屬甚善；倘尙須時日，卽着李侍堯前赴漳浦督辦，自無難迅就弋獲。此時當以剿捕臺灣賊匪爲重，藍元枚自當迅赴鹿仔港，無庸在漳浦留滯也。

臣等謹案督臣李侍堯訪知難民嗷嗷待哺情形，卽撥米與番薯運往，足資賑卹之用。我皇上猶慮不敷所需，預令陸續解運，深以惜費爲戒。惻隱在抱，愛護之殷，有加無已。又以現在添兵並鄉勇等皆須支給口食，復傳諭江西省亦撥米協濟，並令浙江再爲設法購辦。睿算精詳，無不燭照數計，故軍精民食，先時籌備，悉寬裕有餘也。

五月初一日(丁卯)，李侍堯奏言：現在浙兵由浦城入閩者，係衢州鎮兵一千名；由福寧入閩者，係溫州、黃巖二鎮兵二千名，適符諭旨。酌留溫衢兵之數，尙不致浮多。惟浙兵留閩協防，仍挑閩兵進剿之處，查閩兵在臺灣、澎湖駐防，旣調用一萬二千，上年又調一萬一千前往征剿，內地營兵實已無多。此時零星攢湊，兵力轉覺碎薄，且領兵將弁益不敷用。至常青到臺灣後，所指調之金門、銅山等營兵二千，緣尙未得先調粵兵之信，但取其地近廈門易於調集。其實，此等營分存兵甚少，且係挑剩之兵，若再於短中抽長，轉恐不如浙省預挑備戰之兵較爲得力。又各營俱係沿海，現因洋面盜案繁多，飭令出洋分頭巡哨若換以浙兵，則人地生疏，語音不通，難以稽察。是以謹遵令臣酌用之諭旨，仍催調溫、衢等處官兵前來，配渡進剿。至提臣藍元枚，前因訪出林、吳二

姓械鬪及浮山社許姓搶奪等事，暫留漳浦查辦；今據札稱許姓糾衆搶奪；被害者數村，然不過無賴棍徒，尙易辦理。械鬪案內多有天地會之人，牽連長泰、平和等縣奸匪，此時若即搜捕，恐激成事端，似宜暫且緩辦。擬先將搶奪一案辦完後，星即趕來，正可帶浙江後到之兵，前赴鹿仔港等語。械鬪案內既多奸匪相連，提臣所商暫緩之處，亦甚有斟酌。且浮山等社，係其本鄉，一切查訪搜拿，較爲真確便捷。伊既稱搶奪一案，易於辦理，即應令就近查辦。至浙兵全數到泉州，尙需時日，計提臣當已辦結，仍可帶兵前赴鹿仔港。如尙不能速竣，臣即親往督辦，仍令提臣到蚶江配渡，亦不致遲誤。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柴大紀、普吉保曰：李侍堯所奏，雖與朕昨降諭旨稍合，但李侍堯之意，尙欲俟械鬪之案辦完，再令藍元枚帶領後到浙兵，前赴鹿仔港，爲期不免過緩。此時總以剿捕臺灣賊匪爲要，林爽文一經拿獲，此等內地宵小餘匪，辦之甚易。現在臺灣北路止有柴大紀在諸羅、普吉保在鹿仔港駐劄；雖二人打仗尙知奮勉，然普吉保到任未久，於地方情形未能熟悉，且不通閩省語音，遇有調遣官兵及曉諭鄉勇、義民之處，恐多未便；不如藍元枚之籍隸漳州，又熟諳情形，較爲得力。着藍元枚即遵前旨，迅速前往鹿仔港，無庸在漳浦留滯。如該處械鬪人犯，尙未辦完，李侍堯親往辦理，自易於完結，可無藉提督之力也。至所奏閩省內地各營存兵甚少，且係挑剩之後，若再於短中抽長，轉恐不如浙省挑備戰兵，可期得力之處，所見亦是。

況浙省兵丁不諳閩省情形，若派令沿海巡哨，人地生疏，語言不通，於稽察洋面，尤屬無益；自不如逕令配渡進剿。再，現在臺灣額兵、征兵陣傷脫亡者不少，所有缺額，何不趁此時即在內地招募充補，使兵數足額，巡捕既資充裕，而該處游手好閒之徒，亦可收歸卒伍，更爲一舉兩得。李侍堯何以見不及此，着該督卽遵照妥辦。或臺灣義民中願充兵者，常青亦可招募臺灣缺額之兵。至常青尙須廓清後路，再搗賊巢。目下北路保專交柴大紀、普吉保二人，在彼辦理。從前黃仕簡、任承恩身爲提督，一南一北，互相推諉，以致遷延貽誤，柴大紀、普吉保未免因之觀望。幸伊二人未敢效尤已甚，得免重戾。今柴大紀現署水師提督，普吉保現署陸路提督，非前此總兵可比。昨據常青奏，柴大紀駐劄諸羅，屢有勝仗；並密札普吉保等相度機宜，留心堵剿等語。賊匪既至諸羅滋擾，鹿仔港與大里棧賊巢尤近，自亦必有賊匪來擾，普吉保如何打仗殺賊，何以俱未據隨時奏及？着傳諭柴大紀、普吉保，此時北路剿捕事宜，係伊二人專責，務須和衷商酌，奮勉辦理。一俟常青統領大兵到後，會同犄角夾攻，一舉蕺事。毋得稍滋貽誤，致蹈郝壯猷之覆轍。

臣等謹案閩省赴剿之兵，已二萬有餘，其挑剩存營者甚少；又各海口洋面需兵巡緝，未便以浙省人地生疎之兵易調，自屬實在情形。第內地缺額甚多征兵之陣傷逃亡者亦不少，現當剿匪未竣，急宜設法補額。我皇上宵旰焦勞，無事不勤睿慮，特諭督臣招募充補，不特巡捕有資，而游

手之徒收之卒伍，即可爲輯寧地方之計。並令臺灣缺額，亦即在義民、鄉勇中召補，洵一舉兩得，勵戎行而輯奸暴，計莫善於此也。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畧卷十六

五月初三日(己巳)，藍元枚奏言：浙兵前到蚶江，尙需時日；浮山民社搶奪，甚至拆毀房屋，砍伐樹木，若不嚴加究辦，各處皆將效尤。其林、吳二姓械鬪，係三月中事，現在稍覺止息；且此夥內牽連長泰、平和等縣天地會奸匪，若遽行辦理，恐即激成事端；現當進剿臺匪之時，應暫且緩辦。至許姓搶奪，不過無賴棍徒，應先行辦理，庶可懲一儆百。是以，臣暫留漳浦辦理，一面密咨督臣如浙兵到蚶江，先令陸續配渡。計浙兵全到時，臣亦可辦竣，星即趕赴蚶江，帶領前往鹿仔港，尙不致遲誤。

同日，琅玕奏言：浙省原派兵四千名，欽奉諭旨止須調兵三千名。當查添派之衢州鎮兵一千名，已於初九日全數出境；溫州、黃巖鎮兵各一千名，亦已在途，令即跟接前進，以足三千名之數。其提標及鎮海營兵一千名，因距閩較遠，是以行程在後，即經行令撤回。旋准提臣陳大用札會，該兵等行抵溫州奉到行知，即飭令歸伍。其溫州、黃巖鎮兵二千名，跟接前進，俱於十八日全數出境。又先准督臣李侍堯札會，奏撥浙省米十餘萬石，經臣於附近各海口之杭州、嘉興、湖州、寧波、紹興、溫州、台州七府屬，酌撥倉穀二十萬石，碾米十萬石，派員由海運赴閩。嗣據嘉興府鄭交泰、乍浦同知方受疇等稟報，該處封僱海船百餘隻，每船僅裝米五百石；內有挑出陳舊不堪應用者二十餘隻

，現在不敷裝運等情。臣當查乍浦海口與江南上海口相距百餘里，往來船隻甚爲近便，隨一面札會江蘇撫臣閔鶚元，一面逕行飛飭江蘇松太道，立即於上海口岸代僱船隻。旋據該道僱覓海船三十隻，委員星夜押赴乍浦，當即趕緊裝載，足敷應用。所有杭、嘉、湖三府屬米五萬石，已於五月初二日由乍浦海口全數開行。其紹興、寧波府屬米石，據報現在裝載開行。溫州、台州府屬米石，亦據稟由各該縣陸續起運；其至海口開行日期，因離省稍遠，尙未據該府報到；臣先已委員往催，限於夏至節前，務令全數出口，似可不致遲誤。再，此時相距秋收尙遠，本年浙省春收尙爲豐稔，米價亦漸次平減；倘閩省再須採買籌備，一俟督臣李侍堯、撫臣徐嗣曾酌議知會到時，卽飭令各該地方妥協照料。並嚴察訪查奸商囤戶，如有乘機囤積、擡價居奇情事，卽行嚴拏從重辦理，不敢稍存姑息。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藍元枚、琅玕曰：漳浦縣許姓搶奪一案，李侍堯自能辦理。現在臺灣北路鹿仔港，最關緊要，着藍元枚卽遵前旨，迅赴鹿仔港辦事，無庸在漳浦留滯。李侍堯原調浙兵，本係四千，今雖減去一千，但朕已爲添調福州駐防兵一千名，不特所調兵丁仍符原調之數，且該處駐防兵，雖不及京城健銳火器各營之精壯，然較之浙兵柔懦，其勇往堅定不啻數倍，更爲得力。該處剿賊情形，常青於四月二十七日奏到後，迄今又經數日，未經續奏。朕盼望軍報綦切，着該將軍務將此數日內剿

賊情形，續行具奏，以慰廛念。再賊匪攻擾鳳山時，尙帶兵二千餘名，前據常青奏，潰回者計七百餘名，其餘一千三百餘名，作何下落？兵丁臨陣逃脫，皆應按律正法；但念人數衆多，概予駢誅，在朕心究有不忍。此項兵丁，若祇逃亡潰散，將來只須查明爲首者數人正法，其餘尙可免死，分別發遣；若去而從賊，甚至隨同抗拒官兵，則竟不可一名寬貸矣。賊黨與官兵抗拒，其罪尙在不赦，況身隸行伍，既經臨陣潰逃，復敢從賊肆逆，此而不嚴行辦理，何以昭憲典而肅戎行？着常青俟事竣後，嚴查遵辦，不可稍存姑息。又據琅玕奏，於浙東、浙西撥倉穀碾米十萬石解閩；本年浙省春收豐稔，米價平減，倘閩省再須採買籌備，一俟李侍堯等知會到時，卽妥協辦理，恰與昨降諭旨相合。如此留心，殊屬可嘉！現在閩省內地及臺灣支給口糧、撫恤難民，均須米石應用，多多益善，自應如此寬爲籌備，俾兵糧民食均資充裕。並當先行出示，則奸商不致囤積居奇，亦權變一法也。若李侍堯酌量閩省尙須接濟，卽一面奏聞，一面咨撥，以期無誤民食，方爲妥善。

同日，孫士毅奏言：現需酌撥銀三、四十萬兩，解赴閩省應用。伏思閩省集兵剿匪需用較多，自應迅速解往。但自潮至省往返二千餘里，行文兌解，必須半月以外頭批方得到潮。是以臣卽就近在潮州運同衙門應解鹽課及廣濟橋關稅，並存貯府庫急需各項內，湊撥銀十萬兩，選派委員卽於四月十七日自潮起程，先行解赴閩省備用。臣仍一面

飛咨省城酌撥起解，接續前進。查粵海關上年徵收正雜銀九十餘萬兩，正值四月起解之期，一切裝銀器具及委員人等，俱經早爲齊備，應請於此項內撥出銀四十萬兩解閩，即可迅速起程。臣現將在潮撥借之十萬兩，查明內有六萬兩係應行解省之項，即令藩、運兩司扣存抵兌。其餘三十四萬兩，即交原派解京之員，一併解潮赴閩。並知會撫臣圖薩布、監督臣佛寧，如關餉已交委員承領，尙未開行，即一面分撥，一面起解；如前批業已起程，即將後批截留改撥；設起解已經過半，截留不足四十萬兩，即於藩庫留存鹽課項下撥足解閩，另行分別造冊咨部。似此通融籌撥，庶起運不致遲延，而閩省得以早資接濟。奏入，報聞。

初五日（辛未），徐嗣曾奏言：本月初十日馳抵入境首站之福鼎縣，值浙江頭起官兵三百名，亦於是日到站。臣督同延建邵道元克中及該府、縣照料前進。至十五日，統計福鼎縣過站已有一千五百名。嗣奉諭旨令福州將軍恒瑞，即於駐防滿兵內挑選一千名，統領前赴臺灣會剿；所有口糧等事宜，飭臣妥爲料理。即飛檄在省司道暨廈防同知，先將應需口糧、船隻等項，妥協辦理，臣兼程馳回，於十九日到省。其駐防官兵並軍械一切，先經恒瑞預期派撥，業於十六、十八等日點發二起，每起二百五十名。臣即會同恒瑞於二十日將三起兵丁，逐一點發、察看，該兵等踴躍奮勉，較之綠營實覺不同。二十二日全行起程出省，統計月內俱到廈門。船隻已據具報僱備齊全，可以隨到隨渡。臣查



常青到臺灣，適在鳳山失律之際，人心藉以安定，激勵官兵，義民屢次奮勇殺賊。三月二十七、八等日，尤大挫賊鋒。柴大紀亦於二十九日，賊匪率衆攻犯諸羅，大加剿殺。現在粵兵得有順風，據臺防同知楊廷理等稟報，到郡已有一千五百名。至浙省官兵，准督臣李侍堯咨會，以閩省各營上年挑剩之兵，再於短中抽長，轉恐不如浙省預備戰兵較為得用，奏請仍調溫、衢等處官兵，配渡進剿等因；咨臣查照辦理。查浙兵三千名，不日皆可陸續到省，酌以五百名爲一起，俟滿兵起身後，卽於二十三日按起程赴泉州，一路不致擁擠，行走自較妥速。臣在省一面照料各路官兵挨次進發，一面將秋審及一切緊要事件，趕緊查辦，卽馳赴泉州料理配渡。現准督臣李侍堯咨會，平和等處有匪徒械鬪之事，漳浦縣浮山社亦有許姓多人搶奪之案。查藍元枚現在奉命帶兵前赴臺灣會剿，李侍堯駐劄泉州籌辦要務，臣俟到泉州與李侍堯商酌，如此案尙未完竣，臣卽親赴查辦。又前經飭臣親往嚴緝粵省咨拏會匪朱洪德、洪李桃和尙，亦無福蓮寺。臣思該犯等狡黠異常，所供夥黨姓名、住址，多不以實，未便於臺匪未靖之先，紛紛搜捕，致涉張皇。一切仍俟會晤督臣李侍堯面商妥辦，期無貽誤。至福寧一帶沿海口岸，巡防尙爲嚴密；雨水調勻，田禾暢發；官兵過境，並無絲毫擾及閩閩；體訪民情，俱極安堵。臣往來漳泉，仍隨時馳回省城趕辦一切，於地方事件，兩不致誤。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藍元枚、徐嗣曾曰：官兵分起配渡，均經定有章程，且粵兵業經過竣，浙兵不過挨次進發，儘可交地方官辦理，毋庸李侍堯親身在彼照料。如此時漳浦地方所獲許姓各犯，尙未辦竣，李侍堯卽星赴該處就近辦理，兼資彈壓。如許姓各犯業經辦竣，漳州現有總兵常泰在彼，毋庸李侍堯親往督辦；該督亦不必再往，卽在廈門一帶辦理渡兵之事。其餘邪教人犯，自應事平後再辦爲是。至臺灣剿捕事宜，若常青不往，事不可知，此實上天牖啓朕衷，倍深感激！目下粵兵早已全到，其駐防滿兵亦可續到，浙兵諒亦陸續配渡，常青自當酌量，先到弁兵足敷簡調剿捕，卽躬親統率廓清後路，直搗賊巢。但該將軍於四月二十七日，將三月二十七、八、九等日剿賊情形具奏後，迄今又隔數日，着卽將二十九以後，曾否與賊打仗及現在如何籌辦剿捕賊匪各情形，迅速馳奏。

初八日（甲戌），常青奏言：首逆林爽文潛回大里杙賊巢，而南路賊黨仍敢猖獗，臣卽欲乘賊衆敗逃之時，迅速窮追截殺。惟因差探南北賊窩路徑，尙未得其詳悉；且現存府城兵丁不過二千餘名；又因鳳山再失，其氣少餒，急切用之，未必得力。是以督率將備，各帶兵丁，先在附近村莊逐處搜捕。初二、初十、十四等日，在大洲等處攻剿賊巢，鎗斃打死賊匪百餘人，割獻首級十餘顆，奪獲鎗斃旗牌等械，並將賊巢焚燬。臣正在需兵接濟間，接督臣李侍堯札知，已預調粵省兵四千名，極爲迅速得力。內二千五百

名，係南澳鎮總兵陸廷柱帶領，進鹿耳門；一千五百名由鹿仔港進口；高廉鎮總兵梁朝桂帶隊會剿。而浙省之兵，亦經飛調，軍威倍壯，賊來自可一鼓殲擒。惟是察看臺灣南北路賊勢，雖首逆林爽文現在大里杙巢穴，固應直攻北路，但南路賊黨莊大田等烏合之衆，不下萬餘。近又據南淡水都司邵振綱稟稱，賊匪往來攔阻上下信息，現與參將瑚圖里極力堵禦等語。若臣遽往北路，不惟鳳山等處益被擾害，亦恐乘虛復來犯郡，轉爲肘腋之患。至鹿仔港原有兵三千八百名，今又添粵省兵一千五百名；諸羅原有兵二千名。近查柴大紀堵禦北路賊匪，且與賊巢相近，兵力稍單。臣現派參將潘韜等帶原調到之提標金門、銅山各營兵一千一百餘名，前往協助，並飭普吉保與柴大紀訂期夾攻斗六門。該二鎮若即將道路打通，約共有兵八千，復與副將徐鼎士帶赴北淡水之兵，互爲應援，則現在鹿仔港、諸羅二處，俱可防禦無虞。臣再四熟籌，必須先將南路剿除淨盡，然後乘勝疾趨北路大里杙一帶，以全力專注，自不難掃穴擒渠。茲南澳鎮總兵陸廷柱，已於十三日到臺灣，所帶兵丁尙有五、六百名在彼。一俟粵兵盡數前來，以及浙省兵齊到，臣卽親自總統官兵先往南路，自大湖、大、小岡山、小店仔、排子頭、茄藤各險要，以至相近內山之淡水溪、山猪毛、水底寮群賊佔踞之處，搜尋撲滅；則鳳山縣城，可以不煩兵力，自然收復。至前日雖有投順之莊錫舍，臣謹凜遵訓示「受降如受敵」，仍復時加稽察，不敢稍有疏忽。並於臣進剿南路之時，飛檄柴大紀、普吉保等，奮力攻擊首

逆林爽文大里杙巢穴，使北路之賊有所牽制，不敢赴南路援救；則南路之賊，自可盡力殲除，並不使匪犯逸入內山，致有與生番勾結情事。再查參將瑚圖里前於進剿南路時，經郝壯猷派往南淡水接應都司邵振綱官兵，因鳳山復陷，是以該員尙在山猪毛汛協同堵禦。臣到臺灣後，業將已行正法人犯，開具名單附奏。茲復續獲賊夥以及沿海搶劫、臨陣脫逃各犯，逐一訊明，俱非賊目，卽行正法。繕具名單，恭呈御覽。再，初九日接據柴大紀稟報，三月二十九及四月初四等日，賊匪侵擾諸羅縣城，該鎮督率官兵並民番人等，協力剿捕，將賊衆殺敗，鎗斃打死賊數百人，生擒匪犯蔡瑞等十一名，斬賊首級三十餘顆，奪獲鎗礮旗牌等項。詳察柴大紀尙不敢因循懈弛。但斗六門道路未通，一切文報俱由海道往來，竟非一日。此皆由黃仕簡、任承恩坐守不前，柴大紀亦不免少有觀望。臣惟有仰懇聖恩，令其帶罪軍營，奮勇殺賊，以贖前愆。再臺灣將弁員缺，令臣於出力弁兵內酌予擢用，臣惟核其實在勞績，以獎有功。並嚴查增數誑報等弊，以期信賞必罰。至堪勝陸路提督員缺，容臣與督臣李侍堯札商會奏。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曰：常青奏酌籌剿賊先後事宜，所見俱合機要。至賊黨雖有萬餘，不過公鷹烏合，一俟擒獲賊首林爽文，餘黨自必紛紛潰散，勢如摧枯拉朽，無難撲滅淨盡。蓋聚易者，散亦易，原不虞其多也。此時粵兵計已全抵臺灣，駐防滿兵及浙兵亦卽陸續到彼，軍威壯盛。常青卽可親自總統，廓清南路賊匪，乘勝直搗賊

巢，生擒逆首林爽文，迅奏膚功，承受恩眷。朕盼望捷音，宵旰懸切，該將軍務遵前旨，隨時奏報。再常青奏到，審明正法續獲賊夥，以及沿海搶劫脫逃各犯單內，有梁必進係撥防鳳山臨陣脫逃之犯。前據常青奏，潰回者計七百餘名，其餘一千三百餘名，尙無下落，是臨陣脫逃者，不止梁必進一犯。此等逃兵，前經傳諭常青、李侍堯俟事定後嚴查，實在逃逸者，卽照金川逃兵之例辦理。但此時一經隨時拏獲訊係脫逃之犯，自當卽行正法示衆。若此時概將逃兵全行查辦，該犯等自知法所難宥，轉致去而從賊，於事大有關係。着常青此時先密爲存記，俟軍務告竣，再行確切查明，遵照嚴辦。賊匪未靖之先，不可稍露端倪也。至柴大紀於賊衆攻搶諸羅時，復能督率官兵、民番協力殺死賊匪數百，生擒匪犯蔡瑞等十一名正法，尙知感激奮勉、勇往出力，前經降旨令其暫署水師提督，以資策勵。續經降旨將任承恩所遺陸路提督一缺，諭令常青會同李侍堯於帶兵打仗總兵內，擇其最爲出力者，保奏一人，候朕簡放矣。着該將軍仍遵前旨，於柴大紀、普吉保二人，孰爲奮勉出力，據實會同秉公保奏一人，候朕另行降旨補授，以示鼓勵。再莊錫舍殺賊立功，以圖自效，固屬誠心；而所屬二千餘人，其中豈皆可信？此等新降之人，究不免心生疑貳，見官兵勢盛，連得勝仗，自必懼伏威稜，始終出力；設我兵稍不順遂，卽恐心懷疑貳，常青於領兵攻剿時，不可心存大意，務須慎之又慎。揀選勇往得力，素爲賊所畏懼將備，伴押莊錫舍同行；以防萬一不虞，卽可先發以制，有備無

患，仍勿稍露端倪，致滋疑畏。至莊大田現爲賊目，糾約萬餘人肆出滋擾，最爲不法。該犯與林爽文同謀，互爲聲援，且籍隸漳州，自不肯遽行投順。但莊大田將來或見林爽文勢日窮蹙，官兵聲勢愈盛，而莊錫舍投誠後，復邀官職之榮，欲效莊錫舍所爲，率衆投誠，亦事理所有。此等奸狡兇徒，心懷叵測，總不可信。如果伊等棄械投出，若拒而不納，堅其負固死守之心，既非權宜應變之道；若輕信受降，聽其隨營自効，則伊等黨羽衆多，勢難防範。倘或該犯等自知罪重，野性難馴，乘隙生心，別有竊發內應情事，卽不致有意外之虞，而兵心已先爲其所亂，甚屬不成事體，此處最難措置得宜。惟在常青時刻留心，相度情形，隨機應變。或權時受納，設法解散，俾官兵之力，足以鉗制管束，伊等無從生變；或將伊等陸續送回內地，設法辦理，以杜後患，而儆兇頑。若降者不拒，設或林爽文將來勢窮投出，豈亦貸其死命置之不辦乎？常青於此等處，務須加倍慎重，再四留心斟酌，以期妥善。但此時切不可稍露端倪，不但不可使賊匪聞知，卽投降之莊錫舍等，亦不可稍有洩漏，致滋疑貳。又前經派出之侍衛章京八員，皆係曾經行陣奮勇之人；駐防滿兵，昨據徐嗣會奏，起程時人人勇氣百倍。粵兵亦向稱勇健。常青率領此項奮勇官兵，廓清後路，直搗賊巢，擒獲首逆，剿除夥黨，自無難一舉集事。但一切善後事宜，尤須擘畫周詳。如查辦逃兵、安置降人、搜捕餘黨、清釐地界、酌建城垣等事，均關緊要。或酌看該處情形，有須添設文武員弁，以資控制撫馭之處，均須逐

一籌酌，悉心辦理，以期一勞永逸，綏靖海疆。常青受朕委任，全在伊一人籌辦妥善，即稍遲數月來京瞻覲，亦不爲遲，斷不可急於啓程，致有疏漏。

初十日（丙子），琅玕奏言：閩省押解臺灣逆匪林小文四犯，據衢州府知府舒慶雲稟報，至江山縣地方，廖攀龍一犯，兩脚發腫，食飲少進。臣隨飭撥醫委員帶往迎赴前途，隨路醫治務痊，仍令嚴行督押，晝夜兼程前進。茲林小文等四犯，於四月二十九日過省，驗明廖攀龍病漸痊愈，於五月初一日押送出浙江境，仍移明前途江蘇省一體撥醫，隨路調治。其林家齊一犯，先據閩省解到，已於四月十九日押送出境。至章京侍衛烏什哈達等，已於四月二十六、二十七等日，先後過杭州省城；臣卽照料迅速前進，沿途並無需索，均爲安靜；司道等官，亦無餽送情事。

同日，李侍堯奏言：漳浦搶奪一案，據汀漳道朱芑會稟稱，該縣親赴浮山社將搶奪人犯拏二十餘名，現在嚴緝逸犯等語。茲於二十六日，接提臣來札，亦以許姓聞官府查拏，多已逃散。其械鬪一案，因傷斃人命報縣，該縣正在嚴拏兇手，不致有不服拘拏等事。提臣現擬於數日內，卽趨赴蚶江。是匪徒尙知畏法，不致遂成巨案。臣已飭該道嚴諭該縣，上緊緝捕，務使案犯全獲，兇徒知警；一面札致提臣查辦數日，卽速到蚶江帶兵赴鹿仔港。再，粵兵自三月二十六日及四月初六、初九、十二等日，陸續放洋。總兵陸廷柱已於本月十三日到臺灣。計此時粵兵四千早已全到。本省滿營兵亦將次全抵廈

門，浙兵亦即隨滿兵之後，連日趨行前進，計五月初十以內，俱可到蚶江、廈門兩處配渡。提臣來時，正可帶領前往。昨據普吉保咨稱，但能於打仗處出力，至於調度籌畫，實非所長。是普吉保亦自知限於才力，不能獨當一面。今蒙諭旨授藍元枚爲參贊，令其前赴鹿仔港統領。提臣過泉州，臣當諄切告知，一到鹿仔港，即相機攻剿，勿蹈前人觀望。該處現有兵三千八百，加以浙兵二千，兵力亦已厚集，必可直攻賊巢。至內地沿海各處，臣自當加意訪察，於鎮靜之中，密爲防備，不致少有疏虞。再，本月十八日，黃仕簡到廈門，經與泉永道萬鍾傑委員押送，於二十日到泉州。臣隨傳旨拏問，委員即日起解赴京。任承恩於二十六日到泉州，臣亦委員即日起解。伊二人兩路先後過海，並未會面。又臣接據常青來咨，迅於內地沿海各營，酌撥大礮重二、三千斤者，解赴軍前備用。臣查泉州廈門等營，俱有數千斤護城大礮，恐年久鏽損，不堪應用，隨飭各營將領試演挑出十位，隨帶鐵子火藥等項，委員運解臺灣，交常青應用。再查鹿仔港正近大里杙，大兵既集，便當直搗賊巢，大礮轟摧最爲得力；復飭挑撥十位，隨帶鐵子火藥等項，運解鹿仔港軍營備用。所有解往兩路礮位，俱造就礮車隨同帶去，以便牛隻挽運，可省人夫擡送。至閩省藩庫動撥已多，今粵省撥解前來接濟，尤覺寬裕。現准孫士毅咨稱，先於潮州鹽課等銀內湊撥十萬兩，就近起解，隨後再從省城撥解三十萬兩等因。查粵省委員所解十萬兩，已於本月十八日入閩境，臣亦先已派員前往接解，不日可到泉州。



又本月二十一日，臺灣道永福、知府楊廷樞等，遣役解到匪犯廖東、阮贊、胡番、連清水、曾錦、王世昌、王大年七名前來，除王大年在途患病，至打盈地方身故，照例戮屍外；查廖東一犯，據總兵柴大紀咨稱，在三部竹地方打仗生擒之偽護駕大將軍；阮贊一犯，係克復諸羅後擊獲之偽千總；胡番一犯，係諸羅令陳良翼擊獲之偽督糧官；連清水一犯，係總兵郝壯猷擊獲之偽軍師。惟曾錦、王世昌二名：查曾錦係僧人，上年柴大紀遣兵在崁下地方擊獲，供出南路賊首王啓郎遣來打探軍情。隨即擊到王啓郎收禁，經撫臣徐嗣曾據咨具奏，奉旨將王啓郎、曾錦解京。臣到任後，據派往臺灣之守備林登雲稟稱，道府等將王啓郎放出，並伊弟王世昌同帶義民，指引官兵赴南路進攻鳳山。臣以王啓郎係曾錦供出南路賊首，何以遽行放出，隨行文催解。據該道府詳稱，王啓郎即監生王世英，同伊弟武生王世昌，俱住鳳山縣城，平日甚屬安分。上年賊破鳳山時，兄弟二人攜帶家口逃至府城，爲曾錦誣供，差拘到案。質之曾錦，亦稱：「僧人本係王啓郎邀在泗州佛堂作住持，後仍被逐出。自鳳山破後，沿途乞食，被兵擊獲，認爲奸細，將兩耳割去，只得自認爲軍師，並扳王啓郎爲賊首」等語。旋據府城紳士游廷元等，以王啓郎從前辦理黃墩時，從軍出力，實係良民。因將王啓郎保出，作爲嚮導帶同戰兵在大湖軍前効力，擊獲王坑郎等十餘名，解送郝壯猷營盤。又隨同收復鳳山。三月初一日奉文解京，到打狗地方，痰壅氣閉，當即殞命。是該府道所稟，王啓郎兄弟並無爲

匪情事，兼又在軍前出力，不惟不應治罪，並宜獎賞。王啓郎已死，伊弟王世昌自毋庸解京。但事關匪案，未便草率，或係該道等一時權宜放出，既令其在軍効力，不免意存廻護，亦未可知。臣謹將廖東、阮贊、胡番、連清水四犯，先行解京；其曾錦、王世昌二名，暫緩起解；一面行文常青確查該道等所稟情節是否屬實，咨覆到日，再行分別辦理。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曰：福建駐防滿兵，心力堅定，自較綠營爲得力，應全令由廈門配渡，與粵兵四千前往常青處，俾統領進剿，方爲有濟。其續到之浙兵，應令由蚶江配渡，前往鹿仔港，交藍元枚帶領。摺內未經分晰叙明，諒李侍堯在彼派撥照料，自必遵照分別配渡，不致舛錯也。至藍元枚受朕深恩授爲參贊，且目擊黃仕簡、任承恩觀望遷延，身獲重譴，料伊亦不敢復蹈故轍。但該處現有兵三千八百名，駐劄日久，未免師老氣衰，而浙省兵丁素性脆弱，朕所素知，不過藉此看守汛地，以壯聲威則可，若臨陣打仗，不能得力。且鹿仔港逼近大里杙賊巢，最關緊要，若此時藍元枚到彼，卽領兵進剿、直攻賊巢、無論浙兵柔懦，萬一稍有挫損，軍心爲其動搖，固屬不成事體；卽幸得勝仗，賊匪敗退，勢必潰逃四散，竄入深山，藍元枚所帶之兵，斷不能搜剿擒截，常青帶領大兵到彼時，辦理轉覺費手，所謂欲急轉緩，於事無濟。朕意藍元枚到鹿仔港時，祇須會同柴大紀、普吉保整頓兵力；或往前移駐彰化縣城，作爲進

攻大里杙之勢，以牽綴賊勢不能往南，而懾伏其膽；或能會合柴大紀、普吉保，先將南  
北通衢斗六門、大武隴等處之佔據賊匪，合力剿除，以便常青率領各項奮勇官兵，廓清  
後路，乘勝疾趨，北路全無阻擋，專力直搗賊巢，自無難一舉戡功。行軍之道，緩、急  
、先、後，貴於審度機宜，權衡悉當，有欲速而反遲、似緩而轉急者，所謂行軍貴機變  
也。再漳浦奸民械鬪一案，該縣已將正犯拏獲二十餘名，是此案，該地方官即可查拏逸  
犯，究辦完結。況有總兵常泰在彼，足資彈壓，不但藍元枚應遵照諭旨速赴鹿仔港，即  
李侍堯亦須察看情形，如不必親往督辦，即在廈門、蚶江一帶，往來照料渡兵，接濟軍  
需爲是。至本日李侍堯奏到各摺，所辦俱合機宜，朕心深爲嘉慰！着賞給大、小荷包，  
以示獎勵。至軍需用項，除粵省撥解四十萬兩外，如尙不敷用，該督即據實速奏，候朕  
降旨續撥，以資接濟。

臣等謹案用兵固貴神速，尤在知彼知己，方能制勝。提臣藍元枚渡臺，懲黃仕簡、任承恩之  
獲譴，必思迅速攻剿，奮勉見功。我皇上計及鹿仔港現存之兵，守禦日久，未有寸進，已師老氣  
衰；而所帶之浙兵二千，又素性脆弱，打仗不能得力，賊首林爽文負隅之勢已成，非偏師足以戡  
功。特諭令牽綴賊勢，先剿除斗六門、大武隴佔據賊匪，以待大兵合力進剿。數千里外之情形，  
洞若觀火，悉先時密授機宜，所以動出萬全，事無不集也。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畧卷十七

五月十一日(丁丑)，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曰：昨據李侍堯奏，黃仕簡、任承恩業經委員起解。伊二人既經送回內地，而藍元枚未抵臺灣，所有水師、陸路兩提督印務，是否遵照前旨分交柴大紀、普吉保二人署理，何以前此常青摺內未經奏明？又閱常青初到臺灣奏到情形摺內，稱任承恩雖未能向前，但北路避賊人民俱在鹿仔港，若遽行撤動，恐賊人乘虛竊發，請暫留任承恩帶罪督兵等語。常青既因鹿仔港緊要，欲留任承恩在彼，嗣因接奉諭旨，即將任承恩解任，送回內地，是該處止有普吉保一人，勢力單薄；何以常青於送回任承恩時，並未將如何傳旨將伊解任，是否需人協助之處，籌畫奏及？且閱李侍堯摺內，稱接據普吉保咨稱，但能於打仗出力，至調度籌畫實非所長，是普吉保亦自知限於才力，不能獨當一面等語。又似常青令彼暫署任承恩之任矣。除早經慮及該鎮到任未久，於地方情形未能熟悉，且不通閩省語音，遇有調遣官兵及曉諭鄉勇義民等事，恐多未便。是以諭令藍元枚不必在漳浦留滯，速即前赴鹿仔港。今藍元枚尙未奏報放洋日期，而該處止有普吉保一人，鹿仔港距大里杙賊巢最近，恐賊匪聞而生心，乘虛竊發，深爲慮念。已節次降旨令藍元枚星速前赴鹿仔港，以資守禦。昨又念及藍元枚所統領之浙省兵丁，素性脆弱，殊不足恃，特諭藍元枚到鹿仔港時，

止須會同柴大紀、普吉保整頓兵力，遙爲聲援，牽綴賊勢，總俟常青到彼，定期夾攻。藍元枚務須凜遵前旨，迅赴鹿仔港，審察遲速緩急機宜，養精蓄銳，以期併力會剿。再常青前奏賊匪佔踞斗六門，我兵南北兩路信息梗阻，此事最關緊要；藍元枚尤應會同柴大紀、普吉保先將斗六門、大武壠等佔踞之賊匪，盡力殲除，以通南北大路，庶常青統兵前進全無阻隔，可成破竹之勢。再常青前次奏到之摺，有彰化、諸羅、鳳山等縣被搶掠一空，聞官兵將至即捨城而去，官兵既已入城，即以克復城池咨報。並聞彰化城中仍有賊人來往，何得謂之克復等語。所奏自屬實在情形，鳳山一縣得而復失，業將郝壯猷治罪，而彰化、諸羅，前柴大紀、陳邦光等，亦俱稱率領兵民奮勇殺退賊匪、克復城池，亦不免有冒功誑報情事矣。但現在該二縣究竟有無賊匪往來佔踞？況從前陳邦光恢復彰化後，自必領兵在彼駐劄，茲常青查奏，該處尙有賊匪往來，是陳邦光恢復後又捨此何往？斷無與賊同在一城，互相坐視之理。該鎮、將等從前有無藉事鋪張捏飾之處，常青何以尙未據覆奏？若此時該鎮、將等，皆知過奮勇効力，又當以功贖罪。總在常青善爲駕馭，鼓勵用之而已。再副將徐鼎士前經常青等派令帶兵剿賊，而該副將復以艱艸民人懇求留駐，尙在未行。會諭常青嚴查，該副將有無托詞規避之處，亦未據查明具奏，着常青一併詳查，不可稍存姑息之見。

十二日（戊寅），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普吉保曰：常青初抵臺

灣，存城兵數無多，賊匪分路攻犯府城，常青親率官兵、鄧勇迎捕截殺，斬獲甚多，賊匪敗退。續調官兵未到以前，尙能如此連得勝仗，現在大兵雲集，軍威壯盛，常青統領廓清後路，無難將竄聚賊黨，盡數殲除。是此時南路情形，儘可無慮。惟北路鹿仔港一帶，前據常青奏稱避賊難民俱在該處，恐賊人乘虛竊發，欲留任承恩在彼帶罪督兵。今既將任承恩遵旨送回內地，則該處止有柴大紀、普吉保二人，恐兵勢單薄，難以支持；且兵民人等見提督解任送回內地，未免心生疑懼。而鹿仔港距大里杙賊巢最近，深慮賊匪聞而生心，乘間竊發，着傳諭藍元枚速赴鹿仔港，會同柴大紀、普吉保整頓兵力，遙爲聲援，牽綴賊勢。藍元枚未到以前，北路係專交柴大紀、普吉保二人在彼辦理，柴大紀、普吉保皆係總兵大員，雖調度籌畫非其所長，而臨陣打仗情形，亦應隨時奏報，何二人近來無一摺奏耶？况前據常青奏，柴大紀駐劄諸羅，屢有勝仗，賊匪既至諸羅滋擾，柴大紀與之打仗；普吉保駐劄鹿仔港，與大里杙賊巢尤近，自亦必有賊匪來擾，斷無互相坐視之理，何以俱未據該鎮等奏及？着再傳諭柴大紀、普吉保將現在北路堵剿及賊匪會否在鹿仔港滋擾，暨官兵有無剿殺打仗情形，各行迅速據實奏聞。

十六日（壬午），常青奏言：四月十九日將郝壯猷押赴軍前正法，在軍將弁無不做懼。並飛劄柴大紀、普吉保令其戴罪圖功，奮勉出力，以郝壯猷爲前鑒。至鳳山退歸之兵，其初止存四百餘名，現奉恩旨貸其一死，盡皆感戴輸誠，願効死力。其餘尙有未回官

兵，是否陣亡抑係潰散躲避，容即逐一確查辦理。從此，軍令益明，士氣倍奮；現在南北賊匪稍知斂跡。但察看各路鎮將遇賊侵犯，尙能殺獲取勝，而俱未能掃穴擒渠，固由從前彼此觀望，亦由道路未通，勢分力薄。茲福州將軍恒瑞、提督藍元枚親身領兵，前來臺灣會合進剿，俱各授爲參贊大臣，正可與之悉心籌畫。惟立定主見，不以零星打仗，致稽時日。惟俟粵省兵四千名及駐防滿兵一千名，不日到齊後，即親自統領，厚集聲勢，嚴整紀律，一鼓作氣，從南路以至中路、北路，務期乘勝長驅，尅期蕝事。再查遊擊鄭嵩，在鳳山殺賊陣亡；此外，尙有遊擊延山，在南門山埔禦敵，被賊圍害；原任同知王雋，在鳳山之石佛頭地方，罵賊被害，理合附奏。至總兵普吉保，自調赴北路後，在八卦山打仗尙知出力。柴大紀保守諸羅，屢據該鎮稟報賊衆來攻，該鎮親督將弁，帶領兵丁、義民將賊殺退。臣覆查無異，是柴大紀、普吉保，尙無畏葸情事。副將徐鼎士前抵淡水，經任承恩調赴鹿仔港，以艫艫民人懇留未行。查淡水地方遼廓，亦有賊匪嘯聚，現無文武大員在彼，則該處民人請留彈壓，尙係實情；臣到臺灣後，節經札查。茲於四月十九日，副將徐鼎士、遊擊吳秀等稟報，三月初二、二十一等日，在淡水屬之三貂、金包裏等處，與遊擊易連、護參將羅禮璋等，帶領官兵、義民剿殺賊匪，俱各得有勝仗等情。自是由淡水至臺灣府城南路梗塞，所以稟報稽遲。但淡水距府既遠，所報打仗殺賊，尙須確查；如有捏飾，定按軍法懲治。再調赴臺灣之粵兵四千名，總兵陸廷柱



所帶之二千五百名，已到。派往鹿仔港之一千五百名，檄令全赴鹿耳門，現已陸續改赴，已到一千三百餘名。其二百餘名，以及總兵梁朝桂，俱計日可到。臣現於舊存及散回各兵內，挑其壯健可用者，闖入新兵，令勇往之將弁各帶領數百名，於附近府城賊匪往來之處，先行逐一搜捕，除俟添調內地官兵到後，立即起程進剿。

同日，柴大紀奏言：自本年正月二十二日克復諸羅，賊匪四散竄匿，當將城內安撫，隨劄營北門外田洋，就附近村莊遍處搜捕。至二月初八日，有奸匪張慎徽假充義民，先將與逆首林爽文不和之僞先鋒吳聰擒交武舉黃奠邦解獻，以爲憑信，是日帶匪夥三十八名前來，求在軍前効力，希圖內應。臣見其形跡可疑，令張慎徽一人進見，餘人俱在營外。詢其言語枝梧，隨密飭將備將匪夥盡行擒獲。臣將張慎徽擒拏研訊，據供實係謀爲內應，隨將該犯等盡押教場梟首示衆。當差把總李春魁帶兵並縣役林秀等，往該犯家中拏獲該犯之母吳氏、妻董氏、子張振傳、女隨娘併幼子一口；搜出林爽文約單一紙，內開「速撥勇夥一千名，候齊攻取諸羅」字樣。隨將該犯家屬人等，發交署諸羅縣收禁。又十二日探得賊匪聚集二千餘人，離諸羅縣城二十里之大坪頂，隨飭遊擊楊起麟、林光玉、守備陳明德、邱能成帶兵八百名，又武舉陳宗器、黃奠邦帶領義民，臣帶兵二百名隨後接應，於十二夜五更起行，黎明齊赴大坪頂圍拏。殺斃賊匪多名，生擒蔡慶、翁月等七名；又義民縣役獲賊黃專等，共十七名。除蔡慶一名傷重，旋即身死；其翁月等

十六名，審明隨賊打仗、燒莊，卽行正法。又二十五夜、二十六日，賊匪蔡福約會南路賊匪陳靈光，兩路夾攻諸羅。蔡福賊衆先來攻北門營盤，臣督率官兵、義民，奮勇力戰，自亥至卯，賊被鎗礮打死者數百，殺獲首級三十餘顆，生獲賊匪張淡等二十三名，擒獲行營礮一門，百子礮二門，餘匪遠逃。正在追趕間，適南路賊匪陳靈光等數千人，來攻東南門營盤，隨卽將兵收回，與遊擊李隆、林光玉合兵一處，協力剿殺。自未至酉，賊匪被鎗礮打死者百餘人，餘匪四散奔逃；生獲賊匪林洗、謝蒲、許進三名。因近黑夜，不敢遠追。其許進被鎗傷重，解至軍營身斃，梟首。是日，兩處獲賊張淡、林洗等共二十五名，其張淡、林洗、黃潤、胡炎、張力、吳道、王沈、周春、楊輔、王玉、周文、謝蒲等十二犯，解送提臣究辦。其黃光興、陳洪、盧力、盧罕、李圭、林硯、陳光弼等七犯，因受傷重，越日身死，戮屍。又三月初二日，探賊目李阿七併南路賊目陳靈光等，率衆數千人，聚集牛稠山北勢莊。臣酌留遊擊林光玉仍守營盤，督率遊擊楊起麟、李隆、守備邱能成等，帶領兵丁、義民，前往剿拏，鎗礮打死賊匪數百名，殺死者亦多。內殺死騎馬賊一名，搜出偽輔國帥印一顆，餘匪四散奔逃。生獲賊匪張炎等十七犯，審明正法。其偽印暫存另解。再三月初八日，南路鳳山縣復被賊陷，逆首林爽文復肆鴟張，於三月二十九日，糾衆數萬，分路復攻諸羅。臣飛飭駐劄東門外遊擊林光玉、駐劄南門外遊擊李隆，實力防禦；又派署把總蔡開祥、孫朝亮帶領鎗礮兵丁，赴西門外要

路截擊；臣親督遊擊楊起麟、守備陳明德、楊鼐、邱能成等，仍在北門外田洋堵禦。賊衆將近營盤，臣率將弁兵丁向前抵禦，連放大礮轟擊，自卯至未，打死賊匪甚多，賊衆奔逃。隨率將備、兵丁、義民乘勢追過兩條溪，至火燒莊地方，因日暮收軍。奪獲百子礮一門、火藥一桶、布帳房一架，斬獲賊首八十六顆；生獲賊匪蔡瑞等一十名，又諸羅縣役生獲賊匪蕭光明一名，俱審明正法。再四月初四日，逆匪林爽文等糾衆數萬，分作三路來攻，東、北、西三門營盤。臣督率將弁兵丁齊放鎗礮，自卯至午，打裂大礮二門。賊匪雖被鎗礮打死數百名，尙冒死前來，臣親率楊起麟、邱能成，飭將大礮往前上緊連轟，官兵並各義民及壯番一齊奮勇沖殺，賊始敗退。追至白石莊，賊被鎗礮打死者數百，賊匪奔逃。又南門外草店尾賊匪數千來攻，卽收兵帶赴南門，督率官兵、義民向前力戰，打死賊匪百餘名，賊匪逃遁。追至火燒莊，因天晚收軍。番民阿里稍被傷，吧咆陣亡。奪獲礮一門、器械等項，斬獲賊首三十餘顆。生獲賊匪陳全、陳立、呂憲等三名，審明正法。再安平右營兵丁陳恩成，私往雲霄厝強取民人張陳氏衣服，拏解研訊屬實，隨將衣服追出，給還張陳氏領去，卽將該兵丁正法示衆。並將管束不嚴之署把總黃春陽，綱責示儆。又四月初十日卯刻，賊匪萬餘人，分作三路來攻東、西、北三路營盤。臣督令各營官兵、義民抵敵，自卯至未，我兵連放大礮數十門，打死賊匪數百名，賊尙恃衆不退。臣率遊擊楊起麟、守備邱能成等併武舉陳宗器、黃奠邦、監生徐宜玉、貢生

楊振魁、武生王得祿等，各義民壯番一齊向前力殺，連放大礮，打死騎白馬賊一名、騎紅馬賊一名，餘賊被礮打死甚多，賊衆向北飛逃。臣分兵三路直前追殺，殺死賊匪數十名，追至牛稠山後，賊匪四散逃竄。將賊匪所搭草寮，盡行焚燒。因營盤空虛，未便遠追，隨即收軍。查鎮標外委劉欽、兵丁程忠、吳森三名，遇賊懼怯，不放鎗礮即行逃回，以致賊冲入隊，兵丁鄭得洪、林義、傅起龍、張應選、李日全等五名，被賊殺死。當經遊擊楊起麟、把總陳洪猷等，奮力殺賊，隊伍得以不亂。似此臨陣退縮之弁兵，若不速正典刑，無以儆戒將來，隨將劉欽、程忠、吳森等三名，在軍前正法，將首級遍遊各營示衆。奪獲大、小旗十五桿、鉛子一簍、帳房二架、牛皮牌、竹牌、半斬刀等項，斬獲賊首五十八顆。生獲賊匪蕭全、劉科、郭元、林清元等四名，審明正法。十二日寅刻，賊衆萬餘復來攻西、北二處營盤，先放鎗礮。臣督令將備官兵義民與賊對放鎗礮，自寅至午，賊被大礮打死百餘名，我兵奮勇前進，又打死騎馬賊二名。內一名身邊搜出偽單一紙，寫股頭陳葛名字。賊隨退怯。臣督率將弁、官兵、義民，向前追殺，至火燒莊地方，賊匪四散飛奔。又據報南邊賊匪數千來攻南門。臣見北路賊衆逃去已遠，隨將兵收回，趕赴南門，督令奮勇力戰，齊放鎗礮，賊被大礮轟死甚多。督飭遊擊李隆等帶領兵丁、義民，前往追趕至八獎溪邊，賊匪遁遠，日暮收軍。奪獲馬蹄礮一門、鉛子一包、牛皮牌、竹牌、長鎗等項，斬獲賊首四十八顆。生獲賊匪陳諧、洪乾、郭苞、劉淺

、李俊、黃魯、呂送、李報，又縣役拏獲簡宗一名，共九名，審明正法。伏思諸羅地居臺灣之中，爲南北要區，逆匪林爽文復糾南路賊目陳靈光等，日來侵犯，雖經臣疊次殺敗，乃匪徒尙多。諸羅陸續收到潰回兵丁五百餘名，俱無器械，惟就地設法製辦長鎗配用。臣所帶之兵，共止一千九百餘名，若統帶北剿，誠恐縣城難守；如酌留守城，則臣之兵亦覺單薄，難以剿捕。現已呈請督臣常青撥兵來守諸羅縣城，隨卽督兵長驅直前，會合總兵普吉保併剿賊巢，擒獲渠惡，以期迅速肅事。又臺灣額兵並外委額外共一萬二千一百六十八名。內北路協中左右上淡水等四營額兵共三千零二十二名，當逆匪滋擾之時，該四營兵丁自守不敷。南路營、下淡水營兩營額兵共一千五百一十四名，北路旣被賊擾，南路亟宜防備，惟有飭該兩營嚴加守禦，所有兵丁，難以抽調。鎮標中左右三營額兵，共二千五百四十五名，內先經調撥鎮標中營遊擊耿世文等帶兵三百名，赴彰化查緝；續又撥鎮標左營遊擊李中楊、千總蘇明耀、魏大鵬等共帶兵六百名，往諸羅接濟；又臣帶本標兵三百名，在鹽埕橋堵禦外，尙有兵一千三百四十五名。臣前奏調度水陸官兵四面守禦，俱係離城稍遠之各總要處所割營，而城內地方遼濶，亦不得不再加防範。城守兩軍額兵共九百三十二名，內派撥左右兩軍守備帶兵五百名，駐劄小東門外舊萬壽亭，尙有兵四百三十二名，不敷分守，東、西、南、北，大小八門。且府城週圍所安木柵，原屬稀疏，每根俱離數寸，處處可以偷鑽。當與臺灣道永福相商，飭署中營遊擊

守備王天植，會同左右營將弁，將鎮標三營所存兵丁一千三百四十五名，除修理火藥軍裝外，俱令添防各城門，併於城內挨靠木柵節節安兵，晝夜嚴守。臺協水師三營額兵共二千二百九十七名，內遊擊楊起麟、林光玉共帶兵七百名，跟隨臣在鹽埕橋營盤，又遊擊鄭嵩帶兵一百名，在郡城巡查彈壓外，尙有兵一千四百九十七名，分防鹿耳門並北路鹿仔港、南路打狗、東港等處；各洋面口岸，均關緊要。澎湖協兩營額兵共一千八百五十八名，內調遊擊蔡攀龍帶兵七百名，來臺灣駐劄南門外桶盤棧，餘兵仍守澎湖。上年十二月，臣在鹽埕橋禦賊，實僅有兵一千餘名，此實在情形也。當時急忙，未將臺灣原設兵額一萬餘名，奏明現作何用，實屬糊塗，咎無可辭。茲蒙總督臣常青轉飭，理合明白具奏。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柴大紀曰：柴大紀駐守諸羅，在大里杙賊巢之南；普吉保駐守鹿仔港，在大里杙賊巢之北。若柴大紀一俟添兵到彼，即率領進剿，直搗賊巢，設賊匪一面負隅死守，一面分佈黨羽，從山僻小路繞出官兵之後，復滋擾諸羅，則柴大紀前後受敵，退無所歸，兵心未免惶惑，於事大有關係，不可不慮。前經有旨諭令藍元枚一到鹿仔港，祇須會同柴大紀、普吉保，整頓兵力，作爲進攻大里杙，以牽綴賊勢，無庸急於進兵，想常青亦見及此矣。此時，柴大紀卽有常青續撥官兵來到諸羅，仍應固守該處；或會同普吉保先將南北通衢斗六門、大武壠等處之佔踞賊匪，

剿除廓清。總俟常青統領大兵到時，合力直搗賊巢，無難一舉集事；不可冒昧輕進，置諸羅於不顧。行軍之道，有欲速而反遲，似緩而轉急者，該鎮不可不審度機宜，權衡悉當也。現在，審訊賊夥林家齊，有：賊首林爽文事勢窮蹙，欲逃往內山；生番不愛銀兩、只愛花紅布疋之語。雖係賊匪混供，不足憑信，但賊匪將來勢窮力極，明知一經官兵擒獲，萬無生理，或竄入內山勾結生番，希圖苟延殘喘，亦事理所有，不可不預行籌辦。生番伏處內山，性同禽獸，未必通曉理義，但利害或知所趨避。常青即可先趁此時，懸立賞格，令其縛獻首夥各犯，即給以花紅布疋，生番貪圖貨利，自必踴躍樂從。並廣行出示，開誠曉諭該生番，以賊匪數千人竄入爾境，必將佔踞爾之地界、侵奪爾之牲畜，日久受其擾累；若能擒獲獻出，既可得受恩賞花紅布疋，又可免賊人侵害。如此，令明白通事愷切宣諭，生番自爲生計，貪圖利便，自不致容留藏匿。常青仍應揀派奮勇能事將領，帶兵於通內地各要隘處所，嚴密防堵，將來進兵時四路截擊，更可一鼓殲擒，搜捕淨盡，不留餘孽。至鳳山潰回兵丁，常青處前後有一千一百餘名；柴大紀處，又稱有潰回兵五百餘名，想來，自係在鳳山敗逃之數。如果該兵丁等，逃後仍敢去而從賊，查獲自當即行斷誅；今竟尙知大義，不敢從賊，仍自行投到，隨同官兵打仗出力，尙有一線可原，自可貸以一死，令其戴罪圖功。至副將徐鼎士，所稟被百姓留於艋舺剿捕賊匪之處，是否確實，統俟事竣之後查明；如有捏飾，再行參處；尙可從緩，非此時之

急務也。再柴大紀摺內，稱所獲賊匪張淡等犯，解送提督黃仕簡究辦，黃仕簡曾否審訊明確，作何辦理，並着常青查明，據實覆奏。

上又諭內閣曰：柴大紀駐守諸羅，兩月有餘，賊匪屢次滋擾，連得勝仗，斬獲甚多；並能識破內應奸匪，擒拏正法，柴大紀前此保衛郡城，及此次駐守諸羅堵禦賊匪，始終奮勉出力，朕心深爲嘉獎！並將私往村莊強取民人衣物之兵丁陳恩成，審明正法，衣物給還原主，所辦尤爲得當。柴大紀着交部議敘，並賞大小荷包。仍賞常青、恆瑞奶餅各一匣；藍元枚、柴大紀、普吉保奶餅共一匣，着各查明打仗出力將備官員，分散賞給，俾得均沾恩賚，以示鼓勵。至常青所奏，遊擊鄭嵩、延山，在鳳山殺賊陣亡；又委解兵餉之原任同知王雋一員，罵賊被害，俱屬可憫！鄭嵩、延山、王雋，均着交部照例賜卹。又柴大紀連次打仗，所有陣亡受傷弁兵，俱着該部查明照例賞卹。至鄉勇、義民隨同官兵晝夜防範，奮勇殺賊，實屬可嘉！其陣亡受傷者俱着遵奉前旨，照兵丁之例，加倍卹賞，以示鼓勵。又番民吧咆被賊毆打死，阿里稱被毆受傷，較之鄉勇、義民更當優賞，着常青分別妥爲賞卹。其隨同柴大紀打仗出力之武舉陳宗器、黃奠邦，亦着常青酌量獎賞具奏。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畧卷十八

五月十七日(癸未)，琅玕奏言：前准李侍堯札會，奏撥浙省米石，業於杭州等府屬酌撥倉穀，碾米十萬石，運赴閩省。茲又採買米六萬石，俟小暑節後，風順派員分起押送，由乍浦赴泉州、廈門二處交收。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琅玕曰：前因閩省內地及臺灣支給口糧、撫卹難民，均需米石應用，是以諭令琅玕於撥運米十萬石外，再行察看情形，寬爲籌備。今該撫又於杭、嘉二府地方，採買米六萬石，派員陸續運閩，是浙省所辦米石，不爲不多。現在臺灣剿捕逆匪，已可將次蒞事，且尙有江西採辦之米運往接濟，儘足敷用。況閩省本年麥收豐稔，內地民人自不虞乏食。着李侍堯務須樽節辦理，不可恃隣省協助，無虞匱乏，致有糜費。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曰：昨據福建委員將林家齊一犯解到，當令軍機大臣審訊，據供：林爽文作事，仗族弟林泮主謀，並有軍師陳奉先及董姓等。若不能得勝，卽逃往內山，投奔生番處藏匿。又大里杙後二十餘里，就是生番地方。該犯與林爽文等家口，仍在阿必羅莊居住，林爽文怕官兵查拏，派人把守等語。現在，常青自己統領大兵，廓清後路，直搗賊巢，與藍元枚等會合夾攻，但林家齊供有林爽文預商逃往生

番之語，大里杙距生番地方止二十餘里，易於竄入，不可不嚴行防堵。常青統兵到後，務須將大里杙莊四面圍繞，嚴行搜捕，毋使逆犯得以乘間竄匿，又須向生番處查拏；不致要犯漏網。常青務即遵奉昨降諭旨，令明白通事曉諭生番，如林爽文等逃入內山，即生擒獻出，必當獎賞花紅布疋，使生番貪利樂從，不致收留藏匿，此爲最要。其林爽文、林家齊等家屬，將來皆應緣坐，必須按名搜捕。今據林家齊供出，皆在阿必羅莊居住，常青亦務須逐一搜捕，查拏淨盡，不可稍留遺孽。至林爽文之謀主林泮、陳奉先及董姓，俱係緊要逆犯，擒獲後，必須派員解京，盡法懲治，以彰國法。

上又諭內閣曰：武職大員，如或心存私見，於所屬弁兵有需索不遂及挾嫌專戮情事，不但當革職治罪，即予以抵償，亦所應得。若行軍之際，紀律專在嚴明，綠營惡習，最爲可惡，平時則強取民物，臨陣則恆怯退回，此而不誅，其何以昭軍令，而肅戎行！柴大紀將臨陣退縮之弁兵，立正典刑，並將私取民物之兵丁，亦按軍法從事，是以將弁兵丁共知懾懼。而郝壯猷駐守鳳山，不惟不能策勵士卒抵禦賊匪，且畏怯倖生，從而退回，是以身伏刑誅。朕於軍務，從來信賞必罰，其奮勇出力者，必從優甄錄，而畏葸退縮者，亦必重治示懲。國家累洽重熙，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前於甘省剿捕逆回蕩事後，曾命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將行軍紀律，擇其緊要數條，頒發各營操演講習，乃尙有郝壯猷等之畏葸偷生者。着將柴大紀用法嚴明，得邀獎敘，郝壯猷怯懦退回，按

律正法之處，補行載入，通行訓諭各營伍，俾專闢大員曉然於敵愾大義，共矢薰忱，而後將備兵丁，人人有勇知方，恪遵軍紀，盡成勁旅，以副朕整飭戎行，諄切告誡之至意。

臣等謹案行軍之道，全在紀律嚴明，斯弁兵等整肅用命。我皇上特命將嚴整之員邀敘，怯懦之員重懲，補載入行軍紀律，昭示營伍，信賞必罰，所以策勵之方無微不至。故弁兵等感惕奮興，戰無不捷也。

二十日（丙戌），李侍堯奏言：恒瑞所帶滿兵一千，於四月二十九日全抵廈門登舟。浙兵即隨滿兵之後由蚶江配渡之二千名，於本月初七日已經全到；提臣藍元枚已於初六日赴蚶江，帶兵配渡。尙餘浙兵一千，昨准將軍常青札稱，南路賊匪甚多，是以臣亦令由廈門前往臺灣府城，計初八日可至廈門登舟。總兵梁朝桂已先在廈門待渡；一得順風，兩路官兵俱可速到。至臺灣近日情形，臣參核各官所稟，自四月初十日，賊匪莊大田等攻撲府城，被官兵殺退之後，十五日草店尾、三坎店兩處，又有與賊打仗之事。莊大田旋又率衆至府城外十五里之南潭莊窺伺，欲待天雨官兵難施鎗礮，即來攻城；適粵兵四千已到，常青正欲先剿南潭。而二十五日賊又來攻小東門及草店尾、桶盤棧等處，被官兵殺退。此府城四月二十五日以前情形也。諸羅一帶，三月二十九日，賊首林爽文率衆來攻。總兵柴大紀親率弁兵，衝出直追，殺至火燒莊地方，因日暮兵單，始回。四

月初十、十二、十八等日，林爽文又來攻擾，俱被殺退。常青又於十六日，令參將潘翰前往助剿。潘翰因陸路賊多，不能前進，回至府城由海道前往，於二十日到諸羅。其鹿仔港一路，自三月二十以後，林爽文留賊目陳泮、林慶守大里杙、虎仔坑等巢，自率群賊南攻諸羅，是以鹿仔港稍得寧息。近日常青因柴大紀報稱，林爽文尙團聚於大埔林、斗六門等處，飭令普吉保與柴大紀夾攻。普吉保卽於四月二十六日帶兵前往。今藍元枚又帶浙兵赴鹿仔港接濟，正覺事機相及。再查該道府所稟，府城一處，但請支給鄉勇僱價，未有撫恤難民之條；鹿仔港一路，則請難民照災賑之例，支給口糧，並聲明本折兼支，令其兼買番薯湊食；其鄉勇則請照出征兵丁，每日給米八合三勺、鹽菜錢十文，另加給錢三十文，挑選壯丁，以備征戰。是府城只應解銀，鹿仔港應銀、米兼解。但米石一項，臣到任後，當卽派閩省各州縣碾運米十五萬餘石，合之原派四萬五千石，共成二十萬石之數。繼又因臺米到少，恐將來有需平糶等事，復奏請撥運浙省米十餘萬石在案。因閩省各州縣運米，有山溪之阻，是以所派二十萬石，雖屢次嚴催，到泉廈者，僅十二萬餘石，餘俱未到。而所撥浙米由海道解運，亦非一時所能猝到。現在泉、廈兩倉僅存米五萬石，自宜留備兵糧，今府城與鹿仔港各解銀十萬兩前往。查該道府等所請銀十萬兩，原非專爲府城鄉勇，另有夫價等項，亦在其內，得此銀兩，一切俱覺寬裕。而鹿仔港難民，臣前已米薯兼辦；茲復有銀十萬兩，以作賑恤之資及鄉勇僱價；俱聽其或

米、或薯，自行買食，則鄉勇難民，均可贍濟。其泉、厦兩倉現貯及將來續到各州、縣所解並浙省運來之米，俱留備兵糧及地方平糶。如此，則臺地鄉勇、難民可不至乏食，而接濟軍糈民食，亦俱不至缺少。

同日，藍元枚奏言：臣於五月初五日到泉州，浙兵亦於是日抵泉。初六日到蚶江配船，臣亦即配船候風放洋。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曰：臺灣近日情形，業據該總兵將打仗殺賊之處奏報。已明降諭旨將柴大紀交部議敘。至四月二十五等日，賊匪復攻府城，經常青率領官兵，堵禦剿殺情形，尙未據該將軍奏到。彼時，臺灣新調官兵尙未到齊，常青等督率將弁，尙能將窺伺賊匪奮力殺退；此時，各路官兵全數到彼，聲勢更爲壯盛，常青等統領進剿，必當勢如破竹。其鹿仔港一路，據李侍堯奏，賊首林爽文率群賊南攻諸羅，該處稍得寧息。現在，藍元枚於本月初五日帶浙兵二千名，在蚶江配渡，該提督揚帆直達該處，聲勢益覺聯絡，自可會同柴大紀、普吉保將大埔林、斗六門等處賊匪，先行殲戮，俾南北道路廓清。至常青派令潘翰帶兵一千，前往諸羅助剿，該參將因陸路賊多兵少，由海道繞至諸羅，尙無不是。與其輕率前進，致有挫折，自不若繞道行走，雖到彼稍遲，而添兵協剿更爲得力也。至李侍堯奏報解銀、米前赴臺灣一摺，自應如此辦理。此項銀、米，若該道府等果有冒濫，將來事竣後，李侍堯自能嚴行查核，據實參

處。此時，惟當照彼所請，如數給與；若過於靳惜，則承辦之地方官有所藉口，而難民口食無資，勢必去而從賊，豈非藉寇兵而資賊勢耶？又，現在臺灣戍守兵丁，經常青等帶領追剿，正當得用之時，若應輪屆換班，遽行撤回，轉將未歷行陣之兵，派往更替，於事實屬無益，自應俟事竣後，再行照例辦理。

二十三日（己丑），李侍堯、徐嗣曾同奏言：閩省內地米穀，近因臺灣商販稀少，漳、泉府屬市價稍增，經臣李侍堯於浙省籌撥米十萬石，並酌籌平糶。茲復仰蒙聖諭，必須多爲籌畫，有備無患。現准浙江撫臣琅玕咨稱，該省可以及時採買，臣等一面咨會浙省妥爲籌備，約以十萬石爲率；一面委員前往會同該處地方官，妥協辦理，由海道陸續運回。所需米價，應請卽向浙省動支發值，既免解運之煩，復省水脚之費，更覺便益。至閩省籌辦米石，固多多益善，而浙省春收雖稔，秋成尙遠，誠恐販運過多，致該處市價增昂，亦不可不爲慮及。現在臺灣軍威壯盛，可期尅日戡功，臣等飭令該委員到浙省後，不拘買運多寡，一得此地捷音，卽停止採買，庶於浙省糧價，不致有妨，而閩省民食，亦足資接濟。奏入，報聞。

二十四日（庚寅），常青奏言：粵省官兵，惟總兵梁朝桂路遠未到，此外鎮將、弁兵俱已先後到齊，兵數較前已增。乃賊匪醜類衆多，自府城十里之外，如虎尾寮、嵌頂埔、布袋尾、崙仔頂、大穆降等莊，先已被賊盤踞，到處焚劫，雖經派撥將弁帶兵搜捕，

猶敢恃衆抗拒。於四月二十五日辰刻，南路之賊約有萬餘，圍攻城外東、南、北三處營盤；其小南門外之桶盤棧營盤，有賊四、五千人來攻。臣在小南門城樓指示調遣，分撥副將官福、遊擊蔡攀龍率領弁兵，鎗礮齊發，戰至午刻，賊人退敗。其大南、小東、大北各門，俱有賊千餘人，俱被鎗礮打回。共計是日鎗礮打死賊匪四百餘人，奪獲賊械三十餘件。又於二十九日卯刻，賊復糾衆來攻城外三營盤。臣仍照前在小南門城樓指示，分撥堵殺，將弁兵民奮勇夾擊，至巳刻，賊衆敗退。是日，鎗礮打死賊匪約計四、五百人，奪獲鎗礮、刀牌等項。官兵、義民傷亡者，俱一併記功、賞卹註冊。臣查賊人初起，爲數有限，故大兵未到之先賊來犯郡，義民、鄉勇尙能保護。乃數月以來，賊人黨羽日積日多，蔓延肆擾。臣察看現今府城八門週圍堆卡並城外三處營盤，勢必留兵防禦。原調現存及挑出鳳山潰回各兵內，除撥給柴大紀一千一百餘名外，酌留分派駐守，只有粵兵四千名；於進剿事宜，尙覺不敷應用。計算恒瑞所帶之兵，旬日之內，即可到臺灣。臣一俟滿兵一千名到時，卽同恒瑞起兵前赴南路跟踪搜剿。督臣李侍堯奏撥浙江兵一千名，隨到卽趕赴軍營，則兵力益厚，軍威益壯，南路之賊，定可迅速殲除。至滿兵未到之先，仍派奮勇將弁酌帶兵二千餘名，在府城附近搜捕賊夥。再諸羅屢有賊擾，亦被柴大紀督率官兵殺退。但諸羅、彰化、淡水等處，因道路未通，兵分力薄，故柴大紀、普吉保等，尙未能進搗賊巢，直擒首惡。臣將南路掃除淨盡，卽乘勢星赴諸羅一帶

，併力合攻，自可一舉蕩事。

同日，柴大紀奏言：四月十六日寅刻，賊匪萬餘分作兩路來攻諸羅城東、北二門營盤。臣飭令官兵、義民堵禦，自寅至巳，賊尙不退，隨將大礮聯絡轟擊，打死執紅旗騎馬賊一人及賊匪數十名，賊始披靡。臣復率遊擊楊起麟、守備邱能成、陳明德、楊鼐、把總蔡開祥、署諸羅縣陳良翼並武舉陳宗器、黃奠邦等各官兵、義民奮勇追殺。守備邱能成望見騎紅馬賊，認爲林爽文，急欲生擒，帶兵衝入賊隊，兵丁邱文俊、胡得長放鎗打倒賊馬，賊卽墜地，把總蔡開祥、羅勇趕上，認非林爽文，隨將賊砍死。餘匪被鎗礮打死者約有八、九十人，賊衆遁逃。官兵隨至牛欄溪邊，賊衆先將上流溪水築住，官兵追至時，賊衆已將上流溪水盡發，官兵不能過，隨收兵回營。其衝入賊隊內之右營兵丁沈朝佐、周振綱等十名，義民蔡群一名，俱被賊殺死。生獲賊陳候、林允二名，殺獲賊首四十二顆，奪獲馬匹、旗號、弓箭、藥鉛、竹牌等項。將獲匪二名，審明正法。十八日黎明，北邊賊匪數千蜂擁前來，臣督率弁兵奮勇迎敵，與賊對放鎗礮，自卯至未，賊匪被大礮打死者百餘人，賊稍退去。正在率軍往追，見東邊有賊匪千餘突出，西邊亦有數百，遂飛飭遊擊林光玉、李隆併各義民，一齊出戰，賊匪被鎗礮打死併殺死者甚多。至申刻，三處賊匪俱皆奔竄，追過牛欄溪，日暮收軍。殺獲賊首三十一顆，奪獲子礮二門、火藥一桶、綿被二條、大小旗杆、竹牌、半斬刀等項。惟是，首惡林爽文糾



衆復來侵犯，臣臨陣未能即獲，不勝忿恨。現經查探該犯，實在潛居何處，一得確信，自當竭力擒拏，並飛移總兵普吉保速即撥兵會拏。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柴大紀曰：看來，南路賊匪蜂屯蟻聚，勢尙蔓延，常青發摺時，只有粵兵一千名，於進剿事宜，似不敷用。計此時恒瑞所帶滿兵一千名及李侍堯奏撥浙江兵一千名，早抵臺灣，兵力益厚，軍威愈壯。常青、恒瑞親督率前赴南路，跟踪搜剿，廓清後路；並揀派得力將備於賊匪出沒各要隘駐兵守禦，防其繞出來犯鳳山郡城之路，最爲緊要。至賊匪日積日多，蔓延滋擾，皆無藉貧民迫脅從賊，一將林爽文擒獲，自必紛紛潰散，所謂聚易、散亦易也。至鄉勇、義民隨同官兵晝夜防範，奮勇殺賊，實屬可嘉！其陣亡受傷者，前經降旨照兵丁之例，加倍卹賞。本日柴大紀摺內：有武舉陳宗器、黃奠邦等率領義民奮勇殺賊，此等武舉、義民非弁兵可比，能打仗出力，更應格外優獎，着即查明將陳宗器等拔補千總等官，以示鼓勵。其有奮勇出衆者，即超擢守備亦無不可，並着常青一體查明！義民向有實在出力者，必須迅速嘉獎，破格振擢，庶伊等共知獎勵，用命爭先，於剿捕更爲得力。其署諸羅縣知縣陳良翼，堵禦賊匪，甚屬奮勉，即着實授。柴大紀、普吉保果能將賊首林爽文生擒解京，其功甚大，必邀不次之賞。但該總兵等若自審兵力尙單，不能率兵深入、搗穴擒渠，亦應持重，不可冒昧輕進，究應俟常青統領大兵到時，會合夾攻爲是。其逆犯王芬首級，既

據常青查究明確，所有砍殺王芬之義民鄭岱等，俱應酌量獎賞。

同日，李世傑奏言：請於蘇州、松江等屬常平倉貯項下，動撥穀二十萬石，碾米十萬石，由松、太一帶海道運至閩省泉州，聽候撥用，以濟軍需。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李世傑、閔鶚元曰：昨據李侍堯等奏，委員前往浙省購辦米石，不拘多寡，一得捷音，即令停止採買。是浙省續辦之米，尙可備而不用，又何須江省動撥倉穀，碾米運閩。惟是，閩省糧米向藉臺灣接濟，今臺灣賊匪滋擾，小民耕種失時，不但該處所產之米，不能運至內地，且漳、泉等屬，因商販稀少，市價稍有加增，兼以臺灣支給口糧，撫卹難民等事，需用浩繁，轉須由內地運往，此時或不妨寬爲籌備，俾民食、兵糈益資充裕。現在江省倉穀，業經李世傑等動撥出碾，且毋庸配船起運。着李侍堯察看情形，如兵糧、民食足敷應用，不須鄰省協濟，即咨會李世傑等停止起運；倘閩省糧米尙有未敷，必須廣爲儲備，亦卽一面咨會李世傑等，令其委員押運，一面奏聞。

二十六日（壬辰），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柴大紀、普吉保曰：現令軍機大臣審訊林小文供：『林爽文所住之大里杙山，縱橫皆約有五里，可容萬餘人。此內林姓聚族而居，共有三千餘丁。莊內以大毛竹爲墻垣，墻外有溪水環繞』等語。將來擒獲首犯、剿滅賊巢後，所有林姓各犯三千餘人，俱係黨惡附逆，必須搜捕淨盡，

不可使一名漏網。但據供大里杙莊，以毛竹爲墻垣，週圍又有溪水環繞，且賊匪盤踞已久，其防守自必周密；常青到彼時，務須四面圍繞，設法攻砍；此等毛竹圍墻，當以火攻爲上策。所有應用火藥，不可不多爲預備；設有不敷，即當由內地調取。至籌備軍械、火藥等項，源源接濟，着交李侍堯專辦；倘有短絀，惟該督是問。至林爽文屢次攻犯諸羅，似因柴大紀任臺灣總兵日久，稍有威望，是以專力侵犯。使柴大紀不能抵禦，爲其所圖，則此外諸人，更可不以爲意，得以肆行無忌。柴大紀能悉力堵禦，奮勇殺退，甚屬可嘉！常青令參將潘韜帶兵一千餘名，前往協剿，助其聲勢，甚合竅要。但普吉保駐劄鹿仔港，距諸羅甚近，自亦必有賊匪來擾，斷無坐守之理，何以未據該鎮奏及？着普吉保即將近日鹿仔港有無賊匪滋擾及堵禦截殺情形，據實速奏。藍元枚帶領浙兵前抵鹿仔港，固不可冒昧向大里杙賊巢進攻，但諸羅、彰化、斗六門、大武壠等處，南北通衢皆爲賊人佔踞，藍元枚至彼，當會合普吉保整頓兵力，先至諸羅幫同柴大紀設法殲擒，以便常青將南路賊匪除盡，直由中路、北路進抵大里杙，不致中途少有阻撓，方爲上策。至本日解到四犯，皆係義民擒獲；又解到賊匪蔡綱供稱：『跟隨賴樹打仗夥黨共五百、六百人，後遇義民四、五千前來攻剿，即被殺散拏獲』等語。是鄉勇義民不僅奮勉可嘉，而且較之官兵數多；着常青即行查明，加意獎勵，破格賞擢，俾伊等益知激勸，於剿捕更爲有益。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十九

五月二十七日(癸巳)，柴大紀奏言：四月二十一日，探得南路賊匪千餘潛聚於離縣十餘里之柴頭港、草蕪莊兩處，欲截鹽水港往來之路，使文報不通，軍需難運。臣查兩處地方相近，隨即帶領遊擊邱能成、守備楊鬘、武舉陳宗器並義民等，馳赴柴頭港；飭遊擊林光玉、守備黃象新、武舉黃奠邦並義民等，馳赴草蕪莊；兩處一齊圍拏，礮打死賊匪各數十人，賊俱向西北奔逃。追至水牛厝地方烏鎗打死賊匪數十人；趕過八掌溪尾，賊衆四散遠竄。該處竹圍錯雜，又多溪坑，恐有埋伏，收軍。惟兵丁陳連、熟番海山二名陣亡，義民黃奇、許杏、蔡平三名受傷。奪獲賊旗、礮子等項。生獲賊匪李興一名，審明正法。又探得林爽文糾衆復蟻聚於離縣十餘里之打貓、東勢湖等處，妄圖截路以禁薪炭入城。臣於二十三日黎明，親統官兵往拏。正起行間，賊匪數千分路來犯東北營盤，隨排列隊伍對敵。又據遊擊李隆報稱，南路賊匪千餘來攻南門營盤，即飛飭守備黃象新將所帶兵丁，並武舉黃奠邦、監生李百川、武生鍾習信等各義民，隨遊擊李隆協力剿擊。臣督率遊擊楊起麟、林光玉、邱能成、守備楊鬘、陳明德、署諸羅縣陳良翼、武舉陳宗器、貢生張明義、生員吳正蘭、監生徐宜玉等各義民，在東北一帶截殺。連放大礮，賊亦對放鎗礮，自卯至午，賊被大礮打死約有百餘名，尙抵拒不退。臣見東

邊賊勢散漫，鎗礮亦少，卽飭遊擊林光玉、守備楊彪等，衝去剿殺。其正北一帶，賊匪稠密，鎗礮且多，料林爽文或在其中，隨飛馬直衝；遊擊楊起麟、邱能成等並各義民一齊跟隨，奮勇向前，殺賊十餘名。賊見官兵勇猛，皆拚命飛奔。追趕過牛稠山後，值大雨，收軍。其南邊遊擊李隆、守備黃象新等，當賊匪來攻，卽率領弁兵義民放砲打死賊匪十數人，殺死騎馬賊一人。追過八掌溪，賊又被鎗礮打死十數人，賊隨遠遁。東邊遊擊林光玉等，俱能奮力追殺，皆因雨收軍。兵丁余振乾等二十八名及義民李魏、何潘二名被傷。斬獲賊首三十二顆，奪獲鳥鎗、礮子、長短刀等項。生擒賊匪陳光喜、黃阿進、顏鳳等三名，審明正法。又於二十七日，探得南路賊匪復聚於離城十餘里之竹林脚、龍山脚、楓樹脚一帶地方。該處，惟竹林脚最爲險要，易於藏奸，親統本標官兵、義民等進剿，由中路火燒莊前往竹林脚。派令遊擊李隆、參將潘翰等，帶領弁兵併武舉黃奠邦、各義民等，從赤蘭埔至龍山脚；派令遊擊楊起麟、林光玉等帶領弁兵並武舉陳宗器各義民等，由錄蘇散至楓樹脚，三路官兵，一齊進剿。賊衆抵死分頭抗拒，被官兵鎗礮打死賊匪各數十人，賊隨敗走，由中埔山脚四散逃竄。因山箐叢雜，又值大雨，收軍。兵丁惟陳志朝等三名、義民胡阿里等五名，受傷。生獲賊匪李祥、魏滿、郭天來、陳牛、曾老，共五名，審明正法。並獲大旗一桿、九龍袋、火藥等項。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柴大紀曰：賊首林爽文糾集黨羽，蟻集

於諸羅城外之柴頭港、竹林脚等處，潛圖攔截，復分路攻擾縣城。看來，竟係心恨柴大紀，是以專力侵犯，其鬼蜮伎倆，甚奸狠可惡。至藍元枚於本月初七日在蚶江配渡，約計於十三、四，可抵鹿仔港。着藍元枚將到鹿仔港後作何調度剿賊情形，即行迅速馳奏。至李侍堯現駐廈門一帶，離臺灣較近，聲息相通，且該處地方官自必時有稟報，所有臺灣近日情形，一得稟報，即隨時奏聞。

上又諭內閣曰：柴大紀自駐守諸羅以來，賊首糾合匪徒，屢次攻擾，該總兵督率官兵、義民，奮勇擊殺，連得勝仗，賊匪敗退，實屬可嘉！柴大紀着交部議敘。其隨從打仗出力之遊擊楊起麟、林光玉、邱能成、守備楊灃、陳明德、署諸羅縣陳良翼、武舉陳宗器、黃奠邦、貢監生張明義等，着交常青查明具奏，候朕降旨議敘獎擢，以示鼓勵。

二十八日（甲午），李侍堯奏言：閩省兵額本少，所有臺灣戍兵及調往征兵，經去冬賊匪滋擾及本年鳳山再失之後，傷亡失散者多，應及早募補，以實營伍。第臺灣戍兵、征兵，本由內地各營派往，所有缺額，應查明何營何兵之缺，方可令原營募補。現在各營，本有餘丁待缺挑補。茲於二月十九日，即飭臺灣鎮將查造，又屢次檄催，嗣據柴大紀與遊擊孫全謀造報前來，均係約略總數，內地各營無由知某營缺少若干，難以懸揣挑補。十四日，准將軍常青移送臺灣鎮中軍守備王天植所造清冊前來，係就現在府城各營並班滿未回留用兵內，所有傷亡、病故、散失無着各數，一一開造，俱有營分及戰守名

目可查，共四百六十六名。臣思常青接奉諭旨，自應於義民內接補，臣若又令內地各原營補額，恐致一缺兩補。因咨常青於去歲所調征兵內，如有缺額，就近於軍營餘丁或臺地義民接補。其舊時輪班駐守之戍兵，臣即檄飭各標營查照缺數，速將餘丁內挑補；如有不敷，再行召募補足。其諸羅、鹿仔港、北淡水、南淡水各營，該備因信息未通，尙難查造，應令於大兵進剿，道路相通時，隨處查明造報，卽照此分別辦理。再，提臣藍元枚帶兵前往鹿仔港，其水師提督印務，奉旨令漳州鎮總兵常泰暫行署理；查水師提督駐劄廈門，常泰應卽前往該處。現有金門鎮總兵羅英笈在彼彈壓，且地近泉州，一切地方營伍事件，臣就近可以照料；惟漳州一帶，民情慄悍，易於生事，並據藍元枚訪知會匪多係漳屬之平和、長泰等縣人，是該處不可無大員彈壓，理合奏明，令常泰駐劄漳州兼辦水師提督事務，轉屬有益。再，將軍恒瑞於初八日在廈門開洋；浙兵由蚶江配渡者，副將琢靈阿帶兵一千於初三日開洋；提臣藍元枚續帶兵一千於初八日開洋。其最後之一千，總兵魏大斌帶領，亦已在廈門登舟。玆探得恒瑞將至澎湖洋面，被風折回，於十一日仍收泊料羅；其前行各兵船有收入澎湖者；藍元枚、琢靈阿等船，欲沿海餓駛至金門，趁南風斜渡鹿仔港，十一日亦因東風甚大，寄泊深滬，俱俟風色稍順，再行開洋。至漳浦械鬪一案，據報現多畏罪逃匿，該鎮、道等正在設法緝拏。臣料理過兵，今已竣事，卽於十六日起程前往察看情形，指示辦理。其浮山社許姓藉屍強搶一案，已拏獲四



十四名提解審訊。適撫臣徐嗣曾巡查口岸亦到泉州，就近督同藩司各道審辦。臣到漳浦查辦械鬪之案，回至泉州，計此案亦可審有就緒，臣與徐嗣曾再行會同嚴訊，從重定擬具奏。再巴圖魯侍衛章京烏什哈達八員，於本月十一、十二等日，先後到泉州，十四、五日可到廈門登舟。所需鑼鍋、帳房、戰箭等項，臣先飭中軍希當阿預爲備辦，交該員等帶用。又因臺灣營中本無馬匹，亦於就近營分挑選臙壯馬，每員各給三匹，以備到彼打仗之用。再前撥銀二十萬兩，分路解往府城、鹿仔港兩處，以作僱價賑需。其泉、廈兩倉現貯之米，暫留作兵糧等用。今蒙增撥江西米石，則閩省軍糈、民食，均已寬裕，所有臺地鄉勇、難民等項，自須銀、米兼放，更覺有益。除已撥銀八萬兩分解外，又先撥米五萬石、銀八萬兩，各半分解臺灣府城及鹿仔港兩處。其鹿仔港內難民一項，臣前所買薯乾，已解往十萬斤，今又買得五萬斤解往，搭配米糧，均勻散給。計府城、鹿仔港兩處，所有鄉勇既可銀、米兼支，而難民並有銀、米、薯乾三項，勻配支放，亦俱不致失所。再各省備貯火藥定例，於額貯三年數內支出一年操演，仍照動支之數，逐年委員採買補足。本年閩省因預買乾隆五十三年額硝，現因臺灣剿匪須用火藥甚多，若照例於冬季委員按額採買，不免稽遲，且不敷所用，自應及早多爲採買，擬卽行委員於歲需軍硝一十六萬八百九十斤十四兩零並帶買從前缺硝一萬一千斤外，添辦二十萬斤。內於山東省添買十萬斤，湖北、湖南兩省各買五萬斤。並乘委員赴湖南購硝之便，帶辦硫

積二萬二千五百斤。一面行文各該省督撫，一俟該員到日，作速催令購辦齊全，運回應用。其動用價值、水脚等項，俟辦同時，飭令據實造報核銷。再於本月十二日接奏諭旨，令江西碾米十萬石，運往福建。閩省得此接濟，一切軍糧、平糶等項，均屬充裕。至此次米石，應於何處接收，以及僱船裝載等事，飭司道查議。據稱：「江西入閩之路有三：其廣信府之鉛山縣一路，有陸運四、五站；寧都州之瑞金縣一路，更係山僻小路，挽運維艱；惟建昌府之新城縣，由五福地方陸運八十里至閩省邵武府光澤縣之上水口，即可用竹牌及小船剝運。此係向來解運銅、鉛之大路，由上水口再四十里至光澤縣，又可換大船運至省城，再用海船裝運至泉、廈」等因。是江西省之米，應在光澤縣之上水口交兌。查五福起岸係江西省新城縣地方，僱夫挑運應由江西省辦理；自上水口僱船及竹牌剝運，應由閩省辦理。仍各委大員在上水口公司交收。所有腳價各歸本省報銷。除一面札商江西撫臣，確按該省情形，如果此路較便，即由該處解運，臣酌委道府前往接收、轉送。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曰：現在臺灣調往征兵所有額缺，常青自應先於義民、鄉勇內，擇其奮勇出力者拔補。至臺灣曩時輪班駐守之戍兵，向例本由內地各營派往，朕思此等戍兵，由內地調遣，既不免往來繁費，而該兵丁等一經調派戍守，更不免繁念家室，必多顧戀；若專用臺灣本地民人充補額缺，又恐日久該處情形內地不能熟

悉，亦非萬全無弊之道。朕意，嗣後此等換班兵丁，一半用該處土著，一半仍由內地各營抽調派往換班，則內地既可稍省調遣繁費，又能熟悉臺灣風土人情，實爲一舉兩得。且遊手無藉之徒，得以歸伍食糧，更可化無用爲有用。着常青、李侍堯於剿捕賊匪事竣後，共同熟商，遵照辦理。又昨據林小文供稱：『天地會名目，上年係林爽文倡起，由臺灣而至內地』等語。林爽文設立天地會名目，糾約多人，肆行不法；且現據藍元枚訪知會匪多係漳屬之平和、長泰等縣人，是林爽文不但窺伺臺灣，並欲勾結漳、泉一帶，蔓延滋擾，顯有先得臺灣便可漸入內地之意，甚爲奸險可惡。但此時不可遽行查辦，以致人情驚擾，至將來剿賊事竣後，常青、李侍堯將結會根由及附從入教者，詳悉查明，痛加懲創，不可稍留餘孽。再恒瑞、藍元枚帶領滿兵、浙兵於初八日開洋後，被風折回，朕心深爲焦急。着李侍堯即將恒瑞、藍元枚究於何日得風過渡之處，迅速具奏。其漳浦縣強搶械鬪兩案，既已獲犯多名提解審訊，當以速行審辦完結爲要。至漳州鎮總兵常泰，已令暫署水師提督，現在漳州正需大員彈壓，自未便即往廈門，遽離該處。朕於披閱摺片之初，即行批示，後見該督奏明，令常泰駐劄漳州兼辦水師提督，與朕意暗合，所見甚是。至本日柴大紀實摺把總鄭士勝來至行在，隨令軍機大臣詢以該處情形，應對尙爲明晰。並據稱，曾隨柴大紀在諸羅與賊打仗數次，看其人尙明白奮勉，着常青即將鄭士勝拔補千總。如將來該弁回至臺灣，再能出力，即擢授守備，亦無不可。

臣等謹案臺灣駐守兵丁，向例由內地輪班而往，此番因正值剿匪之時，未及遽行更替。我皇上以戍卒遠涉重洋，不免繫戀家室；專用本地民人充補，又恐該處情形內地無由熟悉；因酌爲兩用之道，不特稍省調遣之繁，兼令遊手無藉之徒，皆得食糧歸伍，地方更可陰受其益。曲體人情，隨宜措置，聖照所周，迥非淺慮所能計及也。

上又諭內閣曰：常青自抵臺灣，卽慰撫義民、鄉勇，俾伊等共知激勸，用命爭先。至賊匪攻犯府城，預先設法防堵，並督率官兵、鄉勇迎捕截殺，屢次克捷，甚合機宜，朕心深爲嘉獎！常青着交部從優議敘。至李侍堯駐劉廈門一帶，照料官兵配渡，迅速辦理軍需糧餉，均能先事預籌，源源接濟；孫士毅挑備粵兵遣赴閩省，所有火藥、鉛彈等物，均能寬裕籌備，解送應用，皆屬急公可嘉！李侍堯、孫士毅着交部議敘。

二十九日（乙未），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曰：將來剿捕事竣，柴大紀屢著勞績，自應卽實授提督。但該鎮任臺灣總兵，已經數年，該處情形較爲熟悉，且領兵剿賊，屢次克捷，威望較著，卽日賊匪蕩平，所有善後事宜，皆須該鎮隨同常青悉心籌辦。而臺灣經此次賊匪滋擾，官兵平定之後，尤宜加意整頓，若將柴大紀授爲提督，則須駐劄內地，臺灣卽無熟手經理之人，朕意將來事竣後，應令柴大紀以提督管臺灣鎮總兵事務，在彼彈壓料理二、三年，再調回內地，於綏靖地方，更爲有益。所有內地提督員缺，着常青、李侍堯於梁朝桂、陸廷柱二人中，察其才具，並何人最爲打仗出力之處，

酌舉一人可以署理提督者，據實具奏。至常泰現署提督留駐漳州，雖未經領兵打仗，如量其才具堪勝提督之任，並着一併奏聞，候朕酌量簡署。至臺灣遠隔重洋，屢有械鬪搶奪之案，今林爽文等竟敢立會糾衆，劫縣殺官，自係歷任道府廢弛闕冗，擾累地方，以致養癰斂怨，激成事端，不可不嚴加治罪，以儆將來。着傳諭常青、李侍堯於剿賊事竣，即將歷任道府嚴切查明，據實參奏。

三十日（丙午），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曰：朕披閱藍鼎元所著「東征集」，係康熙年間臺灣逆匪朱一貴滋事，官兵攻剿時，伊在其兄藍廷珍幕中，所論臺灣形勢及經理事宜，其言大有可採。如所稱諸羅一縣，地方遼濶，鞭長莫及，應劃虎溪尾以上，另設一縣，分駐半線地方。並於各要隘處所，增添巡檢、千、把總、員弁，以資防守等語。後從其說，添彰化一縣。至該處迄今又越六十餘年，土地日闢、戶口日滋，酌量情形，有須添設文武員弁，以資控制撫馭之處，前經降旨令常青、李侍堯於剿賊完竣，辦理善後事宜時，一併籌酌。今閱藍鼎元彼時即有此議，是臺灣增設官弁，實爲最要。又覆閱總督滿保「經畫疆里」一書內稱：「臺灣地方，地土廣饒，糖穀之利甲天下。過此，再四、五十年，卽內山山後，皆將爲良田美產。若劃定疆界，將人民驅逐，不許往來耕種，勢難禁止」等語。所言亦屬有理。臺灣疆土既開，民安耕鑿，處處皆成膏腴之地。自楊景素議立界限之後，則界外良田美產，轉畀生番，而生番以射生爲業，不事耕

種，勢必內地民人仍往偷墾，日久徒滋事端。是定立界限，究恐不無流弊。又「與提督施世驥書」內稱：「賊衆至三十萬，其中畏死脅從，非盡出於本願，或有掛名賊黨，以保身家者。若盡誅之，多殺生靈，亦屬無益；似應止殲巨魁，反側皆令自新」等語。現在林爽文糾合匪衆，所到村莊，以勢迫脅，如有不從者，卽行焚殺，小民畏死偷生，出於不得已，勉強附從，以致日積日多，前後自出一轍。朕於此事初起時，卽經降旨諭令該督等，惟將渠魁首逆及實在黨惡不法者，皆應殲戮無遺，其被賊迫脅出於無奈聽從者，准其悔罪自新，以解散賊黨。藍鼎元之語，適與朕意相合。常青於整齊兵力進剿時，不妨先將此意出示曉諭，使被脅良民及從賊夥黨，得以畏罪投誠，亦解散賊黨、先聲奪人之一法。此外，書內所列各條，尙多可採者。藍鼎元籍隸漳浦，所著「東征集」，閩省通行必多，着常青、李侍堯卽行購取詳閱。於辦理善後時，將該處情形細加察核，如其書內所論各條，有與現在事宜確中利弊竅要者，不妨參酌採擇，俾經理海疆，事事悉歸盡善，以爲一勞永逸之計。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二十

六月初三日（己亥），常青奏言：賊匪來去無常，自四月二十五、二十九等日，經官兵殺散之後，又於五月初三日糾衆來攻城外各營盤。經臣派撥將弁帶兵截殺，鎗礮打死賊三百餘人，奪獲鎗刀器械二十餘件。弁兵傷亡者，查明賞卹。初十日差探，距府二十里內外之鯽魚潭、南潭、中洲、虎尾寮等處，俱各有賊二、三千，分踞要路。並據前已投誠之莊錫舍差人密稟臺灣道府，賊首莊大田帶領番婦女軍師人等，亦同在衆賊屯聚南潭之內，可以協力擒拏。臣卽於十一日黎明，親自統率將弁帶領粵省兵二千名，飛速前往剿捕。賊衆未及準備，俱各驚竄。官兵向前沖擊，鎗礮打死賊匪並殺死共五、六百人，奪獲賊械三十餘件。其時，莊錫舍亦帶同義民與官軍內外應合，當卽生擒番婦金娘、賊犯林紅二名。其番婦現有顯神助戰旗號，且以符咒蠱惑匪類，以及隨同打仗之林紅，因姦勾結，俱應與已獲訊實之賊目王坑郎、楊章二犯，一並解京。臣約計，參贊恒瑞、藍元枚及駐防滿兵，早已登舟，自因守候風信，尙俱未到。臣惟有先將近府賊巢，逐一殲除，俟恒瑞等一到，卽親統大兵自南而北，沿途一有擒獲，卽隨時奏報。再理番同知黃嘉訓將砍殺王芬之義民陳秀成及在場證見人等，同王芬首級解送前來。臣等詳訊陳秀成，供認明確，且有擒獲王芬之鄭岱及在場之蔡運世等，願具並無假冒甘結。反覆究

詰，似無疑義。至前許投誠之莊錫舍，自三月二十七日隨同官兵隊伍殺賊後，即前往鳳山之鹽水埔莊，意欲截賊歸路，即將莊大田擒獻；因人少不能見功，又設計令人在賊中偵探信息。至五月初三日，莊大田來攻府，敗退，仍將賊衆分路南潭、中洲等處。莊錫舍探知，一面差人密稟道府，一面密約義民等，伏於賊隊之後。十一日官軍進攻南潭，賊匪大敗，深以未獲莊大田爲恨。臣看其雖係投誠之人，將來或尙有可用之處，是以姑令暫留軍前聽候差遣。再，王坑郎、楊章、番婦金娘並林紅等犯，臣提齊研訊。緣番婦金娘平日以符咒治病，騙人錢財，適值南路賊匪莊大田等攻擾鳳山，即欲假其邪說，蠱惑匪衆，因以番婦爲軍師，稱做仙姑，而番婦亦遂每次打仗執劍念咒，作此鬼域伎倆，欺弄鄉愚；並受林爽文一品夫人僞札。林紅前認番婦爲姊，後與番婦通姦，並學其畫符治病，是以打仗時跟隨番婦轎邊幫護。至王坑郎係王坑郎，向充鳳山縣糧差，後改皂役，又名王璉。莊大田要他向各股戶派銀，許做副元帥；又領有賊旗管辦運糧。楊章一犯，係賊黨許尙招入天地會，給與小旗令其管隊，許事成封爲元帥。該犯因此屢與官兵打仗，逐加究詰，各供認不諱。現將該犯等押赴泉州，交督臣李侍堯另委委員解京。各犯家屬、財產，分飭各該地方官照例查辦。並將搜出番婦經本僞札，另封呈覽。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曰：莊錫舍自投誠後，屢次隨同官兵打仗殺賊，茲聞莊大田帶領番婦等屯聚南潭，即密行稟報，並自帶義民與官軍內外應合，當



將番婦及賊犯林紅擒獻，甚屬出力可嘉！莊錫舍着卽賞給守備；並着常青面加曉諭獎勵，俾莊錫舍益知感奮，力圖自効。閱賊首林爽文所給番婦札內，有到府城相會之語。是其意實欲窺伺府城，特因大里杙莊係其巢穴，與諸羅相近，林爽文惟恐遠離該處，爲柴大紀所乘，是以尙在諸羅一帶滋擾。而莊大田屯聚南潭等處，糾集夥黨，分踞要路，其意則專在窺伺府城。此時若能先將莊大田擒獲，則南路賊匪自可以次廓清。現在常青於粵兵到齊後，帶領出城剿捕卽連得勝仗，已覺壁壘一新，聲勢壯盛。恒瑞所帶駐防滿兵及藍元枚所帶浙兵，一得順風，自卽可過渡。常青於恒瑞等到後，卽可會同統領大兵前赴南路，逐一殲除，乘勝疾趨，一舉蕺事。至大里杙爲賊首巢穴，前據林小文供稱，該處莊內以大毛竹爲牆垣，牆外有溪水環遶等語；已降旨令常青於進搗賊巢時，用火攻爲上策。所需礮位，如不敷用，卽在該處鑄造，亦無不可。所需火藥，並着常青咨會李侍堯，如數迅速運往，寬裕接濟。再朕所閱藍鼎元所著「平臺紀略」，藍廷珍進攻鹿耳門，收復郡城不過七日；而其餘黨竄逃各處、乘間竊發，輾轉搜捕，幾及二年，始能辦理完結。將來，常青、藍元枚南北兩路進兵攻剿，擒獲首逆林爽文、莊大田等，自應解京，盡法處治。其被賊脅從隨同附和之村莊百姓，應先行曉諭，令其速行改悔，棄械歸農，卽貸其一死，各爲安分良民，以解散其黨羽。至賊目及天地會匪，自知罪在不赦，一見首逆被擒，勢必紛紛竄入內山，希圖苟延殘喘；及大兵撤後，又復勾結滋事，將

來辦理轉爲棘手。常青等於攻剿時，務須嚴密圍堵；如可設法招撫者，不妨權宜招致。並曉諭生番：如有竄入該境者，即時縛獻，賞以花紅布疋。如此辦理，俾賊匪餘孽，無所逃竄，庶可淨絕根株。若任其潛匿稽誅，又如從前辦理朱一貴稽延日久，更屬不成事體。着常青務須相機妥辦，以期一勞永逸。

上又諭內閣曰：臺灣林爽文滋事不法，將民莊燒劫，隨即逼令附從，以致農不歸耕，商難復業。屢經降旨諭令常青等，惟將渠魁首逆及實在黨惡不法者，皆應殲戮無遺；其被賊迫脅出於無奈聽從者，惟其悔罪自新，以解散賊黨。常青不妨整齊兵力前往攻剿之先，即將此意遍行出示曉諭，使彼脅民人及從賊夥黨，一經悔罪棄械投誠，即可歸農各安耕種，不但可免從逆死罪，而且及時耕穫仍得口食自給，瞻養身家，實屬一舉兩得。且伊等亦知賊匪勢日窮蹙，且暮必就殲擒。趁此時遍行曉諭，將脅從賊衆安撫歸農，既可解散賊黨，而現在節屆大暑，臺灣本係產米之區，每年三熟尚可趕種兩熟，於軍糈民食均有裨益。至臺灣地方，經此次賊匪滋擾，所有百姓田廬產業被其蹂躪劫掠及遷徙失業者，諒必不少。現在恢復各處村莊及未被賊侵擾業經插蒔播種者，尙有若干處所？並着常青查明迅速覆奏，以慰厪念民依至意。

臣等謹案林爽文謀逆，到處焚劫村莊，小民貲產已絕，不能自存，無奈偷生從賊；而一經從賊，自知罪在不赦，遂堅於附和，蟻聚日多。我皇上周知民隱，深原其被脅之由，巽命屢申，凡

從賊夥黨，一經棄械投誠，即可免罪；並得及時歸農安業，養贍身家。猶慮陷賊者無由盡知，復命通行出示曉諭，以開其悔罪自新之路。厥後各莊投出者，紛紛不絕；足徵好生之德，協於民心，而格外矜全，真無所不至矣。

初五日（辛丑），李侍堯奏言：將軍恒瑞、提臣藍元枚等所帶滿兵、浙兵，於十四日得有順風，俱即揚帆飛渡。其巴圖魯侍衛章京八員，亦於十八日開洋，計日內俱可到臺地。臣因漳浦縣械鬪案，藍元枚未及辦結，隨於本月十六日起程前往查辦。今已將起意糾衆械鬪及傷斃人命各正犯吳春等，先行拿獲。另有平和縣匪徒周思等，糾衆搶奪，先經臣訪知飭拿，茲平和營遊擊岳新泰探知各匪聚於霞寨堡內，卽帶兵前往圍擊，各犯竟敢用鎗銃刀棍等項抗拒。該遊擊督率兵丁奮勇向前，拿獲周思、周寬等十名，並鎗斃周活一名。查械鬪一案，尙未敢恃強拒捕，其平和搶奪各犯，既聚衆多人，及官兵擒捕復敢持械抗拒，致兵丁等帶傷者七人，尤爲目無法紀。臣擬在漳州將拒捕一案凶犯訊明，卽正法數人，以示懲警。然後回至泉州。其械鬪一案，尙有未獲各犯，現飭速擊，俟到日一併審辦。奏入，報聞。

初六日（壬寅），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曰：臺灣地方，三面瀕海，且斗六門、鹿仔港及府城外南潭一帶，處處俱有賊匪竄聚。將來大兵搜剿、賊勢窮蹙，內山要隘，既有官兵堵截，必思乘間逸出海口，四散竄逃，希圖苟延殘喘，亦未可定；此係最

要，不可不預爲之備。現在兵丁配渡船隻已抵臺灣，凡鹿仔港、府城登岸之處，酌派弁兵分撥各船，令其離岸稍遠散布停泊，留心查察，不使匪犯得以偷渡兔脫，方爲周妥。再，昨據李侍堯奏，前往漳州查辦械鬪、搶奪兩案，擬在彼審明正法數人，再回至泉州等語。此案兇犯已拏獲多名，易於審辦；設此內亦有天地會匪名目，祇可俟將來擒獲林爽文後，再行查辦，此時尚非急務，李侍堯毋庸在彼久駐。漳州鎮常泰現署提督，此等緝拿餘犯，自尙能辦理。李侍堯即當仍回廈門駐劄。且大兵四路搜剿，保無餘匪竄回內地？李侍堯即應督率地方文武員弁，隨時查察，實力擒獲。

初八日（甲辰），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曰：閱臺灣圖內，斗六門有溪河數道，俱係通海之路。大埔林、牛欄山一帶，現在俱有賊匪竄聚；斗六門，前據奏久被賊匪佔據，南北聲息不通，經常青派令參將潘韜帶兵一千名，前往諸羅協剿；該參將因陸路賊多不能前進，仍回至府城由海道至諸羅。是沿海一帶，尙無賊匪。即日大兵進剿，四路夾攻，將斗六門、大武壠等處竄踞賊匪，廓清掃除；設賊匪計窮勢蹙，或偷覓小舟由斗六門之溪河逸出海口，而洋面島嶼叢雜，易於竄匿，希圖苟延殘喘，亦未可定，不可不預行設法防備。着常青等務揀派得力將備，帶領弁兵於通海各溪河處，嚴密防守；所有通內山各要隘，亦務遵節次諭旨，派兵堵截；並將船隻收藏，毋令近岸。如此四面防堵，水陸兩路俱無虞其乘間竄逸，庶可搜剿無遺。至恒瑞、藍元枚、侍衛章

京等，計此時早已到齊，常青自己乘官兵銳氣方盛之時，統領剿賊，乘勝長驅。其如何調度進剿及打仗殺賊情形，務隨時加緊馳奏。至藍元枚前抵鹿仔港後，與普吉保作何調度籌畫？曾否先將斗六門一帶賊匪剿除殲戮？着藍元枚亦即將籌辦剿捕情形，迅速奏聞。

初十日（丙午），李侍堯奏言：粵兵四千，前已俱令由廈門往常青處，四月中旬全數到齊。滿兵一千，恒瑞帶領亦由廈門往常青處。浙兵三千，前令藍元枚帶二千往鹿仔港，尚餘魏大斌所帶一千。臣以常青稱南路賊匪甚多，是以令魏大斌亦由廈門往常青處。查十四日得有順風飛渡，目下已俱到府城及鹿仔港兩處。至臺地近日情形，臣參閱各官稟報，並訪問往來船戶等，僉稱：「賊匪所掠米穀，漸次吃完，現將搶掘番薯作食。所得鳳山城內火藥鉛彈，亦已用盡。林爽文有著髮親丁千餘名，經諸羅屢敗之後，亦十去五、六。鹿仔港之馬鳴山、埔心莊等營盤，經內地運大砲安設之後，賊匪不敢來窺伺」等語。是賊勢漸已衰敗，今新兵俱到，合之舊有之兵，勢力益加壯盛，常青等剋日進剿，自必卽有捷音。再查黃仕簡、任承恩起程時，亦自知情罪重大，實無可遁。蒙皇上念黃仕簡已經老病，任承恩又係殉難任舉之子，且尙未有子息，特加恩待以不死。是於法無可貸之中，更予以矜恤生全之路，不惟伊二人銜感無地，現在漳、泉官弁兵丁無不仰頌。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曰：賊匪所掠米糧、火藥等物，漸次用盡，其勢日益窮蹙，亦不過如釜底游魂，苟延殘喘。至林爽文竟敢令黨羽蓄髮，作爲親丁，實屬悖逆不法，必應盡數殲戮。此等匪徒，既經蓄髮，轉易識認，實屬自留證驗。常青等領兵攻剿時，但見有蓄髮者，概行殲擒，轉可不致漏網也。至李侍堯應遵照前降諭旨，卽速回至廈門駐劄，照料一切爲是。

十四日（庚戌），何裕城奏言：各縣碾就之米，已陸續從新城縣五福一路趕緊運送。又檢查舊案；自新城至五福，溪河逆流，仍須由旱路起運；是以，改由海運較爲便捷，而省腳價。現在札詢兩江督撫，俟查明海船咨覆到日，立卽分撥起運。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何裕城曰：軍糈米石，關係緊要，自應星速撥運，以濟急需。前因何裕城奏，或由陸路運送、或由海道運閩，札商李侍堯辦理，殊屬推諉。已降旨飭諭令將碾出米石，斟酌何路近便，卽定於何路迅速運閩。今何裕城既查明舊案，新城至五福一路，溪河逆流，仍須陸路起撥，不便。從前曾有改由海運，較爲便捷之案，自應一面飛咨李世傑、閔鶚元，令其預備海船，一面卽將陸運未竣之米，先行運至海口，彼時船隻自己到齊，庶可迅速起運。如果米石先到，江省船隻不能早行預備，朕自將李世傑、閔鶚元治以遲誤之罪。乃何裕城計不及此，竟俟該督等查明海船咨覆到日，始行分撥起運，則咨商往返，徒稽時日，豈不貽誤要需？何裕城不但意存推諉，而於事之輕重緩

急，全無主見，竟係不善於推諉，且不解事矣，着嚴行申飭。仍着將此項米石，於何日運至海口裝載起運之處，據實覆奏，勿再延緩推諉干咎。

十五日（辛丑），常青、恒瑞同奏言：臣常青於十一日率兵往南潭等處搜剿後，賊首莊大田等仍恃衆鴟張，於離城二、三十里之外之大穆降、中洲、埤頭、崙仔頂等處聚集。茲於五月十四日，高廉鎮總兵梁朝桂先到，參贊恒瑞、溫州鎮總兵魏大斌，俱於十九日到臺灣府城。其滿兵一千名，惟協領額爾登布所帶五十六名未到；浙江兵一千名，惟把總吳森所帶七十四名未到，餘皆於二十二日陸續到齊。臣常青、臣恒瑞查看現在帶兵鎮將，足敷遣用，而福州駐防並粵省、浙江官兵，皆勇往精壯，官軍聲勢既盛，宜即乘銳前驅，殄殲醜類。臣等一面檄委副將丁朝雄、參將宋鼎，並派臺灣原存兵二千八百餘名，防守府城八門、週圍堆卡；又於粵省兵四千名內酌留兵五百名，浙省兵一千名內酌留兵四百名，並原調兵二千餘名，分撥城外三處營盤駐劄；仍會同臺灣道府獎率義勇人等，協力嚴密防禦。一面飭令隨往將弁，作速整齊隊伍，軍火器械料理停當，常青、恒瑞即親統滿兵九百三十九名、粵省兵三千五百名、浙省兵六百名、水師各營兵八百餘名，督率鎮將員弁等，於五月二十四日祭纛起程，先往鳳山南路一帶賊人分踞之處，跟踪搜剿、堵截、圍拿。隨飭柴大紀、普吉保、徐鼎士等，現在參贊藍元枚計日已可到鹿仔港，即妥商奮勇會剿，並嚴防賊人逃入內山要路，則南、北匪衆自不能首尾相顧。臣等

迅掃南路之後，即乘勝並攻北路大里杙賊人巢穴，總期生擒首逆，一舉肅清。又前次南路鳳山失事潰散兵二千名，現退回七百餘名，復有受傷帶病從沿海陸續回歸者百餘名。其年力強壯、技藝頗嫻者，尙似可用，臣初到臺灣，挑選留存，仍隨營打仗。復奉恩旨，姑暫貸其一死，該兵丁等，無不感激，輸誠圖報。但其餘未回者尙多，其潰散之時，亦必有爲首之人，容臣於事定後從重查辦，以肅軍紀。至遊擊鄭嵩係黃仕簡檄令前赴鳳山，即往東港追剿賊匪後，因郝壯猷調回縣城把守南門；三月初八日，該遊擊聞知賊人已入東門，即帶兵迎擊，被賊鎗傷左臂落馬，其親隨兵丁陳日中目覩該遊擊遇害。乃臣於前摺內，未經聲叙明晰，實屬疎忽。再北路麻豆莊距府城三十餘里，本係糧米相通要路，近於四月間被賊侵擾，臣當派革職効力之難蔭守備黃喬、千總盧思聰等，帶兵三百名，前往剿捕。嗣據黃喬稟稱：「四月二十六、二十八等日，在溪墘地方遇賊千餘打仗，殺賊二十餘人，割獻賊人首級二顆，賊遂敗退。至五月初八日，賊復糾夥數千，前來圍莊。官兵、義民力戰，施放鎗礮，打死賊匪六、七十人，奪獲賊械各項。惟千總盧思聰中箭陣亡；又陣亡兵丁郭順生等四名，受傷者三名；義民陣亡者三名，受傷者八名。並請添兵應援」等語。臣隨飛檄總兵柴大紀酌撥官兵，星赴協剿。經柴大紀派令遊擊李隆、楊起麟等帶兵一千五十名，於五月十二日馳抵麻豆莊，見賊約有二、三千人，該將等即率弁兵奮勇圍裹，賊被鎗礮打死並殺死者百餘人；又追至灣裏溪邊，落水淹死者又



有四、五十人，生擒匪犯王標等八名，奪獲鳥鎗刀牌等械。因溪水漲發，收軍回鹽水港駐劄。適又聞哆囉囑一帶賊匪，欲攻鹽水港。該鎮卽飭遊擊李隆等暫且留兵該處截拿。查守備黃喬於初八日殺敗賊人之後，以所帶兵少，恐賊人恃衆又來圍莊，卽於十一日移兵暫駐離莊數里之外，以備堵截，是以十二日未得與遊擊李隆會兵一處。旋因賊已敗退，卽帶兵於十三日回郡。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恒瑞曰：此時大兵雲集，將軍、參贊乘此銳氣壯盛，統領進剿，自必勢如破竹。但此次常青等摺，係五月二十四日拜發，距前次發摺之期，已隔十日，所奏太遲。且海洋風信靡常，計奏到時已閱十二日，實不勝懸盼煩悶。着該將軍等，嗣後務於發摺後七、八日，卽將剿賊情形，具奏一次；得有勝仗及擒獲賊首並有名頭目，更宜隨時加緊馳奏。至常青所奏鳳山失陷，兵丁逃亡未回者尙多。交常青於事竣後，嚴查辦理，以肅軍紀。再賊匪侵擾北路麻豆莊，有千總盧思聰及兵丁、義民陣亡受傷者，均應查明咨部，照例賞卹。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恒瑞、藍元枚曰：據常青等奏統領官兵起程進剿一摺，據稱先往鳳山南路一帶賊人分踞之處，堵截圍拿；但摺內又稱，賊首莊大田等恃衆鴟張，仍敢於離城二、三十里之外大穆降等處聚集等語。賊匪敢於附近府城各處，聚集竄踞，倘窺伺大兵已出，乘虛滋擾，雖常青等派有副將丁朝雄等帶領官兵，足資堵禦，究

不免有後顧之虞。常青先應將城外賊匪，搜剿圍拿，將賊首莊大田設法擒獲，肅清肘腋，方可乘銳前驅。至藍元枚帶領浙省官兵，由蚶江配船開洋，自己早到鹿仔港，此時作何調渡籌畫，亦即迅速奏聞。

十六日(壬子)，上諭內閣曰：前經降旨將藍元枚調補福建水師提督，其福建陸路提督員缺，令常青、李侍堯於柴大紀、普吉保、常泰三人內，察看孰爲出力並才具堪勝提督者，保舉一人，候朕簡放。今觀柴大紀自駐守諸羅以來，屢次將賊敗退，實屬奮勇可嘉！柴大紀着即補授福建陸路提督。但柴大紀任臺灣總兵，已經數年，於該處情形較爲熟悉，將來剿賊完竣，所有善後事宜，正須該提督隨同常青悉心籌辦。柴大紀着以陸路提督兼管臺灣鎮總兵事務，在彼彈壓照料，俟軍務告竣，候朕酌量可以調回內地，再行降旨。柴大紀回任以前，所有福建陸路提督事務，着常泰暫行署理。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常青曰：向來閩省百姓，捕魚爲業者甚多；或載赴江浙一帶海口販賣。本年臺灣逆匪滋事，該處耕種已稀，若漁船不能照常出洋，小民更致失業。該督即行查明，如有因賊氛未靖，不敢出口捕魚販賣，應飭沿海口岸文武員弁，明白曉諭，仍令照常謀生，毋令失業。但宜細查臺灣逆匪逃亡混入內地者耳，不可因噎廢食。

臣等謹案閩省沿海居民，多以捕魚爲業，茲因臺匪肆逆，巡察緊嚴，諒必有不敢出口照常販

賣者。我皇上慮小民無以謀生，特諭令海口文武員弁，明白曉示，仍令出口捕魚，毋致失業。海隅細民生計，無一不在宵旰籌畫之中，故百姓咸感生成，不復有一夫失所也。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蘇松水師總兵魏轍曰：現在，臺灣正在剿捕逆匪之時，恐有賊黨餘匪逃逸偷渡混入內地，該處雖漁汛已過，海洋寧謐，該鎮仍應在各海口督飭兵弁，嚴密巡查。如有逸匪竄入，卽行堵截擒拿，毋得稍生懈怠，致賊匪得以混入潛匿。

十七日（癸丑），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普吉保曰：據常青等委員將黃仕簡、任承恩解到行在，令軍機大臣訊問。據黃仕簡供，到臺灣後，實因年老患病，精神昏瞶，以致手足無措，種種遷延貽誤。任承恩供，因賊多兵少，曾經報總督請添派官兵。又鹿仔港居民稠密，米糧積聚甚多，未敢輕離。且伊曾經親往虎仔坑、八卦山同普吉保及將弁等，督兵打仗。彼時，林爽文正攻府城，聞信，繞回護其巢穴，並欲來攻鹿仔港。是以在彼防守，不能遽離。因摺內未將自行帶兵親往之處，聲叙明晰，現有普吉保及將弁等，皆可質詢等語。所供情節，如果屬實，將來定審時，尚可依朕前降恩旨，貸其一死。但黃仕簡於上年查辦會匪楊光勳械鬪一案，伊雖曾患病，朕令伊子黃秉淳馳往看視，並諭黃仕簡如果病勢難痊，應令總兵何俊幫伊查辦。而黃仕簡奏稱病已痊愈，仍令黃秉淳回任，並稱無庸何俊幫辦。是黃仕簡病已漸愈，今又以染患風疾，忽止忽發爲辭，恐係藉病推諉，冀圖自卸重罪。至任承恩正當年富力強，尤非若黃仕簡之

年老患病者可比，伊又自請前赴臺灣剿賊，乃既不能奮勇自効，坐失事機；且伊既咨請督臣添兵，何以不行自奏？况提鎮奏摺俱係字識繕寫，伊平日豈無繕辦奏摺之人？乃現今詰問尚復巧辭支飾，則罪上加罪，朕亦不能因其父兄著有微勞，伊現無子嗣曲爲寬貸，仍卽按律置以重辟，皆所應得。着將所錄供詞，發交常青閱看，查明黃仕簡何故並不帶兵親往，有無飾詞卸罪；並着藍元枚、普吉保向將備格綳額、林天洛、陳邦光等，詳細詢問；並密加體訪任承恩所供各節，是否當日實在情形，抑係虛捏狡展之處，據實具奏。到日再行按律定擬。

十八日(甲寅)，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世傑、閱鶚元曰：前因何裕城辦理撥運閩省米石，意存推諉，且既查明改由海運較爲便捷，乃欲俟咨覆到日，始行起運，已傳旨嚴行申飭。但何裕城既經咨商，李世傑等自己已經接到，其如何撥派海船，於何日駛至海口預備裝載之處，自應一面咨覆江西，一面將准咨辦理緣由，迅速具奏。何以何裕城奏到後，已閱數日，尙未據該督等奏報？軍需米石，關係緊要，今何裕城既推諉於前，若李世傑又復遲延於後，豈不貽誤要需？着李世傑、閱鶚元將此項海船於何日預備齊集、派員押至海口及江西米石於何日運到、裝載、開行之處，及因何並不先行具奏緣由，一併據實覆奏。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二十一

六月十九日（乙卯），孫士毅奏言：探聞往來船戶稱：五月十五日以前，常青帶領閩、粵官兵，親身督陣，痛加剿殺。該匪等畏懼官兵勇猛，計窮力竭。林爽文之母，聞已自縊；其父亦已潛逃等語。現雖未接軍營捷報，傳聞當必有因。逆犯既已窮蹙，勢必四散潰逃，粵東各海口與臺地洋面處處可通，此時防範搜拏，尤難容刻懈。且於數日前，風聞林爽文密遣夥逆，齎帶銀錢，偷越外海行劫商船；並不搶奪貨財，止將賊船與客船調換，點明貨物照本付價，索取船照，藉圖影射入口之事。此言是否確實，無從徹底追求。惟既傳有此語，無論虛實總應迅速偵查，以絕奸宄。已飛檄管轄各海口員弁，更須加倍嚴密訪拏。且在洋劫船、奪照等事，非圖窺探軍情，即係預謀兔脫。若得船照、貨物恃爲護符，儘可收口投稅，掩其叛逆形跡。倘一時查察不嚴，便可遠颺漏網。臣思匪犯行踪自與客商迥別，小民挾貨牟利計及錙銖，其投行發賣必須探訪行情，坐待長落。凡與行戶素常交易者，又必牽前搭後收賬耽延。若匪徒混跡其中，志不在利，止圖迅速出脫，以冀踪跡遠竄；一切卸貨、收銀倉皇急遽，自與客民迥別。臣於附近惠、潮各屬，現已加派委員改裝易服，分赴各處海口以及稅館處所，不露圭角，悉心採訪。如有此等商船投行納稅，稍露破綻，立即知會地方文武員弁帶領兵役赴船搜查。即使並無違禁

器具，而言語支吾，情形慌亂，即可決其必非善類，無論是否臺灣逆黨，亦即迅速擊解。又查辦天地會匪，續據林功裕供出，勾引人林三長係平和縣人。並據大浦、海陽、普寧等縣，訪獲尤揚等八犯，現在提齊質審。此外，海陽、潮陽、嘉應州，訪出僧人洪耀珠、洪秀節、洪朗、洪科、朱立嵩等五名，雖已嚴訊，並無爲匪情事；恐其中尙有不實不盡，復飭發該州、縣嚴加管束，另候訪察。其餘，惠來縣盤獲偷越人犯陳孟琴等七名，潮陽縣盤獲偷越人犯林海瑞等二十九名，應俟臺逆蕩平後，咨查原籍，果非逆案干連，再行定擬。尙有碣石、南澳二鎮標，惠來營遊擊，盤護閩、粵二省形跡可疑之人，先後共十一起，計犯一百餘名；內五起，訊明實係商民，均已分別釋寧遞籍安插；其餘六起，現在研訊有無逆黨及會匪在內，再行分別究釋。至閩省拏獲逆匪，潮民從逆正法者，先後共有八名；咨查原籍家屬，內張隆生、劉實、林天球三犯，因赴臺已久，止有遠房族屬，並無應行緣坐之人；其餘，俱止有縣分，並無坐落村莊、住址者居多，尙須逐縣挨查，方免舛錯遺漏。再據赴臺領兵將弁稟報，陣亡、病故兵丁數名，已先儘軍營遞行拔補。臣查出征兵丁偶遇事故，所支月餉，原有免其扣追之例。若此時遽爾行文開缺查辦，該兵家屬傳播鄉鄰，同營出兵之家，不免俱生惶惑。況現在集兵進剿，若使守汛兵聞風氣餒，不足以奮戎行而壯聲勢。是以，止咨行提鎮密記檔案，所有此數名故兵應得坐糧，聽其家照常支領；不卽行文查辦，統俟凱旋後，再行照例辦理。

同日，常青、恒瑞同奏言：自二十四日辰刻，起兵進剿南路逆匪，出城未及十里，即聞有賊三路糾夥萬餘前來。即飭各將弁帶兵迎擊，自午至酉，約打死賊百餘人，生擒匪賊何葉等三名。賊始稍退。收軍察看地勢，即於該處之關帝廳安營。二十五日，滿兵五十名，浙兵七十餘名，皆已到齊；侍衛章京烏什哈達一員先到。二十六日早，臣等帶領衆弁等，各帶兵丁、義民分隊出戰。詎料賊人又連夜糾集中路大武壠等處賊黨，亦約有四、五千人，各冒鎗礮鋒刃抵死攻犯。臣等統領官兵督率調度，各鎮將俱屬奮勇出力。因賊人直撲左翼，臣等即飛撥中隊兵三百名，交那穆素里帶往協助烏什哈達；又將義民數百名，作爲疑兵誘賊。鎗礮齊發，打死賊人二、三百名。自辰至未，因暑熱收兵。查陣亡守備林世春、千總謝元、把總劉茂貴、外委盧鳳等四員，陣亡兵丁林進等十八名，義民五名；受傷兵民共三十六名。現今民人被脅從賊者甚多，其小莊盡被焚劫，大莊之房屋俱被佔踞。此外，樹木密翳之所，到處潛藏，官兵一往搜捕，即蜂擁而來。是日，臣等全軍盡力剿殺，官兵、義民儘數出陣。至酌留府城防守之兵五千九百名，因臺灣地氣潮濕，時值炎熱雨水頻漲，該兵丁不服水土，受病者多；且有挑剩軟弱者。在內。是以，不能將此項存兵調赴軍前應用。臣常青、臣恒瑞，據現在情形再四籌酌，若非添調勁兵，無以痛剿賊匪。臣常青初到臺灣，識見短淺，僅奏請添兵七千，實屬不敷，俟事竣後，請將臣交部治罪。今臣常青與臣恒瑞親歷行陣，目擊賊勢蔓延，前調兵

力尙覺不敷進剿，仰懇再調廣東兵四千；臣等即先咨會督臣孫士毅，如潮州有挑備兵丁，先發二千來臺灣，再行續發二千；再調京兵一千、湖廣兵四千、貴州兵二千，共一萬一千。除長途尙有患病疲弱外，亦得勁兵一萬餘名，則臺灣賊匪，即可剿捕淨盡。臣等仍統現在官兵相機進剿，一有勝仗，即行奏報。再查臺灣道、府永福、楊廷樺，辦理軍需糧餉、人夫，派撥義民，均無貽誤。該員等兼有守城之責；今調兵萬餘，錢糧不無浩繁，仰懇派一大員前來臺灣督辦軍需，則事有責成，似於軍務有益。

同日，藍元枚奏言：二十日到鹿仔港。浙江官兵船隻陸續進口，於二十二日亦俱齊到。有義兵首林湊、黃奠邦、蕭士旭等率領義民迎接。臣以鄉音宣講聖諭，曉以大義。衆民感戴涕零，莫不踴躍懇乞隨同官兵剿捕賊匪。臣安頓各官兵劉營後，於次日即親到街市撫慰安集難民，訪察地方賊勢情形。知賊匪聚集在柴坑仔、大武郡一帶，窺伺鹿仔港，勢甚猖獗。隨於二十三日夜，密會總兵普吉保，於四更進兵；帶遊擊海亮、都司陳邦光、守備丁士偉、兵一千名，在鹿仔港西南八卦山堵禦賊匪，防賊從山下來截路。又派守備張奉廷帶兵三百五十名，並義民在鹿仔港之東北大肚溪旁堵禦，防賊過溪截路。臣親帶遊擊琢靈阿、穆騰額，守備唐昌宗、潘國材，兵二千三百名並義民，前往柴坑仔、大武郡，直攻賊巢。於二十四日辰刻，官兵行至彰化北門，望見賊匪約七、八千人前來迎敵。臣見四處溝圳甚多，隨棄馬步行，在陣前率領官兵前進，施放鎗礮。賊分



南北二隊迎敵。臣卽帶兵千餘在北邊對敵，撥穆騰額，唐昌宗帶兵千餘同義民在南邊對打鎗礮。自辰至未，打死賊匪約五、六百人。追至大肚溪旁南邊，賊匪交手接戰。臣見賊勢尙盛，隨親率北邊官兵冲殺，賊不敢過溪，由山邊竄走。隨將柴坑仔、大武郡、渡船頭三莊賊巢燒燬，生獲賊匪王皆、郭丕二名。兵丁、義民繳驗耳記二十六箇、大礮三尊、竹篙鎗、挑刀、鳥鎗等件，賊旗十桿。又在莊內搜獲賊書信五張。總兵普吉保率同遊擊海亮，帶領兩提標兵五百名；守備丁士偉帶領浙兵五百名，共一千名，由八卦山進攻快官莊，堵截賊匪。辰刻到彼，有賊千餘前來迎敵。官兵卽放鎗礮，賊人敗退，隨將該處賊莊燒燬。正在燒莊間，南山梁復有二、三千賊前來接應。當卽親率官兵，齊放鎗礮，奮勇前攻，鎗礮打死賊人甚多。賊卽四散奔逃，官兵奮勇追殺。天晚撤兵。又守備張奉廷帶領兵丁、義民，前赴大肚溪地方堵禦，有賊衆千餘人屯聚隔溪。卽督令兵丁在溪邊用礮連環施放，打斃手執紅旗賊目一名、執籐牌賊一人、騎馬賊一人，又賊夥數人。賊衆奔散。查守備唐昌宗、千總魏際隆、把總羅洪燦、外委潘健、吉兆陣亡。至傷亡兵丁、義民，現飭將領查實，另行咨報將軍臣常青核辦。所有搜獲賊書五張，送交軍機處，以備存查。

同日，普吉保奏言：鹿仔港逼近大里杙賊巢，賊匪不時滋擾。自四月十二、十三、十六、十八、二十一等日，屢來侵犯，經臣帶領官兵、鄉勇，堵禦殺退。因殺賊無多，

不敢陳奏；業經咨報將軍常青在案。四月二十五日，接將軍常青札，逆匪林爽文往攻諸羅，現駐大埔林、牛稠山一帶，令臣在於鹿仔港等處駐兵內抽撥，親自帶領前赴夾攻。臣除留兵堵禦各營盤外，酌抽兵一千，於四月二十七日，親率遊擊海亮、守備唐昌宗，帶領前赴，與總兵柴大紀訂期合剿。五月初五日，柴大紀來至大埔林，知林爽文被官兵挫敗，已回大里杙。伏思餘黨諒多仍在斗六門，正在商議進剿，旋據諸羅縣知縣陳良翼差稟：南路賊匪陳靈光等率衆勾結大武壠賊匪，欲攻縣城，速請帶兵回縣堵禦。又據副將林天洛、格綳額等具稟：四月二十八日、五月初一日，賊匪數萬，分路圍攻鹿仔港、馬鳴山、埔心莊各營盤，雖經林天洛等殺退，而賊匪特衆仍復猖獗。臣卽於初四日撤兵，兼程回顧鹿仔港。初六日到鹿仔港，查訊各路賊情屬實，併將打仗殺賊情形，咨報常青。現在，參贊提臣藍元枚帶領浙兵二千名，於五月二十日抵鹿仔港，隨於二十四日調撥官兵進剿。令臣帶兵一千名，由八卦山進攻快官莊，參贊藍元枚督兵分路剿捕田中央等處。所有打仗各情形，經參贊提臣藍元枚奏明在案。至臣自到鹿仔港，將及四月，尙不能搗穴擒渠，尙期戴事，實屬罪無可逭。乃蒙聖主天恩，仍留軍營帶罪自贖，臣惟有身先士卒，奮勇殺賊，斷不敢稍有貽誤，致滋重咎。

同日，李侍堯奏言：接臺灣道、府稟稱：臺地風俗慣用外洋銀錢，向來內地解到餉銀，俱就行戶易換應用，時日從容，尙易辦理，現因大兵出征，所需夫價、車價等項，

需用繁多，郡城一隅之地，兼以商販罕通，洋錢日少，易換維艱。懇將軍需銀兩，在內地俱換洋錢解用等情。查該處既慣用洋錢，自應換解前往，以便行使。隨發銀十五萬兩，派省城及泉州、漳州、廈門等處分頭易換。現已換得六萬圓，先行起解，餘俟隨得隨解外。第閩省行使洋錢之地，祇此數處，恐將來再需易換，民間益少，或致趕接不及。粵省向亦慣用洋錢，廣、潮二府行使最多，今應奏明，令兩廣督臣孫士毅撥出庫銀四十萬兩，分作數起，按照市價，陸續易換洋錢解閩，以資接濟。並知會浙省撫臣亦於庫項內酌撥六十萬兩，前來備用。再，本日又接江西撫臣何裕城來札，知撥用之米，已於五月二十六日起，在新城縣五福地方起運。查臣前奉諭旨後，即撥銀一萬兩，委延建邵道元克中、邵武府馬騰蛟，前往光澤縣之上水口接收，並料理僱船剝運等事；又行令汀州、福州二府僱備船隻，前往光澤縣聽候撥用，均可源源趕運，不至遲誤。再，本日接到常青等抄錄摺稿，知賊匪甚多，現須添兵剿捕。臣前於奏調浙兵之後，惟恐臺灣尙有需接濟之處，隨查督提兩標及上遊延建等營，可以酌量抽撥，因即密令挑取二千名前來泉廈駐劄，以備緩急。已於五月下旬到齊。今常青處既需添兵，即日內將此項兵由廈門配渡，星速前往。至粵省兵較多，前亦已密札兩廣督臣孫士毅，再行酌量預備。據稱已密備二千，在潮州守候。現在常青已飛調粵兵，想孫士毅即調發前來，臣已飭漳州一路預備，並飭廈門同知速備船隻候渡。

同日，徐嗣曾奏言：泉州回省途次，接將軍臣常青、參贊臣恒瑞咨會，現在奏請添兵。臣卽星馳旋省，督率各屬於建寧、延平一帶過兵處所，妥立章程，預爲備辦，以期師行迅速。至常青等奏請簡派大員，前往臺灣督辦軍需一事，竊思內地糧餉等項，現經督臣李侍堯駐劄泉州，盡心籌酌儲備，俱已充裕，惟臺灣調兵接踵，錢糧動用浩繁，該道、府等恐難兼顧。臣自問年力尙壯，於該處事宜，粗悉大概，仰懇卽令臣迅速前往，督同道、府辦理軍需。所有巡撫印務，並懇另行簡放。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恒瑞、李侍堯、藍元枚、柴大紀、普吉保曰：孫士毅摺內，稱林爽文之母聞已自縊，其父亦已潛逃。解到賊犯林家齊等，亦有林爽文之父因其子爲逆，畏罪自縊之供。常青在臺灣駐劄日久，亦必得有此信，何必以未據該將軍奏及？至常青等統兵出城進剿，遇賊蜂湧前來抗拒，乍見兵少賊多，未免稍覺驚惶。但調及京兵、湖廣貴州兵丁，動經數省，又隔重洋，未免緩不濟急。臺灣更覺炎溽，尤恐水土不服。若簡派京兵，又須大員帶往，未免駭人觀聽，跡涉張皇。已另降諭旨，派廣東、杭州駐防滿兵三千名，及李侍堯摺內先行調本省兵二千名，合之常青等現在咨調粵省兵四千名，及孫士毅挑備兵二千名，已足該將軍所奏一萬一千之數。以九千名前赴常青處聽候調撥，其餘二千名，着往鹿仔港以助藍元枚之力，自足敷南北兩路攻剿之用。至藍元枚奏，帶領浙兵在柴坑仔、大武郡等處，剿殺賊匪、燒燬賊莊各情形一摺，看來藍元枚

一路，剿賊尙爲得力。至此次續調之兵一萬一千名，雖皆係附近省分之兵派撥，分起配渡，不得卽刻便能抵彼，至速亦須月餘。着傳諭該將軍等，如有可進之機，卽行乘勢攻剿。果南路賊勢衆多，不能取勝，亦不可冒昧輕進。再藍元枚處，附近賊巢虎仔坑、大里杙一帶，閱其所進圖說，賊匪亦不爲少，雖屢得勝仗，亦應持重審慎。此時斗六門、大武壠一帶，尙有賊匪佔踞，道路梗阻。朕思該將軍等，此次統兵出城不及十里，卽遇賊打仗，被其攔阻，尙未進剿。或事勢稍定，兵氣振作，仍統兵前進將南路賊首莊大田拏獲，恢復鳳山縣城，固屬甚善；倘因官兵單弱，俟添調兵丁到後，再行攻剿；則各省調撥前往正需時日，豈有在彼駐守多時，按兵不動之理。朕意，常青現在派守郡城兵丁有五千餘名，不爲不多；或再行抽發數百名，將備內，如蔡攀龍之可靠者一、二員帶領，在郡城幫同嚴密防守，常青等竟統領官兵直趨北路，會同藍元枚、柴大紀、普吉保打通斗六門一帶，進逼大里杙，覆其巢穴，使賊匪聞信驚惶，進無可據，退無所歸。脅從之衆，各顧家屬，自必紛紛潰亂。此亦出奇制勝之一法。着常青、藍元枚等審度該處情形，相機妥辦，據實覆奏。亦不必稍存遷就之見。再，藍元枚進到圖說，內有岸裏社熟番三千餘人，不肯從賊等語。此等熟番被賊誘脅，不肯附從，卽與義民無異。藍元枚卽應速爲慰撫，給與馬兵糧餉，令隨同官兵打仗，於聲勢益覺壯盛。若不給與養贍，該番等莊社既爲賊匪焚燬，無以資生，豈不去而從賊。並着常青等，南路如有似此不肯從

賊之番社民壯，皆應招集獎撫；或令入伍，以壯聲威，而分賊勢。但須詳慎查察，恐中有賊匪混入，希圖內應之事，不可不加意嚴防也。再，現在大里杙、水沙連等處賊巢，內有民人十餘萬，因衣食缺乏，多有從賊入夥者。若因其從賊打仗，即不准其悔罪投誠，此等脅從民人，永無自新之路，轉堅其從賊負固之心，所關匪細，着常青、藍元枚等，一面出示曉諭，無論從賊打仗及被賊驅使者，一經棄械投誠，即爲良民。或諭令歸耕，各安本業；或有隨營自効，剿賊立功，如莊錫舍者，即酌量獎拔。至林爽文，不但上干國法，而且累及父母，實屬罪大惡極，覆載不容，斷無不速就殲滅。即使藉詞地方官平日擾累，以致伊等激成事端；但地方文武俱爲所戕害，更復何所藉口？且朕惠愛黎元休養生息，雖臺灣遠隔重洋，撫綏軫恤，從無岐視。現在被脅民人，具有天良，斷無始終附逆甘心從賊之理。況賊匪雖猖獗，皆爲烏合，究易潰散。此時脅從者，將來徒受其累，同歸殲戮，亦何所貪戀，而不速行悔罪自新耶！着常青、藍元枚將此傳旨，詳悉出示曉諭，俾脅從百姓及早投出歸耕。賊黨自日見離散，漸就窮蹙。再，普吉保與柴大紀訂期合剿，今普吉保已將回至鹿仔港會同藍元枚剿賊情形奏聞；而柴大紀剿賊之處未據奏到，甚爲厪念。着傳諭柴大紀即將回至諸羅如何剿殺賊匪情形，迅速具奏。又據李侍堯奏，現已移咨粵省撥餉四十萬易換洋錢，及撥解浙省餉銀六十萬兩，並接運江西米石之處，均應如此辦理。並着孫士毅不拘何項，即行如數易換洋錢，迅速解往備用。至常

青等此時攻剿賊匪，如得勝仗，擒獲賊首，所帶官兵足敷剿辦餘匪，毋須多兵接濟，即酌量情形，一面飛咨各該省停其前往，一面奏聞，以省跋涉之煩。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存泰、孫士毅、寶琳、琅玕、徐嗣曾曰：常青等於各路官兵到齊，即統領將弁等分隊進剿，連次殺賊。因賊匪四處糾合夥黨，蜂擁前來抵死抗拒，現在所帶兵丁不敷攻剿，奏請再行添調，自屬實在情形。或因初次與賊接仗，乍見賊匪勢甚鴟張，現在兵力不能即時撲滅，是以奏請添調，亦未可定。但該將軍等既以官兵尙覺單弱不敷痛剿，自應再行添派，以期迅速集事。粵省已據常青等咨會孫士毅調兵四千，該省原有預行挑備兵二千，前後共兵六千，着孫士毅即行揀派速往。此外，着存泰、圖薩布於粵省駐防滿兵內挑選一千五百名，並着寶琳、琅玕等於浙省杭州駐防滿兵內挑選一千名、乍浦駐防滿兵內挑選五百名，派令前往。着傳諭孫士毅等星即遵照挑選，迅速分撥起程，較前次派往者，愈速愈妙。所有粵省駐防滿兵，着派副都統博清額帶領，浙省駐防滿兵，着派已陞授江寧將軍乍浦副都統永慶帶領前往。其粵省綠營兵六千，着孫士毅於曾經行陣之總兵內簡派一員，總領前往；並於各將弁內揀派諳練軍旅及曾經出兵者，分起帶領。孫士毅此次辦理官兵起程及一切事宜，俱能經理妥當，諸凡留心，甚爲可嘉！今所續調粵兵六千名，該督便宜加意照料，令其迅速起程，以資征剿之用。浙省，駐防滿兵，亦着寶琳、琅玕一體妥爲料理，分起加緊進行。並着李

侍堯、徐嗣曾預爲籌備船隻等項，於各兵到時，即行陸續配渡。至常青等奏請派一大員前赴臺灣督辦軍需一節，若由別省派往，未免需時，且恐呼應不靈。因思李永祺曾任川省道府，辦理軍需尙爲熟手，着即派該臬司速赴臺灣督辦軍需等務。現在，閩省秋審已過，臬司尙無承辦要務，着李侍堯於道員內揀派一人署理。再，閩省現辦軍務，差委需人，已於此次保舉道、府內揀發伊轍布、德明額、李滉、李華國、袁秉義、成明，於到閩後，着交李侍堯酌量分派二、三員前往臺灣，聽候常青差遣。如內地料理兵丁船隻等事，需員派委，即酌留二、三員於內地委用，以資差遣。

同日，李侍堯、徐嗣曾同奏言：接准部咨，臺灣道永福因前在湖北荊州府任內失察歷任知縣諱盜匿詳一案，經部議革職。但臺灣自上年十一月賊匪滋事，該府孫景燧已在彰化被害，府城中，惟該道督同知縣等糾集義民與該鎮柴大紀所領弁兵悉力堵禦，賊匪連次攻擾，俱免疎虞。本年正月初間，各營征兵到臺灣之後，一切糧餉皆係該道經手。現在，大兵進剿各路，府城內外既需大員彈壓鎮撫，而接應軍營糧餉正資熟手料理，可否將該道暫行留任，免易生手，較爲有益。奏入。

上諭內閣曰：永福，着照該督等所請，准其暫留福建臺灣道之任。俟大功告竣，該督等核其功過具奏到日，再降諭旨。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二十二

六月二十日(丙辰)，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藍元枚曰：閱藍元枚所進圖內，該參贊等駐劄之鹿仔港迤南東螺社、麥仔寮二處，在紅線外，近海邊處所，有賊巢二處。現在，鹿仔港一帶，一切軍糧、文報，皆由海面通達，幸而賊匪無能，未於此處佔踞。倘賊匪於東螺溪等通海口岸，私設船隻，攔截隘口，使軍糧、文報及官兵來往，俱被阻隔，所關非細。或賊匪勢窮力竭，由此入海而逃，更難追捕。朕意，現在藍元枚等剿捕柴坑仔、大里杙一帶賊匪，若未能即時廓清，尙需兵力厚集，則莫若趁此添調各兵未到之前，統領將弁先將東螺社、麥仔寮二處賊巢，盡力剿毀；或於往來海口安設官兵，派員把守，毋使賊匪得以竊踞，亦先事預防之一法。着藍元枚等相機籌畫，遵照辦理。至臺灣府城一帶，有常青等率領重兵在彼，足資抵禦。但附近城外，在在皆有賊匪屯聚，鹿耳門爲一郡咽喉，文報、兵糧往來要隘，恐賊匪狡黠，未必不心生窺伺。常青等不可專注意南路，稍存大意，仍當酌派妥當將備，加意防守爲要。再，此時賊匪鳴張，勢雖衆多，但究係一時迫脅烏合之徒，易於潰散。着傳諭藍元枚等遵照昨降諭旨，務需諄切出示；即稱遵旨曉諭。各莊社被脅從之衆，皆知悔罪自新，則賊黨自當解體。仍着藍元枚等將近日剿賊情形，並海口要隘有無賊匪屯聚阻隔之處，據實迅速覆奏。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勒保曰：常青本由都統將軍甫經簡授總督，更事未多，今自到臺灣後，一切調度尙能妥協，已出意料之外。但伊究竟年逾七旬，精神未能周到，而恒瑞又係年輕，未曾更事之人，殊不可恃。且常青等昨奏請派一大員到臺灣督辦軍需，其意未必非自揣難以勝任，欲朕另簡大臣前往督辦軍務，不可不預爲籌及。朕思此事自應阿桂前往督辦。但念伊亦年逾七十之人，不忍令其遠涉重洋。和珅，又現在不時手足舊疾復發，且朝夕扈從承旨書諭，難以分身。將來派出之領兵大臣，如海蘭察等，亦非常青、李侍堯所能統轄駕馭者。因思福康安年力富強，於軍旅素爲諳練，又能駕馭海蘭察等，若以之前往督辦，足資倚任。現在甘省亦無緊要應辦之事，着福康安接奉此旨，卽帶印由驛起程，前來行在陛見，預備差遣。所有陝甘總督，着勒保赴甘肅署理。福康安於途次遇見勒保時，卽可將印信交接，尤爲便捷。若常青等續有奏報，剿捕賊匪業已得手，不難尅期集事，卽馳諭福康安仍可於途次回甘肅本任，勒保亦回晉撫之任。

臣等謹按，將軍臣常青等，因賊勢猖獗，奏請添兵，而於遠隔數省，鞭長莫及，竟未暇深籌。臣係猝見賊多兵少，不免心存惶惑。我皇上已於隣近省分，如數撥付。而又慮常青年逾七旬，未能周到；恒瑞又少未更事，恐不能迅掃賊氛，因特諭陝甘總督福康安馳驛前來行在，預備差遣。迨後，賊匪日久稽誅，遂星馳前往，一舉戡功，良由睿算先操，神機預定也。

二十一日(丁巳)，李侍堯奏言：閩省軍糈，現在鄰省協濟之米，已覺充裕。但近接

常青知會，以賊匪甚多，又請添兵剿捕，則米糧自以多備爲要。兼以臺灣支給鄉勇、撫卹難民等項，需米甚多。又近日漳泉一帶，雨澤較少，晚禾尙未栽插，將來不免平糶等事。則閩省籌備米石，自以多多益善。臣再四籌酌，江蘇省既備碾米十萬石，似應卽令陸續委員運閩，以裕儲備。又，常青既知請增調官兵，是以臣將預備在泉廈之閩兵二千名，卽令配渡前往。並兩廣督臣孫士毅，亦有預備在潮之兵二千名，想接常青咨調，卽先令此兵前來。惟所調黔、楚之兵，似覺太遠，聖明自有指示。而征兵既增，則一切糧餉、火藥及過兵各事宜，俱須預爲籌備。現在米糧、銀餉、火藥三項，俱已寬裕。其由粵入閩過兵各站，既有前次章程，可以照辦。至由浙入閩之路，亦札致撫臣徐嗣曾酌定章程，檄飭各州縣預備。惟船隻一項，廈門蚶江本港不過七、八十隻，近因差使較多，已飭沿海州縣協僱。今既增添大兵，則船隻亦須增備。查浙省現有運米到閩之船，臣現飭蚶廈兩廳，擇其可赴臺灣省，暫行僱留，先賞給口糧，臨時再從優給以僱價。其未熟臺灣海路者，則代僱舵工水手駕駛。各船戶等，俱甚樂從。其餘一切事宜，臣惟有悉心籌度，以期無誤。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李世傑、保寧、閔鶚元曰：前因閩省需用米石，有浙江、江西二省採買三十餘萬石，足敷儲備。是以，李世傑奏請碾米十萬石運閩，諭令且毋庸配船起運。並諭李侍堯察看情形，如閩省糧米尙有未敷，再咨會李世傑等委員押

運。今臺灣剿捕賊匪，現又添調兵共一萬一千名，則軍糈自應預爲寬備。兼以臺灣支給鄉勇、撫卹難民，並預備漳泉平糶等事，所需米石，不妨多多益善。着李世傑、閔鶚元即將前次碾出倉穀，備運米十萬石，迅速派員配船起運，以濟急需。再川省素爲產米之區，連歲收成豐稔，積儲較裕。並着保寧速將川米備辦二十萬石，卽由川江迅速運至江南，交李世傑、閔鶚元一併委員運赴閩省，於軍糈民食，更爲寬裕。李世傑、閔鶚元務須將船隻預行備辦齊集，一俟川米運到，卽可星速配船陸續起運。毋又若何裕城之推諉遲緩，致誤要需。李侍堯接奉此旨，不妨將現在又於江南川省運米數十萬石前來接濟之處，先令閩人知之，俾軍民口食有資，市價不致踴貴，方爲妥善。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曰：朕以湖廣貴州等省兵丁與福建相隔數省，未免緩不濟急，已降旨派調附近閩省之粵浙二省駐防滿兵三千名及粵兵六千名，合之李侍堯現在配渡之二千名，已足該將軍等所請之數，足敷攻剿。今李侍堯奏，黔楚之兵似覺太遠，是李侍堯業已見到及此，適與朕意詔合。而常青並未能計慮及此。看來，常青見賊匪衆多，未免着忙，胸中略無主見，爲此甚憂之！至所請京兵，朕未嘗不早爲籌及。此時，若卽令前往，不但伏暑炎歊，長途跋涉，未免延緩，並慮迹涉張皇；且京兵調動，則派出之領兵大臣，亦必須重臣統率。常青昨奏請派大員到臺灣辦理軍需，其措詞雖爲督辦軍需起見，而其意未必非自揣難以勝任，欲朕另派大臣前往督辦軍務。是此事恐非常

青等所能辦理完結。是以，昨已密諭福康安，令其馳驛前來行在陛見。彼時，若常青等剿捕賊匪不能得手，其勢必須調撥京兵，即可令福康安統領前往督辦。如日內該將軍等續有奏報剿賊得勝之信，即令福康安於途次仍回本任；原可備而不用，此朕慮事於先之苦心也。着將此先諭李侍堯知悉。再，李侍堯奏：甯江港船本少，現將浙省運米到閩之船，擇其可赴臺灣者，暫行僱留等語。所辦甚是。預行籌備，臨期方可遣渡，不至稽遲。至此次添調兵丁，內有廣東、浙江二省駐防滿兵各一千五百名，此項兵丁，雖不能如京兵之驍勇，然較黔楚綠營自爲得力。且與閩省接壤，道路較近，可以早抵該處，以資攻剿之用。李侍堯於各該省續調兵到，遵照昨降諭旨，以九千名撥往常青處，以二千名撥往藍元枚處，帶領進剿；總以愈速愈妙。再，據孫士毅奏：林爽文之母聞已自縊，其父亦已逃潛等語。前解到賊犯林家齊亦有伊父勸誠不從，畏累自盡之供，自非無因。總未據常青奏及。李侍堯駐劄廈門，耳目較近，自必亦有所聞。着即將此事詳加訪問，無論虛實，即據該督所聞具奏。

二十三日（己未），李侍堯奏言：前在漳州時，據臺灣各官稟稱，賊中米糧、火藥將盡，逆首林爽文蓄髮，親丁亦十去五、六；意爲大兵一出，即可勢如破竹。昨忽接將軍常青等咨會，五月二十四、五等日，出城遇賊，互有勝負。並奏請增兵一萬一千，以資協剿，殊深駭異！是從前各官所稱賊勢稍衰之處，即係賊匪布散流言，以懈我師，而

非實在情形也。今南路賊首莊大田於官兵未出之先，預約賊首林爽文來援。林爽文先遣伊弟帶二、三千賊至三坎店，又自帶衆賊欲先攻鹽水港，即會攻府城。則常青等出城所遇之賊，想係南北兩路賊匪已經會合，併力抗拒。又，府城北面三十里之外麻豆社，爲薪米入城之路，有十餘莊向未殘毀，近亦被賊焚掠一空。而普吉保於五月初間，甫至土庫，欲與柴大紀會剿，又聞賊乘間來鹿仔港之埔心莊等處，遂急回兵救援。而沿途所過之棋盤厝等莊，又被賊焚搶。是賊直欲將各處不從賊之莊盡行搶擄，使藹薪等項，俱無所出。前據柴大紀奏報，諸羅城外已有賊匪截路，禁薪炭入城之語。近又據副將格綑額稟稱，鹿仔港近地無可樵採，柴薪甚是難得。是賊即不與官兵接仗，而官兵已爲所困。況現在賊勢，昨見藍元枚奏稱，彰化北門外遇賊七、八千；普吉保在快官莊遇賊二、三千；守備張奉廷在大肚溪亦遇賊千餘。恒瑞札稱，府城外來抗之賊，實有萬餘，而埋伏各莊者，更不計其數。又存留府城之兵，因水土不服，病者千餘；是目下南北兩路，俱有賊多兵少之勢。今不從賊之莊已被殘燬，所存祇府城、諸羅、鹿仔港數處，所關非細。惟有仰懇添派大兵，用全力痛加殲除，庶可及早蕝事。查閩兵存營無幾，未便再調，惟漳州鎮有兵四千，上年因林爽文賊夥多係漳人，是以獨未調用。然派往藍元枚處，俾漳人統漳兵，或未必不得力；而之以派往常青處，臣亦不敢無慮。況賊既鴟張，而漳州聲息相通，臣現在風聞有逆首林爽文密遣人來內地勾結會匪之說。雖語出無稽，而

現據仙遊縣盤獲自臺灣渡回十三人，內有隙班一名，驗係半截髮辮，頭有傷痕，形跡可疑，現飭提犯來泉審究。是漳屬一帶，亦不可不預爲防備。臣擬再調浙江兵二千名，到泉州廈門駐劄，以示形勢，而備緩急。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曰：賊勢甚爲猖獗，且播散流言，懈我軍心，尤爲可恨。看來，常青處兵力不敷，急須添兵助剿。前於常青等奏到時，卽降旨添派，已足一萬一千名之數，並令各該督等迅速挑撥發往。又據李侍堯奏，接恒瑞札稱：府城外來抗之賊，實有萬餘；埋伏各莊者，更不計其數等語。前常青同恒瑞統領將弁出城，分隊剿賊，是恒瑞與常青同在一處。如有札會該督事件，自應聯名咨達，何以此次李侍堯所接之札，祇係恒瑞出名？豈恒瑞與常青又分爲兩路？抑或係常青年老偶患疾病，未能會辦，亦未可定，朕心甚爲懸注！若李侍堯另有所聞，卽行據實覆奏。再，前日普吉保已將回至鹿仔港會同藍元枚剿賊情形奏聞，而柴大紀剿賊之處，尙未據該鎮奏到。今據李侍堯奏，諸羅城外有賊匪截路，不令薪炭入城；又據格綳額稟稱，鹿仔港近地無可樵採，柴薪難得。是賊匪甚屬鴟張，而藍元枚於二十三、四等日，進兵打仗，剿殺賊匪後，亦未據續有奏到。着李侍堯將藍元枚、柴大紀等，連日如何堵禦攻剿，打仗得勝情形，一得地方官稟報，卽隨時迅速加緊馳奏。又據李侍堯奏，閩兵存營無多，未便再調，惟漳州鎮兵四千，前因林爽文賊夥多係漳人，未經調用。然以派往藍元枚處，

以本籍之人帶領本籍之兵，未必不得力。所慮甚是，自當如此辦理。至漳、泉一帶，會匪甚多，賊首林爽文遣人勾結之說，雖得自風聞，不可不留心防範；總以靜鎮爲要。至該督擬調浙兵二千名到泉州、廈門駐劄一節，浙兵向來怯懦無用，卽調駐漳、泉亦不得力，徒勞跋涉，更致虛糜，且需時日。朕意，閩人素稱獷悍，且遊手無藉者更多，不若卽在閩省就近召募，俾食錢糧，以充營伍。伊等自必樂從，可以一呼而集。較之浙兵，旣屬勇健可恃，且遊手無藉之徒，亦可收以爲用，不致爲匪，實屬兩有裨益。李侍堯接奉此旨，卽在該省先儘漳、泉一帶，速行召募；並不必拘定額數，卽多募數千，以備巡防調撥之需，亦無不可。如恐經費不敷，卽速行奏明，再由鄰近省分撥運解往應用。並着常青、藍元枚亦各就郡城、鹿仔港一帶，廣行招募。卽曾經被賊迫脅附從者，一經應募投到，不防卽令充伍。不必以曾經從賊，過爲區別，疑而不用，以安反側。如此辦理，不但兵力可以日增，且官軍中多得一人，卽賊匪少一黨惡，旣可以充實營伍，又可以解散賊黨。常青、藍元枚等，務須迅速妥辦，以期兵數培增，可免遠省調動之費，又收化莠爲良之益。

同日孫士毅奏言：接准將軍臣常青、參贊臣恒瑞知會，如潮州有挑備兵丁，卽先遣發一千名，由廈飛渡來臺。隨後，再備二千名，候旨到日，續行遣發。查前次粵兵四千金赴臺會剿，俱在附近潮州營挑撥，臣恐弁兵抽撥已多，不足以資堵緝。是以，先經與



提臣高蔘商酌，選派督標兵一千名，提標左翼、鎮標水師兵各五百名，共兵二千名，並派定帶兵將弁，及一切軍裝、器械、火藥、鉛彈，俱令攜帶足數，分駐海陽、潮陽等縣各海口，嚴密巡防，查拏竄匪，稍補前次抽撥之數。今接到閩省來咨，必須添調，即將此項預備堵緝之水陸兵二千名，即日飛飭迅速啓程。臣親赴黃岡點驗出境，以五百名爲一起，接連前進，不復間日行走。計六月十三日，粵兵二千名，全數入閩境。其後調之二千名，現在一面派撥，一面行調。目下盛夏，大雨時行，如溪河通達，即由水路來潮，可節沿途糜費。至臺地既請添兵，火藥必須寬裕，臣卽於此次各兵隨身攜帶火藥外，復就附近各營抽撥三萬斤，隨後解赴閩省撥用。仍札飭藩司許祖京催辦硝磺，趕緊補額。並預備裹帶一月口糧，運送廈門支發。至臣前將臺灣連得勝仗並風聞逆匪窮蹙情形，冒昧入告，茲常青、恒瑞咨調粵兵赴臺會剿，是前次探聽未確，實深惶悚！臣現聞五月二十六日與賊打仗官兵，踴躍爭先，是日陣亡守備、千把，共有四人，均係粵省員弁。是粵東官兵頗肯勇往前，奮不顧身，尙爲得力。所有常青等令臣聽候諭旨，再行飭令起程之二千名，仰懇准予調臺協剿，庶於軍營有裨。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孫士毅曰：前據常青奏到派調粵兵一摺，已降旨諭令該督先將挑備兵二千名速行赴閩，再續調兵四千名，共足六千名之數。又派駐防滿兵一千五百名，一體派撥，尅期配渡。計此時，該督已接奉前旨，卽行辦理矣。該將軍等奏請派調官

兵，朕豈有不撥之理，原可不必候旨。除從前挑備之兵二千名，該督已據咨令其分起行走，此刻自早入閩境。其餘粵兵四千、駐防滿兵一千五百名，該督亦須先期預備船隻，派員照料起身，莫致遲誤，愈速愈妙。至該督奏，於此次各兵隨身攜帶火藥外，復就近各營抽撥三萬斤，隨後解赴閩省備用之處，火藥爲行軍利器，自應多爲籌備，所辦好，實屬可嘉！至粵東距臺灣，遠隔重洋，傳聞不實，亦屬事理之常，該督卽據所聞入告，頗見急公，又何妨礙耶！嗣後，如得有信息，總當隨時迅速具奏，以收兼聽並觀之益。卽偶有不甚確實之處，朕亦必不加之責備也。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舒常曰：常青現在臺灣督辦軍務，其湖廣總督之任，雖經舒常署理，而常青係正任，自有應得廉俸等項。但，現在閩省既不支給，而湖廣又不便寄差賞送，該將軍在臺灣一切用度，何所仰給？着李侍堯將常青應得湖廣總督分例養廉，卽在閩省庫內按數給支，以備盤費之用。將來，或由楚省遇便搭解撥還原款，或卽在閩省藩庫開銷，俱無不可。

二十四日（庚申），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曰：逆匪林爽文等糾衆不法，劫縣戕官，實由該地方官平時貪黷廢弛，殃民斂怨，以致奸民有所藉口，釀成事端。除現在文武各員俟該將軍等於事竣後查參嚴辦外，其此次被害各員內，前據閩省獲犯供稱，同知董啓挺、劉亨基官聲狼籍，最爲地方之害。而長庚，湯大奎，則據該將軍等查明，

遇賊不屈被害。因思該員等，平日居官操守若何，有無擾累地方情節，及遇賊時，孰爲抗節捐軀，孰爲貪縱激變，該省官民自有公論。着常青、李侍堯確切訪查。若有居官素稱廉謹，尙不擾累地方，及到任不久，賊衆倡立匪會，並非其任內之事，而遇賊時，實能激發忠義，仗節自殉者，具奏到日，自當降旨，仍予議卹。其貪黷不職，歛怨激變，而遇賊時，猝然被戕，並非出於義憤以身殉難者，卽當停止議卹，以儆貪劣，而示彰瘡。業將已經具題議卹者，暫行停給；其未經咨部者，概從緩辦，統俟該將軍等查奏到日，另降諭旨。至林爽文糾合匪徒，煽誘百姓，皆以地方擾累爲辭。該處民人被其用威迫脅，以致日聚日衆。但被脅民人，具有天良，常青等此時當遵旨愷切曉諭，以林爽文罪大惡極，勢雖猖獗，祇屬烏合之衆，指日卽就殲除。至附從百姓，本屬安分良民，不過被賊威脅，無奈聽從，並非出於本願。且伊等卽因地方官平時不無擾累，激成事端，但俱已身被戕害，已伸伊等怨忿之心。况朕惠愛黎元休養生息，臺灣雖遠隔重洋，撫綏軫惜，從無岐視。伊等身被深仁渥澤，天良難昧，又何所顧忌，必欲始終從賊，而不遠行悔罪自新乎！若執迷不悟，大兵雲集，必至玉石俱焚，悔將何及？伊等務須熟思利害，及早自新。若能卽行投出，無論從賊與否，皆屬子民，不但可免治罪，且仍得安業歸耕，入伍食糧。如伊等能將有名逆首頭目擒縛獻出，不但無罪，而且有功。從前莊錫舍投出立功，卽賞給守備，得邀頂帶之榮。此乃衆所共知者。如此詳悉開導曉諭，俾從賊百

姓紛紛投出，不但賊黨可以解散，且使賊中頭首自相猜疑，於剿捕實屬有益。再，現在常青等統領官兵攻剿賊匪，糧餉、火藥俱由內地陸續撥解，將來添調各兵到後，應需運往者更多。此等糧餉、軍火，最關緊要，着李侍堯於派員押解時，務須加意慎重，遴選妥幹之員，小心押送；並給兵丁防護。倘於途次或有被賊邀截之事，豈非資寇兵而齎盜糧。此事所關非小，着傳諭該督必當慎之又慎，加意辦理，以期無誤要需。

臣等謹按，臺灣吏治廢弛，不肖之員任意貪婪，殃民斂怨。於結黨倡會鉅案，並不嚴究痛懲，以致奸宄無所儆惕，釀成叛逆奸謀。及賊匪起事被戕，若仍得一體邀榮褒卹，竟無殊於仗節抱忠，實不足爲貪墨者戒。我皇上錄善必歸核實，特命督臣常青等，嚴查其平日居官之政蹟，兼參以輿論之品評，以定予奪。斯恩榮不得濫叨，而彰善癉惡舉錯咸宜，愈足以肅官方，而勵人心矣。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二十三

六月二十五日（辛酉），藍元枚奏言：彰化賊匪，時刻窺伺鹿仔港。所有田中央、南投莊、大肚溪三處隘口，屯聚賊夥緊守；大里杙賊巢，皆築隄決水，防備官兵進剿。而諸羅縣屬，自五月初七日起，陸續焚搶沿海之安溪寮、龍船窩、鐵線橋等莊計二十餘里，以致諸羅、彰化道路不能相通。其近海民人，因賊焚莊，多有搬家乘船逃到鹿仔港。而鹿仔港居民，見賊蔓延，未免惶惑，致有殷實店戶欲搬家口、貨物渡回泉州。臣竊思，若殷實之人搬回內地，則民心愈虛。隨即親到街市慰諭禁止，令其各安生業。並飭護同知黃嘉訓、彰化縣宋學灝稽查難民，妥爲安撫；內有勇壯者，挑作義民，給與口糧，交義民首管束。在難民得有口糧之資，兼可幫助官兵戰守之用，民情已漸安貼。但鹿仔港週圍村莊，現在僅存二十餘里，又迫近賊巢，不得不加意防守。已經派撥官兵、義民，在番仔溝、馬芝遴兩處險要，安設營盤、增添堆卡，防範已屬週密，似可無虞。又另撥官兵、義民往二林、大突沿海一帶堵禦，遙爲諸羅聲援。查有彰化、淡水交界之大甲溪、岸裏社，係附近大里杙之北。該處義民、熟番頗知義理，不肯從賊。經密差幹弁由海道往大甲曉諭義民、鼓勵番衆，令其攻迫賊巢，以分賊勢。臣細察情形，如果聲勢得以聯絡，便可率兵攻擊大里杙之南。再淡水竹塹一帶，據閩安協副將徐鼎士等稟報，淡

水白石湖賊本無多；已經拏獲從賊之參革守備彭喜一名，解送督臣究辦。現在賊匪勢孤，逃入金包後山。臣卽飛飭該副將等，速將逃散賊匪剿捕，務盡根株。再鹿仔港難民雜處，稽查尤宜嚴密，以防賊匪潛入滋事。是以，差派弁兵四處偵緝。適據弁兵拏到盜犯張湊、劉楓，經迫勒薛四銀兩，並搶奪牛隻，又在路上截搶不識姓名婦人物件，訊供不諱。雖非林爽文賊黨，但當擾亂之際，截途搶剝，必須從嚴懲治，俾衆人咸知儆畏。當卽將張湊、劉楓正法。

同日，李侍堯奏言：笨港爲諸羅通海要口，自府城海道北至鹿仔港，必由笨港經過。向來，府城、諸羅、鹿仔港陸路已不通，惟恃沿海用小船往來。今笨港已失，該處船隻必多爲賊所得，又將在海口攔截滋擾；則不惟府城、鹿仔港信息益不能通，而內地糧餉、火藥等項由廈門解至府城，由蚶江解至鹿仔港，雖保橫海徑渡，不從笨港口經過，然賊或探伺駕船在海面邀截，亦不可不防。是以，臣酌撥繪船二隻，每隻安礮六位，水師鎗兵一百名，令營員帶往，一駐鹿耳門口，一駐鹿仔港口，彈壓防護，庶免疎失。至從前原擬浙、粵等兵一到臺郡，卽可席卷而北；今常青甫經出城，已爲賊阻，而水陸兩路信息又且中斷，則欲待常青由南而北，正需時日。是目下只可南北各自爲戰，庶群賊不至盡萃於一處。然臣閱藍元枚摺稿，尙須待聯絡熟番，始行舉動。伊雖未奏請添兵，然至挑選難民協同守禦，亦似有賊多兵少之慮。今常青方請添兵，若又須接濟藍

元枚，則需兵更多，徵調更廣。臣查漳州鎮兵四千，上年因林爽文黨羽皆係漳人，故獨未調撥。若派往藍元枚處，以漳人統漳兵，或可得力之處，業經具奏。仍一面札詢藍元枚，如伊自量可以帶領得用，俟覆到日，擬將此內選派有眷屬之兵二千前往接濟。再藍元枚投文兵丁王德到泉，詢以賊中情形，據稱：賊匪甚多，兼有鎗礮。臺灣亦出硫磺，賊匪在大里杙自行製造，並不仰給外來等語。隨檢查臺灣府誌，有硫磺山出產硫磺，在淡水廳北一百八十里。焉知非賊匪卽由該處私挖製用。副將徐鼎士現駐艋舺，與硫磺山相近，臣已札藍元枚速飭該將前往察看。如有賊匪私挖，卽行擒殺，勿使透漏。又，鳳山縣有「硫磺溪」，或係因該處產硫磺而名，亦札會常青令其於南路進兵時，一併體察防範。

同日，常青、恒瑞同奏言：賊匪等於六月初一日辰刻，分四路前來。臣等親臨行陣，督率將弁兵丁，向前施放鎗礮，打死賊匪約三百餘人，奪獲行營礮一尊。賊匪狡詭異常，正與官軍對壘之時，又令黨夥潛犯府城之小南門、大北門二處。其北門營盤，經副將丁朝雄、知府楊廷樺等率領兵民，各放鎗礮，將賊打退。其南門桶盤棧營盤，有賊二千餘人直來攻撲。臺灣道永福親督鄉勇，分派義民隨同弁兵，並遊擊左淵等各帶兵丁，齊赴接應，鎗礮打死賊匪約數十人。乘勢追趕，又殺賊十餘人，賊人之受傷者更多，卽時奔散。初二日，臣等復派遣鎮將等帶兵向前搜剿，並先分路埋伏，以備從旁截殺。賊

等恃其人衆，仍來抗拒。官軍鼓勇前進，施放子母連環鎗礮，又打死賊數十人，賊即敗逃。因中路賊人決溪放水，道路盡爲泥濘，即便收軍。初三日夜，賊人又來偷覘營盤。因派有弁兵各處預伏，一聞礮響，賊遂驚逸。初五日早，探得賊目莊大田現在南潭，令其夥匪千餘人到府城大北門外十五、六里蔦松等地方，聚黨焚劫。臣等帶同副將官福，派撥前隊兵一千名，令副將蔡攀龍、侍衛富克旌額、章京官寶等帶領；並臺灣道府分派義民，交同楊廷理親帶隨同前往；又派撥二隊兵五百名，令總兵梁朝桂、章京德成額、他思哈等帶領；又令烏什哈達、岱森寶等帶領一千名在大北門外沙峽下預備截殺。本日，立時馳往，行至蔦松，一齊向前奮擊，賊人不及防備，倉猝抵禦，尙敢力戰。官軍鎗礮齊發，打死賊約二百餘人；義民等殺賊割獻首級、耳記、髮辮，生擒賊匪湯其、曾表、曾順、謝佛、邵長等五名，奪獲鎗刀旗箭等械；又奪獲牛羊米鹽地瓜乾。當將獲犯交道府等訊明另辦，其牛羊鹽米地瓜卽分賞義民。賊衆俱各竄去。我兵亦間有傷亡者。惟是賊匪雖衆，如僅嘯聚一、二處，或與官軍對面打仗，自可尅期決勝。今賊人自中路大武壠，南至鳳山一帶，一百五、六十里，大小村莊皆被賊人盤踞，而現在相近軍營，又令其匪夥分踞崙仔頂、南潭、中洲、蔦松等處。其地勢路徑，既係竹箐叢雜，又多曲折低窪；若遣兵近迫，則蜂擁竊發；及結陣遠攻，又巧避潛藏。是以，賊人屢敗不退，官兵未得盡力窮追；必須多用重兵，自可盡剿醜類。至臣等現在駐營，距府城未遠，聲息



時通，且相爲犄角，斷無後顧之慮。又從前鎮將等稟報攻克各縣，除鳳山復失外，正月間，柴大紀收復諸羅縣城；復有義民首武舉黃奠邦等協力堵禦，是以城內居民得以照舊安業。賊雖屢犯，俱被殺退。陳邦光以署守備防守鹿仔港汛地，止有汛兵五十餘名，其能攻克彰化，擒拏賊犯，係該處義民首林湊等糾募多人，始得協同集事。緣義民等本住居鹿仔港，不能在縣守城，且公私積貯焚燬已空，並無糧食可支；亦非陳邦光一人所能守禦。是以，將受困官親及居民男婦同回鹿仔港保守。是柴大紀、陳邦光稟報攻復諸羅、彰化，尙非誑報冒功。至副將徐鼎士現在淡水，該處地方遼廓，醜孽易聚，其民人懇留彈壓，亦係實情。謹據實覆奏。至投誠之莊錫舍，臣等已給守備職銜，並酌請賞戴藍翎。其屬下人等，又分別其出力之林福生等十六名，一概給予金頂。伊等泥首叩謝，情願報効。此時頑梗之徒，聞風定知悔罪。但莊錫舍，從前雖有二千餘人，其中脅從者衆，未必盡能臨陣。自投順之後，有願歸肩挑負販之業者，即仍聽其解散。現在尙能打仗，並訪探賊情、熟識路徑者，共二百五十餘人，俱造冊另記，給與口糧，隨營遣用。又臺灣缺額兵，現擬於義民中願充兵者募補。惟前在鳳山潰兵之未回者尙多，俟事竣確查嚴辦。現在府城、鹿仔港等處兵民，復蒙於內地籌撥銀米，並撥運浙江、江西二省倉儲，源源接濟，充裕有資。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曰：彰化賊匪將沿海各莊陸續焚搶，以致

諸羅、彰化道路不能相通，則文報信息必致阻隔。前次，柴大紀與普吉保在埔心莊訂期進兵，因諸羅有賊攻擾，即帶兵回縣堵禦。今賊匪又將道路梗阻，必係賊人素恨柴大紀，思欲併力攻圍。柴大紀自前月二十八日具奏後，至今總未據續奏，朕心深爲廕念！着藍元枚務將該處梗阻道路之賊匪，上緊設法打通；並一得柴大紀如何堵禦剿殺之信，迅速加緊馳奏。至鹿仔港居民見賊蔓延，致有殷實店戶欲搬家口、貨物渡回泉州；藍元枚一經聞信，即親到街市慰諭禁止，令其各安生業，以固民心，所辦甚得竅要。前經降旨令常青、藍元枚等，就郡城、鹿仔港一帶，廣行招募；即曾經被賊迫脅附從者，一經應募投到，不妨即令食糧充伍。今藍元枚於未奉諭旨之前，已將難民勇壯者，挑作義民，給與口糧，令其幫助官兵，自屬得力。即予錢糧入伍，均無不可。並着常青於該處被難民人，亦應一體挑募，給糧充伍，於剿捕更爲有益。至大甲溪、岸裏社之義民、熟番不肯從賊，現經藍元枚差弁曉諭，令其攻迫賊巢，分掣賊勢；一俟聲勢聯絡，藍元枚即率領官兵前赴大里杙之南，相機攻擊，所辦甚合機宜。至彭喜一犯，曾任守備，乃竟敢從賊，甚爲可惡。即着李侍堯於審訊後，委員速解赴行在審究。昨念及內地解往糧餉、火藥等項，關係緊要，若被賊要截，貽誤非小。已諭令李侍堯務須遴委委員，小心押解，毋致稍有疎虞。又鹿耳門及鹿仔港各口岸，皆全臺要隘，文報、兵糧往來梭織，恐賊匪狡黠心生窺伺，已於數日前降旨令常青等酌派將備，加意防守。今李侍堯已能想到及此

撥兵分駐，甚爲妥善。又硫磺山出產硫磺，着藍元枚卽就近飭副將徐鼎士認真稽查，如有賊匪私挖等事，卽行擒殺，勿使透漏。前常青奏請添調官兵，早經降旨調撥。現在賊匪雖四處蔓延，但究係烏合之衆，並非皆能臨陣打仗之人，其勢自易潰散。昨已降旨令常青、藍元枚各在府城、鹿仔港就近召募。現在，各該處民人如何踴躍應募，及賊匪有無投誠充伍之處，着常青卽行具奏。此次添調各兵，前抵臺灣尙需時日，常青等斷無株守坐待之理，如遇有可進之機，卽應乘勢設法進剿，以期集事。看來，常青處兵氣已爲振作，賊匪雖多，業經連次剿殺，紛紛潰散，無難漸次殲除。常青年過七十，親歷行陣，督率侍衛章京將備，併力向前，人人用命，朕心深爲嘉獎！着賞戴雙眼花翎。參贊藍元枚，自抵鹿仔港以來，一切調度合宜，打仗得勝。伊係藍廷珍之子，伊父從前剿辦奸民朱一貴，收復全臺，奮勇克捷，聲威久著。今藍元枚在鹿仔港統兵進剿，能繼家聲，實爲可嘉！亦着賞戴雙眼花翎，以示優眷。臺灣道永福、知府楊廷樺，率領義民打仗，亦屬奮勉可嘉！均着賞戴花翎。該將軍、參贊等，務須督率文武各員，倍加勉力，奮勇進攻，以期搗穴擒渠，膚功迅奏。昨據孫士毅奏，六月初九日，將預備在潮州兵二千名，分隊起程。此時已可抵閩。着李侍堯於兵到後，卽先行撥赴常青軍前應用。其粵省續行調撥到綠營兵四千，着李侍堯再將二千名，令由蚶江配渡，前赴鹿仔港接濟藍元枚。至預備漳州兵，昨據李侍堯奏到，已諭令應行派往藍元枚處。該兵丁既有眷屬，可

無他慮，李侍堯即當派往，原不必札詢藍元枚。此旨到日，藍元枚自早覆到，此項兵丁，想即派令起程，前赴鹿仔港矣。藍元枚處有此添調兵四千，更爲充足，若往大里杙一帶進攻，自屬得力。其餘添調滿漢各兵，俱着隨到隨卽派赴常青處。此內廣東、浙江駐防滿兵，更較綠營得力，常青得此多兵，聲勢益壯。又廣爲招募，賊勢日見解體，自可望尅期蕙事也。至鳳山潰兵，前據常青奏，投回府城有一千一百餘名。續據柴大紀奏，又稱有潰兵五百餘名，已有旨許令戴罪圖功。是，前次鳳山兵丁潰散，已回者，數目不甚相懸。或柴大紀因剿賊事務忙促，未經咨會常青處。該將軍止須於柴大紀處核對，卽可得實在數目。至臺灣百姓被賊侵擾、焚燬村莊，耕種失業。該將軍等於收復各路時，務妥爲安撫，俾得盡力補種，各安本業。既可免其失所，更得多獲糧食，兩有裨益，此爲最要。

二十六日（壬戌），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曰：常青等所請添調各兵，到彼尙需時日。前經降旨諭該將軍等，再行抽撥兵丁數百名，擇將備中可恃者帶領，在城幫同防守。常青等徑統領官兵，舍南趨北，會同藍元枚等打通斗六門一帶，進逼大里杙賊巢，使賊匪聞信驚惶，進退無據，以爲出奇制勝之計。常青等接奉前旨，曾否卽行派撥，與藍元枚、柴大紀等訂期前往？尙因附近府城一帶，賊匪四處屯聚，不能分兵捨南就北；朕意，現在添調之兵，業經李侍堯將預備兵二千先行配渡，孫士毅預備兵

二千，又於六月初九日起程，計此旨到彼，此四千兵均可齊抵臺灣。是常青處又添生力兵四千，聲勢日壯。昨據常青等奏，賊目莊大田現在南潭，又令其夥匪到府城北門外蔦松地方，聚黨焚劫；而相近軍營賊人，又分路崙仔頂、中洲等處潛藏竊發。是郡城附近，四面皆有賊匪潛聚，豈有不想先着，坐待賊人來犯，始行剿禦之理？況臺灣郡城於未添兵以前，久已保護無虞，今若再行抽兵撥弁添守，自更可無慮。該將軍等徑親帶侍衛章京將弁，直趨南潭，將賊目莊大田、屯聚賊匪，悉力剿殺。若能將莊大田擒獲，則其餘蟻聚夥匪，自即望風而潰。設各處夥匪前往南潭奔救，更可乘勢聚而剿戮。此亦出其不意，攻堅擒渠之一策。着常青等將是否可以如此辦理之處，酌量情形，迅速辦理，一面具奏。固不可冒昧輕進，亦不當坐失事機也。至李侍堯昨日奏稱，笨港被賊佔據，即撥繪船安放礮位，令營員帶同水師鎗兵分駐鹿耳門、鹿仔港等處。此事最關緊要，朕早經慮及，已降旨諭令該督加意防範。而李侍堯一聞笨港有失，即能慮及於此，若能沿海一帶要隘保守無虞，將來大功告成時，此亦李侍堯之一功也。現在，海口有無阻滯之處，並着李侍堯查明覆奏。

臣等謹按，臺灣逆匪滋擾，官兵進剿止能於賊來堵禦，從未乘勝長驅，痛加殲戮。故烏合之衆，益肆無忌憚。我皇上前以常青等奏請添兵，曾諭以舍南趨北，攻其不備，實爲出奇制勝之策。茲復以賊目莊大田現在南潭，即命以防固府城，率領將弁，直趨南潭，悉力剿捕，擒其首惡。

分踞夥黨，自必驚惶潰散。扼要爭先，計無逾此。神鈴遠燭，備示機宜，么麼小醜，何能久肆鴟張乎！

七月初二日（丁卯），閱鶚元奏言：前准何裕城咨查海運情形，並無運米實在數目。當將江西省由蘇分運之米計若干石？及蘇省現辦海運情形，飛咨何裕城，令其迅速咨覆，以便預備。旋據李世傑札會，江西省撥運閩米已酌定八萬石來上海過船起運。當即飛飭松太道並移會浙省，一體加緊湊備船隻應用。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何裕城、閱鶚元曰：江西運閩米石，何裕城自應查明陸運、海運何路近便，即令於何路迅速運閩。檢查舊案，既有改由海運較為便捷之案，又何必待江南咨覆始行起撥，又不將運米實在數目咨明，以致江南難以預備船隻？何裕城於軍務要需互相推諉，殊屬非是。着將此項米石究於何日運至海口裝載起運之處，據實覆奏。

初三日（戊辰），李世傑奏言：前據何裕城咨稱：江西省現在碾米十萬石赴閩，分作六起，委員從建昌府新城縣之五福地方陸行八十里，卽至閩省光澤縣水口，轉運前進。又檢查舊卷，有由長江載至江南上海關口，由海運閩之事。應咨明江蘇省，現在海船是否充裕可以迅速載運？等情。臣查事關軍糈至要，總以迅速爲主。緣接到何裕城來咨之時，正值浙省運米赴閩海船不敷，移咨撫臣閱鶚元在上海口代僱運浙協濟。而江蘇省亦奏請撥米十萬石赴閩，彼時上海口岸所到閩、廣船隻甚少。現在江、浙僱用已不無竭蹶

，若再添運江西米石，恐一時無船裝運，未免求速反遲，似不如全由新城陸路運閩，可  
以計日而到。當即飛行咨覆。旋准何裕城來咨，以新城至光澤陸路八十里，山徑溪河，  
層層險阻，過嶺過渡，運送頗艱；必須由海道分運，方克迅速。隨飛行江蘇藩司會同松  
太道，務將閩、廣船隻速行設法招徠，多爲預備，聽候江西運米到日，卽行過載開行，  
不許稍有推諉耽延。再查江省協濟閩米十萬石，現在，頭運米五萬石於六月二十五日起  
運，二運米五萬石於六月二十九日起運。飛飭文武各運員等，務卽趕緊開駕前赴閩省兌  
收，不許稍有遲誤。奏入。

上諭內閣曰：李世傑素能辦事，所奏原委始爲詳晰。是此事竟係何裕城辦理錯誤；  
軍需米石關係緊要，何裕城既查明改由海運較爲便捷，卽一面將應用米石數目及開行日  
期，飛咨李世傑等預備船隻；一面將應運之米，運至海口等候，以便裝載開行。並應以  
海口船隻尙屬短少，或將江、浙米石先行運送，俟江西之米陸續運赴海口時，再行接運  
之處，一併咨明，庶李世傑等可以酌量籌辦。乃徒事往返札商，並不詳晰咨會，又不詳  
悉奏明，是何裕城不但意存推諉，並不知事理輕重，實屬糊塗，着交部議處。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柴大紀曰：昨據福建委員解到賊匪廖  
東等四犯，當經隔別嚴審。連清水認：爲賊目王周載測字，曾經許封僞巡檢。阮贊亦供  
稱：向開米店，賊至店中搶劫時，曾代爲煮粥，並收受黑旗，許封千總等供。是其從賊

尙爲有據，業將該二犯先行正法。至廖東、胡蕃二犯，一供係義民，挾嫌誣害；一供係兵役誤擊；均屬一面之詞，殊難憑信。若此時即將該二犯一併辦理，不足以服其心。且從前獲犯時，柴大紀或因軍務慳惚，未遑審訊；而解到常青、李侍堯處，何以亦未訊取確供？從前該將軍等所奏各摺內，既未詳晰聲敘，實亦無從指質，得其真情。着該將軍等，即將該二犯如何被擊，如何供認？並將現在該犯等所供各情節，確實嚴查，據實覆奏。再前奏林爽文手下並有蓄髮親丁千餘名，今見廖東頭髮甚長。雖據供被擊時係在正、二月之間，爲時已久，未能剃髮所致，但四、五月之間，亦不致髮長如許，恐係狡飾。是否從前被獲時，即係久已蓄養之處，着一併查明，據實覆奏。

初四日（己巳），常青、恒瑞同奏言：初八日卯刻，驟雨如注，有賊匪三千餘人，三路直撲大營。臣等令侍衛章京烏什哈達等八員，分派將弁帶領官兵，各奮勇爭先冒雨鏖戰，鎗礮打死賊五、六十人。至巳刻雨止，又有續到賊匪接應，約五、六千人併力來攻。官兵鼓勇迎殺，賊猶抵死不退。官兵等施放排鎗，乘勢壓下，賊方敗走。奪獲行營礮一尊、鎗刀等械十餘件。初十日，賊人復來攻營，又分賊二千餘人攻小南門之桶盤棧。臣等一面派撥在營將弁，分路截殺；一面飛飭副將丁朝雄等齊赴桶盤棧堵禦；臺灣道永福、同知楊廷理帶領義民，隨後接應。兩處打仗，鎗礮打死賊一百餘人，奪獲賊械二十餘件。至午刻，賊俱敗退。當查出力有功及傷亡弁兵、義民，俱照例賞卹、註冊。再，





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柴大紀曰：閱常青等奏到情形，是伊等尙劉營駐守，因賊匪乘雨攻擾營盤，督兵堵禦，殺死賊匪僅一百餘人，不及十分之一，未能乘機進剿。此次添調各兵，計粵省先行調撥兵二千及李侍堯挑備兵二千，此時均可前抵臺灣。此外，添調兵丁尙需時日，常青等斷無坐待株守之理。前曾諭令該將軍等統領侍衛章京將備，徑往南潭擒拏賊首莊大田；設餘賊奔救，即可聚而殲戮。該將軍是否即行派撥、直趨南潭？若察看情形，可以如此辦理，業已前往固屬甚善；但賊匪出沒無定，甚爲狡獪，若因常青等統兵前往南潭，賊匪卽糾合夥黨繞截後路，亦不可不慮。該將軍等務須加意防範，或派奮勉將弁斷後，使我兵首尾相應，不致被其抄襲，方好。前據李侍堯奏，諸羅笨港被賊焚燒，已撥派繪船分駐鹿耳門、鹿仔港等處。復有旨諭令常青、藍元枚於沿海一帶各隘口，派員把守，並將笨港等處賊匪先速行剿除，打通道路，毋使賊匪得以乘間滋擾。今鹿耳門等處果有賊船騷擾之事，自應嚴飭官兵於各口岸梭織往來巡查防範，毋致稍有疎虞。其遊擊黃鳴鳳巡緝認真，卽以參將擢用。至藍元枚接奉前旨如何設法剿散、分路防堵？及前奏稱大甲溪岸裏社有義民、熟番不肯從賊，業經密差幹弁曉諭義民、鼓勵番衆，令其攻迫賊巢，以分賊勢；如果聲勢得以聯絡，卽可率兵攻擊大里杙之南等語。自屬極好機會，着一併迅速覆奏。又賊匪攻擾諸羅，動稱千萬

，而官兵剿殺僅止數十人，總未見大加剿洗。其餘匪是否屯聚各處，或遁往山寮之處，柴大紀均未分晰奏及。着柴大紀務將該處近日打仗攻剿並道路是否不致梗阻各情形，據實覆奏。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二十四

七月初五日（庚午），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柴大紀、徐嗣曾曰：偶閱「通鑑輯覽」，見魏司馬懿破襄平一事。懿以公孫淵使其將率步騎數萬屯遼，隊圍塹二十餘里，乃欲以老師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穴空虛，若直至襄平，可期必破。遂多張旗幟出其南，牽綴敵勢，潛濟師出其北，直抵襄平，遂大破之。此乃兵家聲東擊西之法。因思臺灣賊匪四處蔓延，若紛紛堵禦、處處剿殺，則兵分勢單、疲於應接，轉恐不能得力。若常青等於郡城外劄營處所，派撥疑兵，虛張聲勢，佯與賊牽綴相持而該將軍統領精銳，帶同侍衛章京將備，或乘夜輕騎直趨南潭，擒拏賊目莊大田，使之猝不及備。藍元枚亦派奮勉將備，於鹿仔港亦虛張聲勢，堵禦附近一帶屯聚賊匪；而該參贊率領弁兵，會同大甲溪義民、熟番前搗大里杙賊巢。如此乘虛進剿，出其不意，使賊匪倉皇失措，首尾不能相顧，衆夥自必驚疑潰散。是亦搗穴擒渠之一策。兵家虛實互用，古人屢有出奇制勝，以少擊衆者，原不可不隨機應變，以防株守力疲也。着常青、藍元枚察看情形，如可相機進取，竟即當照此辦理，不可坐失事機，以期迅速集事。至柴大紀昨日奏到各摺，係與普吉保在大埔林會商進攻，聞有賊匪滋擾回城堵禦之後拜發者。賊匪雖經官兵剿殺，爲數無多；及餘匪是否尙屯聚各處，或仍遁往山寮仍

潛出攻擾，柴大紀並未詳晰奏及。即前次該提督與普吉保會面各情節，止據普吉保前摺聲敘，亦未據柴大紀於摺內奏明。且該提督於五月二十三日拜摺後，距今又四十餘日，自必與賊匪連次接仗，藍元枚自會兵攻擊，均着隨時加緊馳奏。至未經調用之漳州有眷屬兵二千，前經諭令李侍堯不必俟藍元枚回信，即行派往。此項兵丁究於何時由蚶江配渡？又粵省先調預備兵丁，此時計已早抵廈門，李侍堯於何時配渡？着該督即行具奏。漳泉一帶，現今缺雨，田禾黃萎，小民秋收失望，恐米價更有增昂，甚關緊要。前因閩省需用米石，已早降旨令浙江等省備辦起運。着徐嗣曾再詳晰出示，俾各屬通行曉諭，市價不至踊貴，方爲妥善。

臣等謹案，行兵之道，以少擊衆，要在隨機應變、先發制人。將軍常青等節營城外，賊匪仍敢時肆攻擾，明係借此牽綴大軍，遂得各處焚劫，阻絕糧路，其計狡黠。我皇上屢諭常青舍南趨北，直搗賊巢。茲復引司馬懿破襄平之事，令常青統領精銳，徑襲南潭；藍元枚會同義民、熟番直趨大里杙，南北並舉，出其不意。若首惡成擒，餘黨自潰。此真扼要爭奇之良策。進取機宜，早不出聖明洞照之中，惜將軍等各有牽掣，未得遵辦。故剿捕不免稍稽時日也。

同日李世傑、閔鶚元同奏言：江蘇碾備之米，已分作二起趕運。所有四川省米二十萬石，由長江來蘇，計期當在江西撥米起運之後。臣等惟有預督所屬將續到之船盡力截留，並移會浙江撫臣琅玕，一體截留，以備運用。俟川米一到，臣等即派委員弁妥爲照

料，尅日運送閩省交收。斷不敢稍分畛域，致有諉誤。

同日，寶琳、琅玕同奏言：派調浙省駐防滿兵，卽飛咨署乍浦副都統舒楞額，於滿營內挑選精壯兵五百名，揀派協領等官十員帶領，卽日起程來省。臣等隨於本日傳齊八旗滿兵，會同逐加挑選，共足一千名；並派協領二員、佐領四員、防禦四員、驍騎校十員，分行管帶。該兵等無不奮勇爭先，告求前往。及選派足數未經入挑者，猶紛紛跪求，情愿出力。所有杭州滿兵一千名、乍浦滿兵五百名，臣等酌定以二百五十名爲一起，共分作六起，間日行走。一切軍裝、火藥、鉛彈、器械，俱令裹帶足數；糧餉等項，按數給發。所需船隻，臣琅玕當飭趕緊備辦。茲頭起官兵已於二十六日午刻起程，臣等親至江干督送。其乍浦滿兵，臣琅玕已派委嘉興府知府鄭交泰馳往，會同理事同知並派出領兵之員，照料護送來省，以便接續起程。計末起官兵起程之前，永慶自可到省。倘不能如期趕上，臣寶琳卽先行督催前進，俟永慶前途趕到接替，再行回省。至各兵經過水路各站，臣琅玕已飛飭該府、縣，各於本境內地方照料妥辦；並令在省司道帶同委員，按起輪流彈壓護送。其江山、西安一帶陸路，尤爲緊要，臣琅玕委令杭嘉湖道清泰，會同金衢嚴道王德，在彼妥辦護送出境，均可不致遲誤。均奏入報聞。

初六日（辛未），何裕城奏言：碾運閩米十五萬石，當經查明新城縣五福一路轉運，惟恐溪河、旱道挽運不速，擬由江南海船分運；一面咨詢，一面趕碾米石。並督飭將溪

河水淺之處，爬沙撈挖，平治陡隘山路。於五月二十六日，將碾就之米開行往五福轉運。嗣准兩江督臣李世傑來咨，江蘇亦有協濟閩米由海運往，若江西載米到彼等候，不免欲速轉遲。今五福一路，自設法料理以後，行走較便。臣與藩司李承鄴輪流親往督催，並令各縣米船添雇繆夫，加緊挽運。旋准閩省咨會，委道府佐雜在光澤縣接運。五福運往之米，以八萬石運赴廈門、七萬石運赴泉州盤收。令江西委員幫同照料。茲各縣米石，全數捱幫前進；截至六月二十三日，運至五福米三萬五千餘石，挑送水口，已交閩省委員接運。現在早稻收穫正畢，挑夫日募日多，轉運自必倍速。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保寧、閔鶚元、何裕城曰：江西五福一路運送米石，既可致不致稽遲，而江南海船又不敷裝運，此項米石，自應仍由江西陸路趕運。該撫惟當督飭所屬上緊查催，迅速僱運，毋致再有遲緩。至李世傑等，前因江西米石應由江南海運，業經預備船隻，今江西之米既由該省陸路起運，毋需江南海船。前諭保寧將川米備辦二十萬石，由川江運至江南，正需海船撥運；現在江南預備分運江西米石船隻，將來即當留爲運送川米之用。

初十日（乙亥），李侍堯奏言：連日接臺灣同知吳元琪等稟稱：府城米糧，向恃北路之蔬豆社、笨港及南路之東港、竹仔港等處沿海販運米石來府城濟用。前月中，蔬豆社、笨港已被賊攻佔；近日，東港、竹仔港又爲賊匪張基光、鄧里所據；以致南北兩路無



米到城，而避難來郡者又多，艱於覓食，最爲急務。海邊小船，並有被賊押去者。現在副將丁朝雄酌派官兵並挑義民四百，用船四十餘隻，在沿海一帶巡拏。又據知府楊廷樞稟稱：柴大紀在諸羅屢次打仗，尙爲奮勉；近因分兵往救鹽水港等處，兵力益單；諸羅縣陳良翼現在稟請將軍派兵往援，各等語。看此情形，臺灣賊匪更覺滋擾，府城既有難民紛集，自不得不暫爲周恤。適有續辦薯乾十萬斤，將解鹿仔港，臣隨飭派四萬斤，分解府城。並札該道、府設廠將薯乾和米煮賑，善爲撫恤，毋致失所。至臣所預調在泉、廈彈壓之本省兵二千名，內駐札廈門之一千名，已於本月十三日隨常青之子侍衛希明放洋；駐札泉州之一千名，亦已催來，於十五日放洋；計此時俱已早到臺灣。其兩廣督臣孫士毅遣來粵兵二千，亦於十五、六、七、八等日到廈，今於二十四日一齊開駕。查常青等與賊相持，竟有不能分兵之勢，此四千兵一到，當先令驅剿東港等處之賊，使糧路疏通，則府城人心先定，即可相度事機，大舉剿除。再，常青擊獲之番婦金娘及賊匪林紅、王坑郎、楊章四犯，於六月初六日解到泉州，臣當卽委員起解赴京外，茲又據駐劄北淡水之副將徐鼎士並同知徐夢麟擊解彭喜、賴樹二犯前來。彭喜原係澎湖守備，因軍政革職。從前署北淡水都司時，卽與林小文相識；上年十一月赴淡水向林小文索討舊欠，值賊匪肆擾，遂入賊黨。在白石湖山教賊聚石在山擲打官兵，因賊散被擒。其賴樹一犯，係從林小文糾約入會，豎旗聚衆，僞稱北路大將軍；在新莊街抗拒官兵，逃後被

獲。均屬罪大惡極，應解刑部，已於本月二十日委員將二犯解京。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柴大紀曰：北路之蘆豆社、笨港、南路之東港、竹仔港等處，爲府城販運糧米通衢；今爲賊匪佔踞，以致南北兩路無米到城，避難民人艱於覓食，不可不急爲設法剿除。前屢經諭令該將軍，或舍南趨北，直搗大里杙賊窩；或酌添兵丁防守府城，卽帶領侍衛章京等直往南潭，擒拏賊目莊大田。該將軍接奉前旨，未知作何籌辦，定往何路進剿？現在賊匪將南北兩路運米社港佔踞，並押去海邊小船，雖經副將丁朝雄等挑派官兵、義民前往巡拏，究恐不能痛加剿戮。此時，常青或與賊相持不能分身，何不於鎮將內如蔡鑾龍之奮勇可恃者，酌派一員，令同侍衛章京一、二人，帶領官兵竟往蘆豆社、笨港處等，先將佔踞社港賊匪悉力殲除，俾道路肅清，販運米糧不致阻隔。仍飭該處副將丁朝雄等實力巡拏，海邊船隻不使賊匪搶佔，此爲最要。此等賊匪，四處侵擾，多係脅從；其實，賊首賊目不過數人。該將軍若能將其渠魁擒獲，其餘夥匪自可不攻而潰。且賊首林爽文與其有名賊目各負一隅，而分遣黨羽四出滋擾，使官兵分路堵禦，疲於應接，而賊匪轉得暇逸。此乃賊人奸狡之計，該將軍等不可爲其所愚。斷無賊匪東至，則於東堵禦；西至，又於西堵禦，以一兵抵禦一賊之理。若徒事紛紛堵禦，稽延一日，則師老一日，恐官兵日久力疲，致有挫失，更屬不成事體。柴大紀處兵力亦單，自應添派助守。但常青處，現在正當相機進剿，難以分兵往

援；且道路阻隔，亦屬緩不濟急。朕意，藍元枚現往鹿仔港，距諸羅較近，且該處現已添撥兵丁，即日可到；藍元枚前奏，差弁約會大甲溪義民、熟番，前往大里杙之南，合兵攻剿，若聲勢不能連絡、未經前往，此時或令普吉保駐守鹿仔港，該參贊先帶兵數千，前往諸羅幫助柴大紀，更可保護無虞。着藍元枚相度情形，隨宜酌辦，務使柴大紀處不致稍有疎虞，亦不可有顧彼失此之慮，方爲妥善。至現在笨港、藟豆社等處有賊匪佔據，藍元枚亦應撥派將弁帶兵前往該處奮力剿散、打通糧路爲要。再，李侍堯預備在泉、厦之二千，已於六月十三、十五等日配渡開洋；粵省先到兵二千，於二十四日一齊開駕。此次添調官兵，共計一萬一千名，前已諭令李侍堯將九千名撥往常青軍前，二千名派赴藍元枚處。續據李侍堯奏，預備漳州兵未經調用者二千名，亦有旨令該督派往藍元枚處。此項漳州兵，究於何日配渡？此外，應撥藍元枚兵二千，是否即將漳州兵抵數？抑於前派一萬一千兵內再撥二千前赴鹿仔港？並着李侍堯詳悉速行覆奏。再，臺灣府本年應徵錢糧，已有旨豁免。至漳泉二府，前據徐嗣曾奏，春夏缺少雨澤，恐致歉收，且該處有過兵運糧等事，亦應酌量加恩。但此時已過徵收之期，其經完納者，自未便給還。且恐徒爲州縣吏胥肥橐。若倘有普行未徵，李侍堯即可一面傳旨出示緩徵，一面據實覆奏。再，彭喜係參革守備，膽敢從賊抗拒官兵，實屬可惡。着該督等即查明該犯家屬，問擬緣坐。至賴樹一犯，據供受賊僞職，與官兵相抗。該二犯既經從賊，自有黨

夥，何以容易即被擊獲？將來解京審訊，恐又如廖東等之狡供不認，亦未可定。並着李侍堯將彭喜、賴樹如何被獲實情，一併查明具奏。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保寧、李世傑、閔鶚元曰：現在，臺灣軍務尙未告竣，一切兵食及平糶撫卹等事，在在急需，不妨多爲儲備。川省素爲產米之區，連歲收成豐稔，積儲較裕，着保寧再行採買米三十萬石。如或市糧不敷採辦，卽於附近川江各縣常社倉內碾動穀石，以足三十萬之數，接續運赴江南，交李世傑等一併委員運往閩省，以資接濟。其碾動倉穀，不妨暇時買補。至此次運閩米數，需用海船較多，着傳諭李世傑、閔鶚元，將海船一項寬爲預備。俟前次川米二十萬石抵江起運後，所有續辦米石，一經運到江省，卽接續配船起運，以期迅速抵閩，毋誤要需。

臣等謹案，閩省軍糈、民食，屢經宵旰運籌，不待奏請，早於浙江、江南、江西、四川等省酌撥七十餘萬石接濟。嗣據督臣李侍堯奏，儲備已屬寬餘。我皇上以現在添兵進剿，凡鄉勇、難民皆須支給撫卹，並漳、泉平糶所需，尤在多多益善，特諭四川督臣保寧，再行辦米三十萬石，接續運往。不特軍餉有餘，而民食益形充裕。聖上軫念民依，有加無已。所以，該省卽收成稍歉，而閩閩仍安堵宴如也。

上又諭內閣曰：李侍堯奏，閩省現在軍務繁多，試用人員不敷差委，請揀發參將二員、遊擊三員、都司四員、守備六員，速飭來閩，以資差遣、委署。着留京辦事王大臣

會同該部，於候補、候選及應陞人員內，詳慎揀選具奏，即令該員等輕騎減從，迅速馳驛前往福建，交與李侍堯差委。

上又諭刑部堂官曰：臺灣從賊逆匪廖東、胡番二犯，前審訊時，堅稱並未從賊，不吐實供。因該犯語言不甚明晰，是以暫令解交刑部監禁。着刑部堂官遴派該部司員中，籍隸閩省、通曉漳州語音者，再行嚴加鞠訊，務得該犯等實供，毋任再有狡飾。如刑部司員亦未能通曉該犯言語，即傳侍衛蔡本禧會同派出之刑部司員，嚴加詰訊，據實具奏。

十二日（丁丑），常青、恒瑞同奏言：十四日，接據柴大紀等稟：逆匪自蘆豆莊殺散以後，復糾合大武壠、哆囉囉各匪，意欲攻踞鹽水港，以絕縣城糧餉。刻下諸邑四處，皆爲賊匪把截，惟鹽水港一路可通郡城，必須保固。現在安兵一千餘名，撥遊擊楊起麟統領駐劄；又撥千總陳邦材帶兵二百名，駐防鹿仔草，與鹽水港犄角。初五、初七等日，連敗賊匪。初九日，探得賊匪攻鹿仔草，隨派遊擊李隆帶領隊伍義民一千三百名，前往夾攻。行至竹仔脚、大崙、田洋（該處離鹿仔草十餘里），忽遇賊匪約八、九千，蜂擁而出。隨飭兵丁施放鎗礮，打裂大礮一門，賊人愈殺愈多，四面逼近，兵民奮力鏖戰，自辰至未，鎗礮轟擊其後，賊始退散。收兵回縣，查點兵民，有百餘人尙未歸伍，軍裝亦有該處，鎗礮轟擊其後，賊始退散。收兵回縣，查點兵民，有百餘人尙未歸伍，軍裝亦有

遺失，統容查明另報。查賊勢猖獗，駐縣之兵，除撥駐鹽水港、鹿仔草兩處，餘兵只有一千五、六百名，已爲單薄。且義民亦分守鹽水港、鹿仔草，縣城空虛，實爲可慮。乞發大兵三千名，多帶鎗礮，速來諸羅，以安彙卯。又據派往鹽水港之遊擊楊起麟稟稱：同守備黃象新晝夜督兵固守。茲聞笨港汛，於本月初一日被賊攻陷、焚燒各莊。初十日，又攻圍鹿仔草。查鹿仔草離鹽水港止隔十數里。於初五、初七、初九、十一，連日分路圍攻鹽水港，楊起麟等竭力殺敗賊匪。但鹽水港附近四圍莊社，皆被賊陷，惟存鹽水港一街之地，兵力甚單。兼以連日打仗，藥鉛存剩無幾，若差往諸羅運解，路經賊巢，恐有疎虞；請速撥兵一千名，並火藥、大小鉛子應用各等情。查笨港、鹽水港，皆係諸羅至郡水陸要路，今遊擊楊起麟稟內有笨港於初一日被賊攻陷之語，何以柴大紀等並無文報，恐係該遊擊得自聽聞，未盡確實。但細閱柴大紀等會稟，派令遊擊李隆帶領兵民尙未及與遊擊楊起麟會合夾攻，已於中途竹仔脚等處遇賊交戰，鎗礮斃賊雖多，而兵民軍械俱有損失；並慮縣城空虛，專差星夜間道告急，自屬立等赴援。臣等本欲於各港口酌撥兵四、五百名，同義民前往防禦，今看此情形，恐兵少於事無濟。當即派令總兵魏大斌、副將詹殿擢、都司劉振唐、守備姚國泰等，帶兵一千五百名，飭同知楊廷理備齊船隻，即於十五日黎明上船開行。並令該總兵等探聽鹽水港如尙有賊圍擾，即協力進攻；如賊已退，即竟赴諸羅與柴大紀商同堵剿；即確查笨港有無失事，迅速馳報。如

笨港有失，則府城往北海道，賊人又將作梗，而一切糧食、貨物、商賈難行，殊有關係。且鳳山之東港，在鹿耳門之左，已爲賊佔；諸羅之笨港，在鹿耳門之右，又爲賊擾；則現在鹿耳門一口，尤宜加意嚴防。臣等已派撥官兵防禦。至鹽水港，在諸羅之南、府城之北，距城不過五、六十里，今賊衆圍攻鹽水港，固意在諸羅，而實卽覬覦府城。臣等現在劄營府城以南，自初十日賊人敗退之後，伏莽潛藏，至十三、十五等日，有賊千餘，屢次來擾。官兵迎擊，卽又奔逃。臣等料其詭計，希冀官兵大衆深入窮追，迨去府既遠，不惟妄想繞出官軍之後，而鹽水港等處之賊，自北趨郡，必更肆無忌憚。且鹿耳門一口，左右有賊，又當時時兼顧。臣等再三籌畫，現在營盤實有未可行動、率行輕進之勢。臣等前請添兵，已咨會督臣孫士毅，如潮州有挑備之兵，卽先發二千名前來，猶未據咨覆。現已接據督臣李侍堯來咨，業將預先調到本省兵二千名，飭帶領之參遊等員，由廈門配渡，計日可到。臣等惟有相機剿捕，仍照料郡城南北兩面，以及鹿耳門要口；並知會藍元枚、柴大紀等，務於各該地用心防範。再查臺灣海防同知楊廷理，屢次帶領義民打仗，現又隨營剿賊，勇往向前。又經臣常青前經奏明隨帶軍營之建寧府同知楊世綸，該員曾在軍機司員行走，隨臣等辦理一切要件，俱能諳練勤慎、奮勉出力。仰懇量加鼓勵。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柴大紀、孫士毅曰：閱常青奏到之摺，

與李侍堯昨奏大略相同。惟蔬豆社，柴大紀則稱殺散，李侍堯則稱被賊踞，不知何故不同？又，鹽水港在諸羅之南，笨港在諸羅之北，皆爲運糧要路，今俱有賊匪搶佔，以絕糧餉，諸羅勢甚迫急，所關甚重。看來賊人狡計，竟係因大兵俱在府城、諸羅一帶，兵勢單弱，故作窺伺府城，以牽綴官兵，使常青等不能遠離該處營盤，而其意實欲斷我糧道，攻逼諸羅縣城。若諸羅有失，則臺灣府城勢更孤懸，四面受敵，大有關係。前曾旨令常青等，或舍南趨北，直搗大里杙賊巢；或竟往南潭擒擊賊目莊大田。今看此情形，該將軍等不必向南，竟宜先往北路。常青此時或於總兵副將內，擇其奮勇可恃者，酌撥一員，令其固守營盤；而常青等竟揀選精銳，親自帶領，同時侍衛章京將備等數人，直趨北路，前至諸羅會同柴大紀並力擒渠搗穴；或再分派勁旅，將鹽水港屯佔賊匪悉力殲除，打通糧道，此爲上策。藍元枚，昨已有旨令即帶兵前往鹽水港，剿殺賊匪後，自南而北，星赴諸羅接應柴大紀；或能先將笨港一帶屯踞賊匪，乘勢掃除，更爲妥善。常青自駐劄府城，未能進剿，而現在營盤又未能移動，豈有被賊牽綴、株守坐視柴大紀受困之理？今計粵先渡之兵四千早到，若派勇幹大員在彼固守，常青即領兵前往北路，自可無他慮。而柴大紀處得此兩路兵力接應，鹽水港、笨港道路肅清，米糧通運，南北聲勢連絡，人必自定，似於進剿機宜，極爲得力。着常青、藍元枚酌量情形，迅速籌辦，斷不可坐失事機。再，用兵之道，全在先聲奪人；現在添調兵丁不爲不多，即日陸續



前抵臺灣；常青等不妨再行曉諭軍民，以此次添調官兵之外，現又有旨於廣東及福建本省添調兵數萬，接續前進。俾軍民等心膽益壯，兵氣益爲振作；且使賊人聞之，亦不敢肆意鳴張。此亦先聲後實之一法。仍着李侍堯、孫士毅廣爲招募數萬，多多益善，以備調遣。再，臺灣府城官兵糧餉、火藥等項，存貯甚多，關係極爲緊要。常青於帶兵前往鹽水港等處進剿時，除將戰守官兵應用糧餉、火藥，酌量散給隨身攜帶外，所餘糧餉、火藥，若仍貯積府城，該處係編竹爲城，恐易生賊人窺伺之心，不可不虞。莫若竟將所餘糧餉、火藥酌量留存，以備守備之用，可不至短缺外；其餘悉行攜帶隨行。即使府城萬一稍有不虞，亦祇係空城，賊人一無所獲，亦不能久佔。並着該將軍酌籌妥辦。但此時該將軍等須密之又密，只可暗爲派撥，不得稍露風聲，使軍民聞之心中搖動，轉多未便，此爲最要。至鳳山之東港爲賊佔踞，於鹿耳門甚有關係。現已據常青派撥官兵前往防禦，但恐該處官兵未能分身，尙不能殲除淨盡。着李侍堯於內地總兵、副將內奮勇者揀派一員，帶兵一、二千前往，剿除佔踞東港賊匪，打通糧路，更可得力。又同知楊廷理屢次帶領義民打仗出力，楊世綸隨營辦理一切要件，頗爲奮勉，俱着賞帶花翎，俟軍務告竣，再行送部引見，以示鼓勵。再，前次解到賊匪廖東、胡番二犯，因屢次訊供堅稱係被義民挾嫌誣害，兵役誤拏，而於從賊一節，狡展不認。曾降旨令該將軍等查明所供情節，奏到再行辦理。今思此等匪犯，若非從賊爲逆，何致被拏，豈可因其一時

狡賴，復往軍營查訊。況正在剿捕賊匪之時，若因其狡展之詞，又向兵民查訊，恐兵民不無顧忌，轉致遇有賊匪不敢輕拏，大爲未便。除已降旨將該二犯卽行正法，着常青等竟無須查訊。此時，不但兵丁等不須向其究問，而義民等更不必再行傳訊，以致心存顧忌，轉使賊匪得以漏網。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保寧、李世傑、閔鶚元曰：江省海口船隻，業已多爲預備，無虞缺誤。着再諭保寧將前次撥運二十萬石及降旨復令續採買米三十萬石，務卽上緊趕辦，接續運至江省，交李世傑等卽行配船起運，以期迅速抵閩，毋誤要需。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二十五

七月十三日（戊寅），常青、恒瑞同奏言：賊匪侵擾諸羅之鹽水港等處，臣等當派總兵魏大斌等帶兵一千五百名應援；詎南路賊匪聞知郡北一帶，有賊已分派官兵前往，膽敢於十八日卯刻糾夥約七、八千圍繞大營三面；又有賊三、四千攻犯府城小南門外桶盤棧營盤。該道、府協同副參等員弁在城守禦，並派撥兵民出戰；臣等率同侍衛烏什哈達等帶領滿漢官兵出營，分路迎擊。賊衆正與桶盤棧營盤對陣，烏什哈達等所帶官兵，橫冲賊隊，奮勇爭先，鎗礮齊發；賊尙拚死抵敵，官兵以排鎗直壓，賊始敗走。追殺六、七里，俱向竹箐深密處竄逸。其大營三面之賊，有章京岱森寶等七員，總兵梁朝桂、副將蔡攀龍、參將特克什布等，俱各奮勇督戰，大、小礮，排鎗、弓箭，施放得宜，至午刻賊人大敗。共計鎗礮斃賊約三百餘人，殺死數十人，割獻首級、耳記、髮辮；奪獲賊械二十餘件。傷亡弁兵、義民等，分別註冊，照例賞卹。臣等查此次打仗，烏什哈達奮勇倍常；岱森寶等帶隊勇往；又，副將官福調撥官兵，曉暢軍旅，深有機宜，且晝夜勤慎，實爲營中出色之員；在金川軍營已賞戴花翎。其副將貴林臨陣打仗，身先士卒，以及同知楊廷理帶領義勇，倡率有方；該二員，現在獎以花翎。又，外委王國志亦能管帶義民打仗，甚屬勤勉，超補千總實缺，並獎以藍翎。至總兵魏大斌等，自十五日帶兵由水

道前赴諸羅鹽水港，前已有官兵防禦，今魏大斌帶兵前往，諒必通知柴大紀，但尙未據回報。臣等已飛札藍元枚、柴大紀，即約會魏大斌協力剿賊，固守諸羅，迅速馳報。

同日，李侍堯奏言：常青抄錄奏稿內稱，現在鹿耳門，尤宜嚴防等語；則臣前所派繪船二隻、鎗兵二百名，分駐兩處，似尙覺單薄。今查水師提標繪船各船，已無可用，鎗兵除調赴臺灣，所餘有限。臣隨飛飭海壇、金門二鎮，調取繪船各一隻，並向沿海各營湊撥鎗兵二百名，照前分配每船一百名，分往鹿耳門、鹿仔港兩處，協力防範。如有賊船出擾，即行截殺，庶糧餉到彼，不至疎虞。至內地沿海各營額設戰船，尤當預爲整理。無如因循日久，船泊海邊不爲隨時燂洗收拾，多不適用；其入廠修造者，又不能上緊完工。目下惟有先就可用之船，亟飭修整完固；其在廠修造之船，一併勒限嚴催，迅速報竣，庶爲有備，不至周章。再，本月二十八日，蚶江通判陳惇稟稱：『有林源邁船自鹿仔港回至蚶江，詢據稱，藍元枚於六月十五日帶兵民往大肚溪剿賊，義民涉水過營與賊打仗，互有殺傷。又聞十六日牛罵頭各莊義民，帶同熟番共數千人，殺至大肚溪，焚燒賊莊，殺死賊匪甚多。藍元枚亦撥兵前往接應』等語。查藍元枚前奏，有遣人往大甲等社聯絡番社之語，今牛罵頭義民同熟番攻賊，想即係藍元枚遣人糾約。前採買色布、色絹四千餘匹，分行府城、鹿仔港兩處，今藍元枚聯絡番社正可得用，擬再行酌買解往，以備接續應用。至北淡水一路，據副將徐鼎士等稟稱：『招撫難民，俱已歸

莊，幸得時雨，晚稻大半播種。惟賊首吳沙盤踞三貂，恃其地險，尙在竄伏，現在設法購線剿捕』等語。是北淡水一路尙屬寧貼。又，閩省額兵，除調往臺灣剿捕賊匪外，水陸各營兵丁，實屬不敷應用，不得不量爲募補。前接守備王天植造報缺額，祇就現在府城各營，而南北兩處無從查造者，更當數倍。若俟一一查到始行補額，現在內地營伍殊覺空虛，應先約略募補，以資差防，而備緩急。查水師提鎮協所轄各營，及陸路提標興化、長福、省城、福寧所轄各營，均屬沿海要地，應請照調往輪戍臺灣兵數，無論是否傷亡、散失，先挑補十分之三。其汀邵延建各營，挑補十分之二。所有糧餉，卽按名支給，俟剿賊匪事竣後，統於傷亡之散失截曠銀糧補款；約略計算，亦足敷歸補。如此，則兵餉不致多糜，而現在內地海疆得添募新兵，及時操練，可以資守禦而裕巡防。再閩省各營鳥鎗，自乾隆四十二年，起，赴臺班兵及巡洋弁兵沉失八百八桿，並有年久鎗筒澆薄、膛口寬大，火機、火門銷蝕，不堪適用者共六千四百六十八桿，經督臣雅德莅任後查明，卽散飭各營修造。惟督標業經造補外，其餘各營因公費逐年支用無存，至今尙未補造。現在，各營節次調兵前往臺灣剿匪，所有堪用之鳥鎗多已帶往，其存營者半屬不堪；設或需用，貽誤匪淺。查各營鳥鎗沉失、損壞七千餘桿之多，又延十年之久，竟不補造，理合據實參奏，將歷任之提鎮將備交部分別嚴加議處，仍着落賠補。但俟追出銀兩後始行製辦，又致稽延時日，應請先行動項上緊修造。所有動用銀兩，容查明各

該員在任久暫、鎗數多寡，分別追賠。至臺灣滋事後，所有軍前節次遺失，烏鎗約有二、三千桿亦請先行動項製造，將來仍於各該營公費內樽節辦理，陸續歸款。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魏大斌、藍元枚、柴大紀曰：南路賊匪將官兵牽綴，意欲攻掠府城，狡點顯然。雖經常青等率領官兵分路剿殺，僅斃賊三百餘人，不爲快意。是常青等在府城外結營株守無益，竟當遵照前旨，酌量留將備守城，直趨北路，會合攻剿爲是。至藍元枚處，糾集義民、熟番會合夾攻較爲得手，若令普吉保留兵固守鹿仔港，自可無虞。該參贊竟率領官兵，將笨港、鹽水港等處屯佔賊匪，次第殲除，廓清道路，由北而南，前赴諸羅接應柴大紀，合兵一處，似於冲堅掃穴機宜，更爲得力。惟是南路賊匪四處屯聚，現在將軍、參贊俱在一處，府城外所立營盤，自屬寬闊，若常青帶領官兵前往北路，兵力較分，營盤寬廠照應不易。常青應於起身時，先將營盤酌量收小，以便隨時堵禦，可保無虞。然此皆朕於數千里外思慮所及，隨宜指示，用兵機要，倏忽變換，其是否可以如此辦理之處，惟在該將軍等悉心籌畫，隨機應變，不必過於拘泥。節次諭令常青等曉諭附從賊匪、民人，令其投誠歸伍，各安耕種，但恐該民人等未能盡加曉諭，常青等竟當刊刻謄黃，令各處遍貼或射入賊巢，通行曉諭。則從賊民人自當紛紛投出，不但賊黨可以解散，且使賊衆彼此自相猜疑，生心內潰，實屬不戰可勝之良策。常青、藍元枚卽當妥速辦理；一面仍奮勉攻擊，不可坐視。又據李侍堯奏酌補營兵

一摺，所辦未免拘泥。前已屢經有旨令該督廣行召募，不必拘定額數。如恐經費不敷，即行奏請，再行撥解應用。現在正須多兵接應之時，內地亦當操防備用；如果募得多兵，既可備撥軍營，以助聲勢；即內地巡防調撥，亦爲寬裕。着李侍堯即廣行添募，毋庸拘定原額。並着常青、藍元枚各就臺灣處所，一體迅速召募。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曰：昨因東港、笨港俱爲賊佔踞滋擾，恐常青派撥官兵前往防禦，不能殲除淨盡，已有旨命李侍堯於內地總兵副將內派撥一員，剿散賊匪，以防梗阻糧路。又預備調遣之兵，不妨多多益善，特降旨令李侍堯、孫士毅各行廣爲召募，以資差防。今該督俱能先事籌及，可嘉之至！烏鎗爲行軍利器，遇有沉失，自應隨時補造，何以各營損壞至七千餘桿之多，又延至十年之久，竟不趕緊修理？祇可免其議處，若不令其賠補，不足以懲儆。着李侍堯即行查明歷任提鎮年分之久暫、損失之多寡，除黃仕簡、任承恩自應着落賠補外，其餘各員應如何分別賠補之處，酌擬開單呈覽。該督着先動項勒限趕造，以資應用；俟分別着落賠補，再行歸款，以期無誤要需。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世傑、舒常、姜晟、何裕城曰：前據何裕城奏，江西運閩米石，俱由新城縣五福地方行走；現在自己陸續起運。所有該處山路及一切事宜，想已辦有章程。此次湖北所碾米石，亦由江西運赴閩省，不過照該督成式料理，自屬便易。着何裕城即將江西米石於何時可以運竣；其湖北米石接續由該省運閩道路便捷之處，一

面酌定，一面飛咨舒常，令其速將碾就米石分起撥運，由江西五福一路前。不可似前次推諉，以致遲延。如江西實有礙難辦理之處，一面飛即知會舒常等，令其將米石裝載，撥船由水路運往江南，交李世傑等，由上海出口運往閩省。但前經先後降旨令保寧預備米五十萬石，陸續由川江載赴江南備船運閩；爲數較多，恐江蘇船隻驟難添僱，轉恐有誤要需，莫若即由五福早運爲是。

上又諭內閣曰：柴大紀自剿捕逆匪以來，督率官兵、義民奮勇殺賊，一切調度深合機宜。着授爲參贊，協同將軍常青等悉心籌辦，以期迅奏膚功。

上又諭內閣曰：據舒常、姜晟奏：『湖北省早稻豐收，秋成可卜大有。現在動支倉穀二十萬碾米一十萬石，遴選委員，分作四起，由江西一路運往閩省，以濟軍儲。舒常並往湖南與浦霖酌議，動穀碾米運閩，以資備用』等語。現在臺灣剿捕逆匪尙未戡事，一切軍糧及撫卹平糶等事，所需糧石較多，不妨寬爲預備。該督等能不分軫域，先事預籌，殊屬急公。舒常、姜晟俱着交部議敘。

上又諭內閣曰：臺灣現在剿捕賊匪尙未竣事，所有軍需一切費用繁多，着戶部於附近鄰省內酌撥銀一百萬兩，令該督、撫等派員解赴閩省，交與該督等存貯備用。

十四日（己卯），寶琳、琅玕同奏言：杭州滿兵第二、三、四起，已於六月二十八、七月初一、初三等日，先後全行起程。所有乍浦兵五百名，並領兵協領等官十員，於初



四、初六先後到齊。江寧將軍臣永慶亦於初四日抵省，公同驗看。乍浦滿營所挑兵，俱年力精壯，漢仗去得(?)。應需軍裝、器械、火藥、鉛彈，亦俱備帶齊全。臣等照前一體料理，於初五、初七，分爲二起接續起程。永慶隨即趕赴前途，先後照料督催前進。水陸程途一切船隻、口糧、夫馬等項，先經臣琅玕派員會同該道、府預備齊全，現仍委令司道分起護送，可以迅速進行，不致稍有遲滯。奏入，報聞。

十五日(庚辰)，藍元枚奏言：現在鹿仔港四面受敵，而賊匪恃衆負隅，屢來侵擾。本月初五日，賊匪數千來犯二林莊；十一日，賊匪數千分路來犯埤頭、茄冬溝等莊；見官兵、義民趕到應援，隨即散去。如此出沒無常，防備恐難週密。又，彰化淡水交界之大甲溪、岸裏社，係在大里杙之北，現亦被賊攻擾。若彼處一失，賊匪便可長驅直至竹塹，斷絕上游糧道。臣派護遊擊潘國材等帶陸路提標並延平等營兵六百名，由海道前去堵禦；並飭副將徐鼎士酌撥官兵，協同守禦，兼牽綴賊勢以爲諸羅聲援。臣等統計兵力，除不服水土患病各兵外，僅敷堵禦應援；而諸羅、府城道路阻隔，若賊匪四面來侵，必須分路痛加追殺，兵力未免不敷。況鹿仔港最爲要地，尤當計出萬全。懇再調福建兵二千名、廣東兵三千名前來鹿仔港，以備剿捕。又探聞自五月初七日起，賊匪陸續焚搶諸羅縣屬沿海之安溪寮、龍船窩、鐵線橋等莊計二十餘里，以致諸羅、彰化道路阻隔。又聞六月初九、初十等日，賊匪專攻諸羅屬之鹿仔草莊。查鹿仔港至斗六門六十餘

里、至諸羅九十餘里，沿途皆有賊匪屯聚，又兼東螺溪、西螺溪一帶水漲，進剿官兵未能直達。臣是以親率官兵，由鹿仔港及中寮二路攻殺大肚、王田等賊莊，鎗斃打死賊匪約五、六十人。官兵俱無傷損，惟鄉勇淹斃二名、被傷八名，業經臣酌量賞卹。偵探諸羅賊匪於十七、十八等日，陸續趕回保守大肚溪，諒此時諸羅賊勢自應減少。臣現在整頓兵力，一面遣人由海道持札密商柴大紀，定有日期，臣即親帶官兵由東螺、西螺、土庫等處攻殺至斗六門，會剿賊匪。再，臣接據鎮臣普吉保報：「先奉將軍常青調令，帶兵一千名，前赴諸羅大埔林地方，與鎮臣柴大紀訂期會攻斗六門賊匪。因到彼探聞賊首林爽文已回彰化；又據鹿仔港營盤副將林天洛、護參將馬元勳等具稟：賊匪數萬分路圍攻鹿仔港馬鳴山營盤及埔心莊，官兵分路迎敵，施放鎗礮，打死賊匪甚多，奪獲礮位刀鎗等件。有福協左軍千總林孝龍、把總陳鎬帶兵追趕，不意賊匪埋伏溝內，突然擁出衝擊隊伍。各官兵禦敵，至殺退賊匪，查明陣亡兵丁七名，失去行營礮二位、鳥鎗四桿、腰刀七口。賊勢甚為洶湧。續又據副將林天洛稟報：五月初一日，賊匪復出肆擾，官兵奮力堵殺，鎗礮傷斃賊匪甚多，並奪獲鞭礮、鈎鐮、長鎗、竹鉶；生獲賊犯王力、廖應魁、邱永，押交彰化縣審訊」等情。普吉保隨撤兵兼程於五月初六日回港。臣查普吉撤兵鹿仔港，業經請將軍臣常青核奏，是以臣前次摺內未經附奏。王力等三犯，先據彰化縣知縣宋學灝詳報：王力一名刀傷深重，審明後即經病故。其邱永、廖應魁二

犯，經臣覆訊正法。再查淡水彰化交界之大甲溪一帶，閩粵居民雜處，間有賊匪潛匿其間，以致各懷疑心，彼此燒燬莊社。又彰化縣城內及附城莊社，係民賊互相燒燬，現在房屋全無，以致泉民多逃出鹿仔港，漳民多被賊押入內山水沙連並大里杙等莊社。是以鹿仔港現有民人十餘萬人，大里杙、水沙連等社賊巢內，亦有民人十餘萬人。因衣食缺乏，多有從賊入夥者，是以賊勢愈形猖獗。今賊匪守禦隘口，音信隔斷，臣細訊將弁，竟不能知賊巢虛實。現在嚴禁民人，不許鬪殺、焚搶。並遣妥人乘小舟由海到大里杙等社，偵探賊巢虛實；並攜帶告示諄諄曉諭：如民人已經從賊打仗，罪無可貸；若係良善未經從賊者，務速歸莊，乘時耕種。至林爽文藉大里杙東係高山、西向大海、南北俱是大溪阻隔，水沙連一帶又是高山險峻，得以鳩集夥黨，苟延殘喘。臣現在相度機宜，設法剿捕，斷不敢效任承恩等觀望遷延；亦不敢冒昧輕率，務計萬全，迅速剿滅匪黨。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柴大紀、孫士毅曰：前已有旨令李侍堯將添調一萬一千名內，撥粵兵二千名與藍元枚。又據李侍堯奏，預備漳州有眷屬兵二千，亦有旨令該督派赴鹿仔港。藍元枚此次發摺時，想尙未接到前旨。其閩、粵兵四千，此時自己陸續前抵鹿仔港。今該參贊既請添兵五千，着孫士毅再於廣東挑撥兵一千名，速赴閩省；並着李侍堯即於漳、泉等處速行召募兵一千，接濟調撥，合之前調粵省應撥

鹿仔港兵二千及漳州兵二千，已共有六千名。李侍堯酌量情形，如現在添調兵丁一千先到廈門，即將粵兵先行撥付藍元枚處；若漳、泉召募之兵，於粵兵未到之前業經召募齊集，即將募兵一千撥往鹿仔港應用，以足所請添兵五千之數。其餘一千，着李侍堯即由五虎門配渡，竟赴淡水接濟徐鼎士。所有此次續調粵省兵一千，並着孫士毅妥協派撥，愈速愈妙。再據藍元枚奏稱，鹿仔港四面皆有賊衆滋擾，而彰化淡水交界大甲溪等處，又有賊屯聚。昨常青又奏，賊衆在桶盤山等處圍繞大營，實有不能移動之勢。看來，賊匪南北四出擾攘，意在牽綴官兵，而常青、藍元枚等墮其術中，竟有應接不暇之勢。用兵之道，合則勢盛，分則勢弱。今賊首林爽文、賊目莊大田等，明知重兵俱在常青、藍元枚兩處，而林爽文牽綴北路，莊大田牽綴南路，使我兵分投堵禦，奔走不暇，賊匪得以乘間蹈隙，將南北兩路緊要各港、社、隘口，任意搶佔，賊勢轉得聯絡，狡計顯然。乃常青爲其所愚，止知結營自守，分兵防備；遇賊匪擊東、應東，擊西、應西。譬之奕棋，使賊人着着佔先，通聯一氣，而官兵止辦接應，並無制勝之策，轉致疲於抵禦，何時方可竣事？該將軍等自當統領大兵，帶同侍衛章京將備等舍南趨北，與柴大紀會合。藍元枚亦應令普吉保留守鹿仔港，該參贊即帶兵由北路而南，前往諸羅與常青、柴大紀會合一處，使我官兵聲勢聯絡，軍威壯盛。其間阻隔屯聚賊衆，即可順便乘勢剿殺，使南北道路相通。偵探林爽文現在何處，即以大兵全力前往搜捕。但能將渠魁擒獲，則其

餘賊目如莊大田、陳泮、吳領等，自無難迎刃而解，勢成破竹。即使林爽文窮蹙竄入內山，而賊目、匪夥失其首逆，勢必紛紛奔潰。彼時，我兵將賊黨痛加剿洗，乘此得勝兵威，再向生番令其獻出。想逆首林爽文卽有翼亦難遁也。此仍擒渠制勝之策，該將軍等當勉力相機籌辦，不可坐失事機。前此，黃仕簡、任承恩卽以因循觀望，以致老師糜餉。今常青等亦不免爲賊牽綴，止知自守，卽與以百萬之師，而零星派撥、處處分防抵禦，亦總不能得力。斷不可不急思變計改圖，以期出奇制勝；況現在添調各兵俱係生力，正當乘此新到銳氣，及鋒而用。若再因循，又致疲弱，仍與不添無異。至常青等，如帶官兵前往北路，應遵前旨將營盤酌量收小，妥設防卡，便於照應，更可期保固無虞。又節次降旨令常青、藍元枚各就近廣爲召募，毋論從賊與否，一經應募投到，卽令食糧充伍。此固爲增添兵力、解散賊黨之計，但賊匪狡獪異常，其自行投到者，不可不留心防備。其中，如有家屬尙在內地、及隨營打仗一、二次，察其情形實能出力者，方可信用。者乍行投到，當擇素能管束兵丁之將備，令其統轄，或分隸各營令官兵箝束，庶可免肘腋之患，此爲最要。至北淡水一路，現既有賊匪滋擾，藍元枚應飭令副將徐鼎士加意堵禦，奮力剿殺，毋致稍有疎虞。又據藍元枚奏，前次賊匪攻擾埔心莊時，有千總林孝龍、把總陳鏞帶兵追趕，被賊埋伏溝內，突出衝擊，經官兵殺退等語。其林孝龍、陳鏞二人，是否回營？抑係陣亡？摺內未經叙明，並着查明具奏。現在沿海口岸俱有賊船

潛伏，內地解往臺灣等處糧米、餉銀、火藥、鉛彈等項，着李侍堯嚴飭文武委員加意小心防範，方爲妥善。再，該參贊所請添兵五千名，現有旨如數發往。但到彼尙需時日，此時豈有株守坐待之理？今藍元枚約會柴大紀訂期親帶官兵，直趨斗六門奮力攻剿，此舉略見奮勇，自應如此辦理。

臣等謹按，賊匪蟻聚蜂屯，俱係脅從，非盡能打仗。故一經官兵鎗礮，無不奔潰。因不能窮追進逼，使賊散而復聚，仍敢四出滋擾，以爲牽綴之計。將軍臣常青等，僅能堵禦，應接不暇，實墮其術中。我皇上洞燭情形，諭以擒渠制勝之策，不啻至再、至三。茲以藍元枚有與柴大紀訂期合攻之語，復又傳諭常青徑赴諸羅會齊進剿。兵合則勢盛，賊匪自無難悉力殲滅。聖明屢示機要，惜在事諸臣尙力有未逮也。

十六日（辛巳），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曰：昨據藍元枚奏，鹿仔港之二林、埤頭等莊及彰化淡水交界處所，俱有賊匪攻擾，已諭令該督在漳、泉募兵一千名，並令孫士毅再撥粵兵一千名，先盡五千名撥赴藍元枚處接應。其餘一千名，卽令該督徑由五虎門配渡，撥赴淡水，以助徐鼎士防守之用。李侍堯務須妥速召募，卽行分撥。至粵省及漳州兵應撥往藍元枚者，該督究於何時先後配渡，未據奏及？着卽將何日可抵鹿仔港之處，迅速覆奏。鹽水港、笨港、蘇豆社等處，爲米糧販運通衢，今被賊匪搶佔，且押去海邊小船，又將在海口一帶滋擾，所關甚重。已節次諭令常青等，務將各港社屯佔賊匪，

迅速剿殺，打通道路爲要。今披閱臺灣全圖，澎湖一處，正與笨港、鹽水港、鹿仔草等處相對，且相距不遠，俱有港口可通。現在常青、藍元枚兩處酌辦剿賊，無暇前往各港社痛加剿殺。雖據常青、柴大紀各派官兵前往攻剿，恐不能得力。今澎湖既相距甚近，該處原駐有官兵，李侍堯自應飭令駐劄澎湖將弁帶兵就近配渡，前往鹿仔草、笨港、鹽水港一帶接應會攻。如澎湖駐守兵丁爲數不多，該督亦應於內地押殺守要(?)，由澎湖前往協剿，庶內外夾攻屯踞各港社賊匪，自可迅速剿殺，肅清道路，使官兵聲勢聯絡，於剿捕機宜方爲有益。兄賊既佔踞沿海各港社，保無滋擾澎湖之事？亦應預爲籌備。常青、李侍堯、藍元枚等總未言及，今因觀圖甚爲慮念！着傳諭李侍堯，並將圖發交閱看，酌籌妥辦，迅速覆奏。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二十六

七日十七日（壬午），孫士毅奏言：粵省先調兵丁二千名，已於六月中旬陸續抵廈，此時應已全數到臺。至續調二千名內：督標及增城惠來營一千名，七月初五、六等日，即可出境；右翼鎮標一千名，距潮較遠，七月二十日外亦可點送赴閩。所有現在添調二千名，因計期稍後，臣尤加緊飛調。並於營分略近者，量爲抽撥足數，計程月杪、月初，亦可由黃岡出境。一切軍裝、器械及鉛彈、火藥，並裹帶一月口糧，臣前此恐閩省軍營續有徵調，俱預爲密飭部署；一俟檄調文到，各該營均可即日起程。左翼鎮李化龍，曾經出師金川，派委統領。其餘帶兵將弁，俱挑選諳練勇往，並有曾經打仗者。至駐防兵一千五百名，想日內存泰、博清額會同圖薩布挑選停妥，不日即可啓行。臣仍一面星飛咨會，一面派員馳往前途，彈壓到潮，毋許稍有滋事。再，近年外洋商船，均係以貨易貨，其新到洋錢比前較少，愚民無知，竟與紋銀一樣行使，是以市價稍昂。現在軍營需用孔亟，自未便較論成色多寡，致有遲誤。經撫臣在省迅速趕辦，得有數萬兩，先行起解。因思上年清查倉穀案內，有潮屬州、縣徵出穀價銀二十餘萬兩，提貯藩庫，內洋錢居多。現與撫臣札商，將此項洋錢湊足四十萬兩，委員分起解送赴閩，即可應用無誤。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孫士毅曰：孫士毅添派征兵、催趨赴臺，所辦甚爲迅速，實屬可嘉！昨又降旨令於粵東挑撥兵一千名，速行派赴閩省應用。該督務須妥協派往，愈速愈妙。又據稱撥銀易換洋錢通融，如數撥解，所辦亦屬妥協。至孫士毅現在駐劄潮州，且因照料官兵出境，馳赴黃岡，該處與閩省較近，聲息相通，現在臺灣剿賊情形，該督自必有所聞知，並着得有何信，即行隨時速奏。

十八日（癸未），李侍堯奏言：閩兵二千，已於前月十九、二十等日，俱到臺郡。粵兵先來之二千名，於前月二十四、五等日放洋，計目下應亦到齊。至分兵二千前往藍元枚軍前之處，若論道里，則浙省滿兵到泉州，即可由蚶江配渡；但該提督係漢人參贊，而永慶係滿洲將軍，同在一處，恐不得臂指相使之用。臣擬令永慶帶滿兵赴常青處，俟粵兵來時，分撥二千往鹿仔港，似覺兩處俱呼應得靈，較爲有益。惟是該提督昨寄來摺稿，亦有請添閩、粵兵五千之奏，今增兵二千，似尙不敷所請之數。臣前奏明漳州鎮兵獨未調用，因札詢該提督去後，茲於本月初四日接據札稱：「漳鎮兵內和平、漳浦二營，難保無會匪在內；其詔安、雲霄二營兵，最爲勇健得用；鎮標中、右二營及城守、同安二營，亦俱可得力，保無他虞。倘得此等兵五千，不獨可以禦賊，即相機進剿，似亦不難」等語。該提督係本地人，自必確有所見；是以，臣卽照伊所指營分咨會常泰，並密令挑取有家眷之兵二千名，尅日前往，以資應用。查南路賊匪既多，若俟常青由南而

北，正需時日。今該提督增此閩、粵兵四千，不必俟常青南來會合，即可進搗賊巢，庶剿滅逆匪較得迅速。再，逆匪林爽文之母自縊及其父搬入內山之信，五月初間，據同知楊紹裘稟，曾有此語，並謂係三月中事。臣隨訪之內地文武各官，則稱二月初間已有此傳聞。是此信恐未必確，是以臣未敢率行入告。但今賊勢日益蔓延，則無論此事未真，卽果屬實，而該匪行同梟獍，其父母已不足繫其心。惟有解散其黨羽，痛殲渠魁，始可戡事。至於江、浙數省撥運米石之外，又令川省撥米二十萬石前來接濟，尤屬臣等意料所不到。現在漳泉一帶天氣久晴，晚禾尙未栽插，將來必需平糶；川米到時，正資應用。臣現在先行傳播，非惟人心俱有所恃，而山陬海澨得聞此信，無不感戴聖主顧復之恩。再臺地向無馬匹，歷來駐班官員各自帶馬一、二匹載往，以資乘騎。緣海船艙底甚深，馬匹不能上下，僅可於篷板底每船附載三、四匹，一遇風浪，尙多驚跳不寧；是以載往甚難。所有節次調往征兵，非特綠營馬兵俱屬步行，卽恒瑞帶往滿兵，亦照軍需例折給。此次增調浙、粵二省駐防滿兵，應亦照此辦理。惟滿漢官員，似不可無馬。昨據粵省領兵之總兵梁朝桂等，咨請兩廣督臣酌撥馬數十匹，以資將備乘騎；現准孫士毅分解前來。今又增調多兵，則將備需用又多，應請滿漢各員，三品以上准帶馬二匹；五品以上准帶馬一匹。其驍騎校千總以下，概不准帶馬，以省裝運之艱。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柴大紀曰：常青處已節次指示機宜，

諭令舍南趨北。今又有續到閩、粵兵四千名，兵力更爲厚集，正當及鋒而用。若分投堵禦、零星打仗，何日始能進剿？且綠營怯懦習氣，動稱賊有萬餘及數十萬，試思賊匪雖到處逼脅，亦不過臺灣地方一處民人，況又未必盡皆從賊，又何至各處賊匪動有數萬？若果如此之多，又何所得食，豈賊人亦有錢糧散給之耶？此乃事理之顯而易見者。該將軍等豈可坐待株守，以一兵禦一賊之理？藍元枚處，現在已據李侍堯派撥漳州兵二千，其續調粵省兵二千，亦當陸續前赴鹿仔港。該參贊亦當令普吉保留守鹿仔港，親自領兵由北而南，與常青、柴大紀會合一處，使我兵聲勢聯絡，軍威壯盛。不可徒爲所牽綴，以致師老力疲，坐失事機。再據李侍堯奏，賊勢日益蔓延，必須南北並舉，以期軍務早竣。此等賊匪，不過烏合之衆，總因官兵與賊相持，曠日持久，轉與賊人以暇，以致處處牽掣我兵。若辦理得其要領，賊匪焉能日聚日多，肆行屯聚？且該督稱賊匪蔓延之語，亦係綠營恇怯訛傳；從何而得？所指何處？並着李侍堯據實覆奏。

同日，何裕城奏言：准福建撫臣徐嗣曾札稱：「臺灣軍營需用火藥，雖已於浙江、廣東二省調撥協濟，但有續調官兵，必須寬爲籌備。江西省是否現有存貯火藥堪以撥濟？」等因。查軍營火藥甚關緊要，臣已在各營額備火藥內酌提六萬觔，裝貯完固。臣詣局點驗，派委員弁領解；即於七月初十日自省城接續起程，由陸路入閩省之崇安縣解送前進。一面札覆徐嗣曾，並飛咨閩省總督臣李侍堯派員接收，交局應用。奏入，報聞。

二十日（乙酉），常青、恒瑞同奏言：據現駐鹽水港之遊擊楊起麟稟稱：「十七日，魏大斌等帶兵至鹽水港。因鹽水港兵單，留都司羅光焰帶兵五百名在港防禦，魏大斌即帶兵前往諸羅一帶剿捕」。據魏大斌來稟：「領兵於十七日到鹽水港，賊匪暫退，即到鹿仔草劉營。於十八日，同副將詹殿擢、遊擊邱能成、武舉陳宗器等，帶領官兵、義民至埔心、大崙等莊與賊打仗，自己至末，鎗礮打死賊匪不計其數。詎料四面賊莊群起蜂擁，竟有萬餘將前後隊官兵圍住。官兵施放連環鎗礮，奮勇抵敵，至申刻殺出重圍，收回鹿仔草營盤。乞迅撥員弁領兵赴援會剿。是日，陣亡把總麥逢春、武承烈、劉聯陞、額外外委包定邦四員，兵丁六十六名；受傷遊擊邱能成、守備蔡國忠二員，兵丁十二名；未知存亡千總黃殿臣、把總陳世棟、陳彪三員，兵丁二百二十一名；陣亡義民四名」。各等情。查鹿仔草距諸羅二十五里，該鎮等自應預先通知柴大紀內外應合，則攻打較易，何至多損弁兵？而軍火器械，又未聲明，料所失亦復不少。但柴大紀等，自初十日會稟請援之後，至今尙無文報，則現在賊勢充斥，阻隔音信，自屬實情，急需添兵前往。臣等當派撥遊擊田藍玉帶兵一千名，即於二十六日仍由水道飛赴鹿仔草，隨魏大斌併力攻剿，速達諸羅，統聽柴大紀調遣。再，六月二十一日，據參將瑚圖里、都司邵振綱稟：「二十日自山猪毛帶兵六百餘名、廣東義民一千四百餘名，由小路翻山至南潭攻剿賊匪，臨時懇求接應」等語。臣等於二十二日黎明，派令革職參將那穆素里前往哨探，

復派令翼長烏什哈達、都司杭富、參將特克什布帶兵五百名，前至二層瀘山脚下接應。約至巳刻，那穆素里回報：「參將瑚圖里、都司邵振綱，甫經下山，賊匪四出。烏什哈達等將隊伍排開，賊匪見有官兵接應，登即退去。參將瑚圖里、都司邵振綱，見賊懼退，趁勢帶同官兵、義民向前追趕，廣東義民奮勇爭先，現擒獲賊匪陳順等五名」。臣等查山猪毛汛與廣東莊相連，賊人數次侵犯，俱被官兵、義民殺退。又官兵前經被困數月，並無糧餉，俱係廣東義民助糧接濟，實屬義民可嘉！隨面加獎勵，酌賞六品頂帶，貢、監生員周敦紀等九人；八品頂帶，民人曾秀等十三人。又，每名賞銀二兩者九十名；賞銀一兩者一千二百八十二名。仍照士兵例給與口糧鹽菜。其瑚圖里、邵振綱所帶兵，亦准分別補給糧餉鹽菜，以示鼓勵。至山猪毛汛，現有把總葉琪英帶兵五百餘名，同義民防守。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柴大紀曰：據常青、恒瑞奏，加派官兵應援諸羅一摺，所辦着着皆錯。瑚圖里等，前因鳳山失事，被賊攔截，在山猪毛駐守數月，幸而賊匪無能，不致將山猪毛搶佔。該將軍等，因中間道路阻隔，無從知彼處信息，以致日久並未遣兵救援。今瑚圖里既於六月二十日從山猪毛小路翻山進攻南潭，聲勢可得聯絡，自屬極好機會。該將軍等一得稟報，即應親統大兵直往南潭一帶，合力夾攻，則賊目莊大田可期就獲，南路即可乘勢肅清。即使常青、恒瑞不能一同前往，亦應酌

留一人駐守營盤，或常青、或恒瑞，帶領侍衛章京將備等，親身統領，以大力多兵直趨南潭，奮力攻擊，方合機宜。伊二人又有何不能分往處？縱使伊二人俱難以分身，亦應於鎮將中如蔡攀龍之奮勇可恃者，多派官兵，令其帶往剿捕。乃常青等計不出此，僅派那穆素里、烏什哈達等帶兵五百名接應，於事何益？且官兵前在山猪毛被困數月，既全藉廣東莊義民助糧接應，此次瑚圖里等回至大營，其廣東義民，自應令其留守本莊，自爲捍衛。乃竟帶同來至大營。伊等之意，不過爲添千餘義民，可以稍添兵力。但山猪毛仍須留兵防守，又豈若令義民在彼自爲守禦之得力也？今將伊等帶回大營，令其隨營往剿，該義民等既繫戀室家，心懸兩地，不能得力。且使賊匪聞知該義民等隨營助剿，必心懷忿恨，將其村莊焚燬、家屬殺戮，義民轉致受累灰心。似此，措置乖張，豈用兵之道？且常青等統兵往北路進剿，到處俱有義民協助；若見廣東莊之義民投營出力，轉致家屬、房產被賊摧毀，是隨同官兵打仗，只有吃虧，於彼無益。不但不能招徠鼓舞，轉使義民等望而生畏，豈非驅之從賊？所關匪細；觀之，實生憤懣！着常青等即傳旨，將現在山猪毛義民，俱令速回本莊，自行守護家屬、田產。並曉諭義民等，現奉諭旨，以此事係該將軍等辦理錯誤，特令義民仍回本處自爲守禦。或仍令瑚圖里親自帶領義民等回至山猪毛，並酌添兵護送，以安其心而資守禦。常青等前赴北路時，遇有義民投到者，皆應令其各在本莊自行防禦。如有賊匪侵擾，即悉力堵剿，以助官兵聲勢。庶義民

等無所瞻顧，踴躍從事，招徠更易，此爲最要。至柴大紀現在諸羅，被賊匪糾合夥黨攻踞鹽水港，四處斷絕糧道，又請添兵救援。常青等卽應領將備，親身速統大兵前往接應，乘我兵全力打通道路，前赴諸羅會合柴大紀，方爲得力。乃僅派魏大斌等帶兵一千五百名，已不足以資剿殺；而魏大斌又不曉事，復留兵五百名防守鹽水港，止帶兵千名前往諸羅，以致兵力益單，遇賊擁至，不能抵敵剿殺；收回鹿仔草營盤，仍不能前抵諸羅。且官兵、義民多有受傷、陣亡者，既徒損兵力，及魏大斌請援，常青等又止派遊擊田藍玉帶兵一千名，赴鹿仔草援應。似此零星派撥，何濟於事？而伊等在府城，又何曾殺戮多賊，能進尺寸之地哉！且常青等見魏大斌請援，卽撥兵一千前往接應，若他處復有求救者，又撥兵援應，以此各處派撥，分投堵禦，則大營卽有多兵，亦必所存無幾，豈又將屢請添兵而不已耶？常青、恒瑞何漫無布置，辦理錯繆若此！俱着嚴行申飭。看來該將軍等此時竟茫無主見，一錯百錯，於剿捕機宜竟不能得有把握，增朕南顧之憂。爲今之計，該將軍等惟有遵照節次所降諭旨，直赴諸羅；藍元枚亦應自北而南，與常青、柴大紀會合一處，全力搜捕，庶期搗穴擒渠，其餘黨夥無難殲盡。該將軍等勿再株守坐待，以致老師糜餉，坐失事機，自取重戾！

上又諭內閣曰：劉峩奏：「前准常青咨擊臺灣賊匪高文麟等供出從賊之各犯姓名，開單移知，令於沿海各港口嚴密堵緝。當卽飛飭各屬一體查拏。茲查有福建來津之糖船



，內有水手趙榮、林光二名，與高文麟等所供夥匪姓名相同，隨訊該水手等，據趙榮供：「我係同安縣人，原名歐陽煥」。林光供：「我係彰化縣人，原名魏寵」。其趙、林二姓，係造船時報官姓名，歷年換照均係頂認，並不添改原籍，俱有住址、親屬可問。並有天津行舖人等見該水手到過天津十數次，情願具結等因。現飛咨閩督查照，所供是否屬實，再行核辦」等語。所謂愈細愈遠，殊屬不成事體。常青等一正賊未獲，而用心於無用之地，可笑！可鄙！今之大臣等行事率多如此，實增愧慚也。且臺灣逆匪滋事，其夥黨即或竄逸，不過在廈門附近一帶海口潛匿，斷無遠逾數省，直至天津之理。無論趙榮等係屬誤擊，即或實係逸匪，伊二人逃至天津，又何能滋生事端？況船戶等俱係身家殷實，天津行舖皆爲出結，更屬可信。乃劉峩率行拘訊，殊爲失當。此等船隻，皆係載裝貨物，投行售賣，若如此混行查擊，將來商販未免畏累，裹足不前，必至百貨騰貴，於閩閩日用大有關係。況該督及天津道、府等於所屬地方，現有劉權之眷船被劫一事，並未能將盜犯擊獲，轉因數千里外閩省咨緝之案，紛紛查究。劉峩何不曉事至此！着交部嚴加議處。並將水手趙榮、林光二名，即行釋放，不得再行拖累。並曉諭該船戶等，以此二人實係誤擊，業經奉旨即行釋放，該督亦治罪矣，嗣後各安商業，不必心存疑懼。至常青現在剿捕賊匪於應行會合夾攻之處，不能妥速前進，乃於餘匪竄逸咨緝至數省之遠，徒滋煩擾，實屬不知事體輕重，着傳旨申飭。常青既遠咨直省於海口查擊逸匪，

則浙江等省自己早有咨會，並着李世傑、琅玕於沿海各口岸，止須飭屬密行訪拏逸匪，遇有商船，不得如劉峩之過事搜求，累及無辜，以致商販聞風裹足。

臣等謹案，查擊逸匪，固宜嚴密，然累及無辜，使商販畏懼不前，更增地方之累。天津所到糖船，內有水手與逸匪姓名相同，督臣劉峩即據咨查辦，及審明並非賊夥，尙待行咨閩省核覆，所辦實屬失當。我皇上降旨交部議處；並令各省沿海口岸不得藉口拏匪，過事搜求，俾商賈不致望風裹足。聖天子明無不照，緝暴安良，務求其實，故天下無佯逃之罪，亦無不白之冤也。

同日，孫士毅奏言：續調粵兵六千名內，除預備貼防之二千名，已於六月十三日全數俱入閩境。其常青續調之二千名，內一千名現於七月初五、初六兩日，已抵閩境。尙有三千名未經到潮；內一千名已在途次，約於七月十七、八等日，可以赴閩。其最後添調之二千名，係於七月初一日飛檄行調，營分遠近不一，自七月二十一、二日起，定可陸續到潮。即最遠之羅定協兵三百名，七月盡亦可赴閩。至駐防滿兵一千五百名，係副都統博清額帶領，計程七月二十日後，亦可抵閩。至需用船隻等項，經撫臣圖薩布與臣節次札商，寬爲預備，滿漢官兵儘數乘坐。省城經撫臣派督糧道吳廷瑞護送至惠州所屬地方，妥爲照料。臣復派惠潮嘉道圖畢赫迎至惠州所屬，彼此交代，加緊催趨，斷可致遲誤。

同日，閔鶚元奏言：江西省運閩米石，先經何裕城咨會，已全由五福陸路運送。經

臣同督臣李世傑酌商，川省之米由大江順流南下，其來迅速。且閩、廣等船，向來秋冬間因北風較多，來江南者甚少，必需將現在陸續到來之船，儘數截留，以便候川米一到，即可次第配運。並經關會浙省一體趕辦。現准浙撫臣琅玕知會，亦儘力截送來江，以資濟運。再江蘇省撥運米石，分作一起趕運。茲據松太道張銘等稟報，頭運米五萬石，業經於七月初七日自上海啓行。臣一面飛移閩省督撫，派員在泉州廈門查收；並豫行移知浙撫臣，通飭沿海汛地一體撥護前進。再第二運米石，已據各州縣運赴上海，所需船隻，亦以次辦齊，現在趕緊修驗、盤交過載。俟報到開行日期，另行恭報。奏入，報聞。

二十一日（丙戌），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曰：常青前值林爽文等滋事不法，調遣將弁、派撥兵丁及解送糧餉、火藥等事，亦尚有條理。旋因黃仕簡、任承恩貽誤事機，就近派赴臺灣督辦。彼時，朕本不甚意滿，及常青到彼，鼓勵義勇、撫卹難民及一切調撥，頗覺井井有條，朕心出於望外，乃爲之稍慰；方以該將軍等爲可倚恃，足資委任。數月以來，節次奏到各摺，屢次打仗，雖未見出奇制勝、大加剿洗，尙無措置乖方、錯誤顯然之處。至昨日所奏，魏大斌前往諸羅應援，至埔心莊遇賊未能前進，常青聞信，並不親領大兵會合進剿，又僅派田藍玉帶兵一千名前往接應；似此零星派撥，於事何濟？又將廣東莊義民留營助剿，辦理錯謬，無甚於此。看來，常青等此時毫無主見，於剿捕機宜竟不能得有把握，朕因此實增南顧之憂！常青、恒瑞二人，俱未曾經歷軍務，

而恒瑞又復少不更事，此時隨同常青辦理軍務，恐其因職分相等，又以身係宗室，稍存矜貴習氣，且未免有袒護滿洲兵丁之意，於商辦一切事務，未能和協，亦未可定。用兵全在主將和衷，方能集事；若各不相下，心存意見，以致諸事多有掣肘，所關匪細。李侍堯現在駐劄廈門，見聞較切，且該督久任封疆，受恩最爲深重，伊平日於該將軍等剿捕機宜，原不應有所軒輊。至現在常青等辦理諸務，動多錯誤，朕日夕焦急，特行降旨詢問；該督自應將常青與恒瑞有無意見不和、彼此牽掣，及該將軍等能否辦理此事、可期完竣之處，據實覆奏，毋得稍存瞻顧。再，現已有旨令福康安速赴行在，面授機宜，令其前往臺灣更換常青，督辦軍務。但軍中屢易主帥，亦非所宜。特恐常青等不能了結此事，以致因循日久，不克蕲功，轉不若及早更換，尙可保全之爲愈。此實朕無奈之計也。並着李侍堯酌量情形，就其所見，是否必須如此辦理，一併據實速奏。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恒瑞曰：常青等自駐劄府城，止於桶盤棧一帶結營株守，並未能剿殺多賊、挪移尺寸之地。而於諸羅請兵援救，則派魏大斌前往，及魏大斌請救，又派田藍玉接應，似此各處派撥、分投堵禦，卽再添兵一萬，亦不敷爾等零星派往之用。而爾等仍坐守郡城，成何事體？此係該將軍曾經具奏之事，已如此錯謬不一而足；其未經具奏者，辦理失當之處，恐更不知凡幾；何以紓朕南顧之憂？該將軍等此時於剿捕事宜，處處失算，不可不急思變計，以收桑榆之效。爲今之計，惟有遵照節次諭

旨，舍南趨北，與柴大紀、藍元枚會合一處，以大兵全力擒拏賊首林爽文，搗其巢穴。勿再因循貽誤，坐失事機，以致自干重咎！此朕與爾等以救過之路，不可不慎！朕於用兵，賞罰嚴明，爾雖未經軍旅，豈無聞見，不可不知也。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劉義曰：現今福康安前來行在陛見。俟其到熱河後，即令帶領侍衛章京拜唐阿等，由驛前赴臺灣督辦剿捕事宜。所有需用車輛、馬匹，着劉義先行預備，並派出藩司梁肯堂妥爲照料。計福康安所帶侍衛章京拜唐阿等不過百人，需用車馬等項，爲數不多，該督等務須妥協辦理，毋得稍涉張皇，致有擾累。

二十二日（丁亥），上諭內閣曰：兵部奏，福建省應行添設站夫，未將道里遠近、事務繁簡分別聲明，難以懸議，請敕交該督查明具奏一摺。現在，臺灣正在剿捕賊匪之時，所有文報往來最爲緊要，自應酌量添設驛站，以便迅速接遞。朕早經想及，未及降旨；而李侍堯亦並未先行具奏，僅咨部辦理，未免遲緩。此時，該省軍務繁多，若來往行查，更需時日。所有福建省應行添設站夫，即着照該督所咨辦理。其各省驛站須有大員專司督辦；直隸省着派梁肯堂，山東省着派繆其吉，江蘇省着派通恩，浙江省着派歸景照，福建省着派伍拉納，照料查察，毋致遲延貽誤。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二十七

七月二十三日(戊子)，存泰、圖薩布同奏言：初四、初五兩日，會同副都統臣博清額、柏廷翰，傳集滿漢八旗及水師旗營各駐防官兵，逐加挑選，共足一千五百名。察看各官兵，年力俱屬強壯勇往，必能出力剿賊。隨照例散給俸賞、行裝、鹽菜銀兩，備足軍火器械，派定協領、佐領、防禦等官共三十三員，分作四起行走，以三百七十五名爲一起。七月初七，頭起自省啓行，按日接連前進。副都統臣博清額統領第四起官兵起程，由水路晝夜兼行，至龍川縣起岸，過山，仍由水路至潮，從黃岡入閩境。現在河水通達，船隻便利迅速。至官兵自省起程，臣等督同藩司許祖京及府、縣等親赴河干照料登舟。至龍川起岸至清溪，派委肇羅道阿章阿支給人夫，隨路彈壓。由清溪下船，至潮州，派委惠潮嘉道圖畢赫撥給船隻，接替護送。仍飛咨督臣孫士毅照料出境。其官兵日逐應需口糧，俱飭各府、州、縣預備，隨到隨發，免致停留。至此次駐防各官兵應支分例，先於司庫動項支給，容俟彙案造報。

同日，圖薩布又奏言：粵東所屬州、縣地方，內多濱臨洋海，而附近省城沿海各隘口，尤關緊要。臣節次與督臣孫士毅檄飭文武，慎密嚴查。現在添調官兵赴臺協剿，誠恐地方稍有疎懈、奸匪乘機竄逸，臣現飭各州、縣會同營汛，於沿海隘口加緊巡查。凡

船隻收泊港澳，遇有踪跡可疑，其船戶梢水，若非本處歇家行店素相認識，難保無臺灣逸匪及洋面奸徒，一經盤查得實，即行拘拏解究；務須不動聲色，嚴密辦理，使匪踪無所潛伏，以靖海疆。再與藩司許祖京酌商，將庫貯上年潮屬解存穀價內洋錢十四萬九千餘兩撥出湊解，將餉銀扣存司庫抵補穀價。並於省城、佛山二處市舖公平兌換，湊足全數。現在已將洋錢七萬八千圓，於本月初六日委員先行批解起程。此後，趕緊易換，定於本月內全行委解，不致遲誤。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孫士毅、圖薩布曰：臺灣與粵省毗連，非江浙遼遠者可比，保無有匪犯竄逸，自應嚴密查拏。但販貨商人俱係家道殷實，豈肯藏匿匪徒，自取重戾？該督撫等遇有形跡可疑者，必須留心盤詰。若遇到口商船概行查訊，則商販等聞風裹足，將來商販不通，百貨騰貴，於閭閻民食大有關係。着李侍堯、孫士毅、圖薩布飭屬不動聲色，設法妥辦，毋得紛紛誤拏，徒滋擾累。

二十四日（己丑），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曰：前據常青等奏，參將瑚圖里自山猪毛帶領官兵、義民來營，所辦錯謬之極，已將常青、恒瑞嚴行申飭。今反覆思之，常青等於此一事，愈覺其辦理失當。雖已諭令常青等將辦理錯謬緣由，傳旨曉諭義民，令其速回本處，自爲守禦，並令瑚圖里親自帶兵護送，以安其心，而勸來者。但前降諭旨，到彼尙需時日，已恐無及。若賊匪等乘義民遠離本莊，已將其家屬房產焚劫殘燬，以



致義民等受累灰心，並致他處義民聞風裹足，不肯踴躍投効，是皆由常青等措置乖張，貽誤事機，朕必當將常青等從重治罪。着傳諭李侍堯將此事情形是否如此，其意以爲何如，就其所見據實密陳。此事勿得稍有宣露，令常青等聞知心懷疑懼，更於事無益也。

臣等謹按，將軍常青等留廣東莊義民在營助剿，並不先將願留之故奏明。我皇上以義民既留大營，其本莊無人守禦，必致遭賊擾害。旣嚴加申飭，指示其措置之乖方，而猶慮及護送歸莊事或無及。聖天子念切民依，痾瘡在抱，厥後粵莊義民始終出力不倦，固因能知大義，亦由感發而愈激其天良也。

同日，李侍堯奏言：臺灣額徵地丁、莊租、鹽課等項，每年計銀五萬九千三百餘兩；應行解司兵馬建曠扣缺養廉並文武各員借支各雜項，每年又不下三、四萬兩，歷係扣存府庫劃兌戍兵餉銀。如上兩年奏銷之銀，於下兩年請領兵餉內扣收，以省彼此運解之煩，著爲成例。上年臺灣請領五十二年分官兵俸餉養廉銀共一十七萬五千一百餘兩，經署藩司李永祺照例劃扣司庫銀一十萬二千五百餘兩，飭令將收存府庫銀兩撥出支放在案。茲據布政使覺羅伍拉納等詳稱，前項存貯府庫銀兩，故守孫景燧任內墊用無存，兵餉不敷支放，請先行給發。臣查賊匪滋事，係在上年十一月以後，而本年臺灣兵餉應動支五十年完解之銀。該年徵收銀兩，業經奏銷全完，實貯府庫；並應行解司各雜項亦俱扣收在庫，與本年官莊地畝賊匪擾害無可徵收者，全不相涉。乃據稱孫景燧任內墊用無存

，其墊作何項，係何員任內墊用，並未有報案，顯係虧空。本應查明參奏，分別追賠，但現當剿捕逆匪之時，不便遽行查辦。一面飛飭藩司將劃扣銀一十萬二千五百餘兩照數撥出，委員迅解臺灣，以備支放。並行令查明陣傷、亡故、未回兵丁，按照出缺日期，將餉銀扣貯府庫，歸入下年支放之用。仍飭將支放日期、官兵花名清冊並扣除亡故兵丁名數造報查核，以杜影射挪移情弊。又，泉州府馬巷通判陸士錕於該廳地方米船被竊，並不上緊嚴拏盜犯，任聽家丁、差役私賣贓米，及事主認領，又不全行給領。請將陸士錕革職。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曰：臺灣庫貯銀兩，原存爲兵餉支放之用，且係五十年徵收錢糧實貯在庫之項，與去歲冬底被賊滋擾官莊無涉，何得稱墊用無存。孫景燧在任釀成事端，又復任意虧缺，即應參奏查辦，乃該督請於事竣後再行辦理，試思孫景燧業已身故，將來又復向何人查究乎？現已降旨諭令琅玕將孫景燧原籍資財，嚴密查抄，以抵官項。至陸士錕當軍務倥偬之際，並不嚴防盜賊，乃於商船被劫轉從中侵漁吞匿；是不但因該商被盜，乘人之隙肆行侵隱；而且乘國家有事，任意貪婪。似此居心，真與盜賊無異，僅予革職，不足蔽辜。着李侍堯將陸士錕即行革職拏問，仍計贓科罪。至李侍堯現值閩省地方廢弛之時，正當實力整飭，乃於此二案辦理失之寬縱若此，殊屬非是。着傳旨嚴行申飭。用兵之際，諸事宜嚴，李侍堯不宜如此從寬辦也。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琅玕曰：臺灣府庫貯兵餉等款銀兩，係五十一年奏銷，以前徵收錢糧實貯在庫，與本年被賊擾累官莊無涉，何得藉稱墊用無存？明係孫景燧挪移虧空無疑。孫景燧係臺灣知府，平日於地方事務既漫無整頓，以致釀成林爽文等糾眾不法，肆行滋擾之事，而於庫貯銀兩，又復任意虧缺。是其侵漁斂怨激成事端，不可因已被賊害而寬其罪，使其家屬仍坐享豐厚。着琅玕即將孫景燧家產查封，以抵官項。

同日，李侍堯、徐嗣曾同奏言：本年應辦乾隆五十一年奏銷，因臺匪林爽文滋事，先准臺灣鎮道等以淡水、諸羅、鳳山、彰化等廳縣被陷，恢復倉庫款項，必須逐一清查，方可核實造報。請俟剿匪事竣，另行詳報。而內地各案奏銷，因逆匪尙未剿滅，現在進兵一切軍火、銀米分派各屬辦運，自上年至今，各員或支應差務、或碾運軍糧、或稽查口岸，均須親身經理，而於盤查倉庫、核造冊籍等事，一時難以兼顧；且司道等又隨同在泉州辦理接應軍需事務，所有奏銷案內應造冊籍，俱未能隨時核辦。請將閩省應辦乾隆五十一年分奏銷各款，展限兩個月。其臺灣府屬各款，仍俟剿匪事竣，另行飭查造報。俾得寬其時日，庶辦理不致錯誤。奏入，報聞。

二十五日（庚寅），李侍堯奏言：現在粵、浙等兵，正當東渡，臣更擬多撥銀米、火藥等項，趁此兵船配渡之時，委員隨同解往，尤爲妥協。將來如更有續解銀米，該二處既各有派往防護之兵船，當亦不致疎失。至就漳泉兩處募補兵丁二千名，現在情願入

伍者甚多，不過旬日，即可足數。所有擬調之浙兵二千，已咨明浙省撫提二臣停止調遣。再，臺灣殉難各官，或素係貪殘，則殞命亦難贖釀禍之罪；或尙稱廉謹，則捐軀自當邀死事之褒。事關勸懲，未可草率，現在留心細訪，務得確實，再行陳奏。再查前調之閩兵二千、粵兵二千，目下已早到臺灣。又，續調之粵兵四千，本日頭起五百名已到廈門，其餘各起，有路遠未能即到者，准孫士毅札稱，現在嚴催進發。又，浙省之駐防滿兵，已據報於六月二十六日起程。粵省駐防滿兵，雖未報起程日期，大約本月下旬俱可到廈。臣現在廈門料理，自當令其隨到隨即登舟，俾迅速前往。至北淡水一帶，近據同知徐夢麟稟稱：『逆首林爽文遣賊在彰、淡交界之大甲溪等處滋擾，副將徐鼎士已帶兵來援；藍元枚亦遣守備潘國材帶兵由海路前來，率同該處義勇於六月十八及二十一、二三日，連次接仗』等語。查所調漳州兵往藍元枚處者，現已在途，俟粵兵到時，再分撥二千前往，則藍元枚處新、舊官兵，亦不爲少。現令常青、藍元枚等多募義民、鄉勇，並從賊而自拔來歸者，亦准食兵糧。常青、藍元枚等，自必共相協力，定可逐段摧廓。臣惟有料理糧餉寬裕解往，俾足供支給，不敢稍有缺誤。奏入，報聞。

二十六日（辛卯），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恒瑞曰：本日，詢問常青之齎摺差弁饒成龍，據稱：『將軍劉營在小南門外十里之桶盤棧地方，自五月二十四日以後，與賊人打仗數次。因賊人四路抵禦，未能前進。賊目莊大田所據南潭，距桶盤棧營盤只有五里』

等語。常青等自駐劄臺灣已經數月，其桶盤棧營盤相距南潭不過五里，該將軍等早應統領大兵將賊目莊大田先行剿除；乃惟知結營自守。似此肘腋之間，任其逼處，竟不思乘勢攻剿，實不可解。前以爲南潭離大營尙遠，故屢次諭令該將軍等酌留官兵固守營盤，親統大軍舍南趨北，與柴大紀、藍元枚會同進剿。此時如尙未啓行，該將軍等卽行帶領官兵速將五里外南潭屯聚之莊大田痛加剿洗，以清肘腋。豈有近在數里之內，而束手坐待之理？且此次續調兵丁，其粵兵二千，昨據李侍堯奏，業經配渡前往。其餘浙、粵官兵，自己陸續到彼。常青等正當乘其新到銳氣，相機進取，詎可曠日持久，坐失事機。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徐嗣曾曰：前因臺灣剿捕逆匪需用軍糈，且漳、泉一帶地方缺雨，恐米糧市價昂貴，民情不無拮据，已有旨諭令該撫查明妥辦。並節經降旨於浙江、江西、江南、四川、湖廣等省，派辦米共一百餘萬石，令該督撫等迅速運閩接濟。是閩省米石日逐充盈，除應付軍糈之外，儘有多餘。漳、泉二府如有缺雨成災處所，該督撫務須詳悉查明，一面奏聞，一面卽行督飭所屬妥爲撫卹。俾閩閩均霑實惠，毋使一夫失所，以副朕軫念民依至意。

二十七日（壬辰），常青、恒瑞同奏言：南路之賊，仍在南潭一帶負嵎不散，顯係北路賊勢鴟張，故敢有心窺伺。臣等於二十八日，令侍衛烏什哈達等率同遊擊孫全謀並參將瑚圖里管帶弁兵，臺灣道永福亦派同知楊廷理、守備銜莊錫舍督率義民，協同官兵前

往搜捕。由鯽魚潭至埔姜頭莊，見賊數百；向前追殺，直至蜈蚣潭溝，焚燬賊寮十數間。當有南潭賊匪三、四千擁來。官兵齊放鎗礮，打死賊數十人，殺賊十餘人，賊遂敗退。因該處溝徑崎嶇，不便追趕，隨即收軍。奪獲賊械十餘件。受傷委署驍騎校哈郎阿一員、兵丁一名、義民二名。陣亡兵丁四名、義民四名。均各分別記功、賞卹。惟被賊冲散不知存亡兵丁十五名，俟查明另辦。又接據駐守鹽水港遊擊楊起麟稟稱：「二十五日，賊衆千餘由蘆竹坑來攻鹽水港。商令守備黃象新帶領弁兵、義民，由東北勢港壠堵截，施放鎗礮打死賊百餘人，餘賊敗走。於各賊屍身搜出偽將軍封條」。又據柴大紀稟：「二十日，賊匪攻縣，兵、民奮力抵禦，打死賊數百人。內騎馬賊目一人。二十四日，賊忽分攻四門。督率將備分方堵禦，鎗礮並施，打死多人，賊始懼退。二十五日黎明，賊匪擁衆環攻西北營盤。大礮疊發，打死騎馬賊目二人，殲賊十餘人；其餘賊匪冒死進攻。官兵、義民力戰，至未刻稍退，仍遙屯未散，四野積水泥濘，未敢進剿。申刻雷雨盈傾，至戌刻賊始散歸各莊。現在多方僱覓熟識路徑之人，連夜札調鹿仔草官兵前來協助，至今尙未見回信」。各等情。又諸羅縣知縣陳良翼稟稱：「逆匪聚衆八、九千人，於二十八日辰刻，扛擡枋車，上蒙濕綿被，蜂擁圍攻西北兩門營盤。東南兩門山頂，各有匪衆六、七百人，遙爲聲援。卽分撥僚屬守城，親率各義民同將備弁兵往來禦敵，施放鎗礮。賊匪鎗礮甚多，抵死擁攻，官兵、義民奮力攻殺，賊人退而復進者三次。我

軍大礮轟擊，碎其枋車數座，打死賊二、三百人，北門打死騎馬賊目一人，西門殺死賊目一人，梟回首級。至申刻，賊始潰散。官兵、義民損傷數十人。賊雖暫退，差探尙欲糾賊攻城』等語。查諸羅一帶賊匪，洩旬不退，柴大紀等既能固守，又經屢次剿殺賊衆，自不敢久逼圍攻。但該縣係二十九日具稟，是日遊擊田藍玉纔到新店，是以尙未得有該遊擊帶兵協助魏大斌之信。臣等已三次嚴催魏大斌、田藍玉等，務卽通知柴大紀迅速由鹿仔草起兵前進，內外奮擊，開通道路。並已飭該道府添解餉銀、火藥、鉛子等項，委委員運往接濟。又，柴大紀及署縣陳良翼稟稱：『現在縣城四面道路、田洋積水，皆有逆匪阻截，遍插竹簽，官兵難以行動，積存文報，不得遞送。城中糧餉、鉛藥，存剩無多；大礮鉛子隨時鑄造，已用過一萬三千餘斤，現今鐵炭漸缺。設法加意防禦。二十五日，賊目蔡福被礮打穿領頰，傷重，擡回打猫街；二十八日，賊目葉省被礮打中右腋，扛回牛稠山斃命，各莊民奔報屬實』。遊擊田藍玉稟稱：『鹿仔草由東邊往諸羅，係埔心、大崙等莊，路被賊削小，田水堵滿；由南邊往諸羅，係後寮一帶，各路口亦是賊匪屯剽之所，俱有蔗園、深溝阻礙去路。現與魏大斌妥酌，分兵前往』。又據魏大斌稟：『初三日寅刻，同副將詹殿擢、遊擊田藍玉等帶領官兵、義民前赴諸羅，行至半天厝，見埔心、大崙各莊賊匪突出，約有數萬分路殺來。遂令排列隊伍，施放鎗礮，打死賊匪不計其數，內有騎馬賊一名。但賊匪惑不畏死，尙敢圍攔，官兵、義民奮勇力戰。

至未刻，賊匪退聚各莊路口，攔截官兵，勢甚猖獗，難以前進。查陣亡兵丁一名、義民一名，受傷兵丁十二名、義民十九名。隨將隊伍收入鹿仔草營盤，再商計策前赴各等語。臣等細閱各稟，魏大斌已接柴大紀書函，則彼此自可關會。其賊目蔡福、葉省，若果被礮傷斃，則賊勢亦應稍減。惟是，已抵鹿仔草之各官兵，屢前復却，皆因賊匪削小官路，乘夏令多雨灌爲水田，又遍插竹簽，以防官兵進剿，爲此困守諸羅之計，殊屬狡惡。但查鹿仔草距諸羅僅二十餘里，若我軍並力奮勇能透過十餘里，城內兵民亦奮力接應，尙似可以打通。且埔心、大崙等賊莊，在諸羅西南一面十餘里之外，並非四面圍住縣城，若募熟識路徑之人，無論水陸亦可間道疾趨，期於必克。臣等以柴大紀望援甚殷，而該鎮將等設法應援，自以兵多爲善，是以再行添派參將特克什布、張萬魁，署都司邵振綱帶兵一千四百名，並派令健銳營章京官保、德成額協同前往，卽於初八日早，仍配船由水道前抵鹿仔草。並飭鎮將等務卽悉心籌畫，彼此熟商，或拚力直前，或覓途馳赴，總期速達諸羅，痛殲醜孽。至續添之閩省兵二千名，於六月十九、二十一等日先到。粵省兵二千名，惟配渡兵八十五名船一隻，尙未到來，餘已於七月初七日齊到軍營。再參贊藍元枚統領北路官兵，亦以僅能守禦，不敷攻剿，是以奏請添兵。臣等俟請添各兵陸續到齊，卽相機前進，一經擒獲賊首、賊目，卽隨時馳奏，不敢稍遲。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柴大紀曰：賊匪雖挖溝壕，不過十餘里



，止係爲自守之計，並非險阻。卽官兵結營拒敵，亦豈無溝壕自衛？此乃行軍之常事。常青等統領大兵何難督率兵民填平溝塹，奮力攻擊！況官兵剿賊，卽遇深溝、高壘，勁敵當前，亦將奮勇爭先，直前摧破，豈有見此么鷹草竊挖有溝壕，卽畏葸不進、株守坐視之理。南潭近在肘腋，常青等自應先將莊大田等痛加剿洗，不使負隅窺伺，再行統領大兵直趨北路。況續調兵丁業已陸續全抵大營，聲勢倍爲壯盛。今常青等接據柴大紀處請援之信，始則僅派魏大斌帶兵千餘前往，及魏大斌在鹿仔草被賊攔截，又派田藍玉帶兵一千接應，仍不能直抵諸羅。似此零星派撥，於事何益？且常青等如見南路賊匪屯聚窺伺，實有難以遠離郡城，不能前往北路之處，亦應將該處情形據實奏聞。乃自駐劄臺灣以來，業經數月，既未挪移尺寸，而於如何運籌決勝、擒殺賊匪及定於何路進兵之處，總未據奏報。似此株守因循，何日可以集事耶！柴大紀駐劄諸羅，屢被賊人圍擾，其勢甚爲着重；常青等早應親統大兵前往援應，殲殺賊匪，會合進剿。況常青、恒瑞俱在府城營盤，卽該處亦屬緊要，不能一同前往，若以一人留守，以一人統兵前往諸羅援應，有何不可？豈伊二人必須同在一處，不能分身耶？賊目蔡福、葉省既被官兵放礮打傷，又擡回打貓、牛稠等處，該處村莊若非賊黨，則賊目受傷不應擡至彼處；若該莊民人業經從賊，又不應赴官奔報。乃賊目受傷旣擡回各莊，而莊民又以賊目傷重斃命奔報，豈有賊與義民同居一莊之理？若該莊民人並未從賊，俱屬義民，是該處卽不應有賊匪屯

估，何以魏大斌等帶兵到彼又復被賊攔截？殊不可解。究竟該莊民人，是否賊黨？抑係義民？着常青等查明具奏。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長麟、李世傑、琅玕、李侍堯曰：現已令福康安前來行在陛見，面受機宜，前赴臺灣督辦剿捕事務。並已派海蘭察等先行帶領侍衛章京拜唐阿等，分起由驛前往，每起約二十餘人。所有需用車輛、馬匹，着長麟、李世傑、琅玕、李侍堯等即預爲籌備，並令前派出管理驛站大員幫同照料。但此四起侍衛章京等，不過百人，需用車馬等項爲數無多，該督撫等務須妥協辦理，毋得稍涉張皇，致滋擾累。

同日，何裕城奏言：協濟閩米，籌辦之始，原定於五福陸路轉運，祇以該處溪河、山路，節節起駁、肩挑，惟恐不速，擬照從前辦過成例，陸、海分運。嗣准督臣李世傑咨覆，始知江蘇亦有運閩之米，海船不敷，咨商浙省協濟。臣恐運米到彼等候，欲速轉遲，隨將碾就之米十五萬石，全由五福陸路運往。該處先經爬沙挖淺，多備竹筏、小船，兼幸上游得雨，足資浮送，又於旱路平治陡隘，轉運尙覺迅速。現在抵閩省光澤縣水口者，已有六萬四千餘石，其餘接續運赴。臣仍嚴切督催，務令尅期竣事，不敢稍有遲緩。再江西運閩米石，計至九月初旬可以運竣。所有湖北省運閩之米，行抵五福水次之日，適當江西運竣之時，堪以接續轉運，兩不相妨。一面預飭各屬候湖北委員押米入境，幫同悉心料理，協力挽運，一如江西運米成規，不許稍存岐視。再查閩省民人廣種番

薯以代米穀；江西向不廣種，臣今春勸民廣爲種植，茲屆成熟之時，收穫頗豐，已有成效。臣思江西今歲麥禾二收，俱屬豐稔，尙不藉番薯爲食。臺灣現在用兵，食口衆多，番薯堪佐米穀之用，隨陸續收買積有十萬斤，於運米完竣之日，帶運前去，交閩省督臣李侍堯查收酌用。奏入，報聞。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二十八

七月二十八日(癸巳)，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柴大紀曰：副將林天洛、參將廖光宇病故員缺，業經委員署理。但現在臺灣剿捕逆匪，正在需人之際，若由部推補前抵臺灣，未免稽遲，而且於打仗出力人員，不足以示鼓勵。着常青卽於軍營帶兵人員內，擇其奮勇出力者，不拘廣東、浙江及福建本省，卽遴選二員補授。行軍之際，全在得人，不妨通融拔補，以示鼓勵，原不必拘定本省也。卽嗣後遇有缺出，常青等俱應就隨征出力人員酌量揀補，俾勇敢員弁知所獎勵。再，昨據常青等奏，賊匪將道路削小、田水堵滿，賊人屯割之所，俱有蔗園、深溝，阻礙去路等語。道路經削小，官軍人馬難行，則賊匪行走自亦不易。乃數月以來，賊人四出侵犯，動稱萬數，是皆由何道而行乎？而官兵輒以道窄、沙淤爲辭，豈賊能行而官軍卽不能行，有是理乎？況行軍之道，貴在隨宜制變，卽遇崎嶇險阻，亦當設法開道直前摧破，豈得因小有阻隔，卽株守坐待之理？若因賊匪鬼蜮伎倆，削小道路、放水淤陷，卽束手無策，則從前平定金川時，跬步皆山，又將何以進兵破賊耶！常青等務宜悉心籌畫，設法前進，以期迅速蕩事，斷不可因循坐待，以致師老力疲爲要。

同日，李世傑、閔鶚元同奏言：初次撥運川米二十萬石，約需用海船三百數十隻。

先經竭力僱備，除撥運江省兩起米石配用外，尙餘可用船一百二十餘隻；又浙省除續押送到船一百隻，尙不敷船一百數十隻。今次，續撥川米三十萬石，約需用船五百數十隻，通計共尙需僱備海船七百隻，始足敷用。臣等同司道悉心籌議，查由江浙運米至閩，必需往來閩、粵之船方得熟悉海道沙線情形。而每年秋冬兩季，北風司令，粵、閩貿易海船，由江、浙而往閩、粵者較多，由閩、粵而來蘇者甚少。且此時閩省辦理軍務，需用船隻必多，此次江浙兩省運米赴閩之船，計有四百餘隻，若閩省盡行截留，恐現需配載川米之船、未能尅期辦足，或致轉運停留，殊有關係。臣等現在飛移閩省督撫，通盤籌酌或僱令商販之船趕緊來赴江、浙，或江、浙運米赴閩之船，配給水脚，交與江、浙委員押回，以裕配載川米之用。臣等仍同琅玕將各海口續到之船，實力搜查，儘數截留，並酌給守空飯食銀兩。以俟川米一到，隨即配載起運。如此寬爲僱備，庶可不致稍遲。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世傑、閔鶚元、琅玕曰：閩省米石，關係軍糈要務，所有運米海船，自應預爲封僱，不致臨時遲誤。但該督等惟當核計應運米石所需船隻，先時籌備，足敷運載，即毋庸多爲封僱。此等海船，俱係裝載貨物各處售賣，若截留太多，致商賈聞風裹足，將來天津等處商船稀少，必致百貨騰貴，於京師食用所需，大有關礙。且摺內稱，現在督率府、縣於海口趕緊多方搜羅，毋得隱匿私放，辦理固屬認真。但恐

不肖州、縣，一任胥吏從中藉端需索滋擾，以致各商船戶從而受累，更致裹足，尤屬不成事體，不可不嚴行查察管束。着李世傑、閔鶚元、琅玕，務須悉心籌酌，招集海船，足資運送即可停止封僱。並隨時嚴行稽察，毋使商販等稽延守候，胥吏乘間擾累，方爲妥善。

二十九日(甲午)，徐嗣曾奏言：浙江滿兵一千五百名，由浦城陸路送至蚶江登舟，赴鹿耳門較爲便捷。臣派委糧道凌廣赤及署臬戚蓼生，分赴建寧、延平等處，往來彈壓。茲頭起兵二百五十名，據報於十三日已到延平，約十八日可抵省城。以後各起，俱間日接續而至。臣接送一、二起後，即先馳赴蚶江料理配渡，以期迅速前進。至閩省、粵省先經預調兵四千名，已經全抵臺灣。其續調粵兵五千五百名，本月下旬俱可到廈。當此大兵雲集，糧餉、火藥等項，甚關緊要，臣嚴飭各屬，勒限轉運，不致遲誤。其浙江餉銀，已過省者二十萬，米石已到泉廈者七萬有餘。火藥、鉛彈等項，亦俱源源而到。臣於陸續到省時，親加照料，迅飭押運前進。江西米石，由光澤縣灘河撥載，現飭延建邵道元克中在該處專司督辦。兵威倍加壯盛，軍需亦甚充裕。近據副將徐鼎士、淡防同知徐夢麟等稟報：訪知白石湖山內奸良錯處，官兵往捕，始初竟敢擲石抗拒。該副將等商同剿撫並用，先爲愷切示諭，隨即派文武員弁帶領義民人等步行上山，開誠撫慰，即有扶掖歸順者三千餘人。細詢情形，始知賊本不多，見百姓下山，餘匪奔竄。當即擒獲

要犯彭喜等數名。又於鹿寮、金包裏等處招出難民千餘人，護送歸莊，趕種晚禾。徐鼎士現已帶兵前駐大甲溪，搜剿彰化賊匪，等情。經督臣飭撥餉銀五萬兩解往，爲賞恤義勇、難民之用。至鹿仔港難民聚集甚多，自五月初旬運到米、薯，設廠煮粥，陸續賑給，所全活者不下數萬人。復經提臣藍元枚就難民內勇壯者，挑作義民，以助戰守，實屬一舉兩得。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藍元枚曰：白石湖山內賊匪，經徐鼎士等帶兵搜捕，並令兵役、義民人等開誠撫慰，卽有扶掖歸順者三千餘人。鹿寮、金包裏等處，又招出難民千餘人，俱經該副將送歸各莊安業。可見賊黨雖衆，如果能設法招徠，剿撫互用，無難卽行解散。此事，徐嗣曾既得該副將稟報，則李侍堯駐劄廈門，豈有不得信息之理，何以並未據該督奏及？又藍元枚前於六月二十五日奏到摺內，只稱據徐鼎士稟報淡水白石湖賊本無多，已經拏獲從賊之參革守備彭喜解送督臣究辦。賊匪逃入金包裏後山等語。而於該副將招撫歸順之三千餘人及鹿寮、金包裏難民千餘人護送歸莊之處，並未奏及。該參贊駐劄鹿仔港，距淡水更近，何於此等情形並未詳晰陳奏？着李侍堯、藍元枚，將曾否續得徐鼎士稟報，何以未經具奏，及此後南北各路有無續行投順民人，一併據實覆奏。至徐鼎士帶兵駐大甲溪搜剿彰化賊匪，前已諭令李侍堯撥兵一千名接濟徐鼎士。所撥兵丁於何日配渡前往？及近日鹿仔港、大甲溪等處剿捕殺賊情形，並着迅速馳奏。



臣等謹案，賊首林爽文到處脅迫，附賊之衆，出於勉強者居多。我皇上洞燭民隱，節次諭令將軍等廣爲招徠，無論從賊與否，一經棄械投誠，即可赦罪安業；並恐僻地未及周知，又令出示愷切曉諭，睿慮實無微不至。茲撫臣徐嗣會奏，副將徐鼎士於白石湖山招撫三千餘人；鹿寶、金包裹等處，又招出難民千餘人，可見設法招徠，賊黨自易解散。而海外薊匪機要，早不出聖明指示中矣。

同日，姜晟奏言：詳查江西之五福地方與福建光澤縣接壤，入閩境後，由邵武、延平等府取道福州省城，仍由海運始達漳泉；似不若長江順流由江南出口，海運便可徑至泉廈。因即與藩司陳淮熟商。查得湖北米石用大船裝載至鎮江換船，到上海再換海船起連；如該處海船不敷，則浙省乍浦商船聚集，亦可由此出口。並查得米船運抵鎮江，並或不入內河，竟由外洋而行，另換崇明船及江南籐子沙船，駛至上海、乍浦二處換船，竟出大洋，前赴泉廈更爲簡便。遂於十六日飛咨李世傑、閔鵬元、琅玕，詳悉熟商，如何方爲妥善之處，迅速移覆，以便照辦。一面飭藩司催據各屬將所碾米石陸續碾就，在省城上游者，運至漢口彙齊；其在省城下游者，如黃州所屬各縣，則撥船前往，即委運員兌收起運。並調集各委員，一俟江西、江、浙各督撫臣咨會到楚，核明江西一路實在有無礙難辦理，及江、浙出口海運究由何路迅妥之處，詳細酌定，即分起運行。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李世傑、保寧、舒常、閔鶚元、琅玕、何裕城、姜晟、浦霖、徐嗣曾曰：昨據徐嗣曾奏，浙省米石運到泉廈者，已七萬有餘，是閩省此時已有米石接濟。其江南、江西續運之米，亦當接踵而至，可以無虞缺乏。若因各省米石皆須由江南、浙江出口，船隻不能應手，一時紛紛封僱，擾累商民，轉多未便。着李世傑、閔鶚元、琅玕務須量其緩急，酌籌妥辦，次第起運。所有江南本省及湖北、四川運閩之米，止須隨到隨辦，使之源源不絕，俾船隻流通，足敷裝載；不必一時齊運，將船隻全行截留封僱，致商販守候稽時，吏胥從中滋弊，方爲妥善。其湖南應運米石，並着舒常、浦霖亦由該處徑運江南海口，交李世傑等接續配運，毋庸咨商江西省，轉致耽擱。至川省續運之米，該督務須妥協辦理，陸續接運，竟由川江順流而下，亦由江浙海運抵閩可也。

同日，阿桂奏言：臺灣地方，西臨大海，東憑大山。大山之東，係生番居住，爲民人所不到。大山迤西之麓，則現爲賊匪佔據，官兵進剿，勢須仰攻，無由察其虛實。而賊衆居高臨下，且其中如水沙連、虎仔坑、斗六門等處，南北又在在可通，足以伺官兵之隙，前邀後截，四出滋擾。若徒撥兵堵禦，則山徑叢雜，不但現有之兵不敷分派，卽再添一倍，仍恐不能一一盡堵。現在惟有將緊要地方，如郡城、諸羅、鹿仔港等處，先爲駐兵防守。而防守之兵，必察其力能保固，實可無虞，再選擇可戰之兵二、三萬，

進逼賊人巢穴，搗其要害，或兩路夾攻，或全力專注。但得官兵連勝一、兩次，賊人膽落，其黨夥附從，當不攻而自潰。惟臺灣現有兵丁，除分守府城等處外，似尙不敷剿捕，且其中亦少可用之兵。在初辦時，若深悉賊匪情形，就本省兵略爲多調，趁賊情惶惑之際，未嘗不可卽就撲滅。今則賊人已漸知戰守，臺灣復被佔據過半，從賊者爲數已多，實又有不得不增添兵力之勢。此事，現今福康安前往督辦。福康安經歷軍務，聲威已著，各省兵丁情形均所深悉。似應令福康安先行通盤籌畫，臺灣現有兵丁若干，尙須添兵丁若干，及何省兵丁於山路崎嶇之地用之方可得力？雖逼遠一、兩省者，亦准其檄調備用。或竟調慣於跋涉山路之黔、楚兵各一萬，合之粵兵萬餘，兵力充裕，賊必指日授首。雖目下似稍遲一、兩月，而功成速（？）。

同日，保寧奏言：川省所辦之米二□□□江南轉運閩省，業經臣飭委川東道黃軒總理，督率重慶府、縣等會同總運敍州府知府施光輅、雅州府知府葉書紳，妥速辦理。現據該道等稟：『各處已買米三萬石，連各州、縣碾運先到之米，湊足頭運五萬石之數，兌交運員，定於七月十九日開行』等語。又據各屬具稟：『碾出起運之米，俱可陸續到渝。其二、三、四運，亦可銜尾前進，約計八月初卽可全數開行』。查川江秋水方盛，順流東下，雖風水靡常，而舟行總屬迅速。其自漢口而下，川船素未經行，必須換船前進。臣已飛咨湖廣督撫，飭備船隻過載，運赴江南。並咨江南安徽撫臣，轉飭經過地

方官一體催趲，並備船酌撥配運，不致遲誤。再查運送米糧等項，定例順水每百里每石應給水脚銀七釐。自重慶至漢口，計程二千九百七十里，每石應給水脚銀二錢七釐九毫。乾隆十八年，辦運江南米石，其時船戶水手食米人工器用等項，皆屬平賤節省辦理，每石止給銀一錢六分。至四十二年，協濟江南米石，辦理已甚竭蹶。今又閱十年，一切加貴；是以五十一年，浙江辦運川米，經前督臣李世傑奏明，浙省委員在川借領銀兩僱用船隻，該委員自行支發。自重慶至漢口，每石給水脚銀二錢二分，方能承運。查今昔情形不同，船戶等勢難賠累，業經飭照定例每石以二錢七釐九毫給發。再臣欽奉諭旨，再行採買三十萬石，卽與司道悉心籌酌，各州、縣倉儲俱屬充實，尙敷撥用。至採買市米，雖似便易，但川省民間素鮮蓋藏，目下早稻甫經收割，未能集糶，一時採買多米，市價或致騰踊。若倉穀，則取之於官，亦可不動聲色而立辦。卽將來買補，辦理甚屬從容。且新米性帶潮濕，不若倉穀乾潔，可無霉變之虞。臣現已飭司道查明各屬倉穀額數，將水次所貯接續動碾趕辦。惟上游水次之米，必用小船運至重慶，換裝大船由川江東下。前辦運米二十萬石，各處小船俱已載米運赴重慶，恐卸載後，四散他往，臣已分委大、小文武員弁，四路查僱，押令速赴原處受載，仍運重慶。並飭川東道黃軒督率重慶府、縣等，多僱妥諳大船，預備承運。計碾米三十萬石，分爲五運，每運米六萬石。一面飛調現任知縣五員佐雜十員，分起領運；並派雅州府知府葉書紳爲總運，直送

江南兌交。計前運米二十萬石，掃幫開行後，此次續辦米石，亦可接續起運，不至遲誤。至漢口應換船隻，仍咨明湖廣督撫飭屬僱備。其自漢口至江南水脚，亦即由楚省照例給發。均奏入報聞。

八月初一日（丙申），藍元枚奏言：自到鹿仔港，諸羅縣屬之鐵線橋等莊，俱已被賊燒燬；彰化縣之東螺、西螺，亦被賊佔據。臣屢經札商柴大紀相機夾攻，緣道途梗塞，由海道遞至鹽水港轉遞諸羅，至今尙未接柴大紀覆札。鹿仔港係四面受敵，自五月至今，賊雖不敢直擾鹿仔港，屢就各處小莊滋擾焚燒，意在斷鹿仔港應援之路。臣細查各賊巢內約有一、二十萬人，多係漳州及同安之人。內中情愿作賊者，不及十分之一；其餘，或被脅相從，或貪圖跟隨賊夥焚燒村莊搶掠財物。是以，每處蟻聚至一、二萬人。臣於六月二十六日，奉到上諭，敬謹錄出，遍行張掛曉諭。數日之後，有耆老人等陸續從各賊巢出來求見，哭訴並無從賊，止因家屬被賊拘留，未能遽出。臣皆逐細開導，令其遍諭衆人，俟官兵一到大里杙各賊巢，務須協同擒殺賊匪，立功自効。各人無不歡欣扯頭，知有再生之路。但鹿仔港附近賊巢，若大兵徑赴斗六門，恐道路阻塞，一時難與柴大紀會合，並慮賊匪乘虛滋擾。臣是以奏懇添兵五千名。計七月半後，官兵自可陸續到鹿仔港。兵力既厚，便可分作兩路，一由埤頭攻殺東螺賊匪，劄營二八水；一由二林攻殺西螺賊匪，就該處劄營。自西螺至斗六門僅十餘里，即可乘勢攻擊斗六門，似於事機

有濟。再，七月初二日，聞賊目林領從諸羅來糾王田、犁頭店等莊賊夥，初二日要來焚燒阿棟等社。隨知會總兵普吉保帶遊擊裴起鰲、兵八百名，在阿棟莊遙爲聲援堵禦，以防快官莊賊匪出來攔截。臣親帶遊擊琢靈阿、穆騰額、兵八百名，由阿棟社前去堵殺。行至中寮溪，見賊匪千餘攔途抗拒，續有王田莊賊匪千餘人，亦來一處抵敵。臣親率官兵奮勇向前，施放鎗礮，自辰至未，賊匪始從犁頭店逃散。因犁頭店一帶，俱是賊巢，未便遠追。計鎗礮打斃賊匪一百餘人。官兵俱無傷損。又埤頭莊，經臣派撥官兵設卡，帶同鄉勇一千名防守，亦於初三日有賊目莊好糾東螺賊一千餘人，到埤頭焚搶村莊。兵民用鎗礮打斃十餘人、殺死七人。似此賊匪，雖蔓延肆擾，但鹿仔港週圍村莊均已聯絡設卡，官兵、義民亦皆奮勇向前，每逢攻殺，俱得勝仗。臣惟隨時相度機宜，務期迅滅賊匪。再臣於六月二十一日，親帶官兵、鄉勇由番仔溝、鹿仔厝一帶巡查，捕捉賊匪；行至大肚溪，遇賊數百人，遂令官兵鄉勇施放鎗礮，賊即退走。打斃賊匪十餘人。生擒鄭球、姚蹇二名，訊非賊目，即行正法示衆。

同日，李侍堯奏言：柴大紀在諸羅，自六月中旬被賊攻圍，日夜拒守，以少擊衆，節經常遣魏大斌、田藍玉、張萬魁等帶兵往援。而藍元枚抄錄摺稿稱，官兵未能直達諸羅，是以先攻大肚溪，以分賊勢。是藍元枚亦尙未將諸、彰道路疏通。近日臺灣各官稟報甚少，惟同知楊廷理稟稱：『郡城北路道運道稍通，薯稔、大麥，間有數船俱自北

淡水載來，是以糧價稍減。探得賊攻諸羅有頭目蔡福被礮擊死。又賊用枋車來攻，蒙以濕被，亦被礮擊破數輛』等語。查蔡福，混號遼東仔，最爲兇悍。前據胡番供稱，林爽文曾封爲提督軍門；是該匪係逆首得力之人。今既中礮身死，而所用枋車又被擊破，是賊衆雖屢次急攻，實俱遭殺敗；恃其烏合之多，尙未退散。魏大斌等併力前進，日內想已打通道路。又據北淡水同知徐夢麟稟稱：『彰邑附近賊巢，各莊均有良民被賊箝制，不得已，許以所收田稻加二抽分，始免殺戮。今聞官兵、義民齊集大甲，多有私自奔來請救』等語。是各莊良民甚多，卽伊等已被脅從，預恐官兵破賊巢後，難以分割，先來請援，以見其並非從賊。亦見民情皆知賊終必破，是以早自投明。又據稟稱：『拏獲陳賀一名，係被賊逼脅入夥。在大里杙代春城墻，求林爽文之父來至軍工寮討欠。臨出時，有林旺托伊代替家眷進大里杙居住』等語。是從賊之人，亦惟恃大里杙巢穴爲苟延旦夕之計，此皆極好消息。今續調之粵兵四千，已先到一千，於本日放洋前往臺郡。漳兵二千，亦已登舟，不日可到鹿仔港。其餘浙、粵之駐防滿兵三千及粵省綠營兵三千，計月內總可到齊，配渡前往。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柴大紀曰：彰化等處，賊匪屯聚，雖據稱有一、二十萬人，但係被賊用威迫脅，勉強聽從，不過烏合之衆。今經藍元枚傳旨曉諭，卽有民人從賊巢投出，自訴並非賊黨。該參贊詳加開導，諭以擒殺賊匪，立功自

効，皆知歡欣鼓舞，共慶更生。是賊匪雖衆，易聚亦易散，若能設法招徠，自當紛紛投出，賊黨日就解散。至藍元枚與柴大紀札商會攻，因道路阻隔，尙未得有覆信，鹿仔港兵力稍單，未能前進。但藍元枚所請添兵五千名，早經如數撥往。前據李侍堯奏，漳州有眷屬兵二千，已經配渡，其餘兵三千，此日自己陸續全抵該處。藍元枚當乘此兵力厚集，速行進剿。以此時情形而論，當以打通諸羅，接應柴大紀爲急務。至常青處，已節次降旨，令一人速統大兵直趨北路，會合進剿。今南北兩路添調官兵，自己陸續到齊，正應乘其銳氣，及鋒而用。常青竟當令恒瑞督率民兵駐守營盤，悉刀捍衛府城，牽綴賊勢；該將軍親自統領大兵，自南而北，經趨諸羅。藍元枚亦應令普吉保固守鹿仔港，親統大兵自北而南。則東螺、西螺、斗六門之賊，皆可順便剿滅，接應柴大紀，與常青會合一處，使聲勢聯絡，以大兵全力奮勇夾攻。若渠魁就獲，則其餘賊匪，自紛紛解散，而被脅從賊之民，更當相率投誠，不呼而集。常青、藍元枚，此時固當持重，但於進剿機宜，不可坐失。又，柴大紀駐劄諸羅，督率官兵、義民竭力堵禦。賊匪屢次攻擾縣城，俱被官兵殺退，擊破枋車，殲賊甚多。並將賊首林爽文用事頭目蔡福等用礮擊斃，賊首爲之奪氣。此事前據常青等業經奏到。但常青等所派魏大斌、田藍玉接應之兵，此時自己打通道路，併力前進。柴大紀得此兵力援應，自更爲得力。近日如何殺賊、攻剿情形，着柴大紀迅速馳奏。至漳州府近賊巢莊民，一聞官兵到彼，卽自行投出，奔請救



援，可見民情皆知賊匪雖衆，終歸撲滅，自屬極好機會。該將軍、參贊急當妥爲撫馭，廣行招集，並開誠曉諭，令其殺賊立功。

同日，李世傑奏言：接湖北咨會，擬將楚省所辦運閩米十萬石，亦由長江運至江南海口轉運等因。查現在江南尚須預僱川省米船七百隻，若再添僱楚省米船，未免竭蹶。若由江西新城五福陸路運至閩省水口，止八十里旱路，卽山徑崎嶇，亦計日可到。若照來咨，卽令楚米亦由海運，不特船隻一時莫辦，且恐欲速反遲。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世傑、舒常、閔鶚元、姜晟、何裕城曰：李世傑係指川、楚兩省應運米六十萬石，同時並運而言，殊不知川、楚之米，亦不能同時運到。川、楚米共六十萬石，若分作三起撥運，則每起不過二十萬石，所需船隻較少，卽易於僱用。不特商船可得往返流通、輓轡運載，而米石亦可接踵而往，足敷接濟。李世傑請將楚米仍歸江西陸道，豈非存諉卸之見？向來督臣兼轄兩省者，雖同係所屬地方，往往就駐劄省分意存偏袒，此係外省習氣使然。今該督駐江南，未免意存袒護，豈能逃脫洞鑒耶？所有現在湖北及將來湖南運閩米石，均着由長江順流歸入江南及浙江等海口，陸續轉運。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二十九

八月初二日（丁酉），柴大紀奏言：二月二十五、二十六日，北路賊目蔡福勾連南路賊目陳靈光等，約有萬餘，夾攻諸羅。經督率官兵、義民奮勇力戰，賊匪被鎗打死者數百，殺死者亦多，生獲張淡等二十五犯。迨三月初八日，鳳山再失，賊復鴟張，自二十九至四月內，賊衆屢來侵犯各營盤。俱經臣督率官兵、義民奮力剿殺，先後共殲斃賊匪不下數千，殺獲亦有千餘。但賊匪雖被我兵連日殺退，而首惡尙未就擒，經移令總兵普吉保各帶兵一千，會合協擊。於五月初三日，齊到大埔林，四面搜捕。查稱賊首林爽文早已潛逃大里杙，匪黨俱竄入斗六、沙連等處。臣與普吉保是晚同駐土庫，正在會商機宜，適接據署北路副將林天洛等先後稟稱：「賊匪萬餘來攻鹿仔港、埔心二處，雖經官兵二次殺退，但兵力單薄，懇請回軍」。初四日，又據署諸羅縣陳良翼並遊擊楊起麟各稟，南路賊匪數千聚集赤山一帶，欲乘虛攻城，民心惶惑等情。臣與總兵普吉保各帶兵馳回，各保地方。迨回營盤，探知諸羅賊匪南北交通，隨處誘脅滋擾。四月二十一日，將軍臣常青派撥參將潘韜等帶兵一千名，前往諸羅接濟；復於五月初十日，飛檄酌撥官兵千名，星赴蔬豆莊協剿。遵即派遊擊楊起麟、李隆，守備黃象新等，共帶兵一千五百名，馳抵該處，殺退賊匪。回至鹽水港，又聞哆囉囑一帶賊匪，勾連賊目李七、蔡福

等逆黨，欲佔踞鹽水港等處，希圖斷絕通府道路，使糧餉莫運，以困縣城。卽飭遊擊楊起麟等，將所帶之兵留駐該處防禦。又鹿仔草地方，亦係通府要路，撥千總陳邦材、把總施必得等，帶兵二百名駐守；派遊擊邱能成帶兵二百五十名，一路哨巡接應。諸羅城外各營盤，共兵一千四百餘名，賊多兵少，所以尙未殲除淨盡。又據遊擊李隆、楊起麟，守備黃象新等報稱：「本月十七日，聞賊匪二千餘人，離鹽水港七里之查畝營、八老爺莊等處焚燒莊社，隨帶隊伍前往該處剿捕，鎗礮打死賊匪甚多。追至下窩莊，生擒賊匪白潤、林得二名，賊衆由山徑四散逃走，隨收兵回劉鹽水港。奪獲旗、鼓、短銃等項。二十八日辰刻，有賊匪千餘名，分路來攻鹽水港。分頭迎敵，鎗礮打死賊匪數十名，追殺至茄荖脚，生擒賊匪李貓、林苞二名；獲大旗一桿，有「南路僞先鋒」字樣，又烏鎗、弓箭等項。餘匪逃竄」。查遊擊楊起麟屢次打仗，均屬奮往，可當一面，隨撥把總陳國忠帶兵二百名赴鹽水港換回。遊擊李隆仍駐劉諸羅南門外營盤。茲六月初五日，探得賊匪數千，聚集離諸羅城十餘里之中莊、山仔門等處，誘脅莊民，復圖肆擾。隨卽親率遊擊邱能成等同署諸羅縣陳良翼、武舉黃奠邦及各義民飛往。至近中莊之三界埔，遇賊千餘，飭令齊放鎗礮，打死賊匪數十人，賊勢披靡。官兵、義民奮勇追趕至水尾仔，殺死賊匪數十人，生擒賊匪蔡文、蕭却、林顏等三名；奪獲竹牌、器械等項。餘賊奔竄山後。緣山徑崎嶇，溪坑錯雜，恐有埋伏，收軍。所有節次拏獲賊匪白潤、林得等犯

，審明從賊打仗，並未受有僞職，俱就地正法。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柴大紀曰：柴大紀奏到情形，皆係五月內及六月初四、五日之事。其賊目蔡福攻犯諸羅，被官兵用礮擊斃，並擊碎枋軍、殺死騎馬賊目等事，前據常青、李侍堯先後具奏，而柴大紀摺內，俱尙未經奏及。至此次柴大紀奏到之摺，係六月初八日拜發，距今五十餘日，查閱沿途驛遞牌單，係七月十九日始遞至廈門，是內地接遞尙無遲誤，竟係由諸羅渡海阻隔四十餘日。海洋風信，雖屬靡常，但常青、藍元兩處馳遞之摺，俱由海配渡，即遇風不順，偶有阻滯，多者亦不過十餘日，何以柴大紀此次奏摺竟在洋面耽延至四十餘日之久？豈海洋獨非閩省所轄，不可按日而稽耶？着李侍堯即將柴大紀所發之摺，渡海何以如此遲延多日，嚴行查察申飭，以儆將來。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舒常、富綱、浦霖、李世傑曰：現在諭令福康安前來行在，面授機宜，令其前赴臺灣更換常青，督辦軍務。至臺灣前後所調兵丁，自己足敷攻剿。但該處山深箐密，路徑崎嶇，因思湖廣、貴州兵丁，前經調赴金川軍營，於馳涉山險較爲便捷，若調往臺灣助剿，自更得力。着傳諭舒常着於湖北、湖南各挑備兵二千，富綱、李慶棻於貴州挑備兵二千，揀選曾經行陣奮勇幹練之將備帶領；一切軍裝、火藥，妥爲密行預備，聽候調撥。如必須調遣，或俟諭旨到日，或接到福康安檄調文書，即行分起

迅速前進。其湖廣官兵，即從本省由江西一路行走；貴州兵丁從廣西、廣東一帶行走。所有沿途經過地方，並着該督撫等一體預爲籌備，俟兵丁到境，即可迅速進行；仍須妥協經理，毋致張皇擾累。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保寧、舒常、李世傑、琅玕、李侍堯曰：川省屯練降番，素稱趨捷，前經調往甘省剿捕逆回，甚爲得力。着保寧即於屯練降番內，挑選二千名，並揀派曾經行陣奮勇出力之將領張芝元等，分起帶領，從川江順流而下，由湖北、江南、浙江一路前赴閩省。所有沿途應用船隻及一切應付事宜，並着舒常、李世傑、琅玕等，預爲籌備，免致臨時遲誤。

上又諭內閣曰：數月以來，常青督率調度，尙無過失，但統領多兵駐守府城營盤，雖屢有斬獲，並未能痛加殲戮、挪移尺寸之地，相機進剿。是常青雖屬無過，亦不得爲有功。且該將軍年逾七旬，究恐精神不能周到。茲特命福康安前來行在，面授機宜，令其攜帶欽差關防，馳赴臺灣，更換常青，督辦軍務。即授福康安爲將軍，並授海蘭察爲參贊大臣，普爾普、舒亮爲領隊大臣；其恒瑞、藍元枚、柴大紀，仍着照前參贊軍務。並揀派曾經戰陣之巴圖魯侍衛章京一百餘人，分起前往領兵往剿。至臺灣初次調撥及續調官兵，已有數萬，嗣又於廣東、浙江添調綠營及駐防兵萬餘名，並於福建本省派撥兵六千，現又添派四川屯練降番，並於湖北、湖南、貴州等省挑備兵數萬，陸續進程前

往，合計徵調各兵不下十餘萬。福康安到臺灣後，察看情形，如以兵力多多益善，再行添兵若干，即一面檄調，一面奏聞。所有應用軍需，已於浙江、江南、江西、湖廣、四川等省，撥運米百餘萬石；軍餉、火藥等項，亦已廣爲儲備。着李侍堯通盤核算，妥爲經理，俾足敷十餘萬官兵之用，毋致稍有短缺。至常青剿捕賊匪，雖未能戡功奏績，念伊究係年老，尙無貽誤，着於福康安到臺灣後，即行來京陛見，再赴湖廣總督之任。

臣等謹案，常青等節營城外，屢有斬獲，一切調度，尙無貽誤。我皇上早慮及其精神不能周到，特命福康安前來行在，以備差遣。茲復授爲將軍，赴臺督辦。厥後長驅深入，一鼓戡功，良由勝算斷自宸衷。故機宜悉協，迅掃賊氛，如摧枯朽也。

初三日（戊戌），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曰：朕特命福康安前往更換常青之意，並非因常青辦理軍務大有貽誤，實因常青年逾七旬，軍旅之事本非素練，恐日久因循，不能辦理完結，是以特命福康安前往接辦，以期迅速戡功。福康安未到之前，常青接奉前旨，不必心懷疑懼，轉致遇事茫無主見。遇有可進之機，仍當督率將弁相機進剿。若因有福康安前往接辦之旨，心存觀望，稍有懈弛，不復努力前進，則常青不但無功，而且有过，即大負朕委任之意。該將軍當明喻朕意。倘此時能將逆首林爽文擒獲，固屬甚善；即首逆尙在稽誅，而賊目莊大田若能擒獲，官兵已操勝勢，即着該將軍用六百里加緊馳奏。已諭福康安，於途中得有捷報，即先行拆看，若見常青於剿捕事宜業已得力，並可

無須前往，即由途次仍回甘肅本任。將來辦理善後一切，原屬常青所優爲，更無須福康安前往幫助也。

初四日（己亥），李侍堯奏言：漳州一帶，竟有私販硫磺之人，並有出產之處。兩月以來，節據漳州鎮遊擊馬應璧於郡城外拏獲挑磺之何四、何十二名，磺八十斤；南靖縣知縣長瞻於峯蒼嶺地方盤獲販磺之杜強、吳若林二名，磺四百餘斤；龍岩州知州包承祚於合溪地方盤獲挑磺人巫彩鳴等八名，磺四百四十斤。又據烽火門參將李威光於牛鼻嶼洋面追獲匪船一隻，內搜出私磺一百七十餘斤等情。經臣歷次飭府嚴訊，該犯等多係寧化縣人，內間有江西人一、二名。或稱係他人僱挑，或稱係買自上杭縣郭車地方，挑往漳州府城，賣與劉姓、江姓、吳姓銀珠店內。旋據飭拏舖戶劉長等到案，據供每年製造銀珠，官磺偶不敷用，或向不識姓名挑夫零買湊用等情。均未訊有確供。而上杭縣知縣恩古達稟稱，該縣郭車鄉大岩背山內有土磺，該地居民王世良等私挖煎賣，當即拏獲該犯等三名，並搜出煎就硫磺及鐵鑿、鐵鎚等物。是閩省匪徒，私販硫磺，處處俱有；或海洋盜賊買製火藥，以供劫掠；或奸民輾轉販賣，透入賊中，俱須嚴加跟究。現在各起人犯，親提來廈嚴訊，務期水落石出。查閩省向來並未查出，使營中額用者，反向遠省採買，而本省向來之磺，轉爲賊人私挖煎販。臣現在一面提訊，並飭拏在逃各犯，務獲解究。並飭勘明該山，繪圖詳報。又本月十九日，有外委陳廷標營柴大紀奏摺，送到廈



門發遞。查該提臣傳單，係六月初八日所發，而七月十九日始至廈門，益覺遲擱。隨傳該外委面訊，據稱：提督摺子，因諸羅城外道路梗塞，僱熟番覓小路送出，於本月初一日始到鹿仔草。該外委係在鹿仔草接到，又由小路行至鹽水港，僱小船於初三日到臺灣府城出鹿耳門，初九日因風收泊澎湖，十五日由澎湖放洋，是以於十九日到廈等語。合並陳明。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留京辦事王大臣、李侍堯、雅德、富綱曰：硫磺一項，爲軍火要需，該犯等膽敢私行煎挖販賣，或被海洋盜賊買製火藥，以供劫掠；或奸民輾轉販售，透入賊中，皆所必有，不可不從重治罪。所有拏獲之地方官，亦當記功陞用。至該省既有產磺地方，自應開採煎用，乃歷任督撫並未查辦，而營中額用硝磺，轉向湖南遠省採買，其本地土磺，一任奸民私行煎挖，輾轉售賣，以供盜賊劫掠之用。雅德、富綱、富勒渾俱任浙、閩督撫，於此等地方事務，關係軍營火藥者，既未能查出就近採辦，而於奸民挖煎售賣，又漫無覺察，以致私販紛紛，所司何事？除富勒渾業經革職治罪，令留京辦事王大臣就近傳諭詢問，令其自行登答。至雅德、富綱前在閩省時，地方事務廢弛若此，均令其自行議罪，並即據實明白回奏。

初五日（庚子），李侍堯奏言：前接將軍常青摺稿，知柴大紀在諸羅被賊攻圍。本月十九日，又接柴大紀咨會，係本月初一日所發，其所述被圍情形，較之常青所奏更覺危

急。倘一有失事，則不惟賊勢益張，而全臺人心俱爲搖動。是以屢次札商常青，務須增兵，設法掘溝放水，以通道路，速解重圍。茲於二十二日辰刻，接臺灣道永福稟稱：據佳里興巡檢邵宗堯稟稱，赴援之兵以及糧餉軍需，俱於十三日卯時由鹿仔草三路進發，即於午刻直抵諸羅等語。永福稟內又稱：探得賊首莊大田已回南路，本月十四日，常青遣兵巡哨南潭，有賊匪數千聚集該處，經官兵、義民奮勇剿殺，賊匪大潰。聞莊大田有潛逃之信，現在設法截擊。南路賊勢日漸退散，再得續請之兵三、四千到郡，即可長驅北路等語。查續調之粵兵四千，現有一千到廈，已經放洋。日內又有續到者，臣現在廈門督催，務令隨到隨即登舟。其浙、粵駐防兵，總於本月內俱可抵廈，迅速配渡前往。看來，賊勢已衰，而官兵之力益振，滅賊不難。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藍元枚、柴大紀、李侍堯曰：賊目莊大田糾合夥匪，屯佔南路，四出滋擾，數月以來，因常青等未能進剿，曾經降旨飭諭。今南潭賊匪，已經官兵、義民奮勇剿殺，莊大田已有潛逃之信，是賊勢業經潰散，剿捕事務大有轉機。想常青之摺，不日即行奏到。該將軍等，乘此賊人潰散、兵威振作之時，急應親統大兵，奮力追殺。若於福康安未到以前，將林爽文、莊大田等即時擒獲，則克復全臺，俱係常青之功，受朕恩眷，豈復可量！至莊大田潰敗潛逃，其勢自己窮蹙，現在北路一帶，鹿仔港有藍元枚在彼領兵堵截，而諸羅接應之兵，已經三路會合，莊大田逃往北路

，自無他處可以竊踞，必逃至大里杙，以爲負嵎苟延之計。若賊首賊目同聚一處，正可聚而殲戮；即使負嵎死守，以大兵全力四面合圍，賊人貲糧有盡，無所得食，自當束手就斃，又何能久延殘喘耶！現在添調粵兵，先到廈門者，已據李侍堯配渡放洋；其餘浙、粵官兵，陸續登舟前發，此時自己全抵臺灣。常青處兵力日盛，而諸羅鹿仔港聲勢亦漸連絡，該將軍不可不益加勉力，深入長驅，速行奏績。但仍當酌派弁兵，嚴防後路，勿使餘匪得以乘隙潛出，此爲最要。至魏大斌前經常青派令帶兵接應諸羅，在鹿仔草被賊攔截，小有阻滯，該鎮能督率官兵透出重圍，前抵諸羅與柴大紀會合，亦奮勉出力，着賞戴花翎。其田藍玉、特克什布、張萬魁同往接應，能與魏大斌奮力剿殺，直抵諸羅，亦尙奮勇。着常青查明何人最爲出力，卽於前次發去花翎，酌量賞給戴用，以示鼓勵。至李侍堯辦理軍務，調度接應，俱爲妥協周到；此次一得常青處殺散南路賊匪及柴大紀處援兵會合信息，卽行馳奏，以慰朕懷，亦着賞蟒袍一件、大小荷包，以示獎勵。其常青俟奏報到日再行賞給。

初六日（辛丑），何裕城奏言：江蘇海運米十萬石之後，又有川米五十萬石，爲數已多，深恐船不敷載。若湖南之米，又由海道轉運，勢必壅積不前，殊於軍需無益。而五福自濬流、修路以來，蹊徑漸熟，夫役漸衆，竹篾、小舟亦日辦日多，卽使交冬水落，尙可隨宜設法，多行旱路數十里前抵五福，不致束手。所有湖南省運米十萬石，自應照

湖北之式，亦由長江前來，行抵五福水次。於江西、湖北米石運竣之後，接續轉運。已咨覆浦霖並飭司預備，屆期協力辦理。臣仍隨時督率催償，不敢稍有岐視貽誤。至江西之米，現已運過七萬六千餘石，准於九月初旬運竣，可以接運湖北米石。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常、李侍堯、閔鶚元、何裕城、姜晟、浦霖曰：此事，前據舒常等奏，江西省五福一路，實有難辦情形，是以降旨令將湖北、湖南之米，俱歸江南海運。今據何裕城所奏，是江西陸運既屬可行，則運閩米石，原止須陸續源源接濟，即在九月後接運，亦無不可。況現在江南封僱海船，辦理亦覺竭蹶，正須水陸分運，庶可不致壅滯周章。着舒常等，即將湖北、湖南之米，一併運赴江西，交何裕城竟由五福一路接運赴閩，毋庸再由江南海運。何裕城惟當益加勉力，妥速辦理，陸續轉運，俾閩省足資接濟。至江南海口既無需再運楚米，所用船隻較少，俟川省兩次撥運米石到時，正可隨到隨運，陸續載往，海船無虞缺乏，更不必將商船全行封僱，致滋擾累也。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柴大紀曰：本日，常青奏摺差弁前來，令軍機大臣詢問，據稱：「前此瑚圖里帶領廣東莊義民，到營止有一、二千人。其廣東莊所住民人甚多，約有數萬人，儘可防守」等語。前因瑚圖里在山猪毛帶領廣東莊義民前到大營，常青等留於大營助剿，恐其本莊祇係老弱，或被賊人懷恨，肆意摧戕，曾經降旨飭諭。今據該弁所稱，廣東莊所住民人有數萬餘，其本莊足資捍衛，

此卽常青時運好處。現在南路賊匪，已經官兵剿殺，賊目莊大田思欲潛逃，剿捕事務大有轉機，該將軍亟當乘此賊人潰散，軍威振作之時，親統官兵長驅北路。至大里杙，係賊首巢穴，四面皆山，將來官兵圍攻，恐路徑險峻，艱於馳陟。倘圍攻之後，賊人尙在負隅固守，則前此派出之海蘭察、普爾普、舒亮所帶巴圖魯侍衛章京六十人，令其分三起行走，伊等俱經歷行陣，勇健趨捷，一以當千，是數十人已足當萬餘人之敵。現已有旨令其兼程過往。到彼後，卽令帶兵攻撲，更當得力。至福康安於途次，如見常青等陸續奏報捷音，竟當遵照前旨，先行啓看。或因所帶侍衛章京等人數較多，一同行走不能迅速，不妨令伊等在後償程，福康安竟先行輕騎減從，早抵臺灣，贊成大功。多一人卽添一人之益，於剿捕機宜，豈不更爲妥速耶。再川省屯練降番，遠隔數省，調撥需時，若常青等續有捷報，卽當降旨停止進發，以省煩擾。並着李侍堯續得臺灣官兵打仗得勝信息，卽隨時星速知會福康安及海蘭察等，如官兵益操勝勢，可以尅期集事，海蘭察等當加倍償行，早抵該處，卽助擊逸匪，亦屬甚好。倘常青等統兵會剿，未能長驅深入，設有意外之虞，則當仍令海蘭察等在廈門等候，俟福康安到彼，會齊全力，一同配渡放洋，方爲妥善。此則朕不自滿假居安思危之慮，該將軍等不可不仰體朕意也。

初七日（壬寅），圖薩布奏言：粵省駐防第二起兵船，於七月初七日行至博羅縣鐵岡地方，陡遇狂風。兵丁急欲償程，不肯停留，有正紅旗兵船猝被覆溺。甲兵八名內七名

及軍械俱已撈獲，唯馬甲舒通阿一名被淹身死。請將奉委獲送之德爾炳阿、夏永淳、鍾光哲交部議處，圖薩布交部察議。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圖薩布曰：駐防兵奉調出征，爭先恐後，不避風險，適因陡遇風暴，急欲償程，以致船覆溺斃，足見急公奮勇，殊堪嘉憫！所有淹斃之舒通阿一名，着照陣亡例給與卹賞。其被溺撈獲兵丁七名，俱着賞給一月錢糧，以示鼓勵。至兵船遭風覆溺，究係猝不及防，人力難施，其護送兵丁之德爾炳阿等，尚無大過，着免其交部。圖薩布所請察議之處，亦着寬免。至該駐防兵，此時自己抵閩，其應賞一月錢糧，即着閩省照例賞給。

初八日（癸卯），李侍堯奏言：松山汛千總鄭魁報稱，有浙江石門縣運閩官米船戶劉新春到汛報稱，本月初八日，該船駛至兩山相對（不知是何洋面），遇賊船劫去米數十石並押運兵役所帶鳥鎗一桿、腰刀一口；又據崇武汛把總趙珠成報稱，有浙江新城縣運閩官米船戶林長茂，本月十六日駛至莆田惠安交界之洋面，被盜奪去押運兵役所帶鳥鎗二桿、腰刀二口，其米石並未被搶；又據船戶甘發興到廈門報稱，裝運興化府米三百五十袋，本月十七日夜在崇武澳十里外，被盜船二隻劫去該船戶自帶番錢、香菇等項，並押運兵丁之鳥鎗二桿、腰刀二口，其米石並未被搶等因。查洋盜見官運米船，膽敢搶劫，已屬目無法紀，而林長茂、甘發興船所遇之盜，則不搶米石，專搶鎗、刀，尤覺可

疑。地方文武屢接臣護送交替之檄，何以此三船並無巡船防護？卽米船在外洋乘風迅駛，本地兵役或有不及趕接護送之處，然果平時巡緝嚴密，何至盜賊充斥如此？臣唯有遵照海澄縣兵役被劫一案所奉諭旨，將該地方文武嚴參，革去頂帶，留於本任緝拏，勒限半年。如或不獲，卽請從重治罪。庶於巡哨不視爲具文，而緝拏可得實效。再據臺灣道永福稟稱，近日郡城糧食，因北淡水一路漸覺寧貼，時有米船到來，糧價稍覺平減；是臺郡民食，亦當不至拮据。現在內地將各省運到之米，陸續運往，源源接濟，自不致缺乏。其漳、泉二府應徵錢糧，臣面詢藩司覺羅伍拉納本年已、未徵收各數，據稱該二府錢糧，雖據各屬於二、八月間具報開徵，緣各花戶因上年舊糧尙未完清，先行趕納；其本年新糧，各該縣又多承辦兵差，不及催徵；現在並無報司完解各數等語。今奉恩旨緩徵，若俟查明已、未徵各數始行出示，轉恐官吏開報不實，或有挪前移後之弊。臣卽一面出示，除已徵者卽提解司庫，其未完之錢糧及屯米，概行緩徵。再漳兵已於本月二十日開洋，前往鹿仔港。而常青處九千兵內，先派往閩、粵兵四千，已久到臺郡。本月十八日，續到之粵兵一千，亦已開洋。本日又有粵兵一千到廈，臣亦卽令配渡。其浙、粵二省駐防滿兵，月內俱可到廈，臣令隨到隨卽登舟，務當迅速飛渡。至閩省水陸兩提督，俱係漳州鎮總兵常泰暫行署理，漳州地方緊要，常泰必須駐劄該處，以資彈壓。而各處營務殷繁，兼以海洋盜劫頻聞，尤須專心料理，方爲有益。臣雖督飭上緊巡拏，而

照料過兵、接應軍需等事，頭緒繁多，臣自知精神漸不如前，實有不能兼顧周到之處。常泰爲人謹飭有餘，而心思亦不能各處貫注，且以一人辦一總兵兩提督之事，一切整頓營伍，稽查奸匪，恐不免顧此失彼。查浙閩二省總兵，臣俱未識面，惟聞有福寧鎮何俊，輿論俱稱其人明白，且前曾代辦水師提督事務，熟悉海疆情形。請將該鎮暫署水師提督，移駐廈門，兼往來沿海一帶，專心料理巡緝之事，庶洋面搶劫等案，有所責成。如聖心另有可信之員，派來署理，更爲妥善。又據駐劄扈尾之守備羅禮璋稟稱：「七月初六日，外委陳臯望見大屯山頂有數人挑擔，不由正路，形跡可疑，隨率兵丁前往盤查。該匪見官兵上山，卽棄擔而逃，不知去向。遺下麻袋、竹筐，俱是硫磺，共十五塊，重四百觔」等語。是北淡水果係出產硫磺，若不嚴禁刨挖，使賊得以私買應用，所關匪細。查徐鼎士現已移駐大甲，距硫磺山較遠，羅禮璋在扈尾，可以就近防範。一面檄令該備速撥兵丁晝夜巡查、看守，毋致稍有透漏，仍移咨藍元枚隨時遣人訪察，以杜私挖。俟軍務告竣之後，將該山作何封禁、着落，地方文武稽查，不致透漏之處，統歸入善後事宜案內妥辦。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柴大紀曰：此等盜犯，膽敢在洋面行劫官運米船，實屬目無法紀。而該船戶所遇之盜，又有不搶米石，只搶烏鎗、腰刀者，或竟係賊黨潛出滋擾，亦未可定。該地方文武向視巡緝爲具文，並不實力查拏，



以致盜賊毫無忌憚，肆行劫掠，自應從嚴查辦。着李侍堯督飭所屬員弁，務須上緊設法，勒限查拏務獲。並於拏獲盜犯時，親行提訊，是否係海洋劫盜，抑係賊人夥黨之處，嚴切跟究，務得實情。用兵之時，不必按例具題，一面奏聞，一面正法！並着拏獲一案，即將審辦情形先行具奏；其未獲者，俟拏獲審訊明確，再行隨案續奏。至漳泉二府應徵錢糧，雖已具報開徵，而各州、縣因承辦兵差，未及催徵報解。所有未完錢糧及屯米，業經該督遵旨出示緩徵，務須督飭所屬，嚴行稽察，俾閭閻得受實惠，毋任吏胥影射滋弊。現在南路賊匪，經官兵搜剿，賊目莊大田已有潛逃之信；今據李侍堯奏，北淡水一路漸覺寧貼，時有米船到彼，糧價平減。是南北兩路於剿捕之事，俱有轉機，該將軍等亟應趁賊匪潰散之時，乘官兵新到及鋒而用，各親自統領南北兩路，會合柴大紀擒拏賊首、賊目，進搗賊巢，迅速戡功。至李侍堯所奏守備羅禮璋、外委陳臯，在大屯山有挑運私礮匪徒，率兵前往查拏，該匪棄擔而走，不知去向，是何言耶！該守備既見有挑運私礮之人，自係賊匪，即使帶兵不多，不能盡獲，亦應擒拏一、二人，以便跟究嚴訊，何至竟任該匪悉行逃散。羅禮璋、陳臯，殊屬無能，着藍元枚嚴行申飭。此二人，遇有勞績，不准記功，以示懲儆。再，李侍堯請將福寧鎮何俊暫署水師提督一節，何俊如果熟悉海疆，足資彈壓，自可令暫署。否則，前次派出赴閩之王炳，人亦明白，該督於此二人內，酌其才具實堪勝任者，量委一人署理水師提督，於巡緝稽查，更當得力。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三十

八月初九日(甲辰)，常青、恒瑞同奏言：南潭、中洲各處之賊，又糾衆三千餘人，三面來攻大營。當派侍衛烏什哈達、章京岱森寶、總兵梁朝桂等，各帶弁兵，並令臣常青之子希明，隨同烏什哈達等，迅往迎擊。施放鎗礮，約打斃賊五、六十人，賊卽敗退，奪獲賊礮、軍械等件。因陣雨路滑，隨各收兵。臣等細思，南路賊匪屢次失利，儻或潛赴北路，合擾諸羅，則應援之兵必更阻滯，不可不預爲堵截。因於十二日撥兵二千名，分左右隊，派令烏什哈達、希明、梁朝桂等分帶，由兩路進攻南潭、中洲。賊人分頭抗拒，官兵鎗礮打斃三、四十人；奪獲賊械六件，賊人敗走。官兵追至溪邊，泥濘，收同。十四日，又派烏什哈達、岱森寶等，各帶本隊弁兵並郡城及山猪毛各義民，臣等親往督陣調度，各官兵分作三路，由沙岡、嵌脚、北勢前赴南潭。先將賊人藉爲遮蔽之叢竹密箐，隨路砍伐。賊人不能藏伏，悉出抵禦，約有賊五、六千人直來迎撲，並與官兵對放鎗礮。滿漢官軍用連環鎗、子母礮進步施放，約斃賊百餘人，賊各駭奔。三路官兵會合追趕，由車路干殺進康厝洋，乃賊人又於山坎結隊，抵拒迎戰。官兵齊用排鎗直壓，賊遂大潰。官兵、義民追殺，直至南潭，燒燬賊人草屋、蓬寮數百間，餘賊分竄。因該處山徑逼仄，天色已晚，不便深入，卽將官兵撤回。是日，除鎗礮斃賊外，又殺賊八

十餘名，擒匪犯高深、楊老二名；奪賊礮械七十五件。傷亡兵民，照例查辦。臣等查十四日將弁等帶兵打仗，協領海星阿、副將謝廷選、都司杭富，俱能身先士卒，洵屬勇往。內都司杭富，在金川軍營已戴藍翎，現今仍能奮勉。臣等將海星阿、謝廷選、杭富三員，一並獎給花翎，以示鼓勵。其餘，查明出力之千總、外委等員，遇缺卽行拔擢。至此次隨同打仗義民人等，內山猪毛前來之廣東莊義民，實爲勇猛，盡力殺賊。查其有功受傷者，臣等面爲嘉獎，分別賞給銀牌、番元，莫不踴躍。臣等察看南路賊匪，經官兵連日搜剿，自不能分赴諸羅，結黨聚擾。臣等俟雨水漸少，兵力敷用，卽乘銳前驅，殄滅醜孽。至續添粵兵內未到之八十五名兵船一隻，茲已於十五日齊到。又接據遊擊邱能成稟：『三起各應援官兵，於十三日辰刻自鹿仔草莊起行，前往諸羅。各兵軍裝保隨帶需用，所剩藥鉛、帳房、鑼鍋等項，俱存鹿仔草看守，俟道路相通，另行搬運。遊擊卽帶駐劄弁兵四百餘名，沿途開路，護送大兵前進。施放鎗礮，打敗賊匪四散奔逃。直至湯圓店地方，將隊伍劄住。隨令武舉陳宗器、黃奠邦、監生藍應舉名下義民，爲大兵嚮導，護送同往。約未刻將進諸羅，遊擊仍帶弁兵回鹿仔草固守』；並據臺灣道府轉稟，接據隨營巡檢邵宗堯稟稱：『十三日申刻，差役在鹿仔草打聽，官兵於本日辰刻，三起攻剿直前，殺退逆匪，於午刻已抵縣城。所有解縣餉銀，隨同前進』各等語。查應援各兵，業已齊到，縣城既可保護無虞，賊人自必伎窮勢蹙。俟接有柴大紀、魏大斌等咨

報會剿情形，再呈馳奏報。又武舉黃奠邦、義民同兵丁獲解匪犯蘇普、陳紀二名，鳳山縣義民、武生吳鷹揚等獲解匪犯陳媽球、陳接老、陳蘇、蔡閣四名，內除誤拏之蔡閣一名，訊非賊夥，保釋；被脅隨行之陳蘇一名，擬遣另辦外，其陳紀、陳接老二犯，俱會隨賊攻城、殺人，當即訊明正法。至陳媽球，原籍同安縣，於三十七年來臺灣，與莊大田賊夥張基光熟識。上年莊大田攻陷鳳山，該犯投張基光入夥，給有旗號，手下有洪富、洪義等四十多人；在大湖與官兵打仗三次。本年因攻府城受傷，莊大田許做先鋒。五月間至東港各莊派飯，纔被拏獲。蘇普，原籍亦係同安，在臺灣生長。係林爽文夥黨李七於上年十一月間招入天地會，至十二月初間，林爽文攻諸羅時，即領旗號同李七攻入西門，林爽文封爲存城千總。隨又同李七攻鹽程橋。本年二、三、四月間，俱隨李七來攻府城，因至打猫莊糾人，被獲。該二犯罪大惡極，應請解交刑部，再行確審。

同日，孫士毅奏言：聞林爽文等狡詐百出，指使零星小賊騷擾各處村莊，使之不得耕種，而於大里杙賊巢之外築起厚牆，如城垣光景，擋住我兵搜捕之路。其中各處山田徧種禾稻、雜糧，使將來外間乏食窮民不得不迫而入夥。又聞賊人缺少火藥，其礮子、鎗子鑄造不能如法，勢難及遠，每於我兵施放鎗礮之後，滿地檢拾鐵子，用以抗拒我兵。臣是以每於點送粵兵赴臺時，面諭領兵將弁，必須賊人見面，計鎗礮可到，方許施放，毋令於相距稍遠之地，隨便施放，不能剿賊，而轉爲賊用。聞大里杙後山名曰「三湖

「三湖之後，即係生番地面。此內數處生番已爲賊人所戕，佔住村落，爲將來竄伏之地。臣思該處內山皆係生番地面，此數處生番雖爲所戕，其餘爲數尙多，似可就近設法密遣熟番進山曉諭生番人等，逆賊林爽文與爾等勢不兩立，爾等若再不同心協力剿除賊匪，將來爾等地方勢必盡爲所佔。剴切諭知，則以番攻賊，或者亦可得力。又聞逆犯已於水口暗造賊船數十隻，希圖危急之時，逃入洋面。臣係屬風聞，不知水口確實地名。伏思剿除賊匪，寧可再遲一月、半月，至一經剿除，必須生致賊首，盡法處治。現在既已厚集兵力，定可計日成擒，應將賊人竄逃詭計，先爲絕其生路，庶爲周妥。

同日，藍元枚奏言：彰屬自條圳塘、東螺、西螺數十莊，約計一萬餘人，多係同安、漳州民人。內中因畏焚殺，從賊不少。臣隨令武生陳大用（係同安人）、武生鍾奇英（係漳州人），分頭前往詳細曉諭各村莊人等，令其保守村莊，各安生業。旋據稱，各莊百姓俱皆感激改悔，不敢從賊。臣籌度西螺賊匪雖衆，係藉該地百姓脅從鳩聚，若該地之人不敢附和，則林爽文撥來竄踞之賊，亦屬有限，勢易攻殺。但西螺離巨營盤五十里，若臣帶兵前往，恐一聲張，則賊匪必先設備，於事轉爲無益。是以，派撥守備張奉廷帶兵五百名，先去貼防二林，於七月十七日，密令該備帶兵同二林義民、武生陳大用等，自二林由嵌頭厝進攻西螺。又令牌頭兵民由條圳塘前進夾攻，使賊首尾不能相顧。當日西螺一帶賊匪，共有千餘人，並無防備，一見官兵猝至，俱鳩集西螺溪邊迎敵，被

官兵施放鎗礮打斃數十賊人。賊見各該地村莊從賊之人，俱無出來救應，隨即逃散。生擒賊匪程甫一名，奪獲竹牌、牛皮牌二十三面，大、小旗八桿；焚燬條圳塘、中埔厝等處大、小賊莊十三莊。因西螺村莊係是廣東良民居住，被賊所佔，是以未令焚燬，以示區別。但西螺離斗六門不遠，兵力稍單，未便劄營，該守備仍帶兵駐劄二林，嚴加堵截。至添調漳州官兵，四、五日內諒可陸續渡到鹿仔港；儻守風未到，臣仍統現在官兵，相機剿捕。又臣族中約有二百餘人，遷居彰化縣屬耕種度活，本年七月十四日有藍啓能等男婦共七十九人，並無行李，自山內漳浦寮前來營盤。據稱：因臣帶兵在鹿仔港，恐賊來迫脅去大里杙，是以連夜逃走出來等語。其有無從賊，殊難憑信，當即發交護同知黃嘉訓、彰化縣宋學灝會同研訊。據藍啓能等供稱：「在彰化耕種度活，住居漳浦寮山頂，離大里杙賊巢四十餘里，因係僻遠，賊匪所以不來滋擾。後聞本族藍提督至鹿仔港，恐賊匪聞知，怕我們暗通信息，必定要逼我們到大里杙去。若進大里杙，便是賊黨，連夜各帶家屬，從小路下山來。三更時候，把路賊人攔住，我們拼死抵敵，當時被賊殺死藍任等三人；又拿去藍湖等七人，女眷十一口，現在不知下落。如今求安插」等供。查藍啓能等男婦七十餘人，俱是空身逃出，衣食全無，臣一面自行捐給口糧，若藍啓能等山路熟識，以備隨剿賊匪，較爲得力。仍一面留心密訪，儻其中有曾經從賊者，當即明正典刑，斷不敢稍有姑息。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孫士毅、藍元枚、柴大紀曰：本日常青等奏摺，僅係派兵剿捕情形，並未大敗賊寇，擒獲賊中有名頭目，何足以痛示懲創，俾賊黨聞風奪氣？且賊目莊大田既在南潭，官兵前往剿捕時，即應偵探賊目所在，督率兵民奮力窮追，以期一鼓就獲。乃屢次俱稱遇雨、路窄，收兵回營；而於莊大田是否尙在南潭一帶藏匿，抑係逃往北路之處，並未提及，實屬糊塗。着傳旨嚴行申飭。至南潭一帶賊人，藉爲遮蔽之叢竹密箐，現經常青於搜剿時，隨路砍伐，所辦較好。且此事早應如此辦理。該將軍等統兵前往北路，遇有似此深林密箐處所，即應隨路砍除，廓清道路，不使賊人得以潛藏，方爲妥善。又，此次隨同打仗之廣東莊義民，甚爲奮勇出力，止賞給銀牌、番圓，尙不足以酬勞。着常青查明實在出力者，拔補武弁數人，俾該義民益知踴躍奮勉。遊擊邱能成帶兵護送火藥、軍裝等項，前抵諸羅，亦應陞賞。武舉陳宗器、黃奠邦，監生藍應舉，各率義民爲大兵嚮導，護送同往，亦屬可嘉！俱着予以官職，用示獎勵。至孫士毅所奏，具見留心官兵與賊相遇，每於賊人尙遠之時，即行隨便施放鳥鎗，既不打斃賊人，而鎗子轉爲賊匪檢用，最爲綠營惡習，自應曉諭兵丁，如法施放，方爲得力。至賊匪潰散，恐其逃入內山，已早經降旨令該將軍等曉諭生番，獎賞花紅布疋，令其縛獻。而海口一帶，猶應先事嚴防，絕其去路。着將原摺及朕批示抄寄常青等閱看，並着將孫士毅所奏各節，即行悉心籌辦，庶於剿捕有益。藍元枚雖調派官兵，



，分路攻剿西螺賊匪，兵威較爲振作，但尙未能統兵前進，擒拏賊首、賊目，大加斬獲；本不應加以賞賚，但伊族人藍啓能等，男婦共七十九人，因所住地方離賊巢不遠，恐賊匪逼令從賊，各帶家屬從小路投出，又藍任等三人被賊攔住殺死，拏去藍湖等七人、眷屬十一口，不知下落。藍任等三人，俱着加恩賞卹。至藍元枚所奏，投到之藍啓能等，若能熟識山路，卽令隨同剿賊。其中，如有曾經從賊者，仍請查明正法等語。則所辦猶爲公當，可嘉之至！藍元枚，着卽賞給緝絲蟒袍一件、御用大小荷包，以示獎勵。至藍啓能等，挈其老弱自行投訴，其畏賊迫脅，自屬實情。如有熟悉該處路徑者，正可用爲眼目嚮導，令其隨同往剿，更爲得力。且旣自行投出，亦當遵照前旨，令其自新，從前有無從賊之處，可以無庸追究。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常青、李侍堯、琅玕曰：逆匪糾結黨夥肆行滋擾，如係擒獲助賊頭目、關係緊要之犯，自應解京確訊，盡法懲治。至於附從夥黨，拏擒後，卽當隨時正法，何必紛紛解京。現在陳媽球、蘇普二犯，尙非若廖東、連清水等得受僞職者可比，徒勞驛傳，殊覺無謂。此時早至內地，卽着李侍堯將該二犯立行正法。或業經解至浙江地界，卽着琅玕查明該犯等解至何處，卽在該處正法；毋庸解京，滋擾累也。

同日，保寧奏言：川省前辦米二十萬石，據總理川東道黃軒等具報：頭二起共米十萬石，已於七月十九、二十四日開行。其第三、四起米十萬石，總可於八月初五以內受

兌、開行。至續辦米三十萬石，雖爲數較多，業經飛飭各屬接續動碾。現在近處亦已具報起運，八月初旬即可陸續運抵重慶，接續過載、發運。惟查川江船隻，上自重慶起，下抵楚省之漢口止，更迭往來，經歷灘峽，非他處人舟所能經涉。據川東道及重慶府、廳、縣等稟：現在重慶除已僱穩固大船二百八十隻，運米二十萬石外，其餘現止有大船一百二十隻，通查留僱，約僅敷載米十萬有零。恐停米待船，不免遲滯，一面飭該府等，嗣後續到重慶大船槩留僱用外，並飭忠夔等屬沿江文武，挨查上峽客船，催令趕赴重慶交載。又查湖北宜昌、荊州二處，附近川東下峽船隻亦有在彼卸載者，已飛咨湖廣督撫，一面徑檄宜昌、荊州二府，查明該處現有之空船，墊給工價、飯食，卽押令溯流而上，交川省地方官轉押趕赴重慶供用；並委員馳赴該處會同查辦。約計八月內，亦可陸續湊集，不致久滯。臣又飭委夔州府知府穆克登布、忠州知州巴寧阿會同夔州協副將三音畢里克圖、重慶鎮中營遊擊管隆阿，自重慶起至湖廣交界沿江一帶，分段往來催賃，並多撥兵役哨船照料護送。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保寧、舒常曰：此項運閩米石，本爲軍儲要需，寬爲儲備之用，止須源源接濟。若如該督所奏，將川省船隻及湖北宜昌、荊州等處船隻紛紛押僱，既有累商民，且恐不肖州縣及吏胥等從中需索，藉端滋事，猶爲未便。況江、浙等省全賴川米接濟，若將川省湖廣船隻盡行封僱，則商販無船裝載，川米卽不能轉運，各省米價必

致騰貴，於民食大有關係。該督何見不及此？着保寧務須設法妥辦，無庸將川省、湖廣商船概行封僱；止需陸續撥運，源源接濟，期於要需無誤，而商販仍不致有所妨礙，方爲妥善。

臣等謹按：川省續辦運閩米石，因船隻不敷裝載，檄飭宜昌、荊州二府，凡有下峽空船，俱令押赴重慶受載，固見辦事急公。我皇上早籌及閩閩生計，若該省盡將船隻封僱，則商販無船轉運，各省米價必致騰貴，而胥吏復得從中需索滋弊。聖明所見甚大，所慮甚周，委曲指示，俾得有所遵循。故不特軍備充裕，而商民亦均無妨礙也。

同日，孫士毅奏言：此次，添調滿漢官兵一萬一千名赴臺會剿，從此，自可一舉蕩平，斷毋庸再行添調。第軍營情事未能懸揣，萬一將來因分路剿捕，再有續調，必須尅期應付。查距潮千里以內一切營分，俱須巡防海口，現在抽調已多，即督提二標亦已調過四千名，勢難再撥。此外，高雷廉瓊等營，均係海疆，更關緊要；且距潮二千幾百里，旱路居多；臣斟酌情形，似難議調。惟粵西緊接粵東，較之本省高廉一帶，計程爲近，又係一水可通。儻將軍常青等再行咨調，可於粵西附近粵東營分抽撥三千名，計數尙不爲多。再，右翼鎮及提標兵共一千五百名，於七月十七、八及二十日入閩省詔安縣境，此時俱已到廈候風開駕。查添調之綠營兵六千名，計點送入閩及已到臺者，共有四千五百名。尙有一千五百名，因與駐防滿兵一千五百名途次相值，臣飭令讓過滿兵，即

在後尾隨行走，以免擁擠。計數日內，滿、漢兵共三千，應均可接續點送入閩。奏入，報聞。

十一日（丙午），李侍堯奏言：前以本省營兵不敷差防，奏請照派往臺灣班兵之數，沿海各營先募十之三，上遊各營募十之二。此第爲內地營伍空虛起見，實未計及將來再有調發之處。茲節次接奉諭旨，應再廣爲招募。第查諸羅現已解圍，軍聲日壯。近據同知楊廷理、吳元琪稟稱：『本月十四日，官兵焚燒南潭，見賊寨內只有番薯，並無米糧。又被害之同知王雋家人逃回，稱賊目尙有米可喫，賊夥惟喫番薯。又各賊目不復相睦，多有欲投誠者。雖賊情狡詐，未可盡憑，然漸有渙散之勢』等語。是南路賊勢已衰，看來，內地可不必再募兵數萬。臣前所奏募十之二、三，約可得三千有餘；嗣又增募漳泉兵二千，共已得五千有餘。今請於泉州及沿海各營募兵五千，約共成一萬之數。臣仍以募兵三萬爲詞，使外間傳說。其實，分開各營招募，外間但見處處增兵，固無由知其實數也。如察看臺地情形，或尙非旦夕可了，則隨時再行增募，以新兵存營訓練，而以已練之舊兵派往，亦足應手。至臣前以東港被陷，已兩次配繪船二隻、兵二百名，派往鹿耳門防範。今再派兵前往沿海剿殺，必須水師；而內地水師各營，現因米船被劫等事，猶須巡緝洋面，每營除防汛外，不過存兵三百及數十名不等，實無可再調。今於陸路各營內湊兵一千名，配渡前往，移會常青留在軍營進剿，而於在臺之水師兵內換出

一千，以資沿海剿賊之用。查臺郡安平港內，本有戰船數十號，可就近配載，或在沿海搜捕，或向東港剿殺，則海面既有防禦，而征兵亦不致短少矣。其領兵大員，查內地總兵副將內，多係一人兼署數缺，實亦無可再調，擬於參遊內酌派一員，帶領前往。再查鹽水港係府城由海道赴諸羅之水路，現在柴大紀所派遊擊楊起麟帶兵一千駐守，魏大斌又留兵五百名協防，並未被賊佔據。該處距府城近，而距鹿仔港較遠，藍元枚須自鹿仔港出海乘船南行，方至該處。今賊攻諸羅不利，儻乘藍元枚兵出之後，來鹿仔港及北淡水等處滋擾，則藍元枚又須折回。查藍元枚前奏增兵四、五千，即可直攻大里杙之南，或攻斗六門等語。今漳兵三千已開洋前往，粵兵二千現亦陸續到廈配渡，是當責成藍元枚即從陸路進攻大里杙、斗六門等處；既直逼賊境，賊必不敢來窺鹿仔港及北淡水。即或繞道來窺，藍元枚可以就近兼顧，似不必赴鹽水港，轉須自南而北，更覺紆回。臣已移會藍元枚仍向大里杙、斗六門等處進兵，與柴大紀會合，相機攻剿。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福康安、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柴大紀曰：據李侍堯奏，召募兵丁及臺灣賊匪情形一摺，所辦籌畫精詳，可嘉之至！前因鹽水港賊匪糾衆滋擾，思欲斷絕糧道，是以諭令藍元枚察看情形，帶兵前往鹽水港，將賊匪剿殺，再赴諸羅會合柴大紀。今據李侍堯奏，鹽水港距府城近，而距鹿仔港較遠，恐藍元枚帶兵南行，賊兵潛至鹿仔港滋擾，藍元枚又須折回；即一面具奏，一面移會藍元枚，令其即從陸路

進攻大里杙、斗六門等處，尤合機要。用兵之道，原當相時而動，今該處情形既有不同，自不當拘泥辦理也。至南路賊匪糧食就盡，其夥黨乏食，且互相欺奪、彼此不睦各情形，係臺灣同知等稟報，自當確實。現在常青、藍元枚兩路應添官兵，已據李侍堯先後派撥，自早已全抵該處。常青、藍元枚急應乘此軍威壯盛、賊匪潰散之時，一面妥爲招撫，一面速赴北路，將斗六門等處賊匪剿殺，廓清道路，前抵諸羅與柴大紀會合一處，直搗賊巢，以期一鼓成擒。

十二日(丁未)，常青、恒瑞同奏言：連次派兵數千應援諸羅，軍中偶染暑濕疾病者又有二、三，故南路賊首莊大田等探知信息，又糾衆於附近各處潛伏窺伺。是以，臣等於十二、十四等日，督兵搜剿，一使其不敢侵犯府城，一截其分助北路賊黨合擾諸羅之路。乃敗退後仍未潰散，每有乘間抵隙之虞；現在時刻嚴防，實未可以暫時鬆放。且臣等劉營關帝廳，與賊打仗屢經得勝，凡被脅之人已知賊匪難敵官軍，又見莊錫舍所帶投誠數百人，以及山猪毛義民皆隨營效用；此等脅從之人聞此風聲，自不願始終從賊。茲據附近各里莊出再互結，請給腰牌歸莊者，現有千餘人，臣等酌量概行發給。該里莊等咸以官軍南向，隱有所恃；若遽舍南趨北，既恐近府賊窩又思竊發，而已經安業各莊不無惶惑。俟暑氣漸減、道路漸乾，添調之滿兵、粵兵亦可到營，即當乘銳前驅，一舉集事。再赴援諸羅三起官兵，於十三日自鹿仔草起行，茲於二十日接據邱能成績稟：

「官兵至今並無消息，差丁前往諸羅探聽，奈道路不通。現於十七日，賊匪圍攻鹿仔草，自辰至未，鎗礮斃賊甚多，賊始退去。但現存鹿仔草軍裝、藥鉛等項，未便疎虞，乞賜添兵前來會同固守。儻聞諸邑有鎗礮之聲，俾得帶兵前往夾攻」等語。查應援三起各兵，軍裝係隨帶需用，所剩藥鉛等項，原存鹿仔草看守，不可不加緊保護。且各官兵於十三日前赴諸羅，至今尙無文報，而賊又回攻鹿仔草，則其勢似復猖獗。已派撥遊擊董秉燦管帶本標兵四百名，由海道趕赴鹿仔草，協同防禦。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福康安、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柴大紀曰：今日據常青奏到情形，則又似南路賊匪仍未潰散，尙在窺伺滋擾。而於賊匪乏食一節，並未奏及，以掩飾其不卽分兵往北之咎，是誠何心？且常青等派兵應援諸羅及軍中偶染濕疾之處，使賊目等預先探知消息，又復糾黨窺伺，似此事機不密，誰實當其咎耶？況常青等所慮官兵若舍南趨北，恐近府賊窩乘間竊發，安業各莊不無惶惑一節，殊不思常青、恒瑞同在府城營盤，原令一人統兵前往北路，一人留營駐守，並非令二人一同前往，一兵不留，在府城營盤也。府城營盤既有兵防守，又有大員統率彈壓，有何可慮？豈得因賊匪牽制，並不挪移尺寸之地。若云保護村莊，則各處村莊甚多，卽數萬之兵，亦不足敷零星分撥防守，豈又將增添大兵乎！況現據常青奏，賊匪圍攻鹿仔草，遊擊邱能成請兵接應，常青又添兵四百名前往等語。似此零星派撥，於事何益？總由常青等並未帶領大兵前往

北路，是以賊匪猖獗，於魏大斌等前赴諸羅之後，又復潛出鹿仔草滋擾，思欲邀截軍裝、火藥等項，是仍中賊之計也。今常青等既知派遊擊帶兵四百名援應，何不親統大兵前往痛加剿殺，廓清路徑？似此弁兵四百名，豈能得力？且鹿仔草係僻小村莊，前後皆有賊匪，此四百名官兵應須口糧，從何接濟，若再有挫失，咎將誰任？常青於此等事，何茫無主見若此？又藍元枚處，亦屢有旨令其統兵自北而南，直抵諸羅，合兵會剿，乃亦並未前進。看來，常青、藍元枚總因持重怯懦，畏葸不前。常青不免蹈黃仕簡覆轍；而藍元枚遷延觀望，亦與任承恩相仿。伊二人受恩深重，非如黃仕簡之老病頹廢、任承恩之少不更事者可比；若再事因循，其獲咎將甚於黃仕簡、任承恩矣，朕爲爾等畏之！現在浙、粵二省駐防綠營及續調漳州兵早已到齊；計此旨到時，節候又屆深秋，暑氣已減，雨水已稀，該將軍更復何所藉口！惟當乘此兵力厚集，新到銳氣，及鋒而用，會合進剿。若俟福康安到彼，一舉蕝功，伊二人將置身何地耶？至南路被脅從賊之人，已知賊匪伎倆難敵官軍，附近各莊民人俱請給腰牌歸莊，該將軍等即應妥爲撫慰，設法招集，遵照前旨，或令入伍，或令歸農，俾聞風投出，解散賊黨，方爲妥善。至柴大紀處，於魏大斌等前抵諸羅後，如何攻剿殺賊？其邱能成所押軍裝、火藥，於何時在鹿仔草殺退賊匪，直抵諸羅？並着迅速具奏。

同日，舒常、姜晟同奏言：楚省碾運閩米十萬石，自初十日起運頭批爲始，陸續開



行，徑從長江運赴鎮江。一面飛咨李世傑預備接運船隻，應於何處換載，並或由上海或由乍浦出口之處，均候李世傑等飭行調度。再湖南省運閩米石，臣舒常現已咨會湖南撫臣浦霖，一體遵照。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舒常、姜晟、浦霖曰：前因江西五福一帶溪河淺窄，竹筏撐運遲緩，是以諭令楚省閩運米石，俱由江南出口海運。旋據何裕城奏稱：『五福濬流、修路以來，夫役漸衆，竹筏亦多，楚省米石即可以由江西陸運』等語。因復降諭旨，將湖北、湖南米石，一併由江西五福一帶接運赴閩。今舒常等自係因未經接奉前旨，乃有此奏。着即遵照續降諭旨，由江西陸運，較爲妥速。况江南封僱海船，亦覺竭蹶，莫若經由江西陸路，以省往返稽遲也。

同時，孫士毅奏言：粵東再派兵一千名，抽調尙易，臣即將潮屬各營抽撥一千名，速應軍營之用。其軍裝、火藥、鑼鍋、帳房等項，臣俱早令各該營先期預備，計檄調文到一日，即可集事。內除潮州鎮標存城兵距黃岡一百里，可以朝發夕至。此外，近者八月初一、二，遠者亦不過初五、六等日，均可點送出境。至駐防滿兵一千五百名，分作四起，自省起程；七月二十五日，頭起已經赴閩，計至二十八日，四起均可出境。其尾隨滿兵行走之綠營兵一千五百名，臣已預飭地方官多備夫役擡送軍裝，即於二十九、三十日，分作兩起出境。至現在添調之一千名，八月初即可接續前進。再，臣思北路又請

添兵，似剿除逆賊尙非旦夕之事。所有昨請預備粵西兵三千名，若在西省地方等候，計自行文到彼以至抵潮出境，至速亦須一月，仍屬不能應手。惟有調駐閩粵交界處所，既可遙壯聲援、使逆賊聞之震恐氣懾，萬一接咨添調，則陸程五日到廈，由廈到臺，照常不過三、四日；不出十日，軍營已收臂指之用。如逆賊即日蕩平，則此項兵丁仍由水程回至粵西，沿途所費無幾。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孫士毅曰：據常青等奏，剿捕事宜，已漸次就緒。現在各處調派官兵，陸續配渡，此時已可齊抵臺灣，儘足敷用。所有孫士毅奏請預備粵西三千名，竟可不必，以省滋擾。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三十一

八月十五日(庚戌)，李侍堯奏言：所募新兵，入伍未及一月，雖上緊操演，而技藝尙未嫻習；所製鎗械亦未齊全，現挑各營舊鎗使之演放，必須一、兩月後，方可調用。是以，臣飛檄督撫兩標及水師一營、城守一營現存額兵內，挑湊一千，派將備管帶，即由五虎門出口，赴北淡水，隨同徐鼎士協力堵剿。已移咨撫臣即在省城料理，點派起程，計十日內即可至北淡水。至內地募兵一事，臣前接臺灣道永福所稟，官兵已直抵諸羅，魏大斌、柴大紀等，裏外會合，即可乘勢進剿，不難指日滅賊。是以臣奏明，三次募兵一萬有餘，之外可毋庸再募。今准常青寄來摺稿，則魏大斌等進抵諸羅後，又無信息，恐係賊人故意撤圍，俾官兵抵縣，却又於後梗阻道路，使所運糧餉、火藥，不能前往接濟。是不惟柴大紀被圍，而魏大斌等又在賊圍之中。雖據常青已派兵前往接應，但看來事勢或尙須量爲預備。則內地募兵必須多多益善，擬於水、陸各營再募兵一萬，及早訓練。所有烏鎗等軍械，亦飭司速撥銀兩，令各營分頭製造。臣惟有日夜催遣，以期應用，不致遲誤。再，臣接據副將徐鼎士、同知徐夢麟等稟稱：現在林爽文在諸羅攻圍，未暇歸巢，實爲有機可乘。查鹿仔港在大里杙之南，須步步仰攻；而自大甲過溪爲岸裏社等處，係賊之背，乘高而下，易於俯制。若鹿仔港攻其南，大甲攻其北，可使

賊腹背受敵。又本月十一、二等日，聞賊營中時有礮聲，探係賊夥自相攻殺。該同知又訪有何清鳳與賊目何安邦交好，因令何清鳳轉爲開導。據稱，何安邦情願立功贖罪。是此時尤可乘虛進剿等語。查徐鼎士及守備潘國材等、兵一千八百餘名，已駐大甲；又有食糧義勇三千名，並岸社義民、熟番共四千名，今又增派官兵一千名，由五虎門前往；正可壯軍聲而作士氣，是又增剿賊之一路。臣一面知會藍元枚相度情形，或應進攻斗六門一帶，或卽與徐鼎士彼此訂期徑攻大里杙，務當奮力前進，勿致坐失事機。再漳泉一帶，現在尙有早禾可食，計九、十月間，必須平糶，直至明年青黃不接之時，約二、三十萬石，可以敷用。臺地除接應兵糧及鄉勇、難民外，現在賊匪勢又鴟張，其實俱係脅從，房屋已燒，貨糧已罄，不得不從賊搶擄，以延旦夕。近接將軍常青摺稿稱：各莊民又有改悔出結歸莊者，大兵進剿必多自拔來歸；然不稍資其生計，俾得暫可度日，則無食之民仍無所賴，未免觀望不前。若來投者卽加以撫卹安插，使得重延殘喘，復爲良民，則脅從之徒，誰不相攜而至。是米之在漳泉，固所以綏靖地方，而米之到臺灣，尤足以散賊黨，而省兵力。是宜多爲解運，源源接濟。今浙省所撥之十萬石，將次到齊，八月中浙江、江南、江西之米，又可到一、二十萬石，擬先行解往臺灣南北兩路，以供支應官兵、義勇口糧及招撫脅從之用。其內地平糶等事，九、十月間，各省米又必有解到者，以之分運各處平糶，自可陸續應手。至臺灣撫卹安插之事，臣現咨會常青、

藍元枚，並飭辦理糧餉之臬司李永祺及臺灣道府等：官兵隨路廓清，有被脅來投者，隨時察看情形，或就各村莊煮賑，或量給錢米，俾得存活；一面勸諭伊等及時補種番薯之類，以資口食。則賊夥日益解散，逆首自易就擒。至軍前既有隨路撫卹等事，需用佐雜人員必多，臣並多行挑選，派令解運銀糧前往，即酌量留於該處委用。內地現有揀發一等舉人陸續到閩，可以差委，亦不致乏員。再查澎湖係鹿耳門之門戶，該處距鹿耳門洋面三百餘里；鹽水港、笨港兩口，則又在鹿耳門之北，相去更遠；鹿仔草係入鹽水港後，在內港起岸至諸羅之馬頭，並非沿海港口。今鹽水港有遊擊楊起麟劄營，鹿仔草亦有遊擊邱能成駐守，而笨港被賊搶擄之後，臣恐賊匪出海滋事，已撥繪船二隻、水師兵二百名，前往鹿仔港防護。近據臺灣道府稟稱：府城近日有北淡水米船到來，是以糧價漸平等語。北淡水由海道至府城，必從笨港口經過；今北淡水之米可以至府，則笨港尙無賊匪滋擾可知。至澎湖雖添兵五百，究屬單薄，沿海一帶並須預爲防範；前所續派前往鹿仔港之兵二百及鹿耳門之兵二百，尙恐不敷應用。一面於新募水師兵內，擇其稍習鳥鎗者，酌派六百名前往澎湖及各港口，協同舊派之四百名，往來梭織防護，斷不至稍有疎失。再，浙省駐防滿兵，已到二百五十名；粵駐防滿兵，已到六百名；俱隨卽登舟候風，計初十以內，所有滿漢官兵，皆可到齊配渡。至洋面劫案繁多，實由該營員怠巡已慣，視緝盜爲具文；近又因水師屢調之後，存營兵少，不能輪流更換，以致曠誤。是

以，臣前奏請於沿海各營照派往臺灣班兵之數，先募補十之二、三，及時操練，以備巡防。昨募足五千後，又增募五千；現又增募萬餘名，俱係水陸兼募。自此，水師各營既有新募之兵及時操練，一面即可將舊兵多爲抽派，廣布巡船；輪流在洋嚴緝盜賊，兼同地方文員所撥差役護送官米船隻，以免疎虞。查金門、海壇、閩安、烽火門各鎮協營，所轄海道相連，每營不過二、三百里，如果各於所轄之二、三百里內，實力巡查，則匪船自無從寄泊。臣今嚴飭各營，每營派兵四百名，配載繪艇各船，分作兩班，每班二百名，專派備弁帶領各兵，於所轄之洋面輪流出巡。一月一換，如有失事，按照所轄之洋面嚴參治罪。

同日，徐嗣曾奏言：浙省六起滿兵，已經全數過省。接准督臣咨，再撥兵一千名，由五虎門配渡，竟赴淡水接濟徐鼎士。囑臣留省料理。當即督同將備將各兵迅速挑派，一面上緊僱備船隻，一應糧餉、軍火、器械等項，部署停妥。適於初二日接據副將徐鼎士、同知徐夢麟稟稱：「自抵大甲後，官兵先後到齊，並募集義民、番勇分隘剽營，連戰克勝。探聞諸羅柴大紀於六月二十八、九日兩日，與賊鏖戰，賊目葉省、蔡福俱斃於礮，餘賊死者無數；林爽文僅以身免，竄聚斗六門，不敢回漳。聞大里杙等處巢穴，存賊尚有萬餘。查大甲溪自南而西，過大肚溪十餘里，即近鹿仔港；由北而東，自犁頭店至烏日莊，即近大里杙賊巢。七月十一、二等日，聞賊營時有礮聲，密差偵探，係犁

頭店賊夥自相攻殺。現在，官兵一千七百餘名，所募義民、番勇共七千餘名，俟得鹿仔港大兵密訂進期；先在大肚溪等處聲援，即分兵兩路：一攻大肚，以斷賊營之右；一攻烏日莊，以絕賊營之左。烏日一破，縱使大里杙勢甚完固，架以大礮四面環轟，如拉枯朽。更得兵一枝割營南投，隔斷虎仔坑陳泮賊巢，使其不能應援；而林圯埔，水沙連等處賊匪，亦不敢蠢動。並已預遣妥人前往結好生番，在內擒獻，以絕林爽文逃入內山去路。腹心之患既除，餘賊以次搜捕，勢如瓦解。商之各備弁義勇人等，無不衆口同聲，及鋒欲試。惟需添兵一、二千名，迅速由大安進口，幫守大甲。徐鼎士等即統帶官兵義勇，再添義民數千隨同進剿，益壯聲勢。並請發餉銀五萬兩，以備軍需各項費用』等語。臣竊思大里杙一帶，久爲逆首盤踞，深溝高壘，營巢愈密，以爲將來抵死負隅之所。而南路、中路、鹿仔港官兵俱爲賊牽制，未能分兵進逼。惟淡水一路，自竹塹城以北，此時搜捕漸淨，官兵俱駐大甲溪。該處迫近賊巢，地勢又較便捷，果能乘隙進搗，將逆黨私蓄一炬而盡，使逆首勢孤力竭，不難指日就擒。即或攻圍稍需時日，賊仍退而返顧，則南路之勢已解，官兵便可移而向北，並力齊攻，亦可迅速蒞事。細核該將、丞等所稟，似屬實有所見。其稟內所請餉銀，先經督臣撥銀五萬兩解往，日內定已應手。惟兵力稍單，正在亟需策應，而奉旨添兵，適值該處稟到請兵之日。現在，船隻俱已僱齊，飭令該兵等多帶火藥，已於初四日登舟，候風開駕。復經督臣飭司添撥銀三萬兩、米六

千石，委試用知縣王履吉押附兵船帶往，糧餉已極充裕。又查上年調兵渡淡水時，因竹塹、新莊等處，皆有賊擾，今兵由八里坌上岸，前抵大甲溪尚有二百餘里，山徑亦多迂折。臣細訪路徑，照依徐鼎士所稟，由五虎門出口，直抵大安港登岸，相去大甲止有十餘里，較爲便捷。是以，卽僱募熟悉此路之舵水人等，徑由該處進發，以期早資接應。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柴大紀、徐嗣曾曰：魏大斌援應諸羅，而邱能成所押糧餉、火藥，仍被賊匪梗阻，不能前進。看來，竟係賊人狡計，將魏大斌放出重圍，聽其入城，仍將糧餉截斷，道路梗阻，則柴大紀雖與魏大斌會合，仍不能剿殺賊匪。而諸羅添此應援之兵，糧餉又被截斷，更恐軍糧不給，是賊匪奸計顯而易見。數日待柴大紀奏摺未至，正爲此焦心！但前據常青奏，接據巡檢邵宗堯稟報，鹿仔草官兵已抵縣城，所有解押餉銀隨同前進等語，則又似所解糧餉等項，亦已前抵諸羅。如果所報屬實，則官兵自可無乏食之慮；否則，有兵無糧，其勢豈不更爲急迫！着常青、李侍堯將所運諸羅糧餉、火藥，究竟仍在鹿仔草或係全行運到，及鹿仔草道路曾否打通不致梗阻之處，迅速馳奏。至柴大紀處，雖援兵已至，勢尙單弱；且據李侍堯奏，徐鼎士稟報賊首林爽文，現在諸羅攻圍，是該處賊勢尙熾。常青急應遵照前旨，親統大兵迅赴諸羅，合力攻剿。至徐鼎士稟稱，令鹿仔港大兵密訂進期，在大肚溪等處



聲援，而徐鼎士分兵兩路，一攻大肚，一攻烏日莊，斷賊左右。烏日一破，卽以大礮轟擊大里杙，使賊人腹背受敵，又可乘高而下，爲搗穴擒渠之要策。藍元枚，前已有旨令其統兵徑赴諸羅，會合常青、柴大紀，今大甲一路既有可乘之機，該參贊又當與徐鼎士速行訂期夾攻，以期會合直搗賊巢。用兵之道，原貴相機而動，不必拘定前旨。並着李侍堯、藍元枚傳諭徐鼎士，若能率兵民乘機進剿，傾其巢穴，則逆匪賊黨聞風解體，更無難迅速掃除撲滅。是平臺之功，徐鼎士實爲第一，將來受朕恩眷，豈復可量耶！徐鼎士務須加倍努力，速成大功。至徐鼎士所稟賊營中時有礮聲，探係犁頭店賊夥自相攻殺；又訪有何清鳳與賊目何安邦交好，因令何清鳳開導何安邦立功贖罪一節，此係極好機會，藍元枚近在該處，何以並未奏及？賊人夥黨既自相殘殺，已有內潰之勢，常青、藍元枚等，急應乘機招集，或剿、或撫，以解散賊黨。至李侍堯所奏一切經理妥協，甚愜朕懷！徐嗣曾照料過兵及撥運糧餉前赴淡水所辦亦好。至從前洋面被劫各案，實由該營員廢弛懈怠，視巡緝爲具文，以致匪徒公行無忌。事定後，急當嚴行查參，俾弁員知所警戒。並着該督於審辦此案，隨時具摺陳奏一次，並將有無獲犯，一併據實具奏。

同日，琅玕奏言：浙省自嘉興入境，首站以至錢塘，向用馬遞；自富陽以至江山，向用夫遞。上年添設腰站，每腰站一處，用夫遞者撥夫八名，用馬遞者撥馬四匹、夫四名；人夫接遞之正、腰站十九處，每處酌添夫八名。並因西安縣至閩省浦城縣交界，計

程二百四十餘里，皆崇山峻嶺，遞送維艱；若腰站四十里始行更換，人力易致疲乏。飭令於正站、腰站之外，每十里設夫八名，接替遞送。並派委佐雜各員，分段專管，輪流稽查，刊發填報單式，飭令臬司隨時查核。其餘，運送軍裝並火藥鉛彈餉鞘等項，需用人夫爲數甚多；額設扛運人夫，斷不敷用，均飭隨時添僱。統俟事竣後，核明僱添確數，按照軍需則例，據實造冊報部請銷。再，現在福康安等馳赴臺灣，自嘉興府起至衢州府屬之西安縣，俱係水路，所有一切船隻及由省城至江口應用馬匹，已飭管理驛站之臬司歸景照妥爲辦理。其由西安江山赴閩，係屬陸路，所需馬匹，已飛咨提臣就近酌調衢州鎮等處營馬應用。至浙江運閩米石，用船甚多，俱係兩省合力僱辦。茲欽奉諭旨，念及商販，令臣等量其緩急，酌籌妥辦。是米石既可分緩急，船隻亦從容易辦。惟是海船全資風力，此時將屆深秋，西北風當令，運閩赴南可以遄行，而自南赴北自不能如夏令之便捷。現在川省米石既起運迅速，其續運之米自跟接而來，若兩湖之米不相照應，一時發運，恐船隻不敷配載，致擁擠海口，徒滋守候；抑且各商船聞海口屯米過多，致啓隱避之弊。查浙省兩次運閩之米，據委員稟報，在泉廈兌收者，已有九萬一千一百餘石。浙省採買之米及江南、江西續經起運者，亦可接踵而至。此時，閩省已有米石接濟，可以無虞缺乏；此等運閩米石，止須源源接濟，以備應用，原不必同時到齊。懇勅下兩湖督撫臣將應運米石，如已起運者，聽其運赴海口，臣等酌量隨時起運；如尙未起

運者，暫停發運，俟川省未起米船全行過楚後，將楚省之米運赴海口，換船起運。如此稍爲通融，庶船隻可以陸續購僱，不致掣肘。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琅玕曰：湖北、湖南米石，已一併由江西五福一帶接運赴閩。現在江浙兩省僱備海船已覺竭蹶，該撫此時祇須遵照昨降諭旨，將川省運閩之米，陸續僱備海運船隻；其楚省米石，卽由江西陸路運往。俾海陸兩路源源分運接濟，以備應用，自可無虞缺乏。着琅玕將現在接濟川省米石出口船隻，計算足敷運送者，預爲僱備，其楚省運米船隻，毋庸封僱，致滋擁擠稽遲。

十七日（壬子），藍元枚奏言：賊黨近日因被官兵各路剿殺，脅從之衆，未免解體。經臣出示曉諭，乘間來歸者，頗不乏人。惟是賊匪詭計多端，恐有奸細冒充，仍嚴密查防。至臺灣南北道路被賊阻隔，往來文報俱由海洋遞送，經嚴飭各海口員弁實力稽查。現督臣李侍堯又派撥哨船二隻前來巡查，更爲有益。此時，鹿仔港一帶洋面，頗覺安靜。二林海口，現有守備張奉廷帶兵五百同義民駐劄。查自二林以南村莊，係賊匪出沒之所，第東螺、西螺一帶數十莊，先經臣差該地武生陳大用，鍾奇英等愷切曉諭，令其保守村莊，各安生業。本月十七日，乘其不備，官兵分路攻剿西螺賊匪，該地百姓俱無助賊。今臣又差武生陳大用、陳飄香等，分頭前往海豐港、麥仔寮沿海各村莊，遍貼告示，面爲曉諭，使海濱百姓咸知大義，糾集鄉勇共禦賊匪，則賊勢益孤，便易設法剿

捕。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柴大紀曰：前以藍元枚奏，殺退西螺賊匪，擬卽統領兵弁相機剿捕；又伊族人藍啓能等在彰化投出，懇求安插，所辦尙屬妥協。方以藍元枚係本省人，統本省官兵，可資倚任，是以加恩獎勵。藍元枚自應倍加奮勵，速圖奏績。且前因兵力單弱，奏請增添，業據李侍堯奏到，粵兵、漳兵皆經陸續配渡開洋，自己早抵鹿仔港。該參贊正應乘其銳氣，鼓勇前進，以期迅速集事。今閱所奏情形，止係遵旨曉諭被脅賊衆，防範海口各事。且據稱臺灣南北道路被賊阻隔，往來文報不無遲滯，是則更應速領官兵，前往剿殺，打通道路。乃旣未前往剿殺，而於作何調度會合之處，亦並未陳奏。看其光景，竟係株守鹿仔港，一籌莫展矣。卽云持重，亦不應恇怯遷延若此。前此，任承恩在鹿仔港時，心存觀望，束手無策，以致曠日持久，貽誤機宜，是以降旨革職，拏問治罪。藍元枚尤非若任承恩可比，若復踵前轍，觀望不前，則藍元枚獲罪尤重，不可不慎！着先傳旨嚴行申飭。前因徐鼎士擬由大甲分兵攻擊大里杙之北，並約會藍元枚從鹿仔港進兵大肚溪，以期裏外應合，俾賊人腹背受敵，搗其巢穴，因諭令藍元枚卽由大肚溪進兵夾擊。不知徐鼎士此策知會藍元枚否？如藍元枚接奉前赴諸羅之旨，已領兵自北而南，固屬甚善。否則，亟應帶兵速赴大肚溪，會同徐鼎士夾攻大里杙賊巢，機不可失。藍元枚務須倍加奮勉，力圖自効，勿再因循遲誤。

。再，柴大紀於魏大斌前抵諸羅後，如何攻剿殺賊？遊擊邱能成所押軍裝、火藥，於何時在鹿仔草殺退賊匪、前赴諸羅？尙未據續有奏報。並着常青、藍元枚、柴大紀各行迅速馳奏。至福康安，已有旨令其星速進行。今看常青、藍元枚於剿捕事宜，竟無定見，當必須福康安前往督辦，方能成事。福康安在途行走，務須益加緊急，及早到彼督率調度，以期迅奏膚功。再賊首林爽文糾衆謀逆，罪大惡極，覆載不容，其祖墳自必近在漳州一帶，着李侍堯密委委員將林爽文祖墓先行刨挖，剝骨揚灰，以申國憲，而快人心，亦損賊勢之一法也。

十九日(甲寅)，李侍堯奏言：山猪毛各粵莊義民最爲勇猛，賊人屢攻俱爲所敗。其隨同瑚圖里等到府及留在軍前助剿之處，或出自情願。卽如瑚圖里等於六月二十二日到府，旋據同知吳元琪稟稱，七月初二、四等日，逆匪莊大田遣許光來等往攻山猪毛粵莊，被粵民殺退；而七月十四日，常青等往剿南潭時，所留軍前之粵民，最爲出力。看來，竟係該義民自度無內顧之處，願在軍前殺賊。常青前奏未曾聲叙明白，是以上厪聖懷。至恒瑞前往臺灣時，臣見其虛心商酌，深知以國事爲重；到臺灣後，聞其諸事與常青和衷辦理並無意見不和，此臣所深知者。惟魏大斌等往搜諸羅爲賊所阻，常青僅遣田藍玉帶兵前往；及田藍玉仍不能進，又遣特克什布、張萬魁帶兵前往，共撥兵三千九百名，而常青並未親自赴援。雖或因府城外賊勢有未可移動營盤之處，然究不免爲賊所綴

，未能扼要制勝。玆蒙以常青是否可了此事之處垂詢，察看此事情形，總以能打通諸羅爲第一關鍵。如常青果能親自率兵前往，打通諸羅道路，與柴大紀、魏大斌等會合，則軍聲已振，賊勢自衰。柴大紀最爲奮勇，臨機應變，調度得宜，若既得與常青會合一處，必能協心併力，共圖進剿。兼以內地續調之兵，現在陸續配渡，不日可到，似即可乘勢搗穴擒渠，完結此事。但目下五、六日內，未得諸羅信息，萬一諸羅一時不能得手，則常青恐不免着忙。可否於武臣中，如海蘭察者，授爲參贊大臣，令其前來會同常青督率料理？賊匪雖多，究係烏合之衆，自不難摧敗。在海蘭察久歷戎行，來當重任，自必期於妥辦；且係頭品大臣，同舟共濟，亦無待常青之駕馭，然後出力。而常青處事亦極明白，決不肯各立意見，自當坦懷商度，相與有成，則剿匪之事，似即可及早告竣。再廣東駐防滿兵一千五百名，副都統博清額帶領，已於七月十三、八月初一、初二、初三等日，全數抵廈，俱已配渡，現在候風開駕。浙江駐防滿兵，亦陸續到有四起，隨即登舟。江寧將軍永慶，已於初五日抵廈。尙有二起，日內亦可到齊。至粵省最後之綠營兵一千五百名，隨滿兵後行走，亦於初五日到廈；七百名卽由廈門配渡前赴鹿仔港，得有順風，卽當放洋。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柴大紀曰：前因常青等辦理剿捕事務未得把握，是以諭令福康安同海蘭察等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等馳赴臺灣，督同進

剿，以期迅速肅事。朕非不知軍中主帥不可屢易。特念此事前已誤於黃仕簡、任承恩二人觀望因循，以致日久未能辦結。猶意此等賊匪不過么臍草竊，無難速就殲除，是以就近令常青前往臺灣更換。常青到彼後，籌畫調度，尙俱妥協，已出朕望外，但究係年老，未能諳練軍旅。藍元枚、恒瑞又更事未多，駐守數月，總未能相機進取。因思此事一誤豈容再誤；若於賊匪起事之初，卽派福康安同海蘭察帶領巴圖魯等侍衛百餘人，及早馳往，則賊匪定已早就殲擒，何致曠日持久，尙未肅事。今已失之於前，此時不得不派福康安前往接辦。此朕不得已之苦心。現在福康安、海蘭察帶同侍衛章京等兼程前進，不日卽可到彼。所謂「成事不說」。至福康安於途次遇有常青、李侍堯等六百里加緊軍報，仍可啓看；若大里杙已經摧破，林爽文、莊大田等並就殲擒，則福康安一聞此信，或抵泉州後，卽可旋回。其善後事宜，固常青所優爲，無須福康安前往幫辦。倘大里杙雖已摧破，而賊首、賊目尙未就擒，或林爽文、莊大田止擒獲一人，未能肅事，則福康安仍當遠渡臺灣督同剿捕，以期迅奏膚功。至常青等，所請添兵，彼時尙未全到，雖進剿稍需時日，朕亦不加責備。常青等若能於福康安未到以前，將首夥各犯弋獲，則平定全臺仍是伊等之功。常青等不必心懷疑懼，惟當悉心籌畫，奮勇自効，速圖奏績。

二十日(乙卯)，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柴大紀曰：柴大紀處半月以來，總未據續有奏報，甚爲煩悶。因思魏大斌應援之兵，既已會合柴大紀

，即不能進攻大里杙賊巢，自應令魏大斌分兵出城，將從前經過道路，如鹿仔草一帶屯聚賊匪，先行剿散，廓清道路。縱使魏大斌不能分身，亦應於將弁中擇其勇幹可恃者，令其帶兵出城剿捕。何以魏大斌到彼，柴大紀仍復漫無舉動？豈添此魏大斌兵力，徒令幫守縣城，甘心受賊圍困，而不思乘其新到銳氣，相機進剿耶？着傳諭柴大紀急應設法籌畫，倍加奮勉。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三十二

八月二十一日（丙辰），常青、恒瑞同奏言：外委段昭明、沈賢賚回奏摺，隨同大兵前往諸羅，至老店被賊所害，摺亦遺失。又魏大斌等稟稱：「十二日夜接柴大紀札云『帶領之兵，何日可抵諸羅？我聞礮即帶兵接應』。是以，於十三日即帶兵二千七百名前行。沿途與賊打仗；離諸羅尙有四、五里，我兵正與賊戰之際，忽大雨如傾，道店、湯圓店、三坎店等處賊匪蜂擁而來，約有二萬人、圍困我兵，不能施放鎗礮。彼此鏖戰，殺死多賊。我兵奮勇力戰，賊始敗走。行近諸羅西門，見有參將潘韜、遊擊李隆帶領兵民前來迎接。所帶官兵內千總至兵丁，傷有一千一百餘名。現在雖抵諸羅，仍被圍困」等情。臣等接閱之下，不勝焦急！伏思應援之兵，內外訂期，必須彼此熟商、不誤時刻，乃克有濟。今魏大斌雖接柴大紀來札，有聞礮接應之語，但定於某日、某時，此從某道而往，彼從某道而來，亦當從容詳審。今於十二日夜接札，即於十三日早前往，而魏大斌等起程在途之時，正柴大紀在縣城禦賊之頃，至午後賊退，柴大紀聞礮派隊往迎，而魏大斌等已爲賊阻，是雖會預先關會，而仍屬臨事愆期。俟該鎮將等將弁兵實在傷亡各數分晰報到，另行查辦。惟是目前道路梗塞，一切軍火、糧餉，不能運送諸羅，實關緊急。臣等當又派副將蔡攀龍、貴林，參將孫全謀帶兵一千六百名，仍由水道前往；

並諭令既抵鹿仔草，務必打通諸羅，並與柴大紀等悉心籌畫，使往來道路不致再有阻塞。並飛飭前後調往各鎮將官兵，悉聽提臣柴大紀調遣，則意見無所參差，必可尅期集事。至臣等軍營，新添本省兵二千、潮州兵二千，而總計派往諸羅各兵已有七千名；卽日打通諸羅之後，該處亦須分兵堵剿，是業經派往之兵，不能調回郡城。臣等軍營兵力，依然不足，仰懇或於江西、廣西兩省各撥兵三千。臣等並不專候此六千兵到營方圖進剿，惟俟現今浙、粵滿兵三千以及粵省綠營兵二千到齊，卽相機前進。再查臺灣府城義民，協同官兵守城殺賊，應行嘉獎；但臣等體訪南北路義民情形，各有不同，則獎賞未能一例。如諸羅之黃奠邦等，鹿仔港之林湊等，北淡水之黃世恭等，南淡水山猪毛之周敦紀等，各統率手下數百人、二千人不等，自可將統率之數人，按其勞績，分別嘉獎。惟府城內外原係市廛之地，尤多服教慕義之人，上年十二月間，賊來犯郡，同時倡率各帶手下數十人向前守禦者，竟有三百餘人，彼此不相統率，其出力見功，亦大略相等。當飭臺灣道確查，共三百四十四名。臣等酌量人數，若賞槩從優，轉恐無以示勸；而賞或弗及，又非所以示公。今將武舉給以五品職銜，武生給以六品職銜，廩生、生員、貢監給以八品職銜，民人俱賞給金頂。伊等如願隨營打仗，俟有功另請加獎。其諸羅、鹿仔港、北淡水等處義民，俟查取履歷、功績覆到，卽行獎賞。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藍元枚、大柴紀曰：魏大斌殺散賊匪，

前抵諸羅，而一切軍火、糧餉仍不能運送入城，道路梗阻，是不惟柴大紀被圍，而魏大斌又在賊圍之中。常青等接到稟報，自即應親統大兵徑赴諸羅，打通道路，接應大柴紀，方可得力；乃僅添派蔡攀龍等帶兵一千六百名前往援應；似此零星派撥，何益於事，不又似魏大斌乎？況柴大紀處被圍日久，其勢甚爲急迫，常青於此時尙不親往救援，則豈擁此重兵，徒以株守府城營盤爲事耶？且常青即或因肘腋堪虞，未能遽離府城，亦應帶兵就近將南路屯佔賊匪廓清剿殺。前據常青等奏，南潭賊匪被官兵追殺，將賊入草屋、蓬寮燒燬，竹箐砍伐，賊匪紛竄，則南路賊匪已有潰散之勢，正應乘機剿捕，擒拏莊大田，使南路肅清，以便直趨北路，可無後顧之虞。今據所奏情形，則是南路賊匪尙在窺伺，而常青又並未領兵前往攻剿。即云連日風雨未能進兵，但官兵處遇有風雨，豈賊匪獨無風雨耶？況官兵遇雨卽鎗礮不能施放，而弓箭刀矛獨不可用以殺賊耶？常青等何以株守無策若此！爲今之計，常青處添調官兵早已集齊，竟應留恒瑞駐守府城營盤，常青速統大兵直抵諸羅。藍元枚若已由大肚溪進兵，與徐鼎士訂期夾擊，固屬甚善，否亦即直赴諸羅，會合常青、柴大紀，則得二、三萬大兵，全力奮勇剿殺，進搗賊巢，擒拏賊首、賊目，庶可期迅速集事。至川省屯練降番，前已有旨派調二千人。該處兵丁自勝江西、廣西遠甚，是二千人足抵二萬人之用，尤可資以殺賊。但屯練降番到彼，尙須時日，常青此時不可坐待，惟應就現在添調已到之兵，迅速帶往會合進剿，毋得再事因

循，致蹈黃仕簡覆轍，自干重戾。至福康安在途已兩次啓閱常青、李侍堯奏摺，該處情形諒已明悉，自必定有主見。此時當趨程前往，愈加緊急行走。於抵廈門後，毋庸等候屯練兵到，竟先帶同巴圖魯侍衛等，星速前渡臺灣，即統領該處官兵經赴諸羅，會合常青、藍元枚、大柴紀，搗穴擒渠，痛加剿殺，以期迅速奏膚功。

二十二日(丁巳)，上命軍機大臣傳諭阿桂、福康安、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柴大紀曰：昨據常青等奏派兵接應諸羅一摺，反復思之，常青等辦理此事，實屬毫無定見，一籌莫展。既不能舍南趨北，又不分一人將南路之賊乘勢殲除，徒擁多兵株守郡城。而摺內尙稱旬日有餘，賊黨知官兵有備，不敢來犯。豈賊不來犯，常青即以爲萬幸，不思進攻？似此與賊相持，略無展布，豈在臺灣坐守終老，即能了事乎？常青何並未計及，止請於江西、廣西添調官兵？試思，江西、廣西之兵與浙江之兵相等，豈能得力？而江西兵尤爲綠營中之最無用者。若以此等無用之兵，付爾等無用之人，徒以虛糜糧餉，輕試賊鋒，而常青又於各處東派西撥，於事更屬無益。且常青既不北應諸羅，又不南剿賊匪，究係意欲何爲？從前黃仕簡株守郡城，猶得藉口兵少力單，不敷剿捕；今常青原帶之兵已較黃仕簡在彼時爲多，又經陸續添調閩省及粵東、浙江綠營駐防兵，共計不下二萬，兵力如此厚集，而復何所藉口？常青可不勉圖進取，稍贖前愆耶？至福康安已屢經有旨，令其趨程行走，一抵廈門，不必等候屯練兵到，即帶領巴圖魯侍衛等速渡臺灣，

督率進剿。彼時，常青處添調各兵早已齊集，又有巴圖魯侍衛等百餘人派令帶兵，自必軍威倍壯，壁壘一新。福康安竟當直抵諸羅，會合藍元枚、柴大紀等，直搗賊巢，擒擊賊首、賊目，以期迅速集事。常青究係年老，留於軍營亦屬無益；且軍中有將軍二人，恐事權不一，將弁無所稟承，轉多未便。福康安到後，察看情形，如有必須留彼幫辦之處，即令常青留於軍營亦可；若留彼無用，即當令來京陛見，總在福康安酌量而行。但朕意，究以常青可不必留在該處也。至恒瑞年力精壯，應仍留於軍營聽候調遣。福康安帶有欽差關防，即以欽差辦理將軍事務。其常青所帶福州將軍印信，仍着交與恒瑞可也。

二十三日（戊午），常青、恒瑞同奏言：自七月二十六、七、八、九等日颶風霖雨，至八月初一日風雨稍息，臣等預揣賊人詭計，必乘雨後鎗礮潮濕，又來攻犯。先於初二日夜，密令那穆素里往探賊人動靜，即派總兵梁朝桂、協領海星阿帶兵四百名，往正南十三里莊巡哨；又派侍衛郭爾敏色、遊擊雙德帶兵四百名，往南勢莊巡哨；派侍衛雅爾疆阿、協領色普星額帶兵四百名，往檳榔宅巡哨；派岱森寶、富克精額、他思哈、副將丁朝雄等帶兵八百名，分巡白崙仔、虎仔山兩處。至初三日辰刻，有賊三、四千，四路前來。臣等帶領中隊迎擊，各路巡哨官兵爭先邀截，鎗礮齊放，賊人抵死抗拒。臣等預派下之翼長烏什哈達、官福、侍衛希明帶滿漢官兵一千，並山猪毛義民千餘，從沙岡抄出，賊人望見膽怯，紛紛逃竄。官兵追殺，鎗礮斃賊約二、三百人。至未刻，因泥濘

收軍。初四日，接據提臣柴大紀稟稱：「賊匪於十五、二十一、二十三並本日，疊攻縣城，均經官兵、義民奮勇殺退。第諸羅被圍兩月，糧餉、鉛藥一切匱乏，外莊之民迫於賊勢，粒米不得到縣。新到之兵，其氣甫挫，一時不能出剿；舊存之兵，爲數無多，只堪力守。又二十七日，匪衆萬餘復攻縣城，同將弁兵民分頭抵禦，施放大礮，接連轟擊，匪勢稍阻。隨分撥將弁各帶隊伍義民追殺，自卯至午，打死逆匪數百人，值風雨收軍。察看情形，逆黨恃衆分割各莊，有必陷諸羅之意。又匪黨分屯各莊，大出金帛，豎旗招人，無賴之徒蟻附益衆，而孤城坐困，深可憂慮！就地煮硝製藥，所得無幾，且米穀一項日見空乏。又自二十八日至今，連日大風霖雨，賊匪仍屯各莊，開霽必復攻縣。日與代理縣陳良翼設法米糧，煎煮硝藥，以期力守。但煎硝實不敷用。兩次飛咨藍元枚發兵救援，接到回札，並未提及有無救援之處。合再馳稟星刻發兵，仍一面飛咨藍元枚尅日起兵，由船至笨港來諸羅夾攻。再賊匪鴟張，務求迅調閩、浙兩省兵一萬名來臺灣，以便剿洗」各等情。是諸羅望援甚殷。但臣等又派蔡攀龍等帶兵一千六百名前往，該提臣等尙未得信，計算一、二日內自可前抵鹿仔草。一面飭令道府預撥糧餉、鉛藥，妥速運赴鹽水港，轉運接濟。一面飛咨參贊藍元枚，現有添撥漳州兵二千名，約計已到鹿仔港，務卽於該處酌撥一、二千名，派令將弁帶領，卽由笨港星赴諸羅。自可訂期夾攻，並力打通。至臣等軍營官兵，於六、七月間，受濕染病者頗多，自祭關帝廳以後，

目下病皆漸愈。除前後派赴諸羅兵七千，現計軍營兵數除病者，不過四千餘名。然剿賊並皆奮勇，泥水亦不少怯，不日溪水稍涸，添調粵、浙之滿漢兵亦接續到來，即無難盡殲匪逆。

同日，李侍堯奏言：本月初七、八日，連接常青抄寄摺稿，知其又遣蔡攀龍帶兵前往諸羅救應，而蔡攀龍是否已到，尙無信息。常青仍復坐守軍營，並未親往設法解圍，是真不知緩急，實不可解。就現在臺灣之地情形而論，自當以先救諸羅爲第一要務。常青摺內，稱柴大紀咨請藍元枚由笨港赴救等語，查藍元枚處，臣所調之漳兵二千，久已開洋，雖七月下旬海多大風，而日內料已全到。其分往鹿仔港之粵兵二千，已先有五百前往，今續到之一千五百，亦已登舟。又續調之粵兵一千亦到四百，而領兵之總兵李化龍又已先到，現催該鎮帶此已到之兵，即日開駕。再三面囑該鎮，務與藍元枚奮勇進攻，不可再有觀望。此亦赴援解圍之一路。至臣於閩省多行召募，原以備續調之用，惟尙未操練嫻熟，難於驟調。然既有新兵及時訓練以實營伍，即可將舊兵挑出進剿。而新兵內，有兵家子弟已能演習適用者，亦可參用。是以，臣一面將泉州等處酌量新舊兼挑，湊足三千名，派委大員統領配渡，經向鹽水港進發，以免紆折。此又赴援解圍之一路。但未知諸羅之力，是否尙能久待。至常青摺內，有增調江西、廣西兵各三千之請，而聲叙柴大紀咨文又有增兵一萬之請，雖覺跡涉張皇，然看來亦不得不再爲接濟。與其零

星續派，自不如儘用大力，以期一舉撲滅之功。查江西贛州素稱強勁，且距閩省路亦近便；粵西之兵，亦尚可用；如照常青所請之數調派三千前來，合之臣此次續調之閩兵三千，則兵力亦已壯盛。惟是統兵全恃主帥，常青措置錯謬，看來竟不能完結此事。仰懇或如臣前所奏，竟令海蘭察前來統領調度，庶不至再有貽誤。至沿海各口岸恐有臺匪潛入勾結等事，固須嚴密查拏；若販貨商船，則正藉其流通百物，自當倍加體卹，使其所至如歸。商船載有貨物，非偷渡之船專載男婦者可比，本屬易於識別。臣自二、三月間，即飭各口岸，凡遇入口船隻不載貨而但載人者，必須盤詰。現已獲有數起，訊係避難逃歸原籍之人，俱有親族隣里保認，當即會其領回安插，不許稍有擾累。至於商船，俱有本澳甲長認識，其出口時，但須掛號即行開駕，及進口時，載有貨物，俱有投稅起貨。查自春間以來，尙無留難誤拏等情。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曰：常青初到臺灣，尙有振作之氣，及不能取勝，又見賊多，竟致一籌莫展，難望其力圖振作。此事，惟仗福康安迅速到彼督率籌辦，以期壁壘一新，及早蕺事。福康安抵廈門後，務即遵照前旨，統領大兵直抵諸羅，會同藍元枚、柴大紀合兵進剿，不可過於持重。若福康安亦如此恇怯，豈不失朕所望乎！總之賊匪雖多，不過脅從烏合，易聚易散，止須將其渠魁擒戮，夥匪自必聞風瓦解。彼時相機酌辦，或剿、或撫，自無難迅速集事。若如常青零星派撥、分頭堵



禦，徒使師老力疲，毫無寸進，轉與賊人以暇，俾得肆其狡計。惟知奏請添兵，豈賊有二、三十萬，亦將以二、三十萬官兵應之，有是理乎？況如常青所辦，即再添多兵，亦不過東派西撥，仍屬不敷，豈能添兵不已乎？從前伊犁、金川等處，皆係番回部落，其人豈止百萬，大兵所臨，無不摧破克捷，掃穴犁庭，悉就平定。況臺灣本屬內地，林爽文等不過么鷹小醜，乘間竊發，以如許兵力，而賊首尙日久稽誅，更復成何事體耶！福康安務須胸有定見，不可稍事游移，此爲最要。並着福康安查明常青因何株守府城，既不帶兵剿殺南路賊匪，又不北往將沿途之賊悉力剿除、前抵諸羅，僅派將弁等由水路前往諸羅接應？即該處有不能移動之勢，何以不將實在情形陳奏之處，逐一詢問常青，令其明白登答，據實覆奏。至李侍堯駐劄廈門，聞見自必真切，乃並未將常青年老無用，辦理竭蹶情形，據實陳奏。經朕降旨詢問，尙以常青處事明白，可無庸另派更換。試思常青近日所辦之事，尙能望其辦理完結乎？看來，李侍堯惟恐奏明常青於剿捕事宜不能得力，必派伊前往臺灣接辦，是以含糊其詞，不肯直奏。此等處亦不能逃朕洞鑒。其實，李侍堯於地方軍需辦理尙妥，而軍旅素未嫻習，石峯堡覆轍不遠，即往臺灣，與常青無異，朕亦斷不派伊前往也。本日常青等奏，派兵搜剿打仗，並接據諸羅文報情形一摺，所辦總不成事體。柴大紀處，賊匪糾衆數萬，連日攻圍，城中糧餉、火藥，俱屬不敷，其勢甚屬急迫。總因常青節次所派魏大斌、蔡攀龍等，不過帶兵千餘名，零星調往

策應，既不足以資攻剿，而火藥、鉛彈、糧餉被賊截斷，城中徒增吃用之人，愈形拮据，實爲失策。今常青處無兵可派，據奏札令藍元枚撥兵一、二千援應諸羅。藍元枚處，已屢經有旨令其親自帶兵前往諸羅，會合攻剿，自早已接奉，何尙未據覆奏？且柴大紀兩次飛咨發兵救援，藍元枚何以並未發兵？着卽明白回奏。現在諸羅被圍緊急，藍元枚若能進兵大肚溪與徐鼎士夾攻大里杙賊巢，使林爽文回顧巢穴，有所牽綴，則圍困諸羅之賊，自當漸就解散，柴大紀可以捍衛無虞，亦是一策。若未能前進，藍元枚亟應親統官兵速赴諸羅接應柴大紀，毋得稍有遲緩。此事，總由常青因循貽誤，株守無策所致。雖據奏稱存營之兵止有四千，未能前赴北路，但現在添調之兵，計月內早已齊集，更無可藉口。常青若能先將南路賊匪悉力殲除，賊目莊大田擒獲，固可稍贖前愆；否則速統大兵，乘其新到銳氣，直趨北路，前抵諸羅，亦尙可補過，卽屬常青之福。若惟知株守郡城，坐視柴大紀被賊圍困，致有疎虞，則是常青罪上加罪，恐不能當此重戾也。至江西兵，在綠營中最爲無用，朕所素悉；卽該省鎮將大員，尙亦祇將才具中平者酌量簡用；兵丁僅可防守營汛，若用以剿賊，徒令虛糜兵餉，輕試賊鋒，斷難得力。卽粵西兵亦屬平常。前據福康安奏調川省屯練兵二千，朕初意，續得捷音尙應停調；今看此情形，勢難中止，現據鄂輝統領前進矣。此二千兵最爲趨捷，已足當二萬之用，而續調閩兵三千，卽可抵粵西、江西兵六千，是兵力不爲不厚。福康安到廈門後，尙常青等尙未能進

抵諸羅，而諸羅或有挫失，福康安即當在廈門暫駐，俟屯練兵到齊，軍威壯盛，再帶巴圖魯侍衛等前渡臺灣，相機籌辦，方爲妥善。或於巴圖魯中先發去四、五十，亦可備目下攻剿之用。再魏大斌，前因其帶兵援應柴大紀，殺退賊匪、直抵諸羅，尙爲奮勉，是以降旨賞戴花翎。今據常青等節次奏到情形，是魏大斌竟係在鹿仔草被賊將糧餉、火藥等項攔截，難以復回，只得前赴諸羅，希圖掩飾。且所帶兵一千五百名，被賊殺傷一千一百名，是魏大斌竟屬有過無功。着福康安於到彼後，切實查明；如魏大斌實係殺透重圍，直抵諸羅，尙能奮勇殺賊，自應仍賞戴花翎。若伊係因糧餉等項被賊截斷，始行前赴諸羅，而兵丁又傷亡過半，即據實參奏。李侍堯駐劄廈門；聞見自確，併着將此情節一併查明具奏。又，昨據常青奏，派令蔡攀龍等由海道前往諸羅援應，似由府城至諸羅之陸路，已被賊人梗阻。而所接柴大紀咨報稱，外委段昭明、沈賢賞摺隨同大兵行走，至老店被賊所害，摺亦遺失之語，則又似往來奏摺俱由陸路傳遞。現在發往柴大紀文報，究係於何路行走？且段昭明等膏回之摺既有遺失，而節次發給柴大紀諭旨總未見覆奏，恐亦不免有在途遺失之事。若被賊人檢得，賊衆內不乏識字之人，轉可得知官兵虛實，關係緊要。此等軍情要務，常青、李侍堯等，何以並未想到查辦及此？此後，所發柴大紀文報，若由臺灣府城傳遞，即交常青專差奮勇弁兵遞送；若由鹿仔港一路傳遞，即交藍元枚專差奮勇弁兵遞送，毋致稍有遺失、遲誤。此次發交柴大紀諭旨，即着交李

侍堯照此辦理。並着常青、李侍堯將前此所發柴大紀諭旨、奏摺，有無遺失、是否俱行遞到之處，一並查明覆奏。

同日，鄂輝、保寧、成德同奏言：川省屯練降番，前經調赴甘省剿捕逆回，辦理已有章程，此次仍應照辦。臣等即專委三標中軍馳赴雜谷、新疆，會同該管將領檢派屯練一千六百名降番四百名，均挑選曾經打仗健壯之人，並派得力土弁木塔爾日朋、丹巴西拉布等帶領，星赴成都。臣等親爲點驗，優加賞賚，令其迅速遄行。並調素經行陣曾帶番兵之將備八員，率同勇幹千把分起管領。查屯練原係維州協專屬，該協副將那蘇圖屢經出師，人亦明白勇往，現令與懋功協副將張芝元一同管領。惟是番衆二千，道經數省，必得統領大員，以資總理。松潘鎮總兵穆克登阿，熟諳軍旅、才識幹練，現派令統率前往，方資鎮撫。至自成都由水路至重慶，需用內江船隻，查現在上游各屬兩次趕辦米石，俱已運竣，足敷雇用。惟自重慶至楚船隻，除前運米二十萬石，已掃數開行外，其續運米三十萬石，現亦接續兌運，節經臣保寧設法僱備船隻，雖可無缺，恐一時難得餘船，再副軍行。臣等現復嚴飭原委辦船之文武各員，將下游川船速行趕赴重慶供載。倘番練等行至重慶，尙無多餘船隻，即將復運三十萬石尾幫之船暫停運米，先儘兵行，再續到之船隨後運米，亦不致守候稽延。至沿途一切供支，臣等飛飭水陸地方預備夫、馬及鹽、茶、米、麵、肉食、柴斤等項，寬裕應付。奏入，報聞。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三十三

八月二十四日（己未），福康安奏言：拆閱常青奏摺，內僅稱賊匪旬餘未敢來犯郡城，並不能直前進剿，是南北兩路官兵尙未得手。常青親在臺灣，較李侍堯據屬員稟報之詞，自爲確切；所稱兵力不足，似屬實在情形。林爽文自上年滋事以來，陸續徵調各省滿漢官兵，不爲不多，何以閱時已久，尙不能掃穴擒渠？揆厥所由，固屬該將軍等零星堵禦，以致兵分力薄，亦因久未戡功，士氣日形懦弱。現在雖有添調之浙省、粵省官兵陸續配渡前往，第念兵丁等尙未出征，恐不能十分得力。前據李侍堯奏請先將內地各營存兵內派撥，卽令新兵充補，但閩省各營兵丁挑赴臺灣者已多，存營之兵，諒非精壯；且閩省地方山海交錯，在在需兵汛防彈壓，此時若將內地兵丁調往，而旣以新兵充補，亦屬非計。必須增調得力兵丁，乘其初到銳氣，痛加剿殺。賊匪見官兵日益增多，自必心存畏懼，黨羽漸離，渠魁更易就獲。今該將軍等又以郡城兵單，奏請添調廣西、江西兵六千名。但前奉諭旨，令貴州、湖北、湖南等省各挑兵二千名，聽候檄調，此時自己預備齊全。查貴州兵丁屢經行陣，在綠營中最爲勇捷，湖廣地方與閩省一水可通，與其另調他省，莫若仍將貴州、湖廣未調之兵，卽令分起啓程，較爲妥速。至四川屯練降番，派撥二千名速行赴閩，此項屯練兵丁，想已行走在途，將來前抵軍營較他省更爲迅

速，若復中途停止，未免徒勞往返。況臺灣地方多係深林密箐，屯練兵丁登山趨捷，用以搜捕匪犯，必能得力，仰懇仍准其調撥。臣惟恐緩不濟急，一面咨會保寧飛催前進。再魏大斌赴援諸羅，中途被賊圍截，雖據稱賊衆二萬猝至，又適遇大雨不能施放鎗礮，彼此鏖戰，殺死多賊，仍遺失兵一千一百餘多等語，但綠營往往有謠報惡習，魏大斌是否張大其詞，以掩其遺失多兵之咎；而此項損失之兵，有無潰散從賊之處，均須徹底查究。容抵臺灣後，再行查明核辦。至柴大紀力捍孤城，坐困已及兩月，現在賊匪鳴張更甚，城中存兵無多，火藥糧餉又已匱乏，設有疎處，所關匪細。雖據常青等派令蔡攀龍等帶兵一千六百名前往，但尙未得有到彼信息。且所帶兵力無多，賊勢正在猖獗，恐難即時進剿。竊思南路賊匪屢經官兵搜捕，賊勢漸衰，此時郡城一帶，較之諸羅被困情形，不甚着重，自應令常青舍南趨北，於郡城各營迅發多兵前往援救。但賊人狡計百出，若見大兵全集諸羅，又恐乘虛在郡城滋擾。郡城爲全臺根本重地，若留兵過少，不足以備剿捕。應援之兵，臣通盤籌畫，所有現在請調各省官兵，懇飭各督撫速行派撥，趕緊赴閩，聽候調用。再臺灣不產馬匹，向來俱由內地帶往。此次巴圖魯侍衛等前往進剿，帶兵打仗，追拏賊匪，必須乘騎馬匹，方能得力。已札知李侍堯速行備馬二、三百匹，先期派員送往臺灣應用。

同日，孫士毅奏言：臺灣地處海中，深秋後早晚寒冷，棉衣在所必需，凡先後赴

臺兵丁，似應各給一件。至衫袴、鶴鞋等項，先調之四千名到臺已閱數月，領兵鎮將目擊將次破爛，自應製備解往。其續調之七千名甫經赴閩，係屬完好，毋庸一體添給。查鶴鞋、套袴，軍裝內例應製備，准在各營公費項內開銷。其棉衣及貼身衫袴，應由各營家屬自備，官爲解送；第該兵不能盡有家室，若令自行備辦，恐遲速不齊、有無不一，其中難免向隅。查出征將弁兵丁，例有賞、借二項。其兵丁項下：馬兵賞銀十兩、借銀十兩，步兵賞銀六兩、借銀六兩。此次派撥赴臺剿匪，近在鄰省，非比出口大舉，臣意，止應照例准借，凱旋後分年扣還。其賞銀一項，應俟到軍前奮勇剿賊，聽候將軍、參贊隨時酌賞，以示鼓勵。若概於起程時照例賞給，轉使勇怯不分，不足以昭激勸。臣是以前辦准借一項。至此次派出馬兵，因地隔重洋並未攜帶馬匹，現係一律步行，臣於各兵起身時，普照步兵准借六兩之例，每兵先借銀三兩，使不致任意花消。扣存三兩，官爲製辦棉衣、衫袴。核計尙有餘剩，本係兵等應借之項，臣即咨明閩省，准其稟知領兵鎮將，就近請借，爲軍營添補之用。再，鶴鞋、套袴，已據各本營陸續解送到潮。其棉衣一項，連餘丁共須一萬二千餘件，臣就近在潮飭令地方官備料鳩工，並經潮州鎮臣彭承堯多派營匠，趕緊督辦，不日即可完竣。除現在後起赴閩兵丁已令隨身攜帶外，其餘，解交廈門同知衙門，附便搭解軍營，按名給散。又接據梁朝桂等稟稱：『逆匪潰逃之後，將備督率追捕，必資馬力，請於附近潮州各營借撥一百匹，解往乘騎。查將備

起程時，只預支三月養兼，按月坐扣。其應借治裝銀兩，凱旋後分年扣還一項，未經具領，應請卽於此內扣出馬價，交各營買補」等語。臣查粵兵先後赴臺灣一萬一千名，所有領兵官自總兵至將備共數十員，今請給馬一百匹，略有浮多。然臺灣地屬崎嶇，馬力易乏，似應寬給數匹，俾資追捕。已如所請，令官兵陸續順帶過臺。其官員應借治裝銀兩，臣現咨詢閩省，畫一辦理。至駐防領兵官員，現按照品級隨帶馬匹。其棉衣一項，詢之副都統博清額，據稱現交秋令，各兵均已備帶，毋庸另製。再，現在正值剿匪緊要之時，兵數既多，火藥尤宜寬裕。臣先期飭備，復經潮州鎮臣彭承堯在本營加緊配製，又於額外趕備火藥四萬觔，卽隨此次官兵之後，接續運閩。計兵丁隨身攜帶及三次委員額外運送，共火藥二十萬觔，均在粵省年額之外。內十萬觔係額外辦出，尚有十萬觔係於預備三年火藥內抽撥解往。臣嚴飭藩司許祖京，務須尅期採辦硝磺，分給各標營卽日領回配製。前接閩省撫臣來札借用粵東火藥，將來製就解還。臣思閩粵同一辦公，無分畛域，況閩省現在用兵正須火藥應用，粵東撥借之項，卽可在粵配製報銷，無庸閩省解還，徒糜運脚。臣駐防兵一千五百名，分作四起，經撫臣添派臬司姚棻、運司德爾炳阿、肇羅道阿彰阿，送至惠州老隆一帶地方，副都統博清額自省統領行走，於七月二十五、六、七、八等日，齊入閩境。其續調綠營兵六千名，內除四千五百名早經配渡到臺外，尚有在滿兵後接續前進一千五百名，臣本定期於七月二十九、三十日點送出境，內有順



德新會營兵四百名遲到兩日，於八月初二日纔到黃岡，當即點送入閩。又欽奉諭旨添調一千名，八月初三日先點四百名出境，其餘六百名，計程極遲八月初五、六等日必到閩省詔安縣境，今於初六、初八兩日纔到黃岡，亦即同點送出境。查順德新會及羅定營兵俱遲到數日，臣會同提臣高瑛傳齊衆兵，分將領兵備弁各加重責，使凜遵紀律，不致稍有遲誤。計該兵等到閩配船東渡，如風色較順，此最後之一千名，亦可於八月二十前齊赴軍營。再商民挾貨營運，利於迅速往來，本年因臺匪滋事，商船不免心存疑畏，已覺比前希少；若再盤詰過嚴，必致聞風裹足。商販不通，百貨騰貴，卽閩閩隱受其害，是以，臣嚴諭守口弁員，如將毫無可疑之客船概行留難盤問，立卽據實參革，重治其罪。現在入口商船，視春間較多，從此轉可暗中物色良歹，設法偵探。是一任商船往來無阻，於稽查奸匪，尤爲有益。至南路賊匪尙未十分懲創，何至忽爾紛紛逃竄北路？梗塞雖通，然賊匪鬼蜮多端，其中恐有別情，未可深恃。且又聞逆匪林爽文，將無食貧民招入賊巢，挑取年壯者，厚給衣食，教以技勇，抗拒官兵。其怯弱者，盡數趕出，聽其所之，以免養活無用之人。其奸惡至此！臣每向粵省帶兵將備論及，鎗礮爲行軍利器、固須演放純熟，然聞逆賊近因官兵鎗礮利害，不能抵禦，竟敢練出一夥亡命奸徒，伏在賊匪隊內，抵死直犯；我兵倘不預爲整備，恐臨時轉致吃虧。必須於鎗手後，緊接短兵，如賊匪已在百步之內，卽令短兵直前撲殺，有反顧者將弁從後砍之。如此痛剿一、兩陣，

殺賊數千，賊無計可施，當成瓦解之勢。再，臣聞賊匪最短火藥，蓄心搶奪，我兵存貯火藥處所，尤宜防護。又聞林爽文胞弟，爲鎮臣柴大紀用砲擊斃；莊大田之子，爲人割取首級出獻，未知是否確實。再部議將粵海關五十二年分應徵稅銀，撥運二十萬兩解閩備用，已移知廣東撫臣圖薩布會同監督臣佛寧撥出，迅速委員眼同彈兌，裝鞘運交閩浙督臣李侍堯存貯，入於軍需項下備用。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曰：前因常青等辦理剿捕事宜怯懦因循，茫無定見，是以特派福康安前往更換，督辦軍務。福康安非常青可比，朕方倚以集事，今閱奏到之摺，看來福康安竟不免爲常青所惑，略有畏難之意。福康安雖更事未久，但軍旅之事屢曾經歷，寧不知臺灣賊匪止係烏合之衆，夥黨雖多，易聚亦復易散，惟在殲其渠魁，則脅從當不攻自破。現在，常青處兵力雖經零星派撥，止存現兵四千名，但添調之浙、粵駐防綠營兵五千名，業經陸續配渡；又經李侍堯於閩省泉州各營派撥兵三千名，早應接續到彼；加以川省屯練兵二千名，昨已令鄂輝帶領星速前往，是添調之兵，不爲不多。况福康安帶領巴圖魯侍衛等百餘人，皆屬屢經行陣，趨健可用。以如許兵力而又得奮勇帶兵之人，更何必於此時先爲鯁鯁過計乎！且用兵之道，全在乎將，如運籌制勝得宜，原可以少擊衆，斷無賊有一、二十萬，即須以官兵一、二十萬應之之理。若以一兵當一賊，即再調多兵，亦屬不足，豈有添兵不已之理乎？現在，賊匪以

全力圍攻諸羅，其勢甚重，福康安到彼，自應統領大兵經趨北路，打通道路，聯絡聲勢，會合進剿，方可使軍威振作，壁壘一新，鼓勇直前，令賊人望風奔潰。若先存瞻前顧後之見，何以集事？況就福康安所慮，如恐大兵往北，賊人乘虛滋擾郡城，試思賊匪等，如由諸羅一路攻擾郡城，則賊人來路，卽福康安、常青等北去之路，正可迎頭截殺，賊人焉能逼近郡城。若慮賊從間道山徑潛出滋擾，我兵豈不可堵其出路。若慮南路之賊攻擾郡城，則常青在彼數月，添兵未及到齊，尙能保守無虞，豈福康安與海蘭察同往，各路增調之萬餘又已到齊，且有巴圖魯侍衛等百餘人，轉慮其乘虛滋擾之理？卽使常青於福康安未到之前，業已帶兵前赴北路，而郡城營盤尙有恒瑞帶兵駐守，豈不足以捍禦？福康安又何所顧慮，而先存畏怯之意，甚不滿朕所望矣。至常青摺內所稱柴大紀請添兵一萬之語，自因柴大紀被賊攻圍兩月，道路阻塞，文報不通，於陸續添調各省之兵共計有一萬六、七千名之處，並未得有信息；又因被困甚急，不無恇怯，是以有添兵一萬之請。今福康安已知添調多兵，正當乘其銳氣，及鋒而用，一振從前萎靡畏葸之習；乃於途次卽已奏請添兵，轉比常青奏請之數較多，豈非畏難多慮乎！福康安身爲統帥，軍中俱視其意嚮，若福康安先有示怯之意，則以下將弁等更必心存懦怯，士氣豈能振奮耶？況卽如請添調貴州、湖廣等兵，亦非指日可到，必須兩月之久方能到彼，設諸羅稍有意外之虞，已屬緩不濟急，於現在剿捕應援機宜，有何裨益耶？福康安須堅持定見，胸

有成算，相機妥辦，不可稍涉游移。若福康安亦不免畏難過慮，朕又將何所倚恃？總之，此事全在得其竅要，決機制勢，以期鼓勇直前。朕厪念軍務，早已通盤籌畫，今不妨爲福康安明白宣示，使之安心。若此時常青等剿捕得有轉機，早晚捷音奏至，卽前此調備之黔、楚兵，竟當停止徵調；福康安自應速渡臺灣，督兵奮剿。萬一常青等仍前株守，諸羅勢竟不支，甚或至臺灣全郡搖動，則其事必須大辦，且將調用京兵及各省兵，並不止於調派貴州、湖廣之兵而已。朕豈大意不審事體之人，然以天理人情論之，未必至此決裂，福康安不必先事畏懼也。彼時，自應令福康安駐劄廈門，俟大兵齊集再圖進取，必不令福康安止帶屯練兵二千冒昧前進，何必於此時先存疑難畏怯之見乎！福康安接奉此旨，更當安心鎮定，勉圖克捷，毋負朕委任之意。再，現在臺灣剿捕賊匪，添兵甚多，將來進攻大里杙賊幫，尤須用礮轟擊，火藥鉛彈最爲緊要。且賊人此時所搶火藥，漸已用盡，若運送軍營時，或被賊人乘間邀截搶奪，貽誤非細。着常青、李侍堯、藍元枚等，務須加派弁兵小心押運，加意防範，倘稍有疎虞，惟伊等是問。

同日，李慶棻奏言：黔省原有挑備戰兵二萬名，平日勤加訓練，以備調遣。今接奉諭旨，隨密飭各標營卽於戰兵內復加挑選，擇其勁勇出色者，如數預備。並飛咨督臣富綱暨提臣保成，將會經行陣奮勇幹練之將備公同揀派，令其帶領管束。至黔省軍裝向俱整齊，火藥亦屬充裕，一俟續奉諭旨，或福康安檄調文書到日，卽可分起迅速前進。奏

入，報聞。

二十五日（庚申），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曰：昨據福康安奏稱添派官兵一摺，已降旨詳悉開導指示；今反覆思之，竟至徹夜不能成寐。福康安受恩多年，最爲深重，非他人可比。因其才具歷練，是以特令前往臺灣督辦軍務。前福康安陛辭之時，朕曾經詳悉面諭，福康安由驛前往，如途次啓閱常青等奏報剿捕事宜、辦理得手，已與藍元枚、柴大紀會合，即應迅渡臺灣督同進剿。倘常青、柴大紀或不能得勝，而臺灣全郡竟有意外之虞，福康安自應駐劄廈門，等候官兵調齊，再渡臺灣，相機妥辦。所諭機宜，至爲明晰。朕臨御五十餘年，於一切重大事務，經歷不知凡幾，無不通盤籌畫，熟慮機先，今委福康安以剿捕之任，豈有令其冒險前進之理。無論福康安久經簡任，寄以股肱心膂，事無鉅細，無不休戚相關，斷不肯置伊於險地。即常青、藍元枚、柴大紀等，身歷戎行，皆係爲國家出力，亦皆體恤周至，圖其萬全。下至蔡攀龍、徐鼎士及大小將弁，朕亦無不時加珍念，弗令陟險，豈有福康安爲朕所親信倚任之人，轉不爲之計出萬全耶！福康安非不曉事者，何至不能仰體朕意，忘朕面諭之語，轉爲常青等奏摺所惑耶！況朕即不爲福康安一身之計，寧不爲朕一身國家軍旅重務，熟思籌畫耶！朕廼念軍務，早夜思維，揆之天理，則朕子惠黎元，於臺灣百姓一視同仁，並無額外徵求之事。而以人事言之，則林爽文以無藉細民負嵎蟻聚，止係么臠小醜，即云不肖官吏貪黷斂怨，亦俱被

伊戕害；且肆其荼毒地方，良民受害者，更復不少，實爲覆載所不容，亦斷無不速就撲滅之理。福康安於金川軍旅大事，亦曾經練，豈轉於此等么臍少醜，竟至委靡不振耶！況我國家荷蒙上蒼眷佑，軍興之際，卽偶遇危難，無不轉敗爲功。如從前兆惠之在錫箔、阿桂於木果木、溫福挫失之後，亦曾屢經危險，旋俱克成大勳。況回部、金川本其部落，用兵撻伐，猶不無戰勝闢土之心；至臺灣本屬內地，林爽文止係編氓，適以自取其死，臨以大兵，有不如摧枯拉朽、速就殄滅者乎！且柴大紀現在雖被賊匪攻圍，勢在急迫，而常青業已派委蔡攀龍帶兵往援。柴大紀、蔡攀龍素爲賊所畏憚，亦皆奮勇可恃；日內常青接奉前旨，若卽舍南趨北，諸羅自己解圍。軍威振作，捷音踵至，亦未可定；福康安何必遽請添調多兵，爲此徒亂人意之舉乎。且福康安於清江地方發摺，距廈門甚遠，豈能一蹴而至；途中自必續接常青奏報。卽使諸羅勢將不支，必須增添兵力，常青已經具奏，福康安原可駐劄廈門，等候官兵齊集，再渡臺灣。相機督剿。況續添滿漢官兵正在到齊，軍威增壯，更可無慮。福康安此時，前抵廈門尙需時日，又何必預存畏難過慮之見耶！從前康熙年間，奸民朱一貴糾衆滋事，臺灣全郡俱陷，經總督滿保派令藍廷珍，以一總兵帶兵前往，卽能尅期撲滅。況現在派如許重兵，有福康安等帶同巴圖魯侍衛督率進剿，又何難迅奏膚功？蓋此等刁悍匪徒，一時蟻聚，緩則彼此相助，急則彼此相圖，無論林爽文等罪惡貫盈，斷無不立遭誅殛。卽爲萬一之慮，逆匪等竟將臺灣

全郡搶佔，而其黨惡匪夥如莊大田等，亦斷不肯甘心屈服，自必爭爲雄長，自相戕害，其勢必至內潰。從前朱一貴佔據臺灣後卽有吳姓賊人互相爭鬪之事，此卽前事之證。是林爽文等縱使大肆猖獗，臺灣全郡爲賊所佔，亦無難設法圖之，指日授首。況此時賊人佔據要隘，我兵前往攻剿，在賊匪或得以逸待勞，若賊匪竊據臺灣，官兵分路進攻，則匪徒四處守禦，其力亦必難支。此乃反客爲主之勢，辦理更不至棘手，福康安寧未算及此乎？朕之待福康安，不啻如家人父子，恩信實倍尋常，福康安亦當以伊父傳恒事朕之心爲心，竭力奮勉，克紹箕裘，並揆度事機，驗之天理人心，努力堅定，副朕體恤周至宵旰焦勞之意，一力擔當。若遇事輒先涉張皇，不特朕將何所倚侍，而伊亦將置身何等耶！且在京大臣中，爲朕所倚信、素能辦事者，如阿桂久經軍旅，但已年逾七旬，自難令其遠涉重洋；和坤朝夕扈從，在朕前承旨書諭，亦難暫離。此外，卽令福康安自思，更有何人堪能勝任者？福康安簡任有年，爲國家屈指可數之人，若伊復有疑難不能肩此重寄，朕又將簡用何人？亦斷無爲此小事，派福康安前往，復令阿桂、和坤續往。又豈有朕親征之理乎？就目前情形而論，福康安屢膺軍旅，聲威素著，今領兵前往，賊人計大兵必前抵臺灣郡城，自亦專注該處，以圖抵禦。而此處係久經保守駐兵之所，可保無虞，福康安竟不必前赴府城，應帶領巴圖魯侍衛等，由蚶江配渡，直抵鹿仔港。若藍元枚業已前抵諸羅援應，福康安卽應接續前進，在後督率，會合攻剿。如藍元枚尙未前往

，福康安即當會同藍元枚，並檄知徐鼎士，或竟前赴大里杙賊巢夾攻，乘虛直搗，俾賊人聞知，自必回顧巢穴眷屬，則諸羅之圍可不攻而自解，而南路賊匪亦必聞風驚潰，紛紛解散。此爲聲東擊西之計，使其首尾不能相應，必成擒矣。福康安務須安心鎮定，出奇制勝，勉圖奏捷。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孫士毅、李侍堯曰：調派臺灣兵丁所需棉衣等物，其借給工料銀兩，原應照例歸款。但該兵丁等調赴軍營，如果能奮勇出力，將逆匪卽行剿滅，迅速蔽功，則借支款項，卽加恩賞給，免其扣還，亦無不可。着孫士毅、李侍堯卽將此旨宣諭各兵丁等，俾感激歡欣，倍加踴躍。

同日，李侍堯奏言：閩省增募新兵，今據各營具報，已募得一萬有餘，其餘尙在廣爲招募。查各處情形，亦有不同。如南澳左營派募四百名，現僅募得二、三十名，經臣嚴行申飭，令其速爲招募，尙未據報。其上游延建一帶，亦祇兵家子弟應募，而民人入伍者甚少。是各鎮協營不能預定額數、均勻配募，只可於易募之處多增新兵，以備應用。閩省惟漳、泉二府民皆好勇、尙氣、情願入伍者多，且調發赴臺，亦最近便，自應於此二府多行招募；但細加體訪漳州民情，究不可信。緣泉漳久分氣類，現在逆匪林爽文、莊大田等，俱係漳籍；是以，臺地漳人多爲賊所誘脅，而拒賊者皆係泉人。內地聲息相通，泉民聞募兵殺漳人，尙俱踴躍；若募漳人往剿，勢必不能得力。且漳人入募，難



保照會匪混入其中。而既令食糧，將來事定後或須量加裁減，更有難於辦理之處。通盤計算，與其多募漳兵，自不如多募泉兵。是以，臣所募兵內，漳州所屬僅照藍元枚所指營分，共募兵一千，其餘多在泉州及金門、廈門等處招募。至兵數既增，則軍械尤須多備。鳥鎗一項，臣前查奏內地各營遺失及不適用者七千餘桿，又因上年臺匪猝擾及本年鳳山失事，約略損失三、四千桿。現已動項於福州、福寧、泉州、漳州、廈門分設五局，派文員會同營員上緊製補一萬桿。今新募多兵，每一兵即須一械，就現募兵數，又須添製鳥鎗六、七千桿，刀鎗藤牌二、三千件，一並嚴飭各局晝夜趕造，計兩月內俱可齊全。餘俟續募得兵若干，一面配製，亦可應手。至所募新兵，現將舊兵鎗械通融應用，使之早爲演習，俟新製鎗械齊備，則各兵技藝亦可嫻熟得用。再軍營各兵，自應預籌禦寒之具，臣已飭藩司卽於軍需項內動支，分交各營趕緊製備。除舊派戍兵，本係駐防業有貯備，無庸給予；其續派之征兵，應各製給長袖布厚棉馬褂一件、單布套褲一雙，搭船解往。所用工料價銀，統俟凱旋後，於各該兵丁月餉銀內，寬以月日陸續扣除歸款。奏入，報聞。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二十四

八月二十六日(辛酉)，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曰：臺灣剿捕賊匪，自常青接辦後，續調官兵不爲不多，因常青零星派撥，以致郡城存營之兵止有四千，不敷策應。其實，添派浙、粵滿漢官兵已有二、三萬，兵力已爲厚集；乃福康安於途次一見常青之摺，遽爲所惑，是以未卽准行。今再四思維，福康安受朕深恩，委以軍旅重寄，伊並非不曉事之人，於調度機宜，豈有不悉心籌畫，何至畏難若此。推原其意，自因於途次接閱常青等奏報情形，勢甚急迫，而伊前抵廈門尙須時日，若俟到彼後，該處有不得不添兵之勢，臨期再行奏請調撥，恐致緩不濟急，是以預爲奏請。朕屢念軍務，宵旰靡寧，豈不知厚集多兵，可以迅速完事。如果揆度情形，事在難已，寧於伊等所請或有靳而不予者，此亦福康安所深悉。今既委福康安以剿賊之任，而福康安有必須添兵之請，若故違其意，恐伊以兵力不給，遇事不能卓有定見，轉屬無益。且朕於福康安恩遇周渥，無不曲加體恤，豈忍置伊於險地，而轉於林爽文、莊大田有所姑息，而不欲福康安之速行剿賊無遺耶？今已令保成、李慶棻等速將備調黔省兵二千，令許世亨帶領速行赴閩，聽候調用。至湖廣兵不能如黔省之得力，且遠隔數省，道里紆回，此時亦可無須紛紛遠調。福康安既有屯練兵二千，又得此黔省兵力，是此四千勁兵可抵他省四萬，加以

節次續調之兵，軍威已屬壯盛，福康安亦可安心鎮靜，堅持定見，力圖奏績，不必再存畏難怯懦之見。若有此多兵，福康安猶不能無所畏怯，則各省之兵皆可紛紛檄調，惟任福康安所爲而已，朕亦聽之。想福康安斷不肯如此進退無據也。現在柴大紀處雖被賊人圍困，然柴大紀素能激勵將士，圍守數月，未必竟至不支。而常青現已派委蔡攀龍帶兵前往援應，蔡攀龍亦奮勇可恃，非魏大斌等可比。看來，或竟能破賊解圍。而常青、藍元枚屢經諭令前赴諸羅，此時會合一處，亦未可定。若日內得有捷音，聲勢聯絡，軍威振作，則黔省之兵即可停止進發，以免擾累。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曰：常青接到柴大紀等被圍緊急，復派副將蔡攀龍帶兵一千六百名前往策應。因思此事，常青既未親自統兵往救諸羅，若於前次柴大紀請救時，即派攀龍帶兵前往，該副將素能奮勇，爲賊所憚，或能將賊匪痛加剿殺，打通前路，所運糧餉、火藥等項，自不致被賊截斷。乃常青計不出此，僅派魏大斌前往接應。魏大斌係浙省派令帶兵之員，並非奮勇可恃，以致在鹿仔草遇賊，僅帶兵數百名前抵諸羅。是常青於此事，委派非人，實屬錯謬。至蔡攀龍自到臺灣，屢次奮勇殺賊，著有勞績，甚屬可嘉！所有海壇鎮總兵員缺，前經李侍堯奏明令副將李長庚署理，今即着蔡攀龍補授，以示獎勵。並着常青傳諭蔡攀龍，令其加倍奮勉。現在帶兵援應諸羅，務將府城抵諸羅一帶屯聚賊匪，悉力剿除，廓清道路，使糧餉、火藥隨

同官兵運送接濟；無若魏大斌之被賊邀截，不能兼顧，致諸羅城中又添蔡攀龍所帶官兵吃用之費。再賊匪狡黠，若蔡攀龍領兵前往，未必不又施詭誘魏大斌之計，讓出道路，俟官兵過後，復又邀截；蔡攀龍勿爲所惑，當探知賊匪潛匿處所，往前搜剿，方能痛掃無遺，廓清道路，此爲最要。常青處現存之兵，新到者雖止有四千，而其餘浙、粵等處官兵亦經陸續配渡，自早已全抵該處，常青何得藉口兵單，一味株守，並不往北進剿？況即以常青所請添調之兵而論，如江西、廣西兵，在綠營中最爲無用，朕所素知。今復思此二省中武備如果可觀，當必有洵擢至專閫大員者，因將兵部所進提督、總兵名單詳加披閱，則現在提鎮中竟無一籍隸江西、廣西者，可見該二省武藝、技勇，實係平常。常青卽欲添兵，亦應將黔、楚之兵奏請添調。若江西、廣西之兵怯懦無用，倘派令前往，不免顧戀家室，心懸兩地，徒以輕試賊鋒，豈能剿捕得力？常青身爲大員，而於江西、廣西兵之平常無用，亦不能知悉，尙得謂之留心武備者乎！再，昨據孫士毅奏，聞賊匪糾集亡命奸徒，潛伏林莽，衝犯我兵，必須鎗手後緊接短兵，如賊匪已在百步之內，卽令短兵直前撲殺等語。賊人鬼蜮伎倆，狡詐百出，其所畏懼者，係官兵鎗礮，正可用以殺賊；乃綠營習氣，竟有未見賊匪卽行施放鎗礮，及賊匪猝然衝犯，轉致措手不及，徒有鎗礮不能得力，最爲可惡。着常青、藍元枚等嚴加訓飭。或卽照孫士毅所奏，於鎗手後緊接短兵，若賊匪相距較遠，不可令其亂放鎗礮，將鉛丸火藥虛擲無用之地；待賊

匪近前，即用短兵撲殺，毋令賊匪得逞狡計。

同日，孫士毅奏言：接到將軍常青來札稱，現在又請添調廣西兵三千名，以資剿捕等語。臣前因臺灣逆匪未靖，恐軍營或有續調，曾預備粵西兵三千名，密札廣西撫、提二臣預行挑撥停妥。茲已飛咨廣西撫臣孫永清、提臣三德，即將預備三千名，飭令將備分帶即日啓行。復令於各兵隨身攜帶火藥之外，再備三萬觔解赴閩省應用。又，正在拜摺間，接閱將軍常青摺稿，知諸羅賊匪勢尙猖獗，提臣柴大紀又有添兵之請。萬一接應稍遲，關係不小，何敢因粵東附近海口各營抽調已多，不復再爲酌撥。應請於撫標廣協等營，再湊足一千名，飭令將備速即帶領來潮，以備赴臺策應。一面飛咨軍營，俟常青等咨覆，現須徵調，即於粵西征兵未到之前，先令此一千飛速前進。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孫士毅、何裕城曰：添調浙、粵二省官兵，軍勢已屬壯盛，又何必遠調廣西、江西之兵；乃常青奉行咨調，實爲毫無主見。今已據孫士毅會咨廣西，令孫永清等派委將弁帶領起程，祇可准其調往。至常青於前次具奏之後，即已咨調廣西官兵，其江西省之兵，諒亦已行文徵調。江西兵較廣西更爲平常，且此時添調之兵不爲不多，斷可無庸派往。着傳諭何裕城，如常青已經檄調，該撫辦理尙未起程，即可停止；如業經派撥起程，行抵何處即於何處撤回，無庸前進。常青此次冒昧調兵，原託名救應諸羅，試思，此兵當兩、三月方到諸羅，尙可待乎？朕令常青

、藍元枚等，就近速帶大兵往救諸羅，至今尙未奏起身之期，尙欲待廣西、江西無用之兵，於兩三月後救諸羅，是誠何意見？着常青明白回奏。至孫士毅於撫標等營湊足一千名，調赴潮州預備增調，未免過於急公。粵東節次派調之兵，已及萬餘，該省亦係海疆重地，若派撥過多，恐不足以資彈壓，孫士毅所請預備之兵一千名，竟當停止，毋庸再行調撥。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保寧、李慶棻曰：臺灣尙須添兵協剿，着保寧、李慶棻即將挑備兵二千名，派威寧鎮總兵許世亨爲總統帶領速行，分起前進，由廣西、廣東行走，迅抵閩省聽候福康安調用。所有軍裝、火藥等項，俱着妥協備帶，勿致稍有缺乏。

二十七日（壬戌），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柴大紀曰：魏大斌帶兵二千七百名，前赴諸羅援應，而所傷官兵至一千一百名之多。雖據該鎮稟報因賊衆二萬餘人猝至，又適遇大雨，不能施放鎗礮，彼此鏖戰，以致傷失官兵甚多。但綠營兵丁素爲懦弱，往往遇賊卽行奔潰，此項損失之兵，是否俱係陣亡，有無潰散從賊之處，常青摺內並未聲叙明晰。福康安到彼應卽詳細查明辦理，並着常青遇便查明覆奏。又常青前摺內，稱諸羅被賊圍困，軍營兵力不足，懇於江西、廣西兩省各撥兵三千名等語。是常青所請添兵之處，係屬候旨定奪，乃昨據孫士毅奏稱，八月初十接常青札會添調廣西兵丁，業經知會如數撥調起程。常青身爲將軍，如遇有緊急，實在兵力不敷，

原可自行檄調，但應一面檄調，一面據實具奏。乃常青前摺止稱懇請添兵，而於已經札知粵省之處，摺內並未聲叙；即此，可見其遇事糊塗，漫無主見。再前摺內稱，附近民人漸次歸莊，已召募壯丁充伍者百餘人，並聞尙有賊目來投等語。賊目究係何人？其八月十五日續發之摺，於賊目有無自行投到之處，並無一語提及，何以疎忽若此，亦着一併據實覆奏。至諸羅被賊攻圍緊急，柴大紀督率兵民竭力捍禦，甚屬奮勉。業經常青派令蔡攀龍帶兵往援，常青、藍元枚亦必遵旨星速統兵前往接應！蔡攀龍素爲奮勇，又有常青、藍元枚兩路策應，自當破賊解圍，會兵一處。萬一賊匪猖獗，應援之兵未能會合，諸羅糧食匱乏，火藥不給，實有難支之勢，則柴大紀當酌量情形，竟率領兵民出城力戰，將賊匪乘勢剿殺，突圍而出。不可拘泥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之見，固守勿去，致有意外之虞，既於體統有傷，且轉足以長賊人之氣，於事無益。柴大紀務須審度機宜，完師整旅，方爲兩全。此旨，着交常青、藍元枚酌量何路前赴諸羅爲便，即差妥幹弁兵護送，迅速遞投，務期必達，毋致中途遺失，轉爲賊人所得，方爲妥善。

二十九日（甲子），富綱奏言：與撫、提二臣於各營備戰兵內，酌量挑撥二千名，每兵百名派鳥鎗兵七十名、礮兵二十名、弓箭十名。其應帶火藥，從前出師金川，每鎗礮兵一名酌帶火藥十一觔四兩，黔省各營額貯藥觔，數甚充裕，且由古州水路而下攜帶亦便，今酌定每兵加倍配帶火藥二十二觔八兩，俾資充備。其餘軍械等項，悉照例配帶。



大定協副將岱德，人甚明幹勇往，曾出師滇川，經歷行陣，臣卽派爲統領。又，長寨營參將札郎阿、清江協遊擊魯安邦、遵義協都司楊廷邦、古州鎮都司朱化英、貴陽營守備劉廷奇、提標守備世德等六員，均係才具幹練，曾經出師，酌派分起帶領。此次官兵二千名，擬分作四起行走。再查黔兵赴閩，應由古州乘船，於丙妹地方出境，至廣西懷遠縣所屬之梅寨地方交替。應於梅寨預備小船接載，至懷遠始換大船前進。臣思，與其於梅寨交替換船，不免耽延，不如卽以黔省古州乘坐之船，順流而下，直送粵西懷遠，再行換船前進。在黔省不甚費力，而廣西又省備船交替之繁，且於兵行更可迅速。所有沿站應需夫船及供應等項，臣現在密飭藩司就各營經由處所，酌量安設尖宿各站，飭各該地方官妥爲預備，毋致臨時貽誤。奏入，報聞。

九月初二日（丙寅），李侍堯奏言：粵省最後之綠營兵一千五百名，並續調之一千名，陸續於本月十三日全行來廈配渡。緣旬日以來，東南風大，不能放洋，所有滿漢兵船，一齊停泊。茲於十六日晚間風勢稍平，俱已開駕。滿兵向鹿耳門進發，係派往常青軍前九千數內。所有閩兵二千、粵兵四千，早已前往，茲更得此滿兵三千，兵力自益壯盛。其粵省綠營兵二千五百，係派往藍元枚軍前五千數內。緣先到之粵兵五百及漢兵二千，已於前月下旬開洋；今續到之粵兵二千五百，適總兵李化龍抵廈，卽令統領向鹿仔港進發。又有本省兵三千名，係因諸羅望援甚殷，奏明卽於泉州等處就近挑撥新舊兵，

經往鹽水港援剿。緣三千兵必須大員統領，已飛調建寧鎮總兵鄭國卿前來，而路遠尚未即到，先令遊擊張无咎等帶領前往。囑其到鹽水港時，即與駐劄該處之遊擊楊起麟商度事機，奮勇進兵，勿得稍有觀望。俟鄭國卿到廈門，亦即令其星夜趕往。其省城所派一千兵由五虎門往北淡水者，風勢大概相同，想亦同時開駕。至浙省撥運軍米共十六萬石，已經全抵泉廈兩倉，盤收清楚。其江西所運之米，由五福起早已抵光澤水口者，七萬餘石，轉運至省，亦已有三萬餘石。江蘇之米，亦已有五千餘石運抵廈門。是米糧一項，總可源源接濟。惟諸羅近日情形，尙未得各官稟報，俟一得信息，即行馳奏。再，察看北淡水情形，地在臺灣極北，不過林小文、賴樹等小賊，糾夥不多，勢不能敵泉、粵之衆。是以，林小文等遂先後被官兵、義民拏獲。昨訊據自賊中逃出渡回之陳班供稱：『被賊何檜捉去，派在何馬寮內守更；內不過四、五十人。三貂地方，尙有賊目吳沙，本年四月，官兵焚燬何檜賊寮，何檜已逃往吳沙處』等語。而何馬一犯，近亦經署把總王福等拏獲，是北淡水惟吳沙、何檜二賊逃竄未獲，此外已無賊匪。其所謂難民者，臣細加查訪，並參閱各官稟報，大抵多係漳人。泉、粵之人，因其與賊同鄉，遂不分皂白從而搶殺，以致避難白石湖、金包裏等處。今已陸續招撫歸業，補種田禾，並據該地方文武等官出示曉諭泉、粵民人，不得再有戕害，是北淡水地方，現已寧貼無事。至徐鼎士已移駐大甲，該處係淡水南境，與彰化接界。昨據該副將、同知等稟稱：『林爽

文方急攻諸羅，未暇歸巢，懇內地撥兵一、二千來，即可自大甲過溪，攻大里杙之背」等語。臣查該副將處，現據報有兵一千八百名，又有食糧義民、義番七千名，並自備口糧義民一千名。隨批令該將等，既有兵民幾及一萬，應即乘機進攻，勿稍觀望。適令臣撥兵一千，即由五虎門前往接濟。隨於督撫標及水師營、福州城守挑派兵一千名，即由省城出五虎門放洋。並札撫臣徐嗣曾就近料理起程，已於初四日登舟至五虎門候風。今廈門各兵船，於十六日晚間放洋，想五虎門之船，亦必同時開駕。再閩省辦理兵差、運送軍械等項，除海運外，皆係陸路，踰山越海，向無車馬，惟恃僱募人夫。緣平日另有一種江西及本省遊食之人，專以受僱充夫爲業，故農民各安田畝，不知有應差之事。卽遇有重大差使，農民習以爲常，謂各站自有充夫之人，於民間無與。是以，州縣遇有差務，俱係現僱人夫應用，從不能派及里下；非如陝、甘、雲、貴等省可以按田派夫，使之領價應役。而此等專以充夫爲業之人，每值差務緊急，輒一名索數名之價，否則不肯就道。地方官惟恐誤差，不得不曲徇其意，增給價值。此閩省實在情形也。臺灣近日僱夫，尤爲可疑。府城外鄉民衝散，已無可僱，卽間有可僱，不能無疑，惟恃府城內慣用之人，僱募應用。既資其力，又免使去而爲匪，是以每名僱價二百四十文。臣以夫價過多，於臬司李永祺前往時，囑令留心查察。今閩省內地既無按田派夫之例，惟有仰懇量增僱價，使人樂於受僱，則雖素不充夫之人，亦皆踴躍趨事。查軍需則例夫價條

內：口內，每站給價銀五分、米一升；口外，每站銀八分、米一升。口內、每站以七十里爲率；口外、以四十里爲率。又註明金川例：正價之外，加給回空口糧折銀。口內五分，口外八分，係奉恩旨加給，未便纂爲成例。如果需用緊急，正價不敷，承辦大臣臨時酌核，奏明辦理等語。是正價之外，如有不敷，原得隨時奏請。今可否閩省內地僱夫，照金川口內之例，正價五分、口糧一升之外，加給回空糧銀五分；臺地僱夫照金川口外之例，正價八分、口糧一升之外，加給回空糧銀八分？設再有不敷，俟事定後，另於通省官員通融攤捐歸款。其內、外每站里數，另行咨部存案。其海運僱船水脚，臣前奏明海水無順逆，卽以順風抵順水之價。按照軍需則例，順水每石每站三分六釐，而守候、回空，俱不另支口糧。其別項差使往來者，就船之大小可載若干石之數計算。原擬暫時應用，不日卽可竣事，是以守候、回空雖不另給口糧，本港各船戶已皆樂從。今增兵添餉，用船正多，兼須僱覓外省來船，方足敷用，守候聽差，難以尅定時日，而回空時臺地已無貨可載，又不能另得水脚，則事前之守候，事後之回空，均須按照舵水人數給以口糧，方不致苦累。但不定以限制，又恐開浮冒之端，應請守候口糧以二十日爲率，回空口糧以十日爲率。再，海船全以淡水爲要，通海港汊皆係鹹水，必須向居民購買井泉，貯入水櫃，以供日用。而沿海地方，井既不多，每滿一櫃，輒取錢十餘千。所有載兵之船，或有守風稽擱時日，需水更多，應請每載兵一名，另給船戶買水錢一百五十文

。其不載兵之船，不得援以爲例。再，據臺灣府楊廷樺詳稱，庫項已經前守孫景燧墊用無存，現在兵餉無項可支，請先行酌撥。臣隨批飭將所墊何項？係何員任內墊用？是否墊用軍需？抑係孫景燧侵虧？查明以憑參奏，分別追賠。一面將應放官兵俸餉銀十萬二千五百兩，先由藩庫撥解，以應支放。並將孫景燧墊用各項，逐一查核，府庫應存銀十六萬一千一百餘兩，除現貯在庫並墊項內有已經扣還及雖未扣還尙有項可扣可追各款抵算外，其餘已墊作兵餉尙未收還之十萬九千九百餘兩，皆係臺屬各廳縣應解之項，又代墊鹽販欠課九千三百餘兩，係各鹽販應繳之項。府倉應存穀十六萬七千七百餘石，除現穀二萬九千四百餘石，又交過穀價外，實在無着穀十二萬五千六百餘石，亦係各廳縣應買補解府及各股戶已領過價值並歷任流交應補之項。皆因上年賊匪滋擾，各廳縣倉庫有遭搶毀，卽領過穀價之各股戶及欠課之各鹽販，亦未知存亡，以致倉庫俱無着落。但錢糧、倉穀既係應行解府之項，自應按期催解，以歸實貯。乃該故守於各廳縣應解之項，並不早嚴催，遇有官兵俸餉，轉將倉庫舊貯之銀、穀，挪移墊用，而各該廳縣於應行解府之項，亦並不按期批解。迨上年冬間賊擾後，則盡歸於無着。明係平日已經虧空，上下扶同作弊，挪前補後，致應行實貯之倉庫散失無存，自應嚴辦。孫景燧原籍，現據浙撫臣琅玕查抄，其家屬尙在閩省僑寓，除札會撫臣徐嗣曾等在省城泉州等處，速行查明下落，將貲財盡行查封，毋稍隱漏外，其應解不解之各廳縣，一併飛咨各原籍查抄，

以便變抵歸款。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曰：此時正在剿捕賊匪之際，該督惟應將調度策應、一切緊要機宜，悉心籌畫，及將有官軍打仗殺賊信息，隨時具奏。至此瑣細之事，並非目前急務，該督察看情形，遇有應行籌辦者，不妨權其輕重，次第辦理，何暇於此時總總過計瑣屑入告。該督之意，不過以此等無着庫項，及增僱價值關係將來報銷，惟恐不預行奏明，致伊有賠累之事。殊不思臺灣逆匪滋事，皆由前任督撫及地方官侵貪斂怨、廢弛貽誤所致。李侍堯係接任辦理軍務之人，將來事定後，其浮用無着款項，有應行賠補者，自當於歷任督撫及該地方官名下，查明在任年月、着落分賠，必不令接辦之李侍堯有所賠累也。其摺內所奏各款，現在實無暇計及此，姑照所請行。李侍堯當明喻朕意，安心籌辦軍務要件，其尋常細事，無庸過慮，預爲將來地步也。至常青、藍元枚旬餘以來未據續有奏報，而柴大紀在諸羅被賊攻圍，曾否打仗得勝、剿散賊匪，日內總無信息，殊爲煩悶。現據李侍堯奏：調赴常青之閩、粵兵，早經前往；滿兵現已配渡開洋。藍元枚處應調之粵兵、漳兵，已於七月下旬開渡；其續調之粵兵，現已令李化龍統領向鹿仔港進發。是常青、藍元枚兩路，兵力俱已厚集，正當乘其新到銳氣，奮勇直前，併力進剿。況徐鼎士在大甲駐劄，招撫難民、義番食糧充伍者甚多，又經李侍堯派兵一千名前往接濟，此一路亦可牽制賊匪，令其首尾不能相顧。若賊匪

回顧家屬，則諸羅之圍自解。常青、藍元枚尤當乘此機會，迅速帶兵直抵諸羅，與柴大紀會合進搗賊巢，以收掃穴擒渠之效。

同日，浦霖奏言：湖南撥運兵米十萬石，於改由陸運之後，即已飛咨何裕城妥爲籌辦。隨據覆，彼地接運處所，俱經派有專員，不致遲誤。除領運米二萬五千石，已於八月十五日開幫，其餘陸續趲運，魚貫踵行。總使湖南之米，緊隨北省尾幫之後，不許遠離，自無虞遲誤。奏入，報聞。

初三日（丁卯），保寧奏言：調派屯練降番二千名赴閩，一切夫、馬、船隻供應等項，俱預備經理。茲於八月十九日晚，頭起屯練五百名到省，臣保寧會同將軍臣鄂輝、提督臣成德，親加點驗，俱屬精壯勇健。當即曉諭鼓勵，令其安靜行走，奮勉出力。該番等俱踴躍遵奉。查番練原無軍裝，今涉遠赴閩，軍容宜整，臣與各司道預爲捐製氈帽、得勝褂並衫袴等二千副，按名散給；各屯員亦賞紬緞、荷包等物；並於例支口糧外，俱各賞給牛羊糶粃烟茶等物，以壯行色。其二、三、四起番練，俱一例辦給。至番練等所帶鳥鎗刀矛器械，俱屬齊全，惟火藥一項，水路長途不特有費搬運，且舟中星火宜慎，現飭毋容隨帶，仍咨明閩省，俟該官兵到日發給。其管領將弁，除本管維州、懋功二協副將，各選派幹練都司、千把、外委等官，並酌帶字識通事目兵，以資分領。所有頭起官兵，支領俸餉、行裝、銀兩及犒賞屯練衣物等，料理完畢，即令維州協副將那蘇圖管

領，於八月二十日登舟，二十一日早開行，月內可抵重慶。其餘二、三起屯練，俱即隨後進發。雖新疆降番屯練稍遠，月內亦必能催趨到省，接續起程，不致間斷。其自省至重慶，自重慶至夔州之巫山縣出境，派委各府州應付，俱於例給口糧、柴助之外，酌賞鹽、茶、蔬、肉，以供日食。並令隨到隨應，俾免逐程停泊稽延。至重慶所需船隻，已飭川東道黃軒、知府趙由坤備辦。倘兵至之日，尙有不敷，即照前奏將僱備續運米三十萬石尾幫船隻，先儘兵行，不致遲滯。再川江險灘甚多，兵番等均於過灘時上岸行走，不過一、二里，仍即下船。已派重慶鎮道多派兵役及紅哨等船，小心護送。再，川省現在辦運閩米，正當秋令水平，下游商貨販船來川者較多，總須至重慶卸載，臣前奏催令速赴重慶，原無礙於商載。至宜昌、荊州僱辦空船，旋因客船陸續趕到，可敷應用，當即飛行荊、宜二府停止。現續辦米三十萬石之頭、二兩運，已自重慶開行，其官兵、番練所需船隻，業飭將僱備米船尾幫先儘兵行，隨後再辦運米。約於九月中旬亦可藏事。其時正值秋收甫畢之後，商販米糧仍得船載，流通並無妨礙。奏入，報聞。

初四日（戊辰），孫士毅奏言：貴州兵赴閩，必須經由廣西、東境內，臣密飭兩省地方官酌僱船隻、碾備口糧，諸凡妥協經理，俟黔兵隨到隨即應付，俾得迅速進行。查黔兵自古州一帶舟行入廣西境，經柳、潯二府直達梧州，復由梧州入廣東境，俱係順流而下，行程最捷。再從廣東省河換船，至惠州老隆過山，仍從青溪下船，直抵潮屬黃岡起



岸，卽日赴閩。除粵西經過地方，移咨撫臣孫永清酌派文員妥爲辦理，其標營武職，由臣檄飭沿途彈壓，以期安靜。至粵東，經由驛站稽查照料。現已辦有章程，自可進行無阻。其自入廣東境至惠州府，撫臣圖薩布督查；其自惠州至老隆過山，提臣高瑛督查；其自青溪下船至潮屬黃岡起岸，由臣督查點送出境。總令軍行肅靜，不致稍有張皇擾累。又前接將軍常青請調粵西、江西兩省官兵之信，卽一面檄令粵西官兵分起前進。八月十一日，復接常青寄閱摺稿，內有諸羅急需應接等語。臣以粵西兵丁，雖經檄調，緩不濟急。臣既知軍營需兵接應，豈容膜視，是以復就粵東撫標廣協惠協等營，湊調一千名，派令將備速帶來潮，前赴諸羅協同搜剿。今奉旨令湖南、湖北、貴州各挑兵二千名，聽候調遣，自應將粵東、西續調兵四千名暫停。但詳閱常青等摺內情形，逆匪勢甚猖獗，我兵似有不敷。今調楚、黔兵六千名，再加兩廣兵四千名，共又得生力兵一萬，則福康安到彼，足資調度剿匪，自較多力。臣是以擬候添調粵兵一千名到潮，仍令速赴諸羅接應。其粵西兵三千，亦未敢遽行停止。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孫士毅曰：臺灣剿捕賊匪，節經派調閩省、浙、粵滿漢官兵及四川屯練、黔省兵前往會剿，兵力實已厚集，乃常青因諸羅被圍緊急，續行咨調廣西兵三千名。因前據孫士毅奏，業已咨會廣西派委將弁帶領起程，是以准其調撥。其孫士毅所請預備之廣東兵一千名，業經有旨停止，想該督接到前旨，自必遵照辦理。在

孫士毅以隣省總督接到該將軍等札會，自不能不預爲籌備，但現在官軍雲集，又經特派福康安及海蘭察等，帶領巴圖魯侍衛等前往督剿，大兵所臨，勢如摧枯拉朽，賊匪等鬼域域伎窮，諒不能久延殘喘。該督等惟當籌度機宜，鎮靜料理，俾內地民人安心寧謐，方爲妥善。

同日，琅玕奏言：拏獲派往臺灣出征之駐防逃兵福常一名，訊係中途因病潛逃，畏縮藐法，當即將該犯正法。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寶琳、琅玕曰：福常係滿洲駐防，既經派令出征，卽應奮勇爭先，力圖自効，乃敢中途藉病潛逃，實屬可惡。該將軍等將該犯正法尙爲辦理得當。至該犯之父，平時漫無管教，致有此等不肖之子，亦不可不查明辦理，以示懲警。着寶琳等卽查：福常之父，如係有職弁員，卽當斥革。該犯之子，如現在食糧當差，亦卽一併革去。或念滿洲駐防，革退錢糧，家屬無可資以養贍，亦應俟該犯子孫一、二代後，再行挑食錢糧，方足以昭懲創。至兄弟非父子可比，自可毋庸查辦也。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三十五

九月初五日(己巳)，藍元枚奏言：召募兵丁，現在踴躍應募者，已經陸續挑選勇壯一千餘名，照兵丁之例，給與錢糧。聞其內即有二百餘名係曾經從賊者，但本人自愧知非，不肯認此惡名。伏思皇上既予以自新之路貸其一死，臣亦姑聽其隱秘。惟是此等匪徒，亦難遽信其無假冒投誠；萬一有變，所關匪細，仍嚴密稽查防範，以保無虞。大甲溪岸裏社義民、熟番，先經臣差弁前去曉諭鼓勵；隨經差弁帶同熟番潘明慈、郡乃等八名、義民首邱子標等十二名前來，各願勉力殺賊。臣卽賞以銀牌、布匹，令其同心奮勇禦賊。嗣又據該處民番來報，有賊攻擾，臣經撥兵六百名，又飭副將徐鼎士帶兵一千二百餘名，又招募義民三千餘名，同在大甲溪北駐劄；而岸裏社熟番在大甲溪之南，聲勢甚是聯絡。賊人屢次攻擾，俱被官兵等殺退。且該處路途頗平，可以攻迫賊巢；若與鹿仔港兩處夾攻，實好機會。但近聞賊目互相猜疑，俱將各賊眷屬押入大里杙居住，若官兵攻剿太急，勢必抵死守禦，一時恐難遽破，轉費時日。又防賊人佔踞斗六門，必乘大兵進攻大里杙，從西螺來抄鹿仔港，難免有後顧之慮。況鹿仔港，現在西南沿海豐港至鹿場尖山北舖五十餘里，約大、小二百餘莊，經臣遣人分頭前去曉諭。所有被賊焚燬村莊，亦搭蓋草寮暫行歸莊。七月二十七、八、九連日大雨，園地俱栽插番薯。

而鹿仔港之東南溪底、孩沙等莊，離斗六門僅七、八里；該地民人亦有來求見，佇望兵到，各屬糾集鄉勇跟隨殺賊。臣細籌情形，明知斗六門係賊要隘，勢在必爭，必來抵死相拒。然際此民心初安，向義從官，似當先乘此機會，多帶官兵先剴西螺。若斗六門一破，正可痛加剿殺，使賊人心驚膽裂，而我軍便得長驅直進，似較大甲溪更爲要着。臣已飛咨將軍臣常青、提臣柴大紀，訂期於八月半間，會同夾攻。至漳州兵船，經收入鹿仔港有一千三百餘名，其未到兵，若早晚風順，亦必陸續進港。臣正在整頓兵力，前往攻剿斗六門，一得勝仗，立刻由驛馳奏。再查生番性如猿猴，登山涉水便捷如飛。但分種數，每種或數十莊、社，或百餘社不等，皆有熟悉番性之人，衆番俱皆聽其呼喚。臣細訪彰化以北生番，有張鳳華能使生番信服，當卽諭令張鳳華前去曉諭各社生番，擒殺賊匪，自有重賞。於七月二十八日，張鳳華親姪張高飛前來面稟：伊叔業經傳諭生番，據衆番告稱：『先前，係林爽文叫人來說，大里杙山邊，盡是大官員，鹿仔港海邊，俱是賊，是以叫我去殺賊。今知鹿仔港是官員，大里杙是賊，自然要殺賊』。該生番業於七月十二日，殺阿罩霧賊三十餘人。至彰化以南生番，聞有岸裏社熟番通事潘明慈，爲人誠實，兼通生番。當令傳諭該通事，令其前往諄切曉諭。嗣據潘明慈稟稱：『前往生番告以利害、許賞花紅，衆番社無不喜悅。都說：從前被賊哄了，如今纔曉得鹿仔港、大里杙，都是些賊，將來必定拏來獻功；省得賊來戕害，又可以邀重賞』。等語。此

等無知蠢類，一經曉諭，皆知踴躍樂從，將見么鷹無藏匿之所，不難即日就擒。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藍元枚曰：諸羅被賊圍困，望救甚切，經柴大紀兩次請兵往援，該參贊自應帶領官兵星速前往策應。鹿仔港距諸羅甚近，該處被賊圍急，藍元枚豈有不知之理？況屢有旨催令自北而南，接應諸羅；計此時，藍元枚早應接到，何以摺內未曾提及，又不速往援應？乃轉稱現在咨會柴大紀。該處此時正在被圍望救，焉有餘力與藍元枚會合夾攻斗六門之理？且藍元枚摺內，既稱大甲溪岸裏社義民、熟番聲勢聯絡，該處路途頗平，可以攻迫賊巢；又稱斗六門係賊要隘，勢在必爭，當多帶官兵先割西螺，進攻斗六門，以便長驅直進；即應酌定機宜，普吉保駐守鹿仔港，該參贊親自帶兵前往痛加剿殺，以圖進取。乃既不由大肚溪進兵與徐鼎士會攻，又不進赴斗六門奮力攻擊，殲除屯佔賊匪，救援柴大紀，而於大里杙賊巢，又稱官兵若攻剿太急，賊人勢必抵死守禦，一時恐難遽破。是藍元枚竟係中無定見，株守鹿仔港，徒擁兵自衛，並無寸進。若鹿仔港果有賊匪攻擾，藍元枚不能前進，猶得有所藉口；該處現在並無賊人滋擾，而藍元枚處添調官兵又已厚集，乃一味株守，瞻前顧後，並不挪移尺寸耶。看來，藍元枚明知諸羅被圍緊急，擁兵不救，徒以大甲溪、斗六門等處轉輾推托，以掩飾其株守坐視之罪，豈能感朕。藍元枚之祖父藍廷珍，以一總兵帶兵前渡臺灣剿除賊匪，七日之內，刈期奏績。朕軫念前勞，是以將藍元枚屢加拔擢，用至提督

。又以伊保本省人，必能深悉賊情，畀以剿賊之任，授爲參贊，並賞戴雙眼花翎。藍元枚自應倍加奮勉，效法伊祖，克繼家聲，方爲無負委任。今自到鹿仔港後，遲回觀望，一籌莫展。卽所稱曉諭生番，令其擒賊獻功等事，皆不過藉詞文飾，以爲佔脚地步。藍元枚受朕深恩，何得恇怯委靡若此！若再仍前觀望，按兵不動，則藍元枚卽爲任承恩之續，况尤非若任承恩尙可推兵少也。着先嚴行申飭。至常青，亦屢有旨令其親統官兵，速赴諸羅接應柴大紀。乃自數月以來，惟知零星添撥，奏請添兵，並未親往北路，決機制勝，所辦何事？現在諸羅尙未解圍，常青、藍元枚既經貽誤於前，當此兵力厚集之時，正該將軍贖罪圖功之日，亟應奮勇前進，收效桑榆，庶不致自罹重咎。總之，此時諸羅若無挫失，卽係常青、藍元枚之福，萬一柴大紀竟有不虞，則常青、藍元枚更何顏面立於人世，不可不慎也！再藍元枚奏，現在招募食糧民人一千餘名，內有二百名曾經從賊者，但本人自愧知罪，不肯承認，雖予以自新貸其一死，但難以遽信等語。此事最宜留心，若稍有可疑者，卽應立行誅戮，勿使別生事端，以保無虞爲要。至福康安既經啓閱藍元枚所奏情形，卽應將其支吾掩飾，及福康安到彼如何措施之處，據實奏明；何以並未附摺具奏？福康安於此等處，豈不能見及？若徒然啓閱，仍默無一語，則亦不必先行閱視矣；豈朕委任之意耶？福康安到彼，着將此次諭旨內指出各節，面向藍元枚嚴加詰詢，令其逐一登答，仍嚴行查訪有無捏詞支飾，據實具奏。

初六日(庚午)，藍元枚奏言：臣於七月二十二日染患痢疾病症，至二十五日，聞賊人來擾番仔溝，親帶官兵前去堵殺。行至中途，因賊匪已退，亦即回營。是日大風，猝受感冒，漸覺疲倦。八月初八日，聞賊匪一由竹仔脚，一由大肚溪，一由柴坑仔，三路來犯；仍力疾親帶官兵前去堵殺。至收兵回營，精神愈覺不支；現在不能起立，飲食頓減。伏思鹿仔港爲海口要地，況現在漳州兵已到一千三百餘名，廣東已到四百餘名，兵力已足，正當迅速剿滅首夥之際，臣何人何心，焉能安臥床褥調攝微軀。茲暫將一切官兵移交普吉保管東進剿，一面飛咨將軍臣常青速撥文員前來經理。臣奉職無狀，既不能尅日擒渠，又何敢抱痾戀棧，伏乞將臣革職、軍前効力，俟臺匪剿滅，交部嚴加治罪。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曰：藍元枚昨日奏到之摺，係八月初六日拜發，馳遞幾及一月。因查常青上次所到奏摺，係八月初五日拜發，已於八月二十三日遞到，何以藍元枚此次之摺至一月之久？隨飭查沿途掛號發單，係在未到蚶江以前，海門耽擱十六日之久。向來，洋面雖以風信爲憑，卽或間被風阻、稍稽時日，尙屬事之所有，何遲至十六日之多。海面亦閩省所轄，遇緊要文報，該督等自必慎選員弁、船隻，以便駛渡，斷無聽其任意遲延之理！着交李侍堯嚴切稽查，究係何處耽延遲誤？是否實係阻風？卽行據實覆奏。此後，務須隨時留心稽查，嚴飭該管員弁，慎選夫船，設法星速馳遞

，毋致稍遲。再藍元枚處，現據奏稱漳州兵已到一千三百餘名，廣東兵已到四百餘名，是兵力已盛；且賊匪互相猜疑，漸有渙散之勢，官軍正可乘機進剿，乃藍元枚又因患病，不能辦理軍務，實深焦切！鹿仔港一路，現駐重兵，最爲緊要，藍元枚既經患病，此時常青處亦無人可以派撥前往統轄，福康安此刻已抵閩省，接奉此旨，即應星夜加倍兼程，竟由蚶江配渡迅赴鹿仔港；即帶領藍元枚所統官兵，奮勇打仗，接應諸羅，或與徐鼎士會合夾攻大里杙。惟當相機而行，不必俟屯練及貴州兵到齊，再行進發。彼時，若藍元枚病症不能痊愈，所有水師提督，即令蔡攀龍署理。蔡攀龍素爲奮勇，屢經打仗出力，是以特加擢任。着福康安先行傳諭蔡攀龍，務須加倍奮勇，殺賊立功。伊現在自己前抵諸羅，即當由諸羅帶兵剿殺沿途賊匪，打通道路，經赴鹿仔港。如彼時福康安尙未到，蔡攀龍即督率官兵奮勇進剿，不必等候福康安到彼，始行進剿。至藍元枚自到鹿仔港後，辦理一切，尙爲奮勉。後因其擁兵觀望，並無寸進，又不親往援應諸羅，節節降旨飭諭。今藍元枚既稱患病，難以支持，然猶在番仔溝、竹仔脚等處，力疾打仗，堵殺賊匪。如果病症屬實，其情殊可憐憫！現已頒賞大、小荷包以示軫念，福康安到彼，即傳旨賞給。再，藍元枚雖因病不能辦理，普吉保自當帶兵進剿，何得株守坐待，並着福康安將普吉保有無畏怯觀望之處，一併查明具奏。

初七日（辛未），上命軍機大臣傳諭保寧、李世傑、舒常、李慶棻、琅玕、孫士毅、



孫永清曰：此時川、黔兩省之兵，自必陸續按起前進。但現在臺灣雖有浙、粵調撥之兵，接濟剿捕，而會合攻擊，急需厚集兵力，以期迅奏膚功。計福康安此時已可到臺灣督辦一切，正須多兵調遣。所有調撥四川屯練降番及貴州之兵，着保寧、李慶棻務須飭令後起帶兵員弁，加緊行走，愈速愈妙。其川省之兵，經過湖北、江南、浙江等省；貴州之兵，經過廣西、廣東等省，俱着各該督撫速飭所屬，於兵過之時，妥爲照料，速令加緊進行，毋使稍有遲緩。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李化龍、蔡攀龍曰：前據常青奏，派令蔡攀龍帶兵一千六百名，由海道前往諸羅援應柴大紀，此時蔡攀龍自己早抵該處。但計伊接奉前旨，由諸羅前赴鹿仔港，尙需時日。而藍元枚一路，現在漳州兵已到一千三百餘名，廣東兵已到四百餘名，又賊黨互相猜疑，漸有潰散之勢，正是甚好機會，而統兵大員忽值患病，反覆思之，殊增煩懣。因思李侍堯於八月初九日，曾奏帶領續調粵兵之總兵李化龍業已先到，現催令該鎮帶領已到之兵，即日開駕，速赴藍元枚一路協剿等語；是李化龍等此時早已帶兵前抵鹿仔港。李化龍人尙明白，且曾經行陣，如蔡攀龍即時不能前抵鹿仔港，卽着李化龍署理水師提督事務。並着鼓勵將弁等奮勇出力，相機攻剿，不得因循株守，致有貽誤。其藍元枚現在患病情形，勿令賊人聞知，致長奸計窺伺，此爲最要。至普吉保與藍元枚同駐鹿仔港，藍元枚既經患病，又將官兵交伊管束，普吉

保卽應將藍元枚患病光景及現在如何督率官兵剿捕事宜，詳悉再奏，何以並未據專摺奏聞？伊雖至愚，何至於此等處，亦不能見及耶。普吉保着傳旨嚴行申飭。現在不患兵少，所最要者，乃統兵之人。福康安到彼，不必俟四川屯練及貴州官兵到齊，卽先獎勵將弁奮勇進剿，不得因途次知藍元枚現已患病，又稍存畏怯疑難之見。至鹿仔港，現在各副參、遊擊等官，俱係營伍大員，久隨藍元枚，調度籌辦已有章程，此時提督雖經患病，該員等正當各爲國家出力、勉圖報効之時，何未見有一人同普吉保剿賊者？福康安到彼，卽應鼓勵在彼將弁，統率新到官兵，或會合徐鼎士直攻大里杙賊巢，或竟率領官兵經赴諸羅救援，將沿途賊匪痛加剿殺，以期道路肅清，軍威丕振。

同日，柴大紀奏言：逆匪糾合南北賊衆，滋擾鹽水港、鹿仔草等處，圖截通府要路，使文報不通，糧餉莫運，以困諸羅縣城。臣經撥遊擊楊起麟、守備黃象新等，帶兵一千餘名，駐劄鹽水港。又撥千總陳邦材帶兵二百名，駐防鹿仔草，與鹽水港互相犄角。又派遊擊邱能成帶兵二百五十名，一路巡哨接應。茲六月初九日，探聞龍船窩莊等處有賊匪焚搶情事，楊起麟同黃象新等，於初五日黎明，帶兵飛赴該處。賊匪二千餘人迎敵，隨督率弁兵施放鎗礮，打死賊匪多人，餘賊旋退旋來，被大礮打死百餘人，賊衆敗走。追趕十餘里，殺死賊匪亦多，奪獲賊旗、賊械等項；惟番民怡皆一名受傷。六月初七日辰刻，賊衆約有二、三千人，分路圍攻鹽水港。楊起麟督率弁兵、義民，施放鎗礮，

打死賊匪二百餘名，賊敗。追至後鎮地方，殺死賊匪甚多，奪獲子母礮一門、馬蹄礮一門、鹿鎗、竹牌及賊旗等項。黃象新由南趕至急水溪邊，生獲賊匪鄭對一名，餘賊奔竄。兵民間有傷亡。隨將鄭對審明正法。六月初九日，千總陳邦材、武舉陳宗器報：賊匪萬餘聚集附近各莊，欲來攻鹿仔草，乞撥兵救援。隨撥遊擊李隆、守備楊巒，於初十日黎明，帶領弁兵併黃奠邦、吳正蘭等各義民，飛往應援。至竹仔脚大崙莊田洋，遇賊匪六、七千蜂湧而出，亦有鎗礮抗拒官兵。李隆督令施放鎗礮，賊匪四面攻圍，官兵、義民奮勇前禦，打死賊匪四百餘名，殺死賊匪二百餘名。自辰至午，打裂大礮二門。賊衆抵死衝來，官兵、義民奮勇鏖戰，適遊擊邱能成帶領弁兵亦至該處，並千總陳邦材、武舉陳宗器，各帶兵丁、義民併來夾攻，又打死賊匪數百，賊始逃散。收軍。遊擊邱能成等仍回鹿仔草。把總郭德勝、李松二員，外委蕭富、許飛鳳二員，陣亡；外委陳成一員，未知去向。陣亡並遺失兵丁陳興高等共一百三十三名，陣亡義民鄭乾等七十名，受傷兵丁劉國寶、義民呂雲等五十名。炸碎大礮一門，打裂子母礮一門，遺失子母礮四門、百子礮四門、鳥鎗三十桿、腰刀四十八口、單刀二口。又六月十二日辰刻，賊匪五、六千人，由東勢角來攻鹿仔草。遊擊邱能成帶領千總陳邦材並兵丁、義民，向前抵敵，用鎗礮連環轟擊，自辰至未，打死賊匪多人；奪獲子母礮、竹營礮共三門，鳥鎗、令旗、竹牌、斧頭等件。生獲賊匪莊敏等八名，即於軍前正法。兵民間有傷亡。再臣原帶官兵

一千九百三十名，往諸羅克復城池，續於四月二十一日，將軍臣常青派撥參將潘韜帶兵一千餘名，前來接濟；共兵二千九百餘名，除分派鹽水港、鹿仔草防守以及陣亡外，臣營盤止有兵一千餘名，兵力單薄，賊匪每來侵犯，已咨請將軍臣常青添兵應援。又二十日已刻，賊匪萬餘蜂擁來攻諸羅四門營盤，隨令官兵、義民協力抵敵，鎗礮齊轟，臣往來各門營盤督戰。自己至申，打死賊匪計有數百名；打裂大礮一門。其東、南、北三處賊匪，俱已敗走。惟西門外賊衆尙抵死衝來，督令官兵竭力鏖戰，賊匪退而復來者三次，義民似覺稍怯。臣隨飛調遊擊林光玉帶兵由東殺來，兩處鎗礮齊發，用力夾攻，各義民亦皆奮勇爭先，鎗礮打死賊匪三百餘名，內執大旗賊一名、騎紅馬賊一名，始四散遠竄。因天晚收軍。兵民傷亡者八十餘名。獲大旗一面，上寫五個雷字，四角寫天地日月字樣；又大旗一面；奪獲竹牌、皮牌等械。二十一日，撥防鹿仔草遊擊邱能成稟稱：溫州鎮魁大斌帶兵一千六百名前往諸羅，因大崙、埔心等莊有賊匪屯聚截路，十八日卽帶兵四百名，諭令遊擊亦帶水陸官兵並武舉陳宗器等義民，隨往該莊剿捕。與賊打仗，施放鎗礮打死賊匪甚多。詎賊衆萬餘，四面圍來，官兵、義民拚命抵敵，至申刻殺出重圍。遊擊左手中指被賊刀傷見骨，坐馬前胸亦被刀傷。收兵回鹿仔草。魏大斌所帶官兵，陣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兵丁遺失一百五十餘名；遊擊所帶官兵，陣亡把總武成烈、劉連陞二員，外委包定邦一員，水陸兵丁陣亡、遺失共二百二十九名，義民遺失三十

餘名。逆匪因官兵派守鹽水港、鹿仔草，諸羅營盤兵力單薄，總兵魏大斌接濟之兵又不能到，益肆鴟張，圖侵縣城愈急。臣竊思諸羅係四面受敵之地，現今賊多兵少，隨會商署諸羅縣陳良翼並武舉黃奠邦、拔貢鄭天球等，環營開溝設險，晝夜併工，多方鼓勵官兵、義民協力堵禦。二十四日巳刻，賊匪萬餘，分攻西、北兩門營盤，東、南亦各有賊匪六、七百人。察看情形，此係賊人詐謀，牽掣東南，意實專攻西、北。臣令各營大礮齊發，賊礮亦與對放。臣往來西、北兩處，親督鎗礮各兵，按定淮頭施放，打死賊匪約共三百餘人，賊衆猶冒死前來。臣督率官兵、義民奮勇鏖戰，北門打死騎馬賊一名，又打傷騎馬賊一名；打裂大礮一門。殺死賊匪七、八十名，賊敗遠竄。西門外賊匪，雖被大礮打死二百餘名，尙不肯退。復親帶鎗隊飛往協力堵殺，賊衆恃有鎗礮，不特當面對打，且分攻右邊番社。其番社界在西北之間，早已撥外委賴連陞帶鎗礮手五十名、番弓箭手三十名，在竹圍內埋伏，賊匪將近，鎗礮弓箭齊發，傷斃賊匪十餘人。賊隨俱攏西門，任我鎗礮轟擊，竟然抵死不懼。查東南賊匪，俱經參將潘韜，遊擊李隆、林光玉等殺退。隨飛調遊擊李隆、林光玉等，帶兵由東殺來，併力夾攻，殺死賊匪百餘名，至黃昏賊始退去。定更時，賊復逼近營盤，與官兵對放鎗礮，相持一夜，至二十五日黎明，賊衆復攻西門。臣往來各營盤督戰，俱用大礮轟擊南門外，打死賊匪數十人，其餘俱退。東、北兩門賊匪，被大礮打死各二百餘人，打死騎白馬賊一名、騎黑馬賊一名，隨率

官兵、義民奮勇追殺，賊匪始退。惟西門外賊匪，愈殺愈多，雖經大礮接連打死無數，仍然拚命來攻；復分作二起，一由當面衝來，與官兵對殺，一面由番仔溝擁入學舍傍牆圍內，多鑿穴空，放鎗打入營盤，兵丁、義民多受其傷。若用大礮轟擊，儘可透牆斃賊，因文廟伊邇，神所憑依，未敢施放大礮。查南門賊匪已退，隨飛調遊擊李隆帶兵前往夾攻，鎗礮打死賊匪百餘名，打死騎馬賊二名，殺死賊數十名，申刻賊衆四散奔逃。值大雨，收軍。此兩日一夜與賊打仗，官兵不暇造飯，俱係城內紳耆、舖民挑飯送各隊伍，併挑送涼水，兵丁得不饑渴。兵民傷亡者約八十餘名。奪獲馬匹、旗牌、長刀等項。又二十八日辰刻，賊匪萬餘復來侵犯四門營盤，臣來往各門督戰，飭令官兵、義民抵禦。至午刻，打死賊匪三、四百人。官兵、義民奮勇爭先，殺死賊匪百餘名。東南之賊，先已敗去，惟西北門外賊匪不退。時臣在北門外見有騎馬賊率衆衝來，甚是鴟張，卽令放礮，立見人、馬衝到，並打死賊匪數十人。正欲追趕，適參將潘韜、守備楊巖等報稱：西門外賊勢猖獗，數次逼近營盤，官兵、義民俱有損傷。臣隨往援，併調遊擊李隆、林光玉等均到西門，併力夾攻。至申刻，賊匪被鎗礮打死百餘人；打裂大礮一門。殺死賊匪數十名，賊始四散遠竄。生擒賊匪林再、何水二名，因傷重旋死，戮屍。獲旗牌長刀等項。

同日，常青奏言：八月十六日，親帶兵起程，因恐賊匪乘間侵擾府城，是以密爲預

備；定於十六日起程，先令官兵揚言於十三日前往北路。此言傳出，果有賊匪五、六千人潛伏竹箐，窺探府城。當經帶兵殺散。若官兵往北路，止留梁朝桂一人帶兵千餘駐守，實屬可虞。應俟廣東、浙江駐防滿兵三千名一到，即留一半守城，常青、恒瑞即帶領一半，先剿殺南路賊匪，再行往北接應諸羅。

同日，李侍堯奏言：諸羅被圍日久，芻糧、鉛藥日少一日，甚爲可慮。此間滿漢官兵登舟者，不下八、九千，總以風信不常，連日停泊，不能開駕。直至十六日，始行放洋，計目下當可到齊。常青得此新兵，或當分兵駐守府城，率兵前往打通諸羅道路。臣前詢問船戶陳榮昌，據稱：聞得有牌腹村義民運糧接濟諸羅城中等語。若果如此，則諸羅尚可堅守待援。至鹿仔港一路，普吉保劉營在馬鳴山，本月初八日有賊來擾，即率兵剿禦。自辰至未，賊猶不退，藍元枚遣遊擊琢靈阿帶兵接應，賊始散敗。官兵乘勝追殺，斬獲甚多。查漳兵二千，久已起程，其未到之六百餘名，不日亦即可到；而左翼鎮總兵李化龍帶領粵兵二千五百，亦於十六日放洋，兵力驟增，正可協力進剿。旋接同知黃嘉訓稟稱：藍元枚於十八日身故等語。藍元枚到鹿仔港後，連絡民番，佈置似有頭緒，一旦身故，群情未免失所倚恃。適增調之粵兵、漳兵，計目下亦必全到，則事機尙可相接，惟普吉保、李化龍兩總兵，恐難相統轄。府城既有滿漢兵新到，想常青自必親自帶領赴援諸羅；恒瑞或須留守府城，不能分駐鹿仔港督率。臣一面飛檄普吉保、李化龍，

務當和衷商度，酌量一人駐守，一人卽統兵進剿斗六門等處，與柴大紀會合，勿得各存意見，以致誤事。想普吉保等，亦決不因統率無人，遂稍存觀望。福康安、海蘭察等，約計九月初間，卽可到廈門。臣現已預備船隻等項，俟一到卽可登舟。所有糧餉、火藥，惟有寬裕籌備，上緊運送，以期應手，不敢稍有遲誤。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柴大紀曰：柴大紀所奏情形，俱係七月以前之事，業經常青、李侍堯等先後具奏。而諸羅被賊攻圍以後，常青又派蔡攀龍等帶兵往援，如何殺賊解圍之處，尙未得確信。現在諸羅被困緊急，望援甚切，常青等自應遵旨帶兵親赴北路援應柴大紀，而伊等又因府城存貯糧餉、火藥，兼之難民甚多，惟恐大兵起程後，賊匪乘間侵擾府城，請俟浙、粵駐防滿州兵到後，酌留一半駐守府城，帶領一半先淨南路，所辦亦覺未中肯綮。此項駐防兵三千前抵臺灣後，軍勢壯盛，正當乘其銳氣，以全力直趨北路。今又以分派一半駐守府城，一半帶往南路剿賊，是兵力又以分而見單。但此時，常青等如已帶兵前赴南路，果能將賊匪大加剿殺，擒獲莊大田，恢復鳳山，肅清後路，俾無返顧之虞，亦屬甚善。但必當奮力搜剿，將屯佔賊匪殲戮無遺，庶不虛此一舉。不可徒分兵力，以致兩處耽延，方爲妥善。又據奏，官兵若往北路後，府城止留梁朝桂駐守，未免可慮一節，常青旣已見及於此，自應令恒瑞同梁朝桂固守府城營盤，常青自帶兵徑趨北路，自不當祇令一總兵在郡城駐守也。此旨到時，竟應遵



照前旨，令恒瑞駐守府城，常青仍帶兵往援柴大紀爲是。又據李侍堯奏，藍元枚於八月十八日患病身故，竄之深爲軫惜！藍元枚自駐劄鹿仔港以來，調度督率，均屬奮勉出力。後因其久駐鹿仔港，未能統兵進剿，又未往救諸羅，曾經降旨飭諭，此亦策勵之道，不得不然。今因偶患痢疾，仍奮勉打仗，竟至身故，殊爲可憫！鹿仔港現駐重兵，方圖進剿，又賊黨互相猜疑，漸有潰散之勢，正是極好機會，而參贊大員忽因病故，軍心不無惶怯，將弁等不無懈弛觀望，並恐賊人聞知藍元枚病故信息，生心窺伺，最爲緊要。李侍堯所奏之摺，福康安在途次已經啓閱，自悉該處情形；惟當堅持定見，及早馳抵該處整頓兵力，奮勇進剿。儻福康安尙未能尅日前抵鹿仔港，卽應先發劄諭，以該參贊雖經身故，但官兵厚集，聲勢壯盛，福康安現赴鹿仔港，卽日可到。李化龍、普吉保及將弁官兵等，務須倍加奮勇，努力自効、殺賊立功，俾軍心鎮定，將弁等咸知奮勇。其所調屯練及黔省兵，現又有旨催令該督撫等，卽速派調起程，尅期進發，以期早抵軍營。但此時鹿仔港續調之兵，業已陸續到齊，兵力已足，福康安及海蘭察所帶巴圖魯侍衛等百餘人，最爲勇健，尤足以一當千，更可恃以無恐。惟當就現有之兵，速卽統領進剿，將來屯練及黔省兵到彼時，俱係生力，豈不更資剿殺賊匪耶。至水師提督，業經降旨令蔡攀龍署理。又因蔡攀龍未能卽抵鹿仔港，是以令李化龍署理，以期事權歸一。今據李侍堯奏：「已經檄普吉保、李化龍二人，應留一人駐守鹿仔港，一人帶兵進剿斗六門，

與柴大紀會合。想普吉保等，不敢因統率之無人，稍存觀望」等語。自應如此辦理。廈門距鹿仔港不遠，李侍堯之信早到，李化龍、普吉保二人中，何人駐守，何人進剿，自己早經商定，即行各據實馳奏。又前因鹿仔港招募充伍民人內，有二百餘名係曾經從賊者，難遽信其無假冒投誠之事，已有旨諭令留心防範。儻有可疑者，即先誅之。今藍元枚已經病故，此事關係緊要，並着福康安同李化龍、普吉保加意嚴防，隨時稽察。儻有心懷叵測者，即當正法，毋致別生事端。

上又諭內閣曰：官兵在諸羅城外剿殺賊匪，紳耆、舖民挑送飯米、凉水，兵民得不饑渴；又牌腹村民人復運糧接濟諸羅，該處民人能各知大義，踴躍奉公，深爲嘉尚！自當特沛恩膏，以示獎勵；着福康安、常青、李侍堯，即行查明首先倡率之義民、頭目，一面奏聞，一面酌給官職。第念該處義民衆多，若僅將頭目給官、嘉獎，恩施猶未普遍，前曾降旨蠲免臺灣本年應徵錢糧，着再加恩將五十三年分臺灣府屬應徵錢糧，亦概行豁免。並着該將軍等，即行普貼贍黃，俾全郡民人咸知感激，倍加奮勉急公，以副朕優獎義民有加無已至意。

上又諭內閣曰：福建水師營提督藍元枚，於臺灣逆匪林爽文糾衆滋事以來，屢經統領將弁，奮勇直前，剿殺賊匪，並籌畫一切，皆有條理，特降旨授爲參贊，以示獎勵。昨據藍元枚奏，染患痢疾，屢次力疾統兵勇往堵剿，復降旨賞給大、小荷包，用昭體恤。

○茲聞病故，深爲憫惻！藍元枚着贈太子太保，並賞銀一千兩，以示朕軫念勤勞，優恤  
戎臣之至意。所有應得恤典，着該部察例具奏。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三十六

九月初七日(辛未)，阿桂奏言：臣與福康安前在金川軍營相處日久，四十九年，又同在石峯堡剿賊，深知其辦理軍務及臨陣克敵，並非畏葸怯懦之人。此次前赴臺灣督辦，其主見如何，臣雖無由得知，但悉心揣度其奏請添兵，自爲速於完事起見。緣逆匪林爽文等滋擾以來，爲時既久，前經調往官兵雖已不少，然其中如福建省兵丁，竟難深信。卽如該提鎮等遇賊打仗，屢報多兵不知下落，此項兵丁，豈盡死傷、逃亡，未必不因與賊同鄉，遂爾附從。此外，浙兵素又懦弱，所可信者惟駐防滿兵及粵兵二項，統計不過一萬四千餘名。現在賊匪猖獗鴟張，設福康安到彼後，現有兵丁尙不敷剿捕，維時再請添兵，臺灣遠隔重洋，往返動需數月。尙不能冬春藏事，則臺地炎熱雨濕，辦理彌形棘手。福康安身肩巨任，思欲尅期藏事，故有預行調備之請。方今帑藏充盈，皇上於辦理軍務，從無靳惜，且福康安請調之黔、楚兵六千名，俱可由水路赴閩，沿途應付，似亦不至於勞費。再查鹿仔港距大里杙較近，且聞臺灣彰化以北產米較廣，若北路打通，糧運亦易辦理。是官兵由蚶江配渡，往北進剿，實爲得力。卽臣前摺亦曾請於虎仔坑等處，分路進攻大里杙賊巢。惟現在臺灣，藍元枚劉劄鹿仔港所帶之兵，本屬無多，而撥給常青處續調之粵、浙各兵，此時皆已到彼。至內地兵丁，其新募者既未經訓練，卽舊

有者均係挑選所餘；福康安現在前往臺灣，無兵可帶，若由蚶江配渡，而大兵俱在南路，轉恐未能得濟。臣愚以爲目下急務，總在打通諸羅爲要。諸羅一通，則南北聲勢聯絡，維時可南、可北，視賊聚集處所，或以全力專注，或用分路夾攻，搗穴擒渠，藏功自易。而就現在情形再三審酌，福康安似宜仍由廈門配渡，以便統率大兵前往諸羅，於捕剿方能得力。

同日，福建按察使李永琪奏言：八月初五日，由鹿耳門到臺灣府城。查軍需一切，先經督臣李侍堯委員源源運送，盡屬充裕。所有糧餉、藥鉛等項，除臺灣府道支放外，現在存貯餉銀二十一萬兩有零，兵米六萬一千餘石，火藥八萬九千餘觔，鎗子六萬一千餘觔，礮子一千八百餘顆，火繩一十二萬三千四百餘盤，均足敷應用。臣到後，連次赴城外營盤，見將軍常青精神照舊強健，參贊恒瑞同在一處，城外營盤甚爲整齊嚴肅；城內居民安貼，舖戶貿易如常。臣現與臺灣道永福，同文武各官督率義勇兵民，日則慎密稽查，夜則嚴謹巡邏，與城外官兵相爲聲應。凡存貯軍火處所，撥兵防守，仍不時親往查看，以免疎虞。至鹿仔港軍營應需一切糧餉、藥鉛，臣前經過廈門時，查閱局內檔案，所有歷次委員撥運過銀、米、鉛藥並火繩、礮子等項，甚屬寬裕。茲又添兵五千，亦足敷用。臣一面飛查支存各數，以備考核，仍一面飛移內地總局，再行撥運，務使充足有餘，不敢稍有缺誤。均奏入報聞。

初八日（壬申），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曰：附近府城南潭一帶屯估賊匪，前據常青等奏，經官兵將賊人蓬寮、草屋悉行燒燬，竹箐隨路砍伐，賊目莊大田已有潛逃之信。常青等即應乘勢搜剿，痛加殲戮，方得機要；乃即行撤兵，轉與賊人以暇，以致現在該處尚有賊匪糾聚窺伺，不能徑趨北路。今常青既因府城存貯糧餉、火藥及難民甚多，恐官兵往北，賊又乘間窺伺，難免後顧之虞，意欲先清南路賊匪；就目前情形而論，亦祇可如此辦理。常青此時竟當胸有定見，留恒瑞駐守府城，親自速領官兵，先將南潭一帶賊匪奮力殲除。所有賊寮、竹箐，悉行焚燬，擒拏賊目莊大田。即趁勢恢復鳳山縣城，俾府城以南道路肅清。計彼時，福康安已由鹿仔港前抵諸羅，破賊解圍，與柴大紀會合矣。且川、黔兩省之兵，自己早到該處，軍威更爲壯盛，常青將南路廓清，即徑赴諸羅，會同直搗賊巢，以成破竹之勢，務須倍加奮勉爲要。至福康安，已屢經有旨令其速赴鹿仔港，決策制勝。况藍元枚平日在彼督率調度，雖有條理，究不敵福康安、海蘭察二人之智勇兼濟。且藍元枚所轄將弁等，亦遠不如舒亮、普爾普等之久經行陣，奮勇可恃；加以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百餘人，驍勇矯捷，俱可一人當千。福康安統領如許勇將、勁兵，又當賊匪猜疑渙散之勢，何堅不摧，何險不破，又何所疑畏、稍有瞻前顧後之見耶？且朕前派福康安等前往督辦時，初不料藍元枚猝有疾病，不能辦理軍務之事。而藍元枚今忽因染病，遂至不起，設非早派福康安等前往，則鹿仔港一路，

統率竟至無人，其勢必至掣肘。今甫有藍元枚身故之信，而福康安已即日可抵鹿仔港督率籌辦，又值新調官兵雲集，士氣振作，壁壘更爲一新。此即上天嘉佑，默牖朕衷於端倪未兆之時，而有先事預籌之計，朕實感謝天恩，默深慶慰！卽以此事會而論，實屬機宜湊合，已有成功先兆。諒此公膺草竊，又有何伎倆能久延殘喘，負嵎抗拒乎！福康安尤當堅持定識，乘機鼓勇，以期迅奏膺功，副朕委任。

臣等謹案，常青、藍元枚分駐府城、鹿仔港等處，一切調度尙有條理。我皇上先幾決策，特命福康安前往督辦，並令統率大兵，徑抵鹿仔港。而其時，藍元枚適以病卒於軍，賴福康安尅期到彼，預定鹿仔港進兵之計。是以徵師迅集，壁壘一新，遂克速奏膚功，悉如睿算。此皆欽承奉若之意，有以上格天心。而凡所爲察地之宜、用人之道，亦莫不與天心相契合也夫。

初九日（癸酉），常青、恒瑞同奏言：現已派令總兵梁朝桂、副將丁朝雄、參將宋鼎、曹貴，遊擊左淵等，再留兵二千名，同道、府共守郡城營盤。適八月初七日添調粵省有綠營兵一千名，已到軍營。臣等卽將派守府城內外各弁兵，交梁朝桂等妥協防護，一面將因雨沖壞城柵修固，一面將關帝廳各營盤收小。卽於八月十六日統領侍衛章京、鎮將等，帶兵五千名起程，由旱路三坎店、木柵、灣裏溪一帶赴北。一至鐵線橋，將附近鹽水港等處匪衆殲除，卽知會柴大紀內外夾擊，直達諸羅。此時藍元枚亦必前來會合，以大兵全力往攻賊巢。再，臬司李永祺已於八月初五日到臺灣府城，臣等現赴諸羅，一



切軍需要務，更可倚恃。又查附近民莊，前已漸有歸莊耕種者，而沿海小港汊，亦有可通糧食之處，是以郡城糧價不致昂貴。至附從賊匪民人，臣等已出示曉諭；現復刊刻謄黃，於各路通行曉諭，使賊中附賊之衆，咸知悔罪。現又召募民人入伍，已得六百餘名，分派能事將弁帶領打仗，仍留心察看。至山猪毛義民，實與他處義民不同。據該義民副理劉繩祖、周敦紀、曾秀等二十餘人連名呈稱：「粵民等祖父，自康熙六十年、雍正十年，逆匪朱一貴、吳福生等先後倡亂，屢從征剿，皆邀議叙職銜，因號爲「懷忠里」，又建立「義亭」嘉獎匾額。今賊首林爽文、莊大田等南北肆擾，上年十二月間，鳳山初陷，粵民未及防備，被賊燒燬沿邊各莊。粵民等因遵康熙、雍正年間各義民祖父設堆堵禦之例，推舉人會中立爲總理，分設六堆，統計義民八千餘人，屢經打仗殺賊。今聞大兵齊集，懷忠各里公議，挑出一千三百餘人，俱各安頓家室，情愿隨營征剿立功。今將軍、參贊傳旨，護送粵民等仍回本處，自爲守禦；粵民等無不深感流涕！但現在義民在家公議，時誓願殺賊，若非倚仗官軍聲勢，恐難以伸其公憤。至其家室，里中公同照料；卽本處各莊防禦事宜，人衆心齊，賊匪已不敢輕犯。仍懇准令隨征」等語。臣察其實係真情，合無懇仍准伊等隨營報効立功。至臣等現赴北路，到處皆有義民投到，惟當令其各在本莊防守；於官兵剿賊之時，共助聲勢。再查現派赴諸羅應援之副將蔡攀龍、貴林等，因風雨阻滯，尙未得有到彼信息。數日內，諸羅亦無文報。臣等

先經諭令駐劄鹽水港之遊擊楊起麟，務須設法將火藥送往諸羅。茲據該遊擊稟稱，已密差兵丁押同番民，間道零星運送。是諸羅鉛藥尙可接濟。至添調浙、粵滿洲官兵，已到廈門配渡，約計數日內，俱先後可到臺灣。茲查郡城外營盤雖已收小，仍宜嚴密，滿洲兵到時，擬留永慶帶廣東滿兵五百名、浙江滿兵五百名，駐劄關帝廳營盤。臣等劄知梁朝桂，令其面交永慶，俾敷守禦。再，臺灣府知府楊廷樺，自抵臺灣任事，一切堵禦巡防，經理糧餉，屢次得力。茲於八月初六日病故。會同督臣李侍堯，即以臺灣府海防同知楊廷理暫行署理。

同日，普吉保奏言：藍元枚沾患痢疾，一面移咨督臣李侍堯，並飛稟將軍臣常青指示機宜，速撥大員迅來鹿仔港會同辦理。臣仍回馬鳴山軍營。嗣據行營中軍參將福蘭泰稟稱，藍元枚病故。伏查添派漳州、粵東之兵，漳州兵已到一千三百餘名，粵東兵僅到四百六十名。鹿仔港一帶，軍營統理乏員，誠恐逆匪乘虛來擾，關係匪輕。臣不得不先事預防，故仍駐馬鳴山軍營，以爲鹿仔港捍衛；其沿海一帶口岸，嚴飭各員弁留心堵禦稽查。以候常青派撥大員並添調之兵到日，會合攻剿。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海蘭察、李侍堯曰：山猪毛粵東義民，聞知賊匪滋擾，公議挑出一千三百餘人，俱各安頓家室，隨同官兵打仗殺賊，隨營報効，實屬義勇可嘉！自應優加撫獎，令其殺賊立功。所有總理此事之舉人會中立，着常青等查明，

如係文舉人，卽酌量賞給文官，若係武舉人，卽賞給武弁；如果人才可用，卽予以實缺，亦無不可。此外，義民中尙有充當頭目、隊長者，亦着查明量給頂戴，以示獎勵，俾伊等倍知感奮，踴躍從事，以廣招徠。又諸羅被賊圍擾，前據柴大紀咨報常青，城中火藥漸形短缺，今該遊擊已將火藥密差兵民從間道運送諸羅，正可以資接濟。想柴大紀自能保護無虞，略爲慰藉。福康安、海蘭察等，此時自己前抵蚶江，卽應遵照屢降諭旨，配渡速赴鹿仔港，與柴大紀會合進剿。而常青廓清南路，卽可由南往北剿殺沿途賊匪，前抵諸羅。福康安等務須倍加勉力，鼓勇直前，以期捷音速奏。又普吉保駐守鹿仔港，並未寸進，及藍元枚患病，已將官兵交伊管束，伊並未將該處情形如何料理處，專摺具奏。至藍元枚病故，普吉保正應激勵將弁，督率兵民，悉心籌辦，奮力自効。卽自欲見長，亦所當然，乃轉移咨常青等，派撥大員前赴鹿仔港。試思普吉保身係總兵，豈非大員，於剿捕賊匪，寧非伊分內之事？卽使提督印信不敢擅用，亦豈得旁觀坐視，一籌莫展。伊任彼所司何事？着福康安將此情節，一併向普吉保面加詰詢，令其明白登答，據實覆奏。看來，普吉保竟沒志氣，將來在彼恐屬無益，卽總兵亦不能勝任。徒令坐享俸廉，不足示儆，俟事竣，福康安卽飭伊回京候旨，令其前往新疆換班，以贖前愆。

臣等謹案，逆匪滋事之初，臺灣義民率多隨同官兵剿賊，而山猪毛粵民，自其祖父以來，急

公饗義，屢從征剿。今林爽文、莊大田南北兩路肆擾，蹂躪村莊，粵民等公議設堆堵禦，咸願隨營自効。我皇上體恤備至，諭令各歸本處防守，而粵民等先已安戢室家，誓願殺賊立功，合詞籲請，益以見國家恩德涵濡，至深且厚。故小民忠愛激發，出於至誠，有不待官爲驅策，而自踴躍從行，爭先恐後者。速乎剿捕事竣，義民等叨荷渥恩，或資以職級，或表厥宅里，褒功之典，獎義之方，蓋自古未有也。

上又諭內閣曰：藍元枚業經加恩，以示軫恤。所有應襲輕車都尉雲騎尉世職，着伊長子藍誠卽行承襲。仍俟百日服滿，該督咨送到部，帶領引見，用昭優恤勤勞有加無已至意。

上又諭內閣曰：楊廷樺自抵臺灣任事後，於一切培禦巡防及經理糧餉等事，均屬奮勉出力。楊廷樺着給還布政使原銜，以示優恤。楊廷理隨營剿捕，甚屬奮勉，前已降旨賞戴花翎，所有臺灣府知府員缺，卽着楊廷理補授。

初十日（甲戌），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留京王大臣、刑部堂官曰：藍元枚病勢沉重之時，猶知以軍務爲重，黃仕簡身爲公爵，受朕厚恩，較之藍元枚更爲優渥；且伊在提督任，亦較藍元枚更久。伊從前株守郡城，一籌莫展，卽據稱實係患病，亦應卽奏明，將軍務另派人料理，如藍元枚據實陳奏，自請罷斥効力，方爲稍有人心。乃何以計不出此，一味因循恇怯，藉病支飾，辜負朕恩，其罪實無可解免。着將藍元枚前後奏到之摺，抄寄留京辦事王大臣會同刑部堂官，卽監提黃仕簡，將此旨並二摺給與閱看，並嚴加詰訊

，令其明白登答，據實具奏。

十一日(乙亥)，常青、恒瑞同奏言：八月十八日，探有賊人聚集府城北門外十里之三坎店一帶焚劫。臣等於十九日卯刻，親率侍衛章京鎮將協領等各帶弁兵，前抵離營十里之大灣塘劉住隊伍。當派烏什哈達、岱森寶、果爾敏色、希明、陸廷柱、謝廷選、楊廷理等，帶兵二千五百名、城內義民一千、廣東義民一千，於辰刻到三坎店。有賊三、四千人，對放鎗礮，移時不退。因該處溪水漲後，周圍泥濘，是以賊人恃險。但泥水只深一、二尺，烏什哈達、岱森寶、希明等，帶領官兵過河，鎗礮並施，賊人敗逃。計鎗礮弓箭共斃賊二百餘人，奪獲虎尾礮一尊、賊械二十餘件，燒燬賊寮二百餘間。地瓜乾六千餘石、米二十餘石，分賞義民。傷亡兵民，照例賞恤。臣等帶兵五百名，正在大灣塘接應，令鎮將等分路追剿。旋據梁朝桂、官福差報，南潭、中洲一帶，有賊三、四千攻犯營盤，並分攻桶盤棧。臣等隨帶兵五百名，飛赴營盤迎擊，當經梁朝桂等施放鎗礮，將賊打退。其小南門之桶盤棧，有副將丁朝雄、參將宋鼎並司道李永祺、永福，共率兵民排齊鎗礮，賊即不敢前進，退入竹箐。時已未刻，地盡汗泥，收兵回營。至派赴應援諸羅之參將孫全謀，係初五日已到新店，現擬與駐劄鹿仔草之遊擊邱能成商同，將先到兵八百名，前往鹽水港與遊擊楊起麟會救諸羅，而副將貴林、蔡攀龍，都司杭富，俱未見到。茲於十九日接據參贊柴大紀十三、十五等日小字文報，內稱賊匪四處搭寮，

逼近縣城外莊，現在激勵兵民，竭力固守。又稱暫撤鹿仔草、鹽水港之兵，以救縣城。俟縣城圍解，再行打通道路，分兵駐守等語。是諸羅賊勢仍未少減。查副將貴林、蔡攀龍等，雖阻風雨，今閱兩旬，計此時亦必齊到；又有楊起麟、邱能成合兵向前，定可直透諸羅，痛殲賊衆。至遠近民人多有呈請歸莊者，當即散給腰牌，令其各安本業。並有連莊具呈，俟大兵一到，情愿齊心捕賊者。其沿海安平等處，投充入營者頗多，已據守備林登雲募得年壯新兵一千餘名。又郡城義民首，亦時有呈送入伍並有欲求投誠之人，雖少費稽查防範，然從此離間解散，自有得力之處。再，現在江寧將軍永慶、廣東副都統博清額，於二十一日已到軍營，帶到滿兵四百餘名。其在後滿兵二千餘名，亦計日即到。臣等悉心籌酌，臣恒瑞即親帶侍衛章京岱森寶、富克精額、副將謝廷選、遊擊林起鳳、劉越等，共統領滿漢官兵三千名，於八月二十二日起程，赴援諸羅，仍由海道前赴鹽水港、鹿仔草，相機前進。若副將貴林、蔡攀龍、參將孫全謀等，所帶兵丁一千六百名，已同駐鹽水港遊擊楊起麟、駐鹿仔草遊擊邱能成等，將圍困諸羅之賊殺散；臣恒瑞即將沿途賊踞之莊，悉力剿除，使道路通順，前抵諸羅與柴大紀面商，或派官兵守鹽水港、鹿仔草，或調新到之兵夾攻斗六門，均俟臨時酌定。臣常青仍帶現有之兵五千餘名，搜剿南潭、中洲、大穆降一帶賊巢。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恒瑞、李侍堯、孫士毅曰：本日，常青等奏到各

摺，係八月二十二日拜發，因船隻被風打至廣東潮州，經孫士毅另由江西一路加緊馳遞奏到，頗爲迅速，所辦甚好。朕盼望軍報，日深厯切，此次常青奏摺，若因風打至潮州後，仍令由閩省發遞，則往返稽延，轉多時日。今孫士毅卽由江西一路迅速奏到，實屬曉事可嘉！着賞給大、小荷包、鹿肉，以示獎勵。仍着該督得有臺灣剿賊信息，隨時速奏。至常青等久駐府城營盤，未得寸進，其因循觀望，實應自知慚愧。今恒瑞既親帶官兵前往，自應由陸路，遇有賊匪，卽痛加剿殺，速抵諸羅。今轉由海道行走，竟是避賊，且道里紆迴，未免又致遲緩。着常青等卽將何以不由陸路往援之處，據實具奏。又所稱接據柴大紀咨稱，欲暫撤鹿仔草、鹽水港之兵，以救諸羅，俟諸羅圍解，再行分兵駐守等語。鹿仔草、鹽水港一處，係府城前往諸羅要路，現尙有賊匪滋擾，自應留兵駐守，未可輕撤。若此時該二處尙未撤兵，卽不必輕易撤動。倘柴大紀因縣城圍急，已經調往，則恒瑞於帶兵往援時，卽應分派將弁、酌留兵丁在彼加意駐守爲是。邱能成、楊起麟屢經帶兵殺賊，甚屬奮勉。邱能成已由守備超擢，其遊擊楊起麟，着交福康安查明，如遇有參將缺出，卽奏明陞補，以示鼓勵。至藍元枚所遺水師提督員缺，朕意欲卽令柴大紀調補。今因鹿仔港一路乏人經理，是以先令蔡攀龍署理；又恐蔡攀龍未能卽抵鹿仔港，續經降旨令李化龍暫行署理。至陸路提督一缺，朕意蔡攀龍屢次帶兵剿賊，且爲賊匪所畏，最爲出力，將來自可擢用。但伊甫由遊擊超擢副將，又陞總兵，爲時不過幾

月，若遽任提督，未免稍驟。並着福康安留心察看，如果蔡攀龍能打通諸羅道路，接應柴大紀，打仗奮勉，著有勞績，卽奏明將伊陞擢。否則，於軍前總兵內，擇其實在奮勇出力者，保奏一員補授，以示獎勵。常青等所奏在三坎店與賊打仗，廣東義民隨同官兵殺賊，頗爲出力。其陣亡者，皆當查明賜卹，而隨軍之義民，亦應給予口糧。又據常青奏，該處溪水漲發，通路泥濘。雖係臺灣地方非北方可比，但此時已屆深秋，天氣日漸高爽，雨水亦已稀少，正應迅速進兵，擒渠掃穴，不可藉詞稍有遷延，致失事機，此爲最要。又本日據鑲藍旗都統奏，接准李侍堯等咨文，將該旗被賊戕害之原任同知長庚家產查封一摺，此事，李侍堯等所辦殊屬漫無區別，着傳旨申飭。前因孫景燧在臺灣府任內，將庫貯銀兩侵虧至十餘萬之多，該員貪黷斂怨，釀成事端，又復任意虧缺，其罪甚重，不得以其身故卽置不問，是以降旨將伊家產查抄，以備抵項。此外被賊戕害各員，究屬因公被害，如在任內並無別項劣跡，尙應仍與恩卹，用昭激勸。至長庚止係同知，自不應有經管庫項，今已被賊害，若又將伊家產查封，則該員等既不能仰邀卹典，轉致家產抄沒，豈爲事理之平？除已另降諭旨，令該旗將長庚家產卽行給還外，其任所贖財，着李侍堯毋庸查辦。此外被害各員，並着李侍堯一體查明，如伊等任內實有侵貪款蹟者，自應奏明，將伊家產查抵，若並無別項劣蹟者，俱無庸咨查辦理。

臣等謹案，臺灣奸民糾衆滋事，皆由地方文武貪黷斂怨，釀成事端。其虧缺庫項，自應籍其



家貲，以抵官帑。至被賊戕害各員，在任時或貪聲素著，或劣蹟無聞，所當核其平昔，彰善癉惡，以示大公。我皇上權衡至當，於貧劣之員，卽飭令查抄，而平日居官尙無過失，臨時猝遭慘害者，既免其抄產，復特加恩卹。煌煌聖訓，所以儆貪吏而卹死事者，仁之至、義之盡矣。

十二日(丙子)，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曰：昨據常青等奏，柴大紀咨稱賊匪四處搭寮，逼近縣城，欲暫撤鹿仔草、鹽水港之兵以救縣城，俟縣城圍解，再行打通道路，分兵駐守等語。朕披覽之下，卽覺其辦理紕繆，已降旨訓諭。今復輾轉思維，此事大有關係。柴大紀乃有籌算之人，伊豈不知從前魏大斌前往諸羅時，將軍裝、火藥留於鹿仔草，交邱能成等看守，若官兵一移，賊匪必致搶劫？乃爲此撤調之言，明係因諸羅圍困，常青等總不肯發大兵往救，故爲此言，以激動常青等之意。而常青無所可否，僅以一奏塞責，實爲負朕委任。若常青等稍有見識，自當將鹿仔草現存軍裝、火藥甚爲緊要，若將官兵撤動，轉被賊人搶去，更屬不成事體之語，飛檄柴大紀，令其不可輕撤。一面卽自統兵由府城至諸羅，陸路速往救援，仍遵前旨留恒瑞駐守府城，方合機要。乃竟計不出此，常青不往北而往南，恒瑞不由陸而由海，繞道避賊，竟置鹿仔草、鹽水港於不問。且前此蔡攀龍等數次接應，皆由海道繞往，已爲非是。恒瑞親統三千大兵，何向不克，正可將沿途賊匪痛加殲戮，縱使少遲一、二日再到諸羅，方無後顧之虞。而乃又踵恇怯故轍，繞海而行，斷不能將鹿仔草軍裝火藥帶往，是諸羅又添三千吃飯之人，豈

不又成笑話！且摺內又不將是否撤調，軍裝、火藥有無妨礙，及因何由海道繞往、不由陸路剿除之處，詳晰奏聞。看來，伊二人於軍旅之事，全然不能措置，即留於臺灣亦屬無用。着福康安將此旨向常青、恒瑞面加訊詰，據實具奏。現在，海蘭察等及各鎮將多人，不乏領兵之員。福康安當察看情形，若南路實帶兵乏人，不妨仍留伊二人在彼，令其立功贖罪。若實在不能得力，留彼亦屬無益，即一面據實具奏，一面令其回京候旨。但常青等昨日奏到之摺，係上月二十二日所發，計接到此旨又須二十餘日，是來往已在四旬之外，誠恐緩不濟急。朕既思及此處，知常青等辦理失策，不得不明切指示。着福康安於抵諸羅後，將鹽水港、鹿仔草之兵會否撤動，前遊擊楊起麟、邱能成具報將火藥由間道陸續運送，是否完竣之處，嚴行查詢，據實具奏。

同日，福康安奏言：臣因南路賊匪既未剿除，諸羅被困危急，常青等株守郡城，尺寸不能前進，調度失宜，兵氣餒弱，似應徵調得力新兵前往進剿。臣原擬先行速渡臺灣，激勵將弁，相機辦理；若於此項兵丁未到之先，已經摧破賊巢，即可飛咨停止。設或尙稽時日，彼時再行徵調，更恐緩不濟急。且賊黨多籍隸漳、泉內地，消息頗通，見官兵添調甚多，先聲所至，必聞風膽落，是以專摺直陳。今蒙訓示，始知前奏冒昧。連日啓看南來軍報，常青、恒瑞奏，於十六日前往諸羅，留兵二千交梁朝桂看守府城，揚言十三日起程，而賊匪即於是日各要路四出攔截，仍復收軍，不能前進等語。竊思南路賊

匪尙在屯聚，該將軍等自當一人留駐郡城，廓清南路，一人帶兵直抵諸羅，方爲妥協。乃常青、恒瑞一同前往，毫無措置。且起身日期定於十六日，倡言於外正應移後數日，使賊人猝不及防；乃聲稱十三日起程，轉令賊匪預先準備，以致梗阻道路。而柴大紀被困諸羅，雖能盡力捍禦，但環營刨挖溝濠，係札營後即應辦理之事，何至受困日久，始令武舉黃奠邦等畫辦及此。看來，常青、恒瑞、柴大紀，於行軍之事，措置均屬乖方，茫無頭緒，卽此數端，已可概見。藍元枚駐守鹿仔港，又已患病身故；此時南北兩路官兵，僅能株守支持，斷難望其振作。臣惟有趕赴廈門，相度情形，速往臺灣，另行申明軍紀，立使該處弁兵氣象改觀，一洗從前委靡之習。並與海蘭察等通盤布置，整頓兵力，先操必勝之勢，務期初次接仗，卽將賊匪痛加剿殺。一面追捕，一面出示剴切曉諭，妥爲安撫，解散賊黨。想賊首賊黨自不難卽就殲擒。再查屯練兵丁赴閩路程，據巡撫琅玕、按察使歸景照僉稱，自江西至浙江常山縣，徑達閩省，較之由江南行走，程途計近一千三百餘里等語。臣已咨明經過各省，先行預備，並行知帶領總兵穆克登阿，一體遵照。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曰：福康安正當堅持定見，鼓勇直前，奮力進剿。乃摺內尙稱現在兼程馳赴廈門，察看情形，如鹿仔港有機可乘，卽由蚶江配渡等語；是不免尙有猶豫之見。此時必應遵照節次所降諭旨，決計迅赴鹿仔港，統領官兵，安定

人心，振作士氣，直搗大里杙賊巢，方合機宜。此乃一定不易之理，豈可尙有游移？林爽文以愚賊編氓仍敢糾衆倡亂、劫縣戕官、荼毒百姓，豈有上蒼不默鑒朕衷、仁愛斯民，而轉令此等逆匪肆逆滋擾、久延殘喘之理！且黨羽不過漳州一處之人，較之粵東、泉州義勇百姓，僅止三分之一。卽以臺灣之人，攻臺灣之賊，已屬事半功倍，況加以如許官兵，更復何往不克；又況陸續添調之兵，源源接應耶？且林爽文所有糧食、火藥等項，止係在臺灣各處搶掠，隨用隨盡，豈能久支？而官兵糧餉、軍械、鉛彈、火藥，絡繹運送，用之不竭。是賊人之力量有盡，而官兵之接濟無窮，賊匪又何能負固一隅，相持日久乎？此福康安尤可恃以無恐者。福康安既以朕心宵旰靡寧爲念，倍當決機鼓勇，迅速籌辦，以慰朕懷。福康安之志定，則朕之心亦安，不可不善體朕意，勉圖奏績。看來目下情形，臺灣郡城及柴大紀處，轉可無慮，而朕之所最懸念者，實在鹿仔港一路。藍元枚係漳州人，今甫經病故，該處領兵乏人，賊匪自必聞知心生窺伺。設使鹿仔港稍有疎虞，則諸羅之勢更孤，倍難守禦，所關甚重。福康安竟當直由蚶江速赴鹿仔港，激勵官兵，鼓勇直前爲是。

同日，何裕城奏言：四川屯練降番兵二千名，赴閩進剿，必須行程倍加迅速。今據浙江巡撫琅玕以川兵原定於江南、浙江行走，若改由江西之九江府等處從常玉山入浙省之衢州府達閩，計程較近一千餘里，咨臣預備催趨前進等因。臣查琅玕擬改之路程，固

可減省行程，但川兵自江西之九江府入境，經過南康、南昌、饒州等府，抵廣信府之河口鎮，係江西入浙、入閩分路之處。若如琅玕所擬，從河口鎮起身度常玉山，經由浙江之衢州再度仙霞嶺，抵閩省之建寧府，計程九百九十五里。如不經由浙江，即從河口鎮起旱，由鉛山縣過嶺，經入閩省之崇安縣，達建寧府前進，計程四百三十里，較琅玕擬路程尙可少行五百六十餘里，兼可少過一嶺，更爲便捷。臣不敢拘泥浙省所擬路程，遶道稽緩。除行司在於河口鎮至崇安縣一路，及水陸經過各屬，預備船隻、夫馬、口糧等項，以資應付。屆期飭令藩司李承鄴赴河口鎮督率經理，臬司額勒春在省城上船處督率照料，並知會南昌鎮臣永安，帶同官兵沿途彈壓。臣一俟入境有信，馳赴九江府首站，於官兵起旱處所，躬親督率料理。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何裕城曰：此次屯練各兵，行期緊急，若早到臺灣一日，即可得一日之用。今由鉛山旱路入閩，路程既較琅玕所擬之路爲近，自應即改從此路行走，以免稽遲。何裕城能不拘泥浙省來咨，通融籌辦，俾軍行倍得迅速，甚屬可嘉！着賞給大小荷包，以示獎勵。仍着飭令所屬於川兵入境後，妥爲照料，迅速前進。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二十七

九月十四日（戊寅），李侍堯奏言：諸羅被圍日久，前接將軍常青來札，知又遣副將貴林、蔡攀龍，參贊孫全謀等，帶兵一千六百名，前往應援。嗣於二十四、五等日，接臺灣各官稟報，因八月以來暴風頻作，各兵由水路沿海往鹽水港，去而復回，兼有失風耗損者；八月十四日，尙未到齊。柴大紀等在諸羅，尙在固守，惟糧食已無，甚爲竭蹶。劉鹽水港之遊擊楊起麟，先僱番民四人，各帶火藥二十五觔、番銀四、五十圓，晚間伏地而進；後又僱十一人，如前運送，俱得到諸羅。擬再多僱暗運接濟。十五日以後，風勢稍息，貴林、蔡攀龍等，料可俱抵鹽水港。該道永福又令鹽水港隨營之縣丞徐英等，多僱義民數千，協力前進，諒必打通道路。二十九日，有船到廈，詢知蔡攀龍等已於二十前後到鹽水港。查該處及鹿仔草本有府城遣往運送糧餉之夫役五、六千名，今該道又在鹽水港僱義民數千協同前進，是力量亦已厚集，且鹽水港、鹿仔草亦俱有兵駐劄。蔡攀龍見前此魏大斌等輕進被截，自必步步爲營，接續前進，不至爲賊所誘，定可打通道路。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曰：諸羅雖被賊圍，糧餉、火藥不無短缺，經楊起麟僱番民運送接濟，實爲出力可嘉！楊起麟，前已降旨，遇參將缺出卽令補用矣。至

賊人夥黨雖衆，止係一時迫脅。現據李侍堯奏，臺灣道永福已令鹽水港隨營之縣丞徐英等，僱覓義民數千人，協力剿賊，可見該處百姓皆知賊匪立就殄滅，無不急公投効。若大兵一到，或剿、或撫，賊黨自必紛紛解散，日就窮蹙。諒此等被脅民人，豈有不願爲良善子民，而轉肯爲賊出力之理。且藍元枚未經患病之先，朕早已令福康安前赴臺灣督辦軍務，機宜湊合，實爲成功先兆。福康安尤當深信不疑，恃以無恐。至將來柴大紀調補水師提督後，所有陸路提督一缺，朕因蔡攀龍由遊擊甫擢副將，卽陞總兵不過數月，若卽用爲提督，未免稍驟。今思該處帶兵總兵，如李化龍等，俱不若蔡攀龍之奮勇，而蔡攀龍係本省人，在閩最久，該處情形較爲熟諳，自不若卽以蔡攀龍補用陸路提督，更爲得力。着福康安、李侍堯留心察看，如蔡攀龍果能奮力破賊，卽先將蔡攀龍傳旨補授，以示鼓勵。再，徐鼎士前此約會藍元枚由大肚溪進兵，伊由大甲溪進兵，夾攻里大杙賊巢，本爲佳策。藍元枚未卽前往，卽已身故。現在該處究竟作何籌辦接應？徐鼎士是否尙在淡水抑已與李化龍等會同進兵大甲溪？總未據續有奏報。並着福康安、李侍堯各將徐鼎士一路近日攻剿情形，迅速覆奏。

同日，常青奏言：山猪毛義民，臣前次未將該處設堆堵禦、共有義民八千、除保守本莊外又挑出一千餘人、俱各安頓家室公議各據緣由詳晰聲叙，實屬錯謬。茲擬於剿捕南路，卽順便令伊等各回本莊。又副將貴林、蔡攀龍，參將孫全謀等，帶領官兵一千六



百名，已於十九日自鹽水港起行，前往諸羅。現在未接柴大紀等文報。但參贊恒瑞又帶滿漢大兵三千名，於二十二日起行，聲勢更盛，諸羅定可無虞，道路自必通暢。至浙省滿兵，俱已到齊，亦已陸續前來。臣惟有乘新兵銳氣，速擒南路賊首莊大田，即趨赴北路，會攻賊首林爽文大里杙賊巢，必不敢因循貽誤，自干重咎。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曰：常青仍令山猪毛廣東義民各回本莊，所辦又屬拘泥。既自知前此聲叙未明，係屬錯謬，而於奉到續降諭旨之後，又欲該義民等送回本莊，何不曉事體若此？該莊人衆心齊，既自能防禦，而挑出隨營之一千餘人，又能激發義憤，願隨官兵助剿，常青正當聽從所請，令其隨同殺賊立功，正可以助官軍聲勢。今復行拘泥遣回，豈不阻伊等急公投効之心？着常青於接奉此旨，即派瑚圖里前往該莊，傳旨嘉獎。並諭以此事係屬常青辦錯，現已有旨申飭，該義民等，仍當前赴軍營，隨同官軍征剿。如能殺賊立功，即當邀恩得賞官職，俾該義民等益加踴躍從事，更可得力。所有義民副理劉繩祖，並即着一體賞給官職，以示獎勵。現在接應柴大紀之蔡攀龍等，據常青奏，已於八月十九日自鹽水港起行，自己即日前抵諸羅。恒瑞又帶兵續往，是該處軍勢壯盛，不但諸羅之圍已解，而鹽水港、鹿仔草一帶，亦可無虞。今常青乘官兵新到銳氣，親自統領，先將南路屯佔賊匪剿殺無遺，擒拏莊大田，此亦先清後路一策。常青務須奮力搜剿，以清肘腋。現在蔡攀龍已由鹽水港前抵諸羅，若恒瑞彼時由

陸路前往，正可將鹿仔草沿途一帶賊匪迎頭截殺，打通道路，會合柴大紀；乃轉由海道行走，豈不紆迴遲緩。此時，恒瑞自己由鹽水港前進，而柴大紀處已得蔡攀龍接應之兵，若與恒瑞合力攻擊，先將鹽水港以南、府城以北一帶賊匪，痛加殲戮，廓清道路，俾中間毫無梗阻，固屬甚善。否則，或竟合兵一處，徑搗大里杙賊巢，擒拏首惡，亦可期迅速集事。其如何定計前往攻剿之處，着卽速行馳奏。鹿仔港一路，藍元枚於上月十八日病故後，無大員統領，恐賊匪生心窺伺，殊深懸切！但鹿仔港果有賊滋擾，李侍堯自必業已奏到，今並未據該督奏及，是鹿仔港諒亦無虞。福康安卽當直抵諸羅，速奏擒渠掃穴之績。

同日，舒常、姜晟同奏言：川省運閩米二十萬石，分裝船六十二隻，於七月十九日自重慶開幫，八月二十八、九等日，陸續到漢。臣等派糧道連柱帶同漢陽府縣並委雜職等官照料。川省委員等盤量過載，計楚船五十七隻，足敷裝載。於九月初四日，自漢口陸續開行，臣等仍派委巡檢把總四員，協同護送出境。其二運米船，抵漢者現已過半，亦將取次過載。三、四運米船，據原任荆宜施道陳大文及宜昌府縣等稟報，已均入楚境，銜尾進行。當亦隨後抵漢，換船過載，不至遲逾。至楚北運閩米十萬石，亦分四運，自八月初十日頭運米船開行，每間五、六日後啓行。今頭批米船，已於九月初一日齊抵德化縣，轉送前進；二批亦到過半，均應於吳城鎮換船過載。業經江西撫臣委員照料。

臣等亦仍嚴飭押運各員，催償前行，務於江西本省米石運竣，趕緊接運，不致守候耽延。再，川省自宜昌府巴東縣入楚境，至黃州府黃梅縣出境，計程二千二百里，應設水臺一十九處。臣等遴派正印官分赴各府屬沿江地方每隔一百二、三十里不等，可以灣泊船隻之處，搭棚安站。一面預備牛、羊、米、麵、油、茶等項，以便臨期贍給。其入境後，宜昌荊州一路，業已派有道府會同宜昌鎮率帶文武員弁，分段照料彈壓。一俟抵漢換船，臣等即親至漢陽，督同妥爲辦理。並於例得供支之外，量加賞賚，務令屯練等踴躍歡欣，進行無滯。仍飭藩司陳淮前往黃梅縣照料出境。再本月初二日，接准協辦大學士福康安咨開，四川屯練兵丁，自九江由江西玉山、常山徑至衢州，較近一千餘里，自應改從此路，以期速達閩省。當即飛咨江西撫臣何裕城查照，迅速妥備。至漢口爲各省商販聚集之所，如僱備船隻之事辦理不善，恐有妨於商民、船戶，或致各貨阻滯長價，不可不通盤籌議。前經出示曉諭，所有不合用船隻，毋許封僱。今僱備轆轤應運之船，計足敷用。除守空給與飯食、開行照例給價外，復將船數已敷毋庸封固緣由，出示張貼，令商民人等販貨往來，一概聽便。並嚴查胥役人等留難阻滯。是以，漢口地方需用船隻，爲數雖甚繁多，而商民、船戶等，均極寧貼如常。

同日，孫永清奏言：黔兵如須調遣，應由黔省古州、丙妹一帶入粵西之懷遠縣，出蒼梧縣，入廣東之封川縣境，計程雖一千八百餘里，俱係水路順流直下，最爲便捷。所

有各兵沿途支應口糧、鹽、菜等項，均經密飭經過各地方官，一律準備。並派委右江道陸蒼霖馳赴黔、粵交界之梅寨地方，督同該府縣彈壓照料。柳州一帶，派委鹽法道李鏡圖督送，潯州府一帶，派委左江道湯雄業督送。一俟接有黔兵起程之信，即分飭馳赴各站，董率妥辦，臣仍前赴梧州府，親行點送出境。至需用船隻，現值粵西官兵趕緊啓行，即黔兵接續過境，船隻亦儘可敷用。又於八月二十五日接准督臣孫士毅咨稱，現准將軍常青咨會，奏請添調粵西官兵三千名，赴臺灣協剿，若恭候硃批，未免緩不濟急，自應飭令即日起程等因。當即飛咨提臣，令飭原派各營將弁，立即帶兵自營起程。扣算路途遠近，勒限均到梧州彙齊，分起啓行。並委護鹽道李鏡圖馳赴平樂，左江道湯雄業前往分頭督催照料。其柳州府一帶，即令右江道陸蒼霖就近督催，務期迅速行，俾早行一日，則軍營早收一日之效。至粵西各標協營現存預儲三年火藥，共二十七萬有零，爲數頗多，臣現在札商提臣三德，再添撥二萬斤，共成五萬，並配就鎗子、鉛彈，於官兵行走之後，委員解赴潮州，聽候督臣轉解赴閩備用。均奏入報聞。

十五日（己卯），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曰：魏大斌到諸羅後，已越月餘，而鹿仔草被截糧餉、火藥，尙未能運送到縣。魏大斌自應親帶官兵出城，將諸羅至鹿仔草一帶賊匪，奮力往來剿殺，開通道路，接應糧餉、火藥，方可稍贖前愆。乃惟知株守城中，安然坐食，專待他人救援，伊竟袖手旁觀，一籌莫展。試思，魏大斌前往諸羅

，係爲何事？且伊係總兵，非若偏裨將弁悉聽柴大紀調度派委者可比。似此一味株守，又安用該總兵前往援應耶？福康安到諸羅後，切實查明，將該鎮恇怯貽誤之處，卽行據實參奏。至魏大斌所帶官兵，損失至一千一百名之多，此項兵丁，未必皆係陣亡，恐其中臨陣脫逃，甚至有潰散從賊者，不可不查明嚴辦。又，前此鳳山潰散兵丁，未經投出者甚多，俱着福康安於事定後，詳細查察，並着李侍堯飭屬於內地沿海一帶，嚴密查拏。如有潰散逃回及從賊者，卽應訊明，分別按律嚴辦，勿致倖逃法網。

十六日（庚辰），琅玕奏言：四川屯練兵丁，從川江順流而下，由湖北先至江西，必由九江府行走。該處有兩路俱係由浙入閩通行大路：一自九江府由安徽、江南、浙江至衢州府，計水程二千三百餘里，自衢州西安至閩省浦城，旱路二百四十餘里；一自九江府湖口縣至玉山，水程九百餘里，自玉山經浙江常山至閩省浦城縣，旱路四百二十餘里。川省屯練兵丁，改由江西行走，較爲便捷。因將軍臣福康安到浙，面同商酌，福康安亦深以爲然。卽飭沿途地方，一體預備。查自衢州至閩，陸路一切過兵事宜，先俱委令杭嘉湖道清泰會同金衢嚴道玉德，督率各該地方官辦理，已有章程。惟常山一路並未經過兵差，現仍委令該道清泰前往妥協備辦，務使行走迅速，不致稍有遲誤。再海蘭察等，帶領侍衛章京拜唐阿等，已於二十二、二十五、二十九等日出境，將軍臣福康安帶領侍衛章京各官，於九月初四日入閩省浦城縣界。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曰：海蘭察等與福康安，先後出浙江境入閩。想海蘭察等抵蚶江時，自必等候福康安一同配渡，齊抵鹿仔港，激勵將士，整頓兵力，軍威振作，壁壘一新，卽日前抵諸羅，合兵進剿。惟是常青一路，現在統兵搜剿南潭、鳳山一帶賊匪，擒拏賊目莊大田；該處帶兵鎮將如蔡攀龍等，已經常青派令援應諸羅，恒瑞亦已接續前往，其餘將弁恐無奮勇可恃之人。應於所帶巴圖魯侍衛等，酌派一、二十人，令其前赴南路，交常青派委帶兵，擒拏賊目莊大田，更爲得力。但福康安初抵鹿仔港時，該處至府城道路，或尙未通順，難以派令遣往，應於前抵諸羅殺散賊匪，與柴大紀會兵一處後，再行派往。巴圖魯侍衛等，亦可迅速前進，不虞梗阻。至福康安抵諸羅後，若常青尙未將莊大田拏獲，福康安不可因常青尙未得手，轉置大里杙而先赴南路攻剿，舍近就遠，使賊首得以負固稽誅，此爲最要。徐鼎士處，前曾諭李侍堯添撥兵一千名，徐鼎士又招集義民、熟番數千人，正可乘機攻擊。福康安亦應於所帶巴圖魯侍衛內，酌派數人前往，幫同帶兵合剿，更可期得力。至常青自三月初間抵臺灣後，在彼已閱半載，較之黃仕簡在彼止有兩月就延，更爲日久。且黃仕簡止帶二千餘名前渡臺灣，而常青渡臺灣時，所帶之兵已有五千餘名，今又陸續添調多兵，是兵力較之黃仕簡多至數倍。若此時常青能將莊大田拏獲，收復鳳山，俾南路肅清，卽屬常青之福，尙可將功抵罪。倘福康安等已將大里杙賊巢攻破，首惡就擒，而常青未能拏獲莊大田、收

復鳳山，仍須福康安統兵前往剿捕賊事，則常青之罪甚重，恐難邀寬宥。至福康安與李侍堯面晤後，於何日配渡前抵鹿仔港，及李侍堯得有軍營稟報各情形，卽行迅速馳奏。

十七日（辛巳），李侍堯奏言：初四日接楊廷理稟稱：『中秋前後，連接柴大紀來文，並外間偵探消息，知諸羅尙在固守，確可取土熬煎，米亦尙有出處。十七日，貴林、蔡攀龍等到鹽水港，十九日領兵前進。二十日貴林、楊起麟、邱能成爲頭隊，蔡攀龍、孫全謀爲二隊，一路前剿，正遇大雨，賊又乘勢包圍，幸柴大紀帶兵接應入城，兵民尙無大折。又探得，到諸羅之兵於二十二日仍復自諸羅打出，以通道路；至恒瑞所統兵三千，因船少不能盡載，二十二日卽先往一千六百名，餘亦連日續進』等語。查諸羅被圍已逾兩月，茲據楊廷理所稟，則是道路已通，卽途次尙有賊匪伺間出擾，而蔡攀龍等已可往來剿殺，斷不至如魏大斌之再入圍中。適恒瑞所帶兵三千名，又已續到，兵力既可接濟，軍勢亦益壯盛；數日內，恒瑞與柴大紀等自必會合面商，先將諸羅城外之賊剿洗，卽可尅期直攻大里杙。再接再據帶兵鎮將等稟稱：『去冬及本年春、夏間，調往各官兵，所帶帳房經夏、秋雨淋風刮，已俱破爛，難以棲止，懇卽製給更換』等因，自係實在情形。兼有隨帶火藥等項，尤須遮蔽嚴密，不至潮濕，方可得用。又舊時駐臺班兵，本無帳房，今亦有隨往者，並應給與帳房，以免露宿。是以，臣飭司道會同營員，按照軍裝則例，先製造一千架，分解臺郡及鹿仔港等處，以供配給。其近日所派一萬一千之滿

漢官兵，及本省增調向東港、鹿仔港、鹽水港之進剿各兵，甫經派往，所帶帳房毋庸添補。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曰：福康安等剿捕賊匪，除臨陣殲戮不計外，其拏獲首逆及有名大頭目，自應解京盡法處治。其賊人小頭目及夥匪等，若概行解京，長途押送，未免徒勞驛傳。着福康安、李侍堯於獲犯後，酌量輕重，將賊匪助惡大頭目可備究訊者，派員解京；若不過隨同夥犯，即着在該處審明正法，以免煩擾。至廈門地方，爲拏獲臺灣匪犯解送經過要地，不可無滿兵彈壓，着李侍堯派調閩省駐防滿兵一千名或五百名前往。但五百名，恐兵少不足以示威重，竟應調撥一千名爲是。朕爲軍旅要務，曉夜思維，凡所以代爲籌畫之處，無微不至，李侍堯自能仰體朕意遵照妥協辦理也。

十八日（壬午），上諭內閣曰：福建水師提督員缺，着柴大紀調補。其陸路提督員缺，即着蔡攀龍補授，並着授爲參贊。至副將貴林等，俱屬奮勇可嘉，亦應加恩陞擢。前此，常青派令總兵魏大斌接應諸羅，中途遇賊攔阻，及抵諸羅後，又祇知坐守縣城，並未能帶兵出城剿捕，實屬畏葸無能。魏大斌着革職，交福康安留於軍前効力贖罪。所遺浙江溫州鎮總兵員缺，即着貴林補授。貴林所遺廣東羅定協副將員缺，即着孫全謀補授。孫全謀所遺廣東大鵬營參將員缺，即着楊起麟補授。其遊擊邱能成，着交福康安遇有



參將缺出，卽奏請陞補。除蔡攀龍、貴林已賞花翎外，孫全謀、楊起麟、邱能成、俱着賞戴花翎，用示鼓勵。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柴大紀、蔡攀龍曰：蔡攀龍等帶兵直抵縣城，自必乘勢將諸羅以南、府城以北，沿途屯佔賊匪，悉數殲除，肅清道路。而諸羅迤南，附近村莊義民，更可安輯。柴大紀等，自必妥爲撫慰，整頓軍威，以圖進取。計此時，福康安已應由鹿仔港前抵諸羅，自可合兵進剿。但柴大紀、蔡攀龍於剿散沿途賊匪後，自卽應定計統兵往北直攻大里杙賊巢，以爲掃穴擒渠之舉。柴大紀、蔡攀龍現在彼此相商，作何籌畫？着卽將辦理情形，迅速具奏。至楊起麟既與蔡攀龍等同抵諸羅，其鹿仔草存貯糧餉、火藥等項，斷無尙留該處，是否官兵運送諸羅縣城？又前據柴大紀奏，諸羅被賊侵擾時，有紳耆、舖民挑送飯米、凉水，分給官兵，已有旨令福康安等查明首先倡率之義民頭目，酌賞官職。至幫同官兵固守諸羅縣城之義民頭目及義民等，亦應酌量加恩。並着柴大紀查明首先倡率及實在出力者奏明分別酌賞職銜，以示獎勵。至該處既得有勝仗，兼之道路已通，何以尙未見柴大紀奏報？蔡攀龍現已擢任提督，授爲參贊，是伊儘有奏事之責。該參贊在彼如何定計攻剿、打仗殺賊之處，亦着隨時迅速具奏。至楊起麟現已陞補廣東參將，但伊係閩省人，在臺灣日久，打仗出力，於該處情形自爲熟悉，將來卽應留於臺灣，更爲得力。着福康安俟大功告竣後，遇有臺灣參將

缺出，即行調補，以收駕輕就熟之益。

十九日（癸未），普吉保奏言：前以鹿仔港統理乏員，關係甚大，不得不候將軍派撥之員來港，然後進發。今鎮臣李化龍既經帶兵前來，是統理有人，臣一俟伊到，即可共爲籌度，相機進剿。第該鎮臣李化龍初到鹿仔港，於地勢賊情，難以深悉。臣一面將此地情勢，詳悉告知，乘此兵力已足，應留該鎮在鹿仔港固守調度。臣即親帶官兵前往西螺、斗六一帶，奮力剿賊。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普吉保曰：鹿仔港一路，前因藍元枚病故後，深恐賊匪聞知生心窺伺。而普吉保於藍元枚將官兵移交該鎮管束後，並未將該處情形及如何籌辦進剿之處詳悉具奏，是以降旨飭諭。今據奏，一俟李化龍前抵鹿仔港，普吉保即帶兵往西螺、斗六一帶攻剿。所奏較合機宜，殊覺改觀。是鹿仔港現屬安靜，無虞賊擾。現在福康安已即日前抵鹿仔港，又有李化龍在該處駐守，普吉保自應乘粵兵新到，親督將弁速往西螺、斗六門一帶，奮勇攻剿，力圖自効。至福康安到臺灣，正值秋涼晴爽，道路已乾；添調之兵陸續到齊，亟應趁此機會，以期尅日蕙事。

同日，李慶棻奏言：預備黔兵，臣即會同提督臣保成，飛檄原派各營將備，限文到即日帶兵起程。並知會總統威寧鎮總兵許世亨，迅速馳赴古州，帶領分起前進。其一切支應各事宜，責成署布政使陳大文、署按察使張繼辛督理妥辦。所有下游古州、鎮遠二

鎮標並清江協營，共兵五百名，距廣西較近，作爲第一起。現委貴東道尼堪富什渾會同古州鎮總兵馬詔蛟，照料催趨出境。臣撫標及貴陽、都勻二營，共兵五百名，作爲第二起，即於九月初八日起程。上游提標及定廣長寨協營，共兵五百名，作爲第三起。大定、平遠、黔西、遵義四協營，共兵五百名，作爲第四起。現委糧儲道索諾木札木楚會同營員，沿途督催彈壓。提臣保成即日可以抵省，前赴交界地方，護送出境。臣俟上游官兵經過省城，即馳赴古州總滙之地，親身督率照料。其火藥、鉛彈，均係加倍攜帶，軍裝俱屬整齊。至經過各州、縣，應付人夫、船隻等項，業經預備齊全，不致稍有停滯。奏入，報聞。

二十二日（丙戌），何裕城奏言：據江西省各縣驛稟報：『近有常青等奏摺報匣二起，先後遞過，俱附有兩廣督臣孫士毅傳牌，內開：因係海船被風打至潮州海岸，是以即從筠門嶺遞至江西省前進』等因。查江西交界至筠門嶺，本非驛路。先因孫士毅駐劄潮州府辦事，一切文報，若照常由廣東省城轉遞，路徑迂迴；惟於筠門嶺至贛縣驛站大路止，計程六百三十里，暫設臺站六十四處，深山小路不能馳馬，募備人夫按程接遞在案。現今軍營報匣，既有從筠門嶺一路遞到者，誠恐交冬風信不常，復有船抵潮州海岸，經由北路遞到之報匣。且正值福康安統領大兵一舉蕩平之時，驛遞奏章，更關緊要。該處新設之站，雖經分段派委雜職文員專司管理，但重山複嶺道路綿長，若無駐彼總理之

員，不足以資稽查而明慎重。酌委署贛州府通判徐寶麟、贛州城守營都司石致遠，馳赴筠門嶺一帶駐劄，督率稽查。遇有軍營報匣，加緊馳遞。並飭按察使額勒春督率該地方官，添募壯偉人夫，在站伺候，以期迅速，不致稍有遲誤。一俟凱旋，卽行停撤。奏入，報聞。

二十三日（丁亥），李侍堯奏言：聞李化龍已到鹿仔港。該二鎮面商定議，李化龍留在鹿仔港駐守，普吉保帶領粵兵二千、浙兵五百、漳兵二千、泉建兵一千，定於初六日起程，由西螺進攻斗六門。查南北兩路，半年以來，俱係堵禦，並未進剿。而斗六門南接諸羅，北通大里杙，尤爲賊匪往來要隘。今普吉保因粵兵、漳兵已到，卽統領前進，及鋒而用，必能得手。而諸羅之南，現有蔡攀龍等打通道路，恒瑞又統兵三千前往剿殺。是兵力已俱集諸羅一帶，不日定當會合進攻賊巢。至北淡水，爲大里杙之背。調兵一千由五虎門出口，往徐鼎士處接濟，八月十五日已經放洋。嗣因各船在洋遭風，有漂泊各口岸者，今到淡已有七百餘名。查徐鼎士處，本有一千八百名，食糧民番七、八千名，今更得此兵一到，聲勢益壯。是以臣飛飭該副將星速進攻，以期乘虛搗穴，勿得稍有觀望。再查本年正月中，柴大紀自府城領兵克復諸羅時，係由陸路進發。後於何時梗阻之處，並未見各官稟報。第查四月中，常青遣參將潘韜帶兵赴諸羅協守時，因陸路不通，改由海道坐船進鹽水港，至鹿仔草上岸，陸行二十餘里，始至諸羅。是四、五月間

，府城至諸羅，已不能從陸路直達。惟鹽水港、鹿仔草兩處，有柴大紀所派遊擊楊起麟、邱能成等分兵駐守，是以水路尙無疎虞。嗣後，魏大斌、田藍玉、張萬魁及蔡攀龍，四次前往應援諸羅之兵，俱由府城乘船至鹽水港。而鹿仔草至諸羅之陸路，二十餘里，則已俱爲賊人佔據，非復如潘翰前往之時，尙無阻礙。魏大斌等赴援與賊接仗，卽在此二十餘里之內。其外委段昭明等嘗回柴大紀之摺，想久在鹿仔草守候，迨魏大斌等進兵時隨同前往，被賊殺害，以致遺失。至柴大紀送出之奏摺文報，多係僱募社番從間道黑夜到鹿仔草轉遞。其文書率係小字密封，大僅寸許，尙易得出。至夾板奏摺，益難賚送。是以五月二十三日之摺，至六月二十日方至廈門；六月初八日之摺並至七月十九日始行到廈。昨又據楊廷理稟稱：「六月初三日，柴大紀僱社番三人到郡，內賚摺一人被賊冲散，人摺俱失，惟二人得至」等語。則柴大紀文報遺失者必多。惟皇上所頒諭旨，皆係遞到臺灣郡城，再由鹽水港、鹿仔草轉遞。從前路既未通，楊起麟等必不敢輕率遞送。昨蔡攀龍、楊起麟等，已於八月二十日殺入諸羅，二十二日又行殺出，是道路已通，自必賚交柴大紀矣。至內地發往臺郡之諭旨及緊要文書，從前係由廈門同知遣家人、衙役等，配船投送。臣以事關緊要，惟恐復有差失，特派佐雜千總八員，輪流更替，押送臺郡。所有此次交臣轉寄柴大紀之旨，已派弁賚送。查蔡攀龍等既打通諸羅道路，恒瑞又領兵三千前往，自必將沿途賊匪更加剿洗，可無虞梗阻。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柴大紀、蔡攀龍曰：本日李侍堯之摺，係九月初十日拜發。朕意，其時福康安早應行抵廈門，與李侍堯會晤，定期配渡；何以摺內並未提及？再，自府城至諸羅，陸路未能直達，鹽水港、鹿仔草兩處，有柴大紀所派楊起麟、邱能成等分兵駐守，是以水路尙無阻隔。蔡攀龍等得由海道前往援應諸羅，打通道路，此皆由柴大紀能先時籌及，預行派員駐守。何以常青並未能籌及由府城委派官兵前往防守耶？至恒瑞帶領多兵由海道繞往，轉避賊鋒，非懦怯而何？前諭福康安於抵諸羅時，查明參奏。但此等情節，朕於披覽奏章之下，其功罪已屬昭然，何待查奏始能明乎！朕歷年辦理軍務，於萬里之外，時刻留心。今恒瑞之畏葸無能，情節顯著，卽令恒瑞將來自行陳奏，亦屬無可置喙。此事原不待福康安再行查詢也。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二十八

九月二十四日(戊子)，孫永清、三德同奏言：接准督臣咨調粵西預備官兵三千名，赴臺協剿。臣三德先馳抵梧州照料點送。所有附近東省官兵，即撥五百名爲一起，派副將巴爾布帶領前進。其餘各起官兵，均依限到梧，即分派將弁點送上船，銜尾開行，九月初九日已全數出境，由廣東封川縣一帶前進。奏入，報聞。

二十七日(辛卯)，舒常、姜晟同奏言：川省派撥屯練降番二千名，赴閩協剿，於本月十六、十七、十九、二十等日，所有四起屯練降番，挨次行抵漢口鎮。其替換船隻，先經照數按起預備。差探每起將到，臣等即親至該處督同司道等先爲預備，隨到隨照看更換過船。將例給供支及加資餅肉錢文等項，按船散給；其領屯兵各起之將備、土弁等，量給綢疋、荷包、銀鏢等物，當即令其開行前進。臣等目擊該官兵等，氣象不但整肅安靜，實俱踴躍奮興。自漢口至黃梅縣出湖北境，計程五百六十里，順流而下，不過三四日。臣等添派參、遊等，催護前進，逐站水臺按例應付。令藩司陳淮駐黃梅縣照料出境。成都將軍鄂輝、總兵穆克登阿，俱於十九日先後行抵漢陽，即日換船，督催川兵前進。至川省運閩米二十萬石，頭、二兩運，業經自漢換船開行，其三、四運，亦現在陸續抵漢陽過載。又續辦米三十萬石同頭運米船，據宜昌府稟報，已入巴東楚境。

同日，李慶棻奏言：黔省赴閩官兵，省城各營於初八日起程；下遊鎮遠等各營官兵均於初九、初十、十一等日，自營起程；上游之大定等營官兵，亦於初九、初十、十一等日起程，十六日全行經過省城。臣現在親赴沿途催趨，並會同提臣保成飛飭領兵員弁，迅速行走，毋許片刻遲延。約於二十四日，可以全抵古州水次，開船前進，一路順流直下，約三、四日即可抵廣西懷遠縣境。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孫士毅、李侍堯、何裕城、孫永清、徐嗣曾曰：現在臺灣剿賊，仍未能尅期蕆事，尙須厚集兵力，以迅奏膚功。計福康安此時早經前抵臺灣鹿仔港，督辦一切，正須生力之兵，調遣會剿逆匪。所有四川屯練降番及貴州、廣西之兵，務須遄程前進。着傳諭孫士毅、何裕城、孫永清於沿途地方，飭令帶兵官弁，加緊兼程行走，愈速愈妙。並着李侍堯、徐嗣曾先行預備船隻，俟各兵到時，即可迅速配渡，毋使稍有遲緩。

同日，李侍堯奏言：十四日，接常青來札，並將恒瑞摺稿寄來。臣查廈門驛站，尙未有恒瑞奏摺過境，想因風水不順，吹往別處口岸不能卽到，臣等謹將原稿進呈。惟是，閱恒瑞摺稿，蔡攀龍等抵諸羅後，仍未能殺出；隨同進兵之貴林、楊起麟等，並不知下落。是此次赴援之兵，又未得手。幸恒瑞先帶兵一千五百，已到鹽水港，水路尙可無虞。緣經月以來，海洋東風甚大，內地船隻不能放洋。所派赴援鹽水港之本省兵三



千已開駕一半，其續出之一千五百名，到廈門僅遲兩日，即爲風阻，屢出屢回，至今尙未出境。俟風勢稍平，即催令速發。現准孫士毅咨稱，粵西兵三千，本月二十以外，頭起可以入閩境。臣自當料理，令其隨到隨即登舟，以資接濟。至海蘭察等，日內已陸續到廈；福康安兼程行走，已過省城，不日亦即可到。所有一切事宜，臣與之悉心商酌，再行具奏。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恒瑞、李侍堯曰：前據李侍堯奏，蔡攀龍等已抵諸羅，復又帶兵出城殺賊，而常青、柴大紀總未具奏。連日盼望軍報，甚爲焦急。今據李侍堯奏到各情形，是此次赴援之兵，又未得手。貴林、楊起麟係隨同蔡攀龍帶兵援應諸羅，今蔡攀龍雖經柴大紀接應入城，仍未能殺出，而貴林、楊起麟又無下落，自係被賊匪攔截。若有意外之虞，豈不可惜！恒瑞摺稿又未提及貴林、楊起麟下落，殊不可解。福康安於本月初五日已抵建溪，計程早應前抵廈門，與李侍堯會晤商辦一切具奏。今李侍堯所發之摺，係十五日拜發，而福康安尙未到彼，或係途中有疾，是以行走遲緩。但海蘭察等，現據李侍堯奏，已陸續前抵廈門，則福康安亦當相距不遠，何以此次李侍堯之摺，福康安又並未啓閱，豈中途或適相左，未經遇見耶？以此時情形而論，蔡攀龍入城後，雖未能得力，而恒瑞已帶兵到鹽水港。並據恒瑞摺稿內稱，已札會普吉保，令其派員帶兵三千，前赴諸羅接應。而普吉保前已具奏，留李化龍駐守鹿仔港，伊親帶官

兵由西螺、斗六門前進攻剿；此時，自必在途。想普吉保接到恒瑞札會，自必星赴諸羅策應，較之派員帶兵，更爲得力。看來，鹽水港尙可無虞。惟恒瑞摺稿內稱：「八月二十五、六等日，新店、鹿仔草、鹽水港等處，俱有賊匪滋擾，民人被賊脅從者甚多。賊匪奸計，欲哄誘官兵前進，仍將後路截斷。應俟恒瑞所帶兵一千五百續行到齊，將後路分頭嚴防，再相機進剿，接應諸羅」等語。看來，鹽水港附近沿海村莊，雖有被賊脅從民人，而義民自行固守及請兵救援者，尙復不少。可見百姓向義者頗多，而從賊之人，亦不過迫於賊勢，並非甘心效逆。若大兵軍威壯盛，得有勝仗，則人心自定，較易招徠。恒瑞此去，如聞蔡攀龍等殺出，將道路廓清，伊必膽壯前進。今聞蔡攀龍等又陷魏大斌覆轍，而貴林等尙無下落，未免稍存疑畏，是以不敢前進，權在鹽水港駐劄，轉令普吉保撥兵接應。殊不思魏大斌、蔡攀龍前抵諸羅時，未將鹽水港一帶後路肅清，是以墮賊奸計，仍被截斷。恒瑞此時既到鹽水港，自應將附近海口及諸羅迤北屯聚賊匪，悉力殲除，庶官兵前抵諸羅，無虞後顧。若不先將沿途賊匪剿殺淨盡，即使恒瑞能抵諸羅，又與蔡攀龍、魏大斌無異，不過坐糜廩餉，於剿賊機宜仍無裨益。至福康安此時自早已由蚶江配渡，前抵鹿仔港。朕爲福康安計算，該處有新到漳州兵二千，又有李化龍往粵東兵二千，俱係生力之兵；又經李侍堯兩次派調閩兵四千名，現又有旨催令四川屯練及廣西、貴州兵共七千名，星速前進，是鹿仔港兵力極爲壯盛。福康安此時，竟當派撥巴

圖魯侍衛章京二十人，令舒亮前往徐鼎士處。若徐鼎士已由大甲溪進兵，舒亮等速往幫同剿賊。卽徐鼎士尙未進兵，亦應令舒亮速往，會同攻擊；而福康安一面同海蘭察等統領巴圖魯侍衛章京督率大兵，以全力往大里杙進剿。大里杙該處係賊匪巢穴，一聞大兵攻擊，賊首自必回顧，諸羅之圍不解而自解。福康安應預先知會柴大紀等，如賊匪回救巢穴，卽令柴大紀、恒瑞、蔡攀龍等領兵出城，由後跟踪追剿，而福康安迎頭截殺，使其首尾受困，自可悉數成擒。倘賊匪仍在諸羅，不顧巢穴，則福康安於掃平大里杙後，卽迴兵移救諸羅。賊匪見巢穴已傾，自可不戰而潰，最爲善策。此卽從前諭旨內所引「魏司馬懿欲擒公孫淵，先破襄平」之計，福康安不可不決機制勝。至普吉保，如尙在西螺一帶駐守，福康安不妨將普吉保撤回鹿仔港，與李化龍協同防守。福康安竟帶其五千兵進搗大里杙，則兵力旣加，更可鼓勇前進。惟在福康安相度機宜，斟酌妥辦。再柴大紀處，於蔡攀龍抵縣後，總未據有奏報。恒瑞所駐鹽水港，距諸羅甚近，着卽派委妥幹員弁，設法前往諸羅，令柴大紀、蔡攀龍將該處實在情形，及如何籌辦之處，詳晰聲叙；仍遴委能事員弁，設法賫送，卽行迅速馳奏。又前據李侍堯奏，官兵援應諸羅，貴林、楊起麟爲首隊，蔡攀龍、孫全謀爲二隊，一路進剿；是貴林、楊起麟帶兵在前，何以恒瑞摺稿內稱蔡攀龍已抵縣城，而貴林、楊起麟轉無下落？殊不可解。着福康安查明，據實具奏。

同日，湖北布政使陳淮奏言：川省頭、二起屯練降番五百名，已於九月初七日入湖北巴東縣境，現由宜昌荊州一帶水路赴省。其三、四起官兵亦接踵而至。臣自武昌起程，迎赴前途，查勘水站，督率照料，一抵漢口，立即更換船隻，護送至黃梅縣出境。該處與江西交界，臣即駐劄黃梅，按起料理前進。再，湖北動撥倉穀碾運閩米一十萬石，業分四起，全數配船開行，選派委員按起管運出境。四川先運閩省之米二十萬石，已陸續運抵漢口，料理換船償運前進。其續運之三十萬石，頭幫米二萬石已於九月初七日入巴東縣境，現亦督率沿途州縣，俟其過境，妥爲護送催趨，務須迅速進行。所需船隻，漢口商販雲集，易於僱覓。經臣飭令地方官，凡遇貨船，概不僱用，查有卸載之船，隨時僱備，以足敷運送。其餘船隻，均聽其往來自便，貨物流通，商民樂業。奏入，報聞。

二十八日（庚寅），柴大紀奏言：七月初四日已刻，逆賊糾集匪夥萬餘，復來攻打諸羅東、西、北三門營盤。臣來往督戰，官兵、義民奮勇迎敵，各營盤鎗礮齊發，俱能多中，打殺賊匪甚多。至未刻，東、西門外賊匪，俱被官兵殺退，惟北門賊匪尙冒死沖來。隨飛調遊擊李隆、參將潘韜，從番社後轉出來攻，鎗礮打死賊匪約有百餘名，趕過牛稠溪，復殺死賊數十人，賊始四散逃竄。緣田水漲滿，鳴金收軍。兵民間有傷亡。獲賊旗五桿，烏鎗、長刀、藤牌等項，割取耳辮、賊首，生擒賊匪羅藍、張本、賴衆等三名。

。訊據賴衆等供稱：上月二十八日賊衆來攻諸羅，賊目僞後將軍葉省在北門外與官兵打仗，被大礮打傷肚腹，至二十九日身死。其妻王玉娘散銀糾衆，欲來報讐等語。初六日，又探得逆首林爽文糾集南路水底寮等處賊匪，約三千餘名，合共萬餘欲來侵犯。臣陸續招集義民共六千餘名，除歸鹿仔草、鹽水港等處守禦外，尚有四千餘名，莫不感激踴躍，願効死力。初七日寅刻，賊衆果來環攻四門，其勢比前更屬鴟張，俱用車輪及大小木牌擋我大礮。臣飭令官兵靜以待動，俟賊將近，齊放大礮。詎賊匪恃有擋礮之具，逼近各營盤。大礮連發，車輪倒轉，打死賊匪無數，將大木牌擊碎。臣往來督率官兵、義民奮勇力戰，自寅至未，東、南二門賊匪，打死甚多，又殺死五、六十人，賊始退去。惟西、北二處賊匪，抵死不懼，旋退、旋來。隨令大礮疊轟，鎗手齊出，連環進步，義民分路夾攻。至酉刻，打死騎馬賊一名、賊匪約三百餘名，賊衆逃散。追至五、六里，因大雨收軍。生擒賊匪柯招、林鎮等四名。是夜大雨，料賊必以我鎗礮難施，潛來劫營，隨令各義民留住營盤，協同官兵四面埋伏。三更，果有賊匪數千擁至西門外。營內放起火號，左右伏兵齊出，施放鎗礮，接連轟擊，打死賊匪無數，賊匪自相踐踏死者數十名，始行逃去。初八日黎明，賊復率衆來攻東、南、西三門營盤。臣往來督飭各營官兵，施放大礮，總以鳥鎗連環進步，打死賊匪甚多，官兵、義民乘勢爭先，殺死賊匪多人。至午後，東、南門外賊已敗走，惟西門外賊尙不退，戰至未刻，打死賊匪百餘名，賊

始逃竄。初九日辰刻，東門外萬人塚山突出賊數千，與官兵對放鎗礮，隨令遊擊林光玉率領兵丁、義民極力堵殺。又據遊擊李隆報，南門外草地尾有賊數千，從山仔頂來攻，臣隨飛飭參將潘翰，同各義民飛往協剿。而番仔溝、北社尾等處，亦有賊二、三千人來攻西門，臣飛往督飭守備楊麗，連放大礮轟擊，飭把總蔡祥等帶兵丁、義民，從學舍邊抄出，守備曾紹龍親帶官兵、義民，由番社內殺出，賊匪不及提防，被殺二百餘人，打死騎馬賊一名，賊始遠竄。其東、南二處賊匪，俱經遊擊李隆、林光玉、參將潘翰等殺退。初十日卯刻，賊匪又來環攻。其西門外之賊，俱帶沾油草把直冲番社，欲圖放火。臣督令官兵施放大礮，番社內原有埋伏鎗箭，一齊並發，打死賊匪數十名，賊勢稍怯。卽令鎗手向前，義民長刀在後，追殺，斃賊數十名，賊盡棄草把遠逃。而東、南門外之賊，尙與官兵鏖戰，臣往來兩處督令鎗礮連環轟擊，打死賊匪甚多，賊始四散奔逃。打裂大礮二門，署北路左營守備李進得、外委黃春陽被傷。十一日寅刻，賊復率衆環攻各營盤。鎗礮齊發，官兵、義民奮勇力戰，自寅至午，東南之賊打死百餘名，各自逃竄；北門外之賊，被大礮打死數十名，亦退。惟西門外之賊，尙拚命衝來，復用大礮接連轟擊，打死賊匪百餘人。官兵、義民向前趕殺，詎賊衆身藏尖刀二、三把，回身擲來，兵民間有受傷。隨飭令義民內牌手盡行抽出，與隊伍牌手一併在前，擋其擲刀，次以鎗手連環疊進，再以義民長柄刀緊隨，一齊奮勇追去，斃賊無數，其餘四散奔竄。追過三苞

竹外，將賊寮燒燬。自初七日起至十一日止，共陣亡兵丁林浴等三十八名、義民劉極等十二名；又兵丁薛名進等十二名、義民清尾等一百四十八名、番民他匏倫等五名被傷。獲賊旗、竹牌、半斬刀、長刀等項。再連日打仗，官兵不暇造飯，仍係紳耆、舖戶煮飯送食並挑送涼水，官兵、義民得免饑渴。所有生擒羅藍等七犯，隨審明正法。再賊匪連日環攻諸羅，雖被官兵殺追，但糧餉缺乏。咨請將軍臣常青添兵應援，經三次添兵，俱停駐鹿仔草，未得前來。臣將來諸羅路徑難易、賊匪多寡之處，繪圖貼說，密行劉知總兵魏大斌等，並令預將起程日期先行通知，以便帶兵前往接應；魏大斌等並無回信。茲本月十三日卯刻，賊匪六、七千復來攻縣東、西二門營盤。臣督率官兵、義民奮勇堵殺，至午後賊始退去。適遠聞礮聲，料係總兵魏大斌等帶兵來縣，中途遇賊打仗，隨飛飭參將潘韜、遊擊李隆，帶領隊伍前往接應。臣親帶官兵、義民繼進至外三苞竹、劉厝莊地方，果見官兵被賊圍困。即督飭官兵奮勇向前，齊放鎗礮，義民併力衝殺，打死賊匪數百，將賊殺退。接護魏大斌、侍衛德成額、官保、參將特克什布及帶兵之副將詹殿擢、遊擊田藍玉各官兵等。又參將張萬魁在外三苞竹田洋墜馬，正在危急，義民鄭乃生奮勇救出送到。復有台斗坑、水堀頭兩路賊匪趕來，臣一面分撥官兵、義民引護總兵魏大斌等官兵進城，一面督率官兵分投抵禦，鎗礮齊放；又飭官兵、義民繞出賊人之後，併力夾攻，打斃賊人數百。旋即退散。兵民亦有傷亡。獲賊匪大旗、烏鎗、長柄刀等件。

臣連日與賊打仗，雖大、小鉛子就諸羅鑄，尙足敷用，而火藥一項，自六月二十日起至今，已用去一萬餘斛，正苦匱乏。今總兵魏大斌等帶到之兵，藥鉛又復全無，兼之糧餉兩缺，愈覺難處。現在會商諸羅縣設法備辦，以應急需。併咨請將軍臣常青，再撥精兵來諸羅應援。再，義民鄭乃生能於賊圍中救出參將張萬魁，實屬勇往，即賞給把總、頂帶，以示鼓勵。其官兵、義民搶獲鎗刀器械等項，分給兵丁配用。

同日，恒瑞奏言：八月二十八日，有賊萬餘將鹿仔草村莊三面攻擾，經遊擊董秉燦、劉鉞、守備林世元等，帶兵堵禦。正在打仗時，村內火起，村民驚懼逃逸，賊匪趁勢進村，官兵不能拒守，於是日晚間盡行退出。其被傷及陣亡官兵共有一百數十人。又，前此魏大斌、蔡攀龍兩次接應官兵，雖到諸羅，已傷亡大半。賊匪仍行梗阻道路，糧餉不能轉運。現在安撫村民，盡力防守，俟續調官兵到鹿仔港，再行酌量進剿。並請將董秉燦降爲守備，劉鉞降爲都司，林世元革去守備，仍留軍營效力。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恒瑞、李侍堯、柴大紀、蔡攀龍曰：諸羅被賊攻擾，柴大紀在彼激勵軍民，設法堵禦，並連次剿殺賊匪，實屬出力。朕旣嘉其績，復軫其勞。但所奏皆係八月十六日以前之事，現在蔡攀龍已抵諸羅縣城，柴大紀等作何籌辦及如何打仗殺賊之處，尙未據續有奏到。柴大紀惟當倍加勉力，迅速成功，承受恩賞。至鹿仔草一帶，仍有賊匪梗阻，恒瑞雖駐劄鹽水港，所帶之兵尙未到齊，不能前進，未



免心存疑懼，漫無主見。若鹽水港復被賊擾，稍有疎失，則沿海水路亦致阻隔，所關非細。因思鹿仔港距大里杙，雖不過數十里，但沿路村莊恐有賊匪屯聚，官兵卽往大里杙攻擊，恐賊匪又乘間潛出，將後路攔截，則官兵難免返顧之虞，不可不慮。福康安此時應探明，普吉保如已由西螺進攻斗六門，打通道路，直抵諸羅，則大局已定，固屬甚善。福康安卽同海蘭察及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帶領鹿仔港新到之漳州、粵東兵，經搗大里杙賊巢。鹿仔港自藍元枚病故後，並無賊匪滋擾，該處新到之兵，尙未與賊人打仗，俱係生力，新兵銳氣方盛，正可及鋒而用。若此時普吉保尙未能得手，仍在西螺一帶駐劄，則徒守無益，福康安竟應將普吉保調回鹿仔港防守。現在，川省屯練及廣西、貴州兵，俱有旨催令迅速進行，自可陸續前抵該處。福康安卽帶漳州、粵東兵前搗賊巢，並知會徐鼎士兩路夾攻。若鹿仔港現存之兵尙不敷用，或稍待川、廣、黔省之兵到後再行統領前進，而於鹿仔港至大里杙一帶地方，仍派巴圖魯侍衛章京等數十人，酌帶弁兵沿途分佈堵禦，截殺淨盡，勿使賊人梗阻道路。現在福康安等統領大兵，分路進剿，原不難尅期蒞功，惟鹿仔草現有被賊滋擾之事，誠恐軍心未免稍餒。福康安惟應仰體朕意，整頓兵威，策勵將弁，以期迅速集事。雖係么臈草寇，亦不宜冒昧涉險也。臺灣全圖，前福康安起身時，已繪出一分，令其帶往。再令將鹿仔港至大里杙一帶經朕指示之處，另繪一圖發往，並路徑地名粘簽註明，易於展閱。福康安接奉後，更可按圖遵照辦

理。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柴大紀曰：鹿仔港至大里杙沿途地方，所有村莊民人，其中幫助官軍及安分良善者固多，而心懷叵測或於官軍過後潛出滋擾轉爲賊用者恐亦不少。福康安進剿大里杙時，該處距鹿仔港甚近，僅止四十里，或尙可酌留兵丁防範。若將來前往諸羅或相距較遠處所，設皆處處留兵守禦，則兵力又分，於剿捕不能得力。着福康安於經過各莊時，務須留心察看，密行體訪。如係義勇良善誠實可信者，自當妥爲撫慰，令其自行守護，並可助官軍聲勢。倘有心懷反側附從賊黨者，一經查出，竟應於大兵經過時，即將此等奸徒強悍者，悉行殲戮，止留老弱聽其在莊居住，庶無後顧之虞。福康安當隨處留心慎重妥辦，但不可冒昧先露風聲，轉堅其從賊死守之心。至柴大紀非至萬不得已，自斷不肯委城而出。若果力有難支，不得不率兵突出，則該處義民甚多，其中如黃奠邦等，現經柴大紀搜獲賊匪僞示，有必欲甘心之語，若柴大紀帶兵遠去，此等義民必致受賊荼毒，朕心更爲不忍。既使助義出力之人無辜受累，且恐他處義民聞而生畏，阻其踴躍投効之心，大有關係。着傳諭柴大紀，如諸羅已無他慮，自應悉力固守，以待援應；萬一實難守禦，必須出城，另圖進取之時，務將城內義民及其家屬，妥爲捍衛先行送出，然後振旅出城，俾該處義民不致失所，被賊戕害，方爲妥善。

臣等謹案，諸羅被賊圍擾，幾及半載，義民等竭力捍禦，誓死不易。我皇上當援兵未集之先

，勅令柴大紀勿泥城存與存之說；並恐大兵遠去，義民等爲賊所甘心，復諭令將其家屬護衛先行，俾免荼毒。仰見聖主如天之仁，所以爲百姓策萬全者，無微不至。宜乎恩意所孚，淪浹肌髓，益得收衆志成城之效也。

二十九日（癸巳），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恒瑞、李侍堯、孫士毅、柴大紀、徐嗣曾曰：福康安自九月初五日在建溪發摺後，已逾半月，計程已應早抵廈門，與李侍堯會晤面商一切，乃未據續有奏報，自必福康安途次偶有疾病，行走遲緩。而福康安惟恐朕心廼念，不肯自行陳奏，又不令李侍堯、徐嗣曾具奏皆未可定。着李侍堯、徐嗣曾將福康安在途是否曾有疾病及因何耽延之處，速行馳奏。又，現在臺灣剿捕賊匪，調撥廣東兵已有一萬數千。粵東與福建毗連，亦係海疆重地，沿海口岸甚多，在在需兵巡邏防守，而臺灣剿賊事務尙未戡功，或將來尙不無添調官兵之處，閩粵係屬隣省，遇有調撥較爲近便，自應預爲籌備。此時，粵東調赴臺灣之兵甚多，該省存兵較少，孫士毅此時應於附近潮州一帶地方，廣爲招募，勤加訓練，不妨多多益善，既可資該省巡防之用，設遇有調撥，亦可就近派往。但須密籌妥辦，不可稍涉張皇。至粵省前後調赴臺灣官兵，必有子弟人等隨往，該兵丁內有在臺灣病故損失者，自尙懸額未補，應卽於該兵丁隨行子弟內揀選補額，一體充伍食糧，隨營効用，亦可增添兵力。着交福康安、常青卽行遵照辦理。

同日，保寧奏言：九月初一日起至初七日，四起官兵、番練，全數自重慶換船進發，十二日已全出川境。查剿捕臺灣賊匪，現須厚集兵力，軍行必須速捷，再飛咨成都將軍鄂輝及各起領兵鎮將，督率催僱、兼程前往，並咨沿途各省一體督催。奏入，報聞。

三十日（甲午），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恒瑞、李侍堯、普吉保曰：前據柴大紀奏到搜獲賊匪偽札，內有防守海口要隘及被官兵耻笑等語。因思賊人夥黨內既稱被官兵耻笑，自係賊匪抗拒時，屢被官兵剿敗，心存畏懼之言。其所稱防守海口，亦必係慮及將來窮蹙之時，希圖竄逸入海。況前據孫士毅奏，訪聞賊有暗造船隻之事，可見賊人氣餒，已預想逃竄。將來官兵四路追剿，賊匪自必由海口遁逸，不可不加意嚴防。着福康安、常青等，務須嚴飭弁兵於沿海各口岸要隘處所，梭織往來巡邏稽察，毋使賊人搶佔船隻，得以逃往洋面，致搜捕有稽時日。又前據李侍堯奏，鹿耳門、鹿仔港等處已撥派繪船船隻，並撥鎗兵二百名前往協守，此項繪船派往駐守之後，該二處有無賊匪在洋面滋擾，兵丁等會否拏獲賊船，總未據李侍堯奏及。着該督即將該處情形據實覆奏，並飭該官兵等務須實力巡防，毋致稍有疎懈。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三十九

十月初三日(丁酉)，浦霖奏言：川兵赴閩，自湖北荊州順流前進，應由湖南巴陵縣經過，臣先經飭令地方官將一切官兵食用薪蔬等物，寬爲預備，隨到隨卽應付，不令兵丁一人上岸，以免耽延，並可無虞滋事。並飭委署岳州府李之斌、署岳州城守營參將伊靈阿督率文武各員，分駐沿江，往來照料。茲於九月十七日全數出境。成都將軍鄂輝亦於是日督押末起兵船，晝夜前進，並無停留，兵丁等亦極爲安靜。奏入，報聞。

初四日(戊戌)，福康安奏言：自入閩省以來，沿途不見柴大紀文報，知諸羅受困更爲危急。及閱看恒瑞奏稿，所帶赴援之兵，於二十五日行至鹽水港，不能前進，尙未與柴大紀會合。而常青株守府城營盤，南路賊匪仍行四出攻擾。臣沿途細加探訪，雖傳聞之辭不一，大約南北兩路官兵，僅可支持防守，至今尙未得手。臣於十七日馳抵廈門，晤見李侍堯詢以賊匪情形，亦言近日屢接臺灣各官稟報，賊勢似更猖獗，將各稟與臣閱看。內臬司李永祺稟稱：府城周圍十里之村莊，盡被脅從，不惟諸羅受困，卽郡城亦在圍中。郡城兵丁，除撥往諸羅七千名外，其餘呈報病故者，殆無虛日；現在臥病者，尙有一千數百名，兵勢日益餒怯。南潭賊匪，距城甚近，其地附近大穆降、蔦松、岡山等莊，皆係賊匪聚處，此時郡城甚爲可慮。又永福等稟稱：諸羅城西十里，地名湯元店，

賊匪衆多，歷次赴援之兵，皆於此處被截。今蔡攀龍等救援諸羅，會同遊擊楊起麟等前進，行至該處亦被賊人阻截，惟蔡攀龍、孫全謀、邱能成帶兵七百名到縣，其餘多有損失。副將貴林、遊擊楊起麟等，聞已被害。附近鹽水港之樹林頭、鹿仔草、新店等處，於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九等日，已被賊匪搶佔，鹽水港莊民，大半從賊各等語。臣查各員所稟鹿仔草等處被賊佔據及將弁兵丁損失各情節，俱係巡檢邵宗堯稟報之詞，或係該員等張大其詞，亦未可定，必須親至該處目擊情形，方可相機籌辦。竊思臺灣賊匪，原係烏合之衆，易聚易散，但該將軍等調度失宜，官兵多有損失，賊勢固結蔓延，日肆猖獗。而該將軍等節次奏報之摺，僅以支持堵禦情節，敷衍塞責，而於賊匪出沒屯聚實在情形，及官兵打仗損失之數，並未詳悉陳明，一味支吾掩飾，以致久未戡功。現在臺灣地方，據臣所聞，自鳳山以至彰化要隘處所，多被賊匪佔據，道路梗塞；近山一帶，如布袋尾、雙口坑、大穆降、九芎林、頭湖、二湖、三湖，皆係賊巢。是以南北兩路賊匪，處處相通，而官兵各守一方，相距遼遠，聲勢轉不能聯絡。且進兵道路窄狹，數人不能並行，賊匪潛伏道旁、莊內，俟我兵經過，行至半途，即突出從中抄截。領兵將弁不知探明路徑，設法防備，以至累中賊匪狡計。即奮勇如蔡攀龍，救援諸羅亦不能全師直抵縣城，是其明驗。看來，賊匪不過鬼蜮伎倆，慣以中途邀截，若我兵探視賊踪所至，沿途搜捕，連得數次勝仗，其技立窮。無如自用兵以來，辦理不合機宜，益長

賊人之智，全郡官弁兵丁，俱不免心懷惶懼。現在鹿仔港一帶，藍元枚已經病故，賊人聞知，必致乘虛窺伺。該處止有普吉保、李化龍在彼，臣若遙揣情形，指示一切，又恐與該處形勢不盡符合，惟有速渡鹿仔港，立定主見，以鎮人心，而壯軍威。臣前於途次，已飛檄各營嚴切曉諭，申明軍紀，盡改委靡之習。一到鹿仔港，即選擇勇往弁兵，激勵出力義民，相度地勢，整兵奮勇前進，務將賊匪屯聚相聯之處，併力截斷，痛加剿殺，使其首尾不能相顧。官兵所過之地，不致旋通旋塞。即當酌量情形，或帶兵直抵諸羅，或進逼大里杙賊巢，則諸羅之圍不攻自解。要領既得，乘勝直前，雖賊匪衆多，無難尅期殲滅。至臣前赴鹿仔港，本應由蚶江配渡，聞李侍堯所備船隻、馬匹、帳房等項，先已齊集廈門，若復調往蚶江，轉稽時日，廈門至鹿仔港，海道本屬相通，自應即由廈門前往，以期迅速。惟現在颶風頻作，連日不止，茲已於十九日拜摺後登舟，即在大擔門候風。一俟風信稍順，即刻放洋逕渡。此時仍聲言由鹿耳門前進，臨時再諭知船戶，令其前赴鹿仔港，使賊匪猝不及防，亦聲東擊西之一法。

同日，李侍堯奏言：閩省辦理軍需，除節次解往臺灣南北各路軍營一百五十餘萬兩外，其內地辦理兵差夫船各價，及一切製備軍裝、借給官兵俸餉等項，支用亦多；寧可寬爲備辦，懇再撥銀二、三百萬兩，以備接濟。至本省歲需官兵俸餉等項一百四十萬餘兩，藩庫亦屬不敷，據布政使覺羅伍拉納詳請於鹽道庫內撥銀四十萬兩，以供支放，似

亦應照詳動撥。再鹿仔港所運糧餉、鉛藥等項，本俱充足，今更當源源運送，務期寬裕。惟是該處糧餉，向來祇係同知等官辦理，今將軍、參贊等全向此路，將來續調之川、黔兵到來，亦俱由此進剿，則糧餉不可無大員經理，臣擬即檄臬司李永祺，由海道前赴鹿仔港。但據福康安告稱，此時尙聲言由鹿耳門前進，臣俟福康安開洋後，再飭知該臬司前往，仍須慎密，不可稍露端倪。其府城，有永福、楊廷理等料理，亦可不致有誤。惟官兵屢次赴援諸羅之後，該處存兵又稍覺單薄。查臣所派赴援鹽水港之兵三千名，已先有一半放洋，其續到之一千五百名，現在總兵鄭國卿帶領，尙在廈門守風。臣與福康安面商，將此一千五百兵，仍赴常青處協助，則南路兵力亦益厚集，足資剿殺。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恒瑞、柴大紀、李侍堯、孫士毅曰：福康安所奏臺灣府城，賊匪現在窺伺一節，俱係地方官稟報之語。但，前此蔡攀龍帶兵援應諸羅時，先據地方官稟報，已將道路打通，直抵諸羅，復自城內殺出；而續據恒瑞、李侍堯奏報，則蔡攀龍抵諸羅後，仍被賊梗阻道路，並未能出城剿殺，可見該處地方官稟報之詞，好否皆未必盡係確實。惟常青處兵力雖厚，但先後派撥魏大斌、蔡攀龍等援應諸羅，已不免分勢，而恒瑞又帶兵三千赴鹽水港，常青處現存之兵，以分而見單，所存無幾，賊人乘間侵擾，亦屬事之所有。常青前經具奏，親帶官兵往南潭、中洲等處搜剿賊匪，如府城附近賊勢稍增，想常青自揣兵力有限，不得直前搜捕，亦斷不能輕離該處。



府城，從前未添兵以前，尙能守護無虞，又有常青在彼，自當更無他慮。總須俟常青等奏到，方得的實。看來常青、柴大紀兩處局面，尙能支持防守，所慮官兵或因屢有挫失，不免氣餒，於剿捕未能得力。今福康安卽由廈門配渡前赴鹿仔港，仍聲言由鹿耳門前進，使賊匪猝不及防，所辦甚好。其所稱常青等調度失宜，官兵多有損失，及南北兩路賊匪，處處相通，而我兵相距遼遠，聲勢不能聯絡各情節，實爲切中肯綮。福康安於抵鹿仔港，振作士氣，鎮定人心，探視賊蹤所至，沿途搜剿，實爲此時要着。至賊人狡猾伎倆，往往於官兵過後，阻截道路，今福康安擬將賊匪屯聚相聯之處，併力截斷，使其首尾不能相顧，是卽因賊人之巧計，用以攻賊，俾官兵所過之地，不致旋通旋塞，深合機要。此事初起時，若早派福康安前往督辦，自早已戴功。乃黃仕簡、任承恩貽誤於前，而常青等又茫無把握，以致曠日持久，尙未辦理完結，朕悔之無及。今福康安到彼，聲威壯盛，又有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百餘人，帶領已到蓄銳之兵進剿。且續調之屯練二千、黔兵二千，廣西兵三千、約計十月底俱可到齊。此項兵丁內，川、黔兩省兵最爲穩捷，臨山陟嶮，驍健可用。雖廣西之兵稍遜於此二省之兵，亦於南方潮溽之地，水土相宜，尙可期得力。又李侍堯赴鹽水港兵三千名，今據奏已先有一半放洋，其一千五百名，現經總兵鄭國卿帶領候風過渡。合之常青、恒瑞、柴大紀、普吉保等所帶之兵，統計不下五、六萬，是先後派調之兵爲數已多，加以府城及鹿仔港招集義民，自足敷剿捕之用。

。況我朝定鼎之後，止用滿洲勁旅，所向克捷，無不以少擊衆，戡定海內，奄有萬方。諒此等公膺草竊，卽云爲數稍多，祇不過一時烏合，以現在如許多兵統領進剿，豈尙有不敷；卽云遍地皆賊，斷無須一兵抵一賊之理。福康安惟當督率將弁，奮勇前進，勉圖奏績。前經降旨令李侍堯、孫士毅於福建漳、泉及廣東潮州等處，添募官兵，以備調遣，該督等竟當廣爲招募。粵東與福建接壤毗連，設遇有撥調，可就近派往。而附近游手無籍之民甚多，令其食糧充伍，既可安戢地方，又可豫備調撥。福康安察看情形，若剿捕賊匪實有必須再行添調之處，閩省、粵東之兵，不妨一面奏聞，一面卽就近撥調，以期應手。福康安計出萬全，上天必垂嘉佑。惟福康安摺內所稱沿途搜剿一節，賊匪到處屯聚，所過村莊，民人多被迫脅。今福康安統兵進剿，其經過地方，固應乘勢掃除，不使於官兵過後潛出滋擾，但所過村莊，若悉行殲戮，恐一處被官兵剿洗，而他處聞風畏懼，轉爲賊拒敵，是驅使從賊，轉堅其助逆之心。若不留心防範，而於所過村莊聽其聚處，又恐奸猾之徒，於官兵過後，生心梗阻，致爲肘腋之患。福康安務須隨時體訪，加意密防，使良善得安其心，而奸宄無由逞其伎倆，此爲最要。再如鹿仔草等處，本係楊起麟、邱能成在彼駐守，嗣因調往援應諸羅，致該處兵單，爲賊所據。福康安統兵前進，所過之處，其原派駐守官兵，不可輕易撤調。卽鹿仔港，亦應遵照昨降諭旨，於普吉保、李化龍二人內，酌留一人駐守，以免疎虞。至京營勁旅，朕非靳於調撥，推

念自京至閩，道里遙遠。卽如川黔等調派之兵，到彼尙須時日，若調動京兵，更屬緩不濟急，兼恐有駭聽聞。且各省官兵到臺灣後，尙因彼處氣候、水土不能服習多有染患疾病者，若京兵到彼，更不相宜。卽派往，亦恐用非所長，不能得力，是以不復調遣。福康安意以爲何如？至貴林、楊起麟二人，是否實係陣亡？着卽行查明速奏。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曰：前因賊首林爽文糾衆謀逆，罪大惡極，該犯係漳州人，其祖墳自必近在漳州一帶。早經降旨令李侍堯密委委員，將林爽文祖墳先行刨挖，剝骨揚灰，以損賊勢。今月餘尙未據該督覆奏。着傳諭李侍堯，將於何日查明林爽文祖墳處所及如何辦理之處，迅速覆奏。

上又諭內閣曰：成都將軍鄂輝，現在帶領四川屯練兵丁赴臺灣剿捕賊匪。鄂輝久歷行陣，於軍旅較爲諳習，亦着授爲參贊，協同福康安悉心籌辦進剿，以期迅速膚功。

上又諭內閣曰：現在臺灣剿捕逆匪尙未竣事，所有軍需等項動用較多，着該部於隣近福建各省分酌撥銀三百萬兩，令該督撫派委委員，迅速解往閩省備用。

同日，何裕城奏言：川省屯練降番兵二千名，先經副將那蘇圖帶領頭起兵五百名，於九月十八日抵江西九江府境，當卽起程前進。茲松潘鎮臣穆克登阿帶領二起五百名，於二十一日抵九江境，卽於次早起程前進；成都將軍鄂輝帶領三起五百名，於二十四日抵境，亦於次早起程；副將張芝元帶領四起五百名及額外多帶降番三十一名，於二十六

日抵境，亦即於次早起程，並由南康、南昌、饒州、廣信等府前進。經臣每起於例給口糧、鹽菜之外，量給食物錢文，分別犒勞。該屯番等趕緊行程，甚屬踴躍，亦極安靜。臣仍飛飭臬司額勒春，於南昌省城上船處督率照料，並飭藩司李承鄴，於鉛山縣過嶺出境處，親爲妥協經理。再湖北省協濟閩米十萬石，分作四起，由江西五福地方起岸轉運。其頭、二起米五萬石，先已入境換船前進。今三、四起米五萬石，亦於九月十五、十九等日，先後抵江西九江府境。臣派員協同各地方官，護送躉催，行抵鄱陽湖口，一俟風順，立即渡湖換船前進，不致少有遲誤。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孫士毅、孫永清、李慶棻曰：廣西、貴州兵丁，前據孫永清、李慶棻奏，已於九月初九、十六等日，全數出境，諒日內自可陸續躉發。已節經降旨，催令進行。現在福康安已抵廈門配渡，亟須官兵接濟，合力攻剿，着沿途各督撫於前項官兵抵境，務須妥爲照料，躉程前進，愈速愈妙。

初七日（辛丑），福康安、海蘭察同奏言：登舟數日，風信靡常，現在大擔門守候。日內若得旁面稍順之風，可以折餞行走，即令開駕放洋。再，臺灣各處義民隨營打仗，接濟諸羅糧食，最爲急公出力。茲賞給義民頭目官職，並將乾隆五十二年應徵錢糧，通行蠲免。現已發給廈門道廳等，刊刻騰黃，送至舟中，一經登岸，即於南北兩路普行張挂。並一面出示剴切曉諭，被脅民人亦必聞風投出。現在調派漳州兵丁二千名，與賊

匪同鄉，多言其不可深信。然此時祇可分派各營、各隊嚴加約束，仍不可稍露端倪。至義民人數衆多，難保無賊人混入其中，亦當責成義民頭目，實力查察。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海蘭察、李侍堯曰：海面九月內風色不正，此原不可過於焦急、輕易冒險，但十月向係平順易渡。福康安於九月十九日在廈門登舟，候風過渡，計此時早交十月，想已得有順風，久經放洋，前抵鹿仔港矣。臺灣剿捕賊匪，前後派調官兵不爲不多，而常青等運籌調度不能得有把握，以致東派西撥，兵力見單，賊勢尙在各路滋擾。幸而朕先事豫籌，早經降旨將四川屯練及貴州、廣西兵，豫爲調度。此時臺灣各路之兵，未免因日久稍疲，而新調川、黔、廣西之兵，皆係生力，待其接續前到，正資剿捕之用。此刻，雖因守風稍爲稽待，然自此兵威壯盛，機宜湊合，未始非成功先兆。福康安於此時，轉不必過於焦急，輕易涉險也。李侍堯派令鄭國卿帶往本省兵三千名，亦在大擔候風，自卽與福康安一同渡洋。此內一千五百名，前據李侍堯奏，擬撥常青處。此時福康安到鹿仔港後，卽日相機進剿，其鄭國卿所帶兵三千名，竟可全數俱赴鹿仔港，不必撥往南路，更爲壯盛。再七月間曾據常青奏，遊擊黃鳴鳳帶領弁兵、義民，在鹿耳門洋面巡緝，瞭見賊船八隻，隨率兵民追捕，殺賊二十二人，餘匪逃竄，賊船、賊寮盡被焚燒等語，曾諭令常青等，於各隘口分派員弁實力巡查，嚴密防範。何以前此賊匪潛出滋擾時，當被巡緝官兵卽時追捕剿殺，而近日鹿仔草一帶近海

口岸，轉被賊匪肆出騷擾，焚搶屯佔，並不能隨時剿捕？着福康安到彼後，嚴飭沿海各隘口官弁、兵丁等，務須梭織巡邏，認真查緝，毋使賊匪得以乘間滋擾，劫奪船隻。至普吉保前奏俟李化龍抵鹿仔港後，即親帶官兵進擊西螺、斗六門，正欲觀其後効，乃距今已閱兩旬，其如何進兵攻擊，及西螺一帶會否打通道路接應諸羅之處，並未據有續奏。或又係因風阻，亦未可定。普吉保在彼帶兵，是否實能奮勇出力？着福康安秉公查明，據實覆奏。人才難得，福康安亦不必因有前旨，豫存成見。

同日，阿桂奏言：福康安進攻大里杙，不特廓清道路、攻圍賊巢須用多兵，即留防後路，以及沿途護送糧餉、火藥等項，在在咸資兵力。且福康安與海蘭察等久歷戎行，聲威素著，非常青等可比，必得一臨其地，每戰必克，所向披靡，方足以寒賊膽而整軍威。若急於前進，設未能長驅直入，途次稍有濡遲，不副衆望，所關匪細。臺灣節次調往之兵雖已不少，但分路剿捕及派撥防堵，勢已見單。且其中亦少可用之兵，而鹿仔港原駐兵力，又不及府城。至義民、熟番等，各護其身家，大約以之守禦則可，資其力以之攻剿，則但能助勢。即如剿賊以來，義民、鄉勇到處打仗，傷亡俱較兵丁甚少，於此可見。徐鼎士帶兵不過二千餘名，即由大甲溪進剿，恐亦難深恃。計福康安到廈門蚶江一帶，當在九月二十左右，臺灣每年九月、向多颶風，難於配渡。若福康安略需等候放洋，則現調之屯練降番與黔省兵丁隨後可到，福康安親帶前往，聲勢較壯。若福康

安到廈門蚶江一帶，卽揚帆逕渡，似宜就該處現有兵力，先於諸羅、鹽水港等處剿殺匪黨，廓清後路，俟屯練降番與黔兵到齊，兵力稍充，整頓前進時，再飭知徐鼎士由大甲溪尅期夾攻，庶搗穴擒渠，可以得手。就臣愚見，臺灣現在剿賊，必得可用之兵二萬，專爲搗穴擒渠之用，辦理方有把握。福康安到彼，如原有及現調各兵足敷攻剿，自不肯再請添調。儻兵力尙不敷用，仍需奏請添調湖廣兵丁，或竟於原備楚兵之外，尙需續添黔兵數千，仰懇皇上俯從准其調用，並飭蒞進。緣臺灣炎熱雨濕，官兵速到，總得於春令完事，則辦理不致棘手。奏入，報聞。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四十

十月初八日（壬寅），孫士毅奏言：委守備沈德清、千總莊大進帶同兵丁三十二名，將赴臺兵丁棉衣、鞋、袴、帳房等項，分載兩船，運送廈門。九月初五日，在粵東澄海縣開行。九月十八日，接護南澳鎮副將鄭元好稟稱：「前赴閩省銅山沿海一帶巡查，至虎仔嶼收泊，沈德清等船隻亦收至虎仔嶼，告知：於十五日灣泊銅山營仔汛港，三更賊船四隻，每隻數十人，前來行劫。千總莊大進船內裝載鞋、袴、帳房等項，被劫去一百餘隻，並失去隨帶兵器數件、千總戳記一個。因賊多兵少，兵丁三名被打落水，千總及各兵均各受傷。其守備沈德清船內裝載棉衣，未曾被劫」等因。臣查該護鎮鄭元好既在閩省銅山沿海一帶巡哨，何至一任盜賊充斥，毫無顧忌。其銅山營汛，是否該護鎮所轄，抑另有專管之員，應聽閩省查明參辦外，臣現於粵東境內各海口，一體委員上緊緝緝，嚴密查拏。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孫士毅、徐嗣曾曰：鞋、袴、帳房等項，俱係運送臺灣軍裝物件，被劫至一百餘隻之多，看來竟係林爽文夥匪在洋面潛出邀劫，不可不嚴拏究辦。此案被劫係在閩省洋面，李侍堯自應飭屬一體嚴拏。但該督駐劄廈門辦理軍務、照料官兵配渡，事務繁多，無暇兼顧，徐嗣曾現在省城並無經辦要件，竟着責成該撫督率

所屬實力查拏，務期按名弋獲，毋使漏網。徐嗣曾於臺灣剿捕事務，初時尚知留心，隨時陳奏，後見賊匪肆擾日久，一時未能辦結，未免心存畏難，轉似置身局外，緘默不語，若與己無干者。徐嗣曾係本省巡撫，何得漠不相關若此？着傳旨嚴行申飭。

同日，保成奏言：黔省頭起官兵，距古州水次較近，是以咨會古州鎮總兵馬詔蛟，即將頭起官兵，會同貴東道尼堪富什渾先行點驗開行。總兵馬詔蛟親至丙妹照料。嗣臣趕赴古州，即將二起官兵查點開行，隨親督前抵丙妹。撫臣李慶棻於遵義、大定、平遠、黔西官兵過省，亦即親赴沿途督催。鉛彈等項，俱加倍帶往，以資備用。奏入，報聞。

初九日（癸卯），孫士毅奏言：黔兵赴閩，計程雖遠，而自貴州一帶至廣西梧州府，均係溪河急水順流而下，無需多日。其自梧州至廣東省城，水勢亦順，不致稽遲。唯自廣州至惠州老龍地方，逆水居多。自老龍過山之後，如過溪河水勢不致過淺，亦止數日可到潮州。查廣西柳州以上，提臣三德在彼督催。撫臣孫永清現駐梧州照料。其入粵東境後，撫臣圖薩布、提臣高綦，於廣惠兩處上緊催遣。其自老龍過山，清溪下船至潮，臣妥爲料理；中間復派委文武大員，分段催查，務期加緊進行，斷不令稍有遲滯。至粵西兵三千，分作六起，其頭起五百名，即日可到黃岡點送入閩。其餘五起，因營分較遠，於九月初十日以前，由梧州起程，約計月盡、月初，亦由黃岡全數出境。奏入，報聞。

十四日（戊申），恒瑞奏言：鹽水港附近民人，多有從賊。九月初四日，有賊匪二、

三千猝至，經恒瑞督令岱森寶屢次堵禦。初五日早，又有賊萬餘前來滋擾，恒瑞督率富克精額奮力剿殺。賊匪人數衆多，官兵不能抵禦，富克精額被毆打傷陣亡。恒瑞欲進不能，即欲棄鹽水港退回常青處，亦不能達，現在續到兵五百名，唯有悉力固守鹽水港。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海蘭察、恒瑞、李侍堯、孫士毅、柴大紀曰：該處賊勢尚在猖獗，恒瑞兵力有限，未免進退掣肘，幸所帶之兵又續到五百名，可資接應。恒瑞此時，亦不必過於焦急，唯當在鹽水港悉力固守，以待福康安到。若賊匪衆多，勢難守禦，不妨竟棄鹽水港，同至常青處，再圖進取，亦是一策；但用兵之道，以攻擊爲先着，堵禦爲後着。今官兵所到，轉被賊人攻擾，我兵日以抵禦爲事，是官兵祇辦接應，着着落後，而賊人轉得占先，客主之勢，豈不倒置？恒瑞此時，既不能帶兵前抵諸羅，又不能回至府城，亦斷無在彼株守之理。况恒瑞與彼，賊匪不時滋擾，仍須堵禦剿殺，不得休息。與其賊來始應，何若偵探附近賊匪何處單弱，有隙可乘，即帶兵直前攻剿，使賊人救應不暇，以成反客爲主之勢，豈不甚善？恒瑞當察看光景，酌量妥辦，亦不必過於拘泥遵旨也。至福康安自九月二十四日在大擔門發摺後，迄今未據續有奏報。前於陛辭時，曾令到廈門後，察看情形，如臺灣府城及諸羅設有疎虞，福康安應俟添調官兵到齊，再行放洋前進。計此時，福康安自早得有順風徑渡鹿仔港。現在鹽水港有賊

滋擾，恒瑞勢不能支。儻此旨到日，福康安尚在守風待渡，竟當俟川、黔等省官兵到齊，再行開駕。若已得風配渡前抵鹿仔港，不妨稍爲等候，俟川、黔、粵西官兵陸續到彼，再行統領進剿。或先赴鹽水港一帶剿殺賊匪，援應恒瑞；或經由鹿仔港直攻大里杙賊莊，使賊人回顧巢穴，前後牽綴，則鹽水港等處賊匪，自必紛紛解散，其圍不攻自解。福康安唯當審度機宜，不可畏難，亦不可冒險輕進，總以持重爲要。至福建、廣東二省召募新兵，未經訓練，若卽用以剿賊，難期得力；着傳諭李侍堯、孫士毅，如遇福康安續有添調之處，先將各營練習之兵，派令前往。其新募之兵，留於該省巡查防守，仍一面督飭將弁，上緊訓練，務期精熟可用，庶於戰守均爲有益。又徐鼎士處，未據續有奏報。就目下情形而論，如賊匪盡往南路，大里杙賊莊祇係家屬老弱，則徐鼎士自應由大甲溪乘虛進搗賊巢，以分賊勢。若北路賊匪屯聚尙多，徐鼎士且勿輕進。福康安到鹿仔港後，距彼更近，自悉該處確信，其應如何籌辦之處，卽當檄知徐鼎士遵照辦理。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舒常、俞金鰲、何裕城、浦霖曰：前經降旨令浦霖於湖南挑選兵二千名，以備徵調，自己豫爲挑備。今臺灣剿捕逆匪尙未戡事，現須添兵協剿，該省兵丁從前調赴金川軍營，於馳陟山險較爲便捷，今調往臺灣助剿，自更得力。着舒常、浦霖卽將挑備兵二千名，派鎮守鎮總兵尹德禧爲總統，並着於副將內曾經身歷行陣者，酌派一、二員，隨同帶兵前往；亦照運米路徑，由江西一路迅速赴閩，聽候福

康安調用。所有軍裝、火藥等項，俱着妥協備帶，勿致稍有缺乏。至湖南鳳凰廳地方，前因苗匪滋事，甫經該鎮尹德禧搜捕淨盡，該處係苗疆緊要，必須大員在彼駐劄以資彈壓。着俞金鰲即行前往該處駐劄，兼理總兵印務。並着何裕城於兵丁抵境時，妥爲料理，隨程前進。

十五日（己酉），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海蘭察、恒瑞、李侍堯曰：福康安統兵進剿，所帶官兵，多係派調勁旅。其閩省本地兵丁，屢經挫失，自不能如川、黔兵丁之得力。但現在臺灣統兵大員內，如蔡攀龍等，卽籍隸閩省，其餘偏裨千把籍隸本省者，諒復不少。福康安仍當加以策勉鼓勵，俾伊等各思振奮勉圖出力，不可因現帶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皆驍勇絕倫，所調各兵俱係生力可恃，遂置閩省官兵於不齒，致阻伊等効用之心。況現在各省調往兵力雖多，於該處路徑情形未能熟悉，必須本省官兵爲之向導。福康安務須隨時留意，於閩省將弁兵丁中，視其出力者，鼓勵數人，以作其氣，而收其用，不可稍存岐視也。再前據常青等奏，官兵與賊打仗，屢因遇雨路窄，不能擺列隊伍，但我兵因路窄難行，不能整隊，豈賊人獨能悉衆全來，坦行無阻？且我兵因雨水泥濘，難以前進，何以賊衆獨不避雨水泥濘，時出滋擾，殊不可解？福康安到彼，詳悉查明該處實在情形，悉心籌畫，務出萬全。

臣等謹按，閩省兵丁，當屢經挫失之後，其氣已餒。我皇上特簡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及調集

川、黔勁旅，皆驍勇絕倫，可期迅速集事；尙垂念閩省弁兵執爰隨行，不肯稍存岐視，以阻其効用之心。特命於將弁兵丁內，視有出力者，錄用數人，以作其氣，俾得人人自効，踴躍爭先。斯眞天地之量，而爲鼓勵人才之極則歟！

十六日（庚戌），福康安奏言：臣此次由鹿仔港進剿，必須南北兩路併力攻圍，使賊匪處處防備，疲於奔命；賊勢旣分，軍威壯盛，不難一鼓殲擒。現已繕就咨文，俟放洋時，差人乘坐哨船，知會常青、恒瑞、柴大紀、蔡攀龍等。約計臣到鹿仔港之時，各路大舉進攻，鹿仔港大兵即可乘機迅發，直抵諸羅，將沿途賊匪痛加剿殺。一面撫諭附近被脅民人，令其各保村莊，殺賊自効；不必零星派撥，逐處留兵，道路自無虞梗阻。中路旣通，聲勢益加聯絡，然後整兵進逼大里杙，約會淡水官兵由烏日莊夾攻。另派巴圖魯侍衛數員，帶兵在牛馬、快官等莊，杜其奔竄之路。巢穴旣傾，南路賊勢益孤，殲擒更易爲力。臣遙揣情形，似應如此辦理；到彼後，如有應行布置之處，再當相機妥辦。

同日，李侍堯奏言：閩省駐防滿兵，除恒瑞帶領一千赴臺郡外，尙有一千五百餘名。省城地方亦屬緊要，若分撥八百名來駐廈門，亦足資彈壓。隨飛移副都統鄂岳，令其如數調派，並明諭各兵，以將軍赴臺灣，恐將來或需派撥，是以先調至廈門豫備。至廈後，仍飭隨時操演，不稍露端倪，亦已足壯聲勢。至將軍福康安旣赴鹿仔港，將來解送要犯，或由蚶江入口，該處附近泉州有陸路提標兵，自足彈壓，可毋庸分撥滿兵駐劄。

其漳州一帶地方，尤當靜鎮，是以臣諸事只照常辦理，不露形迹。再，密飭平和縣查訪林爽文祖墳，據稟：『林姓各支，多者千餘丁，少也數百丁。現在進士林屏南稱：康熙年間，有林恪者隻身渡臺營生，後即家於大里杙。乾隆四十年，屏南之堂姪林任觀往臺販易，寓大墩林訪家，曾有大里杙人林爽，年約二十以內，常來閒遊，詢係林恪之孫。現在造逆之林爽文，或即是此人。但事隔多年，彼此不通信息，是否的係此人，不能知其確實』等語。查漳、泉風土，往往人名有兩字者，只呼一字，以便稱謂。今林任觀所遇之林爽，既居大里杙，當即係現在之逆匪林爽文，則伊祖林恪以上墳墓，即應刨掘。但據林任觀所供，林恪之孫與現在逆匪是一、是二，尙未有的據；該姓支族甚多，方且各懷畏懼，未便因疑似之間，遽行辦理，恐遂致驚疑不安；容再行密訪，務得確切根據辦理。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海蘭察、恒瑞、柴大紀、蔡攀龍、李侍堯曰：福康安所奏籌辦剿捕事宜，與朕節次所降諭旨，雖有大同小異，然已俱得要領。現在添調川省屯練兵，不過七、八日即可前抵廈門，若福康安在大擔門守風尙須數日放洋，則此項兵丁當已陸續到彼，福康安即可帶領一同渡洋。即福康安已得順風先行開駕，而屯練兵隨後配渡，計其前抵鹿仔港，亦不過於福康安到後一、二日即可到齊。其貴州、廣西兵，亦當接續全到。且福康安前此原請添調四川、湖南、貴州兵各二千；今湖北之兵，

雖因路遠未經調發，但朕已豫爲籌及，派調廣西兵三千，現又添派湖南兵二千。而川、黔之兵，於福康安未經奏調之先，亦俱預爲調派，此時俱可絡繹前抵該處，正資進剿，何慮不所向克捷耶！唯恒瑞在鹽水港有被賊滋擾之信，該參贊前日奏到之摺，係由廣東轉遞，福康安未經啓閱，自尙未得信，已降旨詳諭一切。就此時情形而論，自先以援救諸羅爲要。福康安到鹿仔港後，等候川、黔、廣西兵齊到，卽直抵諸羅。柴大紀、蔡攀龍在彼日久，於該處情形自爲熟悉，福康安當與之悉心籌畫。至臺灣府城，現有常青在彼，看來雖未能進取，而自守尙屬有餘。卽使府城守禦難支，或竟有疎虞之事，亦不難再爲收復。福康安不必因身當重寄，不能爲郡城保全，卽爲有負任使，心懷疑慮，以致顧此瞻彼，轉不能併力一處，決機制勝。朕亦不怪福康安之不救也。所帶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皆係久經行陣，於行軍機要皆能熟悉，統兵進剿時，其旁路、後路或有賊匪潛出滋擾，伊等自能隨時察看，豫行防範，不致墮賊狡計。至林爽文祖墳，未得確據，自未便因疑似之間概行刨挖，轉致林姓支族聞信驚疑，應俟查有確切根據，再行辦理。卽使一時未能查出，亦無甚關係，不妨稍從緩辦。

同日，何裕城奏言：四川屯練降番兵二千三十一名，先於九月二十六日全抵江西九江府境；嗣接奉諭旨，飭令加緊兼程行走，又飛飭各地方官並添派文武大員，分布各站，節節趨催。而該官兵等亦各踴躍爭先，由南康、南昌、饒州、廣信等府，行抵河口



鎮。經藩司李承鄴率同府、縣等在彼經理，分起過鉛山縣之分水嶺，至初八日全抵閩省之崇安縣迅速前進。奏入，報聞。

十七日（辛亥），孫士毅奏言：前因諸羅急需應援，卽一面知會粵西兵起程來潮，一面於粵東再湊調一千名，實屬失當。至粵西兵三千，於十月初四日全數照料入閩，黔兵二千，計日應抵粵東境內。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孫士毅、徐嗣曾曰：今臺灣剿捕賊匪尙未能尅期竣事，正需兵力；則孫士毅豫行派撥以聽調遣，殊爲得用，甚資其力，何必引以爲罪耶！此時，屯練二千已抵該處，粵西兵三千亦已早抵廈門，合之鄭國卿候風待渡之兵，又有八千生力雄兵，加以鹿仔港原有之漳州兵二千、廣東兵三千，以及義民、番社，而以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分領進剿，何向不克！但恐將來大功垂成，賊匪勢窮力絀之時，此輩狡獪性成，斷不肯束手待斃，或思由海道搶船避竄。笨港、鹽水港、鹿仔草一帶，俱曾被賊匪焚搶，此等處均係通海口岸；將來賊匪避竄時，其大里杙巢穴留存家屬甚多，賊人顧戀家室，自必思搶船隻，同載逃逸。若逃在洋面，則大海廣濶，踪跡匪易，豈有福康安亦駕船追捕之理？福康安等務須豫行留心。今兵力既多，如沿海口岸，一經將賊殺散，卽揀派水陸弁兵嚴行看守，並留一、二大員往來稽察，勿被賊人搶佔。若有商販船隻，亦當全行調開，勿令近岸。其運載軍需兵米等項船隻，於到後卽令

原船仍回內地。使賊人無船可奪，絕其逃竄入海之路，方爲妥善。再漳、泉各屬，向藉臺灣運米接濟，今臺灣被賊滋擾，雖米石不能源源運送，但該撫現稱內運無多，則是臺灣地方小民尙能耕種，有米運至內地。且昨據福康安奏，常青在府城與賊打仗情形，其信息卽係得之船戶，可見該處商販雖少，尙有船隻往來。其臺灣產米，是否常有運送內地者？爲數約計若干？現在臺灣南北兩路，何處尙照常耕種？並着福康安、李侍堯於便中訪查，據實具奏。

十九日（癸丑），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曰：臺灣地方奸民糾衆械鬪之事非止一次，皆由該處多係漳、泉二郡及廣東民人在彼居住，而漳、泉兩郡民人素有嫌隙，及與廣東民人彼此不睦。其里居田土互相錯處，往往分爭構釁械鬪滋事，而地方官並不實力查辦，惟思將就完案，以致奸民無所敬畏，因而釀成事體。此次林爽文等倡亂不法、劫縣戕官，亦卽因糾衆倡會而起。今福康安等統領大兵，鼓勇進剿，自可尅期肅事。惟該處刁民，惡習相沿已久，若將來撤兵之後，未免故智復萌，辦理匪易。現經此番大加懲創，不可不悉心籌辦，妥爲經理，以期一勞永逸。因思廣東、漳、泉三處民人互相構釁，若能令其彼此分處，各不相涉，自屬其善。但伊等在彼居處多年，各有田產，安土重遷，一時概令離析，勢有所難。將來賊匪蕩平後，福康安應酌量情形，設法妥辦。如義民內居住山猪毛廣東莊者，久經官給「懷忠里」、「効忠里」匾額，該處義民

最爲奮勇急公，自應令其照舊安居，各守本業。此外各處義民，實在隨同官兵打仗殺賊者，既經奮勉出力，豈可轉令遷徙，失其世業。若賊匪莊業例應入官，當召募別處良善之民居處。至各近處村莊民人，雖無從逆實迹，而與賊匪同住一莊、心持兩端者，究不可信。或趁此兵威，將該處村莊民人酌爲遷徙。其籍貫分隸廣東、漳、泉者，令其各爲一莊，俾相離較遠，以杜爭端。至臺灣府城，爲五方離處之區，自難逐一清釐，轉滋煩擾。況鎮、道大員俱駐府城，原可隨時彈壓，無虞滋事，則不必辦及。至臺灣南北各處村莊，多被賊焚燬，民人俱遭戕害，並賊人頭目及被賊脅從之衆所遺田土房產，既未便仍撥給漳、泉之民，令其徒享利益，且恐遊手無籍之徒，從而聚處，又致滋事，自應將其田產查明入官，另行分撥。因念該處熟番向化日久，此次逆匪滋事，熟番並無從賊者，且淡水等處現在召募番勇甚多，莫若將此項入官田產，如四川屯練之例，卽給與熟番耕種，按則陞科，令其安居管業，自爲守護，既可以示綏戢，又可招撫生番，豈不一舉兩得。再諸羅、彰化等處，地方遼濶，亦須酌量添設兵丁，以資防禦。該處止設知縣一員，恐職分較小，不能彈壓，或應酌添丞倅將弁在該處駐劄，更爲有益。福康安等歸入善後事宜酌辦，不必過於拘泥。將來應行籌辦之事甚多，若令李侍堯渡洋前往辦理，恐內地乏人，而常青於此等要務未經諳練，恐亦不能籌辦裕如，福康安既遠涉重洋，於該處整頓地方、戢暴安良一切善後之事，正應乘此大兵得勝之後妥爲區畫，不必急於回

京。至海蘭察及巴圖魯侍衛章京等，事竣後自應令其先回；不妨酌留數人，以資臂指。其閩、浙駐防滿兵，亦應令其各回本處。惟屯練黔兵，既經遠調到彼，將來辦理善後事宜，或有應須兵力鎮撫之處，亦不妨暫留該處，於諸事辦完後，應撤回時，再行撤回也。

二十日(甲寅)，徐嗣曾奏言：四川屯練降番二千名調赴來閩，二起兵五百名，於初四日入境，其頭起兵已於今日到省。先准督臣咨會調撥駐防滿兵，駐劄廈門備調，經酌派八百名分起前往。臣與副都統臣鄂岳商同料理，趁川兵未到之時，先令滿兵兩起於初八、初十日起身。此時川兵已到，應先儘該屯練等逐起過竣後，再遣後起滿兵前進。臣親赴沿途照料彈壓。火藥、鉛彈均已備貯泉廈兩處。經臣酌定川兵由蚶江配渡赴鹿仔港，已飭總辦局司道於泉州存貯軍火內，就近按照撥給，以資帶往。至廣西兵三千名，據報三、四起已抵廈門，貴州兵二千名，計已可抵粵境，俟各兵到時，即可迅速配渡。奏入，報聞。

二十一日(乙卯)，孫永清、三德同奏言：黔省官兵二千名，分四起行走，頭起官兵於九月二十一日入粵西之梅寨界，第二、三、四起，俱間日前來。自梅寨至蒼梧出境，共水程一千八百餘里，每多灘淺難行之處，先期飭令各地方官多備人夫，在灘伺候，兵船一到，立即拉送，毋許片刻停留。並飭沿途督護各員弁，加緊嚴催，俾各起接續行走

。茲於十月初三日至初六日，四起兵船，已全數出境入廣東封川縣界，交明廣東道、府員弁押護前進。其統領各兵之總兵許世亨並各將弁，均能約速兵丁，安靜守法，並無生事滋擾之處。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曰：現在川、黔、廣西等省兵丁，卽日陸續前抵鹿仔港，伊等遠涉數省，行走奮勉、安靜，自應酌加獎賞，以示鼓勵。此內屯練兵丁，屢經調派，素爲得力，但此次甫經新到，尙未與賊打仗、獨著勞績，既未便先加恩賞，轉使他省調撥之兵，不無缺望。且臺灣節次所調粵東、浙江及閩省滿漢官兵甚多，久經在彼防守堵剿，其中傷亡、病故及疲弱不能得力者，一時亦難分晰查明、普行給賞；自應核其功過，分別賞罰，用示勸懲。着福康安到彼後，於打仗時，務須隨時留心查察。至新舊派調各兵，有打仗出力者，亦有怯懦不前者。福康安於進剿時，應將各該省中奮勉驍健之兵，臨時查明，酌加賞賚。庶出力者倍加感奮，而懦怯者亦知所激勵、爭先効用，於剿捕機宜，方可收臂指之效。

二十三日(丁巳)，李侍堯奏言：九月以來，海風連作，臺灣久無文報。本月初九日，始接同知吳元琪九月初六日來稟。內稱：「初一日柴大紀有信至府城稱，蔡攀龍等援兵，惟蔡攀龍、孫全謀帶兵七、八百名及運送糧餉之義民三千名到諸羅。其貴林、楊起麟、杭富，俱在正音莊陣亡。賊在諸羅城十數里外周圍邀截，使道路不通，米糧不入

。現在米價甚貴，且無買處。又聞近縣各莊田禾正熟，賊與莊民分收，運歸斗六門。官兵常出城截用，似尙可支持。恒瑞在鹽水港連日打仗，常青又添派梁朝桂、謝廷選帶兵一千，前往應援』等語。是諸羅仍未解圍，而鹽水港又多賊匪滋擾。梁朝桂等到彼，雖可增助兵力，萬一賊益鴟張，鹽水港水口截斷，則恒瑞等進退兩難，或有疎失，益不成事體。是以臣飛札常青速派水師烏鎗兵數百名，駕船數十號往鹽水港。倘賊由水路來擾，卽行截殺，務當保住水口，兼可作萬一退步之用。臣因風帆不順，特令廈防廳選募舵工水手，將此信冒險折餞前往，但未知是否必能迅速送到。至粵西兵三千，現已到齊登舟，緣東風甚大，不能放洋。福康安等亦尙在大擔候風。川省屯練，本月初二日頭起兵亦已入閩境。此項兵係從江西取道府城而來，應卽從蚶江配渡。其船隻亦已豫備妥當，俟將到時，臣卽前往蚶江料理。貴州兵，聞已在途，想亦迅速可到。福康安等一得順風，自當卽行開駕。

同日，普吉保奏言：臣帶領官兵於九月初六日由大突溪前往笨港，分路剿捕，留遊擊葉有光帶兵八百名，防守糧道後路。十三日行抵麥子寮，有賊衆數千苛派良民銀、米，民苦不能應。賊尅期次日燒莊，百姓驚惶無措。適官兵踵至，賊衆奔逸，百姓懼聲動地。是日，劄營該處，仍一面分兵偵探追逐。十五日，劄營元長莊，離笨港八里。密探賊匪均屯集笨港及前途一帶村莊。至夜，賊匪暗放火號，繼以礮聲；並聞諸羅一帶，

礮聲徹夜不絕。臣當飭將弁嚴爲戒備。四鼓，將兵分作三隊，臣帶領司馬元勳由中路直衝賊巢，遊擊海亮由西路夾攻，護副將琢靈阿爲之接應，參將張朝龍帶領守備宋國興、署守備沈勇雲從東路橫衝。賊衆蜂擁迎敵。臣督率官兵奮勇攻殺，鎗礮並施，打死賊匪數百人。生擒賊夥楊意、蘇媽、張固三名，審明正法。獲器械三十餘件、鞭礮二門，米穀、薯乾約計百餘石，當分散出力各官兵、鄉勇。焚燒坂頭厝等莊七處，火烟起後，諸羅礮聲亦遂不聞。查遊擊海亮奮力督兵，復用鎗礮打斃逃散賊匪數人。正在收軍，據報有賊匪數百人乘大路前進，由崙仔頂一路來犯大營。經署同知黃嘉訓督率鄉勇，會同遊擊夏承熙，帶領官兵奮勇堵禦，殺賊十餘人，當將崙仔頂賊莊燒燬，賊衆退散。查笨港地方分南北二港，離諸羅二十餘里，離鹽水港三十里，離海口三十里。自五月失陷後，北港竟成片土，南港一帶搭蓋草寮，約計二百餘間，悉係賊巢，賊匪得以肆行無忌。今頓遭焚殺，賊衆未必不爲喪膽，若經乘勢直追至諸羅，似覺便捷。第恐賊匪詭計多端，一俟我兵前進，在後繞襲，阻隔糧路，貽害非輕，故仍劄住元長莊，並可覘賊匪動靜。臣一面親督官兵焚燒一帶賊莊，痛加剿殺，廓清後路；一面密遣妥人移咨參贊臣恒瑞、柴大紀，定期三路會合，併力夾攻。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恒瑞、柴大紀、普吉保曰：笨港離諸羅二十餘里，離鹽水港亦止三十里。該處經普吉保帶兵收復，與諸羅密邇，聲息相聞，是

諸羅縣城儘可無慮。而鹽水港亦距笨港甚近，恒瑞處有續到之閩兵一千五百名，又經常青派令梁朝桂等帶兵一千名前往援應，則鹽水港一路軍勢亦已大振。至常青處，既能分兵援應鹽水港，看來府城自必防守裕如。計福康安此時，諒已順風前抵鹿仔港，其四川、廣西兵，自己與福康安先後放洋。福康安統領多兵及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前往督剿，又經笨港收復之後，軍聲倍振，惟當督率將弁相機進剿。再該處民人被賊匪勒索銀米、焚燒住莊，不堪其苦，一聞官兵到彼，喜獲更生，可見賊匪經過地方，其附從民人本非甘心從賊，特因賊匪逼迫，無奈聽從。即如麥仔寮地方，幸官兵前往該處，民人得所倚仗，否則必致被賊脅從。是前此業經從賊民人，其中爲賊所迫勉強附從者，自復不少，福康安此時尤應將安分良民，妥爲撫慰安戢。即已經從賊者，亦應設法招徠、分別辦理，不可因已從賊，概予殲除，轉致阻其自新之路，堅其助逆之心，此爲最要。其貴林所遺溫州鎮總兵員缺，着福康安於帶兵勇往之副將中如徐鼎士、謝廷選，並此外奮勇出力者，保舉一員，奏明陞補。又遊擊海亮、署同知黃嘉訓，督率兵民鼓勇殺賊，均屬奮勉，亦着福康安查明，酌量陞用，以示獎勵。再，朕恭閱雍正年間實錄，舊例：閩、粵民人往臺灣耕種者，所有妻眷一概不許攜帶，止許隻身居住臺灣，而全家仍住本籍。嗣經高其倬疏請，將在臺灣墾田耕種及有房屋民人，准其搬眷居住，經九卿議駁。自因臺灣係海洋重地，是以不令內地民人挈眷前往。今臺灣民人俱有家屬，與前定之例不符。其



准令攜帶眷屬，起於何時？着福康安、李侍堯查明具奏。卽如現在林爽文等糾衆滋事，設其家屬俱在內地，賊首等自必有所牽顧，何致敢於肆逆若此！是臺灣民人禁止搬眷居住，未必非杜漸防微之一法。將來事定後，應如何趁此兵威酌定章程，妥協辦理，抑或從來已久，有所不能之處，並着李侍堯歸入善後事宜，一併妥議。

上又諭內閣曰：貴林、楊起麟同都司杭富，因剿捕賊匪，臨陣捐軀，殊屬可憫！貴林着照總兵例議卹；楊起麟前在鹽水港一帶堵禦防守，尤爲出力，着加等照副將之例議卹；其都司杭富，亦着照例議卹，以示憫恤。

上又諭內閣曰：臺灣逆匪林爽文等糾衆不法、肆行滋擾、搶佔村莊，實爲罪大惡極。今普吉保督率將弁兵丁，由大突溪一路偵探賊踪，奮勇殺賊，燒燬賊寮，生擒賊夥，奪獲器械、銀、米甚多，收復笨港，實爲出力可嘉！普吉保着交部議叙，出力兵弁，着福康安查明，咨部一體議賞。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四十一

十月二十四日（戊午），福康安奏言：十一日清晨，臣見風勢略平，強令放船，行未十數里，仍被逆風打回。至臺灣情形，日來總未據常青、柴大紀、恒瑞等具奏，殊不可解。適有自鹿仔港放回船隻，即傳船戶蔡順利詢問，據供：『聞得總兵普吉保於九月半前，親自帶兵前往諸羅。曾否打仗得勝，我不能知道』等語。據該船戶所言，普吉保久已帶兵前往諸羅，恒瑞若由鹽水港併力進攻，收復鹿仔草，彼此聲勢聯絡，諸羅尙可無虞。查諸羅久被圍困，屢次救援，皆未得手。臣再四酌籌，自應令柴大紀仍前固守，與恒瑞、普吉保內外應合，殺賊解圍，仍未便輕委縣城。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曰：海洋風信頂阻，未能尅期開駕，正是上蒼默佑、天妃助靈，俾福康安得以等候新兵，揚帆同渡，未始非極好機會，朕方轉愁爲慰。福康安惟當益知敬感，切勿因放渡稽遲，稍存尤怨也。笨港距諸羅聲息相聞，與鹽水港相距三十里，兵勢已爲聯絡，是諸羅、鹽水港兩處，俱可無虞。且檢查恒瑞前奏，鹽水港有賊匪滋擾，係九月初四、五兩日情形；而普吉保昨日奏到，克復笨港，係九月十六日之事。是鹽水港一路，已壯聲援，常青處自守有餘，亦可無慮賊擾。至普吉保一路，既已得手，柴大紀等正可內外應合，併力會攻，所有前後寄信諭旨，俱庸毋給與閱看。

再普吉保昨日奏到之摺，是否由蚶江登岸，抑係由廈門轉發，何以福康安未經相值，而李侍堯亦未得有信息？着李侍堯將普吉保此次奏摺，係由何路馳遞之處，便中查明具奏。此後，軍營奏報，均應於遞到何處，即由何處迅速轉遞，勿得因有此旨，拘泥令其轉至廈門，以致耽擱，方爲妥善。至此次福康安發摺時尚在守風待渡，是由廈門至鹿仔港，係屬頂風，而由臺灣至內地，當係順風，何以常青處亦未據有遞到奏報？並着李侍堯一俟常青文報遞到，即飭驛站加緊迅速馳遞爲要。

二十五日（己未），普吉保奏言：李化龍於八月二十五日進港，臣隨將北路一帶賊勢及一切設備防禦各情形，詳細告知。而李化龍以曾經出師金川，即欲帶兵前往；臣以李化龍甫經到港，一切地勢情形未能深悉，自應在鹿仔港固守堵禦。仍將各路留駐官兵，統交經理，臣得以長驅，可免返顧之虞。其原設各營盤，均關緊要，仍妥爲安設，留兵五千六百餘名，責令副將格綳額、穆騰額、參將福蘭泰、把擊裴起鰲、張會元、陳士份等，加意防範。所有添調粵兵三千名，自八月初六、二十二至九月初十日，始行陸續抵鹿仔港。內尚有兵船一隻，配帶兵丁七十九名，係把總鄭廷斌管帶，未經進口。臣一面酌帶漳州兵二千名、廣東兵二千名，又在陳兵內挑撥曾經打仗者一千五百名，併帶領護理副將遊擊琢靈阿、參將張朝龍、遊擊海亮、夏承熙、葉有光、都司馬元勳等，分飭管領。查署理番同知黃嘉訓，於事頗爲熟悉，總理糧務，隨營辦理一切。臣分派妥協，定

期於本月初四日，親率各官兵，本擬於東螺、西螺一帶進攻，緣聞諸羅縣城被賊圍困，事至危急，臣卽遣妥人密爲偵探道路。若經由東螺西螺，進攻斗六門，賊匪不無設備，剿洗恐稽時日。今查笨港離縣城二十餘里，離鹽水港三十里，雖係賊匪屯踞，若大兵由沿海一帶猝然驟至，賊必喪膽潰亂，我兵乘勢進攻，既可速解諸羅之危，而於克復笨港後，分撥官兵守禦，糧餉、藥鉛等項，於海道運送，更爲便益。臣一面帶兵相機前進，一面密行知會柴大紀，由縣城統兵接應，互相堵殺。務期打通道路，卽可與將軍常青等大兵會合，進攻大里杙一帶賊巢。

同日，李化龍奏言：統領粵兵二千名，於二十五日到鹿仔港，隨會商普吉保。乘此新兵銳氣，臣卽欲親帶官兵進剿，而普吉保留臣在鹿仔港駐鎮，以固地方。臣因署提臣普吉保，既係統領閩、浙、粵官兵，則一切機宜，自應聽其調度。業經稟請將軍臣常青、參贊臣恒瑞，一俟派有大員前來經理，指示機宜，臣卽統兵接應，分路進剿，痛殲渠逆。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普吉保、李化龍曰：普吉保、李化龍二人，同係領兵大員，當此逆匪滋擾亟須剿捕之時，伊二人俱欲帶領官兵親往剿賊，均屬奮勉可嘉！但普吉保在彼日久，於該處地勢、賊情較爲熟悉，伊以李化龍甫到鹿仔港，恐未能深悉該處情形，令其帶兵駐守，普吉保親統官兵督率前進，所辦甚是。此次普吉保、李化龍奏

到之摺，係九月初四、初六等日拜發，而普吉保於九月十七日具奏克復笨港之摺，已先行奏到，業經降旨將普吉保交部議叙，並賞給搬指荷包，以示獎勵。至李化龍一抵鹿仔港，即向普吉保面詢機宜，欲親自帶兵進剿，其急公勇往之心，亦甚可嘉！李化龍着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該鎮倍當奮勉，督率留駐官兵悉力堵禦，俾普吉保長驅直入，可無後顧之憂。即日福康安前抵鹿仔港，兼有添派之廣西、川、黔等省兵陸續齊集，軍威壯盛，尅期進剿，正在需人統領；李化龍當隨福康安奮勇殺賊，尅期立功自効。至普吉保稱，若由沿海一帶猝然前往，賊心聞風潰散之處，所見尤合機宜。不料普吉保意能如此。現在，普吉保已將笨港收復，殲戮賊匪、焚燬附近賊莊，而該處村莊民人一聞官軍踵至，歡聲動地，正可乘勢攻剿。昨據該鎮一面咨會柴大紀、恒瑞，定期三路夾攻，柴大紀、恒瑞自必督率將弁兵民內外應合，併力夾攻，可期集事。着即迅速馳奏。

二十六日（庚申），普吉保奏言：逆首林爽文率領夥黨，又於二十二、二十四等日，在元長莊一帶蜂擁前來，經臣親督官兵，奮力殺退。賊衆仍屯踞附近村莊，密遣妥人偵探得實，即於二十四夜分派官兵、鄉勇，豫爲埋伏。二十五日黎明，賊衆由溪墘厝到雲厝、土庫、東莊等處，前來迫近營盤。臣親率官兵奮勇直殺，鎗礮打死賊匪甚多。遊擊海亮、都司馬元勳，從白沙墩橫衝賊陣，用連環鎗礮打死賊匪一百餘人。署副將琢靈阿、參將張朝龍、遊擊夏承熙，從無底潭環攻其背；署同知黃嘉訓鼓勵鄉勇，從水磨莊

堵禦截殺。自卯至未，賊衆大潰，共計鎗礮轟斃賊匪數百名，奪獲器械、賊旗多件。文武員弁，甚爲奮勇出力。兵丁鄉勇，亦有陣亡受傷者，現在查明分別賞卹。惟是賊匪經大敗之後，仍於附近村莊嘯聚，實爲可恨，必得設法剿洗。臣若竟帶兵丁前進，糧道後路最關緊要，是以疊稟參贊將軍臣恒瑞、參贊提督臣柴大紀，三路夾攻，方易剿洗淨盡。茲於二十五日接准恒瑞來札，知鹽水港一帶海口要道，賊匪不時出沒，現在所帶之兵，僅敷堵禦，必俟續調府城之兵到日，方可前來。並接據柴大紀札稱：『林爽文等賊，於本月十五、十六兩日，復攻諸羅，敗陣。聞官兵至笨港，該賊目帶匪徒數千，圍聚於大客莊』等語。是兩處均有難以輕動之勢。現在籌度機宜，多方密探，一俟機有可乘，卽奮勇前進，痛加剿洗。又二林地方，爲鹿仔港沿海一帶門戶，前經藍元枚派撥官兵八百名，以資防守。旋因續到漳州之兵二千名，亦經藍元枚分派二林，以備進攻斗六門調遣。緣原帶漳州官兵，只有遊擊夏承熙、守備宋國興二員，實不敷管帶，適遊擊葉有光奉督臣李侍堯委令管押哨船來臺，巡查洋面，藍元枚見伊係同安人，語音與漳州相通，且爲人遇事奮勉，是以飭令同帶漳州官兵，駐劄二林，卽將原駐兵丁八百名撤回鹿仔港。九月初九日，臣督率官兵駐劄二林，察看形勢實爲海口要道，且爲我兵糧道後路，特令遊擊葉有光帶兵八百名，暫駐二林。一面飛咨鎮臣李化龍，將原設之兵來駐二林，更換葉有光之兵，俾得前進攻剿。茲於九月二十一日，突遇賊匪焚燒大城厝、菜寮

等莊，來犯二林。遊擊率領官兵往前堵禦，鎗礮攻擊，賊衆敗退。正在燒燬賊佔之楊賢莊、舖心仔等處，不意賊匪突從竹圍內衝出，統截後路，攬殺一處。遊擊督率官兵奮力衝殺，賊匪始行退散。陣亡千總湯國寶、把總會超羣、外委沈楊芳、兵丁三十三名，照例卹賞。

同日，李化龍奏言：自鎮臣普吉保帶領官兵起程進剿之後，即親往各營盤察看地勢情形，諄諭將備加意防範，並傳集義民首林湊等，訓示獎諭，令其保守村莊，協力堵禦。第查現在賊匪注意專攻諸羅，正在乘機進擊，以分賊勢。隨於九月十八日，密令遊擊穆騰額帶領官兵，由番仔溝進至大肚溪一帶，以作疑兵。巨親率遊擊裴起鰲、署遊擊陳士份、守備徐大鵬帶領弁兵、義民首許伯達等引道，由八卦山直抵柴坑仔。賊匪蟻聚拒敵；即令施放鎗礮，賊始漸退。隨焚燬草寮二十餘間，賊人恃衆竟復擁至。臣率領官兵向前戮殺，鎗礮打死賊匪百餘人，賊即奔逃。正欲追殺，因見該處竹林叢雜、溝圳甚多，未便輕進，暫且退軍。生擒賊匪何華、歐倚二名，奪獲鳥鎗、刀械、賊旗等件。二十日親率官兵、義民前赴中寮地方，審察地勢，偵探賊踪，猝遇賊匪數百前來迎敵。隨令施放鎗礮，打死賊匪十餘人，賊始退走。二十二日，聞大肚溪賊匪出擾莊民。臣隨即帶領官兵、義勇前往堵禦，施放鎗礮，自辰至午，打死賊匪約有二百餘名，賊人紛紛潰敗。奪獲賊旗、皮牌、長鎗、竹鎗、挑刀等件。義民內陣亡二名，加厚賞卹；受傷八名，



給銀兩醫治。至賊匪何華、歐倚二名，審係賊黨，即在軍前正法。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普吉保、李化龍曰：笨港業經普吉保克復，屢敗賊衆，連日賊人不敢窺伺。而鹿仔港一路，又經李化龍在柴坑仔、中寮等處，乘間攻擊，奮勇殺賊，賊人望風奔潰。是官軍聲勢皆可聯絡，已爲大振，足令賊人膽寒。此時，福康安自早得有順風，揚帆徑渡，前抵鹿仔港。正值賊人屢經潰敗之後，福康安惟當乘此好機會，督率將弁會合各路鼓勇直前；於初次打仗時，即將賊匪痛加殲戮，俾賊人聞風喪膽，無難一舉掃擒。至普吉保在笨港一帶，雖屢敗賊衆，但據奏賊匪仍在附近村莊嘯聚，該鎮帶兵前進，其糧餉運道後路，最關緊要，仍應加意防範。又李化龍於柴坑仔、中寮等處，乘機進擊以分賊勢，固屬奮勇；但鹿仔港係沿海重地，逼近賊巢，李化龍尤須隨處留心，實力防守，不可但知銳意直前，轉致附近賊匪潛出後路滋擾，此爲最要。陣亡千總湯國寶、把總會超羣、外委沈揚芳及兵丁三十三名，俱着咨部優卹。

上又諭內閣曰：普吉保由鹿仔港進攻，督率將弁奮勇殺賊，既已攻復笨港，今復能偵探賊踪，豫爲埋伏，令將弁等從旁衝截賊隊，從後環攻賊背，前後殺死賊匪數百餘人，奪獲器械等件甚多，實爲奮勇可嘉！普吉保已經交部議叙，着再賞給蟒袍一件，以示獎勵。李化龍因普吉保帶兵進攻，留駐鹿仔港防守，今能探察賊情，乘虛進擊，奮勇攻剿，殺賊多人，奪獲器械，賊匪望風奔潰。李化龍亦屬奮勇可嘉！着交部議叙。所有此

次普吉保、李化龍派出隨同打仗殺賊之文武員弁等，均爲出力，並着查報將軍、咨部議叙，以示嘉獎。

同日，孫士毅奏言：召募新兵四千名，飭令入伍訓練，並知會撫臣圖薩布關支糧餉，務使各兵技藝嫻熟，以收實用。萬一軍營現兵不敷搜剿，再須添調，臣愚似應新舊參用；於其中挑選材技出衆者，赴臺剿捕，較爲得力。再查粵東赴臺官兵，其子弟作爲餘丁隨往者，共一千二百餘人，軍營遇有兵丁缺出，足資拔補。至此外續有應募，臣擬仍令各該營陸續登冊，暫緩入伍，毋庸一概給以糧餉，以節糜費。

同日，圖薩布奏言：黔兵二千名，現分四起行走，於十月初七、八、九、十等日，陸續到省。立即更換船隻，將應給口糧各項照例給足，隨到隨行。諭令文武員弁，小心護送，晝夜趨行，沿途俱極安靜，並未片刻停留。臣仍移咨惠州提臣高蔭、駐潮督臣孫士毅，一體飭令沿途地方文武，加緊催趨，務期迅速赴閩。

同日，舒常奏言：湖南應備之兵二千，早經照數挑定，一回移知提臣俞金鰲，速赴鎮筵接署鎮篆，並令鎮臣尹德禱先赴總路，查點帶領，以專責成。查原派副將伊當阿，曾經出師西路金川，其餘將備，多係曾經出師之員，均經飛飭作速起程。臣赴長沙會同撫臣浦霖，督辦一切軍行事宜，並分地查點督催，俾各起官兵安靜、迅速出境，不致稍有延緩。所有鎗礮、火藥、鉛彈等項，寬爲豫備，飭派專員解送。

同日，何裕城奏言：川省委員先後押米二十萬石，接續到境，經該地方官迎護尾催，於十月十二日全數出江西境。隨飛咨安徽撫臣一體飭屬趨催，星速前進。均奏入報聞。

二十七日（辛酉），常青奏言：八月二十七日，探得賊目莊大田復約首逆林爽文之弟林三，共糾匪衆欲來犯郡。臣一面知會郡城弁員留心防範，一面派撥江寧將軍永慶、侍衛烏什哈達、總兵梁朝桂等，於二十八日黎明，帶領弁兵二千名前往迎擊。方出營盤里夥，據報賊衆已從中洲來犯大營東、南二面，並分夥黨約二千人，先攻府城大南門、小南門外之桶盤棧。當經在城之司道等率領民兵，施放鎗礮，打死賊三十餘人，賊即由竹箐深處竄逸。其大營東、南兩面，約有賊五千餘人蜂擁而來，臣即親自督率永慶、烏什哈達、梁朝桂等，奮勇進剿。賊人對放鎗礮。滿漢官兵排開隊伍，子母連環鎗礮疊發併施，自辰至午，賊人敗逃。官軍乘勢追趕剿殺至七、八里，前抵大溪河邊收兵回營。計共斃賊約二百餘人，奪獲大礮二門。官兵、義民割獻新留髮之首級十一顆，當即獎賞註冊。官兵、義民並無傷損。至前次摺內，聞賊目來投之語，彼時因有山猪毛義民首舉人會中立，差人赴道稟稱：賊目許光來囑令民人黃嵩到堆探問，如擒送莊大田，得免罪否？隨諭以不但免罪，而且有功等語。以後，並未有投出之信。但臣具摺時，未將賊目姓名各緣由聲叙明悉，實屬疎忽。

同日，恒瑞奏言：李侍堯所派三千名，尙未到齊。現在鹽水港附近村莊，俱有賊人屯聚，賊中火藥、糧食甚多，難以前進。且於附近左右藏匿，明係欲俟官軍前進，將後路截斷。又賊匪於民人所種糧食，十分中抽取二、三分，其附賊民人，驟難解散；卽安分之民，亦多心懷兩端。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柴大紀曰：前曾有旨，以常青自駐守府城以來，未能前進尺寸，伊究係年老留於軍營無益，而恒瑞年力正壯尙可以資驅策，是以令福康安到彼察看，將恒瑞留彼聽候調遣，令常青卽行回京。今日閱伊二人奏到各摺，因思常青在府城駐守雖未能前進，但一切調度尙俱妥協；又聞知諸羅、鹽水港兩處被賊滋擾，先後派兵接應；且伊在府城亦經屢次與賊打仗，是常青雖屬年老，尙能料理軍務。且福康安到鹿仔港後，由北路統兵進剿，其南路及府城一帶，亦須有大員駐劄督辦。常青在彼日久，於該處情形較爲熟悉，應仍令其留駐府城督率剿捕。至恒瑞在鹽水港被賊攔阻，一籌莫展，轉於摺內將賊匪情形張大其詞，茫無主見，似此怯懦無能，卽留於軍營亦屬無益，着福康安於鄂輝到後，卽傳旨將恒瑞解任，令其自備資斧來京候旨。其福州將軍員缺，卽着鄂輝調補，令其統領恒瑞原帶弁兵，協力剿捕鹽水港一帶賊匪，接應諸羅。至常青此次覆奏之摺，既得有福康安到彼督辦之信，該處兵民聞知，如何踴躍振奮，其賊匪聞有大軍將到，情形若何？俱應於摺內詳晰聲敘，乃並無一字奏及。且常青自

經委任，不能稍著功績，今聞簡派福康安前往接辦，亦應將伊在彼半年毫無出力、愧悚難安，而於彼處情形自爲熟諳，情愿留於該處隨同剿賊，以贖前愆之處於摺內叙及，乃亦竟無一語。着常青自行明白回奏。恒瑞既知賊入於附近處所潛匿，欲圖乘間邀截，正應督率官兵將鹽水港附近、左右藏匿賊匪，奮力搜捕，以清肘腋，豈有坐待之理？卽如福康安現在統兵到彼，沿途遇有賊匪，自卽隨處剿殺，亦斷無因慮賊匪潛截後路，遂按兵不動。乃恒瑞惟知坐守，漫無籌畫，伊究竟在彼所辦何事？豈竟思與賊相持，待其自斃？又將欲劾魏大斌之到諸羅，徒糜廩給耶？着福康安嚴加詰訊，據實具奏。至常青所奏賊目許光來囑令民人探問，擒送莊大田是否得以免罪一節，常青諭以不但無罪，且可有功，其措詞尙爲得當。臺灣賊匪本屬一時烏合，其附從夥黨見逆首尙在負隅抗拒，自未必肯將賊首、賊目卽行擒獻。卽日大兵雲集，四路攻剿，賊首等勢窮力蹙，退無所歸，此等嘯聚匪徒，豈真有恩信相結；其附賊夥匪一見官兵勢盛，逆首指日就擒，或希圖自謀生路，竟將賊首、賊目擒縛獻出，乃事理之必有。着福康安於進剿時，卽行廣爲曉諭，使脅從之徒自相解體，彼此猜疑，則賊匪烏合之衆，可期不攻自散。又，現在賊匪四出滋擾，迫脅村莊民人，抽分糧食，村民等畏其戕害，自不得不勉強聽從。將來福康安統兵進剿，於所過地方，尤應妥爲安撫。再，前此諭令柴大紀，如諸羅守禦力實難支，不妨帶兵殺出縣城，另圖進取；乃係因彼時諸羅被賊滋擾，情形較爲緊急，各路援

兵未能卽至，而柴大紀係提督大員，稍有疎虞，殊爲不值，是以曲加軫念。今普吉保已帶兵克復笨港，與諸羅相距止二十里，聲勢聯絡，兵氣已振；而柴大紀在彼堵禦屢經殺賊，是諸羅保守無虞已逾半載，此時豈可轉委之而去。且諸羅義民委之於賊，亦甚可憫。所有前降諭旨，卽可毋庸給與閱看，乃常青已差人賫送前往，殊屬失之拘泥。但柴大紀素有謀略，固守諸羅已經數月，當賊匪猖獗之時，尙能悉力堵禦，奮勇殺賊，況今賊勢日衰，伊接奉前旨，自斷不肯委垂成之功而去，惟當倍加奮勉會剿奏績。

二十八日（壬戌），徐嗣曾奏言：臺灣自用兵以來，軍運軍裝夫腳並給發義勇口糧，在在需用錢文，以致錢價昂貴，卽內地亦有日增之勢。恐將來逐漸增昂，於民用、官需均有滯礙，不可不急籌調劑。閩省寶福局鼓鑄錢文，歲額祇四萬三千餘串，僅敷搭放。且雲南買銅轉運稽遲，趕緊加鑄亦屬緩不濟急。與督臣商酌，擬從鄰省撥濟，以平市價。但思陸路腳價浩繁，轉滋糜費，惟查川米五十萬，現由江蘇上海轉運，莫如卽於米船內附搭來閩，較爲妥便。仰懇勅下浙江、江蘇撫臣，每省各備錢十餘萬串，附搭米船解閩。江蘇錢文，卽於潞墅、太平等關稅銀內扣撥歸款；浙江錢文，卽於現發餉銀內扣抵，一併撥至上海轉運。所需運費，均由江、浙二省核銷。閩省得此接濟，則制錢各處流通，於軍需、民用大有裨益。但江、浙現在市價情形，難以懸擬，所請每省十餘萬之數，或仍聽江、浙撫臣酌量增減，毋致此盈彼絀。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世傑、閔鶚元、琅玕、徐嗣曾曰：閩省辦理剿捕事宜，一切運送軍裝夫價以及給發口糧，需用錢文較多，以致錢價昂貴，自應鄰省撥濟，以平市價。但江、浙兩省現在錢價是否平減？局銅是否敷用？若因協撥閩省，以致該二省錢價增昂，局銅不敷，亦多未便。着李世傑、閔鶚元、琅玕，即行妥爲籌酌。如該二省能照數協撥，固屬甚善，即各備錢十餘萬串解閩；否則，減半撥濟亦無不可。所有協撥錢文，即着附搭米船，一併撥至上海，轉運閩省備用。

二十九日（癸亥），李侍堯奏言：普吉保往笨港時，軍裝、糧餉俱在元長莊大營，有賊乘虛來犯，經同知黃嘉訓及遊擊夏承熙殺退。又，九月十二日，有虎仔坑賊首陳泮，帶領四、五千賊夥下山來擾，經副將格綳額督率官兵義民，奮勇殺退。是賊規知普吉保進兵，又思乘虛從後路來襲，一則擾普吉保之糧餉，一則擾埔心莊營盤，以圖牽制。則鹿仔港正需要接濟，而本月十四日風勢已平，將軍、參贊及粵兵俱由大擔放洋。如風信平順，不過兩、三日即可抵鹿仔港。適川省屯練第一起，已於十六日到蚶，是以臣即自廈星赴蚶江，料理配渡；現皆隨到即登舟配渡。又查恒瑞、普吉保既已定期夾攻，普吉保所駐之元長莊離諸羅僅二十里，恒瑞所駐之鹽水港離諸羅亦僅四十里，兩路齊進，計此時必與柴大紀會合。而將軍、參贊、巴圖魯侍衛等及粵兵三千，又齊抵鹿仔港，川兵隨後繼進。黔兵到來，臣亦當料理速發。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曰：福康安同海蘭察及巴圖魯侍衛章京等，於十四日俱由大擔放洋，不過兩、三日可抵鹿仔港。計到彼後，今已及旬餘，自己督率將弁乘銳進剿。至虎仔坑賊首陳泮，覘知普吉保進兵，又思乘虛潛出繞截，甚屬可恨。料此等賊匪罪惡貫盈，久爲天理所不容，此時大兵雲集，四路攻圍，斷不能苟延殘喘。賊匪等肆逆不法，罪不容誅，其逆首林爽文及莊大田、陳泮、吳領等，必須生擒解京，盡法處治，方足以洩神人之恨。着福康安於統兵進剿時，如逆首等膽敢親出抗拒，被官兵臨陣殲戮，固亦足以伸國法，然究不若按名生致，處以極刑，方可彰憲典而快衆忿。福康安務須豫爲布置，設法籌辦，俾渠魁首惡悉數生擒，更爲妥善，朕心方愜也。副將格綑額於賊首陳泮帶領賊夥下山滋擾時，督率兵民將賊匪殺退，甚屬奮勇。前因出有溫州鎮總兵一缺，諭令福康安於帶兵出力之副將內，如徐鼎士、謝廷選等保舉一員，奏明陞補；着將格綑額亦歸出力副將內一併察看、比較，何人最爲奮勇，卽行奏明補用，以示鼓勵。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四十二

十一月初一日(乙未)，李侍堯奏言：臺灣府城，九月中惟十四日有賊在蔦松等處滋擾，官兵一到卽行逃遁，其餘並未有賊。自奉諭旨「准脅從者投誠，並遣十萬天兵渡臺剿匪」，各官刊刻贖黃、布入四鄉，南路民人，惟恐玉石俱焚，自呈實係良民，懇賞給腰牌以爲識別者，共一百二、四十莊。九月十五日，又有鳳山縣竿林等莊及粵民共一萬餘人，來郡遞呈；將軍常青亦給以腰牌，令其回莊安業。莊大田因賊黨漸散，將家屬移入大武壠，自領親信數百人在石仔瀨潛伏。常青派副將丁朝雄並臣所遣往剿東港之遊擊倪賓，共帶兵一千二百名、義民二千餘名，前往東港。二十五日，丁朝雄潛遣人將賊所設之大礮灌濕，官兵分三路登岸，殺死多賊，拏獲守港賊目吳豹。仍請添兵進剿，常青以無兵可撥，檄令駐劄港口，以通糧米入郡之路。莊錫舍自帶手下義民數百，往會粵莊；殺賊粵民以其曾經從賊，投誠得官，共相鄙薄，不與會合。莊錫舍獨與賊打仗，爲賊所敗，帶傷而同。莊大田又約許光來等，有復擾之勢。此府城以南之情形也。諸羅一路，聞九月初五至十五日，諸羅、鹽水港二處，賊匪連日攻擾，官兵俱有勝仗。十七日，署諸羅縣陳良翼遣數人到鹽水港，取去花銀八百圓。詢據來人稱：「十五日，賊攻縣城，被官兵殺退，並打死騎馬賊二人。聞得林爽文於十四日，手腿中傷，已往牛稠山醫

治。賊目蔡福亦受傷』等語。普吉保已於十六日到笨港，諸羅城外之賊，抽去十之四、五往禦普吉保，是以攻圍稍緩。三十日，柴大紀又遣人到府取去花銀三千五百圓。此諸羅一帶情形也。鹿仔港一路，除普吉保、李化龍在笨港、番仔溝等處打仗，業經該鎮等自行具奏外；查普吉保進兵後，賊又乘虛來擾牌頭等莊，俱被官兵、義民殺退。惟二林莊被賊焚殺較甚。十五日，參將張朝龍剿大、二崙等處，三十日，格綳額剿大武郡、南仔等處，俱有勝仗。此鹿仔港一帶情形也。看來，南路賊屢攻府城不利，多已退散；因官兵從東港進剿，是以復行煽聚。然該處義民甚多，近又赦脇從而開其自新之路，益足以堅効順之心，斷不至相隨爲逆。府城兵力亦足資守禦，可無他虞。鹿仔港雖屢有賊擾，然該處皆泉州義民，甚爲齊心，兼有李化龍在彼鼓勵、調度，亦可無虞。諸羅雖未解圍，然不過十數里之外，並非逼近縣城。且兩次遣人往府取銀，是米糧尙有可買，不致甚危。林爽文被傷之信，固屬傳聞，未必確實，而攻城之賊多已撤去抵禦普吉保。臣昨按普吉保寄來摺稿，據稱知會恒瑞、柴大紀，訂期三路夾攻，想此時已各路齊進，計日可會柴大紀共籌進剿。今福康安又已開洋，粵兵三千一同隨往，川省屯練現在陸續配渡，不日繼進，兵力益覺壯盛。此次進剿，必當所向無前。

同日，徐嗣曾奏言：據臺灣軍需局司道議覆：『淡水同知徐夢麟請餉文內，以大甲之兵尙未能與鹿仔港會剿，該處義民口糧過多，恐滋糜費，似宜酌裁，請示』等語。臣

思淡水地處上遊，此時大甲溪以北安靜無擾，義勇頗爲出力。卽日將軍臣福康安督師渡臺，亟籌搗穴焚巢之計，該處會合夾攻，最關緊要。臣卽飭知該司道等，現在大兵逕渡鹿仔港，淡水義民口糧，未便議裁。已於本月初十日，自省添解餉銀六萬兩、米六千石，運往接濟。一面飛札淡水文武員弁，務將該義民妥爲安撫，於節次運往糧餉內，酌量支給，務期民兵併力，以待大兵會合，痛殲逆巢。至銅山營官仔汛，賊船行劫粵兵棉衣、鞋、袴一案，據營縣節次拏獲首夥各犯二十五名，訊取供詞，雖未據供有勾結林爽文夥黨情事，但賊匪行踪詭秘，所劫衣物，現係解送臺灣征兵之件，必須嚴究有無勾通情節，毋任狡脫。臣到泉州送兵後，卽就近馳赴漳州親自嚴審。

同日，孫士毅奏言：現聞將軍福康安、參贊海蘭察已帶兵東渡，直趨鹿仔港。或嗣後有須添兵搜捕之處，惟於閩、粵二省就近派往，庶幾呼應較靈。臣現在預備之新兵四千，已充伍食糧，勤加訓練；俟續有應募，仍嚴飭將備加意挑選，不得令老弱之人充數，徒滋糜費。至新兵器械一項，先儘營中舊存銛利可用者，令其按名承領，認真演習。其偶有必須添給之件，卽於舊存公費項下製備；爲數無多，毋庸動支別款。臣意，於業經入伍四千名外，再得召募四千名，似已足備調遣、巡防之用。再，接准部議，撥廣東地丁鹽課項下五十萬兩、粵海關本年稅銀五十萬兩、太平關本年稅銀六萬兩，共一百六萬兩，解往閩省備用。計撫臣圖薩布、監督臣佛寧，此時當趕緊撥兌；臣一面飭令藩司

許祖京、運使德爾炳阿，迅即派定委員眼同彈兌、裝鞘，卽日起程解往閩省。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海蘭察、李侍堯、柴大紀、普吉保、徐嗣曾、孫士毅曰：廣東莊民同心嚮義、視賊如仇；雖以業經投誠之莊錫舍，猶因其曾經從賊，不肯與之會合，此亦足以見其義憤。莊錫舍因粵民不與協力剿賊，益加激勵，奮不顧身，獨與賊匪打仗，以致受傷，甚屬出力可嘉！着加都司職銜，事完送部引見，再賞銀一百兩，以示獎勵。並着曉諭廣東莊義民等，以莊錫舍雖從賊，不與一同打仗，固屬義舉；但現在業已投誠，屢次打仗殺賊，卽與帶兵官弁無異。嗣後，該義民不必心存岐視，祇當共効同仇之義，協力剿賊，以期共申義忿，承受恩賞。賊目莊大田，因其黨羽漸次解散，將眷屬搬移潛伏石仔瀨地方，其勢已爲窮蹙。丁朝雄經常青派令帶兵往剿，灌濕賊礮，殺死多賊，並擊獲賊目吳豹。因所帶官兵、義民不敷搜剿，向常青稟請添兵，而常青以府城兵力有限，未能分撥，祇令其駐劄港口，以通糧路。府城原有之兵，不爲不多，因節次派往諸羅、鹽水港援應，以致兵力稍單，不能添給丁朝雄，尙屬實在情形，不爲大過，朕亦不加責備。至丁朝雄帶領兵民將東港賊匪奮勇剿殺，實爲出力可嘉！昨因副將格綉額打仗奮勇，已有旨諭令福康安將該副將同徐鼎士、謝廷選一併察看，酌量保奏一人陞補溫州鎮總兵員缺；今丁朝雄亦能奮勉，並着福康安一併歸入出力之副將內，比較何人功績最著，卽奏請陞用，以示獎勵。南路村莊民人，見大兵雲集，賊黨解體，

指日卽就殲擒，惟恐官兵一到無從自白，致獲罪愆，紛紛赴常青處呈請賞給腰牌，以爲識別，可見該處民人已知賊勢窮蹙，爭先自爲別白，率衆具呈。而常青給與腰牌，將來安分良民俱可辨識，該民人等益可安心守業，以助官軍聲勢，實爲極好消息。現在南路情形既係如此，則北路一帶村莊民人近見福康安統領勁兵前抵鹿仔港，自必更歡呼踴躍，共慶更生。福康安於所過地方，其各村莊安分民人，亦當照常所辦賞給腰牌，俾令各有識別，安莊服業，自爲守禦；既可以安輯衆心，且於官兵進剿，後路更資協助，無慮賊人潛出滋擾，尤爲妥善。至臺灣義民甚多，而廣東、泉州二處民人尤爲急公，隨同官兵打仗殺賊，屢經出力。自康熙年間，廣東莊義民剿賊有功，經總督滿保賞給懷忠、効忠等匾額，是以民人等咸知嚮義，踴躍自効。但前次匾祇係總督所給，伊等已如此感激奮勵，今將廣東莊、泉州莊義民，除特皆賜匾額，用旌義勇，伊等自必加倍鼓舞，奮力抒忠。但該處莊居甚多，難以徧行頒賜，着福康安接到匾額後，卽遵照鈎摹，擇其大莊群居處所，普加賞給懸設。並傳旨曉諭，以伊等義勇素著，出力可嘉，是以欽頒匾額賞賜，以示優獎。俾該民人等益加感奮，竭力圖効，以堅其向義之心。看來目下情形，常青一路雖因兵力稍單，未能奮迅攻剿，但南路賊匪屢被官兵擊退，將家屬搬移，畏懼潛伏，已無能爲。且該處民人爭先呈報自別，賊勢日孤，無難尅期搜捕。至諸羅連次剿賊得有勝仗，逆首林爽文手腿中傷，賊目蔡福亦經受傷，並因普吉保進兵笨港，其屯聚

諸羅城外之賊匪抽去十之四、五，前往抵拒。柴大紀兩次遣人運取銀兩，是道路已無梗阻，米糧足資接濟，不特守護無虞，兵氣亦日見振作。又普吉保在元長莊駐劄，屢次痛剿賊匪，打仗得勝，與恒瑞、柴大紀定期三路夾攻，自可內外應合，乘勝奮剿。今福康安已於十月十四日開洋，自己早抵鹿仔港，大兵雲集，尤當士氣百倍，即日會合長驅，定可一舉蕩平。將來剿捕事竣，海蘭察自應帶同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先行回京。至福康安，既遠涉重洋，正應乘此大兵得勝之後，將一切善後事宜，悉心籌辦，妥爲區畫，不必急於來京瞻覲也。至淡水一帶，現在並無賊擾，而大甲溪逼近大里杙剿巢，地方緊要，該處義民等隨同官兵堵禦防守頗爲出力，即日大兵進剿，該處會合夾攻，正當鼓勵義勇，協力助剿。若此時因伊等口糧過多，輒議裁減，恐義民等資糧不給，或致漸行散去，轉阻其急公効用之心，殊屬失策。徐嗣會現將銀、米添解接濟，並令該處員弁妥爲安撫，酌量支給，使義民等口食充裕，招徠日廣，將來大兵進攻，正可得其協助，甚合機宜。所有各處義民口糧，俱應照常支給，不可輕議裁減爲要。北淡水一路逼近賊巢，兵民守禦已久，前此徐鼎士與藍元枚訂期會攻，若無藍元枚病故之事，自己定計進兵。今徐鼎士、徐夢麟以勢難久待，已分路進攻，並稟請鹿仔港軍營預備從大肚溪攻擊，想徐嗣會已寄知福康安，令其就近裁酌，指示機宜，密速辦理。該處距賊巢甚近，徐鼎士等自應領兵由大甲攻擊，以牽綴賊勢。但，此時逆首林爽文在諸羅被官兵殺退，手腿中

傷，現往牛稠山逃竄醫治；賊目莊大田又因夥黨漸散，將家屬移入大武壠，自在石仔瀨潛伏。是賊首、賊目等，屢經官兵剿殺，正在奔潰竄匿之際，福康安到鹿仔港後，自必先往大里杙夾攻，將林爽文等跟踪追捕，以期一鼓擒獲。至徐鼎士率領兵民分路進取，福康安若因該處需兵濟應，不妨於普爾普、舒亮二人內，酌派一人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數十人，帶領二、三千兵，前往會合徐鼎士併力攻剿，更爲得力。拏獲賊目吳豹，俟解到內地，着該督撫即派委員押解來京審辦。

臣等謹按，粵莊義民隨同大兵剿捕逆匪，激於義憤，視賊如仇。雖以業經投誠之莊錫舍，猶因其會附賊黨，摒斥不與會合，而莊錫舍遂以獨力剿賊，猝致被創，亦可見粵民之相矜以氣節，由來久也。我皇上疊加獎勵，示以同仇之義，化其岐視之心。復因康熙年間，粵莊舊有懷忠、効忠匾額，止爲督臣滿保所給，特親灑宸翰，寵逮窮檐，所以鼓舞而作興之者，至矣。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徐嗣曾曰：周井等犯，在洋面肆行劫掠，膽敢將運送臺灣軍裝物件搶劫至一百餘簍之多，甚屬可惡，自當查明嚴辦。但該犯等俱係漳州人，而賊首林爽文又籍隸漳州，該撫查辦此案，若必將該犯等是否係屬林爽文賊夥之處，詳加究訊，伊等既不肯自行承認，勢必展轉追究，牽連波及，恐該處民人不無心懷疑懼。況此等盜犯審明後，本應按律斬梟，即使究出實係林爽文夥匪，亦不過正法梟示，罪無可加。着徐嗣曾止須將該盜犯等行劫軍裝棉衣之案，審訊明確，就案完結，毋庸展轉追

究，致滋疑擾。

初二日（丙申）柴大紀奏言：九月三日卯刻，賊匪萬餘乘霧濃未散，分別環攻四門營盤，鎗礮甚多。臣同侍衛衛德成額、參將特克什布等，往來督戰，各營盤鎗礮齊發，官兵、義民等一齊奮勇力戰，約共打死賊匪二百餘名，打死騎馬賊二名、執大旗賊三名、殺死者亦多。至午後賊退，逃入十四甲、北社尾、角子寮等莊。恐有埋伏，收軍。初六日辰刻，賊匪四、五千，在北門外田洋斬毀將熟禾稻。臣隨率把總蔡開祥、石生輝帶隊伍並各義民前往趕殺，鎗礮打死賊匪甚多。忽山仔頂、埤仔頭賊衆數千兩路圍來，臣隨飭總管魏大斌等，分頭抵禦，施放鎗礮，打死多匪。至午後，賊俱退逃。初七日卯刻，賊匪率衆萬餘復來侵犯西門營盤。臣望見賊匪向前打仗，後面將禾稻斬毀，隨督飭各將備、官兵、義民奮勇衝殺，鎗礮連環轟擊，打死賊匪數百名。初八日辰刻，賊衆復來攻西、北二處營盤。臣等前往督戰，俱照賊多處，用大礮連轟，打死賊匪甚多，隨率官兵、義民俱出田洋力戰，又斃賊各數十名。十二日寅刻，賊匪數千，分路來攻西、南、北三處營盤，惟西門番社口賊匪最多，鎗礮逼近。臣等前往督戰，南、北二處賊匪，經大礮轟死多人，官兵、義民併力殺退。惟西門賊匪冒死逼來，臣率領弁兵將大礮移在田洋，打死騎馬賊一名、執黑旗賊一名、並賊匪數十人。兵民向前力戰，殺斃多匪。未刻，賊始退去。因火藥缺少，不便遠追。獲賊旗、鳥鎗、長刀、腰刀、竹牌等件，火藥一



桶。又，九月初七日夜，東門雲霄厝義民賴光前拏獲奸細林培一名，髮辮剃去，只留兩角。訊據供稱：逆首林爽文，因連日攻城俱被官兵殺敗，差來與堂兄林觀賜，約爲內應，俟十五日賊衆來攻東、南、西門，發礮五聲爲號，卽從城內放火，亂我軍心，以便取勝等情。臣卽親往將林觀賜拏獲，供認不諱。又，初八日，義民首孫仁拏獲奸細曾應瑞一名，供認在山仔頂大衆廟遇賊夥楊七，交火藥一包，囑他在城內，十五、六等日賊衆攻城，放火內應等情。卽將該犯等正法，一面飭令城廂內外嚴加防範。十五日卯刻，果有賊匪萬餘放礮五聲，蜂擁來攻東、南、西營盤。臣同侍衛德成額、參將特克什布等，督率各官兵奮勇向前，鎗礮連環疊進，各義民併力鏖戰，至午後，三處賊匪被鎗礮打死共三百餘名，打傷騎青馬賊一名、執大旗賊三名，賊衆俱退。申刻，復來，遠聚於東、南兩邊，與我兵相持一夜。至十六日黎明，賊拏命攻犯東、南二處營盤，鎗礮逼近。各官兵、義民奮勇堵殺，鎗礮共打死賊匪三、四百人，東邊打死騎花馬賊一名、執大旗賊一名。未刻，賊俱四散遠逃。因火藥不足，收軍。獲烏鎗、竹牌、賊旗等件，子礮一門、鉛子一包。惟是，諸羅被困三月有餘，糧餉全無，雖經會同署諸羅縣陳良翼多方勸捐，殷實人民共樂急公，但經賊擾以後，家少蓋藏，捐助終屬不敷。所有地瓜、花生，皆已食盡。其附近田稻被疊次打仗踐踏，至今僅有四五分成熟，乃民間饑餓所迫，紛紛割取，難以禁止，二、三日，卽已罄盡。兼之火藥缺乏，就地煎硝，而每日所出不過四、

五十斤，實不敷用，勢殊危急。探參贊恒瑞領兵已於上月二十八、九等日，陸續到鹽水港，總兵普吉保領兵於本月十三日抵笨港，已再密差往二處，訂來諸羅日期，以便帶兵向前接應。所有官兵、義民、滿城百姓，聞此信息，莫不歡欣踴躍，苦守數日，兩路大兵自必齊集，儘可併力剿洗。

同日，常青奏言：九月初七日，賊目張基光、洪賽等，率賊二千攻擾東港之竿林等莊，有義民首林成率衆堵禦，殺賊八十餘人。初九日，張基光等復糾水底寮賊三千餘來攻，又被林成會齊竿林內六莊義民，奮力殺賊並溺斃之賊，約有數百人，奪回大、小礮器械無數。並前被賊夥林進、李靜等佔踞之新園等莊，亦經林成等義民同粵莊義民恢復。各賊匪逃往水底寮，聲言再約賊匪來攻。現在義民首林成同粵籍義民等，懇發官兵前抵東港，情願齊心接應。臣察看此時遠近莊民，因賊匪勒取糧米、抽分田穀，俱願同心殺賊，保護村莊。既經竿林等莊義民倡率防禦，自係極好機會。況有督臣李侍堯派來進攻東港陸路兵一千名對換水師，內除已派二百名交千總王國志等帶同府城義民二千前往鹽水港外，現有兵八百名，即於十三日派令副將丁朝雄並原派來之遊擊倪賓、守備查城帶領；又派守備林登雲管帶新募入伍之兵二百四十名，一同起程；由水路直取東港。一復東港，不但府城糧運大通，而南路賊勢自必窮蹙。至總兵梁朝桂於初九日到鹽水港劄營，與恒瑞大營相近，即日與賊打仗，剿殺賊匪甚多，並燒燬賊寮。又恒瑞派副

將謝廷選同遊擊劉越共帶兵九百名，在新店劄營，於初八日與賊打仗得勝。查新店係水道登岸港口，爲鹽水港後路，既有該副將等駐守，恒瑞處所需軍火、糧餉，自可源源運送。惟接據柴大紀咨稱：「八月二十日，副將蔡攀龍、參將孫全謀、遊擊邱能成等，率領官兵來縣。查副將貴林、遊擊楊起麟、都司杭富、守備馬大雄四員及千總外委陳邦材、陳洪猷等二十一名，均聞在途遇害。蔡攀龍等帶來官兵一千二百六十六名，損失六百二十二名；邱能成等帶來兵丁五百十二名，損失一百五十六名。又籐牌等兵丁九十名，損失十四名。其現到各兵，隨帶藥鉛六百餘斤，運來餉番銀一千六百三十五圓。守備楊巖在西門外打仗，受傷身故。恒瑞親統大兵已抵鹽水港，奈諸羅附近各莊，處處均有賊匪潛伏，圖截官兵來路，苟非設法分其賊勢，大兵未易前來。惟懇飛催鹿仔港普吉保、李化龍速派勇戰兵丁、義民，揀選大員統領前來，俾賊知鹿仔港兵動，必分其黨以禦我兩路官兵，則諸羅一帶賊勢自弱。再差汀州義民游永盛等賁摺赴郡，祈再給發番銀一千三百圓，迅速帶回，以濟急需」等情。臣因普吉保前咨，有商留總兵李化龍在鹿仔港固守，卽親帶官兵前往西螺、斗六門一帶打通道路之語，復又飛札屢催，諒該鎮此時業已起兵。現又有府城義民二千，情願前往。而義民游永盛等，既可陸續連送餉番，則藥鉛並可設法零運，必不致於乏絕。不日南北官兵、義民齊到，參贊恒瑞、柴大紀、總兵普吉保，酌籌並舉，內外合攻，道路自必通暢，賊首尅日可擒。惟遊擊邱能成往諸羅縣

城西門外番仔溝與賊打仗，被傷身故；恒瑞帶往之護軍參領岱森寶患病未愈，臣因派撥健銳營翼長烏什哈達前往。適值內地調赴鹽水港弁兵三千名陸續進發，即令該翼長一同星速馳赴，一到恒瑞軍營，即與總兵梁朝桂等酌籌進攻。至南路東港，臣派令副將丁朝雄管帶弁兵，由海道乘機進攻。在鳳山縣屬之竹仔港，見有賊船數隻，即施放鎗礮，打破賊船一隻，賊匪百餘人俱各棄船奔岸逃走。該副將同革職參將那穆素里等，帶兵登岸追赴，鎗礮斃匪十餘人，生擒賊犯丁把、洪賀二名。當將各賊船燒燬，仍即收兵回船，候風。又於十七日船抵東港，暗令目兵李奇、林光海浮水登岸，先將賊人設防大礮灌濕，將備弁兵齊到港口，直攻進港。賊各驚竄。官兵追趕殺賊七名，奪獲鎗礮、弓刀等賊械，又搜捕賊匪方得勝等十二名。現在東港安撫百姓，並哨探近港均有賊匪糾集，該副將同遊擊倪賓等，於路口安營堵禦。並會商粵莊義民總理會中立等，仍曉諭各莊將米穀由港運赴郡城糶賣。現有載兵之船回郡，俱已裝載米穀開行。臣查東港原係南路糧食赴郡之港口，今官兵已經到港剿捕，商販米穀即由回空兵船裝載來郡，郡城米價已平減。但據稱近港均有賊衆，則此時尙不能爲收復東港之功。現有粵莊義民首舉人會中立並俸滿教官羅蔭前協同辦理。一俟全行通暢，並粵民等莊糧食俱可由港出口到郡無阻，臣即查明官兵、義民有功者分別請獎另行奏報。又參贊柴大紀報稱：福寧鎮標中營遊擊田藍玉，捏稱原配鎗礮器械並無遺失，迨親往查驗，始據兵丁蘇得亮等供出，鎗礮、牌刀

各有遺失。蔡攀龍等帶兵來援，隨帶將弁接應，而該遊擊不即前往，屢催，始帶兵在後緩行。請將遊擊田藍玉革職，以肅軍紀。又，十五日有鳳山縣屬之竿林、大林浦等莊及廣東莊各民人，約有七、八千，來營懇給告示，當即給發告示、腰牌。又，十四日，有賊數千從南潭、蔦松等處前來，當派江寧將軍永慶、廣東副都統博清額、翼長烏什哈達、協領豐伸布伊清阿、領隊侍衛郭爾敏色等，帶領弁兵並各義民，由山梁卡直向二王宮廟進剿。遇賊接仗，官兵奮勇撲擊，鎗礮並施，賊人四散逃竄。官兵分開左、右二翼，兩路截殺，自己至申，賊人奔竄。鎗礮斃賊百餘人。

同日，恒瑞奏言：賊匪連日在鹽水港攻擾營盤，俱被官兵殺退。該處附近村莊民人，經恒瑞開導曉諭，俱各安貼。其造冊投誠者，共有八十餘莊，當給以腰牌。又與賊匪打仗時投出廖進高一名，訊係前隨貴林前赴諸羅被賊搶去，今因賊匪被官兵追急，乘間脫出。若即行究辦，恐前次同時衝失之兵不敢投到，是以交與梁朝桂，令其隨營効力。都司蕭應得、守備李自昌打仗出力，該二員前在金川曾經出力，今俱賞戴花翎。其都司黃象新，賞帶藍翎。

同日，李侍堯奏言：府城南至鳳山一帶，賊夥漸散，各莊民俱起義効順。九月十一、二等日，山猪毛粵民會同泉民，在新園逐賊，殺溺死者甚多。沿途各莊俱相隨殺賊。粵民劉住新園，泉民劉住下牌頭，合萬餘人至郡具呈：並稱，若大兵進剿，伊等情願隨

軍効力。是以將軍常青派丁朝雄、倪賓等直取東港。莊大田因夥黨漸散，已逃往石仔瀨。鳳山境內，略已無賊。東港之米，有來至府城者，市價每石頓減七、八百文。是南路大勢已定。惟昨據吳元琪來稟，有莊錫舍殺敗逃去賊匪，又欲糾煽抗拒等語。然賊夥已經渙散，即糾約亦未必能多，而該處義民甚衆，兼有丁朝雄等就近彈壓，必可無虞。至鹽水港，自九月十五日以後，賊見梁朝桂等官兵及府城添僱義民二千前往，兼有蕭隴等莊義民相助，賊遂漸退。惟阻截道路，以困諸邑，而不敢復攻鹽水港。又有諸羅賊目李七者，最爲驍悍，巡檢邵宗堯聞其有歸順之意，因義民柯光明、柯得騰懇請自効，遂將二人帶赴恒瑞處，即令賁諭密招李七。李七已領收，並有願先送妻子爲質，再相機行事等語。又徐鼎士亦稱，十月初六日派遊擊吳秀等在岸裏社一舉進攻大里杙，該副將與都司敏祿等，由牛罵頭等處進攻大肚溪。是各路俱已進兵，賊須處處分力抵禦，勢必不支。又岸裏社熟番素不從賊，八月十六、十九等日，有賊來擾，俱被該番等殺退。吳元琪已遣人傳諭該社賁生潘士興、張鳳華等，聯絡生番，斷賊走入內山之路，則將來賊匪竄逸，亦有生、熟番把截，不致兔脫。看來，俱是極好機會。今福康安等大兵接續前進，必可得手。至鄭國卿所帶之兵，臣前與福康安面商，以府城稍覺單薄，是以奏明仍令赴常青處。昨因風勢稍平，該鎮業已放洋，計此時已抵臺郡，未便追回轉赴鹿仔港。且府城南路各莊，原聞有十萬大兵剿賊之說，是以賊散而義民紛起，今若無一兵添往，未免

觀聽所關，義民又懷疑慮，賊復生心窺伺。是鄭國卿之兵，仍應赴常青處，聽候調度，較爲有益。至四川將軍鄂輝，於本月十六日到泉州，其頭、二起屯練兵亦已於十六、七等日到蚶江，餘於二十一日可以到齊。已到之兵，現在支領鹽菜、口糧及鑼鍋、帳房、馬匹等項，陸續登舟配渡。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海蘭察、柴大紀、李侍堯曰：賊匪狡詐百出，膽敢遣其黨夥潛約內應；而林培一犯，已將髮辮剃去，則前此所傳林爽文有蓄髮親丁之說，並不爲虛。經柴大紀察出，即行查拏正法，使賊匪無由逞其鬼蜮之技，所辦甚好。其拏獲奸匪之義民賴光前、孫仁，並着酌量加賞。又普吉保自到笨港後，已節據奏報屢次打仗得勝，剿散賊匪，現在咨會柴大紀、恒瑞訂期會攻。此時福康安已抵鹿仔港，軍威更盛，柴大紀等更當加倍奮勉。至署諸羅縣陳良翼，數月以來，多方勸諭殷實之戶捐助糧食，民人共樂急公，得資接濟。陳良翼實爲出力。伊已推陞知州，呈明告養，因病尙未回籍。今常青等委令代理縣事，該員仍能奮勉自効，甚屬可嘉！着以知州銜卽補諸羅縣知縣，料理一半年，令其回養。德成額、特克什布，於賊匪攻犯營盤時，往來督戰，殺賊甚多。德成額已因其出力陞補健銳營前鋒參領；其特克什布，着交福康安於軍營遇有應陞之副將缺出，卽奏明陞用。魏大斌前以無能，降旨革職，今據柴大紀奏明在山仔頂處帶兵堵禦、剿殺賊匪，如果實在出力，尙可降補都司，以觀後効。又鳳山及廣東

莊民人既悔罪投誠，卽爲良善。常青給發告示腰牌，令其各回本莊，互相保守，其從前被賊逼脅無奈聽從之處，不加深究，甚屬得當。民人等紛紛投營呈明並非賊黨，足見賊勢已孤，實爲極好消息。常青正當乘此機會，廓清南路。至該處義民如舉人會中立辦運米穀，游永盛賫送番銀，林成在東港等處率衆堵禦殺賊，均屬奮勉急公。會中立前已有旨令福康安等查明，係文舉人酌賞文職，武舉人酌賞武職；如人才可用，卽予以實缺。其游永盛、林成二人，亦着查明量加賞給職銜，或酌用實缺。諸羅武舉黃奠邦，督率義民在城守禦，素爲出力，已有旨令常青酌量錄用。伊等如有情愿服官者，將來事竣時，不妨分別予以實缺，用示獎勵。黃象新屢經打仗殺賊，甚屬奮勉，亦着賞戴花翎。至李七係賊人頭目，今既有歸順之意，經恒瑞令義民賞諭往招，李七愿先送妻子爲質，自應設法卽爲爲招致，以解賊黨。此事，何以未據恒瑞奏及？再賊首林爽文，昨據李侍堯奏，手腿中傷，已往牛稠山醫治，恒瑞所奏亦復相同，其語自當確實。但林爽文中傷一事，係在柴大紀處，抑在普吉保處？着福康安卽行查明具奏。至福康安遠涉重洋，督辦軍務，海蘭察率同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奮勇宣勤，現在正值隆冬之際，朕心深爲軫念！福康安、海蘭察，俱着賞給元狐暖冠各一頂。柴大紀力捍圍城，勞績茂著，亦着給元狐暖冠一頂，以示體恤。

上又諭內閣曰：邱能成自剿捕逆匪以來，節次奮勇殺剿，甚爲出力，屢經擢陞遊擊



。今因傷身故，實堪憫惜！着交部加一等以參將銜，照陣亡例議卹。至援應諸羅中途被害各員，除貴林、楊起麟、杭富業經降旨賜卹外，其守備馬大雄及在西門外打仗傷亡之守備楊艷，均着交部議給卹典。其餘千總外委陳邦材、陳洪猷等各員，並着該將軍等查明，咨部照例議卹，以示軫惻。

上又諭內閣曰：田藍玉帶兵前赴諸羅，於兵丁遺失軍械有心捏飾，迨跟隨柴大紀接應蔡攀龍時，又復行走遲緩，實屬狡詐怠玩，僅予革職効力，不足示懲。田藍玉着革職，即在臺灣府城永遠枷號示衆，以昭儆戒。

上又諭內閣曰：本年閩省剿捕臺灣逆匪，所有添調各省官兵，經過地方一切軍需供應，俱經發帑支給，絲毫不以累及閩閩。惟是運送糧餉、軍械等務間亦酌用民力，雖並給與口糧、腳價，而該處民夫急公向義，無不踴躍從事，實堪嘉尚！自宜特沛恩膏，除漳、泉二府因本年被旱歉收、曾經降旨加恩，令該督等查明緩征並臺灣府屬本年及五十年應征錢糧，概行豁免外；仍着李侍堯等，將福建通省承辦軍務各州、縣所有官兵經過地方，就其差務繁簡、出力輕重查明，應如何酌量加恩，分別蠲緩之處，詳細核定，迅速奏聞，候朕另降恩旨。

臣等謹按，臺灣剿捕逆匪以來，軍需供頓皆特發官帑，絲毫不累閩閩。且漳、泉二郡被旱歉收地畝，已奉旨緩徵。而臺郡一歲正供，又全予蠲免。聖慈軫恤，亦既無微不至，乃復因民夫運

送糧餉、軍械，急公無誤，特勅將官軍所過州縣，核其差役繁簡、輕重，分別蠲緩。所由民不知兵，相與感頌皇仁，共安耕鑿之休也。

上又諭內閣曰：總兵梁朝桂、參領岱森寶，帶兵前往鹽水港一帶剿捕賊匪，甚爲奮勇。梁朝桂着卽賞給奮勇巴圖魯名號，並照例賞銀一百兩；岱森寶着賞給副都統職銜，以示獎勵。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四十二

十一月初三日(丙寅)，上諭內閣曰：朕於軍旅之事，有功必賞，有罪必誅，從不肯稍存姑息。即如此次臺灣帶兵之郝壯猷，因賊匪復擾鳳山，棄城不守，不待大學士九卿核擬，即將伊於軍營正法。其貴林、楊起麟、邱能成諸人，皆因奮勇剿賊，臨陣捐軀，即勅部從優議卹，一律得給世襲。刑賞昭然，惟人自取。今臺灣領兵各員，俱能爭先効用，未必不因郝壯猷覆轍在前，共知儆勵。蓋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而信賞必罰，絲毫難以假借。此後，身膺閫寄者，當咸知凜惕，遇行軍之際，務須身先士卒，克敵致果；共曉然於功罪所分，視乎勇怯。如能共矢盡誠，著有勞績，必躬膺茂賞，承受渥恩。若畏怯倖生，必致自蹈重愆，身罹憲典。庶幾人知敵愾，士皆用命，毋負朕整飭戎行，諄諄告誡之至意。

上又諭內閣曰：臺灣逆匪林爽文糾衆倡亂以來，提督柴大紀統兵剿捕。收復諸羅後，賊匪屢經攻擾，城內義民幫同官兵奮力守禦，保護無虞。該處民人急公嚮義，衆志成城，應錫嘉名，以旌斯邑。着將「諸羅縣」改爲「嘉義縣」，俾闔縣良民倍加奮勵，以昭獎勵。

臣等謹按，逆匪林爽文糾衆倡亂，以嘉義爲南北兩路要衝，百計滋擾。當福康安援兵未集之

時，嘉義被圍已及五月，賴城內義民多方保護，危而獲安。雖以柴大紀怯懦無能，爲義民等遮留，因得堅守待援，保全閩邑數萬生靈之命。迨夫大兵雲集，重圍立解，賊人喪膽，遂成破竹之勢。是義民守禦之功，實臺郡全局所繫。國家教澤涵濡，恩意周渥，小民急公奉上，出於至誠，用能同心協力，繕完守備，屹若金湯。我皇上旌其嚮義，錫以嘉名，有勇知方，洵史冊所罕觀也。

同日，書麟奏言：川省運米二十萬石，沿江押護員弁，稽查催趲，各船俱揚帆順流而下。遇晚停泊，卽督率兵役徹夜巡邏防範，並無盜竄及攙和情弊，亦不敢片刻稽延。一面咨明督臣李世傑、江蘇撫臣閔鶚元，飭屬豫備海船接收轉運。奏入，報聞。

初四日（丁卯），常青奏言：總兵梁朝桂帶兵一千名，於二十九日由海道前往鹽水港協助，想此時早已到彼。計鹽水港本有之兵並派去各兵，共有五千餘名，尙有義民等協同禦剿，軍聲尙爲壯盛。嗣聞鹿仔草莊於八月二十八日被賊焚劫，兵民退回鹽水港。緣鹿仔草、鹽水港二處，本有遊擊楊起麟、邱能成分駐防守，與縣城相爲犄角，但柴大紀自夏秋以來，賊匪不時侵擾縣城，又調遊擊楊起麟、邱能成往諸羅護守，固以縣城爲重，而鹿仔草之失，實因兵力單弱之所致也。今鹿仔草雖失，尙有小路數處可通諸羅縣城。臣恐鹽水港人情惶惑，飛催梁朝桂星速趕赴，加意防範；並飭令縣丞徐英，前往安撫民人，多招義勇與官兵協力堵禦。再，臣自南路屢派官兵赴援，必須鹿仔港亦派官兵自北路齊赴，則賊勢必將分散。前已三次飛札普吉保於新到兵內，酌量抽撥，由笨港一

帶應援諸羅。又飭總兵李化龍，如到鹿仔港，即帶兵三千星速赴援。茲據普吉保咨稱：留李化龍在鹿仔港固守，即親帶官兵前往西螺、斗六一帶，打通道路。臣仍飛札該鎮務與恒瑞、柴大紀等豫先關合，訂期並舉，則賊人首尾不能相顧，不但可解諸羅之圍，即可乘勢進剿，立破賊巢。至南路賊匪各處盤踞，九月初三、初六、初八等日，俱來侵犯營盤。臣督率官兵迎擊，約計鎗礮斃賊五、六十人。兵民受傷者十餘人。現據督臣李侍堯已調水陸提標兵三千名到廈門配渡，並聞督臣孫士毅已調廣西兵三千名到潮州。臣已札知二督臣速發此項兵到臺灣軍營遣用。此項兵到，臣一面留兵守城，一面帶兵趨赴北路，會集諸羅，與參贊、鎮將等合兵攻擊大里杙，殲擒首逆。至臣軍營官兵，節次撥往諸羅一萬有餘，所存營盤之兵雖止四千餘，尙足防禦。惟諸羅柴大紀等，自副將蔡攀龍等到縣以後，旬日有餘，尙無文報。恒瑞現駐鹽水港，應俟有普吉保帶兵攻打西螺、斗六門一帶之信，即與柴大紀關會夾擊。但恒瑞帶兵三千去後，又派總兵梁朝桂帶兵一千趕赴，此時諒必一同駐劄。該處尙有義民協助。今府城各義民，又情願往鹽水港幫同打通諸羅，立功自効。臣復派千總王國志、董國瑞帶水師兵二百名，並管帶府城義民二千前往。柴大紀聞知前後兵民齊到鹽水港，自必與恒瑞、普吉保會合進剿，以通往來諸羅道路。

同日柴大紀奏言：十五日辰刻，賊匪率衆來攻東、西、北三門營盤，鎗礮較前更多

。臣同特克什布及德成額、官保等，往來督戰，調參將潘翰、遊擊李隆飛往西門三苞竹一帶夾攻。賊匪退逃。北門外賊匪從台斗坑、北社尾二路繞至，與官兵對放鎗礮，被大礮轟斃多匪。內打死執大旗賊二名，又連環鳥鎗打死數十人。官兵、義民奮勇而前，殺賊甚多，賊衆四散。惟東門賊匪尙不肯退，臣親帶隊伍、義民，由台斗坑田洋橫冲，魏大斌等官兵由雲霄厝殺出，遊擊林光玉由王田岡小徑斜擊，殺賊數十人，獲鳥鎗、賊旂、雜械等項。二十日辰刻，賊匪率夥千人，在東門外之姜母寮、王田岡兩處搶割稻穀。臣飛飭遊擊李隆、林光玉等帶領兵丁、義民馳赴該處，分頭剿捕；臣帶兵在八掌溪壩接應。遊擊李隆至姜母寮，鎗礮打死十數人，賊匪棄穀奔逃。獲鳥鎗、令旂等件，穀三十餘石。林光玉至王田岡，賊匪數百在田割稻，一半與官兵抵敵，被鎗礮擊死賊匪十餘名，賊盡捨所割之稻，由山逕逃竄。獲濕穀四十餘石，均交縣收存，以作軍糧。兵丁、義民，俱無損傷。二十一日巳刻，賊匪數千來攻東、北營盤。臣同侍衛德成額等，督率官兵齊放大礮，打死賊匪數十名。賊恃有鎗礮，竟不畏懼，旋退旋來。魏大斌、詹殿擢、林光玉等，督率弁兵、義民在雲霄厝抵敵。又報西門外店仔尾賊衆來攻營盤，臣隨飛往督戰，連放大礮，打死賊匪數十名。復調遊擊李隆、參將潘翰，帶隊伍、義民前來夾攻，打死賊匪數十名。賊盡逃往各莊，竹圍茂密，難以前進。其東、北二門之賊，亦經殺退。追過台斗坑，因禾稻茂盛、田塍狹小，不便遠追，俱令收軍。二十三日午刻，

匪萬餘來攻東、西、北三處營盤。臣同侍衛等往來督令鎗礮連環齊轟，北門外賊匪被大礮打死十數名。賊隨攏向東邊，遊擊林光玉施放大礮，又打死十數名。臣督率官兵、義民由台斗坑前田洋攻其右，遊擊林光玉帶兵從山仔頂攻其左，魏大斌帶官兵自雲霄厝一直冲殺，鎗礮打死數十人，賊隨退逃。時西門外店仔尾賊匪鎗礮甚多，勢更鴟張，臣飛調遊擊李隆、參將潘韜、官兵、義民從右殺來，施放大礮，打死賊匪七、八十名。官兵、義民一同追殺，賊逃過八獎溪。獲賊旂、賊械等項。因大雨收軍。二十六日巳刻，賊匪萬餘復來侵犯東、西、北三門營盤。臣同參將特克什布等督戰，遊擊林光玉施放大礮，打死數十名。賊隨轉向雲霄厝蜂擁前來。又同魏大斌、詹殿擢等督令官兵施放大礮，連環疊進，並飭遊擊林光玉帶兵民由山仔頂圍殺，斃賊多名。賊隨沿山奔逃。其北門外賊匪由埤仔頭竹圍內擁出，鎗礮與官兵對打。把總楊起鵬連放大礮，兵丁、義民一齊奮勇向前，協力鏖戰，鎗礮打死及殺死賊匪計百餘名，追過台斗坑。惟西門外賊匪鎗礮較多，冒死逼近營盤，臣帶把總蔡開祥並鎗礮手，飛往攻擊，轟死賊匪百餘名。臣見賊勢稍退，率參將潘韜、守備邵振綱各官兵一齊趕出，署諸羅縣陳良翼、教諭江浩飭令義民奮勇向前協殺；至申刻，又打死賊匪百餘名。二十七日辰刻，賊衆復來侵犯四門營盤。臣同參將特克什布、侍衛德成額、官保等，督率官兵、義民協力堵殺；先令大礮連轟，各打死賊匪甚多，即率鎗手並打進步連環，義民緊隨協助，賊被鎗打死者百餘名。

。時東、南、北賊匪，俱經殺敗，追趕過溪，四散逃匿。惟西門外新店尾、番社口二處賊匪，鎗礮對打，雖被官兵打死多人，而旋退旋來，抵死不懼。臣等奮勇向前力戰，至未刻，打死執大旂賊二名，賊退。追過田洋，因田中禾盛、水滿，未便遠追。俸滿巡檢吳元、都司羅光炤等被傷。獲大旂二面、鉛子二包、火藥一桶、烏鎗及長柄刀雜械等項。八月初二日辰刻，逆賊糾衆復犯諸羅東北角雲霄厝營盤。臣同侍衛德成額、官保、參將特克什布等，督率官兵、義民向前抵敵；遊擊林光玉施放大礮，賊衆被礮打死數十。隨飭帶兵從山仔頂轉來夾攻，鎗礮打死賊匪百餘人。忽台斗坑擁出賊匪數千，來犯北門營盤，臣隨趕回督率守備陳明德、把總楊起鵬，施放大礮轟擊，鎗手連環進步，自辰至未，大礮打死賊匪甚多。官兵、義民奮勇爭先，殺死賊匪三、四十人，賊衆四散逃走。追過台斗坑，收軍。獲賊旂、賊械等項。初五日巳刻，賊匪七、八千來攻西、北營盤。臣等在西門新店尾施放大礮，打死賊匪多人；內執大旂賊一名。官兵、義民追殺過田洋，賊衆退入三苞竹莊內。其北門外賊匪，經把總楊起鵬施放大礮、連環轟擊，打死賊匪數十人，賊逃過溪。忽東邊山仔頂復擁出賊匪千餘，來攻雲霄厝；隨督率官兵、義民前往堵禦。臣復調遊擊林光玉帶隊伍從東夾攻，鎗礮打死賊匪甚多，賊遂奔逃。恐有埋伏，收軍。又聞賊匪在諸羅東邊雲厝莊地方，搬搶民間糧食。隨於初九日黎明，先令遊擊林光玉帶領隊伍並義民同往搜捕，又調詹殿擢、田藍玉等率領官兵、義民往北巡哨，以



防賊匪前來攔截。行至埤仔頭北社尾，卽有賊匪二、三千從莊內擁出，被官兵連環疊進，打死賊匪百餘名，賊始退去。復報西門外番仔溝亦有賊匪三、四千來攻新店尾及番社口各營盤。臣隨馳往該處督率官兵奮勇力戰，大礮連環斃賊甚多。至未刻，西、北二處賊衆，分逃過牛欄溪、三苞竹等處。隨收軍回營。其遊擊林光玉所帶隊伍，至盧厝莊殺退賊匪，搶去糧食亦經收回。查義民等奪獲賊穀、地瓜乾約有四百餘石，賞給各義民作口糧。獲賊旂、賊械等項。二十日巳刻，賊匪萬餘復來攻西、南、北三門營盤。臣等往來督戰，各營盤大礮疊轟，共斃賊匪數十名，烏鎗連環打死賊匪甚多。至未刻，南門外賊匪隨退，惟西、北二門賊匪愈殺愈多。臣飛調魏大斌帶領官兵，自東殺至北；李隆率帶隊伍，自南殺至西，兩路夾攻，共打死賊匪百餘名，獲大旂三面並賊械等項。守備楊巖因傷重身故；其所帶兵弁，委員接管。再，諸羅被困兩月有餘，八月二十九日收得義民運來番銀一千六百三十圓，並無糧餉運到。差探賊情，因兩次援兵損失甚多，遂思乘勢連攻，以重困諸羅。於本月二十一、二、三、二十六等日，率衆萬餘疊次環攻，俱經臣同特克什布、德成額等奮勇堵殺，鎗礮打死賊匪六、七百人。獲賊旂五面，書僞鎮南大將軍、僞西路左先鋒等字樣；獲行營礮一門、鳥鎗、腰刀、竹牌、雜械等項。賊逃入十四甲、牛稠山、埤塔等處；竹圍茂密，內藏大礮，外有溝渠，我兵不能逼近，收軍回營。侍衛官保、遊擊邱能成被傷。生擒賊匪二名，審明正法。惟被賊圍困，糧餉兩缺，

藥鉛不足，兵民均以花生、牛隻充腸，危急情形較前愈甚。而官兵、義民、百姓、番衆，俱能忍餓禦賊，並無懈志；惟有益加鼓勵，設法固守，以待大兵齊集。

同日，普吉保奏言：克復笨港後，親督官兵，分派參將張朝龍、海亮搜剿；焚燒各賊巢，計尖山、宜梧等處二十六村莊。其有挈眷逃出者，嚴禁官兵、鄉勇不得阻撓。十九日，探聞笨港潰散賊匪復糾約斗六、西螺各路夥黨，率衆萬餘，分路前後繞截。隨分布官兵各路抵禦，自辰至酉，鎗礮攻擊，竟日不退。賊匪蔓延田坎，佔住沙岡。臣於東莊口率領遊擊海亮、千總李漢升，帶同官兵直撲上山，賊匪始行潰散。當被鎗礮打死百十餘人。惟時各路官兵，人人奮進，卽漳州隊內各兵，亦皆踴躍直前，賊匪抵敵不住。適護副將琢靈阿帶同守備宋國興，由到雲霄厝堵截前來；參將張朝龍帶同守備王德俊，由山仔腳衝殺夾攻；共計打死賊匪三百餘名，奪獲長鎗、器械五十餘件。二十日，賊匪復出滋擾，臣仍督率將備、員弁帶領官兵分路堵殺，自辰至未，鎗礮打死賊匪一百餘名，奪獲器械二十餘件。元長各村居民，見官兵連日剿殺賊匪，歡聲動地，現在紛紛來歸者，不計其數，均經妥爲安撫。惟是賊匪東散西聚，出沒靡常；雖屢經挫敗，然蓄謀詭譎，糧道後路，最關緊要。業經十八、二十一等日密遣妥人飛稟恒瑞、柴大紀，訂期會攻，尙未接准移覆。一俟訂期既定，後路廓清，臣卽親帶官兵前進。再，九月二十九日，探得賊匪屯踞附近土庫地方，臣親率官兵剿捕。賊匪散布田坎，竟日抗拒。連用鎗礮

，打死約有三、四十人，賊始退散。三十日，逆首林爽文復糾約賊夥，三面攻擊營盤。臣督率將領，分派官兵、鄉勇奮力堵殺，自辰至申，鎗礮打死賊匪甚多，割獲首級、耳記並奪獲火藥、鉛子、皮牌、長鎗、刀械各項。兵丁、鄉勇，亦有傷亡者。十月初四日，聞賊匪屯聚崙尾莊等處，臣傳集熟悉道路鄉勇，派撥官兵，定於初五日黎明進剿。聞諸羅礮聲甚急，隨潛行前赴崙尾埤、田心仔莊一帶剿捕；見該處地多竹林、蔗園，路徑窄狹，恐有埋伏，督令官兵、鄉勇小心防範。賊匪星散田坎，赤身跣足，前來迎敵。橫施鎗礮，官兵奮力向前，正在鎗礮攻擊之際，竹園內復突出賊人數十，蜂擁應援。官兵、鄉勇奮力抵殺，用連環、烏鎗傷斃賊匪甚多，餘賊漸退。賊莊多係塔蓋草寮，當令放火焚燒；詎意賊匪散而復聚，仍然抗拒。又被鎗礮打死數十人，並生擒賊犯六名，餘賊始潰。計焚燒賊寮共三百餘處，割獲首級、耳記，奪獲器械多件。並將出力各官兵、鄉勇獎賞鼓勵。共獲犯洪達等六名，訊明正法。伏思元長莊，相距鹿仔港八十里，後路賊匪時出滋擾，糧餉、藥鉛若由旱路運送，恐中途被截，所關匪細。現有五條港水路可以舟運，曾將糧餉運到一次。自港登岸，離營盤僅只二十里，臣派撥官兵沿途護衛，可保無虞。惟土庫之賊，勾通斗六門夥黨，屢要抄襲後路，臣惟有身先士卒，痛加剿洗，以除後患。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海蘭察、柴大紀、李侍堯、普吉保曰：常青自駐

守府城，數月以來，雖未能奮力進取，不免稍事因循。今據節次奏到派兵援應諸羅、鹽水港及在府城堵禦剿賊各情形，於調度機宜，尙爲妥協。看來，常青雖係年老，究係經事較多，尙可以資任使。恒瑞到鹽水港後，雖未能將附近賊匪悉力剿散，打通道路，而閱昨日奏到各摺，伊在彼安撫莊民、堵禦賊匪諸事，亦尙有料理。前曾諭令福康安將常青留於府城，委以南路剿賊之事；恒瑞着令解任回京候旨；今常青、恒瑞所辦諸務，俱尙能奮勉，着福康安酌量情形，如伊二人在彼均尙能得力，不妨俱着留於該處，以資協助帶兵。柴大紀前次檄調楊起麟、邱能成之兵赴縣，亦因該處被圍緊急，存城兵力無多，而各路援兵不能卽至，亦迫於事勢之不得不然。今普吉保已收復笨港，與柴大紀、恒瑞訂期夾攻，自己早經會合；其鹿仔草一帶屯聚賊匪，無難乘勢掃除。是，柴大紀調用楊起麟、邱能成之兵，未爲大錯，福康安亦不必因鹿仔草一事，將柴大紀加之責備也。至粵西兵三千，早經全抵廈門，福康安帶領同赴鹿仔港，不可又派往府城。其李侍堯所派閩兵三千，昨據李侍堯奏，其先到之一千五百名已經撥赴恒瑞處，現令鄭國卿帶兵一千五百名前赴常青處應用。常青處既有此項兵力接濟，自己足敷剿捕。諸羅城外屯集賊匪，於七、八兩月，屢次糾合夥黨，肆行侵擾，俱經柴大紀督率將弁等竭力堵禦，殺賊甚多。城內官兵、義民及番衆等同心固結，並無懈志，實爲勤苦出力。其打仗出力之員弁等，俱應優加陞賞。內如特克什布、德成額、官保等，於賊匪滋擾營盤時，往來督戰

，殺死多賊，最爲奮勇。特克什布，昨已有旨令福康安於軍中遇有應陞之副將缺出，卽行陞用。德成額現已因其出力陞補健銳營前鋒參領，仍着福康安留心察看，此後如該員再能奮勇立功，卽據實奏聞，卽以副都統補用。官保在西門剿賊被傷較重，亦着福康安查明，如果打仗奮勉，卽奏明以應陞之缺陞用。此外在事出力員弁，並着福康安一體查核，於軍營現出各缺內，酌量奏請陞補。至魏大斌，已有旨降爲都司以觀後效，今在雲霄厝等處連次打仗，殺退賊匪，尙知勉力奮勇，着福康安遇有軍營副將缺出，卽將魏大斌奏請補用，俾益加感奮，立功自効。賊人狡詐伎倆，往往於官兵後路攔截餉道，今普吉保設法將糧餉、火藥由水路運送，極合機宜。而土庫一帶賊匪勾通斗六門夥黨，思欲抄截官兵後路，普吉保現在帶兵將該處賊匪痛加剿洗，所辦亦好。現在福康安同海蘭察等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前抵鹿仔港；粵西、川、黔之兵，俱陸續齊集，軍威壯盛；而柴大紀、恒瑞、普吉保各路，亦俱連次得勝，士氣振奮，聲勢聯絡。卽日福康安統領重兵會合攻剿，諒此么臍小醜，豈能苟延殘喘。朕日夕盼望捷音之至。

上又諭內閣曰：普吉保前由大突溪往笨港剿賊，克復笨港，已降旨交部議叙。茲復督率將弁、兵丁奮力剿殺，前後打死賊匪五、六百人，奪獲器械甚多，奮勇可嘉！除普吉保業經議叙優賞外，其隨同出力之官弁，並着將軍福康安一併查明，咨部分別議叙，以示獎勵。

初五日（戊辰），恒瑞奏言：現在賊勢甚大，賊目甚夥，處處俱被賊人佔據，民人領受腰牌者，不過爲後日立足地步，並非其心不敢從賊。臣所領之兵僅有五千，只能防守鹽水港、新店海口，實不能向前進取；普吉保亦帶兵五千駐劄笨港，不能前進，坐視諸羅被賊圍困，不能救援。倘諸羅一失，鹽水港亦難防守。目今全臺地方，僅餘沿海一帶及府城、鹽水港、笨港、鹿仔港等處；餘俱被賊佔據，其勢漸大。數日以來，風勢又猛，海中舟不能行，福康安又無到來信息，臣實在不勝憂懼。看來此事不動大兵，難以完結。倘賊衆入山，更費周章。臺灣地方遼濶，風土與內地不同，臣愚以爲暫守已經恢復地方與接續後路，即需兵二、三萬人；直搗大里杙、水沙連、大武壠等處賊巢，剿捕賊目，亦需兵二、三萬人。又接到普吉保來札，稱伊若帶兵前進，恐後進無兵接續。並聞諸羅城內糧餉、火藥不能接濟，臣即使帶兵能抵諸羅，亦仍不能殺出，於事無益。且新店、海門距鹿耳門甚近，倘鹽水港再有疏失，其事更大。臣現與梁朝桂等酌派兵一千五百名，駐守新店海口；再派兵五百名，駐守鹽水港。其李侍堯派撥之兵，已到九百名，皆係召募新兵，現同梁朝桂上緊訓練。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海蘭察、李侍堯、孫士毅、柴大紀、普吉保曰：連日據柴大紀、普吉保等奏報，該二處屢得勝仗，現在訂期會合夾攻；而常青處亦節次奏到，屢經打仗殺賊；雖未進取，而自守實屬有餘。是剿捕事務，各路俱大有轉機，何

以恒瑞獨爲此驚惶無措之語？自係恒瑞少不更事，怯懦無能，是以遇事張皇，茫無主見。卽如所稱諸羅城內糧餉、火藥不能接濟，若有疎失，則鹽水港亦難保守等語，試思柴大紀被賊圍擾已經數月，城中糧餉、火藥早屬不敷，柴大紀激勵兵民悉力守禦，並能剿殺賊匪。況節據李侍堯、柴大紀奏，蔡攀龍等接應諸羅，多僱夫役將糧餉、火藥隨同運進，柴大紀兩次赴府城、鹽水港調運番錢，復經奪獲賊匪所割之稻田四十餘石及濕穀、地瓜乾四百餘石，散給兵民，作爲口食。是該處糧餉、火藥時有接濟，雖至匱乏，尙可儘力支持。現在方與普吉保約會夾攻，而福康安統領大兵卽日前進，聲勢壯盛，正可乘銳進剿。豈有數月以來該處縣城俱能保守無虞，而福康安未到十餘日之前，柴大紀轉不能設法捍衛，竟至委城而去之理？且常青在府城駐守，亦時有賊擾，常青督兵堵禦，屢有斬獲，並未稍涉惶恐，形諸奏牘；可見常青雖係年老，究經事較多，心有定見，於剿捕事宜，尙有把握。此時大兵雲集，正在振作士氣，尅期進剿之時，乃恒瑞過於張皇，率爲此奏，若將士等爲此言所惑，以致心懷疑懼，阻其銳氣，所關甚重。福康安與恒瑞係屬親戚，且福康安於此事本不免稍存畏難之見，恒瑞所言自尤易於聽信。而海蘭察及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大半與恒瑞熟識，若聞恒瑞之言，俱不免心存猶豫，稍懷怯，何以集事？朕甚憂之！着傳諭福康安，務須堅持定見，切勿爲恒瑞之言所惑。昨因恒瑞連次奏到各摺，尙有料理，是以諭令福康安到彼酌量，如尙能得力，不妨將伊暫留該

處効用。今觀恒瑞所奏，恒怯若此，徒亂人意。伊雖年力尙壯，而福康安現在所帶巴圖魯侍衛章京及該處鎮將等，勝於恒瑞者正不乏人，恒瑞竟不必留於該處矣。彼雖懇求軍營効力，亦不可聽。着福康安卽令其來京候旨，不可因係親戚，稍存回護。總之賊匪雖多，不過一時烏合，祇須於初次打仗時，將賊匪痛加殲戮一、二次，則賊首、賊目望風膽落，其餘附賊黨夥，自必紛紛瓦解，豈有必須一兵抵一賊之理。卽如現在各村莊民人具呈請領腰牌，可見伊等皆知賊匪易於撲滅，惟恐大兵一到難以別白，豫爲將來自全地步。本係心持兩端，若見官軍克捷，自無不堅心歸順，協力助剿。是賊黨雖多，易聚易散，無難一舉蕩平，何必以賊多兵少爲慮！若如恒瑞所奏，防守、攻擊動須兵五、六萬，毋論無此辦法，且鄰近省分俱已派撥多兵，勢難再調；其較遠省分，卽速行續調，行走動需時日，亦已緩不濟急。柴大紀處豈能曠日持久，待此援兵乎？福康安此時，竟當親統大兵，鼓勇直前接應。普吉保一路，不必以鹿仔港爲慮。鹿仔港現有李化龍在彼駐守，尙能保護無虞，此時官軍四路雲集，聲威百倍，鹿仔港自可無慮。並着福康安豫行知會普吉保，一得進兵信息，卽先行帶兵直前奮剿，速抵嘉義縣。福康安亦卽帶兵隨後策應。如福康安因大兵行走不能迅速，卽將所帶巴圖魯侍衛章京等酌派數十人，令其先往幫同普吉保奮力攻剿。况普吉保後路，卽係福康安帶兵前進之路。福康安統領如許勁將、強兵接踵繼進，於所過地方，遇有屯聚賊匪，乘勢剿殺，肅清道路，正可聯絡一



氣，併力進攻。且大兵所過村莊，將賊殺散後，其所積米糧卽可以資兵食。恒瑞所奏賊匪屢有增添之語，想必係諸羅賊匪見普吉保、恒瑞統領官兵，密邇縣城，賊匪聞風畏懼，添集夥黨，欲爲抵禦我兵之計。而恒瑞株守一隅，見該處賊匪較多，遂爾過甚其辭。殊不知南北兩路兵氣已爲振作，賊匪漸有渙散之勢，而福康安又統領生力新兵萬餘，自當所向克捷。貴州、湖南勁兵，又當陸續將到，斷可無須再添兵力。若福康安到彼，或以現在官兵尙覺不敷，實有必須添調之處，則廣東及福建本省，已諭令李侍堯、孫士毅廣行召募新兵，豫備調用。福康安卽一面先行檄調，一面據實奏聞，亦無不可。從來行軍之道，不在兵多，而在將兵得人。豈有福康安同海蘭察及如許巴圖魯侍衛章京將弁而不能掃穴擒渠之理乎？福康安惟當悉心籌畫，勿爲人言所惑。

初六日（己巳），李侍堯奏言：楊廷理等稟稱：「諸羅賊匪因鹽水港、笨港兩路援兵未進，自初五日至初十日，晝夜攻城。兵民竭力抵禦，十一日賊始退踞各莊，仍前梗截道路。現在城中糧、藥俱盡，勢甚危急，若遲數日援兵不至，實難力守」等語。是本月望前，兩路兵尙未進發。看來，普吉保欲待恒瑞同進，恒瑞又欲待鄭國卿到，分兵駐鹽水港，始行進兵。是以彼此相待，又稽時日。鹽水港爲水路要口，現在府城至諸羅之陸路久已不通，惟恃此一港爲進兵之門戶，萬一稍有疎虞，更難辦理。是恒瑞劄駐鹽水港，或實有未可輕動之勢。至普吉保離諸羅至二十餘里，所帶兵有五千餘名，旣聞官諸羅

兵甚急，應即奮勉殺入，以解重圍；乃必待恒瑞同進，似不免意存觀望。臣前派往之三千兵，內遊擊張无咎先到之一千五百名兵，已於初九日赴鹽水港；而鄭國卿帶領之一千五百名兵，亦已放洋，計此時必當全到；則恒瑞自可分兵駐鹽水港，一面知會普吉保兩路並進。但未知諸羅兵力是否尙能堅待。又，李永祺稟稱：普保吉保已移營月眉莊，離諸羅不過十餘里等語；亦未知是否確實？臣前據各官九月中所稟，似兵事大有轉機；今據楊廷理所稟稱情形，則仍未得手。數日之間，奏報前後不符，臣實深惶悚焦急！看來，此事總須福康安到彼調度鼓勵，方能奏効。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海蘭察、李侍堯、柴大紀曰：昨恒瑞奏到臺灣情形，所慮賊多兵少之處，殊不可信。恒瑞在鹽水港有兵五千，據奏業經派一千四百名駐守新店海口，又派五百名兵駐守鹽水港，是恒瑞尙有兵三千餘名。伊既知官兵後路亟須防範，即應酌量該處情形，豫行設計。尙有賊匪潛出滋擾，即奮力堵其來路剿殺，使賊匪無從逞其狡計。如慮賊匪分路繞截，即應豫先知會柴大紀，令其帶兵出城跟踪追殺，內外夾擊，並令梁朝桂前後策應，隨時堵禦，自可無虞後顧。何至一籌莫展，徒事張皇！即如從前平定兩金川，前後派調之兵，共有十萬；而此次剿捕臺灣賊匪，福建本省前後所調滿漢官兵，已二萬有餘，粵省節次派調官兵又有一萬三、四千名，加以浙江、川、黔、粵西、湖南等省，陸續添調之兵又不下萬四、五千；合之臺灣原有額設兵萬餘，統計已

幾及六萬，兵力實爲厚集。況金川係土司地方，番衆久經生聚，且其地勢險隘，碉卡林立，而官兵深入攻剿、直搗巢穴、展拓疆宇、隸我版圖，彼時不過需兵十萬，卽克奏膚功。今臺灣本屬內地，逆匪林爽文等不過編戶細民，糾衆倡亂，一時蟻聚；況泉州、廣東義民皆屬急公効義，較之平定金川，難易奚啻倍蓰。而恒瑞輒以賊多兵少，張大其詞，徒亂人意！剿賊制勝之道，全在主將之一心。如能立志堅定，胸有成算，則運籌決勝，自當所向無前，將士等亦俱勇氣百倍。若將兵之人，先不免心存猶豫，中無把握，卽使增益多兵，亦難望其勇往得力。福康安當堅持定見。至柴大紀一路，賊匪勢尙猖獗，該處屢經賊匪圍擾，數月以來，柴大紀激勵兵民，多方捍禦，縣城保護無虞。此時，該處賊匪因見官軍應援未至，晝夜攻城，雖勢在急迫，但據李侍堯奏，探聞普吉保現已移營月眉莊，離縣城不過十餘里。或普吉保已帶兵前進，殺賊解圍，亦未可定。且柴大紀固守縣城已經數月，設遇縣城力不能守之時，自必遵照前旨，帶兵出城；非前赴恒瑞處，卽赴普吉保處，仍可合併一路，整軍再圖克復。且縣城存貯糧餉、火藥等項，俱已用盡，城內民人又俱隨出，是該處止係空城，卽被賊匪一時搶佔，無所資藉，亦必旋即收復。至普吉保一路，現有兵五千餘名，雖據李侍堯奏，十月望前尙未向縣城進發，自係普吉保因後路官兵不能接應，未敢輕進。今福康安已尅期進發，普吉保處有大兵隨後接應，倍當奮力進剿，直抵縣城，與柴大紀裏外應合，併力攻剿，以期克捷，不必以後

路爲虛。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四十四

十一月初八日(辛未)，福康安奏言：臺灣賊匪蔓延日久，官兵力疲氣餒，總未戴功。蒙將屯練貴州、廣西兵丁預爲調撥，各兵俱係生力，銳氣方盛，進剿必能得力。臣適因風信不順，守候數旬。粵西兵業俱到齊，屯練已有至泉州之信，貴州官兵不日亦可入閩。雖守風稍覺稽延，而軍聲更爲壯盛，俟到軍營後，督率奮勇官兵，連得數次勝仗，將賊匪盡行殲除；即舊存之兵，皆可轉怯爲勇，用命爭先。又有閩、粵各省兵丁隨征子弟，拔補額缺，兵力亦藉可增添，似未便因此時鹽水港一帶賊勢滋蔓，卽於閩、粵等省紛紛徵調，致涉張皇。且軍營添調一兵，須得一兵之用，京兵素稱勁勇，而臺灣水土蒸溽，似不相宜。將來卽使添兵，京兵竟可毋庸調遣。其餘綠營兵丁，除貴州、湖、廣等省外，惟廣西及江蘇狼山等處並崇明水師各營，素稱訓練有方，似爲可用。若閩、粵新募之兵，人數衆多，難保無充數應名之弊。昨據孫士毅札會稱，廣西兵丁，存營精壯可得二千餘名；其廣東招募之兵，尙需訓練。又恒瑞所奏摺內，亦有閩省新兵須於暇時操演技藝之語。是新募者技藝較疎，不能十分出力，卽此已可概見。臣此時前抵軍營察看情形，萬一必須添兵大舉，卽將撥調得力官兵，據實奏聞。如兵力業已足敷，義民勇往出力，亦卽酌量情形具奏，毋庸添調，以省擾累。臣於入閩途次，聞有南安縣教

諭郭廷筠、商人李光雲，於該處情形最爲熟悉。隨傳該教諭進見，詢以臺灣事務，應對明晰。卽飭其尋覓籍隸臺灣之人，聽候差遣。旋據稟稱，現有避難來廈之諸羅縣舉人郭廷機、彰化縣舉人曾大源、職員楊振文、監生林文會等，均爲臺灣民人，素所信服，家中莊田甚多，可以設法遣人離間賊黨。臣復傳見郭廷機等，優加獎賚，密令分投前往妥辦。並將途中預備告示數千張，着專人坐乘小船，持往南北兩路張貼；剖晰利害，剴切曉諭，令被脅民人及早自行投出。凡歸莊安業者，不許官兵絲毫擾累，以安其心。其情願充當義民者，亦卽廣爲招集，以備隨營剿賊之用。至器械爲行軍要需，必須加倍堅利；臣於候風時，將應用一切軍器，妥爲製備。又聞賊匪居住草寮，圖以荊竹，復多備火彈及厚背、利刃、斫刀，預備臨時應用。現在各項器械俱已製備齊全，已交載兵船內運送前往。再查泉州民人素與漳人有隙，凡係居住臺灣之泉人，多有充當義民者，殺賊保莊，倍加勇往。因思泉州地方風俗剽悍，若此時招集泉州鄉勇，既可隨同剿賊，又可安戢地方；臣於到閩時，先遣妥人密辦。及行過泉州，卽有鄉勇多人懇請隨征進剿，當經面加撫諭，飭委同安縣知縣單瑞龍、教諭郭廷筠揀選身家殷實之人，互相保結。臣於此內，擇其精壯者二千四百餘名，商同李侍堯酌賞安家口食銀兩，令其隨往。又恐內地漳人聞知疑慮，復遣委員招集漳州鄉勇百餘人，以泯形跡。但該鄉勇義民等，雖屬健壯，究不能諳曉紀律，復檄調熟悉情形、通曉閩音之副將李威光，並臣奏請帶赴臺灣

之參將李芳園等數員，委令管轄，隨時教演，以收實用。又十四日得有順風，與海蘭察同舟放洋，駛行半日，風色又轉東北，船戶即欲在料羅地方暫泊，臣仍令折戢開行；無如側帆迎借旁風，往來轉折，水道紆回，不能迅速。二十二日，已至海外大洋，日暮時，大風陡起，不及落帆，水深又不能寄碇，隨風折回。至二十三日卯刻，望見崇武大山，將近泉州惠安縣洋面，維時風信愈烈，詢據船戶僉稱現值暴期，三、四日方能平順，當令收入崇武澳中灣泊。普爾普、舒亮巴圖魯侍衛等船隻，先後隨至。臣遣人赴各船看視，皆因不慣乘舟，又遇風濤傾簸，頭暈嘔吐，不能飲食，間有患病者。臣以現在灣泊候風，並須添帶淡水，該侍衛等既多疾病，不必在船坐守，即令暫時登岸，稍爲歇息。一遇順風，即刻開船逕渡。查崇武地方與鹿仔港隔海斜對，若風色轉順，一日可達軍營。今因風暴頂阻，守候羈遲，又不得臺灣賊匪情形確信，下懷焦急。適惠安縣將驛遞常青、恒瑞寄臣摺稿呈送，查閱各摺，郡城一帶賊匪漸次退散，義民投効甚多；丁朝雄等所帶之兵，已到東港，南路漸有轉機。惟恒瑞稱諸羅賊匪愈聚愈多，日在鹽水港滋擾，該參贊盡力堵禦，未能進抵諸羅。其普吉保一路，自到笨港元長莊後，亦未能與恒瑞會合。看來，賊匪探知有十餘萬大兵渡臺之信，未免心生畏怯，妄意諸羅圍困日久，兵力稍疲，可以乘虛窺伺；將南路賊匪撤回諸羅，在鹽水港一帶四出滋擾。是以南路賊勢雖覺解散，而諸羅情形更爲急迫，必須臣親督大兵迅抵軍營，相度機宜，將賊之羽黨痛

加剿殺，殲擒賊首、賊目，無難尅期集事。臣已與李侍堯面商，並咨會鄂輝令由甯江竟赴鹿仔港，無庸前往廈門，以期迅速。再，前在廈門守風，據原任副將騎都尉陳大恩、原任湖南守備李天貴、江西南昌營守備廣惠，因解送火藥到閩，俱呈懇隨往軍營聽候差委。查陳大恩、李天貴、廣惠，俱曾在金川出征，年力尙壯，自應准其所請，帶往軍營差遣。其廣惠守備員缺，即咨明江西撫臣遴員署理。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海蘭察、李侍堯、柴大紀、普吉保曰：福康安、海蘭察等，遠涉重洋，備嘗辛苦；而普爾普、舒亮及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皆生長北方，未歷風濤之險，今因乘舟不慣，偶有患病，覽奏甚爲軫念！即日風色順利，自當安穩渡洋。伊等此時勤勞出力，雖不免風濤驚險，指日奏績戴功，朕必酬庸格外，受恩之日正長；當倍加奮勉，鼓勇直前，以期迅速集事，共膺懋賞。昨因恒瑞奏到之摺，稱賊多兵少，過於張皇，恐福康安不免爲其所惑，是以降旨詳晰開示。今閱福康安奏到，籌辦機宜，諸凡皆妥，井井有條。是福康安於接到恒瑞摺稿後，竟能胸有成見，不爲其言所奪，覽奏深爲慶慰。至柴大紀，設遇縣城萬難守禦之時，自必帶領兵民出城赴普吉保處，合爲一勢，克復易於反掌。即使普吉保一路亦難駐守，伊二人俱可同赴福康安軍營，會合一處以圖收復。然此係過慮，乃必無之事。且普吉保到笨港後，昨據李侍堯奏已移營月眉莊，距縣城不過十餘里，伊一聞縣城被困緊急，自必星速赴援。即僅如魏大斌之帶



兵入城，而城中添此兵力，亦可以壯聲勢。是柴大紀、普吉保均不致或有挫失。卽恒瑞在鹽水港雖不能稍進尺寸，伊帶兵數千亦尙能自守，斷不至將鹽水港棄去。計此時，福康安早得有順風徑渡鹿仔港，自己親統大兵相機進剿。惟日夕盼望捷音爲急耳！

初九日（壬申），柴大紀奏言：諸羅地居臺灣南北之中，其縣城四面堆土種竹爲圍，並無磚石，既薄且矮，本難爲守。正月克復之時，卽相度形勢，分兵劉營於縣城四門外要害之處。迨六月杪，賊復猖獗，遂環營開溝，並堆短牆，各處共安大礮二十八尊；內三千餘觔者六尊，營盤甚屬堅固。是以賊衆數萬疊次來犯，俱被我兵殺退。若一旦棄而他去，其城池、營盤、大礮，均爲賊踞，將來克復甚難。且現今參贊臣恒瑞之兵七千名，已在鹽水港，離諸羅四十里；總兵普吉保之兵五千五百名，駐元長莊，離諸羅三十里。臣諸羅之兵雖受餓疲乏，而三方鼎崎聲勢尙壯，惟有速催兩路進兵，不獨解諸羅之圍，而會剿斗六搗穴擒渠，在此一舉，事機萬不可失。若帶兵殺出縣城，則賊勢益張，恐鹽水港、元長莊兩路之兵，均難駐守，而府城以外直至鹿仔港數百里地方，勢必仍爲賊踞；欲再圖進取，甚屬不易，關係匪輕。況諸羅城廂內外，住居百姓二萬有餘，又加各莊避難入城者不下二萬，自春至今協力守禦並捐助軍糈，均屬急公向義，實不忍將此數萬生靈，盡付逆賊毒手。但官兵乏糧，已久餓病相兼，現在菜色；而火藥惟以久年泥牆下段二、三尺之土拆取煎硝，每日所得有限。更加本月初五、六、七、八、九、十等

日，賊匪晝夜環攻，官兵義民忍餓堵殺，賊雖暫退，仍聚於附近各莊。臣審時度勢，尙覺人心固結，惟有竭力保守，以待援兵。再諸羅自六月初十日被賊圍困，文報不通，糧餉莫運。七月間，臣摺差中途遇害。八月十六日復募僱義民游永盛等，賫摺由山徑小路，迂途赴郡稟領餉銀，仍由原路回縣，往返三次，俱無遺失；共收到餉番銀四千六百圓。九月二十八日復差游永盛等二十名，仍由山路赴郡請領餉銀，將軍常青發番銀三千五百圓付游永盛帶回，行至赤山六甲莊遇賊，寡衆不敵，阮阿生等四人帶番銀八百圓逃脫回縣交繳；其游永盛等一十六名，人銀文書俱被賊掣去。又，遊擊邱能成因傷重身死，遊擊林光玉病故；義民黃觀等十名，亦因傷重身故。十月初四日，探得賊匪將諸羅縣南八獎溪之道爺埤用土石壅塞，決溪水泛濫於老店、大崙莊、鹿仔草一帶田洋，使來援諸羅大兵一路難行。隨於初四日飭遊擊李隆帶領官兵義民前往開通，賊千餘來拒，當經殺退賊匪，將埤挖開，水由八獎溪順行；並將入口之溝用土填滿，雖遇雨溪漲，水亦不能冲入，上流既斷，下流易涸，大兵便於前進。初五、六、七等日，逆賊林爽文復糾衆萬餘，不分晝夜，接連來犯南、北、西三處營盤，臣同侍衛德成額、參將特克什布等，往來督戰。緣火藥不足，不能多用大礮，惟飭各營鳥鎗籐牌併各義民俱伏溝內短牆下，靜以待動，俟賊將近，鳥鎗照定準頭連環疊攻，打死賊匪甚多，賊衆怯退，官兵義民一齊並出，趕殺多匪。初八、九、十等日，賊衆復各帶稻草一把，妄想填溝冲進，又用大

板木車中藏鎗礮，每車運以四牛，分西、南、北三路晝夜來攻。臣等督飭官兵用大礮將木車擊碎，北門打死騎馬賊一名，南門外打死騎馬賊一名，各營盤官兵義民奮勇向前力戰；三處打死賊共計數百名。所有連日打仗，西北之賊俱逃入十四甲、中莊、紅瓦碓，西南之賊，皆逃入三苞竹、埤堵等莊。總因藥鉛不足，兵民枵腹，收軍回營。獲竹牌、旗械等項。義民林宗蔭於初五日殺死股首一名，搜出木印一顆，刻爲「鎮守中路征西驃騎大將軍張旋印」字樣；令旗一面，書僞「先鋒股首吳昆」字樣。林宗蔭能於陣前殺死股首，當卽賞給頂帶，以示鼓勵。惟是諸羅被困四月，糧餉久乏，兵民皆以花生、地瓜、野菜、芭蕉根、薯藤、薯葉雜煎充饑；人多食繁，卽地瓜、野菜等物，亦將罄盡，勢屬危急。而總兵普吉保、參贊恒瑞兩處大兵，均無來援日期，諸羅日夜被賊侵犯，官兵義民恐日餓日餒，難以支持。已再募差資力懇將軍臣常青，嚴催參贊臣恒瑞、總兵普吉保兩路大兵迅來救援。臣惟有竭力固守，以俟大兵齊集，以圖併力剿捕。

同日，常青奏言：臣營盤尙有兵四千，雖兵力不敷進剿，斷不敢拘泥坐守，是以前派副將丁朝雄等帶領弁兵前赴東港；現駐港口，並該處義民幫同搜捕。臣於附近府城賊莊，亦漸次剿盡。茲查近日南路民人，情願充當義民隨營剿賊者甚多。現在酌籌，若可得此等義民三、四千人，臣卽酌留兵將防守營盤，保護府城，帶兵一千五百名南路進剿。再，恒瑞帶兵三千初到鹽水港，恐兵力不足，先派梁朝桂帶去兵一千名，又派千總王

國志等兵二百名、帶同府城義民二千前往協助。今內地調赴鹽水港本省兵三千，現俱陸續前往，是恒瑞處已有兵七千。所有義民二千及王國志帶去兵二百名，仍撤回郡，以備府城防守，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海蘭察、柴大紀曰：柴大紀所奏，真不愧古來名將，除披覽之餘，爲之墮淚！柴大紀自駐守縣城，經賊匪屢次滋擾，俱能激勵將弁兵民悉力堵禦，保護無虞。柴大紀接到前旨，正值該處賊匪晝夜攻圍，城中糧餉將盡，勢在急迫，若即遵旨帶兵出城，未爲不可。乃柴大紀以該處係臺灣要隘，恐一旦棄去難於收復，並以城內居民數萬協力守禦，不忍委之於賊。現在督率兵民忍餓保守，以待援應，所見甚正。柴大紀激發忠良，兵民感動，上天必加鑒佑，縣城自可保無事。即日福康安統領大兵迅抵鹿仔港，破賊立功當在旦夕。柴大紀不過固守數日，福康安大兵一到，即可一同勉圖奏績，承受重恩。至恒瑞普吉保兩路，聞柴大紀處被圍緊急、糧餉火藥將次用盡、兵民忍機固守，自應星速赴援。卽如常青在府城，距諸羅較遠，一聞縣城被圍之信，尙知派撥官兵，先後前往策應；况恒瑞、普吉保駐兵處所距縣城甚近，何以觀望遷延，並不卽行前進，又未分遣將弁帶兵救援？卽使伊二人領兵入城，又如魏大斌前次赴援時，後路被賊截斷，再設法剿除，亦當先其急而後其緩。城中究可多添兵力；且兵丁等俱有攜帶火藥糧餉，亦可勻出分用，以資接濟。乃伊二人計不出此，徒知株守

，自立於無過之地，可乎？着福康安到彼，將伊二人何以頓兵不進之處查明，嚴行參奏。但恒瑞、普吉保二人，其咎稍有區別。恒瑞在鹽水港距縣城較遠，且該處係屬海口地方，關係緊要；恒瑞未敢輕動，尙可藉口。至普吉保駐劉元長莊後，業已移營月眉莊，距縣城不過十里，尤爲聲息相聞；況笨港非鹽水港可比，即稍有疎虞，亦於大局無礙；且普吉保卽恐賊匪潛截後路，亦可知會恒瑞令其互爲策應。是普吉保尤應奮勇直前，速往援應；乃亦按兵不救，其咎較之恒瑞爲重。福康安應分晰詳查，據實參奏。此時福康安自己早抵鹿仔港，現在柴大紀處被圍緊急，惟當督率將弁，乘官兵新到銳氣，鼓勇直前，由普吉保一路速抵縣城。至常青在府城日久，未能前進，今若酌量兵力足敷防守，伊竟帶兵前往南路，固屬一策，但究不如先救柴大紀爲是。且福康安卽日前抵鹿仔港，常青若督率將弁兵民與福康安等會合進攻，自於剿捕更爲得力。至柴大紀處在縣城守禦出力文武員弁，着福康安詢問柴大紀，一併咨部從優議叙。其殺死賊人股首之義民林宗蔭，已經柴大紀賞與頂帶，如該義民才具可用，卽給予實缺亦可。所有打仗傷亡之官兵義民，俱着福康安查明咨部分別給予恩卹。義民等運送番銀被賊截住，其賞銀到縣之阮阿生等四名，着卽賞給頂帶。至游永盛等十六人，如係被賊戕害，亦着查明，卽照陣亡例優加賞卹，以示獎勵。

上又諭內閣曰：柴大紀以縣城一切守禦事宜，久經佈置周密，且因縣城內居民甚多

，不忍將數萬生靈委之於賊，立意堅守，以待援應。是其保護合縣民人，與朕軫念義民多方愛護之意，適相脗合，所爲我君臣各盡其義也。柴大紀力捍圍城，且能乘間殺賊，已屬奮勇可嘉；今被圍日久，心志益堅，勉勵兵民忍饑固守，惟知以國事民生爲重，古之名將何以加之。本欲俟大功告竣後，優加封賞，今伊能如此係念生民，忠良激發，爲國家出力，尤堪嘉獎！柴大紀着卽封爲一等義勇伯，世襲罔替；並着浙江巡撫琅玕賞給伊家屬銀一萬兩，用示朕軫念勳勞賜爵酬庸之至意。

上又諭內閣曰：嘉義縣城被賊攻圍，已閱半載，而民人等共知大義，幫同官兵奮力把守，久而益堅，實堪嘉尚。除節經降旨將臺灣府屬本年及五十三年應徵錢糧豁免，着再加恩將嘉義縣五十四年應徵錢糧，再行豁免，以示朕優獎忠義有加無已至意。

初十日（癸酉），上諭內閣曰：嘉義縣隨營守禦兵丁，同心協力奮勇打仗，固守城池，亦應一體加恩賞賚。除已降旨將打仗傷亡之官兵義民等，分別給予恩卹外，所有現在守城打仗出力兵丁，着各賞給兩月錢糧，以示獎勵。

同日，李侍堯奏言：接據常青、柴大紀各摺稿，知諸羅尙在固守。臣查恒瑞初到鹽水港具奏時，正當蔡攀龍等被截，鹿仔草被陷，恒瑞所帶之兵亦到齊，是以甚覺緊急。後梁朝桂等所領官兵、義民陸續前往，已足守住港口，是以恒瑞寄來九月下旬摺稿稱，俟鄭國卿之兵全到，卽約普吉保，照柴大紀所指之路，訂期並進，援應諸羅。今觀柴大

紀本月望前摺稿，則恒瑞等尙未能進。想鄭國卿尙未到鹽水港，是以恒瑞暫待。查鄭國卿已於本月十三日入鹿耳門，一、二日必到鹽水港，則恒瑞自當分兵駐守，一面知會普吉保尅期並進。現在貴州頭起兵已入閩境，湖南兵當亦可繼黔兵之後接續前來。其本省召募新兵尙未可臨陣得力，而既有新兵以供差操，即可換出舊兵調往進剿。除泉州及金、廈等營與漳州相近，應留備防範奸匪之用，其餘各營，臣亦已預備兵三千，以俟調遣。總之，臺灣兵事，必須趁今冬、明春辦定大局，方可次第招輯安頓，未便再有稽延。是以渡兵、運餉等項，更須事事應手。至徐鼎士處，亦據稟本月初六日過大甲溪與賊打仗，在牛馬頭劉營。初七日與遊擊吳秀、都司敏祿等，分路進攻豬篙莊。初十日進攻蔗園，十二日進攻大肚溪，殺賊甚多，弁兵亦有損失。現因鹿仔港無兵夾攻，未便獨進，仍擬回駐大甲等語。看來，該地情形須福康安到彼就近察看，方有調度。再，將軍福康安之船隻被風吹至該縣之崇武澳，暫行收泊，臣隨令藩司覺羅伍拉納前往照料。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柴大紀曰：現據李侍堯奏到之摺，係二十七日拜發，福康安尙未得風開洋，計其前抵鹿仔港尙需數日。柴大紀處望援甚急，殊深慮注。此時，普吉保若能帶兵奮力前進，直抵縣城，則柴大紀得此兵力接濟，等待福康安大兵赴援，則普吉保尙可將功補過。但不知究於何時帶兵前進？現在貴州兵已入閩境，湖南兵亦可繼黔兵之後接續前進，兵力實爲厚集。福康安究於何日在崇武澳開洋？俱着李

侍堯迅速馳奏。

十一日(甲戌)，福康安奏言：鄭國卿所帶閩兵，業經李侍堯撥往南路。所有鹿仔港官兵，除普吉保帶領五千五百名赴援諸羅外，該處約存三千餘名。現在新到之粵西兵三千名、屯練二千名，俱已配船候渡。又加臣招集泉州、漳州義勇二千餘名，雖係未經行陣，而踴躍隨征意氣頗爲振奮，亦可抵得力官兵一千之數。是現在臣帶往鹿仔港兵丁共有六、七千名，軍聲已屬壯盛。其貴州兵丁已札飭許世亨催令隨行，並咨明李侍堯備船在蚶江配渡，約計月底可入閩境。若配渡迅速，不過十一月初間可抵鹿仔港。臣一得順風，不必俟黔兵到齊，卽行開駕。至臺灣賊匪情形，間隔重洋，總無確信。前據地方官稟稱，郡城一帶莊民從賊，郡城亦在圍中。又稱諸羅糧餉火藥，尙可設法運送。斗六門賊目李七有投書之信。今接閱常青摺稿，又稱郡城賊匪漸覺稀少，而恒瑞、柴大紀奏報之摺，俱言諸羅被圍緊急，賊勢鴟張，糧藥一切匱乏堪虞。可見各員探訪之詞，先後不符，好否俱未確實。況賊匪伎倆詭譎異常，多使其黨羽布散流言，或云某處賊勢蔓延，故示矜張，餒我士氣；或云某處賊黨渙散，故示羸弱，懈我軍心。若觀聽稍爲所惑，每致中其狡計。卽如臣在廈門時，聞賊首林爽文、莊大田等，各有形貌、衣服相類者數人，自係希圖窮蹙時，爲乘隙潛逃之計；雖爲傳聞之詞，亦應預爲防範。臺灣固不乏認識賊首之人，究恐賊黨串通，難以憑信。臣已密行寄信李侍堯，令於漳、泉民人及曾在彰



化一帶換班駐守兵丁內，酌派素識林爽文、莊大田者一、二人，送往軍營作爲眼目，以備臨時識認，庶免歧誤。現在新兵雲集，銳氣方新，適於臣候風之頃，陸續到齊，事機又屬湊合。茲復添派湖南官兵二千名，聲勢更當百倍。臣到軍營後，惟有步步留心，相度情形併力進剿；雖不敢過於持重坐失機宜，亦不敢急於見功冒險輕進。若能連得勝仗，廓清後路，剿撫兼施，自必勢如破竹，所向披靡。且賊中黨羽雖多，半係脅從，臣已多發告示，赦其從逆之罪，廣示招徠。並密遣熟悉賊情之人，用爲間諜，如能擒獲賊首、賊目來獻者，優加獎賞擢授職官，使其黨羽內離，渠魁更易就獲。再查各省添調生力之兵，現已陸續到齊，卽軍營舊有之兵有所倚恃，亦可轉怯爲勇，合力進攻。若能迅掃賊氛，自可毋庸添調；萬一諸羅稍有疎虞，勢須多兵集事，亦應另調得力官兵，方足以振軍聲，而收實用。查閩、粵營伍是否整飭，臣亦未能深悉，但詢據臺灣遞摺差弁，多稱閩省本地兵丁屢經挫失，廣東兵丁較閩省略優，亦非勁旅。且該二省調派已多，存營者半係新兵充伍，山海汛防，在在均關緊要。以臣愚昧之見，將來卽須添兵，亦毋庸在閩、粵各營添調。再，賊目莊大田現有潛至諸羅會同林爽文併力合攻之語，雖得自臺灣各官稟報，未可深信；但南路賊匪日漸退散，而丁朝雄所帶之兵已到東港，若乘勝進剿，鳳山等處未嘗不可望其收復。止以常青本非諳習軍旅之人，坐守尙屬有餘，進攻恐難得手。且郡城迤北一帶通往諸羅之路，多係賊人佔據，萬一常青遠出，賊匪又復乘虛窺

伺府城，實爲可慮。臣已札覆常青，令其駐劄府城，悉力固守。

同日，徐嗣曾奏言：二十八日，福康安拜發奏摺後，風順，隨於申刻登舟開駕；不及繕摺，囑臣代爲奏報。臣詢之土人船戶等，俱稱風色甚好，必可速到鹿仔港；並見各船連帆銜尾而進，甚爲安穩。適接臺灣同知吳元祺稟報，聞得諸羅脅從之賊，貪得錢文私將米糧賈給百姓，而近縣莊民懼賊不敢明助，間有用袋裝米埋於空曠處所，遺字與營中自行往取等語。是諸羅百姓中多有曉義急公者，柴大紀等固守支持，或亦稍資接濟。臣以賊情及民志揆之，大兵一到鹿仔港後，當必重圍立解。所有貴州官兵，現已據報頭起五百名於本月二十四日抵漳州府屬之詔安縣境，臣復飛飭蚶江一帶，務將預備船隻妥爲齊全，以速配渡。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海蘭察、柴大紀、普吉保、李侍堯曰：崇武澳至鹿仔港，海道徑直，不過半日可達。今福康安已得順風連帆穩渡，二十九日定可前抵該處。臺灣賊匪本係公膺烏合，今見福康安統領如許勁將強兵，聲威壯盛，自必聞風膽落，正可乘銳長驅，奮力進剿。而普吉保一路，自亦倍加振作。此時，惟應先令普吉保星速帶兵直抵縣城，而福康安卽以大兵接踵進，與柴大紀等併力剿捕，以收搗穴擒渠之績，更可不須預籌添調官兵矣。現在南路賊匪雖已撤動，但府城現存兵力既屬無多，而府城倉庫、衙署、戶口自較嘉義縣數倍，尤不可委之而去，自應令常青在彼駐劄，委以

守城之事。至賊目莊大田，既聞其有潛赴林爽文處併力攻擾縣城之語，林爽文、莊大田分路滋擾，官兵剿捕未免稍需時日；今若聚爲一處，正可趁大兵全力一鼓殲擒，轉屬極好機會。林爽文等於糾衆滋擾之時，預爲改裝逃竄之計，可見天奪其魄，已自知其破滅不遠；爲此等鬼蜮伎倆，卽日大兵雲集，四路攻剿，自當尅期就縛，訪察真賊，斷不致漏網也。嘉義縣附近莊民私將米糧賣與百姓，埋藏空曠處所，令兵民自行往取，是該處百姓曉義急公，甚屬可嘉。而縣城得此米糧接濟，更可一心固守。果有此事否？卽查明奏聞。至福康安與海蘭察得風穩渡，諸凡吉祥如意，特賜福康安、海蘭察玉如意各一柄，並各賞大、小荷包，以志慶慰。鸚輝、普爾普、舒亮，俱遠涉重洋，勤勞出力，着各賞大、小荷包，並共賞奶餅一匣。另奶餅三匣，着分賞隨同出力之渡洋官弁等，用示獎勵。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四十五

十一月十二日（乙亥），李侍堯奏言：「接奉上諭：『即使府城難支，或竟有疎虞之事，亦不難再爲收復』」等因。現在府城一兩月以來，並無賊擾。常青遣丁朝雄前往收復東港，雖南路賊匪復思煽動，其黨夥決不能如逆爽之多。諸羅雖被圍困，昨接柴大紀摺稿，知其尚在堅守。今鄭國卿已到鹽水港，恒瑞兵約有七、八千，自當分兵駐守，一面約普吉保並進。普吉保卽以後路爲慮，而福康安兵到，可接續前進，其勢必能攻透諸羅；則三路會合，軍聲大振，卽可就近移兵直攻賊巢，勝勢已在我而不在賊，此正搗穴擒渠之關鍵，全郡事勢不過數日內卽大有轉機。至府城尤爲全臺人心所繫，況數十萬糧餉火藥以及礮位等項，無一不在城中，若使賊得之，反增其勢。又鹿耳門爲進兵要口，府城或有疎虞，則鹿耳門亦難守住，將來官兵進剿，並無上岸之路，此事實大有關係。現在事勢固決不至如此，臣恐諭旨一到，軍營必不能秘密，萬一稍有宣洩，則人心不免驚疑搖動，或轉有意外之虞。計此次所降常青之諭旨，廈門尙未卽刻配渡，臣已飛飭廈門同知追回，擬將上諭內節去一段，另錄寄知常青。並恐已經發渡，追趕不及，一面札知常青，並將此次摺稿抄寄，囑其萬勿洩露。福康安處亦將此意札知矣。惟府城之兵，自節次派往諸羅、鹽水港後，兵力不免單薄，臣現又在各營挑派舊兵一千名，由廈配渡前

往協守。並前派在澎湖、鹿耳門一帶往來防護之水師兵六百名，亦知會常青，儻海洋無事而府城或有緩急，卽就近調度，以資堵剿。再，內地所解糧餉軍裝，秋令暴風，致有沉失。除王履吉一船飄至廣東，業經圖薩布具奏外；尚有第六號米船一隻，載米九百石，飄至長道坑海口遇礁擊碎，淹斃押運兵丁一名、水手五名，米石盡行沉失。又鄭聖華一船載米八百五十石，七月二十五日將進鹿耳門遭風擊破，經楊廷理聞知，急僱小船往救，撈出濕米五百八十八包，其餘二百餘包無從撈獲。又船戶李生財載閩縣軍米赴廈門，九月二十八日二更，在鼓嶼洋面遭風覆船，黑夜無人救護，米盡沉失，淹斃兵丁、水手七名。惟李生財及水手林順扶篷飄流至嶼得生。又會長瑛船在蚶江載軍米一千石赴鹿仔港，二十日遭風舵折，二十一日飄至鷄膳觸礁船碎，會長瑛扶篷浮來，其餘兵役、水手等同時浮水，未知生死。此三船沉失米石，均照王履吉之例，一體豁免，以示矜恤。

同日，孫士毅奏言：粵東召募新兵，已有四千名入伍訓練。臣查督、撫、提及潮州鎮四標營分較大，兵家子弟本多，儘有技藝過人苦於無缺可補，今已一體充伍食糧。此項新兵，其材具優嫻，視存營之兵尤爲出色。日內如遇將軍福康安檄調，卽將各該營素知紀律之兵簡派前往，以期得力。本營現有新兵補數，無虞缺乏；現在復行上緊召募。再，臣風聞逆犯林爽文攻犯諸羅身受鎗傷，其西螺、笨港等處，均被我軍打通，賊夥

聞有將軍福康安帶兵十萬尅期進剿之信，俱各震恐，已將逆犯家口移入大武壠地方。該處逼近內山，大約爲竄入生番地步。至南路東港一帶，聞常青亦已派員打通，民間米石紛紛運至郡城。逆犯莊大田遜入諸羅之石仔瀨地方，未知是否確鑿。再查粵東總兵帶兵赴臺者，已有梁朝桂、李化龍、陸廷柱三員，嗣後，如遇軍營徵調粵兵，可否派令諳練將備帶兵赴臺，交與該三鎮統領，毋庸再派總兵帶往？又黔兵二千，分作四起，陸續俱到黃岡，令地方官多僱人夫送運軍裝，隨到隨即啓行，已於十月二十六日全數俱抵閩省詔安縣境。其將備各員，臣酌給衣料，弁兵賞給銀牌，俱各歡欣趕緊遄行。再貴州帶兵官，因沿途俱係水程，未經帶有馬匹，臣卽在黃岡內挑選膘肥馬匹，分給各起總兵、將備乘騎，迅速前進。咨會黔省遇便將例馬價值解還，由粵東自行買補。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孫士毅曰：前因恒瑞抵鹽水港後，被賊梗阻，府城亦在圍中，而柴大紀處望援甚切，是以降旨督令福康安速往援救，進剿賊巢，原就彼時情事而言。今柴大紀處兵民一心堅守，可無他慮，而恒瑞處已有續到官兵，可以約會普吉保合兵前進，是該處情形與前不同。李侍堯接閱各官稟報，見軍營各路已有轉機，惟恐常青接到前旨稍有宣露，轉致府城人心搖動，擬將諭旨節錄發寄，並札會常青、福康安兩處，深合機要，殊得大臣之體。李侍堯着賞戴雙眼花翎，以示優眷。現在，福康安已於十月二十八日由崇武澳得風放洋，粵西屯練兵一同開駕；而黔省之兵，

現據孫士毅奏於十月二十六日全抵閩境；又有湖南官兵接踵進發；福康安又召募漳、泉義勇二千餘名，軍勢已極壯盛。粵東預備之兵，想來毋庸再調也。大武壠地方與內山逼近，今賊匪等將家口先行搬移，自係聞大兵即日前進，匪黨勢漸窮蹙，預爲竄入內山之計，不可不設法堵剿，絕其逃竄之路。福康安到鹿仔港後，自卽親統大兵由普吉保一路直抵縣城，接應柴大紀。其大武壠一帶最關緊要，福康安或派令鄂輝帶兵前往搜捕，或抵縣城後帶兵有人，卽令柴大紀前赴大武壠搜捕，方可將賊匪家屬悉數拏獲，不使逆黨竄入內山，搜捕致稽時日。

上又諭內閣曰：解運軍餉米船於外洋陡遇颶風，人力難施，以致船隻沉溺，淹斃數人，情殊可憫！所有沉失米石，均着免其賠補外，其前後溺斃之兵丁、水手人等，均着該督查明照陣亡例議卹，以示體恤。

十六日（己卯），普吉保奏言：本月初八日黎明，臣親率官兵進攻土庫地方，賊匪蜂擁拒敵，官兵奮力向前追殺，賊匪敗退。隨有男婦老幼投出，情詞懇切，臣不許官兵鄉勇滋擾，傳諭出力之義民首張源勳等，帶交署同知黃嘉訓妥爲辦理；一面將該處賊莊燒燬。聞賊夥復嘯聚大崙，查大崙爲進諸羅之要路，十一日復親率官兵鄉勇前往剿捕，賊匪竟日抗拒，官兵施放鎗礮，中斃甚多；鄉勇乘勢放火焚燒賊寮。緣該處一帶，多係竹林、蔗園，地勢狹仄，仍收軍回營。十二日，逆首林爽文率夥來攻，臣督領遊擊海亮、



參將張朝龍、副將琢靈阿、遊擊葉有光等，率帶官兵鄉勇分路堵殺，賊匪被我兵鎗礮攻擊敗退，割獲首級、耳記，奪獲長鎗竹錘多桿。十六日探知賊匪散而復聚，卽於十七日親帶官兵復收崙仔尾等處。臣預料賊匪必埋伏竹林、蔗園內，特派遊擊海亮管押後隊防備。官兵鄉勇正在前進，賊匪果從竹林內衝出迎敵，遊擊海亮帶領後隊奮力繞截其後，首尾夾攻，賊匪死傷無數，賊衆潰散。兵丁、鄉勇內亦有陣亡受傷者。其附近賊莊有挈眷來歸者，均交署同知黃嘉訓查明安置。該員辦理勤慎，安撫之中更寓防範之意，現在造冊編查，甚爲妥協。惟是，賊勢分路散布；我兵鎗礮急攻，彼卽潰散；收兵後，彼仍復聚集，深堪痛恨。雖諸羅近日密差妥人，信息可通，然彼此均有牽掣，殊深憂灼。現在設法極力痛剿，以圖會合夾攻。

同日，常青奏言：十月十九、二十四兩日，俱有賊二、三千在郡城南門外一帶屯聚窺伺，均被官兵鎗礮打敗散去；約計斃賊七、八十人，未爲痛剿，是以前摺未經奏及。茲於二十七日卯刻，賊又分爲三隊向營盤前來，每隊俱有賊二千餘人。臣常青、永慶、博清額帶兵一千五百名，並山猪毛義民由南潭中路前進；又派侍衛塔恩哈、希明帶兵六百名，由竹篙厝左路冲出；侍衛郭爾果色、副將五達色帶兵六百名，由湖仔山右路冲出；另飭總兵陸廷柱帶兵五百名，在路北山坎埋伏策應。臣等一齊迅疾馳赴，其左右兩邊之賊望見官兵，似覺畏縮不進，惟中間賊隊膽敢向前與官兵對放鎗礮，抵死不退。自辰

至午，滿、漢官兵施放進步連環，直前沖殺；其時左右兩路官兵，亦皆環繞夾擊，賊被鎗礮打死者，約有二百餘人，匪衆四散奔逃，官兵分投追趕。山猪毛義民乘勝爭先，猶爲趨捷，奪獲賊人大礮一門，割獻首級，生擒賊夥張招一名。當查殺賊義民，按名各賞番銀二圓、銀牌一面；奪得大礮義民，賞給番銀十圓；其現有已賞頂戴者，俟後來有功，另加獎擢。共受傷兵丁十一名、義民四名。再據鹽水港遊擊黃象新、義民胡登高等稟稱，二十三日，恒瑞統領官兵起程，移劉營盤在鹿仔草。又，月眉莊、土庫、牛稠山三處，係林爽文往來屯劉之所，二十五日被普吉保攻開，已劉營該處，不過離諸羅五里等語。是普吉保等之兵，業已同時進攻；柴大紀自必由縣攻出，計日定可破賊解圍。

同日，恒瑞奏言：十月二十二日，督同烏什哈達、梁朝桂等，於新店等處剿殺賊匪，收復鹿仔草。現在該處劉營。將沿海一帶道路打通，前赴諸羅。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青常、李侍堯、柴大紀、普吉保曰：據普吉保所奏情形，事機已有轉動；且附近賊莊民人挈眷來歸者，紛紛不已，足見從賊者日少，黨羽渙散。普吉保遵旨傳諭，不許官兵、鄉勇滋擾，所辦甚是。其所稱廓清賊黨，會合夾攻之處，當勉力爲之，勿爲空言。南路賊匪，經青常連次剿殺，得有勝仗，而普吉保劉營處所距縣城不過五里，恒瑞又已將鹿仔草收復，是各路聲勢漸已聯絡，縣城自更當固守無虞。且福康安於十月二十八日已由崇武漢開洋，計柴大紀在縣城再堅守五、六日，福康

安即可統領大兵隨後直抵該處。或普吉保於福康安未到之先，已帶兵抵縣，殺散賊匪，與柴大紀會兵一處，則軍勢已爲大振；福康安一到，更可併力進剿，不難指日成功。至前據福康安奏稱，聞逆匪林爽文、莊大田等，各有形貌、衣服相類者數人，希圖將來乘隙潛逃等語，可見賊匪自揣勢窮力蹙，破滅不遠，於糾衆滋擾之時，預爲改裝逃竄之計。所謂天奪其魄，卽此爲賊匪等成擒之兆；卽日大兵雲集，四路攻剿，惟在福康安督率將領，帶同熟悉之人，留心辨認，不可令正犯首惡得以漏網，方爲萬全。恒瑞在鹽水港駐劄數旬未能前進，今雖已克復鹿仔草，稍爲振作；但前據恒瑞奏，該處防守剿捕，尙須添兵數萬；而此次奏摺將沿海一帶道路打通，前赴諸羅，是其前後所奏，已覺自相矛盾，恒瑞究屬胸無定見。卽其所稱打通道路之語，亦祇屬空言，恐未能望其奮勇前進。又伊此次奏摺，係十月二十五日拜發，彼時普吉保已帶兵前進，僅離縣城五里；恒瑞與普吉保一路，相距不遠，何以青常業經具奏，而恒瑞摺內尙未提及？並着福康安到彼詳查，是否確實，據實具奏。

十八日（辛巳），青常奏言：參贊恒瑞八月間帶兵往援諸羅，臣等本欲由陸路剿賊前往，但須過溪河數道，未能便捷；適值風色順利，是以改由海道較爲迅速，實無避賊情事。現聞恒瑞在此數日內起兵進攻，諒必早與柴大紀、普吉保彼此知會。乃臣現接普吉保稟稱：「連日探知大崙、青埔等處屯聚賊匪，該處爲往諸羅要路，隨親督官兵節次剿

捕，冀通道路。無如烏合之衆，於覆巢處所散而復聚，不得不爲防備。若輕移前進，恐有意外疎虞，不但於應援無益，且更張賊勢。況帶兵前來原爲救援諸羅，今離諸羅二十餘里，斷無中途而止之理。總以極力設法，一有可乘之機，斷不敢稍有貽誤」等情。臣細思柴大紀保固城池，一心望援；而普吉保離諸羅二十餘里，則帶兵五千五百名之多，似更易於剿通；況聞恒瑞之兵已動。臣又專札嚴飭飛催普吉保，務須與柴大紀、恒瑞同心併力；不日福康安亦可到鹿仔港，兵勢更爲壯盛，必能掃穴擒渠。臣於海口各要隘，分飭兵弁嚴密巡緝，毋使賊匪搶佔船隻，以致遠颺。並飭臺灣縣王露多備札諭，交熟練番情之諸羅生員劉宗榮轉交伊弟劉光志，密往大武壠內後山，給四番社通事土目收執，預防賊匪竄匿。現在南路東港一帶，雖尙未全行收復，而官兵駐劄港口，商販米糧，賊匪不能攔阻，多有裝載船隻來郡糶賣者。臣惟有酌量兵力，並招徠義民，足敷進剿，卽起兵肅清南路。

同日，李侍堯、徐嗣曾同奏言：有船戶金錦遠自鹿仔港回至蚶江，據稱該船於十一月初一日在鹿仔港出口見有兵船百餘號已收到港口，並遇將軍坐船之船戶告稱，所有兵船俱於前月二十九日齊到等語。查福康安於前月二十八日申刻放洋，臣等日夕占候，本月初一日又轉東風，惟恐船尙未到，正深懸慮；今據該船戶所稱，則福康安等已於二十九日全到。以數百里之洋面，一晝夜安穩飛渡，實爲用兵以來所未有。現在恒瑞兵已

抵鹿仔草，普吉保進兵離諸羅不過數里，福康安等帶領新兵乘銳殺入，定當三路會合，迅即移攻賊巢。目下貴州總兵許世亨已帶頭、二起兵一千名，於初三、四等日抵蚶江，即配渡。其三、四起兵亦不日可到，接續前往。兵力既厚，軍聲益振，搗穴擒渠，可計俱日以待。

同日，李永祺奏言：臺灣辦理軍務一切情形，有迥不相同之處。如內地解運糧餉、軍火、大礮等項，船至鹿耳門內有海灘三十里，載重不能前進，必須另僱小船乘潮發運，然後登岸。是大船之外，又用小船。從前歷次調援諸羅官兵，皆由鹽水港一路進發，該處地方僻小，無夫可僱，一切軍裝、器械，係由府城僱備長夫前往擡運。因臺地夫役本少，且遠歷長途，較之內地夫價亦昂。又數月以來，凡有限行北路各軍營往來公文，因旱路不通，均係僱覓快船遞送。如此之類不一而足，皆係例所不載，因地趕辦者。臣已逐一詳明督、撫二臣，俟批到造冊咨部，事竣之日，核實報銷。再，臺灣四面環海，一交秋令以後，風力甚勁，早晚更覺寒冷。督臣李侍堯、孫士毅並浙江撫臣琅玕，各在內地預辦征兵衣履，運送給散。祇因海洋風信靡常，至十月衣船未到，各兵被體止單、夾之衣。臣目覩情形，不敢拘泥，與臺灣道臣永福彼此酌量，稟明將軍青常，凡閩、浙、粵省征兵，每名各借給銀三兩，分交領兵將官趕造衣褲等物。現已按名給領，以禦風寒。俟各省衣履運到，仍令散給，俾得益資溫暖。所借銀數，彙造清冊詳送督臣李侍

堯查核，分咨浙、粵於各兵月餉內勻扣，解閩歸款。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柴大紀、李侍堯曰：據青常所奏情形，是常青之意，亦以普吉保不急往救援嘉義爲非。普吉保由鹿仔港親帶官兵打仗殺賊，收復笨港，固屬有功，而自駐无長莊後，距縣城不遠，且據柴大紀咨會望援甚切，乃並不奮勇直前，迅速進剿，其咎亦無可辭。是普吉保功過各不相掩。昨據青常奏，十月二十五日，普吉保已攻開月眉莊等處，在彼駐劄，離縣城不過五里。此摺係二十八日所發，在本日奏摺以前，或普吉保接青常札飭之信，已帶兵前抵縣城與柴大紀會合，亦未可定。若果能如此，則柴大紀此時早與彼會合一處，而普吉保之咎，尙可從輕。至南路賊匪已經撤動，勢漸渙散；而府城兵力已經李侍堯續行派往，此時福康安又無須常青協剿，常青惟當專力南路。至常青於海口各要隘，分飭弁兵巡緝，並多備札諭，令熟識番情之生員等密往大武壠、後山，發給番社通事土目，預防賊匪竄匿，所辦均屬妥協。該處賊匪見官兵聲勢日盛，賊黨漸次窮蹙，自必思乘間由海道潛逃；常青將海口各要隘預爲防守，不使賊人搶佔船隻，並札諭番社等在大武壠一帶協力擒拏，賊匪絕其逃竄內山之路，於剿捕機宜，似更得力。福康安於二十八日在崇武澳放洋，今於二十九日即抵鹿仔港，以數百里洋面，一晝夜間揚帆穩渡，所帶兵船百餘號同時到港，實仰荷天神默佑，爲成功佳兆。福康安統領如許勁將強兵，四路會合，聲威百倍，自當乘銳深入；惟日夕盼望捷

音更爲殷切。

臣等謹按，崇武漢距鹿仔港蓋數百里而遙，雖海道不可以里計，而明史稱舟人以更計程，每行一晝夜，謂之十更。今大兵乘風揚帆，不過十更耳，而艤艫百餘同時抵港，一若祥麟有待；必遲之十月之杪而始發者，正俟徵師之集，俾得崇朝穩渡，共慶安瀾；而遲之不啻其速之也。乃知天神默佑，早兆成功，皆我皇上之欽承時若，有以仰協天心也，猗歟休哉。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永祺曰：李永祺前在金川軍營，曾經辦理糧餉，是以專派該司前赴臺灣經管軍需各事宜。且係臬司大員，非府縣可比，遇有運送軍裝、器械、火藥等項，自應隨時妥速給價，擔當趕運。又官兵酌借銀兩趕製衣褲，俱係該司分內應辦之事，何必錙銖較量爲報銷時預留站脚地步？朕於行軍要務，從不靳惜費用，將來大功告竣，軍需報銷時，設有實在當用而格於成例不准開銷之項，經部核駁時，朕當酌量寬免。卽如從前平定兩金川所用軍需內，由部核駁刪減各款，經朕加恩寬免者至數十百萬之多，李永祺豈未知之，爲此煩瑣之奏耶？着傳旨申飭。

二十二日（乙酉），福康安奏言：二十八日風色漸轉，卽於申時與海蘭察同舟放洋。二十九日申刻已至鹿仔港，因潮退不能進口，本月初一日清晨卽行登岸。舒亮、普爾普等及巴圖魯侍衛章京船隻，帶領廣西兵丁，皆已隨至。又鄂輝、穆克登阿所帶屯練兵丁由蚶江配渡者，亦於是日陸續到來。船戶人等皆稱，向來海船開駕，行走參差，總不

能同時入港。此次風順波恬，揚帆齊至，實爲渡洋罕有之事。鹿仔港居民遙見連檣並進，聲勢壯盛，互相傳說，船隻約有一千餘號，官兵當不下十萬有餘，夾道擁觀，無不同聲歡慶。竊思臣等從前守風稽遲，久未開行，及廣西屯練兵丁到後，風色轉順，千里洋面，一帆卽達。如此專機湊合，皆仰賴聖主洪福，天神默佑，海若著靈，滅賊先機於此可卜。臣到鹿仔港後，查詢存營兵數，據李化龍稟稱，各營官兵除患病外，實有四千餘名，分割鹿仔港、番仔溝、大崙、二林、埔心等五處。隨查閱鹿仔港所駐各兵，尙屬可用，而將弁等非諳習軍旅之人，不能悉心教練，兵氣遂形駭怯。卽如鹿仔港營盤，近在村莊東首，相度形勢，實係不應劉營之地。營外刨挖溝壕，前據地方官稟報，深至二丈，寬至一丈有餘，營壘極爲堅固。臣猶以鹿仔港並無賊至，何必如此寬深，及親至該處看視，溝壕不過數尺，圍墻亦不甚堅實，與所報情形迥異。卽此細事，可見綠營捏飾惡習，及地方官稟報虛詞，全不足信。詢之該鎮將等，皆稱營盤地面，係從前官兵舊駐之地，未經移改。臣以事屬既往，故免深求，將鎮將等嚴加飭諭，另行擇地移營，嗣後如不痛改積習，卽行據實參處。其番仔溝等處營盤，相距數里至二、三十里不等，是否係衝途要隘、應行設營防守之處，尙須逐加查看再行酌定。至義民一項，舊存一萬餘名，及臣差楊振文等招集者五千餘名。臣於查閱各營後，傳集義民頭目，面加曉諭，並將出力者慰諭賞賚。將新舊義民揀選壯者五千餘名，以備隨營征剿之用，其餘仍分派要



路各村守卡禦賊，以省兵力。至查詢賊匪情形，賊目分據各莊，互相響應，聞臣等統領大兵前來，彰化以西一帶，近日未敢焚掠。而强悍者多集諸羅，以該縣勢在孤危，攻圍更急。恒瑞、普吉保兩路，經臣屢次嚴催打仗殺賊，較前稍屬奮勉，無如道路阻隔，不能會合一處，尙未直抵諸羅。頃接柴大紀咨稱，諸羅斷糧已久，惟以油粃春末、掘挖蕉根充食。賊匪四面圍困，不時攻擊，請速派勁兵救援等語。臣與海蘭察、鄂輝悉心商酌，諸羅久被重圍，饋運不至，且地在臺灣適中之處，控扼南北要路，儻有疎虞，關係非輕。昨奉諭旨指示，令臣等以先救諸羅爲要，就現在情形而論，自應如此辦理。惟鹿仔港距大里杙較近，賊人家口盡在巢中，亦須酌派官兵乘虛進搗，與淡水官兵前後夾攻，使其首尾不能相顧。若能覆其巢穴，固屬甚善；卽或不能一舉集事，亦可牽綴賊勢，將來諸羅圍解後，賊人紛紛竄回，全藉此路官兵杜其逃逸之路。臣等擬派舒亮帶領官兵、義民往大里杙進發。賊匪見大兵齊集鹿仔港，必知爲直搗賊巢之計，今以偏師前進，聲言大軍繼至，而實則援救諸羅，出其不意，使賊匪不知我兵虛實，處處防備，進剿更易得手。若能連得數次勝仗，將其精銳盡殲，自成瓦解之勢。總之，賊匪本屬無能，惟恃其黨羽衆多，將衝途僻徑處處佔據，四路抄截。現在進剿官兵，既不便零星派撥、分路進攻，以致兵力薄弱；若再添調官兵，又屬緩不濟急，惟有隨時隨地將賊匪屯聚之地，設法截斷。卽以賊之巧計攻賊，逆匪雖詭譎多端，亦無所施其伎倆矣。臣於本日甫抵

鹿仔港，於鹿仔港五里外爽塏之地安營。謹將酌籌進兵，詢問賊匪大概情形，先行馳奏。日內即整頓兵力，迅往諸羅。其貴州官兵，不過數日即至，亦可令其續行前進。所有進兵前往諸羅道路，應否由元長莊一路、抑由斗六門進攻之處，容臣臨時酌量地勢情形，再行定議。再，臣在崇武澳守風時，江西解送火藥之吉安營參將張兆熊稟請，隨往軍營効力；情詞懇切，尙屬奮勉，業已帶至軍營聽候調遣。

同日，普吉保奏言：本月二十一日，賊匪分路擁衆四出，經臣親帶官兵、鄉勇奮力趕殺，鎗礮併施，打死賊匪數十人；自辰至申，賊衆敗退，割獲首級、耳記、髮辮，並打死騎馬賊目一人。官兵、鄉勇、社番有受傷者，當與出力兵丁分別賞卹。正在設法前進，適柴大紀訂期二十六日，臣帶兵至牛稠溪，伊當接應，隨即咨覆，勉圖前進。又准參贊將軍臣恒瑞咨以，現在恢復鹿仔草，飭令臣帶領官兵前至新埤地方會合，應援諸羅。查元長至新埤，必由大崙、大容莊經過，緣彼處均係賊巢，必須焚剿淨盡，方可前進。且業與柴大紀訂期會攻，併探知賊匪仍復屯集鹿仔尾一帶，即於二十六日黎明，親帶官兵分作三路進攻。臣帶領遊擊海亮經由中路，參將張朝龍、守備王德俊由西勢潭一路，護副將琢靈阿、遊擊葉有光、都司馬元勳由柴荅脚一路，行至崙仔尾，賊衆蔓延田野，前來抗拒，鎗礮橫施。自卯至申，經官兵、鄉勇鎗礮打死賊匪甚多，割獲首級三顆、耳記、髮辮五件。賊衆雖則敗退，然猶散而復集，潛伏於竹圍、蔗林內，我兵實有難以

輕進之勢。除將受傷出力之兵丁、鄉勇，分別獎賞鼓勵外，伏思元長莊離諸羅僅二十餘里，乃一月有餘，疊經焚剿，尙未能長驅直入，實深愧忿。崙仔尾、大崙俱係往諸羅要路，而從大崙亦可抵新埤；大崙之賊黨剿除，則諸羅、新埤均可直達。現在差探設法奮力圖進，務期將大崙道路廓清；或由新埤前進，與恒瑞會合，併力夾攻，更覺有益。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海蘭察、鄂輝、柴大紀、蔡攀龍、李侍堯、普吉保曰：賊匪因嘉義縣城勢在孤危，百計攻擾；普吉保駐兵元長莊爲日已久，柴大紀被圍數月，兼乏糧食，兵丁饑餒，自然不能出城接應，伊亦並未前進，實係無能。其摺內所稱殺賊情形，不過割獲首級三顆、耳記等五件，焉得謂多？不過應差打仗，敷衍塞責；徒知愧忿，亦屬無益。且普吉保在元長莊，距縣城不遠，正應奮力前進，剿殺賊匪，乃轉欲由新埤會合恒瑞，豈非繞遠待人，而於柴大紀急望救援，竟存膜視耶？看來普吉保、恒瑞，雖現在帶兵救援，俱難望其奮勇得力。此時，福康安已統領大兵由鹿仔港進發，自應速赴縣城援應，不可再緩。大里杙係賊匪巢穴，福康安派令舒亮帶兵前往，與淡水官兵前後夾攻，使賊人首尾不能相顧，爲牽綴賊勢之計，與朕前旨脗合。並擬將賊匪屯聚之地，設法截斷，卽以賊之計攻賊，使賊人無所施其狡詐伎倆，所辦深合機要。至該處帶兵將弁不能悉心教練，以至兵氣餒怯，爲賊匪所輕；而於稟報情形，多不確

實，尤爲綠營惡習。今福康安到彼，面加訓飭，實力整頓，並於鹿仔港另行擇地移營，設法防守，揀選精壯義民隨營剿賊，一切籌辦，均實妥協；自營壁壘一新，士氣百倍。想大兵所到，賊匪望風膽落，指日戍擒，尅期集事。再，前經降旨以臺灣辦理一切善後事宜，最爲緊要；諭令福康安於剿捕事竣後，不必急於來京瞻覲，俟善後諸務辦理完竣，再行回京。並以柴大紀在臺灣日久，熟悉該處情形，欲令伊以水師提督兼理臺灣總兵事務，留於該處整飭彈壓，俟一、二年後，再行更換。但念福康安等遠涉重洋，備歷風濤之險，現在統兵進剿，懋著勤勞；而柴大紀固守縣城，不辭勞瘁。此時大兵雲集，會合進剿，逆匪自可指日蕩平。計至明歲二月中，朕巡幸天津時，福康安等應行籌辦事務，自己漸次料理，應將大端面交常青接辦。常青經事較久，於善後諸務自所優爲。柴大紀亦可將該處情形，告之蔡攀龍，令其在彼照料彈壓，與福康安一同起程，約計朕駐蹕天津時，前來瞻覲。雖此次剿捕內地逆匪，與平定回部、金川不同，可無須舉行郊勞典禮；但伊等戴功奏績，遠涉宣勤，亦應加以宴賚，用示獎眷。至臺灣地方屢有械鬪滋事之案，如從前辦理黃教後，上年又有楊光勳、楊媽世等，糾約黨夥倡立會名之事，皆由該地方文武等於查辦時，並不實力嚴拏、痛加懲創，祇不過拏獲數人，希圖化大爲小、將就完案，以致奸徒無所敬畏。且見地方武備廢弛，心存玩視，逆首林爽文等遂敢糾衆倡亂，乘間竊發，戕官刦縣，釀成巨案。經此番官兵大辦之後，所有此事起釁根由及助

惡夥匪，着福康安等於剿捕事竣時，務須嚴切跟究，從重懲治，勿令稍留餘孽，故智復萌。庶人知畏法，革面洗心；該處民刁吏積習，蒸然一變。而於地方營伍，尤須實力整飭，俾紀律嚴明，有備無患，以期一勞永逸，綏靖海疆，方爲妥善。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四十六

十一月二十三日(丙戌)，福康安、海蘭察、鄂輝同奏言：連日以來，確訪賊人虛實情形，通盤籌畫，酌定進兵道路；並查各處舊駐營盤，酌量移改，以固後路。查八卦山在彰化縣城之西，地勢較高，距大里杙三十餘里，爲前往賊巢必經之地。賊匪在該處設卡，出沒不常，此次派舒亮進逼賊巢，必須偵探明白，方可悉其形勢。臣等公同商酌，於初四日黎明，海蘭察帶領巴圖魯侍衛、總管特勒敦徹等二十人及穆塔爾、丹比錫拉布等至八卦山一帶詳細廝探，見對面山梁賊人設卡豎旗，支架大礮。當經索倫佐領阿木勒塔、三等侍衛哲克，首先上山迎殺，賊匪抵敵不住，四散奔逃。正在追趕間，又有賊匪百餘人於山下竹圍內擁出，希圖抄截。海蘭察率領巴圖魯等，鎗箭齊出，三等侍衛賽音庫射死賊匪一名，藍翎侍衛薩克丹布鎗斃賊匪一名，三等侍衛屯保射傷賊匪一名，藍翎侍衛翁果爾海趕上拏獲，餘俱奔潰。查從前官兵惟知株守營中，遇賊匪前來攻擾，間有斬獲，並未能逕到賊莊殲擒匪衆。此次，巴圖魯等僅止二十餘人，即直抵賊人設卡之處，截殺得勝，擒拏活賊，居民人等無不稱異，士氣人心無不振奮。臣等仍當步步留心，不敢稍存輕視賊匪之心，以期計出萬全，迅速肅事。所有拏獲之賊匪陳曾，係爲賊人守卡，並非頭目，業於軍前正法。至賊匪現在情形，大半聚集諸羅，自鹿仔草、樹林

頭收復後，賊匪仍於鹽水港等處，四面攻擾。業經屢次飛催恒瑞、普吉保迅速前進，並遣妥人密赴諸羅城中，咨會柴大紀，令其守此數日，以待援兵。該參贊亦屢有咨請，情形實爲急迫。臣等悉心商酌，此時自以先救諸羅爲是。所有進兵道路，雖可由西螺、斗六門一帶行走，但該二處賊匪屯佔已久，而斗六門係緊要隘口，若賊人拒險死守，官兵攻克或稍須時日，不能克期赴援諸羅；設有意外之虞，賊勢愈張，收復更難爲力。查元長莊、笨港一帶，道路較近，臣等卽於初六日帶兵由此路長驅直進，將崙仔尾等處賊匪，沿途搜剿，可以徑達諸羅。且臣等所帶廣西屯練兵，現有五千名，經過元長莊時，再將普吉保所帶兵五千五百名，一同帶往，兵力更爲壯盛。賊匪聞知大兵赴援，自必悉衆來迎，希圖抗拒；賊勢既分，恒瑞探知信悉，卽可乘機逕進。諸羅圍解後，各路會合，我兵已據勝勢，或南或北，所向無前。如斗六門屯聚之賊匪，不難立時殲滅。至大里杙賊巢，爲彰化所屬，逼近內山，聞賊匪修理城堡溝壕，圍以荊竹，極爲堅固；並勾通水沙連生番，以爲將來逃竄之計。其賊巢附近地方，自大肚溪以北，大甲溪以南，皆係漳人村莊，半已從逆。如烏日莊、田中央莊、犁頭店、大肚社、水窟頭莊、豬哥莊等處，賊目分路佔據，爲大里杙賊巢羽翼。惟彰化迤西近海一帶村莊，尙屬義民拒守。臣等此次往救諸羅，鹿仔港係後路要地，與各處賊莊路徑皆可相通，駐守官兵不便全行撤動，惟舊駐營盤兵丁，尙有應行分併之處。查埔心、二林二處毋庸移動外，其番仔溝



距賊莊稍遠，並非要隘；馬鳴山駐兵較多，將番仔溝營盤撤去，移駐馬鳴山；將馬鳴山所駐之兵，移回鹿仔港。地勢既得，兵力又可節省。卽於舊存兵內撥出一千二百名、義民五千八百名，交舒亮帶領由烏日莊一路進兵，與淡水官兵訂夾攻賊巢之策。查淡水在賊巢上游，徐鼎士、徐夢麟所帶官兵二千名、義民一萬一千名，聞已越大甲溪而南，在岸裏社、牛馬莊等處駐劄。臣福康安飛傳徐夢麟到營，面加詢問。該丞所稟情形，極爲明晰，觀其遇事亦頗勇往，而於曉諭生番等事，尤所諳悉。並據稟稱，大甲溪一帶水堆等十九莊，俱已紛紛投出，現在實有機會可乘等語。臣已面授機宜，派守備徐大鵬帶鹿仔港官兵二百名，又派新舊義民二千餘名，同該丞前往淡水，令與徐鼎士熟商妥辦。將現有兵民分爲兩隊，一由犁頭店等處前往，一由大肚山等處前往大里杙。請示舒亮，訂期南北夾攻。卽不能進克賊巢，亦可將烏日莊、田中央等處賊莊，或剿或撫，剪其羽翼。並令徐夢麟差熟悉番情之廳役王松及岸裏番社貢生張鳳華、紀阿林等，曉諭內山一帶生番，堵截逸匪。並令設法至水沙連各社，購以重賞，不許與逆黨相通。如此四面佈置，處處預爲防範，卽將來賊首、賊目窮迫思逸，似無難立時擒獲。再查招集之義民，籍隸漳、泉、粵東者，各分畛域，互相猜嫌；卽晉江與同安之人，同屬泉州一府，亦復不能和睦。臣已查明該義民等原籍，令各莊同籍之村莊守卡禦賊，不致聚集一處，別滋事端。其挑出隨征者，選派諳悉民情稍能辦事之員弁，嚴行約束，協同進剿。該義民等

，雖非久經行陣之人，然能熟悉路徑，通曉賊情，亦可稍助官軍聲勢。再藍元枚族人藍啓能等，自藍元枚病故後，無人照管，生計頗爲拮据。竊思藍姓族衆深知大義，不肯甘心從賊，投出後，不免饑寒，殊爲可憫！臣卽傳集藍啓能等，面爲慰諭，優加撫卹，俾得各安生業。現在賊中黨羽漳人最多，見臣等撫卹歸順良民，不分畛域，自必紛紛就撫，於剿捕機宜，更爲有益。再，昨經巴圖魯侍衛等在八卦山查看路徑，擒殺賊匪，臣料賊人自必潛出私探官兵消息。與鄂輝商酌，應選派降番前往邀截，該降番等無不踴躍請行。臣以人數衆多，恐被賊人知覺，卽派都司額爾亨額士、守備色穆里雍中等，帶領降番九十名前往，在竹圍內埋伏。初五日黎明，果有賊匪執械下山，當經降番等上前擒擊，砍傷二賊，割取首級，餘賊沿溪逃奔，趕跌落水淹斃賊匪六名，殺死賊匪二名。復有賊匪百餘人，從小路撲出，降番等放鎗迎敵，卽行打退。八卦山一帶賊匪，屢經挫衄，見官兵以少擊衆，賊黨聞風自必益加震懼。

同日，青常奏言：先後撥兵援應諸羅之後，營盤存兵四千，間有因病疲弱者，兵力自覺稍單。乃賊匪又乘間窺伺，臣惟探聞賊匪所在，卽親率官兵先往迎擊，必不使附近屯聚。茲准福康安咨會，令臣固守府城，選派將弁將賊匪往通諸羅要路截斷，卽進剿南潭一帶等因。臣自應照此辦理，於府城加意防範，並探有通往諸羅賊踪，卽派官兵擒剿堵截。諸羅一經打通，府城均可無虞，卽帶兵一、二千名相機南進。至沿海口岸，臣猶

時時嚴飭將弁實力巡邏，毋使賊匪竄逸。又，粵莊武生鍾文華帶義民四百名，千總職銜鄭其仁等募出番民一百餘名，現在抵東港與副將丁朝雄共相防守；並於海邊撈獲大礮四尊，安置營盤，民心安帖。又，十月二十六日，有賊匪撐駕竹筏二十餘隻，在海面放礮，丁朝雄卽派備弁帶領兵民，各坐小船夾攻，親率領兵弁施放鎗礮接應。打死賊匪並淹斃者三十餘人，餘賊逃散。查現今鹿耳門海口，北至鹽水港，南至東港，來往官兵糧餉俱各無阻。

同日，柴大紀奏言：十月二十七日辰刻，賊匪萬餘仍復侵擾西、北二處營盤，臣同侍衛德成額、參將特克什布等，往來督戰。賊匪恃有鎗礮，勢甚鴟張。副將蔡攀龍、都司劉振唐、守備曾紹龍等官兵，在西門外一帶堵禦。臣見賊匪甚衆，隨調參將張萬魁帶兵前來協禦，總兵魏大斌、副將詹殿擢等官兵堵禦東北角，署守備蔡開祥並把總等官兵堵禦北門外。臣飭令各營盤靜以待動，視賊將近，齊放連環鳥鎗。打死賊匪共有數百名。官兵、義民隨奮勇趕出，向前力戰，俱能復斃多匪，獲竹牌、鳥鎗、長刀等項。緣火藥缺少，兵丁枵腹，難以遠追。再，諸羅被困四月有餘，糧餉兩缺，藥鉛不足，所有花生、地瓜等物俱盡。查民間以花生打油，其渣名爲油糍，農人用以肥田。因想花生可食，其渣亦必可食，詢各油車行共有油糍五萬餘塊，每塊重八、九觔，隨取一、二塊舂末，篩去粗壳，與蕉根同煮，加以鹽糖，先自嘗試，尙屬可食；遂遍教城廂內外兵民

，照樣作食。月初以來，賴茲充腹；但人多食繁，亦將罄盡。賊匪連日滋擾，兵民皆忍餓堵殺，雖經暫退，仍屯聚於附近之十四甲、牛稠溪、姜母寮、北社尾、大溪厝、水堀頭、崎仔頭、埤堵、三苞竹等莊。茲接普吉保咨稱，由崙仔尾進攻，因賊衆固守，未得攻克，當再設法得路而進。又接總兵梁朝桂在鹿仔草來咨，內稱先於前路添設營盤二座，恒瑞雖已到此，統計兩起征兵，不過一千五百餘名，再稟恒瑞於各營盤內酌量抽調前往，會合普吉保再爲攻進。併有凡事俱由恒瑞主令，事之能行與否，亦不敢自專各等因。是恒瑞、普吉保兩路，尙無來援諸羅日期，惟有再行力催，冀其迅速齊集，併力剿捕。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海蘭察、鄂輝、李侍堯、青常、柴大紀曰：此次海察蘭所帶巴圖魯侍衛，僅止二十餘人，卽能直抵賊人設卡處所，殺死賊匪，擒拏活口，士氣人心爲之一振，洵爲事機順利，極好吉兆。柴大紀力捍圍城，城中糧食、火藥久以缺乏，今花生、地瓜等物，又俱用盡，兵民至以油糶充食，亦恐不敷接續。而恒瑞、普吉保兩路，又未能卽時前進。柴大紀望援急迫，福康安自應卽由元長莊、笨港一帶，統兵速進，剿殺沿途賊匪徑達縣城。柴大紀此次奏到之摺，係於十月二十九日拜發，而福康安已於初六日由鹿仔港進兵，至遲不過初九、初十卽可到彼，此數日內必可保護無虞。至普吉保自鹿仔港進兵後，業經收復笨港，進至元長莊，又經移營，距縣不過五里；若

能身先士卒，奮力剿殺，直抵縣城，朕必深爲嘉許，施恩格外。且爲普吉保計，即因賊勢鴟張，難以輕動，與其株守中途，進退失據，孰若力戰入城。卽至勢有難支，與柴大紀協同固守受困，猶覺稍有丈夫氣槩。今似此遷延，現在福康安大兵已到，卽普吉保福分淺薄之處。至恒瑞自駐兵鹽水港後，爲日已久，所帶官兵比普吉保爲多，乃並無寸進，亦未打仗得勝，是恒瑞之咎，已視普吉保爲重。且現據柴大紀奏，接總兵梁朝桂咨稱，凡事皆由恒瑞主持，事之能行與否，亦不敢自專等語。是梁朝桂亦知柴大紀處望援甚切，急應前進，而語意之間，似不免恒瑞有掣肘之處。梁朝桂職係總兵，自不能不聽候參贊調度，其不敢自專之語，自非飾詞。伊見恒瑞觀望不前，卽稟請抽調營兵，思欲攻打前進，尙屬具有良心。何以恒瑞轉若視同膜外？恐竟係心忌梁朝桂先往得功，是以故爲掣肘。且柴大紀所奏情節，惟以恒瑞、普吉保不卽前往援應爲言；而於梁朝桂稟請恒瑞撥兵之處，代爲聲叙。是柴大紀亦知梁朝桂實有赴援之心，而於恒瑞不能不疑其有心牽制。設使梁朝桂亦屬虛詞，何以柴大紀不一併斥言其非？況梁朝桂並未與柴大紀共事一處，可見其言並非有所迴護。看來，恒瑞竟係按兵不舉，或因不能親自往救柴大紀，而梁朝桂稟請赴援，竟至有心阻止？着福康安卽確切查明，並詢問梁朝桂及隨營將弁。倘恒瑞果有此等情節，卽據實嚴參，不得稍有徇隱。至大甲溪一帶村莊民人，咸知去逆効順，各行投出，賊黨自必日就潰散，官軍聲勢倍振，實爲極好機會。現今福康安派令

守備徐大鵬等帶領兵民分隊前往大里杙，稟請舒亮與徐鼎士訂期南北夾攻；即未能進克賊巢，可將該處賊莊酌量或剿、或撫，剪其羽翼，於剿捕機宜，實爲有益。但該處村莊民人，俱籍隸漳州，既經從賊，其心究不可信。福康安如加以招撫，仍應隨時留心，以防肘腋之慮。至內山一帶生番，亦經福康安令徐夢麟差熟悉番情之人，前往曉諭，堵截逸匪；並於水沙連各社，許以重賞，不令與賊黨勾通，則將來賊匪窮蹙逃竄，更無難隨時擒獲。藍元枚族人藍啓能等，福康安面爲慰諭，優加撫卹，所辦俱好。其埋伏八卦山下殺死賊匪之屯練等，能以少擊衆，實屬奮勇，即當酌量獎賞。至官弁內如有奮勇出力者，亦應隨時酌賞，即可將前此發去花翎、藍翎，按其功績，酌量品級，分別賞戴，以示鼓勵。

臣等謹按，將之勇怯，惟在一心。心足以率氣，則所將之士雖少，而氣已奪人；心不足以率氣，則所將之士雖多，而氣先自阻。是以煌煌聖訓，屢以此飭勉戎行。顧綠營結習難除，祇知列營株守，待賊之自來而禦之，遂使釜底游魂，久延殘喘，幾至經年。及海蘭察偵賊八卦山，其從行之巴圖魯侍衛等不過二十人，而賊之設卡於山梁，圖抄截於竹圍內者，經官兵剿殺，不異捕鹿驅羊。良以勇在一心，氣自百倍，則二十人無不以一當千，而賊氣早爲之奪也。臣等觀於八卦山之役，而聖訓之所以飭勉戎行者，其益當恪遵而知勵也夫。

二十五日（戊子），李侍堯奏言：臺灣府城四鄉尙有賊匪，連日攻西港、蕭壠等莊，

俱被兵民殺退。東港亦有賊來攻擾，該處有兵一千四百名、義民四百名，尙資守禦。東港之米，已陸續販運至郡，每石三千一、二百文。將軍常青札調粵莊義民到府，帶同剿捕莊大田；而粵民恐起程後，賊來擾莊，欲先攻水底寮，是以行期未果。諸羅雖尙梗阻，而柴大紀常遣人到鹽水港支取番銀一、二千圓。並聞各莊民貪利，乘夜運米入城糶賣，前月每斗一千七、八百文，今減至一千二百文。又，蔡攀龍寄信到府，要取帳房數十架，別無他語。是諸羅尙可固守，恒瑞已咨會普吉保，定於初六日由新埤地方合兵進援。又聞將軍福康安初一日到鹿仔港，初二日先發兵二千往普吉保處。福康安亦卽日帶兵續進。其隨同福康安之狼山鎮總兵袁國瓚、四川副將張芝元所坐船隻，飄至鹿耳門；聞福康安已到鹿仔港，因連日北風甚大，難以直達，是以與臬司李永祺同赴鹽水港，欲隨恒瑞一路往迎福康安。現在貴州總兵許世亨所帶黔兵二千，於初三日起至初八日，俱已到蚶江配渡，一得順風，卽行開駕。昨又接前途來信，湖南兵於十月二十二日起程，不致有誤。至臣所接濟府城之本省兵一千名，日內亦可陸續到厦登舟。再，閩省各府、縣及海口，俱有天妃廟，而厦門港口一廟，猶爲靈應，臣因祈禱順風，亦嘗親至拈香。應卽將此廟修理，恭請御書匾對張掛。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青常、李侍堯、徐嗣曾曰：據李侍堯奏到情形，足見縣

城尙有銀米可資接濟。而恒瑞、普吉保兩路，於初六日先已訂期合兵進援，聲勢聯絡，縣城料無意外之慮。昨據柴大紀奏，縣城斷糧已久，花生地瓜俱盡，現取油粍舂末與蕉根同煮作食，兵民藉以充腹，是縣城兵、民口食，竟似乏絕。但前據徐嗣曾奏，諸羅脅從之賊，貪得錢文，私將米糧賣給百姓；而近縣莊民懼賊不敢明助，間用袋裝米埋於空曠處所，遺字與營中，令其自行往取。今李侍堯又奏莊民貪利，乘夜運米入諸羅縣城糶賣，米價較前月稍減。若果如此，則縣城米糧似尙有接濟，未必如柴大紀所奏，竟至匱乏。而柴大紀所稱將油粍作食，或過甚其詞亦未可定；然朕但憐其固守，並不以此怪彼也。着福康安到彼，密行留心查訪。柴大紀力扞圍城，已經數月，激勵兵民竭力固守，實爲勤苦出力，即使李侍堯、徐嗣曾所奏屬實，亦不過零星販助，爲數自屬有限，兵民豈能果腹；不必因柴大紀所言過甚，稍露端倪，使之疑懼。特朕向來辦事不肯顛預，欲求明白近理，是以諭福康安查奏明晰，以釋疑耳。至福康安此時統兵援應柴大紀，官兵所帶行糧，想來僅敷食用，自不能多有寬裕。若福康安援應入城，城中得此新到重兵，雖覺聲威壯盛，而該處兵民忍饑日久，方在嗷嗷待哺，倘無米糧接濟，是縣城之圍雖解，而兵民仍不免乏食，則救與不救等耳。福康安勢又不能令所帶兵丁將資帶行糧盡行資給城內兵民，轉致新兵枵腹；而城內之人忍饑待食，又斷無坐視之理。況卽將資帶行糧勻出分食，亦豈能普行贍給。設縣城兵民乏食已久，見新到之兵尙得飽食，或竟



迫於無奈，致相爭鬪，更屬不成事體。福康安一面統兵援應縣城，一面即將鹿仔港後路所存米糧，隨同大兵之後，接續運送入城，俾城中軍勢既振，兵民口糧有資；或竟資糧於賊，則更美善。並着李侍堯將內地糧米，迅速陸續運送鹿仔港軍營，俾得源源接濟，不致缺誤。

二十八日（辛卯），柴大紀奏言：十四、五等日，賊匪萬餘分犯西、北、南三處營盤。臣同侍衛德成額、參將特克什布等，俱令各營盤官兵、義民伏在溝內短牆下，視賊將近，齊放鳥鎗；賊匪多處，用行營礮轟擊，各打死賊匪數十名，賊稍退怯。各兵民一齊趕出，奮勇力殺，各殺死賊匪多人；南門外打傷騎紅馬賊一名，各處賊衆俱退。西北之賊逃入十四甲、牛稠山、紅瓦礮，西南之賊逃入北社尾、三苞竹、角仔寮、埤塔等莊。因火藥不足，兵民枵腹收軍。十六日黎明，賊衆於紅瓦礮莊前搭寮十數間。此處，離臣營盤不過里許，係通彰化大路。隨親率把總蔡開祥、石生輝等帶官兵併武舉黃奠邦、生員吳正蘭等各義民，前往燒燬。莊內擁出賊匪千餘抵拒，官兵、義民協力向前，打死賊匪數十人，殺死數人，賊退，即將賊寮燒燬；獲鳥鎗五桿、火藥一十五觔、藤牌、長柄刀等件，義民獲有些微糧食，收軍回營。十七、十八等日，賊復率衆萬餘分犯西、南、北營盤，仍飭令官兵、義民靜以待動，視賊逼近，齊放鳥鎗，各處打死賊匪數十名；見賊稍退，官兵、義民奮勇趕殺，復斃多匪，賊仍逃入各莊。十九夜，賊衆於旗杆、湖

口厝宅、山仔頂三處，搭寮各數十間。查此三處與東南門相近，俱屬低山義民，尙可潛往採取蕉根野菜，賊復搭寮阻截，殊屬狠惡。二十日，臣督率遊擊李隆、參將孫全謀、守備哈景泰帶官兵、義民，前往殺退賊匪，將三處草寮盡行燒燬。南、北兩邊各有賊匪數千，由各莊內擁出，侵犯營盤；臣隨將官兵收回，先用烏鎗連環疊進，繼以牌刀，併各義民協力，殺死賊匪共數百。賊逃入各莊內，多有大礮打出，我軍不能殺入，收回。二十一日午刻，賊匪萬餘來犯西、北二門營盤，臣等俟賊將近，齊放鎗礮，各打死賊數十名。官兵、義民俱能殲斃多匪，追入三苞竹、十四甲、頭橋等莊，竹圍內俱有大礮打出，我兵不能殺入。連日打仗，官兵、義民、番民等，間有傷亡者。獲子礮四個並竹牌、旗、械等項，生擒賊匪黃醮一名，審明正法。惟是諸羅被困四月有餘，食物俱盡，油粃、蕉根、野菜亦將無有；又屬冬季，饑寒相兼，各營盤報病故者日多，危急殊甚。恒瑞、普吉保尙無來援日期。

同日，恒瑞奏言：詢之諸羅城內逃出民人，據稱縣城糧食甚貴，斗米值錢二千餘文，間有與賊認識，私將米糧運入城內。縣城竭力守禦，止能支持數日。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海蘭察、柴大紀、李侍堯曰：柴大紀所奏，俱係上次二十九日奏報以先之事。至恒瑞既知縣城被圍甚急，糧食垂盡，必須與賊認識之人，方能將些微米石運入城中，試思城內兵民有四萬餘人，此等零星搬運之米，豈能供此數萬

人之食？且據該處逃出民人稱，縣城止能支持數日。是柴大紀處，情形較前更加急迫，恒瑞知之甚悉，更應親督弁兵設法速往救援，何忍再爲遷延！普吉保自駐兵元長莊以後，距縣城甚近，亦復遷延株守，並不奮力剿賊、速解縣城之圍。是伊二人俱不免有心觀望，但知保守自己，而恒瑞之罪視普吉保爲尤重。着再傳諭福康安，到彼卽查明據實嚴參，不得稍爲徇隱。至柴大紀前次奏到之摺，係十月二十九日拜發，而福康安已於初六日進兵，由元長莊一路前往援應，料此數日內，柴大紀自能將縣城保守無虞。福康安自前次發摺後，已逾二旬，究於何日統兵前抵縣城，殺賊解圍，合兵進剿，擒拏賊首、賊目之處，想此奏早已在途，二、三日內卽可奏到，惟不免盼望焦急耳。

二十九日（壬辰），李侍堯、徐嗣曾同奏言：聞將軍福康安、參贊海蘭察等，於初六日由大突二林一路進援諸羅，並令舒亮等於鹿仔港舊兵內挑一千二百名，並義民五千餘名，前往大肚溪一帶，督同徐鼎士進剿。又聞賊目李七，雖圍諸羅縣城，而私賣糧米接濟城內，今爲林爽文調去堵截援兵，換賊目陳靈光圍城，並無粒米可買。正在盼望信息間，接楊廷理、吳元祺稟稱，海蘭察於初八日由笨港攻透諸羅，福康安於初十日由新埤進諸羅，恒瑞亦於是日由大崙抵諸羅，速催糧餉進城接濟；並聞各賊匪自行焚寮，四散逃竄等語。是諸羅道路已通，三路官兵俱已會合，大局已定，卽日可移搗賊巢，擒拏賊首。至南路情形，聞十月下旬，莊大田聞官兵多向諸羅，又率賊夥前來牽制；莊大田劉

元帥莊，謝檜劄中洲，蔡牛、簡倫劄南潭，欲來刼關帝廳營盤，經官兵義民殺退。中路賊目許尙、陳意、陶烏，各有賊千餘，已暗來約降，俟大兵進剿，即來歸附。將軍常青擬俟內地兵到，並整頓義民，分兩路往剿巢穴。又東港一路，有水底寮賊時出滋擾，武生鄭其仁令義民持賊旗假裝賊夥，至水底寮口，擒賊五名，燒賊寮數十間，餘賊逃去。鄭其仁現約枋寮義民彭達等，訂期往洗水底寮賊巢。是南路亦有摧廓之勢。再，藩司覺羅伍拉納隨臣往來蚶江、廈門等處接應軍需事宜，料理各站過兵夫役及籌備船隻、催運糧餉，俱能認真辦理，不辭勞瘁，並無貽誤。懇照臺灣道永福等之例，賞戴花翎，以示鼓勵。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海蘭察、李侍堯、柴大紀、徐嗣曾曰：逆首林爽文等糾衆不法，攻擾縣城，已經數月。今，福康安、海蘭察一抵鹿仔港，即整旅長驅，奮勇前進；海蘭察於初八日已由笨港開通道路，直抵縣城，而福康安亦於是日由新埤進抵縣城，並將糧餉等項，催令由大崙速運入城接濟。福康安、海蘭察實屬奮勇可嘉。此時大局已定，即日會兵攻剿，搗穴擒渠，功在旦夕。此信係楊廷理等所稟，自屬確實。福康安自因初抵縣城，調度一切，帶兵殺賊，尙未暇具摺陳奏。想所發之摺，業已在途，日內即當奏到。此次，臺灣剿捕逆匪，雖祇係內地奸民滋事，非若從前平定回部、金川可比；但遠涉重洋，備歷風濤之險，福康安到鹿仔港後，督兵進剿，尅日解圍，殊堪

嘉獎。俟捷音一到，自應照從前阿桂平定金川之例，晉封公爵。茲先賞給紅寶石頂、四團龍褂，以示優眷。海蘭察前在金川軍營，屢著勞績，今復身先士卒，攻透賊圍，又帶兵出城往來剿殺，實屬勇略過人，亦應晉封公爵，一體賞給紅寶石頂、四團龍補褂，用旌勳績。海蘭察係索倫人，屢立功勳，疊加拔擢，今特被殊恩異寵，亦足令該處人員共知鼓勵。一俟福康安等奏到捷音再行頒發，明降諭旨外，先將此諭知福康安、海蘭察，同爲欣慶；伊等益當倍加感奮，迅速獻功。至恒瑞雖已由大崙催運糧餉進城，但係福康安、海蘭察已經入城之後，恒瑞不過隨同前進，豈足爲功。設使恒瑞、普保吉於福康安等未到之先，即能奮勇直前打通道路，入城接應，朕必施恩格外。今似此怯懦無能，因人成事，即伊二人無福。賊目李七，附從賊黨攻擾縣城，固屬可惡，但前據李侍堯奏，賊目李七有歸順之意，經恒瑞遣義民柯光明等賁諭密招，李七願送妻子爲質等語。今當縣城被困之時，又私將糧米賈與兵民，接濟城內，尙爲効順，其罪自可寬宥。將來拏獲時，或貸其死罪、酌量安插內地，亦法外施仁，宥罪招來之意。伍拉納着賞戴花翎，以示嘉獎。至南路賊匪屢次窺伺府城，經常青督率義民奮勇殺退，賊目許尙等暗約投降，是南路賊匪已有廓清之象。常青在彼雖未能統兵進剿，而節次調度派撥，打仗殺賊，守護郡城無虞，亦尙有功。此時，李侍堯添調內地官兵到彼後，常青自己乘賊黨渙散之時，進剿大穆降等處巢穴。看來，南路賊匪亦無難悉數殲除。昨曾有旨以常青經事較久

，將來事竣後，仍可用爲福州將軍，駕輕就熟，可期勝任，非比恒瑞之怯懦無能也。至武生鄭其仁在東港設計擒賊，焚燬賊寮，並約會義民往剿水底寮賊匪，殊屬出力。着常青酌量賞給頂帶，以示鼓勵；卽以守備用，亦可。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四十七

十二月初四日(丁酉)，孫士毅奏言：聞福康安從鹿仔港親身統兵進剿，於十月初七、八行抵元長莊，殺賊無數，賊匪大敗，四處潰逃。福康安仍卽統兵前進，同海參贊一齊打進諸羅城。又，總兵梁朝桂在鎮平莊攻剿賊匪，連獲勝仗，脚上受傷，各等語。如此信果真，則將軍福康安等已痛加剿殺，直抵諸羅，軍威大振；不獨諸羅之圍已解，並逆犯林爽文等自必魄驚膽喪，立見掃除。奏入，報聞。

初八日(辛丑)，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海蘭察、李侍堯、徐嗣曾曰：前據李侍堯、孫士毅等奏，福康安、蘭海察前抵諸羅縣城，諒屬確實。福康安因初到縣城，接濟糧餉、調度一切，未及卽時拜摺；一、二日後，自當馳報捷音；今已閱旬日，總未據福康安有摺奏到，殊不可解？朕因臺灣剿捕賊匪，未卽迅速蕲事，宵旰焦勞，福康安所深知。今既直抵縣城與柴大紀會合，福康安自應將統兵前進，沿途剿殺賊匪及抵縣城後如何佈置會兵進剿，並如何接濟諸羅被困兵民糧食各情形，卽時詳晰馳奏。且孫士毅駐劄潮州，係屬隔省，亦經具摺奏聞，何以福康安自前月初五日在鹿仔港發摺後，距今一月有餘，並未據續有奏報？而舒亮帶兵赴大里杙會同進剿，此刻自己得有勝仗，亦未據奏及。卽或因海洋風阻，臺灣奏摺未能如期遞送內地，而李侍堯現在蚶江、廈門一帶，

自必得有地方官稟報，何以亦未據續奏？李侍堯在彼，不過照料過兵運米等事，有何忙迫而亦不暇繕摺馳奏耶？至梁朝桂前在鹽水港帶兵奮勇，曾經賞給巴圖魯名號；與賊打仗受傷後，加恩賞戴花翎。伊前在金川軍營屢著勞績，此次剿捕賊匪又能奮勇出力，實爲綠營鎮將中出色之員。但前據柴大紀接到梁朝桂咨內，以所帶征兵不敷攻剿，面稟恒瑞於各營盤酌量抽調，再行前進；並稱凡事皆由恒瑞主持，事之能行與否，不能自專等語，已降旨令福康安查詢具奏。今看梁朝桂打仗受傷情形，是伊頗能勇往直前，身先士卒，前此稟請恒瑞抽撥官兵，攻打前進之語，自係急欲援應柴大紀。而恒瑞不能用彼，或竟有心忌梁朝桂先往得功，故爲掣肘之處，着再傳諭福康安切實訪查，並詢問梁朝桂及隨營將弁，恒瑞有無此等情節，據實覆奏。

十二日（乙巳），李侍堯奏言：本月十七日以後，總未續得臺灣信息，將軍等既無奏摺過境，各官亦無稟報。連日海洋風信甚大，蚶江、廈門等處，俱未有船進口，無從詢訪。想此時福康安等當已有奏摺在途，尙未遞到；或已經得手，勢有可乘，欲竟待大有尅獲，一併具奏，亦未可定。再，貴州總兵許世亨帶領官兵二千，已於本月二十二日在蚶江放洋，前往鹿仔港。臣所派本省兵一千往常青處者，亦已於二十五日在廈門放洋。湖南兵現亦陸續入閩，約計十二月初十日內可抵蚶江，沿途夫役俱已早爲備辦，不致有誤；俟一到蚶江，臣卽照料配渡。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曰：旬日以來，總未據福康安奏到捷音，但揆度情形，自斷可無意外之慮。福康安、海蘭察統兵進剿，聲威壯盛，所帶巴圖魯侍衛章京等，俱趨健絕倫，一以當百；且川省屯練及貴州兵屢經徵調，最爲得力；而廣西、湖南兵亦俱係生力勁旅，自可乘銳奮剿。其恒瑞、普吉保所帶之兵，雖駐守日久，不無氣餒，但見有新到勁兵數千，壯其聲勢，亦自當振奮。是福康安等抵縣城後，自必會合攻剿，所向克捷。卽賊匪欲逞其故智，於官兵進縣城後，復行攔截，而福康安等亦必預有佈置，相機堵禦，斷不至墮其術中。計其所發之摺，此時諒已在途，想因風信所阻，未能速達。今觀李侍堯之奏，風帆甚大，亦合朕度量之意。惟俟風定，福康安奏摺進口，卽飭沿途星飛馳遞，以慰塵切。

十三日（丙午），孫士毅奏言：數日以來，臣分遣弁員於各海口上緊探訪，風聞福康安殺散賊匪之後，分兵前進直剿大里杙，現在賊衆驚惶，已有解散之勢。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海蘭察、常青、李侍堯、孫士毅曰：孫士毅所奏情形，係得商販傳聞，自屬確實。想福康安奏報之摺，竟因風阻滯，未能速達。朕於臺灣軍報，晝夜縈懷，福康安素所深知。今既得勝仗與柴大紀會合攻剿，卽使軍務紛繁，亦豈有不速行馳奏、以慰朕懷之理？看來，福康安於抵縣城後，會兵進剿，聲勢壯盛，賊匪自必紛紛潰散，返顧巢穴。而舒亮又與徐鼎士於大甲一路進兵，夾攻大里杙之背，此時

賊勢窮蹙，自必聚集一處，希圖保護巢穴。今大兵四面環攻，正可聚而殲擒，諒此釜底遊魂，斷不能久支時日。惟大里杙係屬賊巢，聞賊人負嵎恃險竭力防護，築有城堡，刨挖溝濠，圍以荊竹，以爲抵死抗拒之計。此時，福康安統兵進攻，若能即時摧破，無須用礮轟擊，固屬甚善；儻察看情形，該處亦與金川之勒烏圍噶喇依相仿，官兵攻搗或需時日，不若用礮轟摧更爲得力。此皆福康安等經過之事。着福康安或將軍營所帶小礮，改鑄大礮，施放攻打，可期一舉摧破賊巢，迅速集事。目下已屆年節，正迎禧集祉之時，福康安等務須倍加奮勉，尅期獻事。

十四日（丁未），福康安、海蘭察、鄂輝同奏言：初六日帶兵起程赴援諸羅，途中分起行走，防備賊人抄截；初七日申刻行抵元長莊，於普吉保營前數里安營。查閱該鎮所帶官兵內，挑選可用者隨行，計新舊兵丁共有六千餘名；又挑義民千餘名，一併帶往。查元長以南，處處皆賊匪屯聚，攔截援兵之路；而諸羅日被攻圍，危在旦夕，援救稍遲，必有疎失，必須不避艱險，深入賊中，直抵縣城，方能得手。即將各兵分爲五隊，臣福康安與海蘭察、鄂輝、普爾普、穆克登阿、普吉保、額爾登保及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分隊帶領，凡遇賊莊卽行剿洗，並預爲約定各隊互相援應。將義民分爲兩翼，躡探道路村莊，如遇賊人抄出，卽可分投堵截。部署已定，遂於初八日寅刻發兵，裹帶口糧前進。黎明時，行抵崙仔頂地方，或匪多人潛於竹圍內施放鎗礮，一齊擁出。我兵屹立不動

，鎗箭齊發。臣福康安、海蘭察帶巴圖魯侍衛衝入城中，賊匪抵敵不住，退入竹林兩旁竹圍、蔗田內及崙仔尾等處。各莊賊匪，或數百人，或千餘人，蜂擁前來抗拒，並從中橫截官兵，希圖斷我後路。臣已預爲布置調遣，令鄂輝、穆克登阿帶領屯練降番扼住右首東莊溪橋；普爾普、侍衛普寧、參將吳宗茂等，帶兵堵截左首各莊賊衆，並遣義民分投焚斫竹圍、蔗田及各處草寮；當將崙仔頂莊、崙仔尾莊打通。維時已交巳刻，恐被賊人攔阻，不能迅抵諸羅，臣等一面迎頭剿殺，一面商令海蘭察酌帶巴圖魯侍衛、總兵普吉保及奮勇官兵長驅先進。臣福康安以沿途賊匪甚多，必須將各處賊莊盡力攻剿，使其奔命不暇，海蘭察方可直前無阻，乘隙進行。隨進攻埤長莊、柴林脚、新莊仔、西勢潭莊、游厝莊、三塊莊、舊莊、本廳莊、天錫莊、灰碓、雙溪口、上崙莊、海豐莊、過溝仔莊等處賊莊，無不克捷，並將房屋全行燒燬，以防賊人散而復聚。其莊民耆老持衣出迎及丁壯情願隨行者，分別酌加賞恤，以廣招徠。而海蘭察等沿途奮勇打仗殺賊，所向披靡，進至牛稠山地方，距諸羅約有六、七里。賊匪阻溪自固，在山梁屯割，山後數里即係圍城竹柵。賊見官兵將至，四面圍裹，不下萬餘。海蘭察帶巴圖魯侍衛官兵直越溪河，衝過賊陣，我兵人人思奮，東西攻擊，無不一以當百，搶上山梁，攻克竹柵；賊匪紛紛逃竄，即於酉刻入城。臣福康安所帶官兵，處處攻戰，天色向暮，又值雷雨交作，本應暫爲歇息，但兵機最貴神速，未便稍有稽遲，隨催兵連夜前進，復攻克北社尾

、臺斗坑、牛稠莊等處賊莊，痛殺賊衆。城中義民踴躍出迎，歡聲震地，卽帶兵入城撫慰，獎賞守城義民頭目，接見矜耆人等，宣諭聖恩。仍回牛稠山，擇其形勝地方安營駐劄。一面出示撫輯，派員曉諭良民，各安生業。城中人被圍已久，饑困情形極爲可憫！現在賊莊所存糧石頗多，足資接濟，令民人儘數搬運入城。現在，米價頓減數倍，民情歡慶。附近一帶並無賊人踪跡。初十日，臣等出城搜剿賊莊，至大崙地方，適恒瑞亦帶兵打通半天厝等莊，前來會合。鹿仔草等處賊匪，業已全行逃散。此次日夜打仗，共計殺死賊匪八百餘名，鎗斃騎馬賊目六名，奪獲賊人鎗礮、器械、旗幟等物無算；生擒賊匪七十餘名，訊非賊目，卽行正法。伏查賊匪自滋事以來，從未大加懲創，經此次痛剿之後，業已聞風膽落。聞林爽文現已遁往大埔林，或云至斗六門與賊目李七會合，尙未得有確信。臣等現派官兵各處搜莊，不使賊匪潛行誘聚，一俟將村莊搜盡，探明各路賊匪情形，酌派官兵、義民往通諸羅至郡城大路，卽行相度機宜，進搗賊巢，跟踪追捕。且賊巢逼近內山，深林密箐，尤當計出萬全，設法堵截，以期妥速肅事。再，軍營糧餉最關緊要，擬給臺灣餉銀五十萬兩、鹿仔港餉銀五十萬兩、淡水餉銀二十萬兩，寬爲儲備；卽賊匪尅日蕩平，亦可留爲撫恤難民及修建城池之用。臣已移咨李侍堯照數撥給，迅委委員解送，以應急需。又，十七日夜間，聞賊目林棟、黃孔等同賊夥三千餘名，在大排竹一帶屯聚。查大排竹地方，距軍營四十餘里，爲諸羅迤南近山要路，並有僻

徑越過縣城，直達斗六門巢穴。今逆匪潛匿該處，與斗六門遙相響應，恐不無窺伺縣城之意，必須先行洗剿，大軍北向方無後顧之虞。十八日，海蘭察、恒瑞、鄂輝帶領巴圖魯侍衛，分路前往進攻；臣福康安督催各隊官兵，一同前往。甫過馬棚後莊，即有賊匪若干排列旗幟，見我兵將到，一齊退據山梁，於遠近竹圍內處處施放鎗礮，又欲如從前誑誘官兵，希圖從中抄截。臣等探明竹圍潛匿之賊，俱係虛張聲勢，商令海蘭察、恒瑞自山梁進攻，臣福康安、鄂輝帶兵直前衝殺，賊匪即行敗竄，追至大排竹地方。該莊係賊匪屯聚之地，預恐巴圖魯等馳馬衝突，將莊外舊有溝礮刨挖寬深，各處要路俱搭蓋草寮，安設賊卡，拚死拒守；並於溪河下流築堤壅水，深及馬腹。巴圖魯侍衛越溝過溪，甚爲勇往，即一面決放溪水，我兵得以同時並濟，將賊寮全行燒燬，殺死賊匪一百餘名，擒拏活賊四十三名，餘俱四散奔逸上山。時已昏暮，道路叢雜，未便窮追，即行撤兵回營，稍爲休息，定於二十日赴斗六門進剿。其諸羅至府城一帶屯聚賊匪，前派普爾普等由茅港尾進剿。十六日遇賊四、五千人，普爾普、烏什哈達分爲兩路夾攻衝殺，賊匪紛紛潰散，我兵奮勇直前，追趕二十餘里，奪獲器械百餘件，殺賊三百餘名；擒拏活賊二十四名，訊非要犯，業經正法。因天晚即在灣裏溪暫駐。十七日，帶兵沿途搜查村莊，民人投出者甚多，俱經妥爲撫慰。行抵三坎店地方，距府城十餘里，知府楊廷理遵檄率領義民會合一處，道路均已開通。現在各處匪徒俱已聞風膽落，逃竄入山；臣等赴

斗六門後，自不敢復至諸羅滋擾。但賊人素甚狡黠，詭計最多，亦不可不嚴行防範。現在舊存之兵，全數並未撤動，令柴大紀在城外西南扼要之地劄營，蔡攀龍在城駐守，相爲犄角，加意嚴防，不可稍涉大意，以固進兵後路。再，義民內素悉賊情之人，有情願密購賊中黨羽、接應官兵、擒獻賊首者；臣已許以重賞，令其前往，或可生致首逆。但所言是否確信，未必可恃。此時，惟當整頓兵力，奮勇進攻，以期搗穴擒渠，迅速肅事。再據鄞國卿稟稱，義民首莊廷元等，在鹽水港附近樹林頭、朴仔脚等處村莊，搜捕餘匪，殺賊二十二名，擒獲活賊二名，業經正法等語；並將奪獲賊匪鎗礮鉛子繳送前來。查鹽水港義民向稱出力，前派莊廷元招撫村莊數十處，甚爲妥協；今復能殺賊奪械，亦屬奮勉。臣已酌加獎賞鼓勵。至諸羅一帶地方，距山不遠，路徑叢雜，竹林深密，賊匪隨處可以藏匿，亦隨在可以奔逃，必須嚴搜餘孽，以清後路。臣等分帶官兵並熟悉路徑之義民首黃奠邦、王得祿、陳宗器等，在賊人舊時屯聚之地，詳加搜捕；共搜獲賊匪一百餘名。並據義民首、千總藍應舉，在水堀頭莊追殺餘匪、焚燬草寮，奪獲火藥十二桶，攻城大車二輛。其餘莊耆鄉民每日擒獻者，紛紛不絕。臣俱酌加獎賞，並將送出賊匪審明正法。其並非賊黨，爲鄉民誤擊之人，亦即釋放，以杜漳、泉民人藉端報復之弊。連日以來，各莊投出者甚衆，卽近賊莊等處亦來請示歸莊，隨遣義民首陳大用、楊梅等招出後壁、苦棟脚等四十五莊，妥爲安輯，以離賊黨。現在諸羅餘匪漸已搜盡，軍營糧

餉、藥鉛等項派員自鹿仔港、鹽水港運來，均可源源接濟。臣等即日帶兵往斗六門進剿，直搗賊巢。其舒亮一路，據稱十五日前往大肚進剿，有賊匪萬餘迎敵，我兵過溪剿殺，鎗礮斃賊數百名。牛罵頭義民由大肚山壓下，襲擊賊後，奮勇夾攻，賊匪潰散；攻破北大肚、南大肚、王田莊、瀨湑莊、內灣、中灣、林仔莊、渡船頭莊、仔莊、大肚社脚、新莊仔、鼻山、羅嘶莊、半山莊、坑子莊等處十五莊。已派兵駐劄北大肚要路，即日進攻烏日莊等語。查舒亮打仗兩次，所有派留巴圖魯章京二員及將備官兵義民等，均屬奮勇。現已酌加獎賞，容查出力人員，再行具奏。再查舊駐諸羅、鹽水港、鹿仔草兵丁，素非經歷行陣之人，又因患病傷亡，兵力愈形疲乏。閩省新兵又復未曾訓練，可用者更少。現於鹽水港等處滿漢官兵內，逐加挑選，擇其精壯者隨營聽調，並撥交普爾普等帶領往通郡城大路。其諸羅守城兵丁，饑困已久，打仗亦不得力，仍全數留於該縣，以資防守。至郡城現存之兵，雖未親見，然其疲頓餒怯情形，大抵與諸羅等處存兵不相上下。昨接常青札稱，擬帶兵一千餘名，往剿鳳山賊匪等語。竊以南路賊勢雖衰，出沒仍屬無定，常青於行軍之事，調遣非其所長，防守尙爲嚴密。臣已覆知令其酌量情形，儻或稍不放心，毋寧倍加慎重；將來大軍進攻，大里杙剿穴既傾，南路黨羽即可不攻自潰。再查逆匪滋事以來，到處焚掠莊舍，迫脅良民，臺灣南、北兩路，無不被其擾害，農民失業甚多，情形極爲可憫！且現在軍聲大振，賊黨潰逃，其中附和脅從之人紛紛投

出，亟宜妥爲安輯，應派專員管理。查臺灣各官均有防守城池、管理糧餉之責；武職官員練事者少，俱係帶兵打仗，不能紛投差遣；臣已咨明李侍堯酌派閩省同知、通判二員，知縣四員，州同、州判各二員，縣丞四員，迅赴軍營，專辦撫恤安插各事宜。並咨會該督照數派撥現任歷練人員。如閩省候補人員不敷委署，應令該督或於浙省通融檄調，或奏請揀發，總期於軍營要務有裨，而地方亦無貽誤。再按察使李永祺自郡城來諸羅，由海道行走，於本月十五日抵軍營。一切撫卹安插事宜，卽令該司總司其事；臣仍不時稽察，使民人等均沾實惠，不致稍有浮冒。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海蘭察、常青、柴大紀、李侍堯曰：官兵自抵縣城後，屢戰得勝，賊匪聞風膽落，已成破竹之勢。至賊匪潛匿大排竹地方與斗六門互相應合，心存窺伺縣城；今經福康安等先行剿洗，從此大軍進攻斗六門，可無後顧之虞，所辦甚好。而縣城至府城一帶屯聚賊匪，亦經福康安派普爾普等由茅港尾進剿，遇賊打仗，奮勇衝殺，賊匪奔潰，已抵三坎店地方，距府城不過十餘里；知府楊廷理遵檄率領義民會合一處，是縣城至府城道路均可開通。其舒亮一路亦由大肚進剿，攻破賊莊，駐劄要路，卽攻烏日莊。看來，官兵剿捕賊匪，於南北道路要隘，已經摧廓，賊勢日就窮蹙。而軍營糧餉、火藥、鉛彈等項，已由鹿仔港等處源源接運。又義民等奪獲賊匪火藥甚多，並將賊人存貯糧食運入縣城，是軍需民食均爲充裕。現在貴州官兵，昨據李侍堯奏，



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已由蚶江放洋，自己早抵軍營。湖南兵亦於本月初十日內可抵蚶江，亦即日可到。官兵聲勢更爲壯盛，福康安等統領進剿，乘勝長驅，諒此么臍草竊，豈能久持時日？惟福康安等摺內稱，聞林爽文現已遁往大埔林，或云至斗六門與賊目李七會合等語。逆首林爽文糾衆肆擾，狡詐百出，今見官兵勢盛，跟踪追捕，自必急思逃竄。若林爽文迴顧巢穴，逃入大里代賊莊，則官兵四面環攻，正可儘數殲擒，其事轉易辦理。惟當防其竄入內山一路。至斗六門距海甚近，在在道路可通，若林爽文窮迫之際，或由海道潛逸，官兵追捕不無稍需時日，福康安等務宜留心防範；於進攻時，先將通海道路預行堵截，船隻皆令其遠岸，勿使乘間逃逸。總期將林爽文、莊大田等設法生擒解京，盡法處治，方快朕意耳。再，前據李侍堯奏，賊目李七有歸順之意，又私賣糧米接濟嘉義兵民，今林爽文欲逃往伊處，李七若能乘逆首窮蹙之時，設法擒獻，即係有功之人；不但可以免罪，必當格外加恩賞給官職。儻不及時省悟、立功自贖，將來擒獲林爽文後，必至一同受戮，悔將無及。如此示以利害，密爲開導，李七或竟將賊首擒獻，更爲美事。但是否即係招諭之李七，着福康安訪查確實，並將如何辦理之處，即行具奏。常青此時若能將莊大田擒獲，收復鳳山，固屬甚善；萬一兵力不敷，自應倍加慎重，相機妥辦，固守府城。至縣城一帶民人每日擒獻賊匪，其並非賊黨爲鄉民誤擊之人，福康安於審明後即行釋放，所辦甚是。此等誤擊之人，既非賊黨，審明釋放，可以安輯衆心。

，又可以解散賊黨。現在，附近賊莊民人紛紛請示歸莊，賊勢日就潰散，更無難尅期肅事。至福康安現在咨調內地官員前赴軍營辦理一切撫卹安插事宜，李侍堯即派委速令前往，以資委用。再，前因恒瑞、普吉保二人俱在中途觀望，節經降旨令福康安查明參奏，總未據福康安奏及。今看伊二人情節，普吉保自鹿仔港進兵以後，雖未能直抵縣城，但究能收復笨港，進抵元長莊；又自該處移營距縣城不遠，特因兵力未敷，尙非有心延玩。而恒瑞率領多兵駐劄鹽水港，一味株守，並無寸進。現在福康安等已攻透賊圍，直達縣城，恒瑞不過乘勢帶兵到縣，因人成事，並非恒瑞自能奮勇前進。是恒瑞之罪較普吉保爲重。着福康安秉公查核，據實具奏。並將恒瑞於到後隨同打仗，能否自知罪戾，奮勉出力；抑仍係隨衆行走，應遵前旨令其回京之處；一併秉公據實具奏。福康安不可因係親戚，稍爲瞻徇。

上又諭內閣曰：逆匪林爽文糾集賊黨，滋擾嘉義縣城，圍攻數月，經常青等屢次派兵往援，俱被賊匪阻截；柴大紀在城內率領官兵義民，悉力保護；若援兵再遲十日，縣城卽難固守。福康安、海蘭察能督率將弁官兵，鼓勇直進，並不俟貴州、湖南續調兵丁到齊，卽將現有兵民分爲五隊，派鄂輝等分隊帶領，沿途剿殺賊匪，俱能奮勇直進，不避險阻，越過溪河，將各處村莊屯聚之賊匪，痛加殲殺，直抵縣城。數月之圍，應手而解，城內數萬生靈，均獲更生之慶；並將賊人存貯糧米運入縣城，軍糈民食益資充裕。

此皆福康安等調度有方，振作士氣，用能克敵致果，迅奏捷音，自應優加寵錫。福康安、海蘭察俱現係侯爵，着晉封公爵，各賞紅寶石帽頂、四團龍補褂，以示優異。其鄂輝、舒亮、普爾普等及巴圖魯侍衛章京，並在事出力之鎮將弁員等，俱能率領兵民鼓勇奏績，着查明咨部一併從優議叙。

十五日（戊申），福康安、海蘭察、恒瑞、鄂輝同奏言：諸羅賊匪人數衆多，從山麓以至海濱，大半佔據。諸羅圍解時，官兵奮勇截殺，賊匪潰逃。連日搜剿，自縣城迤西至海濱村莊，今已收復，餘賊多在近山一帶潛匿。諸羅東門、北門外，距山甚近，即相度地勢，安設營卡，俾聲勢互相聯絡。並差義民首黃奠邦密遣妥人偵探賊踪所至，跟踪追剿，痛加殲戮。使賊匪望風畏懼，而附和脅從者，潛消反側之心，不敢復行嘯聚，賊黨可漸期解散。隨商令海蘭察、鄂輝、普爾普、六十七帶領巴圖魯人等，沿十四甲山一帶搜查賊莊，復令恒瑞帶兵接應。臣福康安率同巴圖魯侍衛，總兵袁國璜督催各隊官兵，以備往東剿殺。行至興化店地方，探有賊匪五、六千人在該處屯劄；見官兵將至，齊出山坳，排立旗幟甚多。臣等將所帶兵分爲二隊，海蘭察、普爾普帶領巴圖魯侍衛在前，恒瑞、鄂輝帶兵及義民首黃奠邦等在旁協剿，臣福康安帶巴圖魯及屯練降番居中調度。有騎馬賊目多人執旗往來指揮，同賊衆一齊自山坳撲下；我兵奮勇迎敵，用鎗箭立斃賊目十餘人。海蘭察、鄂輝、恒瑞、普爾普及巴圖魯侍衛等，一齊衝出，賊匪不能抵

敵，登時潰亂。臣福康安帶領各隊官兵，盡力追趕，鎗箭如雨，殺死賊匪五百餘名，大礮、鳥鎗、刀矛、旗幟遍地遺棄，俱爲我兵所得，情形極爲狼狽。自興化店至員林等處賊莊，均已焚燒。查從前官兵惟以支持堵禦爲事，卽偶得勝仗亦不能乘勝窮追，以致賊匪蔓延日久，散而復聚。今連次追尋賊人屯聚處所，痛加殲戮，賊始知官兵勢盛，潛遁近山地方招集餘黨，據守斗六門、大埔林、菴古坑等處抗拒官兵；並恐黨羽離散，將賊眷悉行搬入巢穴，以堅其心。看來斗六門等處爲賊匪險要之地，可以東走水沙連，北通大里杙，若從此窮蹙奔逃，歸入巢穴不出，逆匪死守石峰堡之故智，轉可聚而擒戮，迅速戡功。是攻剿斗六門一路，實爲此時要着。查南路賊勢漸衰，已咨會常青令其固守郡城，酌量兵力，相機剿撫。一面派普爾普、烏什哈達酌帶鹽水港舊存之兵，前往郡城打通道路；並留梁朝桂、鄭國卿帶兵仍駐鹽水港、鹿仔草兩處。柴大紀仍駐諸羅。各處戰守機宜，均已備。惟大軍前赴斗六門之路，山徑雜出，賊莊甚多，後路恐有阻截，又不能不在留兵，零星派守。惟有探明村僻路徑，先行嚴密搜查，方可長驅徑進。至臺灣民人，奸良相混，驟難區別。其中附從賊黨者，多視官兵強弱以爲去就。今見軍聲振作，請示歸莊者紛紛不絕，臣恐賊匪冒充混入其中，乘隙竊發，卽責成義民有身家者保結，再令歸莊安業。其賊中頭目，聞亦有悔罪來投之信，臣密訪與賊目素識之人，持示前往諭令設法擒獻賊首，或帶賊衆來歸，許照莊錫舍之例，賞給職官，使其內自相圖，亦

解散賊黨之一法。再，臺灣素不產馬，前經李侍堯預備馬匹，俱已解往郡城。此次巴圖魯侍衛等打仗殺賊，往來馳射，最爲賊匪所畏。現雖囑其愛惜馬力，善爲喂養，究恐日久漸疲，無可更換。已飛咨常青將廈門解到馬匹，交待衛果爾敏色，於打通道路後，卽行解送軍營應用。又據舒亮報稱，自鹿仔港帶兵起程，初九日行至竹脚中寮，適遇田中央、大肚溪賊匪數百人前來抗拒。經官兵殺退，奔逃過溪，復有溪邊賊匪三千餘人抄截。舒亮督率官兵分路剿殺，鎗斃賊匪百餘名，餘黨敗竄。因該處竹林茂密，溪水甚深，現擬砍竹搭橋前進等因。臣查舒亮一路，進逼大里杙，牽綴賊勢，今既得有勝仗，若能直搗賊巢與徐鼎士夾攻，固屬甚善；但該處山深林密，賊匪自諸羅竄逸後，迴顧巢穴聚集甚多，尤應持重辦理，不可稍存大意。卽日大軍北向，聲勢壯盛，舒亮乘隙進攻，可期得手。臣已將進兵機宜，行知舒亮，令其相機妥辦。從前，常青自南趨北，定於八月十三日起程；賊匪聞知，四出攻擾，官兵不能前進。今恒瑞於八月二十二日救援諸羅，不能由旱路行走，情形自屬相仿。其由海道至鹽水港時，賊匪攻圍，晝夜不息，兵力已疲，若不顧後路突圍徑進，又爲魏大斌等之續，徒損兵力，無益於事。並恐鹽水港海口有失，所關非細，是以恒瑞不敢輕進。及復鹿仔草、樹林頭後，令義民首莊廷元招撫沿海之京林等處五十餘莊，令義民自爲守禦，並撫輯投出之樸仔脚等十五莊，以清後路。原擬剿撫兼施，連營前進，無如過於持重，轉涉遲延。總由未經軍旅，不諳機宜，尙

無有心畏蕙避賊不前情事。又，蔡攀龍到諸羅後，在西門外劉營，彼時兵力已疲，祇能防守，並無復自諸羅殺出、打通道路之事。前因郡城消息阻隔，知府楊廷理率以傳聞之辭具稟；李侍堯即稱諸羅圍解，據稟入告。今，臣確切查明，復傳蔡攀龍面加詰詢，因係損失多兵，賊圍仍不能解。蔡攀龍即據實陳明，懇請革職。觀其人尙奮勉，且籍隸泉州，情形亦頗熟悉，可否將蔡攀龍酌留海壇鎮總兵原任，令其在軍營出力？再革職總兵魏大斌，人本平常，在臺灣出兵又無勞績，現在於軍營令其戴罪効力，以觀後効。至諸羅被圍數月，終未失陷者，實衆民一心奮勉，方能保守。伊等又略得餉銀接續，與昔日希波軍營被圍時直斷糧餉之景象，迥乎不同。柴大紀人本詭詐，甚染綠營習氣，不可倚信，是以仍使伊屯駐諸羅，將來事竣陛見，自難逃聖明洞見。

同日，李侍堯、徐嗣曾同奏言：船戶錢泰來自鹿仔港回至廈門，詢稱伊在鹿仔港時，聞得福康安於前月十七、八兩日，攻得斗六門，即進攻大里杙。先期出示曉諭，附近賊巢之人多有來降者；大里杙內亦有欲降之人，尙被賊攔阻。二十四日，官兵進攻，鎗礮齊放，內中願降者知大兵已到，即行殺出；官兵乘勢追殺，內外夾攻，已將大里杙打破等語。初三日，又有回至蚶江之船戶林任興，據稱前月初八、九兩日，將軍等殺進諸羅，柴大紀從諸羅殺出，兩下會合，道路已通。十七、八日，將軍往攻斗六門，有老民帶數百人出來投降。十九、二十等日，又往攻南投社；二十一、二等日，由南投社進攻

大里杙。又有官兵由牛罵頭一路進攻，二十三日兩路兵會合，將近賊巢，即與賊打仗。二十五日進攻大里杙，賊衆俱已逃走。從前，鹿仔港米價每石五千二百文，前月二十七日以後頓減，每石只賣三千五百文等語。查該二船戶所供進兵大里杙情節，雖有小異，而賊巢已經攻克，則大概相同。正在繕摺具奏間，有福康安奏摺進口，查係初十日在嘉義所發。是嘉義之圍已解，該船戶所供已屬符合。則初十日以後情形，福康安雖尙未有奏摺過境，而該船戶所稱攻克大里杙之處，自亦必確實可信。又有船戶金際泰、陳恒裕二船，自鹿仔港回厦稱，前月二十四日，將軍等攻克大里杙後，二十七、八等日，即有大里杙附近莊民運米到鹿仔港來賣，並有送官穀來交倉者。是福康安等攻克大里杙，賊匪潰散；其送穀交倉，想係脅從之民，懼與賊黨同誅，特以自別爲良民。此皆是極好消息。又，閩省本年錢糧，漳、泉二府已奉旨緩徵，其餘過兵各州縣雖未據報全完，然亦有已經徵收者。若於本年錢糧內分別蠲、緩，恐徒滋官吏侵挪情弊，而已完之戶不沾實惠，應請於乾隆五十三年錢糧內分別加恩。茲據藩司覺羅伍拉納詳稱，泉州府之晉江、南安、惠安、同安；漳州府之龍溪、漳浦、海澄、詔安等八縣，應付浙、粵滿漢官兵及四川、湖南、貴州各兵，兼之糧餉、軍裝、鉛藥等項絡繹過境，差務最繁，所有錢糧，應請蠲免十分之三。其浦城、崇安、建陽、建安、甌寧、南平、古田、閩縣、侯官、福清、莆田、仙遊等十二縣，所有浙江、四川、湖南各兵，俱由各該縣經過，並軍裝、

餉鞘等項差使亦多，實爲次繁，應請蠲免十分之二。福鼎、霞浦、福安、寧德、羅源、連江等六縣，應付過境浙兵二千名；其浙省撥米、軍裝、火藥，亦多由此路行走。又光澤一縣，雖無過兵差使，而江西、湖、廣撥運米石，均由該處經過，所需竹篾、船隻以及灘師、繙夫亦有資用民力之處。惟此七縣較之漳、泉等處差使，究屬稍簡，所有錢糧毋庸議蠲，應請緩至五十四年麥熟後徵收。至屯米一項，凡遇普蠲之年例不准免，應仍照例完納。臣等覆核，似屬允當；如此辦理，則皇仁既得均沾，而按其出力之輕重，量爲區別，亦屬毋濫毋漏。又詳稱臺灣府屬應徵錢糧項下，尙有本年兵穀一十九萬九百餘石，係供支駐臺灣班兵及解運內地營兵口糧；又有應徵耗羨、莊租、雜稅等項，計銀六萬九千餘兩、粟一千八百餘石，係留臺支銷官員養廉公費之用，均應按期徵收，以備供支。第查各處村莊賊匪蹂躪之後，多至流離失所，現在雖已寧貼，而被難歸莊之民，搭寮棲止、買穀補種，其生理尙屬艱難。惟鳳山縣南之粵民各莊，未經賊擾，但比戶糾集，晝夜堵禦，亦甚費貲力；兼有義民千餘到郡隨征，此時猶未遑耕種。臺灣府屬各廳、縣應完正供錢糧，已蒙蠲免，所有本年應徵兵穀及耗羨、莊租、雜稅等項，並請分年帶徵，俾民力益臻寬裕。至臺灣班兵口糧，請於現在解運軍需米內撥出支給；其應行解供內地兵糧，於各倉穀內支給；所有官員養廉公費，查有司庫積存臺灣各年餘租折徵等銀，堪以支給等因。臣伏思應徵兵穀等項，例本不應蠲，惟賊匪滋擾以來，生民究多拮据



，懇聖慈俯將本年兵穀、耗羨、雜稅等項，分作四年帶徵，俾閭閻更得寬裕。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海蘭察、李侍堯等曰：本日福康安奏摺，係十一月十二日拜發，俱在昨日遞到。十六、十九兩次奏摺以前情形，又據李侍堯奏到；詢之船戶各情形，自當確實。看來，臺灣剿捕事宜，大局已定。惟李侍堯摺內稱大衆逃入內山之語，賊匪經官兵屢次剿戮，窮蹙奔逃，若由海道竄逸，官兵乘船追捕，轉不免稍需時日；如果逃入山內，該處俱係生番居住，若番衆等畏其偪處，竟將賊首擒獻，固屬甚善。卽或容其潛匿，不肯獻出，亦可趣官軍全勝之勢，直入內山，分兵搜捕；卽將助逆生番一併剿戮，亦非難事。福康安等務須迅速搜捕，將賊首設法生擒，勿令久匿稽誅爲要。至大里杙所獲之犯，自必經福康安訊有供詞，想此時奏摺業已在途，卽日可到。再，賊匪現在勢已渙散，其黨羽自必紛紛解體。今諭令將賊首擒獻，許以官職，使其彼此相圖，更可離散賊黨。又據奏，恒瑞帶兵應援，途中觀望各情節，以恒瑞過於持重，致涉遲延，總由不諳機宜，辦理不能得手，所論甚公。至蔡攀龍前此應援入城，雖未能帶兵出城剿殺賊目，但伊屢次與賊打仗，奮勇出力，業已加恩擢用提督，其過尙可寬免。至所有遺失兵丁，是否實係陣亡，抑係逃散從賊之處，必當嚴切查究。若隨征兵丁不顧主將，臨陣逃散，此而不加以懲儆，將來何以用兵！此內從賊之兵，其罪更甚於從賊之民。福康安於查辦時，尤當嚴加區別，從重辦理，不可稍存姑息之見。其臺灣應徵本年兵穀

、耗羨、雜稅等項，竟皆寬免。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四十八

十二月十六日(己酉)，上諭內閣曰：恒瑞在鹽水港一味株守，毫無寸進，實屬無能，難勝將軍之任，着卽來京候旨。至福州將軍員缺，前曾有旨欲將鄂輝調補。因現在保寧已補授伊犁將軍，李世傑仍調補四川總督；該省地方緊要，且毗連西藏，統轄番夷，俱有應辦事件；李世傑係屬漢人，且已年老，恐辦理公務精神不能周到。鄂輝在川有年，該處事宜較爲熟諳，將來臺灣事竣後，應令仍回成都將軍原任，以資駕輕就熟。至常青剿捕臺灣逆匪，雖未能督率將弁尅期奏績，但自駐守郡城以來，賊匪屢經攻擾，伊已年老尙能臨陣殺賊，將郡城保護無虞；並節次派撥弁兵援應嘉義，調度尙屬有方。雖不宜復任總督，但伊從前曾任福州將軍，熟悉該處情形，且以閩浙總督調補該處，將來呼應較靈，於辦理一切善後事宜更爲得力；所有福州將軍員缺，卽着常青補授。將來大功告成後，卽留於臺灣帶同普吉保辦理善後事宜。

同日，孫士毅奏言：聞將軍福康安於十一月十七、八日，攻得斗六門，卽統兵直抵大里杙賊巢。先期徧加曉諭，賊黨聞之畏懼，當卽從大里杙紛紛出降；有被賊攔阻者，有攔阻不住被賊戕害者，亦有竟從大里杙殺出接應官兵者。至十一月二十三、四等日，福康安領大兵奮力殺進，已將大里杙賊巢攻破。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孫士毅曰：昨據李侍堯奏到官兵攻破大里杙等情，與孫士毅所奏大略相同。此信，自係確實。想福康安等奏報之摺，業已在途；即日可到。現在大兵剿洗賊巢，搜捕逆黨，想賊首、賊目自無難即日就獲，成功歲事。佇奏捷音，朕心甚爲欣慰。孫士毅自辦理調兵、運餉諸務以來，俱能不分畛域，實心經理，甚屬可嘉！俟大功告竣後，當賞給世職；着先賞戴雙眼花翎，以示優眷。至昨據福康安奏，柴大紀、蔡攀龍守城打仗各情形，多不確實一節；朕因此事反覆思之，竟至徹夜不能成寐。向來綠營將弁冒功誑報，積習原所不免；但以天下之大，地方事務在在需人任使，遇有軍務，勢不能祇仗滿洲官兵，竟置綠營於不用。此次，臺灣逆匪滋事以來，該處領兵將弁雖俱未能振作有爲，然就現在該處將領而論，柴大紀、蔡攀龍二人，尙能奮勇出力。柴大紀駐守縣城已經半載，經賊目百計攻圍、時時窺伺，柴大紀能督率兵民力爲捍衛，卒能保護無虞。雖伊節次奏報斬獲首級、奪取器械等事或間有虛詞誑報，此亦綠營積習，情事所有；但伊困守圍城，不辭勞瘁，亦當略其短而取其長。柴大紀設果如福康安所云，爲人詭譎取巧，則當縣城被圍緊急之時，朕曾經降旨諭令柴大紀，如力不能支，不妨帶兵出城，另圖進取；柴大紀何難委城而出，以爲脫身之計。卽縣爲賊所据，百姓爲賊所得，亦得藉口遵旨而行，朕亦難治以棄城不守之罪。乃柴大紀於奉到前旨後，堅持定見，竭力固守，不忍將城內數萬生靈委之於賊，是柴大紀尙知以國事爲重

。朕閱其奏摺，爲之墮淚，豈福康安目擊情形，尙不心存憫惻，轉事苛求，不能以朕之心爲心乎？卽如柴大紀前奏賊匪攻城時，用大板木車，中藏鎗礮分路攻犯，被官兵礮擊碎枋車一節；若果是虛詞，現在福康安奏到，進抵縣城時，追殺賊匪，奪獲攻城大車二輛；又於興化店地方，賊匪經官兵追趕，大礮、烏鎗遍地遺棄，俱爲我兵所得等語。可見柴大紀前奏賊匪大車架礮攻城之處，實有其事，並非虛詞之一證。又柴大紀所奏縣城糧食匱乏，地瓜、花生俱盡，以油糶充食之語；雖縣城被圍時，義民等尙有捐助糧米，零星接濟兵民，未必遽至盡食油糶。但當情形緊急之際，各路援兵並未卽時前進。柴大紀目睹縣城糧食垂盡，至以日食油糶爲詞，希冀援兵速到；而普吉保、恒瑞兩路尙復觀望不進；若再實言少有糧米，則兩路之救援更緩。此時縣城之存亡尙未可知，又安怪柴大紀之過甚其詞耶？今幸福康安等統兵速進，縣城圍解，甫獲更生。此等措語未實之處，朕尙加之寬宥，寧福康安不爲之原諒耶？至蔡攀龍，現據福康安到彼查詢，於援應柴大紀時，進城後仍被賊截斷後路，損去多兵，未能破解賊圍，亦並無自城內殺出打通道路之事。但蔡攀龍屢次打仗殺賊，曾經常青等保奏頗爲奮勇；伊帶兵赴援時，沿途遇賊接仗，督兵力戰，究能前抵縣城，協同守禦。是蔡攀龍在領兵將弁中，尙爲奮勉，朕已加恩擢授提督，福康安此時亦可無庸過加責備。卽云臺灣逆匪糾衆倡亂，由於地方文武平日貪索擾累，以致激成事端，朕非不知。但該處百姓休養生聚有年，卽使地方官貪

贖斂怨，亦可據實上控，豈可公然叛逆？況官吏騷擾地方，剝削百姓，自係文職爲多；至武職所轄，不過營伍兵丁，並不經管地方事務。縱使從中婪索，然較之地方文職所得，不過十之一、二，豈得以此歸咎柴大紀、蔡攀龍二人？此次破賊解圍，官兵會合攻剿，固屬福康安、海蘭察督率巴圖魯侍衛等奮勇力戰之功；該處綠營將弁俱屬懦怯無用。但就該處帶兵之員而論，其中勇怯不齊，亦應絜短較長，有所區別；豈可一概抹殺？卽將來平定之後，焉能止留滿洲巴圖魯百餘人駐守，將綠營將弁概行撤回之理？看來，柴大紀、蔡攀龍二人，未免因俱係提督大員，且屢經恩旨褒嘉，或稍涉自滿，在福康安前禮節或有不謹，致爲福康安所憎，遂爾直揭其短乎！況柴大紀、蔡攀龍俱現任提督，水陸將弁兵丁皆所統轄，福康安卽有不滿伊二人之處，然其功究不可泯，亦應外示優容。若遽加之聲色，則所屬將弁兵丁見統轄大員全無顏面，未免心存輕視，竟至呼應不靈，從而解體，於事大有關係。卽使伊二人實有綠營習氣，不可信任，福康安何妨俟大功告成到京時，密爲面奏，亦不爲遲，何必於此時遽以此形之奏牘耶。朕於柴大紀、蔡攀龍二人，並非先有成見，不過念其守城打仗，勤苦出力，曲加軫念。福康安非他人可比，猶當仰體朕心，略短取長，方得公忠體國之道。況柴大紀已加恩封以伯爵，蔡攀龍業經超擢提督，福康安所奏各情節，並無確據，又豈可轉沒其功，遽加以無名之罪耶？總之，柴大紀、蔡攀龍二人功過自有定論，福康安此時總以坦懷相待，不稍露詞色爲是。

臣等謹案，福康安初次參奏柴大紀時，未經列款入奏。我皇上念柴大紀在嘉義數月，積有微勞，不肯因未有指實之言，卽行查辦；降旨訓諭，至於再三。迨後，柴大紀貪縱不職、廢弛營伍，種種劣蹟全行敗露，始命福康安、李侍堯等查明參奏。具見皇上體卹周至，惟恐宜勞効力之臣，稍爲屈抑。凡有人心者，宜何如感激圖報乎！

十七日（庚戌），李侍堯奏言：接福康安來咨，調取同知、通判、知縣、雜職等十六員。查臺地辦理糧餉等事，奉派有各省保舉道府人員及本省丞倅等官，交李永祺委用。今賊巢已破，一切撫綏安插以及承應各項差使，自須多員經理，臣卽遴選委員如數派往，以資差遣。其內地各缺，現有分發一等舉人，可以委署，毋庸另請揀發。至軍需銀兩，除陸續解往臺地各軍營一百六十八萬兩外，福康安起程時，雖又委員賁解五十萬兩隨往，續又撥解府城二十五萬兩、鹿仔港二十萬兩；但現在用兵正當緊要之時，所有軍餉自須寬裕備辦，始得應手。昨准福康安咨取一百二十萬兩，臣現亦照數撥解。惟是，前後統計共解過臺地三百八十餘萬兩。而內地過兵運餉夫價、船價以及製備軍裝、發給新募兵餉等項，支用亦多，雖現在尙未用完，將來或有需接濟之處，再行酌撥，以資預備。奏入。

上諭內閣曰：現在臺灣剿捕逆匪，大功卽日告竣，一切善後事宜，需用較多，自當寬爲儲備，以資接濟。着戶部於附近鄰省內，再酌撥銀二百萬兩，令該督撫派員迅速解

赴閩省，交該督等存貯備用。

二十三日（丙辰），福康安、海蘭察、恒瑞、鄂輝同奏言：二十日黎明，進剿斗六門，約行十餘里，有賊匪萬餘分據大埔林、中林、大埔尾三莊，阻截道路。該三莊東西相去各數里，而賊之剽悍多聚中林；我兵會攻一處，賊匪必左右抄截，互相救應。隨商令恒瑞、普吉保等進攻大埔林，鄂輝、袁國璜等進攻大埔尾，左右並進；海蘭察帶領額爾登保、穆克登阿、春寧、張朝龍及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專攻中林；臣福康安帶領巴圖魯章京、特爾登轍等及副將張芝元、參將吳宗茂各員，往來督催。中林賊匪排列莊外，蜂湧前來。海蘭察即率領巴圖魯侍衛等，直前馳射，賊匪鎗礮甚多，拚死抗拒，我兵倍加奮勇，不避鎗礮，殺散賊匪，攻克中林。其大埔林、大埔尾兩處賊莊，經恒瑞、鄂輝等奮勇剿殺，同時並潰，官兵追殺二十餘里，賊匪棄城奔逃，不能返顧。沿途殺賊六、七百名，鎗斃騎馬賊目十餘人，積屍遍野，無暇割取首級，將器械馬匹全行奪獲。日晡時，追至菴古坑地方。該處係賊目蔡福巢穴，周圍挖壕立柵，外釘木板，內築土牆，防守頗堅。臣等帶兵直抵柵前，見敗逃賊匪紛紛竄入，守柵之賊俱露驚惶；官兵遂乘勢一齊擁進，斫殺賊匪不可勝計。維時天色已暮，馬力漸疲，本應稍爲休息，但查斗六門距菴古坑三十餘里，爲適中四達之地，得此要隘，無難直抵賊巢；賊匪當屢經挫衄之後，心膽已寒，官兵乘勝疾驅，勢在必克；隨催兵連夜前進。途中拏獲活賊，據供，賊人最畏



騎馬衝突，現於路口開挖陷坑，密布竹籤，希圖抗拒。臣以賊匪狡計最多，不可不防；現在稻田收穫，泥潦漸乾，即繞道由稻田行走。二十一日齊至斗六門。賊匪聚集甚多，並將附近村莊賊黨撤回抵禦。我兵四面進攻，用利刃長刀斫倒竹圍，奪據賊卡；轉因其拚死抗拒，得以痛加殲戮。直至午刻後，賊匪抵敵不住，四散奔竄，遂將斗六門收復。該處爲賊人久佔之地，居民皆已從賊；除臨陣殺死外，村內藏匿者尙有三百餘人，業已全數搜出，盡行正法。連日以來，殺賊一千數百名，各處村莊震懾軍威，扶老挈幼投赴軍前者，紛紛不絕。西螺民莊、番社，亦於是日投出。臣妥爲撫輯。該村民情愿充當義勇，隨同剿賊；臣即派署同知黃嘉訓帶領前往，將西螺、東螺餘匪搜捕淨盡。現在中路一帶，業已肅清。普爾普亦自郡城開通道路事竣北來。臣等即日整兵進搗賊巢，擒擊首逆。查林爽文自諸羅敗竄後，連夜遁回；或赴水沙連，或赴大里杙，尙無確信。臣等擬由水沙連至大里杙一帶山路，跟踪追捕，並一面行知舒亮、徐鼎士、徐夢麟由烏日莊等處前來會合。此次，巴圖魯侍衛章京、滿漢屯土官兵等，甚爲奮勇出力，每戰皆勝。且臺灣道里遙遠，較內地里數不啻加倍，官兵等晝夜進攻，不遑寢食；沿途繞道行走，涉溪過勘，並未稍形疲乏。看此情形，將來一到賊巢，自可尅期奏捷。

同日，李侍堯奏言：據蚶江通判陳惇稟稱，將軍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攻開大里杙後，有生番稟說，大里杙左右並後邊都藏有賊人。官兵在犁頭店地方割營，二十七日，官兵

進去搜山。三十日生番又到營稟稱，願往拏林爽文獻功等語。又據船戶紀三回稱，在淡水聞說二十五日大兵攻開大里杙，賊人都逃入內山國姓埔地方。初二日有義民到淡水云，將軍諭令義民各自歸莊耕種。如今臺灣南北道路都通，文報往來無阻。北路每米一石賣錢二千五百文等語。該兵丁、船戶所言，雖係得自傳聞，但前後印證攻破大里杙日期，俱屬相同。而賊已失其所守，福康安等乘勝攻剿，必能馭用生番，使賊首不致竄逸。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海蘭察、李侍堯曰：賊匪經官兵屢次剿殺，勢力窮蹙，望風逃竄。斗六門既已攻克，逆首林爽文自必逃至水沙連、大里杙一帶，希圖潛匿。現在，福康安等乘勝剿捕，自己跟隨追獲，逆首林爽文等想已就擒。前據李侍堯、孫士毅先後奏報，已聞有二十五日攻克大里杙之信；本日李侍堯摺內，又有二十七日官兵由犁頭店進去搜山；並稱三十日生番等到營稟稱，願拏林爽文獻功等語，其信自屬確實。此時，福康安等，想已將水沙連、大里杙等處賊莊乘勝攻克。但尙未據奏到，或係因風阻滯，未能速達。現在，林爽文究於何日擒獲，盼望捷音更爲殷切。賊匪等罪惡貫盈，天奪其魄。現在大兵四路剿捕，設逆首林爽文等乘間由海道竄逸，則洋面遼濶，官兵不慣乘船，轉致難於跟尋。今幸逃入內山，而官兵等於山路坦途，兩俱便易，況該處生番又不肯將伊容留，懇請擒出獻功，此正逆首等自投羅網，定可立就擒縛。設使生番

等不明順逆，私自容留，乘此全勝兵威，直入內山，將逆首擒擊亦屬易事。普爾普前經福康安等派往郡城一帶打通道路，今業已事竣，同至北路；而府城外賊目陶烏復帶領匪黨自行投出，懇請効力贖罪。本日李侍堯奏，亦稱臺灣南北兩路俱通，文報往來無阻；北路每米一石買錢二千五百文等語。是南北道路業已打通，府城一帶賊匪聞北路官軍連次克捷，賊首業經逃竄，自有渙散之勢。常青此時自當督率將弁，將南潭、中洲等處賊匪剿殺淨盡，收復鳳山，擒擊賊目莊大田，廓清南路。

上又諭內閣曰：斗六門爲南北要隘，久經賊匪屯佔。福康安統領官兵將中林，大埔尾、大埔林各莊同時攻潰，乘勝疾驅，連夜前進剿殺賊匪，將斗六門收復；官兵奮勇力戰，不避鎗礮，甚屬可嘉！現據李侍堯奏，探聞官兵已攻破大里杙賊巢，賊匪逃入內山；生番等稟稱，欲將逆首林爽文擒獲獻出等語。想福康安等奏報之摺，自己在途，卽日捷音可到。俟大功告竣，再行另降諭旨外，福康安、海蘭察、鄂輝、恒瑞、普吉保、袁國璜，着先行交部議叙。至普爾普現已打通府城道路，仍回北路協同進剿，亦屬出力；普爾普着交部議叙。所有福康安等奏到格外出力之侍衛章京及鎮將官弁等，除賞給巴圖魯名號及陞等賞翎各員外，其餘在事出力之侍衛章京、鎮將官弁等，俱着查明一併咨部議叙。

二十四日（丁巳），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曰：閱福康安等奏摺內，節經

派委鎮將等分路攻剿；而柴大紀、蔡攀龍二人，祇令在嘉義縣防守及招安李七等項細事，並未派令打仗一次，自係福康安於柴大紀、蔡攀龍二人意存不滿，是以不加委任。但伊二人如果狡猾難信，亦必實有劣蹟可據。柴大紀力捍圍城，已及半載；細思伊平日居官如果貪殘剝削，實有取怨於民之處，則當縣城被圍緊急時，百姓焉肯爲之出力死守？即柴大紀果有貪蹟，亦係合郡文武効尤成習，未可歸罪於柴大紀一人。而伊於保守縣城不辭勞瘁，其功豈可盡泯？至蔡攀龍援救縣城，雖未能殺透賊圍、打通道路，但伊在臺灣將弁中尙爲出力能事，亦屬可用。且伊前此不過遊擊，尙非若柴大紀之職司專閫可比，自更難肆其貪虐。而伊打仗殺賊，素爲奮勉；前據孫士毅奏，粵省之人，亦知蔡攀龍爲賊所畏。即使其才具中平，原可核其功罪兩不相掩。今福康安於伊二人，獨不加以委任，不獨柴大紀、蔡攀龍自覺無顏，即其所轄弁兵見將軍於兩提督大員毫不加以詞色，恐致呼應不靈，殊有關係。着傳諭福康安於柴大紀、蔡攀龍二人，仍宜加委用，令其自効，以勵衆心。况福康安等督兵打仗，屢戰屢捷，陝業經懋賞酬庸，加封公爵、四團龍褂、寶石帽頂；而福康安竟不能以朕之心爲心，於柴大紀、蔡攀龍之功，概行抹煞耶！福康安現在遠涉重洋，宣勞著績，固深爲朕所嘉許，但於此事冒昧陳奏，朕不得不加以訓誡。福康安惟當化其成見，勿爲人言所惑，休休有容，以期毋負任使。况二武夫，亦不值福康安留心偏見也。再，恒瑞自駐劄鹽水港，坐擁多兵，株守不進，並未援應柴

大紀；而轉以賊多兵少，率請添調數萬大兵，是其畏葸無能，實無可解免。是以屢經降旨嚴飭，並將伊革去將軍，令福康安查參具奏。今閱福康安奏到之摺，不但將伊參劾，且摺內聲叙伊帶兵打仗之處，頗似露其奮勉。此時，福康安等統領大兵乘銳深入，豈少恒瑞一人？且恒瑞若不再一同前進，豈復尙有人心！儻恒瑞果能奮勉，則當福康安未到之先，帶兵赴援；何以並不見鼓勇寸進？今祇係因人成事，卽有斬獲，亦何足爲功？乃福康安於恒瑞頗留地步。看來，福康安於柴大紀等過事吹求，而於恒瑞又不免因係親戚，曲爲瞻徇，其何以服衆心，而示公正耶！至臺灣現在剿捕事務，卽日告竣，所有該處地方官平日廢弛擾累，釀成事端之處，亦應確切查辦。卽如永福在臺灣府城協同防守，雖有微勞；但係道員，任彼數年，該管地方致有逆匪肆擾，伊本不能辭咎。其防守府城，原屬伊分內之事，且賊匪攻擾時，有常青在府城督率兵民，竭力堵剿；永福不過隨同守禦。伊身係滿洲，於賊匪滋擾之際，豈有不幫同常青禦賊，而轉委城從賊之理？卽云逆匪滋事，由於府、縣激成，而府、縣等皆係永福所屬，平日何以漫無管束，以致釀成巨案？永福在臺灣道任內，有無貪黷劣蹟，着李侍堯確切查訪，據實具奏，不得姑息。卽從前被賊戕害各員，如孫景燧、董啓璉、劉亨基、長庚、湯大奎等，雖俱爲賊所害，但其平日居官實在有何貪縱不職劣蹟，以致激變之處，亦應仍將其實在款蹟，逐加查究。孫景燧等皆係永福屬員，其在任劣蹟，永福自無不知，安有任其激成事端，置之不

問之理。李侍堯當嚴加查訪，據實參奏。

上又諭內閣曰：此次，福康安等統領將弁，剿捕臺灣北路逆匪，奮勇打仗，所向克捷，將賊匪屯佔要隘各處先後收復，屢著勞績。其隨同打仗兵丁，奮勇力戰，不避鎗礮，踴躍爭先，甚屬出力；自應一體加恩賞賚。除湖南、貴州二省派往兵丁，雖已配渡尚未前抵該處外；其四川屯練降番及廣西等省兵丁，隨同將領前抵諸羅殺散賊匪，及攻克斗六門等處，均能打仗出力；自應一併加恩，用獎勞勩。着福康安查明此次隨同打仗兵丁，其實在出力者，每名賞給一月錢糧；其出力稍次者，每名賞給半月錢糧，以昭鼓勵。

二十五日（戊午），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曰：德成自浙江差竣回京，召見時，偶詢及柴大紀平日居官聲名如何，德成在浙有無傳聞？據奏：風聞柴大紀自復任臺灣總兵以後，縱恣自大，且居官貪黷較之地方文職猶甚。並將臺灣所轄守兵，私令渡回內地貿易牟利，駐守之兵所存無幾。上年逆匪林爽文等滋事不法，其始，不過會匪黨夥聽從附和，人數不多。因存城之兵無幾，不能即時搜捕，賊匪糾衆肆擾；距府城止三十餘里，而柴大紀尚不思前往堵禦。經永福催令出城，始與賊打仗。又因兵少敗衄，以致賊匪益肆猖獗，不可復制等語。果如所奏，是柴大紀在總兵任內貪縱不職、執法牟利。於賊匪起事之初，任意玩視，使賊匪得以鴟張，蔓延日久。竟由柴大紀貪縱廢弛，釀

激事變，其平日劣蹟，已屬確有可據。浙江既有聲聞，福建自更有議論；而福康安前此奏到之摺，竟未言及，祇含糊其詞，實大不是矣。柴大紀自駐守嘉義縣城後，賊匪屢次攻擾，守護無虞。經朕降旨，設力不能支，不妨率衆出城，而柴大紀始終固守，其功固不可泯。但伊於總兵任內，似此藐視法紀，貽誤地方，則其罪不難委卸。朕用人行政從無適莫之見，有功必賞，有罪必懲，斷不肯稍涉顛預，爲息事老人。福康安到彼後，於柴大紀種種劣蹟，自必有所見聞，即應訪查明確，將其實在款蹟，據實參奏。乃僅稱其沾染綠營氣習，狡詐難信；而於柴大紀平日如何侵貪激變之處，並未逐款指出，祇含糊具奏，豈欲待朕自爲揣度耶？試思柴大紀保守城有功之人，若止憑含糊無據之詞，豈能將伊治以無名之罪！今朕於召見德成，無意中偶然詢及，始悉此等情節。而德成於朕詢問時，初猶以柴大紀屢次邀恩懋賞，未肯遽行陳奏；經朕再四開導，始一一直陳。福康安受恩深重，非他人可比，乃於柴大紀平日罪狀，並未列款入告，福康安豈德成之不若耶？着傳旨嚴行申飭，並着將柴大紀實在款蹟詳悉查明，並詢之永福等果否實有前項飭法營私之處，即行據實參奏。至李侍堯自調任閩省駐劄廈門，於柴大紀平日居官聲名狼籍及廢弛玩誤之處，豈無屬員稟報，來往傳聞？且德成現在浙江已人言藉藉、款蹟多端，豈有李侍堯近在本省爲總督，轉無聞見之理？況柴大紀籍隸浙江，而其鄉評如此，更非荒唐，其事自屬確實；李侍堯自應據實劾參。即因柴大紀守城有功，朕亦自有裁奪；

乃李侍堯見柴大紀經朕屢加恩獎，輒思容隱不言，殊不知朕於臣下功罪，從不肯絲毫假借。卽如李侍堯從前歷任總督，素能辦事，受朕恩眷最優，後因在雲、貴、陝、甘任內兩次獲咎，卽將伊按例治罪；今於辦理臺灣軍務，頗能奮勉，朕仍疊次加恩。可見朕於黜陟予奪，一秉至公，初無成見；卽李侍堯所身受者而言，已可共證。今李侍堯於柴大紀有心瞻顧徇隱，實屬辜恩昧良。前因李侍堯派撥官兵、接運糧餉各事宜，經理妥速，已疊次加恩晉錫宮銜、賞戴雙眼花翎，卽日大功告竣，本欲給還原襲伯爵，以示優獎；今伊似此心存欺隱，看來，竟係不深知朕之一切秉公、賞罰明斷。伊無福承受朕恩，豈可再膺懋賞給還伯爵耶。朕臨御以來，勵精圖治，五十二年如一日。如福康安、李侍堯此等存心行事，或在朕九旬、百歲之時，妄思朦混或可，今清明在躬，無遠勿矚，卽歸政以前，猶日孜孜不敢寧息，豈肯於一切政務，稍涉含糊。卽諸臣中小有過失，朕非不曲加寬假，至於用人行政，以及關係地方吏治、軍國大事，則是非曲直，從來核實辦理；賞功罰罪，權衡至當，安能任臣下之顛預了事耶。所有德成指出柴大紀各款，及此外有何別項劣蹟，並着福康安、李侍堯各行嚴查密訪，據實參奏，毋得再有瞻徇，致干重答。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琅玕曰：前經降旨加封柴大紀伯爵並賞給銀一萬兩，令琅玕於浙江庫項內支銀五千兩給伊家屬，並諭令李侍堯於閩省藩庫內撥銀五千兩，解送



柴大紀處給予使用。現在另降諭旨訪查柴大紀激變殃民等事，所有前項銀兩，未便徑行賞給。着傳諭李侍堯、琅玕接奉此旨，將前項銀兩暫停給發，另候旨辦理。

二十六日（己未），常青奏言：近日南路被脅人民聞知北路大兵痛殲賊匪，自當各求生路，漸次歸莊。今查十一月十七、十八、二十等日，尙有賊匪一、二千在府城小南門、大北門外騷擾，臣隨派侍衛雅爾疆阿、翼長官福等帶領弁兵，分投迎剿，鎗礮斃賊甚多；又各追趕五、六里，殺賊十餘名。看來，俱係脅從之徒，易於潰散。此時，賊黨勢孤，必將潛逃竄伏；臣現於府城沿山要隘處，加意堵禦。其沿海要口，已有李侍堯派到繪船官弁兵丁，在鹿耳門外往來巡邏，臣又派江寧將軍永慶、副都統博清額、總兵陸廷柱輪流前往稽查。並據臺灣道永福，多備小船，選派兵役率同廳縣佐雜，分路設立水卡；該道仍不時親往督拏。儻有賊匪竄至，定可立即擒獲，必不至有搶奪船隻逃入洋面之事。所辦似爲周密。至於東港一口，現在有兵駐劄，俾商販糧食得以往來。其有避難歸莊者，仍飭地方官隨時撫恤。再查南路鳳山一帶，踞莊抗拒從賊已久之人，未免畏罪不前。臣現飭令臺灣道永福，凡遠近莊民，除前經該道給發腰牌各安生理外，再行按莊愷切曉諭，概許輸誠復業。如果通莊俱係良民，以後或有賊黨入莊，卽令該莊人衆立刻拏解，併踪跡莊大田藏匿處所，共相擒獻，立予重賞。其查出負固不服之莊，計李侍堯調來內地兵一千名，亦將到營，臣臨時妥酌前往搜剿。至內山一帶，前已飭令臺灣縣知縣

王露差人賁札往諭番社，今再令該知縣仍遣熟諳番情之人，前赴各社諭令擒賊，許以獎賞，不致逆匪潛逸稽誅。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曰：常青奏到之摺，尙無取勝消息，不過接奉諭旨敷衍塞責，亦何顏爲此奏耶？看來常青一路，兵力本覺單弱，李侍堯由內地調往之兵，亦屬無多，又尙未到；而府城原有官兵，未免師老力疲，其氣已餒。今賊匪尙在郡城各門分路滋擾，青常此時應酌量情形，若有機可乘，自當帶兵將附近賊匪悉力搜捕；若自揣兵力不敷，仍應遵照前旨固守府城。現在福康安已攻克斗六門，並有攻破大里杙賊巢之信，逆首林爽文定可即日就擒。其南路賊匪聞北路官軍屢次克捷，自必聞風膽落；且經常青曉諭各莊民人，如遇賊黨入莊卽行擊解，並踪跡莊大田藏匿處所，共相擒獻，給予重賞。當此賊首潰竄之時，其餘黨羽日就解散，或其夥匪自謀生路，竟將莊大田縛獻，亦未可定。且逆首林爽文之次卽係莊大田，均爲渠魁首惡。卽日福康安擊擒林爽文後，斷無將莊大田竟置不辦之理。自應乘屢勝兵威，於北路賊匪搜剿淨盡後，前往南路與常青會合一處，併力剿捕，務將賊目莊大田及黨夥各要犯，悉數擊獲，方可謂之戡事。其洋面一帶，仍着常青嚴飭將弁實力巡緝，截其逃竄之路，勿令賊人得以奪船入海。現在常青處兵力不多，卽未能擊獲莊大田，朕亦不加之深責。若於海口要隘，不能督飭將弁嚴密巡訪、實力查緝，或致莊大田及他要犯得以由海路逃逸，令常青

自思伊當得何罪耶？本日，令軍機大臣提訊任承恩，據供：曾聞柴大紀操守平常，聲名狼籍，並不管束兵丁，任其遊蕩。上年十一月，柴大紀巡閱各營，本應由彰化至淡水等處查閱；因聞林爽文滋事，並不前往查辦，轉回至府城。後來林爽文攻擾府城時，聞柴大紀尙在城內；經永福催令打仗，始帶兵出城，在城外十餘里地方駐劄等語。與昨日德成所奏，大略相同，似無虛假。柴大紀種種劣蹟，德成在浙省尙有風聞，而任承恩於四十九年到提督任時，亦已聞其聲名狼籍、廢弛營伍；可見人言藉藉，已非一日。乃福康安、李侍堯含糊狗隱，卽治罪亦所應得。今經朕嚴行訓飭福康安、李侍堯，務將德成指出柴大紀各款及任承恩所供各情節，並此外尙有何劣蹟，一併據實查參，候朕裁酌。朕於福康安、李侍堯恩眷素優，今因此事竟不免煩勞朕心，爲朕所憎；然朕之憎伊二人，亦有輕重。福康安雖未將柴大紀實在款蹟指出參劾，但究已具摺陳奏；且福康安甫到臺灣，爲時未久，或未能訪查確實；又正值剿捕賊匪之際，無暇詳悉聲敘，尙可原諒；然已屬非是。至李侍堯調任閩浙總督已及一年，柴大紀種種劣蹟，久已物議沸騰，傳播鄰省。卽任承恩前在陸路提督任內，臺灣非其所轄，亦早有所聞；而李侍堯並無一字奏及。朕之待李侍堯恩施格外，乃伊如此瞻狗欺隱，實屬昧良負恩，無福承受優眷。此事，雖徐嗣曾亦係該省巡撫，未經具奏，但伊係漢人，平日信任亦非李侍堯可比；而李侍堯尙然如此，朕亦難怪徐嗣曾之不奏矣。着李侍堯卽將因何並不據屬參奏、有心狗隱之處

，明白廻奏。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四十九

十二月二十七日（庚申），福康安、海蘭察、恒瑞、鄂輝同奏言：二十二日大兵至水沙連山口，並無賊匪踪跡。臣福康安、鄂輝由山右搜入，海蘭察、恒瑞、普爾普由山左搜入。渡過大溪，見沙上車轍縱橫，必係賊人搬眷入山之路，遂率領巴圖魯侍衛章京等跟踪追趕；見賊匪千餘擁護車輛行走，山梁上另有數千屯割。官兵左右圍繞，鎗箭斃賊一百餘名；護車賊匪奔上山梁，有騎馬賊目一人執旂往來指揮，賊衆據險放鎗。當令廣東兵及屯練降番於蕉林、竹圍內攀緣先上，急欲生得賊目，訊問賊踪。海蘭察卽直前馳射，賊目腿中箭傷，登時就獲。詢係賊目蔣挺。巴圖魯侍衛等復趕殺賊衆二百餘名，山下賊眷車牛中礮驚逸，自相殘踏，死者不可勝計。詢據蔣挺供稱，林爽文已回大里杙巢穴。質之投出村民所言，亦屬相符。臣等伏思官兵攻剿，所向克捷，乘勢立搗賊巢，已如摧枯拉朽。途中若稍有需遲，轉恐使賊人從容修補。查水沙連山內逸賊雖多，祇係零星賊匪，不值深入窮追，致稽時日。况所帶兵丁祇此數千，未便逐處派留，致分全力。因撤調埔心、二林舊存之兵，移駐水沙連山口，臣等卽一面向大里杙進殺。沿途焚剿虎仔溪、萬丹莊、南投、北投等處賊莊甚多，不能悉數。二十四日申刻至平臺莊，距大里杙迤南五里，先商令海蘭察、恒瑞、普爾普帶同巴圖魯侍衛等往察看地勢情形。大里杙

東倚大山，南繞溪河，砌築土城，密排大礮，內設竹柵兩重，城外溝塹重壘，防守極爲謹密。臣福康安將所帶官兵、義民分布整齊，卽令海蘭察、恒瑞、鄂輝、普爾普率領巴圖魯侍衛等進至溪邊。賊人於城上施放大礮，不敢上前接仗；因溪河水勢正深。臣等馳馬先渡，較步兵行走疾速，賊人乘我兵尙未到齊，自城內擁出萬餘，三面圍裹，捨命前撲。巴圖魯等鎗箭如雨，廣東、廣西屯練兵丁亦卽趕到，爭先涉河攪殺一處，斃賊甚多。而賊人詭譎異常，屢敗不退；維時天色昏暮，卽令官兵在田塹溪邊分隊排開抵敵，擬於次日探明路徑，合圍堵截。並預飭各兵整齊行列，不可稍動聲色，靜俟賊來剿殺。移時果有賊匪潛來攻擾，見官兵屹立不動，鎗礮大震，旋即敗走。未逾數刻，又自沿溪分路抄截，撲至塹邊，有賊目一人擊鼓僱催，蜂擁前來，勢頗凶惡。賊目被我兵鎗斃，始稍退散。如此往返撲壓五、六次，官兵奮勇攻擊，此處賊匪竄回，彼處又復踵至。迨至丑刻，攻擾愈力，短兵相接，殺死賊目、賊匪數百名。臣福康安、海蘭察、恒瑞、鄂輝、普爾普往來督催，分投策應，自日暮直至次日黎明，官兵力戰一夜，痛殲賊衆，鎗箭均無虛發。而我兵受傷者不過數人。二十五日卯刻，派兵一面與賊接仗，臣等卽率同巴圖魯侍衛等，由賊巢西南、西北兩門分路進攻，一擁而入。殺死賊目張大、林素、林成、林快、江近、許三、江陳及不知姓名騎馬賊目二十餘名、賊衆二百餘名。生擒賊目劉懷清、林茂二名，另行解京審辦。隨將劉懷清嚴加訊問，跟究林爽文下落，據供：「林

爽文原思固守，見官兵長驅直入，軍威壯盛，料難抵敵，遂於夜間迎拒官兵時潛回城內，帶同眷屬由東首僻路進入大山等語。查林爽文本一無賴小民，肆爲大逆掠邑戕官，必當生擒解京，盡法處治。此次官兵進搗賊巢，附近莊民多被賊人裹去，無從細詢路徑。甫到大里杙，臣等即親往查看地勢，原擬籌畫攻圍，生擒首惡；無如連夜打仗，營壘未立，不及層層進逼，拏卡掘壕，林爽文卽已乘夜入山，潛踪延喘。當卽分派官兵入山，分投搜捕。其入山生番隘口，前令徐夢麟諭知屋鰲等社把守要隘。玆據該社頭人雅維思、畢岱等來營謁見，臣已面加慰諭賞賚，卽令前往大里杙東北內山搜拏逸匪。惟水沙連等社生番，在大里杙東南，向未與外社相通。現已尋覓熟諳番情之人，前往曉諭，加以重賞，令其一體堵截。復嚴飭各處海口，添派員弁實力稽查。林爽文已成釜底遊魂，斷不致稽誅漏網。其投出難民，臣已分委委員加意撫輯，無不歡欣鼓舞，歸莊安業。此次攻克大里杙，起獲大、小礮一百六十餘位，烏鎗二百三十餘桿，穀二千餘石、牛八百餘隻、旗幟刀矛不可勝計。惟銀錢等項，林爽文向係勒派各莊，隨時攢湊，是以並無存積。現將城堡平燬，房屋焚燒，鎗礮器械交彰化縣運往鹿仔港封貯；並將稻穀散給義民，作爲口糧；牛隻及零星衣物分賞官兵屯練。再，二十二日，賊匪七、八千攻圍大肚溪營盤，守備丁士偉及新投熟番奮力抵禦；舒亮親率兵丁義民前往接應，並令參領札拉芬、七十九等埋伏後路。舒亮親帶官兵與賊接仗，鎗箭斃賊甚多，賊匪等登時敗竄，退上

大肚山。追至半山，復有賊衆數千抄截後路；札拉芬等分投攻擊，共殺死賊匪四百餘名，擒拏活賊十二名；卽行正法。並據徐鼎士、徐夢麟稟稱：「分派官兵義民分作三路與護參將敏祿、護遊擊潘國材進剿猪高莊。賊匪數千迎拒，潘國材官兵三面被圍。經敏祿帶兵策應，朱龍章等奮勇擊賊，立時潰散。官兵焚燬賊莊七處，殺賊數百名」等語。茲於二十五日，舒亮及徐鼎士、徐夢麟由烏日莊、猪高莊兩路，至大里杙軍營會合。又查逆匪滋事以來，所過村莊無不被其擾害。而愚民無知，被賊人威脅附和順從者，在在皆是。如大里杙、牛欄山、菴古坑、大埔林、中林、南投、斗六門、鹿仔溪、烏日莊、田中央、猪高莊等處，爲賊首、賊目巢穴，屯聚日久，官兵從未進攻，是以相率附從。每遇攻掠地方，糾合動至數萬；約計諸羅、彰化兩縣，烏合賊衆不下數十萬人。荷蒙恩旨，凡脅從之人自行投出者，無論從賊與否，一概免其追究。自諸羅解圍後，附近村莊投出者，紛紛不絕。惟近山一帶道路未通，尙不能家喻戶曉。及大軍進搗賊巢，屢次克捷，居民等震懾兵威，不敢仍前抗拒。其藉隸漳州之人，自與賊首同鄉，尙深疑懼，男婦老幼逃入山中藏匿者，共有數萬戶。此項人數甚衆，誅之不可勝誅，若一嚴行查辦，恐堅其從逆之心，又益賊人黨羽。且臺灣械鬪成風，人情剽悍，聚衆一處，必致更滋事端，急應妥爲安撫，以定民心。現在，臣嚴密查察，訊明村莊戶口，逐名散給手票，斷不虞賊中頭目混入其中，稍有疎漏。數日內將難民全行招出，遣散歸農，內山賊勢愈孤，



不能復行煽動。至內山生番素不與外社相通，惟番社通事間往交易。林爽文滋事之初，即預爲逃竄地步，勾結生番往來稔熟，官兵進逼賊巢，一經敗竄，即入內山。臣已選派官兵，於進山隘口分投搜捕，並諭知屋鰲等十八社生番，協同堵截。其水沙連至大里杙山後一帶生番，從未歸化，林爽文必在該處潛藏，冀延殘喘。當此大兵屢捷之後，非不可直入番界，懾以兵威；但內山路徑崎嶇，林深箐密，向來人跡不到，軍行糧運跋涉維艱，與山外地方可以長驅深入者，情形實有不同。臣前日自元長莊進兵直至大里杙，晝夜趨行，沿途打仗，原因賊勢猖獗已久，利在速平。萬一延至春初，臺灣天氣炎熱，雨水連綿，辦理彌形棘手；是以乘新兵銳氣，奮勇直前。今賊巢已傾，惟首惡遁往番社，若不探明賊踪所至，仍前冒險輕進，恐構釁生番，海捕終難弋獲，欲速反遲，於事殊多未便。臣現已尋覓熟諳番情通事，前往剴切曉諭各社。該生番雖係化外之人，諭以利害，購以重賞，即可供我驅遣。如此四面布置，官兵番社協力搜拏，林爽文所往皆窮，斷不能遠颺漏網。至南路賊匪雖未全行解散，但賊巢業已掃平，自不能仍前肆擾。臣已屢次知會常青，令其相機剿撫，擒拏莊大田；如兵力不敷，仍應倍加慎重。一俟首逆就擒，臣即帶兵速驅南路。至撫恤難民事宜，臣已咨調內地官員前來臺灣幫辦。茲各莊投出者紛紛不絕，而內山逃竄難民爲數更多，務於撫恤之中，密寓稽查奸匪之意；較之尋常撫恤，尤應倍加周妥。其餘無業游民，又可於建城垣時，以工代賑，藉資口食。是撫恤

難民、估計城工，實爲此時要務；亟須預行籌畫。其清查叛產、搜拏賊犯家屬等事，頭緒繁多，亦關緊要。臬司李永祺人雖穩妥，一人實難兼顧。臺灣民情刁悍，當甫經平定之後，亦非一臬司及道府等所能彈壓，必須辦事精細大員，方可董率料理。撫臣徐嗣曾與臣會晤時，曾言臺灣軍務未竣，不敢安坐省城，情願赴軍營効力，稍贖罪戾。觀其情詞甚爲懇切。現在省城並無要務，湖南官兵計期已可過省，將來撤兵各項事宜，有李侍堯駐劄廈門泉州等處，足資經理，亦毋庸徐嗣曾在彼幫辦。應請令徐嗣曾速渡臺灣辦理各項事宜，悉心籌酌，可期妥協。惟查海洋風信靡常，難計時日，若俟奏摺廻後再行移會，未免稍遲；臣已於拜摺後，咨明該撫卽行起程，由蚶江徑渡鹿仔港。所有巡撫印務，卽交藩司伍拉納暫行兼護。再，臺灣逆匪滋事以來，地方官奮勉趨事，義民等踴躍急公，自應擇其尤爲出力者，酌加獎勵。臣到軍營後，留心察看，查有同知徐夢麟原在淡水一帶，同副將徐鼎士堵禦賊匪；徐鼎士本屬中材，從前來攻賊巢之策，卽係該丞籌畫；此次攻克豬高莊等處，該丞率領義民協同官兵打仗，尤爲勇往；且能熟悉番情，派令曉諭岸裏、屋鰲等社生、熟番衆，搜捕逸匪，辦理均能妥協。又知縣黃嘉訓於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運糧至臺灣，拏獲僞官劉志賢。旋因另案降調，經常青奏留署理諸羅縣知縣。該員現在護理理番同知印務，隨同普吉保督率兵民收復笨港；嗣經臣檄委搜捕西螺餘匪，及隨往元長剿賊，實爲勤幹能事。臣已令徐夢麟戴用花翎，以示鼓勵；且使番人

瞻視，呼應更靈。其黃嘉訓一員，核其勞績，本應一體賞給；但究係降調人員，未免過優。仰懇先行賞與同知職銜，如果能始終奮勉，再行請旨。至義民守備職銜武舉黃奠邦捐貲招集義民，固守諸羅；千總職銜林湊率領義民在鹿仔港實力堵禦賊匪，此次大兵進剿，該義民首等偵探賊情，打仗殺賊，實屬奮勇可嘉。臣均已賞給藍翎，面加獎諭。其餘各處義民首等，有捐貲辦公、保莊拒賊及奉委招集義民者，容俟逐一查明，另行分別具奏。又林爽文逃逸入山，經臣等分派官兵搜捕，並面諭屋鰲等社生番在內山分投堵截；令於搜過之處，在山頂舉放烟火爲號。連日見大里杙東北及東面山上烟焰甚多。初一日，有獅子沙里心生番社長劉阿里帶領生番頭人、社番三十六名來營稟稱，業已帶領番衆在山內遍搜，並無賊匪踪跡。該生番等踴躍急公，甚爲恭順，臣已面加曉諭，賞以銀牌、烟、布等物，仍令入山搜捕。頃復探聞近山阿罩霧、平林仔地方，現有多人聚集。即行派兵前往，查係被賊裹去難民；而平林仔祇存空莊，並無民人居住。當將難民等招出歸莊。並搜出零星逸賊一百二十三名，嚴審實非賊目，亦不知林爽文去向；訊明後，俱已即行正法。查彰化、諸羅兩縣地方，東倚大山；內一層重巒疊嶂，皆係生番居住；外一層與生番隘口地勢交錯，多有民人墾種埔地。如大坪頂、集集埔、平林仔、鯽魚頭、八仙頂等處，村落相望，道路甚屬叢雜。該處地近內山，藏奸最易；又有逃往難民數萬餘戶。林爽文雖勢窮力竭，遁跡遠颺，未必復思煽聚。惟有一面加意招徠，散其黨

羽；一面曉諭賊中頭目，令其自行擒獻，贖罪立功。查有賊目杜敷、陳泮二人與生番最熟，見官兵勢盛，俱有自行投出之信。臣已遣素與杜敷、陳泮等相識之人，前往剴切曉諭，貸其一死；如果能將林爽文及家屬等全行縛獻，再加優賞。諒此烏合匪徒，原無恩信，見利相圖，勢所必至。惟林爽文逃入番社，尙無實在下落。連日以來，招撫難民又不下二萬餘人，擇其明白誠實者，隔別訊問。或云林爽文由火焰山直入番社，或云集集埔、大坪頂等處有賊人據險潛聚。傳聞均各不同。一俟訪得確音，如林爽文復由番社潛赴大坪頂等處，臣等卽行帶兵前往跟踪追捕。現在貴州官兵陸續到營者，已有一千四百餘名，其餘不日亦可到全。湖南官兵尙無到鹿仔港之信，自因風信不順，未得放洋。此時賊勢雖衰，而山內賊匪尙未搜剿淨盡，南路遺孽亦須兵力掃除，未便將楚省兵丁遽行停止。若日內林爽文、莊大田全行就獲，鳳山一帶俱已肅清，再行飛咨李侍堯停其配渡，以省煩擾。至閩、粵二省續行備調兵丁，臣已咨明李侍堯、孫士毅毋庸挑備；並令傳知各營，以定人心。再，前獲賊目蔣挺、劉懷清、林茂三名，因劉懷清患病頗重，蔣挺箭傷未愈，未卽起解。今又搜獲賊目何從龍一犯，訊係經管賊人確賬，不肯認供受過僞職，亦應解京審辦。臣已將蔣挺、劉懷清、林茂、何從龍四犯，一併交待衛額爾登保，帶同廣西綠營官弁並兵丁二十名，今於本月初四日押解起程。一面飛咨李侍堯及沿途督撫遴選員弁兵丁小心解送。並面諭額爾登保，如劉懷清病勢加重不能到京，卽於途

中正法，不使倖逃顯戮。又，諸羅、淡水等處，民情漸已寧謐；被脅之吳天等俱赴梁朝桂軍營投到，情願招撫村民贖罪。連日以來，鹿仔草拏獲賊匪涂同等四名；諸羅拏獲賊匪林鑿等八名；淡水拏獲賊匪劉雙慶等四名。臣已飭行梁朝桂，訊明吳天等實係被脅良民，免其追究，飭諭歸莊。仍行分遣委員設法招徠安輯。其各處搜獲賊匪，除審係賊目即解赴軍營嚴訊外，餘犯俱在各該處即行正法。又，義民首廩生王維清情願赴鳳山地方，招出被脅村民，保莊拒賊。生員劉宗榮熟諳中路番情，遣令曉諭生番堵截逸匪。旋經義民李光藝帶同來營，臣面加詢問，大武壠山後，即係內攸八社生番，俱與劉宗榮稔熟，派往曉諭，自可得力。查莊大田在南路一帶滋擾，與林爽文狼狽爲奸，互相響應。頃接常青札會，亦稱府城附近賊匪雖多，而民間聞北路官兵屢次得勝，人心較前甚爲安定。是現在南路賊勢已孤，而莊大田所住之大武壠地方，逼近內山，不可不預防竄逸。臣已遣王維清前往鳳山，曉諭村民；並令劉宗榮即赴內攸番社，堵截莊大田入山之路，不使遠颺漏網。再，知府楊廷理原帶義民在三坎店駐劄，茲於道通後前來軍營。查府城防守事宜，現有道員永福等在彼，足資料理，臣已令該府隨營辦理糧餉、撫恤事宜。又賊目陶烏帶領賊匪五百餘人投出，泣請出力贖罪，應免其追究。若果能立功自効，再當照莊錫舍之例，酌加獎賞，以廣招徠。

同日，常青奏言：前派守備莊錫舍隨同副將丁朝雄前赴東港剿捕，其時廣東莊義民

不與會合；臣遵旨曉諭，嗣後總宜奮力抒忠，協同剿賊，不必心存岐視。不日，泉、粵等莊，且有欽頌匾額，用嘉義勇。該義民等盡皆感激，鼓舞歡忭異常。當有粵莊義民募集二千餘人，暫時不能來府，恐賊人侵擾該莊。臣以東港駐兵無多，諭令該莊選撥壯健，前赴東港協助守禦。該港雖近南仔坑等處賊巢，現可固守無虞。至府城營盤，臣內外稽察，加意嚴防。近日，北路賊首潰敗，南路賊夥聞風震懾，各處潛竄，覓食偷生，時伏時出。十一月三十日，又有匪衆一、二千來擾營盤。當經派撥官兵迎剿，計鎗礮擊斃並追殺者，共百餘人，餘皆奔散。茲准李侍堯添派督撫等標兵一千名，陸續來臺，尙未到齊。府城一帶，更足堵剿。再經東港獲賊吳豹一名，據臺灣府訊非賊目，已於十月內正法。均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曰：生番頑獷性成，貪利而無信；福康安當大兵攻克賊巢、聲勢百倍、逆首窮竄之際，正當趁此兵威，及鋒而用，卽勒兵直壓生番地界，諭以禍福。則生番等震懾兵威，貪得獎賞，自必將林爽文卽時獻出，實爲此事緊要機宜。從來用兵之道，惟以威勝。歷觀前史，禦敵之道，無不全資兵力。卽至講和、修好、納降，亦必陳師壓壘，使敵人畏威懾伏，然後盟約可堅，操縱自我。卽如近來擒獲燕起一事，前者燕起已爲布魯特、葉爾禮拜所獲，因彼時見無官兵，遂仍將燕起釋放；此次老格帶領官兵前往，直壓要隘，始據布魯特部落將伊擒獻。可見兵力強盛，

辦理易於完事；此卽近事之明證。福康安寧未之知，何以擒拏林爽文轉不乘得勝兵威，鎮攝番衆？今祇差人曉諭生番，懸立重賞；則生番等惟利是視，設林爽文窮竄該處，將所掠財帛廣爲賄結，較懸賞之數更多；生番等利其重賂，或竟將林爽文私行藏匿，不肯擒獻，福康安等豈將委之不辦？且現據福康安所奏，招集番社，止有屋鰲等十六社。其水沙連等二十四社外，尙有無數社番，若皆購線往招，設生番等私將林爽文放逸，而以逃往他社藉口，此數十番社中互相推卸，既不能不予重賞，又仍不能藉生番之力擒獲賊首，有何裨益？豈有官兵在往久住，經年累歲候其縛獻之理？且似此展轉稽延，倘林爽文暗中勾結，復從內山潛行煽惑，別滋事端，豈不更費兵力。若生番等受其賄賂，捏稱已死，亦將信其誑詐，遽爲完事乎？總之，福康安等剿捕賊匪，雖已攻破巢穴，尙未足爲功。此案逆首林爽文罪大惡極，爲覆載所不容，豈可任其漏網稽誅？必須將首逆生擒解京，盡法處治，方可謂之蕝事。前曾有旨令福康安等於剿捕完竣，善後事宜交常青等接辦；福康安、海蘭察等明春趕赴天津，加以宴賞。今首逆林爽文尙在潛匿，搜捕不免多需時日；計明歲巡幸天津時，福康安等斷不能趕赴行在，竟毋庸遵照前旨急於前來。如將逆首林爽文拏獲，卽令海蘭察押帶先行進京；福康安於擒獲賊首廓清北路後，仍當統領官兵馳赴南路，會合常青將賊目莊大田及黨夥各要犯悉數擒拏，掃除餘孽，收復鳳山；將一切善後事宜酌定章程，再行起程回京，亦未爲遲。至福康安等摺內稱，將擒獲

賊目四犯派侍衛額爾登保押解進京審訊一節，尤屬無謂。此案，總以林爽文、莊大田爲渠魁首惡，一經拏獲，自應迅速解京；若此等賊目並非要犯，有何究訊之處；何必派令額爾登保解送？況現值搜拏逆首之時，正須巴圖魯等在彼奮力進捕，乃令其解送此等無關緊要之犯，該處豈不轉少一奮勇得力之人。今既已起程，即令其迅速押解來京，以備詢問一切。此後，如拏獲林爽文、莊大田，應於海蘭察、鄂輝二人內酌定一人，押帶前來。其餘並非首逆正犯，止須審明後，即在該處正法；毋庸派員解送，以省煩擾。至恒瑞前已有旨革去將軍，並屢諭福康安切實查明參奏，令其自備資斧，回京候旨。今福康安不但不將恒瑞據實劾參令其回京，轉於屢次摺內將恒瑞列名在鄂輝之前；並於聲叙打仗之處，屢將恒瑞露名，以見其出力，爲恒瑞免罪見功地步。看來，竟係瞻顧親戚，有心爲之開釋，非曰愛之，其實害之矣。福康安不應如此，着傳諭嚴行申飭，並着卽飭令恒瑞來京候旨，無庸留於軍營，以免瞻顧。又此時逆首林爽文尚在潛逃，內山地方路徑叢雜，貴州、湖南之兵皆係生力，素稱趨捷，正可資其搜捕；現已陸續渡洋前抵軍營，自毋庸停止也。至柴大紀，如祇係小有侵漁，私圖肥橐，此等劣蹟臺灣文武官吏皆所不免。朕於他人尙不加深究，況柴大紀係有功之人！今柴大紀廢弛營伍，甚至弛令兵丁渡回內地貿易牟利，以致存營兵少；而於賊匪起事之初，柴大紀正值巡閱各營，並不即時前往查辦，轉回至府城；及賊匪距城三十餘里，尙不思帶兵出城剿捕。此三事，是柴大



紀最重之案。是賊匪日漸猖獗、蔓延滋擾，竟由柴大紀釀成；則伊雖有守城之功，而其激變貽誤之罪，斷難輕貸；將伊按例正法，亦所應得。即將來核辦時，念其不肯出城一節，尙堪憐憫；亦祇可如黃仕簡、任承恩貸其一死。而於朝審勾到時，仍應綁赴市曹，以示懲儆，斷不能置之不辦，顛預了事。福康安、李侍堯如查明柴大紀款蹟屬實，卽嚴行參奏；降旨拏問，送京治罪。又，常青接奉諭旨，敷衍陳奏，並未能帶兵剿殺匪黨、擒拏賊目。現在福康安已將賊匪巢穴攻克，軍威丕振，常青正宜督兵進剿，肅清南路；乃摺內所奏情形，僅能自守，殊覺無謂。常青既不能帶兵奮剿，竟當固守府城，於各海口嚴密巡防，預截賊人逃竄之路；此事卽專交常青辦理。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徐嗣曾曰：徐嗣曾本係漢員，由科甲出身。朕因其辦理地方事務，尙能循分妥協，是以擢用巡撫。朕平日信任委用，原非若福康安、李侍堯可比。但以柴大紀如此款蹟昭然，在浙江既有聲聞，福建自更有物議；徐嗣曾豈毫無聞見？着該撫卽將柴大紀各款蹟詳細查明確實，並此外有無別項劣蹟，一併據實參奏。該撫已往之咎，朕已不加深究，今經特旨詢問，若再有徇隱之處，則是自取重戾，恐不能再邀曲貸。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琅玕曰：柴大紀種種款蹟，德成自浙江回京傳聞，既有確據，琅玕身膺巡撫，於柴大紀鄉評輿論，豈竟毫無風聞？且該撫身係覺羅，尤非他人可比。閩、浙本屬毗連，聲息相通，一有外邊議論，卽當據實奏聞方爲不負任使，何以竟未奏及

？着琅玕將因何不奏之處，明白廻奏。

上又諭內閣曰：現在臺灣剿捕事宜，尅日獻功；所有一切善後事宜，俱須大員籌辦。徐嗣曾現在省城並無要務，卽湖南官兵計期已可料理過省，而廈門、泉州一帶、有李侍堯在彼駐劄，足資經理。徐嗣曾計此時已前赴臺灣。着將撫恤難民、估計城工及清查叛產、搜拏賊屬等事，悉心籌辦，務期妥協。所有巡撫印務，着伍拉納暫行護理。

二十八日（辛酉），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曰：福康安等頓兵大里杙，欲待生番將逆首自行擒獻，實屬過於持重。且據福康安奏稱，面諭屋鰲等社生番，內山分投堵截，令於搜過之處，在山頂放烟爲號。連日見大里杙東北及東面山上烟焰甚多等語。所辦亦未妥協。生番等於搜過地方舉放烟火爲號，有何辨別？福康安所見烟焰，安知非林爽文所放？是此種號記，仍屬有名無實。福康安等當官兵直搗巢穴、銳氣方盛時，卽令一鼓作氣，直抵番境、擒拏賊首；則官兵等乘此全勝之勢，踴躍直前，自無難將賊首卽時擒獲。今頓兵不進，則將士等屢勝之後，一經歇息，未免心存散懈；再令其鼓勇奮振，其銳氣必不如前，豈能得力。福康安等自應親統大兵直壓番境，並聲言官兵卽日入山搜捕。一面遣人前往曉諭，以林爽文現在逃入內山，官兵不難直入分路搜捕；特以生番等俱係無罪之人，若官兵卽往搜山，恐致蹂躪擾累，是以稍緩進兵，先行曉諭。該生番等若能將逆首林爽文擒獻，卽當予以重賞；倘助逆黨惡私行藏匿，並不卽時獻出，天兵一到

，四路剿捕，生番等必致同罹誅戮。如此明白曉示，諭以禍福，俾生番等既貪得重賞，復震懾兵威，自必將逆首擒獻，可期迅速完事。若似此瞻顧遲徊，此等頑曠生番不知禮法，官軍久駐，何日始能將賊首拏獲耶？至福康安此時惟當專以擒拏逆首爲要務；其柴大紀種種劣蹟，不妨從緩查辦。柴大紀如果有實在款蹟，一經查訪無難得實；若查辦太急，或致柴大紀聞知畏罪自戕，轉似福康安忌其有功，有心逼迫，豈不使造言生事之人，妄生議論；以爲屈害有功之人耶！福康安惟當熟籌妥辦。

二十九日（壬戌），李侍堯奏言：本月十二日，侍衛和隆武、額爾登保等押解陣獲之逆犯林茂等四名進京，自鹿仔港放洋，因風駛至廈門登岸。詢知福康安破大里杙後，本月初五日移營水沙連地方，有賊目陳泮前來投誠，並將妻子入質，自願帶同生番，限初八日以內擒拏林爽文來獻。福康安擬以一得林爽文後，即從嘉義縣至郡城一帶，安撫民番，剿洗餘賊等語。查賊目中向聞有陳泮、吳領二人，爲逆爽保守大里杙、虎仔坑等處，最稱驍悍；如果陳泮情願擒逆贖罪，看來自必可成。兼以南北道路已通，是賊匪多已潰散，逆首一擒，即勢如破竹，剿撫並用，且夕可以竣事。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曰：賊目陳泮向助林爽文爲逆，固屬黨惡不法；今自謀生路到營投誠，若能將逆首林爽文即時擒獻，以完此案，將來查辦逆黨時，陳泮尚可寬一綫，免其死罪。但不可仍留臺灣，應酌量發遣新疆。陳泮與林爽文同惡相濟，

必知林爽文逃竄踪跡；今既請限擒獻，自必易於拏獲，正當加以撫諭，令其急思自効，以圖免罪。至陳泮向與吳領同在斗六門、虎仔坑一帶，助逆首保護巢穴，屢出滋擾；看其光景，似在莊大田之次。現在陳泮已經投誠懇請自効，而吳領尙未有下落；福康安務須嚴訪踪跡，將吳領一併拏獲，不可令其漏網。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五十

〔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四日（丁卯），上諭內閣曰：上年臺灣辦理軍務，漳、泉等府屬應付浙、閩滿漢官兵及四川、湖南、貴州各兵，兼之糧餉、軍裝、鉛藥等項絡繹過境，差務甚繁，資用民力之處最多。茲屆春祺普錫之時，大功即日告竣，自宜特沛殊恩，以示優卹。所有泉州府之晉江、惠安、同安，漳州府之龍溪、漳浦、海澄、詔安等八縣，本年應徵錢糧，着加恩蠲免十分之三。其浦城、崇安、〔建陽〕、建安、甌寧、南平、古田、閩縣、侯官、福清、莆田、仙游等十二縣應徵錢糧，着蠲免十分之二。至福鼎、霞浦、福安、寧德、羅源、連江、光澤等七縣，所有應徵錢糧，着緩至五十四年麥熟後徵收。俾小民均沾渥澤，以副朕惠愛黎元有加無已之至意。

上又諭內閣曰：現在臺灣府、廳、縣應行改建城垣；德成於工程事務，素爲熟諳，着卽馳驛速赴臺灣，會同徐嗣曾將該處應辦城工，悉心估勘。

同日，孫士毅奏言：十二月二十二日船戶進口傳稱，福康安帶兵搜山，分派將弁各路齊進，已於十二月初十日前，將首逆林爽文擒獲。且稱十月間，賊匪數萬，日夜環攻諸羅。元長莊等處營盤，見賊勢利害，不敢帶兵前進。幸將軍福康安痛剿賊匪，殺進諸羅，道旁百姓慶幸更生，喜極而泣；將軍也在馬上墮淚，各等語。與臣前此所聞無異，

其言似確。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孫士毅曰：前據李侍堯奏，聞得賊目陳泮懇請限於十二月初八日以前，將林爽文獻出。日內盼望福康安奏報擒獲逆首之信，正深懸注。今據孫士毅詢問進口船戶，有十二月初十日前，生擒首逆林爽文之語。此信得自洋面往來商客，自屬確實。計福康安奏報之摺，自己在途，不過日內即可奏到實信。至摺內稱賊匪攻擾諸羅時，元長莊等處營盤見賊勢利害，不敢帶兵前進，自屬輿情公論。又稱福康安一到，即親身統兵痛剿賊匪，殺進諸羅。福康安進縣城時，見百姓跪迎，在馬上爲之墮淚，自係該處百姓被圍日久，慶得更生；福康安目擊情形，爲之惻惻。真是乃心國家之良臣，與朕同心！至元長莊等處營盤，見賊勢利害，不敢輕進；自係恒瑞、普吉保二人，畏葸觀望，其咎均難解免。着福康安將恒瑞、普吉保二人罪狀，分別輕重、據實具奏。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徐嗣曾曰：臺灣賊匪滋事不法，現經福康安等攻破賊巢，擒拏逆首。該處各村莊投出難民甚多，急應撫綏稽察。其義民鄉勇亦應安插歸莊。徐嗣曾到臺灣後，務須與福康安悉心籌酌，勉力妥辦，俾該處民人共臻寧謐，不致失所。至臺灣府、廳、縣現需改建城垣，工程較大，非司員所能經理。德成於工程事務，素爲熟諳，已降旨令其馳驛前赴臺灣，詳悉勘估。該撫務須會同妥辦，籌估周密，以期工歸實際，帑不虛糜，一勞永逸，方爲妥善。

初九日（壬申），福康安、海蘭察、鄂輝同奏言：前聞林爽文家屬潛匿水裏番社，即遣義民首職員楊振文、舉人曾大源曉諭社丁杜敷，令其擒獻。茲於初十日復遣帶領義民之教諭郭廷筠，帶同投出賊目黃寬、黃翰、陳講前往設法擒拏。十二日，據杜敷令其弟杜朗同黃寬等來營稟稱，杜敷曉諭生番：將林爽文家屬拘留，恐其畏罪自戕，不便遽行擒縛；定於十三日誘令出山逃命，官兵即可拏獲等語。臣查水裏番社至大營七十餘里，山徑甚屬叢雜，林爽文現在潛匿內山，若聞知家屬被拏，竟在中途邀奪，杜敷等人數無多，恐難抵禦。即派令副將張芝元、參將吳宗茂、遊擊王宣、守備鄭元楮、馬大雄帶領漢土兵丁一千名，直往番社；一面曉諭生番，毋庸驚懼。十三日黎明，張芝元等進入內山約二三十里，遇見杜敷帶同生番百餘人，將林爽文之父林勸、母林曾氏、弟林壘、妻林黃氏在途中圍守；官兵到後，即行按名拏獲。恐賊黨仇恨杜敷，害其家屬，仍令帶領生番入山，自行護衛；並令探訪林爽文潛逃踪跡。臣等即將林勸等隔別嚴訊，跟究林爽文下落。據林勸供：『二十四日夜間，林爽文自大里杙潛逃，從火焰山後番社行走，他就往集集埔，把我們留在水裏社居住。這十餘日總未見他，不知逃往那裏去了』等語。質之林黃氏、林壘，供亦相符。而林曾氏尤屬狡悍，不肯吐實。因係應行解京要犯，不便刑訊，設法開導，方能錄取實供。又拏獲僞軍師僧悟天訊問，復供稱林爽文大約逃在柵欄山後一帶地方藏匿。供詞亦屬游移，未可憑信。適有賊目阮和、陳泮、歐旅等帶

同眷屬，自行投出。該賊目等均係有名頭目，既已悔罪歸誠，即可令其立功自効。臣隨面加開導，留其家屬在營，發給執照，仍令扮作賊黨入山竄探。一俟得有確信，即行帶兵前往。現在賊首東西奔竄，黨羽離心，賊目人等皆思自行投出，逃匿者亦多被官兵擊獲。並據撫輯村莊各員稟報，被脅民人歸莊者，已有數萬。看來，賊勢窮蹙已甚，不過恃其地勢險僻，勾結生番，得以苟延殘喘；祇須嚴防隘口，杜其出山之路，一面招致生番協同堵截。縱使弋獲稍遲數日，亦不致漏網稽誅。再，職員楊振文、舉人曾大源，世居彰化；去年賊匪滋擾時，屢遣賊黨招致，該職員等深知大義，不肯從賊，棄家避至泉州。臣在大擔門候風時，詢訪熟識臺灣情形之人，即將該職員等帶赴鹿仔港，招募義民隨軍進剿。此次購線杜敷擒獲賊眷，不辭艱險前往番社曉諭，尤爲出力。而曾大源又曾經遵檄帶領義民，隨同舒亮在大肚溪等處打仗，均屬奮勉可嘉。楊振文係捐納四品職銜；加銜未免過優，現已賞戴花翎，以示鼓勵。曾大源係文舉人出身，年齒尙輕，予以知縣實缺，恐其不諳民社；觀其人尙明白，文理亦優，臺灣風俗以得授京職爲榮，可否將該舉人以內閣中書補用？至杜敷招致生番拘拏賊眷，亦屬出力，已賞給千總職銜。所有出力辦事及生番人等，俱已查明從優獎賞。其林爽文家眷同陸續拏獲賊目蕭悟天、賴應、劉天錫、林良、林順、林祖、胡真、沈定、劉德等，現在研取確供，另行選派妥員解京辦理。再查臺灣地方本無土著，以全郡而論，漳、泉、廣東三處民人居其大半；



而福州、汀州、興化等府民人寄籍者亦多。除郡城、縣城及港口、鎮、集各處，俱爲五方雜處之區。其餘村莊，原係自分籍貫，各爲一莊居住。惟因閩莊、粵莊，彼此交錯，田業毗連，遂有構釁相爭之事。如能將漳、泉、廣東村莊酌爲遷徙，各分界址，使其相離較遠，固可以稍杜爭端；但南北兩路地方寬廣，處處清釐，廬舍田產皆須互相易換；房間之多寡，田畝之腴瘠，既難適得其平，而派往查辦各員又不能不假手胥吏辦理，稍有未妥，轉恐紛爭滋事。若令義民仍守世業，查明與賊匪同莊之人，卽行遷徙，又屬難於區別。蓋臺灣鬪狠成風，又因賊匪蔓延日久，愚民畏其兇橫，心懷兩端。雖漳民中未嘗無向義之人，而泉州、廣東各莊附賊者，亦復不少。除山猪毛、蕭壠、學稼等處，始終通莊拒賊外，其餘一莊之中，或充義民，或爲賊黨，甚至有父兄現係義民，子弟復去而從賊；奸良相雜，實屬不齊。卽如諸羅受困時，賊匪內間有潛賣糧食接濟城中之人，而義民被賊裹去者，又復中道從賊。此等情形，可爲明證。現在被脅投出之人，俱已幸獲更生，歸莊安業。倘於民心甫定之後，復行紛紛查辦，概令離析，勢有所難。詳察情形，漳、泉、廣東民人，各分氣類，固屬風俗不純；而閩粵各莊，彼此隣近，卽偶有爲匪之事，不能合成一氣，轉可互相舉首。且民風之淳薄，原無一定，全視吏治爲轉移。從前地方官撫輯不得其宜，惟知貪圖安逸，諸事廢弛；甚或遇有械鬪重案，意爲出入，從中取利，奸民等全無懼，日久遂釀成大案。將來，賊匪蕩平之後，若府、縣皆得

其人，痛改積習，於民間結會聚鬪之事，有犯必懲，秉公辦理、嚴加約束，自不致別滋事端。再舊例，內地民人至臺灣，不准攜帶眷屬，止許隻身居住耕種。今內地攜眷出口者，未聞稽查禁止。因何開此例禁，自有舊案可稽，已飭該道、府確切查明，另行覆奏。臣查海洋重地，禁止搬眷居住，使民人顧戀室家，不敢恣意爲非，舊例原屬妥善。但臣經過各處村莊，民人等俱有眷屬，而查點投出難民，婦女幼孩尤多。該民人等居住臺灣，已歷數世，勢不能令其仍回內地。若僅申明往例，止許隻身出口，民人等一到臺灣，仍可置立家室；例禁雖嚴，亦屬有名無實。至臺灣地方寬廣，奸宄易滋。臣所到諸羅、彰化兩縣，地界已極遼濶；卽如現在進兵劄營之地，不但從前剿賊官兵不能搜捕至此，卽地方官亦未嘗親身經歷。居民等恃其險遠，恣爲不軌，遂致無所顧忌。自應酌添丞倅將弁，以資彈壓。臣原擬於事定後，將全郡地方，自鳳山至淡水，逐處詳加查看；將如何建立城池、營汛，添設官弁兵丁之處，歸入善後事宜妥議，以期一勞永逸，綏靖海疆。斷不敢因念切瞻依，稍存草率了事之見。至海蘭察及巴圖魯侍衛等，自應於事竣後，先令起程。但臺灣地方廣濶，民情反側難安，必須威望素著大臣帶領巴圖魯等分投巡察，方足以資彈壓。應俟民情大定，將善後事宜酌籌妥協，交與鄂輝、徐嗣曾從容妥辦，臣再同海蘭察等起程回京。所有貴州、廣東、廣西屯練兵丁，最爲勇壯出力，自當酌留數千，以爲鎮撫之用。第向來軍營撤兵先後，總以道路遠近爲準，今將川、黔遠省及

隣省兵丁酌留，竊恐閩省各兵未免稍存形迹。事竣時，酌量情形，如無需多兵鎮撫，卽令廣東、廣西兵丁，一併撤回。並通行曉諭各營，閩、粵官兵隨征一載，久著勤勞，與川、黔各兵甫到臺灣者不同，自應先行撤回，以示體卹。如此明白宣諭，歸伍者咸知感悅。而所留皆係勇健兵丁，臣得藉資指臂，不致虛糜廩給，實於公務有裨。再，十二月初一、初六等日，賊匪攻擾蔬豆、茅港尾等處，經遊擊黃象新擊退，殺死賊目徐英，打傷賊目陳聘，殺賊二百七十餘名。初九、十二、十三等日，梁朝桂帶兵巡哨至蔬豆莊等處遇賊，均經官兵殺退。十四日，復有賊匪四千餘人，分擾蔬豆、茅港尾，官兵奮勇剿殺，鎗礮打死賊匪甚多，奪獲鉛藥器械無算。又烏什哈達探聞大武壠賊匪千餘人，在大客莊地方搭寮居住，隨於初五日進剿。鄭國卿遣都司吳壯圖領兵接應過河，直冲賊隊，賊卽沿山敗走，官兵追過山梁十餘里，焚燒草寮二百餘間，殺賊三十餘名，割取耳記二十八件。十一日，復帶兵前往，分路進剿，見賊匪在山內分隊排列，施放鎗礮；官兵奮勇進攻，殺死賊匪百餘名，割取耳記三十三件，奪獲刀矛十七件。查蔬豆莊、大武壠等處，均係通往郡城要路；南路賊匪當賊勢潰敗之餘，尙敢聚衆滋擾，實堪痛恨。然不過烏合匪衆，時出時沒，亦不致復行梗阻道路。除檄行梁朝桂、烏什哈達分投堵剿，一俟擊獲首逆，大兵南下，無難盡數殲除。至鹿仔草一帶村莊，節據鄭國卿稟報，投出難民俱已歸莊，修葺房屋，整理田園，民情極爲寧謐。又查臺灣各處義民，多係紳衿舖戶

等招集，亦有由地方官衙門招募充當者。每日口糧，或係義民首捐資備辦，或係官爲給發，各有不同。自逆匪滋事以來，府城、諸羅、鹿仔港等處，久被攻擾，得以固守無虞，實藉該義民之力。臣到軍營時，卽行普加賞賚，並將義民首黃奠邦、林湊奏明賞戴藍翎。其山猪毛義民首舉人曾中立，最爲奮勉出力，前已寄諭獎勵，並令帶領粵民相機堵剿，俟大軍至南路時，再行從優獎賞。此外，隨同官兵打仗及倡義急公捐助軍需之義民等，如何分別獎賞之處，俟逐一查明，另摺具奏。其有通莊拒賊始終不懈者，請照効忠里、懷忠里之例，官給匾額，以示勸勵。再，此項義民，從前因賊勢鴟張，不得不多爲招集，多增一千鄉勇，卽減去一千賊夥。是以人數衆多，不能逐一揀擇；用以防守地方，尙屬奮勉；而打仗進攻，究因未經訓練，若無官軍帶領，亦不能十分得力。臣自進兵以來，留心察看，惟內地帶來義民奮勇可恃；其次則黃奠邦、林湊、張源勲、鄭天球名下義民，尙能打仗殺賊；此外義民，僅可稍助官軍聲勢，不能獨當一隊。現在北路賊匪將次蕩平，無須多人防守；所有諸羅、鹿仔港、元長莊等處官給口糧義民，臣已大加裁減，以省煩費。並諭知各義民等散遣歸農之後，器械均無所用，卽令其逐件繳銷，量爲給賞。所有繳出器械，發交地方官改鑄農器，查明失業貧民散給，蔗農得資耕種，而民間亦不致私藏軍械，似屬一舉兩得。將來剿平南路，亦卽一體辦理。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海蘭察、鄂輝、李侍堯曰：連日以來，盼望擒獲逆首之

信，甚爲焦切。茲接到奏報，祇係拏獲林爽文父母家屬，未足爲快。且摺內稱林爽文家屬潛匿水裏番社，福康安等遣義民社丁令其擒獻，曾經繕摺具奏之處，此摺亦尙未遞到；而本日摺內亦未詳細聲叙，殊未明晰。此等逆首親屬，均係罪不容誅，今業經擒獲，自應解京辦理。但林爽文罪惡貫盈，性同梟獍，既不知尊君親上，豈復顧其父母家屬。現雖將伊全家拏獲，而林爽文尙未就擒，自仍在各番社潛藏，希圖奔竄他處。林爽文係首惡渠魁，若不生擒解京，盡法處治，何以彰憲典，而快人心！福康安等在大里杙、水沙連等處駐劄，惟招致番社懸示重賞、令其擒拏，實屬過於持重。況現在所帶巴圖魯等及官兵內之四川屯練、貴州等省兵丁，最爲驍健，於登山履險，更屬趨捷。如林爽文逃入內山，生番等竟敢將伊潛匿，何難勒兵直入內山，分路搜捕。生番等見官兵已入番境，益加震懾，豈有不爭先擒獻之理。且據福康安奏，南路蔬豆、茅港尾等處，俱有賊匪數千攻擾；又大武壠有賊匪千餘搭寮居住，是郡城道路雖已開通，而該處賊匪尙在窺伺滋擾，實屬可恨可惡。此等賊匪，必係莊大田夥黨，現在常青在府駐守，兵力不多，未必能肅清南路。福康安等既經攻克賊巢，正當乘勝深入，速將林爽文尅期拏獲，即移兵南路搜捕莊大田，殲除逆黨，自成破竹之勢。若似此曠日持久，安知非林爽文潛匿不出，思欲於北路牽綴官兵，仍令其夥黨在南路肆擾？即現在番社等擒拏林爽文家屬，或亦係藉此搪塞，以爲緩兵之計，仍私將林爽文放逸，令其潛行逃竄。設林爽文又從內山逃往

南路與莊大田會合，狼狽爲奸，復行煽聚，更復成何事體耶！至漳、泉、廣東民人，前原有酌令分莊居住之旨，既而思之，其事似屬難行。其禁止攜眷一節，亦因舊有成例，是以詢及。但臺灣地方戶口甚繁，卽內地民人不准其攜眷前往，而民人到彼後，卽在臺灣另置家室，亦難禁止。此等事，祇須於剿捕完竣後，將是否可行之處，歸入善後酌量妥辦；今林爽文尙未就擒，何暇辦理及此。至現在臺灣官兵爲數甚多，足資搜剿堵截之用，又何須該處義民幫助聲勢。福康安等功在垂成，轉心存懈弛，試令福康安等自思，受朕如此重恩，乃並不出力自効，豈以朕有賞而無罰耶？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劉峩、長麟、李世傑、閔鶚元、琅玕、李侍堯、徐嗣曾曰：本日福康安遞到六百里加緊夾板一副，外有紅旗一面；及拆閱奏摺，祇係拏獲林爽文之父母家屬，尙未將首逆擒獲。此次臺灣逆匪滋事，不過么鷹烏合之衆，易於撲滅，卽日林爽文就獲，亦不值用紅旗奏報。況現在首逆尙未拏獲，沿途驛站何得混行編寫紅旗，隨同軍報馳遞？實非尋常錯誤可比。着沿途各督撫於所管驛站，逐一查明，卽將該處地方官及驛站員弁嚴行查參治罪。再，福康安尙有十二月初七日拜發一摺，至今尙未奏到，自係沿途驛站馳遞耽誤，並着各該督撫一併查明覆奏。

初十日（癸酉），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海蘭察、李侍堯曰：前據李侍堯奏，賊目陳泮前來投誠，並將妻子爲質，自限十二月初八日以內，擒拏林爽文來獻。今福康安

奏到之摺，係十二月十三日拜發，而陳泮並未將林爽文擒獲獻出。是陳泮自請勒限之語，不過信口混供，並不能立功自贖，即應將該賊目拏解來京究辦。此等賊人頭目，當逆首潰敗奔竄之時，惟知偷生逃死，保全軀命，豈能顧其家屬。即如林爽文之父母妻弟俱經拏獲，而林爽文仍復潛匿不出，可見此等逆匪性同梟獍，豈尚有所繫戀，自行投到，希圖保其父母家屬身命之理。是陳泮雖將其家屬留營爲質，亦不過故爲掩飾，自圖逃竄之計。福康安豈可深信，即聽其入山竄探，置之不問？設使陳泮逃入內山尋獲林爽文，轉狠狠爲奸，告以軍營實情，同行逃竄，則既不能擒拏逆首，適以助其羽黨，豈不大錯。况頓兵不前，曠日持久，則生番等見官兵聲勢伎倆，不過如此，又何所畏懼；轉恐爲其所輕，豈肯將首逆林爽文即時擒拏獻出乎？但福康安不可因奉有飭諭，心懷畏懼，轉致中無把握。福康安係朕股肱心膂之臣，今膺此重寄，本應一力擔當，確有定見，方爲不負責任。若既不能辦理妥速，而因有申飭之旨，更致遇事游移，則其不是更大。至柴大紀貪劣各款，並非無據，福康安等訪查得實，即應列款嚴參，不必因此時尚在用兵，稍爲容隱。現在剿捕事務雖尙未竣，豈辦一柴大紀即慮其去而從賊乎！福康安等惟應據實參奏。朕即不肯沒其守城微勞，亦自另有裁奪也。

十一日(甲戌)，福康安、海蘭察、鄂輝同奏言：大里杙一帶，現已搜捕淨盡，惟招出難民甚多，應酌留官兵撫輯彈壓。平林仔地方，係內山要隘，亦應派官兵義民等堵拏

逸匪。臣等卽於初四日，自平林仔發兵，沿山行走，探知林爽文帶同賊夥往來水沙連內之集集埔、水裏社等處。而集集埔爲入山要路，林爽文預爲退守地步，於該處臨溪設卡，據險死守。初五日，臣等帶兵前往察看；該處山勢，南北斜對，兩山之中，橫繞大溪一道，卽係虎尾、東螺兩溪上游，地名濁水溪。賊人阻溪自固，在陡礮上壘砌石牆，橫塞道路；並於北山草嶺安設賊卡，防守極爲嚴密。隨派令普爾普、許世亨、穆克登阿、普吉保、謝廷選、札爾杭阿、張占魁由山路進攻；臣福康安、海蘭察、恒瑞、鄂輝帶領巴圖魯侍衛等，分路進至溪邊。溪流深急，賊壘砌築甚長，賊匪見官兵將至，擊鼓聲喊，約有萬餘人於牆內連放鎗礮。我兵排鎗前進，兼用大礮轟擊，已斃多賊，而賊匪恃險抵禦，不肯卽時潰竄。海蘭察、恒瑞率領巴圖魯侍衛等，乘馬浮過深溪；臣福康安、鄂輝催兵一同前進。廣東、廣西、貴州屯練官兵，無不人人奮勇，泅水徑渡；巴圖魯侍衛等鎗箭齊發，斃賊甚多。官兵屯練攀援而上，推倒賊壘，擁入趕殺十餘里，將集集埔內賊營全行剿洗，並將浩淮角地方草寮一千餘間焚燬。共計生獲賊一百餘名，殺賊二千餘名。逃竄賊匪滾跌下山及趕入溪中淹斃者，不可勝計；河灘、山下，賊屍遍地縱橫。直追至生番隘口，始行停止。普吉保、普爾普、許世亨、穆克登阿等，亦攻克草嶺賊卡，由山路前來會合。訊據擒拏活賊供稱：「賊匪懼官兵趕殺，四散奔逃。聞林爽文說『此一仗若再不支，就逃到內山去了』。並未說有一定地方。賊首家眷已搬入水裏番社



居住』等語。查集集埔一帶，大山重疊，竹樹茂密，路徑甚多，處處可以奔竄，勢難進山海捕。今賊首當屢敗之後，並未由山外僻徑潛赴南路，卽行逃入番界，竟係賊匪等罪惡貫盈，自尋絕地，坐待官兵擒獲。若惟事尾追，恐其聞風驚逸，或竟畏罪自戕，轉不能生擒解送。臣等已探明各處路徑，令普爾普駐劄科仔坑、普吉保駐劄科仔坑口、琢靈阿駐劄林圯埔、葉有光駐劄藤湖口、謝廷選、李自昌、陳大恩駐劄流藤坪、舒亮駐劄歸仔頭、格綳額駐劄清水溝，各帶兵丁分頭防守。臣等在於東埔納、大半天等處近山要路，分劄營盤，嚴密堵截。至東南一面，均係生番地界，不能派兵前往，已設法傳出水沙連頭社生番頭目十餘人，面加獎賞，反覆開導，卽令傳知各社不得容留匪犯。生番等甚爲踴躍，願率領番界一體搜拏。又探知諸羅縣東河里山內有小路可通南路，已派參將張萬奎帶領官兵義民一千名，在彼防守。如此處處布置，堵其去路，賊首等似無從出山竄逸。再，此次在集集埔等處奪獲大、小礮二十六位，鳥鎗一百九十七桿，刀矛九百四十五件。又據遊擊葉有光起獲火藥六桶，都司田智起獲子礮二個、鉛子四萬八千顆。已將鎗礮運赴鹿仔港，同前次所獲鎗礮交李化龍妥爲收貯。其鉛子、火藥等項，分給官兵配用。所有擒拏活賊，卽於軍前正法；審出緊要賊目，酌留數人另行解京。再，賊目吳匣、吳添、陳溝、黃寬、黃翰等，陸續投赴軍營，情詞尙爲真切。臣逐一留心察看，多係愚魯村民，擇其稍有才幹者，派令擒拏賊黨；其餘，卽行散遣歸莊，免究前罪。伏思此

等投歸賊目，本非良善；但既已出示招撫，不得不寬其一線，交地方官存記姓名，密加防範。若再行按名查辦，恐不足取信，愚民轉致自相疑懼。且現在軍威大振，民人擒獻賊匪者，紛紛不絕。卽漳人素有黨護同鄉惡習，近亦不敢容留匪犯，自行舉首。雖臺灣狡詐成風，未可深信，然經此番大加懲創之後，民情震懾，斷不致別滋事端。又臺灣瀕海地方，除鹿耳門、鹽水港、鹿仔港、淡水港等處海口，其餘支河汊港甚多，小船皆可偷渡。臣諄切飭知駐守海口之鎮將大員、嚴密稽察，凡係可以通海之處，皆添撥弁兵防守。茲據總兵李化龍稟稱，都司陳邦光、千總楊連陞在鹿仔港附近之番仔挖海口，拏獲謝湖舡一隻，並無執照，內載偷渡民人康節等男婦一十九名口。內有孫兩一名，頭上有傷痕四處；陳昌、李福二名，頭上皆有傷痕；謝牛一名，供認曾經從賊等語。又據總兵陸廷柱稟稱，汛弁在鹿耳門外，拏獲李淡無執照船一隻，共載民人張桃等男婦二百四十四名口。訊係自內地偷渡臺灣，欲到北路五條港入口，遇風飄到鹿耳門等語。伏查船隻攬載無執照客民，本干例禁，況現在搜剿逆匪，餘黨潰逃，尤應嚴行究辦。番仔挖拏獲船隻，載有賊夥，已飭委李永祺馳往鹿仔港會同李化龍嚴行究辦。其鹿耳門所獲船隻，私載民人至二百四十餘名之多，或竟係賊人夥黨出口潛逃，假稱來自內地，亦未可定，所供殊不足信。臣已咨行常青就近親提各犯，嚴行訊究，從重定擬。至恒瑞自到鹽水港以來，僅知後路堪虞，零星打仗，不能痛剿賊衆，直達諸羅，其咎實無可道。但詢之烏

什哈達等，僉稱恒瑞在鹽水港時，常與賊匪打仗，俱係親身帶兵前往，每日招撫村莊、巡查營卡，並未在營坐守。及臣等自諸羅進兵，恒瑞屢在前敵打仗殺賊，頗屬奮勉，海蘭察等皆所親見。看來，恒瑞素未歷練軍務，遇事不能堅決，思慮過多，遂至茫無定見。而於帶兵打仗之處，尙非心存怯懦，畏賊不前。臣固不能徇私袒庇，亦不敢避親誼之嫌，不行據實陳奏，轉蹈欺飾。可否將恒瑞留於軍營，自備資斧効力贖罪，事竣後再行回京？再查成都將軍一缺，專管土司及新疆屯田各事，必須熟諳人員方資經理。福州雖係海疆，而臺灣平定之後，事務較簡，自不如成都之缺更關緊要。鄂輝久在川省，練達老成，臣素知其撫輯得宜，最爲番人信服；今令鄂輝調補福州，似難收駕輕就熟之効；可否將鄂輝仍留成都將軍之任？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海蘭察、常青、鄂輝、李侍堯曰：福康安奏到之摺，係初七日拜發，在前日奏到十三日所發奏摺之前。該處賊匪阻溪自固，壘砌石牆，安設賊卡、聚至萬人，非一朝一夕所能爲。福康安等於攻破大里杙賊巢後，若即統領大兵乘勝追殺，則賊匪紛紛逃竄，救死不暇，豈尙能收合夥黨聚集萬人，從容壘砌石牆，設卡拒守？即使攻破大里杙後，或有堵拏餘匪、撫輯彈壓事宜，亦祇應於將領中酌留數人帶領弁兵在彼，儘足以資料理；福康安卽當親統大兵，乘勝深入搜捕賊匪。卽或逆首逸入內山，生番等懼於軍威，亦必及時擒獻。乃官兵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攻破賊巢，直至十二月

初四日始由平林仔發兵前進，計期已閱十日。使賊匪得以乘暇收合餘黨，於集集埔預爲佈置，臨溪設卡，壘塔塞路，據險死守。幸而衆兵奮勇出力，攀援直上，將集集埔內賊營全行剿洗。而首逆林爽文又經乘間逃竄。此皆福康安等辦理遲緩，與賊以暇。若早至生番隘口，則並可不需此戰，或竟將林爽文即時擒獲。乃失此機會，實屬可惜。至從賊匪徒雖經遵示投出，現在自不得不從寬貸其一死；但究非良善之人，將來總未便仍留該處。應於辦理善後事宜時，酌量分別遷徙他省內地安插，方爲妥善。

上又諭內閣曰：臺灣地土膏腴，素稱沃壤，向來內地民人，或私渡謀食，亦所不免。但現在臺灣逆匪滋事，該處民人遭其擾累，生計維艱，尙或因無地可耕，紛紛遷避。若內地民人前赴該處，則不惟口食無資，且恐身羅殘害。是此時斷不應有偷渡臺灣之事。自必係鹿仔港等處沿海賊匪夥黨，現經官兵剿捕，勢已窮蹙，思欲偷生逃死；或將入內地潛匿，或將由海道遠颺，因詭稱內地民人私載船隻，以爲免脫之計，不可不嚴行究辦。福康安現在該處搜捕逆首，所有偷渡各犯，務須嚴行訊鞫，根究得實，從重定擬。仍一面分派弁兵在鹿仔港、鹿耳門沿海各口岸，嚴密稽查，毋使賊匪夥黨私自竄逸。並着李侍堯查明此等私渡船隻，係從何口岸逸出，即將該地方官及防守各員弁，一併查明參奏。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五十一

正月十二日（乙亥），上諭內閣曰：恒瑞自臺灣帶兵赴援，觀望遷延，種種玩誤；又妄行奏請添兵，張大賊勢。若治以搖惑軍心之罪，卽應按軍法立斬；豈福康安曾經屢次出兵，而於行軍紀律尙未之知？幸而朕於剿捕事宜，先機籌畫，早命福康安前往督辦；恒瑞奏請添兵時，福康安已將次到彼，人心鎮定，不至爲恒瑞妄誕之詞，遽有搖動。若彼時福康安尙未奉命前往，則臺灣祇有常青一人，其將領兵民等見恒瑞係參贊大員，如此張皇失措，奏請添兵，必爲其浮言所惑，心懷疑懼，阻其銳氣。不但臺灣全郡俱至動搖，卽福建內地亦皆人心惶惑，尙復成何事體！恒瑞妄言惑聽，本應卽在軍前正法；前次，朕所以稍從寬辦，不卽將伊請兵奏摺發抄治罪者，以彼時官軍剿賊尙未得手，正值人心惶遽之時，若遽將恒瑞怯懦張皇之奏，宣播中外，旣慮有駭聽聞，兼恐外間無識之徒，以將軍參贊等剿捕賊匪奏請添兵，朕轉斬而不與，妄生論議。是以未卽宣示，止降旨福康安卽令恒瑞回京。今剿捕事務業已將次完竣，卽是不須添六、七萬大兵之明驗；恒瑞前此妄言之罪，自應核辦。試問之福康安，現在豈待恒瑞請添之兵到彼，始能解圍破賊、攻克賊巢耶？恒瑞前次所奏，非妄言惑聽而何？朕因念恒瑞年輕無識，且係宗室，姑援議親之條，不卽置以重典，僅令回京候旨，已屬格外施恩。乃福康安節次奏到之

摺，曲爲庇護，將恒瑞聯寫銜名，又屢於摺內聲叙恒瑞帶兵打仗。試思伊爲滿洲大臣，衆皆打仗；伊不打仗，逃往何處乎？且屢經令福康安向恒瑞逐款嚴詰。妄請添兵，搖惑軍心，是其首罪；乃福康安並不問此一條，轉爲之多方開脫。且稱其打仗奮勉，仍請留於軍營。該處帶兵如鄂輝、舒亮、普爾普等之遠勝恒瑞者，正復不少，豈必須恒瑞一人？其意不過遇有帶兵打仗，即可將恒瑞亦補叙功績，冀朕加恩錄用。又前因保寧在四川將軍總督之任，足資倚任；而福建將軍在目前爲要缺，是以將鄂輝調任福州，以資鎮馭。嗣因保寧補放伊犁將軍，川省現無熟悉番情之人，故仍將鄂輝調回成都；而以常青仍爲福建將軍。福康安具奏時，尙未知保寧調任伊犁之信，何以欲將鄂輝仍留成都？福康安不過因恒瑞本係福州將軍，希冀仍留恒瑞原任之意。福康安自問，常青不如恒瑞之爲將軍耶？此等處，豈能逃朕洞鑒。福康安由垂髫參養，經朕多年訓誨，至於成人；今甫經委任畀以軍旅重寄；卽現在剿捕賊匪，攻克賊巢，皆朕指授方略，再三訓示，將士等踴躍用命，始能所向克捷。今甫經解圍得勝，朕卽優加獎賞，福康安自當倍加感奮，迅速擒擊賊首，尅日獻功，以期承受恩眷。乃竟敢藉此微勞，袒護親戚，此等伎倆豈能於朕前嘗試耶。本應從重治罪，因念其現在帶兵剿賊，業經攻克巢穴、擊獲逆犯家屬，姑從寬免其深究；着傳旨嚴行申飭。福康安惟當益知愧懼，力改前非。若能將林爽文、莊大田生擒解京，尙可將功補過，仰承恩眷。至恒瑞仍着福康安遵照前旨，革去職銜。伊

係宗室，不忍拏問，令其自備資斧，速行來京交部治罪。至輕亦當發往伊犁効力贖罪，以示懲儆。是福康安愛之，實所以害之也。朕辦理庶政，於臣下功罪，賞罰嚴明，惟視其人之自取。而於軍旅重務，有功卽賞，有罪必罰，予奪昭然。是以人思奮勵，用能平定西陲大、小金川，拓土開疆，大功屢告。卽此臺灣逆匪，雖係叢爾一隅，皆經朕宵旰焦勞，先機決策，未嘗以老而怠，而昏。而於諸臣功罪，尤無一毫假借，內外大臣皆當明喻朕意。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海蘭察曰：林爽文、莊大田等罪惡貫盈，爲渠魁首惡，非若大名案內之段文經可比。段文經不過一無藉奸民，卽使竄匿稽誅，不至慮其復行滋事；然日久不獲，已屬不成事體。况林爽文肆行不逞，罪大極惡，今以如許重兵前往剿捕，必應設法先擒解京，極刑處治；豈可容其漏網，遽得謂之完事乎。若此時不行速獲，或至逆首竄往他處，將來大兵撤後，復潛出煽聚，更復成何事體！總之，福康安等，若已將林爽文拏獲，於上元前後奏到，卽係伊福分，自可承受恩眷；倘此數日內，竟無擒渠報到，朕卽因伊等打仗奮勉，不深究遲滯之罪，伊等自思，亦何顏仰邀茂賞耶？計此旨接到之前，福康安等自己在彼設法擒拏，斷不至俟此旨到日，始行上緊搜捕。但朕宵旰廛懸，倍深焦切，不得不諄諄告誡。福康安等務須益知愧奮，勉圖奏績。

十四日（丁丑），福康安、海蘭察、鄂輝同奏言：前遣社丁杜敷及投出賊目阮和等，

分投躡探賊踪去後。茲據阮和等稟稱，林爽文逃入內山，尙有餘匪二千餘人，聚集小半天山頂拒險死守；又據杜敷稱，探林爽文逃入埔裏番社相近地方潛匿，已差生番前往密查，一得確信，卽行飛稟各等語。臣等查內山各處隘口，已分派官兵防守，惟小半天山頂地勢極爲險峻，有僻逕可通內山，尙爲賊據，必須將該處賊匪殲除，招致山後生番堵截，方爲嚴密。隨於十八日進兵。臣福康安、鄂輝帶領特勒登徹、穆克登阿、袁國瓚及巴圖魯侍衛等爲一路；海蘭察、恒瑞帶領普吉保、許世亨、春寧及巴圖魯侍衛等爲一路，俱由前山進攻；普爾普帶同副將張芝元、參將吳宗茂、騎都尉陳大恩、都司劉懷仁，率領廣東屯練兵丁等另爲一路，於四鼓前進，繞過大山，夾攻賊後。三路官兵到小半天山麓，時已黎明。該處草深樹密，路徑逼窄，陡險之處，攀藤方可登陟。賊人在山頂擊立木柵，柵內壘石作牆，搭蓋草寮，又將道旁大樹砍倒，橫塞道路，恃其地險，以爲久據死守之計。我兵攀緣直上，進至半山，賊匪一齊壓下，勢甚潑猛。臣等傳諭各兵，以山路險惡，無可駐足之地，今已仰攻至此，有進無退。弁兵等俱各踴躍用命，不避鎗礮，蟻附而上，打死賊匪百餘名，賊始竄回柵內，投石放鎗，抵死抗拒。攻圍直至巳刻，普爾普率領廣東屯練官兵攀倒木柵，奮勇先登；賊匪登時潰散，各兵盡力追殺，鎗斃賊目十餘人，生擒賊目林追、林二、林添、孫東湖、王若敬五名，殺賊二百餘人，奪獲鎗礮、鉛藥、器械及馬匹、牛隻、米穀等項，將賊匪木柵草寮全行焚燬。臣等卽由該處查



看地勢及各處隘口，回營。旋據義民首張源勲帶領社丁陳保並生番頭目十餘人來見；當即酌加賞賚，面詢內山路徑，並跟問逆首踪跡。僉稱，聞得林爽文現在埔裏社、埔尾等處潛匿。所言與杜敷跣探情形，約略相同。臣卽令杜敷派撥鑾鑾社、興武郡社、鶴骨社、木格社、致霧社、內外眉社生番，在埔裏東南沿溪堵截。其埔裏東北一帶山口要隘，雖已嚴密，但遠在山外，不能制其北竄內山之路。已飛飭徐鼎士、徐夢麟等帶領屋鰲等社生番、岸裏社熟番，進至內山蛤仔欄等處，在東北面堵截。又令普爾普、普吉保、張芝元帶領兵丁，由內木柵入山，在西北面堵截。查內木柵係生番地界，復派通事黃寬傳集北投地方熟番，引路前進；嚴飭官兵不許稍有擾累生番，令致疑懼。並一面曉諭該番等，加以賞賚，令其各撥番丁，一體幫同堵拏。現在水沙連各社生番，臣等設法招徠，該生番等無不遵奉約束，効力爭先。一俟各路官兵會齊，卽帶領大兵由埔裏社西南隘口進山搜剿，斷不使逆首逃匿稽誅。再，賊目李七係泉州府同安縣人，爲賊中有名頭目，從前卽有投誠之信，曾領受恒瑞、蔡攀龍檄諭。臣在廈門時，卽聞知此事，到諸羅後，因蔡攀龍籍隸同安，令其遣人招撫，並令泉州義民等分投偵訪，離間賊黨。而李七畏罪遲疑，不敢遽行投出。茲據義民首馬應祖等訪獲李七之母李沈氏、妻李林氏及伊兄李水解送來營。據李沈氏、李水供稱：『李七本是被賊逼迫，無奈順從，早想投出，又懼治他從賊之罪，後來逃在山裡。如今願去尋他，令其投到』等語。臣已將李七母妻暫留

，令李水往尋李七，俟投到時，再行究辦。又逆匪滋事之初，攻陷城鎮，各該處文武官員印信，多有遺失。臣自進兵以來，於賊莊內派員逐細搜查，陸續起獲：臺灣北路副將關防一顆、北路都司關防一顆、鹿仔港理番同知關防一顆、諸羅縣印一顆、彰化縣分駐南投縣丞關防一顆、彰化縣貓霧揀巡檢印一顆。各印俱被賊人搶去，多有搥損毀壞，不堪鈐用。其臺灣府印、彰化縣印，於城陷時，經孫景燧、俞峻家屬帶出，並未遺失。而印文甚屬模糊，亦須更換。查此次賊平之後，查明緊要地方，添設官員，酌量移駐，印文字樣均應另行擬定。且臺灣土語謂「殺」爲「臺」，而呼「官」字又與「灣」字無異。「臺灣」二字，實非吉語，亦應另易嘉名，容俟辦理善後事宜時，酌議具奏。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海蘭察、鄂輝曰：前次福康安自十一月二十五日攻破賊巢，遲至十二月初四日始由平林仔發兵前進，使賊匪得以乘暇收合羽黨，於集集埔預爲佈置，據險抵拒，已屬辦理遲緩。迨官兵攻克集集埔後，於十三日在水裏社拏獲逆首家屬，福康安等若能及早帶兵直往小半天一帶搜捕，則賊匪窮蹙奔逃，救死不暇，豈能收集黨夥二千餘人，於山頭拏柵、壘牆、搭寮拒守。且官兵進攻山梁時，賊匪投石放鎗，抵死抗拒；彼時，林爽文自必尙在該處潛匿。若福康安等於賊匪未經佈置之先，卽已統兵前至該處，林爽文豈能據險抵禦。屢次使之乘間逃逸，乃福康安等又不卽時前進，延至十八日始帶兵分路攻剿，距拏獲逆首家屬時，中間又隔五日，使賊匪得預爲拒險死

守之計。是福康安不但有失機宜，且使賊匪得以乘暇設備，又須帶領官兵到處攻剿。卽福康安自爲計，豈非舍易而就難耶？再批閱圖內，於山外各路口安設營盤，不下二十餘處，計每處派兵四、五百名，已不下萬餘。似此於無甚緊要處零星分派，置之無用之地，豈不又如從前恒瑞、普吉保於鹽水港、笨港一帶，分兵零星堵禦，致兵力以分而見單乎？況福康安在東埔紮駐劄，距逆首逃竄之埔裏社尙遠，何不前至舒亮駐劄之歸仔社劄營？且現在分兵堵截，自應酌留一、二通內地隘口，毋庸設兵；使林爽文見此數處無兵防堵，或由該處仍逸入內地，不難四路圍截，立就擒獲。今將各隘口悉行設兵堵截，是轉恐其入山不深，驅之使入，豈不失計？福康安此時應將圖內硃筆點出各隘口，酌量將官兵撤去。合兵一、二萬，福康安竟當親自統領，直入埔裏社內山，躡探林爽文潛匿處所，跟踪追捕。卽該處生番語言不通，與禽獸無異，今林爽文潛匿內山，亦難與生番通語聯絡。其所帶夥匪僅止一、二千人，尙可四處竄逸，不畏生番；豈福康安帶領大兵數萬，轉慮生番野性難馴，有所畏怯乎？若生番等震懾兵威，將林爽文擒獻，固屬甚善；設使冥頑助逆，卽趁此兵力亦無難將生番等痛加殲戮。總之，林爽文逃匿何處，福康安卽帶兵向該處跟踪追剿，以期必獲。此皆福康安節次辦理遲緩，自貽伊戚，其跋涉勞苦，皆所自取。福康安務奮力速進，生擒逆首，以副委任。

十六日（己卯），常青奏言：臺灣府城北至嘉義縣一路，前經福康安派令普爾普帶領

官兵自縣至府；復自府回縣；往來追捕，賊匪逃遁，道路已通。其府城以南，臣屢次搜剿，勢亦消散；所有敗退竄伏之賊，時或潛出，搶掠覓食。臣營盤雖存兵無多，茲值北路大兵迅掃賊巢，競思振奮，一聞探報賊踪，立往迎擊，皆能爭先殺獲，賊衆登時奔潰。節准福康安來咨，賊巢業已蕩平，賊首尙未弋獲。臣再嚴飭文武員弁兵役，加緊巡查，不使稍有疎漏。惟查南路賊首莊大田，前聞匿跡大武壠山內；近又訪聞在南仔坑地方。查該處與水底寮一帶，係鳳山縣屬，皆有匪類藏匿，距東港頗近。臣前派副將丁朝雄等收復東港，以通糧路，帶兵一千二百餘名，僅可駐守。今李侍堯挑派內地各營兵一千，現已先到六百五十餘名。不日到齊，臣即酌撥六百名添赴東港；後到三百餘名，派守府城。合計丁朝雄原帶之兵，共有一千八百名，再令會同廣東、泉州等莊義民一、二千，相機前進，開通鳳山道路，就近設法擒拏莊大田並其賊目匪黨。又飭令鳳山縣知縣張升吉前往該處，將搜出之附合脅從人等，廣爲招撫，安插歸莊。並據臺灣縣知縣王露曉諭民莊，各舉紳耆聯絡附近莊衆，守望相助，遇賊拏解，仍踪跡莊大田協擒解獻。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海蘭察、鄂輝、常青曰：前此派令福康安赴臺灣辦理剿捕逆匪事務；福康安奉命時，即不免有畏難之見。中途屢次奏請添兵，經朕再四降旨詳悉開導。彼時，朕深慮福康安未必能迅速蔽功，已諭令奎林星馳赴京，原欲令其前往臺

灣幫同帶兵剿捕，並令阿桂赴閩駐劄廈門調度一切，以資策應。及至福康安帶兵渡洋，由鹿仔港進兵，數日之間，即能直抵嘉義縣城，殺賊解圍，打通道路；並即攻克斗六門，直抵大里杙，摧破賊巢，痛殲匪衆，屢奏捷音。朕初不料其辦理如此迅速，爲之喜出望外，是以不次加恩，以示優獎。乃福康安屢與賊人以暇，致失事機。今林爽文業經竄入內山，僅將其家屬拏獲，豈得謂之戡事。又，焉有官兵始終曠日持久，在彼等候搜捕之理？且生番等頑犢性成，直與禽獸無異，祇可懾以兵威，不可徒事招致與之講解。況各社生番不下數萬，豈能一一感化，一一賞賚。搜捕機宜，全貴迅速。不獨擒拏逆首爲然，即如尋常追捕，亦須趁勢及早擒拏；若稍涉延緩，往往乘間遠颺，卒致漏網。上年直隸大名案內首犯段文經，亦因該督等不即查拏，以致該犯遠遁，至今未獲。而林爽文一犯；更非段文經可比；今窮蹙之際，尙敢率領夥黨二千餘人竄入內山。設不即時拏獲，或復行糾合南路賊匪，煽聚滋擾；或繞出大兵之後，仍在大里杙截掠軍糧，皆不可知。爾等亦曾思及此否？至常青本日所奏，不過敷衍塞責。常青在府城駐兵日久，並不能督率將弁將南路賊匪痛加剿殺，廓消道路，竟至一籌莫展，實屬無能。常青亦着傳旨嚴行申飭。又昨據福康安奏，「臺灣」二字，以應另易嘉名等語。所奏殊可不必。前此，將「諸羅」縣改名「嘉義」，原因該處義民幫同官兵守城殺賊，咸知大義，甚堪嘉尙，是以特改縣名，用示旌異。至臺灣地方，自聖祖平定後，設立府、縣，即以「臺灣」命

名，沿用至今。其土語與字音偶有訛同之處，亦無甚關係；況並未之前聞，自不當輕議更改。卽此時另改他名，而「臺灣」二字沿習已久，人亦必仍稱舊名；是卽更改，亦屬無謂；此皆捨正務而用心於無用之地矣。着傳諭福康安於辦理善後章程內，祇須將該處改建城垣、添設丞倅兵弁，一切應辦事宜，悉心籌酌妥協，務期一勞永逸。其更改地名一節，毋庸提及，亦不必形之言語也。

十七日（庚辰），常青奏言：府城爲南北要衝。此時北路竄走之賊，或與南路匪夥偶通聲息，希圖援救，均未可定。臣於營盤外近山各要隘，並鹿耳門上下口岸督率巡查，多爲防範，以期周密。此現在未便分兵南下，遠離府城之實在情形也。所有李侍堯派到舊兵一千，尙未到期。其先到六百餘名已派撥添赴東港。因訪聞莊大田近日潛匿南路南仔坑或大武壠二處，行踪無定，臣是以飭令東港帶兵將弁協同義民等固守港口，仍酌量添兵，就近設法相機剿捕。復令地方官撫輯遠近民莊，並懸重賞緝拏首夥各犯。一經獲到，不須多用兵力，而收復鳳山，肅清南路，卽可尅期竣事。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海蘭察、鄂輝、常青、李侍堯曰：福康安前此具奏柴大紀爲人狡詐不可深信一摺，於柴大紀如何貪劣、如何誤事、如何懼賊不進兵實跡，並未列款參劾。經節次降旨飭諭。茲據軍機大臣奏，福康安有寄伊等公信一件，內稱柴大紀守禦縣城，並非伊之力量。福康安到縣城時，面見柴大紀形貌並非勞瘁，馬匹亦皆臃壯

，城中糧食並未斷絕。其接奉諭旨不肯帶兵出城一節，亦係義民等不肯將伊放出，伊亦畏賊不敢出城。守諸羅一事，朕不忍以爲柴大紀之罪。至於其他聲名狼籍、縱兵激變、不肯帶兵剿賊，柴大紀既有此等情節，福康安於具摺時何不逐款指出，據實參奏？卽或因縣城甫經解圍，未便卽將柴大紀參劾，亦應將以上各情節，隨摺寄知軍機大臣，令其代陳，朕亦得以悉其原委，可無須再三飭諭。乃福康安未於摺內列款糾參，又不早寄知軍機大臣代奏。試思柴大紀在縣城被圍日久，其奏到接奉諭旨不肯帶兵出城一摺，披閱之下，朕爲之墮淚；卽在朝諸臣，凡有人心者亦無不以柴大紀竭力守城，稱其義勇。是卽柴大紀小有過失，亦當錄其大功而有其微咎，豈能據福康安所奏柴大紀爲人狡詐不可深信一語，遽治以無名之罪。若因此籠統虛詞，卽將有功之人加以罪譴，又何以服衆心而示天下耶！此事，福康安具奏含糊，固難辭咎；而李侍堯心存容隱，其咎較之福康安爲尤重。前問李侍堯之諭，尙未覆奏，想亦難爲措詞耳。本日常青所奏，總不過敷衍塞責，殊屬無謂。前因其初至郡城調度一切尙爲妥協，且伊已年老尙能親自帶兵打仗，是以賞戴雙眼花翎，以示獎勵。今半載以來，株守郡城，毫無出力。念其尙無大過，與恒瑞之搖惑人心者有間。伊是閩省情形尙爲熟悉，業經補用福州將軍，伊自當照將軍職分戴用單眼花翎。

十八日（辛巳），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海蘭察、鄂輝曰：福康安等自攻克小半

天後，該處距埔裏社不遠，各路分派之兵當早已會集，合力搜捕，逆首林爽文自必早就擒獲。日內亦應有奏報擒渠信息，何以尙未見奏到。總之，逆首林爽文若於此數日內奏報擒獲，方爲妥協；設再遲延日久，恐逆首輾轉潛匿，搜捕較爲費力。此時，福康安既已派兵在內山各隘口分路堵截，其內山東面大洋，並無口岸，自無慮其逃竄；而北路又有熟番等幫同官兵堵截，亦難竄逸。惟向南一路，山徑毗連，或林爽文竟從此路逃竄，與莊大田聚合一處。該處俱屬內地，不難分派官兵悉力搜捕，將賊目、賊首一併擒獲。福康安惟當倍加奮勉，探明逆首逃往何路，跟踪追捕，立就擒縛，毋令乘間遠逸。若首惡渠魁稽誅漏網，竟至全無下落，尙復成何事體耶！朕爲此事日夕焦勞，着再傳諭福康安務遵節次諭旨，直入內山將林爽文迅速拏獲，毋得再事遲緩。

二十一日(甲申)，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海蘭察、鄂輝、李侍堯曰：福康安自十一月二十五日攻克大里代後，遲至十二月初四日始由平林仔發兵；及攻克集集埔，在水裏社擒獲林爽文父母家屬，又復遲至十八日始攻剿小半天，輾轉稽遲。此必係福康安到彼聽信恒瑞之言，以生番素稱頑梗，獲悍異常，若官兵輕進，必致擾動生番，別滋事端。是以，徐徐進兵隘口，惟事招致，懸立重賞，冀生番等自行擒獻。殊不知此等生番，可以威懾而不可徒以利誘，況各社生番豈能一一賞賚。其未經賞者，又安能望其出力爲官兵擒拏逆首耶。計小半天地方，相距林爽文竄逆之埔裏社、埔尾，至遲不過三日



路程，官兵即可到彼。若已將逆首擒獲，自必具摺馳奏。計本月十七、八日即當奏到。今已閱七日，尙未據奏到擒渠之信，又屬無望。畏事之人，稱內山係生番地界，不種五穀，該處生番俱係打生覓食；林爽文帶領夥匪數千，即在彼潛匿，無從得食。但自林爽文竄入內山以後，於福康安前此發摺時，已閱二十餘日，逆首等並未因人衆乏食，盡皆饑斃。又豈可徒空隘口堵截，林爽文一日不獲，即官兵一日不撤？經年累月與賊相持，雖駐兵日久經費亦屬小事，但臺灣地方一交三月氣候即已炎熱，所謂官兵內，如屯練貴州及別省兵丁素不耐濕熱。若至彼時尙在該處駐劄，必致易生疾病，其氣更餒。或林爽文聞知官兵不習水土，多有疾病，竟乘間潛出滋擾，或攔截官兵運送糧餉火藥之路，或將官兵前往府城通路中間攔截，關係甚重，皆不可不慮。況南路莊大田現在糾衆肆擾，常青祇辦自守，不能望其帶兵剿捕。設林爽文又在北路逞其狡猾伎倆，牽制大軍，更復成何事體耶。朕意，福康安此時與其在彼駐守，未能直入內山將逆首即時擒獲，豈可老師糜餉，不爲改絃易轍之計？約計此旨到日，已屬二月中旬，如福康安已早將逆首擒獲，帶兵前往南路搜捕莊大田，固屬甚善；倘福康安接此旨時，尙未生擒逆首，不可不急思變計。竟當趁氣候尙未炎熱之時，將各隘口官兵撤回，逕趨南路將賊目莊大田拏獲，收復鳳山，肅清道路。其北路一帶，轉不妨示賊以隙，使林爽文聞知大兵業已撤去，或自內山逸出，希冀竄往他處，自尋生路；則逆首竄入內地，轉可易於搜剿。彼時福康安

於廓清南路後，復移兵北向，四面截擊，攔其入山之路，自無難將逆首一鼓成擒。即使大兵撤後，難保林爽文不逃入內地，復行煽惑？但此亦不足爲慮。前此，林爽文在北路及嘉義滋擾，各處村莊民人原俱被其煽誘迫脅，而大兵一到，無不立時殲除解散，紛紛奔潰。況林爽文當逃竄之餘，豈能復行糾結？即使潛相勾引，該處民人已知官兵聲勢，豈肯一一聽從；縱有聽糾入夥者，亦斷不能如前此之多。官兵再行搜剿，自必如摧枯拉朽，易於撲滅；反可淨盡根株，此事理之顯然者。福康安如尙未拏獲逆首，竟當遵旨而行，不必心存疑慮。倘更有何善計較此爲勝者，亦不妨速行。總期大功尅日告成，原不必拘執也。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五十二

正月二十三日（丙戌），李侍堯奏言：上年赴閩途次，卽風聞內地派往臺灣戍兵，多有賣放私回，以致缺額。其在臺者，惟上游延、建等兵留在營中當差，而漳、泉兵則聽其在外營生，開賭窩娼，販賣私鹽，恣爲奸利；鎮將等令其按月繳錢。如該兵獲利甚厚，又須再有饋送。而經年並不操演，迨各兵換班回來，烏鎗俱已銹澁難用等語。臣隨查臺灣戍兵本有萬餘，何以賊匪猝起，旬日之內連陷三城，是賣放缺額之說，必非無因。遂於到任第三日，卽咨查黃仕簡、柴大紀，令其開造存失各兵，庶可核算在臺實數。常青過臺後，臣又屢以札知，直至四月初四日，准常青將柴大紀所開清單送到。臣查單內府城存兵一項，有戍兵三千七、八百名；而據臺灣道府請兵稟內，稱府城內僅有參將潘韜帶領戍兵五百餘名之語，其數迥異。又飛咨就近轉飭查核，至九月二十四日始據柴大紀飭水師中軍遊擊孫全謀造報。內開：現在戍兵在府城及諸羅等處，實共有七千五、六百名，此外傷亡散失者，委無可查等語。臣以該遊擊所報無着者，竟有二千三、四百名，雖賊擾時不免亡失，亦何至如此之多；且從前亦未據報，顯有情弊，應再行駁查。而是時正值賊勢鴟張，柴大紀在嘉義縣守禦緊急之時，若以此等未經查實之事遽行陳奏，殊覺冒昧；是以，臣未敢具奏。其柴大紀私令兵丁渡回內地貿易之處，臣實未有所聞，

是以並未留心查察。而臣所聞兵丁在外營生、按月繳錢之事，雖留心查察，又未得有實據。至前歲賊匪滋擾一事，臣亦聞賊匪將至府城，柴大紀懼不敢出戰，永福、楊廷理催令出兵。楊廷理面加誦讓，激以將『總兵印見付，我當代爲殺賊』；柴大紀始帶兵出城。其時，實有此傳說。及臣再加察訪，則又聞柴大紀在鹽埕橋堵扼，尙爲出力。黃仕簡到臺，令其收復諸羅，即能殺退賊匪，克復縣城。其守城數月與賊打仗，往來船戶亦俱稱其最爲賊所畏懼。所聞柴大紀懼怯無能之說，又似難盡信。臣與柴大紀素未謀面，伊平日或有散法侵漁之處，亦係前任督臣失察，臣可毋庸代爲隱諱。且臣於上年二月十七日到任，因有戍兵缺額之風聞，即於十九日咨查臺地存失兵數，並於三月初八日敬陳軍營情形摺內，曾經奏明。是臣不敢稍存瞻徇之處，並非飾說；實以地隔重洋，凡有風聞，未得確據；臺地各官，與柴大紀同事者，又俱在臺灣；現因軍務繁多，但有自內地派往之員，並無自臺灣回來之員；其因解餉往來者，又非久在臺灣得知詳悉，是以無從訪確。若行查該道府等，又恐稍有漏泄，柴大紀正在帶兵堵禦，或聞之而心生疑懼，轉於軍事無益，是以並未敢札查。及秋冬間，見柴大紀力守孤城，當兩路援兵俱不能進，伊猶固守待援，不肯舍士民而出，臣實心服其爲人，亦不暇更事吹求、留心查訪，以致始終不知其有無劣蹟。此實臣粗疎輕信之咎，懇交部嚴加議處。至德成所指柴大紀平日營私釀禍之處，及此外有無別項劣蹟，究須徹底查辦，容臣再行嚴查密訪，務得實蹟，

列款參劾，庶足以服柴大紀之心。斷不敢稍有徇隱，自取罪戾。奏入。

上諭內閣曰：柴大紀往嘉義縣剿捕賊匪，縣城被賊圍困數月，始終保守無虞；是以特沛殊恩，用昭懋賞。嗣據福康安奏其爲人狡詐，不可深信；朕尙以柴大紀有守城之功，未便以無據空言加之罪譴。昨德成查勘海塘回京，據奏，風聞柴大紀自復任臺灣總兵，貪縱營私，廢弛營務，並令兵丁私回內地貿易，激變、貽誤、玩視賊匪種種，釀成巨案。朕以德成自浙回京，距閩不遠，所聞必非無因；隨降旨令福康安、李侍堯、琅玕各行查實具奏。旋據琅玕奏，風聞柴大紀私令守兵渡回內地貿易，每月勒繳銀錢；又駐守嘉義縣時，係畏賊不出，並非實心守城。本日又據李侍堯奏，臺灣戍兵多有賣放私回，以致缺額。其留營當差之兵，亦聽其在外營生，開賭、窩娼、販賣私鹽；鎮將等令其每月繳錢，經年並不操演。經李侍堯咨查，始據柴大紀開報：現在戍兵實止共有七千五百名，此外，則以傷亡、散失無可查核爲辭。觀之不勝駭異。又稱，前歲賊匪滋擾府城時，柴大紀恇怯不敢出戰，經永福等面加誚讓，始帶兵出城等語。用兵之道，當賞罰嚴明。此次賊匪糾衆滋事，竟由柴大紀平日廢弛貪黷，積漸釀成，豈可以守城微勞，置之不問？況柴大紀先在府城既畏賊不敢出戰，又移駐嘉義縣時，保護無虞全係兵民之力；卽所奏糧餉斷絕各情節，亦多不實。而其貪劣各款，現今查有確據，此而不嚴加查辦，何以肅軍威，而儆官邪？柴大紀着革職拏問，交福康安逐一嚴審明確，定擬具奏。其福建

水師提督員缺，着蔡攀龍補授；所遺員缺，着梁朝桂補授。至常青在閩年久，擢用總督亦有年餘；柴大紀平日執法侵漁，廢弛營務，常青豈無所聞？且據李侍堯奏，於常青前往臺灣時，曾以該處戍兵缺少，札知青常。是常青渡洋時，李侍堯亦必將柴大紀各款蹟，一併向常青述及。常青既抵臺灣，見聞更確；況與永福、楊廷理朝夕相見，斷無不將柴大紀各款，向永福等詢問；永福等亦斷無不詳悉告知常青之理。乃常青竟無一字奏及，殊屬昧良辜恩，有心徇隱。常青亦着革職，即交福康安一併嚴審，據實具奏。其福州將軍員缺，着魁倫補授。魁倫資格本淺，念其係尙書查弼納曾孫，且人尙明白，是以加恩擢用。現在臺灣剿捕事宜，雖即日完竣，而善後各事，正需人經理；魁倫即由驛星速前往臺灣，隨同福康安學習辦理一切事務。所有四川建昌鎮總兵員缺，着張芝元補授。

臣等謹按，柴大紀貪縱營私，居心狡詐。當嘉義被困時，實因義民不肯放伊出城，乃藉口於不忍數萬生靈委之賊手，飾詞入告。我皇上爲之墮淚，崇封伯爵。而天實難欺，其廢弛營伍、婪索多贓、種種劣蹟，不旋踵全行敗露。可見天爵不可倖邀，而貪縱狡詐者，斷無始終不敗之理。大小臣工宜何如儆惕哉！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常青、李侍堯曰：柴大紀貪縱營私各款，節經諭令福康安、李侍堯詳悉查明，據實參奏。朕即向軍機大臣言及；以李侍堯在閩浙總督任內已將

一載，於柴大紀貪劣各款，自必早有見聞。此次奉旨飭查，李侍堯祇諉爲未經查訪確實，及軍務緊急之時，未便遽將柴大紀參奏，以文其從前不即參奏之過。今據李侍堯奏到之摺，果不出朕所料。李侍堯受朕厚恩，不意其扶同徇隱，竟至於此！福康安於具奏之初，雖未將柴大紀實在款跡據實指參，而朕因福康安既有此奏，始向德成查詢，是柴大紀貪劣各跡得以逐細究出，尙由福康安發其端。至李侍堯調任閩浙已及一載，且駐劄廈門，常接臺灣地方官稟報，較之隣省傳聞更爲確切。既據稱到閩時，卽風聞臺灣戍兵多有賣放私回之事，何以不卽據實查參？此何等事，而可從緩辦乎？至其縱令兵丁在外營生，甚至開賭、窩娼、販賣私鹽，更出情理之外。而柴大紀所報現存戍兵止有七千餘名，此外藉稱傷亡散失，委無可查，更不成話。此等情節，李侍堯卽因彼時軍務緊急、柴大紀正在守城，未能遽行參辦，亦應將其在任款跡密摺奏聞，俾朕得早知其情僞。則當其防守嘉義時，朕卽憐其出力，亦不至破格加恩，屢膺懋賞。今柴大紀既經疊荷殊恩，其貪劣款跡始節次敗露。是臺灣逆匪滋事，竟由柴大紀平日貪縱牟利，廢弛營伍，釀成如此重案。朕因此宵旰焦勞，籌辦軍務，經年尙未戡事；而各省派調官兵，接濟糧餉，所費不貲。且地方百姓受賊戕害擾累者，更不可勝計。設非朕留心詢訪，節次降旨令將柴大紀款跡查參，李侍堯必致始終緘默不言。是此等貪污釀變之人，不但倖免重戾，且冒受渥恩，李侍堯瞻徇容隱之罪，尙復何辭。又柴大紀經楊廷理誚讓，始帶兵出城，

李侍堯既知柴大紀有此懼怯畏賊情事，何難卽向永福、楊廷理確切札詢，並將其任各款一一訪查得實？而摺內尙稱其在鹽埕橋打仗及克復諸羅縣城最爲出力，前此所聞又似難以盡信，爲之含混支吾，以掩飾其從前不及早參奏之非，豈能逃朕洞鑒乎！又據稱柴大紀固守待援，不肯捨士民而出，實心服其爲人等語。前據福康安札知軍機大臣，以柴大紀守禦縣城並非伊之力量；城中糧食並未斷絕；其不肯出城一節，亦係義民等不肯將伊放出，伊亦畏賊不敢出城等語。是此次李侍堯所奏，又有訛淆，更不得藉稱柴大紀有守城微勞，竟置之不辦也。着福康安卽傳永福、楊廷理二人，面加詢問，逐一根究。並着將柴大紀貧劣各款據實嚴參，候朕另降諭旨。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海蘭察、鄂輝、李侍堯曰：前此，臺灣賊匪攻擾嘉義時，經常青派令魏大斌、田藍玉、蔡攀龍先後帶兵前往援應，途中遇賊攔截，隨征兵丁多有損失；又貴林、楊起麟由鹽水港、鹿仔草前赴嘉義，遇賊被害，所帶兵丁俱爲賊匪衝散；又郝壯猷在鳳山失事，駐守兵丁亦俱潰散，後又有陸續投出者，已節次諭令福康安、常青、李侍堯查明具奏；此等兵丁奉派隨征及防守縣城，一遇賊匪攻擾，卽紛紛散去，綠營懼怯積習最爲可惡。此內，除自行投出外，其餘散失兵丁，未必盡係被剿戕害；或臨陣脫逃潛匿不出，甚至投入賊黨助賊抗拒官兵，皆所必有。自應嚴切查明，分別核辦。計此旨到日，剿捕事務自當早已完竣，着福康安等卽將前此屢次散失兵丁，除陸



續投出外，實在陣亡者若干名，查明確數交地方官上緊緝拏。其從賊之兵，情罪更重於從賊之民；拏獲時，尤應從嚴辦理。至福康安攻克小半天一摺，係十二月十九日拜發，距今已逾一月。如尙未有擒獲賊首信息，則是生番等狡獪性成，始終不肯將林爽文獻出。福康安徒事招賞，殊屬無益。昨已有旨令福康安等將各隘口之兵撤回，前赴南路將賊匪搜剿淨盡，再移兵向北擒拏逆首。計節次調派各省駐防綠營官兵，並屯練降番及臺灣額兵，約有六萬；即其中有傷亡損失者，存兵尙不下四、五萬，足敷捕剿之用。即直進內山，亦何所慮？福康安擇其精銳，帶往南路隨營剿賊。其鹿仔港、鹽水港、鹿仔草各要隘處所，亦酌派二、三千兵分投駐守。其餘傷、病、殘廢之兵，若概留該處，既不能得力，且須給以口糧，並轉需人看守，殊屬無益。着福康安等細加酌量，將此等無用之兵先行送回內地，既可以挑去冗兵，又可節減繁費。此旨到日，已屬二月中旬，該處氣候已漸炎熱，官兵在彼難以久駐；福康安等務須悉心籌畫，設法趕辦，毋又致師老力疲，蹈常青等之轍。

二十五日（戊子），李侍堯奏言：據廈防同知劉嘉會稟稱：『有船戶林允瑞，初九日自後壠開駕，十一日晚抵廈門。據稱於正月初五日在後壠媽祖廟，親見官兵將林爽文押解裝在木籠，有許多官兵圍擁防護；聞說是內山拏獲』等語。臣查此信既係該船戶目睹，自必確實。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海蘭察、鄂輝、常青曰：林允瑞於初九日自後壠開駕，其所供拏獲林爽文之處，又係得諸目睹，自必確實。前因福康安等攻破賊巢後，林爽文逃入內山，屢經降旨嚴飭。福康安等接奉諭旨，心懷愧懼，必將朕前次所賞寶石帽頂、四圍龍褂，敬謹收貯，不敢穿戴。今首逆業經擒獲，雖爲時未免稍遲，而辦理尙屬妥善；所有朕恩賞之頂戴，自當接受。福康安等於拏獲林爽文後，諒已遵照前旨，帶兵前赴南路擒捕莊大田，收復鳳山。莊大田與林爽文同惡相濟之犯，林爽文雖已就獲，莊大田亦須生擒解京審辦，方足以伸國憲，而快人心。況林爽文已經就獲，莊大田之勢更孤，自易於擒捕。即使該犯逃入內山，亦無難帶兵直入搜拏，並勒令生番等擒獻。想福康安斷不肯因拏獲林爽文，遽以爲完事，捨之而回。若再能生擒莊大田，收復鳳山，朕必另有恩獎。且此事，亦必擒獲莊大田、南北兩路賊匪兩行廓清，方爲蕝事。福康安等務宜奮勉辦理。至海口一帶，已有旨交常青專司堵截。前據常青奏，訪聞莊大田在南仔坑地方潛匿，派令副將丁朝雄帶兵駐劄東港，會同廣東、泉州莊義民就近搜捕，並相機前進，恢復鳳山等語。現在福康安親統大兵往南，若莊大田逃竄入山，福康安即可帶兵直入搜捕，無虞兔脫。惟防其由海道竄逸最爲緊要關鍵。常青昨於徇隱柴大紀亂法營私、種種不法，實屬辜恩昧良，已降旨革職候訊。但此時常青帶兵駐守府城，伊本無能，該處兵力又屬無多，朕意，不如將丁朝雄所帶之兵撤回，於各海口要隘分投巡防，勿任潛逸

較爲嚴密。若莊大田及緊要賊犯竄入內山，尙可不再加常青之罪；倘竟由海道遠颺稽誅，則常青自問當得何罪！亦不必復思來京見朕。常青接奉此旨，惟當倍加奮勉，以期立功自贖。至林爽文於初五日已押解在途，何以迄今尙未據福康安奏到，想又爲風所阻，不日即當遞至。除俟福康安奏到再明降諭旨外，其林爽文是否係官兵直入內山擒獲，抑係生番等遵諭縛獻，諒福康安摺內自必明晰聲叙。但，現在尙未奏到，無由知悉，並着福康安查明據實具奏。

臣等謹按，逆匪莊大田之於林爽文，正如狼之倚狼，叩之負巨。林爽文既經就縛，則莊大田已如釜底遊魂。但臺灣率皆際海枕山；山易於搜，而海難爲捕。使莊大田勢窮力蹙，不敢爲負隅之虎，妄冀爲漏網之魚；竟至向若潛逃，漂流溟渤，則茫茫偵緝，未免稽誅。乃蒙睿算周詳，靡弗早爲籌及，不特以防海之事責之常青，而且撤了朝雄東港之兵分巡要隘。於是環營列旆，四布瀛壖，莊大田遂不得爲遠颺之計；惟有竄走內山，不啻鼠之入角。無何，東身俘檻。卒與林爽文竿首藁街。豈非聖謨素定，實有計出萬全，而遠矚於數千里外者乎！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曰：前因福康安於攻克大里杙賊巢後，不卽帶兵搜捕逆首，致林爽文日久未獲；又於覆奏恒瑞一事，瞻徇親戚，曲爲袒護；節經降旨嚴飭。並諭福康安於剿捕事竣，務將臺灣一切善後事宜，全行辦竣；即在臺灣多住一、二年，亦所應得。原因福康安於搜捕逆首既失之遲緩，又復有心袒護恒瑞，是以令其久住

臺灣示罰。今據李侍堯奏，林爽文已被拏獲，於本月初五日在後壠地方押解進京，此信得之該處船戶目睹，自屬確實。計福康安奏報之摺，日內亦可奏到。是福康安辦理此事，雖少稽時日，但逆首林爽文業已就獲，大功即日完竣。福康安籌辦一切，尙爲妥協。着於南路賊匪掃除淨盡、拏獲莊大田後，即將臺灣逆匪滋事根由及釀成此案之文武官員，並官兵散失數目，一一詳悉嚴行查辦。並將善後各事宜，悉心籌畫辦理。如內外山地界；從前設立土牛未爲周密，應重加堪定，務令界限分明，勿使日久得偷越，以致滋生事端。又如改建城垣、添設官兵等事；從前該處舊有城垣，俱係用蔣竹等項編插；原以蔣竹等物雖不若磚石工程堅固、足資防守，但失之易復之亦易。卽如康熙年間有奸民朱一貴滋事，臺灣全郡被陷，七日之內卽經收復，亦因該處舊無磚石城垣，賊人難以據守，故能尅日奏功。雍正年間吳福生滋亂時，曾奉有「無須改建磚石城垣」諭旨，亦卽易失易復之意。此次逆匪林爽文等起事之初，雖因各縣舊無城垣，得以猝爲佔據；但現在福康安等統兵剿捕，賊人望風奔潰，攻尅賊巢勢如破竹，未始不因該處無城垣之固，故賊人難以守禦。目今剿捕事務不日完竣，但臺灣遠隔重洋，又係五方雜處，游民聚集之地，難保其百年無事，自應深思遠慮，計出萬全。着福康安將改建城垣一事，詳悉籌酌。朕意，臺灣郡城爲根本之地，自應改建磚石城垣，與該處安平鎮向有城垣，互相聯絡，以資捍禦。至嘉義一縣，朕因該處人民隨同官兵竭力守城，錫以新名，用示嘉獎。

該處城垣亦應一律或磚、或石改建，務令堅固。此外，如彰化、鳳山等縣，及現在應行添設官弁駐劄處所，不妨仍用荊桐竹木類栽插。惟聞各該處舊有城圍，多係依傍山麓，未能據扼形勢。現在雖令德成前往勘辦，但德成僅諳工程做法，相度形勢非其所能。着福康安務須詳細履勘，或移建高阜，或因舊基跨山圍築。卽舊城難以移動，亦須擇附近山頂形勝之處，設立磚石卡座，添設弁兵，以資控制。總期佔據要地，勿令有失形勢，使四外得以俯瞰城中，方爲妥善。福康安將應辦諸要務立定章程，卽可交徐嗣曾等在彼接辦。福康安約於朕萬壽前趕至熱河瞻覲，亦不爲遲。至海蘭察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及應撤各兵，一俟剿賊完竣，卽可令其陸續先回，勿須守候也。

二十六日（己丑），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曰：現在逆首林爽文已經生獲，其餘夥黨餘孽自易殲除；臺灣剿捕事宜，尅日可以完竣。但該處一交三月，氣候卽已炎熱，所有各省派調兵丁難於在彼久駐。將來福康安辦理善後事宜，固須酌留官兵數千，以資彈壓；此外兵丁爲數甚多，留於該處亦屬無用，自應陸續撤回，令其各歸本處。着福康安於南北兩路一律肅清，大功告成後，除臺灣應留額兵外，應將素耐炎熱之貴州、湖南二省兵丁內擇其強壯得力者，挑擇數千留彼彈壓；其餘，如屯練兵最不耐熱，及傷殘病廢者，俱應先撤回。次則各省駐防滿兵及浙江、兩廣、福建綠營兵丁，俱應次第令其渡回內地，各歸原伍。庶隨征出力兵丁，既不至久留受熱，以致不習水土染患疾

病。而福康安辦理善後，有兵數千亦儘足敷應用。

二十七日（庚寅），孫士毅奏言：風聞將軍福康安派兵搜剿，已於正月初五日在竹塹山內拏獲賊匪林爽文，初六日已經起解等因。臣恐又係訛傳，但思獻出逆犯家口一事，現在已屬確鑿，則此次拏獲林爽文所聞，或竟不誣。臣既有所聞，若慮獲陳奏不實之咎，匿不上聞，問心更難自安，謹先再奏。奏入，報聞。

三十日（癸巳），李侍堯奏言：臺灣府經歷羅倫，在臺灣三年，且前歲冬間賊匪攻犯郡城時，該員正在彼隨同道府等守城堵禦，俱所身親目擊。據稱：「前年十一月內，柴大紀巡察北路彰化一帶地方，聞有賊匪滋擾，經彰化縣俞峻請留柴大紀在彼調兵彈壓。柴大紀託稱回郡派兵；初十日回至郡城，委遊擊耿世文於十三日同臺灣府孫景燧帶兵三百名，前赴彰化縣大墩地方劉營。是月二十七日夜，賊匪林爽文等攻破大墩營盤，遊擊耿世文被害，兵丁二百名不知下落。二十八日，彰化縣又被逆匪攻破。十二月初一日府城得信，臺灣道永福同臺防同知楊廷理催促柴大紀派兵剿捕。柴大紀又派遊擊李中賜帶兵四百名前往應援。柴大紀於初五日帶鎮標兵四百名，午時尙未動身；楊廷理向柴大紀云「若將總兵印付我，即當代爲出戰」，柴大紀纔起身。出城三里，到接官廳就住下了。隨將水師遊擊林光玉等帶安平水師兵並城守營兵共一千二百三十名，同往諸羅。那時，諸羅縣城於初五日夜間已經失陷，柴大紀即駐劄鹽埕橋，堵禦一月有餘。到正月十

三日，黃仕簡撥兵二千餘名，柴大紀纔從鹽埕橋起身往諸羅去的。臺灣城內，鎮標原有額兵二千五百名，原是預備聽調，並無防汛。當賊匪攻府城時，城中兵力甚少，每城門不過四、五十名，是實。柴大紀平日聲名平常；那包差賣兵之事，臺灣地方都是知道的『等語。臣查該員所稟，俱有月、日、地名及兵丁數目，參以臣平日風聞，兩相印證，其爲貪縱貽誤，已屬顯然。柴大紀在彰化則避賊而歸，及至賊攻犯郡城，又復畏賊不卽出城，致賊匪得肆鴟張，實屬罪無可逭。至戍兵數目，臣前因該道府所稟與原額迥異，節經嚴查。無着者竟有二千三、四百名；卽亡失亦斷不至如此之多。今就羅倫所稟，府城共存兵，除柴大紀兩次派撥及伊親自帶往，共止一千一百名；又每城門四、五十名，查臺郡係七門，亦止三百餘名，是存城額本屬虧短一千餘名。彼時尙未有傷亡散失，其爲賣放網利無疑。臣前此所聞，在營當差者祇有延、建等兵，而漳、泉兵則聽其在外恣爲奸利、餽送錢文之事，卽此可證。至柴大紀私令班兵渡回內地貿易牟利一節，臣詢之羅倫，據稱實未聞此語。臣思柴大紀如私令兵丁渡回貿易，從鹿耳門放洋，卽可直抵江南之上海、浙江之乍浦、鎮海等處，原不必收入廈門等口岸。或因此故，浙省俱有議論，而閩省轉無傳聞。方鎮大員行同市儈，一經審詢，自可得其底裏。奏入。

上諭內閣曰：賊匪起事之初，柴大紀於巡察彰化時，若一聞信息，卽親自帶兵剿捕，無難卽時撲滅；乃轉托稱派兵回至郡城。及聞彰化失陷，柴大紀仍觀望遲徊，並不速

往援救，直至數日始帶兵起程；復於離城三里地方卽行駐劄，致逆匪得以輾轉蔓延，日肆鴟張。是柴大紀不但平日貪縱營私、廢弛營伍，而且怯懦遲延，釀成巨案。現經朕面詢押解臺灣逆匪到京之侍衛額爾登保，據稱：『逆匪攻擾嘉義時，俱係義民等出力守禦，並非柴大紀之功。其不肯帶兵出城一節，亦係義民等不肯將伊放出，柴大紀亦畏賊不敢出城』等語。額爾登保係在臺灣帶兵之員，所言更屬確實。則柴大紀前奏不忍將數萬生靈盡委賊手，仍忍饑固守待援之語，竟屬捏詞巧詐，全不足信；守城亦非其功。柴大紀既貪縱釀變於前，又復巧詐欺罔於後，種種劣蹟，難以枚舉；此而不加以懲治，又何以肅軍紀，而整官方。朕辦理庶務，從不豫存適莫之見，而信賞必罰，乃用人行政大柄；況現值用兵之際，賞功罰罪，尤貴嚴明。如柴大紀前奏不肯帶兵出城一節，朕以其勤苦出力，甚有良心；覽其奏摺之言，自屬實情；初不爲逆詐不億不信之見。而其種種捏飾之處，彼時亦尚未有人摘發，朕焉肯泯其勞績，不加之恩賞乎！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者，此也。迨柴大紀貪劣各款蹟，節次敗露，經李侍堯等逐款查明，俱已確鑿有據，是以卽將柴大紀革職拏問。至常青在閩浙總督任，已及年餘，且渡臺灣後身爲將軍，近在府城，豈無聞見；乃於柴大紀劣蹟並無一字奏及，實屬辜恩，特將常青交福康安審訊。又李侍堯原欲俟蕙功之日，給還伊原襲伯爵，乃此事經朕節次降旨詢問，李侍堯知難隱飾，始行具摺陳奏；似此有心徇隱，更爲辜負重恩，李侍堯不應出此也。前已晉加官銜



，賞戴雙眼花翎，已爲僥倖，豈可復膺懋賞，並着交部嚴加議處。琅玕並不自行陳奏，及降旨詢問始將風聞柴大紀各款具奏，亦難辭咎。琅玕亦着一併交部分別嚴加議處。朕於臣下功罪輕重，惟視其人之自取，初不稍存成見。雖不逆詐，不億不信，實亦先覺。其李侍堯續行參奏柴大紀各款，並着交福康安一併嚴審定議。

臣等謹接，「論語」稱『不逆詐，不億不信』，伏讀經筵御論，謂此語宜與『誠明』參看；蓋人情變幻不齊，使事事皆逆其詐，億其不信，是先以不誠待人。此亦一不誠，彼亦一不誠。蓼擾虛僞，莫可究詰。欲其先覺，抑亦難矣。然則誠之爲道，實我聖主之所以御物；而亦卽以妙鑑空、衡平之用者乎！

夫以柴大紀之貪縱營私，固擢髮不足數罪。而當夫厥罪未彰，厥功可飾；跡其入告之詞，立言懇款，此而不加之懋賞、錫以崇封，將何以爲登陴禦賊者勸？且又烏知其所云忍饑固守者之竟屬虛辭，而預逆其詐，預億其不信耶？厥後，天不可欺，垂詢所及，不啻衡鑒在懸，而柴大紀之巧爲掩飾者，仍無纖毫之或遁。斯蓋「中庸」之所謂自『誠明』與「論語」『不逆不億』之旨，洵足相證也夫。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五十二

二月初一日(甲午)，福康安、海蘭察、鄂輝同奏言：賊首逃入內山，經臣等分派官兵堵截要隘，令各番社生番在內山一體截拏。茲據社丁杜敷報稱：「林爽文帶領匪衆六、七千人，在埔裏社至埔尾沿溪山溝內逃走；因東南一帶巒巒等社生番堵截嚴密，不敢竄往南路，現已向北逃去」等語。臣親往各處隘口沿山搜查，並催調糧餉雇夫背運入山，以爲追賊官兵之用。一面飛飭通事王松帶領獅子頭社番，於要路迎頭堵截；一面商令海蘭察、鄂輝帶同舒亮、普爾普、恒瑞、普吉保、袁國璜、穆克登阿、許世亨及巴圖魯侍衛等，由歸仔頭內木柵各隘口分路進山，連夜追趕；臣往來各路督催官兵，何處緊要卽於何處帶兵策應。於二十五日，至麻著社一帶，聞林爽文於二十四日夜間，在東勢角地方，被生番截殺四百餘人，餘衆沿山北去。查看賊人踪跡，係兩路逃走，隨將官兵分爲兩路：海蘭察、舒亮、恒瑞、穆克登阿、許世亨、袁國璜由東勢角前進；鄂輝、普爾普、普吉保由樸仔離東山前進。山徑險窄，穿林越箐，不能乘馬，均屬徒步登陟。官兵等沿山搜捕，殺死賊匪二千餘名，拏獲活賊四十餘名，奪獲大小砲位、鎗桿、刀矛七百餘件。二十七日行至獅子頭社，見山溝內賊屍縱橫遍地，數里不絕，而河內淹斃之賊亦多。據王松及生番等稟稱：「林爽文於二十五日到獅子頭地方。賊匪等因日夜行走，腿

脚俱已發腫，過河淹斃一千餘名；社內生番堵截去路，又殺死賊匪二千餘名，止剩賊一、二百人過山逃去。大約從猫裡社逃往三貂地方。生番等不認得林爽文，不知可曾殺死』等語。隨將各生番所獻首級並拏獲活賊逐一認識，俱非林爽文。仍卽分路帶兵馳往追捕。臣查臺灣以東，皆係大山，越過大山數十重，東面仍屬瀕海。三貂社在淡水極北，轉東逼近海岸，與蛤仔欄社相近；本係番界，間有貧民前往租地耕墾。今林爽文在內山逃往三貂，必由蛤仔欄經過；前經臣檄調副將徐鼎士、同知徐夢麟帶領生熟番衆，至蛤仔欄邀截。徐夢麟已於本月二十五日同都司徐機，至八堵地方屯劄。查八堵距蛤仔欄不過二百餘里，層巒疊嶂，山徑陡峭，步行前進約有三、四日程途。且該處均係生番居住，必須熟悉情形之人，方能前往；前已訪明居住三貂之吳沙、許天送及生番通事張光彩等，最爲熟悉，復示以重賞，令其遍諭該處生番擒獻逆匪，並即帶領官兵入山堵截。查逆首竄逸內山，隨行賊匪尚有數千，官兵追趕及生番邀截，業已誅戮殆盡，沿途餓斃者又有千餘名。現在四路圍逼，逆首已無存身竄迹之地，一經追及，卽可成擒。惟獅子頭社所殺賊匪，首級俱被生番割去，其中不無有名頭目，自應逐加識認。而生番性嗜殺人，所得首級皆攜回巢內，以誇武勇，不肯全行獻出，驗過者不過數百顆。茲已將出力生番按名給賞，諭令將首級呈驗，認非賊目，再行給還；庶知賊目何人被殺，何人逸逃，按名緝獲，以期盡絕根株，不留遺孽。又在正月初一日至各社一帶內山，殺死奔逃賊匪

二百餘名，拏獲假扮林爽文之賴達一名、活賊四十餘名。訊據賴達供稱：「林爽文自獅子頭社痛剿之後，隨行賊夥又被沿途官兵生番殺散，所剩無多。林爽文原欲向北逃竄，見山內官兵圍截嚴密；又聞三貂等處亦有兵番截拏，不敢前往；在打鐵寮一帶山溝橋林內藏匿，尙無一定去向」等語。官兵等遂至打鐵寮追捕，由蝦骨社、合歡社、直至炭窰地方，又搜獲零星賊匪百餘名。查炭窰與南港仔山口相通，出山不遠，即係海岸；惟恐林爽文被山內官兵追急，潛行出山向海口逃逸，復派各營官兵由後壠至中港；又自竹塹至桃仔園，沿山密佈。臣福康安、海蘭察、鄂輝、舒亮、普爾普、恒瑞、許世亨、普吉保、袁國瓚、穆克登阿、特勒登徹、六十七、春寧及巴圖魯侍衛將弁人等，各分隘口，四路圍截。該處草深樹密，溝壑甚多，大隊官兵恐難於隱僻地方逐處查到，致有遺漏；兼恐逆首見官兵追至，驚懼自戕，不能生獲；因揀派巴圖魯侍衛二十員、貴州、廣東屯練兵丁數百名，改裝易服，扮作民人，同淡水義民、差役及社丁、通事等，分投搜緝。於初四日，在老衢崎地方將逆首林爽文、賊目何有志一同擒獲。現在搜查逃竄餘匪，又拏獲林琴、陳傳、吳萬宗、賴其瓏等四名，均係有名頭目。一俟搜查淨盡，並令入山各兵休息數日，即行統率大兵肅清南路。至南路賊匪情形，現猶屯聚大武壠、赤山保、大穆降、水底寮等處；聞官兵蕩平北路，心懷畏懼，黨羽漸離；特恐義民截殺，不敢相率投誠。而被脅村民亦以賊未解散，不敢遽行倡義。經臣分遣熟悉南路賊情之舉人郭廷機

、廩生王維清等，賈示撫諭村民，離間賊黨。並以大武壠等處與諸羅接壤，行知柴大紀及參將李隆、張萬魁、知縣陳良翼，將投出之人妥爲安輯。茲據柴大紀等報，有賊目何北海一名，賊匪魏振元等十六名，自行投出。內有蕭盛、賴育二名，拏獲賊匪林靴、林旺贖罪。陳良翼報，有賊匪吳雲、林壓等四十八名，均已自行投出。又舉人郭廷機帶出南路投誠賊目許參、陳送期、陳吾春、顏院、林快士、黃充來營。並據賊目郭照、高爲遣郭敬同來稟稱，林爽文二弟林勇，帶同賊夥在大武壠潛匿，情愿設法擒獻，再行投出。臣俱已免究前罪，令其拏賊自効。看來南路賊匪，黨羽漸已解散，大兵一到，無難尅日殲除。其賊目李七，早有歸誠之信，前經拏獲該犯家屬，伊兄李水情愿入山找尋，至今並未投到；茲已在內山拏獲。該犯係賊中著名頭目，不思早行投出，仍隨林爽文逃入內山，未便因其原有投誠之心，稍爲輕縱。茲已嚴行看守，同拏獲賊目等另行派員解京審訊。又，官兵攻克大里杙後，有被賊拘禁之原署南投縣丞洪智，投赴軍營。據供：『賊匪到南投搶劫，因該處並無城池，汛兵九十餘名，又分在各處汛地，不能抵禦，即時被賊攻陷。隨帶兩子到民人王生家，欲尋自盡。王生救住，送到豹尾莊廖全家居住。林爽文聞知，拏到大里杙，叫何從龍勸降。不從。就帶到觀音亭交林繞看守。又叫劉懷清威逼幫辦事件。自勿兩次，都被劉懷清將刀奪去，手上現有奪刀傷痕可據』等語。訊之何從龍、劉懷清，供亦相符。昨拏獲賊目林繞一名，即係在大里杙看守洪智之人，亦

稱洪智屢被林爽文迫脅，實未從賊。復傳到王生等隔別研訊，均非虛捏。但洪智身係職官，被賊人拘禁日久，兩次自刎未死，仍復靦顏視息，究屬偷生無恥；未便因該犯員未經從賊，稍爲寬貸，應請卽行正法。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海蘭察、鄂輝曰：福康安等統率大兵，分駐各隘口嚴密堵截搜拏，使首逆無從遠竄；復恐林爽文見官兵勢盛，驚懼自戕，隨派巴圖魯侍衛及貴州、廣東屯練兵丁，改裝易服，同差役、社丁、通事等分投搜緝，將逆首生獲。福康安等辦理妥協，可謂用心周到，甚屬可嘉！至林爽文逃匿後，固須多派兵民分頭搜捕，而當其搜獲之時，必有最爲出力首先下手之人，其人應優加獎賞。着福康安將林爽文究係何人首先擒獲，查明數名據實具奏，候朕另降恩旨。至洪智身爲職官，被賊拘禁，不能捐軀盡節，固屬罪有應得；但念該犯兩次自刎，爲賊匪劉懷清將刀奪去，手有奪刀傷痕可據，與靦顏從賊偷生者有間，着加恩恕其一死；發往伊犁充當苦差。又前奏賊目陳泮投出後，將其家屬扣留，仍令伊入山勒限擒獻。林爽文係被官兵搜獲，而陳泮作何下落，未據奏及。該犯既不能將林爽文擒獻，自未便因其曾行投出，稍從末減。此外，尙有吳領等亦係有名頭目，均難寬縱。並着福康安迅速按名查拏，解京審辦，毋令遠颺漏網。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孫士毅曰：據臺灣解到匪犯劉懷清、林茂等供：劉懷清在大里杙墮同林爽文之僞軍師董喜辦事，一切聽其調度，衆人稱爲董仙。林

茂係董喜糾同入夥。又據供：賊人頭目林水素爲林爽文信用，諸事皆其主謀，現封提督，將來欲封作宗人府。伊二人俱隨林爽文逃入內山等語。董喜爲賊匪軍師；林水亦係林爽文信用，僞封提督；雖非莊大田之著名者可比，但皆係助惡爲首之犯，未便任其潛逃漏網。現在首逆林爽文已經擊獲，董喜、林水二人，係隨同逃竄之人，如業經就獲，自己隨同解京；倘尙未擊獲，着福康安務將該二犯嚴密搜查務獲。若臺灣查無踪跡，計該犯等非逃入福建內地潛匿，卽由海道竄入粵省。並着李侍堯、孫士毅一體飭屬嚴擊，以期必獲，解京審辦，毋任其兔脫稽誅。再，此等黨惡要犯，如本日解到之蔣挺、劉懷清、林茂、何從龍四犯，及供出之董喜、林茂，俱係爲賊主謀，並得受僞職，罪惡甚重；其家屬俱應緣坐，着福康安、李侍堯等卽行遵照查明辦理。將來擊獲各犯，有似此情節重大者，俱着照此查辦。再，柴大紀、蔡攀龍二人，前據福康安於抵嘉義縣殺賊解圍後，卽留柴大紀、蔡攀龍在縣城防守。伊二人俱受厚恩，如果思出力自効，自應懇求福康安隨同帶兵打仗。乃本日訊問押解匪犯到京之侍衛額爾登保，據稱柴大紀、蔡攀龍二人，並未懇求一同帶兵前往剿賊。似此視顏安處，全不思奮勉出力，並懇求虛詞而無之。伊等畏懼懦怯，全無人心，已可槩見。又蔡攀龍經福康安派令招致李七，乃蔡攀龍並未能設法招致，可見坐辦之事，尙不認真，安望其能隨營打仗，奮勇殺賊？着福康安卽傳旨詢問蔡攀龍，令其自行據實明白回奏。至柴大紀於福康安自嘉義進兵時，並



未懇請前往一節，亦着福康安一併嚴切訊問，據實覆奏。

上又諭內閣曰：福康安等自鹿仔港進兵後，督率將弁奮勇攻剿，連次克捷。前於嘉義縣破賊解圍，業經降旨將福康安、海蘭察晉封公爵，賞給紅寶石頂、四團龍褂，以示優獎。今逆首林爽文經福康安等設法生擒，辦理周妥，實屬可嘉；特親解御用佩囊二個，分賜福康安、海蘭察，用昭恩眷。所有在事出力之將弁等，並着福康安查明咨部議叙。其隨征兵丁，並着福康安分別獎賞。至辦理此事，朕先事運籌，決機發策。自逆匪滋事以來，大學士阿桂留京辦事，續又差往河工及江南勘河，本未承辦書諭。大學士和珅始終承旨書諭，於一切滿漢事件，鉅細無遺，懋著勤勞，自應特加優賞。和珅本係一等男爵，着照從前大學士張廷玉之例，晉封爲三等伯。大學士阿桂、王杰、尙書福長安、董誥，夙興夜寐，一體宣勤，俱着交部議叙。其滿漢軍機章京，並着軍機大臣查明實在出力者，交部分別議叙。至此次辦理軍務，孫士毅以隣省總督，一聞逆匪滋事之信，卽親赴潮州駐劄，節次派調兵丁、撥運軍餉、火藥、鉛丸等項，源源接濟，迅速周妥，甚爲出力。孫士毅業經賜予宮銜，並賞戴雙眼花翎，仍着照從前大學士蔣廷錫之例，賞給輕車都尉世職，以示嘉獎。李侍堯自調任浙閩總督後，於照料過兵及運送糧餉等事，亦尙妥速，本欲俟戴功之日，將伊原襲伯爵給還。但李侍堯前抵閩省已及一年，於柴大紀在總兵任內執法營私、廢弛營伍種種貪劣款跡，自己早有見聞，乃竟緘默不言，並不及

早據實參奏；經朕節次降旨詢問，李侍堯始行具摺陳奏。明係有心徇隱，豈可再膺懋賞；且伊業經賞戴雙眼花翎，晉加宮銜，毋庸復行給還伯爵；仍着交部照例議叙。至柴大紀，前因其固守嘉義不肯出城一節，念其勤苦出力，是以特封爲義勇伯。今據福康安、李侍堯等先後遵旨查奏，柴大紀在總兵任內貪劣各款，俱已確實；並守城亦非其功；其前奏忍饑固守之處，竟係義民等不肯放出，伊轉捏詞欺飾，已明降諭旨革職拏問，交福康安逐款審明治罪矣。至兵部承辦軍報之員外郎盛保，在良鄉縣駐守迎候馳遞，尙爲奮勉，本日擒渠捷報，卽係該員親自賚遞，着加恩賞戴花翎；並在京捷報處各員，俱着交部議叙。又，此次軍報往來，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沿途各驛站，馳遞並無貽誤；所有沿途督撫辦理一切軍需，均屬出力；及驛站遞送文報之文武員弁，並着查明交部分別議叙。其驛站兵丁，亦着酌量給賞。

初二日（乙未），上諭內閣曰：黃仕簡、任承恩上年朝審勾到，並經格外加恩，免其一死。現在大功已屆歲事，所有黃仕簡、任承恩二犯，俱着加恩釋放。但伊二人身獲重愆，經朕曲加矜宥，全其軀命；若仍靦顏安居輦轂之地，有何面目對人？俱着勒回原籍，閉戶靜居思過。

臣等謹案，黃仕簡、任承恩專閩受寄，惟怯逡巡，實干軍律。我皇上曲貸餘生，俾得園扉偷息，已屬施恩格外；及臺灣大功告竣，復蒙矜宥釋還。此非聖恩之獨厚於黃仕簡、任承兩人也，

祇以黃仕簡乃黃芳度之孫，任承恩乃任舉之子。方康熙十三年逆匪鄭錦之亂，芳度闔門殉節；而任舉實効命於金川之役，兩人者之祖、父皆以忠節著聞；是故一線可原，特從曠典。爲臣工者，益欽服聖主之權衡，刑賞不假秋毫，惟當激發盡誠，咸知法鑒。萬一重愆自蹈，苟非如黃仕簡、任承恩之猶有可原，必不能倖邀肆赦。而効忠如黃芳度、任舉者，雖延賞已逾百年或數十年，尙足以旤其獲咎之子孫，一罪一功，昭然不爽。載諸簡冊，洵足以永垂激勸云爾。

上又諭內閣曰：此次臺灣逆匪滋事，劫縣戕官，肆行不法，至一年之久。福康安等帶兵渡洋，旬月之間，即將賊匪痛加殲戮，搗穴擒渠，各村莊得以安堵如舊。該處地隔重洋，五方雜處，風俗素稱刁悍；經此一番懲創，若不明示武威，恐民人等事過卽忘，不足令其怵目做心，常思安分畏法。將來事竣後，如福康安、海蘭察及鄂輝、普爾普、舒亮等之勇略最著者，應於臺灣郡城及嘉義縣兩處，共建生祠，塑立像貌，俾該處民人望而生惕，日久不忘。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徐嗣曾曰：前因黃仕簡帶兵渡洋，並不奮勇剿賊；惟安坐郡城，因循株守，以致逆匪蔓延日久。曾經諭令李侍堯等，將來事竣時，所有多延時日糜費軍需銀兩，應於黃仕簡名下責令分賠，以示懲儆。李侍堯何以尙未覆奏？現在逆首林爽文業已生擒，剿捕事務卽日竣功；黃仕簡釋放回籍，既邀格外寬宥，而臺灣逆匪滋事年餘，一切軍餉費用不貲，皆黃仕簡因循貽誤所致。若復令坐擁豐饒，

無以示懲。着李侍堯於黃仕簡名下罰令繳出銀二十萬兩，以備賠補軍需之用。至昨據福康安奏，訊據林爽文之父林勸供稱，伊祖父墳墓係在義塚地內埋葬，並無木牌，難以辨認等語。該犯祖墓埋葬義塚，自可查訪而知，着李侍堯於林爽文本籍漳州一帶，嚴密查訪，不可稍涉紛擾，致伊支族驚疑；更不可因匪犯捏飾，竟置之不辦，徒事顛預也。

初四日（丁酉），上諭內閣曰：柴大紀既貪縱釀變於前，復狡詐欺罔於後。其前此接奉諭旨不肯出城一節，自係因郝壯猷前在鳳山棄城逃回，卽於軍營正法，柴大紀心懷畏懼，恐懼重辟，是以不敢輕離該處。設非朕嚴申軍紀，於鳳山失事時，卽將郝壯猷按律辦理，則柴大紀深染綠營習氣，怯懦畏葸，未必不爲郝壯猷之續。今既查明種種劣跡，自應徹底嚴辦。昨已明降諭旨，將伊革職擊問，交福康安嚴行定擬具奏矣。朕於臣下功罪，惟視其人之自取，一秉大公至正。而於用兵之際，有功卽賞，有罪卽罰，尤務嚴明，從不絲毫假借。至辦理軍務，宵旰焦勞，從前平定準部、回部、大小金川，無不炳燭幾先，預摻成算。此次林爽文等糾衆滋事，雖係叻臈草竊，亦並不心存忽視，一本敬天凝命之念，孜孜勿懈。是以仰邀昊眷，尅期奏績，逆首生擒。卽如恒瑞妄請添兵數萬一摺，設不斷以乾綱，如宋、明庸主遇事輒令廷臣聚議，衆論紛紛，迄無定見，征調紛煩，緩不濟急，寧不如金世宗所云：『南朝集議既成，北兵已可渡河』之語。其何以握勝算，而奏鴻捷耶！着將前後辦理緣由，通諭中外知之。

臣等伏讀御製遲速論，曰：『兵事宜速，而要於敬天明理。不敬、不明，未有不致愆事者』。至哉皇言，誠足以揭萬幾之要，立千古之極矣。夫以林爽文之糾衆滋事，不過么騰草竊耳；而我皇上宵旰焦勞，悉本凝命之思，孜孜勿懈，卽遲速論所云『敬天』也。以恒瑞恇怯之見，妄請添兵數萬，而斷以乾綱，斥其謬議，卽遲速論所云『明理』也。是惟『敬天、明理』，無不炳燭幾先，預操成算，以迅奏膚功。蓋於兵事有明徵焉，而豈獨於兵事然哉？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五十四

二月初五日(戊戌)，福康安、海蘭察、鄂輝同奏言：將拏獲逆首林爽文、賊目何有志及節次拏獲各要犯，隔別研訊。緣林爽文自幼來臺灣趕車度日，交結無賴，行竊爲匪。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十五日，林爽文與林泮、林領、林水返、張同、何有志等，在大里杙山內車輪埔飲酒結盟；互相約誓有難相救，結黨搶奪。適有楊光勳、楊媽世倡會械鬪案內逸犯，逃在彰化，經地方官差役查拏。有差役黃姓、傅姓訪查曾入天地會之人，藉端索詐，人心不服。林泮、王芬、林領、林里生等起意拒捕，招林爽文入夥。經伊族長林繞、林石等勸阻，將林爽文藏匿山內糞箕湖地方。林泮復來糾約，遂決意聚衆謀逆。十二月二十七日，副將赫生額、遊擊耿世文、知縣俞峻帶兵至大里杙查拏，在大墩住宿；賊匪乘夜刦營，全行被害。二十九日，攻陷彰化縣；十二月初六日，攻陷諸羅縣。其淡水之賊，於初七日攻陷竹塹城；南路之賊，於十二日攻陷鳳山縣，四處紛紛響應。雖彰化、諸羅旋經收復，起事之林泮、王芬、林里生各犯，亦被官兵、義民殺死，無如帶兵各員株守一方，不能及時進剿，賊匪得以從容修備。將大里杙地方築城挖壕，斗六門、菴古坑、集集埔、水沙連等處隘要，亦兵堅立木柵、壘砌石牆、屯聚糧米；勒派農民等分季納租，山田按一九抽收，水田按二八抽收。公然以北路一帶村莊，屬其管轄，迫

脅各莊民人於辮頂之外留髮一圈，以爲記認。林爽文見黨羽附和日衆，自稱盟主，僞號「順天」。賊夥內稱林爽文爲大哥，彼此相稱爲兄弟。受過僞職之有名賊目等，不下數十人。令林領、林水返據守附近賊巢一帶之烏日莊、田中央等處；陳傳佔據南、北投；蔡福佔據蕃古坑；李七佔據斗六門。劉懷清、董喜、陳梅爲之主謀。林爽文自五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往犯府城，未陷，並未再往；總在嘉義縣及笨港、鹽水港地方滋擾。以嘉義爲全郡適中之地，滋擾更甚，圍困數月之久，必欲攻陷。至上年十一月內，嘉義圍解後，林爽文連夜奔回賊巢。二十二日，舒亮一路官兵進至大肚溪劉營，林爽文親率賊夥前往攻擾，左臂中鎗。從前所聞在嘉義牛稠山受傷之處，係屬訛傳，並無其事。及大兵攻克大里杙時，逆首由火燄山逃至集集埔，以爲退守地步，並希圖抄截官兵後路。旋經大兵併力攻克，賊之精壯能打仗者，多被殲戮，始竄入內山番界。此北路逆匪等起意謀逆及滋擾煽誘先後各情節也。其南路賊匪，亦係天地會內之人；莊大田實爲渠魁。該犯雖與林爽文附和一氣，究係各分黨類，不相上下。其起釁情節，容俟剿平南路拏獲莊大田，再行說明具奏。惟查林爽文狡黠性成，供詞閃爍，其所供聚衆滋事，商同謀逆各情，多有不實、不盡。而於天地會起自何人之處，反覆究詰，該犯匿不供吐。因係解京要犯，未便遽行刑訊。其供出助逆賊目等姓名，除業經拏獲正法外；未獲各犯，出示懸賞，按名嚴拏，務期盡絕根株，不使稍留餘孽。再林爽文等係逆案首犯，渡海解京，道路



遙遠，必須大員督解。舒亮人甚明幹，堪以解送。現在剿賊大局已定，軍營分路帶兵者尚不乏人，即將林爽文等一起逆犯，交舒亮帶領章京、弁兵押解赴京。舒亮於軍營一切情形，皆所深悉，亦可仰備垂詢。其先後拏獲有名賊目二十名、首逆眷屬五名口，業已分作三起，揀派妥幹員弁解送。所有各起逆犯，現於鹿仔港登舟，徑渡蚶江。但恐風信靡常，或吹至廈門、崇武兩處，亦未可定。臣已飛咨李侍堯，於各處海口地方預行派撥官兵等候，不問何處登岸，皆有官兵護送，不致稍有疎虞。又自進兵以來，義民首等隨營進剿，人思自効，實爲奮勉可嘉。其中最爲出力者：查有嘉義縣義民首黃奠邦、鄭天球、王得祿；元長莊義民首張源勳，隨同打仗、搜拏賊匪，並購線招出賊目等，離間賊黨；又各差義民假扮賊裝，四出偵探，賊中情事，纖悉皆知，得以預爲籌畫，甚屬勤幹能事。再淡水義民首王松、高振、葉培英，東勢角義民首曾應開，熟諳內山路徑，深悉番情，前經臣委令徐夢麟招致屋鰲、獅子等社生番，卽係王松等前往曉諭。迨賊匪遁入內山之後，該義民首等導引官兵進剿，並於要隘地方嚴密堵截，不使首逆遠颺，所辦均屬周妥。臣已將黃奠邦等八名，核其勞績，分別賞給翎頂，以示獎勵。至淡水同知徐夢麟，明幹能事，熟悉番情，辦理剿賊一切事宜，甚爲出力。將迤北一帶生番，全行招出，親至三貂險僻之處，堵拏賊匪；並於所屬淡水地方，沿山通海各要口，分佈義民，設卡防守，極爲周密。又南安縣教諭郭廷筠、試用鹽大使張均、軍需局委員革職通判鄭一

桂，在廈門招集漳、泉義勇，隨至臺灣軍營。臣以郭廷筠籍隸閩省，於臺灣情形最爲熟悉，凡購線擒拏賊眷、賊目及撫諭義民、訪探賊情等事，多交該員辦理，實能不辭勞瘁，認真妥辦。其張均、鄭一桂，往來督催糧餉、鉛藥運送迅速，自進兵以來，從無貽誤。官兵在斗六門剿賊時，張均因送鉛藥前進，適遇賊匪猝至，當即殺賊一名、拏獲活賊黃褒一名，實爲奮勉可嘉。懇賞給徐夢麟知府職銜、郭廷筠同知職銜、鄭一桂知縣職銜。俟大功告竣，再行送部帶領引見。至張均以文職官員保護鉛藥、親殺賊匪，應請令戴用藍翎，以示優獎。又閩安協副將徐鼎士，調赴淡水堵禦賊匪，尙爲出力。自臣到臺灣以來，遵檄由大甲溪進兵，人雖不能如徐夢麟幹練勤能，亦屬奮勉可嘉。但業已因公降調，懇仍留閩省以副將補用，並賞戴花翎，以示獎勵。又聞南路賊匪多聚鳳山縣水底寮、大穆降等處地方，近聞官兵剿平北路，賊匪多在近山一帶潛匿；間或至郡城及山外村莊遙放鎗礮，亦不敢逼近營盤。莊大田等及有名頭目，佔據大武壠地方，爲負隅死守之計。該處大山圍繞，溪深嶺峻，山僻路徑處處皆通。中有四十餘莊，如礁吧哖街、大湖莊、樂陶莊、后堀臘，皆係賊穴；而虞莊、加拔莊、赤山保等處，皆有賊人出沒。此時進剿南路賊匪，必先搗大武壠賊巢，覆其根本。並將該處通往鳳山之路，飭令山猪毛、義民在旗尾莊、番薯寮要隘堵截。一面令永慶帶領總兵陸廷柱、巴圖魯侍衛果爾敏色、副將官福等，就近由府城往攻水底寮，牽綴賊勢。大武壠西面，臣已派蔡攀龍帶兵駐劄

灣裏溪；烏什哈達駐劄哆囉囉；梁朝桂駐劄茅港尾；鄭國卿駐劄白水溪一帶，進逼。其東面一帶內山生番，已諭令熟悉番情之貢生張維光、生員王宗榮、通事黃彥、黃三才、王和等，前往曉諭各社生番，協同堵剿。並令臺灣縣知縣王露差貢生張維光，密諭大武壠內之粵莊、番社，招集義勇，以爲內應。一俟各處佈置妥協，即令烏什哈達帶兵一千名、內地同安義民一千名，由哆囉囉前進；梁朝桂帶兵二千名，繞至阿里港一帶，迎頭堵截；臣等卽統率大兵，分路進攻。大武壠一破，南路賊匪自成瓦解之勢。至北路各處村莊，民心甫定，乃須酌量留兵鎮撫地方，搜緝逸匪。自應於緊要隘口分劄營盤，以聯聲勢。酌令普吉保留駐東埔納；遊擊夏承熙留駐斗六門；都司田智留駐南投；副將徐鼎士留駐大里杙；都司陳士紛留駐彰化；都司朱龍章留駐淡水。北路一帶，統共留兵四千八百名，足資彈壓。其餘各處營盤，概行撤去，聽候調遣。惟鹿仔港、鹽水港係近海口岸，地方難民寄住者甚多，仍令總兵李化龍、都司楊拜颺在彼稽查彈壓。至淡水極北之三貂、蛤仔欄地方，道路險遠，向爲藏匿奸匪之藪。臣前因逆首未獲，恐其潛行逃往，訪知該處有租墾番地之吳沙、許天送二人，素與生番熟悉，因諭令密購生番，導引官兵入山搜捕。並飭徐鼎士、徐夢麟帶領兵丁直入該處堵截。茲據報稱：『已於正月初二日前抵三貂，吳沙等帶領生番出山遠迎，詞色甚爲真誠。並遵諭分派蛤仔欄、東西勢等社生番，扮作抽藤打鹿之人，分佈要路，截擊首逆』等語。現在林爽文雖已就擒，但恐

逆案內有名逸犯，潛逃該處，亦未可定。復飭知該副將等轉飭吳沙、許天送，嚴密緝拏。並令徐夢麟仍回淡水，徐鼎士仍回大里杙，搜查餘匪，以靖地方。再林爽文之二弟林躍興，與林爽文同逃入山，在打鐵寮失敗，據淡水兵役於竹塹小坑內搜獲解送。訊供後，即將該犯歸入第四起應解逆犯內，一併解京。查林爽文家屬，惟伊三弟林勇一名，尙在南路潛匿，大兵進剿時，即當設法嚴拏，務期必獲，以盡根株。又古州鎮標都司朱化英等，帶領兵丁九十四名，配坐陳合與船隻渡洋，被風吹回金門鎮地方，船隻擊碎，淹斃都司朱化英、千總陳汝志、兵丁六十名。其餘弁兵扶板漂流登岸，另配船隻，現在已到軍營。原船內鉛藥、器械，俱已沉失。請將淹斃人等，照陣亡例議卹。其扶板得生之外委顧大成、胡天祥及兵丁等，俱已酌量給賞，以示體卹。再提訊林爽文之父林勸，供稱：「原住平和縣小溪火燒樓地方，父母葬在義塚」。現已將原籍村莊及葬塚處所，飛咨李侍堯，俟查有確切根據，即行刨挖；不必將義塚內坟墓概行發掘，轉致該處民人聞風驚懼。李侍堯自能妥協辦理。莊大田係鳳山縣篤家港人。訪聞莊大田之父莊二，本住嘉義縣屬臺斗坑莊，置有田畝，給與莊民黃番耕種。莊二卽葬於該莊附近地方。莊大田於莊二故後，始遷往鳳山。隨令柴大紀帶同知縣陳良翼，至圳仔頭山仔頂地方，將莊二坟墓掘開，骸骨挫焚。其所存臺斗坑田產，照例入官，歸於叛產內一併辦理。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海蘭察、鄂輝、李侍堯曰：前據福康安奏，分派巴圖魯

及義民屯練等改裝易服，於老衢崎地方搜獲林爽文。但究係何人首先擒獲，未據奏及，想係軍務匆遽，無暇詳及。又林爽文之二弟林躍興，已於竹塹山坑內搜獲；林躍興是何人所獲，自應加以獎賞。即詳查具奏。嘉義縣及淡水等處義民，隨同官兵打仗殺賊，並購線偵探、擒捕匪犯，實屬奮勉。着福康安即向各義民等詳加詢問，如伊等情願頂帶榮身，不欲出仕者，各聽其便；其情願出仕者，着福康安量其才具，分別文武咨送吏兵二部，帶領引見，候朕酌量補用實缺，以示鼓勵。又前因溫州鎮總兵缺出，曾諭令福康安於帶兵出力之副將徐鼎士、格綳額二員內，比較何人最爲出力，即奏請陞補。茲據奏，徐鼎士另案得有降調處分，未便遽陞總兵，請仍留閩省以副將補用；並請賞戴花翎，自應如所請行。其溫州鎮總兵一缺，格綳額是否堪以勝任，即據實覆奏，以便降旨。又劉懷清一犯，現今解到。審訊其爲林爽文主謀一節，皆諉之董喜、林水二犯，供詞狡展。現仍令軍機大臣嚴行刑訊後，即行正法外；其供出之林水及現在究出之陳梅等，已據奏拏獲，均俟解到逐一嚴審。至董喜一犯，據林爽文供，帶病跟到集集埔，已經身死。所供恐不足信。又劉陞一犯，亦係起意糾衆之人，在內山衝散不知下落。該犯既起意糾衆，亦未便任其漏網。着福康安查明董喜是否實因病斃；劉陞曾否續獲？毋任兔脫。又大武壠係南路賊匪巢穴，自應先行摧破，使賊無所依據。現在大兵四路密佈，莊大田等自不難立就生擒。惟該犯見林爽文係在內山生番地方被官兵拏獲，自不敢復逃至內山潛

匿，惟防其由各路海口竄逸；則洋面廣濶，官兵乘船追捕，恐擒獲有需時日。前經屢諭常青，令於各海口要隘嚴密巡防，着福康安再嚴飭各海口弁兵，梭織防守，並轉諭徐嗣曾、普吉保等，不時督率巡察。如莊大田等由海道竄逸，則惟伊等是問，恐不能當此重咎也。福康安於擒獲莊大田後，卽令海蘭察帶領巴圖魯侍衛等先行內渡。其應撤各兵，卽行陸續撤回。福康安俟料理善後一切事宜，大局已定，亦卽先行起程。其零星未獲無關緊要逸犯，卽交徐嗣曾、普吉保等在彼督率查拏。再，此次福康安分派鎮將在大武壠附近一帶堵剿，已將蔡攀龍派入；而柴大紀則從未派令帶兵。可見蔡攀龍在彼較爲出力，而柴大紀竟係懦弱狡詐無用，爲福康安所深憎，是以不加派委。柴大紀究竟如何貪縱營私，廢弛不職，並着據實覆奏。前因林爽文糾衆肆擾，勢正猖獗，是以欲將伊祖坟刨挖，以洩衆忿。今首犯林爽文業就生擒，其父母兄弟妻子，合家俱被拏獲；卽其三弟林勇，現在逃往南路，將來大兵搜捕莊大田，自無難一併拏獲；是林爽文業罹族誅，其祖坟亦不值再行查辦。且據供係葬在義塚內，難以辨認，若因此概行刨挖，未免波及無辜，或致衆心惶惑。着傳諭李侍堯，如林爽文祖坟查明確實，自應行刨挖；若查無確據，亦可無須辦理。至臺灣奸民倡立「天地會」，起自何人，林爽文匿不供吐，該犯係屬首逆，應解京盡法處治；此時福康安自不便加以刑訊。閱其供詞內稱，常聽得說漳、泉兩府設有天地會，邀集多人立誓結盟等語。漳、泉兩處民人素不相睦，林爽文原籍漳州，

其黨羽亦多係漳州人；而義民鄉勇等籍隸泉州者居多，林爽文自係欲借此扳陷，以洩其忿。看來，天地會名色竟係漳州匪犯所倡，與泉州無涉。俟林爽文解到時，嚴行刑鞫，自無從狡展。臺灣剿捕事務尅日完竣，該處一交三月，氣候卽已炎熱；各省派調官兵難以在彼久駐，節經諭令福康安於辦理善後事宜時，祇須留兵數千，以資彈壓。其餘官兵應行陸續撤回，令其各歸本處。現在福康安統兵前往南路，自可卽日戡功。着遵照前旨俟大功告戡後，除臺灣應留額兵外，應將素耐炎熱之貴州、湖南二省兵丁，酌挑數千留彼彈壓；其餘次第渡回內地，各歸營伍。將來大兵凱旋渡洋，不但福康安、海蘭察及領兵大員等不可冒險輕渡，卽微末弁兵亦不可輕易涉險；總須俟風色順利，再行開駕。卽稍遲時日，亦屬無礙，總期全臻穩順。

上又諭內閣曰：此次，福康安等統率官兵前往臺灣剿捕逆匪，未及兩月，卽將首逆林爽文生擒解京，大功指日告竣；固由福康安等調度有方，所向克捷，而將弁兵丁隨同剿捕，亦俱爭先効命，用能掃逆擒渠，妥速集事。殊屬可嘉！前已有旨令福康安查明咨部議叙。本日據福康安奏請將出力之侍衛章京、將弁等，分別賞給巴圖魯名號，加陞職銜翎頂，均照所請行。其餘將領等，仍着福康安查明咨部，一併議叙；兵丁等優加賞賚，以示獎勵戎行至意。

上又諭內閣曰：向來官兵巡洋遇風淹斃，俱照陣亡例議卹。今都司朱化英、千總陳

汝志及隨行兵丁等，調赴臺灣征剿逆匪，渡洋遇風，以致淹斃多人，尤堪惻惻！着交部俱照陣亡例從優議卹。其扶板得生之外委顧大成、胡天祥以及兵丁等，並着福康安照落水得生之例，從優給賞，以示軫卹。

初六日（己亥），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曰：朕閱藍鼎元所撰「平臺紀略」，朱一貴糾衆肆擾，經官兵各路追捕，朱一貴逃入民家。鄉民等設法擒拏，解赴施世驃軍前，朱一貴昂然而立，妄自稱孤。藍廷珍命捶其足，始與其黨皆跪，伏罪請死。今福康安將逆首林爽文生擒，當縛至軍前之時，其語言動作如何情狀？曾否跪伏乞死及其黨夥一同請罪？抑尙不知畏罪懼刑，肆無忌憚，如朱一貴情形？着福康安詳細覆奏。

初八日（辛丑），上諭內閣曰：前據福康安奏，調赴臺灣協剿之貴州古州鎮標都司朱化英等，帶領兵丁配船渡洋，被風吹回擊碎船隻，淹斃都司朱化英、千總陳汝志並兵丁六十名，已降旨將員弁兵丁俱照陣亡例從優議卹。第念黔省官兵向來打仗甚爲得力，今調赴臺灣協剿，遭風淹斃官兵共六十餘名之多，實堪惻惻！除官員交部優卹外，此內兵丁原賴名糧以養家口，茲雖得邀優賞，而糧缺業經空出，其家內養贍無資，生計未免拮据。着再加恩交該督撫即查明被淹兵丁係馬、戰、步、守何項額缺，卽照原缺將伊子孫挑補；如無子嗣者，卽於弟姪內揀選挑補。若係餘丁，亦卽挑補守兵，俾資養贍。

臣等謹案，軍志以致果爲毅，而奮不顧身殉於戰陣者，厥有議卹之例。至於徵兵協剿，汎涉



鯨波猝遇颶風之變，以視臨陣捐軀者，似稍有間。而聖慈矜惻，特比於陣亡之例而優卹之；猶且念其家無仰給之資，復命於其子孫內挑補名糧額缺，俾得養贍。蓋皇仁如此其厚，睿慮如此其周也；凡在戎行者，有不聞而倍生感勵者哉？

同日，李侍堯奏言：現在臺灣北路逆首就擒，餘匪亦經剿除，福康安等移兵南路，乘勝搜捕莊大田等，不日定即擒獲。計凱旋之日甚近，內地應行籌備事宜，臣已同總局司道次第辦理。查本省及各省官兵不下四萬有餘，自應分起撤回，以免擁擠。除咨商福康安於酌留彈壓之外，何路官兵由何處開洋內渡，酌定咨覆，俾得預期備辦。其最要者，莫如船隻一項。臣查福康安過臺時，隨帶官兵、義民及糧餉、鉛藥等項，共用船一百三十餘號；又渡載貴州、湖南官兵並續運糧米、鉛藥等項，共約計二百餘號；是鹿仔港現有船隻，已敷配載之用。至鹿耳門前此渡載官兵等項船隻，前經該處留船三十餘號備用；又運送糧米、藥鉛等項船，約有四十餘號；今再撥船六十號前往候渡。兩路官兵，俱可源源配載。又，前此賊匪未盡之時，內地營兵自不得不寬爲儲備；今逆首林爽文業已擒獲解京，軍務可尅期告戢，即屆征兵歸伍之期。所有上年新募兵丁原係暫備差操，非爲久遠之用，其歲需糧餉，遞年計算所費不貲，自應通盤籌核，俾存營無冗設之兵。而內地營制繁簡適均，本不至有兵單之慮，即漳、泉廈門一帶，係濱海要區，俱有提鎮大標，其兵數俱足資控衛，無須更議增添。臣再四籌酌，如將新募兵丁一時全行裁汰，

辦理似覺過驟；然俟其出一缺補一兵，未免需時過久，仍屬多糜糧餉。臣現在已通飭各營，遇有額兵缺出，毋庸另行招募，即以新兵撥補舊額。至新兵，自陸續募補以來，已閱半年有餘，如技藝不見長進，未臻嫻熟，即陸續裁汰。至各營所募新兵多寡不同，今於新兵較少之營分，遇有額兵缺出，即於新兵較多之相近營分移撥抵補，似亦挹彼注茲之一法。其中有不願赴別營就伍者，並准其辭退，另爲撥補。臣查上年派往臺灣出征兵丁內，傷亡散失約有數千名，所帶餘丁甚少，本不敷頂補。今臣於先後所募新兵二萬名內，酌留五千名爲抵補征兵額缺之用；其餘一萬五千名，即督率各標營分別兵數多寡，酌量辦理。如補額無需五千名，亦即遞行減退。似此辦理，似不見有裁撤之迹，而兵數仍可符原額，即糧餉亦無虛日久多糜。奏入，報聞。

初十日(癸卯)，李侍堯奏言：被賊脅從之犯陳駐等十三名，訊無助賊抗拒官兵情事，應給駐防滿兵爲奴。但福州距該犯等本籍太近，擬發江寧駐防兵丁爲奴。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曰：江寧與閩省亦係一水可通之地，各海洋俱有船隻來往，易於逃回原籍。此等人犯，竟應發往吉林、黑龍江兩處，給兵丁爲奴，以防竄逸滋事。

十一日(甲辰)，福康安、海蘭察、鄂輝奏言：正月十四日，分路發兵。派普爾普帶領格綳額、伊常阿、謝廷選等，由內山僻徑直趨大武壠北面，並令通事曉諭生番，協同

堵截；鄂輝帶領許世亨，烏什哈達、六十七等由西面哆囉囉、洗布埤一帶進剿；復派參將特克什布、遊擊葉有光沿山搜查；遊擊吳秀在後接應，以杜賊匪奔竄之路。復探知莊大田及林爽文之弟林勇，因大兵將至，留賊目等看守大武壠賊巢，復在郡城一帶出沒。並令牛莊賊匪攻擾灣裏溪村莊，希圖截斷郡城要路。巨福康安、海蘭察、恒瑞即帶領袁國璜、穆克登阿、特勒登徹、岱森寶、春寧及巴圖魯侍衛等，於十五日劄營灣裏溪。令蔡攀龍亦就近帶兵前往。十六日進至牛莊，賊匪二千餘名排列迎拒。臣等即分路進攻，齊放鎗礮，橫衝賊陣；賊匪支持良久，始行敗走。過溪，猶恃該處水深流急，阻溪抗拒，不肯遽退；有騎馬賊目二人，往來指揮。官兵一擁過溪，射賊目一人，項下掛偽印一顆，鐫刻「定南將軍蘇魁」字樣。官兵盡力追趕，殺賊五百餘名，復射死賊目一名，擒獲賊目陳獻瑞等四名、活賊七十餘名。奪獲大小礮位、鳥鎗、旗幟、刀矛器械無算。乘勝前進，於十九日直抵南潭、大穆降一帶。有賊匪三千餘名，在沿山九社口分劄兩營。臣等督率巴圖魯兵奮勇直前，賊即棄營潰散。正在追趕，忽有賊匪從道傍斜徑抄截，官兵分投迎擊，復殺賊六百餘名，擒拏活賊二百七十餘名。常青亦帶兵自沙岡前來會合。臣等即在南潭劄營，商令常青仍回關帝廳營盤駐守。是日，有賊目許大花等七名，棄械投降。據稱莊大田窮蹙竄逸，並無定所。臣等即令許大花前往躡探。一得確信，即行跟踪搜剿，設法生擒，斷不使遠颺漏網。至大武壠山內，爲賊匪久佔巢穴。該處粵莊、番

社頗知向義，前經派令貢生張維光前往曉諭。粵民等即同四社番勇自南仔山小路至礁吧  
岬街，焚燒賊寮數百間，殺賊二百餘名。賊匪等見民番効順，不敢復在該處屯聚，俱  
退至大武壠山口把截，以抗官兵。適鄂輝、許世亨、烏什哈達、六十七於十九日帶兵前  
進；賊匪競放鎗礮抵禦，我兵撲上山梁，先佔高處；復從山上壓下，攻克本縣莊頭社，  
趕過大武壠河，賊匪大敗。殺賊三百餘名，拏獲活賊一百餘名，奪獲大小礮位、火藥、  
礮子及鳥鎗、刀矛五十餘件。是日，普爾普一路，亦由入山大埔等處搜剿至大武壠隘口  
；賊匪抵死抗拒，自山溝分作兩路來攻。普爾普帶領格綳額，伊常阿、謝廷選及劉懷仁  
、李自昌、劉越等分路迎出，力戰半日，殺賊四百餘名，拏獲活賊一百二十餘名；餘黨  
即行潰竄。查大武壠地方，路徑叢雜，係賊人佔據之地，必須多兵剿捕，方可盡絕根株  
，不致散而復聚。因復令鄂輝由南面搜入，普爾普由北面搜入，臣等即前往岡山一帶，  
迎頭搜捕。務將大武壠賊匪盡數殲除，則鳳山賊匪益孤，無難尅期肅事。其嘉義以北，  
原設各路官兵，除柴大紀仍駐嘉義、張萬魁仍駐阿里山彈壓地方外；其餘相度地勢，酌  
加改派。令蔡攀龍駐劉灣裏溪，巡防石仔瀨；鄭國卿及守備郭朝龍駐劉哆囉囑，巡防十  
八重溪；遊擊黃象新駐劉灣裏渡頭，巡防三坎店，聯絡聲勢，直達郡城。惟永慶，陸廷  
柱等，原擬派往水底寮牽綴賊勢，但郡城重地，兵力究不可過單。而水底寮在臺灣極南  
，負山面海，地勢極爲險遠；以郡城久疲之兵帶往攻剿，恐難深恃。且聞該處賊匪有自

行投出之信，若派出官兵辦理稍不妥協，或致驚颺，於事轉屬無益。是以，暫停派兵前往，另行籌辦。已分派永慶、博清額、梁朝桂、尹德禧、陸廷柱帶兵堵截打狗港、竹仔港海口，與沿山之山猪毛義民一體截擊逸匪，辦理似更爲嚴密。又接據烏什哈達、鄭國卿稟稱，初八日，有大武隴賊匪阻截十八重溪要路，不許居民投出。經烏什哈達、鄭國卿及都司吳壯圖分路帶領官兵、義民、熟番等進剿，追過山後，殺賊百有餘名，擒拏活賊二十餘名。十三日，賊匪又來圍搶番社，被番勇射死賊匪甚多。次日，仍來肆擾；烏什哈達帶兵前往接應，賊匪敗走各等語。查鄂輝、普爾普等進剿大武隴，已將賊匪全行殺散。其北面之十八重溪要隘，業經臣派兵巡防，餘匪不致竄逸。又據義民首鄭其仁稟稱：「水底寮莊民鄭武烈等及附近莊民黃已良、楊連等，同賊目鄭珠、陳超、陳天運、陳棕、陳香自行投出；復倡率莊民擒殺賊目、賊匪數十名，奪獲鎗礮器械，收復枋寮、北勢各莊。情愿設法擒獻莊大田，立功贖罪」等語。水底寮等處村莊，極爲險遠，今既震懾軍威，不敢負隅抗拒，自應准其投誠，殺賊自効。臣已派副將張芝元、伍達色，知府楊廷理前往曉諭。因該處附近均係粵莊，即派廣東兵五百名交張芝元等帶往駐守，與粵莊義民互相援應，堵截賊匪，更可得力。至臣帶兵南下沿途察看情形，難民等俱搭蓋草寮，暫行棲止，農田亦有翻犁耕種者。各處留駐營盤，搜緝逸匪，稽查彈壓，俱屬嚴密。自水沙連至斗六門、灣裏溪各處民人，俱已歸莊，搬移家具、貿易往來者，相屬於

道。大兵所過，莊民相率跪迎；鹽水港、鹿仔草等莊，亦有耆老遠來迎接。地方均爲寧謐。惟水田、山田尙未全行播種。其灣裏溪以南一帶村莊，悉被賊人焚燬，居民逃散。現已出示諭令歸莊，即行查明撫卹。其郡城內外之義民，甚屬歡欣踴躍。臣已逐加慰諭，查明出力者，分別賞賚。並據山猪毛義民副理事劉繩祖、黃亥、邱宏章帶領防守郡城之義民前來，懇請隨營打仗。臣當即傳見，親爲獎勞，先行給賞。並留心察看該義民等，果係勇敢強壯，實心報効，實與他處義民不同；以之剿賊，必能得力，臣已准其隨營。仍劄諭粵莊總理事舉人曾中立等，在沿山一帶堵拏賊匪，容俟大兵進剿鳳山時，再當優加獎擢，以示勸勵。又前因北路已平，逆首就獲，不須復增兵力；隨於初九日移咨李侍堯，倘湖南兵船尙在候風，即可停其開駕，撤回本省。茲據總兵尹德禧稟稱，所帶官兵業於十二日由鹿仔港登岸。若令即日撤回，亦須至港口候風，不能尅日徑渡。此時雖大局已定，不日可以竣事，但南路地方，內山與海岸相近，水陸要衝，均須多兵堵截。且當逆匪初平之時，官兵日益增多，聲勢壯盛，更足以鎮定民心。是以，仍令該鎮帶兵前赴軍營，聽候調遣。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海蘭察、鄂輝、李侍堯曰：官兵在牛莊地方與賊匪打仗，射死賊目項上掛有「定南將軍蘇魁」偽印一顆；射賊者，係屬何人，着查明具奏。官兵一抵南路，即屢得勝仗，賊匪紛紛逃竄，其莊民、賊目等，又情愿爲官兵偵探賊踪，

縛獻莊大田，以贖其罪，實屬極好機會。而沿山、沿海一帶，又屢經福康安派兵分路堵截，諒莊大田罪惡貫盈，斷不能復行兔脫。或此時已將該賊目生擒，捷報業經在途，不日自可遞到。至南路地方，內山與海岸相近，既須多兵堵截，且官兵日增，聲勢更爲壯盛。所有此次湖南官兵，自應仍赴軍營，俟擒獲莊大田，再行撤回，亦不爲遲。況湖南兵丁性能耐熱，將來撤兵時，即可暫留該處，以資彈壓。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五十五

二月十九日（壬子），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鄂輝、李世傑、成德曰：此次，福康安等帶領官兵剿捕逆匪，自鹿仔港一帶進兵解圍，攻破賊巢，擒獲賊首；經過各緊要地方，賊匪據險抵拒，經官兵奮勇攻撲，所向克捷。此等處，山川形勢自必極爲險要。着福康安即將北路一帶險峻要隘處所，如平林仔、小半天、集集埔、斗六門、水裏社、水沙連、大里杙及逆首林爽文被擒之老衢崎等處地形山勢，詳悉繪圖呈覽，以誌戰功。即日擒獲莊大田，其南路險要地方，亦照此辦理。再，四川屯練降番，屢經調派，此次隨同官兵征剿，更爲出力。現已有旨令軍機大臣酌議，將川省額設土外委四十名，照從前金川之例，每名每年加給銀二兩。其屯練兵丁，即將此次隨征之一千五百名，作爲定額，令該督等按每名每月給銀五錢。其餘一千五百名，俟有缺出，以次拔補。並將此次隨征之降番五百名，作爲新屯練，每名每月給銀五錢。其餘番丁，亦以次挑補，俱作爲定例。俾出力兵丁得以永邀恩賞。着傳諭鄂輝即將現在加恩之處，傳集該屯練降番明白宣示，咸使聞知，俾益加感激踴躍思奮；並着李世傑、成德於川省土弁降番一體曉諭知悉，以示鼓勵。

二十日（癸丑），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鄂輝曰：隨征屯練降番，屢次打仗，或

有陣亡者，尤堪憫恤。着福康安、鄂輝傳集該番衆等，俟回川後，於軍機大臣議准二千額數之外，再將陣亡人等子弟，各賞給一兩錢糧一分，以示格外體恤。若伊等家屬在省先有聞知，未免哀悼，俟將來撤兵後，再行傳諭李世傑等遵照辦理。

二十一日(甲寅)，李侍堯奏言：臺灣剿捕逆匪，自前年十二月至今，先後撥運過米四十餘萬石、銀四百四十餘萬兩，爲數繁多。前次當軍務喫緊之時，內地祇將銀、米源源解送府城及鹿仔港、北淡水等處，以期無誤軍行。但各該員於某項照何例支放若干，均未隨時具報；卽間有稟及者，亦無細數清冊，亦難作爲報銷之底案。且查動用各項，除鹽菜口糧外，尙有夫價、車價、撥船運費等項，多係例內所無，並有過於浮濫之處。雖屢奉駁查，兼經司道等節次移行催令造具清冊，以便核算報銷；其作何支用之處，均未將細數明晰開呈。現在戴功伊邇，經臣節次飭局移催，迄今仍未據開報。臣思臺灣造報之員，卽係經手支用之員；若任其浮濫報銷，勢必輾轉駁查。而地隔重洋，文檄往還動須累月，未免更形遲滯。撫臣徐嗣曾早抵鹿仔港，應請將動支款項，卽交撫臣就近督同臬司李永祺逐款核實，以憑報銷。其內地供支一切糧餉及夫船運脚等項，臣現在嚴飭總局司道府等，上緊核辦，按款詳請題銷，不致宕延。又，二月初六、七等日，有船戶楊興利等稱：『自林爽文拏獲之後，鹿仔港各廟社演戲謝神，殆無虛日。附近田畝，已種一半。其被難歸莊之民，現亦及時補種。將軍參贊帶領官兵往南路剿賊，連得勝仗。

現在鳳山尙未收復』。初九日同知楊紹裘稟稱：『現在府城附近各鄉，已無賊匪；惟南路水底寮、金京潭等處，尙有潛匿。將軍參贊帶領鎮將等分投搜捕。但賊首莊大田逃匿何處，尙未得確信。所有附郡義民，俱令歸莊耕種。而各莊多已被賊殘毀，現在亦有修葺』各等語。查閱福康安摺稿，官兵往南，已在大武壠、大穆降等處，殺散大夥賊匪。則水底寮等處，雖尙未淨盡，料不過逋逃潛伏，苟延喘息。莊大田想亦在此等賊夥中，決不能另有藏身之處。大兵一到，勢如破竹。計該同知具稟時，距今又已十日，此時賊夥自己潰散，賊首、賊目，亦當漸次就擒。聞撫臣尙在北路部署一切，不日想亦前往府城一帶料理安插，各莊民人自亦可次第復業。奏入，報聞。

二十七日（庚申），福康安、海蘭察、鄂輝同奏言：十九日，殺散南潭、大穆降賊匪，擒拏活賊甚多；逐加訊問，俱稱莊大田向南奔竄。鄂輝、普爾普拏獲賊匪，所供亦屬相同。隨將匪犯正法，即帶領官兵南下。行至岡山之大林莊，鄂輝亦自大武壠山內新豐搜剿前來。據普爾普報稱：『十九日夜間，在大武壠隘口駐劄，有賊匪潛來劫營。普爾普已早有準備，帶兵衝出，殺賊一百餘名，生擒七十餘名。二十一日，與鄂輝在東勢莊相遇，仍帶兵往北面山內搜查』等語。臣等至下埤頭一帶，探知各處餘匪紛紛奔逃南下，俱在枋寮聚集。並據派往水底寮安撫之副將張芝元、知府楊廷理等稟稱：『官兵未到水底寮之前，有逃來賊匪數千人，復將該處佔據』。隨商令海蘭察、鄂輝、恒瑞帶兵進

剿。臣福康安沿途搜查賊莊，隨後接應。二十六日，海蘭察等遇賊二千餘人，沿山抄截官兵後路。一面令穆克登阿、梁朝桂、副將岱德、參將張朝龍防備南來賊匪；一面令許世亨、六十七、烏什哈達帶兵迎擊。海蘭察等率領巴圖魯侍衛等，由蕉園內出其不意，橫衝賊陣，射死賊目陳建平、曾大達及不知姓名騎馬賊目十餘人；奪獲賊馬三十餘匹，殺死賊匪三百餘人。乘勝追趕，匪衆多人俱在海岸排列，因無船不能偷渡，復來拚死迎拒。官兵奮勇直前，殺賊一千餘名，自行投海及入海中淹斃者，不計其數。所棄鎗礮器械甚多，俱經官兵奪獲。所有臨陣生擒賊目藍九榮等十九名、賊匪二百餘名，業經正法。至海口一帶，節經派兵防守，並將大小船隻驅出外港，嚴行封禁。常青復添派弁兵自鹿耳門直至東港，梭織巡查，辦理極爲嚴密。再，此次官兵奮勇殺賊，帶傷陣亡者甚少，惟義民首鄭其仁引導，先行遇賊陣亡，殊堪憫惜！臣已將該義民首家屬，給與銀兩，以資收殮。查鄭其仁係恩賞守備職銜，並令以實缺補用之員，應請卽照守備之例議卹。再查鳳山縣自賊匪復陷之後，衙署、義民房屋及荊竹圍城，皆被焚燬。大兵進剿南路時，該處並無賊人屯聚，現已分派官兵前往駐守。再，臣等在枋寮打仗殺賊時，探知敗逃賊匪尚有數千人在極南之瑯嶠潛匿，莊大田亦由山內竄往。該處路徑崎嶇，樹木深密，若不籌截去路，大兵一到，必致驚竄遠颺，緝捕又稽時日。查瑯嶠地方，山內十八社皆係生番，直通傀儡大山。其山外之柴城、隴巒等處，逼近海岸，亦有閩、粵民人居住。

隨密諭該處民人，務將逃來賊匪僞爲容留，毋令聞風驚散。一面傳出瑯嶠各社生番，面加曉諭，在沿山隘口處處嚴密堵截。又有山猪毛義民首會中立，招集傀儡山生番一千名，聽候調遣。各處佈署已定，派令烏什哈達帶領福建水師及廣東兵丁，乘舟由海道前往；海蘭察、鄂輝等帶領大兵，由山路進發；臣福康安督催各兵前進。於二月初四日行抵風港，據柴城民人報稱：『莊大田帶同匪衆俱在柴城，欲往蚊率社，經番衆極力抵禦，復行退回。現在居民等密相約會，官兵到彼，賊匪斷難逃逸』等語。初五日黎明，由風港發兵，越箐穿林，道路極爲逼窄；凡遇險要地方，俱酌量留兵扼守，以備接應。約行二十餘里，賊匪多人從樹林內突出。前隊之侍衛博斌、副將岱德、參將張朝龍、都司張占魁等，帶兵迎擊；海蘭察、鄂輝率領巴圖魯侍衛奮勇齊攻，殺賊三百餘名，生擒一百四十三名。追至柴城，賊匪人數衆多，惟恐我兵攻撲過急，賊目莊大田或臨陣被殺，匪夥等或乘間竄逸，轉不能悉數成擒。因派令穆克登阿帶領屯練降番爲一隊；許世亨、岱德帶領貴州官兵爲一隊；梁朝桂、張朝龍帶領廣東官兵爲一隊；恒瑞、王宣帶領廣西官兵爲一隊；山猪毛義民、副理事劉繩祖帶領粵莊義民爲一隊；都司莊錫舍、北路義民首黃奠邦、鄭天球、張元勳、藍應舉各帶所管義民，共爲一隊；自山梁埃次排下，直抵海岸。烏什哈達所帶水師兵丁，適值順風，連檣齊至；將船隻沿海密佈，四面合圍，水陸並進。海蘭察、鄂輝帶同六十七、袁國璜及巴圖魯侍衛，奮勇往來剿殺；臣福康安照

料督催，令各隊層層圍逼；自辰至午，殺賊二千餘名。賊匪情急，相率投海，被水師兵丁放鎗擊斃及沒海淹殺者，屍浮海面，不計其數。賊目等拚死衝突，不能逸出重圍，俱在樹林山溝伏匿。隨督令官兵、義民等，分投搜捕，將莊大田及有名頭目莊大菲、許光來、簡添德、許尙等四十餘名，全數擒獲；並搜獲莊大田之母莊黃氏一口。此外，又生擒賊匪八百二十餘名；柴城民人及各社生番縛獻賊匪三百餘名，俱卽於軍前正法。搜獲大、小礮、鳥鎗、刀矛、藤牌、旗幟無算。查逆匪林爽文、莊大田，肆爲不法，滋擾一載有餘；茲首逆兇渠悉行俘獲，卽日解京審辦，盡法處治。其餘零星逸匪，並莊大田家屬，臣等仍分派官兵各處搜查，務期淨絕根株，不留遺孽。奏入。

上諭內閣曰：賊目莊大田等，於逆首林爽文就擒之後，尙敢竄匿山林，抵死抗拒；經官兵四路攻圍，勢窮力蹙，或竟情急自戕及投海斃命，俱屬事之所有。今乃負隅死守，被官兵、義民層層圍逼，將賊目莊大田及有名頭目悉數擒獲，此皆由上蒼眷佑，將士用命。而福康安等調度有方，佈置周密，是以南北兩路賊首、賊目，悉就俘擒；臺灣全郡平定，實堪嘉獎！特親解本日手帶漢玉扳指一個、小荷包一個，賜福康安；又親佩小荷包一個，賜海蘭察，以示優眷。福康安、海蘭察、鄂輝俱着交部從優議叙。所有許世亨、梁朝桂、穆克登阿、袁國璜及在事出力之大、小將弁等，着福康安查明咨部從優議叙。其隨征兵丁，並着福康安查明一併分別獎賞。至此次剿捕賊匪，該處義民等隨同官

兵打仗出力，現在擒獲賊目莊大田，義民首等帶領各莊民人分隊堵截，尤屬可嘉！此內，義民首曾中立前因屢次奮勇，已賞給同知職銜；今又招集生番聽候調遣，着福康安即將會中立酌量補以實缺。其餘義民劉繩祖、鄭天球、張元勲、藍應舉等，並着福康安查明如何加恩，或補以實缺，或加賞職銜之處，分別具奏，以示獎勵。至前在下埤頭一帶剿賊之義民首鄭其仁，遇賊陣亡；鄭其仁前已賞給守備職銜，着交部加一等照都司職銜議卹。該義民家屬，並着福康安從優賞給養贍。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海蘭察、鄂輝曰：此次官兵、義民分投搜捕，將賊目莊大田擒獲，其首先擒拏者，究屬何人，着福康安查明據實具奏。現在大功告竣，臺灣地方一交三月，氣候卽已炎熱；屯練兵丁素不耐熱，計此旨到日已屬三月下旬，卽應早行撤回。着傳諭鄂輝卽令原帶屯練之總兵將官，率領屯練等先行內渡，取道回川。鄂輝亦卽由驛來京陛見。其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卽令海蘭察、普爾普等仍分起帶領回京。至此外應撤各兵，着福康安遵照節降諭旨，次第令其渡回內地，各歸營伍。此時，臺灣全郡平定，其餘零星逸匪陸續搜查，計三月內自可全竣。但應辦善後事宜，最爲緊要；常青現已革職，毋庸交辦。着福康安與徐嗣曾悉心籌酌，將改建城垣、清釐地畝、添設官弁等事，妥爲經理，務期一勞永逸，綏靖海疆。且不必急於來京瞻覲，務將善後一切事宜料理妥協，於八月萬壽節前到熱河瞻覲，亦不爲遲。且福康安此次凱旋內渡，非如

前此進剿時關係緊急，不得不冒險過行者可比；亦應候風色平穩，方可渡洋，勿冒險輕涉。並內渡之各省將弁兵丁，均不可令其冒險，以副朕體恤眷念至意。

二十八日（辛酉），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徐嗣曾曰：現在臺灣全郡平定，大功告成，一切善後事宜，最關緊要。李侍堯現駐廈門照料撤回官兵內渡，及核辦軍需各款項，事務繁多，自未能前渡臺灣會同籌辦。昨已有旨令福康安同徐嗣曾悉心籌酌，將改建城垣、清釐地畝、添設官弁等事，妥協經理。徐嗣曾係福康安奏請幫辦之人，且係本地巡撫，一切事宜，有福康安在彼會同商辦，自能斟酌妥善，一勞永逸。至李侍堯係該省總督，如有應行會辦之處，原可彼此札商，熟籌妥辦。再臺灣逆匪滋事一案，前因柴大紀在總兵任內執法營私，廢弛激變，福康安並未將其種種劣款指出參奏；李侍堯、常青亦並未據實直陳；是以將福康安嚴飭，李侍堯交部嚴加議處；常青即予罷斥。並將前任督臣富勒渾雅德革職擊問，俟解到時，並按律治罪。徐嗣曾身任巡撫，臺灣營伍雖非所轄，但伊在閩年久，於柴大紀縱令兵丁私回內地貿易牟利及廢弛營伍不加訓練種種激變貽誤之處，平日豈無聞見；乃竟視同膜外，緘默不言，將來自有應得之咎。並着徐嗣曾明白回奏。又臺灣道永福，在府城率領兵民協同防守，雖有微勞，但該處地方官平日貪黷斂怨、釀成事端，皆係永福所屬，已不得為無罪。且柴大紀近在同城，種種貪劣不職，如永福曾經揭報督撫，而督撫置之不辦，應令據實指出；自當專治督



撫以徇隱之罪。若永福並未揭報，則不得因其有守城微勞，稍爲寬貸。倘伊平日亦有營私之處，則更不必言矣。着福康安卽向永福切實訊問，據實覆奏。務使功罪兩不相揜，以昭平允。至楊廷理原係同知，各州縣非其專管，於此案尙無大過。且伊在府城帶領義民等悉力守禦，一得官兵打仗殺賊信息，卽隨時稟報李侍堯，尙爲迅速。着福康安查明楊廷理如才具尙屬可用，卽據實保奏，候朕酌量加恩錄用。

二十九日（壬戌），上諭內閣曰：柴大紀在任兩年之內，已婪索金銀五、六萬之多；且因臺灣逆匪滋事，預行寄信家中囑伊子先爲防備。現據琅玕在其屋後地平之下起出金錠銀兩，可見柴大紀居心狡詐，任意貪贖。若非私令兵丁渡回內地貿易牟利，並勒索所屬、剝削兵民，焉得擁有鉅貲？是柴大紀亂法營私、貪婪激變種種款蹟，已確鑿可據。柴大紀業經革職拏問，應俟解到後，交部按律定擬，明正其罪。向來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至正；賞功罰罪，尤務嚴明，從無成見。如柴大紀在嘉義縣時，被圍緊急，曾諭令不妨保護義民全師而出；柴大紀覆奏不忍將數萬生靈委之賊手，仍督率兵民忍饑固守。朕以其甚有良心，覽奏爲之墮淚；是以卽加封伯爵、賞給銀兩。而其種種貪劣捏飾之處，彼時尙未有人摘發，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者，此也。迨柴大紀在任各劣蹟節次敗露；前經福康安奏其爲人狡詐不可信。福康安方抵該處，自未知其實在劣款；必因人言藉藉，故爲此奏。後因德成復命，朕詢出前情，節經前諭飭查詢，始據李侍堯遵旨逐款查明

屬實，陸續參奏；因卽降旨將柴大紀革職拏問。可見朕於巨下功罪，惟視其人之自取；有功卽賞，有過卽罰，從不稍存適莫之見。此天下後世所可共喻者，是以得邀上天眷佑。五十三年以來，屢集大勳，開疆拓土，未必不由此敬天勤民之念，有以啓之也。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毓奇、琅玕、何裕城曰：各省撥運米石，原以接濟軍糈；今臺灣全郡平定，大功告成，各省業經運到閩境之米，既足敷應用，其未經運到者，自可毋庸再行撥運。所有浙江、台州等九幫，及湖南第一、二、三、四起，川省第二、三、四、五起米石，俱着停止起運。此內川省應行截留米石，現在面詢書麟，據稱該省倉儲充足，無須買補。是此項米石亦可無須截留江蘇。着同浙江、湖南二省停運米石，一體分年隨幫洒帶運通。如米數較多，不能於下年全數帶交，卽分作二、三年陸續洒帶，亦無不可。該督撫必須飭屬加意收貯，勿致霉變，方爲妥善。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五十六

三月初一日（癸亥），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徐嗣曾曰：臺灣戍守兵丁，將來自仍應分班輪換。此等兵丁，籍隸漳、泉者居多；若分撥營汛時，漳、泉兩處莊民即以同籍之兵派往防守，則伊等鄉貫熟習，自必連爲一氣；即間有作奸犯科者，兵丁等未必肯舉發。自應令籍隸泉州之兵，在漳州民人村莊附近一帶防守；其籍隸漳州之兵，即以防守泉州各莊；庶彼此互相糾察，可以防微杜漸。而他府之兵，與之互相錯處，不動聲色，於撫綏防範，俱有裨益。着將此密行傳諭福康安與徐嗣曾，妥定章程，熟籌辦理。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曰：柴大紀前在嘉義縣防守，未經帶兵出城一節，經福康安等查明；防守嘉義縣俱係義民之力，其未經出城亦係義民不肯將伊放出，伊亦畏賊不肯帶兵出城。柴大紀前次所奏，全不足信。是柴大紀恒怯無用，又復狡展欺飾，並守城亦無寸功足錄矣。且此案匪逆滋事，由伊釀成激變，是其罪較之黃仕簡、任承恩之僅止因循貽誤者爲尤重。着福康安將此一節，向柴大紀嚴加審訊，即行定擬，迅速據實具奏。

上又諭內閣曰：此次臺灣剿捕逆匪，該處義民隨同官軍打仗殺賊，甚爲出力。業經

降旨將廣東、泉州等莊，賞給「褒忠」、「旌義」里名，用示獎勵。至漳州民人，雖與賊匪籍貫相同，但其中隨同官兵打仗殺賊者，亦復不少。若不一體加恩，轉似於伊等有所岐視，不足以示勸勵。所有漳州民人各莊，着賞給「思義」村，俾該民人等咸知顧名思義，勉爲國家良善，守法奉公，以副朕一視同仁之意。

臣等謹案，漳、泉民人各分氣類，動以雀角鼠牙細故，輒尋私憤。林爽文籍隸漳州，竟至於誘集匪徒，肆行滋亂。究之涵濡德澤，同仇敵愾之義民，所在皆是。我皇上復不分畛域，凡義民之爲粵人、爲泉人者，固已特示褒嘉；而漳人之不黨於賊，踴躍從軍者，亦賜以「思義」嘉名，特爲表異。初不因其與逆匪同籍，斬以旌揚，斯真海涵天覆之量，無所不包。而該民人等，顧名思義，勉爲善良，則一視同人之中，卽寓默化潛移之道者歟！

初三日（乙丑），上諭內閣曰：前因臺灣剿捕逆匪，需用軍糧應行寬爲籌備；又福建漳、泉二郡，上年偶因缺雨，糧價較昂，節次諭令浙江、江蘇、四川、江西、湖、廣各省撥運米石，以資接濟。經各督撫派員督辦，沿途接護運送到閩，甚爲妥速，業降旨將各該督撫交部議叙。現在，首逆林爽文、莊大田生獲，臺灣全郡平定，大功告成；各省陸續運到米石，足敷應用。其未經運到之米，無須再行運往，亦已諭令各該督撫卽行截留，分年隨帶運通。至各該省承辦運米之員，一經派委，俱知以公事爲重，恪守功令，上緊趕運，源源相繼，軍精民食，並資充裕。今仰荷上蒼眷佑，南北兩路賊氛盡掃，魁

渠首惡就生擒，深愜朕意。所有各省承運米石之文武員弁，俱着督撫查明咨部議叙；其護送之兵丁等，俱着酌量加賞。再，此次軍報往來，馳遞無誤，其各省驛站文武員弁，亦已有旨交部議叙。至現在逆首林爽文解赴行在，沿途管押護送甚爲迅速；所有各省派出押解逆犯及沿途接護之文武員弁，並着交部議叙；其護送兵丁人等，均着查明分別酌賞。朕賞罰一秉至公，雖微末弁兵稍知出力，亦不肯沒其微勞。內外大小臣工，惟當倍加感奮，益矢勤慎。

初四日（丙寅），李侍堯奏言：臺灣被賊戕害各員，臣詳加區別，惟彰化縣俞峻，到任未及兩月，居官尙無劣蹟，而被難實屬因公，似應照例議卹。又，理番同知長庚，當賊攻入彰化時，該員出拒，手刃數賊，爲賊所害。鳳山縣知縣湯大奎，雇募鄉勇守城，因衆寡不敵，卽行自刎；其子湯苟業同時亦爲賊所戕。署理番同知王雋，在任十月，降調內渡；上年解餉過臺，派往鳳山隨營支放，當賊匪再攻縣城，該員在石佛頭地方被害。此三員，平日居官尙無狼籍之聲，而起事情形亦似堪憫惻！可否一併仰邀議卹？其他，如臺灣府知府孫景燧，在任三年；臺防同知劉亨基，先後在任八年；原任臺灣縣知縣程峻，先後在任五年；署諸羅縣事原任臺防同知董啓埏，在任三年有餘；署諸羅縣唐鑑，在任十月。以上，聲名俱屬狼籍；而劉亨基、董啓埏、唐鑑三員爲尤甚。此五員，平日既貪黷斂怨，其被害亦由於自取。若復濫邀卹典，無以昭懲勸而儆官邪，應請毋

庸置議。奏入。

上諭內閣曰：前因臺灣逆匪滋事時，被賊戕害各員內，或有平日居官廉謹，實能抗節捐生；亦有在任貪黷廢弛，殃民斂怨，遇賊猝被戕害者。若槩行給予恤典，不足以彰凜而儆官邪。因諭令李侍堯查明被害各員，平日居官及死事情節，據實具奏，再行分別核辦。今據李侍堯所奏，甚屬公當。地方官有守土牧民之責，如果居官勤慎、廉隅自矢及事起倉猝能以身殉，是其在任並無劣蹟，而死事實屬因公；自應加恩議卹，以示旌獎；若其平日貪污肆以剝削，以致衆怨沸騰激而生變，此等劣員，設其身尚在，必當明正刑誅；豈可因其被賊戕害，俾得濫邀卹典。所有此次臺灣被賊戕害各員，除居官貪黷之孫景燧、劉亨基、程峻、董啓埏、唐鑑五員，不准議卹；其俞峻、長庚、湯大奎、王雋，均着交部照例議卹。

上又諭內閣曰：臺灣孤懸海外，遠隔重洋，民情刁悍，奸徒易於滋事。向來祇派御史前往巡視，職分較小，且不能備悉該處情形，殊屬有名無實。着將請派巡臺御史之例停止；令該督撫及水師、陸路兩提督，每年輪值一人，前渡臺灣嚴行稽察。如地方文武有執法營私、擾累兵民之事，即可就近查明，據實參奏。福州將軍亦係該省大員，自應一體輪派。至海洋風信靡常，前已降旨令該督撫等，祇須視風信平穩時，配船前往，不必拘定時日。但遠渡重洋，究係涉險；如該將軍、督撫、提督內有年逾七十者，着免

其前往，以示體恤。

臣等謹案，臺灣民習剽悍，不肖之吏又往往以孤懸海外，滋爲奸利；是以有巡臺御史之設。所以馴民風、肅吏治者，固爲周至。第御史品秩威稜，於臺灣道、府既不足以相懾，且不能久駐於閩；輜軒所至，不過一經涉歷，又安在其能整飭哉？我皇上罷御史之遣，特命該省將軍、督撫暨水、陸提臣，歲以一人往視，相嬗而周，著爲令甲。夫督撫諸大臣，旣爲道、府以下之所畏懼，而皆久駐於閩，輪往巡視則以平日之所聞，核諸巡視時之所見，稽察尤易爲功。較之御史之設，不更法良意美乎！而爲督撫諸大臣者，當必有以仰體聖衷，俾海外之民風吏治，烝烝日上也夫。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曰：前諭令阿桂訊問富勒渾，在總督任時，於柴大紀貪贖營私種種劣蹟，何以置之不辦？據富勒渾供稱：『在總督任時，曾節次密札臺灣道、府，令其時時查訪，倘有廢弛營伍等事，即密行飛稟查辦；若通同徇隱，別經發覺，必將不行稟報之道、府一併嚴參，俱有案可查。該道、府等俱可詢問』等語。柴大紀任意侵貪，該道、府等近在同城，豈無聞見，自當據實稟報，何以並未有人舉發？着福康安即將富勒渾前此札據，弔查閱看；並詢問該道、府等。如果富勒渾所供屬實，則柴大紀種種劣蹟，竟係道、府等通同徇隱。即使該處地方官接到密札後，富勒渾旋經調任，亦應將柴大紀款蹟稟明接任之雅德、常青等；乃始終並無揭報。除孫景燧已被賊戕害，永福在臺灣最久，身係滿洲又任道員，於此事實難辭咎。着福康安即查明該道有無

揭報，及如何通同徇隱之處，據實嚴行參奏。再臺灣應辦善後事宜，已節次諭令該督撫會同徐嗣曾熟籌妥辦。今思此次搜捕逆匪，該處熟番尙爲得力。將來臺灣換班兵丁，前已有旨諭令酌留一半即在臺灣募補，毋庸更換。今此等熟番向化日久，馴熟可用，或即照四川屯練、楚省苗民之例，酌量挑選；即於應在臺灣募補兵數內，將此項熟番參半充補。既可防範地方，又足以示綏戢；而出力社番得有錢糧，於生計益資饒裕，似爲兩有裨益。着福康安等，是否可以如此辦理之處，即行詳悉妥商，據實具奏；如不可行，亦不可拘泥遵旨。又，昨訊據林爽文，有夥犯董喜帶病跟伊逃至集集埔地方，因官兵追殺，不能相顧，各自逃竄。董喜實在身死與否，並未親見等供。前經福康安訊據林爽文供稱，董喜業經病故；當即以所供不足深信，諭令福康安查明覆奏。今嚴訊林爽文並未親見董喜身死；是林爽文前在軍營所供，自係護庇黨惡，並未確實。着再傳諭福康安將董喜一犯，嚴切查究下落，務得確據，毋任倖逃漏網。

初五日(丁卯)，閩鶚元奏言：先准閩省咨會，委員都司張爾魁押解臺匪內林躍興一名，在閩省南平縣地方，因病重先行正法。其林侯、林棍、林槩、劉德(卽林德龍)、張同、賴子玉、林水、林玉、賴敖、黃富等十名，於二月二十六日解到吳江之橫江溪地方；林棍一犯患病沉重，卽飭令臬司康基田馳往驗明，凌遲處死。其林侯等九犯，飛速小心護解前進。奏入，報聞。



初六日(戊辰)，上諭內閣曰：閩省地方文武員弁，辦理軍需、解運糧餉火藥、照料兵丁配渡等事，尙俱妥速，並無貽誤。現在大功告成，除該督撫已邀甄叙外，其在事出力之文武員弁，着李侍堯詳悉查明，分別等第，咨部議叙。

初七日(己巳)，福康安、海蘭察、鄂輝同奏言：臣等將莊大田嚴訊，緣莊大田籍隸福建漳州平和縣，於乾隆七年隨伊父莊二來臺灣，原任嘉義，遷居鳳山縣篤家港地方，種田度日。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內，林爽文滋事，差陳天送到南路糾人謀逆。莊大田同族弟莊大萐聽糾入夥，到阿里港搶劫，逼勒舖戶攢湊番銀三千圓，並向布舖搶布數十疋製造旗幟。要到北路投奔林爽文，衆人因道遠不肯前往。莊大萐欲自爲頭目，衆人不從，遂推莊大田爲首。自稱「洪號」「輔國大元帥」，以簡添德爲軍師，許光來爲副元帥，與林爽文遙相應和。而攻擾村莊、僞封官職，亦不聽林爽文調遣。十二日攻陷鳳山，知縣湯大奎被害。二十日往攻郡城，至二十五日聞廣東義民燒莊，卽行撤回。二十七、八等日，林爽文來攻府城，遣賊夥前往幫助，總未攻開。五十二年正月，鳳山被官兵收復，於三月初八日又往攻陷，殺害官兵一千餘人。以後總在中洲、南潭、大穆降、大武壠居住，時來府城外攻圍滋擾，總未得手。大兵到後，將大武壠、噍吧哖、阿里山等處，凡可通南路各隘口，俱被官兵嚴密防守，信息不能相通。至本年正月半後，在本縣莊始知北路賊匪蕩平，退守大武壠，意欲調集人衆抗拒官兵；又想自行投出。正在游移，

官兵已到，自牛莊、大武壠、大穆降、南潭、中洲、岡山、新園、枋寮、水底寮等處，連次抵禦，俱經殺敗，即由番界繞山逃至瑯嶠。被官兵直抵番界，四面圍截，於柴城外被擒。此南路賊匪附和林爽文肆逆之大概情形也。至該犯等本係天地會內之人，此會起於何日、何地，有何識別、記認，意欲何爲，反覆研訊。惟稱天地會名目相沿已久，不知起自何人。入會者拜盟結義，遇有搶奪、打降，互相幫助。見面時，只說五點二十一，以爲暗號，別無記認。莊大田所稱「洪號」二字，即係會頭名色等語。所供起會根由，較北路賊匪稍詳，亦不能十分確鑿。因俱係解京要犯，而莊大田又素有吼喘病症，被官兵追趕於樹林內黑夜墮馬跌傷頸項；及拏獲時又復驚嚇，不便遽加刑訊。此次拏獲賊目甚多，審明並非首逆要犯，即於軍前正法，毋庸解送。其賊目莊大田及著名頭目莊大菲、莊大麥、許光來、簡添德、許尙、陳牙、林漢等，派委總兵袁國璜、翼長六十七解交常青，暫行收禁。普爾普現在大武壠搜拏逸匪，一面飛飭普爾普迅速直至郡城，即帶同巴圖魯侍衛、克昇額等十員，及守備李自昌率領弁兵，迅速押解赴京；一面令普吉保前往大武壠山內嚴密緝拏餘匪。至嘉義縣地方，賊匪雖已搜查淨盡，但安撫歸莊民人、彈壓地方，不可無大員駐劄。今柴大紀業經拏問，即飛行蔡攀龍移駐該處。並將臺灣鎮總兵印篆，送交新任總兵普吉保接收任事。其水師提督員缺，請旨即行簡放。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海蘭察、鄂輝、李侍堯、徐嗣曾曰：前因福康安攻克大

里杙賊巢後，不即帶兵直入番境搜捕，僅懸立重賞，令生番將逆首擒獻，辦理未免失之遲緩；恐逆首得以乘間遠颺，不得不加以策勵。今賊首林爽文已生擒解京，並將南路肅清，賊目莊大田一併生獲；該處生番等幫助官軍分路搜緝，不料其竟能如此出力。現在臺灣全郡賊氛掃蕩無遺，籌辦一切均屬周密詳妥，深慰朕懷，實堪嘉許！辦理亦未爲遲。至從前請將恒瑞仍留軍營効力一節，彼時福康安因未奉到節次諭旨，故爾冒昧陳奏；今既飭令立即回京，亦可毋庸置議。福康安現係有功之人，一切過失皆可不問；且其功大而過小，豈有轉加有功之人以罪之理！此時軍務業經告戩，計德成早已渡洋前抵臺灣，所有應行改建城垣，福康安自己會同相度形勢，詳悉妥辦。此外，如清釐地界、添設官弁各事宜，福康安惟應與徐嗣曾等悉心籌畫，酌定章程，以期一勞永逸。卽有一、二無關緊要零星逸犯，亦可交徐嗣曾、普吉保二人在彼督拏，自不難全行緝獲。刻下新任福州將軍魁倫，已可渡海前抵臺灣。現在大功已竣，福康安酌留楚、黔官兵一、二千在彼彈壓，將善後諸務、大局料理妥協，卽可帶兵起程回京。惟向來四月間海洋風信靡常，不無涉險之慮；福康安此時凱旋回京，尤宜慎重，不得冒險前進。竟不妨於五、六月間俟風信順利，再行內渡，方爲穩妥。卽途次亦不必過於僭程，於八月萬壽前赴熱河瞻覲，亦不爲遲也。再莊大田等供內，有黃大養、莊樹二犯，現未拏獲。着福康安、李侍堯卽於內外各處嚴緝務獲，毋任漏網。又據莊大田供，林爽文曾差陳天送到南路糾合

夥黨，有莊大田族弟莊大菲聽從入夥等語。現訊之林爽文，據供，並不知有陳天送其人。所供恐不足信，着福康安即查明陳天送下落，務將該犯拏獲，毋任兔脫。

十一日（癸酉），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曰：此次剿捕臺灣逆匪，軍書籌筆，宵旰焦勞，一切緊要機宜，朕思慮所及，隨時指示。福康安等稟承方略，擘畫周妥。仰賴上蒼眷佑，於三月之間生擒二逆首，全郡賊氛掃蕩無遺。現屆大功告成，所有辦理此事顛末，曾親製「紀事語」二篇及「平定臺灣功臣像贊序」一篇，備述用兵機要及賞功罰罪諸大端。而一本於敬天勤民，孜孜不忘之一心，宜勒之貞珉，以昭彰輝。着將御製文三篇，用清漢字書寫，發交福康安、李侍堯，於臺灣府城及廈門二處，建碑碣三座，照依尺丈，慎選石工，妥爲鐫刻。俾巖疆海徼咸喻朕勤政愛民、明慎用兵之意。

十二日（甲戌），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曰：該處熟番協同官軍搜剿賊匪，俱屬急公奮勉。而生番等自逆首窮蹙逃竄之後，經福康安明白曉諭，各社生番咸知順逆，幫同官兵、義民分路堵截賊匪，林爽文、莊大田無處逃匿。現在二逆首俱已先後就擒，所有打仗出力之熟番等，着賞給「効順」匾額；交福康安仿照各村莊義民之例，於所居番社一體頒賞，以示旌獎。至生番等雖與內地語言不通，亦不能辨識文字；但伊等素性好利，如內地布疋、鹽、茶等物，皆所嗜好。着福康安查明幫同搜拏逸賊之生番等，就其所好內地物件，酌量從優賞給，俾伊等益加感激，蒸蒸向化。

十三日(乙亥)，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徐嗣曾曰：前因臺灣剿捕賊匪，官軍節次打仗；據該提鎮等奏報，不知存亡者甚多。屢經降旨交福康安等嚴查，此項兵丁作何下落，尙未據查明具奏。兵丁等奉派出征，如果臨陣捐軀，或爲賊所害，事後查明，不特應行賞卹，並當將其子弟等挑補兵缺，俾資養贍。如遇敵潰散，除投回軍營仍復隨同官兵打仗者，免其查究外；若事定後始行逃回，查無從賊情節，尙可貸其一死。倘竟甘心從賊，甚至助賊打仗，今見賊匪平定，私行逃回，或被拏獲；卽當立行正法。雖其子孫等，將來亦不准挑補兵缺，以示懲儆。從來用兵之道，貴在賞罰嚴明。現在大功雖已告竣，但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此事，如福康安業已查明，卽遵照前旨分別嚴辦；若因人數衆多，福康安回京以前不及查奏，卽着交與李侍堯、徐嗣曾，各在內外逐一嚴查辦理，毋得稍事姑息。

十四日(丙子)，常青、徐嗣曾同奏言：總兵袁國璜、健銳營翼長六十七，將莊大田解到。臣常青、徐嗣曾察看該犯，病勢已就奄息；又飭醫診治，亦說難以再生。不便任其因病而斃，伴逃顯戮，隨將莊大田綁赴市曹，凌遲梟示。郡城內外民人，觀者不下一二萬，同聲歡忭。

同日，李侍堯奏言：領隊大臣普爾普帶同侍衛弁兵，押解匪犯林勇、林漢、莊大麥、莊大菲、許光來、許尙、簡添德、陳牙等八名，由廈門入口。臣查林勇係首逆林爽文

之胞弟，其餘許光來等亦皆有名賊目，屢與官兵打仗之犯，均應慎速解京。除已專派文武護解外，並嚴飭沿途地方官小心護送；一面知會前途，一體防護，以期妥速行走。再，侍郎德成前往臺灣勘估城工，於本月十八日抵蚶江登舟，二十六日得有順風，即帶同司員等開駕放洋。均奏入報聞。

十六日（戊寅），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曰：據福康安委員解到從賊匪犯內蕭悟天供，上年五月內，被賊目水沙連監軍林舊擊去入夥等語。林舊爲林爽文招集匪徒，黨逆助惡，亦係緊要賊目，未據擊獲具奏。着福康安即將該犯迅速查拏務獲，毋任漏網稽誅。至各犯家屬，均例應緣坐。現據賴應供稱，伊父賴箋、母張氏、妻林氏、子賴際會，俱在平和縣內地居住。着李侍堯嚴飭該地方官查拏辦理。其林順、石南、林良、胡真各犯家屬，雖據供稱在臺灣地方被兵衝散，究難憑信；並令福康安、李侍堯於內地地方飭查，務得各該犯等家屬實在下落，按名查拏，照例辦理。

十七日（己卯），李侍堯奏言：運送軍米船隻，前後遭風失水者，共十七號。內蔡球琳等六船，有搶出撈起米石，並淹斃水手，自屬可信。其餘會長鑑等七船，船米俱失，而船戶水手並未據報淹斃，恐有盜竄捏飾情事；現移咨撫臣就近提訊。又，外委蔡永勝、從九品官正邦二員，於轉遞軍報，畏怯風濤逗遛灣泊，以致耽延；現咨部斥革，枷號示懲。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徐嗣曾曰：運送軍米，如並未遭風，捏報沉失，自應查明治罪。但海洋風信不常，船隻破溺在所不免。且船戶等運送軍米，專屬因公，今遭風沉破，並有一船淹斃水手十七名，殊堪憫惻！着傳諭李侍堯等，即將淹斃人口，照漕船失風淹斃之例賞卹。其餘送遞文報等船，如有因風淹斃者，亦照此賞給，以示軫恤。至蔡永勝等，因畏怯灣泊，耽延軍報，怠玩已極，非發遣不足以蔽辜。俟枷號滿日，卽發往伊犁烏魯木齊等處，充當苦差。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五十七

三月十八日(庚辰)，劉峩奏言：第四起逆匪林候等，於三月十五日解至阜城縣富莊驛地方，內有林琴一犯患病危篤，不堪醫治；當即押赴市曹，凌遲處死，即於該處傳首示衆。其餘人犯，仍即管押前進。奏入，報聞。

十九日(辛巳)，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徐嗣曾曰：柴大紀贓私狼籍，若非剋扣營運，何由坐擁多貲？屢經諭令福康安嚴審定擬具奏。前據福康安派員先赴嘉義縣將柴大紀拏解至臺灣府看守，福康安由南路回郡，即親行審問。目下南路賊匪自己搜查淨盡，計此時福康安早回至郡城；所有柴大紀如何執法營私之處，何以尙未據查奏？又，永福係滿洲道員，近在同城，於柴大紀貪劣各款，若未經揭報，即係通同徇隱。况知府孫景燧、同知劉亨基等，種種貪贖斂怨，釀成事端，該府、廳、縣等，皆係永福屬員，平日漫無覺察，已不得爲無罪。如永福竟有通同分肥之處，其罪更不可逭。曾屢諭福康安查明嚴參，迄今未據奏到。前有旨令福康安辦完善後事宜，於五、六月間風信平穩之時，起程內渡回京。福康安應趁此時將特交各案，會同徐嗣曾逐一秉公嚴查，據實速奏完結、回京。豈有無故拖延，在彼守候之理。着再傳諭福康安，務宜迅速查審具奏，以完此案。

二十一日(癸未)，福康安、海蘭察、鄂輝同奏言：官兵進抵瑯嶠，將莊大田及伊母擒獲。尙有家屬在逃，隨分派水、陸官兵及通事、生番等，分途搜捕。旋據通事陳元品、生番頭目噠噠探報，莊大田家屬及賊目蔡福等，逃過瑯嶠。該處有運柴船二隻，惟恐賊匪奪船竄逸；預飭舵工許誥、謝助，如有賊匪上船，假意容留，灣泊近澳。官兵一到，即可全數就擒。茲探得賊眷、賊目等，在板六地方搶佔船隻。該處從無渡洋大船，不能遠竄，隨飭烏什哈達帶領水師前往圍擊。因颶風大作，頂阻不能前進。賊匪見官兵查拏緊急，欲逃往山後，舵工不肯駛行，心生疑惑，將舵工許誥斫傷，即棄船登岸。而南潭底、灰窰窟一帶地方，預有官兵、義民等在彼堵截，將莊大田之子莊天義、莊天勇、孫莊阿莫、壻楊由，莊大田之妻董氏、媳莊陳氏、女楊莊氏及有名賊目蔡福、謝檜、葉省之妻黃玉娘、幼子葉得意、蔡福之妻蔡賴氏，全行拏獲。並據搜山兵丁及委員義民、社丁等，擒獲著名賊目陳秀英等三十四名、股頭及匪夥等四百六十餘名。又普爾普在大武壠山內，拏獲林爽文三弟林勇、賊目陳寧光等五名。查逆匪滋擾日久，夥黨衆多，進剿以來，凜遵睿訓，官兵屢得勝仗，將賊匪痛加殲戮，生擒者卽於軍前正法；其竄逸入山逆匪，亦被生番截殺，今全郡業已平定。但恐臺灣地方寬廣，要犯或有藏逸，嚴飭員弁、兵丁、義民及番社通事、社丁，一體嚴密搜查。並查東港大洋內有小島一處，地名「小琉球」，爲向來巡哨不到之處，亦分派水師前往查緝。務使山陬海澨，處處窮搜，

以期盡絕根株，不留餘孽。不敢以首惡就擒，稍存暇怠。連日以來，拏獲解送前來者，亦紛紛不絕。林爽文、莊大田家屬，悉數生擒。惟莊大田第二子莊天畏一名未獲；據莊天義等僉供，已被生番殺死。可見該逆首等罪惡貫盈，不但身被俘刑，及其父母妻孥，亦不能一名漏網。至於黨逆賊目等，屢經官兵殲戮，間有逃竄，現在各路查拏嚴密，村民等震懾兵威，不敢容留藏匿。其有受賊荼毒者，尤思搜緝獻功，洩其私忿。平賊之後，復將逃逸有名頭目擒獲多人，其中如蔡福、劉升、陳秀英三犯，與林爽文、莊大田首先謀逆；謝檜、陳天送、鄭記三犯，亦係助逆緊要賊匪，均應與莊大田家屬莊天義等六名口，派員解京審辦。查現有巴圖魯侍衛等，分起回京，已派春寧帶領一起行走。所有此次解送逆犯，即交春寧帶解赴京。其餘賊目林舊等三十六名、股頭、匪夥張邦光等四百六十九名，審明後，俱已即行正法。其莊大田之女楊莊氏、蔡福之妻蔡賴氏、葉黃氏之幼子葉得意，歸入緣坐家屬內辦理。至莊天畏，雖據僉供被生番殺死，所言恐不足信，仍飭嚴拏。再水底寮地方，在臺灣極南與瑯嶼番界相接。該處莊民原被脅從，因道路阻隔，不能投出。大兵一到南路，據義民首鄭其仁招致同族鄭武烈等，倡率莊民同鄭鄉等殺賊自效，收復枋寮、北勢寮兩莊。正月二十五日，有敗逃賊匪數千人竄至，該處民人等悉力抵禦，寡不敵衆，復被賊匪佔據村莊。臣等即於二十六日帶兵進剿，痛殲賊衆，招回逃散難民歸莊安業。尙恐該莊從前被脅之人，未可深信，逐一留心確查。如鄭

鄉等帶領莊民在瑯嶠搜拏賊匪，甚爲出力，感懼之意，實出於至誠。惟陳昆等四十餘名，於賊匪竄至時，復行從賊；葉娥一名，曾經授過偽職，均難輕貸，業已查明，按名正法。至鳳山縣所屬地方，爲南路賊匪起事之處。莊大田居住小篤家莊，首先在阿里港滋擾。嗣因賊勢鴟張，鳳山失陷，各處村莊，多被搶奪。新園、金京潭、下埤頭、楠仔坑及打狗港、竹子港，皆係賊目佔據。大兵南下痛加殲戮，並分別嚴飭各官兵在賊匪起事屯聚各處，實力搜捕；現已緝獲多犯。仍需臣等親身周歷，並將鳳山縣城詳悉查勘。又，山猪毛一帶粵莊，捐資倡義，實爲奮勇出力，亦應前往撫慰，宜諭聖恩，俾知感戴。前自風港撤兵，行至東港，將應撤各兵先令赴鹿耳門、鹿仔港，聽候配渡。查東港地方，自去年九月官兵收復後，附近民人逃避該處，日聚日多，鳳山縣知縣張升吉卽駐該處彈壓，賑撫難民。今地方平定，恐民人等貪圖給賑，不卽歸莊，轉致荒蕪田業；商同徐嗣曾飭令暫行停賑，催令歸莊。查明實在極貧丁口及廬舍被焚者，給予撫卹。其府城被難民人，亦飭行臺灣縣一體辦理。臣等於十三日自東港起程，次日至山猪毛粵莊。該處係東港上游，粵民一百餘莊，分爲港東、港西兩里。因康熙年間平定朱一貴之亂，號爲「懷忠里」。於適中之地，建蓋忠義亭一所。前年林爽文、莊大田滋事不法，經永福、楊廷理派俸滿教授羅前蔭，赴粵莊招集義民。旋有賊匪涂達元、張載柏執旗到莊招誘；兩里民人誓不從賊，將涂達元、張載柏卽時擒斬。於十月十九日，齊集忠義亭供奉萬歲

牌，同心堵禦。挑選壯丁八千餘名，分爲中、左、右、前、後及前敵六堆；按照田畝公捐糧餉，舉人會中立總理其事。每堆每莊各設總理事、副理事，分管義民。剿殺賊匪，攻破小篤家莊、阿里港等處賊營，牽綴賊勢。五十二年六月內，挑派義民副理事劉繩祖等，帶領義民一千三百餘名，由羅漢門山路赴援郡城，即在郡城外劉營禦賊。經常青奏明給予口糧。九月內，復派義民協守東港。該義民等，一載以來，打仗殺賊，始終不懈，實屬義勇可嘉！臣等親至該處，義民總理事、副理事及各義民等，紛紛迎接，當即明白慰諭，義民等歡呼感悅，出於至誠。查會中立前經奉旨賞給同知職銜，仍請賞戴花翎，以示優獎。其教授羅前蔭一員，協同管理義民，頗著勞績，請照會中立之例，賞給同知職銜，一併送部帶領引見。又義民副理事劉繩祖、黃窰、涂超秀、周敦紀四名，最爲出力；隨同大兵在瑯嶠殺賊，尤屬奮勉。俱請賞戴花翎，以示鼓勵。其餘義民首及義民等，俱經分別獎賞。復親至莊大田所住之篤家莊，查明莊姓人等，業經剿洗淨盡。莊大田叔姪房屋，亦已焚燬；隨將墻垣、竹園，復飭鎗平焚燬。村外有莊大田屋基二塊、蔗園二處、荒田二處，另行歸入叛產辦理。十五日即由潮州莊、新園渡下淡水溪，前赴鳳山查勘。縣城南面在打狗山麓，北門即係龜山，地勢低窪，四面可以俯瞰城內。從前鳳山復陷時，賊匪即由北門龜山撲進。所有圍城薊竹及衙署、居民房屋，悉被焚燬，一時不能整理。查有距城十五里之埤頭地方，民居稠密，爲往來要路；已飭鳳山縣知縣，即

暫在該處租賃民房辦事。並酌派兵丁前往駐劄。將來鳳山縣城，或即移於埤頭地方，仍用蔣竹圍插；或因舊時基址，在附近山頂設立磚石卡座，以資控制之處，容臣歸入善後章程內，一併妥議具奏。臣沿途查閱南路一帶，地方遼濶，惟東港以南禾苗暢茂，粵莊亦皆栽插。其餘因賊匪滋擾日久，農民失業，田畝多已荒蕪。臣於經過各莊，逐加曉諭，民人逃避者，俱已綏輯寧居；廬舍被焚者，暫搭草寮居住。現在分委委員查明撫恤，貧民等均可藉資接濟。且臺灣地土膏腴，一年兩熟，現在雨暘時若，可冀豐收；一俟刈穫登場，閭閻元氣可復。臣於十七日至臺灣府城，闔城衿士民人等，扶老攜幼，夾道歡迎。城內市廛如舊，景象安恬，民情甚爲悅豫。再軍務業已告戩，海蘭察應即回京。現在東風甚大，鹿仔港洋面較爲平穩，海蘭察於二十日起程，前赴鹿仔港登舟，徑渡蚶江。所有回京巴圖魯侍衛章京等，亦應分起行走。除普爾普已帶十員進京外，茲海蘭察偕同岱森寶帶領四十員，分爲兩起；春寧帶領十員，爲一起；烏什哈達帶領十員，爲一起。其餘暫留差遣，俟臣回京時，一同起程。至貴州、湖南官兵，道路較遠，屯練降番素性不耐濕熱，去年調至臺灣正值冬令，氣候平和，該屯練等打仗出力，並未稍形勞乏；交春後天氣驟寒，爲此地罕有之事，均無疾病。但恐一至三月，水土不能相宜，臣已酌量賞賚，並將出力兵丁面加獎諭，令與閩、浙駐防兵丁及較遠之黔、楚兵丁，先行撤回。查明現有船隻，儘數應用；即於二月十九日登舟，候風開駕。以後各起及前往各處

搜山者，陸續撤回，次第配渡。查各兵人數衆多，若由一處配渡，船隻不敷，守候有需時日；到內地後，又恐擁擠滋事。今酌定由鹿仔港、鹿耳門兩處分渡。並早經飛咨李侍堯添撥船隻，分赴兩處港口渡載，自可不致貽誤。所有各兵起數，由鹿耳門配渡者：酌將廣州駐防兵作爲第一起，令副都統博清額帶領行走；杭州、乍浦駐防兵作爲第二起，令將軍永慶帶領行走；貴州官兵作爲第三起，令總兵許世亨帶領行走；廣西官兵作爲第四起，令副將巴爾布帶領行走；廣東官兵爲數較多，另派四起，令總兵陸廷柱、李化龍分起帶領行走。其由鹿仔港配渡者：屯練降番作爲第一起，令總兵穆克登阿帶領行走；湖南官兵作爲第二起，令總兵尹德禧帶領行走；福州駐防兵作爲第三起，派協領海興阿等帶領行走。其福建本省水陸官兵，另分四起，交原帶鎮將等官，亦由鹿耳門撤回本營。查臺灣額設戍兵，年滿者，例應由內地各營派兵換防。現在查明年滿兵丁，令隨撤回征兵內渡；卽於征兵內挑選壯健者更換，以省往來換戍之煩。惟是戍兵額數共有一萬餘名，陣亡、病故及遺失之數甚多。現在嚴切詳查，或竟係營制廢弛，兵丁本有缺額情弊，不得以傷亡遺失爲辭，任其掩飾。且遺失之兵，是否臨陣潰逃，抑係去而從賊，均應嚴行究辦。所遺各缺，亦卽在征兵內挑留頂補。所有此次留挑額缺征兵，俱於續調各兵內挑選；自調至臺灣日期，扣滿年限，再行更換。其嘉義被困兵丁及初調臺灣者，仍令先行撤回，以示體恤。至臺灣營制，尙須酌量增添改設，是否乃前全數換防，抑應一半

換防，一半酌募本地義民充補之處；容俟查明確切情形，妥義具奏。至辦理善後事宜時，自須遵旨酌留兵力，以資鎮撫。查湖南、貴州官兵，素稱出力，但程途遙遠，經歷數省，若不全數撤回，途中預備供支，久稽時日，未免致滋煩費。惟廣東距臺灣較近，洋面若遇順風，一帆可達；今即將廣東兵丁內酌留一千名。該兵丁訓練有方，此次在軍營打仗奮勇，甚屬可用，以資搜緝逸匪、彈壓地方，必能得力。一俟餘匪搜拏淨盡，酌量應行撤回時，即令撤回，亦毋庸在臺灣久駐。所有撤兵各項事宜，已咨明李侍堯妥爲備辦。官兵登岸後，即間日分起行走，各由原路撤回。但恐海洋風信靡常，同時開駕之船先後參差，動隔旬日，難以預定。並咨商李侍堯酌量情形，令兵丁隨到隨行；即由李侍堯知會前途，一體預備。再屯練降番，此次調赴臺灣，自川江順流而下，由湖北、江西入閩境；現在春水漲發，湖北宜昌府以上，灘高流急，逆水難行，時日每多稽滯；應令其到四川交界，改由陸路行走。該處係山道，林木茂密，尙不致十分炎熱；屯練等素習山行，毋庸多備夫馬；途中行走，諒來亦不生疾病。又前在內地招集之泉州、漳州鄉勇，業經收繳軍器，派員帶領各回原籍。其臺灣南、北兩路義民，亦已令其陸續繳出軍器，散遣歸農。再查現在軍務告竣，內地亦關緊要，提督大員應即令一員先回本任。現今將臺灣戍兵缺額，及內地各營征兵挑留頂補等事，趕緊查辦；即令梁朝桂速赴新任，不致耽延時日。至常青現已革職候訊，其應辦事宜，魁倫未到之前，交鄂輝暫行帶印接辦。



。鄂輝人甚幹練，辦事細心，現與商辦善後各事宜。其柴大紀一案，亦即會同審辦。惟該將軍四川本任緊要，未便久留，一俟稍有就緒，即行起程回任。至總兵張芝元已派赴各處，詳查投誠賊目，連眷送回內地，分別辦理。該鎮於此等事件，查辦最能妥協，將弁中實無可更換之人，應請俟辦竣後，再令赴京陛見。又義民首守備黃奠邦，招集義民固守嘉義縣城，深爲賊匪所恨，將伊祖父墳墓全行發掘。臣到軍營後，黃奠邦屢次隨同打仗，頗屬勇往。又有義民首張元勳、王得祿搜拏賊目、訪探賊情，均能不辭勞瘁。前經臣等奏明，分別賞戴花翎、藍翎在案。該義民等捐資倡義，始終奮勉，今賊已蕩平，自應酌加鼓勵，懇恩賞黃奠邦巴圖魯名號；令張元勳、王得祿換帶花翎，以示獎勵。再行抵府城，即提柴大紀並傳集署中軍遊擊事中營守備王天植及節年充當巡捕之千總李春魁、羅勇、鄭名邦、把總蔡開祥、柴大紀胞弟柴大經、家人林道清暨應質人等，逐一親加研訊。內如巡閱至彰化聞賊匪滋事轉回府城一節：緣五十一年，柴大紀巡查各營，於十一月初七日至彰化縣，經副將赫昇額、知縣俞峻稟知，大里杙藏匿匪犯，請多派官兵前往查拏。柴大紀藉調兵爲名，於初八日起身，十二日回至府城；直至十六日始令遊擊耿世文、知府孫景燧帶兵三百名，先後赴彰化，會同副將赫昇額等緝拏賊匪；並不親身前往。至十二月初二日，嘉義縣守備稟報，彰化縣城被賊攻破。柴大紀派令遊擊李中揚帶兵六百名，前赴嘉義；至初四日下午，始自帶兵出城。又在演武廳駐劄，不即前進

。永福、楊廷理往詢，柴大紀藉稱人夫短少，礮位火藥無人擡送。當經永福、楊廷理催促，始於初五日帶兵起程，行至灣裏溪，賊已擁至，退回鹽埕橋割營。是柴大紀聞知賊匪滋事，尙復退回府城，安坐二十餘日，並不親自帶兵剿捕；又經永福等催促，始行起程，種種退縮畏葸，釀成逆案，已屬確實。其令兵丁內渡貿易，以致存營兵少一節：查柴大紀操演各營兵丁，每年不過一、二次；各營將弁相率效尤，亦不認真訓練。甚至兵丁防汛該班，亦俱幫貼錢文，私相替代；自三百五十文至六百文不等，多不親當差使。又兵丁等名雖充伍，其有賫本者，仍各貿易營生；餘俱游手飲博，相習成風，營制遂不可問。惟派令兵丁至內地貿易一節，嚴訊柴大紀堅不承認；質之王天植及弁兵等，亦僉供兵丁在臺灣自做生理屬實；並非柴大紀出賫派令貿易。况船隻出洋，各口俱須掛號查驗，而舖戶人等亦可逐一挨查，不敢代爲隱諱。其僱倩當差錢文，亦稱係該班兵丁得受，柴大紀並無從中染指。但兵丁等任意游蕩，若非柴大紀及營員得賄縱容，何至廢弛若此？又據伊弟柴大經供稱：「前年十月曾借給臺灣府城廣隆糖行黃姓番銀一千五百圓，每月二分行息，至今尙未收清。實係黃姓缺本暫借，並非夥開糖行」。所言殊難憑信，必須徹底根查，方成信讞。至柴大紀聲名狼籍，其貪劣款蹟定不止如德成所奏，隨訊問王天植、鄭名邦等，據鄭名邦供稱：「充當巡捕，四十九年跟隨柴大紀巡閱各營，十月到嘉義縣，有守備吳剛爲步箭兵林長春、劉欽球補額外委，各許送番銀爲謝。十二月

內回到府城，遇有缺出考驗，就將伊二人拔補。劉欽送番銀一百二十圓；林長春送番銀一百三十圓，俱是見柴大紀當面交收』等語。隨令柴大紀質對，亦供認不諱。恐其婪索得賄情弊，尙不止於此；且戍兵短少數目，查報未清，月餉必有尅扣；其鎮標中營所管官莊租息，聞亦有虧短侵挪之弊。現在逐細嚴審，調查卷案賬目，徹底跟究。除守備吳剛、外委劉欽業已陣亡，無從提訊外，請將署鎮標遊擊事中營守備王天植革職；並將千總鄭名邦、李春魁、羅勇、把總蔡開祥、外委林長春，均屬要證，分別咨部斥革；一面嚴加鞫訊，從重定擬。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徐嗣曾曰：前據琅玕奏，查抄柴大紀家產，詢據該犯家屬供出，柴大紀在臺灣任內，前後所得出息共有五、六萬金。若僅止如鄭名邦所供得受兩外委贓賄，不過番銀二百餘圓，爲數無幾；焉能如此之多？此外賣官鬻爵，婪得多贓，必更有大於此者，不可不徹底跟究。現在應行提訊人證內，微末備弁卽行照例咨革外；如續有查出執法營私之文武各員，卽一面解任嚴訊，一面具摺參奏，毋任稍有隱飾。此案，並着徐嗣曾會同審辦。徐嗣曾係本省巡撫，又與柴大紀係屬同鄉；柴大紀種種貪劣款蹟，更無難查訪得實也。至臺灣額兵，節據該提鎮等嚴切詳查；昨又有旨諭李侍堯、徐嗣曾各在內外逐一嚴查辦理。爲時已久，何以尙未查有頭緒？如查明該兵丁等遺失後有從賊情節，今見賊匪平定，始行逃回者，一經拏獲，應遵照前旨立行正法。

。其子弟亦不准挑兵食糧，以示懲儆。或竟係該處營制廢弛，柴大紀營私舞弊，作爲虛糧冒餉，輒以傷亡遺失爲辭，希圖掩飾；尤不可不切實跟究，入案辦理，以彰其罪。至臺灣營制尙須酌量添增改設，前已有旨令將一半換防，一半酌募本地義民、社番充補，既可以鼓勵義勇，而內地兵丁仍有一半在彼防戍，分班輪換；其家屬皆在內地，又可以互相牽制，於事似屬兩有裨益，自應仍遵前旨辦理。惟是內地兵丁渡洋防守，若無恒產，恐所得錢糧不敷資給，仍不免借端擾累、營私貿易等事；或將入官叛產酌量撥給，作爲幫貼。遇換班時，仍着前後交代，收取餘息，以資貼補當差，似爲妥協。並着福康安等一併詳悉妥議。再逆匪夥黨陳泮、吳領二犯，俱係有名頭目，前已有旨令福康安等嚴密查拏，是否業經拏獲？又現據林勸等供出，林爽文之族長林石，亦尙無下落。並着福康安嚴拏務獲。至福康安奏莊大田之次子莊天畏，雖訊據獲犯供稱已被生番殺死，但所言恐不足憑信，仍應一體嚴拏，毋任漏網。又據福康安奏，查勘鳳山縣城地勢低窪，既不足以資控制，自應察看形勢，酌量移建。此外，如嘉義、彰化、淡水等處舊設竹城，是否亦應酌量遷移，或另應添建磚石城垣之處，俱應乘此番整頓之時，逐加履勘，籌畫萬全。着福康安會同徐嗣曾悉心妥辦。其餘一切善後事宜，頭緒紛繁，均須福康安在臺灣一手經理。福康安總須逐一辦理完竣，再行起程；即在彼多駐數月，亦屬無妨。總期於事有益，一勞永逸，方爲不負任使也。

上又諭內閣曰：現在，福康安前抵鹿仔港未及三月，卽已屢破賊巢，擒獲逆首，南北二路全境蕩平。所有官兵止係屯練及黔、楚官兵數千，何嘗需用多兵？設如恒瑞所言，必須添兵六、七萬，合之臺灣原有之兵，則十餘萬矣。不獨各省徵發，遠近騷騷，且行走配渡需時，目下尙不能全數到彼。幸而朕洞燭幾先，卽令福康安、海蘭察帶同巴圖魯侍衛等前往。於恒瑞奏到時，又以其言不可信，諭令福康安堅持定見，速由鹿仔港前進。今得尅期蕩功，設非朕令福康安、海蘭察前往，卽准其添調十餘萬大兵，交常青、恒瑞二人統率，則伊等在彼守候，日事因循，仍前零星調撥，不特嘉義縣城早爲賊所陷，卽郡城亦不可守，尙復成何事體。昨詢據委解逆犯來京之都司張爾魁稱，賊匪攻圍嘉義縣城，勢已危急，若福康安遲到三日，縣城必不能守。是該處城池得以無恙者，皆賴朕燭炳幾先，命福康安等速往之效。前因柴大紀駐守嘉義將及半載，並據奏忍饑待援，不忍出城，朕嘉其忠義，逾格加恩，封以伯爵；並賞銀一萬兩。倘非福康安早到，則嘉義縣城已失，柴大紀爲賊所害，既可以藉口沒於王事，罪狀或不致於敗露；豈不使貪縱營私、激成事端之人，非惟倖逃重戾，轉得叨冒厚恩。茲幸福康安星往救應，嘉義縣城得以無虞，而柴紀大之捏詞守城，並貪贖各劣蹟，不旋踵而破露。可見朕恩不能濫受，執法昧良之人，亦必不爲天理所容，終致敗露。而恒瑞從前之妄請多兵，幾至感衆誤事者，不可不治其罪矣。福康安於袒護恒瑞一節，固有應得之咎，若非成此大功，亦豈能

將伊寬恕。茲因其功大過小，是以錄其功而宥其過。福康安嗣後惟當倍加儆省，益矢公慎，勉副朕教誨成全至意。至福康安此次前往督辦剿捕事宜，遵照節次指示，調度有方，用心周密，真能不負任使，朕心深爲嘉許！海蘭察屢次督兵進剿，甚爲奮勇可嘉！又將莊大田家屬及逆犯莊大菲、林勇，全數擒獲，而籌辦一切事宜，均能井井有條。福康安、海蘭察前已晉封公爵，賞給寶石帽頂、四團龍褂，四開氣袍；着再各賞用紫韁。但福康安係將軍，發蹤指使，皆其調度，福康安着加賞金黃腰帶。並賞給福康安、海蘭察金黃瓣珊瑚朝珠各一盤，用示優異。和珅承旨書諭，於一切清漢事件，始終鉅細無遺，勤勞懋著，前已晉封伯爵；着一體賞用紫韁，以昭嘉勵。

上又諭內閣曰：山猪毛義民，急公慕義；一載以來，隨同官兵剿殺賊匪，始終不懈，實屬義勇可嘉！業經領給諭書匾額，特加旌異，並諭令將各義民等分別獎賞矣。所有管理義民之教授羅前蔭，着加恩賞給同知職銜。會中立業已賞給同知職銜，仍着賞戴花翎，並加恩給予義勇巴圖魯名號。俱着送部引見。劉繩祖、黃宏、涂超秀、周敦紀，着賞戴藍翎，用示優獎。黃奠邦着賞給順勇巴圖魯名號，仍着一併送部引見。張元勳、王得祿，並着加恩賞戴花翎。其會中立、黃奠邦，仍照加賞巴圖魯名號之例，各賞銀一百兩，以示獎勵。

上又諭內閣曰：此次臺灣剿捕逆匪，調各省兵丁前往協剿，均屬奮勉出力。現在逆

首就擒，臺灣全郡平定，因念該兵丁等遠重洋，究爲涉險；除福建本省及廣東、浙江二省兵丁，隣近海疆，渡洋素所經習，毋庸另行加恩外；其湖南、貴州、廣西及四川屯練兵丁，俱應酌加恩賞。如該四省兵丁，現已撤回，着李侍堯於該兵丁內渡時，每名各賞銀二兩；如此旨到時，回兵已離閩地各歸原省，即着李侍堯咨各該省督撫，按名賞給。又廣東兵一千名，既暫行留駐臺灣，且前此隨征剿捕，均極奮勉出力，並着福康安、徐嗣曾，一體按名各賞給銀二兩。

上又諭內閣曰：此次押送逆首林爽文及賊眷、賊目之各員弁，沿途俱能小心管押，行走迅速；且在臺灣打仗殺賊，均屬奮勉。所有解員馬龍、李芳園、張爾魁，加恩以應陞之缺陞用；仍俱着各賞緞二疋。參領札拉芬亦着賞緞二疋；護軍校神奇保、守備丁世偉、鄧應相、德恩及千總領催，俱着各賞緞一疋。其護解兵丁，並着各該省督撫查明，各賞給一月錢糧，以示獎勵。

同日，徐嗣曾奏言：在水沙連軍營附近將一切賑貸及平糶章程與福康安面加酌定後，福康安進剿南路，臣親赴彰化遍加查勘。縣城內衙署及民房被賊焚燬無剩，村莊被焚者亦甚多。惟有鹿仔港至埔心數莊保守無失。該邑難民遷避鹿仔港者，不下十數萬衆，業經該地方官按月散給米糧、蕃薯，得以存活。臣以此時賊匪已平，諭令急早歸莊。俟查明戶口，將鹿仔港撫卹口糧歸入本莊散給。一面發銀苫蓋草寮，以資棲止。該民番等

，風聞陸續歸莊已有十之六、七。自大甲溪至淡水一帶，村屋無燬，惟上年播種無幾，收成歉薄；且該處義民出力者多，亦應查明酌量撫卹。於本月初旬至嘉義地方察看，城內民房尙俱完固，遠近村莊亦多焚燬，惟鹽水港一處房屋齊全。由嘉義縣至南路，臺灣縣難民遷入府城者居多。府城以外村莊，竟屬蕩然。鳳山城內與彰化相同，其村落亦多遭蹂躪，惟廣東莊義民田園廬舍最稱完善。東港一處，先爲逆匪佔據，後爲官兵克復，難民搭蓋草寮多集於此。查臺灣、嘉義城內及鳳山之東港三處，本有賑卹口糧，臣飭照鹿仔港之例，招諭難民各自歸莊，以待查賑。日內亦漸次安集。統計全郡之難民而論，彰化爲最重，臺灣、嘉義、鳳山次之，淡水爲輕；必須分別核實辦理，以期無濫無遺。臣遴委委員，分赴各處詳晰確查，凡賊匪經過之所，房屋未經被燬者，如係義民竭力保護之莊，卽應量予獎恤；如係被賊脅從得以免燬之莊，此時予以自新已屬格外，不得再邀賑恤。其房屋雖被焚燬，而歸莊後尙能造蓋修補力可自給者，亦毋庸給賑。惟實係遭賊焚搶流離困苦之難民，造具清冊給予一月口糧後，察看情形，如尙須接濟之處，再當量爲展賑。並因各路米價昂貴，設廠平糶；其無力耕種者，酌借籽糧，以平市價，而急農務。節次各省撥濟軍需米石，本甚寬裕；但海洋轉運須時，現在臺灣存米所剩無多，僅敷平糶借貸之用；其辦賑口糧，祇可折給銀兩。查閩省從前辦理折賑，每石至二兩而極。此時臺灣糧價均在三兩以外，若照二兩折給，仍不免拮据。仰懇皇上格外施恩，每



石准予三兩，則民食更爲普濟。臣隨時留心嚴密稽查，務使均沾實惠。至全郡甫經蕩平，尤當以搜拏餘匪、綏靖地方爲要。逆黨內間有竄逃賊目，俱經福康安派撥兵弁迅速按名查拏。臣嚴飭各屬四面協同訪緝，毋使一名漏網。連日多有弋獲者，輿情倍加安貼。自二月初旬以後，甘雨優沾，凡已經播種之田，禾苗暢發，早收可卜豐稔。柴大紀前任臺灣總兵時，臣在藩司任內，聞其操守平常，營伍不能整頓，但無確實款蹟。五十一年四月內，柴大紀調任汀州鎮內渡。旋奉旨仍回臺灣本任，到省面晤，臣曾以海外重地，營務要緊，務須正己率屬等言規勸。柴大紀極口應諾，並云：『臺灣連有鉅案，我責任匪輕，此去當倍加整飭，內地儘可訪察』等語。回任後未及半載，卽值逆匪滋事，臣在省時，聞其帶兵赴剿原係永福、楊廷理催令出城。後來，在三坎店打仗及在嘉義縣守城，凡有臺灣內渡之人，頗有稱其出力者，臣方信以爲真。及臣抵鹿仔港後，訪知臺地班兵全無約束，不事操演，日逐賭博、遊蕩；用以剿禦賊匪，率多畏葸不前。府城內及各處兵房，並不隨時修葺，坍塌無存。是柴大紀之廢弛營伍，莫此爲甚。並聞營弁缺出，柴大紀並未秉公考驗，竟有恣意受賄，始行拔補情事。其貪鄙營私，已屬昭著。且於林爽文起事之初，適在彰化巡閱，並不前往查拏，轉回至府城逗遛，亦係實有其事。是柴大紀種種款蹟，殊出意料之外。臣現在府城，見聞更爲切近，惟有再加嚴密確查，務期水落石出，告知福康安嚴審辦理。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徐嗣曾曰：臺灣值逆匪滋擾之後，村莊被燬，小民失業，自應妥爲賑恤。但被難民人全藉口糧接濟，如果該處存留米石不敷辦賑，此時無論折給三兩，即使再加一倍折給六兩，小民雖有銀兩無米可買，亦將何以得食。且前據李侍堯奏：「臺灣軍務告竣，合計本省及各省撥運之米，除應行籌備外，尙多米四十二萬石。其各省未經運到閩境米石，均已咨明截留」等語。據所奏情形而論，是各省協撥米石，儘足敷閩省軍糧、民食之用。卽臺灣應需辦賑口糧，亦可由內地運往。何以徐嗣曾又稱臺灣存所剩無多，辦理賑務又須折給銀兩，殊不可解。且現據福康安奏，沿途查閱南路一帶，被賊滋擾地方，田畝多有荒蕪。其東港以南禾苗暢茂，粵莊亦已栽插。現在雨暘時若，可冀豐收。是臺灣地方，其已經播種之處，正復不少；且該處地土膏腴，一歲兩熟。現在賊匪早經平定，被難民人已陸續歸莊；卽未經墾種者，亦已照常耕種，可望有收。此時辦理賑務，卽照向例二兩折給，足敷糶買，又何必遽議加增？向來臺灣官吏侵漁成習，遇事卽思浮冒，以圖肥橐。今經大加懲創之後，無可藉端，又欲借折賑爲辭，多增價值，預爲冒銷地步。福康安等不可不嚴行查禁，毋任官吏捏詞浮冒，墮其術中。如有此等情弊，卽行指名嚴參辦理。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五十八

三月二十三日(乙酉)，李侍堯奏言：閩粵元咨稱，二批川米六萬石，於二月初一日開行，難以停止。又據湖南運員稟稱，奉文停運之前，已運米六萬六百餘石，俱抵閩境。查此次米石既已放洋赴廈、挑運過山，自未便令其運回，應將前項米九萬五千六百餘石，俱照數兌收閩省。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徐嗣曾曰：前據李侍堯奏，臺灣軍務告竣，計本省各省撥運之米，儘足敷用；其未運到閩境米，應行截留停運。是以，諭令各該督撫等，將浙江、湖南、四川未經起運米石，一體截留，分別辦理。昨又據徐嗣曾奏，臺灣存米除給發軍糧外，所存無多；其辦賑口糧，議欲加給折色銀兩。業經降旨令該督撫嚴查辦理，毋任屬員藉端浮冒。今據李侍堯奏，江蘇、湖南續運米石，業已運到閩境。李侍堯即照數兌收！前臺灣存貯之米，果屬不敷辦理賑務，正可將此二項續收之米，酌運臺灣，既可以接濟民食，亦可免冒銷之弊，較爲兩有裨益。

二十八日(庚寅)，上諭內閣曰：被賊戕害各員，如果抗節捐軀沒於王事，本應一例給予卹典；設其家屬因公猝遭他變，亦可酌量加恩，以示軫卹。劉亨基在任時，肆意貪黷，自知爲衆怨所歸。因見該處情形必滋事端，即豫令家屬攜帶多貲內渡回籍，藉爲營

窟之計。而中途洋面遭風壞船，親族人等俱被累淹斃，貲財漂沒無存。可見昧良贖貨，軌法釀變之人，卽其身倖逃憲典，亦爲天理所不容；報應昭然，可爲炯戒。嗣後有守土之責者，惟當各矢清慎，砥礪廉隅，時時循思天理，凜遵國法。若不知儆畏惟事貪婪，則劉亨基等卽其前車之鑑。

四月初二日（甲午），孫士毅奏言：南澳、碣石、海門各營汛及饒平、惠來等縣稟報：臺灣凱旋官兵內渡，由閩省廈門、蚶江、海門收口，因風漂泊到境者，計粵東、乍浦兩處駐防及福建官兵已有八、九起；卽飭令地方官料理，分別出境歸伍。奏入。

上諭內閣曰：前因各省兵丁調往臺灣剿捕逆匪，遠渡重洋，究爲涉險；曾降旨令將湖廣、貴州、廣西、四川四省兵丁，於內渡時，每名各賞給銀二兩；又留駐臺灣之廣東兵丁一千名，亦經一體賞給。至廣東、浙江及福建本省兵丁，因其鄰近海疆，渡洋素所經習，是以未經另行加恩。今孫士毅所奏，凱旋官兵多有漂入粵境。此項兵丁，俱由閩省內渡，因遇風漂入他省境界，卽素習海洋，究屬遭險，亦堪憐憫！所有臺灣漂入粵境官兵，着孫士毅查明，無論何省官兵，如前降諭旨未經賞給者，卽着每名賞給銀二兩。如已離粵境各回原籍，卽着孫士毅行知各該督撫按名賞給。嗣後，如有凱旋官兵因風漂入他省，查明未經得賞者，俱照此賞給，以示朕格外軫卹之意。

臣等謹按，國家設有額兵，原以備徵發之用。該兵等平素優給錢糧，身家得資養贍，一旦遇

有徵調，卽偶經涉險亦屬分所應然。我皇上於辦理臺灣事竣時，出力兵丁，因其遠涉重洋，優加賞賚。復因念廣東、浙江、福建之兵凱旋內渡，遭風漂泊，又續降恩綸，每名賞給銀兩。所以體恤戎行者，有加無已。深仁厚澤，決髓淪肌，衆志有不戢城者哉？

初七日（己亥），李侍堯奏言：臺灣全境蕩平，所有南北兩路凱旋官兵一到，卽須按次遣行。臣前已飭行司道等，酌定章程，豫爲備辦。三月初九日，接准將軍福康安來咨並抄寄摺稿，已令各路領兵大員，分起配船載渡。臣查海洋風信靡常，其自鹿耳門、鹿仔港兩處開行，或收入廈門，或收入蚶江、崇武澳，均須隨風收泊。臣已飛飭口岸各員，於官兵登岸處，卽妥爲辦送起程；仍酌量間日行走，以免沿途擁擠。至四川松潘鎮總兵穆克登阿帶領屯練降番兵丁，已由廈門、蚶江及銅山、漳浦等處登岸，接續前進，二十四日卽可全過泉州。又江寧將軍永慶，因風收泊銅山澳，起岸來廈。其所帶杭州、乍浦駐防兵船，收入廈門；亦間有收南澳、詔安到廈者。尙有一船未到。俟到齊卽帶領起程。又廣東副都統博清額帶領廣州駐防兵，因風收入廣東惠來縣，並有收入黃岡、漳浦、銅山者；兵丁卽就近取道回粵。其抵廈之船及未到一船，該副都統現在來廈帶領起程。又鎮筭鎮總兵尹德禧帶領湖南兵丁，已由蚶江、廈門收口，現已照料陸續起程；至巴圖魯等及福州滿兵，亦接續進口遣行。連日天氣晴和，官兵行走俱極安妥。其貴州官兵，原係總兵許世亨帶領；該鎮已補放浙江提督，所有原帶兵丁，查有貴州副將岱德，

堪以管領回黔。臣俟其抵岸，卽飭知遵照。其浙江、廣西、廣東、福建等省綠營官兵，軍營分派起數本係編列在後，是以尙未收口。現飭妥協預備，俾得隨到隨行。再船隻一項，已節次飭撥前往，並與福康安往返札商，輓轡駕駛，以資配載。侍郎德成於二月二十九日帶同司員等抵鹿仔港，初二日登岸。至福州將軍魁倫於本月十五日由崇武澳放洋，此日應抵鹿仔港。奏入，報聞。

十二日（甲辰），福康安、鄂輝同奏言：臺灣遠在海外，南北兩路地方極爲遼濶。澎湖一島控制鹿耳門，爲臺灣屏蔽，山海汛防，均關緊要。近年以來，柴紀大貪鄙不職，而各營官員亦多不得其人；營伍日漸廢弛，遂致釀成逆案。茲當剿平賊匪之後，應於軍營出力之員內，不論何省，慎選幹員請補，方足以資整頓。查臺灣鎮所屬各營內副將二缺、參將一缺、遊擊七缺，均未補放有人。又，安平協副將丁朝雄、南路營參將瑚圖里，前已俸滿；照例將副將李威光、參將曹貴調補。查李威光帶領內地義民隨在軍營，雖知黽勉，才具究屬中平；曹貴尙未到營任事，察其材力亦非堪勝要缺之人，均應酌量更調。臣等進兵時，於軍營帶兵各員內，隨時留心察看，量其人材，核其勞績，逐加遴選。查有福建同安營參將福蘭泰，才具明幹，辦事安詳，在鹿仔港堵禦賊匪、駕馭義民，甚爲嚴密得體，堪以陞補臺灣北路協副將。又，福建督標水師營參將潘翰，熟諳營伍，材堪造就，調赴臺灣日久，始終出力，堪以陞補澎湖協副將。又，廣東羅定協副將孫全

謀，才具明晰，隨征出力，諳習水師，於臺灣情形較熟，堪以調補安平協副將。又，福建陸路提標前營遊擊穆騰額，堵剿賊匪認真出力，堪以陞補臺灣城守營參將。貴州清江協右營遊擊魯安邦，打仗奮勇，曾任京營守備，通曉事務，堪以陞補臺灣南路營參將。又，臺灣鎮中營遊擊一缺，爲鎮標要缺，營務最繁；凡挑補兵丁、清查軍械等事，皆其專責。於都司內揀選，一時實難其人。查有福建陸路提標右營守備潘國才，才具明幹，遇事奮勉；懇請將潘國才照水師守備應陞之例，陞署臺灣鎮中營遊擊；照例扣滿年限，另請實授。又，福州城守左軍都司敏祿，明白謹慎，堪以陞補臺灣鎮標右營遊擊。又，廣東澄海協都司麥瑞，熟習營伍，堪以陞補安平協中營遊擊。又，海壇鎮標中營遊擊葉有光，熟習臺灣風土，堪以調補安平協右營遊擊。又，福建水師提標左營遊擊黃象新，打仗出力，堪以調補澎湖協右營遊擊。又，騎都尉陳大恩，原任湖北施南協副將，緣事革任，仍留騎都尉世職；懇請來臺灣軍營効力。該員自進兵以來，打仗奮勉，仰懇將陳大恩留於臺灣，補放臺灣鎮太營遊擊。又，原任溫州鎮總兵魏大斌，自革職以後，深知感懼，守城禦賊甚屬出力；但觀其才，實非幹練，應請將魏大斌補授安平協左營遊擊。又，臺灣、澎湖有應補守備八缺，分防汛地、管束兵丁，均關緊要。現在整頓營伍之時，亦應揀選年力強壯、打仗奮勇人員補放，以收實効。查有候補守備陳宗煌，堪以補授臺灣鎮標中營守備；廣東提標千總陳廷高，堪以陞補臺灣鎮左營守備；汀州鎮標千總吳

芝鳳，堪以陞補臺灣城守左營守備；潮州鎮標千總吳大瑞，堪以陞補北路協左營守備；福建水師提標千總李文彩，堪以陞補安平協左營守備；泉州城守營千總李漢陞，堪以陞補安平協右營守備；閩安協左營千總雷鳴揚，堪以陞補澎湖協左營守備；安平協千總聶世俊，堪以陞補澎湖協右營守備。又，浙江溫州鎮總兵、黃巖鎮總兵二缺，令將軍營出力副將，揀選陞用。蔡攀龍陞任提督，普吉保調任臺灣，所遺海壇鎮、汀州鎮員缺，俱係軍營所出之缺，例應以軍營人員補用。臣留心察看，於臺灣軍營副將內逐加遴選，有福建興化城守副將格綳額、廣東香山協副將謝廷選，屢著勞績，自隨同臣等打仗殺賊，均屬奮勉。又，福建閩安協副將丁朝雄，帶兵收復東港海口，粵莊糧米得以運至府城；數月以來，堵禦賊匪，防守極爲嚴密。以上三員，俱堪專閩之任；請將謝廷選補授溫州鎮總兵，格綳額補授汀州鎮總兵，丁朝雄補授海壇鎮總兵，以示鼓勵。此外，軍營副將內，惟貴州銅仁協副將岱德，打仗奮勉出力，已奏請賞給「巴圖魯」名號。但才具少欠開展，尙須歷練。其餘，並無堪勝總兵之人，不敢濫行保奏。所有黃巖鎮總兵員缺，應請旨簡放。再，浙江兵丁，原係溫州鎮總兵魏大斌統領前來臺灣，因魏大斌業已革職，派令副將詹殿權帶領撤回；但兵數衆多，不敷照料。查溫州鎮總兵員缺，現請將謝廷選陞補，應卽令謝廷選管帶各起兵丁回浙，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曰：柴大紀貪縱玩弛一案，前經福康安訊據守備



王天植及柴大紀之胞弟柴大經等錄供具奏。是柴大紀執法侵貪，俱有證據；其餘各款，亦無難向柴大紀逐一研訊，跟究得實。何以許久尙未審訊明確？卽前次所奏供情，亦止係就弁兵及伊弟柴大經等供出，而柴大紀尙未見訊取確供。着福康安卽將該弁兵及柴大經等所供：柴大紀聞知賊匪滋事退回府城，及帶兵出城又在演武廳駐劄，並不親往剿捕；並派令兵丁至內地貿易、借給糖行番銀、得受兵丁銀兩拔補外委各款；並此外種種劣蹟，卽向柴大紀逐一嚴加鞠訊，錄取確供，迅速定擬具奏，毋任稍有狡展。再，前此福康安等奏到獲犯各供詞內，據莊大田供出：『有孫一人莊有，又堂弟莊樹，現在平和廣坑莊生理』。蔡福供出：『前年林爽文攻破諸羅，有素識之何霜榮引進入夥』等語。此三犯，現在曾否拏獲？該犯等係逆犯親屬、夥黨，不可不嚴拏審辦，以淨根株。着福康安、李侍堯，一體嚴飭查拏務獲。

上又諭內閣曰：謝廷選着補授浙江溫州鎮總兵、格綏額補授福建汀州鎮總兵、丁朝雄補授海壇鎮總兵，以示鼓勵。其浙江黃巖鎮總兵員缺，着王柄署理；俟服闋之後，再行實授。

上又諭內閣曰：前因臺灣出有武職各缺，曾降旨諭令福康安查明軍營出力人員內，酌量奏補。今據福康安奏請酌量補放，俱着照所請。其千總、把總、外委等缺，着福康安於軍營出力弁兵內，擇其才具堪以管教兵丁者，酌量拔補，照例咨部。至此項陞補人

員，若一概送部引見，伊等俱在軍營奮勉出力，此時臺灣逆匪初平，正資人料理彈壓，未免又需調署；且魏大斌曾任總兵，亦經素識，更無須令其來京引見；所有此次陞補各員，竟無庸送部。

上又諭內閣曰：特爾敦轍派往臺灣剿捕逆匪，尙屬出力，業經加恩賞給副都統職銜。今自閩回京於途次病故，殊屬可憫！着加恩賞給銀二百兩，以示軫恤。

十三日（乙巳），上又諭內閣曰：此次剿捕臺灣逆匪，所有派出帶兵之巴圖魯侍衛等，打仗殺賊甚爲奮勇。雖止係內地奸民滋事，非從前平定準噶爾、回部、金川可比，但數旬之間，生擒南北兩路逆首，臺灣全郡蕩平，辦理甚爲迅速。除軍營出力人員，業經降旨加恩分別陞用外，今特爾敦轍雖已賞給副都統職銜，但在途病故，殊堪惻憫！其巴圖魯侍衛等，着福康安詳悉查明，如有似此實在出力勞績懋著者，據實具奏，候朕降旨交部查明伊等所得功牌，酌量議給世職，以示鼓勵。

十四日（丙午），福康安、鄂輝同奏言：臺灣民刁俗悍、搶竊成風；結會拜盟，尤爲惡習。所有「天地會」名目，起自內地，輾轉私傳。又有一種游手匪徒生事擾民，名爲「羅漢腳」，以天地會人衆勢強，利於糾搶，無不聽從入會。若非會內之人，卽行搶奪。是以，稍有身家及負販營生者，亦多畏其搶奪，不得不從，以致南北兩路，日聚日多。一經廳、縣查拏，動輒抗官拒捕。此次，林爽文謀逆不法，卽由糾合會匪而起。其林

爽文入會，又係嚴烟傳授。五十二年正月內，常青訊明賊匪楊咏供詞，據稱：「聽得嚴烟說，起會的根源是廣東洪二房和尚，居住後溪鳳花亭，同一姓朱的年纔十五、六歲，不知名字也不知住在那裏」等語。並經孫士毅逐處密查，不但並無其人，抑亦並無其地。臣等到臺灣後，屢將天地會根由訊問賊犯，僅知取烟、喫茶，俱用三指，說話不離本字等暗號，不能備悉其詳。及拏獲林爽文研究再三，匿不供吐，因係解京要犯，未便用刑嚴訊。隨思嚴烟係首先在臺灣傳會之犯，且係有名賊目，必須嚴拏跟究。當即嚴密查緝，已將該犯拏獲。臣等親加嚴訊，嚴烟即係莊烟，又名嚴若海，係漳州平和縣人。於乾隆四十八年藉賣布爲名來至臺灣。四十九年在溪底阿密里莊傳授天地會。是年三月十五日，林爽文聞知會內人衆，便於糾搶，即聽從嚴烟入會。五十一年八月，林爽文復約同林漢、林領、林水返、張四、何有志在車輪埔飲酒，約會各處村莊，互相傳習，遂致拒捕戕官，釀成逆案。臣等以該犯既係臺灣首先傳會之人，則天會地傳自何人、起自何地，必知備細，向其逐一跟究。據供：「這天地會，聞說是朱姓、李姓起的，傳自川內，年分已遠。有馬九龍糾集和尚四十八人，演就驅遣陰兵法術，分投傳教。後來，四十八人死亡不全，只有十三人四處起會。那在廣東起會的，是萬和尚，俗名涂喜。如今在那裏，實不知道。又有趙明德、陳丕、陳彪三人，從廣東惠州府來到漳州詔安縣雲霄地方傳會。有個張姓（不知名字），因面上疤痕甚多，號破臉狗，他常留趙明德等在家居

住。附近高坑菴、馬坑廟、丁仔峽、石磔、尾溪，都是傳會之處。乾隆四十八年，陳彪借行醫爲名到平和縣，纔傳我入會的。這些人，是陳彪告訴我的，其實都未見過。又聞得陳丕也會到過臺灣傳會，如今早回內地去了』等語。又供：『凡傳會時，在僻靜地方設立香案，排列刀劍，令在刀下鑽過；即傳給會內口號，結爲弟兄。連父母妻子不許告知，也不寫帖立簿。那起會的朱姓，叫朱鼎元；幫同傳會的李姓，實在不知名字。他們兩家傳下一個洪字暗號，所以叫做洪二房。賊旗上書寫「洪號」字樣，並有五點二十一隱語，都是取洪字的意思。曉得暗號，就是同會；即素不認識之人，有事都來幫助』等語。復嚴究此外有無不法語句，據該犯供出「木立斗世」及「李朱洪」等暗號，與孫士毅從前查奏之語，大略相同。奸徒編造暗號、邪詞，藉圖煽誘，實堪痛恨。所云四十餘人都驅遣陰兵法術，甚屬妄誕不經。其由川省起會傳至廣東等處，並不能實指川省、粵省是何縣分，與孫士毅前奏，乾隆三十二年自漳州之語，不符。恐竟係逆匪等本與粵人不合，又因粵人聚集義民拒賊出力，希圖架詞傾陷。其起會之朱鼎元、李姓，又無實在下落，供詞甚爲閃爍。臣福康安前在四川總督任內，查緝咽喉，遍加親歷，並未聞「天地會」名目。臣鄂輝在川年久，亦未聞有此事。但既有此語，不可以所供無據置之不辦；且天地會聚衆搶奪與咽喉搶奪相近，或竟係自四川省傳來，亦未可定。現據供出趙明德、陳丕、陳彪三人，在詔安雲霄地方傳會，自必深知此會根由，即應從此根查，徹

底嚴究。臣等現已密派妥弁，賁信知會李侍堯、孫士毅，不動聲色嚴密查拏。俟閩、廣得有根據；如果起自川省，即飛咨川省一體嚴密查辦。至臺灣天地會情形，臣等連日訪察，其首先傳會之人，藉端煽惑，聚衆結盟，原屬心懷叵測；而附從入會者，因糾衆搶奪，被惑聽從。及至入會後，科派銀錢，遇有搶奪等事，即須互相幫助；雖搶其戚好之家，不能不隨同前往。是以，會內之人有因斂錢助鬪心生退悔者。可見邪教惑人之事，一時圖利相聚，必不能始終合夥串通一氣。即如阿里港殷戶陳國英，原曾入會從逆；嗣以莊大田等索銀錢不遂，將伊父母殺害，復逃至山猪毛粵莊，願充義民。因粵莊不肯收留，勒交穀石，氣忿身死。又有本係會內之人，因畏懼干連，即充當義民隨同剿賊。如義民首賴水、魏收等，俱曾入天地會；賊匪滋事之初，即捐貲招集義民打仗出力。即此可知入會之人，並非全行從賊。自大兵進剿以來，乘勝長驅，屢次克捷，凡係助惡黨羽，望風潰散，不能復行糾集。所有從賊會匪人數衆多，業已殲除殆盡；間有未獲逸犯，上緊緝拏，日有就獲者，審明後即行正法。此等匪徒，斷不能復行漏網。至此外義民、莊民等，亦有曾經入會者；經此番大加懲創之後，人情已極震懾，不敢復蹈惡習。若於人心甫定之時，再行追究從前，紛紛查辦，未免易滋疑懼。况天地會並無經像，無憑指實，或啓告訐訛索之端，轉於地方無益。惟有嚴密確查首先傳會之人，以絕其源。其來臺灣傳會者，除嚴烟外，尚有陳丕一犯；是否實已潛回內地，抑尙藏匿村莊，現仍一體

查拏究辦。並責成地方官永遠嚴行禁止，凡有拜盟立會，即非天地會名目，亦即嚴懲示儆；不但不使有糾搶之事，並不得存結會之名，以仰副綏靖海疆、整飭民俗之至意。至嚴拏竄逃餘匪，尤爲安靖地方要務。當此難民歸莊之時，恐有逸匪混入其中，希圖漏網；經臣派撥弁兵帶同熟諳道路之人，分頭緝拿。茲各處口岸要隘之處，駐守兵丁俱已撤回。而南北兩路地方寬廣，原設水、陸各汛，自賊匪滋事後，多未安設。現在一面酌定營制，一面先將挑出補缺兵丁，分安原設各汛，飭令往來梭織巡查；遇有形跡可疑之人，即行拏究。復揀派妥協員弁分路查緝，並派山猪毛義民首劉繩祖、周敦紀等，帶領生番通事黃阿生往內山番社搜查逸匪，以期淨絕根株，不留遺孽。現據派出各官兵陸續擒拏解送及民番等盤獲縛獻者，紛紛不絕。逐加嚴審，或會抗拒官兵，或擾害村民肆行搶劫，或賊匪經過村莊附和隨行，俱各供認不諱。審明後，即派委知府楊廷理、參將吳宗茂監視行刑，將匪犯羅進等三百一十二名，按名正法。至大武壠一帶地方，山箐深密，恐有潛逸匪犯，派令六十七帶領官兵前往會同副將格綳額等，自牛莊進山，由大武壠直至岡山，一路嚴密搜查；並令將各莊義民慰諭，歸農乘時耕作。據該員等在大武壠內一帶村莊，及山溝竹圍內逐一搜查，並無賊匪。民人等漸次歸莊整理生業。連日澍雨優霑，土膏滋潤，正可及時播種。其東港洋面小琉球一島，亦派員查明，該處祇有泉州民人三十八戶，搭蓋草寮居住，俱係良民，亦無賊匪藏匿。再查各處義民俱已陸續歸莊，

軍器全無所用，節經派委委員分投收繳；並令地方官查明原冊，將義民自備器械一體交官。自到南路後，共繳鎗礮、刀矛、藤牌等項四千二百九十餘件。惟是臺灣風俗剽悍，軍器最多，皆因械鬪私造；此番懲創之後，民人等震懾兵威，已甚畏懼。而閩粵不和積習，尙恐驟難更易；惟有嚴密查辦，不准存留軍器。地方官如能永遠奉行，實力查禁，則械鬪之風，亦可不杜自息。再查林水一犯，已拏獲歸入第四起解京匪犯內起解。其董喜一犯，將拏獲賊目隔別訊問，多稱董喜實已病故。並據供稱，大兵攻克集集埔後，董喜病已沉重，逃到山邊身死，賊夥等將伊屍身卽在該處掩埋等語。已派委委員往集集埔一帶，嚴密訪查董喜是否實在病斃、埋葬何處，務得確切證據，方可憑信。總之，此等賊目助逆不法，斷難任其一名漏網。臣等於進兵時，隨處訪查賊目姓名，另行存記。除臨陣殲戮及官兵搜獲之外，生番呈驗首級，認出賊目又有數十人。其未獲逸犯，臣等已開列名單通行南北兩路，一體嚴拏。二月以後，陸續搜獲者甚多。查對名單，凡係有名賊目，已獲十分之九。仍嚴飭各處兵役莊民等，嚴拏跟究，卽賊中小頭目等，一經訪查確實，亦須按名緝獲，淨絕根株，不使稍留餘孽。其賊目家屬人等，俱係應行緣坐之犯，已陸續搜獲百餘名。仍再移咨徐嗣曾一體飭屬嚴查，先將拏獲者陸續送赴內地，交李侍堯照例辦理。其家屬居住內地者，亦飛咨李侍堯查明究辦。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孫士毅曰：會匪結盟滋事，自應確查嚴禁。臺

灣現當人心甫定之時，且據福康安奏，義民中卽有曾經入會者，若再追究從前，紛紛查辦，實未免易滋疑懼。至所供萬和尚、趙明德等犯爲粵、閩二省首先傳教之犯，必當嚴拏務獲。但內地輾轉根查，又恐啓告訐訛詐之端；李侍堯、孫毅士惟當不動聲色，飭屬密訪嚴查，以期就獲；不必過甚，致有株連。然亦不得視爲尋常緝捕具文，致要犯潛踪漏網。又連日訊及解到逆犯簡添德，供有李惠一犯，係南路僞軍師。雖檢查福康安原奏供單內，有李惠已於上年九月被府城官兵拏去正法之供，但所供是否確實？李惠一犯係何人拏獲？並着福康安查明具奏。至福康安現在所辦臺灣善後各事宜，頭緒繁多，若諸務完竣，能於七月間內渡，卽應起程於萬壽前赴熱河瞻覲。如一時未能辦竣，聞海洋風信，九月內向俱停止開渡，福康安不妨在彼多駐幾時，萬不可冒險開行。卽過九月俟風色順利，再行起程，亦未爲遲。

上又諭內閣曰：帶兵出力之巴圖魯侍衛等，昨已降旨交福康安查明勞績懋著者奏明，交部查照功牌，酌給世職。此內，鄂輝、舒亮、普爾普三人俱係大員，奮勉出力，朕所素知；卽着軍機大臣會同該部，查明鄂輝等三人節次打仗勞績，查照應得功牌，酌量議給世職，以示酬庸延賞至意。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五十九

四月十五日(丁未)，福康安、鄂輝同奏言：廣東官兵從未調派隨征，此次在臺灣剿賊，幾及一載；及臣等進兵後，南北兩路屢次打仗殺賊，在綠營中實爲奮勇可嘉，與黔、楚兵丁不相上下。軍務告竣後，隨將各路帶兵將備等官通行傳齊，臣等公同逐加察看，擇其打仗勇往、材堪造就、著有勞績者，酌量陞補。除常青陸續奏補各缺外，茲查香山協副將一缺，福建督標營參將張萬魁打仗勇往，曾在金川出兵，駐守阿里山要隘堵截，極爲嚴密，堪以陞補。又，羅定協副將孫全謀已另摺奏調安平協；所遺副將員缺，查有江西吉安營參將張兆熊，自請赴軍營効用，奮勇出力，堪以陞補。又，提標中軍營參將員缺，提標後營遊擊查文昇，堪以陞補；所遺遊擊員缺，惠州協右營都司楊拜颺，堪以陞補。又，海門營參將員缺，左翼鎮左營遊擊林起鳳，堪以陞補；所遺遊擊員缺，左翼鎮右營都司林大高，堪以陞補。又，大鵬營參將員缺，碣石鎮中營遊擊許廷進，堪以陞補；所遺遊擊員缺，碣石鎮右營都司曾偉，堪以陞補。又，牛鎮營遊擊員缺，興寧都司蕭應得，堪以陞補。其餘都司八缺、守備十六缺，均揀選軍營出力人員擬補，另行繕單呈覽。再查臺灣道永福，係監司大員，在任數年毫無整頓。辦理楊光勳一案，惟據屬員詳報之詞，顛預結案。將「天地會」名目改爲「添弟會」之處，詢據該道稟稱：「當日

署諸羅縣知縣董啓埏原稟及北頭協副將赫生額移文，俱係「添弟會」字樣，實非壇自更改」等語。隨檢查董啓埏等文稟，俱附卷中。但該員等業已身故，永福係審辦之員，豈得置身事外，諉爲不知。臣等細加察訪，道署幕友沈謙與諸羅縣幕友沈七係屬弟兄，在上下衙門作幕，已屬不合；又同辦一案，自難保無通同商改情弊。質之永福，亦屬無辭可辯。沈謙前往諸羅看視伊弟，適值逆匪滋事，業被賊殺害，未便以質證無人，任其支飾。是永福辦理含混，意欲化大爲小，不問可知。又柴大紀貪縱營私，聲名狼籍已非一日；永福身爲旗員，近在同城，並不據實揭報督撫，亦屬有心狗隱。查該道於賊匪滋事之初，獨賞招募鄉勇固守府城，復遣俸滿教官羅前蔭等前往山猪毛招集粵民，一載以來，辦理均屬妥協。是該道堵禦賊匪固爲出力，但核其貽誤地方之罪，究屬功不掩過。應請將永福革職送交刑部治罪。如此外尚有別項劣蹟，再行嚴參。仍一面先行摘印開缺，飭委臺灣府知府楊廷理護理。查臺灣府事務本繁，現又有城工撫卹等事，一人難以兼攝，已委淡水同知徐夢麟署理府篆。其淡水地方亦關緊要，臣等於調來臺灣辦事各員內，逐加揀選，查有奉旨發往閩省差遣之江南泰州知州袁秉義，堪以委署。所有臺灣道員缺，恭候簡放。泉司李永祺查審此案，係在已經辦結之後；但既經覆審，不卽嚴切跟究，殊屬徇縱貽誤，應一併革職，留於臺灣交與徐嗣曾委辦城工報銷等事，効力贖罪。巡撫徐嗣曾於此案毫無覺察，亦難辭咎，應交部嚴加議處。再，凱旋官兵分起渡洋，內福

州駐防一起官兵，在鹿仔港更換大船候風放洋，有領催蘇楞額乘坐哨船，已至港口，未上大船，陡起風暴，飄至大洋。正在危急，忽有異鳥飛集船頭，船戶等謂得神佑，必可無虞。飄流兩日夜，幸不覆溺；適於黑水洋遇見他船兵丁等，獲救過船。軍裝搬運甫竟，見原坐哨船下有數丈大魚浮出水面，原船登時沉沒。奏入。

上諭內閣曰：永福以監司大員辦理要案，顛預完結；又柴大紀貪縱營私，永福近在同城有奏事之責並不參奏，又未據實揭報。該道於堵禦賊匪固爲出力，究屬功不掩過。永福着革職交刑部治罪。該員如有子嗣，亦着同交刑部一併治罪。李永祺着革職留於臺灣，交與該撫徐嗣曾委令辦理城工報銷等事，効力贖罪。徐嗣曾係該省巡撫，咎實難辭，並着交部議處。所有福建按察使員缺，着伊轍布補授；臺灣道員缺，着王右弼補授。

十六日（戊申），上諭內閣曰：此次派往臺灣剿捕官兵及運送錢糧鉛藥等項，渡洋多獲平穩。前此，福康安自崇武澳放洋，前抵港鹿仔港，千里洋面，一晝夜即已遄達。皆仰賴天后助順，靈應垂庥，實深欽感。節經降旨交李侍堯等修葺廟宇，並親書聯額二分，於廈門、興化兩處懸掛，以昭靈貺。茲福康安等奏，福州駐防官兵內渡船隻，在港口被風遇危獲安，疊徵靈異，覽奏爲之額手。現在兵船陸續內渡者尙多，據福康安等奏，海洋三、四月間風力平和，四月前儘可全數撤竣。仰荷靈祇默佑，官兵安穩遄歸，允宜

增益鴻稱，褒崇封號。着於舊有封號上加增「顯神贊明」四字，用答神庥，而隆妥侑。並再書匾額一面，交福康安等於沿海口岸廟宇應懸處所，敬謹懸掛。至此項被飄船隻，雖遇救援無虞，但因公冒險，殊堪憐念！着照前次凱旋兵丁漂泊粵境之例，每名賞給銀二兩，以示格外體卹。再救渡兵丁過船之許長發，究爲何人？並着福康安等查明酌加獎賞。

臣等謹按，書曰：「肅恭神人」；御製天津海神廟碑文曰：「康乂我人，咸依神庥」。蓋神人雖幽明殊致，而罔不肅恭，則敬神而佑及於人，卽爲愛人之驗；愛人而誠格於神，卽爲敬神之實。此至理之相貫徹，而人之依神庥者，所以卽於康乂也。我國家懷柔歆祀，肸蠁昭融，神者厥靈，靡有不若。卽如臺灣一役，自徂征以迄凱旋，往來航海悉皆衽波颺飄、澶涸助順；甚至祥徵異鳥，履險而亨，誠所云咸依神庥者乎！我皇上特崇美報，鴻號褒稱。而哨船之偶遭飄泊，猶且憫其會涉艱虞，優加賞賚。斯則愛人之至也夫；斯則愛人以敬神之實也夫。

同日，德成奏言：二月二十九日抵鹿仔港口。此處水淺海船不能直達，必須小船接渡；又因連日風暴，小船不能出港，距岸二十餘里停駐。候至三月初二日風覺稍定，換船登岸。於初七日行抵臺灣。所有酌建城垣事宜，據福康安告知，臺灣、嘉義兩處，自應就舊時基址建城，其餘仍可用竹木圍插。所有工程，臣卽會同徐嗣曾悉心估計，俟詳細核明錢糧確數，另行具奏。奏入，報聞。

十七日(己酉)，福康安、鄂輝同奏言：連日提訊革職千總鄭名邦等，據供：「除業經供出之劉欽、林長春賄拔外委外，尙有步箭兵甘興隆、柴景山拔補外委，柴大紀亦有得受謝禮情事」。並據供：「我跟隨柴大紀到南北兩路巡查時，每營都司、守備、千、把總託言夫價，俱有餽送。總視營分之大小，定銀數之多寡；自番銀六百圓至四百圓不等。柴大紀曾經收受」等語。柴大紀以總兵大員，貪縱營私毫無顧忌；巡查各營，並不認真操演兵丁、稽查汛地，轉收受夫價銀兩，每營至數百兩之多；而各營員弁相率斂派、逢迎餽送，均有應得之罪，必須徹底跟究。現在飛提各營將備及行賄補缺之甘興隆、柴景山來郡，一俟人證到齊，質訊明確，卽一併從重定擬。至官兵搜拏首逆時，惟恐路徑不能諳習，侍衛兵丁中亦無認識林爽文之人，因選派淡水義民首及社丁通事等數十人帶道，作爲眼目。正月初五日，巴圖魯侍衛翁果爾海等四員，貴州外委盧應朝、廣西把總譚金魁等，屯練都司阿忠等，搜至老衢崎地方，經義民首高振見首逆林爽文與賊目何有志一同逃走；恐其驚逸，卽告知侍衛翁果爾海、察靈阿棍、德森伯爾、外委盧應朝、把總譚金魁、貴州、廣西兵丁顏得奉等十八名、屯練都司阿忠等八員、屯兵額奇塔爾等五名，一同圍住，將林爽文拏獲解送。高振賞戴藍翎，並給千總職銜；圍拏之侍衛、弁兵、義民首等，均已分別陞等賞翎、拔補實缺。又官兵至瑯嶠拏獲莊大田，係侍衛博斌、都司張占魁、廣東把總路世遜、貴州額外外委周廷亮、廣西千總馬振強各帶兵丁，

同降番穆塔爾、丹比錫拉布等及山猪毛義民鄭福等十一名，一同圍擊。臣等俱已分別獎勵。其林躍與一犯，即係義民首高振掣獲。至杜敷係水沙連社丁，擒獻林爽文家屬，並派生番在內山堵截逆首，甚爲出力。前已奏明給予千總職銜，並酌加獎賞。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曰：柴大紀身爲總兵大員，平日貪縱營私，毫無顧忌；於拔補弁兵，得受謝銀；並於巡查營伍時，收受夫價，每營至數百兩之多，以致營員相率效尤，武備日益廢弛，釀成巨案。自應提集案內人證，徹底究辦，以儆官邪。所有鄭名邦供出各款，應即向柴大紀逐加嚴訊，令其據實供吐。訊取確情定擬具奏後，一面即將伊派委委員解送來京，沿途小心看押，毋致有畏罪自戕等事。至高振探明逆首踪跡，首先下手拏獲；又拏獲賊目林躍與一名，實爲出力可嘉！着福康安將該義民首同前此會中立、黃奠邦等，一併給咨送部引見。又昨海蘭察到京據奏，福康安、李侍堯二人，俱曾抱恙數日，仍力疾辦事，旋即痊愈等語。沿海地方水土、氣候與內地不同，福康安在彼不能服習，李侍堯又已年老，伊二人俱偶經抱恙，雖已痊愈，朕心深爲廬念！現今大功告成，不過善後事宜，着傳諭福康安、李侍堯務須加意調攝，不可過於勞瘁。其尋常細事，毋庸力疾辦理；或致精力就乏，於要務轉不能周到。惟當隨時善自調護，以副朕體恤委任之意。

上又諭內閣曰：地方官吏，如果素無劣蹟，猝被賊害，尙當予之卹典。是以長庚、

俞峻各員，據福康安等奏其居官尚好，皆即交部優卹。若唐鑑等，贓私纍纍，執法釀變；此而因其被賊戕害，遂爾不懲其貪，則伊等家屬仍得坐擁豐饒，無以示儆；將來，接任各員必仍相率效尤，復萌貪縱故智，非所以儆官邪而靖海疆也。今當此徹底查辦之後，該地方官務當各矢清慎，砥礪廉隅，時時循思天理、凜遵國法。倘不知儆畏，惟事貪贖，則唐鑑等即其前車之鑑。

二十日（壬子），徐嗣曾奏言：彰化一縣難民戶口，陸續查明，現在按戶散給賑銀，並分設各廠減價平糶。該難民等口食有資，凡從前遷避鹿仔港流離失所者，以次各歸本莊務農安業。臣仍遴委委員密赴訪查，不使胥役等舞弊尅扣，俾沾實惠。其臺灣、鳳山、嘉義等縣歸莊者，亦漸衆多，俟戶口冊籍造竣，即行一體賑給。惟北路一帶，地土較寒，據淡水同知徐夢麟、彰化縣知縣宋學灝稟報，二月初旬天氣陰冷，並有微雪之處，恐早禾收成不無稍減；當飭據實查明，歸於撫卹案內分別酌辦。昨准督臣李侍堯咨會，各省運閩米石，其未經入境者，已酌定停止。臣現查臺灣存米，除給發兵糧外，足敷平糶之用；所有內地剩米十萬餘石，應留爲漳、泉等處接濟。已咨明督臣毋庸撥運過臺。至軍需各款報銷，必須核實查辦。府城及鹿仔港、淡水等處，各有內地撥到銀米；前因逆匪滋事之時，臺灣南、北、中三路文報不通，各屬支用清冊尙未造齊報局。查其詳報各案，多有與定例懸殊者，恐該員等動用浮濫，任意開銷，臣現在嚴檄飛催，分飭趕緊

造冊具報。奉同臬司李永祺悉心查核，一面密爲訪察，倘有捏冒情弊，立即嚴參究辦。又查臺灣訟牘紛繁，自軍興以來，各屬更多積案。向來徒流以上案件例解內地，由司審轉。茲福康安與臣商酌，臣及臬司李永祺俱在臺灣，當飭各該廳、縣趕緊清釐詳報。臣即督同李永祺就近提審，分別奏咨完結，以清塵案，而免拖累。至府治城工，連日會同福康安、德成詳加履勘，現在籌定估計，另摺奏聞。其餘一切善後事宜，更當隨地隨時與福康安熟商妥辦，斷不敢稍有怠忽。奏入，報聞。

二十三日(乙卯)，福康安、鄂輝、魁倫、徐嗣曾同奏言：臺灣地土膏腴，種植米、麥、蕃薯一年三熟。賊匪滋事以來，民間耕種失時，田畝荒廢，糧價不能十分平減。二月間，剿除賊匪，難民漸次歸莊。東作方興之際，臣等分派委員於撫卹村莊之便，將繳銷器械飭縣改鑄農器，給與無力貧民；並商之徐嗣曾酌備籽種，令其各歸農業。查淡水田園俱已種齊；彰化田畝向藉內山淡水灌注，上年賊匪阻截水道，沿海一帶不能播種；今水道漸已修復，田水充足，禾苗暢茂。三月下旬米麥市價，較之三月中旬有減無增。嘉義、臺灣兩縣，近日雨澤較少，天氣炎熱，而地土尙屬滋潤。鳳山地處迤南，氣候極早，禾稻現已含漿，民情甚屬安靜。惟粵莊、閩莊民人，素不相和；泉民與漳民亦多嫌隙；今民人逐漸歸莊，恐其藉端爭競，現在剴切曉諭，嚴行禁止。嗣後地方官若能隨時化導，有犯必懲，斷不致稍滋事端。至北路各處難民，今已全行回莊。其南路回莊者，



亦有十分之九。焚燬村莊多已修葺房屋，搭蓋草寮，漸次復舊。凡係通衢市集，負販流通，往來如織。府城內外，因賊匪蕩平，演劇酬愿者甚多。各縣生童皆來府城應試。臣等體察情形，地方日就寧貼，人心實已大定。仍嚴飭文武各官，上緊緝捕逆匪。現又搜獲賊目林舵、林柱、陳理、林旭初、沈刊、蔡丑、李勝、林士芳、蕭田九名，殺害同知王雋之逆犯張烈一名，逆匪陳竟等二十八名，俱已審明正法。現在，村莊認真查緝，逃入村莊者，即被拏送。且有該匪犯父母親屬自行獻出者，可見民人畏懼干連，雖係至親亦不敢隱匿。此等零星逸犯，逐細搜查，無難淨盡。至收繳義民器械，除業經繳銷外，茲據臺灣道稟報，收過刀矛竹鎗五千九百七十五件；臺灣縣又收過各項器械二千五百二十三件，俱交臺灣府銷燬改鑄農器。並嚴行出示曉諭鐵匠舖戶等，禁止打造刀矛等項軍器。如有私藏私造者，卽照違禁打造軍器之例，加等治罪，庶可遏絕爭鬪刁風，以期永臻寧謐。又，福建延平協副將員缺，有泉州城守營參將特克什布，應行陞補；所遺泉州城守營參將員缺，有遊擊張無咎，打仗奮勇、營伍留心，堪以陞補；所遺提標後營遊擊員缺，有都司馬元勳，打仗奮勇，堪以陞補；所遺長福營右營都司員缺，有守備哈景泰，堪以陞補；所遺提標後營守備員缺，請以漳州城守營千總沈勇雲陞補。又，長福營參將員缺，有遊擊海亮，打仗奮勇，才具明幹，應請卽以陞補；所遺汀州鎮標中營遊擊員缺，有都司譚綸邦，打仗奮勇，堪以陞補；所遺興化營左營都司員缺，有守備張奉廷，堪

以陞補；所遺督標左營守備員缺，請以汀州鎮標營千總董國瑞陞補。又，福寧鎮標中營遊擊員缺，有都司吳壯圖，打仗奮勇，應請卽以陞補；所遺延平協左營都司員缺，查有奉旨以都司補用之莊錫舍，屢著勞績，堪以請補。又，水師提標後營遊擊員缺，有守備謝恩詔，堪以陞補；所遺金門鎮標左營守備員缺，請以水師提督左營千總許廷柱陞補。又，金門鎮標左營遊擊員缺，有水師守備曾紹龍，堪以陞補；所遺水師提標右營守備員缺，請以金門鎮標右營千總蘇大鵬陞補。又，南澳鎮標右營遊擊員缺，有水師守備李得勝，堪以陞補；所遺水師提標後營守備員缺，請以閩安協左營千總陳景清陞補。又，連江營守備員缺，有守備陳明德，堪以調補；所遺臺灣鎮標右營守備員缺，請以臺灣鎮標右營千總吳攀龍陞補。又，建寧鎮標中營守備員缺，請以揀發閩省候補守備徐萬寧補授。又，貴州古州鎮標右營都司員缺，有守備劉廷奇，堪以陞補；所遺貴陽營守備員缺，請以威寧鎮標右營千總袁斌陞補。又，貴州提標左營守備員缺，請以遵義協左營千總李芝陞補。再，廣東提標前營遊擊劉越，前於鹿仔草失陷案內奏參，降爲都司，仍留軍營効力，尙未補缺。該員被參之後，頗爲奮勇，帶兵打仗倍加出力，歷經著有勞績，現已令其帶兵廻粵，懇將劉越仍留遊擊之任。再，拏獲賊目內有林舵一名，搜出逆首林爽文僞石印一顆，鐫刻「順天大盟主印」字樣。訊係林爽文封爲管印官，審明後，卽行正法。

同日，李侍堯奏言：密飭漳州府知府徐鎮親詣平和廣坑地方，將莊樹拏獲；並伊妻

林氏及房屋物件均經拘拏查封。逆犯莊大田會祖莊鼎、祖莊量各坟墓，均亦刨掘、骸骨焚燬等情。卽親提該犯訊據供：『係逆犯莊大田同祖兄弟。叔祖於雍正年間遷往臺灣，彼時莊大田尚在未生。乾隆三十六年七月間會到臺灣，彼時叔祖已死，莊大田相待冷淡，我卽旋回內地。嗣後，並未再往，從無信息相通』等供。又飭署平和縣知縣呂憬蒙拏獲賴應之父賴箋、妻林氏、子賴際會三名。據賴箋供稱：『賴應自幼不務正業，終日賭蕩，後不知去向，久無音信。他如何在臺從逆不法，實不知道』等情。賴箋係賊目賴應之父，莊樹係莊大田大功弟兄，均應緣坐，請卽行正法。又趙明德、陳彪、陳丕三人，雖係廣東惠州府人，但既來閩省詔安雲霄地方傳會，且與居住雲霄之破臉狗往來留宿，是不難得其踪跡。臣卽密委汀漳龍道伊轍布星往該處，督同該府、縣按照單開姓名、住址嚴密查緝，斷不可稍有疎漏，亦不可張皇，務在不動聲色辦理。蓋此等會匪傳習已非一日，卽如臣上年查辦漳浦縣匪徒張媽求一案，獲犯一百四十餘名，究出曾經入會者七十六犯；逐細研究結會根由，並無起會之人，核與現在福康安在臺灣所訊情形大略相同。然臣不敢以訊無起會根由，遂可稍存懈弛。前於獲犯究詢時，又輾轉供出會匪姓名。經臣審明，如係會匪而又隨同搶奪者，俱問擬斬決；其止係會匪並非此案搶犯，從重問擬外遣。並尙有供出會匪六十名，臣俟拏獲時，卽照此辦理。現在已據陸續訪獲會匪陳檀等十二名，訊究入會確情，並更可於該犯等追究趙明德等傳會根源。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孫士毅曰：查出賊匪各項器械，自應銷燬改鑄農器。並飭地方官實力稽查，嗣後不得私造私藏，以遏爭鬪，而臻寧謐。又，嚴烟經福康安在臺灣拏獲，亦訊有洪、朱二犯之供；所有孫士毅查出洪、朱二姓僧人，即非正犯，亦不可留於內地，將來擬以發遣伊犁爲奴，以絕根株，而杜煽惑。仍着李侍堯、孫士毅各於閩、粵二省時刻留心，將起會之洪、朱二姓正犯跟緝，務獲辦理，以淨萌蘖。

二十四日（丙辰），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徐嗣曾曰：福康安審辦柴大紀貪縱營私各款，許久尙未據將全案定擬具奏；必係爲臺灣原額兵數短少一款，非徹底詳查，難以得其實在，是以未能即時定案。卽如從前鳳山、嘉義等處潰散敗逃兵丁，固有臨陣死事者，而其間或本係空名、或爲賊人衝失懼罪潛逃，甚至去而從賊者，均難保其必無。今大功雖已告成，正當切實詳查，不可顛預了事。福康安在彼悉心察訪，將此項兵丁下落跟究明確，雖未能一一得其實數，而大段不至混淆。或竟係柴大紀虛額冒餉，其罪更不可恕。必使水落石出，方足以勵戎行，而成信讞。又賊目林泮等口供內，有官兵從前查拏會匪時，將伊等房屋燒燬，因而糾約林爽文戕官謀逆之語。官兵查拏匪犯，自當堂堂正正，果有拒捕傷差等事，不妨督率官兵嚴密查拏，卽有殺傷，亦無不可。若如臺灣員弁查拏會匪時，動輒燒人房屋，是官兵先行同盜竊，不但有乖體制，轉令賊匪得以藉口。着福康安嚴切曉諭該處文武官弁，俾曉然知官兵自有紀律，深以前事爲戒

，方爲妥善。至福康安前奏，令義民等盡將兵器繳銷，改鑄農器，嗣後不得私造、私藏，如此不動聲色，自遏亂萌，深合機宜。但恐福康安內渡之後，該處地方官日久廢弛，又蹈從前因循積習，並着福康安嚴諭地方文武遵照妥辦；並令此後往臺灣巡查之大臣，一年申奏一次，實力奉行久而弗懈。

二十八日（庚申），上諭內閣曰：前此，林爽文之父林勸一犯拏獲奏到時，朕以『罪人不孥』，不欲因其子之惡而戮及其父。嗣該犯解到後，經大學士九卿等審訊，以林勸曾與林爽文商量計策，並派人守卡抗拒官兵；實爲助逆不法，且係兇逆首犯之父，奏請按律緣坐，卽行正法。是以照擬辦理。今賴箋係賴應之父，伊子賴應祇受林爽文僞封，不過從犯；莊樹係莊大田大功堂兄，亦非例應緣坐嫡屬，若俱照緣坐之律問擬立斬，究覺有所不忍。賴箋、莊樹俱着改爲應斬監候。

臣等謹案，林爽文元惡大憝，於律固應拏戮；而聖主體好生之德，尙不欲因其子而戮其父。及再經鞠訊，林勸曾與逆謀，則勸實無可生之理。至於賴箋、莊樹，因有一線可原，皆得邀恩格外，概予從寬。我皇上用刑之當，皆由於察理之精，洵足爲恤刑之準則歟！

五月初二日（癸亥），福康安、德成、徐嗣曾同奏言：臺灣地方，一廳四縣向無磚石城垣；惟嘉義係屬土城，餘俱用蔣竹圍插。賊匪起事之初，雖因無險可守，得以猝爲佔據；然失陷後，賊匪見竹城難以負固，官兵一到，卽行棄城逃遁，收復之易，未必不由

於此。且地方有意外之事，惟在籌備得宜，足資守禦。卽如府城係蔴竹圍插與他縣無異，經官兵、義民竭力保守，並無疎失。卽此，可爲明證，自毋庸處處立城垣，更張舊制。祇須於臺灣郡城及嘉義縣兩處改建城垣。查臺灣府城西面迫近海濱，潮汐往來衝刷，僅以木柵排列難於經久。今旣改建城垣，斷無空缺一面之理，應請將南、北、東三面城圍，仍照舊址修建；惟近海西面一帶收進一百五十餘丈，一律興修，保障更資嚴密。其收進基址之處，有礙工程者，舖戶、居民約有千餘間；矮小者居多，稍大者不過十之一、二。城之東北隅，儘有隙地，如蒙恩允照例給予房屋，酌定遷移，小民不致失所。至嘉義縣原係土城，距山約有二里，並非逼近山麓，形勢尙屬扼要；應卽將舊城改築，增高、加厚，以資捍禦。此外如彰化、鳳山、淡水等處城圍，仍用蔴竹栽插，繞城加浚深壕，足資保護。查彰化城內被賊人焚劫一空，近日流移漸復；淡水地方陷賊未久，並未遭其蹂躪。該二處地勢適中，毋庸另行修改。其彰化縣西八卦山，爲北路扼要之地，請於山上添設石卡一座，捍衛縣城。惟鳳山縣逼近龜山之麓，地勢低窪，氣象亦甚局促，城圍及衙署、民房悉被賊匪焚燬。現在居民搬回者甚少。訪之輿論俱愿移遷。應請於城東十五里埤頭地方，相度高阜，移建新城，仍用蔴竹圍插。其舊城基址地處海濱，亦關緊要，應在附近之龍山設立石卡一座，酌派弁兵駐守，以資控制。所須建卡石料，卽就近於該處山上開採辦理。所有土城工程做法，臣等會同照例確切勘估，另行會奏。

其石卡兩座工費無多，臣徐嗣曾卽就近確估辦理。又踏看郡城舊址，周圍共長二千六百七十餘丈。大小八門、城臺八座，舊式矮小；城身通用木柵內外排插，高一丈一、二尺至七、八尺不等，誠不足以資捍禦。其東、南、北三面，均可照依舊址興修。惟西面舊排木柵已多朽廢，當潮汐往來，日受衝刷之區，若就此施工，誠爲費力。卽收進二、三十丈修建，其間又有港汊數道，爲商民船隻避藏颶風之處，必須開留水津門，方爲通便。第小則不能容舟，大則每座動輒數萬兩，似尤不必糜費。臣等公同商酌，再四思維，勘得小西門至小北門有南北橫街一道，遠距海岸計一百五十八丈餘尺；因其形勢曲折，興修較舊址可收減一百五十二丈餘尺，足稱完繕。但查該處土性浮鬆，若用磚石成砌，必須下釘樁木，再立根脚，未免過費。況石料產自內山，距城寫遠，拉運維艱，舟行又溪河淺狹，均不能運載。至磚塊一項，原無難設窑燒造，但以河土燒磚，究屬易於酥壞，且柴價昂貴，殊費經營。是一切物料，自應照臺灣則例，悉在內地購辦。今按例核算，用磚成砌約需銀二十八萬六千五百餘兩，已屬帑費繁多。若用石成砌，更爲浩大。今竟築土城，城身通高一丈八尺爲率，頂寬一丈五尺，底寬二丈；舊有城臺七座，上截一律加高八、九尺不等；新添西門券臺一座，添築排牆、鋪墁、海墁；並添建城樓八座、卡房十六座、看守房八座，以壯觀瞻，而嚴防守。共計照例辦買土方、工匠等價約需銀十二萬四千六十餘兩，殊覺事易而功倍。卽土築之城，日久不無殘缺，該地方官例有粘

修之責，自當隨時整理。久之，地氣與土脈融合，草木根株互相盤結，亦足以資聯絡，必不致大有損壞。嘉義縣城於郡垣較小，計通長七百四十四丈餘尺，自可悉照舊規加高、倍厚；添建城樓、券臺等項，約需銀四萬三千八百餘兩。奏入，報聞。

初四日（乙丑），李侍堯奏言：上年臺灣軍營需用錢文，經臣徐嗣曾奏請於江、浙兩省各撥錢十萬串，附搭米船解閩，以資接濟。嗣據陸續搭解。茲准江蘇撫臣閔鶚元咨稱，浙省尚有制錢五萬串，係附二批川米運往。今米石業已截留，其錢文是否應需之處，咨詢到臣。查此項錢文，從前徐嗣曾因軍營需用，是以奏請酌撥；今軍務已經告竣，閩省錢價已平，自可毋庸解閩。臣已咨覆江省，仍應解還浙省歸款。奏入，報聞。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六十

五月十六日(丁丑)，福康安、鄂輝、魁倫、徐嗣曾同奏言：臺灣戍兵向由內地各營分撥換班；但郡屬廳、縣地勢廣濶，生聚日繁，照額酌留一半即於本處募補，既免往來調換遠涉海洋，而遇有戍兵缺出，隨時即可補額，不致日久曠懸；閩里壯丁又得以食糧充伍，於生計尤爲有益。查戍兵就地招募，以目前而論，自應先儘義民挑補。惟義民本屬編氓，因值逆匪肆擾，各村莊自爲聚集，藉以保衛鄉閭。雖帶同打仗守城亦知奮勇，究因軍紀全未諳曉，不能十分得力。若遽令充伍，教練仍復需時。屈今賊匪甫平，汛防均關緊要；以未經訓練之兵，撥令防禦，終不相宜。且臺灣本無土著，大約漳、泉兩府之人居多；既在本地募補，則凡係廣東及漳、泉民人，自應一併挑補，方足以示平允。計內地換防兵內，原派陸路漳、泉各營二千餘名；而水師兵丁除閩安數營外，悉係漳、泉之人。今在臺灣招募一半戍兵，以閩、粵民人均勻挑補，應募漳、泉兵四、五千名；其新增兵丁一千二百名招募一半，又應募漳、泉兵四、五百名。即將應派漳、泉陸路各兵悉行停止，而以就地招募及換防水師兵丁統算，籍隸漳、泉者已及大半，似屬非宜。前奉諭旨，令將漳州兵丁在泉州村莊防守，泉州兵丁在漳州村莊防守，互相稽察。查臺灣民人多係內地無籍游民，渡洋覓食。其中強健者，不安本分，武斷一方，名爲

「羅漢脚」；若以充補營兵，則逃伍生事之弊，勢所必然。其有眷屬身價之人，即使情愿食糧，各有家室繫戀，不能將南路者派往北路、村居者派在城中，各令遠離鄉井。若即附近村莊易地防守，又恐因平日小嫌，藉端滋事。察看粵東、漳、泉各莊情形，均屬相同。雖閩省內地營兵，亦非勁旅，但究係入伍有年，技藝均所諳習，自較新募者爲優。且可使藉隸漳泉兵丁，不致多於他處，因地制宜，似亦控制海疆之道。臣等於內地征兵內詳加挑選，照依戍兵額缺，令其頂補，分派異籍各莊互相防守，不致與本地民人通同一氣。再，常青將義民挑補新兵四百餘名，一時權宜辦理，不能詳加揀選；茲臣等公同挑擇，不堪充伍者甚多。伊等隨征一載，若此時概行裁汰，未免心存缺望；因就其中稍有勞績者，酌挑一百八十餘名，漢仗均屬可觀，交營管束差操。其餘情愿歸農之人，酌加賞賚，俱行散遣。所有存留各兵，仍俟將來陸續缺出，仍以戍兵補額，以歸畫一。至臺灣熟番向化日久，此次賊匪滋事，岸裏社、茄藤社、霄閣社番民，打仗殺賊頗爲出力。此項熟番多在沿山居住。向來戍兵駐守地方，佈置固爲嚴密，但近山一帶道里遼濶，番社交錯，稽察究屬難周。今若招募熟番、設立屯丁，雖不能遠離本社，亦可在相近地方與營伍互相聯絡，實於巡防有裨。惟是兵額糧餉俱有定制，未便於額外招番，致滋繁費。查臺灣近山平埔，本係荒蕪之地，民人開墾名爲埔地。臣等帶兵入山搜剿，查看南北兩路，如集集埔、水沙連、國信埔、小南仔仙、枋寮等處，彌望良田，已成熟業；

其餘堪以開墾荒地尙多。應卽於此項埔地內，撥與番民自行耕種，毋庸另給糧餉。仿照屯田之例，將壯健熟番挑作屯兵，設立屯弁。以埔地之畝數定屯兵之多寡，計數目可得四、五千人；田畝漸闢，人數尙可增多。番性樸實強壯，能嫻技勇，可期得力。無事則各力田疇，防守隘口；如有越界滋事民人及逃竄盜賊匪類，皆可派令緝捕。所有撥給該番丁等埔地，令其自行開墾，照臺灣番田定例概免陞科，以示體卹。再，臺灣地方民俗敝玩，賭博成風，一切作奸犯科皆從此起。自逆匪滋事以來，民人等遷徙流離，不遑寧處。其未經蹂躪之處，亦俱保莊守城，充當義民，無暇賭博。及至地方平定，恐其故智復萌，屢經示禁，嚴飭查拏，遇有賭博隨時懲治，已不敢公然聚賭。到郡後，復嚴督文武員弁，日夜輪查。經派委巡查之都司額爾亨額、馬元勳訪聞，水仙宮口民人許班家內約同許高等夜間私賭。該員等當卽改裝往拏，許班喊同孫嚴拒捕兇毆，並用柴刀割傷額爾亨額手指。旋據該員等拏獲解送。當此嚴禁之時，尙敢私行聚賭，公然拒捕，情殊可惡；若非立置重典，不足以儆兇頑，而懲惡習。隨於審明後，將許班一犯卽行正法；其餘在場人犯，悉予枷號三個月示衆。至孫嚴係幫同拒捕之犯，非僅在場賭博者可比，現用重枷示衆，期滿擬發新疆給種地兵丁爲奴。邇日各處民人聽聞許班伏法，咸知畏懼，賭風頓爲斂戢，地方極稱寧謐。又，潰兵等蒙法外施仁，貸其一死，是以鳳山、嘉義等處潰回兵丁，經常青奏明收伍在案。續有大墩潰兵二十一名投赴藍元枚軍營，尙未收伍

。臣等覆加查核，該兵丁等當賊匪等猖獗之時，衝散後不肯甘心從賊，卽行間道脫歸，與鳳山潰回之兵相同，自應一例辦理。惟王得賜一名，因賊匪逼令喂馬，卽行奪馬騎回，後隨同官兵打仗出力，毋庸追究外；其吳勝得一名，曾經爲賊役服，未便因早爲投出一概從寬，應發往伊犁充當苦差。至於逃匿日久潰兵，直至賊匪將次撲滅之時始行投出，仍當從嚴究辦。臣等自統兵進剿以來，陸續投出潰兵六十五名。訊據王文彪等三十一名供：係被賊匪拏去服役，並未隨賊打仗、抗拒官兵。但各兵久陷賊中，甘爲服役，不思及早投出，較之吳勝得尤爲可惡。審明後，俱已按名正法。又陳選得等三十三名，俱係衝散後在義民村莊藏匿，因道路梗塞，不能投出，實無從賊情事。應請貸其一死，發往伊犁充當苦差。至潰散無着人數，今已分晰查明：彰化、嘉義、淡水、鳳山各處，及岡山營汛被賊攻陷，共潰散無着戍兵八百八十二名；郝壯猷在鳳山失事，共潰散無着戍兵八十九名、征兵一千二百九十二名；魏大斌等赴援嘉義，千總陳邦材等隨同前往，潰散無着戍兵七十一名；楊起麟、邱能成隨蔡攀龍再援嘉義，潰散無着戍兵三十八名。所有赴援嘉義兵丁，因賊匪四面圍裹，兩次陣亡共二千二百四十二名；故潰散之數較陣亡爲少。竊思此項潰兵，未曾經歷行陣，當賊匪肆擾之時，紛紛四散，帶兵將弁各不相顧。內有被賊戕害者，該將弁等因未親見，不敢冒昧開報，亦俱歸入遺失數內。臣等自進剿以來，投出者祇有王文彪等六十餘名，此外並無拏獲潰兵。惟恐濱海地方港汊叢雜，

乘此撤兵之際或有夾帶潛逃；隨經飭派妥幹員弁分赴各海口嚴密盤查，並令帶兵內渡各將領等留心稽察。據川省都司張占魁擊獲潰兵陳得喜一名，供係被賊擊去服役，事後思欲逃回內地。訊明亦卽正法。餘皆稟報，並無潛竄。現在全郡平定，零星逆匪，村莊尙不敢容留；此項潰兵多至二千餘名，似難全行藏匿。而福州等府兵丁，與臺灣土音迥異，更屬易於辨識。且疊經訊據擊獲賊匪供稱，攻陷城池及攔截援兵時，凡係失陷兵丁多被戕害；賊首林爽文自誇強橫，曾屢次張掛僞示，告知夥黨賊目。莊大田亦有攻陷鳳山時殺害官兵一千餘名之供。均可爲潰兵被害之一證。但行兵統律不可不嚴，該兵丁等既無陣亡實據，則從賊偷生之事難保必無，仍應通行查緝，從嚴究辦。已飭造清冊移咨李侍堯及鄰省各督撫，嚴飭地方官一體上緊查拏；飭行閩、粵、臺灣各海口員弁，認真盤詰，於何處拏獲，卽於何處審明分別嚴辦，以爲臨陣潰逃者戒。又，據各委員及義民首等陸續報獲賊目張語秀、鄧理、黃岱、莊田、林藉、洪眼、陳信、陳光埏、溫基、王喜、陳天運、洪湖生十二名，逆匪林顏領等九十八名。隨經核明，將有名逆匪提訊，或係隨賊攻城打仗，或係聽從糾約擾害村莊，當押赴市曹正法。其淡水、彰化等處距府城較遠，所有報獲餘匪，卽飭該廳、縣訊取切供，詳報確核，卽於該處令同營員正法示衆。現在查對案内指緝各犯，未獲者已屬無幾。又林爽文僞印業經搜獲；莊大田亦有僞刻木印一顆，茲據義民潘瑞鳳在南路大湖地方田邊溝內檢出，係「洪號輔國」四字，應與

林爽文僞印遇便一併解交軍機處銷燬。至臺灣水陸各營戍兵，建有兵房給與居住；其衝途要隘設兵巡察之處，亦俱安設塘汛墩臺，以聯聲勢。乾隆三十七年，鎮標三營兵房，因年久間有倒塌，經原任總督鐘音具奏勘估興修，三十九年二月工竣。其南北路各營兵房，亦動支閒款銀兩修葺蓋造，並未全竣。海濱沙土鬆浮，颶風時發，各處舊存兵房、塘汛，漸次坍塌；卽新修處所亦多傾圮，並不隨時粘補，延至四十九年全行倒壞。歷任鎮道各員，均未詳報辦理，經富勒渾屢次札行嚴查，始據該鎮道查明應修兵房、營汛一千三百七十餘間，詳請修理；偏僻汛地亦未議及。富勒渾以所估工料浮多，駁令再行確勘。雅德接任後，因鎮標及各營修理歷年未久，何至坍塌如此；着再加確勘，方准造銷。文稟往來，動稽時日，直至五十一年，地方官自認賠修。甫將鎮標兵房建蓋十餘間，卽值逆匪滋事，復又停工。臣等自進兵以來，沿途親見塘汛、墩臺，僅有舊時基址，依稀可辨。留心察看情形，其被賊人焚毀者尙少，竟多係平時坍塌。統計全部兵房、營汛二千四百餘間，除安平、左營尙存十間，鎮標三營尙存十餘間，此外房屋並無一瓦一椽，以致兵丁等藉稱無可棲身，在外散處，任意營生貿易，置操防於不問。經富勒渾、雅德屬次嚴飭，而地方文武各官恃有重洋之隔，一味支延，往返駁查，動至經年累月。此種外省惡習，已屬可惡，況臺灣孤懸海外，營制尤關緊要，乃敢積久玩誤，任意飾延，實堪痛恨！自應分別賠修。現在戍兵全數挑齊，分撥各營，未便令其露處；若令租賃民

居，又恐蹈從前包差陋習。臣等公同商酌，先令支架帳房、搭蓋草寮，飭該兵等按營分汛居住防守。臣徐嗣曾一面照例估計，立即借動款項，會同普吉保上緊購料興工。仍查明三十八年以後，臺灣鎮、道、府、廳、縣歷任各員，在任久暫，咨部分別着追歸款。再各營原設兵房，並未按照兵數建蓋，以致有兵多之處營房不敷居住，而兵少之處房屋轉有空閒。總由從前添兵設汛時，未能悉心經理，以致多有參差。此次另行修建，臣徐嗣曾會同普吉保詳查兵數多寡，相度地勢，妥爲辦理，俾無盈絀之虞。再查有福建閩安協左右兩營都司二缺、廣東惠來營遊擊一缺，應行揀補。又，澄海協中軍都司一缺，前以惠州協右營守備麥瑞奏陞；今麥瑞業經掣補三江口都司，其澄海協都司員缺，須遴請補用。以上遊擊、都司共計四缺，均應於打仗出力人員內補用。第查軍營出力人員，俱已陸續奏請陞補，其餘閩、粵官員已帶該兵丁分起配船內渡；臣現已分別移咨李侍堯、孫士毅查照，卽於各營照例揀員題補。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魁倫、徐嗣曾曰：前因臺灣戍守兵丁，向由內地各營分撥前往，遠涉海洋，紛紛更調；且義民出力者甚多，是以諭令福康安等於辦理善後時，察看情形，或酌留一半卽在臺灣募補，以歸簡便。原係朕屢念海疆，思慮所及，卽行隨時指示，並非謂必當如此辦理。今據福康安等體察輿情，若先儘義民挑補，既恐未諳軍紀不能得力，又恐招募漳、泉之人太多；請於內地征兵內詳加挑選，照依戍兵

額缺令其頂補。自屬實在情形，原不妨據實奏明，毋庸拘泥前旨辦理。其熟番既可招募，並請將集集埔等處空餘田地，撥給番民自行耕種，仿照屯田之例，將壯健熟番挑作屯丁設立屯弁管束之處，自應如此辦理。至臺灣無籍遊民，不安本分，武斷一方，名爲羅漢脚。此等惡習最爲可惡，與四川啞嚙匪犯無異。現經大加懲創之後，不可不實力查拏，隨時嚴辦，務使奸徒斂跡，盡絕根株，不復有此項名目，方爲妥善。此事，福康安起程後，交李侍堯等嚴飭該處鎮、道及地方文武官弁，認真查察，隨地嚴懲，以期海疆永靖；毋得日久玩生，致干咎戾。又，查辦賭博拒捕一案，該處甫經大兵懲創之後，福康安等尙在臺灣，大兵未盡全撤，而不法奸民已敢肆無忌憚，拒捕傷官；將來大兵全撤後，此等奸民更復何所敬畏，不可不認真嚴辦。此事，福康安起程後，亦着交李侍堯飭屬嚴查，隨時懲創，毋得稍有疎縱。

上又諭內閣曰：潰兵等，雖據訊明因道路梗塞不能投出，尙無從賊情節，但該兵等派出隨征，於遇賊打仗時，卽紛紛潰散，不顧主將；衝散後又不卽時投出，轉在村莊藏匿。雖與曾經從賊者情罪有間，但僅發伊犁充當苦差，不足示懲。着改發伊犁兵丁爲奴，以昭炯戒。

同日，福康安、鄂輝、魁倫、徐嗣曾同奏言：臺灣、澎湖兩處額設水、陸官兵，例由內地各營更調防戍。自逆匪滋事以來，陣亡缺額者甚多，因正在行軍之時，數目未能



清查，均未調撥充補。班滿者亦未撤回。臣等初抵軍營，卽令柴大紀將戍兵數目詳晰查報；維時道路甫通，戍兵分撥各處，未據查開實數。臣等以柴大紀廢弛營伍，或係兵丁本有缺額，一時難以登覆，恐將傷亡遺失數目，任意加增，希圖掩飾。因於撤兵回郡後，傳集各營將弁及帶兵各員詢問，並調齊檔冊文卷逐一上緊檢查。此項換防兵丁，自內地撥來俱係實數，總因臺灣營伍廢弛，兵丁多不差操，以致存營兵少；其時並無短缺。通計各營戍兵，實在陣亡、傷亡、無着、病故、革退等項，及拔補弁目遺缺，共計未補兵丁四千八十五名。其餘現存兵內有班滿應換者，四千四十九名；挑出班雖未滿傷殘病廢者，二百七十二名。所遺各缺，除將派來換班尙未歸伍兵四百四十四名及常青招募新兵內酌挑一百八十七名頂補外，其餘均應挑補。若照例咨調內地營兵，往返重洋，動稽時日，應卽於征兵內挑留補額。該兵丁等器械齊全，以原配器械隨帶巡防，更爲便易。臣等於撤兵時，卽將內地壯健征兵逐一挑選。其李侍堯所募新兵，漢仗均多可觀，亦擇其隨同打仗出力者，一併挑留。統挑補舊設戍兵額缺七千八百八名；又挑補新增汛戍兵一千二百名。惟向例臺灣戍兵係由福建省水、陸各營內勻派，每營皆有定額。到臺灣後，自當各按原營安設，以資約束。乃向來並不按營編伍，率以一營之兵分作數處，零星派撥，兵弁不能相識，尤屬難以稽查。此項挑留之兵，係就現在征兵內選擇，營分本不能齊全，又祇擇其年力精壯者留補，每營挑出之處或多或少，並未拘定例額。其安設地

方，俱係指定某營之兵派往某處，卽歸原營官弁管轄，不致如從前參差淆混；所管備弁就近點驗差操，更屬得力。嗣後，卽照新定章程，俱令按營分設。所有此次挑留兵丁換防年限，均以調到臺灣之日爲始，照例扣算辦理。至陣傷亡故戍兵，今已查明實數，該兵丁等所出內地本營之缺，咨明李侍堯將上年新募兵丁及換回各兵內挑補。其有傷殘病廢者，卽可酌加減汰。如此，則兵數適符原額，而新兵補缺迅速，亦不致多糜費糧餉。再，臺灣戍兵向係內地各營挑撥更換，應得月餉銀俱在臺灣支給；其本籍眷口，於該兵餉銀之外，每名每年給銀三兩零，米一石二斗，以資養贍。今新添戍兵一千二百名，計需養贍銀三千九百餘兩、米一千四百石。換防時，尙有應給往來盤費銀兩。若再將新兵、戍兵於內地招募，又需在常額之外多增餉銀一萬八千餘兩、米四千三百餘石。是以，祇就內地各營通融抽撥，毋庸另行添設。核計內地各營，現兵五萬餘名，調出兵一千二百名，於十分之中尙不及一分之半，似與營制無礙。再，臺灣吏治廢弛，奸民無所顧忌，以致釀成逆案；此番整頓之後，丞倅州縣等官，如有必需添設，卽應逐一酌籌，詳晰具奏。但體察閩郡情形、原設廳、縣分治地方，經制均爲妥善；果能盡心撫字，綏輯得宜，自可永臻寧謐；若多設官員，不能盡得其人，轉於地方無益。惟分駐佐雜官員，各有稽查奸匪之責，其中今昔情形不同，自應悉心調劑，量爲改移。卽如南路鳳山縣城，現請移建埤頭街，其舊城地處海濱，議以鳳彈汛弁兵移駐，應將下淡水巡檢一員移至鳳

山舊城駐劄。至下淡水在東港上游，南達水底寮、枋寮、最關緊要；應將阿里港縣丞一員移駐下淡水。其阿里港地方即與新移鳳山縣之埤頭街相近，一切均歸知縣管理。又北路斗六門地當衝要，原設巡檢一員官職太卑，不足以資治理；應於該處添設縣丞一員，歸嘉義縣管轄。又大武壠山內村莊甚多，最多險要，現已安設汛防，撥兵駐守，亦須文員彈壓，應將原設斗六門巡檢一員移駐大武壠；其隨帶弓兵衙役，毋庸另議。至添設縣丞一員，應增俸薪、役食，並移建、添建衙署，及鑄給印信各事宜，臣徐嗣曾逐加查明，照例分別題咨辦理。再向例調任臺灣各員，三年俸滿，即行調回內地。該廳、縣身任牧民，責成綦重，若在任未久，一切風土民情尙未諳熟，竊計瓜期將屆，鮮不苟且自安，祇圖塞責。地方人民亦以官長不久去任，未免心存玩狎。甚有不肖官吏，不以涉險爲慮，惟知貪利營私，延至滿任即可卸責而去。即有認真辦事之人，正資清釐整頓，而俸秩已滿，遽易生手，亦不能竟其設施。查臺灣道、府向係三年俸滿，四十九年改爲五年。應請將各該廳、縣照道、府之例，一體改爲五年報滿，俾得多歷歲時，盡心民事。尙敢日久玩生，廢弛公務，請交巡視臺灣之將軍、督撫等就近考核，從嚴參究。再查降番弁目，僭拉、泥浸兩處，額設土弁備六員、土千總九員、土把總十六員、土外委四十六員。此次隨征臺灣，派來土弁帶領降番，甚爲出力。今降番業有定額，均照屯練兵丁之例，加給月餉。所有僭拉、泥浸土弁等，請援屯練土弁定例，分別賞給錢糧。至臺灣原

定營制，本無馬兵，雍正二年改設馬兵三百名。嗣於雍正七年，因籌添塘汛守兵，將馬兵裁撤。是以，全郡戍兵盡係步糧，即官弁亦無馬匹，日久相沿，騎射均不講習。此次進剿逆匪，臣等率同巴圖魯侍衛章京，馳驟往來，奮勇衝殺，最爲賊匪所畏，屢次克捷，實藉馬力爲多。茲當更定營伍之時，若請照前例改設馬兵三百名，彈壓地方，似足以昭嚴肅；馳報緊急公事，亦可不致稽遲，於營伍殊爲有裨。第查臺灣地方，平原寬廣，處處皆有水草，原非不能畜牧；惟因天氣過於炎熱，從前裁減馬兵案內，卽有難於喂養之語。臣等帶兵剿匪，適值冬末春初，水土平和，馬匹頗能臙壯；若至夏秋蒸溽之時，養馬究恐非宜。再四籌酌，先於巴圖魯侍衛及各官員交回馬匹內酌留一百匹，飭交臺灣鎮總兵照依給發馬乾，試養一年。如果喂養得宜，俟閩省督撫巡察臺灣之便，就近查驗，據實奏聞；再於臺灣鎮標改設馬兵一百名，北路協標改設馬兵一百名，作爲定制。班兵更換，留馬易人。所有應需馬匹，卽在內地各營抽調，除延平、建寧、福州、長福、興化、泉州城守等營，地當孔道，毋庸抽調外；其餘偏僻標營，均有馬一百三、四十四匹至一百七、八十四匹不等；每營不過調發十餘匹，卽可足二百匹之數。並將馬兵數目於戍兵內改撥，核計糧餉馬乾均無增減。海疆營伍，防範更爲周密。再臺灣一郡，負山面海，外控澎湖，地勢表延，幅員廣濶。其間要隘甚多，原設臺灣、澎湖水、陸兵丁一萬二千一百七十六名，除水師兵四千六十三名外，南北兩路共兵八千零十三名，分撥汛防，

佈置已爲嚴密。惟是今昔情形略有不同，數十年來，仰蒙聖澤涵濡，生齒繁盛。從前荒廢之地，日闢日增；西至海濱，東至山麓，村落相連，野少曠土。自大雞籠以至枋寮，南北綿亘一千餘里；里數較內地加倍，不啻有二千餘里之遙。近山一帶地方，如大里杙、水沙連、大武壠、水底寮等處，最稱險遠，溪深嶺峻，僻徑紆迴；外則番社環居，內則流民雜處。向因人迹罕至，未設汛防。而各縣城內兵力亦覺稍單，不足以資防衛。今擬於各處緊要地方及通衢大路，每處添兵一百數十名至二、三十名不等；並將各海口水師量爲移撥，務使分派得宜，聲勢聯絡，駐守足資彈壓，會哨亦易稽查，海外巖疆庶可永臻寧謐。查臺灣郡城原設鎮標三營、城守左右軍一營，除去分防之數，存城兵丁尙有二千七百餘名，足稱重鎮，毋庸另議增添。其北路彰化縣城原設兵一百一十四名，該處地當衝要，係副將大員駐劄，兵力較少，撥添兵一百八十六名，以足三百名之數。縣城迤東之八卦山，地勢最高，可以遙瞰城中，現擬於山上設立卡座，應添設兵四十名，外委一員帶領駐守。所有山旁通往柴仔港、烏日莊、犁頭店、大里杙要路，均可藉以稽查。大里杙係逆首巢穴，雖經大兵剿洗淨盡，城堡亦已燬除，但係要害之地，直達彰化南北投，又與內山相近，應添外委一員、兵丁五十名。水沙連與番界交錯，山嶺重疊，地方更爲遼濶，應添千總一員、兵丁一百名，在集集埔駐劄。嵌頂地方，接壤水沙連，而附近之虎仔坑尤爲奸宄出沒之地；應添設外委一員、兵丁三十名，稽察更爲周密。又，

磺山地產硫磺，向係封禁，逆匪滋事時，曾經李侍堯派守備羅禮璋帶兵看守。該處山嶺重疊，逼近海岸，山外礮臺塘汛設兵本少，且距磺山道里太遠，稽察難周。查石門地方，係磺山出山要路，又有港口通洋，應於該處添兵三十名、外委一員防守。又中路一帶，嘉義城原設兵三百七十七名，係北路左營守備帶領弁目駐守。該處爲全郡適中之地，最關緊要，添兵一百二十三名，以足五百名之數；並擬改設都司一員。其原設守備一員，即移於斗六門要隘駐劄。查斗六門四達通衢，向稱險固，賊匪佔據一載，始行攻克。今既將守備移駐該處，原設之千總一員、兵五十名，不敷防守；應再添外委一員、兵一百三十名，即歸新設之都司管轄，以資控制。大武壠村莊甚多，路徑叢雜，外霄閭莊在大武壠山內，本縣莊爲西北面入山要口，應設千總一員，添兵一百名，駐劄外霄閭莊；再添外委一員，分出兵丁二十名，在本縣莊防守。元長莊近海，地方寬廣，應設外委一員，添兵二十名。大埔林、西螺、鹿仔草等處，均係要地，額設弁兵太少，難資防守；即平時稽察村莊、緝拏奸匪，亦不敷用；應於原設弁兵之外，大埔林添兵十五名、外委一員；西螺添兵二十名，外委一員；鹿仔草添兵十名，以壯聲勢。其大排竹、蔴豆莊，係嘉義縣至府城大路；三坎店、茂功莊，係大武壠西南面要口，應於大排竹添兵二十名、外委一員；蔴豆莊添兵三十名、外委一員；茂功莊添兵二十八名、外委一員；三坎店添兵二十名。毋庸另設汛弁，即歸大武壠千總管轄。又南路一帶，岡山汛原係城守左軍

守備千總帶兵一百三十五名駐守；再添兵四十五名，原設備弁毋須更易。鳳山縣城原駐參將一員，千總、把總、外委員八員，兵四百六十二名；今縣城改建埤頭地方，將弁均應移駐，毋庸另行增設，惟添兵三十八名，以足五百名之數。其鳳彈一汛，即在埤頭附近，應行裁減，將該汛原設兵丁內撥兵一百一十六名，添設千總一員，移駐鳳山舊城，在擬建卡座之龜山上安設。鳳山極南之水底寮地方，最爲險僻，應移撥鳳彈汛原設守備一員、把總一員、兵一百名，仍再添兵五十名，在該處駐守。其番薯寮係近山要隘，自大武壠山內通往鳳山小路，皆由該處經過，應添兵二十名、額外外委一員，以資防範，而重巡防。統計此次添設：都司一員，千總三員，經制外委十四員，額外外委二員，兵丁一千二百名。除添設都司應行揀員調補，其弁目兵丁均照例於福建內地各營酌量抽撥換防，用歸簡易。查閩省額兵，通共六萬三千一百一十九名，扣去臺灣戍兵一萬二千一百餘名，內地當存兵五萬九千餘名。通盤計算，再抽出新添戍兵一千二百名，分在各營調派，所撥亦屬無多，內地兵丁尙不致於短絀。但各營兵丁多寡不一，應如何分別衝僻地方，酌量分撥之處，容俟回至泉州與李侍堯面加商酌，再行會摺具奏。再查安平協水師原設三營駐劄；安平爲海疆要隘，但該處內依郡城，外接澎湖，聲勢已屬聯絡，駐兵未免稍多。惟北路鹿仔港最爲緊要口岸，係臺協水師左營汛地，原駐備弁兵丁不足以資巡守。應將該協左營內遊擊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二員、外委三員、額外外委三員、兵

丁三百七名、戰船九隻，移駐鹿仔港。卽以原駐鹿仔港之守備一員、把總二員、兵丁一百一十五名、戰船二隻，移駐笨港。以笨港原駐之把總一員、兵丁七十五名、戰船二隻，移在原未駐兵之新店海口。其安平協水師右營之東港一汛，原設把總一員、兵丁一十五名，亦覺過少；應再於該營內撥兵三十五名，添設該處。如此一轉移間，沿海營汛仍歸本營管轄，毋庸增設新兵，而於緊要海口哨探巡防，亦可倍加嚴密。奏入，上從之。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六十一

五月十七日（戊寅），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曰：向來臺灣換班戍兵，籍隸漳、泉兩處之人居多。此次逆匪滋事，亦由漳、泉民人不和，以致林爽文乘間滋擾，而防守戍兵俱因係屬同鄉，互相狗隱。此次從賊者，漳州民人雖多，但其中泉州民人亦非盡屬義民，亦有隨賊黨抗拒官兵者。現在臺灣換防兵丁，若僅在督、撫標及福州協陸路提標等營兵丁內挑補，是督撫兩標充伍食糧者，當係福州民人，而陸路提督駐劄泉州，其兵丁自多係籍隸本地者，調往臺灣仍係漳、泉之人居多；恐將來日久，未免勾結滋弊。若竟將漳、泉兵丁概置不調，又恐轉致猜疑，更屬不成事體。不若於福建通省內，如興化、延安、延寧、邵武等處各營內酌量均勻派撥，而漳、泉兩處兵丁亦攤入其中，使該兵丁等知挑補換防無分畛域，自必不生疑怯。此係該督分內優爲之事務，須行所無事；或告以離別家室，遠涉重洋，未便獨令漳、泉兵丁向隅，自當均勻調撥，以歸平允之言；使之知是體恤，不生猜畏。如此不動聲色，潛移默化，庶於撫綏、防範，兩有裨益，方爲妥善。並令記此旨，歷任總督永遠留心。再，黃仕簡帶兵渡洋，並不奮勇剿賊，安坐郡城，因循株守，以致賊匪蔓延，罪無可逭。朕因其年老多病，免其一死，釋放回籍。而逆匪滋事年餘，一切軍餉費用不貲，皆黃仕簡因循貽誤所致；是以前經傳諭李侍

堯於黃仕簡名下罰令繳出銀二十萬兩，以備賠補軍糈之用。何以至今未據覆奏？着李侍堯查明此次所用軍需，共有若干？黃仕簡原籍財產是否罰繳裕如之處？即行迅速覆奏。

二十二日（壬午），上諭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徐嗣曾曰：磺斤採自山中，如果開採時毫無透漏，則該省民人製造花爆以及打取牲畜配用火藥，又從何而來？即此次賊人鎗礮內用火藥不少，豈盡由搶奪所得？可見開採磺山雖派員駐劄，仍不能保無透漏。此事惟在該督撫等平日嚴加查察，總期先於軍火無虧。即或民間舖戶之所需不能悉行禁絕，亦當防其太甚。至臺灣地方向產磺斤，前據逆犯林爽文供稱，將牆上年久石灰煎煮成硝，在北路生番山裏私換硫磺，配作火藥等語；生番山裏既產硫磺，則奸民不但可以向其私換，或幫同偷採亦未可定。現據福康安奏，將臺灣民間私用烏鎗繳回銷燬，改鑄農器，而私換硫磺及偷採之弊，尤應嚴切查禁。着福康安務飭該地方官嚴密稽查，勿任仍前疎縱；並着李侍堯、徐嗣曾各於內外時刻留心查察，不得日久生懈，滋弊生事。

二十三日（甲申），李侍堯奏言：拏獲張破臉狗研鞫，據供：向無行業，以開場窩賭爲生。於四十六年夏間，有廣東人趙明德、陳丕、陳棟三人，曾到該犯家內聚賭，趙明德等告以在廣東會入「天地會」，已傳有四、五十人，勸令亦入此會，該犯即行聽從。及詰以結會後有何好處，據供：一入此會就有同會之人相護，開賭便不怕人攪擾。其傳授暗號，只是喫茶、喫烟俱用三指。如有人問及有無兄弟，答左右俱有兄弟，便知是會

中人。該犯又轉傳同鄉人鄭成、徐炎及平和人鄭詩、張普四人。至詰其高坑菴、馬坑廟等處，俱係傳會之所，據供：該處地方，俱因趙明德等到過，即有入會者，實無另有爲首之人。訊以趙明德年、貌、住處，據供：趙明德係潮州府大埔縣人，在東門外下寮鄉住，年約五十餘歲。陳丕、陳棟亦係大埔人，年俱約三、四十歲，其住居細址，未曾問得。至陳彪實不知係何處人。四十八年，趙明德復來家內住宿多日，後回廣東，久未再到雲霄，實不知在何處。嚴烟亦會到過該犯家內等供。查該犯所供情節，核之福康安訊問供詞，並臣前獲會匪審究情形，大概相同。趙明德、陳丕、陳棟三犯，現在廣東大埔縣地方，臣已飛咨兩廣督臣孫士毅嚴密查緝；並飭漳浦、平和等縣查拏該犯所傳之鄭成等到案，再行質訊。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孫士毅曰：李侍堯所奏，是「天地會」竟係起自廣東傳至福建。張破臉狗供出之趙明德等三犯，爲首先在閩傳教之人，必當嚴緝務獲。着孫士毅卽速飭屬嚴密查拏，按名務獲，勿任兔脫漏網。其鄭成等四犯，並着李侍堯飭拏到案，質訊明確，分別辦理。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徐嗣曾曰：各省地方官建立生祠，非違道干譽，卽倚勢力賄求，最爲陋習，必應飭禁。此次特令建立建勳之諸臣之生祠，乃因臺灣地隔重洋，民風慄悍，逆匪等糾衆滋事，肆行不法，福康安等帶兵前往剿捕，未及三月卽已擒渠

獻事。該處民人經此一番懲創，暫知斂戢；第恐日久復忘，是以許在彼建立福康安等生祠，明示武威，使之怵目儆心，望而生惕。此爲綏靖海隅，因地制宜起見。但福康安辦理善後各事宜完竣即須回京，且伊亦無自辦生祠之理，自應該督等承辦。何以未據李侍堯、徐嗣曾奏及？着再傳諭該督等止須遵照前旨，於臺灣郡城、嘉義縣兩處建立生祠。至此次帶兵大臣內，惟福康安、海蘭察、鄂輝、普爾普、舒亮、功績較著，職分亦大，應行入祠。祠內設立木牌，書寫伊五人官階，其餘各員威望俱輕，未便一體列入。徐嗣曾現在臺灣，此事即交與該撫妥辦。從前該省耿藩肆逆時，范承謨効忠殉節，曾勒建祠宇，非同創設，該撫可仿照辦理。

上又諭內閣曰：常青於柴大紀貪贖不法一案，徇隱不奏，前曾降旨將伊革職，交福康安審訊。經福康安奏請交部治罪，固屬咎由自取；但念常青由將軍簡用總督，在任未久，卽值臺灣逆匪滋事，非富勒渾、雅德歷任年久、因循貽誤、諱飾袒庇者可比。其到臺灣後，於柴大紀種種劣蹟，固易訪查；但彼時正值辦理軍務匆促，其不卽查參之咎，尙屬可原。且伊年逾七旬，帶兵駐守郡城，保護無虞，其功過尙可相抵。常青着加恩免其交刑部治罪，俟到京後，候朕酌量加恩，另降諭旨。朕辦理庶務，一秉至公，罪之輕重，固視其人之自取；而於功過相抵之處，亦必斟酌其平，不肯稍有畸輕畸重。卽編戶小民，尙不使一夫冤抑，何況封疆大吏，轉不爲之經意乎！富勒渾、雅德亦當慚服，並

自知悔懼也。

二十八日(己丑)，孫士毅奏言：上年接准閩省知會，有天地會匪起於洪二房和尚及朱姓等語。因並無州縣名色，當即會同撫臣圖薩布密飭通省，遇有洪姓形跡可疑者，俱行徹底嚴查解報。旋據查出洪姓和尚數名，經臣逐一訊供，實與天地會匪一無交涉。惟查有嘉應州法名洪朗、洪科二僧，與俗家朱姓十七、八歲僧人立嵩，同住靈峯寺內。當即將三人嚴切訊究，堅不承認。臣於抵潮後，復委惠潮嘉道圖畢赫親往勘查，該寺雖離城三十餘里，烟戶頗多，並非偏僻地方。訪訊附近村隣，俱稱寺僧耕種、焚修，從未出外，亦從無往來交接之人。並據族隣鄉保出具聯名甘結。臣以姓名適合，未便遽信其必無爲匪情事，將闔寺僧人七名，一併解潮。臣親提究詰，並察看語言動止，俱係朴野山僧，其非起會匪犯實屬可信。惟因名姓相符，未敢遽行省釋，仍發嘉應州收管在案。查洪朗、洪科兩僧，伊俗家並非洪姓，但俱以洪字爲名，與洪二房之義適合；且有十七、八歲朱姓僧人同住。雖就臣細加察訪，實與天地會匪毫無影響，但恐日久弊生，不法匪徒又以該僧等洪、朱名目互相煽惑，不可不防其漸，自不應仍留內地。臣仍會同撫臣圖薩布密飭通省，務將起會之洪、朱二姓正犯跟緝，務獲辦理。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孫士毅曰：趙明德、陳丕、陳棟三犯，俱籍隸廣東大埔，且有住址、年、貌，非若洪、朱二姓尚無的確籍貫、住址可比，無難尅期弋獲。着孫

士毅卽速選派妥幹員役，嚴密查拏，務令全行拏獲，毋致要犯得以遠颺漏網。至洪、朱二姓正犯，並着李侍堯仍在漳、泉一帶，飭屬留心訪查務獲，毋任兔脫。

二十九日（庚寅），福康安、魁倫、徐嗣曾同奏言：提集柴大紀案內人證，逐一嚴訊。緣柴大紀於乾隆四十八年十一、十二等月，前赴南北兩路。查問各營員，備辦人夫抬送行李、漸至折送酒席下程等項，銀數無多，亦無一定。柴大紀因有舊習，卽令按營定數繳送，統名夫價。嘉義、彰化、北淡水等營，每處番銀六百圓；竹塹、鳳山、下淡水等營，每處番銀四百圓；共計番銀三千圓，俱係各營都、守以至千、把總按照廉俸攤派彙繳。內有當時未經收取之處，卽留伊弟柴大經在營催取轉交。先後巡查四次，計得受番銀一萬二千圓。又得受所過廳、縣餽送盤費並折送下程酒席銀兩，每員二百餘圓及三百餘圓不等，共取番銀七千三百餘圓。又每年收過各營員生日節禮番銀三千七百餘圓。五十年巡查彰化時，副將赦昇額以營員不堪苦累，曾向柴大紀爭論。不允。都守畏懼總兵，仍照數備送。現據巡捕鄭名邦等供吐確鑿。又鹿耳門海口，例派遊擊千總案季輪流駐守。凡係出入船隻掛號稽查，船戶向俱送入陋規。如有例帶米石之外，多帶米糧，仍須格外加送。管理海口將弁係總兵派管，將所得陋規按季分送總兵。春季向止繳送九百七十二圓；柴大紀以春季船隻較多，令每月加增番銀二百圓，春季共番銀一千五百七十餘圓；夏季九百七十餘圓；秋季九百餘圓；冬季九百七十餘圓。尙有鹿仔港海口，船隻

較少，係安平左右將弁管理，每年繳送番銀一千二百圓。北淡水通海港口，雖未開設口岸，亦有船隻往來，該處汛員每年繳送番銀一千圓。以上，每年共得番銀六千六百八十八圓。自逆匪滋事以後，此項陋規始行停止。計柴大紀任內共收番銀一萬六千七百二十圓。又，五十年九月內，淡水營經制外委缺出，額外外委余登魁托巡捕鄭名邦向柴大紀胞弟柴大經講定酬謝番銀八十圓，轉向柴大紀說明拔補。十二月內，南路營並北路左營出有額外外委二缺，守備吳剛代步兵林長春（卽林上春）、劉欽懇求，柴大紀允准拔補；當經林長春送番銀一百三十圓，劉欽送番銀一百二十圓，俱經巡捕鄭名邦帶同面交柴大紀收受。五十年，有新拔外委甘興隆因班滿欲回內地，托巡捕鄭英懇求柴大紀早給委牌，送番銀四十圓。五十年八月，竹塹額外外委缺出，柴大紀將北路中營步兵伍永信拔補，得受番銀六十圓；係巡捕高大捷向柴大紀說合轉交。五十一年十二月內，柴大紀因步兵柴景山拔補鎮標左營額外外委，令巡捕高大捷索謝，柴景山措備番銀一百二十圓交柴大經轉交收受。所得贓銀，除歷年花用並寄回原籍及住所抄出外，現今查出糖行黃梧借柴大紀番銀一千五百圓；錢王慶繳出存換錢文番銀四百五十二圓。又總兵衙門聽差兵丁，舊設旗牌、管班、伴當、材官四項頭目；名下兵丁，有不親自上班者，每月每名出錢三百文至六百文不等，雇替當差，名爲包差，交該班目兵收用。聽其各自在外貿易營私，甚至包庇娼賭，並不留心約束。該鎮協等標兵房及墩臺塘汛，坍塌有年，亦不及時修

葺。四十八、九、五十等年，經閩浙督臣富勒渾、雅德疊次札查，嚴飭整頓。柴大紀於五十一年調任汀州鎮，旋仍調回臺灣，謁見雅德時，面加申飭。而柴大紀先後在任，仍止應名操演，全不認真；倒壞兵房，亦未造修完固。迨至五十一年十一月間，首逆林爽文在大里杙結會抗官、聚匪滋事，柴大紀適於是月初七日巡查至彰化縣，經副將赫昇額、知縣俞峻稟請派兵查拏。柴大紀藉調兵爲名，於初八起身，十二日回至郡城，僅令遊擊耿世文帶兵三百名，會同知府孫景燧於十六日前赴彰化查緝，並不親身前往。直至十二月初二日，嘉義守備稟報彰化縣城失守，柴大紀派令遊擊李中暘帶兵六百名赴援。至初四日下晚，自行帶兵出城，即在演武廳逗留不進。經永福、楊廷理詢問，柴大紀以人夫缺少，無人擡送軍糧爲詞，藉端支飾。永福等復加催促，於初五日始行起身。及行至灣裏溪，卽聞嘉義被陷，退回鹽埕橋駐劄。打仗數次，剿殺賊匪尙屬出力。正月內從鹽埕橋起身，帶同兵民收復嘉義。迨後被圍數月，多係文武各員、兵丁、義民之力。及奉到諭旨，令其酌量情形，全師而出；其時賊匪四面屯聚圍攻，勢不能帶同義民家屬突圍他往，而城內軍民亦再三懇留，不肯令其出城。柴大紀因已固守數月，又有大兵不日可到，隨傳集義民出示曉諭，仍前守禦。訊問隨同守城之將備及義民首黃奠邦、王得祿等，所供均屬相符。臣等伏思賊匪起事之初，柴大紀適在彰化，若平日果能整飭營伍，則北路弁兵已足調用，何難帶領星赴查辦？卽恐兵數不敷、另須派撥接應，一面飛檄調取



，一面親往督擊，乘賊勢未張之時，迅速辦理，自可立時撲滅。乃竟回至郡城固守二十餘日之久，及帶兵赴援又復遲滯遷延，種種玩誤軍機之罪，實無可置辯。柴大紀於臺灣逆匪滋擾之時，在鹽埕橋打仗尙爲出力，在嘉義守禦亦有微勞。但係專闖大員，身當海疆重任，平時不思實力整飭，乃敢縱容兵丁出錢替役、離伍貿易、包庇娼賭；兵房塘汛並不及時修葺，任其坍塌，營務種種廢弛；更復私營網利，巡查婪取夫價；海口得受陋規；甚至拔補外委、公然受賄徇私，肆行無忌，已出情理之外。迨至巡查彰化，正值逆匪竊發之時，又不立即帶兵親往撲捕，輒敢退縮回郡，觀望遷延，以致賊匪蔓延猖獗，攻陷城池。一載以來，未能戡事，皆由柴大紀玩視貽誤，坐失機宜所致。應照例擬斬立決，派員解送刑部，請旨卽行正法。劉欽、林長春（卽林上春）等，營謀干進、賄拔弁缺情節，甚爲可惡。除劉欽一犯前已臨陣退縮業經正法外，林長春（卽林上春）照例擬絞監候處決。余登魁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伍永信杖九十，徒二年半。守備吳剛代劉欽、林長春說合賄求，律應絞候；業經陣亡毋庸置議。柴景山杖九十。甘興隆杖七十。柴大經係總兵胞弟，隨同在署不思安分守己，與巡捕人員私相交結，干預公事，疊次說事，過錢代兄婪賄，應發往新疆充當苦差。高大捷、鄭英業經正法、陣亡，應毋庸議。千總羅勇、把總蔡開祥充當巡捕，於柴大紀婪索之事，實未經手；且係賊匪滋事後打仗出力，拔補千總；亦未餽送夫價、得受包差錢文，仍卽咨部開復。再查臺灣鹿耳門海口設立

文武員弁，防守稽查，其出口回至廈門船隻，例准載米二千石。乾隆三十一年，閩浙總督蘇冒准部行查議定，同知衙門每船收取番銀三圓；武弁取錢一、二百文，以爲辦公飯食之用，經戶部奏准遵行在案。今柴大紀每年得受陋規至六千餘圓，此外如副將及管口文武自必有任意勒索情弊，均須徹底根查。當卽飭調冊檔，傳集經管海口各員弁及書吏人等，嚴加究訊。緣鹿耳門海口安設文、武兩館。其武館係由總兵派令安平中、左、右三營遊擊千總，分年按季輪流管理。凡船隻入口，船戶送給番銀三圓；出口每船四圓；又額外多帶米石，每百石給番銀六圓，每年約收番銀二萬圓。內送給總兵陋規銀三千八百八十八圓，柴大紀到任又令春季加送六百圓；安平協副將得受陋規銀二千餘圓；又書吏工食、紙張費用，約需番銀一千餘圓；餘俱管口之遊擊、千總各員收用。其文館，則係海防廳同知管理。入口船每隻收取番銀二圓；出口船每隻收番銀三圓；領取硃單每年加收番銀九圓；又各船遇有額外多帶米石，每百石收取番銀六圓，每年約收番銀三萬餘圓。除飯食、紙張及設立小船引帶商艘出入一切零星費用二千餘圓外，餘俱同知收用。雖海洋風信靡常，臺灣年歲亦有豐歉，多寡不能畫一；但調查歷年船隻出入號簿，核計所得陋規，均略相等。鹿仔港自四十九年經原任福州將軍永德條奏議准添設口岸，係理番同知與安平左營守備管理。船隻出入及多帶米石陋規與鹿耳門無異；而船隻較少，每年同知約得番銀一萬餘圓；守備約得番銀六千餘圓；送給總兵規禮一千二百圓；副將向

不分送。至淡水八里坌海口，例不准船隻出入；常有私自收入港口。因該處產米甚多，商販圖利順便販運出口，亦有陋規，並無定數。該處係淡水同知與上淡水都司管理。每年同知約得番銀六、七千圓；都司約得番銀四、五千圓。都司又於所得銀內分送總兵一千圓。文武各員及書吏人等供出數目，均屬相符。僉稱相沿已久，實不知起自何年；至乾隆五十一年賊匪滋事後，此項陋規概行停止。因傳詢陞任遊擊李隆、守備曾紹龍、陞任千總陳邦光、千總黃明高等，均係五十一年以前管理海口之人，俱各如數得受。副將丁朝雄前在安平協任內，亦受過海口陋規。陞任同知楊廷理於五十一年八月到任，十一月內卽值逆匪滋事，止得過番銀一千四百餘圓。查載米既有定額，豈容例外多帶？其書吏字識人等飯食費用亦有定數，何以三十一年清查定議之後，復又多設款項，任意需索？是巡查海口並不實力盤驗，轉以商販船隻視爲利藪；若不嚴加懲治，日甚一日，伊於胡底！所有現在臺灣之陞任海防同知楊廷理、陞任安平協中營遊擊李隆、署安平協右營遊擊曾紹龍、陞任鹿仔港守備陳邦光、署安平協右營千總黃明高，各收受出入船戶陋規銀兩；雖係沿照陋習收取，但該員等或係責成轉管，或係輪派稽查，乃敢沿襲痼弊，飽橐分肥，實屬膽玩。均應革職，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從重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副將丁朝雄等，以駐防海口大員，並不鈐束備弁，轉又按月分贓。應請革職，一併問擬杖流，從重發軍臺効力贖罪，以示懲儆。其五十一年以前，歷任臺灣總兵、海防同知、安平協

副將、中左右三營輪管之遊擊千總，鹿仔港開設口岸後，管口之理番同知，鹿仔港守備，有陞調他省及降革事故回籍者，移咨李侍堯查明一體問擬。其五十一年以前，歷任淡水同知、上淡水營都司，及四十九年以前，鹿仔港理番同知、鹿仔港守備，所管口岸例禁出入；乃各員並不嚴行查禁，輒敢收受船戶陋規，情節較重。除陣亡各員外，其餘均已任滿調回，亦應咨明李侍堯嚴查從重治罪。再臺灣田畝膏腴，產米最多，不特漳、泉一帶藉資接濟，即沿海各府地方食米，亦多仰給臺灣；自未便以官吏因緣爲奸，遽將商販概請禁止。查臺灣回至內地船隻，每船止准載米二百石，從前定例，原屬因時制宜；但情形今昔不同，內地各郡生齒日繁，需米較多。其自廈門、蚶江等處來至臺灣船隻，無貨不可販運；而回帆裝載只有糖、米二種，捨此，更無他物堪以帶售；商民趨利如鶩，勢難禁遏。與其潛滋弊竇，不若明定章程，俾商販流通，以臺灣有餘之米，補內地民食之不足。嗣後，橫洋船一隻，應請准載米四百石；按邊船一隻，准載米三百石，於印照上註明實數，內地收口照數查驗。如例外多帶，立予重究，米石入官；並將臺灣管口員弁查參議處。其駕往浙、粵等省船隻，仍照舊例止准備帶米六十石，毋許稍有浮溢。各處封禁海口，亦不准載米出洋，以重海防。至海口巡查飯食及設立小船引帶商艘出入一切費用，均不可少。三十一年所定文員衙門每船准收番銀三圓；武職衙門准收制錢自一百文至二百文不等；近年食物昂貴，實不敷用。應請文員衙門每船准收番銀五圓；武

職衙門准收番銀三圓，以資貼補。其掛驗米石等項陋例，一概嚴行禁革。將所定章程勒石海口。倘敢仍前需索、額外私增，一經船戶控告，或巡查臺灣之將軍、督撫、提督查出，即行據實嚴參，加等治罪。至臺灣遠隔重洋，督、提二臣稽察勢難周密，全賴總兵督率將領實心訓練，方足以整飭營伍，寧輯地方。若專闖大員首先怠玩，甚至執法貪婪，則將備盡皆效尤，兵丁肆無忌憚，罔利營私，弊何底止！臣等於柴大紀案內，審出收受各營巡閱夫價、兵丁曠伍替役、出錢包差、庇縱娼賭種種弊端，即行徹底嚴究。況當賊匪平定諸加釐剔之時，尤宜亟爲整頓，未便稍有輕縱。除安平、澎湖水師兵丁尙無前項情弊外，其餘南北兩路如出一轍。臣等於各營內擇其在任年久者，每營酌調三、四名來郡，令將該營弊竇據實供吐，逐細跟究。如巡查夫價一節，向遇總兵巡閱時，各營員備辦人夫擡送行李，漸至折送酒席下程，銀兩爲數無多，亦無一定。至柴大紀巡查南北兩路，即按營收取夫價，視營分大小定銀數多寡，均係都司、守備、千總、把總，按其所得廉俸，分股攤派彙繳。惟外委錢糧較少，並不派及。柴大紀在任巡閱四次，俱照數收受。惟陸廷柱接任僅止一月有餘，巡查南路一次，夫價等項並未收取。反覆研訊，各營將弁所供，均屬脗合。又兵丁包差一節，緣各營自守備以上，例有旗牌、材官、伴當、管班四項目兵，在署輪流當差。其千總、把總等官分管之兵，或係存營差操、或係看守倉庫。惟漳、泉兵丁與本地民人大半同鄉，言語相通，多有在外生理之事。臺灣土產

除米、糖二種外，無可販賣；各兵原無資本，不過在街市售賣檳榔、糕餅，編織草鞋，日積錙銖，爲添補衣履之用。其汀州兵丁善於製造皮箱、皮毯，多在皮貨舖中幫做手藝，得受工資，亦非開行設肆。該兵等日逐微利，閒散自由，憚於差操拘束，每月出錢六百元至三百文不等，僱倩同營兵丁替代上班，名爲包差。此項包差兵丁，惟漳、泉、汀州最多，他府較少。而向來操防兵丁，又不照內地原營歸整安設；一營之兵，分作數十處，以致漳、泉、汀州兵丁散在各營，南北兩路處處皆有包差之事。其實，每營、每汛，不過數名。所出包差錢文，係代班之兵及署內四項目兵得受。自柴大紀到任以後，遇事婪索，遂致備弁無所顧忌，相率效尤，各營守備及千總等於所管包差兵丁，亦零星派繳錢文。惟都司以上及鎮標三營、城守營守備，並無分肥染指情事。又縱令兵丁開賭一節，訊據各營將弁供稱，臺灣賭風甚盛，南北兩路守備、千總、把總等，於所管汛地內派兵巡查。該兵等遇有開賭之處，每處勒索錢百十文。緣臺灣無籍游民並無家室者，名爲「羅漢脚」，多以賭博爲事。每人各帶錢數百文，卽於街市環坐聚賭，骰、牌、跌錢之外，更有僅用蓆片上畫十字，卽可群聚壓寶。雖素未識面之人，皆可共賭，朝東暮西，並無定所。該汛兵丁遇見，卽將攤場錢文稍爲分潤，每處百餘文或數十文，實不能多爲婪索。四十八年以後，兵丁等所得錢文，均與本管營員陸續分用。此內，惟鎮標中、左、右三營，向設千總，把總輪流值日，凡遇差務及上司過往，並收拾演武廳，預備總

兵將備茶水、點心，不無賠累；所得庇賭錢文，均爲添補值月之費，該營守備等並不分用。間有零星費用之事，亦俱令值月千總、把總代爲備辦。又城守營管理岡山、羅漢門、哆囉囑等汛，境地偏僻，毗連內山，大抵務農耕種者居多；偶有賭博處所，索錢更屬無多，亦千總、把總、兵丁分得，守備並無得受。又兵丁窩娼一節，訊據供稱：戍兵來至臺灣，因近年兵房坍塌，無可棲止，租賃民房力有不贍，娼家留兵居住，藉以包庇；而兵丁既省房租兼可寄食，並非自行窩娼，亦無另得錢文。查臺灣各營將弁，不知勤慎操防、整飭營伍，乃於上司巡閱，則餽送逢迎；於所管兵丁，則貪得餘潤，縱令包差曠伍貿易；甚至索取庇賭陋規。不論錢數多寡，自數十文至一百餘文不等，遇事婪索，卑鄙不堪；且任聽兵丁居住娼家，不加約束，以致存營兵少，日益廢弛。其貪劣貽誤釀成巨案之罪，實爲重大。當賊匪滋事之時，該員弁等守城打仗，雖各有微勞，亦難相抵。所有餽送夫價又得受包差開賭錢文之南路營署都司邵振綱、署守備陳朝魁、把總靳金樑、陳國泰、鄭攀鳳、吳亮、南路下淡水營把總葉琪英、北路千總帥挺、巫昆、把總許朝芳、北路左營把總陳國忠、孫朝亮、北路右營千總李進得、北路右營署守備席榮、千總黃廷揚、北路淡水營千總張正耀、譚朝亮；並未餽送夫價，得受兵丁包差開賭錢文之鎮標中營把總石光陞、董學海、蔡日助、左營把總王殿開、施必得、鎮標右營千總鄭名邦、王聯登、李春奎、城守營左軍千總沈祖禮、把總符敦仁、城守營右軍把總石生輝二

十八員，均請斥革，從重發往新疆効力贖罪。南路營參將瑚圖里、鎮標右營遊擊左淵、城守營陞任守備李步雲、已革鎮標中營守備王天植，雖無分用錢文，但平時既不實力操演，餽送柴大紀生日節禮，而於種種弊端又不嚴行禁革，任令所轄官兵庇賭包差；明知故縱，實非尋常怠玩可比。瑚圖里、左淵、李步雲均請革職，與業經參革之王天植從重發往軍臺効力贖罪。又竹塹守備董得魁，於五十一年七月內到任，八月內因楊光勳結會一案帶兵防守彰化，並於竹塹交界處所查拏逸犯；旋又帶兵把守大甲溪，未經回署。該管兵丁包差庇賭錢文，雖訊未分用，但於賊匪滋事之前到任，業經數月，並不嚴行查禁，即屬容縱。驗看其人，亦甚平常，守禦並無勞績，應請革職，以爲玩縱兵丁廢弛營伍者戒。其四十八年柴大紀到任以後，查有陞調他省、降革事故及班滿調回內地各員弁，俱經攤派銀兩逢迎餽送，包差庇賭分得錢文，均屬法難寬縱。應咨明李侍堯確查，一體從重辦理。總兵陸廷柱在任未久，並未收受夫價；經雅德札查臺灣營伍，亦將廢弛情形稟覆。但柴大紀種種劣蹟，並不據實揭參，究屬不合。應請將陸廷柱交部嚴加議處。至臺灣城守營參將宋鼎到任未久，即值賊匪滋事，適因腿上生瘡，力疾前往大湖地方打仗，守城殺賊頗爲奮勉出力。今柴大紀案內究出該員失察，所屬千總、把總得受包差開賭錢文，自應與左淵等一律懲治。但該員保護郡城、堵禦賊匪，尙有微勞；且到任甫及四月，情罪究屬有間，應請將宋鼎交部議處。鎮標左營把總翁振行，於五十一年十一月到



營，卽值逆匪滋事，訊無婪索情弊，應免置議。至各營四項目兵及包差庇賭兵丁等，原應按名查辦；但念營制廢弛，由於該管員弁貪縱所致。節年班滿兵丁均已換回內地，自林爽文滋擾以後，戍兵半已傷亡；所存各兵亦皆打仗守城隨同出力，一載以來，並無前項情弊，懇免追究。至永福，業經請旨革職，送交刑部治罪。茲復調取道、府各衙門卷宗，逐一研勘，富勒渾於乾隆四十九年五月內，札行臺灣鎮總兵及道、府等，以臺灣營員怠玩，並不按期操演，不肖兵丁多有包庇娼賭之事，行令確查嚴禁；並令將坍塌兵房，卽行查明詳估。永福奉札後，轉行營縣出示查禁，卽以並無廢弛稟覆。原發正稟例存督署卷內，現有批回副稟開註事由可據。是年七月、九月，屢經富勒渾札查，臺灣諸務廢弛，營房仍復滋事，飭令據實稟覆。永福復轉行臺灣府知府孫景燧，據該府兩次覆稟內稱，會同柴大紀加意稽查，現在營員俱能鈐束兵丁，並無滋事等語。永福遂卽據稟轉詳，並未另行揭報，僅將坍塌兵房勘估會詳。及雅德到任後，以所估浮多，駁令刪減，分別賠修。延至逆匪滋事時，仍未修建，亦未將營員貪劣之處稟報。至海口係文武員弁同管，將弁旣分給總兵陋規，豈有海防同知轉不餽送道員之理。又柴大紀巡查南北兩路，勒取各營夫價；而永福亦巡查地方，自不無藉端需索情事。嚴訊：「實無分肥染指之事。至巡查地方同幫辦道楊廷樺去過一次，沿途人夫飯食，都是各廳、縣預備供應，實未收受銀兩。惟每年所屬三廳四縣，按照年節餽送節禮，每員每節各送番銀二百四十

圓至三百二十圓不等；任內共收過節禮番銀一萬餘圓。署內供應及修理衙署等事，係四縣派家人在府按月輪流承應」等語。臣等查永福身係滿洲，爲監司大員，當海疆重任，不思出力報効；乃自到臺灣後遇事顛預，毫無整頓。兼且得受屬員供應節禮，任令貪縱殃民，不加稽察。親見柴大紀廢弛營伍，執法貪婪，該參道近在同城，平時既已瞻徇，及至富勒渾屢次札查，仍以並無廢弛具稟，朦混欺飾，尤爲可惡。自係因地方政治不修與營制廢玩相等；惟恐柴大紀持其短長，不得不代爲容隱。是柴大紀貪婪之罪，竟由永福徇縱而成，應與罪人同科。雖自賊匪滋事以後，守城尙有微勞，而核其功罪斷難相抵，應擬絞監候，卽行派委委員解送刑部，仍應抄沒家產，以爲徇隱玩誤者戒。所有餽送節禮各員，內張貞生一員，業經另案參革；其陳良翼、王露二員，雖守城各有勞績，官聲亦好，但違例供應，呈送陋規，均屬不合。應一併革職，查明該員等供應餽送數目，加倍罰出充公。再查副將丁朝雄，於五十一年奉調引見後，回至省城，聞逆匪滋事，卽稟明常青趕回臺灣剿捕。上年九月十七日率領兵丁進攻南路，收復東港，以通粵莊運米來郡；節次打仗禦賊，甚爲勇往出力。經臣保奏請補海壇鎮總兵。又遊擊李隆、守備曾紹龍，守禦嘉義；把總吳亮、守禦府城外營盤，復往南路追剿賊匪，均屬奮勉。守備王天植，於逆匪滋擾府城時，悉力堵禦，並令伊子王陽春招募義民剿捕，遇賊陣亡，情殊可憫！又在軍營帶兵之遊擊倪賓、守備鄭玉楛、千總袁良禧、賴國振、把總游國通、藍

國寶及帶領內地義民之守備陳大成，或隨臣打仗殺賊，或分派駐守地方搜拏逆犯，均屬始終勤奮，著有勞績。撤兵後，業經內渡回營，自應移咨李侍堯照例詳核該員等情罪，分別遣發。但念其搜剿逆匪，帶兵打仗，均爲將弁中出力之員；且所得海口陋規，究係相沿積習，餽送夫價亦由柴大紀貪縱所致；以功抵罪，兩不相掩，不敢不據實陳明。可否量爲末減之處，出自皇上天恩。再，參將瑚圖禮之父健銳營翼長札穆丕納，出師西路雲南金川五次，賞給克爾齊克伊巴圖魯名號、雲騎尉世職；旋在巴朗拉陣亡，加給騎都尉世職，卽令瑚圖禮承襲。瑚圖禮在金川出兵一次，由前鋒副參領補放參將。賊匪攻擾鳳山，迎剿得勝，盡力窮追，不顧後路；另有賊匪由北面龜山乘虛撲進，遂致失守。旋於二十二日帶兵恢復。二十四日調赴山猪毛，迎取下淡水各營兵丁來縣防守。回至硫磺溪，被賊匪阻溪攔截，不能前進。鳳山復陷時，瑚圖禮並未在城，經常青查明並無畏葸潛逃情事。至六月內，該員帶領義民由小路翻山進攻南潭，復隨在郡城守禦。半載以來，尙能出力。今因餽送柴大紀夫價，定擬發往軍臺，自係應得之罪；但念伊父屢著勞績，身沒行間，該員係屬單丁，尙無子嗣，可否俯從寬典將瑚圖禮免其發往軍臺，令在拜唐阿上行走，俾得生有子息，以綿勞臣宗祠？再查楊廷理原係同知，各州縣非其專管，並無激變殃民之事。迨逆匪滋事之初，首先招募義民守城打仗，始終保護無虞。大兵進剿時，復由三坎店帶領義民前至軍營，隨同打仗，始終勇往出力。臺灣民俗刁悍，素稱

難治，現在賊匪蕩平，一切撫綏整頓尤賴幹才；臺灣現任各員，祇有楊廷理、徐夢麟二員最爲出色。楊廷理自擢任知府以來，實心實力，辦事允當，民情極爲畏服。現委署理臺灣道篆，措置頗覺裕如。今該員既經獲罪，卽應摘印離任，但海疆要缺，當民心甫定之後，難以遽易生手；且現在海外並無堪以接辦之人。該員所得陋規，究係相沿積習。謹核其才具政績，據實奏聞。可否准其留於臺灣戴罪効力，將伊所得銀數加十倍罰出充公？再，柴大紀、永福現應解京，經臣遴派汀州鎮標中營遊擊海亮、臺灣府理番同知吳元琪、建寧府同知楊世綸，分起管解起程。查海亮業經奏陞長福營參將，例應就近引見。楊世綸隨常青在軍營辦事奮勉，奉旨賞戴花翎，俟軍務告竣，送部引見。現經臣給咨赴部。至吳元琪，於五十二年四月補授理番同知，正值逆匪滋擾，仍留郡城辦事，委署臺防同知。自臣抵臺以來，陸續拏獲有名股頭曾光裕等十三名，並獲僞軍師金娘、賊匪楊山等十六名，起獲莊大田僞印一顆，實爲留心出力。應請一併帶領引見。奏入。

上諭內閣曰：福康安等審訊柴大紀、永福等分別定擬摺，着交軍機大臣會同大學士九卿法司核議具奏。臺灣地隔重洋，文武各員自應各矢潔清，力圖整頓。乃不肖員弁竟敢需索陋規，廢弛營伍，甚至縱令兵丁包賭窩娼，從中染指，以致釀成巨案。此而不嚴加懲創，何以儆官邪而靖海疆？至柴大紀身任臺灣總兵，每次出巡時，不但令各營伍備辦供給，且折收夫價銀兩，贓私纍纍。國家設給養廉，於大員特加豐厚，以備伊等因

公之用。若巡閱營伍時，仍須該管弁兵代辦夫馬飯食一切，則內地之督撫、學政、提督於出巡按試時，途次夫馬等項，亦必令地方官代爲置備，又安用優給養廉爲耶？嗣後督撫、提鎮及學政等，凡遇巡查出考，途次所需夫馬等項，均着自行備用，毋得令經過各員代辦。並令文武各員互相糾察，如有仍前需索擾累者，即各行據實參奏，從重治罪；如或徇隱不奏，別經發覺，朕亦必將徇隱之員，一併治罪，決不姑貸。勿謂朕不教不誠也。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徐嗣曾曰：楊廷理收受陋規，自有應得之罪；但念該員平時尚屬奮勉，此次委辦軍務，於一切運送糧餉等事，辦理俱能妥協。其所得陋規，係在同知任內，非知府大員可比；且甫經平定，一切事宜未便遽易生手。楊廷理從寬改爲革職留任。如果八年之內，始終出力勤奮，方准開復。並將伊從前所得銀兩，加二十倍罰出，以示懲儆。此係朕格外加恩，棄瑕錄用，伊自當倍加感奮，激發天良，以圖勉力自効。若因有罰項，轉於地方藉端勒索，致有肥瘠殃民之事，着李侍堯、徐嗣曾嚴行查察，據實參奏，即當立予重辟，不止於發遣已也。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徐嗣曾曰：徐嗣曾係本省巡撫，在任有年，武職營伍尙可諉之總督，而文職內有收受陋規、營私貪贖等弊，即應隨時查訪，據實參奏。非如福康安係特旨簡派前往臺灣專辦剿捕逆匪者可比。總督李侍堯到任未久，隨駐劄廈門料理一切軍

務，未暇查辦及此；魁倫亦係新任將軍，徐嗣曾皆非其比。乃徐嗣曾竟若忘其自爲巡撫，置身局外耶？其於楊廷理收受陋規之事，平日既漫無覺察，不行查參，經福康安徹底查奏，又復靦顏一同列銜，而摺內竟無一語引咎之處，殊不可解。着徐嗣曾將因何不早行參奏，及會銜具奏又不自引咎之處，明白回奏。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魁倫、徐嗣曾曰：福康安奏瑚圖禮之父札穆丕納出征陣亡，該員係屬單丁，可否免其發往軍臺，俾得生有子息一節；因詢之由臺灣軍營回京侍衛章京等稱，瑚圖禮現年約三十餘歲等語。滿洲人員祖父有軍功者甚多，而軍臺効力不過三年，期滿卽當釋回，計瑚圖禮釋回時尙不滿四十歲，儘可生有子息。若因此遽寬其罪，將來有軍功者，設其子若孫亦係單丁，勢必援此紛紛聲請，又復何以示懲。俟議覆上時，仍當將該員發往軍臺効力。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六十二

六月初三日(甲午)，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徐嗣曾曰：從前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皆於太學立碑，以示武功。臺灣不過亂民聚衆海島一隅，雖不值刊碑太學，而此次辦理迅速，首夥生擒，亦不可無紀實之作。朕現在駐蹕熱河，欲將此次平定臺灣事蹟，御製記文，於熱河文廟大成門廡內嵌石刊刻；俾振武敷文盛軌，永昭上塞。俟紀文製就後，當一併發與福康安等，在臺灣、廈門等處配建碑亭勒石。所有前次發去之御製文三篇，着福康安等暫緩鐫刻，俟此次記事文發往後，一同敬謹摹勒；庶規模丈尺咸歸畫一，足以壯觀瞻，而垂久遠。

同日，福康安、魁倫、徐嗣曾奏言：熟番募補屯丁，悉心酌議章程。一、屯丁人數，應按番社酌挑，令其就近防守也。全郡熟番通共九十三社。臺灣縣屬番社較少，淡水、彰化近山地方，番社最多，鳳山、嘉義次之。每社番民自數百戶至數十戶不等，約可挑選壯健番丁四千名，分爲十二屯。大屯四處，每處四百人；小屯八處，每處三百人，作爲額缺。毋庸另設屯所，即令在本社防守地方，稽查盜賊。其戶口較少之社，或數社併作一屯，或附入近處大社，庶番民等不致遠違鄉井，而較驗調派亦易於齊集，至各屯相距之地，道里難以適均。臺灣縣所屬番社不過數處，不能多設屯丁。然臺灣縣地界本

狹，郡城設有重兵，足資彈壓。惟南北兩路近山險要甚多，淡水一廳尤爲遼濶，原撥熟番在隘口搭寮防守，名爲隘丁；零星散處，不能得力。應酌量地勢情形，按照番社多寡，分別設屯；與各處營汛官兵聲勢聯絡，則稽察巡防，自可倍加嚴密。一、各屯番丁，宜設立屯弁，以資管轄也。四川屯練兵丁，額設屯土守備、千總、把總、外委等官一百餘員。今臺灣番屯弁目無需似此之多，祇應仿照其例，量爲設立。查各社原有民人充當通事，管理一社之事，代爲交納社餉。但此等通事積年充役，係地方官簽派，本非番人同類，未便用爲弁目；應於番社頭目內，擇其曾經打仗出力及社番素所信用者，如岸裏社潘明慈之類，揀選拔補。於南北兩路額設屯千總二員，統領番衆；屯把總四員，分管各屯，大小各屯每處設屯外委一員。花名圖冊交理番同知稽核，仍將各屯事務交北路協副將、南路營參將就近管理。該番等素嫻技藝，非招募新兵可比，應請照川省屯練之例，毋庸歸營操演。點驗屯兵，拔補屯弁等事，統歸臺灣鎮總兵、臺灣道管轄，詳報督撫，毋庸歸營操演。點驗屯兵，拔補屯弁等事，統歸臺灣鎮總兵、臺灣道管轄，詳報督撫給與劉付報部存案。經管六年後，如果董率有方，曾著勞績，由鎮道核明詳報督撫，加一等賞給職銜，以示奮勵；倘所管內有生事廢業之人，及苦累番衆情弊，即行咨革究處。遇有事故出缺，仍揀選番社悅服之人，詳報拔補。一、屯丁、屯弁，毋庸籌給月餉，應酌撥近山埔地，以資養贍也。臺灣東界內山，本多曠土，乾隆十五年暨二十三年節經勘定界址，奏請禁民越墾，准令熟番等打牲耕種，以資生計。無如游民聚處日多，越界



佃耕，漸成熟業，以致爭奪滋事，控案甚多。前經富勒渾奏明，專委鎮道確切勘丈。尙未勘明詳報，卽值逆匪滋事。現經臣等提奏核査，共計丈出已墾埔地一萬一千二百甲。每田一甲，合內地民田十一畝三分一釐。均應查明民墾、番墾，分別陞科辦理。此外，尙有未墾荒埔五千四百四十一甲。又，四十八、五十一等年，漳、泉械鬪及互控結會案內，抄沒翁雲寬、楊光勳等入官埔地三千三百八十餘甲。統計抄沒未墾及入官荒廢埔地八千八百餘甲；均屬界外之地，逼近內山，任其荒廢地利既屬可惜，而愚民趨利如鶩，亦難保無越境私開情弊。應請將新設屯丁四千名，每名撥給埔地二甲；千總每員十甲；把總每員五甲；外委每員三甲，令其自行耕種。責令地方官勘定界址，造冊、繪圖載明四至段落，通報立案，以備稽查。屯丁出缺，卽挑其子弟充補，承受田畝。如有私行典賣者，照律治罪追賠，契價充公，其地仍歸番社。再查臺灣各社，向例交納社餉，所種田畝租賦，蒙恩概免征收。所有撥給埔地，應照番田之例，免其納賦，以示體恤；卽毋庸另行籌給月餉。一、清查已墾埔地，以定界址也。查臺灣東面倚山，地方寬廣，從前因淡水、彰化二處墾闢日增，另行留定界限，設立土牛，禁止奸民越界佔墾，免滋事端。乃因生聚日繁，民人私向生、熟番黎佃地耕種，價值稍輕者，謂之租贖；價值稍重者，謂之典賣。熟番等歸化日久，漸諳耕作，祇因業經典賣與民，無由取贖。是以各處番地，不特嘉義以南多有侵越，卽淡水等處續定土牛之界，亦成虛設。臣福康安追剿賊匪

時，週歷全郡，所過近山地方，良田彌望，村落相聯，多在輿圖定界之外。舊設土牛，並無遺址可尋；從前設立時，不過築土作堆，潦草塞責，本非經久之計。此時，若不將埔地徹底清釐，事過境遷，界址必仍滋淆混。臣等悉心籌酌，除未墾荒埔五千四百四十餘甲，撥給新募屯丁外，其已墾之一萬二千餘甲，自應分別辦理。查臺灣征糧則例，仰蒙皇上優恤海外民番，於民田則薄征租賦，於番業則概免陞科。茲查民人租贖之地無多，原係民爲佃戶，番爲業主，自應同番社田畝一體免科。其業經賣斷與民者，既非番業，即應令民戶一體報陞。第民買番地之後，所費開墾工本原多，又有每年抽給番租之例，若再征收本色，民力未免拮据；應照同安縣下沙科則，按甲計畝征銀，免其納粟。仍出示曉諭番社，使知租額無虧，俾得永資生計。民人等藉有納賦明文，世守其業，亦可永杜爭端。其集集埔、虎仔坑、三貂、瑯嶠等處，接壤生番，私墾田畝甚多。此等偷越民人，本應逐加懲治，惟念開墾以來，與生番日久相安，並無事故；一經驅逐，沃土既須拋荒，而游民又無歸宿；應請照新定民買番地之例，一概陞科，免其查究。此時，正值農忙之際，未便紛紛履勘，應令該處民番將租贖、典賣地畝，先行呈報。一俟刈獲登場，臣徐嗣曾專委大員前往抽查。並將此外有無續墾地畝，一併查明，分別辦理咨部存案。自此次清查之後，卽以所墾地方爲界，豎立界石，詳開立界年、月、地方，大書深刻，俾人一望而知。仍交與巡視臺灣之將軍、督撫、提督及地方官等，不時周歷巡查。

如有越界私墾，卽行從重治罪。失察之地方文武各官，一併嚴參究處。一、屯丁習用器械，應令自行製備，報官點驗也。番民打牲捕鹿，所用鏢鎗、鳥鎗、竹箭，器械不一，均屬犀利。卽如岸裏社番善用鳥鎗，隨同官兵打仗殺賊，最爲賊匪所畏。一切器械，均可無庸製給。但，現在嚴禁民間私藏軍器，屯丁所用鎗、箭，亦應官爲點驗，以備稽查。所有新設屯丁四千名，不必照綠營之例，拘定鳥鎗兵若干名、弓箭兵若干名，祇以該番習用器械爲準，呈報總兵逐加印烙，編號備查。每年令總兵巡查之便，點驗一次。如無火烙印記，卽照民人私藏軍械之例，一體治罪。一、屯丁徭役，酌與優免，以恤番力也。臺灣各社熟番，質樸淳良，最堪憐憫。從前文武員弁出差巡察，無不調撥番民背運行李。其餘各地方興築、遞送公文等事，亦皆社番應役。其勞苦急公之處，較之臺灣民人，不啻數倍。今旣挑補屯丁，各令在要隘地方分屯防守，遇有守捕盜賊等事，又須聽候征調，所有一切徭役，應請免其承應。其未補屯丁之番民，亦祇令遞送公文，不得以私事役使。倘他方文武及理番同知不加體恤，有苛派擾累之事，令該鎮、道實力訪查，嚴行參究。奏入，上從之。

初六日(丁酉)，福康安、徐嗣曾同奏言：辦理賑務，原應支放本色，或銀、米兼散以濟小民口糧。惟查臺灣自軍興以來，截至本年二月，由內地撥到軍米共計三十二萬餘石，除撥過兵糧等項外，存米七萬餘石。其續撥軍米，因海洋風信靡常，尙未運到。維

時，凱旋官兵陸續分起內渡，尙未全撤；且各路米價均極昂貴，必須廣爲平糶，以減時值，俾通郡商民，皆足以資接濟。計算所存米石，僅可爲兵糧、平糶之需，不敷散賑。而臺地貧民，向藉番薯雜糧同米搭湊餬口，得銀便於零買。又因米價貴至三兩以外，恐一時未能平減，難民買食仍未免拮据，請旨每石給予二兩。但按之舊例，實覺過多，未便遽行擅給，是以仍飭各屬先照向例給發二兩。恭候批示到日，察看田禾市價情形，再行補給。嗣因三月下旬以後，糧價有減無增；連次得有透雨，禾苗暢茂，可望豐收。卽照向例折給，實已足敷接濟，毋庸於每石二兩之外，再議加增。茲查臺灣府屬一廳、四縣，被難民番男婦共四十四萬八千八百七十八口，小口共二十一萬八千九百七十口，共放過賑銀十六萬七千五百八兩九錢。內有癯獨殘病等口，並極貧難以度日，應展賑一月。現已查明大口共十四萬一千九百六十八口，小口共八萬六千九百七十二口，共應給銀五萬五千六百三十六兩二錢。又各難民歸莊之前，無處棲止，給銀苦蓋草寮共九萬八千五十間，共銀二萬四千五百十二兩五錢。通共需賑卹銀二十四萬七千六百五十七兩六錢。現飭造具戶口花名清冊，送部核銷。至臺灣官吏侵漁成習，不可不嚴行查察。臣福康安現駐郡城籌辦一切善後事宜，釐剔弊端，尤爲切要。況地方賑務，如有侵帑殃民，情罪至爲重大，斷不肯稍任欺隱。此次所辦賑恤，時刻留心訪察，實無預圖冒銷情弊。臣徐嗣曾前自北路以至郡城，屢親赴各村莊抽查戶口，並面諭義民首及業戶人等據實

呈報，使胥吏等無從舞弊。至散給銀兩，先經出示曉諭，查明戶口後，按明照發給。仍隨時密訪親查，斷不使官吏稍有侵扣及浮冒開銷。至逆案内入官田產，南北兩路處處皆有。現就各犯供詞並業戶鄉耆人等，遍加訪察，遴委委員分赴各處村莊，履勘畝數界址，以免混淆遺漏。自應凜遵恩旨，逐一查明，酌量撥給戍兵，作爲恒產。惟是兵丁等各有操防之責，不能自行耕種，且定例往來挨戍。若令召佃收租，又易啓措欠侵挪之弊。應請將此項田畝，交與地方官經理征租，會同各處駐劄營員，當堂按名散給，通報查考，以資戍兵當差之用。其應撥畝數及每年每兵應給若干銀數之處，容臣徐嗣曾查明叛產，另行分晰具奏。再，現在臺灣、澎湖兩處補額及新添戍兵，俱於本有征兵內挑補。該兵等調撥渡洋，已逾一載，衣履等項，不無缺損。其舊存戍兵等隨同剿賊，祇領月餉、月米，並無鹽菜銀兩，體察情形，均不免於拮据。臣等公同商酌，所有新、舊戍兵，請先按名賞借銀二兩。計一萬三千二百名，共需銀二萬六千四百兩，即於軍需款內供支散給；仍俟將來撥給叛產，征收租息扣還歸款。又，陳泮一犯前經投出，情願訪拏賊首贖罪，當將該犯家屬留於軍營，准令前往。續據拏獲股頭匪夥黃富等數名投解，復行入山竄緝。及林爽文就獲，大兵南下，該犯並未旋回。臣抵郡城後，差人查訪，業經潛逃。當將伊母及妻子等監禁，一面分派官兵、義民各處搜拏；一面諭知內山水沙連生番堵截。於四月二十六日將陳泮拏獲，二十九日，在嵌頂地方並將吳領拏獲，一並解送。查陳

泮與蔡福、何有志、陳秀英等，黨惡助逆，分管北路賊匪，最爲林爽文信用。當賊匪窮蹙之時，自行投出，復敢乘間潛逃，希圖漏網，實屬怙惡不悛。吳領雖未受封僞職，但屢次抗拒官兵，最爲兇橫，均應派委委員解京審辦。至林石係林爽文族長，居住阿罩霧莊。王芬等招同林爽文拒捕時，林石再三勸阻，將林爽文藏匿山內糞箕湖地方，不許滋事。匪夥等復來糾約，遂決意聚衆謀逆。林石年逾六旬，總在本莊居住，並未從賊打仗，得受僞職。上年十二月內，拏獲該犯到營，嚴行訊問；並將所供情節，質之賊首、賊目等，供亦相符。臣復查該犯林石，雖與林爽文各莊居住，未曾從賊打仗，又有勸阻謀逆之事；但究係林姓族長，未便輕貸，應從重歸入緣坐人犯內辦理。至董喜一犯，前據賊首所供在集集埔病斃之語，原不足信。復據搜獲正法之匪犯林乾，供亦相同；並稱病斃後，卽於集集埔山勘下掩埋，伊所親見。業經派員赴集集埔查勘，並無屍身可據。訊之董喜妻弟涂允，並屢次派員分路查拏，並無踪跡。連日細加察訪，又有竄往藤口社一帶之信。查臺灣地方人情虛詐，屢次搜拏匪犯，妄報信息者甚多，未可盡爲憑準。但既有此信，亦不可不嚴行查緝，已派賞給同知銜之教諭郭廷筠、都司莊錫舍、義民首劉繩祖、黃寮等，帶領熟悉路徑義民等，直入番界搜查。並諭知社丁王和、江如海、生番頭目斗蠻等，派撥生番在內山協拏。若未伏冥誅，自不能遠颺漏網。又莊大田之子莊天畏，雖據獲犯供稱被生番殺死，但亦不足憑信。仍應與代管莊大田地畝之黃天養，一體嚴

拏，務獲報解。至投出賊日本非良善，特見官兵勢盛，相率歸誠，希圖自尋生路。臣亦欲藉此離散賊黨，示以寬大，免究前罪，爲一時權宜允准之計。茲賊匪業已蕩平，不便仍留臺灣令其歸莊安業；自應分別遷徙內地他省，酌加安插。查西北各省道途遙遠，解送爲煩，中途或有脫逃，更屬不成事體。江、浙、廣東等處濱海地方，皆有海道逕達臺灣，不便派往。此外，惟貴州、湖南、廣西等省，堪以安插。臣等將投出賊目等詳加查核，除脫逃復獲之陳泮一犯，仍卽解京審辦外，其應行遷徙之人，查阮和等九名，自投誠以來，隨同打仗殺賊，官兵入山追剿時，帶領路徑、偵探賊踪，並屢次擒獻賊匪；察看情形，實爲認真出力。雖與莊錫舍於滋事之初首先投出者不同，而核其勞績，竟與莊錫舍無異。應將阮和等九名，遷往內地安插。查延平、建寧府，皆非沿海地方，應卽交與各該鎮總兵，令其入伍食糧，藉資約束。如能始終奮勉，再以把總、外委等官拔補；若敢少不安分，卽行加等治罪。至李祖生等一百餘名，俱請發往湖南、貴州、廣西烟瘴地方，分縣安插，交與該地方官嚴行管束。如敢稍滋事端，報明督撫，卽行正法。臣等酌商定議後，卽行面加曉諭以：爾等曾經附逆，原屬罪在不赦，仰蒙皇上法外施仁。因爾等於大兵進剿之時，卽知悔罪、自行投出、隨營効力，尙有一線可原。但爾等於從賊時騷擾居民，若卽釋令歸莊，居民必不相容，轉恐紛爭滋事。今將爾等遷入內地，卽應搬取眷屬一同配渡。該賊目等俱愿遷移，情形極爲感懼，業已陸續搬眷來郡。隨到

隨令登舟，酌令十餘人爲一起，卽於撤回之廣東、福建都司、守備等官內，順便帶同弁兵管押前赴內地，交李侍堯查明指定省分，分起解送。人數既少，沿途小心護送，自不致稍有疎虞。現在送往內地者已有四起，其餘臣徐嗣曾陸續解送。再，逆匪滋擾時，海岸、港汊地方，多被佔據。安平協水師在鹿耳門、鹿仔港兩處要隘防守，其餘通海溪河甚多，照料難於周密；經李侍堯派撥提標遊擊專守備李德勝帶領千總二員、把總五員、外委二員、水師兵丁一千二十四名，駕船八隻，於臺灣、澎湖洋面往來巡查。自上年六、七等月起，至本年三月止，照例每月祇領口糧，並無支給鹽菜銀兩，日用所需，未免拮据。是以於軍需項下照征兵鹽米銀數，酌量借給。共借過銀七千五百六十餘兩，應在各官兵養廉錢糧內，扣還歸款。第查此項官兵，雖未至軍營打仗，但究自內地調派前來，且於洋面梭織巡邏，堵截逸匪，涉歷風濤，已逾半載；亦曾經奪獲賊船、礮械，奮勉出力，實與征兵無異，自應一體支給鹽菜。請照征兵之例，一併准令開銷。再查參將那穆素里、都司世襲騎都尉羅光炤、學習難廕守備黃喬，隨同郝壯猷在鳳山縣守禦，嗣因鳳山失守，經常青將那穆素里等三員，參奏革職；千總盧思聰等十四員，咨部斥革；又參將周世佐、守備衛觀光、把總鐵柱，因失察延燒火藥，亦經革職；又失陷鹿仔草案內遊擊劉越，降爲都司；遊擊董秉臻，降爲守備；守備林士元革職各在案。以上各員，均經常青等奏明，留於軍營効力，以觀後效。今軍務告戩，自當確加查核，據



實奏聞。查那穆素里同丁朝雄收復東港，擒獲賊目吳豹等，審明正法。羅光炤屢在南潭、嘉義打仗，身中鎗傷，鉛子未出；復擊獲賊目楊臺選、王是二名。黃喬在東港堵禦，經丁朝雄派往燒燬賊寮數百間，均能奮勉出力。其盧思聰等十四員，打仗殺賊，俱屬勇往。內有千總盧思聰、外委姚登二員，現已陣亡。至周世佐、衛覲光、鐵柱三員，派往南路同副將五達色、侍衛果爾敏色剿賊，屢得勝仗，俱能圖功贖罪。應請將那穆素里、周世佐、羅光炤、黃喬、衛覲光，送部引見。其千總以下等官，各降一等給予職銜，歸營効力。如能奮勉，再以實缺咨補。鹿仔草失陷案內降革各員，除劉越一員隨臣等打仗，頗爲出力，業經奏請留任外；董秉璨、林士元二員，在鹽水港守禦，不過隨衆行走，業經降革，應請毋庸置議。再革職遊擊田藍玉，奉旨革職，令在臺灣府城永遠枷號示衆。彼時正值用兵之際，既經參奏，自當從嚴辦理，以肅軍紀。惟因此次諭旨，本年二月始行奉到。上年臣至嘉義時，該員懇請隨往北路剿賊，常在前敵隨同海蘭察打仗，極爲奮勇。查田藍玉由兵丁出師雲南、金川，歷陞遊擊，賞戴花翎。曾帶五處鎗傷、三處石傷；其左股鎗傷之處，已成漏瘡，至今未愈。該員遺失軍器之罪，雖無可道，但業經革職，已足蔽辜。且同往嘉義之魏大斌、特克什布、張萬魁、劉唐等，所帶兵丁器械，多有遺失，何以柴大紀並未究問，獨將該員移咨常青指參？臣等審辦柴大紀時，亦曾將此一節向其訊問。據供：「魏大斌等因賊匪攔截，器械多有遺失；我查問遺失數目，各員

未能即刻查明登答，言語尙有情理。惟田藍玉一員，既未將數目查報，又恃其屢次出兵諳習打仗，心存輕忽，出言不遜。我所以稟揭常青；不想常青就據咨參奏」等語。可見柴大紀揭報之處，未爲公允。仰懇俯念田藍玉久著勞績，此次打仗殺賊，又屬奮勇，免其永遠枷號。再，臣查安平左營外委鄭廷棟前於鹿耳門巡哨，見把總高大捷畏賊脫逃，卽向盤詰，設法拘留，飛稟該參將拏獲，立正典刑。俾衆共知儆懼，實屬能事可嘉。已傳詢鄭廷棟面加獎諭，先賞給千總頂帶，交與普吉保遇有千總缺出，卽行拔補。又，淡水廳幕友壽同春，係浙江諸暨縣監生，年已七十餘歲。在臺灣作幕年久，熟悉民情、地勢。當竹塹城失陷時，同知程峻先已被害，壽同春親赴各莊招集義民；於五十一年十二月內同官兵恢復竹塹城，擒獲賊目王作等四名。五十二年十月內徐鼎士渡大甲溪進剿，壽同春帶領義民駐劉烏牛欄。初十日出哨，進逼三十張犁地方，賊匪設伏衝突，義民潰散，壽同春馬蹶被擒，罵賊不屈，被賊支解。又，廣東嘉應州監生李喬基，當林爽文倡亂之初，卽在彰化縣岸裏社地方，首先倡義捐資招募民番，分設七堆；並分撥義勇協守鹿仔港海口，接候官兵。與賊打仗數十次，殺賊甚多。五十二年正月內，親督義民進攻大里杙，直逼賊巢西門，焚燬竹圍，被賊大礮轟擊，未能攻克。二月十二日，在牛罵莊打仗，被賊擒去，迫降不屈，慘遭磔死。又查同知劉亨基有未嫁幼女滿姑，年十七歲。賊陷彰化，搶入劉亨基公館，家屬紛紛逃避，惟滿姑依戀伊父，不肯外走。賊匪擁進

內房，劉亨基被害，滿姑投屋後水池，水淺不能卽死，號哭痛罵；賊匪割其口鼻，罵不絕聲，遂遭殺害。壽同春年逾七旬，本無職守，始則協同收復城池，繼則奮勇深入賊莊，致遭支解；李喬基爲義倡始，疊著勞績，被賊擒獲，誘降仗義不屈；而劉滿姑以弱女罵賊，抗節捐軀，志節均屬可嘉，而死難尤爲慘烈，實堪憐憫！懇飭部贈卹、旌表，以示彰勸。至義民等歿於行陣，亦應照陣亡兵丁議卹；現據各地方官陸續進報，臣徐嗣曾咨部辦理。再賊匪滋擾嘉義時，教諭江浩招集義民守禦，頗爲出力；倖滿巡檢吳元，隨同知縣陳良翼督率義民固守，被賊鎗傷；丁艱典史李爾和，在彰化巡防遇賊，身受鎗鉞重傷，會經常青詢明具奏。查江浩本無地方之責，吳元、李爾和業經倖滿、丁憂，各已雜任，因值逆匪滋事，均能匪勉出力，禦賊受傷。未秩微員，尙堪嘉獎；相應奏明，開具伊等勞績，咨部議叙。至應行議卹官員、兵丁等，自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臣等進兵時起，至五十三年二月初五日止，節次打仗並在各處搜山，共陣亡、傷亡漢屯官弁兵丁四百七十八員名；又自五十一年十一月起，至五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止，陣亡、傷亡官弁一百四十八員，滿漢兵四千九十五名，一併造冊送部。又隨同臣等打仗及常青等督兵時受傷之官弁兵丁等，亦分別等次，咨部照例辦理。再查倖滿南投縣丞周大綸、署斗六門巡檢羅漢門縣丞陳聖傳、署鳳山縣教諭葉夢苓、訓導陳龍池、署貓霧揀巡檢渠永謨、淡水巡檢張芝馨、彰化縣典史馮啓宗、諸羅縣典史鍾燕超、鳳山縣典史史謙，皆係

循分供職之員；賊匪滋事時，該員等以微末官員，力不能支，卽以身殉，殊堪憫惻！合無仰懇皇上天恩，勅部照例議卹，以示勸勵。至魁倫，自到郡城一月以來，留心學習，於一切情形已能諳悉，將來輪赴臺灣，巡查地方，可資經理。查該將軍本任亦關緊要，應令先行內渡，已於四月二十八日由鹿耳門登舟候風。梁朝桂、蔡攀龍均係提督大員，內地營伍乏人，所有挑補征兵、查辦臺灣營伍等事，均已告竣；亦令梁朝桂先赴本任。蔡攀龍係水師提督，臺灣是其專轄，應令與普吉保分往南北兩路及澎湖地方，將安設水、陸各汛逐一查勘，再行赴任。至巴圖魯侍衛等，不服水土患病者甚多，現在趕緊調治痊愈，令副都統翼長六十七帶領一起，於臣起程之前，先行配渡。其暫留臺灣之廣東兵一千名，亦多患病，現無應用之處，交與原帶將備張朝龍等帶領，撤回本省。至生番既知慕義，自應廣示招徠，民番等得以共慶昇平，相安無事。臣曾遣熟悉番情之貢生張維光，至番社曉諭，酌令生番頭目數人，照四川屯練土司之例，進京瞻仰天顏。使化外番黎，優霑聖澤，而海疆荒僻之地，咸得被服聲教，永慶枚寧。茲據張維光稟報，生番等極爲欣悅，情願前往。如蒙俞允，請俟天氣涼爽，交與徐嗣曾妥協辦理，派員帶領，於年前至京。臣現在已無應辦之事，卽於五月九日由鹿耳門登舟。初十日獲有順風揚帆，行至日暮抵黑水洋地方，距澎湖內澳二十餘里，風息不能前進。測量該處，海水甚深，碇索長至六、七十丈總未沉底，難以寄泊，卽在洋面往來飄蕩。十二日午，風浪大

作，竟夜不止；船隻雖覺欹側，幸而安穩無虞，行程甚速。十三日晚間，至大擔門外，溜逼山根礁石，並未觸損船身。十四日由廈門港口登岸。臣上年赴臺灣剿捕，屢次被風吹回；及徵調各兵到齊，風色卽爲轉順。自崇武澳放洋，一帆卽達鹿仔港，兵船百餘號，同時並到，爲從來未有之事。此次凱旋內渡，途次雖遇風暴，瀕危獲安。此皆仰賴我皇上誠敬感孚，神明默佑。並蒙恩賜右旋白螺渡海，得以益臻稔順。登岸後，卽至廟拈香瞻禮，敬謝神庥。上年由崇武澳徑渡鹿仔港，風帆恬利；因於鹿仔港寬敞處所，恭建天后廟宇。今駐防兵丁等，卽在該處港口被風，遇危獲安，屢徵靈異。請將奉到御書匾額交徐嗣會，卽在鹿仔港新建廟內，敬謹懸掛。現在巴圖魯侍衛及隨從官員，俱已陸續到大擔門。一俟登岸後，卽起身前赴泉州與李侍堯會晤，將應行面商事件，另行會摺具奏。至廈門一帶，早禾現已結穗，顆粒充盈，豐收可卜。現在糧價不昂，民情極爲歡慶。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曰：海洋風信靡常，五月間向已多風。福康安此次凱旋內渡，雖遇風浪，卽獲安穩，行程順速；其餘巴圖魯侍衛人等，俱陸續登岸。朕心深爲欣慰。着賞給玉如意、大小荷包，以示優眷。

上又諭內閣曰：臺灣軍營出力人員，歷經降旨交福康安查明，交部議叙。茲據奏軍營出力之侍衛章京、官員、將弁等，現經秉公查核，分別等第，造冊咨部。其應行議卹

之官弁兵丁等，亦一併造冊送部。着卽照福康安咨到各冊，詳加核對；除業經給予議叙卹典者毋庸再行議給外，其餘俱着照福康安冊內所開，照例議叙、議卹。又賊匪滋擾嘉義時，教諭江浩、巡檢吳元、典史李爾和等，俱各遇賊守禦，身受重傷，亦着該部一體照例議叙，以示獎勵。

上又諭內閣曰：長庚、湯大奎、王雋，早經降旨交部議卹。所有縣丞周大綸、陳聖傳、教諭葉夢苓、訓導陳龍池、巡檢渠永謨、張芝馨、典史馮啓宗、鍾燕超、史謙，平時尙皆循分供職，及賊匪滋事時，又以身殉難，殊堪憫惻！俱着交部照例議卹，以示獎勵。壽同春、李喬基，俱着賞給知縣職銜；並着該督撫等查明伊二人子嗣內，可以造就者，候朕酌量加恩。劉亨基之女滿姑，雖伊父居官玩縱，以致釀成事端；而其女抗節捐軀，亦不忍令甚淹沒。着交部照例旌表，並入該處烈女祠，以昭褒獎忠節、不遺微末之意。

臣等謹案，崇獎忠貞，所以爲世道人心之勸。我皇上扶植綱常，維持名教，薄海咸曉然於大義。匪獨守土之責，勸在臣僚，卽如壽同春、李喬基者，以流寓之國學諸生，猶能召集鄉民，誓同殺賊，至於酷罹膊磔，奮不顧身。而劉滿姑以深閨弱質，乃亦復輕生重節，視死如歸。豈非德教之入人者深歟？軫卹恩綸，重申載錫，造就爰及於其嗣，而俎豆不祧於其鄉；猗歟盛矣！所謂崇獎忠貞者，洵蔑以加於此矣。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六十二

六月初六日(丁酉)，福康安、徐嗣曾又同奏言：清查臺灣積弊，酌籌善後事宜：一、各營操演，宜設法稽查，以核勤惰也。向來臺灣各營戍兵，離營散處，技藝生疎：卽遇操演之期，亦復虛應故事，並不按名全到。茲當整飭之時，已將修建營房、添兵安汛、增設騎操馬匹等事，次第辦理。營制更新，亟須嚴定章程，認真操演，以收實效。嗣後水、陸各營，按照操演鎗箭之期，兵丁等齊集教場，逐名點驗。不許一名不到。將備帶同弁目親往較閱，分別等第，開單登記；卽將操演原摺，呈報該鎮親自較查。偶有虛捏，或操演不能按期，立將該管將備摺報查參。其分防營汛，毋論衝僻地方，均應一律按期操演，一體開單呈報。隨時抽驗，並委員親往查察，以別勤惰。凡該鎮查閱原單，並抽驗過各營兵丁技藝、名冊、等第，統於年底彙送總督衙門察核；並存底冊一分，俟將軍、督撫、提督等巡查操演時，照冊查驗。如與原冊相符，兵丁技藝嫻熟，奏明將該鎮交部議叙。如有捏報不實，卽行嚴查參究。如此層層查核，操演不致間斷，紀律漸次諳習。而將備中執勤、執惰，亦皆有所稽考。一、水師兵丁，宜按期出洋巡哨也。臺灣澎湖爲海疆重地，額設水師戰船，以爲巡哨之用。例應將備帶領弁兵，按月出巡所轄洋面，及本汛地方緝拏盜賊。近年以來，營伍不能整飭，將弁等心存涉險畏難之見，怠

惰偷安，不諳舟楫；有汛防之名，無巡哨之實。洋面盜劫頻聞，莫能禁戢，殊非慎重海疆之道。查洋盜雖係亡命匪徒，未嘗不患覆溺。其竄匿之地，必有偏僻島嶼可以避風取水者，方敢停泊；亦必於颶颶不作之時，方敢出洋行劫。至於私渡民人，尤非盜賊可比，灣泊之處，更易巡邏。官兵等若能於近邊口岸，留心搜捕，斷無不獲之理。嗣後應令水師將弁按期親自出洋，周歷各處，實力哨查。不得裝點軍容，張揚聲勢，預驅賊匪遠避，徒衍虛文。仍將出汛、回汛日期，報明督提各衙門稽核。務將港澳之險、易、風信之向、背，及駕船之舵繚斗禮諸事，講求通曉，時時操練，自可漸臻純熟。如能擒拏盜賊匪徒者，准其記功陞用。倘敢空文申報，僅在內港往來，虛應故事，查出立即嚴參究辦。一、嚴總兵巡查之例，以肅營制也。臺灣鎮總兵，向例於每年冬間巡查南北兩路，各營供應尖宿；四十八年以後，漸至派送夫價。而沿山、沿海偏僻汛地，並不親歷周巡，往返皆由大路；南至鳳山、北至竹塹而止，上淡水營及下淡水營兵丁，祇係酌調抽驗，殊非慎重營伍之道。嗣後總兵巡查全郡，一應供應、夫價，盡行革除，不許絲毫派累。惟是總兵出巡，必須酌帶兵弁一、二百名，方足以壯聲勢；向來出差兵丁並無盤費，難保無需索弊，應照內地出差官兵給與差費之例，酌給盤費，入於本省公費內報銷。所有巡閱地方，務須北自淡水石門，南自鳳山水底寮，毋論衝僻汛地，一律按汛操閱兵丁技藝、點驗屯番。並令留心察訪，弁兵如有包差庇賭者，立即嚴行懲治。巡查後，將



營伍地方情形，據實陳奏一次。倘該鎮仍蹈故轍，勒索夫價，一經巡查之將軍、督撫、提督等查出，即照枉法贓(?)從重治罪。一、兵丁貿易、離營等弊，宜嚴行禁止也。臺灣營伍廢弛，總由總兵營私牟利，備弁等相率效尤，縱容兵丁離營他出，貿易謀生；甚至包庇娼賭，無所不爲。將惰兵驕，實由於此。現已將各處營汛兵房，一律趕緊興修，分派安設；又令於叛產內酌量撥給，收取餘息，以爲貼補當差之用。從此各兵生計有餘，又有兵房可資棲止，應責成各鎮將、都司、守備等嚴行約束；除操演日期按名點驗外，平時仍派員逐日稽查。如不居住兵房，在外遊蕩，即行革伍，枷號半年，遞回原籍嚴加管束，永不許食糧入伍；倘敢仍前貿易、包庇娼賭，從重加等治罪。並將不行查察之員，嚴行參處。其分駐地方，即交該汛弁稽查。如本汛狗庇容隱，准令隣汛弁目一體舉報。至地方賭博，固屬兵丁不行查禁，而胥役亦不無包庇之事。嗣後應令兵役互相稽察，呈報鎮、道從重辦理。若鎮道不行究辦，經巡查將軍、督撫等察出，即治以徇縱之罪。一、禁革四項兵目名色，以杜包差之弊也。臺灣各營，自總兵至守備衙門，皆有兵丁聽候差遣，分爲旗牌、伴當、內丁、管班四項，各有目兵管領。總兵署內，多至三百人；副將以至守備，依次酌減，至少亦有三十餘人，分班輪值。其在外自謀生理者，多在四項內掛名，貼錢代班，差操均可不到，名爲包差。因而千總、把總於所管兵丁，皆有包差情事，最爲惡習。竊思鎮將等官署內，並無胥役，因公差遣兵丁，固所不禁；

但私分四項名目，需兵至數百人之多，曠伍滋事，皆由此起。且如郡城內兵丁二千七百餘名，而在各處署內當差者，已逾三分之一；存營實兵無幾，尤屬不成事體。嗣後四項目兵名色全行禁革，總兵署內酌留差遣該班兵一百名，分作兩班，足敷應用；副將酌留兵八十名，仍令輪流親自上班，不許私相雇替。參將以至守備，照此按等遞減；分防千總，准留兵十名。其餘悉令歸營。如敢故違定制，即依私役軍人例，按名治罪。所有留署差遣兵丁，一體照常操演，毋許藉端曠伍。一、換防戍兵，宜分交水、陸提督互相點驗也。臺灣全郡戍兵，俱由內地水師、陸路各營派撥，輪班更換。向來調集廈門，經水師提督點驗，配船渡洋；臺灣鎮總兵照冊點收，分撥駐守。但，向來各兵內，有手藝之人及親族在臺灣者，甫經班滿又復換防，難保無老弱充數之弊。其不願來臺灣者，經各營僉派，每於廈門逗遛不進，時日遷延。經富勒渾、雅德等定限查參，而陸路官兵非水師提督所轄，督催開渡等事，未免呼應不靈。至於點驗時，由本館提督查點，亦不免有迴護將就之處。伏思陸路提督駐劄泉州府，距廈門甚近，兵丁配渡時，即令該提督親赴廈門，互相點驗。將水師戍兵由陸路提督驗看，陸路戍兵由水師提督驗看，必須年力壯健，方准配渡。倘有應名充數及屢次藉端換防情弊，立時究參，駁回另換。仍照例各按所屬官兵，專派將備催令開駕。如此，則責成愈重，點驗加嚴。如戍兵皆得精壯充伍，於海外操防，實爲有益。一、海口城廂各礮位，宜清查安設，以資守禦也。查臺灣鹿

耳門沿海一帶口岸，舊設礮位數十處。原因海濱遼濶，遠接外洋，是以安設礮位，外禦內守，以備不虞。近因逆匪滋擾，如安平、鹽水港等處大礮，隨時撥運軍營配用；而各縣曾經賊擾者，亦多遺失損壞。茲值地方平定，自應照舊安置。其改建城垣之處，亦應相度形勢，添置礮位，以資守禦。此次大兵進剿，奪獲賊人鎗礮甚多，其中堪用鳥鎗、器械，已交鎮道撥補各營遺失之數。其礮位一項，現今逐一清查，揀其堅固厚重試放堪用者，於各處分配安設。其餘礮位、鳥鎗，飭交臺灣府貯庫，將收過數目，報明總督、提督查核。一、嚴禁搶奪械鬪，以靖地方也。臺灣民情刁悍，綏輯爲難；近山村僻地方，盜賊公行結黨肆搶，漸至械鬪相尋，釀成逆案。從前地方官以案件繁多，圖避處分，事主呈控，多不認真查辦；兵役等雖識盜賊之名，畏其兇橫，亦不敢遽行追捕。是以商旅往來，皆攜帶器械自衛；而盜賊之假託行旅者，執持兇器混入其中，亦復無人盤詰。茲當逆匪蕩平之後，收繳軍械，奸徒斂跡，民情極爲震懾。但積習難於猝化，恐其日久玩生，械鬪搶劫之案，亦難保其必無。惟當嚴定章程，以期永遠無事。臣等體察情形，所有臺灣盜案，本照洋盜治罪。應請卽照新例，從嚴究辦；俟盜風漸戢，再行照舊聲請。至械鬪之案，情罪重大。從前地方官每存化大爲小之見，作爲倉猝起衅，僅將殺人之犯，照命案擬抵，實爲輕縱。查此等械鬪殺人之犯，情節極爲可惡，其雖未傷人，而審係首先起意糾約、鳴鑼聚衆者，尤爲罪首禍魁。當此立法嚴懲之際，應請將械鬪殺人及

起意糾約者，均照棍例，擬斬立決；傷人之犯，亦請從重問擬發遣；餘照械鬪本例問擬。再，臺灣搶案最多，不可不嚴加懲儆。嗣後除聚至十人以上，及雖不滿十人但經執持器械、倚強肆掠者，爲首之犯，照糧船水手搶奪例，以強盜律治罪；爲從各犯，請發新疆給種地兵丁爲奴。其搶奪人數在三人以下，審有糾謀持械逞強情形，及雖未逞強而數在三人以上者，均請照回民搶奪例，發極邊烟瘴充軍。以上請定各例，仍遵照諭旨，俟兩年後人知畏法，再行酌請照舊辦理。地方文武遇有械鬪、搶奪案件，據報不即緝拏者，照諱盜例革職；如有增減、改捏案情等弊，仍即嚴參治罪。一、清查臺灣戶口，搜拏逸犯，以別奸良也。臺灣爲五方雜處之區，本無土著，祇因地土膏腴，易於謀生食力，民人挈眷居住，日聚日多。雖係海外一隅，而村莊戶口較之內地郡邑不啻數倍。人數既多，每年開報丁口，俱係任意填寫，並不實力清查。前聞府城被賊攻擾時，惟恐賊匪潛爲內應，清查城內民數，共有九十餘萬。而臣等現在檢查臺灣縣民冊內，只開載十三萬七千餘名口，數目迥不符合。人數既衆，版籍難憑；是以匪徒逸犯，竟有歷年久遠不能擒獲者。內地逃軍徒犯，亦多潛赴臺灣，希圖漏網；不可不亟爲清查辦理。查編查保甲一事，原有定例，卽內地亦應實力奉行，海外地方民無定籍，尤賴此稽查奸匪。臣福康安進兵時，招撫難民歸莊，日有數千，惟恐匪犯混入其中，每戶皆給用印手票，開載姓名、人口，分派委員登記簿籍。事定後，查拏逸匪，村民不能容隱，無不立時擒獻。

應令地方官推廣此意，於清查叛產之便，責成族長、管事按戶編甲。其有充當義民者，名冊在官，尤屬易於稽核。其並無家產游民，最易滋事，固未便無端驅逐，致有擾累；若遇犯事到官，即在笞杖以下者，亦押令回籍。至禁止攜眷之例，自雍正十年至乾隆二十五年，屢開、屢禁。經前任總督楊廷璋酌請定限一年，永行停止；而挈眷來臺灣者，至今未絕。總由內地生齒日繁，閩、粵民人渡洋耕種謀食，居住日久，置有房產，自不肯將其父母妻子仍置原籍。搬取同來，亦屬人情之常；若一概嚴行禁絕，轉易啓私渡情弊。前經臣福康安據實奏明，毋庸禁止。嗣後安分良民情願攜眷來臺灣者，由該地方官查實給照，准其渡海；一面移咨臺灣地方官，將眷口編入民籍。其隻身民人，亦由地方官一體查明給照，移咨入籍。如此則既可便民，而外內稽查，匪徒亦無從混冒。倘有內地逸犯逃竄至臺灣者，地方官若即能盤獲，准予從優獎叙；倘別經發覺，訊明由何處進口、何處藏匿，即將該管員弁從嚴參處。一、嚴禁私造器械、旗幟，以靖地方也。律有私藏軍器之條，海外地方尤應嚴禁。臺灣民情慍悍，械鬪滋事，漸至釀成逆案。刀矛鎗礮等物，向多私自藏蓄，業經臣等設法收繳，禁止打造。若不嚴定章程，惟恐日久因循，無所遵守。查內地應禁軍器，祇係烏鎗礮位；其弓箭腰刀等項，爲防禦盜賊之用，原所不禁。但臺灣遠在海隅，非內地可比；除熟番屯丁應用器械及民間菜刀農具外，如弓箭、腰刀、半截刀、鏢鎗、長矛之類，一概禁止。倘私藏寸鐵，卽行從重

治罪。又各村聚衆械鬪，多用旗幟號召；卽不肯助鬪村莊，亦須堅保莊旗一面，方免蹂躪。逆首林爽文滋事時，卽係將助逆黨羽分別旗幟顏色，作爲五隊。而義民等隨同官兵打仗，亦各製一旗，以示進退。臣等於平定賊匪後，卽將義民旗收繳。嗣後若再有私造旗幟者，俱照軍器一體治罪。一、賭博惡習，宜從嚴懲治也。臺灣賭風最盛，不但耗費囊資、廢時失業，而忿爭鬪狠、搶奪成風，皆由於此。從前汛弁兵丁等藉端索詐，不加禁止，遂至肆無忌憚，公然在於街市群聚賭博，莫敢過問。茲臣等嚴行禁戡，重法懲治，而郡城內尙有許班拒捕、兇毆之事；當經一面奏聞，一面將許班正法。小民始知畏懼，頓爲斂跡。嗣後應令地方文武員弁，實力稽查，有犯必懲。卽壓寶、跌錢之類，亦從重枷杖，押遞回籍。如敢不服拘拏，照拒捕之例治罪。各汛弁兵狗隱故縱、勒索錢文，計贓以枉法論；若失於查察，別經發覺，雖訊無得賄情弊，亦卽革伍、枷責示儆。並令各汛弁每月出具並無賄博切結，呈報總兵查核。再，臺灣有質押零星衣物之處，名爲小典；貧民無錢賭博者，多向小典押錢入場。是以街市之中多半小典盤剝重利，最爲可惡。應飭地方官一體嚴行禁止，違者重究。一、臺灣文武各官，應責巡察大員隨時核奏也。臺灣孤懲海外，鎮、道各員特有重洋間阻，督撫耳目難週，無不恣意妄爲，通同徇隱。茲特命將軍、督撫、提督大員，分年巡察，實爲綏妥海疆之至計。但恐日久因循，不能認真整飭，應請令巡察之總督、巡撫等到臺灣後，將鎮將及道、府、

廳、縣各員，通行查核，出具考語具奏。其備弁佐雜等，俱令通行考察，咨部存案。如各員在臺灣任內，有貪縱殃民款蹟，別經發覺者，將未經參劾之人，交部嚴加議處。如遇將軍、提督巡察之年，文員雖非其專管，但既經渡海巡查，諸事皆應稽察，不得以文武分途，稍存岐視。一、臺灣道員，准令具摺奏事，以專責成也。內地道員本無奏事之責，臺灣遠在海外，遇有緊要事件，原准會同臺灣鎮會銜具奏；但鎮道體制不相統攝，遇有應奏之事，不得自行陳奏，徇隱扶同之弊，勢所必至。況海洋風信靡常，文稟往來動稽時日，於事理殊多未便。查楊廷樞任內，曾准令奏事，然未著爲定制。嗣後應請令臺灣道員專摺奏事，毋庸與總兵會銜，以專責成。仍令該道將營伍是否整飭、兵丁會否操演之處，按月呈報督撫查考。如敢稍爲容隱，卽照永福之例，一體治罪。一、請開八里坌海口，以便商民也。查淡水八里坌地方港口，距五虎門水程約六、七百里。逆匪滋事時，經臣徐嗣會奏明派兵自五虎門放洋，直趨淡水；嗣後運往淡水之糧餉鉛藥，亦多由八里坌收口；一載以來，甚爲利涉。該處港道寬濶，可容大船出入，從前卽有商船收泊該處，載運米石，管口員弁藉端需索，得受陋規；徒有封禁之名，毫無實際。且淡水爲產米之區，八里坌一港又非偏僻港口，僅容小船者可比。雖臺灣遠在海外，稽查奸匪不可不嚴，而百餘年來，休養生息，販運流通，實與內地無異。小民等趨利如鶩，勢難禁遏；與其陽奉陰違，轉滋訛索，不若明設口岸，以便商民。查鹿仔港對渡蚶江，

本係封禁，經永德奏准開設，船隻往來極爲便利。應請將八里坌對渡五虎門海口，一體准令開設。其無照船隻及照內無名之人，仍行嚴加查察以防偷渡。該處原設巡檢一員，今又新添一汛，足資彈壓。並令淡水同知、上淡水營都司，就近稽查，掛號出入。其載運米石數目，均照新定海口章程，一律辦理，毋許藉端需索，致滋擾累。一、沿海大小港口私渡船隻，宜嚴加申禁稽查也。臺灣全郡沿海，鹿耳門、鹿仔港係南北要口，商民船隻出入，例應掛驗稽查。現擬新設之八里坌海口，亦應一體辦理。其餘港口，如淡水之八尺門、中港、後壠港、大安港，彰化之海豐港、三林港、水裏港，嘉義之虎尾溪、八掌溪、笨港、猴樹港、鹽水港、蚊港、含西港，鳳山之竹仔港、東港、打鼓港，皆可容小船出入；無照客民偷渡來臺灣者，多在各處小港登岸。原設防守汛兵，因塘汛傾圮，營制廢弛，並不各歸汛地；甚或得賄縱容，任聽出入，以致游民私渡日多，奸宄潛滋，無從盤詰。臣福康安帶兵進剿時，屢奉諭旨嚴防海口，以杜逆首逃竄之路。遵卽專派大員分駐，並通飭各海口員弁，凡有溪港通海之處，一體嚴查。卽經拏獲洪則、李淡等私渡兩案；而竄至海口賊匪，無不就獲正法。可見認真巡緝，奸匪自無從透越。現已挑撥汛兵，照舊稽查；並於八里坌、東港等處要口，添兵駐守。嗣後應責該管員弁實力稽查。如能拏獲私渡奸民，卽將船隻、貨物，賞給兵丁，以示獎勵。其有照商船因風飄泊到岸者，驗明牌照，立即放行；仍不許稍有留難，藉啓需索之弊。至此項私渡船隻，



皆由內地小港私越出洋，向有積慣船戶客頭攬載圖利。應請於內地沿海地方，一體申明禁例，實力訪拏，庶可清私渡之源，而海防益昭嚴密。一、臺灣南北兩路宜安設舖遞，修治道路、船隻，以肅郵政也。臺灣全郡地方遼濶，郡城距廳、縣治所，遠者幾及千里，近者亦不下一、二百里；向來遞送公文，俱係番社應役。而番社相距較遠，馳遞不能迅速，遇有要事信息難通。自宜仿照內地安設舖遞，每三十里一舖。遞送文報，於封面上填寫時刻，以備稽考。至各處通衢要路，本不寬展，又被賊匪剗削極窄，數人不能並行。臣福康安帶兵進剿時，均繞道由稻田行走。交春以後，引水灌田，尤爲泥濘難行；況現已添設馬兵，遇有搜捕盜賊，馳突尤非所宜。應於秋、冬農隙之時，令地方官逐加履勘，酌明一丈五尺爲度，一律修整，以壯觀瞻，而通行旅。其淡水溪、灣裏溪、虎尾溪、大肚溪、大甲溪等處，水深湍急，徒涉爲難，每屆山水驟漲，月餘不通往來。每處應設船二隻，傳送文書，渡載民人，實於公私兩有裨益。再，義民首黃奠邦等，或留城出力，或打仗奮勉。而張源勳倡約族衆，捐資招集義民，共捐過銀二萬餘兩，尤爲急公。核其才具、均屬堪登仕版，謹分別文武請旨補用實缺。惟職員楊振文，原係開墾地畝謀生；杜敷係屬社丁，不願出仕。應准其領頂榮身。此外，各處義民首守城禦賊，及臣福康安進兵以來隨同打仗，搜山緝緝又拏獲有名賊目；俱隨時酌給頂帶。內地招募之義民頭目，亦經分別給頂，以資管束。前於撤兵後，通行比較勞績、考核人材；查有嘉

義守城出力、南北兩路堵剿之義民邱體元等，及打仗勇往之內地義民李青雲等九十名，應請一併分別文武咨部核辦。勞績稍次之張士玉等，共一百九十二名，均令以頂帶榮身，毋庸咨送。又，郡城出力義民首郭友和等四名，於賊匪滋事之初，首先招集義民，保守郡城，始終不懈，向未賞給頂帶。應給與郭友和六品頂帶、李清俊八品職銜、施世同、鍾天俊千總職銜。除郭友和年逾七旬，不願出仕外，其李清俊等，仍咨送吏兵二部補用。惟查各處義民首，均蒙恩賞戴翎；而郡城義民，臣等雖未經奏請，而核其守城勞績亦與嘉義等處義民相等，似不便稍存岐視。應請將郭友和等四名，均懇恩賞戴藍翎，以示鼓勵。所有送部人員內，如通判、守備等官，例應引見；伊等現因田廬焚燬，亟須整理修葺，容俟秋冬間，臣徐嗣曾再行給咨送部。其餘州同、教職、千總、把總等，俱係定例，毋庸帶領引見之員，應請候吏兵二部註冊，照例銓選。再查逆匪滋擾日久，到處蔓延，從前官兵各駐一方，道路梗塞，全賴義民守禦村莊，並運送錢糧火藥，所在皆然。帶兵大員以其急公向義，多給予頂帶職銜鼓勵。該義民等，亦深以朝廷名器爲榮，各思感奮，久而不懈。茲自詳查給過頂帶者，除常青具奏郡城義民已有三百四十餘名，而未經具奏及他處給頂義民，尚不在此數內。核計人數，原屬過多，祇因伊等一載以來，隨征出力，若於事完後，遽將頂帶摘去，未免心存缺望。揆之事理，似屬非宜，自應仍准帶用。但恐人多類雜，必須詳細核明，給劄存案，以防頂冒滋事情弊。臣徐嗣曾係

本省巡撫，現在臺灣，將給過頂帶義民首等，復加查核一過，再與奏明。給頂義民，一體頒給印割，仍令各該地方官嚴行約束，毋任恃符滋事。至各處捐貲、捐穀義民，所捐多寡不一，均應徹底清查，加以獎勵。捐貲之人，不能如守城打仗者勞績較爲顯著，且人數甚衆，稽核尤難，未便全給職銜，致滋冒濫。容臣徐嗣曾分晰詳查，酌量獎賞，另行具奏。奏入，上從之。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曰：各營兵丁，自應歸伍操演。總兵衙門，酌留數名以備差遣，尙屬事之所有；何得至數百名之多，以致將弁等從而效尤？竟敢擅立四項名目，包賭、窩娼，百弊叢生，實爲積習可惡。現經福康安等定議禁革。但恐該處員弁陽奉陰違，日久復萌故智，李侍堯現任浙閩總督，務宜隨時查察，認真整飭。如有仍前情弊，立即從重辦理，勿任廢弛貽誤。

上又諭內閣曰：額設兵丁，原以備差操防守之用；乃臺灣鎮將各署內，竟設有旗牌、伴當等四項名目，管領額兵；總兵署內致有三百餘人之多。以致各該兵丁分班輪值，其餘俱在外自謀生理，甚至有掛名在內貼錢包差、代班差操等弊，實屬不成事體；不可不嚴加禁革。但臺灣既有此等情弊，恐別省提鎮將弁各署亦有似此者，着各省督撫卽行詳悉嚴查，毋許各提鎮將弁設立旗牌等名目，私令所轄兵丁在署差用。設或署中須人差遣，原不妨酌留數人聽用。如有仍前設立名目，任意役使兵丁至如許之多者，卽將該提

鎮將弁嚴參治罪。務令額兵一體照常操演，毋庸藉端曠伍，致滋他弊。至臺灣鎮、道各員，特着重洋間阻，督撫耳目難周，無不通同狗隱，尤爲惡習。前已降旨令將軍、督撫、提督大員，分年巡察。第恐日久因循，不能認真整飭，嗣後該將軍等於每年輪往巡察，即將鎮將及道、府、廳、縣各員，通行查核，出具考語具奏。其備弁佐雜各員，應行考察咨部者，亦一體留心查核；一面報部，一面據實具奏。務宜實力整頓，秉公辦理，毋得稍有狗隱袒庇情事。尙在臺灣各員，有貪縱殃民款蹟，別經發覺，即將未經參劾之人，從重治罪。再，臺灣遠在海外，如遇有緊要案件，該處道員雖原准與總兵會銜具奏，但鎮道本不相統轄，若必待會銜易啓扶同瞻徇之弊；且海洋風信靡常，往來商辦動稽時日，亦多未便。前將萬鍾傑補放臺灣道時，特令加按察使銜，原欲令該員遇有應奏事件，得以自行陳奏。嗣後凡遇有補放臺灣道員者，俱着加按察使銜，俾得自行陳奏。該道膺滋重任，倍當激發天良，盡心辦理，實力整頓，方爲不負任使。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六十四

六月初八日（己亥），上諭內閣曰：知府楊廷理、總兵丁朝雄，俱得受海口出入船戶陋規銀兩，經軍機大臣等議覆，發往新疆及軍臺効力，固屬罪所應得。第念楊廷理所得陋規，係同知任內之事，爲數無多；且逆匪滋事之初，首先招集義民，守城打仗，保護無虞。大兵進剿時，復帶領義民至軍營隨同打仗，始終出力。丁朝雄在省聞逆匪滋事，卽趕回臺灣督兵剿捕；復進攻南路，收復東港，以通運米來郡之路。節次打仗禦賊，甚爲勇往出力。楊廷理、丁朝雄，俱着加恩改爲革職，從寬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其所得陋規，仍着楊廷理照數二十倍罰出；丁朝雄照數十倍罰出，以示懲儆。至擬發新疆之遊擊李隆、守備曾紹龍、把總吳亮，擬發軍臺之守備王天植，或得受海口船戶陋規，或得受兵丁包差開賭錢文，或餽送柴大紀夫價及生日節禮，俱有應得之罪。但李隆、曾紹龍、吳亮、守禦府城外營盤，復往南路追剿賊匪，均屬奮勉。王天植於逆匪攻擾府城時，悉力堵禦，並令伊子王陽春招集義民剿捕，遇賊陣亡，情尤可憫。李隆、曾紹龍、吳亮、王天植，亦俱着加恩改爲革職，從寬留任十年，無過方准開復。李隆、曾紹龍所得陋規銀兩，仍着查明，按數追賠。至總兵陸廷柱、參將宋鼎，俱屬大員。陸廷柱雖在任未久，南澳又相距不遠，而於柴大紀種種劣蹟，並不據實揭參；宋鼎於所屬千、把總

，得受兵丁包差開賭錢文，毫無覺察；罪有應得。且未據福康安聲明奏請，可見該二員在軍營不過隨衆同行，並無奮勉出力之處。陸廷柱、宋鼎，俱着降級調用。朕於諸臣功罪辦理，務期酌其平，固不能因其功而宥其罪，亦不忍因其罪而沒其功；總期斟酌歸於至當，從無畸輕畸重之見也。

十三日(甲辰)，上諭內閣曰：博斌等隨福康安剿捕逆匪，俱能奮勇出力；或於北口堵截擒殺匪衆，或於南路搜拏首逆，各著勞績，甚屬可嘉！博斌、阿木勒塔、哲克、翁果爾海、德楞泰薩克、丹布塞凌額、西津泰、特爾敦徹，俱着加恩交該部查核伊等所得功牌，酌予世職。又官兵直抵瑯嶠時，烏什哈達帶領水師兵丁，順風連檣而至，四面合圍，水陸並進，俾莊大田得以即時擒獲，亦屬勇往可嘉！且前在雲南打仗時，甚爲奮勉。烏什哈達亦着一併交部查照功牌，議給世職。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李侍堯、徐嗣曾曰：前因臺灣兵丁籍隸漳、泉者居多，今於分班輪換時，將漳、泉兵丁分駐防守，以便彼此互相糾察。而他府之兵與之錯處，於撫綏防範，俱有裨益。嗣據福康安奏，已於挑補班兵時，通盤佈置，令漳、泉及他府兵丁易地駐守，並妥定章程，交普吉保照此密辦。又據福康安等奏，新添戍兵一千二百名，於內地督提二標及福寧、汀州各鎮標，酌量抽撥。將來臺灣之兵籍隸漳、泉者，較前漸少，自更易於查察。但恐日久廢弛，不能遵照妥辦，着責成每年前往巡查之將

軍、督撫、提督等，實力稽查，勿任漳、泉之兵，仍在原籍各村莊一帶防守聚處，弊混滋事。至福康安等所奏軍營餘剩鉛藥，派營分貯之處，所辦均爲妥協，卽照所奏辦理。其礦餉一項，既查明上杭縣地方所產已敷各營軍火之用，則臺灣淡水礦山，自不必復行開採。現經福康安等嚴行封禁。但恐該處仍有私行偷採及官吏等庇縱透漏情事，並責成巡查之將軍、督撫等，一體嚴查。如有似此情弊，卽行參奏治罪。又，元克中、馬騰蛟，俱着准其送部引見。着李侍堯卽將閩省是否尙需該員等差遣之處，據實具奏，候朕臨期酌降諭旨。

十六日（丁未），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世傑曰：從前川省咽喉匪犯，經大加懲治，始行安靜畏法。彼時查辦咽喉時，並未聞該處有「天地會」名目。然既有此供，且指出係朱姓、李姓所傳，未可因年分久遠，且無實在下落，遂置之不問；自宜一體嚴密查辦，以絕根株。但川省自咽喉畏法後，地方久經寧謐，着李世傑查辦此案止宜不動聲色，飭屬密加查訪。如有踪跡卽行嚴拏，務獲究辦。但不可遍貼告示及派胥役人等到處搜訪，俾胥役得藉端需索，良民驚擾不安，以致別生事端；則是欲淨根株，而又滋萌蘖也。李世傑係曉事之人，自能善體朕意，嚴密留心。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孫士毅曰：前據福康安拏獲嚴烟後，訊據供出張姓綽號破臉狗、並自粵至閩傳會之趙明德等，一面具奏，一面飛咨閩、粵二省查拏。嗣據

李侍堯將張破臉狗拏獲，供有廣東大埔縣人趙明德、陳丕、陳棟三人。亦飛咨孫士毅嚴密查拏。計此時，孫士毅自早已接准福康安、李侍堯咨會，且屢經降旨飭拏，何以總未據奏及？且趙明德等三犯，經張破臉狗供出年、貌、住址，更無難按名緝捕。着孫士毅即將趙明德等三犯，現在曾否就獲之處，迅速具奏。又嚴烟傳習「天地會」，據該犯供稱，實得自陳彪；並供陳彪四十八年尙在漳州行醫；又萬和尙俗名涂喜，在廣東傳教。雖嚴烟堅供不知該二犯住址下落，但所供必非無因，自必尙在閩、粵一帶藏匿。並着李侍堯、孫士毅再行飭屬妥密緝拏務獲。奸民藉端煽惑、聚衆結盟，原應徹底究辦。但地方各官、如果平日實力查辦，何至邪教蔓延！外省惡習，往往無事之時，即因循玩誤，姑息養奸；及一經查究，即又奉行不善，輒遍貼告示，多派胥役到處搜查，借端滋擾。臺灣賊匪甫經平定，內地及隣省一帶民情寧謐，若復因查拏會匪，或致滋擾生事，更屬不成事體。李侍堯、孫士毅俱係曉事之人，俱不動聲色，嚴密查拏。先將首先傳會之人，如趙明德、陳丕、陳棟、陳彪、涂喜者，拏獲審明，從重辦理。其餘有犯必懲，以期淨絕根株，方爲妥善。斷不可過事苛求，跡涉張皇，令胥役藉詞擾累，別滋事端。

十七日（戊申），孫士毅奏言：接李侍堯咨，拏獲「天地會」內嚴烟供出之張破臉狗，供有廣東人趙明德、陳丕、陳棟三人，曾到該犯家內勸令入會。趙明德係潮州府大埔縣人，在東門外下寮鄉住，年約五十餘歲。陳丕、陳棟亦係大埔人，俱約三、四十歲。



嘗即派員前往大埔查拏，並無下寮鄉村名，亦無趙姓烟戶。惟保安甲有趙姓兄弟三人，出外十餘年未歸，名字既不相同，且與破臉狗四十六、八兩年仍回廣東之供，亦不相合。至陳丕、陳棟二犯，徧查通縣城鄉各處，亦實無其人。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圖薩布曰：趙明德等三犯，前據張破臉狗在閩供出，曾到伊家勸令入會，俱係大埔縣人；且將趙明德住址供出，自係實有其人，必非信口妄供者。何以孫士毅派員查拏，又屬毫無踪跡？非張破臉狗所供住址未確，即係該地方官搜查未到所致。着李侍堯即派委從前承審之員，將張破臉狗小心解赴廣東。現在孫士毅已另有旨令前赴粵西查辦安南內訌之事，着即將此案交與圖薩布，令其將張破臉狗詳悉跟究，務將趙明德、陳丕、陳棟等犯實在下落究出，嚴拏務獲，毋致要犯得以漏網。如實無該犯等下落，亦即將張破臉狗從前因何供出趙明德等犯，及該犯等現在何地藏匿之處，詳悉訊明，具奏。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曰：前因臺灣總兵缺出，一時不得其人，普吉保在彼帶兵剿賊尙爲奮勉，是以福康安奏請就近調用，當經准行。今臺灣剿捕事宜雖已完竣，而善後各事在在需人料理；且該處當柴大紀等貪贖營私之後，諸務廢弛，尤資幹員整頓。普吉保係白衣保之子，游擢總兵，使之帶兵打仗尙能得力；其於外省地方情形，本未諳習，恐於海疆要缺，人地不甚相宜。計福康安於五月二十五日由泉州起身，此時諒已過

浙。着再行酌量，如普吉保竟能勝臺灣總兵之任，自無庸更調；若普吉保不能勝任，即於此次帶兵各總兵或素所深知之總兵內，擇其才具堪以勝任者，酌選一員，據實奏聞，候朕降旨簡調。又思兗州總兵柯藩，此人或可用。福康安於過兗州，留心看此人可用否？再，福建水陸兩提督員缺，亦屬緊要。陸路所轄，多係腹裏地方，梁朝桂或尙能辦理。其水師員缺所轄，皆係外洋地方，責任尤重。而現任提督蔡攀龍，詢之由軍營同京大臣待衛等，僉稱其人平庸。福康安前亦奏其未能勝任。若令其久任海疆，恐有貽誤。朕意陝甘二提督哈當阿、蘇靈，俱尙能事。近來甘省地方寧謐，蔡攀龍至彼，尙可將就勝任。並着福康安於哈當阿、蘇靈二人內，量其才具，孰與福建水師員缺相宜者，即奏聞調補。或此外福康安尙有知其才具堪以調用之人，亦即據實具奏，候朕簡調。庶於海疆重任，足資整理。

十八日（己酉），上諭內閣曰：臺灣甫經平定，一切撫綏善後事宜，正資整飭。普吉保帶兵打仗，雖尙爲奮勉，恐於海疆要缺，究屬人地未宜。因思奎林前在伊犁所處人犯，本係有罪之人；其獲咎尙非貪贓玩法難於原宥者可比。且伊曾經委任久歷戎行，人亦體面。臺灣正當需人鎮撫整飭之際，不妨棄瑕錄用。所有臺灣鎮總兵員缺，着加恩將奎林補授；並着即馳驛前往。奎林當即倍加感激朕恩，力圖報効。普吉保即着留於福建，遇有相當總兵缺出，再行補授。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曰：昨因臺灣總兵員缺緊要，因思奎林人尙體面，且曾任都統將軍，久歷戎行，威名已著。臺灣民風刁悍，又值柴大紀貪縱廢弛之後，正藉其體面風勵，方能整頓。是現在簡用臺灣總兵，朕思無有過於奎林者。奎林係福康安之兄，想福康安亦必不敢將伊保奏。是以業經明降諭旨，即將奎林補放，並令馳驛速赴新任。福康安現已起身前來熱河復命，途次遇見奎林時，可將臺灣地方情形及善後各事宜，詳細向奎林告知，令其到彼實力妥辦。至水師提督員缺，仍着福康安於哈當阿、蘇靈及素所稔知之提督內，酌量一員，奏請對調。再據德成奏，梁朝桂才具亦屬中平，打仗懦怯。其於閩省提督能否勝任，應否亦需簡調何人之處？並着福康安一併據實覆奏。

二十日（辛亥），永慶奏言：派往臺灣協剿之杭州乍浦駐防滿兵，回至福建地方，內有瑚圖靈阿等五名，欲雇轎乘坐，恐中途擡夫脫逃，不能行走，遂私自坐船。至青龍灘地方，遭風打壞船隻，淹斃人口。奏入。

上諭內閣曰：滿漢兵丁，遇有征調剿捕之事，於車輛可通處所，尙可准其更替合坐，以省足力。若遇山路崎嶇，車輛不能前進，祇應將軍裝行李一切雇人擡送，本人即當步行，正可藉此習勞。其或一水之便，船隻可通，亦必須所調之兵，普律下船，方可准其乘坐。若中途私約數人，各自下船，已屬非是；何得復思雇轎乘坐？如兵丁可以乘轎、坐兜，則所調之兵一千，即須預備擡夫二千名。況駐防兵丁出征，向俱帶有跟役，設

跟役等亦用轎、兜，所需臺夫又當再加一倍。且滿兵既可用轎、兜，則綠營及屯練各兵，又安能禁其不一體乘用？兵貴習勞，以不能登涉之兵，尙望其衝險長驅破賊，有是理乎？此次臺灣剿捕賊匪，檄調各省之兵不下五萬，豈不竟需雇夫十萬，以爲應付過兵之用，有是理乎？從前西北兩路以及大、小金川用兵時，從未聞有此事。此必該省地方官違例應付，以爲將來開銷地步；亦未必如數預備，不過以備有轎夫一項，事後即可借此多爲冒銷之計耳。永慶交部嚴加議處。並着李侍堯、琅玕，即將該兵丁等過境時，作何應付及因何備有兵丁等乘坐之轎，是否地方官藉端開銷之處，查明據實具奏。至內地用兵口糧鹽菜以及運送糧餉火藥等項，業定有軍需則例。而兵丁等沿途行走，於水陸地方如何給與舟車，及舟車不通之處，除兵丁本身令其行走外，其擡運軍裝行李等項，每兵幾名准給人夫幾名，未經列入。此次閩省違例應付，未必不因例無明文，遂思從中浮冒。現在大功雖已告厥，但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着戶兵二部卽詳悉妥議具奏，添入行兵事例。

二十一日（壬午），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曰：「昨據德成奏：『閩省械鬪之風尤熾。雖內地到處皆有，不特臺灣爲然。而械鬪之案，往往糾集匪衆，先議出抵償之人，許於事後，代爲養贍家口，並設牌供獻。以致貧民貪利，雖死不顧；而奸徒恃有人代抵，遂赴各村莊肆兇攪毆，傷斃多命。甚至放火搶劫，無所不爲。及經到官，卽有私相議抵

之人出頭承認。既非主謀，又非正兇，不過按數抵償。而地方官因見人衆，於鬪毆之始，固不敢過問；迨至斃命，又以有人認償，即將就完結，不加深究。致奸民罔知忌憚，日甚一日，應嚴加懲創、禁止」等語。械鬪之風，雖由閩省民情慍悍，但究係地方官辦理不善所致。若果地方官聽訟公明，遇有鼠牙細故，即立予剖斷，何致人民逞忿私相爭鬪？即或有桀驁之馴不羣，鬪毆斃命，亦無難立究正兇，按律定擬，何得任其私相議抵。乃該省地方官向來因循玩愒，於百姓訟案，並不代爲秉公速審，致小民無從訴其曲直，積忿私鬪。而案情略大，該地方官又思廻護處分，化大爲小，遂至奸徒無所懲創，罔知法紀。亟應趁此兵威之後，遇案嚴辦，庶械鬪之風可期漸息。若復稍事姑息，則刁風日長，雖法令亦無從禁止，勢必又生事端，尙復成何事體。閩省係海疆，內地與臺灣均屬緊要；着傳諭李侍堯務宜不時查察，實力整頓。如再有械鬪之案，務飭究出主謀正兇，並頂兇之犯，一併盡法處治。其地方官員，有仍前掩匿諱飾者，立即從嚴參究。並於奎林行抵泉州時，詳細告知，令其到彼加意妥辦，俾械鬪之風永行斷絕，方爲妥善。

二十三日(甲寅)，上諭內閣曰：前因臺灣地方，經柴大紀等貪縱廢弛之後，百弊叢生，特諭令福康安於剿捕完竣後，將善後各事宜詳悉妥議具奏。嗣據福康安等議定，共十六條。立法固已周密，若該處文武員弁果能實力奉行，原可永遠無弊。但有治法無治人，恐日久復視爲具文；或竟陽奉陰違，則雖多立科條，仍屬空言無益。在臺灣之文武

各員，務當敬謹遵循，力除積習，以飭營伍，而靖海疆。至閩省民風刁悍，盜劫頻聞，是以降旨：凡遇該省海洋盜案，應俟兩年後盜風稍戢，再照舊例分別聲請。昨據德成奏，福建內地以及臺灣械鬪之風尤熾，已有旨令李侍堯當遇案嚴辦。是此等慙不畏死之徒，恐非一、二年即能悛革，所有閩省海洋盜案並械鬪之案，俱着照新例嚴辦。俟三年之後，如果人知畏法，該督撫等再行奏聞，照舊辦理，以期辟以止辟。昨因臺灣總兵員缺緊要，已將奎林補放。朕之所以簡用奎林者，原令其前往實力整頓，俾該處營務、吏治，均有起色。奎林行抵泉州，李侍堯可即將應辦諸務，詳悉轉傳，令其到彼後，恪遵妥辦，毋負委任。至前降諭旨，令於督撫、將軍內，每年輪派一員前往臺灣巡查，亦恐該鎮、道等扶同徇隱，故智復萌；有將軍、督撫等前往，層層稽察，庶共知儆惕。若該處總兵皆如奎林之足資委用，原不必又令督撫等前往，多此一番跋涉。但奎林亦不能久在該處，設有陞調等事，而接任者一時不能得人，難保其不至貽誤；自應仍責成巡查之將軍、督撫，方為周密。乃昨據德成奏，不但令將軍、提督前往，督撫似可不必等語。其意必以將軍、提督與地方無統轄之責，前往臺灣，尙不至有需索供應情事。若督撫前往，則各州縣備辦供頓應酬及家人胥役需索門包，所費又復不貲。卽如從前富勒渾縱容家人殷士俊、李世榮沿途任意勒索，是其明證。無怪德成之有此奏。朕令該督撫等前往巡查，原為稽察奸弊起見，若該督撫等復縱令家人長隨胥吏等，藉端需索，是未受其益，

而先受其害，更不成事體。着傳諭該督撫等，嗣後於前往臺灣巡查時，務宜嚴禁從役等毋得有受門包、沿途需索等事。如有明知故縱，及漫無覺察者，或經科道參奏，或經朕別有訪聞，即將該督撫加倍治罪，決不寬貸。且不特臺灣爲然，即各省督撫於巡閱營伍、查辦災賑時，均當自行雇備夫馬，毋得絲毫擾累地方。朕聞向來各省督撫內，惟李世傑、書麟於出巡時，輕騎減從，尙能不累地方。各該督撫俱受朕重恩，養廉優厚，何不以李世傑、書麟爲則效，而必踵不肖督撫等之覆轍乎？況督撫之責在於察吏、安民，凡通省之利弊，屬員之賢否，皆所應知。而其出巡時，所帶家人長隨尙不能查察，又安望其剔除弊竇、管轄如許之官吏耶？且不獨督撫爲然，即大臣官員等奉差出外，除應得廩給驛馬之外，亦不應格外需索，擾累地方。嗣後凡屬奉差出外及督撫出差者，俱應輕騎減從，並嚴加約束，毋任有違例騷擾之事。若有縱令勒索，毫無覺察者，一經訪聞參奏，即一併從重治罪，斷不爲之寬貸。

七月二十一日（辛巳），上諭內閣曰：柴大紀任臺灣總兵任內，任意廢弛營伍，縱容兵丁等在外貿易，並婪索夫價及海口船隻陋規、生日節禮，得銀拔補外委等款，贓私累萬盈千。迨賊匪竊發，並不即時帶兵親往撲滅，復托詞回城調兵，遷延時日，以致釀成賊勢。及收復嘉義縣城時，又不併力追剿，與賊以暇，致賊人復得佔據斗六門、大里杙等處，修築抵禦。種種遺誤軍機，經福康安等定擬斬決，解京辦理。朕以柴大紀情罪重

大，本應立正典刑。其在嘉義奏稱，不忍以十數萬生靈委之賊手，情愿固守之處，雖查係義兵不肯放出，皆屬詭詞，朕究念其尙有守城微勞，欲俟解到復訊後，加恩從寬未減，改爲監候。茲據福建委員將柴大紀解到，令軍機大臣會同大學士九卿覆訊。柴大紀復思狡展翻供抵賴，並供稱「德成前在臺灣連日審訊義民，誘令如將柴大紀贓罪指出，必有重賞，如不實說，卽行治罪」等語。朕命將節次申諭福康安諭旨，令其閱看，並經朕親行廷訊，始俯首無辭。而於認罪之下，仍思狡飾。柴大紀一案，朕專交福康安、徐嗣曾審辦，德成不過係派往勘估該處城工，並無審事之責，與伊何涉？妄行攀指。柴大紀之意，不過因此事係德成前在浙省有所風聞，到京因朕詢問據實奏明，始行查辦。遂心懷怨恨，欲乘機將德成扳陷，伊或可希冀脫罪。奸巧之極，甚屬可惡。柴大紀竟係天奪其魄，自行取死，豈可復從寬典！柴大紀着照所擬，卽行處斬，以爲辜恩昧良狡詐退縮者戒。

上又諭內閣曰：福建按察使員缺，着萬鍾傑補授。萬鍾傑現在臺灣，該處甫經平定，一切善後事宜正須人料理，着仍留臺灣道員之任，將地方諸務與奎林實力整頓。其按察使印務，着李侍堯等揀選妥協道員，奏明署理。俟二、三年後，萬鍾傑在彼辦理諸務大有起色，該督等再行酌量請旨，候朕簡放。臺灣道有人，再令萬鍾傑赴臬司之任。

八月初十日（己亥），徐嗣曾奏言：逆犯大半係「羅漢脚」匪類，流寓在臺。現按照



籍貫密咨內地，查其財產、親屬，務期毋稍疎縱。又臺灣吏治廢弛，不能早行覺察，咎實難辭。請革職開缺。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徐嗣曾曰：此等逆犯財產，其在臺灣地方者，自應詳晰查明，盡數入官，以備撥給戍兵之需；至各犯在內地所置田產，不必概行入官。所有此項內地叛產，着於各該犯族衆均勻分賞，以示格外施恩，而杜爭競。並諭伊等，此係特旨加恩，嗣後倍當安分守法，勉爲良善。並着李侍堯接奉此旨，先於漳、泉一帶遍行曉諭，使知感激。前因臺灣吏治廢弛，徐嗣曾於屬員收受陋規，不能及早察覺，又不自請處分，是以降旨飭詢。但徐嗣曾於辦理善後各事宜及清查叛產、查緝犯屬等事，尙能周到。伊所請革職開缺之處，着加恩寬免。徐嗣曾益當倍加感激，諸事悉心經理、實力整頓，以期毋負朕矜全委任至意。

九月二十六日（甲申），徐嗣曾奏言：臺灣內山各社生番番目等，於八月上旬陸續到郡；正值萬壽慶節，卽令衆生番隨班鞠躬。該番目等，無不以准令進京，爲非常榮幸。臣就其所好，賞給布疋、鹽、茶等，令其散播各社，將家屬妥爲安頓，趕緊製棉衣、行李等件，以資安渡遠行。查臺灣南、北、中三路，均有番社；此次到京者，北路則屋鰲等七社，中路則阿里山等九社、大武壠等六社，南路則傀儡山等八社。共計：生番頭目四名、番目二十六名、通事四名、社丁八名。尙委在臺辦事之福州同知楊紹裘，帶同熟

悉番情之義民首張維光、葉培英、王松，沿途護送進京。義民首曾中立、黃奠邦等，同日起程，一體照料。均於八月二十八日自鹿耳門登舟，候風開駕。並將該生番等居宿飲食所宜及一切行走章程，咨會督臣飭知經過各地方，妥爲預備，以利進行。計算十二月十五日以前，總可趕赴抵京。奏入，報聞。

##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六十五

十月十二日(庚子)，徐嗣曾奏言：因查辦叛產、犯屬，檢齊將軍、參贊、提鎮及各地方官先後拏獲匪犯，凡奏明詳報有案者，計一千五百餘名；開列名單，發交該地方官等核對辦理。據署嘉義縣張森稟稱：「柴大紀所奏正法及戮死各犯內，有許懷等三十五名尚在。訪係柴大紀誤拏，經前任知縣陳良翼審屬良民，據保釋放。復扶同捏報」等語。查許懷等既經審非賊夥，取保釋放，何以柴大紀竟奏稱正法戮屍？陳良翼復又聽從捏報，其舛錯荒謬，實出情理之外。隨親赴嘉義查辦。許懷等三十五名內，已經該縣張森傳喚到案者九名。臣抵境後，自行投案者十五名。逐一嚴訊，許懷等供稱：「上年正、二月內，嘉邑甫經收復，或因官兵初到出城迎看，或因遷避他處回至縣城探視，途中誤被捉拏。並有肩挑販賣及在店生理，遇不肖之兵丁義民強買搶取，與之較論轉被誣拏者。實無從賊情跡」。訊之原保人等堅稱：「當日縣城初復，緝匪務嚴。如城內遇有賊犯，我等正要擒獻究治，豈肯轉爲容隱？惟因稔知許懷等實係良民，方敢出結」等語。伏思縣城當甫復之時，正嚴緝餘匪之際，兵丁義民等見有形跡可疑者，從而掩捕；甚至貪功妄報、挾嫌誣拏，皆所不免。茲臣甫抵嘉義，所有案內應訊多人，不待查拏俱各自行投到。察其詞色，確非附賊情虛者可以詭托。且其內有張海已年逾八十翁，送來年甫十

五素患瘋病之陳應、避難流離之番婦留娘，其衰弱疲癯，勢難從賊，更可一望而知。而原保人等，或身列衣衿，或會充義民，以及舖戶耆老，俱以數人而保一人。且於臣審訊時，原保之外，更有出具保狀情願質證者數十餘人；俱皆衆口同聲，以許懷等前被誤擊，若非陳知縣審釋，必皆死於非命，環訴瀝陳，情詞迫切。是許懷等三十五名，委係平民，並非賊黨，實屬可信。隨訊據陳良翼供：「上年柴大紀克復嘉義之後，凡遇官兵義民有報獲之犯，不論在何處拏獲，即以臨陣生擒賊夥若干名，遽行入奏；一面發縣取供錄報。先後共有二百餘名。除訊明實係匪黨，俱經正法外；其許懷等三十五名，實係被人誤擊；向柴大紀回明省釋。柴大紀以事已具奏，並經咨報各處，必欲按名正法。我又率教諭江浩、巡檢邵宗堯前往力爭；並告以民心初定，若再駢戮無辜，恐致激變等言，痛切指陳。柴大紀云：「業已奏明拏獲匪犯，萬難更改。爾若要開釋，必須照依原奏通報立案，我就不管。否則必要將伊等正法」等語。誠恐再與違拘，必至將許懷等提到軍營處決；所以就照他錄供通報，始將許懷等釋放」等語。是柴大紀於此案貪功混報，廻護朦朧，實屬辜負聖恩，玩視民命。除柴大紀現已請旨，即行正法外，查陳良翼率衆守城，於柴大紀已經奏報之匪犯，訊明實係良民，力爭釋放，不致枉戮多命。現據案內各士民等翕然同辭，尙以陳良翼能保全無辜，感激流涕，出於至誠。設使陳良翼並無捏報一節，於此案不但無罪，而且有功。乃以已經保釋之民人，仍作爲正法戮屍之匪犯，

扶同柴大紀混行通報；又不及早據實稟明，至此時查辦緣坐，始行情急呈稟，實屬昏愆背謬。事關軍務，未便以柴大紀奏報在前，稍寬其罪。陳良翼應擬斬監候。再查叛產、犯屬，必以正犯之姓名爲憑。其正犯之姓名，當以奏案爲根據。乃現經查出柴大紀奏案內，許懷等委係良民，並非正犯，卽應於匪犯名單內扣除。凡從前單內所開，均須詳慎稽核；且賊匪狡獪百出，恐尙有詭托假名及一人而有數名，一名而有數人者。至如臨陣殲戮之賊，全無名姓可考；但此等敢於出陣抗拒之犯，最爲凶惡，未便以姓名未著，轉滋縱漏。臣飭諭各屬，於履勘所到，遇有田園荒無人收管者，向莊耆、地保人等，細加訪察。如係賊人之產，概行標記入官；卽可根究姓名，緝拏犯屬。如此四面搜訪，務使名單之內，不致有舛誤株連；名單之外，不致有倖逃疎漏，以期爾無枉縱。現奉諭旨，各犯在內地所置田產，不必概行入官，着於各該犯族衆均勻分賞。該犯等族衆，益當激發天良，安分爲善。臣實不勝忝願欽服。查內地叛產，必先就臺灣查明各該犯籍貫、住址及有無親屬、財產，彙齊開列名單，密咨本籍查辦；以免紛擾，而防隱匿。臣現飭該地方官及委員等按名詳細訪查，核實辦理，不得以遽咨內地了事，致啓草率諉卸之弊。各屬稟報，已獲犯屬共有三百餘名，已查出叛產共有一萬餘畝。其解到犯屬，臣俱面加詳審，以防訛混。現已起解，男婦計六十餘名，年未及歲之男犯計三十餘名。其餘再陸續審明起解。仍嚴飭將未經查獲之叛產、犯屬，趕緊妥辦，彙冊具報。再護臺灣道楊廷

理在嘉義平埔山邊，將黃天養拏獲，委軍需局員錢受椿審訊。據供：莊天畏與該犯曾在梅子坑內山同寮躲避。隨即親帶丁役馳赴內山，將莊天畏拏獲。臣等逐加研訊，據黃天養供稱：爲莊大田管種田畝，從賊攻城一次。於上年十一月內，聞大兵到，畏懼逃避內山，結寮居住。本年四月內，莊天畏尋到山寮，一同藏匿。八月間出外探聽消息，遂即被拏。莊天畏供稱：係莊大田幼子。本年正月內，與莊大田失散後，逃入內山，偷挖地瓜度日。欲到台斗坑尋訪黃天養及族叔莊潭，不知路徑，途遇蕭然引帶前往。在莊潭家潛住三日，後聞四處查拏甚嚴，將我送至黃天養山寮藏匿。旋即被獲各等語。現將該二犯派員解京。莊潭、蕭然將首逆之子窩留容隱，照例擬斬立決。奏入。

上諭內閣曰：柴大紀自到諸羅後，恇怯畏葸，每次奏報禦賊情形，妄稱俘馘多口，以掩其株守不前之罪。卽義民兵丁緝獲匪犯，亦俱稱臨陣生擒，飾詞入告。種種詐妄不實，已出情理之外。茲復查出許懷等三十五名被兵誤拏，尙在羈禁候訊。柴大紀先已開單具奏，混開正法七名、戮屍七名。及該縣陳良翼訊明實係良民，柴大紀必欲廻護原奏，按名正法；爭報再三，復令該縣扶同捏報，始准釋放。是柴大紀妄奏冒功，朦混廻獲，幾令無辜良民數十人陷於重辟，情節尤爲可惡。柴大紀已於前案正法，核其所犯貪詐之罪，必須將伊子一併懲治，方蔽厥辜。從前甘省冒賑案內，因王亶望等贓私狼藉，拖累多人，釀成巨案，罪浮於法；是以查明伊等之子，發往伊犁。今柴大紀貽誤軍機，失

陷地方，又復挾詐欺罔，拖陷無辜，尤非王亶望等之止於貪婪玩法者可比。着將柴大紀之子查明發往伊犁，給兵丁爲奴，以示懲儆。餘着該部核擬具奏。

上又諭內閣曰：莊天畏係莊大田之子，被大兵勦散，遁入內山。據福康安具奏，訊問拏獲匪犯等，雖供稱業被生番殺死，所供究不足信。仍應交該地方文武通行嚴緝，以淨根株。其黃天養一犯，係爲莊大田管種田畝之犯，亦應一併飭拏務獲。今徐嗣曾督飭各屬，嚴密查拏，楊廷理、錢受椿，俱能認真緝捕，跟究踪跡，將要犯按名拏獲，實屬可嘉！徐嗣曾、楊廷理、錢受椿，均着交部從優議叙。至莊天畏、黃天養二犯，卽着該撫派委委員，小心解京審辦。莊潭、蕭然膽敢容留逆屬，卽與黨惡無界，應如該撫所擬卽行處斬，以示懲創。

同日，徐嗣曾奏言：淡水礦山封禁之後，恐該處仍有私行偷採及官吏等庇縱透漏情事；臣嚴飭文武員弁，選撥兵役隨時巡緝查拏。茲據署淡水都司林登雲，巡查海口，在八里岔見有船隻寄泊，形跡可疑；卽帶領兵役飛往擒拏。獲犯紀品、歐冬、林評、陳里四名。驗明該船並無牌照，搜出硫磺五百餘斤、私鹽三十餘擔。訊據供稱：船內磺斤，係將私鹽與在地民人換得等語。臣以礦山現當封禁，乃該處民人膽敢勾通偷載私鹽船隻，換給硫磺至五百餘斤之多，顯有私採透漏情弊。且恐不止此一船、一次，必須將換買磺斤之犯拏獲，徹底根究。隨批飭嚴拏。復據訪獲王義一名，歸案審訊。俟解犯到

日，審明從重定擬。至大兵勦匪時奪獲賊械及義民所用軍器，經福康安及臣節次追繳；現據臺灣府冊報，已收過大、小礮四百六十二位；鳥鎗八百六十四桿，刀予鈎串等項三萬五千一百五十五件。臣移知總兵普吉保，查明遺失軍械件數，於收繳各項內揀選撥補；有損壞者，量爲修整，以省製造糜費。其器械不合營製者，概行改鑄農器，按照該民等所繳件數之多寡，分別給賞。臣再行嚴飭實力查追，務期繳銷淨盡，使民間無敢私藏，軍器得歸實用，以肅營務，而安海疆。至現屆農隙之時，各處應建工程，正可趕緊辦理。查前奏府治城垣，近海西面一帶，有礙工程之處，應遷移舖戶民居約千餘間。茲臣細加相度，尙可省拆民數百間，於城工丈尺亦並無增減。已傳齊該商民等，諭令遷移，每間給予工費銀三兩。該商民不致失所，甚爲踴躍趨事。月內即可興工建築。再據署臺灣府徐夢麟稟稱，該員於淡水同知任內，會同將弁等帶領兵民，分路勦禦賊匪，與營員熟商，須添造火器，以資戰守。該員自行捐貲，收買民間農具、廢鐵，鑄成九節砲二百四十位，到處用以轟擊，甚爲得力。除損夫外，現在尙存礮二百二十三位，俱屬整固，已移交後任收庫，留爲捍衛地方等情。查礮位爲營中利器，臺灣各沿海口岸及城郭汛地，俱應相度形勢，添設礮位，以資守禦。現有官兵義民繳存礮四百六十二位，合之該府捐造之礮共六百八十五位。擇其堅固厚重、試放堪用者，安設各處，計已有盈無絀。餘剩礮位，分撥各廳、縣妥爲收貯，每年會同營員演洗一次，以免銹廢。



逐任造冊交代，毋許遺失。於防範海疆要區，更爲周密。奏入，報聞。

十三日（辛丑），徐嗣曾奏言：續獲匪犯黃俊、黃代、胡嘖、莊開、陳轎、蔡松、饒小川、陳露、余軍等九犯。嚴鞠，均係賊中股頭，並無受封偽職，或縱賊攻城打仗，或殺害官兵義民；據各供認不諱，法無可寬。臣於審明後，即行正法；照謀叛例，查拏各犯家屬，分別緣坐。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徐嗣曾曰：徐嗣曾節次奏到各摺，俱係單銜。該處道員乃係巡撫所轄，萬鍾傑雖已到任，自不便與巡撫聯銜奏事。至普吉保係總兵大員，一切事務皆應幫同巡撫辦理，乃總未見其與徐嗣曾聯銜奏事，可見其不能振作有爲。若竟令其在彼專辦一切，殊難勝任。現在萬鍾傑已抵臺灣，該員以臬司辦理臺灣道事，有奏事之責。將來徐嗣曾內渡後，所有應奏事件，俱當令鎮、道會銜具奏，以重責成。至魏大斌前因帶兵救援嘉義縣，不能殺賊解圍，降旨革職。後以其隨同打仗，尙爲出力，復加恩以遊擊補用。今於緝捕洋盜，能率領兵役上船拏獲，尙屬奮勉。着傳諭福康安遇有該處參將缺出，即以魏大斌題補，以示獎勵。

二十一日（己卯），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曰：上年福康安前赴臺灣，特賞給右旋白螺帶往，是以渡洋迅速，風靜波恬，咸臻穩順。今思閩省總督、將軍、巡撫、提督等，每年應輪往臺灣巡查一次，來任重洋，均資靈佑。特將班禪額爾德尼所進右旋白螺發

交福康安，於督署潔淨處敬謹供奉；每年督撫、將軍、提督等，不拘何員赴臺灣時，卽令帶往渡海，俾資護佑。俟差竣內渡，仍繳回督署供奉。至前往巡查大臣，亦不必因有白螺冒險輕涉；總視風色順利時，再行放洋，以期平穩。

十一月二十五日（癸未），徐嗣曾奏言：戍兵曾忠良一名，於上年八月內赴援鹿仔草，被賊衝散潰逃，在各處打柴割草度日；經守備吳大瑞拏獲。又戴得生一名，於五十年十二月內避賊逃匿各處，替人肩挑度活；經營兵葉廷輝拏解。又陳明璉、林長永、鄭廷瑞三名，各在嘉義、彰化等處防守，當逆匪猖獗之時，被賊拏去脅令守營、煮飯等事；至上年十二月賊匪逃散後，赴鹿仔港軍營投到。又顏略一名，於彰化失守逃匿各處，偷掘地瓜度日；至上年八月內赴營投首。又征兵林振萬一名，於上年九月間，因該管給發餉銀，令其換錢買物，途中遺失銀兩，不敢回營，在野地草寮內躲匿；至十月內遇見素識之義民引帶投回。以上各犯，由臺灣道、府等陸續審擬招解。查曾忠良、戴得生二名，遇賊恆怯潰逃，雖嚴加刑訊並無從賊情事，但當蕩平日久尙不悔罪投出，情殊可惡。陳明璉、林長永、鄭廷瑞三名，久陷賊中，甘爲役使，至逆匪將次撲滅之時，始行投出，法難寬貸。均未便稍稽顯戮，審明後，卽已按名正法。顏略、林振萬二名，逃後並未從賊，在軍務未竣以前，自行投首，均應發伊犁等處給種地兵丁當奴。其餘未獲潰兵，仍嚴飭各地方文武及海口員弁，認真緝緝稽察；並出示曉諭村莊百姓，毋得縱隱容留，

致干重罪。俟有續獲及投出之犯，再行分別嚴辦。再查逆案內賊目、股頭，除臨陣痛加殲戮及蕩平後節次生獲正法外；復經福康安及臣於南北各路四處訪查餘匪姓名，開列名單，通飭各屬嚴拏。隨獲，隨辦。惟是臺灣刁悍成風，民多健訟，或不肖兵役藉端訛詐，閩、粵、漳、泉之人挾嫌誣捏，動輒以緝匪爲名，訐爭不已；甚至羅織多人，株控無辜。臣於審訊時，俱經細查虛實，遇犯嚴懲，斷不因防有弊端，轉致懈於緝匪。但思蕩平已久，未便以漫無區別，紛紛海捕，遷延時日，致閭閻或有擾累。查從前所訪匪犯名單，非得受僞職之賊目，卽糾約多人之股頭；自係著名黨惡，與被賊脅從者不同。核計已獲者十之七、八。其餘未獲之犯八十餘名，雖據獲到各犯供稱，或被官兵生番殲戮，或業經病故，但賊夥供詞狡獪，斷難憑信。未經生獲，仍當按名查拏，審明嚴辦，務絕根株，使惡黨不留餘孽。臣現在飭行各屬，並出示曉諭兵役義民人等，此後查辦餘匪，總以單內所開爲憑，勒限上緊嚴緝，酌予勸懲，毋使一名漏網。此外概不得搜拏，以杜訐告，而息紛擾。則逆案可期速結，要犯亦不致倖逃。再，上年冬間遭風擊破船十七號，除林合順等齎遞公文外，其餘十三船俱係裝載軍米。內蔡球琳等六船，有搶出撈起米石，並淹斃水手，自屬可信。其會長鎰等七船，船米俱失，亦委係遭風失水，並非捏飾。是該船等委因猝遇颶風，人力難施，致遭沉失，實屬可信。所有共沉失軍米三千六百七十餘石，可否准予豁免？奏入。

上命內閣曰：海洋風信不常，船隻破溺，在所不免；且運送軍米，事屬因公。今既據該撫查明實因猝遇颶風，人力難施，致遭沉失，淹斃多人，殊堪憫惻！所有各船內淹斃水手、兵丁，着該督等查明照例賞卹。其沉失軍米三千六百七十餘石，俱着全行豁免，以示軫恤。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徐嗣曾、奎林、萬鍾傑曰：向來臺灣一切案件，有應歸總兵辦理者，有應歸道員辦理者；事權分隸文武衙門，或致日久互相推諉。將來徐嗣曾內渡後，所有臺灣應辦事件，俱着責成奎林、萬鍾傑二人會同辦理。如有應行具奏者，即着聯銜具奏，不得岐分文武，彼此諉卸。奎林、萬鍾傑，惟當加意整頓，會商妥辦。遇有案件，從嚴辦理，庶奸宄咸知斂跡，地方益臻寧謐。

十二月初二日（己丑），圖薩布奏言：拏獲「天地會」匪犯陳丕，訊供究出傳會之僧人提喜，籍隸福建漳浦縣，住在高溪鄉觀音亭；又同會之陳彪，住在平和縣雲寮鄉；趙明德住在漳浦縣雲霄城北門內倉邊巷。已飛咨閩省嚴拏務獲。現將陳丕確審定擬。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福康安曰：「天地會」匪，前經福康安拏獲嚴烟時，即供有傳會之僧人及陳丕、陳彪、趙明德等犯。茲據粵省拏獲陳丕一犯，究出僧人提喜、陳彪、趙明德各犯；住址下落，均在閩省漳浦、平和縣地方，務當按名拏獲正法，以絕根株。計

此旨到時，福康安自早已抵任。着傳諭福康安即督飭所屬，按照該犯住址嚴密查拏務獲。毋令聞風逃竄。

十二月初八日（乙未），徐嗣曾、奎林同奏言：查明叛產入官，酌定一切章程：一、匪犯名下查出田園，應核實徵租，以杜隱射也。查臺地抄封田產舊案，每甲報徵租數，止於六石或八石不等。惟此案賊產，與尋常犯產迥不相同。緣臺灣業戶開墾田園，召佃承種，即將所費工本收回，名犁頭錢；每甲得銀一、二百兩；每歲止抽分租六石至八石不等。又有佃戶自行開墾者，因村黎未諳科則，情城市殷實之家充當業戶，代爲經理納糧，亦祇抽給租數石；名爲田面租。其佃戶承耕之後，又覓僱工人代耕；牛犂、籽種悉係工人自備，佃戶與分租息，每年每甲可得數十石；名爲田底租。此業戶得租數少，佃戶得租數多。其田雖係業戶出名，而實歸佃戶承管也。從前抄封案內，如翁雲寬、楊光勳等，俱係業戶犯事，與佃戶本無干涉。是以每年止徵業租，並未查及佃產。今查此案逆匪糾聚佃戶從賊者多，業戶從賊者少；業戶從賊，如陳泮、蔡綱之類，其佃戶無有不從賊者，固應一律查抄。至於佃戶從賊，其業戶雖未從賊，而不能約束舉報，已難辭咎。且業戶前已得交犁頭錢，即與實業無異；今佃產既有入官，更未便於官租之內，轉行抽給業戶。此案，除雇工人作賊，其產本非所管，應免查抄外，如業戶、佃戶從賊，則其產概當入官。若僅照舊案辦理，但有業租而無佃租，但論其田面而不及田底，適爲臺

胥等中飽舞弊。臣已徹底查明，是以此案議租加逾數倍，庶公項不致隱漏，而匪案亦足昭懲儆。一、查核田園歲收、租額，應分別各路情形以定等次也。查彰化、淡水田皆近溪，一年兩熟，約計每田一甲可產穀四、五十石至七、八十石不等。豐稔之年，上田有收至百餘石者；旱園較水田次之。嘉義、鳳山田園距溪較遠，間有單收者，較彰、淡次之。臺邑沙地居多，多係單季收成，較嘉、鳳又次之。此各路田園歲收不同也。所有入官叛產，招募股戶佃種、完納官租，應確勘田園之肥瘠，分別上、中、下三等。以年歲收利額，除酌給佃戶租穀、撥貼牛具籽種及每年修理田圳工本外：淡水、彰化二處，每甲上等田可收官租穀三十二石；中等田可收穀二十六石；下等田可收穀二十石。上等園如中等田；中等園如下等田；下等園可收穀十八石。其零星荒埔最爲瘠薄者，較下等園再折半徵收。嘉義、鳳山兩縣，較彰、淡約可收官租穀十分之九；臺灣一縣，較彰、淡約可收官租穀十分之七。臣等細加體察，別肥磽之等，酌豐歉之中，以爲定額。總使細民工本之外，歲有贏餘。現在採訪輿情，已多踴躍應募，期於承種官田，可垂永久。一、田園既有等次，不得援照賦則率以下等園地納租也。臺地報墾陸科，於乾隆九年欽奉上諭，照同安則例分上、中、下則檢查。數十年來，民間報陸率係下則，並無以上、中陸科者。竊思臺灣生齒日繁，土田日闕，疊奉恩旨，蠲租薄賦。此時固不值因叛產一事，將全郡民田賦則紛紛查勘改增，但現在田園既經查明，內有上、中等則，未便任其以舊

定賦額本係下則爲詞；致使入官叛產與民間賦額同科。且使膏腴之產與瘠薄竟無區別，則實在瘠薄者轉見偏枯，不足以昭平允。現飭該道、府等詳加確核，務使等則分明，據實區別。倘地方官不行查實，或致吏胥高下其手，立即嚴揭請參，從重究辦。一、歲入官租，除扣出應完正賦仍徵本色外，其餘租應令徵收折色，以杜弊而便民也。地方官徵納租糧，辦理不善，弊竇叢生，最爲閭閻之害。臺灣吏治廢弛，雖大加懲創之後，現在各廳、縣尙知儆惕；但恐日久玩生，難保無指勒浮收情弊。此案完納官租穀數較多，此時立法之初，必須通盤籌畫，永絕弊端。臣等詳查此等叛產，多在近山，距縣城數百里不等；每戶完納租穀數十石至數百石不等；若令各完本色，肩挑車運費用頗增。且民租就田分收，俱係鄉斗毛穀，較之官斗交倉必須乾圓潔淨者不同。又園地之中，率皆種植地瓜、甘蔗、雜糧等項，民租向係折交業戶，今若概令買穀完納，佃力似恐難支。查此項租息加貼戍兵，本須支給銀兩，若令糶穀易銀，輾轉出入徒滋侵扣虧挪之弊。此官租徵粟不如折色徵銀之爲便也。臺灣舊例，充公田園及莊息護租變價報銷案內，每穀一石變銀六錢及六錢二分五分不等。照依時價，未免歲有參差。所有此案折色，應照閩省部定穀價每石折銀七錢，以歸畫一。一、官租折色銀兩，應酌充貼補戍兵之用也。臺灣換防兵丁，前奉恩旨，令將入官叛產酌量撥給幫貼。茲又經軍機大臣奏准照新疆換防之例，議給行糧、坐糧。仰見聖主軫念戎行，有加無已至意。竊思戍兵眷屬在內地支領銀米

，貼補養贍，已沐格外恩施。惟臺地食物昂貴，恐該兵等本身用度尙有不敷，易滋貿易營私等弊。玆所議增加銀兩，應請就臺地支給本身，以資貼補。查上年滿漢征兵，鹽菜、口糧俱於常例外加給四錢。現在臺灣各項戍兵，於每月應得錢糧外，均請卽照四錢之數，按名加給。該兵等得項更屬寬餘，感激天恩，自必倍加奮勉。通計臺屬兵丁，每歲共需加給銀六萬三千三百餘兩。現據查出各路叛產，已有三萬三千八百餘畝；除扣徵正供外，餘租折色約可收銀三萬二、三千兩。此外有續行查出者，應再加入併算。又從前械鬪案內之翁雲寬、會匪案內之楊光勳等抄產，前本議給熟番作爲屯田。現查該番等有埔地五千餘甲，田面、田底俱歸承種，每一名受田一甲，可得穀三、四十石，已屬寬餘，足敷分撥。臣等查出此項歲收租息，每年約可得穀三萬石，可變價銀二萬三、四千兩。應請一體歸入兵糧項內。如尙有不敷，再於臺灣府鹽埕項下，查出溢額盈餘充補。計戍兵加貼所需，有贏無絀，可無庸另籌經費，於便民充公，兩有裨益。奏入，上從之。

同日，徐嗣曾、奎林同奏言：據按察使兼臺灣道萬鍾傑詳稱：「乾隆五十一、二等年，應行造補綬字八號等三船，又屆期應修平字六號等十八船，又收廠未修平字五號等十船，共船三十一隻；因值辦理軍務，不能趕造。迨蕩平後，經永福移交護道楊廷理，亦因乏料尙未興工。現在例限久逾，卽當趕緊造竣，以應營需。惟查修造戰船，應需臺地樟木、紅柴、旋舵等料，俱產南北兩路山場，召匠蓋寮，均需時日；秋冬間在山採製



各料，須俟明年夏間溪水漲發，始能順流運至海口配船，一時難於齊集。至應需內地梳木、龍骨、油、釘、棕、鐵等項，均由各處採買運廈，附搭商艘來臺；近因臺灣初定，商船到臺稀少，內地料件不能迅速。兼之現辦城垣、營防各項工程，需用匠夫既多，各路歸莊民人，又須蓋屋以安棲止。再四籌維，應修、應造船三十一隻，勢難同時趕辦；請自明歲開工，分作兩年修造報竣等情。臣等查臺、澎各營額設戰船，共八十一隻；除應行修造三十一隻外，現存營船五十隻，足敷操防，於營務可無貽誤。據該司所詳集料、鳩工需候時日，一時難以備辦，均屬實在情形。應請准其分作兩年，趕緊修造完竣，交營收管。再查臺灣向例，凡徒流以上案件，俱解送內地，由司審轉核辦。臣到臺以來，清釐積案，卽就近提審辦理，疊經奏蒙聖鑒。茲臣內渡後，竊思臺地緊要案犯，仍當立示懲創，未便拘泥事例，輾轉稽遲。除一切尋常案件照例招解內地外，如逆黨餘匪命盜重案，以及悍兵蠹役擾害地方情罪重大者，應卽由臬司萬鍾傑會同鎮臣奎林，一面審辦，一面奏聞。又，臣在臺時所辦題案，業經臣審明定擬。其各案內人犯，亦毋庸再解內地，應候部覆到日，歸臬司分別辦理。臣現爲臺灣懲治地方起見，酌籌變通；如一、二年後，民俗大有轉移，凡一應案件，仍當照舊例解送內地審勘，以歸畫一。至臺郡改建土城，已於十月二十七日興工，東、南、北三面，均照舊址興修。所有舊栽荊竹，仍應留存，環繞城垣；並疏浚深壕，以資捍衛。其近海西面一帶，收進一百五十餘丈，

應拆動民房數百間，已遷移東北隙地，妥爲安頓，小民不致失所。適奏調來臺之來陽縣知縣朱明亦已抵郡，一切程式做法，令其悉心經理，與各委員等分段督辦。查郡城所用工料，前經工部侍郎臣德成勘估，約需銀十二萬四千六十餘兩；尙有細數估冊，例應造具題報後興修。但臺灣遠隔重洋，未便輾轉守候，致稽時日；是以臣卽令趕緊興工，總以德成所估之數爲限，不得稍資浮濫。仍飭該道、府等核實確估，造就細冊，再行送部查核。其召募民夫工價，嚴飭該地方官留心稽察，毋許胥役等稍有侵漁科派，致累閭閻。並於每日例價三分之一之外，酌量寬爲賞給，務使小民踴躍趨事，工程鞏固。至嘉義舊有土城，須增加高、厚，委員夫役等，不能同時兼顧。應俟郡城報竣後，再行興築。此外，如彰化、鳳山、淡水等處，城圍仍用荊竹栽插，繞城加浚深壕、添設石卡；及各屬衙署、學宮、倉廩、監獄等項工程，並令朱明會同地方官，逐一勘估興修，另行造冊，題報存查。臺灣自軍興至蕩平以後，凡守城、撫卹、辦理軍需報銷，以及查勘工程、叛產等事，在在需人委用；臺灣地方各官，不敷差遣，是以從前將軍等隨帶過臺及押送銀米各員，並廢員中情愿報効尙堪驅策之人，多有留臺差委者。又經福康安奏調丞倅等十六員來臺專辦撫卹，事竣後另有委用，亦大半未經內渡。臣現將報銷各案，帶至內地核辦；除向在局中承辦之員，酌帶數人回省外，其餘留臺差遣者，尙有二十餘員。統俟城工報銷等項俱行報竣後，核其在臺之久暫、勤惰，分別等第，另行具奏。奏入，報聞。